

香豔叢書

第七集



卷之八



第七集

特廉價設



香艷叢書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172  
1737  
1775  
1725

香艷叢書七集目錄

卷一

梵門綺語錄

恨塚銘

七夕夜遊記

俞三姑傳

卷二

過墟志感

文海披沙摘錄

述懷小序

河東君傳

懼內供狀



靈應傳

卷三

神山引曲

宋詞媛朱淑真事畧

張靈崔瑩合傳

菊譜一

菊譜二

卷四

小螺菴病榻憶語

夢遊錄

歌者葉記



# 香艷叢書

## 七集卷一

### 梵門綺語錄二

#### 蘇州染香庵松月

佛門子弟。塵心未淨。不耐禪房寂寞。而還俗嫁人者。往往而有。然皆姻緣草草。有類私奔。未有百兩相迎。六禮咸備。委禽納幣。而結正式之婚者。況乎其爲閥閱之家。詩書之子。御輪親迎。歌宜家宜室之詩也。如光緒辛丑壬寅間。蘇州染香庵之松月。與齊門程秀才之成婚。可作乘龍佳話。已松月十七八歲時。豐容盛鬋。姿色在中人以上。而標梅迨吉。有女懷春。禪榻淒涼。不無身世飄零之感。然其住持尼清規。守齋魚粥。鼓與松月同臥起。竟寸步不相離。庵中除一老嫗。司炊爨。啓閉外。此外別無他人。庵規嚴肅。五尺之童。不入門。松月雖春心淺。逗顧頻年。禁錮心不死。而自死無如之何也。某宦婦者。已字未嫁。而夫死過門成服。抱木爲婚。之死靡它。守貞終老。營一家庵於城西。帶髮修行。暮鼓晨鐘。儼



然方外與染香尼相友善。時時往還。經卷流連。頗稱莫逆。婦每至庵。見松月年華漸長。端莊流麗。體態苗條。饒有大家風範。愛之而復憐之。屢欲爲尼。說法俾松月及時還俗。不致淪沒。終身將來女貌郎才。可達有情眷屬之目的。然知尼故性情剛愎。非可以情格而理喻者。若用強迫手段。又何事不可以辦到。惟素與尼善。而奪其所有。未免傷情。且佛法綦嚴。吾既與之爲同道中人。不可爲吾一人所破壞。然於松月一方面。終有不能釋然於心者。乃以言諷於尼曰。師年老矣。若不預爲之計。將來松月一人青年孤弱。何以擔承庵務。不若早爲之地。覓一鄉女。爲松月徒。否則余家有蠢婢。在不嫌粗劣。當謹以作贈品。則承乏有人矣。尼深然之。他日婦以婢至。爲之皈依。薙度。婢果癡憨醜陋。年已十八九。尙未知人道者。顧操作勤勞。行爲誠懇。晨執炊而暮鍵戶。既助尼之力。深得尼之歡。而庵中舊有之老嫗。已聾瞽不任事。尼方莫爲之計。至是而感激婦之垂愛。不置也。不知婦之拔幟立幟。設計甚工。淮陰將兵。固有能出奇而制勝者。不旬日間。松月黃鶴矣。嫦娥奔月里巷喧傳。然佛家門開方便。逃禪二字。安必不可。



作逃出解。無足異也。尼自失松月後。無法尋覓。思慕哭泣。固意中事。總以有婢相承。乏亦以聊慰其衷懷。音耗杳然。旋即置之。已齊門程秀才者。歛人木商子也。文名籍甚。有聲於時。父母早亡。家資鉅萬。弱冠娶某氏女。伉儷甚篤。三月而賦悼亡。莊子鼓盆。悲不自已有。爲執柯。輒不之許。會寒食。往山塘掃墓。携小舟出閶門。行數里。許見臨河一巨宅。麗姝三四倚門而立。中一人貌最秀。無尋常脂粉氣。詢諸舟人。知其爲董事程姓家秀才。本以斷絃久。鰥魚寂寂。錦衾角枕。獨旦生悲。遇此殊姿。不覺心動。及聞舟人言知係同姓。格於成例。爲之愕然。舟行數箭。路舟人女向秀才乞艚中。自來火燃香煙。謂秀才曰。儂操舟久。不時往來山塘沿河人家。大半相識。頃之程姓有姊妹三。其姿容淡雅者。蓋彼親串女也。秀才大喜。微露問名意。女以有母在家。足以任媒介。事容歸而與謀。秀才重託之。許厚酬。柯潤焉。數日女來報命。謂此女係某宦婦義女。婦守貞無所出。以義女作親女。愛憐倍至。終身之事。婦有全權尊囑。已由老母通達。幸不辱命。惟一切婚禮。須稍飾觀。秀才一一應之。而擇日下聘也。婚有日矣。婦卽假親串家。



嫁女婦之夫家本巨族婦請夫兄主婚而夫族之人皆重婦貞徇婦之意閤族咸至贊襄喜事如己家嫁女者然而並不知新人之爲松月幻相也或有疑之者則以母家遠族姪女對之男家先世亦貴顯故迎娶之日銜牌儀仗充塞衢途彩輿臨門山塘十里間咸嘖嘖相稱羨女家於所對付之處其繁盛蓋稱是婦囑女之勿以來歷告人但曰本爲母之夫家遠族女螟蛉以作親女者耳蓋婦之夫家本浙西人家鄉寒族多素不通聞問故人深信之而無疑之者厥後琴耽瑟好鴻案相莊焉值婦病秀才夫婦同往省親適染香尼亦送物品至瞥見女而大咤蓋妝束全非而面目猶是幸婦疾中神志極清亟曳尼坐掩其口而告之故且願以重金壽以之自贖其罪尼亦喜松月之得所也亦遂不多言然而春光從此漏洩矣而秀才猶未之知也先是婦以蠶婢贈尼卽與松月密約於某月某日艤舟庵後伺隙而潛逃松月一一如其教及賺得松月歸卽藏匿山塘程姓家程婦之母姨家也由是爲之蓄髮纏足與彼姊妹行同寢饋涵育薰陶習焉而化不數月鳳翹踏月蛇髻盤雲矣舟人婦本嘗往來兩程家婦



亦時至母姨處。故舟婦亦與相識。然女之爲比邱。變態則不能得而知。及秀才許以厚柯。因之以撮合。山自任。竭情牽合。得成此一段美滿姻緣也。夫婦之於此事也。蹤跡秘甚。當時戒舟人勿言。舟人亦遂不敢言。他年婦以病瘵死。舟人稍稍言之。綜厥後。先卻相吻合。特不知程秀才能知牀頭人歷史否。耶。由是言之。婦既與尼相友善。不應於尼之前。使此狡獪伎倆。然其成全松月也。則其一片婆心焉。或曰。婦何厚於松月而薄於己婢。若此。有知之者曰。婢固石女也。故入庵之後。亦遂安之若素耳。而如松月者。既入空門。旋歸華族。且其于歸禮數無異名門閨秀。煌煌冠帔。非夢想所能到此。固尼界中罕有之事也。可作梵門掌故已。

### 海州百子庵守先

客有自海州來者。告余以百子庵奸殺事。余曰。余閱報紙。已盡知矣。本年三月初旬。輿論時事報之圖畫新聞。不且詳載其事乎。客曰。子試言之。不知與余之所知相吻合否。此事余固知之最確也。余曰。報言海州城內百子庵尼守先。美



而豔性尤淫蕩。初與州差趙美有染。繼與州書葛雙喜姘識。竟疏趙而親葛。後又與碧霞宮僧人善隆私。遂欲並葛而遠之。葛不能平。上年三月初四日。邀趙美至某飯館晚飲。醉後同往百子庵。意在殺僧人善隆。扣門時。守先正與善隆參歡喜禪。聞葛怒罵。令善隆越牆先遁。然後開門。葛搜善隆不得。即將守先拖至門外。以刀劈其面。守先昏絕在地。復與趙美連砍十數刀。登時畢命。彼時善隆伏在門前苗麥深處。目覩情形。不敢救護。次早地保報案相驗。州牧謝元洪私訪輿論。立將葛雙喜趙美善隆獲案。均直供不諱。云云。報紙言之鑿鑿。而且葛趙兩人之飲酒。僧人善隆之越牆。女尼守先之受刃。圖繪精詳。形神逼肖。子之所知。當不外是。客曰。噫。余曩者固僻處海隅。未獲見此項報紙。然如子之言。按諸余之所知。則是兩相矛盾也。是非顛倒。黑白混淆。是殆傳聞之誤。在報館有聞必錄。一時不加詳察。以致真贋之不明。而繪圖者又信筆所之。私心揣度。以供按日畫圖之資料。是皆不足深責。但言之者邪正不分。貞淫不辨。致正者貞者皆因此而蒙。不白之冤。而爲邪爲淫。反爲筆伐口誅。所不及。豈公論耶。



海州通淮濱海土瘠民貧其西北境與山東郟城日照等縣相接壤地多僧寺  
尼庵稱是百子庵雖多淫尼而守先幽閒貞靜固桃李其容而冰霜其性者年  
二十許丰神絕俗劉海髮黝然覆額際亦可人亦然長齋繡佛頗能自守清規  
此海州城中人人所共見而共聞者碧霞宮僧人善隆年已七十餘皤然一老  
衲矣雖不知其爲人之如何而老態龍鍾微特萬無與守先通奸理且萬無與  
他尼通奸理又無論百子庵之牆之高否而以善隆垂死之年其尙能效會眞  
記故事乎百子庵非一尼其與僧人通奸者蓋別爲一尼而非守先其所通奸  
之僧人又別爲一僧而非善隆奸殺事誠有之其事與報章所載相彷彿惟飲  
刃之尼傷尙輕而未死與所通奸之僧人皆山東產旋卽遞解回籍而科趙葛  
以監禁之罪則奸殺事之發現正己酉春間事也淫僧淫尼不足深論而守先  
之被誣不得不爲之一辨焉守先淮海間人貌殊美而莊重不佻實爲女冠中  
所罕觀嬰兒子至今無恙可爲趙威后告矣客言如此爰爲泚筆而存其說

徐州延壽庵善雲



徐州地方有著名之尼庵曰延壽庵。女尼十數。皆山東產。類皆妙年俊俏。妖豔無倫。帶髮修行。不加薙度。晝則誦經禮佛。鐘魚並奏。鐃鈸齊鳴。固儼然尼也。夜則改裝易服。蛾眉蟬髻。粉膩脂香。則又儼然妓也。引人入勝。真箇銷魂。凡青年子弟。咸以是爲溫柔鄉。數年以前。猶是暗藏春色。嗣後賄通官吏。特爲護符。遂公然爲妓矣。且諸尼雅善度曲。又多能演劇者。歌扇舞衫。音樂悉備。禪關幽靜。不啻歌舞之場焉。事載庚戌四月十七日時報。並繪紀事畫以徵其實。濃情膩態。活現楮墨間。豈真紀事者之故神其說乎。空中樓閣。污及佛門。子弟阿鼻。地獄將爲若輩設矣。然余於十年前。嘗橐筆於毘陵京口間。渡江而至邳。上由是而通而淮而海。而徐江淮襟帶之交。蓋時有羈人蹤跡焉。光緒戊戌。余應某太守之招。至徐州。作入幕之賓者一年。有餘。齋居寂寞。頗動尋芳之興。顧徐州民俗質魯。鮮南方文雅氣。勾欄數處。舉不足以容膝。况復寬衣翹髻。不識時妝。劣粉庸脂。何足以供識者一瞻。延壽庵者。當時早已著名。庵中有名善雲者。尤爲膾炙人口。幕中有曾入桃源者。嘗浼其先容而往訪也。善雲果丰神淡穆。情



性溫。和。時。方。仲。夏。素。衫。而。藍。帔。雙。鉤。端。整。修。短。適。其。中。霧。鬢。雲。鬟。並。不。作。優。婆。  
裝。束。問。其。年。纔。二。八。耳。口。語。微。帶。齊。魯。音。蓋。山。東。滕。縣。人。也。滕。縣。與。徐。州。府。治。  
北。境。相。毗。連。俗。雖。強。悍。而。人。尙。儒。雅。善。雲。固。有。所。謂。美。秀。而。文。者。豈。真。尼。山。鄒。  
嶧。靈。秀。之。氣。復。得。分。潤。於。女。界。耶。語。次。頗。覺。通。知。書。卷。知。幼。時。曾。受。其。伯。叔。行。  
之。教。育。父。母。以。疫。亡。家。貧。無。所。賴。厥。後。其。伯。叔。行。又。死。於。疫。不。得。已。而。入。空。門。  
語。至。此。若。深。自。於。邑。者。余。亦。爲。之。惻。然。又。言。延。壽。庵。諸。尼。皆。以。爭。妍。鬪。豔。爲。宗。  
旨。行。止。略。不。檢。攝。余。嘗。不。善。其。所。爲。故。往。往。不。肯。出。見。客。遂。指。余。同。往。之。友。曰。  
渠。固。風。雅。士。時。一。惠。臨。塵。尾。叨。陪。深。得。問。字。之。益。渠。旣。風。雅。則。渠。之。友。當。有。同。  
情。如。君。雍。容。儒。素。定。非。俗。人。禪。寮。頗。稱。習。靜。不。嫌。猥。褻。幸。勿。棄。遺。俾。方。外。人。亦。  
得。常。聆。教。益。可。乎。余。愧。謝。不。敢。當。夫。如。善。雲。者。姿。首。旣。在。中。人。以。上。妝。飾。靚。雅。  
可。愛。又。復。清。言。屑。玉。文。采。斐。然。貞。靜。幽。閒。斯。爲。不。媿。雖。不。知。其。生。平。之。究。竟。要。  
之。未。可。以。尋。常。比。邱。視。也。厥。後。某。太。守。以。及。瓜。卸。事。余。亦。襆。被。南。歸。蓋。與。善。雲。  
相。見。者。僅。數。次。耳。青。鸞。信。杳。歲。星。周。矣。今。閱。報。紙。所。載。延。壽。庵。事。觸。余。舊。感。因。



爲之追憶而書之。

黎里女貞庵愛金

易屯之六二曰女子貞不字。庵曰女貞。其名詞自甚佳也。然玩下句十年乃字。則所謂貞不字者。非真不字也。特待字耳。黎里女貞庵之愛金。今已字人矣。而十年以來。禪榻淒涼。佛燈寂靜。遵時養晦。暫屏鉛華。不知者以爲此固守不嫁主義。真能實行女貞二字者也。夫女貞庵之在黎里。一鄉鎮著名尼庵也。愛金之在女貞。一尼庵著名妙尼也。愛金五六歲時。卽隸女貞。自幼頗能狷狷自好。衣衫清潔。經卷整齊。略通文墨。雅好塗鴉。至十二三歲時。楷法益整。飭簪花格。妙秀潤可觀。喜作吉語。有時整理經頁。以紙包裹。復於包面上加紅籤。上書開包大吉四字。有某檀越見而大笑。以包與苞之諧音也。愛金不之解。固請其說。某爲之約略解之。愛金兩頰微頰。略露羞態。然仍在似解不解間也。一日其師赴鄰家。嗒經忘帶。經卷一冊。因遣香工回庵。屬愛金檢取。愛金作一手條。復之曰。經包甚多。不知所要者。是何經名。路近而時早。不如吾師回來開包。自取師



歸而薄責之。愛金固請其得罪之由。師不能言微哂而已。愛金恍然自悟。至羞不可仰。於是盡毀其包。上之紅籤不復再作吉語矣。其癡憨如是。其靈敏又如。是真可兒也。年漸長。體態苗條。貌益嫵媚。眉彎斂。月髮覆留。雲人之見之者。以爲如此丰姿。而鬱鬱久居此娼娼。此多小妮子。大可惜已。況愛金生成貞靜。極不善於應酬。有隨喜而來者。大有千呼萬喚始出來之勢。出家人固以男女避嫌爲第一要義。比之大家閨秀。更宜確守清規。亦卽所謂女子貞不字也。殊不知愛金之平時物色。祇以風塵中無當意者。以故索居閒處。若不嫌其沈默而寂寥。其實終身之願。時在心頭。女子貞不字。未必十年不字也。會里中某生新喪偶。延女貞庵女尼。啖經。愛金與焉。某生固丰神俊秀。有王恭濯濯春柳之概。性既溫存。才亦倜儻。料理喪事。井井有條。愛金心焉數之不覺。心爲之醉。他日生以送經資到庵。愛金留其坐。晤而與之語。禪房秘密。其所語非局外所能知。生亦因此愛愛金甚。或數日不見金。則采蕭一日如隔三秋也。金之於生也。亦然。金由是陰蓄髮。復以雙纏。纖其跣。不數月後。霧鬢雲鬟。金蓮貼地矣。其師頗



能事。見愛金之作爲。知愛金之心事。且以愛愛金故。深願作贊成人。門開方便。願有情人成眷屬。遂倩冰上人成此姻緣好事。生亦感愛金之辱承青睞。引爲生平第一知己。況復中年失偶。不耐鰥居。雖屬比邱。不妨作破格憐才之想。人謂僧尼性最貪。而女貞老尼却不然。生以雙金鐲爲聘。並以二百金爲師尼壽。師尼受鐲返金。尅日成禮。屆期生以鼓吹迎之。歸居然伉儷矣。愛金自以出身微。不敢以大婦居。事夫御下。備極謹恭。生上無父母。而妻遺一子一女子。稍長。女則尙襁褓。愛金悉心調護。撫之如慈母。親族皆以愛金賢。莫不重爲親。無有以女尼還俗而稍事鄙薄者。僕媼輩亦相戒不說尼字。羣以主母目之。愛金反不自諱。輒殷殷爲人道前事也。嗚呼。女尼多矣。女尼之還俗多矣。尼而終身爲尼。貞者固多。淫者亦不少。其有至死不嫁。竟借佛地爲秘密賣淫之所。醜聲四播。往往而有。若有志還俗者。或者迎新送舊。閱人多矣。迨至擇人而事。又何異於老妓之從良。其嘻嘻囁囁。又顧而之他。更不足道也。復有禪房密約。嚙臂先盟。兒女私情。所謂先奸後娶者。當夫青廬乍啓。欲求如完璧之歸來。蓋亦鮮矣。



愛金之歸生。則固依然處子也。愛金以五六歲出家。以十六七歲時還俗。相距却十年。則借庵居以待字。正如屯二之所云。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一出一處。古聖賢辨之稔矣。愛金之先其殆隱於尼耳。厥後十年。乃字則大丈夫。得時則駕也。自有一愛金。而庵曰女貞。肇錫嘉名。名副其實焉。

### 梨里萬壽庵雙喜

梨里萬壽庵尼雙喜。芳名久著。如雷貫耳者。已十餘年。兼葭秋水。恨未能一見其人。余友東海生。梨里人也。爲余言雙喜近年事云。雙喜年已三十矣。丰神韶秀。如二十許生。自言行年幼數年以前。尙不解注意美色。今見雙喜。恨相見晚。若先十年。曾不知若何姝麗也。梨里本多著名尼庵。萬壽亦在著名之列。顧他庵皆與塵市近。獨萬壽坐落市杪。輒少行人。危橋雪欹。敗葉雲墮。以故西庵女貞庵等。先後以奸案敗。妙尼四五爲官紳所驅逐。庵產充公。而萬壽則魯靈光殿。歸然獨存。諸尼亦得保全。無恙。又加雙喜爲是庵住持。爲人霽然和氣。諸檀越到庵。隨喜莫不樂與結善緣。雙喜又善自調護。彌縫匡救。保存名譽不少。遠



近之人皆以能守清規目之其實青年孤守豈不懷春菩薩低眉有誰禁其禪  
叅歡喜者況乎一枝桃李正在穠華浪蝶遊蜂有不羣芳而至耶里中某甲世  
家子也聞其與雙喜交最久兩情繾綣比伉儷爲尤深顧曲徑通幽蹤跡甚秘  
知其隱者殆鮮其人而甲故捐捐自好者少年時行止畧不檢近則束身圭璧  
頗悔及於當初雖春秋僅及中年已如蘧大夫行年五十知四十九年之皆非  
蓋以於士行則爲羞而於佛門則爲罪杜門思過決計與雙喜絕然雙喜則情  
絲牽絆反依依不肯捨采蕭采葛三月三秋柳毅之書恒一日而數至微特此  
也竟欲仗我佛之靈而登門問其罪甲不得已稍稍敷衍之迨後思得一計恍  
然若大悟作而起曰今得之矣有友某乙在其座見其狀而問其故甲故爲囁  
嚅笑而不肯言久之乃言曰君知余與雙喜兩人事乎彼此知己不妨爲君一  
言然不足爲外人道君欲聆余言能秘而不洩乎乙誓以天日甲將往事約略  
言之並不及屏絕意而備繩雙喜美爲之繪聲繪色焉乙聞而神往欲求甲先  
容以見甲訂以日屆時而同往乙固少年俊秀貌美如冠玉甲並於雙喜前揄



揚乙之人品。如何性情。如何家境。如何如是者。數閱月。過從愈勤。相識愈稔。喜竟移情於乙。乙亦傾心於喜。鵲鵲比翼。不禁入其彀中矣。甲始則佯不知。繼則故作盛怒狀。數雙喜罪而絕之。致雙喜羞愧交集。無地可自容。嚶嚶啜泣而已。而不知甲之移花接木計也。今乙與雙喜結不解緣。甲則金蟾脫殼矣。此東海生爲余言。余深惜雙喜之爲人簸弄而不知也。而水性楊花。固不能爲雙喜恕。然而甲之計亦狡矣哉。

### 上海淨修庵蘭英

庚戌春夏之交。上海北浙江路承業里八弄第二百七十八號門牌淨修庵。忽發現一妙尼。揣度其芳齡。約不出二十外。八千煩惱絲。已全行披薙。然圓容替月盛貌。羞花玉立。亭亭時其丰神。自不可掩。裝束從方外。衫裙以純黑。嶄新奪目。皆泰西紗製。雙鉤貼地。端小如束筍。血欄紅皮底。湖緞黑花幫。則又是閨閣中人。絕不類優婆形狀。人之見之者。既驚其美。又詫其妝。有以爲此固於佛門中獨樹一幟也。有以爲此是於勾欄外別開生面也。承業里地居僻靜。鮮車馬



之往來至是而行人如蟻慕如鶩趨聞名而來者皆以一觀顏色爲幸顧庵規  
謹飭門設常關既不能如蓬山之有路可通又不能如藍橋之凌波可渡而庵  
中人又深居簡出惟鐘魚梵貝聲因風度出牆外而已聞所聞而來未得見所  
見而去爾音金玉引爲憾焉或者曰如此妙年如此美質豈真肯鬱鬱禪關者  
殆別與有情人禪叅歡喜特事幾秘密非局外人所得而知歟不然淨修庵一  
頽廢逼窄之舊刹香金所入無幾並無財產上之來源服御之華安所得耶乃  
有知其底蘊者則曰此固凌其姓而蘭英其名者耳初本良家女二九而嫁奩  
具頗豐夫家某姓亦饒裕而所天旋以瘵亡雖冶容未必誨淫而慢藏不免誨  
盜本年三四月間餞春時節迎夏光陰婪尾一杯困人天氣會立夏日厨開櫻  
筍俗例必以高粱酒釀芳物爲食品謂可以免蛀夏也值玫瑰新釀熟蘭英滿  
引數觥不覺頽然醉倒仰臥軟藤條榻上絲絲嬌喘芳心撩亂身入華胥唇脂  
暈紅汗粉融素梨花帶雨海棠睡春不足喻其神不足方其妙也而釵鈿零落  
一雙金條脫褪却枕邊胸前珠茉莉球與雙玉峯相熨貼尤爲價值不資忽被



鄰人范雙全所窺見雙全素無賴一時貪心頓起潛入閨中四顧無人試其肘  
篋探囊手段既取其鐲復摘其球袖之而出及蘭英宿醒微醒好夢初回則金  
珠飾品俱已不脛而走不翼而飛矣雙全久涎蘭英美蘭英拒之峻故蘭英失  
物絕不疑雙全以爲當酣睡時若被雙全見必以探花爲主義非僅僅竊物所  
能已此猶不幸中之幸不意爲雙全者淫慾貪得之心交相爲用平昔既爲蘭  
英所峻拒知非可以苟焉爲之者一經聲張無可逃免金光璀璨珠顆勻圓予  
取予求取携甚便無賴之輩變計甚捷狡獪伎倆於此可見一班蓋人不疑雙  
全竊而竊者固雙全也他日雙全以鐲炫於人曰蘭英愛吾蘭英愛吾此燦燦  
者不其贈品耶於時有羨之者有妬之者有欲向之分肥者人言可畏誰折檀  
樹春光漏洩非爲柳條風聲所播而竊物於是乎有主名矣蘭英於是投控公  
堂當日卽奉訊判雙全押候查明約日再行復訊詎料凌氏家長以蘭英疎於  
防範尤復涉訟公庭既失物而又出乖羣起而大加責備嘻嘻嗃嗃釁起家庭  
蘭英羞憤交加自恨紅顏薄命孤鸞寡鵠我生不辰不若削髮爲尼不再與聞



卷一  
七  
集  
世。事。區。區。飾。品。身。外。之。物。卽。使。完。璧。歸。來。亦。拌。充。作。善。舉。遂。入。淨。修。庵。拜。老。尼。  
爲。師。我。佛。慈。悲。盈。盈。下。拜。甘。心。祝。髮。居。然。比。邱。矣。越。日。復。至。家。內。將。一。切。俗。務。  
料。理。清。楚。長。作。佛。門。弟。子。誓。將。永。絕。紅。塵。此。庚。戌。四。月。事。也。茲。果。見。蘭。英。皈。依。  
佛。教。洗。淨。凡。心。若。所。謂。心。如。古。井。水。者。特。不。知。凌。氏。家。長。輩。當。時。將。何。以。爲。情。  
而。蘭。英。一。時。激。烈。異。日。其。能。初。終。一。轍。否。耶。

蘇州如意庵阿玉

阿。玉。十。年。前。蘇。州。名。尼。也。居。城。中。如。意。庵。當。時。有。傾。城。之。目。今。訪。阿。玉。則。禪。關。  
月。掩。頽。刹。煙。封。鳳。去。臺。空。令。人。歎。歎。欲。絕。矣。然。一。言。阿。玉。凡。三。十。歲。以。上。之。蘇。  
州。人。士。無。有。不。知。其。人。者。蓋。阿。玉。在。十。年。前。年。不。過。二。九。風。流。蘊。藉。正。在。妙。齡。  
居。恒。不。事。修。飾。顧。一。種。華。貴。之。氣。甚。無。假。於。濃。脂。膩。粉。而。神。光。煥。發。淡。雅。中。多。  
華。麗。殆。亦。天。生。成。之。也。如。意。庵。在。蘇。城。西。南。隅。地。鄰。府。學。巷。曰。泮。環。陟。其。地。者。  
流。水。一。泓。小。橋。欹。側。叢。莽。間。鄉。厖。獐。甚。迎。人。而。吠。人。煙。稀。少。本。非。鬧。市。比。阿。玉。  
在。庵。時。如。意。庵。稍。稍。修。葺。風。微。人。往。昨。是。今。非。崔。護。重。來。當。不。勝。人。面。桃。花。之。



感矣。阿玉生平喜清靜，不妄與人結納。卽尋常巾幘，隨喜而來，非臭味相同，輒不願多酬應。矧吳中執袴子，十居八九耶？有朱茂才，與阿玉有秘密交。茂才固才貌兩全者。然家赤貧，一母一妻一襁褓女，炊煙數數斷。阿玉以經資之所入，與針黹之所餘，茂才來輒飲助。茂才德之，銜結莫報焉。茂才方弱冠，天資敏捷，會功令易八股爲策論。茂才留心時事，復專精經史學。時書院課士之例，尙未盡廢。茂才月課時冠其曹，或以所得膏獎償阿玉。阿玉儲而藏之，陰伺茂才不時之需，則仍完璧歸，或取其所應需者而仍以所餘還阿玉。阿玉亦不固予復儲而藏之。茂才於某科舉於鄉，越數年以考試舉貢，錄取分發某省，以知縣補用。蓋邊遠也。得第歸來，竟無盤纏，稟到費且鮮。親友無告貸處，又復末世功名，強弩之末，幾不爲世所重。蕭條行李，何以成行？阿玉罄所有以爲贈。於是乎得束裝旋得某縣缺，板輿迎養，妻女亦相偕行。如意庵亦於是時無阿玉人有知阿玉者，謂已爲茂才招之去。蓮花座下桃葉迎歸，好事竟成。三生有幸，風塵賞識阿玉，洵非常人已。



蘇州吉祥庵三小姐

僧尼之結方外緣也。於情爲相洽。於理爲相當。飲食男女。大欲所存。似亦無容刻責矣。特佛法謹嚴。每引以爲清規之玷耳。至若閨門巾幗。曖昧成奸。借我佛以資緣。開無遮之大會。斯又佛界之罪人。抑亦世界之罪人也。然而隔花人遠。蓬山萬重。蜂蝶雖狂。無花枝之招引。縱有如天之膽。夫又誰敢偷香乎。三小姐者。蘇州名門女也。花容月貌。豔麗無倫。顧賦性風騷。不拘拘於繩墨。生平喜遊翫。登山臨水。外凡叢林。庵觀間。時時有其蹤跡。吳中多紈袴子。聞三小姐名。莫不心神顛倒。思一親薌澤爲幸。久之而無人耳。鼓中無三小姐。亦無人眼簾中。無三小姐。於是三小姐之豔名之醜聲。並駕齊驅。兩相傳播矣。年及笄。有爲之議婚者。三小姐輒阻撓之。蓋自由其性質。不肯作樊籠中物耳。父母無如何。姑聽之而已。城南結草庵。僧庵也。庵與滄浪亭鄰。流水一灣。清幽可喜。入門一巨池。爲蘇人放生處。石橋架其上。越橋而達於殿。禪房花木。曲逕通幽。一僧寮優勝地也。每年開放生會一次。蘇州故多佞佛人。蒞斯會者。士女如雲。三小姐聞



之亦忻然乘輿往遊觀風景流連久之洎乎日落崦嵫人皆勸遊而返三小姐獨空輿歸蓋已拼借宿禪居與老僧同榻也有客宿宿有客信信堂上醜其行屏不納其歸三小姐將計就計遂皈依而願爲尼結草庵之南有吉祥庵爲某老尼焚修之所三小姐願事老尼爲師父假一榻以爲容身地且以數十金壽老尼老尼喜而允之三小姐不披緇亦不髡髮濃妝豔裹猶是俗家吉祥庵雖爲之而下榻而鮮一夕歸宿者顧無日不朝而往暮而出問之則以歸省父母言老尼頗深信之殊不知其早與結草庵某僧結不解緣良宵穩度無夜不在結草也移尊就教情好極濃結草庵地居僻靜屋宇尤極深奧暗藏春色殊非局外所能知乃某僧素性淫蕩昔年與某庵尼私蚌珠暗結致墜胎而斃其命今經三首縣訪悉派差密拿到案房中多閨人用品一併呈解而三小姐事亦卽和盤託出下某僧獄而追捕三小姐則飛鴻冥然黃鶴杳然矣逮吉祥庵老尼問之則雙淚龍鍾不自知其將作何語訊其家屬則以久經出逐對亦不肯任其咎讞無可定判淫僧以監禁罪置三小姐於不問庵產本饒裕初擬充作



學堂用旋爲某劣紳所迴護另易管理僧而後已夫爲三小姐之父母者既不  
能管束於其先迨其後也聽其出家反以遂其淫慾之私致演出如斯之醜劇  
世之爲家長者可不防微杜漸而知所自處耶

蘇州淨蓮庵某故紳妾

蘇州嘉餘坊巷占一城之中心點而稍偏於西地近護龍街巷不甚長居家七  
八戶中多曠地興福庵者僧庵也荒廢久矣山門佛殿略存形迹住持僧某支  
屋數椽維持香火知規復之無日也爰有出售基地之議庵後基地廣約畝許  
左則爲候補縣佐金某之居右則淨蓮庵也金某聽鼓吳門歷有年所席先人  
之餘業家有中人產性復疏懶略不鑽營差委所居之屋係祖遺物聞興福庵  
之有基地出售也乃以價購其半淨蓮庵尼某紳妾也紳捐館後挾其所餘資  
而投淨蓮庵爲尼亦以興福庵之出售基地也以價購其所餘之半明月好同  
三徑夜綠楊宜作兩家春洽比爲鄰平分風月則金某家之與淨蓮庵望衡對  
宇宜其彼此相安也詎金某爲富不仁貪而且鄙自恃其偌大縣佐之勢竟



淨蓮庵新購之地。侵佔若干。雇工挑取瓦礫。時三分九州有其二矣。尼佯不知。且聽其便。時值烟禁嚴。金素有烟霞癖。尼與禁煙員某司馬約。乘金不備。直入其室。爲要約地。司馬如其教。取其煙具。出金懼有礙於宦階也。挽人緩頰於司馬。司馬令金將其所有地。全行捨入淨蓮庵。金唯檢出契據。惟命是從。於是報命於尼。大相慶幸。雇匠築牆圈爲庵產。不數月。後經之營之。涼亭燠館。煥然一新矣。尼以司馬之大有功於佛菩薩也。尺地寸天。皆司馬之所賜。非司馬之力。不至此爲菩薩面上。亦何敢自愛其區區尺寸之膚哉。自是厥後。淨蓮庵遂爲司馬外室矣。人有到庵。隨喜而出者。謂庵之屋宇固頓然大改。厥觀而尼之妝飾。亦非復曩日之嬌襟嫠鳥比濃妝。豔裹凡以爲司馬也。年華方盛。盤龍之髻。繡鳳之鞋。依然閨閣中人。蓋本是帶髮修行。而並未經薙度耳。司馬曾何修而得此。其將何以謝金某耶。金某弄巧成拙。悖而入者。卒以悖而出。可謂自取其咎。然而冤矣。

木瀆萬壽庵松泉



閒嘗遊天平山。覽萬笏朝天之勝。想見先憂後樂。歛歛憑弔者久之。又嘗遊光福。探梅鄧尉。海稱香雪。風景絕佳。自吳下買舟行木瀆鎮。爲必由之路。遊蹤靡定。略不可以次數。計木瀆一名香溪。鎮之西有山曰靈巖。故吳王館娃宮地。梳妝臺響屨廊之遺蹟。猶有存者。萬壽庵在鎮東。庵有後窗臨水面。玻璃與水光相掩映。晶瑩澄澈而可愛。舟行過其處。洞見窗以內。一切陳設物。鏡奩。鈿盒。櫨枷。篋筭之類。一一咸備。與閨閣無異。致某年訪友木瀆鎮。友亦居鎮東。與萬壽庵相距不過數十武。友家爲余下榻。流連杯酒。或以蔬菜供客。風味佳勝。詢之曰。此萬壽庵住持尼松泉所遺也。因爲余言松泉梗概。曰。木瀆無妙。尼惟松泉差強人意。年近三十。齒不卑矣。貌非不揚。然亦常常顧以好。自修飾。故猶有徐孺風韻。喜酬應。善語言。對客清談。恢諧臻妙。烹飪又其擅長事。春秋筍菌出熬煎。儲蓄餅鱸。纍纍分遣。施主爲廣結佛緣地。此以見松泉之喜於酬應也。人家有勃谿事。得松泉一言。莫不紛排難解。破涕爲笑。化乖戾而爲和平。此以見松泉之善於語言也。里中某生與之通有年所矣。某生家有長室。有婦。萬無娶松



泉理松泉格於方外。貌爲克守清規者。亦萬無嫁人理。然性風騷。不耐獨處。惟是情好專一。不似得隴而又望蜀者耳。友言如此。越日訪之。果悉如友所言。今數年矣。青鸞信杳。不知松泉近況。又將何如也。或有謂松泉仍在萬壽庵。他日再作天平鄧尉遊。當艤香溪之舟。重與松泉話舊事。

### 杭州水月庵普航

杭州女尼分兩類。大約居城內者。多帶髮。居城外者。多薙髮。水月庵在武林門外。屋宇寬潔。殿後傑閣三楹。四面有窗。畫棟珠簾。足爲湖山生色。推西北窗望之。則西湖勝景盡在目前。惟是寶刹留雲。禪關掩月。遊人到此。非有紹介。熟入不得入其門。而登其堂也。已西夏。余作武林遊。納涼出城。行行至水月庵前。重門禁閉。叩之不開。獬犬狺狺作搏人狀。不禁廢然而返。越日偕某友至其地。友固杭人也。求其先容。強而後可。進山門。登大殿。令香工老人取鎖匙。啓後閣。拾級而登。開窗憑眺。西山爽氣撲人眉宇。間清風徐來。不復知人間尙有酷暑。閣中懸大士畫像。木質楹聯。鐫刻精雅。其語曰。平隄分占西湖秀。傑閣留棲南海。



雲署欵光緒丙午十三齡薙度女弟子普航撰書。余愛其屬對之精工。書法之秀潤。讀之再四。喜不自勝。爰以署欵字辨之。所謂薙度女弟子。則爲本庵女尼無疑。而丙午距已酉推算祇有四年。丙午十三齡已酉纔二八耳。問諸余友不甚了了。時香工老人持鎖匙在側。卽而問之。則曰。是固本庵老師太之徒也。早晨進城不久。歸矣。有頃聞足音。蹶然緣梯而上一覲。面果一妙年俊尼也。妝束從比邱。短髮覆額。際丰神清秀。無塵俗氣。見客而問所由。具以告。回問普航。是法名否。曰誠然。余極贊其聯語之寫作兩佳。普航謙不自己。又有頃相偕下梯。就殿西水榭坐。窗外池蓮正在試花。顧不過數十柄。少許勝多許。亦頗有清趣。老尼淪茗熟。照例餉客而已。普航吐屬明慧。似乎深通文墨。然問之不肯言。深藏不露。殆其性也。余謝友曰。今日有緣。能得到此。旣遊勝地。復得解人。微君之力。不及此。是不可以無詩。因口占一絕云。西子湖邊水月庵。平分清景自三潭。好花看徧渾閒事。妙絕優婆鉢裏曇。友和之曰。重重雲鎖水邊庵。水在平湖月在潭。縱使池蓮開萬朶。仙靈畢竟讓優曇。因索紙筆書之。普航卽出藏經箋以



授。乃分別書之以爲贈。普航在似解不解間。但曰貴客惠臨。辱承雅教。三生有幸。何樂如之。旋與余友興辭歸。普航送客下殿階云。

### 杭州觀音庵淨塵

淨塵者。靜誠也。好事者以靜誠二字太質直。因諧其聲曰淨塵。淨塵曰甚善。於是訊問法名。則曰淨塵。淨塵若曰洗淨塵心云云。人遂無知淨塵之爲靜誠者。淨塵居杭州湧金門外之觀音庵。庵臨西子湖。門前流水清澗。諸峯環繞。全湖之勝。盡在目前。庵之旁。則爲頤園賣茶處。花晨月夕。裙屐名流。觴詠無虛日。頤園後牕外。一絕大荷花池。開簾一望。紅裳翠蓋。不數老杜丈八溝焉。觀音庵之東。徧數楹。與頤園後牕斜相對。淨塵憑闌閒翫。輒爲啜茗者所窺。見藐姑仙子。真可望而不可接也。余數作武林遊。愛西湖風景之佳。時携杖頭錢。作頤園入座客。於淨塵固數見。不一見。特無由與之面接耳。上年六月。余客武林。值大士誕日。獨自閒步出城。杭人崇拜大士。咸往天竺進香。舉國若狂。真有所謂萬家空巷者。西湖之濱。行人如蟻。觀音庵本供奉大士。是日亦循例開門。顧湖濱遊。



人雖多莫不渡湖往天竺觀音庵香煙寥落略無過問之人余畏天炎僅僅向湖隄閒步崦嵫日落暮色蒼茫觀音庵門尙未閉余因之信步入庵本偈小行不數武已至殿階淨塵出問客從何來具以告乃邀入旁舍坐呼老尼淪茗且供菱藕諸果品曰此供佛之所餘也盍少嘗之以結佛緣乎所坐之處卽頤園斜對之一楹荷淨納涼幾於忘返余數數目淨塵淨塵似有羞澀意詢其年齡約略不肯詳答詢其出身之所則曰旣已捨身爲尼矣一切俗緣早經割絕甚無庸追述爲也語次適老尼添茶至爲余言曰淨塵吾弟子也來此十年矣十六歲時旣字未嫁而喪厥偶蓋將終身守貞也余爲之歎不已淨塵似嫌老尼饒舌者禁之勿多言時已昏暮余卽欲興辭歸以餅金作茶資淨塵固辭而後受後遇某友告之友杭人也因曰淨塵固堅持雅操而爲人所欽仰者則靜誠之爲淨塵亦某友言也淨塵吐屬風雅秀外慧中旣流麗而復端莊亦尼界中所不多覩其於鏡湖一曲之間而清修自在淨塵之志趣可思已



嘉興西庵秀文貌美而性貞聰慧過人語言雋妙諸年少涎其色秀文豔如桃李懷若冰霜而不可一犯也西庵在郡城南門外半邨半郭有負郭田數十畝閑閑桑柘皆庵中產常年進項如小康家或有利其資者思設計以爲敲詐地欲伺秀文隙以遂其所欲爲以爲秀文之堅貞自守非必其眞堅貞自守也其貌爲清修者特不肯與凡人伍或者其別有一夫已氏耳一日諸年少正遊行西庵前秀文抱甕出汲適一中年人醉酒過其門立足不穩顛仆倒地秀文棄其所抱甕而抱醉人入並置諸已所臥之床而覆之以被事爲諸少年所見以爲此必秀文之所歡也排闥入庵羣相尋衅略一搜訪則醉人儼然臥禪榻上秀文坐床沿熨摩跌創焉諸年少羣鼓噪洶洶有問罪之勢謂僧俗之界不分男女之嫌安在奸情敗露燭照靡遺平日之絕無破綻可尋者特行爲秘密耳今則秦宮鏡溫嶠犀矣秀文從容向衆而言曰醉人妻弟尼僧舅尼僧舅姊醉人妻諸君有能參禪者乎甚無用此嘵嘵也有味此二語者謂醉人必係秀文俗家之尊長耳及起醉人而問之則曰本父女也諸年少無如何告罪而出蓋



秀文本西庵鄰家女。家綦貧。自幼捨爲尼。性穎悟。妙語解人頤。及長。身長玉立。姿容豔麗。殆鮮其倫。幼失恃。願以清修報母恩。家距庵不半里有父。在耽麴蘖。時入城買醉。歸過西庵。或借山門作小憩焉。秀文亦時一歸省其父。蓋其天性孝也。今秀文年已三九。持齋繡佛。了無塵心云。

## 嘉興觀音堂清全

嘉興觀音堂在郡城南門內。報忠塚女尼五六輩。皆有豔名。清全尤特色也。性蕩甚。楊花水性。里中諸少年趨之若鶩。酒食喧呶。無虛日。清全善歌絃索之聲。達戶外。里中人慣聞之。不之異焉。佛門清淨。變作歡場。禪榻淒涼。成爲鬧市。顧其所往來者。皆上流社會中人。尋常市儈。無敢問鼎。禾城本徧小酒食遊嬉閭巷。相徵逐。翩翩裙屐。無非居同里。閑時時相見之。熟人故羣。與清全勦雖誚同。鞞了無醋意。惟某故紳子與清全尤有密切之關係。紳子欲娶清全。而碍於家教。清全欲嫁紳子。而碍於堂規。菩薩低眉。禪叅歡喜。慈航普渡。卻亦無甚礙。鵜鷁比翼。借佛地以行樂可耳。某故紳起家縣令。宦囊充牣。紳子襲餘業。揮霍。



豪甚擇友不慎時不免有不規則事去年秋紳子挈清全遊吳門適家鄉某案  
事發爲怨家出首株連被逮捉將官裏去時清全與焉某區長素解事知案情  
不與清全干遞紳子歸案釋清全出獄官吏文書急於星火紳子首途之時殊  
不及照顧清全清全隻身在蘇寄寓金閶城外利昌惠中諸旅館本楚襄王行  
雨行雲之地居無何與某妓院女傭稔朝夕過從相知漸密遂由女傭介紹而  
入某里某院縛足使短蓄髮使長不數月後豔幟高張盛名鼎鼎矣清全本善  
歌貌尤麗年將及花信口語猶帶鄉音門榜某某仙館人稱其爲色藝雙絕也  
爲語禾中諸舊雨欲重見清全者曷弗買櫬吳中作平原十日之遊乎不然青  
樓人物蹤跡靡常冉冉光陰將不免人面桃花之感矣

石港魚灣靜舍柳禪

南通州之石港場一巨市集也相傳卽文信國釣魚渡海處故名魚灣市西有  
土山高不及數似無以名之名之曰西山樹林陰蔚屋宇層遞而上庵觀五六  
座縉流羽客參半禪房花木洞府煙雲具體微頗有山林景色山麓有魚灣



靜舍。女僧。柳禪居也。光緒戊戌己亥間。余應彭城分轉之招。襄理文牘。寓石港者年餘。蓋石港爲淮鹽出產地。通分司署在其處。西山近在官廨東。鐘魚梵貝聲。因風度。越搖動耳鼓。間好夢。初回宿醒。微醒。官書叢冗。時飄飄乎有出塵之想。公餘之暇。輒閒步山之前。謝安折屐。略不可以次數計。其號爲方外者。悉係淮海產。駢形翹舌。俗不耐以故僧道各院偶一看。花間竹足跡。雖屢屢經。殊不堪於久坐。魚灣靜舍。爲女僧清修所。禪關晝掩。輒不敢以剝啄從事。值中秋夜。携奚童出署門。踏月西山下。見靜舍雙扉虛掩。庭中香煙繚繞。微步入門。有雛尼出。問客何來。並問客來何爲者。余以翫月告。則柳禪已降階下。呼雛尼延客入。彼此詢名字。時當昏夜。余頗引嫌。不移時。即興辭出。越日於晡後訪之。叩門而入。幸不作出山之劉阮。問津之漁郎。柳禪整袂出迎。淪茗相款。爲余誦花徑蓬門二語。余喜其吐屬風雅。又訝其語涉詼諧。不禁粲然。柳禪亦似有赧色。語次爲余述及身世。知其來自二分明月間。而寡鵠孤棲者。藁砧失偶。今在季隗送文之年。其作佛門弟子已七閱春秋矣。齋魚粥鼓。却不以塵世爲念。余視



其丰神嫵娜姿貌清癯濯濯如春月柳柳禪二字可謂名副其實盤蛇之髻榛以爲笄繡鳳之鞵紺以爲飾蓋俗所謂帶髮修行者余問其青年守節何必出家出家之人有何憑藉曰出家者喜習靜耳茆舍數椽是變奩飾以自建築者日甲不足則惟十指是賴几上繡絨花譜秩序井然曰若者爲某家閨秀物若者爲某家公子物敢將十指誇鍼巧不把雙眉鬪畫長貧女蓬門生涯亦殊不惡余因其屢引詩句問其能作詩否曰但能誦不能作也後聞人言柳禪本精通文墨而時時吟詠者與某閨秀爲文字交時以詩筒相往還曰不能作者特與君相稔淺不肯輕以相示耳其號柳禪取道蘊詠絮之意且母家謝姓而夫家柳姓秉性聰明取義精礪風流自賞爲女僧中所罕見然而珠規玉矩操守堅貞柏舟之志又爲里中人所欽服旋因彭城分轉乞休卸事余亦襆被南歸與柳禪見者僅數面今已契闊十餘年矣回首前塵頗涉遐想



卷一

七

集



恨塚銘并序

文冲舊侶陸伯周撰

過奢者必折福。況是婦人。好淫者無真情。違言妓女。因此兩宗的義。成茲一段新聞。文異莊諧。事非杜撰。有如孔墓。採來五父之衢。可補塗碑。莫認三人之市。當此榴紅似錦。蕉綠如油。有筆墨之餘閒。喜牕櫺之俱靜。憶天寶風流之舊事。叙巴山夜雨之餘哀。名曰恨塚銘。藉完每日課。緣有朱門貴女。金屋嬌娃。系出鳳城。僑居羊石。溯唐朝之富貴。寵賜溫泉。冠隋室之勳名。封爲柱國。傳來奕葉。不墜宗枝。家有簪纓。門成冠蓋。賈后以投懷而見寵。謝公因最少而生憐。蔗是傍生。棠從嬌長。女之諸兄。有肄文業者。女亦從之。謝道蘊之詠絮才。因心作則。衛夫人之簪花格。信手拈來。原是油頭。竟成綉口。良以靈犀竅活。故能雌鳳聲諧。尙書未及賜衣。進士但嫌不櫛。試較伏生孫女。淹博何如。不圖蔡琰姑娘。聰明乃爾。由是四聲諧韻。巧更溢于迴文。七步成詩。快倍逾于擊鉢。愧殺中郎阿大。甘爲劉表之豚。定知學士文人。讓出何充之豸。諸兄中有習武藝者。女又從



之以脆骨之嬌姿。授易筋之內力。鐵胎槍好。能舞梨花。玉臂弓柔。慣穿柳葉。秦良玉非壯夫可敵。寶線娘得保姆真傳。悟劍器于公孫大娘。得衣鉢于長安女子。揎袖現雪花之臂。時人任看。企檔舒楊柳之腰。天生神力。是故弓鞋兩三寸。的的移來。能將銅鑄十七斤。呼呼亂舞。（彼所用之銅鑄右手重九斤。左手重八斤。每對客起舞。貯以錦匣。約值銀三十元。）誠璇閨之雌虎。爲巾幗之英雄。文武能兼。見聞亦罕。加以精通樂府。善譜涼州。玉管銀箏。固屬可空。翼北銅琵琶。鐵撥又能高唱江東。舉凡文君之琴。湘妃之瑟。江采蘋之笛。秦弄玉之簫。無不妙到十分。的是奧探三昧。既喜心靈手敏。又欣喉潤吭清。每爲樊素之歌。試學小紅之唱。慣將文藝譜入琴絃。（彼能手打洋琴。口誦曹一士仁親以爲寶文。按腔合拍。聞所未聞。洵絕技也。）有纏綿悱惻之哀。淚傾司馬。盡揮灑縱橫之致。目送飛鴻。此又非子夜所能而定。知周郎所樂顧者也。恨塚銘借鍾川岳之靈。爲嫌不櫛。允號閨門之秀。寧祇知書。加以落落大方。非小家之碧玉。又是亭亭脫俗。似出水之紅蕖。問年恰在瓜初。倚日倍形杏貴。善修眉史。文君之十幅。



何奇。別有心旌。蕭后之千金轉陋。宜其畫屏未列。爭來射雀之人。不煩彩線遙牽。始得乘龍之客矣。而乃禮已及笄。易占不字。願守荆山之璞。羞聞金谷之珠。牡丹留無子之香。海棠漏有宗之籍。怕犯尅夫劫數。謝絕紅鸞。特安處女清操。免歌黃鵠。棣萼亦嘉其志。椿萱乃遂其求。于是分以家資。別開門戶。特挑四婢。撥事八姑。如許紅顏。偏教獨處。得母翠羽。仍異長埋。此固氤氲使者所未安。亦有瞋睡先生之有不信者矣。夫靜極則思動。寂處則寡歡。未必日玩琴書。即可夜安衾枕。用是廣羅閨友。以破寂寥。頻帶家人。駕言遊玩。則有某氏女者。富饒父業。好扮男妝。雖是巾幗之內容。竟襲冠裳之外貌。自謂蓮花不染。詎知荳蔻先開。與女萍水相逢。遂爾苔岑同契。如磁之引鉄。似漆之投膠。乃泛棹于珠江。復開筵于畫舫。招有名之花旦。耳鬢相磨。豈已過之瓜期。心腸真硬。體面之不拘若此。形骸之放浪云何。不待劉楨平視。無避嫌之禮。竟同韋后。隨緣操自擇之權。有鄭衛之遺風。採蘭以贈。得梁陳之習俗。擲果何嫌。居然大會無遮。說甚外言不入。是誠怪事。翻作美談。父母置若罔聞。昆弟弗知禁戒。馬無韁轡。越道



而馳蜂逐香車。撲幃不去。是故牆茨之掃。每生于詩禮之家。野草之歌。易啓于綺羅之地也。日沈湎而不回。水趨流而愈下。不分晝夜。招集綏狐。纔起秋風。又思門蟀。奪來錦幟。喜少女亦爭雄。籠却金絲。集壯夫而會獵。以溫文之女史。竟蹀躞乎人叢。過口癮。則評足品頭。近身傍。則挨肩擦腕。縱乏薔薇之刺。應知瓜李之嫌。而乃絕不識羞。反行鬥力。未舉孟光之臼。先懷徵貳之刀。曾有瞎眼狂且。潑皮無賴。橫加輕薄。欲討便宜。女乃倒豎柳眉。略伸藕臂。遂使之五體投地。雙手爬沙。陳貞麗打翻阮大鍼。扈三娘活擒王矮虎。喝箇當場大采。竟然轆倒冬瓜。且看貼地纖痕。仍是小如春筍。顧婆娘雖勇而師氏何存。按諸斷臂之鳴貞。露筋之表潔。眞逕庭之迥異。涇渭之懸殊。姆教難容。人言可畏。而女旣以女元龍律已。復認母大蟲爲師。縱慾則無限心猿。傾偈則自誇腰馬。食過當年之夜粥。遂成此日之沙塵。至于筆墨之能工。管絃之精妙。絕無自負。視作等閒。是蓋另有腦筋。不同肺腑者歟。夫水不添流。則易涸。山多缺陷。則漸崩。女旣不事營謀。第知揮霍。莫點呂巖之石。終成趙望之囊。試觀富貴王孫。尙有錐地俱無。



之日。況是驕淫女子。竄免銅山遽倒之時。故始則肆應到十分。而繼則七穿又八裂。認識長生之庫。作外府之收藏。慣登避債之台。向誰家而賒借。從前首飾金變爲銅。以後腰纏橐垂空袋。恰似豐年驟歉。境況難堪。本然維日無多。家財竟盡。早識赤貧之易。應嗟白攫之非時也。怙恃俱無。伶仃倍苦。豈乏金蘭密友。而臨存遭門外之羹。欲求玉樹諸兄。而薄想詠泥中之句。未歸司馬。何以富壚迫作流鶯。藉圖擲錦。朱淑真出于無奈。魚元機殆有前因。恨煞天鵝。竟成野雉。爲填花債。又啓叢談。因彼美之多謀。作貪夫之警戒。緣有某甲。專好捉丁。本屬富豪。非常鄙吝。諸多機械。四面能通。說到銀錢。一毛不拔。能騙申公之犬。咄咄稱奇。每聞盜跖之雞。孳孳爲利。顧眼雖藍色。而心射紅顏。每圖路柳之歡。應承白水。不料沙梨之質。成自青磚。豈居闕老之名。屢撻羣娼之債。見孔方兄。則捧足。四圍揮滿。倒鉤鬚。遇襤褸漢。則裝腔一副。磨光冷鉄面。是真盜跖。富乃不仁。甚于王戎。貪而成劣。鑿鄭相難盈之谷。心忘象齒終焚。築周王避債之台。面與牛皮同厚。天生使獨之子。不倫。山尙能移。此人難改。無情變成薄倖。舉家難與。



周旋。獨其兄念係同胞。故與彼勢難隔膜。慣將苦口。藉化頑心。每訓以多藏則厚亡。放利則招怨。秤薪而炊者。非家庭之福。鑽核乃賣者。傷天地之和。子常以黷貨而陷危。猗頓以散財而愈富。消長盈虛之理。數確有循環。貪婪刻薄之行。爲殊非大器。縱爲兒孫惜福。惟慳儉乃能長。亦須朋友通情。勿便宜之必佔。諄諄告誡。切切規箴。詎頑石尙解點頭。而仲篋轉嫌多口。不獨風吹馬耳。顧左右而言他。竟如沙逆蛇鱗。致縱橫之不弟。其兄乃喟然嘆曰。莊公以害段而養奸。荀伯以惡僖而坐視。人之所忍。我則不安。盍從間道。以耗其財。庶使貪泉不滿。其禍歟。因思彼眼雖藍。其鼻則白。前此之纏頭客。擲許口。輒忘者。以遇非其人。故權操諸己耳。倘得裂繒之褒。姒特美而奢。自將愛璧之虞。公因貪成敗。餽之以古井。困之以香城。十二迷樓。層層設伏。三千色界。處處需財。旣爲含餌之魚。定作入籠之鳥。綠珠旣到。金谷旋衰。此爲倚翠之恆規。亦洩彼蒼之積憤。三思旣定。一意孤行。不爲司馬牛。而作申公豹。每逢暇日。代覓孛星。恨無金屋之阿嬌。難倒銅山於鄧尉。而果也草灰蛇引。柯斧犀通。羌得我心。恰逢女面。見其身。



經似燕。喉嚨如鶯。眼有怒睛。口饒長舌。輕丟羊藿。居然自豪。有甚龍齏。踐之必敗。蓋女善描心字。錯讀毛詩。憶怪事于空桑。及身欲試。動間情于香草。錯腳難翻。翠袖輕籠。果擲潘安之袂。碧油斜睨。杏窺宋玉之牆。不堪月照羅幃。遂致風吹裙帶。擇來面首。選才于獵艷之場。誠何心肝。寄跡于平康之巷。船灣廣惠。廣惠乃客棧名。在羊城南關增沙。一不圖再見羶羊。鄉號溫柔。引得幾多蛺蝶。污泥既染。頓忘身自何來。艷幟既張。真覺命都擺去。若問舊時甲第。感桑田于變却。胥原竟開此日丁簾。綠花籍于溫邱。辭鄧縱異被籠于肅。鴟已同侑酒之流鶯。怪煞諸兄。家無夏楚。致將彼美。袖領春風。玉自添瑕。鉄誰鑄錯。此甲兄所以畫圖省識。環珮厮磨也。喜小姑之無郎。青樓待聘。念寡人之有弟。金穴宜銷。得彼的盧。爲渠耗獵。雖傾國則派籌未及。而破家則游刃有餘。苟能姐已入宮。自有焚台之手段。惟引漁郎問渡。尙須帶路之皮條。由是開筵坐花。送爐煮豆。唐太宗命竇王擲笛。阮大鍼爲李氏梳櫛。兄既引水入船。女遂因風駛浬。射穿楊之目箭。數點秋波。畫異樣之眉圖。兩彎月暈。指欺玉筍。擎杯而低約。雙乾脚。



印金蓮。貼毯而故教半現。最難。惹置。是瞞人私語之時。那肯放鬆。正與子偕臧。之日。甲已心苗火熟。骨節酥完。口展如瓢。涎流似酒。加以另開眼界。復銜身家。髻綴明珠。指嵌瑄石。萼綠華之金條脫。腕力難勝。楊太真之玉搔頭。鬢光彌媚。執蘇小題詩之扇。穿麗娟藏屑之衣。絕無勾院之派頭。愈表大家之色相。既貪。日暮似醉如癡。擬佯醉而自留。恐譏色渴。欲乍颺而遠舉。又被情牽。搖曳心旌。頻搔腦袋。祇作鶯鶯笑。樣樣逢迎。愛聽鷓鴣啼。聲聲喚住。女知其情。寃已急。搗鬼堪憐。乃滅燭以留髡。至牽衣而攬臂。點洛陽之花譜。尤殢高駢。網灞上之柳絲。縛纏韋固。甲遂迷魂入陣。戀愛忘家。撕扇求歡。揮金不惜。買來渠屋。極衣裳鐘鼓之窮奢。占得巫山。覺脂粉芳香之俱賤。十六甫綠楊濃葉。蔭此小星。甲購屋于十六甫。費銀六千餘元。以爲小住。眷一五百年紅豆情根。償于今日。得僧父推誠之愛。歲已一週。而本人吝惜之私。時常半現。女知其猪肝食罷。燕羽終差。初則花粉馳情。久則豆羹失色。既有貸粟誤周之慮。宜蓄因糧於楚之謀。欲求異日之賄遷。當趁斯時而策定。可知虎邱無兩。斷難久駐春光。須知鬼窟。



營三。庶喜預留地步。顧項王可以破印。則趙姬難望偷裘。苟欲奄有腴儲。恐是餅從指畫。試觀釁開檀座。惜到榆羹。浣火布誤作衣穿。遽揮愛姬而去。辟塵珠或爲油漬。結成內子之冤。每有遇外寵。則錢費千緡。處住眷。則鈔慳一帖。者況其掌紋疊絡。眼孔如錐。密底算盤。挿針不入。磨圓滑石。飲墨偏多。察及淵魚。專貪水蟹。望其備六宮之粉。一任花銷。空五庫之錢。萬無芥及。則登天猶易。買日難長矣。欲遂私圖。當從智取。劍由腹發。緝密難窺。火把膏煎。銷鎔使化。乃能破淮南之吝。而徐遷鄴下之資。是以預用情絲。打成軟索。每當甲至。僞作寅恭。消夜則淺碧同酣。玩月則小紅低唱。薛冶兒之舞劍。煬帝稱奇。踏搖娘之彈箏。劉郎愛聽。慣呈雜劇。務結濃歡。然而羣技雖工。儘到東君之眷。或亦幽懷乍觸。忽來西子之顰。情至無聊。恐將成病。乃擬中郎之射覆。仿學士之聯吟。約夫壻以消閒。知彼愴之不諳。迫得別羅賭具。立定方針。喝雉則過于叫囂。鬥牛則失諸不雅。莫如葉子戲。鬥巧而文。庶使楚客些。因勞可免。甲已暗爲穿鼻。何敢批鱗。姑與隨緣。居然對博。女既心兵較巧。又面子爭光。負則默默含愁。勝則洋洋得。



意甲以有心迎合。故對手皆輸。朱序以賣陣求容。苕公竟棄城不守。每逢終局。必覆全軍。未償承嗣之籌。笑署孟嘗之券。在甲明知假柳。斷無妄索。夫逋惟女。預布神。荆真是神。出鬼沒。如此者約有數十次。于是乎積欠至萬金。部據分明。匣藏以待。一女每于賭罷。即命甲將所輸之數。登于簿上。以爲他日索還根據。一縱分衾于異日。傷盆水之難翻。亦操券于斯時。免寶山之空入。嗚呼。不事矛張之巨盜。出于枕席之佳人。抱虎同眠。任蠶剝食。世之輕言贖蔡。不忍拋徐。脫香藉之芙蓉。爲情溪之桃葉者。當舉爲殷鑒。毋惹秦災。縱云螻蟻知春。遣情鶯院。仍要蜻蜓點水。輕印鴻泥。苟散花而不着身。則蹴柳自無蹴足。我作生公苦口。無非人鑑。龜茲君如李益後身。或可鬼爲狐祟。此乃借題生發。聊效忠言。須知紀事詳明。仍觀正傳。甲既殼中深入。女亦格外奇奢。費翠黛之三升。又沾石綠。裁紅羅之萬匹。復購泥金。絳蠟通宵。傳燭五侯之宅。朱鸞帶路。懸鈴七姐之車。充婢僕于盈廷。如仙姬之謫界。厭居省地。擬泛香江。勒甲同遊。目注夫家之帑。先庚預告。糞除客棧之廳。一女未至香港。即先做某客棧同駐。香車既至。嫌



廳太空洞。命買縐紗數匹。以圍之。棧伴以綠色者進。女弗悅。另購緋江者。將前所買分贈各伴。其豪奢如是。詠齊子之翺翔。粉光乃爾。赴楚王之宴飲。纓絕何如。男女平權。恰符西例。夫妻同乘。請認南威。笑來茂苑之狸。精于接木。射落如皋之雉。恨在枯楊。女已絃有外音。甲遂帽添新彩。勸其速反。免彼招搖。蓋齊君或以車來。而崔相原非酒醉也。奈女野性難馴。家情已淡。似玄宗之三國。屢誇門面之高。生蘇小于六朝。頓覺春心之蕩。聽駿馬駢呆之曲。鳳耻隨鴉吐。蠶虫待死之絲。雉鳴求牡。笑指新台水靜。照蒼貌之籬條。任教舊壘巢空。悵紅顏之薄倖。始則若離若合。休書尙屬狐疑。繼則明去明來。私約居然麕集。緣女久諳港例。知巾幘可以自由。預備衙需。迫藁砧而成。訟是以甘于不潔。使之難堪。未爲紅拂之犇。先賜綠巾之戴。既執宛春以怒。楚隨爲呂相之絕。秦情何恕耶。謀誠狡矣。甲果忿恨如焚。惱羞成怒。甯可慳囊打破。焉能啞鼓不鳴。卿無義我無情。勿怪焚琴煮鶴。神都憎鬼。都厭總須入苙追豚。擬請律師報明案吏。拘拏逃妾。求准出差。坐其罪于賄遷。誓斯仇之圖報。此風不可長。免他人又畫。



葫蘆禍水若能回。則老夫或無芥蒂。詎甲方思訟。而女已猜知。喜成竹之在胸。張弓先發。施念秧之辣手。傳票休遲。控婿水以償金。飭公堂而對簿。呈來欠數。係的筆之無訛。若定爰書。眞覆盆其莫訴。甲始夢中乍醒。錯後難追。方知此日受愚。弊在前時之戲賭。炙齊壻能言之。裸無以辨。誣執蘇秦親寫之書。便成實據。因歡買恨。弄假成真。魚既吞鈎。鴻將罹網。爰求外結。以免終凶。願出朱提。藉鬆紅勒。司馬懿不禁嚇。魯仲連遂講和。女亦得好便休。舍難取易。所還多少。忘却二成三成。原欠六萬元。而女自稱除得十六甫之屋外。實收到銀五千八百餘元。想係縻于謝費。故不能記清也。惟要通融。總之一了百了。訟藤既結。釵亦旋分。因果難明。衾曾代抱。可見笑啼俱僞。女眞辜負夫差。亦思貪吝成災。甲勿仍爲馮婦。嗟夫。獼猴恃智而易欺。雌雉因淫而被獲。性有所僻。害卽由生。小青死于聰明。合德敗于驕侈。古之覆轍。今盡書紳。女既自命多才。我已代憂薄福。當其輻經身脫。墉被牙穿。歌葑菲于終風。占蒺藜而據石。好馬棄回頭之草。寒蟬過新樣之枝。裘贈昌宗。謂兩家之情願。袂牽韋后。藉雙陸以烝淫。欸



客開筵。慣居東道有。郎如玉。愛宿西家。方期壻得金龜。好迷喜詠。不料人同蒼狗。變幻無常。異琴瑟之和鳴。祇粧奩之倒貼。說甚齊眉案好。問何去其何從。忽驚削肉囊空。眞悖入兮悖出。纔葛裘之僅換。便杼柚之將完。淫婦破家。甚於浪子斯人處世。直似春婆。因迷鴛水之津。褰裳莫涉。賣到羊城之屋。漑釜無多。此屋卽奪甲者。賣時復爲甲所窘。得某紳解圍。故所得無幾。一悔稽燕婉于東齊人無鄭忽。遂寄鷓棲于南越。婦學張騫。萬丈游絲。桃花牽片。五更夢轂。桑梓迷踪。女居安南三年。在牌館爲知客。憶少時靜處深閨。侍兒繞座。恨爾日飄零異域。蕩婦無家。感不絕于予心。顏容憔悴。大弗理于人口。皮肉橫陳。然猶負氣如恒。崛強依舊。以纖纖之弱女。毆赳赳之武夫。因有土豪橫欺館友。無冤自結。負債不償。恰似薛剛。名曰通城虎。又如李俊。綽號混江龍。撫劍稱強。欠錢貼打。女乃明知招禍。代抱不平。當面發拳。易如食菜。渾身是胆。那計披簑笑鷄肋之難堪。打傷老子。竟蛾眉之弗若。愧殺男兒。是故春夏習文。亦要秋冬講武。欲列莊公之五乘。須扛施舍之千鈞。縱未能鄧弼全才。不可學仲尼無勇。每有



突來橫逆。明係欺凌。理遣情恕之俱窮。勢絀力微則受虐。假使觀鶴躲而知肩卸。覩猿跳而惜拳尖。得張三豐之真傳。爲北宮黝之無懼。何至縛雞乏力。泣馬添痕。床慨膚傷。鞭從肉跳哉。似此土豪。空爲地痞。良由疎于技擊。以致貽厥羞慙。頭是蠟鎗。身遭貓麵。卽如僕也。屠夫最怕食肥。本縣曾經吃苦。年當弱冠。路遇強梁。飽餐無賴之拳。幾碎支離之骨。隨陸自憐無武。王徐因刼從遊。趙大夫竟爾銘鎗。滕世子於焉試劍。五載得沙門之秘。賈舉難欺。三年報穀谷之仇。孟明洗耻。膚雖欲裂。筋已漸強。現當庾信二毛。猶有甄儂兩臂。殆惡韓淮陰之口實。故向王征南而心傾也。回憶當年。宛如隔世。茲則所操勝券。專恃旋鎗。驀地轟鳴。拔山何用。却笑昔時企馬。僅存今日屠龍。顧猶勝被打之土豪。而竟至吃虧于堂客。女自開此釁。知結深仇。身同弱絮。無依心悔禍根。輕種早知猛虎。難敵地頭龍。盡作飛鴻去。如雲裡鶴。由是束裝返港。賃屋爲家。私檢歸囊。尙餘十笏。仍裝十架。獨住一樓。掛四壁之圖書。是女史閒居之所。開十櫥之屏帳。作賓筵轟飲之場。夫旣樹有春鶯。自必花招浪蝶。燦鮮明之芍藥。人到西湖。認隱約。



之枇杷。客知北里。恨無溪水。製薛濤雲錦之箋。可有天風。送唐苑霓裳之曲。音調則按腔合拍。箏笛無聲。文學則信口成吟。珠璣耀彩。恰似人來。湓浦共許。無雙。未知卿入昭陽。應排第幾。信得八千佛界。破爾情禪。洵非三百女閭。有茲尤物。于此而不花。驄客到。蘭麝人迷。戶限爲穿。衣香爭嗅者。必所遭爲魯男子。抑相識盡程先生。始豁眸。仍是青盲。或覲面失諸白過。誠以相思之豆。肇于解語之花。未有含鸞鳳而聽蘆葦之聲。棄雞豚而戀菜根之味者也。旣奪花魁。應添苔潤。博千金而始笑。積萬鎰其何難。得碧蒼爲玉汝之成。多招人客。宜黃白據珠娘之富。直埒王侯。料得杜之百寶箱。韋之雙鉤袋。陶之銷金窟。宋之貯錦厨。儘可身兼奚煩齒數。而乃倚門雖巧。去路偏多。若遇波俏郎君。便似風癩女子。指牽牛于銀漢。忘顧犬于金夫。背晉面秦。身吳心越。愛讀枕中之秘。花蝶合歡。自空囊內之資。艾豸得食。始也爭騎文馬。怕遲杜牧之。尋春旣而知是婁豬。遂讓巫臣之據夏。頓令門堪羅雀。水莫藏魚。旋賣家私。藉充諸費。隨所歡以偕去。聿往星坡。得其樂則忘疲。又拋風浪。一女妍識一美少年。極窮津貼。比至困乏。



乃約往南洋此光緒丙戌年事也。東島西落。水程計歷七天。北雁南飛。鄉井又分兩地。誰作居停之主。向乏葭親。孰知同渡之人。慣爲花賊。心真似墨。口則如簧。女固溺愛不明。彼又多謀善騙。以夷吾之老馬。烹子產之生魚。誓衾穴之俱同。有如白日。實機關之預伏。實往紅霞。紅霞係地名。乃穆拉油所屬。距新架坡兩日水程。爲當娼者有入無出。恨他覆雨翻雲。蟻穿九曲。任汝呼天哭地。猿叫三聲。本屬名花。慘遭惡果。所云嫖客。盡是粗人。或則鶴髮雞皮。稱爲老州府。或則牛頭馬面。真似活鄧都。女乃有眼難乾。守身不辱。日求鳩死。時欲雉經。拚歸泉壤。而烟消耻作。蓮台之夜度。幸逢鵠羽。不甚狼心。欹枕而怕聽鶉啼。覺鐘而轉傷牛死。代設兩全之策。以開再造之恩。勸趙璧勿在秦亡。宜張冠改歸。李戴。盍放他家之白鴿。以償我地之青蚨。兩不相虧。一於咁做。女聞言竊喜。依計而行。私藏米塔之推。同泛檳城之櫓。檳城乃英屬三洲府之一。卽庇能也。距紅霞甚近。慢尋娼院。先落媒家。行這條鬼馬陰謀。看那令生龜晦氣。真風雲之勢晦。借艇割禾。不旬日而事成。吹糠見米。鵠則楚弓復得。竟食鷺鷥。女



亦漢節能歸。放開鸚鵡撫舊痕之尙在。淚漬衿頭向新審而從良。（該埠設有護署乃保護婦女者而居民稱爲新審不知何解）力掀席脚顧囚籠雖脫而客邸無依。迫作絃索師。專教琵琶仔。無論南音北調。無板不精。奚煩東借西移。空囊暫裕。歷盡崎嶇之路。與鬼爲鄰。又開方便之門。招郎入舍。蓋其夙稱才女。挑燈閒讀牡丹亭。故而時惹情魔。感悅怕臨芳草地。於以知婦人識字。固能幫夫壻持籌。特恐畫虎不成。轉至引貓偷食。屢見貽羞帷薄。每由私和詩章。買絲開南國之風。昭諸吟咏。酬簡待西廂之月。直矣淫犇。苟非畧識之無。未必踰閑若此。故無才是德。似屬拘墟。惟有惑而言。另饒見地。夫以鈍筋之中國。而襲外貌于歐洲。宜其未得眞源。適以迭開弊竇。觀于女之覆轍。可爲人之前車矣。日月駒馳。青春易逝。關山雁渺。黑塞徒羈。女雖免厥飢寒。甯願甘于淹滯。望故園之鄉樹。未免傷情。戀新埠之煙花。（粵人呼檳城爲新埠）終非久計。而况裴郎之杵。斷難物色于風塵。豈眞蔡氏之笳。無復縈懷于漢土。爰同倦鳥。急鞚歸驄。返游女之鞭絲。辭歌師之席位。計離港地。兩稔青黃。爰住石街。一枝紅白。



女以丙戌往。以戊子歸在香港石街某號二樓居住。其侍婢亞微亞靜感女向日之義。贈回身契。遂相約不嫁連袂事之。燕仍築壘。總不離楊柳樓台。鳥已驚弓。那敢作桃花春浪。連婢共成三口。薪水原慳。擇人要豁。雙眸梨雲休錯用。是玉知待價。珠不輕彈。雖非枯井無波。心同槁木。已似深坑滑石。眼自無花。屢思度曲。秋娘轉瞬。便成婆子。特望繫繩月老。好心代做媒人。嗣得某商。視爲眞主。盟深嚙臂。悟昏黏花鳥之非。喜託終身。慰詩詠草虫之願。敢冀三星四照。歌敵體于鳴鸞。幸母十日一寒。或負心于換馬。則江流不轉。而石爛猶存。商感其誠。且知有放桐之艾。女得所託。遂竟同施柏之羅。卽以斯樓改爲側室。韻事有琴書之樂。壻亦彬彬。零居乏孟碗之敲。汝母扈扈。寧不謂千里姻緣之線。至此牽成。百年好合之詩。由斯載詠哉。孰料好月難圓。災星未滿。偷居妾媵。懶謁姬姜。娣袂誠良。盜鈴自掩。屬垣詎能無耳。瞞得幾時。冤家眞正有頭。叫聲前世。方作新人之笑。郎買賺回。已爲大婦所聞。佢將醋暍。先向其夫審犯。究江氏之金釵。可憐此子非夫。守季常之鉄券。纔聞獅吼。便化羊嘶。曹操問有頭無。魂飛魄



散。魏徵早知肉跳。屎滾尿流。執筆招供。和盤托出。狐埋狐挖。作開路之先鋒。牛  
送牛喪。甚滅門之令尹。無牛的丈夫相。帶幾個娘子軍。好似白虎星。直抵黃龍  
府。女方鴨爐初爇。鴛枕斜欹。憐瘦影于菱花。檢新吟之草稿。忽聽樓梯雷動。門  
扇山摧。先見素心人。氣如牛喘。後隨青面婦。聲似鴉鳴。知冢婦之跟踪。率家人  
而尋鬧。春光既洩。時勢難回。急捧茗以求容。再三下拜。作負荆之請罪。千萬包  
荒。雖久修榛栗之儀。算已盡桃根之禮。詎婦不知收脚。錯打念頭。欺女體曲如  
蝦。身輕似燕。愈覺妬心之發。擬行剗鼻之刑。非徒迫走江妃。巢思鳩占。直是效  
尤。呂后酒作鳩資。禍不止于釵分。勢將鄰于瓦裂。女乃仰天大笑。忽地生嗔。何  
處爛坭。來此撒野。裝腔做樣。漫云奶奶稱呼。挖肉補瘡。請試姑姑利害。一聲火  
起。反轉豬肚皮。七竅煙生。沈來烏面目。說時遲。那時快。躍近身傍。入門易出門  
難。放下頭去。婦方踟躕似鼠。女已揉健如猿。老虎擒羊。神獅搏兔。似翻筋斗。用  
力不費半分。咬實牙關。索性多打幾下。好似寇仇路遇。那分嫡庶家規。商也咄  
咄。嗟嗟。呼呼。荷荷。心難左右。祖作李亞子之葱。柔目看大小絃。唱溫廷筠之花。



門。嗣見婦非女敵。甚于鄒楚之攸殊。因而我替卿愁。不忍越秦之坐視。纓冠以救。沸鼎纔停。轉防水荇牽長。愈多後禍。力勸山荊歸去。靜養傷痕。願拋卹下之居。碎琴不返。庶霽閨中之怒。受杖能輕。女亦知冰炭難容。風絃必斷。前情遽絕。都緣妬婦之津。後會難逢。勿化望夫之石。憶枕畔同圓之夢。付諸冷露繁霜。作樓頭感舊之吟。不外行雲流水。自悔裙釵好武。曲性兒蛇入竹筒。寧真粉黛斟情。咁樣子馬無豆棧。胡不重張旗鼓。再倚簾櫳。揀个知心。同他聚首。喜東隅之已逝。尚有桑榆。信西洛之非遙。仍牽薜荔。分錦衣而來子。暫入情網。而異羅敷。惟須力審萬全。庶得事母再誤。寧徙愚人之宅。竟致相忘。弗歌嘒彼之星。又云做小。南針既定。北漿重歌。貓又翻閣。鸞復求續。摩挲雲母。疊經舊壻留痕。惆悵春皇。屢使彼姝不偶。得勿淫籌之絹。殘粉之匳。歷盡恒河之沙。始化延津之劍。耶。盖由太過驕淫。是以屢遭磨折。慨豫章之風動。起滅鯨波。望白下之春回。迷離燕石。龍作葉公之好。人乏知音。馬慳伯樂之逢。卿真薄命。是故年年炷玉。祇添春女紅愁。從教日日焚香。未得空王青盼。腰圍漸瘦。身世難言。顧炊樹面之



桐雖成焦尾。而證石頭之果。仍是知心。爰得某生。似爲佳偶。我未成名卿未嫁。  
贈羅隱之新詩。客來不速女來窺。和張琪之情柬。此則徐娘半老。方悔前塵。彼  
爲越客雙挑。善撩情寶。翕然以合。竟爾成交。女憐燕白之才。願偁鴛頸。生作驢  
黃之賞。食到猪肝。喜讀雙聲。一書橫放。難離半步。萬縷纏成。好似佛門。繾綣同  
登歡喜地。不知人世。別離猶有奈何天。較之惜惜之投壺。師師之題帕。仍居鄣  
下。難列盧前。除是海枯。始歌雲散。然巫峽。旣云獨占。豈長安眞易久。居杏錦誠  
佳。柳絮奈弱。家中日用。漸漸難支。袖裡風清。頻頻告竭。擬典裘以應恨。無質庫  
之鷓鴣。豈烹字能炊。同作飲泉之蚯蚓。情因貧淡。迹遂來疎。處原憲于北門。賦  
文通之南浦。枝頭春去。草脚霜枯。帕斑薛氏之紅。別時休。見寫盡義山之素。逝  
水同沈。拭珠淚以贈君。由茲隔絕。傷玉容之無主。依舊伶仃。情裡分離。愁中作  
別。未完三疊。已斷九迴。况乎書信不通。青鸞渺渺。想是枕痕空在。黃鶴茫茫。早  
知難免傷離。胡不拚同餓死。卽化韓憑之蝶。勝聽阿杜之雞。昨宵夢與郎逢。醒  
來轉苦。何日填回妾恨。至死纔休。肌祇皮存。面憑淚洗。乃食幾分鴉片。藉消兩



道蛾顰。忘却引而愈長。遂至溺之成癖。風起青蘋之末。積久彌深。田無黑米之耕。支持倍苦。每夜天明始睡。白晝酣眠。平時風韻何存。烏雲塗滿。縱欲與人度曲。接客陪筵。亦嫌巴里之粗。竟似廣陵之散。貼體之侍兒辭去。僅剩孤身。潑皮之惡少頻來。頓成賤質。韋娘一度。毫子三枚。以尹邢避路之嬌姿。爲儀父同牢之醜態。可惜名門小姐。流落如斯。直如下乘私娼。無廉若此。日則躬操井臼。夜則面對煙燈。新愁只管堆眉。誰爲開解。舊事何堪回首。我見猶憐。矧爲露未草稀。更被天加荼毒。僉歸絕路。趕逐私窩。當羣鶯之亂飛。問此豸其奚託。檢點隨身各器。烟局爲先。笑詢寄足何方。風車同轉。撫蕭條之行李。絮被無溫。慨萍梗之飄蓬。穗垣過返。乃鵠原既非急難。致蟻壤無可營居。鄉黨羞稱家庭不禮。引作王孫之耻。難爲將伯之呼。色因烟癮而愈衰。誰收羸馬。禍以時乖而疊至。自入迷龍。衣笥俱完。瓶罍告竭。慣打張仙之彈。二煙亦作奇珍。試窺陳仲之厨。三日竟然絕粒。讀傳慕夏姬之秘。能嫁襄陽。賡時感季女之飢。頻居灘水。乃倚託于盲詞之婦。而豢居夫蒙眛之工。代理管絃。藉分錢鈔。一女在雅荷塘某盲婆



處爲歌壇絃索手。但得棲身有所。不至餬口無門。便勝三匝之鳥。略息五窮之蝎。詎隨遇而未能知足。竟因貧而驟起貪心。移吳禍于師徒。作鄭亡之女賊。敢于肱篋。易似探囊。因飛逐客之書。喪家狗竄。愈唱惱農之曲。涸轍魚枯。賃繩床以作蝸居。撫井欄而傷螬食。幸是能歌之鳥。免爲待死之蠶。爰賣曲于花筵。遂乞靈于檀板。憶昔身非賤骨。赴羣壑于荆門。迄今面竟無皮。作卑田于穀埠。一女衣食俱絕。乃持歌板。躑躅穀埠之花舫。候客筵將散在船頭。度曲其聲。淒楚每有餽以小洋者。多寡不齊。數聲河滿。雙淚川流。慘更甚于楚國之些。哀不減于秦廷之哭。樂地非樂天所謫。誰憐商婦琵琶。亡家與亡國相同。可有陳王衣鉢。使襯桓伊之笛。定有餘哀。毋寧子夜之詩。尙饒新作。浮生若此。不死何爲。而果也。二豎旋侵。三姨先天。易簣于方便所。種玉于亂葬墳。灶無煮藥之人。蠹魚乾斃。塚乞積楊之客。狐兔同穿。知無青草留餘。王摩詰賦來月夜。恰在黃槐開後。女死于辛丑八月。上浣五日。班婕妤眞怨秋風。麝歎灰成。鮑徒詩唱。花開自落。誰題沒字之碑。曇現旋消。鬼附無名之墓。亦可悲矣。尙何言哉。無何



生買舟歸。聽得女經玉碎。似割心頭之肉。魂與俱飛。拭穿眼角之皮。淚猶未盡。亟訪真娘之墓。得諸曼父之衢。屐未蠟而先登。跟踪埋碧。酒浮蛆而未奠。雜涕成紅。感深宿草風淒。恨殺春花秋落。縱使孤墳哭破。甯能來倩女之魂。怕言再世重逢。轉空切韋皋之望。但得經營乎馬鬣。免教蹂躪乎牛蹄。得徐子之弔臨。便朝雲之不死。于是仿淳于之作序。覓安民以鑿碑。鬱鬱佳城。免廬陵之碣斷。滔滔恨海。竟合浦之珠沉。爰爲之銘曰。

長恨成歌。代誰而作。家有溫泉。誤鬆帷薄。十年守貞。紅塵揜脚。登摩幻身。情田自鑿。不繫之舟。散珠之索。柳絮春深。因風飄落。麗華香奩。名馳西絡。糞土視之。儘由揮霍。玉砌台階。珠穿簾幙。日月幾何。腰垂空橐。低首事秦。南枝北托。越女仇吳。詩人惡謔。從此天涯。鳶飛魚躍。緬彼株林。採蘭贈芍。李益王魁。紛然交錯。可是人畚。幾填溝壑。鳥幸脫籠。帶波輕掠。聿返香江。樓台隱約。再詠小星。黃裳示虐。符拔似麟。姻緣俱惡。識到鰕生。願甘藜藿。



其奈綠楊。藏鶯力弱。水浴文鴛。倉啼飢鵲。迫我馳驅。祖鞭急著。  
爲唱陽關。欲行且却。詎料生離。遂成死諾。剗地無鋤。呼天無籲。  
覩此孤墳。愁雲漠漠。爲封佳城。青山綠郭。魂如有知。應歸丁鶴。







七夕夜遊記

沈逢吉

辛丑歲家居落落。書篋胥空。駒隙流光。屈指又過半年矣。時當巧日。薄暮出錢塘門外。柳梢微月。星色爛然。虫醒鳥眠。深入秋思。不覺酒興如湧。遙望橋頭。帘影飄揚。遂登小樓。臨湖獨酌。樂幾忘歸。而市酒者。因識余爲城中人也。促余起。予步出店中。但見耿耿銀河。飛橫天際。而予已頽然醉矣。復遠裡湖。臨風長嘯。踞湖堤石而坐焉。四顧寂寥。荷香風送。迴思城市囂塵。應營營未息也。此情此景。同志維何。天上鵲橋。今其度哉。兀坐凝思。移時渴甚。忽見數武外。隱隱有樓閣數間。趨近之。朱扉半扃。望見小院。雙燭熒然。意爲寺院。乘醉徑行。至則四壁無塵。清雅可愛。香燭供者。小幅李謫仙象也。轉視小案上。硯池筆墨。設色俱極精工。半杯茗。猶溫。聊以止渴。而傾聽人聲寂然。忽見筆筒內有鸞箋一幅。展視。乃七夕詞。調寄憶江南二首。詞曰。七月七。瓜果設庭中。乞巧穿針兒女技。在天在地誓深宮。銀漢自空空。二云。七月七日。鵲訴離衷。盡夜綢繆。今夜裏。情覓難障。太陽紅。分手各西東。字句清新。神情綿邈。視硯間墨迹未乾。不覺余



之技癢矣。遂亦以七夕爲題。作多麗詞一首。詞曰。自古來歡娛磨折相纏。嘆雙星恩情過篤。謫居兩地情牽。對朱顏暗驚月冷。分素手頓失珠圓。錦帳長空。鴛幃慣冷。世人還說巧姻緣。花開謝尙多。時刻羞見並頭蓮。願義仲寅賓挽日。寬我流連。恨當前鵲兒悞報。銀河隔斷堪憐。喜相逢。前程似後。悲離別。後會如前。鐵未歸耕。金梭續織。耐心再到早秋天。一年年良宵一度。歷億萬千年。轉勝過紅塵夫婦數十年。因另取一紙書之。後戲注云。秋河作此準算茶金。書畢微聞內有女子笑語聲。一云華姐。此時牛女離愁。未知從何訴起也。一云小婢子癡耶。我固謂汝如木偶。半晌何爲者。乃想到天上去矣。鶯聲細軟。嬌態可思。余知爲主婢二人。疑是巨家庄上也。逡巡欲出。又聞語云。適自外來。閉門未婢不答。竟出。予欲行。已被婢子攔住。亟呼華姐快來。恐失物矣。余曰。日暮途迷。悞造貴庄。知非爲竊盜來者。而主人已從屏後出。予視之。二十許麗人也。丰姿綽約。衣裳素雅。見余亦不致詰。取案上箋視之。笑問曰。君得非沈姓乎。予驚曰。是也。何以相識。女笑曰。相逢何必曾相識也。遂謂婢子去將茶來。婢含笑而入。予轉不



自安再三研詰。女曰：曾於孤山放鶴亭壁見有詩句，讀之泣下，誌其款爲秋河沈某。今見箋上字樣相同，故相問耳。予沈思良久曰：余去年在孤山，醉後有感懷詩，末有贏得青山句，得毋是乎？女曰：是矣。我歸而錄之，其稿猶在也。因於護書中檢得之。予孤山詩云：虛度韶華二十春，昂然七尺屈風塵。不如死在西湖裡，贏得青山葬我身。又自解云：桃李饒他先遇春，歲寒松柏出風塵。忍將一掬西湖水，斷送經天緯地身。余看畢曰：醉後塗鴉，蒙卿采菲，曷勝汗顏。女曰：予固知爲才人筆也。今見多麗詞，果然矣。余笑曰：休矣，勿令人無地也。頃覩憶江南詞，殊有珠玉在前之媿。言頃，婢已奉兩盞茶至。女呼治酒，予辭曰：宿酒未醒，且未識君之姓氏，何敢造次。女嘆曰：我欲弗言，未免君疑。然言之，君弗鄙我。揚州籍烟柳中人也。柳氏字自華，性頗落寞，故不得當路歡。流寓在此。予曰：我久謂此中無人，今得之於卿，乃慚平日見聞之陋。然余也，敢謂有才無命。卿誠有色無緣矣。因相與歔歔泣下。少頃，婢陳酒饌。予固辭出。女言夜色蒼涼，將安往乎？曷不爲長夜飲也。余欣然從之。女固善飲，有自製酒數種，奇名異色，芳美非常。



予素不勝酒力。每柳一而予常半之。射覆猜枚。巧思百出。筆楮所不能殫述也。余席間以其名戲之曰。腹有詩書氣自華。爲償渴想到卿家。問卿姓甚卿言柳。儂笑卿身是柳花。柳卽依韻應云。薄命誰憐柳自華。秋河今夕照奴家。勸君莫作楊花看。奴笑君身是菊花。秋河予號。用在七夕。頗不牽強。菊花蓋笑予瘦也。終夜詼諧。開人慧想。天明分袂。不盡丁寧。越日過之。則庭戶依然。紅枕香杳。沿村訪問。絕少人知。噫嘻。噫昔之遇幻耶。眞耶。抑浮生之事大都如此耶。



俞三姑傳

失名

予同里中有俞三姑者。未詳其名。第聞里媼嘗呼爲三姑耳。其先世本越之會稽人。伊父隨祖宦游入粵。後寄籍焉。娶鄧氏。生三姑。纔六歲。弟僅四齡。而父見背。母子三人。依其從兄。從兄時居蓮幕。凡所往。輒攜其母子就食。不啻同懷也。三姑生而嫵媚。性復巧慧。年未及笄。人目逆而送之。無不詫曰。美而豔。以故其母與兄皆愛如掌珠。不暫離焉。先是粵城內賽神爲戲。三姑隨其母。閒出游覽。見者咸欲委禽。冰人至其門者。踵常相接。顧其兄堅不允許。謂來求婚者。盡冶游蕩子。如吾妹者。豈肯委身野田草露間。聽獅之吼。爲馬所換耶。自是人不敢叩其門。而從兄亦以其年甫三五。擇配之議。俟諸異日。猶未晚也。辛未冬。其從兄慕游三水。挈其母子偕往。越明年夏五月。適縣署外夜演梨園。三姑仍隨其母觀劇。漏盡始回。路經荒邱。朗月如洗。有頃。覺陰風入髓。似有人攝之去者。三姑日漸消瘦。遂染重疴。病中嚙語。謂一娘子。年可二八。體質瑩潔。欲與訂爲姊妹。且詢署人。果前任邑侯。有女未笄而逝。幽明一理。事或然歟。其兄聞之。即便



買舟歸五羊。延醫調治。病或間矣。不數日而疾又作。泣焉悲歎。宛轉嬌啼。自知命不久生。俄與母兄永訣。曰。罔極之恩。固屬難報。而兄之所以待妹者。誠無間然。因檢篋中珠璫繡襦。嗚咽不能自勝。以爲今世無復與汝相親矣。家人徧爲飲泣。是夜果殞。嗚呼。紅顏薄命。弱草難栖。黃土傷心。彩雲易散。獨三姑哉。予與三姑居接比鄰。其弟復來受業。故洞悉其不起之狀。傷悼久之。更憐其母與兄。哀痛過甚。聞者莫不傷焉。且其兄爲之制絞衾。備殮具。設道壇以招其魂。買墳塋以安其厝。謀與其嫂合葬於城北鳳凰臺下。使過而弔焉者。知城北舊有姑嫂墳之目。今三姑之依其嫂也。青山環繞。綠水潏洑。一杯未乾。寸心如咽。又得名之曰。後姑嫂墳云。



















香豔叢書

第七集







香艷叢書

七集卷之四

過墟志感序

昌黎傳圻者王承福述其言曰。吾入富貴之家。有一至者焉。又往過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又往過則爲墟矣。蓋豐悴去來。盈虛倚伏。是乃天道。又况積不善之家。尤招禍速而報不爽哉。余祖塋在七浦塘。歲時祭掃。舟行過大橋。見黃氏所居。周遭皆石砌。屹如堅城。岑樓門角。邃至鉤心。遠望有葱蔚氣象。不數年而化爲焦土。又數年而爲勢家塋兆地。今且松籟如怒濤聲矣。余與圻者相隔七八百年。而過墟生感。此情若合一契。歲癸丑張媼以年老北歸。余側室吳與張爲中表姊妹。張時過余舍。爲縷述黃顛末。且舉其手錄一冊示余曰。此劉母女兄弟平日往來筆札稿也。於是捃摭舊聞。綴以張媼所述。數繹成文。名曰過墟志。嗟乎。今之趨利如鶩者。亦可爲殷鑒也已。然亮不撫七。則劉不據。亮不妻劉。則七不至。此中有天道焉。高明之家。鬼瞰其室。非一朝一夕之故。彼三秀



者。天特假其才貌。以變置黃氏資財耳。厥基既覆。旋擢儲嬪。卒且慶毓螽斯。寵榮錫命。又曷嘗以妖冶傾人之國也哉。

康熙歲次丙辰仲秋望。墅西逸叟書於坐忘軒。



過墟志感

墅西逸叟述

任陽爲虞邑之極東南境。地窪民貧。而黃氏獨以資財雄鄉里。居大橋。世謂之大橋黃家。余及見者曰。黃亮功。自伊父積資起家。不置田產。專以權子母爲業。蓋見中原多故。增餉增役累也。亮仍家法。尤樂不疲。歲囤粟以千計。豆麥花布。稱是崇禎間。吳中水旱頻仍。米價騰貴。亮邀取重利。朱提成錠。窖藏之青蚨。成貫。櫃藏之零星者。必鎔成錠。積成貫。槩行貯藏。而乃快。爰是積資鉅萬。而家益富。亮爲人陰柔。外若溫厚。無稜角。中實機深多詐。性尤吝。處置家事。節縮若寒士。屑屑謀朝夕。其父嘗令亮循輸粟例。爲護身符。亮蹙額曰。爹直欲兒作枵腹監生耶。每用一錢。輒沉吟良久。得已。仍貯之囊。其素性也。家多權量。式同而用異。視出入而盈縮之。未嘗用銀錢。凡與人貿易。盡其折色。昂其價。但有釐毫利。即喜動顏色。邑中牙儉陳氏婦。喪夫欲他適。亮聞其挾重貲。欲娶之。父曰。嫠也。里中請婚者多。何必是。亮曰。彼以賄遷。是足欲也。遂娶之。得貲五百金。已而變



其房產。又得四百金。陳善操家。勤紡織。亮得其伙。助家業日熾。已二十餘年。終嫌其貌不揚。心常快快。間加惡聲。陳有弟歲時。或備果榼來視姊。亮疑曰。是欲希我津貼也。因語陳曰。汝弟至戚時來視汝。意固善。但我昨至左廂。見其與某婢戲。此何理也。吾家範素謹。而容此輕薄子乎。陳心知其誣。而微會其意。遂屬弟勿再至。自是親串中無一人。告貸于黃者。後陳病瘵死。亮薄葬之。蓋吝已財。而陋彼貌也。時亮年四十餘。謀繼娶。于是有議姻劉氏一事。而造物變置之巧。機伏矣。劉氏者。亦居任陽。去黃三里而近。世業儒家。雖落名楣也。其伯曰賡虞。邑諸生。守正不阿。端人也。其仲曰肇周。狡黠嗜利。險人也。有季妹生之夕。其母見紫氣繞室。經時不散。六歲母死。即自紉束能修容。父教之書。過目了了。捉筆作楷。秀雅可人。學爲筆札。亦朗朗成章。十歲父又死。倚兩嫂以居。雖處女而攝擋家政。如健夫持門戶也。性高抗。不肯作佻佻覲覲態。遇難處事。一言立斷。動中情理。兩兄亦善視之。甫垂髻。嬌艷驚人。面方正。潔白如脂。微紅勻碧。若含露桃花。鳳目。曼耳。眉疏秀。而長額光可鑑。方領微脣。通體長短停勻。襪履不盈四



寸。蹠。躡。谷。與。眞。國。色。也。亮。之。父。執。曰。郁。士。英。者。繩。劉。於。亮。亮。心。艷。之。謂。郁。曰。果。字。我。禮。金。多。寡。不。計。事。成。當。厚。以。報。媒。者。郁。乃。言。之。於。劉。仲。仲。曰。吾。兄。素。迂。闊。萬。無。從。意。此。事。我。能。曲。成。但。我。非。媒。妁。而。杯。酒。不。沾。唇。得。無。於。心。不。甘。乎。郁。述。之。於。亮。欲。以。二。百。金。爲。聘。四。十。金。爲。仲。壽。仲。大。喜。乘。間。言。於。伯。曰。三。秀字小妹。行。年。十。四。矣。凡。求。婚。者。非。生。庚。不。合。即。卜。兆。不。從。意。者。良。緣。自。有。在。焉。頃。郁。髯。來。云。黃。某。與。謙。偶。語。及。內。助。事。問。吾。妹。可。乎。不。可。伯。默。然。頃。又。言。於。伯。曰。事。固。有。不。可。執。者。憶。吾。母。彌。留。時。執。妹。手。顧。吾。父。及。吾。兄。弟。而。言。曰。此。女。吾。所。愛。俟。其。長。務。擇。家。事。勝。吾。家。者。嫁。之。無。與。寒。士。寒。士。能。自。奮。青。雲。爲。妻。孥。福。者。世。有。幾。人。但。願。其。安。享。素。封。不。至。朝。夕。碌。碌。并。曰。傍。吾。目。瞑。矣。今。吾。母。雖。終。言。猶。在。耳。吾。兄。弟。豈。忍。忘。於。心。前。所。云。黃。某。者。積。資。數。萬。倉。庾。如。櫛。棟。宇。連。雲。欲。得。妹。爲。內。主。母。若。在。必。諾。無。疑。也。伯。作。色。曰。不。然。吾。母。若。在。一。聞。是。言。必。唾。其。面。彼。之。先。陳。氏。奴。也。本。姓。王。背。主。而。逃。易。王。爲。黃。居。于。崑。之。石。浦。至。彼。祖。曰。元。甫。者。復。歸。虞。家。塘。市。元。母。爲。邑。勢。官。乳。嫗。宦。田。三。千。畝。在。吾。鄉。以。嫗。故。委。元。課。租。元。恃。



主威。禾未登場。輒駕帳船。叫囂鄉里。雞犬不安。農人苦之。衆議畝出斗粟勞之。名曰脚步錢。元於主人正犒外。復蝕其十之三。詭言農欠。以充已橐。遂以殷實起家。彼之積資累萬者。非由躬稼。穡親服賈。勤苦中得。乃敲人骨。吸人髓。歛怨兩世而積也。彼父洪尤凶暴。恃其拳勇。酗酒漁色。鄉人目爲黃二。傷司謂觸之禍立至也。常悅一佃女。假其父錢而不責償。閱三年。權其子母。已逾倍蓰。乃攫其女爲妾。不久而愛弛。轉鬻于粵商。得白鏹二十金。有成言矣。女聞而縊。莫敢誰何。此固鄉里中所共知共聞。莫能掩其惡醜者也。洪雖富甲塘市。而市之衣冠中人。從未與接一揖。交一談。洪自知不容於士類。乃大營宅地於吾鄉。爲夜郎自大計。沒主田數畝爲基址。高開厚垣。樓房盤亘。其廳亭壯麗。擬嚴文靖相國家規制。役佃民爲傭作。經年落成。一鄉苦之。至今過其地。望其居者。莫不切齒寒心。比之郿塢。勢官死。子弟皆紈袴。不問生產。田皆四分五裂。盡授他姓。洪欺其無主。昂其價。侵置其半。所獲復不貲。自是始不與課租事。鮮衣華履。出入隨童僕。爲鄉里中鉅富翁。席必首座。稱必丈人行。識者見而恥之。廢紳某欲醪



千金謀復官遣門客致洪適同會者皆邑中鉅老聞之譁然乃還洪銀擯弗與同列吾同學友汝南周氏作醜奴兒令一閨嘲之有何物催頭持了精鏐便想烏紗隊裏遊句一時傳笑以爲醜談此又合邑中所共見共聞莫能掩其醜惡者也今亮之爲人比祖父稍爲斂跡然計升斗權分毫刻剝窮民專圖利己祖孫父子是真一氣虎兒狼種豈我族類若貪其富而降我門楣與彼婚媾何以見先人于地下昔王源嫁女於富陽滿氏東海王源嫁女于滿氏沈約作彈章奏之事見昭明文選貽臭千古奈何踵其故轍哉况妹年十四彼已四十有餘獨不爲妹計乎易曰見金夫不有躬無乃爲鄉黨所笑仲知言不能入爲之意索者累日亮偵知事不諧屢邀郁與謀往返再四仲亦無以應無何伯應募徵往山左中途寄仲書言至維揚見婚嫁者絡繹道路詢其故緣訛傳朝廷遣中使至江浙採民間女此信至吳中亦必擾擾然訛言耳萬無此事不可輕信妹終身事慎勿因此輕率與人仲得書大喜曰四十金入吾囊中矣因招郁令謂黃曰姻事吾能主之須無食前言乃可黃卽諾擇日納采乃縮其二百之數而半之復折其二縮其四十之數



而半之。復折其四。且命郁剖而中分之。曰。柯儀固總函也。仲愠甚。心知爲亮所賣。而口不敢言。先是。仲得兄書。詭答云。兄書未到。吾邑已盛傳中使採女之事。里人不擇人而婚嫁者。不下數百家。司里忽來家索錢不遂。竟將妹年貌登冊。欲告之官。不得已。仍諾黃請矣。此貧家女爲富翁妻。未爲不得其所。然此番作合。非由人謀。亦無我責也。伯得書。撫膺頓足。浩然長歎。復作書寄仲。痛加諄讓。書未至而黃已委禽。且蒞婚期矣。婚之夕。亮頭眩暈者三。踉蹌不能成禮。廟見日。木主先傾倒仆地。家人咸驚異。而亮一見劉貌。心醉神迷。若陳思之遇宓妃。於夢寐間也。逾年生一女。劉愛之甚。曰。此吾掌上珍。因名珍。珍五六歲間。劉延熊耳山人爲推五行。熊耳山人善談星。所言極驗。人爭致之。號半仙。而山人行蹤詭秘。時姓趙。時姓呂。或言其初從流賊。爲賊推成敗奇驗。旣而亡命江湖。至是挾術遊虞山。劉聞以重禮延之。座。抱珍于膝。坐簾內聽之。山人推之。稱好者。再是能富夫貴夫。一生無蹇運。劉喜。乃以己生庚令推。山人沈吟良久。拍案大叫曰。安所得是命而給我哉。女人而坐台垣。有執政王家氣象。惜犯披蓆貪狼。



煞然福星坐。照彼兩煞。特爲之用耳。鄉邨婦安得有是。必給我也。問命中有子否。曰有二。且生而卽貴。劉大喜。已而推亮。則搖首曰。苦命耳。腰纏十萬。不能享。用一錢。如病。膈人。馨香滋味。羅列滿前。欲啖。卽嘔。非苦而何。問何時得子。又搖首曰。命中無之。爾時舉坐闕然。謂其言何背謬。若是。而劉聞命中無子一言。心動。猶以爲己命或宜有。而亮素性鏗刻。爲無子相也。于是有母養祿產意。蓄而未露。有張媪者。乳劉者也。寡而無子。依劉以居。劉以爲心腹。私與語曰。癡老子不知何了局。年將半百。止一女。但兀兀持籌握算。度朝夕。竟不思身後倚托者爲誰。媪曰。俗有引子之說。謂先取他姓子。養爲己子。爲之兆而引之。往往如所願。是亦何不可爲者。劉領之。而向所蓄意。于是益決。時亮一切家政。皆聽命于劉。某處窖金若干。某櫃節錢若干。皆委之劉。米粟出入。契券存發。及日記冊簿。皆經劉手。劉才固敏。遇事無不咄嗟立辦。亮奉之如神明。劉櫛嘗爲捉髮。溷浴。嘗爲拭體。又嘗坐劉床畔。爲劉剪爪。劉寢而起。爲之傅襪納履。而嘗傭奴其夫。呼爲老牛。少不當意。輒批其頰。亮笑而受之。微曰。好言之。何怒爲。以故凡劉意。



所欲。無不傾聽。任指揮。一日亮從近里收債歸。見劉擁珍坐燈下。乃撥撩其耳上金環。戲曰。珍且入塾矣。而汝不復孕。何也。劉叱之正色曰。火燒頭尙作此狂態。吾適有言。欲喚醒汝。俟少間言也。乃入房閉寢門。於枕畔覩縷移時。次日亮夫婦早起。命庖治盛饌。邀二劉讌會。時伯已回家五六年。足未嘗一至黃所。劉恐伯之固却也。私遣張媪致書曰。兄固愛妹。妹豈不知。但妹既歸此家。凡此前事。姑含忍之。兄妹自有天倫。義固無可絕也。今聊具杯酒。爲戚里一申欵洽。兄來則妹愈有光。否則置顏無地矣。伯不得已。偕仲往。姑與亮相見。語間輒呼亮字。而仲則如其所應稱。宴既畢。伯入辭。劉若爲無意也者。謂伯曰。珍將就學。苦無伴。兄弟三子。金印官來此依我。與珍同塾可乎。伯曰。嬰孩不能離母。且徐之。仲聞遽曰。吾兒七舍可來也。劉默未有以應。而仲卽于明日携其子七舍至。依劉以居。劉之爲亮謀也。意在伯之子。以其弱不好弄。且因是爲修好地。仲則其素所心鄙。絕無撫其子意。亮見伯落落難合。而仲突梯易籠。絡劉因七至。意大拂。而亮反慙。慙之。七生而駮。性暴戾。比長與珍戲。珍怒白之劉。劉撻之。自是



宿之外舍。食不令同席。時來時去。一任其意。而七遂與群惡少遊。無何。劉字珍于直塘錢氏。籍婁東。徙于虞。富而能仁。鄉里稱之。夫人陸好善。年五十。所生一子。溫文厚重。錢翁課子嚴。必俟入士籍。乃與婚娶。故弱冠而未聘室。時吾虞初隸新朝邑。中作粧點太平景象。五月盛爲競渡之會。錢氏子侍其母往觀。而鄰舫則劉與珍兩家通問。知爲近里眷屬。各過舫。欸語良久。錢母歸語翁曰。劉固倩麗。異表耀人目。艷於少艾。但少涉輕露。其女則嫺雅淑婉也。于是錢翁遣人請爲婚。而劉亦以親見錢氏子。知爲佳壻。遂諾之。七忽作覓言曰。姑以珍字我。故撫我于家。今乃背約奪我妻。別以字人。將焉置我。劉聞怒甚。邀兩兄呼七至。而痛笞之。且詰之。珍字汝何據。七無辭。旣而謂仲曰。七不過激我爲其娶妻耳。然直言何害。乃出此橫語。爰以百金爲七娶妻。復置莊房一所。令居之。且以已所得奩田三十畝畀之。曰。劉產仍歸劉氏。吾無取若家毫末也。七好博。日與群邪狎。未逾年而田產盡賣。妻無所歸。溺死。仲惡其無賴。屏弗子。寄身博場。錢氏子遊婁庠。翁謀娶婦。擇吉遣媒往。而劉不允曰。吾女穉。隔簾且羞見人。奈



何楚楚與彼家上下相見。無已則令婿來贅。乃可。亮恐壻來而糜酒食也。又恐其久居於此。食指漸繁。而苦于供給也。且恐其覷見我多藏而尅損其萬一也。遂主娶不主贅。劉氏爲之不妝不食。服袒服。坐於床。呼亮至。詈之曰。汝知珍爲我性命。乃必取之懷中而逼之遠去。設是心者。彘不食其餘。亮恐急扶之起。好言曰。汝欲贅則贅耳。何自苦爲。劉始下床治家事。而錢氏子得贅于黃焉。劉令張媼設臥具於珍寢所之罌。凡夜間有所聞。輒報。婚之次日。早起入劉寢所。至床前耳語。劉訝曰。燈下嚴粧。獨坐。珍竟未寢耶。何孩氣乃爾。又次日。媼復耳語如前。劉蹙眉曰。苦我兒。又次日。媼復耳語久之。劉喜形于色曰。伉儷固宜如是。自是以珍故於壻特愛之甚。凡衣服之需。盤飧之奉。惟恐不獲當意於錢。致不獲當意於珍。既彌月。錢翁迎其子歸。從師課讀。劉謂珍曰。時肩錢生未來。無寢處新室也。于是遷珍于己寢之左。令張媼作伴。時七爲敗類。苦飢寒。敝衣破帽。跼蹐牆垣間。頻向劉索衣食。一日忽又至。適珍坐寢所束足。七窺之良久。珍起見之。厲其色。不交一語。七乃戲曰。珍姊向者我問爾幾時招壻。輒怒罵我。前



日白面書生何人耶。珍不答。又曰姊夫未歸而獨寢。得毋寂寞。珍又不答而從劉于曝麥場。是夜珍就寢。聞床下簌簌有聲。急呼有賊。亮持挺至。見賊之足于床下。痛擊其脛。賊大號。視之則七也。劉忿極。引剪刀。搨其股。血流盈地。亮縛其手足。閉之室。劉擁珍曰。驚我兒。珍泣。劉亦泣。天明。珍起。失其小履。劉于七懷中搜得之。撻之無算。須臾。仲至。欲投之河。劉縱之歸家。仲乃銀鐙困之。仲之妻有舐犢愛。復陰脫之。而七仍與諸惡少爲伍。且聚謀。欲甘心于劉。有日矣。時亮已六十有餘。嗜利益甚。見奴婢衆。慮其坐食。爲多畜雞豕。每奴委豕幾口。婢雞幾隻。日課其利。斂子若干。售錢若干。繒雞蛋若干。售錢若干。繒凡諸自奉。益加裁損。但菽乳一方。日爲常味而已。歲丁亥十月。亮早起。手持一簿。欲劉登記。蓋隔宵曾與鄉民權子母錢。斷斷爭之不已。如其欲乃已。至是早起。欲登諸簿。及寢門。忽仆地不起。劉驚。急與珍扶至寢處。手若有所指。而口不能言其處。須臾。形神離矣。亮死。鄉里中無一弔唁者。劉于倉卒悲哀之時。瞥見七突入繡帳中。憑棺呼爹。似爲號泣狀。旣而呼劉曰。娘取衰來。劉心知其意。遽作色曰。死者無子。



安用斬衰。七曰。吾固子也。劉乃厲聲曰。死者姓黃。汝乃姓劉。何涉。七曰。幼撫我長。授我室。兼畀房屋。獨忘之乎。劉曰。如是則待汝不薄矣。汝復欲何爲。七曰。欲分遺貲耳。劉曰。有之。今分汝。乃令僕婦中之有力者。捽而扶之。七臥地輾轉號呼。口出惡言。劉愈忿。取臼杵痛擊之。曰。吾初次分汝貲也。七不勝楚。負痛而走。大呼曰。吾必有以報吾仇。劉于是有戒心。呼童僕至前。各給鉦一具。戒之曰。每暮夜分布四野。伺有所聞。輒相應。未幾果有盜四人。自簷而下。劉急令媼啓小門。於宅後鳴鉦。四野鉦聲齊起。而盜驚逸。家人咸相慶。劉曰。未也。更備之。乃坎室側。各行道轉處。以爲阱。穴其壁數處。貯石灰於裏間。而以風車承其後。越數日。盜十餘人。蟻舟于宅後之水門。夜半潛入圍牆中。始各執炬。斬後垣門而入。將近內寢。前導者遇坎而陷。餘盜方倉皇失措。俄間壁穴中石灰亂颺。目不能開。乃各棄械而竄。視陷阱則七也。墨其面。率惡黨刦姑家。劉曰。吾固知此獸所爲。俟其父至。共鳴之官耳。珍諫母曰。事大罪非輕。恐傷舅氏心。縱之若何。劉乃縱之逃。自是里中二十餘日不見七蹤影。劉連被七驚。慮七相仇不已。心常悶。



悶百計沈思。忽言吾且安死者。乃葬亮于泖湖之祖塋。虞祭畢。謂其壻錢生曰。此處不可居。吾欲倚汝終身矣。于是先舉什器之粗重者。傭二百餘人運至直塘。五日始盡。先遣珍歸。手持一冊付珍曰。凡汝房內箱櫃是汝故物。今汝隨身携挈。未曾開冊。此冊所開列者。白米百二十囊。黃米二百囊。每囊元寶二。又大衣箱十餘隻。每箱衣服貯若干。中衣箱十餘隻。每箱衣服下貯銀若干。櫃二十有七。貯錢皆滿。中有某某字號者。亦銀也。以上諸件。皆緊要列諸冊。我發汝收。悉照此冊。可無疏漏。至四日而銀錢衣服等物。亦已運盡。劉乃殺雞宰豕。遍召鄉里貧農。得二百餘人。飫以酒肉。呼至前。舉其積年債券。盡爲燒之。曰。吾欲爲死者資冥福也。衆大喜。復開倉廩。人給米二斗。麥半之。棉花五斤。菽五升。衆益大喜。不覺羅拜。皆曰。黃母施恩於我等。并爲窮人折券豁免向債。凡經渠手。每不苛刻。今復行此大度事。將何以報。劉曰。吾非望報。欲煩爾等者。有米二千餘石。能爲我運至直塘。釀酒肥肉。饗汝飽啖也。衆皆如命。經四日而運畢。時值歲飢。鄉間富家囤米者。往往爲窮民攘奪。劉反用窮民力。竟無攘者。凡黃三世蓄



積不下數十萬。一朝盡輸他姓。造物變置之機亦巧矣哉。已而錢生來邀劉。至其居。行有日矣。視曆乃不宜遷徙。遲三日乃吉。越兩日夜半而難作。李總戎成棟者。於宏光時降。新朝所過城邑。輒爲殘破。掠婦女十餘艘。過嘉定。鄉民焚其艘。婦女死者過半。及羅店鎮。誓必掠取吳中美姝以償。繼破松江。擇大宅多畜姬妾於其中居之。旋奉命征粵。時永曆方僭號粵中則囑其弟奉母居守。而令心腹將帥旗兵千人保松江。實爲室家計也。七之黨有爲守將標下汛卒者。當七爲盜而逃。即走之松江。謂汛卒曰。得營兵百人。銀錢米粟。可捆載而至。卒曰。此險道。不若首之主將。儻重獲則爾有功。非得官。即邀厚賞耳。七撫掌大喜曰。吾將得官。于是首之主將。謂劉擁資百萬。如乳虎噬人。一鄉恨入骨髓。得大軍除民害。取百萬資充軍餉。計甚便。守將以爲然。乃令偏裨某帥千人由劉河至崑山。至七浦塘而進。時劉方封鎖樓房。誠居守者。碌碌竟日。至夜復與張媼整頓細事。素服淡粧坐而待旦。爲起行之計。娥而門外炮聲轟天。牆戶傾塌。旗兵千人一擁而入。啟其廩。廩空。啟其窖。窖空。搜其箱櫃衣服什器等。無一存者。裨將恚甚。見



七輿數人擁劉主。方欲責問。而于炬光中望見劉貌。注視良久。忽曰。賴有此。不然何以復旗主。遂攜劉而去。張媼從之。是時旗兵廳人勞而無獲。各忿忿不待將命。亂刃刺七身。乃縱火焚黃居亭閣樓房倉庾厨庫。頃刻悉遭一炬。衆乃投七尸于烈焰中。掠近村數十家。稍取貲糧而歸。珍聞變。驚絕號泣。無晝夜。時已舉子乳冲。錢翁患之。乃令子往松探問。以慰其念母心。至松則成棟親履被收。凡所掠婦女皆歸旂。安置會城。南京錢生歸。邀劉仲偕往江寧。至都統署。見有遵奉令條。開一應逆棟所攜婦女。俱許親人領回等諭。錢劉皆大喜。急欲入告。而未  
有路。適有武弁自署出。錢揖而問。令條內語果信否。弁曰。昨已領回三人矣。錢遂告以情。弁曰。汝音似吳人。我亦吳人。而投旂者。同鄉之誼。敢不實告。乃携錢手至無人處。語之曰。王爺令條內固云爾。但黑都統司此事者。非阿堵兒不可。錢生云。所欲幾何。弁曰。視婦女之年貌爲多寡。極美而年少者。一百金。錢生曰。適不及持來。奈何。弁曰。速歸取。五六日事可成也。錢遂偕仲歸。取贖。緩珍罄已所蓄。令生偕仲復往。囑生曰。誠得吾母歸。雖千計萬計。無虞缺也。于是持千金。



復至會城。尋向所識武弁而告以贖鍰已具。復許事成。酌金五十。弁喜謂錢生曰。取年貌籍貫來。又云。署內有掌家婆二太者。照管諸婦女。每百兩。例予十金。否者必留難勒措。錢生曰。無不如命。弁卽取劉之年貌籍貫入署。付二太查驗。遲久而出。亟搖手謂錢劉二人曰。無其人。奈何。錢生皇遽曰。某月某日某將至某鄉。擄去。生親蒞松訪確。知某將獻入某總戎宅內。何乃無之。弁曰。吾豈惡孔方而過給爾者。適據二太回報云。實于三百餘婦女中。遍詢之。竟無有。爾得無誤耶。錢泣謂仲曰。甥壻此番歸去。女甥必死。女甥死。甥壻誓不獨生。乃大哭。仲謂錢生曰。哭無益也。不若仍求是人。或知一果否確據。錢生於是前執弁裾泣曰。祈台臺示一果否確據。當有以報。遂舉所許五十金予之。弁躊躇良久。計無所出。忽欣然曰。得之矣。乃疾趨而入。頃之袖一冊至。謂二人曰。此果否確據也。非我不能取出。然幸爲我秘之。無洩之他人。我頭尙思啖飯幾年也。錢劉急揭冊細閱。至末頁。則果有黃劉氏及張媪二名。而朱圈標其上。注于傍云。選入王府。弁曰。何如此。間果無有。吾終不爾誑也。錢涕泣不知所爲。劉仲曰。事無可奈。



何且歸。于是返處。不數日而劉書至。先是劉被擄至松入李宅。李之母見而悅之曰。若固名家女耶。何妍麗至是。盍母事我。依我寢處。行將送汝還故鄉耳。未幾成棟以粵東叛。降永歷母與弟皆械送京。姬妾等俱聽本旂發遣。悉置之南京。劉亦入籍中。爲黑都統承管。關內署後馬廐傍空地居之。婦女三百餘。群聚蓆棚。幾于露處。又馬尿薰人。不能一刻居。皆號泣不欲生。越一日夜而滿洲太太者來矣。滿洲太太王府中總管老嫗也。年七十餘。髮白顏頰髻圓而扁。髻簪花衣履皆男子式。善漢語。滑稽多智。至則都統皆跪迎。其管家婆二太者叩首鞠躬。導引至棚中。遍望作漢語曰。諸姊妹無恐。我來作降福符官也。不知誰是有福者。乃側身入婦女隊。擇當意者拽其裾而行。得三十餘人。令至別所。命擺列于前。上下睨視久之。乃曰。彼太長。此略短。而三十人中復去其半。留十餘人。令至前。諦視其髮及手掌臂指。復隔衣捫其乳。則又去七。僅存者五。乃令五婦列坐。待以茶。殷勤問訊。而細審其音。俟其答語。則耳屬之中。有一婦女音微窳。音惡復去之。旋起立語四婦曰。無動。且安坐。吾欲一觀履式耳。乃揭其裙。叉兩指。



量其履。臧語曰。無乃唐突。然不爾。則不見真才。僅得四人。而劉興焉。滿嫗向劉作滿語。塞楞塞楞者。再四。塞楞者。言最好也。復漢語。謂四人曰。有侍婢乎。任隨爾行。回顧二太滿語曰。雅海沁兀律罕。言渠婢令隨去可也。俄擁四婦登輿。至王府。劉持張嫗痛哭曰。入此間。萬無與珍相見日期。吾命亦休矣。嫗亦相抱而泣。至暮。王宴。命四婦侍酒。滿嫗誠四婦曰。至前。各叩首俯伏。命汝等起。乃起。慎毋哭泣。致怒。以取鞭朴。已而三婦皆如所誠。膝行匍匐。叩首畢。伏地不起。屏息莫敢作聲。劉則冉冉而來。倚柱而立。向左壁側。其面目不盼。燈下。額光煜煜。射人目。汨睫。暈微紅。倍添嬌艷。王異之。問何籍。劉不應。問年幾。何不應。問有夫否。又不應。忽自號泣曰。我民間寡婦。被韃兵擄。以戀戀於一女。故不遽死。今至此。已與吾女永隔。尙安用生爲。盍速殺我。我良家女。決不肯爲奴婢。乃撞其首於柱。滿嫗卽抱持。且踊且號。鬢髻爲解。髮委地。丈餘。王見而益異之。遂有憐愛心。諭滿嫗曰。善護持。無令悲損。嫗爲巧言百端。引劉入已寢。以安之。朝夕進。侵凡果餌。粥糜熬黍。稠疊凡案間。而勺粒不入口。坐臥惟泣。張嫗憂甚。私語滿嫗曰。



劉痛念其女。故悲毀至此。前在松江傳聞李兵歸。復掠直塘一帶。今及三旬。而女之存亡。音耗寂寂。計得一當通問於其女。以慰其心。或可少進飲食。滿嫗然之。爲啟王。王曰。速令寫書。可遣疾足往。滿嫗告劉。劉霽顏曰。汝累日所言。吾俱不欲聞。惟此言差強人意。乃作書寄珍曰。我生不辰。疊罹險難。向日送汝河干。竟成長別。痛何可言。自七獸肆毒。擄我往松。幸叨假母慈覆。寢食相依。且許送我歸虞。令我母子完聚。不期望名眷籍。候遣省中。忽又送入掖廷。廁身窮袴。竟如墜崖之人。不能奮飛。嗟乎。珍兒。汝母至此。尙能隱忍以求活哉。所以苟延殘喘。累遭窘折。而不死者。嘗與張媼言。汝是我一點血脉。若不相聞問。而泯泯以死。使汝抱無涯之戚也。前在松江。驚聞直塘一帶村落。盡被兵燹。想七獸未遂所欲。故又發縱指使。以勢而搆。汝家亦爲破巢之卵。然究竟是眞是假。尙不免將信將疑。今吾書至。而汝有手書來。則吾知汝之幸不死于七獸也。吾書至而汝若無手書來。則吾知汝之不幸而竟死於七獸也。其生其死。決於片楮。專睇歸鴻。慰我愁思。若夫煢煢嫗婦。給事掖庭。凡所自計。皆所素審。彼若辱我。下陳



使以鞭箠非口唾其面卽頭撞其胸雖粉吾骨不辭也吾秉性高抗不肯下人  
拚却一死彼且奈何我珍兒珍兒無爲我慮云云卽緘書付滿嫗嫗啓王命標  
將發捷足限兩日夜到虞兩日夜返省珍接書泣曰不意今日始見慈親手書  
錢生讀竟泣曰何愛女情切也回顧珍曰事已至此臨大義則妻不得二其夫  
論至情則女不得死其母此際殊難措詞汝回書須斟酌出之時劉仲適至仲  
展書玩之再四忽蹙眉曰汝母執拗不顧利害王非他當今王爺也入關時爲  
從龍第一功臣至江南降宏光平兩浙貴戚而功高威重莫比乃欲唾面撞胸  
徒以性命劇虎牙萬一激發雷霆吾與若俱無噍類事已無可奈何回書宜勸  
之婉從珍曰女無勸母失節之理第本心則不欲母死餘非所知乃作書始慰  
以無恙後云母生則兒亦生母死則兒亦死情殊戀慕而無激勸語錢生寓書  
于劉則以曹大家勉慰亦兩無所碍而仲則私自爲書不令錢生夫婦知書盛  
言王厚恩選其寒微不遺荆布又云妹固女中智士匹婦小諒宜所不爲又云  
當思熊耳山人言此番作合或妹命中宜膺奇福末則告以房屋皆燬縱使全



節而歸。栖身何所。女壻外人。終難倚託。何如自發根枝。使我兩兄亦叨庇蔭。乃署伯名于書尾而已。附之。先是劉知王爲發書。心感之。始飲糜粥。及回書至。亟開函。知珍無恙。不覺色喜。已而細味錢夫婦書中。立言微意。又不覺潄潄淚下。繼閱兩兄書。沈思久之。則又怒形于色。曰。非出伯兄之言。乃劉二所爲。四十金不獲如願。乃更欲賣我于旗下。爲婢妾乎。令張媼火之。居無何。忽喇氏薨于京邸。訃至。爲位于中堂。凡本族竈下婦女。皆得臨哭。其在外者。穿素衣而已。蓋國制也。滿嫗語張媼曰。王妃薨。凡在府中婦女。哭臨日三至。宜凜遵無違。媼以告劉。劉曰。吾固啖此閒飯者。敢違此閒大典。乃葛髻縞衣。練裙素履而出。素艷幽姿。見者無不神魂飛越。王忽于中霑遇之。遽問曰。此婦得非髮長委地者耶。爲目送久之。密語滿嫗曰。此婦骨格不凡。可善視之。無使與群婢伍。自是滿嫗見劉輒跪叩。聽使令。惟恐不當其意。未幾。王使雜沓而至。漢粧衣服一箱。滿粧衣服一箱。滿嫗跪而進曰。王爺賜也。劉又弗視。旋又賜首飾一篋。宮扇二把。手帕二條。荷包四副。銀



錠金錠各一盤。滿姬羅列案前。又跪而告曰。皆王爺賜。劉又弗視。姬乃曰。王賜宜面叩申謝。劉忽倒臥于床不起。是夜王命劉侍寢。劉乃大號且泣曰。果也。欲婢妾畜我。我難婦耳。生長良家。豈有罪而輸爲城旦者。任彼朝朝暮暮邪。王聞乃已。滿姬私問張姬曰。劉自入府以來。王待以殊禮。凡饋食沃盥等事。俱不令承應。又賞給稠疊。實爲非常異數。王之用意。不爲不厚。今忽喇氏薨。尙無子。羣婢中絕無寵幸者。而獨注意于劉。此大福將至時也。而必自多齟齬。何耶。如以孀婦自嫌。我旂下夫死。輒嫁以廣丁男。向著爲令。何嫌之有。姬曰。彼性高抗。在家喜南面坐。凡諸婢僕。皆屏息聽指揮。一旦欲卑躬屈膝于王前。宜其寧死不願也。滿姬微會意。越數日。王賜劉金鳳冠一品命服。姬語劉曰。蒙尊禮至此。宜若可從。天牛爾貌。決不令其落莫以終也。劉不言。而手受其冠服。滿姬從屏隙中窺之。知其意。轉乃遍張燈懸綵鼓樂。令劉聞之。乘間更至劉前。附耳言曰。朝廷有定例。凡正室不孕。側室有子者。許奏聞冊立爲妃。今之服止一品夫人服耳。後且更有貴于此者。王以御賜蠟炬導劉入寢。劉呼滿姬曰。獨忘拜謝。



天恩乎。王乃命移炬至中堂。中立。劉立王後而居左側。齊行九叩禮。至王寢室。劉卸金鳳冠。易命服。向王三拜三叩而起。王喜其知大體。有淑嬪風範。是夜劉遂侍寢。次日王悅甚。賞滿嫗錢六十緡。嫗率府中男婦三百餘人至劉前。叩首稱賀。乃出白金四百兩。第其等而輕重犒之。闔府中皆大悅。王命陳劉二監聽劉使令。二監者先朝內臣。年皆七十餘。劉乃作書。命二監往虞寄珍曰。汝母命衰失身。叱利孽非自作。叫天何辜。我生平不作短氣語。今且欲出諸口。不勝忸怩而不得不爲汝言之者。母子本是一體。又汝昇黃氏一脉。責無可辭。故爲汝聊白吾意。汝父生前實未嘗與我有一語忤。夫婦之私。有逾常格。無言息媼。不禁懷舊而暗自傷心。餒矣若敖。諒亦賸恨而難于瞑目。今爲之計。莫如訪立本宗爲嗣。分受萬金。綿其血食。一以盡生者之心。一以安死者之魄。善體吾衷。是誠望汝。又二監乃先朝內臣歸旂者。須加禮款待。別時將我所存元寶二錠。贐之亦使此輩知汝非寒儉家兒也。東珠十顆。可爲甥兒帽飾。京樣手鐲一副。欲汝佩之。如見汝母耳。兩舅氏暨夫壻。余情耿耿。不及細訴。非不欲訴。言之醜也。



吁嗟珍兒。而今而後。吾不能依汝以居矣。夫復何言。二監奉書。錢生已偕二劉先啟行來江甯矣。時王以浙西民叛。奉命往撫。劉見三人至。不交一語。但兩手捉壻臂。目視兩兄而泣。劉仲曰。今骨肉相聚。亦大幸事。妹縱有苦情。可徐述無悲。既而滿嫗奉茶至。皆跪而進。稱二劉曰舅爺。錢曰姑爺。始知劉已爲蔡文姬矣。遂不問入府後事。珍奉母冬夏衣各十襲。小菜十瓶。客點廿種。炙雞糟鴨等物數盒。皆手交內監挈至。二監備言珍欸待加禮。贐贈多金。遍告同列。同列爲之嘖嘖贊揚。劉乃大悅。方劉伯之將至也。于其妹改節事。尚在疑信間。乃私問仲。仲曰。妹已處於王宮。又何疑。伯大恚。作書罵妹。付仲轉達。拂衣先歸。仲接書曰。腐儒語何可令妹見。遂火之。既而錢告歸。劉私語之曰。吾欲爲汝圖功名。但旂主英察。汝且勿復見我。我在南在北。尙未可知。爲語珍。音書弗絕可也。仲盤桓府中。獨無旋里想。遂與劉監結爲同宗。而共處于值房。未幾。王歸自浙。仲乃謁見。問劉汝兄才乎。對曰。小有才。乃命仲辦理薪水事。居無何。內召還京師。至濟寧。而劉病氣逆。登輿輒嘔。王乃駐行旌。檄中丞遍召良醫治病。皆云水土



不調。宜用下利之劑。以瀉其濕。劉視方皆碎而焚之。謾罵曰。蠻牛。王不解何意。似艱然。劉強起擁被坐。牽王袖令坐於所臥榻。手撫王背附耳而告曰。吾病是姪耳。乃欲以下利殺我耶。王聞喜慰之。至如錦之添花也。越數日。劉體漸安。乃就道抵京。陛見。皇帝問年四十何尙無子。王對臣在江南得本旂婦。劉已有身。上喜曰。男也。則亟告宗人府以聞。未幾。劉果生男。上聞之。賜人蔭百斤。皇太后復賜洗兒錢百萬。乃遵例上請冊立劉氏爲妃。劉以失節婦貴。在皇后之下。一品夫人之上。乃傾側摧挫于難婦宮婢中而得之。噫。奇矣。

皇太后萬壽節。劉以王例得率福晉等

鎮國輔國將軍妻俱稱福晉

入宮慶賀。

皇

太后見劉卽問曰。聞某王妻艷極。此其是乎。年幾何矣。劉以三十有五對。太后曰。不減少女容也。又問何籍及進身之由。劉具以實對。太后悅之。慶賀畢。目逆而送之曰。不意民間乃有此尤物。翌日。賜見食菓品。宮扇兩柄。艾虎等。以獎異之。是時朝廷重科場。秋闈屆期。命王監國學官錄科。試牘呈邸內官。送至劉所。劉偶閱姓氏。則其壻錢生與焉。蓋錢固以拔萃生入京肄業者。守劉前



所誠絕不入見。劉乃視其籍貫。校其筆跡。皆無訛。及侍王寢。語之曰。日間國子監各官呈諸生錄科卷中。有錢某名沈塋者。乃吾壻也。王默然。是科錢果以經魁獲雋。明年錢試禮部中乙榜。未幾膺部曹之選。皆劉隱成之也。一日錢以公事詣王第。王命各官皆退。獨召錢進見。謂錢曰。若欲更見一人乎。遂延之入內。令劉出見。則已滿粧矣。黃錦袍。銀鼠套。蒙首以紫貂珠珥盈頭。如明星燦爛於髮鬢間。易屨以靴。纖窄如凌波微步。見錢至。喜形於色曰。吾思珍久矣。近爲置宅一所。欲令汝告假歸。挈妻孥至京居之。又仲兄患消渴。恐不測。汝可偕之還鄉。于是偕仲歸。仲中途死。錢護其喪歸殯之。而挈珍來京師。劉見珍相抱而泣。已而歡樂如初。或過珍寓。則又漢粧坐魚軒。女從百餘人。圍以步障而行。至則猶爲珍處置家事。年四十餘。尙有少容。凡一花一服。着其體輒倍增妍。復姪生一子。常倦寢夢處故居。簿書契券。堆積案間。宛然黃氏盛時。覺而于心戚戚。適錢來候起居。爰問曰。吾前與珍書。囑其訪黃氏本宗。立爲後嗣。今得其人否。錢曰。黃自塘市遷任陽。三世單傳。別無支派。又其人先自虞而崑。復自崑而虞。統



系皆無考。吾前遍訪故老。顯示求後意。竟無出而應者。劉歎曰。吾欲延彼一綫。如此奈何。乃出百金遣紀綱至泖湖。爲黃氏修墓。且置墓田。爲歲祀計。令兩僕守塚。至則墓木已刊。一望皆原隰。黃氏兆域無由別識。或云去年爲開濬者挖其墓兆域爲河身矣。乃坏土爲三封而還。時珍舉三子。劉語之曰。次甥可姓黃爲黃氏後。俟其長。可於黃故居遺址營第。使奉汝祖父母祀。珍諾。不二年而次子死。乃命其季。季又殤。而黃氏遂絕。

錢氏以一念和尚逆案株連籍沒。而黃氏產亦盡入官。見沙谿妖亂志（摩西附志）

幼時閱毛對山墨餘錄亦載此事。標目爲孀姝奇遇。大致不殊。而此更加詳。曾記劉入邸後致珍書有母。今受王恩重。此身已不及自持。云云措詞得體。爲劉解嘲。文筆雅馴。與此正異曲同工。庚戌夏日皞皞子附志







文海披沙摘錄

晉安謝肇淛在杭著

人幸不幸

造物之所最忌者名也。巖穴之士。槁死衡門。人不及知。史不及載。身名湮滅。與草木同腐者衆矣。唯美姝名妓。一附筆端。千古不朽。如西施王嬙。文君綠珠。眞娘蘇小。鶯鶯燕燕之類。不可勝紀。非獨士人善談樂道。卽村氓閨女。無不知有若人者。至于亡客孤臣。流離節婦。若孔子之所接軫。伍員之所輟餐。田橫兩客。魯國二生。失其名者。往往而是。人之幸不幸如此。

劉媪

史記漢高帝母曰劉媪。媪者老嫗之稱也。注云烏老反。不過切其音耳。近來村學究作小說。謂身爲天子而母不免有烏老之稱。至夢中與高帝爭辯。亦大憤憤。

平陽公主



讀漢平陽公主嫁衛青事。不覺太息。公主貴矣。卽擇尊貴者尙之。則丞相御史大夫皆可。何必大將軍。主旣嫌衛舊爲我家馬前奴矣。卽擇廷臣尊貴稍亞大將軍者亦何不可。而必嫁青。青亦不以爲嫌。娶之而不辭也。漢俗之薄惡甚矣。然武帝家法。以欒大方士。猶得尙公主。其壻青又安足怪。

婦人能文

文君本以色稱。乃白頭吟數語。當與蘇李爭衡。石家翔風以細骨輕軀得幸。素無文名。比其失寵。懷怨作詩。有春華誰不美。卒傷搖落時之語。儼然潘陸唇吻也。他如屢屢一歌。垓下數語。倉卒立成。備極情事。唐山夫人。烏孫公主。未聞師授。所作皆定。被管絃合音律。乃知古人善藏其用。卽婦人女子。未易窺測。鄭康成婢皆讀書。劉琰丫頭能熟魯靈光賦。今人稍能識之無。便高相標榜矣。

人與物交

槃瓠之妻與狗交。漢廣川王裸宮人與羝羊交。靈帝于西園弄狗以配人。甯川旨甯縣人與羊交。生羊有手抱胸。手有人指甲。行乞于市。主簿尹良臣識之。沛



縣磨婦與驢交。杜修妻薛氏與犬交。利州人子婦與虎交。宜黃袁氏女子與蛇交。臨海鰥寡與魚交。章安郡史惺女與鵲交。突厥先人與狼交。衛羅國女配瑛與鳳交。宇宙之中。何所不有。

### 孕異

北戶錄曰。孔雀不必正偶。但音影相接便有孕。淮南八公相鵠經曰。百六十年雌雄相視。目睛不轉而孕。又會稽賦豪豕自爲雌雄。缺鼻曾無牝牡。師曠禽經曰。鵠以聲交而孕。鵲以音感而孕。白鵲相視而孕。鵲鵲睛交而孕。蝴蝶絡緯皆以鬚交而孕。鰻魚影沒而生子。哀牢夷之先。婦人水中捕魚。觸沉木而孕。周宮人遇龍漿而孕。楚王夫人納涼。抱鉄柱而孕。漢史滿女飲書佐盥手水而孕。女國浴潢池而孕。則非獨物爲然矣。

### 婦人識鑒

僖負羈之妻。窺見重耳。知其必霸。山公之妻。窺見嵇阮。達旦忘歸。鍾琰知兵家之子。地寒壽促。桓玄之妻。知劉裕不爲人下。王珪之母。能識房杜。裴延賞之妻。



鑑拔韋皋。丁孟陽夫人。知杜黃裳。爲有名卿相。元世祖后識趙孟頫。爲小頭書生。古今婦人女子。能具人倫之鑒。亦奇矣。

偶不以類

魚與蜥蜴偶。鳥與鼠偶。龜與蛇偶。雉亦與蛇偶。孔雀亦與蛇偶。馬與驢交。蚯蚓與阜螽交。龍與牛交。則生麟。與馬交。則生龍。馬與豕交。則生象。

歌姬乞食

持鉢破衣于歌姬院中乞食。人知有韓熙載。而不知又有裴休。按北夢瑣言。休常披毳衲于歌姬院。持鉢乞食。以爲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度人。

西王母

黃帝時。西王母獻玉環。爲帝列床敷褥。舜時。又獻玉環。羿請不死之藥。得之而爲妻所竊。穆天子駕八駿。直造母所。與飲讌歌謠。情意最洽。復與燕昭王遊燧林之下。說鑽火之術。漢武帝七月七夕。降于乘華殿。以玉盤盛桃啖帝。并授五岳真形。亦頗殷勤。茅盈亦一遇之。自後無有聞者。而世所傳有西王母杖。一枸



杞也。西王母桃。西陽雜俎。西王母棗。鄴中記。西王母蒲萄。貝丘南出。西王母樹。長生樹也。西王母鳥。見通典。王母簪。即斷續簪。蓋西王母者。或西方得道之人。如毛女之屬。而七修類稿為王母寡為王母。亦未然也。

### 芙蓉

芙蓉蓮花也。一名荷。一名芙蕖。一名菡萏。根為藕。莖為茄。葉為蓮。實為蓮蓬。心為么荷。又為葍。又為意。命名最多。而取象亦廣。有芙蓉峰。在衡。芙蓉嶺。在婺。芙蓉渚。地名。芙蓉城。仙女所居。芙蓉岡。在韶。芙蓉江。在靖。芙蓉洞。在福。芙蓉堤。在濟。芙蓉橋。在濟南。曾芙蓉溪。在羅紋山。芙蓉亭。芙蓉郭。在福。芙蓉村。在楊鐵崖有芙蓉縣。在永樂。中名芙蓉驛。在雁。芙蓉山。在唐。芙蓉山。在柳。芙蓉水。在亂。芙蓉浦。在張。芙蓉池。在雲川。有芙蓉池。芙蓉沼。對芙蓉園。在漢。芙蓉園。在唐。芙蓉苑。在唐。芙蓉館。在石曼卿。芙蓉閣。在王維。芙蓉殿。在魏。芙蓉苑。在唐。芙蓉院。在福。芙蓉堂。在六。芙蓉苑。在唐。芙蓉壁。在唐。芙蓉塔。在唐。芙蓉樓。在唐。芙蓉觀。在福。芙蓉軒。在宋。芙蓉軒。在宋。芙蓉壁。在唐。芙蓉塔。在唐。



古墓芙蓉閣金陵有芙蓉閣芙蓉島舒生遇女子歌曰芙蓉羅薛燭芙蓉波李賀詩

芙蓉坡在蓮城縣芙蓉障隱芙蓉之行障芙蓉劍造芙蓉冠仙入衛芙蓉燈

芙蓉楫溫庭錫詩日芙蓉梁芙蓉持作梁芙蓉枕然詩芙蓉帶文芙蓉

芙蓉湖宋胡宿有芙蓉臺芙蓉旂把芙蓉詩手芙蓉幢隱芙蓉粉

芙蓉香見葉廷芙蓉巾紫華芙蓉山芙蓉旂把芙蓉詩手芙蓉幢隱芙蓉粉

芙蓉丹庚肩吾取芙蓉髻人梳芙蓉令宮芙蓉盃此芙蓉詩置芙蓉烟何都巡

芙蓉脂芙蓉脂內芙蓉鏡李固言芙蓉芙蓉幕王儉芙蓉匣古鏡銘

芙蓉帳唐詩帳裏芙蓉芙蓉褥杜詩褥隱芙蓉裳芙蓉以爲裳芙蓉砂者爲

芙蓉湯芙蓉湯之見尊生入變芙蓉酒芙蓉之十酒芙蓉面唐詩芙蓉如芙蓉

芙蓉顏古詩千歲芙蓉姿美人出南國芙蓉質有芙蓉質芙蓉腮唐詩芙蓉花

芙蓉衫小綺詩之芙蓉鵲一芙蓉姿芙蓉質有芙蓉質芙蓉腮唐詩芙蓉花

芙蓉府歸路芙蓉府以上近八十種其他花木未有及此者也

芙蓉府歸路芙蓉府以上近八十種其他花木未有及此者也

郝氏



釋氏輪迴報應之說。本以勸人爲善也。梁武帝后郗氏。平生妬忌。損物害人。死而爲蟒。尙未足快人意。乃帝一爲禮佛懺悔。即生忉利天。見一天人。容貌端麗。異香馥郁。是以一生惡業。一懺盡釋。旣免惡身。又生天界。人亦何憚而不爲惡哉。釋教之不足取信者以此。

### 嚴武

嚴武欲殺杜子美。宋人極口爲之辨。夫以武之陰賊殘忍。八歲時即以鉄椎擊殺父妾。在京城時。納隣女之姦。又懼其追。而以琵琶絃縊殺之。其視杜陵老叟。砧上肉耳。武之所爲不殺者。杜雖失言。不過潦倒詩酒。無足深忌。至于八哀輓詞。政自少陵全交厚道。未足爲不殺左券也。

### 潔疾

古今有潔疾者。莫如庾炳之王思微。米南宮倪元鎮。然他人猶似矯僞。倪至終身不與婦人交。此眞得潔之理者也。今人亦有好潔者。然但修飾于飲食衣服之間。至于男寵女色。污穢之極。惑溺滋甚。恬不介意。此豈眞好潔哉。



纏足

婦人纏足之制。古今說者紛紛。卒無一定之見。三代無論。予考漢事秘辛。天子納梁商女爲后。其足首尾長八寸。底平指斂。則漢不弓彎一的證也。唐滕王諸官妻皆被淫。至崔簡妻鄭氏。取一隻履擊王。敗面破額。則唐不弓彎亦一的證也。後唐劉后不及履跣而出。則五代猶然也。墨莊漫錄。謂始于宵娘。庶幾近之。而世猶以樂府有雙行纏之語。李郢明金壓綉鞋之語爲疑。不知古人但不弓彎耳。未嘗無纏終日跣足也。如今男子皆有裹脚。豈得爲纏足左券哉。至于女裝旣異。則彎靴綉履。亦取其異于男矣。何以必其短小乎。樂天但言跣如春妍。而不言尖如春筍。謝靈運言素足之婦。而不及短足之姝。卽東昏玉奴步生蓮花。亦非以其小也。然女足不纏實佳。

妬虐之報

趙飛燕死而爲黿。鄒后死而爲蟒。李勢寵姬化爲斑蝥。武后死後納于大甕。萬蠋螫之。宋李后死。雷火焚其殯宮。椒房妬虐之報如此。何況民間。



### 篡賊之女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莽篡位之日。手握玉璽。極口肆詈。擲之于地。後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大怒不從。曹操女爲漢獻帝后。操篡位時。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四。乃以璽抵軒。涕泗橫流。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後知堅有異志。意頗不平。篡位之後。憤惋尤甚。堅欲奪其志。誓死不許。三人者。皆篡弑之賊。而其女之志行節操。亦酷相類。如此無論其父。卽在廷諸臣。不可媿死耶。

### 物類有親

獼以猿爲婦。豺以狗爲舅。蜥蜴與龍爲親家。古樂府云。豹則虎之弟。鷹則鵠之兄。

### 借錢下禮

道書云。牽牛娶織女。向天帝借二萬錢下禮。久而不還。被驅在營室間。則天上亦有嫁娶。亦有聘財。亦有借貸。而牽牛之負債不還。天帝逼債報怨。皆所當問者也。書此以發一笑。



妬婦遺害

劉伯玉妻妬投水而死。死遂爲水神。每男女靚粧過渡者。風必覆舟。紹興間。姑蘇龍王嬖妾。爲其夫人妬虐致死。天帝行刑。大風驚湖。數百里田廬盡遭漂溺。妬婦死後。猶遺後若此。

肉名

肉屏風者。楊國忠也。肉陣者。亦楊國忠也。肉腰刀者。李林甫也。肉鼓吹者。李匡遠也。肉臺盤者。孫晟也。肉譜者。李守素也。肉疾者。申壬也。肉飛仙者。沈光也。肉儿者。黃鵬兒也。肉磨者。晉宦者也。晉世祖時人肉翅者。魏鈴下卒也。登高凌風如履平地

男色

男色之好。人以爲始于龍陽君。非也。伊訓曰。比頑童。時謂亂風。此男色之始也。

盛姬

國君娶同姓。人知有吳孟子。而不知有盛姬也。然盛姬死曰殤。則似稚齒。未堪進環。且甲戌得之。而戊寅告病。相距才五日耳。旣曰殤祀。則不應葬以皇后之



禮至勞曹邢之君來弔。而命太子爲之主。且諡曰淑人也。壬寅喪而庚辰除服。三十有九日。殯耶總耶。禮皆不經。固知此書原屬附會。溫飛卿詩有西陵夢盛姬是也。

### 戮妬婦

房玄齡任瓌妻俱妬。賜婢妾皆不得近。太宗聞之。賜以醢酒。而皆不畏。竟勅侍女別居。是以天子之威。不能行一妬婦也。我太祖高皇時。開平王常遇春妻甚妬。上賜侍女。王悅其手。妻卽斷之。王憤且懼。入朝而色不恬。上詰再三。始具對。上大笑曰。此小事耳。再賜何妨。且飲酒寬懷。密令校尉數人。至王第誅其妻支解之。各以一臠賜羣臣。題曰悍婦之肉。肉至。王尙在座。卽以賜之。王大驚。謝歸。怖惋累日。此事千古共快。其過唐太宗萬萬矣。

### 貧富

貧富相形。雖英雄未免動色。陶穀得黨家姬。取雪水烹茶曰。黨家亦有此否。曰。彼粗人。但知銷金帳裏。羊羔美酒淺斟低唱耳。陶默然慚。唐太宗與蕭后觀燈。



問孰與隋主。對曰。隋主每夜殿前香山數十。一山焚沉香數車。沃以甲煎。香聞數十里。計每夜用沉香二百餘車。甲煎百餘石。房中不燃燈燭。懸寶珠一百二十照之。太宗口刺其奢。而心服其盛。宋高宗於慈聖太后誕日。極天下之奉。用龍涎沈腦屑和蠟爲燭。列十數炬。而太后若不聞。上奉卮。問此燭頗愜聖意否。后曰。爾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閣皆然。上因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黨迺無論。煬帝徽宗亡國之君耳。而繁華富盛之態。猶令後人追慕。故老子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者。嘻。知言矣。

### 十姨

陳子昂。閬州人。閬州有陳拾遺廟。訛爲十姨。遂更廟貌爲婦人像。崇奉甚嚴。溫州有杜拾遺廟。後亦訛爲杜十姨。塑婦人像。又以五髭鬚相公無婦。移以配之。五髭鬚者。即伍子胥也。拾遺之官。誤人身後如此。子昂屈爲婦人。猶可。獨奈何。令子美爲鴟夷子皮妻也。

### 娶瞽女



宋劉庭式娶瞽女及死。哭之甚哀。坡公高其義。呂華陰亦娶瞽女。生五男皆舉進士。張孝純永錫微時依吉氏。許妻以女。及登第。巨室求爲婿者甚衆。皆拒絕。歸娶吉氏。無何卒。有妹雙瞽。無問之者。永錫欲娶之。吉固辭。永錫曰。某荷公德。令女非某娶。則終無人娶矣。意極誠確。竟娶之。禮待有加。生二子。皆顯。三君固皆義士。然庭式華陰娶瞽于既聘之後。而永錫娶瞽于衆棄之日。尤爲人所難也。

### 牡丹花會

蘇長公在杭黃惠僭時。所至日事游宴。縱情湖山花卉之間。當是極風流人物。然在揚州時。揚州舊有牡丹萬花會。每用花數萬朵。以爲屏帳。至樸棟棋柱之間。悉以竹筒注水。插花。蓋倣西京故事。人頗病之。公一至。吏以舊案呈。卽判罷之。作書報王定國。有云。雖殺風景。亦免造業。始知公之爲政。不專風流。然花開盛時。政以花下吟賞爲樂。若使採折裂滅。動以萬計。直是花之大厄。有何可賞。此公所以爲眞風流也。



婦人拜跪

婦人拜而不跪。自古已然。宋王貽孫對趙中令。謂古詩長跪問故夫。則古婦人亦跪。不跪自唐則天始。今制婦人亦跪。但拜時不如男子一揖間一拜耳。然連拜不起揖者。俗謂之叩首。乃賤者之禮。非貴之也。至于揖。則男子雙手至地。婦人略縮膝而已。此禮不知與古同否也。

燈婢燭奴

唐甯王夜于帳前。列木刻矮婢。各執華燈。自昏達旦。目爲燈婢。申王每夜宴。取香刻童子綠衣束帶。使執畫燭。目爲燭奴。二王同時行事。相類如此。然傳紀載之。以爲奢侈。近代如嚴分宜父子溺器。皆用金銀鑄婦人而空其中。粉面綵衣。以陰受溺。甚矣。

尤物移人

彭祖七百餘歲。卒以娶小妻。妖淫敗道。自隕其命。北山道人修行千年。爲悅密雲令之女。竟被擒戮。五戒禪師戒行精苦。一悅妓女紅蓮。竟墮惡道。尤物移人。



可不懼哉。

妬婦

人有妬婦。直是前世宿冤。卒難解脫。非比頑嚚父母。猶可逃避。不肖弟兄。僅止分析。暴君虐政。可以遠遁。狂友惡賓。可以絕交也。朝夕與處。跬步受制。子女僮僕。威福之柄。悉爲所持。田舍產業。衣食之需。悉皆仰給。啣恨忍恥。沒世吞聲。人生不幸。莫此爲大。蜀有功臣。家富聲妓。其妻悍妬。未敢屬目。妻死之日。方欲召幸。大聲霹靂。起于床簀。遂驚悸得病而卒。秦石某爲騎將。苦妻之妬。募刺客殺之。十指俱傷。卒不能害。如此數四。竟與偕老。沈存中晚娶張氏。常被箠楚。拔其鬚髮。血肉狼藉。及張氏死。人皆爲之慶。而存中神氣索寞。月餘亦卒。國朝楊大司農俊民。老而無子。妻悍尤甚。侍婢有孕者。皆手擊殺之。楊竟憤鬱暴卒。布衣黃白。仲亦遭此困。無食無兒。豈非宿冤哉。







述懷小序

閨秀朱文娟吟梅著

記夢裏之悲歡。若作新聞。便成實境。辨戲中之面目。欲知結局。但看排場。世無全福之人。豐于才者。嗇于遇。古有遣愁之曲。異其事者。同其情。余則時運多艱。生辰不偶。自慚蒲柳。亦凜冰淵。春短春長。恰是鶯花二月。愁深愁淺。那堪風雨三更。須知火本無蓮。何處鄉留清淨。還說月真有桂。總教影入空虛。有生不若無生。來路豈忘去路。偷生慧眼。前因當作如是觀。卽具苦心。今日不可無此想。迴憶庭前嬉戲。膝下嬌癡。換得裳衣。試學斑衣舞綵。分來梨棗。笑看剝棗稱觴。富牕細揀纖毫。呼爺學字。昨日新磨明鏡。泥母梳頭。邀兄拈得詩題。偏嫌襲舊。倩姊描來花樣。却喜翻新。吟到海棠。嚼紅香于片片。綉成蝴蝶。窺碧影以雙雙。夜月團圓。遍照人間之樂。荊花爛熳。齊開心上之香。何期錦幔牽絲。赤繩繫足。含情不語。春風輕擲掌中珠。顧影自憐。晚霧忽迷雲外雁。共指葦葭。是倚誰言。琴瑟堪調。惡緣認作良緣。佳偶翻成怨偶。畫眉牕下。厭斟連理之杯。織錦樓頭。



誤挽同心之帶。雞旣鳴矣。不聽警戒之詞。肉可啖乎。惟覩咆哮之性。縱使裙釵無恙。安能冰炭相投。常占反目之爻。每爲登堂視膳。欲進采葑之咏。幾同入室操戈。誓與筆墨爲仇。甘心自棄。談到詩書是藥。苦口難爭。人之無良。余將焉託。所以翠眉暗鎖。趨時權效東施。紅淚偷彈。藏拙嬾吟新句。模糊花影。恨結三生。縹渺烟痕。情留一縷。奄奄待斃。身如未死。凍蠶漸漸成灰。心似將殘。銀燭擬歸地府。恐負親恩。豈眞伶俐反痴。竟是聰明無福。吁嗟乎。未知生樂焉。識死悲漫尋芝草之根。偶視曇花之色。亦眞亦幻。直欲填平怨海。永息風波。不滅不生。遂爾勘破塵緣。盡除罣礙。莫展瓦全之策。常懷尸諫之忱。迹殊溝瀆之經。或得消夫後患。情等箴規之切。庶幾格其初心。若憐翹首于重泉。不枉捐軀于早歲。此日葉凋松柏。正值三秋缺月之天。他時魂戀椿萱。定入五夜殘鐘之夢。

吟梅吳中人幼聰慧工詩年二十二歸鄭氏以遇人不淑結褵未及三百日自縊死時嘉慶壬戌十二月十四日子時也此序纏綿悱惻讀者亦可以鑒其苦心矣



河東君傳

武進陳玉璫賡明著

河東君者。三河婦人也。甲族歷代多顯名。漢天子嘗幸其家。築苑以爲居。隋煬帝時。尤被恩澤。錦帆下揚州。夾堤彌望。綿亘道里。所賜第宅甚多。河東君亦其族。先世居河東。故號河東君。河東君名絲。字青青。生而姣好。眉目如畫。性閒婉動。止得人意。稍長。益婀娜。生態好。腰肢纖細。無比。人或欲效之。不能得。河東君揶揄之曰。昔楚王好細腰。細中多餓死。無以妾爲學也。所居臨大道。高樓危欄。飾以珍珠之簾。玉鈎銀蒜。掩映蕩漾之旁。帶陂塘臺榭。又多花亭酒店。王孫貴客。過河東君之門。每繫馬其下。而河東君爲人風流放誕。綺牕朱戶。間往往以青眼窺人。去其居十餘里。有樊姓者。生一子。以狂自喜。其父母與河東君之祖有舊。遂以君字焉。河東君頗聞樊氏子狂。常悒悒。既嫁。益悽然不樂。一日樊氏子治裝。將之塞外。博取封侯。與君爲別。君製陽關三疊以祖行送之。渭城自是獨居無聊。時有亂鳥棲止庭前。君作烏夜啼曲以寄恨。常凭高徙倚。每于晚烟。



曉霧細雨斜風未嘗不淚霑羅袂也會偶遊陌上遇一豪家乘玉驄家僮數十人隨行見君容貌竟規之去河東君初婉拒之又甚柔弱不耐狂暴日就摧折河東君愈憔悴不得意臨秋風望長亭顧影自憐而已其鄰人李生者能道河東君當年爲言盈盈十五時著淡黃衫子盈盈者君小字也又言河東君有中表妹桃姬同居桃姬豔衣麗粧河東君則粗服亂頭不施粉澤嘗同行望之者曰桃姬麗則麗矣然不若河東君搖曳動人又言河東君多態作大垂手小垂手嘗臨水拖綠裙倩碧一色又時作愁蛾遠山狼籍可掬又少學舞曳袖若雲當舞時或結其裙帶恐其仙去也又好人吹笛杏林梅嶺中或有爲新聲以媚之君輒解又言河東君愛春月中立時有王生姿形濯濯君見而悅之曰人言王生似我我亦自謂似王生故當時大有微辭焉予聞君故天上星躔偶謫人間故裊裊絕世如此又聞君有兵術當周亞夫陳兵時用君計每戰必克令營中皆呼君爲細君天子入其陣甚寵之又聞京兆尹張敞遇君于章台後敞倣君螺黛法爲婦畫眉噴噴人口云



野史氏曰。宋武帝時。有爲靈和殿富人者。見寵侍。嘗三眠三起。亦豈其族耶。聞河東君之姊若妹。居永豐坊。皆倩媚弄姿。其族布满天下。灞上漢南尤繁衍。大抵輕盈飄宕。其天資然也。寧獨婦人。其男子亦然。又其別族爲楊氏。有女爲唐明皇妃。

文情搖曳。句調清新。不讓張緒當年風流獨步。







懼內供狀

失名

伏惟陰盛陽衰。巾幗之雄可畏。女強男弱。鬚眉之婦堪憐。稟坤而乃以乘乾。夫綱已墮。治內更兼乎正外。妻道何隆。風斯下矣。豈世間多燕趙佳人。教且同焉。實字內少昂藏男子。慨往古而已然。歎近今之更甚。某本儒生。家傳閨闕。自信美如城北。豈期配在河東。號閫內之大將軍。自他有耀。怕老婆之都元帥。舍我其誰。非關南國人柔。倍見北方風勁。鳩盤茶踞白蓮台上。臙脂虎臥紅錦叢中。一言觸惱。分明太歲當頭。片語加嗔。儼似山魃破胆。抱衾裯猶存穀。鯨侍飲食。時切悚惶。奉令承教。早等綸音。諭旨之嚴言。聽計從恪。遵婦倡夫。隨之訓。破罵總莫妙粧呆動怒。又何妨陪笑出必告。似哀猿。唳月反必面如怒。馬犇槽可駭者。平時聲若洪鐘。到妻前而不聞其響。可憐者縱爾勃然盛怒。入房中而忽改其容。誠何心哉。良有以也。兼之娘子每抱采薪之憂。卑人獨盡割股之孝。茶湯自進。不同保母之煩呼。藥食親調。豈比梅香之偷嬾。體心着意。痛癢相關。敲背搖肩。殷勤曲盡。宜乎恩威並用。賞罰兼施。奈何慈悲心不捨半毫。冰霜而居然



終日縱使盈盈秋水。但常見金剛努目之時。如何淡淡春山。不會有菩薩低眉。之日燈影下。誰教你屈體蛇行。所可道也。言之醜也。人面前可畏他大聲獅吼。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更可憚者。立法尤嚴。設刑備至。大門門使丈夫之驚魂墮地。小棒槌乃娘子之扑作教刑。馬桶蓋製就圓枷。儼似中軍之帽。裹脚布權爲長鍊。竟同綿殮之尸。綉房中一箇罪囚。卽夏禹泣之而奚益。黑夜中渾身疼痛。縱文王視之而徒傷。欲討饒。旣慮鑽隙相窺。將高喊。又恐隔牆有耳。無奈啞氣低聲。學吞炭之豫讓。攢眉咬齒。等刺股之蘇秦。古公何罪。竟罹无妄之災。陽貨邀恩。常感不孥之德。瓠犀牙如此鋒銛。長頸邊時隱着一箇紫印。麻姑爪這般利害。瘦臉上早現出幾縷紅斑。以云困頓。不亦甚乎。若謂風流未之有也。將登山臨水。總是驚心弔魄之場。卽宴客娛賓。尤多壺後跋前之恐。九子魔時時作伴。羅刹女刻刻相依。旣難爲孟嘗君之秦地私逃。亦徒爲齊景公之牛山隕涕。頗情願削髮而心阿彌。或告之吁。無所禱也。恨不能腐刑而爲閹。侍彼將日。噫。于女安乎。是以生死均難。進退維谷。從未得吐氣揚眉之日。恆抱此囚首蹙額。



之容。此懼內之稟性良然。眞怨慕之苦衷莫解。不得已而傳之管城子。猶未盡我形容。無可奈而寄諸楮先生。庶得知予苦楚。聊以藏拙。不敢書名。人各有妻。觀之莫笑。供狀是實。

原評 極情盡致。非過來人不能道。







靈應傳

唐 無名氏撰

涇州之東二十里有故薛舉城。城之隅有善女湫。廣袤數里。蒹葭叢翠。古木蕭疎。其水湛然而碧。莫有測其淺深者。水族靈怪。往往見焉。鄉人立祠於旁。曰九娘子神。歲之水旱祲饑。皆得祈請焉。又州之西二百餘里。朝那鎮之北有湫神。因地而名曰朝那神。其胎蠻靈。應則居善女之右矣。乾符五年。節度使周寶在鎮。日自仲夏之初。數數有雲氣。狀如奇峯者。如美女者。如鼠如虎者。由二湫而興。至於激迅。風震雷電。發屋拔樹。數刻而止。傷人害稼。其數甚多。寶責躬勵己。謂爲政之未敷。致陰靈之所譴也。至六月五日。府中視事之暇。昏然思寐。因解巾就枕。寢猶未熟。見一武士。冠盔被鎧。持鉞而立於階下。曰。有女客在門。欲申叅謁。故先聽命。寶曰。爾爲誰乎。曰。某卽君之閹者。効役有年矣。寶將詰其由。已見二青衣歷階而昇。長跪於前。曰。九娘子自郊墅特來告謁。故先使下執事。致命於明公。寶曰。九娘子。非吾通家親戚。安敢造次相面乎。言猶未終。而見祥雲細



雨。異香襲人。俄有一婦人。年可十七八。衣裙素淡。容質窈窕。憑空而下。立庭廡之間。容儀綽約。有絕世之貌。侍者十餘輩。皆服飾鮮潔。有如妃嬪之儀。顧步徊翔。漸及臥所。寶將少避之。以候其意。侍者趨進而言曰。貴主以君之高義。可申誠信之託。故將冤抑之懷。訴諸明公。明公忍不救其急難乎。寶遂命昇階相見。賓主之禮。頗甚肅恭。登榻而坐。祥烟四合。紫氣充庭。歛態低鬟。若有憂戚之貌。寶命酌醴設饌。厚禮以待之。俄而歛袂離席。逡巡而言曰。妾以寓居郊園。縣歷多祀。醉酒飽德。蒙惠誠深。雖以孤枕寒床。甘心沒齒。熒嫠有託。負荷逾多。但以顯晦殊途。行止乖互。今乃迫於情禮。豈暇緘藏。倘鑒幽情。當敢披露。寶曰。願聞其說。所冀識其宗系。苟可展分。安敢以幽顯爲辭。君子殺身以成仁。徇其毅烈。蹈赴湯火。旁雪不平。乃寶之志也。對曰。妾家世會稽之鄞縣。卜築於東海之潭。桑榆墳隴。百有餘代。其後遭世不造。瞰寶貽災。五百人皆遭庾氏焚炙之禍。纂紹幾絕。不忍戴天。潛遁幽巖。沉冤莫雪。至梁天監中。武帝好奇。召人通龍宮。入枯桑鳥。以燒燕奇味。結好於洞庭君寶藏王第七女。以求異寶。尋聞家仇。隕毗



羅自鄧縣白水郎棄官解印。欲承命請行。陰懷不道。因使得入龍宮。假以求貨。覆吾宗嗣。賴我公敏鑒。知渠挾私請行。欲肆無辜之害。慮其反貽伊戚。辱君之命。言于武帝。武帝遂止。乃令合浦郡落黎縣歐越羅子春代行。妾之先宗羞共戴天。慮其後患。乃率其族。韜光滅跡。易姓變名。避仇於新平眞寧縣安村。披榛鑿穴。築室於茲。先人敝廬。殆成胡越。今三世卜居。先爲靈應君。尋受封應聖侯。後以陰靈普濟。功德及民。又封普濟王。威德臨人。爲世所重。妾卽王之第九女也。笄年。配於象郡石龍之少子。良人以世襲猛烈。血氣方剛。憲法不拘。嚴父不。禁殘虐視事。禮教蔑聞。未及期年。果貽天譴。覆宗絕祀。削跡除名。惟妾一身。僅以獲免。父母抑遣再行。妾終違命。王侯致聘。接軫交轅。誠願旣堅。遂欲自剗。父母怒其剛烈。遂遣屏居於茲土之別邑。音問不通。於今三紀。雖慈顏未復。溫清久違。離羣索居。甚爲得志。近年爲朝卹小龍。以季弟未婚。潛行禮聘。甘言厚幣。峻阻復來。滅性毀形。殆將不可。朝卹遂通好於家君。欲成其事。遂使其季弟權徙居於王畿之西。將貨於我王。以成姻好。家君知妾之不可奪。乃令朝卹縱兵。



相逼。妾亦率其家僮五十餘人。付以兵仗。逆戰郊原。衆寡不敵。三戰三北。師徒  
倦弊。犄角無怙。將欲收拾餘燼。背城借一。而慮晉陽水急。臺城火炎。一旦攻下。  
爲頑童所辱。縱沒於泉下。無面見石氏之子。故詩云。汎彼栢舟。在彼中河。髧彼  
兩髦。寔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此衛世子孀婦自誓之詞。又  
云。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  
召伯聽訟。衰亂之俗興。貞信之教微。強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今則公之教。  
可以精通顯。貽範古今。貞信之教。故不爲姬奭之下者。幸以君之餘力。少假兵  
鋒。挫彼兇狂。存其鰥寡。成賤妾終天之誓。彰明公赴難之心。輒具志誠。幸無見  
阻。寶心雖許之。訝其辨博。欲拒以他事。以觀其詞。乃曰。邊徼事繁。烟塵在望。朝  
廷以西郵陷虜。蕪沒者三十餘州。將議舉戈。復其土壤。曉夕恭命。不敢自安。匪  
夕伊朝。前茅即舉。空多憤悱。未暇承命。對曰。昔者楚昭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  
池。盡有荊蠻之地。藉父兄之資。強國外連。三良內助。而吳兵一舉。鳥逆雲奔。不  
暇嬰城。迫於走鬼。寶玉遷徙。宗社凌夷。萬乘之靈。不能庇先王之朽骨。至申胥



乞師於嬴氏。血淚汚於秦庭。七日長號。晝夜靡息。秦伯憫其禍。敗竟爲出師。復楚退吳。僅存亡國。况平氏爲春秋之強國。申胥乃衰楚之大夫。而以矢盡兵窮。委身折節。肝腦塗地。感動於強秦。矧妾一女子。父母斥其孤貞。狂童凌其寡弱。綴旒之急。安得不少動仁人之心乎。寶曰。九娘子靈宗異派。呼吸風雲。蠢爾黎元。固在掌握。又焉得示弱於世俗之人。而自困如是者哉。對曰。妾家族望海內。咸知只如彭蠡洞庭。皆外祖也。陵水羅水。皆中表也。內外昆季百有餘人。散居吳越之間。各分地土。咸京入水。半是宗親。若以遣一介之使。飛咫尺之書。告彭蠡洞庭。召陵水羅水。率維揚之輕銳。徵入水之鷹揚。然後檄馮夷。說巨靈。鼓子胥之波濤。混陽侯之鬼怪。鞭驅列缺。指揮豐隆。扇疾風。翻暴浪。百道俱進。六師鼓行。一戰而成功。則朝那一鱗立爲虀粉。涇城千里。坐變污潑。言下可觀。安敢謬矣。昔者涇陽君與洞庭外祖。世爲姻戚。後以琴瑟不調。棄擲其婦。遭錢塘之一怒。傷生害稼。懷山襄陵。涇水窮鱗。致斃外祖之牙齒。今涇上車輪馬跡。猶在史傳。具存。固非謬也。妾又以夫族得罪於天。未蒙上帝昭雪。所以銷聲避影。而自



困如是。君若不悉誠。歟。終以多事爲詞。則向者之言。不敢避上帝之責也。寶遂許諾。率爵撤饌。再拜而去。寶及晡方寤。耳聞目覽。恍然如在翼日。遂遣兵士一千五百人。營於湫廟之側。是月七日。鷄初鳴。寶將晨興。踈牖尙暗。忽於帳前。有一人徑行於帷幌之間。有如侍巾櫛者。呼之命燭。竟無耐對。遂厲而叱之。乃言曰。幽明有隔。幸不以燈燭見迫也。寶潛知異。乃屏氣息。音徐謂之曰。得非九娘子乎。對曰。某卽九娘子之執事者也。昨日蒙君假以師徒。救其危患。但以幽顯事別。不能驅策。苟能存其始約。幸再思之。俄而紗窓漸白。注目視之。悄無所見。寶良久思之。方達其義。遂呼吏。命按兵籍。選亡沒者名。得馬軍五百人。步卒一千五百人。數內選押衙孟遠。充行營都虞侯。牒送女湫神。是月十一日。抽廻湫廟之卒。見於廳事之前。轉旋之際。有一甲士仆地。口動目瞬。問無所應。亦不似暴卒者。遂置於廊廟之間。天明亦寤。遂使人詰之。對曰。某初見一人。衣青袍。自東而來。相見甚有禮。謂某曰。貴主蒙相公莫大之恩。拯其單弱。然亦未盡誠。歟。假爾明敏。再通幽情。幸無辭勉也。某危以他詞拒之。遂以袂相牽。慳然顛仆。但



覺與青衣者繼踵偕行。俄至其廟。促呼連步。至於帷薄之前。見貴主謂某云。昨蒙相公憫念孤危。俾爾戍於敝邑。往返途路得無勞止。余近蒙相公再借兵師。深愜誠願。觀其士馬精強。衣甲鈇利。然都虞侯孟遠才輕位下。甚無機畧。今月九日有遊軍三千餘來掠我近郊。遂令孟遠領新到將士邀擊于平原之上。設伏不密。反爲彼軍所敗。甚思一權謀之將。俾爾速歸。達我情素。言訖拜辭而出。昏然似醉。餘無所知矣。寶驗其說。與夢相符。意欲質前事。遂差制勝關使鄭承符以代孟遠。是月三日晚衙於後毬場。瀝酒焚香。牒請九娘子神收管。至十六日。制勝關申云。今月十三日夜三更已來。關使暴卒。寶驚嘆息。使人馳視之。至則果卒。唯心背不冷。暑月停尸亦不敗壞。其家甚異之。忽一夜陰風慘冽。吹砂走石。登屋拔樹。禾苗盡偃。及曉而止。雲霧四布。連夕不解。至暮有迅雷一聲。劃如天裂。承符忽呻吟數息。其家剖棺視之。良久復蘇。是夕親隣咸聚。悲喜相仍。信宿如故。家人詰其由。乃曰。余初見一人。衣紫綬乘驪駒。從者十餘人。至門下馬。命吾相見。揖讓周旋。手捧一牒授吾云。貴主得吹塵之夢。知若負命世之才。



欲遵南陽故事。思殄邦仇。使下臣持茲禮幣。聊展敬於君子。而冀再康國步。幸不以三顧爲勞也。余不暇他辭。唯稱不敢。酬酢之際。已見聘幣羅于階下。鞍馬器甲。錦綵服翫。囊韉之屬。咸布列於庭。吾辭不獲免。遂再拜受之。卽相促登車。所乘馬異常駿偉。裝飾鮮潔。僕御整肅。倏忽行百餘里。有甲馬三百騎。已來迎候。驅殿有大將軍之行李。余亦頗以爲得志。指顧間。望見一大城。其雉堞穹崇。溝洫深濬。余恍惚不知所自。俄於郊外備帳樂設。享讌罷。入城。觀者如堵。傳呼小吏。交錯其間。所經之門。不記重數。及至一處。如有公署。左右使余下馬。易衣趨見貴主。貴主使人傳命。請以賓主之禮見。余自謂旣受公文器甲。臨戎之具。卽是臣也。遂堅辭。具戎服入見。貴主使人復命。請去囊韉。賓主之間。隆殺可也。余遂捨器仗而趨入。見貴主坐於廳上。余拜謁。一如君臣之禮。拜訖。連呼登階。余乃再拜。昇自西階。見紅粧翠飾。蟠龍髻鳳。而侍立者數十餘輩。彈絃握管。穠花異服。而執役者。又數十輩。腰金拖紫。曳組攢簪。而趨隅者。又非止一人也。輕裘大帶。白玉橫腰。而森羅於階下者。其數甚多。次命女客五六人。各有侍者十數。



輩差肩接跡。累累而進。余亦低視長揖。不敢施拜。坐定。有大校數人。皆令預坐。舉進樂酒。至。貴主歛袂舉觴。將欲興詞。敍向來徵聘之意。俄聞烽燧四起。叫噪喧呼云。朝那賊步騎數萬人。今日平明攻破堡塞。尋已入界。數道齊進。烟火不絕。請發兵救應。侍坐者相顧失色。諸女不及敍別。狼狽而散。及諸校降階拜謝。佇立聽命。貴主臨軒謂余曰。吾受相公非常之惠。憫其孤惇。繼發師徒。拯其患難。然以車甲不利。權畧是思。今不棄弊陋。所命將軍者。正爲此危急也。幸不以幽僻爲辭。少匡不逮。遂別賜戰馬二疋。黃金甲一副。旌旗旄鉞珍寶器用。充庭溢目。不可勝計。彩女二人。給以兵符。錫賚甚豐。余拜捧而出。傳呼諸將。指揮部伍。內外響應。是夜出城。相次探報。皆云賊勢漸雄。余素諳其山川地里。形勢孤虛。遂引軍夜出。去城百餘里。分布要害。明懸賞罰。號令三軍。設伏兵以待之。遲明排布已畢。賊汰其前功。頗甚輕進。猶謂孟遠之統衆也。余自引輕騎登高視之。則烟塵四合。行陣整肅。余先使輕兵搦戰。示弱以誘之。接以短兵。且戰且行。金革之聲。天裂地坼。余引兵詐北。彼亦盡銳前趨。鼓噪一聲。伏兵盡起。千里轉



戰。四面夾攻。彼軍敗績。死者如麻。再戰再奔。朝那狡童。漏刃而去。從亡之卒。不過十餘人。余選健馬三十騎追之。果生直於麾下。由是血肉染草木。脂膏潤原野。腥穢蕩空。戈甲山積。賊帥以輕車馳送於貴主。貴主登平朔樓受之。舉國士民咸來會集。引於樓前。以禮責問。唯稱死罪。竟絕他詞。遂令押赴都市腰斬。臨刑有一使乘傳。來自王所。持急詔令促赦之。曰。朝那之罪。吾之罪也。汝可赦之。以輕吾過。貴主以父母再通音問。喜不自勝。謂諸將曰。朝那安動。卽父之命也。今使赦之。亦父之命也。昔吾違命。乃貞節也。今若又違。是不祥也。遂命解縛。使單騎送歸。未及朝那。包羞而卒於路。余以克敵之功。大被寵錫。尋備禮拜。平難大將軍。食朔方三千戶。別賜第宅。輿馬寶器衣服。婢僕園林邸第。旌旛鎧甲。次及諸將。賞賚有差。明日大宴。預坐者不過五六人。前者六七女皆來侍坐。風姿艷態。愈覺動人。竟夕張飲甚歡。酒至。貴主捧觴而言曰。妾之不幸。少處空閨。天賦孤貞。不從嚴父之命。屏居於此三紀矣。蓬首灰心。未得其死。隣童迫脅。幾至顛危。非有相公之殊恩。將軍之雄武。則息國不賢之婦。又爲朝那之囚矣。永言



斯惠終天不忘。遂以七寶鐘酌酒。使人持送鄭將軍。余因避席再拜而飲。余自是頗動歸心。詞理懇切。遂許給假一月。宴罷出。明日拜謝訖。擁其麾下三十餘人。返於來路所經之處。聞雞犬頗甚酸辛。俄頃到家。見家人聚泣。靈帳儼然。麾下下一人。令余促入棺縫之中。余欲前而爲左右所聳。俄聞雷震一聲。醒然而寤。承符自此不事家產。唯以後事付妻孥。果經一月無疾而終。其初欲暴卒時。告其所親曰。余本機鈴入用。效卽戎行。雖奇功蔑聞。而薄效粗立。洎遭纍累。譴謫于茲。平生志氣鬱而未申。丈夫終當扇長風。摧巨浪。挾泰山以壓卵。決東河以沃螢。奮其鷹犬之心。爲人雪不平之事。吾朝夕當有所受。與子分襟。固不久矣。其月十三日。有人自薛舉城晨走十餘里。天初平曉。忽見前有車塵競起。旌旗煥赤。數百人中擁一人。氣槩洋洋。逼而視之。鄭承符也。此人驚訝移時。因佇於路左。見瞥如風雲。抵善女湫。俄頃悄無見。



香豔叢書七集卷二終











香豔叢書

第七集







香艷叢書

七集卷三

神山引曲

聊齋粉蝶傳

陽曰旦瓊州士人也。偶自他郡歸。泛舟於海。遭颶風。舟將覆。忽飄一虛舟來。急躍登之。回視則同舟盡沒。風逾狂。瞑然任其所吹。亡何風定。開眸忽見島嶼。舍宇連亘。把棹近岸。直抵村門。村中寂然。行坐良久。雞犬無聲。見一門北向松竹掩靄。時已初冬。牆內不知何花蓓蕾滿樹。心愛悅之。逡巡遂入。遙聞琴聲。步少停。有婢自內出。年十四五。飄灑豔麗。睹陽返身遽入。俄聞琴聲歇。一少年出。訝問客所自來。陽具告之。轉詰邦族。陽又告之。少年喜曰。我姻親也。遂揖請入院。院中精舍華好。又聞琴聲。既入舍。則一少婦危坐。朱絃方調。年可十八九。風采煥映。見客入。推琴欲逝。少年止之曰。勿遁。此卽卿家眷屬。因代溯所由。少婦曰。是吾姪也。因問其祖母尙健否。父母年幾何矣。陽曰。父母四十餘。都各無恙。惟





祖母六旬得疾。沈痼一步履。須人耳。姪實不知姑係何房。望祈明告。以便歸述。少婦曰。道途遼闊。音問梗塞久矣。歸時但告而父。十姑問訊矣。渠自知之。陽問姑丈何族。少年曰。海嶼姓晏。此名神仙島。離瓊三千里。僕流寓亦不久也。十娘趨入。使婢以酒食餉客。鮮蔬香美。亦不知其何名。飯已。因與瞻眺。見園中桃李含苞。頗以爲怪。晏曰。此處夏無大暑。冬無大寒。花無斷時。陽喜曰。此乃仙鄉。歸告父母。可以移家作鄰。晏但微笑。還齋炳燭。見琴橫案上。請一聆其雅操。晏乃撫絃。捻柱。十娘自內出。晏曰。來來。卿爲若姪鼓之。十娘卽坐。問姪願何聞。陽曰。姪素未讀琴操。實無所願。十娘曰。但隨意命題。皆可成調。陽笑曰。海風引舟。亦可作一調否。十娘曰。可卽按絃挑動。若有舊譜。意調崩騰靜會之身。似在舟中。爲颶風之所擺簸。陽驚歎欲絕。問可學否。十娘授琴。試使勾撥。曰。可教也。欲何學。曰。適所奏颶風操。不知可得。幾日學。請先錄其曲。吟誦之。十娘曰。此無文字。我以意譜之耳。乃別取一琴。作句剔之勢。使陽倣之。陽習至更餘。音節粗合。夫妻始別去。陽目注心凝。對燭自鼓。久之頓然妙悟。不覺起舞。舉首忽見婢立燈。



下驚曰卿固猶未去耶婢笑曰十姑命侍安寢掩戶移檠耳審顧之秋水澄澄意態媚絕陽心動微挑婢俯首含笑陽益惑之遽起挽頸婢曰勿爾夜已四漏主人將起彼此有心來宵未晚方狎抱間聞晏喚粉蝶婢作色曰殆矣急奔而去陽潛往聽之但聞晏曰我固謂婢子塵緣未滅汝必欲收錄之今如何矣宜鞭三百十娘曰此心一萌不可給使不如爲吾姪遣之陽甚慚懼反齋滅燭自寢天明有童子來侍盥沐不復見粉蝶矣心惴惴恐見譴逐晏與十娘並出似無所介於懷便考所業陽爲一奏十娘曰雖未入神已得什九肄熟可以臻妙陽復求別傳晏教以天女謫降之曲指法拗折習之三日始能成聲晏曰梗概已盡此後但須熟耳嫻此兩曲琴中無梗調矣陽頗憶家告十娘曰姪居此蒙姑撫養甚樂顧家中懸念離家三千里何日可能還也十娘曰此卽不難故舟尙在當助爾一帆風子無家室我已遣粉蝶矣乃贈以琴又授以藥曰歸醫祖母不惟卻病亦可延年遂送至海岸俾登舟陽覓櫂十娘曰無須此物因解裙作帆爲之縈繫陽慮迷途十娘曰勿憂但聽帆漾耳繫已下舟陽凄然方欲拜



別而南風競起。離岸已遠矣。視舟中糗糒已具。然止足供一日之餐。心怨其吝。腹餒不敢多食。唯恐遽盡。但嚼胡餅一枚。覺裏甘芳。餘六七枚珍而藏之。卽亦不復飢矣。俄見夕陽欲下方。悔來時未索膏燭。瞬息遙見人煙。細審則瓊州也。喜極旋已近岸。解裙裹餅而歸。入門舉家驚喜。蓋離家已十六年。始知其遇仙視祖母老病益憊。出藥投之。沈疴立除。共怪問之。因述所見。祖母泣然曰。是汝姑也。初老夫人有少女名十娘。生有仙姿。許字晏氏壻。十歲入山不返。十娘待至二十餘。忽無疾自殂。葬已三十餘年。聞旦言共疑未死。出其裙則猶在家所素著者也。餅分啖之一枚。終日不飢而精神倍生。老夫人命發塚驗視。則空棺存焉。旦初聘吳氏女。未娶。旦數年不返。遂他適。共信十娘言。以俟粉蝶之至。旣而年餘無音。始議他圖。臨邑錢秀才有女名荷生。豔名遠播。年十六未嫁。而三喪其壻。遂媒定之。涓吉成禮。旣入門。光豔絕代。旦視之。則粉蝶也。驚問曩事。女茫乎不知。蓋被逐時。卽降生之辰也。每爲之鼓。天女謫降之操。輒支頤凝想。若有所會。



隨園神山引 原注康熙十五年事

陽○牛○泛○海○海○風○作○千○船○萬○船○水○中○落○陽○生○抱○得○一○桴○浮○閉○眼○憑○他○駭○浪○流○日○暮○  
風○停○桴○泊○島○上○有○神○山○兩○字○好○金○碧○參○差○屋○數○間○分○明○玉○指○彈○冰○絃○花○裏○雲○鬢○  
驚○有○客○風○中○琴○響○漸○闌○珊○一○人○玉○貌○來○相○見○說○住○瓊○州○說○姓○晏○喜○遇○崔○盧○中○表○  
親○速○張○王○母○瑤○池○謙○夫○人○手○整○曉○霞○粧○道○是○兒○姑○第○十○娘○先○詢○阿○母○顏○何○似○再○  
問○眉○牕○樹○可○長○不○仗○蛟○螭○翻○海○水○那○能○骨○肉○會○龍○荒○山○前○山○後○教○生○到○煙○草○芬○  
芳○花○月○妙○生○言○歸○去○挈○家○來○姑○母○姑○夫○但○微○笑○取○出○青○琴○彼○此○彈○天○風○拂○拂○海○  
漫○漫○新○成○一○曲○雲○仙○謫○聽○去○雖○難○學○不○難○夜○深○珠○露○涼○風○竹○兩○美○雙○雙○樓○上○宿○  
只○留○小○玉○伴○銀○燈○未○免○偷○桃○學○方○朔○忽○呼○粉○蝶○聲○如○惱○驚○去○雙○跌○奔○悄○悄○聽○得○  
仙○姑○苦○勸○聲○塵○心○已○動○緣○須○了○不○如○折○與○小○桃○花○隨○他○春○向○人○間○老○明○朝○相○見○  
臉○先○紅○只○說○歸○心○一○夜○濃○仙○郎○餞○別○丹○三○粒○仙○女○親○題○信○一○封○豈○不○相○留○情○款○  
款○其○如○人○世○太○匆○匆○解○下○湘○裙○覆○船○上○道○兒○此○去○應○無○恙○萬○頃○琉○璃○六○幅○風○蓬○  
萊○不○忍○回○頭○望○漸○漸○鄉○音○入○耳○聞○迢○迢○清○水○變○紅○塵○滿○城○親○故○無○多○在○已○過○韶○



光。十。六。春。衰。年。大。母。方。愀。疾。因。由。說。罷。同。嗚。咽。有。壻。攜。妻。採。藥。行。那。知。此。日。人。  
天。隔。細。看。裙。是。嫁。時。衣。一。片。香。風。捲。雪。飛。錢。家。生。長。初。笄。女。才。說。婚。姻。便。相。許。  
迎。來。果。是。舊。娉。婷。苦。問。三。生。記。不。清。偶。然。彈。到。雲。仙。謫。涕。淚。千。行。尙。怕。聽。

神山引曲目錄

肆聯

舟引

敘姻

授譜

粉謫

裙歸

藥餌

琴圓



神山引曲

玉泉樵子填詞

第一齣 肆聯

生巾服上吐鳳慚稱八斗才。尋詩會上越王臺。海潮欲鬪霜毫健。爲沐韓蘇。教澤來。小生陽旦。旦字伯明。瓊州人也。家傳詩禮。名列膠庠。黃絹詞新。燦爛盈囊。錦繡青燈。功苦折磨。利市欄衫。負笈擔簦。四方有志。乘風破浪。萬里輕游。昨以訪尋故舊。來至雷州。游眺數月。歸興忽來。已與同里龔吳兩君相約。託其代覓歸舟。挈伴回里。想必便有回話也。

（南商調）鳳凰閣。他鄉游倦。頓覺離愁難遣。客中情緒。醉中天。蕭索渾如秋燕。計程非遠。已早讓春歸客先。

雜上。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陽相公。我家棧主。邀同龔吳兩客。人在馬頭。酒肆中候你。同去定船咧。生如此。你先行。我卽刻便來。雜下。生行。介。卻好客邸無聊。百端交集。借他杯酒。一消魂礪。



（二郎神）吟懷健。借村醪把繁憂暫遣。笑幾樹丹楓先醉。輒斜陽一片落平沙。淡到無言。你看前面已是海濱樓閣參差。圍圍相接。待我一路訪尋而去。望不出雪壓蘆花旗慢展。難道覓糟邱。尋不見東人一面。那邊有座酒樓。想必是了望門前有絲絲敗柳含烟。

暫下副淨丑同上集

唐 水滴銅龍晝漏長。海天愁思正茫茫。無邊落木蕭蕭下、

一夜征人盡望鄉。副淨我龔符杜。丑我吳其餘。合皆是瓊州人氏。來到雷州、做些買賣。副淨兄你的貨發齊了麼。丑發齊了你的呢。副淨我的沙魚多上了船。還有百十匹葛布。容易的。陽相公約了同走。怎麼還不見來。丑他不過一肩行李。說定了。就可上船的。作上樓坐介。生上。雜隨上。陽相公。我家棧主、看著客人發貨。不得空閒。不能來奉陪了。龔吳兩位客人在這樓上。教我在、此等候你的。請裏面坐。生有勞了。雜下。生進見介。兩兄久候了。各起介。陽相公爲何來遲。生我一路訪問。才知道兩兄在這裏。副淨丑難怪。我們船隻已托棧主雇定。就在這樓下。相公認明白了。明早就開。相公你寬飲一杯。我們



還有些貨、要發上船、不奉陪了、生如此請便、副淨丑下生憑闌望介斜日方墮、海氣遙連、鷗鳥相尋、水天一色、好一派景致也、就案飲介

〔集賢賓〕汪洋萬頃濤怒喧、望窮遠無邊、沙際鷗鷺時隱現、暮寒潮一抹蒼烟橫空、銀練忽噴、薄飛花如霰、包羅遍、有何人見、水晶宮殿

我想當日柳毅落第歸來、怎麼就遇著龍女、又復傳書洞庭、豈非千古奇事、〔黃鶯兒〕鮫室困嬋娟、牧羊羣在水邊、把天仙忽向人、寔貶青鸞、莫倩朱鱗不前、錦箋隔斷鄉關遠、藉傳言、做梅花驛、使婉曲、達纏綿

後來錢塘君震怒、掀風作浪、將龍女取回、竟與柳毅成了姻眷

〔琥珀貓兒墜〕人間天上奇會、竟相聯、巧絕繁冤、海鳥填多情、月老彩絲牽、騙蹊、兩地鴛鴦、水窟安眠

我陽伯明雖無柳毅之才、難道不應有柳毅之遇乎、笑起介奇想天開、倒也好笑、天色已晚、回寓去罷

〔尾聲〕奇情豔福空生羨、且收拾琴囊書卷、卻趁西風好放船、下







第二齣 舟引

雜扮四水怪四神將引淨粉面判官上

〔北中 粉蝶兒〕水府威靈。慎相持死生權柄。眼看看浩蕩寰瀛。水連天。天接水。

平原如鏡。霎時間浪急風鳴。踢翻身洪濤沸鼎。

吾乃南海龍王位下水判是也。奉大王詔旨。今日午時。要狂風大作。波浪掀天。有若干生靈。應遭劫數。內有陽生一人。奉神仙島仙姑傳命。不在劫數之列。命吾操一虛舟。暗引他到神山地方。別有仙緣。奇遇護從們。雜有淨劫數冊籍。可已造齊。雜已造齊了。候判爺施令。淨且到其時。再行舉動。看那應劫生靈。好苦惱也。

〔醉春風〕驀地捲狂飆。漫天遮黑眚。不由人魂魄盡飛騰。祇爭得頃頃。可憐見。膽裂心摧。形消骨化。一霎裏絕無踪影。

暫下生副淨丑淨扮舟子同上生

〔迎仙客〕登舴艋。涉滄溟。且放眼蓬壺妙境。拓詩懷。開畫幃。高語蒼冥。詠奇句。



教魚龍聽。

副淨丑陽相公、海船上要小心些、你不可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太高興了、生我自理會得、看了這海天一色、不免興致頓豪矣。

（普天樂）賦元虛。思齊景。三山競秀。萬壑通靈。浮來世界寬。朗徹鬚眉映。疊銀山。照眼渾無定。願學箇秦皇。逐兔靈胥。策馬李白騎鯨。

淨望介客人西北上起了一朵黑雲、恐怕有風暴來、你們坐穩了、我扯箇滿蓬快趕到前面去找箇島裏泊下才好。副淨不妨事的、這條路我走熟了、再行五十里、就是仙人巖、好攏船的。淨不好、那雲走的快、後面又趕上來了。內作風聲介生快哉、乘長風、破萬里浪、正吾輩得意之秋也。

（小梁州）疾上蓬萊幾萬程。抵多少絕迹飛行。分明激浪走雷霆。豪情逞。隨浪迹逐風聲。

內風聲大作各水怪上淨不好了、南將軍出來了、我們快在天后前燒香磕頭阿、水怪擁船簸盪介副淨丑大勢不好了、如之奈何、生風濤愈緊、船已傾



仄我們不要在艙裏、還是船頭上去、萬一不救、抱根大木、也可聽其浮沈、副  
淨丑相公你說得好自在、在我們全靠這些貨物、便是性命、貨物丟了、我們  
活也是死、生作出船頭、介判官引神將操舟上擁生過舟、水怪覆船、擁副淨  
丑淨同下、四將扶生遶場一週、放生、瞑目坐地上、各下生半晌、睜眼望介阿  
唷、誆殺我也、我怎麼到這舟中來的、慢慢起介、船上有人麼、吓是隻空船、且  
喜風聲已住、咳、驚定思痛、我那同舟一班人、多不知何處去了也、  
(十二月)撫胸臆、神昏氣屏、念朋儔、有死無生、破輿灶、難完釜、甌腥皮囊、定飽  
鯢鯨、悶體魄、飄流盪漾、痛骸骨、瑣碎零星、

那邊有箇島嶼、不免將船攏至岸邊、再作區處、作撐船介

(淨瓶兒煞)未脫塵中鞅、重飄水上萍、彌天禍可勝悲哽、凶離滅頂、那知我似  
癡如醉夢初醒、搖頭背手緩行下







第三齣 敘姻

生緩行上百折千迴隨波轉、十生九死得身全、我陽日旦、舟行至海、忽值颶風、我不知如何走入虛舟、飄飄漾漾、來至此島、也不知是何地方、迤邐行來、已入村落、人烟寂寂、鷄犬無聲、教我從何處問訊、

（南仙）步步嬌、撇盡琴書擔、驚播賸有淒涼我、殘魂似魘魘、陡地風濤漫天掀、  
（呂）  
鰈伴侶莫招尋、怎虛舟單挽著鰈生過、

詭狀奇情、不可思議、那邊有一人家、門兒半掩、我且進去一看、作進門介、奇哉、此時十月天氣、怎麼滿樹蓓蕾、和風襲人、地脈迴殊、風景各異、是好去處也、

（貳貳令）看鋪遍青苔滿坡、又綴到豔葩千朵、香風陣陣、半壓花枝、彈無人處、自經過、莫非是入幽篁、許彈琴獨坐、

那裏有塊山石、待我小憩片時、坐介、內作琴聲介、吓、忽聞鼓琴之聲、想是箇高人園圃、



(園林好)弄清商空山偃臥。遊世網深林浩歌。許白雪陽春酬和盼隱跡。在巖阿勞遠望。隔天河。

貼上冷冷七絃上、靜聽松風寒、古調雖自愛、今人多不彈、作見生介咦、你是那裏來的、生小生泛舟回里、過著颶風、吹到此間的、貼笑介喔、是風吹來的、倒也好看、這正是落花蝴蝶作團飛了、笑下生此女亦頗伶俐、詼諧有致、令人解頤、小生上瀟湘浪上有烟景、安得好風吹汝來、見介足下何來、生小生薄游南合、挈伴回瓊、忽遇颶風、同舟盡覆、被一虛舟引到此間、適才見園門正開、愛名園風景、暫爾流連、深慚造次、小生豈敢足下瓊州何姓、生小生姓陽、名曰旦、小生陽氏我姻親也、天與奇緣、裏面請坐、同進介小生粉蝶報知十娘、云有親串在此、貼內應隨旦上、雲霞仙路近、琴酒俗塵疎、小生此卿家眷屬、陽氏子也、名爲旦、由雷州回瓊、遭風到此的、旦是吾姪也、生拜起各坐、介旦汝祖母尚健否、父母年幾何矣、生父母年逾四旬、都各無恙、祖母六旬、得疾沈痼、一步履需人、姪實不知姑係何房、望祈明告、以便歸述、旦道途



遼闊音問梗塞久矣。歸時但告而父。十姑聞訊。渠自知之也。吾姪腹中飢矣。粉蝶隨我來。先下生。敢問姑丈何族。小生吾海嶼晏姓。此名神仙島。離瓊三千里。僕流寓亦不久也。

（尹令）自那日紅塵覷破。便向這青山冷臥。還算計兒非左倒得人兒安妥。瑟叶琴調。築箇人生自在窩。

生小姪看山中光景。迴殊人世。怎麼寒冬天氣。花盡含苞。殊不可解。小生此處夏無大暑。冬無大寒。花無斷時。起介我與你一覽園中風景。同行介。

（品令）相攜未妨到處。且婆娑雲烟無極。四季樂融和。寒暄莫辨。繁花留脆果。青山一座。儘容得幽人坐臥。無慮無憂。海闊天空。任釣簑。

生妙哉。此乃仙鄉。歸告父母。可以移家作鄰。

（玉交枝）雪籬烟銼。儘容俺優游嘯歌。琴書鎮日排清課。比鄰同樂。天和疏花合匝。圍半坡。修簷左右。分千个。奉高年老病自癢。樂家庭無乎不可。

小生微笑介。且作商議。貼上。十娘命請客晚膳。卽下。小生生同進坐。食介。小生。



（月上海棠）遠市塵。盤無兼味餘瓜果。祇野蔬粗糲。此外無他。愧山居慢待親朋。褻遠客聊充飢餓。惟願取。念崔盧姻好。誼重絲蘿。

生鮮蔬美味。姪竟不知其何名也。

（饒饒令）芳甘便頤朶。俊美沁顏酡。未識名兒呼甚麼。總勝過飲醅。飽饌饒。小生賢姪辛苦了。早些歇息。明日再談罷。生領命。小生粉蝶掌燈。貼執燭上。

小生

（尾聲）奇歡海外聯瓜葛。生彷彿。是再世重生。一我欲倩春風問夢婆。

同下



第四齣 授譜

旦上（憶秦娥）陽春奏。催開十月梅花瘦。梅花瘦。春先客至。客歸春後。絃調欲共波濤鬪。舟行巧合天風妬。天風妬。夙緣前定。兩情相湊。奴家陽氏十姑。與晏郎隱居此島。彈琴自娛。一塵不染。頗覺清閒自在。昨有姪兒旦到來。聯一朝姻婭之歡。慰廿載庭幃之念。亦快心樂事也。

（呂南南）香遍滿。鄉園無恙。寒梅著花臨綺窓。叵耐高堂多病狀。年衰藉葯良丹丸。幸預藏。歸時供北堂。定可許娛清曠。

小生上。風光遍攬山前後。生上。情話堪消晝短長。姑母拜揖。旦。吾姪觀此間風景。以爲何如。生。烟雲杳靄。花木繁滋。的是仙鄉。迴殊塵世也。（嬾畫眉）幾重巒翠映明窓。低亞花枝倚粉牆。琴書隨處足徜徉。把紅塵隔斷三千丈。但願得。指日移家結梓桑。

旦微笑介。能來亦好。生。案上橫琴。想姑丈妙嫻此技。敢望一聆雅奏。小生就案撫琴介。此中妙理。難以言傳。姑爲勾撥。以觀大致。



（二犯梧桐樹）烟霞契古歡。濠濮存遐想。水碧天青好景饒。清曠和聲指下無。卑亢妙解胸中有。付量一彈再鼓。天機罔至樂無聲。一任清風鼓盪。

起介對旦介來來卿爲若姪鼓之。小生旁坐旦卽坐介姪願何聞。生姪素未讀琴操。實無所願。旦但隨意命題皆可成調。生若然海風引舟。可作一調否。旦笑介可。撫琴介。

（浣溪沙）巨艦移層波漾。陡然間簸動風狂。千尋水共洪濤漲。萬斛舟隨白浪。撞蛟鼉。不想道。遇扁舟。許我慶重生。穩渡重洋。

生妙哉真絕調也。以意會之。崩騰澎湃恍如身在舟中。爲颶風簸盪。不覺心悸神搖。敢問姑母此可學否。旦起介姪試爲之。生坐作勾挑介旦可教也。姪願何學。生適所奏颶風操。不知可得幾日學。請先錄其曲吟誦之。旦此無文字。我以意譜之耳。粉蝶另取一琴來。貼捧琴上卽下旦對坐彈介姪試觀我勾挑留意傲之可耳。

（劉潑帽）輕攏慢撚憑心匠。會樞機要別低昂。移情深處如天貺。陰與陽默契。



在無言上。生獨彈介

（秋夜月）愁指僵。且學做勾挑樣。趨步殊難中心愴。矜持未敢心情放。把神機細想。願真詮許貺。

旦留心習之。自有妙悟。此未可躁心嘗也。小生時已不早。姪自習之。紛蝶掌燈。貼執燭上。旦明日再叙。姪亦可少憩矣。生姑丈姑母請便。貼照小生旦下。復上燭放案上旁立介。待我凝神靜氣。再鼓一回。

（東甌令）朱絃按。玉珮鏘。安得餘音可繞梁。天隨神遇情非誑。漸覺道音諧暢。松風水月。契微茫。不覺的鼓舞興。彌狂。

起舞見貼介。卿固猶未去耶。貼笑介。十姑命侍安寢。掩戶移檠耳。生細審介。妙吓。秋水澄澄。意態媚絕。世間那得有此。

（金蓮子）明靚妝。修眉皓齒真無兩。更可愛粉裝成俊龐。卻正似遇雲英。問藍橋可許乞瓊漿。

樓貼頸貼俯首低語介。勿爾。夜已四漏。主人將起。彼此有心。來宵未晚。內喚



粉蝶介貼殆矣。推生急下生愕錯介。這事本屬鹵莽。如何是好。  
(尾聲)入仙源登蓬閭。偷桃妄想學東方。好教我明日羞顏那處藏。執燭下



第五齣 粉籀

小生上巨浪滔天海水狂。誰知慾海更茫茫。貞淫會得風詩意。一縷琴心獨自芳。連日與伯明姪講求琴理。頗能領悟。愚夫婦亦頗歡喜。不意昨晚命粉蝶侍寢。忽生繆轎。豈有此理。娘子快來。貼隨旦上花叢蜂蝶儘顛狂。春去花殘付渺茫。不道春風吹不盡。更生池草戀餘芳。晏郎何必怒容可掬。小生我固謂婢子塵緣未滅。汝必欲收錄之。今如何矣。宜鞭三百。貼泣跪介。且咳。情之一字。雖屬兒女之私。亦繫網緼之道。古人云。發乎情。止乎禮義。原所以閉情。我想此言。何能責之流輩。自古及今。爲情所累。不知折磨煞多少佳人才子也。

（南南）十樣錦（繡帶）盼晴空。一絲風。裊游行。自在雲霄恨無端。蝶惹蜂撩。生把伊。攀上花梢。縈繞（宜春）避不了。眼底刁騷。擺不脫心頭焦燥。著瘋魔。好准備。一場煩惱。到頭來自將愁討。我想這一縷情絲。最難割斷。就是那上等之人。屈指亦不可勝數也。（降黃）逍遙臺上吹簫。更眉史風流。鍼神姣好。相逢一笑。



問此後情關怎地開交（醉太平）相遭從今轆轤兩難拋鎮日裏怨多愁少柳梅

寫照試看取繡衾誰抱羽衣誰罩便是那返魂有術再世成緣亦無非魔障重

重執迷不悟耳（浣溪沙）性兒嬌命兒薄霎時間顧影蕭條浪傳魂魄轉蓬蒿慢

言體骨還虛渺絮果蘭因舊本鈔有何人夢醒麗譙晏郎之意如今怎生區處

小生我欲懲其既往做以將來且搖頭介此心一萌不可給使矣（啄木兒）無端

飛絮成團攪驀然駭浪憑空造這是磨蝎生成命裡招（鮑老）情投意膠心旌

亂如篆縷飄支撐硬把愁担挑臉兒涎心孔焦魂靈掉你想那有精神護綺寮

我知吾姪所聘之婦已醮他人莫如將粉蝶遣之也好教他嘗嘗世味（樓下小）

儘受用些骯髒穢濁全沾來腥與臊方知人海本滔滔悔打了鴛鴦錯卧到那

時枉受盡煎熬（雙聲子）絆塵羈染塵俗怎禁得塵氛惡垢盈身尋那處洗濯才

曉得塵網堅牢（鶯啼序）愁城最高也教他三彎九曲仄路頻抄

小生起介任汝所爲我亦不耐煩聽了先下且粉蝶起來聽吾囑付

（節節高）山中歲月拋入塵囂光明心地須勤掃當風草泛水泡投林鳥葫蘆



依樣翻新稿。癡情莫更添。圈套但得根株果剷除。那時自返山陰櫓。

我原不忍遣汝。奈情根未斷。夙孽須償。好去人間。不可流連忘返耳。貼既蒙明諭。亦知數不可逃。但不知此去。猶存本來面目否。

（前腔）渾如病葉凋。謝枝條。生防憔悴成枯槁。冤相報。孽自招。身誰靠。心酸好。似醯梅攪眼辛。卻被蠶薑搗。泪介惟欲靈根認。本來不忘流水高山調。

旦爾亦無須悲苦。埃緣滿之日。自能引爾還山。貼拜介多謝十姑。泣下旦

（尾聲）梧桐一夕西風鬧。么鳳生生別舊巢。倒教我月夜焚香人悄悄。







第六齣 裙歸

丑黑臉上山中有葯苗、能使柔轉剛、誰知烏雌雄、那管人陰陽、我有制毒法、猛力勝雄黃、面目既黧黑、性情尤乖張、便遇登徒子、一見收干將、哈哈我姓趙名旺、因長得一身墨黑、人多呼我爲灶王、綽號又教鬼見怕、今日晏大爺教我來說要我伺候一位相公、我想這相公是箇斯文一脈、我那粗鹵的本領、是用不着的、也要斯斯文文、才是箇伺候相公的、此時已辰牌時分、相公要起來了、擺躡介小心伺候、生上

（北正宮端正好）生性忒疎狂、作事鄰輕侮、對羞容怎樣支吾、况聽得昨宵諄語含餘怒、我怎敢半字私情訴。

昨晚一時興發、與粉蝶調笑一回、被姑丈姑母知覺、已將粉蝶訓斥一番、我只得悄悄回來、閉門安寢、今日見面、不知若何情形、好難擺佈、見丑介你是那裏來的、丑我名教趙旺、人人都教我灶王、又教鬼見怕、晏大爺喚我來伺候相公的、相公我去取水來、與你洗臉如何、生也好、此人奇醜、倒也可笑、丑



奇醜就是奇醜、不要好笑了、就不可測了、  
譚下取盆上生鹽沐訖丑取下

小生旦上合

（南普天樂）過苔鋪。穿花塢。日影將亭午。喜翠屏遠接蘿蕪。松篁韵自成韶護。賞心莫使風光誤。逸趣還堪新詞賦。聽餘音響送銅壺。望幽幽軒烟雲交沍。兼葭宛在隔水遙呼。

見介賢姪盥洗畢乎、生姑丈姑母請坐、小生旦昨日所業如何矣、生昨晚獨自肄習、略有領悟、還求姑丈姑母指教、  
小生旦姪試奏之、生卽坐彈琴介

（北脫布衫）勾挑似節拍相符、調和怕心手難孚、防舛誤貽鍾期誚、有參差盼周郎顧。

旦雖未入神、已得什九、肄熟可以臻妙、  
生容姪慢慢習之、敢望別傳新曲、小生我有天女謫降之操、爲姪鼓之、必須細心體會、坐彈介小生

（南傾盃序）天風鼓盪、初出上都、兩袖飛花、舞弱質纖姿、偏遭譴謫、忽離蓬閬、遽溷泥塗、悲離恐怖、因緣孽造、身世塵污、到頭來黃梁纔熟、夢旋蘇。



指法拗折、未易嫺習、然梗概已盡、能熟此兩曲、琴中必無梗調、姪自習之、愚前山訪友去矣、先下生自彈介旦此曲較難、非旦夕可熟也、生是作躊躇介姪有一言、敢告姑母、姪居此深蒙恩養、甚樂、顧家中懸念、離瓊三千里、何日可能還也、掩淚介旦此卽不難、故舟尙在、當爾助一帆風、子無家室、我已遣粉蝶矣、別無貽贈、卽以此琴攜歸、出藥介我有葯丸、歸奉祖母、不惟卻病、亦卽延年、姪且攜琴同往海濱一望如何、生抱琴同行介旦

（北小梁州）離。合。悲。歡。事。有。無。夢。也。真。乎。作到介你看海邊泊著舊來桴、又何必辨故我、問新吾、我且送你上舟、作登舟介生既無舟子、又無篙楫、如何去得、旦皆無須也、少不得舟行自有風相助、并無勞對對檣、烏試看俺少女呼征帆、布、解裙繫舟介把練裙高掛、安穩渡蓬壺。

吾姪放心、聽帆所之可耳、作跳上岸介生姑母容姪兒拜別、旦搖手下生、嗟、舟已開行、亦未與姑丈姑母言別、可謂倉猝之至、只是程途遼遠、來時并未午餐、如何是好、作進艙介吓、桌上糗糲已具、細瞧介只此胡餅數枚、何能供



數千里之糧姑母你何其吝也

(南小桃紅)糗糧陳餅有數便飢餒敢啜哺且嘗一枚充飢作食介吓表裏甘

芳一枚已足果腹待我珍而藏之懷介飯勝胡麻辨異味清香沍天色將晚來時未索膏燭如之奈何畫屏銀燭誰交付茫茫海氣天將暮前途盡墨回首元

都

那邊隱隱城郭漸見人烟不知何處遙望介吓蛾眉滴翠螺髻送青非瓊山而何

(餘音)環桑梓拓畫圖珠崖畔明明是鄉園故土作到岸解裙裏琴介待我急急回家要仔細從頭問十姑

上岸介真耶夢耶奇哉快哉下



第七齣 藥餌

老旦拄杖上老病頹唐閱歲時、年來所遇更離奇、庭堦茁得孫枝秀、一別存亡不可知、老身毛氏所生一子一女、女兒十姑、生有仙姿、自小許字同郡晏姓、不料女壻十歲時忽然不見、十姑守志不嫁、待至二十歲無疾而終、兒子娶媳甚賢、生有孫兒一人、名喚曰旦、幼卽聰慧、年交舞勺、已入黌宮、偶思游學、負笈雷州、一去杳無消息、計于今十六年矣、生死存亡、無由問訊、思之好生悲苦也、

（北雙調）夜行船百歲光陰一夢蝶、憑屈指事事堪嗟、掌上珠沈堦前、蘭謝似幻相、雨中泡滅。

生抱琴上驚心桑梓情非舊、回首烟霞路不遙、來此已是家門、不免逕入、婆、婆、孫兒回來了、老旦驚介阿、阿、孫兒你往那裏去了、想得我好苦也、生放琴跪拜介婆婆聽稟、

（喬木查）憶當日尊前拜別、只想玩南合間風月、數月之後、歸思頗濃、便把歸



舟伴侶挈。不想道狂風竟覆舟。天耶命也。

老旦後來怎麼遇救。生正在無可奈何之際。空中飄一舟來。孫兒亦不知如何過去。聽其所之。到了一箇島嶼。將船攏岸。信步而行。漸入村落。見有人家。孫兒便進內探問。寂無人聲。但見奇花滿樹。瑤草滿園。

（慶宣和）猝至仙源與世別。境界奇絕。夢入莊周遇蝴蝶。頓教人兩趺蹙。

孫兒未敢向前。忽有一雛鬟出來問訊。隱隱琴聲出於戶內。少頃一少年引入內室。見有少婦一人。談次云是孫兒姑母。老旦驚介。怎樣規模。多少年紀。生身材適中年。約二十左右。老旦後來說些什麼。生問及祖母尚康健否。父母年幾何矣。孫兒一一對之。便問姑母何房。祈即告知。以便歸述。姑母但云與爾父母說。十姑問訊。渠自知之也。老旦哭介。此你胞姑母也。許字晏姓。未嫁而殂。難道還在世上。生這是孫兒親眼見的。姑夫姑母並授琴兩曲。後來孫兒思念家中。姑母云。故舟尚在。當助爾一帆風。取包介。這琴是姑母所贈。這裙是姑母所著。臨時解下。繫於舟上。隨即南風大作。只有半日。已到了。



瓊州老旦認介、噯這裙兒便是他在家時所素著者、我兒媳婦快來。末旦上  
老親杖履難調護、遊子音書總渺茫、生爹爹母親、末旦驚介孩兒幾時回來  
的、生頃刻方到、老旦他遇了仙、你道何人、就是你妹丈妹子、末旦喜介這也  
奇極、你怎麼遇著、生孩兒自雷州歸來、遇著颶風、同舟盡覆、忽來一舟、引入  
仙島、姑母留住幾日、故爾遲回、末旦阿噯兒吓、你去了十六年了、還說住得  
幾日、生孩兒在山中、實係住得幾日、

（落梅風）有數的听宵過、又何曾歲月賒、沒多時好天良、夜縱然言遠方、閒作  
客甯辜負、一旬風月。

姑夫姑母親授琴曲、孩兒晝夜專心習之、頗覺自樂、出藥介此葯姑母教歸  
奉祖母服之、卻病延年、

（風入松）蠟丸封寄沒多些、奏效最靈捷、便教烏髮更白雪、健精神勝於調攝。  
專養得老年氣血、更何慮手足拘攣。

老旦食介哈哈、頓覺眼目清涼、精神强健、生姑母所賜胡餅數枚、兒只吃了



一枚已足果腹。出餅介表裏芳甘。真未嘗之味。敢獻爹爹母親。末旦接食介生。  
(撥不斷) 味和叶。更香絕。天厨俊品難哺啜。口角餘香鎮日奢。甘芳果腹逾薇蕨。勝嘗瓊屑。

末旦果然奇美非凡。豈尋常之餅可比耶。生兒瀕行時。姑母說子無家室。我已遣粉蝶。此言兒尙不解。末旦我兒不知道。你一去十六年前。聘吳氏因汝不歸。業已他適。此言有因也。但不知粉蝶何人。生粉蝶者。姑母之侍女。韶顏穉齒。聰慧絕倫。兒本屬意。姑母特遣之耳。末旦如此慢慢訪尋。生背介姑母業已前知。令人懸想欲絕也。

(離亭宴煞) 天涯何處尋蘭麝。一種豔情難捨舊。因緣芳情霧散。新相思好夢雲遮。姑母你好不做美。既欲遣他。何妨與我同歸。到如今無憑藉。好教俺閒愁頓惹。問干將何處去訪莫邪。便梁燕那方去尋王謝。

老旦我頓然腰脚增健。不用拐杖了。行介我兒。末有。老旦媳婦。旦有。老旦孫兒。旦有。老旦哈哈。你們隨我來吓。同下。



第八齣 琴圓

花旦上風流風流。關關雎鳩。伐柯伐柯。煩我孔多。我媒婆走的是喜氣人家。講的是和氣說話。那家有箇郎官。便是麻鬍黑胖。我說成他玉琢粉裝。便是愚魯頑皮。我說成他聰明伶俐。那家有箇閨女。便是粗手大腳。我說成他嫵娜輕盈。便是無鹽嫫母。我說成他鄭旦西施。只要喜事成功。我的喜錢到手。人家進了門。也就沒有話說。倘若言三語四。經不得旁人爲我解說。說道因緣前定。這四箇字。是我的解難星君。哈哈。因此生意興隆。薄薄長了些家財。穿得綾羅緞匹。吃得美酒佳肴。今日東家。明日西家。倒快活了半世。今臨邑錢秀才家。有箇小姐。年才十六。說過三處人家。姑爺都死了。再三央我說媒。卻好陽家有箇公子。正要定親。我一說便成。也是我的運氣。錢家害怕。要陽家卽日成親。陽家也許下了。今日吉期。待我前去走走。丑白鬚披紅扮老贊禮唱上兩代衣冠。穿破了兩代衣冠。幾聲伏以。喊破了幾聲伏以。花旦咦。你是老贊禮的。丑我是箇老贊禮。你是箇謊媒婆。花旦我怎麼是謊媒婆。丑前



日王家娶媳婦、我去贊禮、贊出一箇新娘來、雪白血紅焦黃的、花旦不錯、雪  
白的臉、血紅的衣裳、焦黃的簪子、丑不是、雪白的是頭髮、血紅的是面孔、焦  
黃的是牙齒、花旦那有此事、還是你說謊、丑昨日李家贅女婿、又是我去贊  
禮、贊出一箇新郎來、也是雪白血紅焦黃的、花旦我不猜了、聽你說、丑雪白  
的是眉毛、血紅的是眼睛、焦黃的是頭髮、還長了一身孩兒面的珊瑚肉、花  
旦那是羊白人了、丑一點不差、你今日往那裡去、花旦今日錢家姑娘嫁與  
陽家、你不知道麼、丑我怎麼不知道、是我揀的好日子、我念與你聽、大清龍  
飛康熙十五年、歲在丙辰、冬月十五日、合巹大吉大利、花旦如此、我們一同  
前去、丑好行行去去、去去行行、這裡是了、好熱鬧、花旦一箇人沒有、你怎麼  
說熱鬧、丑他們多在戲房裡、不少的人、怎麼不熱鬧、花旦待我進去看看、丑  
好好、你進去看看、我也到戲房裡湊湊熱鬧去、同下生衣巾上

〔南仙〕

八聲甘州 灰飛葭琯。正春隨梅報。火待榆鑽。冰痕新泮。喜共華堂香滿。  
筵開玳瑁。濃芳護。幕拓鴛鴦細字盤。猜疑是伊人。再世團圓。



(憶江南)春樓夢。夢斷幾番春。扇棄坤。靈思寵。寵圖開。軟障喚眞眞。或是意中人。小生陽曰旦。自從仙島歸來。不覺在再一年。前粒已斷。方知仙語之由來。後會可期。豈肯盟言之遽負。無奈訪尋一載。蹤跡杳然。前日媒婆來說。錢家一女。名喚荷生。年方十六。貌若天仙。此等人說話。未必可恃。我祖母深信不疑。卽爲聘定。我亦莫可如何。只得允從。將來慢慢再訪粉蝶消息便了。  
(賺)信杳青鸞。愁絕東陽。腰帶寬。回思前事太無端。夢中名字。千番喚醒後。眉峯百樣攢。佳音斷。難道坡仙不許朝雲伴。好教人信疑參半。信疑參半。

花旦上。吉時到了。花轎到門了。快點花燭。內鼓樂照常儀。從引花轎。雜旦扮丫鬚同上。花旦贊禮生快來。丑上伏以彩絲繫得兩鴛鴦。花燭雙輝好拜堂。今日藍橋投玉杵。前生早已遇裴航。請新貴人升輿。緩步抬身。花旦伏以千里紅絲一綫牽。海風吹到大羅天。飛飛蝴蝶今成對。願作鴛鴦不羨仙。請新郎緩步登堂。生上丑先拜天地。後拜家堂。夫妻交拜。百年和樂。揭巾圓酒。先拜老夫人。老旦上再拜堂上雙親。末旦上禮畢。擺合家歡宴。老旦上坐。末旦



旁坐生貼又旁坐丑上宴合唱

（解三醒）看壽母精神彩煥。樂高堂喜笑言歡。因緣事早三生判。歌麟鳳集鸞。鸞羹厨。今日薇香洗湯餅來。年桂子團祥光滿。正雙雙和合。歲歲團圓。

各起介老旦末旦先下丑丫鬟掌燈送入洞房。雜旦引生貼下丑媒婆拜堂

已畢。我們到後面也吃箇交杯盞。花旦放屁。老不正經。丑我們老伙計有怎

麼要緊。你看今日新郎相貌雖俊。算起年紀來。總比新娘大一紀多。我也不

過大了你兩紀。將就些罷了。花旦打丑。譚下雜旦執燭引生貼上對坐。雜旦

放燭案上掩門下生執燭照貼介。呀。卿莫是粉蝶耶。貼俯首不語。介生我與

卿相別未久。何遂生分如此。貼低語介。我何曾見過來。生這又奇了。

（前腔）分明是舊時身段。卻如何故意遮瞞。想當日燈前曾把卿卿喚。蓮漏盡。

玉貌歡移。繁累爾深宵立。挽頸。余斗胆拚時雖換。怎做了空中幻境。意外疑

團。

有了。待我把海風引舟。仙女謫降兩曲。彈與他聽看他如何光景。取琴彈介。



貼聽久點頭介子莫非颶風吹來之客乎生大笑介然也貼

(前腔)恍惚記琴聲和緩思量起夢影彌漫深山有一對人操縵頓然間風簫過露點溥悔從闌苑人窺宋謫到河陽花姓潘衷腸亂好教我撫今眉蹙憶舊心酸

掩淚介生娘子不必感懷我與你仙緣夙定這會合非比等閒也

(前腔)仗風伯奇情變換有仙舟著意扶搏曾經片語通情款思淑質憶華鬢一年音耗乖黃犬此日丰儀接彩鸞青琴煖才得箇調和音叶美滿情完

執貼手介娘子還記得那晚與你挽頸情狀麼貼羞介生

(尾聲)百年姻雙星伴奇緣恍與訂烏桓這才是天上人間兩世歡

月明伴宿玉堂空韓愈碧落無雲鶴出籠許渾

萬里相逢貪握手杜甫花光不減上陽紅李白

晉朝叔夜舊相知韋莊夜半無人私語時白居易

新雁參差雲碧處溫庭筠檻前山翠茂陵眉杜牧



同下

仙風縹緲把箇人海外吹入瑤島月老多情牽引藤蘿紅絲扳住枝杪深宵兩  
兩琴心逗想暗裡幽香盈抱累蝶兒粉褪煙消隔斷一塵魂杳無奈鄉關闊  
絕便思覓舊侶誰整歸棹幸有仙娥繫上湘裙頃刻南來風飽收藏藥裏兼胡  
餅已早見瓊山峯繞更一年曲譜團圓爲寫豔情新稿

右調寄疎影

玉泉樵子自題



宋詞媛朱淑真事略

歐陽永叔生查子元夕詞。誤入朱淑真集。升菴引之。謂非良家婦所宜。欽  
定四庫全書提要辨之詳矣。魏端禮斷腸集序云。蚤歲父母失家。嫁爲市井民  
妻。一生抑鬱不得志。升菴之說。實原於此。今據集中詩。余藏斷腸集鮑渌猷  
手斟本。巴陵方氏碧琳瑯館景元鈔本。又從宋元百家詩。後邨千家詩。名媛詩  
歸。暨各撰本。輯補遺一卷。及它書攷之。淑真自號幽栖居士。錢塘人。四庫  
提要。或曰海甯人。文公姪女。古今女史。居寶康巷。西湖游覽志在湧金  
門內如意橋北。或曰錢塘下里人。世居桃邨。全浙詩話。幼警慧。善讀書。游  
覽志。文章幽豔。女史。工繪事。杜東原集有朱淑真梅竹圖題跋。沈石  
田集有題淑真畫竹詩。曉音律。本詩答求譜云。春醴醲處多傷感。那得心  
情事。筦弦。父官淞西。紹定三年二月。淑真作璿璣圖記。有云。家君宦游淞西。  
好拾清玩。凡可人意者。雖重購不惜也。池北偶談。其家有東園西園。西樓水  
閣。桂堂。依綠亭。諸勝。本詩晚春會東園云。紅點落痕綠滿枝。舉杯和泪送春



歸。倉庚有意畱殘景。杜宇無情戀晚暉。蝶趁落花盤地舞。燕隨柳絮入簾飛。醉中曾記題詩處。臨水人家半掩扉。春游西園云閑步。西園裡。春風明媚天。蝶疑莊叟夢。絮憶謝孃聯。蹋草翠茵軟。看花紅錦鮮。徘徊林影下。欲去又依然。西樓納涼云。小閣對芙蕖。囂塵一點無。水風涼。枕簟雪。葛爽肌。膚夏日遊水閣云。澹紅衫子透肌膚。夏日初長板閣虛。獨自憑闌無箇事。水風涼處讀殘書。納涼在堂云。微涼待月畫樓西。風遞荷香拂面吹。先自桂堂無暑氣。那堪人唱雪堂詞。夜留依綠亭云。水鳥栖煙夜不喧。風傳宮漏到湖邊。三更好月十分魄。萬里無雲一樣天。案各詩所云。如長日讀書。夜留待月。確是家園遊賞情景。淑真它作多思親念遠之意。此獨不然。依綠亭云。風傳宮漏到湖邊。當是寓錢塘作。不在于歸後也。一夫家姓氏失攷。似初應禮部試。一本詩賀人移學東軒云。一軒瀟灑正東偏。屏棄囂塵聚簡篇。美璞莫辭雕作器。涓流終見積成淵。謝班難繼予慚甚。顏孟堪希子勉旃。鴻鵠羽儀當養就。飛騰早晚看冲天。送人赴禮部試云。春闈報罷已三年。又向西風促去鞭。屢鼓莫嫌非作氣。一飛當自卜冲天。賈



生少達終何遇。馬援才高老更堅。大抵功名無早晚。平津今見起菑川。（案二詩似贈外之作）其後官江南者。（本詩春日書懷云從宦東西不自由。親幃千里汨長流。寒食詠懷云江南寒食更風流。絲筦紛紛逐勝遊。春色眼前無限好。思親懷土自多愁。）案二詩言親幃千里。思親懷土。當是于歸後作。（淑真從宦常往來吳越荆楚間。）本詩舟行卽事。其六云歲莫天涯客。異鄉扁舟今又渡瀟湘。題斗野亭云地分吳楚界。人在斗牛中。案舟行卽事。其二云白雲遙望有親廬。其四云目斷親幃瞻不到。其七云庭闈獻壽阻傳盃。又秋日得書云已有歸賓約。足爲于歸後遠離之稿證。（與曾布妻魏氏爲詞友。）御選歷代詩餘詞人姓氏。嘗會魏席上賦小鬟妙舞。以飛雪滿羣山爲韻。作五絕句。又宴謝夫人堂有詩。今並載集中。淑真生平大畧如此。舊說悠謬。其證有三。其父旣曰宦游。又嘗留意清玩。東園諸作。可想見其家世。何至下嫁庸夫。一證也。市井民妻。何得有從宦東西之事。二證也。（案本詩江上阻風云撥悶喜陪尊有酒。供厨不慮食無錢。酒醒云夢回。酒醒嚼孟冰侍女貪眠。喚不應。睡起云）



侍兒全不知人意。猶把梅花插一枝。淑真詩凡言起居服御絕類大家口吻。不  
同市井民妻。若近日西青散記所載賀雙卿詩詞。則誠邛僻小家語矣。魏謝  
大家。豈友駟婦三證也。淑真之詩。其詞婉而意苦。委曲而難明。當時事跡。別無  
記載可攷。以意揣之。或者其夫遠宦。淑真未必皆從。容有竇滔陽臺之事。未可  
知也。一本詩恨春云。春光正好多。風雨恩愛方深。奈別離初夏云。待封一掬傷  
心淚。寄與南樓薄倖人。梅窗書事云。清香未寄江南夢。偏惱幽閨獨睡人。惜春  
云。願教青帝長爲主。莫遣紛紛點翠落。愁懷云。鷗鷺鴛鴦作一池。須知羽翼不  
相宜。東君是與花爲主。一任多生連理枝。案愁懷一首。大似諷夫納姬之作。  
近有才婦諷夫納姬詩云。荷葉與荷花。紅綠兩相配。鴛鴦自有羣。鷗鷺莫入隊。  
政與此詩闇合。游覽志餘改後二句。作東君不與花爲主。何似休生連理枝。以  
爲淑真厭薄其夫之左證。何樂爲此。其心地殆不可知。它如思親感舊諸什。  
意各有指。以證斷腸之名。案淑真歿後。端禮輯其詩詞。名曰斷腸集。非淑真  
自名也。尤爲非是。生查子詞。今載廬陵集第一百三十一卷。四庫提要宋



曾慥樂府雅詞。明陳耀文花草粹編。並作永叔慥錄歐詞特慎。雅詞序云。當時或作豔曲。謬爲公詞。今悉刪除。此闕適在選中。其爲歐詞明甚。余昔斟刻汲古閣。未刻本斷腸詞跋語中詳記之。茲復箸於篇。







張靈崔瑩合傳

湘潭黃九烟撰

余少時閱唐解元六如集。有云六如嘗與祝枝山張夢晉大雪中效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夢晉爲何許人也。頃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乃詳載張夢晉崔素瓊事。不覺驚喜叫跳。已而潛然雨泣。此真古今來才子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不傳。遂爲之傳。

張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爽。才調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貧。而靈獨蚤慧。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子員。靈心顧不樂。以爲才人何苦爲章縫束縛。遂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輕與交。惟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靈既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意中人足當吾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千年中。



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雖不才。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嫁鄭恒。正未知果識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爲君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叫絕。輒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跪進曰。酒罄矣。今日唐解元與祝京兆。謙集虎邱。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耶。靈大喜即行。然不欲爲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跣雙髻。衣鶉結。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謳吟道情詞。行乞而前。抵虎邱。見貴游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輒執書向客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饌貽之。有數賈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賈人笑之。其詩中有蒼官青事。撲握伊尼四事。因指以問。靈曰。松竹兔鹿誰不知耶。賈人始驚。令賡詩。靈立即揮百絕而去。遙見六如及枝山數輩共集可中亭。亦趨前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爲靈。見其佯狂遊戲。戒座客陽爲不識者以觀之。語靈曰。爾丐子持書行乞。想能賦詩。試題悟石軒一絕句。如佳。則賜爾卮酒。否則當扣爾脛。靈曰。易耳。童子隨進毫楮。靈即書云。勝跡天成說虎邱。可中亭畔足酣



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頭。遂并毫楮擲地曰。佳哉。擲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因呼與共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顧驚怪。靈既醉。卽拂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徑去。六如謂枝山曰。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寫一帖爲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佳話也。卽舐筆伸紙。俄頃圖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爭傳玩歎。賞忽一翁縞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卽唐解元祝京兆耶。僕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遜謝徐叩之。則南昌明經崔文博。以海虞廣文告歸者也。翁得圖諦觀。不忍釋手。因訊適行乞者爲誰。六如曰。敝里才子張靈也。翁曰。誠然。此固非真才子。不能卽向六如乞此圖。歸將返舟。見舟已移泊他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素瓊者。名瑩。才貌俱絕世。以新喪母。隨翁扶櫬歸。先艤舟岸側。時聞人聲喧沸。乍啓櫬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不俗。丐者亦熟視櫬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發遣不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強挽之始去。故瑩命移舟避之。崔翁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丐者爲張靈。嘆曰。此乃眞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笥中。翁擬以明



日往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疴數日不起。爲榜人所促。遽返豫章。靈旣于舟次見瑩。以爲絕代佳人。世難再得。遂日走虎邱偵之。久之杳然。屬鄆人方誌來校士。誌旣深惡古文詞。而又聞靈跣弛不羈。竟褫其諸生。靈聞乃大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今幸免矣。顧一褫何慮。再褫彼能褫吾諸生之名。亦能褫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如家。見車騎填門。胥尉盈座。則江右甯藩宸濠遣使來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于君。吾曩者虎邱所遇之佳人。卽豫章人也。乞君爲我多方訪之。冀得當以報我。此開天闢地第一吃緊事也。幸無忽忘。六如曰諾。卽偕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畜異謀。其招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作十美图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尙虛其一。六如請先寫之。遂爲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于後。九美者。廣陵湯之靄（字雨君善畫）姑蘇木桂（字文舟善琴）嘉禾朱家淑（字文儒善書）金陵錢韶（字鳳生善歌）江陵熊御（字小馮善舞）荆溪杜若（字芳洲善箏）洛陽花萼（字朱芳善笙）錢唐柳春陽（字絮才善瑟）公安薛幼端（字端清善簫）



也。圖咏既成。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筵。特譙六如。而別一殿僚。季生副之。季生者。儉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因進曰。十美歟。一殊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充其數。詰朝。請持圖來獻。比持圖來。卽崔瑩也。濠見之曰。此真國色矣。卽屬季生往說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才名噪甚。求姻者踵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旣從虎邱得張靈。遂雅屬意。靈不意疾作。遽歸。思復往吳中。託六如主其事。適季生旋里。喪耦。熟聞瑩名。預遣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于翁。翁謀諸瑩。瑩固不許。于是季生銜之。因假手于濠。以洩私憤。時濠威殊張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窘激。欲自裁。翁復多方護之。瑩歎曰。命也已矣。夫復何言。乃取笥中行乞圖。自題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祇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真。舉以授翁。曰。願持此復張郎。俾知世間有情癡女子。如崔素瓊者。亦不虛其一。生才子也。遂慟哭入宮。濠得之喜甚。復倩六如圖咏。以爲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之。瑩旣知六如在宮中。乘間默致一緘。以述已意。六如得緘。始大驚惋。始知此女卽靈所託訪者。今事旣不成。復爲繪圖進獻。



豈非千古罪人。將來何面目見良友。因急詣崔翁。索得行乞圖返宮。將相機維  
挽。不意十美已卽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見濠逆節漸著。急欲辭歸。苦爲濠羈  
縻。乃發狂號呼。顛擲洩穢。狼藉濠久之。不能堪。乃遣使送歸。杜門月餘。乃起。過  
張靈時。靈已頽然臥病矣。蓋靈自別六如後。邑邑亡慘。日縱酒狂呼。或歌或哭。  
一日中秋。獨走虎邱千人石畔。見優伶演劇。靈佇視良久。忽大叫曰。爾等所演  
不佳。待吾演。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子于地而跨其背。攫伶人笙吹之。命  
童子作鶴飛。捶之不起。童子怒。掀靈于地。靈起曰。鶴不肯飛。吾今旣不得爲天  
仙。惟當作水仙耳。遂躍入劍池中。衆急救之出。則面額俱損。且傷股。不能行人。  
送歸其家。自此委頓枕席。日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六如至。乃從榻間躍起。急  
叩豫章佳人狀。六如出所摹素瓊圖示之。靈一見。詫爲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  
跪拜。自陳才子張靈拜謁云云。已聞瑩已入宮。乃撫圖痛哭。六如復出瑩所題  
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人崔素瓊隨踏地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楊  
間。病愈甚。三日後。邀六如與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真死矣。死後乞以此圖殉葬。



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誕人也。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于元墓山之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章。先已自焚。惟收其詩草及行乞圖以歸。時瑩已率十美抵都。因駕幸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爲王守仁所敗。旋即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爲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聽其適人。于是瑩仍得返豫章。值崔翁已捐館舍。有老僕崔恩殯之。瑩哀痛至甚。然焚子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徑抵吳門。命崔恩邀六如相見于舟次。瑩首訊張靈近狀。六如愴然投涕曰。辱姊鍾情遠顧。奈此君福薄。今已爲情鬼矣。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于元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至。與瑩各挈舟抵靈墓所。瑩衣綾經伏地拜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于墓前。陳設祭儀。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草讀之。每讀一章。輒酌酒一卮。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而崔恩佇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邱壟間。及返。卽瑩已自經于臺畔。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瑩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將



易服歛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綴嚴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并置棺中。爲殉啓靈塚。與瑩同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合葬之墓。時傾城士人閨傳感歎。無貴賤賢愚爭來弔誄。絡繹喧騰。雲烝雨集。哀聲動地。殆莫知其由也。六如既合葬。瑩檢瑩所遺橐中裝。爲置墓田。營丙舍。命崔恩居之。以供春秋奠掃之役。嗚呼。才子佳人。一旦至此。庶乎靈瑩之事畢。而六如之事亦畢矣。而六如于明年仲春躬指墓所拜奠。夜宿丙舍。傍輾轉不寐。啟窗縱目。則萬樹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悵然歎曰。夢晉一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美人合葬此間。消受香光。亦差可。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歔歔泣下。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六如急起入林迎揖。則張靈也。六如訝曰。君死已久。安得來此。吟高季迪詩。靈笑曰。君以我爲眞死耶。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旣爲一世才子。死後豈若他人泯沒耶。今乘此花滿山中。高士偃臥。時來造訪耳。復舉手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來乎。六如回顧有美人姍姍來前。則崔瑩也。



于是兩人攜手整襟向六如拜謝合葬之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呼曰。我高季迪梅花詩。乃千古絕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爲花。定須飽我老拳。六如轉瞬之間。靈瑩俱失。所在其人。直前呼曰。當捶此改詩之賊。才子。猝六如欲毆之。六如驚寤。則半窗明月。聞其無人。六如憮然。始信真才子與真佳人。蓋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張靈崔瑩合傳以記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乎。蓋吾閱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真有才子佳人也。從來稗官家言。大抵眞贋參半。若夢晉之名。既章章于六如集中。但素瓊之事。無從攷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爲而發乎。獨怪夢晉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尙論才子佳人。則端以太白與鶯鶯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千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爲第一。而夢晉顧舍彼而就此。厥後果遇素瓊。母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讖耶。至于張以情死。崔以情殉。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泰山于鴻毛。徒以情色相憐之故。推此志也。凜凜生氣。日月爭光。



又遠出琴心。犢鼻之上矣。或者猶追恨夢晉之早死。以爲夢晉若不死。則素瓊  
遣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階。未可知也。噫。此固庸  
庸蚩蚩者之厚福也。何有于才子佳人哉。



# 菊譜序

草木之有花。浮冶而易壞。凡天下輕脆難久之物者。皆以花比之。宜非正人達士。堅操篤行之所好也。然余嘗觀屈原之爲文。香草龍鳳。以比忠正。而菊與菌桂。荃蕙蘭芷。江離同爲所取。又松者。天下歲寒堅正之木也。而陶淵明乃以松名配菊。連語而稱之。夫屈原淵明。寔皆正人達士。堅操篤行之流。至於菊猶貴重之如此。是菊雖以花爲名。固與浮冶易壞之物。不可同年而語也。且菊有異於物者。凡花皆以春盛。而實者以秋成。其根柢枝葉。無物不然。而菊獨以秋花悅茂於風霜搖落之時。此其得時者異也。有花葉者。花未必可食。而康風子乃以食菊僊。又本草云。以九月取花。久服輕身耐老。此其花異也。花可食者。根葉未必可食。而陸龜蒙云。春苗恣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按又本草云。以正月取根。此其根葉異也。夫以一草之微。自本至末。無非可食。有功於人者。加以花色香態。纖妙閑雅。可爲丘壑燕靜之娛。然則古人取其香以比德。而配之以歲寒之操。夫豈獨然而已哉。洛陽風俗大抵好花。菊品之數。比他州爲盛。劉元孫伯



紹者。隱居伊水之瀍。萃諸菊而植之。朝夕嘯詠乎其側。蓋有意譜之而未暇也。崇寧甲申九月。余得爲龍門之游。得至君居。坐於舒嘯堂上。顧玩而樂之。於是相與訂論。訪其居之未嘗有。因次第焉。牡丹。荔枝。香筍。茶竹。硯墨之類。有名數者。前人皆譜錄。今菊品之盛。至於三十餘種。可以類聚而記之。故隨其名品。類序於左。以列諸譜之次。



菊譜一

宋 彭城劉 蒙

黃花

勝金黃

勝金黃。一名大金黃。菊以黃爲正。此品最爲豐縟而輕盈。花葉微尖。但條梗纖弱。難得團簇作大本。須留意扶植乃成。

疊金黃

疊金黃。一名明州黃。又名小金黃。花心極小。疊葉穠密。狀如笑靨。花有富貴氣。開最早。

棣棠菊

棣棠菊。一名金鎚子。花纖穠酷似棣棠。色深如赤金。他花色皆不及。蓋奇品也。窠株不甚高。金陵最多。

疊羅黃



疊羅黃。狀如小金黃。花葉尖瘦如剪羅縠。三兩花自作一高枝。出叢上。意度瀟灑。

麝香黃

麝香黃。花心豐腴。傍短葉密承之。格極高勝。亦有白者。大略似白佛頂。而勝之遠甚。吳中比年始有。

千葉黃

千葉小金錢。略似明州黃。花葉中外疊疊整齊。心甚大。

太真黃

太真黃。花如小金錢。加鮮明。

單花小金錢

單花小金錢。花心尤大。開最早。重陽前已爛熳。

垂絲菊

垂絲菊。花藥深黃。莖極柔細。隨風動搖如垂絲海棠。



鴛鴦菊

鴛鴦菊花常相偶。葉深碧。

金鈴菊

金鈴菊一名荔枝菊。舉體千葉細瓣。簇成小毬。如小荔枝。枝條長茂。可以攬結。江東人喜種之。有結爲浮圖樓閣高丈餘者。余頃北使過欒城。其地多菊。家家以盆盎遮門。悉爲鸞鳳亭臺之狀。卽此一種。

毬子菊

毬子菊如金鈴而差小。二種相去不遠。其大小名字。出於栽培肥瘠之別。

小金鈴

小金鈴一名夏菊。花如金鈴。而極小無大本。夏中開。

藤菊花

藤菊花密條柔以長。如藤蔓。可編作屏幃。亦名棚菊。種之坡上。則垂下裊數尺。如纓絡。尤宜池塘之瀕。

十樣菊

十樣菊一本開花。形模各異。或多葉。或單葉。或大或小。或如金鈴。往往有六七色。以成數。通名之曰十樣。衢嚴間。花黃。杭之屬邑有白者。

甘菊

甘菊一名家菊。人家種以供蔬茹。凡菊葉皆深綠而厚。味極苦。或有毛。惟此葉淡綠柔瑩。味微甘。咀嚼香味俱勝。擷以作羹及泛茶。極有風致。天隨子所賦。卽此種。花差勝野菊。

野菊

野菊。旅生田野。及水濱。花單葉極瑣細。

白花

五月菊

五月菊花心極大。每一鬚皆中空。攢成一圓毬子。紅白單葉繞承之。每枝只一花。莖二寸。葉似同蒿。夏中開。近年院體畫草虫。喜以此菊寫生。



金杯玉盤

金杯玉盤。中心黃。四旁淺白。大葉三數層。花頭徑三寸。菊之大者不過此。本出江東。比年稍移栽吳下。此與五月菊二品。以其花徑寸特大。故列之於前。

喜容

喜容。千葉。花初開。微黃。花心極小。花中色深。外微暈淡。欣然丰艷。有喜色。甚稱其名。久則變白。尤耐封殖。可以引長七八尺至一丈。亦可攬結。白花中高品也。

御衣黃

御衣黃。千葉。花初開。深鵝黃。大略似喜容。而差疎瘦。久則變白。

萬鈴菊

萬鈴菊。中心淡黃。鋸子。旁白花。葉繞之花端極尖。香尤清烈。

蓮花菊

蓮花菊。如小白蓮花。多葉而無心。花頭疎極。蕭散清絕。一枝只一葩。綠葉亦甚纖巧。

芙蓉菊

芙蓉菊。開就者如小木芙蓉。尤穠盛者。如樓子芍藥。但難培植。多不能繁。無。

茉莉菊

茉莉菊。花葉繁縟。全似茉莉。綠葉亦似之。長大而圓淨。

木香菊

木香菊。多葉。略似御衣黃。初開淺鵝黃。久則一白。花葉尖薄。盛開則微卷。芳氣最烈。一名腦子菊。

酴醾菊

酴醾菊。細葉稠疊。全似酴醾。比茉莉差小而圓。

艾葉菊

艾葉菊。心小葉單。葉綠尖似蓬艾。

白麝香

白麝香似麝香黃。花差小。亦豐腴韻勝。



銀杏菊

銀杏菊。淡白時有微紅。花葉尖綠。葉全似銀杏葉。

白荔枝

白荔枝。與金鈴同。但花白耳。

波斯菊

波斯菊。花頭極大。一枝只一葩。喜倒垂下。久則微捲。如髮之髻。

雜色

佛頂菊

佛頂菊。亦名佛頭菊。中黃心極大。四旁白花一層繞之。初秋先開白色。

桃花菊

桃花菊。多至四五重。粉紅色。濃淡在桃杏紅梅之間。未霜即開。最爲妍麗。中秋後便可賞。以其質如白之受采。故附白花。

胭脂菊

胭脂菊。類桃花菊。深紅淺紫。比胭脂色尤重。比年始有之。此品既出。桃花菊遂無顏色。蓋奇品也。姑附白花之後。

紫菊

紫菊。一名孩兒菊。花如紫茸。叢茁細碎。微有菊香。或云卽澤蘭也。以其與菊同時。又常及重九。故附於菊。



菊譜二

吳門史正志

黃

大金黃

心密。花瓣大如大錢。

小金黃

心微紅。花瓣鵝黃。葉翠大如衆花。

佛頭菊

無心。中邊亦同。

小佛頭菊

同上微小。又云疊羅黃。

金整菊

比佛頭頗瘦。花心微窪。

金鈴菊

心微青。紅花。瓣鵝黃色。葉小。又云明州黃。

深色御袍黃

心突起。色如深鵝黃。

淺色御袍黃

中深。而外淺。

金錢菊

心小。花瓣稀。

毬子黃

中邊一色。突起如毬子。

棣棠菊

色深黃如棣棠。

甘菊



色深黃。比棣棠頗小。

野菊

細瘦。枝柯凋衰。多野生。亦有白者。

白

金盞銀臺

心突起。瓣黃。四邊白。

樓子佛頂

心大突起似佛頂。四邊單葉。

添色喜容

心微突起。瓣密且大。

纏枝菊

花瓣薄。開過轉紅色。

玉盤菊

黃心突起。淡白緣邊。

單心菊

細花。心瓣大。

樓子菊

層層狀如樓子。

萬鈴菊

心茸茸突起。花多半開者如鈴。

腦子菊

花瓣微縐縮如腦子狀。

茶蘼菊

心青。黃微起。如鵝黃色淺。

雜色紅紫

十樣菊



黃白雜樣。亦有微紫。花頭小。

桃花菊

花瓣全如桃花。秋初先開。色有淺深。深秋亦有白者。

芙蓉菊

狀如芙蓉。亦紅色。

孩兒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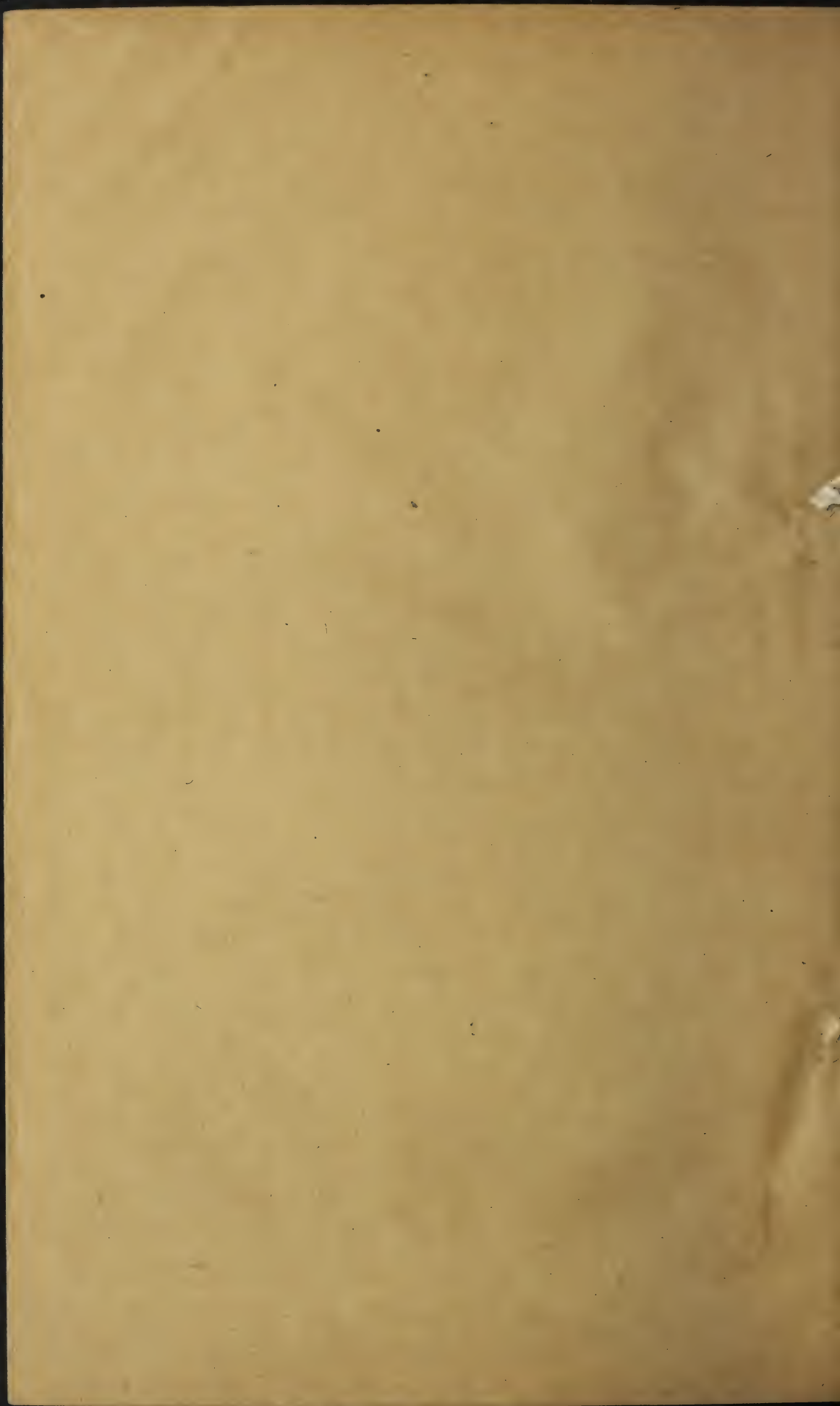
紫萼白心。茸茸然。葉上有光。與他菊異。

夏月佛頂菊

五六月開。色微紅。

香艷叢書七集卷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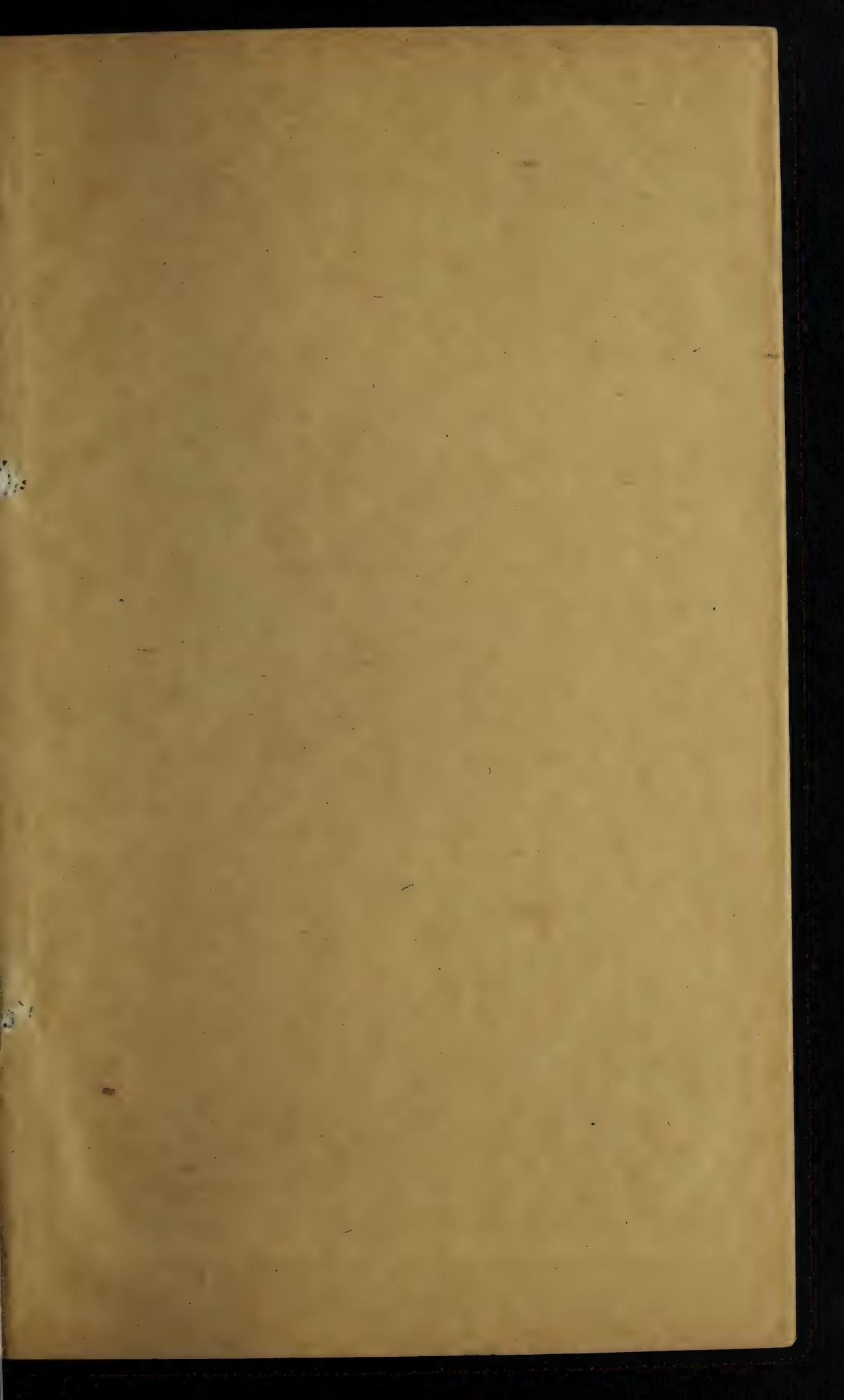






香  
豔  
叢  
書

第七集





HQ  
1737  
H25  
1.25

# 香艷叢書

七集卷四

## 小螺菴病榻憶語序

病榻憶語一卷。孫瘦梅先生哭其女越畹女史而作也。芳蹤欲塵。秋淚不熟。一編甫竟。來徵弁言。僕也買隣千萬。幸接清風。通經十年。與共夜月。其時長女綺待年蘿屋。問字花幰。與女史問訊時。通過從勿間。燃脂互寫。珍珠密字之牋。擘繭聯吟。金縷寶釵之句。紛茲內美。芳其彌章。繁言不聞。淑履可述。夫其珍同么鳳。慧兆翠雞。陶靖節之慰情。尙憐其弱。張安昌之愛女。頗甚於男。生長乎綺羅。出入乎保袞。縱使性成嬌逸。嗜在麗都。以論清閨。豈云累德。而女史則蘭心自幽。梅骨不俗。紅燈繡局。壓金線以偏勤。紫鳳春衫。屏皎服而勿御。飛花陌上。詎走鈿車。吹絮簌中。兼羅麝笏。誦南華秋水。本是綠衣之仙。錄北山移文。奚慚紫石之字。翡翠之牀在手。珠玉之唾隨風。喜書早見乎九齡。熟簡已盈夫數尺。况乃晨妝埽月。修玫笑以承顏。午課吟花。捧桃箋而繞膝。叢編代檢。雲葉縹羅之



廚。僻事能徵。錦舌青瑤之乘。果然淑女。無異佳兒。如此瓊姿。合歸琳嶠。雲冉冉其扶夢。風飄飄兮吹衣。明星玉女。手白蓮以上征。青靈羽人。卓翠蕤以早待。史女未病先生夢其手白蓮花冉冉升雲際上有仙人招之黑蜨之境匪幻。白鳳之召旋來。溯其示疾之初。迄乎彌留之際。玉骨支瘦。不廢鳴蟬之梳。絲喘顫涼。猶戀秋蛇之迹。先生則水量磁斗。藥屑銀船。龍宮檢方。丹九還而誰合。雁鐙警夢。夕五起而猶驚。一霎曇花。半年病葉。五絲莫續。雙淚空揮。蕭瑟珠櫳。永絕青絃之響。叢殘粉翰。忍開黃竹之箱。徒憶其零星倚枕之言。冀抒此夜雨虛帷之感。亦足悲矣。然而悲驩境也。脩短命也。綵雲之聚散何常。舜華之盛徂隨化。况乎吟傳七字。綠楊鐙景之篇。曹文儒大令贈女史詩綠楊幃幙雨中決別一言。白榆天上之約。彌留時為先生言天上新鐙一篇為時傳誦大令蓋女史師也麗居甚容華著才媛之號。飛瓊返玉館之真。碧落雖遙。涼墨可數。惶簫乍引。恍睹平桂旗。雕華勿湮。有同夫梓。瑟將見琅函展碧。咸誦秋風楚些之辭。珠字流香。爭題明月湘君之什。

同治癸酉仲夏之月山陰王詒壽撰



越畹女史小傳

前史官山陰平步青纂

越畹女史者。姓孫氏。名芳祖。字心蘭。越畹其號也。生而嫵媚。眉目如畫。甫晬喜  
跌坐。見者異之。時其父觀察道乾未有丈夫子。女史婉孌敏慧。奇愛之。若忘其  
無兒事。母陸夫人及所生母王慈母張。咸得其驩。好讀書。十二歲師蕭山曹大  
令壽銘。授以唐宋人詩。輒仿爲之。旁及倚聲繪事。涉筆罔勿工。顧秘不示人。十  
五歲箴滌花鳥人物。能自出新意。並時閨閣皆斂手。謂爲不及孫氏。越中著姓  
世居北郊。當是時。觀察君旣倦游。避寇數遷。而從其故居。遂閉關不復出。日擁  
圖史。課女史以自樂。而群從子姓。方以科第才技有聞於時。女史以一弱女子  
頡頏其間。社中讌集。徵引故事。猝不省所出。或以寸赫蹠書之。使叩女史。女史  
援筆爲疏本末。至則取插架書覆之。無一字譌者。其博識如此。字秦公子墀。年  
少有雋才。三郤方嘖嘖。歎觀察君得壻矣。未行而遭疾。逾月遽卒。同治十一年  
六月二十九日也。年僅十有九。先是觀察君夢女史手白夫渠。雲中仙人招之。



冉冉冲舉。心惡之。臨歿數日。捧其父手。熟視強笑。若將有言。久之不語。雙淚承  
睫下。回面嚮壁。固問之。第曰。明日荷花生日也。又絮絮語其父。天上新居甚麗。  
嗟乎。簡夢之說。儒者所勿道。然玉谿生纂長吉小傳云。帝召記白玉樓。而它書  
載長吉母夢謂天上差樂勿念。由今論之。其信然耶。時觀察君猶未有丈夫子。  
既慟女史之亡。爲病榻憶語千餘言。哭之。秦氏固請迎其喪。殯諸先壠。女史最  
嗜佳墨。隄藥劍脊藏。弄篋衍中無算。病時不喜服丸散。取諸花露啜之。其癖幽  
好絮。皆此類也。著有小螺菴詩詞二卷。其梅花畫人傳。續銜蟬錄。皆未成。  
前史氏曰。吾越閨秀。國初惟徐昭華。嘉慶中又得潘素心夫人。皆以擅詩歌  
韻語傳。潘尤福與慧兼。豔溢人口。令女史者不早世。異日何遽不若。惜哉。畀之  
殊質而抗以無年。豈造物本無心耶。抑女子有才尤不幸耶。悲夫。

## 越畹女史誄

會稽陶方琦紫吟

年月日。吾友寄龕。以其從妹越畹女史事。屬誄於方琦。方綺以爲華鬢靈祗。有  
瑤池函列之春。乾竺優曇。非香海長生之樹。終歸天上。豈在人間。何必假哀豔。



之詞製幽馨之謚。寄竈則謂人天路隔情文理通。累哀歎。麤君無多讓。方琦不獲辭爲文以誄之。女史孫氏名芳祖。字心蘭。一字越晚。瘦梅先生之弱息也。姘姿荏惠。妙性莊姝。通眉若仙。跌坐是佛。瀟湘花葉之水。姑射冰雪之神。宜乎鐫翠琬之逸香。咀瓊鋌之清豢。三生紅蝨。化爲綺羅之仙。百笏青麟。屏夫鉛黛之飾。小吹蘭語。盡讀琅嬛。偷寫花規。那論粉墨。月照水而同影。人與花兮各香。梧庭分雛鳳之聲。桑苗仿春蠶之字。弄諸兄之筆硯。珠玉在前。隨老子以婆娑。風月不淺。鍼神穎芾。畫史芬鏤。櫻玉綴於內心。碎珠暈於滿額。斯固泉明弱女。聊勝無男。何必關家進士。始稱不櫛哉。先生則索艱脫虜。姑盼徵蘭。特鍾玉勝之憐。並乞瑄朗之照。紐騷心以香艸。饋兒面以桃花。東山玉樹。家有道韞之才。曉鏡金釵。世少容華之賦。太傅刊紫石之字。中郎訊朱絃之音。而況絳帳琴聲。簪花頻學。綠楊鐙影。吹絮多才。繡檻承驩。華庭問字。每至春鶯初雨。秋蟾夕波。煖香成帷。涼黛如畫。淒鏘麗句。品制曼聲。藉慰莫年。終繇慧業。詎知玉奩光滅。金鎖災纏。黃嬾磨人。鄔婆竭夢。長爪之仙不壽。素心之蕊先零。懔懔湘芷之愁。誦



諱玉蓮之兆。猶復枕邊弄墨。簾底分丸。虞皓首以飾籬。乞剛丹而乏術。朝霞歛散。織阿竟沈。老淚萑闌。仙山茗邈。反忉利掌書之吏。爲玉峯散香之遊。從此金鹿悲詞。彌深潘岳。蜀牋殘字。祇報秦嘉。梅魂柳影。裁爲祭程之文。華露松煙。寫入哀瓠之記。仙塵區軌。悲驪轉圓。庸以覩言。重銘芳跡。其辭曰。

結璘不反。弄玉長仙。千秋麗質。多化雲煙。舜華易謝。玉瑩不堅。彫英裂殼。今昔胥然。吁嗟女史。悉侔珍珎。鑑影媚容。鍾德髻齒。蘭符姑夢。芳眞竟體。靈椿婉侍。姱其悖嫵。君徽賦茗。陳媛頌椒。英英才思。方茲未遙。慧心紉黼。嬋能璇璫。左家有女。宜命曰嬌。癖嗜烏玦。墨藻橫斜。噉香鬪句。鍊粉圖花。賦擅小山。學承大家。前身明月。彈指春華。俄如示疾。綿惓丹闥。紆親強飯。詔婢量圭。蓮房顚顚。桃扇分暌。靈觀携遊。婉矜召歸。何姿之秀。而年不永。何慧之耀。而福不乘。蘭摧玉碎。天長地迴。螺菴華月。淒其寫影。寫影兮姍姍。芳菲兮何年。采雲絕兮倏墮。纖月皎兮不圓。塵藥房兮桂棟。彫玉佩兮珠鉿。攀夫容兮遠望。雪泐涕而潺湲。荃何短兮蕢何脩。女嬋媛兮靈不留。渺吹笙兮飛瓊儔。折芳馨兮山木嘔。反仙華兮



玄闕遺若英兮中洲痛芝焚兮蕙歎迺非春而非秋多羅闕采零陵隕芳姬邱  
幡恨挈壙銘傷香蠹宛轉塵鷗悲涼翠珉志泐亘亘千霜





小螺菴病榻憶語題詞

臺城路

杭州譚 獻仲儀

朱闌牋上蠶眠字。零星憶盡秋語。悽碧塵簾。娟黃薜砌。無賴葉聲如雨。左家風度。想管鸞鍼綺朝。羅暮一霎。西風夢痕吹墮。粉雲路。峭涼漸怯。衫縷病來。渾瘦損。猶理詞譜。玉簫新愁。青絃舊識。杳了。亭亭芳步。傷心誰訴。只老淚揮殘。墨華香。泣夜色。沈沈佩環。明月阻。

烏程施補華 均甫

扶牀悽語記來真。老淚臨風泣夢雲。合傍青溪營半畝。白蓮花繞女兒墳。此用卷中

本故事

墨雲香瘦銀牋冷。一種淒清可奈何。憶到紅顏春樹話。蕭蕭黃葉打簾多。

山陰杜榮壽 原名思通

疏梅香暗墨雲凍。小螺菴裏清如夢。病葉淒涼夜雨愁。瓊花零落罡風送。綽約仙人認畫圖。綠楊簾幙總模糊。翠絲莫繫朱顏住。不獨傷心老淚枯。相呼姊妹

同依膝。我亦堂前承愛日。親見詩吟蝴蝶飛。小螺菴吟稿中有早起對雪詩云曉夢羅浮猶未醒亂飛蝴蝶落梅

花還看錦繡鴛鴦出。欲占閨中第一流。鳴鑪紅袖愛香留。挑燈摘寫全芳句。因

名芳祖嘗采宋人全芳備祖賦咏祖中尤雅者手錄之擬補蠶書待少游。譚子敬民部輓妹聯云賴有慧

秦按孫葆光秦太虛皆有蠶書孫書則自宋時已散佚矣底事隔年先異兆。人與蓮花同縹緲。玉樓射召女

修文。銀甲空教護長爪。神丹無計覓長生。愧汝殷勤尙寄聲。聞道偶臨菱鏡照。

明眉微減遠山青。人生脩短偏難料。絕筆猶留詞絕妙。珍重眞妃降九華。妹於六

月二十九日相傳是日九華眞妃降天上人間雙鳳詔。芝孫妹婿亭亭玉立祝孫叔父以韓桂輪

也別有痴心只自知。後身會許作男兒。隨園有例分明在。六十添丁喚阿遲。

山陰胡壽鼎 匡伯

餐花仙子謝塵氛。夢裏鸞幃五色雲。遺蛻年年埋露草。莫疑山鬼唱秋墳。

玉容消瘦病難支。悽語纏綿欲絕時。潘鬢蕭蕭揮老淚。爲悲金鹿製哀詞。

山陰胡壽頤 耆仲

蘇門梅叟神仙骨。知索元珠探月闕。蓬山芝草託靈根。化作人間好顏色。步虛



飛下戲朱塵。慧業生前有夙因。自從誤認賢兒女。十九年來掌上珍。墮地紅羊  
逢惡劫。卜隣分隙珠藏匣。修梅仙館貯雛娃。風規儼具大家法。生小無言解弄  
鍼。藕中九竅比靈心。綺窗學繡初聞語。花樣時從阿姊尋。湘湖先生五經笥。絳  
帳携書頻問字。韻譜裝成憶彩鸞。迴文巧奪天孫製。羽化仙蹤付渺茫。空教玉  
白覓裴航。拈花一笑生天去。望斷華原授禁方。妝臺檢點留釵股。白髮雙親淚  
如雨。一霎曇花亦可憐。纏絲絲向春蠶吐。春絲吐盡絕塵根。斷句零篇難細論。  
夢裏雲中虛想像。芙蓉花下賦招魂。

會稽孫 垓子九

蘭心蕙質證仙根。舊撫龍賓尚有存。煙霽易消悲莫歇。寫將悽語與招魂。  
追摹簾影記登樓。老淚潄潄灑素秋。我更遠歸傷舊雨。綠楊如夢絳帷收。  
女史於曹文儒大令三年前嘗造文儒齋見其問字講席間今夏垓自閩旋知女史先一年歿文儒亦謝世六年矣故云

會稽秦 樹勉鉅

梧桐滴碎秋窗雨。西風獨夜悽吟緒。烏絲闌上重賸愁。蠶眠字字珍珠語。謝家



群從才翩翩。就中秀德鍾嬋娟。淑質解承咳養志。紅閨時誦白華篇。幽花空谷徵同氣。春風鄰巷吟筒遞。眉叔學博令媛仲昭閨中倡和甚得有耀蟾光照戶庭。無端疾草生階砌。繡闥經春浣藥塵。扶牀宵語劇酸辛。疏燈楊柳風前影。仙籙蓮花夢裏身。集用事。芳齡愁數胡笳拍。人天忽忽殊悲樂。黃竹江干譜乍成。碧桃天上開還落。空傳百兩爛盈門。終踐鴛盟夙誼敦。一縷香魂葬未得。微雲深護左家墳。

慶春澤

山陰胡元鼎梅臣

巷接烏衣樓巢翠玉寶簾花影玲瓏繡譜商完閒情時遞筠筒綠楊依舊宵來雨欠微吟一點燈紅。女史與內子家居比隣為閨中友曹文孺大令有春色兩家分占處綠楊簾幙雨中燈句怎匆匆碧落人歸環佩秋風欹牀讀罷瑤編句悵明珠掌冷紫石塵封瑣語淒涼生憐暗月房櫳香絲不綰簫聲住想秦嘉夢裏應逢。謂秦孫杳仙蹤何處重尋縹緲芙蓉

會稽張景燾鵲塘

本是亭亭玉女身。無端小謫墮芳塵。一從證得青蓮果。瑤草琪花別有春。綠楊簾幕住嬋娟。繡譜吟箋盡可傳。恰似眞妃靈降日。飛身應拜九華僊。



山陰許秉辰又村

老淚彈將盡。酸辛付一編。白蓮曾入夢。紫玉遽成煙。天上居何遠。人間恨莫填。彌留頻執手。或有再生緣。謝公偏愛女。白傅況無兒。枉索藍田聘。空餘豔雪詩。畫奩封古墨。燈影掩虛帷。想像拈毫夜。魂歸淚暗垂。

衡山陳鍾英槐亭

蕙質冰心化作雲。病中情緒不堪聞。臨風一掬西河淚。洒向吳王愛女墳。簫聲未倚鳳樓空。無復隋珠在掌中。明月不知人已去。徘徊猶自照簾櫳。弱水蓬山路渺漫。翩翩青鳥隔雲端。多情最是秦淮海。零落蠶書不忍看。離亭落葉杳瓊琚。柳絮才高若箇如。一碧江天驚雁斷。不須重寄大雷書。絳帷深護綠窗紗。寶鈿曾過問字車。惆悵垂楊疏雨外。獨留春色在鄰家。小鸞遺事落人間。笙鶴無情去不還。珍重一拳眉子硯。臨妝想見畫春山。

鳳凰臺上憶吹簫

黃巖楊晨定勇

鏤雪聰明惜花情。性年來瘦損。纖腰記鴛鍼繡。劣鳳曲譜簫。瀾罷一甌春露。妝  
 臺畔。心字慵燒。吟懷悄。玉梅圓綻。粉蝶斜捎。蝶用女史亂聽胡迢迢碧城十二  
 有萬朵蓮花。催送仙軺。悵杜蘭香去。一樣魂銷。奈此白頭人在。傷金鹿老淚珠  
 拋。空凝憶。垂楊畫簾夜雨。瀟瀟。

山陰朱寶慈子巢

一病彌留逝水流。那堪病榻憶從頭。可憐多少聰明語。語語辛酸語語愁。  
 去年我已悲金鹿。今又為君哀澤蘭。一樣傷心憐兒女。潞潞老淚不勝彈。

陽湖楊葆葵佩媛

慧心偏得謝公憐。一瞥優曇逝若煙。明月淒清環佩夜。春風惆悵綺羅天。魂歸  
 翠水三千里。夢落紅閨十九年。象管鸞鍼都寂寞。更教遺語憶纏綿。

會稽鮑存曉寅初

天上人間果有無。曇花隱見總模糊。山川靈淑鍾閨閣。半在瀟湘半鏡湖。  
 自來慧業總生天。事在山陰道上傳。寄語蘇門休掉淚。須知梅種本神仙。



會稽姚嘉禾書田

芙蓉別卻疎香閣。腸斷天寥午夢堂。同此白頭揮老淚。螺菴一卷返生香。  
未成書續銜蟬錄。一瓣心香溯抱花。如此聰明如此筆。不教留與問秦嘉。  
苦將病語零星記。悽絕靈椿痛不勝。簾卷綠楊人去後。雨中閒煞讀書燈。  
勸君莫漫長相憶。小謫紅塵詎等閒。悟到白蓮花一夢。可知天上勝人間。

滿庭霜 聯句

黃巖王詠霓子裳

臨海周郇雨叔昀

鶴醒霜寒鴻飛月冷寂寂秋夜偏長。王忍繙黃竹塵罍女兒箱。周縹緲胡笳舊。  
曲屏山悄悽絕中郎。王凭闌憶蘭言竹笑到耳總淒涼。周淒涼銀枕角流年。  
春樹兀的端詳。王儘依依執手拊徧鈿牀。周一樣綠楊簾幕人去後燈也昏黃。  
王西風裏寒花零落孤夢斷湘江。周

嘉興陸詒經小舍

定是前身吳彩鸞。不然轉世白金鑾。可憐十九年來夢。珍重明珠掌上看。

曇花一現只忽忽。玉瘁蘭凋感謝公。想得翦燈人去後。綠楊疏雨鎖簾櫳。女史有綠

楊燈影  
圖故云

山陰陳昌沂柳堂

瞥眼曇花影。虛承廿載歡。嬌逾憐織素。痛甚失金鑾。白傳有哭女金鑾子詩露冷蟬吟澀。

香留蝶翅乾。茫茫椿舍意。談緒亦悲端。

擬跨秦樓鳳。蘭閨正待年。竭來天帝召。偏及女青蓮。萼綠何靈匹。寒簧倘謫仙。葉小鸞前身爲月府侍書名寒實見午夢堂全集成編珠玉字。和淚溼秋煙。

烏程汪曰楨謝城

冰雪聰明玉雪姿。依依膝下勝男兒。淒涼夜雨空閨冷。香爇燈昏淚似絲。前生慧業種塵緣。小謫人間十九年。手把白蓮神舉去。知他成佛與成仙。才福能兼自古難。隄隄幾幾幾螺丸。返生香有遺詩在。絕似楓江葉小鸞。擲梭歲月感駸駸。早見墳頭宿草深。孝念肯因生死改。頻來入夢慰親心。

高陽臺

武進沈昌宇紫醕



似雪才銷如煙夢斷瓊臺不耐春濃素袂翩跹歸真手把芙蓉夜寒無復敲燈  
盞掩花籀墮月無蹤只溟濛瘦綠垂楊愁眉西風泔泔老淚衰年盡歎芳襟  
綺思追憶難工十斛螺丸可堪重檢遺封花鈿藥裏分明在更誰牽問字簾櫳  
況相逢簫史來時彩鳳樓空

會稽胡壽昌在茲

明珠碧海渺音塵病榻秋風記尙眞十九年華成小劫萬千談緒愴衰親庭前  
柳絮空無迹夢裏蓮花淨有因得似小鸞仙去否綠陰長鎖畫簾春  
香山哭女猶嬌小才調今堪學士誇麝墨奇香凝粉黛鴛鍼密字組雲霞起疴  
媿我無靈藥著錄憑誰繼抱花痛煞九華妃降日天風一霎引鸞車  
瑤草琪花信有無瓊樓玉宇總模糊侈談上界新居麗爲恐高堂老淚枯執手  
自傷兒負負承顏猶望弟呱呱最憐選得乘龍壻魂傍秦臺夜月孤  
摩挲倦眼灑松煙無限酸辛尺楮傳長爪暗掄秋信早豐顱愁掩月華鮮紅顏  
一樹傷春盡白奈千花覺夢圓料得去來今不昧探環會有再生緣

菩薩蠻

秀水沈景脩蒙叔

罡風吹散。雲花影。秦樓未上。簫聲冷。塵甍瑣窗紗。夕陽芳冢斜。白雲迴望處。永夜心悽苦。病榻氣如絲。西河腸斷時。

會稽陳亮采菰圃

弱態依依病裏身。螺菴舊事渺如塵。苦留幻影空花劫。累煞高堂白髮人。

荷花生後女長離。痛憶纏綿執手時。耶自酸辛兒強笑。分明多少斷腸詩。

璇閨一夢幻南華。生小聰明亦可嗟。影自姍姍魂冉冉。柳梅都作女兒花。女史喜乃

兄峴卿梅魂柳影詞適成其識

天上新居是也非。琪花瑤草總依稀。一坏黃土南湖畔。斜日平蕪蛺蝶飛。

會稽王英瀾景媛

樂安盛文物。才彥超東中。慧根鍾機星。組此錦繡胸。仙毫垂月液。神鍼奪天工。猗與女長吉。手把白芙蓉。豈其赴玉樓。抑或歸瑤宮。湘簌富遺草。一寸香塵封。商音徐華昭足鼎立。芳徽光管彤。名門多淑媛。秀萼挺青松。兒婦絕粒時。問年還



與同。可憐冰雪姿。濯夢空秋風。大兒繼本疾卒兒婦殉烈年亦十九已膺旌典女史女姪也濯夢所居樓名梅叟詩有高樓

辟穀憶水姿句

白傳悼金鑾。潘令哀金鹿。人生到中年。愛憐逾蘭玉。興公本鍾情。老淚飄撲簌。暮雨敲虛帷。魂晃一燈綠。枯坐憶言笑。然脂寫盈牘。魚緘遞郵上。新詩賸千幅。哀哀感逝心。展卷更悵觸。我亦有弱息。幼字淮宗族。長歸悲女孥。傳經妬老伏。才殊情無異。同聲付一哭。幼女繼樊字宗濬甫先生少子能尊去冬殯於函齋宗氏迎柩歸葬先隴

### 鳳凰臺上憶吹簫

恨海橫波彩雲留影碧。落何處。瑤臺鉞殘線冷。零落舊金釵。明日荷花生日。祇一語驚損離懷。淒涼處。阿兄空贈。並蒂一枝開。詩牌重檢點。是真是幻。總費疑猜。認扶持清夢。飛到寒梅。底事香魂一去。渾不見。環佩歸來。君知否。聰明不壽。千古誤多才。

細字緘愁柔詞織。淚滿紙。都是秋聲。評珠詠玉。何處問三生。孤負秦臺舊約。西風峭吹冷瑤笙。應腸斷。隔牆柳色。和雨溼簾旌。無情嗔造物。曇花小見。韓藥

無靈。賸松煙一縷。猶滯銀屏。比似小鸞眉硯。今昔事一樣分明。明才媛葉小鸞年十七未于歸而下世遺有眉子硯同空贏得雪泥鴻印脉脉證詩盟。與女史之遺墨略同

武進莊士敏仲求

牽衣笑語最辛酸。淒碧簾櫳罷倚闌。扶到梅花驚曉夢。吟成柳絮墮春寒。人間翠闥哀金鹿。天上珠樓返玉鸞。一卷留遺千載恨。臨風老淚不勝彈。

會稽任官燹意芳

窈窕聰明一例刪。老梅消瘦黯空山。蛾眉亦受皇天忌。畢竟才人命獨慳。余二閒翻憶語旅窗中。拉雜零星讀未終。陡憶昔年腸斷句。爲揮老泪向秋風。兒四兒俱勝衣而天大女嫁而亡傷心者屢而奔走不已故有山川離別路兒女先生餘之句自號曰長憶生

餘姚黃炳屋亭蔚

新月光纖纖。照入小螺菴。庵中何所有。粉盒雜書籤。庵外何所聞。吟聲出畫簾。吟詩誰氏女。孫媛體姍姍。厥名曰芳祖。字之以心蘭。生年甫及晬。趺坐似參禪。四歲認點畫。字義勸推研。八歲辟寇難。日夕親簡編。十二得名師。經笥腹便便。



詩詞日益進。出語麗且娟。十三學繪事。恍得雲林傳。十四工書法。不慕張草顛。  
鍼黹出新意。濃淡妙相兼。眉間光如月。自比洛神妍。銀甲長逾寸。自詡鳥爪仙。  
孫氏越著姓。群從俱聯翩。稽古有疑義。轉詢閨閣間。阿爺客保陽。家書往復還。  
倦遊擁圖史。婉孌承歡顏。雖無丈夫子。對此神亦恬。相攸得秦嬀。隔幔紅絲牽。  
冰清兼玉潤。射雀信前緣。誰知縞未結。噩夢摧心肝。手執白夫渠。冉冉上青天。  
新居甚壯麗。天上樂且殷。佳墨猶在笥。不復磨松煙。遺詩猶在篋。不復啟花箋。  
灼灼壽星桃。誰與賞華鮮。纍纍蘋婆果。誰與品趙燕。俱用憶語中事病榻千餘語。語語  
章纏綿。阿爺鬢縷記。記成汨如泉。縱有忘憂草。萬斛愁難刪。縱有精衛翼。百丈  
海難填。嗟天生殊質。胡不永其年。輒謂才女子。福壽俱難全。豈知許飛瓊。本在  
列仙班。倏忽十九載。偶然墮塵寰。憫爺無男子。往請上帝前。世有輪迴說。其理  
或信然。速化爲丈夫。早協熊羆占。棄我殘脂粉。擲我舊珠鈿。卸我巾幘衣。萊彩  
舞便嬾。改我金蓮步。雲鳥凌花輒。依舊侍膝下。慶溢麟趾篇。花落子重結。月缺  
光仍圓。請爺收老泪。幸勿憂心煎。



鳳凰臺上憶吹簫

鄞縣郭傳璞晚香

帶病初醒。荷花生日。分明記是明朝。甚眉痕雙鎖。對鏡慵描。竟捨微雲佳婿。昇天去。月瑄風。傲氤氲。使未通碧漢。永斷藍橋。寥寥祇有恨。無言。淚湧秋潮。費哀詞。金鹿暗與魂招。檢點舊時遺稿。囊紅麝墨。腕香銷。從頭憶。饒多少。愁懷彈破絃么。

山陰吳講省齋

秀骨珊珊絕世姿。紫鸞可那促瑤池。安昌愛女心偏甚。爲錄金閨病裏詞。一現曇花竟杳然。忍教老淚落尊前。九天珠玉分明在。留與人間說女僊。

傳言玉女

定海陳凌漢文槎

一角螺菴想見左家嬌小。繡餘閒課博高堂。歡笑綠楊簾幕。料理詩牌畫稿。仙雲飛墮。墨香猶繞。女史工詩畫性尤愛墨苦雨酸風。驚心掌上明珠。拋了憶牙牀。絮語纏絲。寫上蠻箋。吟魂縹緲。秦嘉見得也。應心稿。

用十五咸全韻

會稽姜葆初叔涵



珠璫玉佩辭塵。凡玉煙珠淚瑤華。緘翁瘦如鶴。憂如獍。雪涕爲我道。詰詰蘭言。得集少長咸。壽以手民紛鐫。劃小子無才愧石城。聽覩未終溼我衫。翁昔畿轉牧守監。峨冠獬豸高岳岳。夙嚴顧畏惟民。暑行路不避有力。屢偏能與世殊酸醎。飄然非欲脫譏讒。對牀舊約棲松巖。歸來馬疾如風颿。笑見女史鬢髟髟。天吳紫鳳繡垂綫。花樣翻新新色嵌。麻姑長爪眞纖撿。有時異書檢琅函。有時名酒晉銀槭。醉或翠袂相扶攙。果樹同看鸚鵡鵲。畫梁同聽燕語喃。忽動軍聲驚鼓儻。謀安絕勝三窟蟄。海上先春買小蜃。謝庭回首綠未芟。乍喜兵氣消天機。復憂慈母遘疾嚴。碧筠籃荷白木鐺。水火既濟藥鼎臙。不以脂旨供清饒。孝思通神感至誠。無何己病催仙帆。雲迎雉扇若出簾。一坏玉骨土作坎。綠楊燈暗月上杉。南湖淼淼峯巉巖。高堂悲淚時心銜。

鳳凰臺上憶吹簫

鄞縣張謹北泉

素奈。淒涼。青梅酸。楚幾多心。血銷磨。記畫成粉蝶。吟就香螺。絕似謝家嬌小。開絮閣。綠咏紅哦。渾無那。雲招彩鳳。月掩脩蛾。無多廿年幻夢。憑燈影寫出娥。



娥歎塵封病榻煙鎖吟窩祇剩依依倩影伴老子午夜悲歌仙蹤杳數行淚墨展卷摩挲

鄭明志澹園

蕙質蘭姿比謝家修成畫史吐詩葩女史著梅花畫人傳等集可憐枉費東風力鬥盡心花

與筆花

手把芙蓉返帝鄉小鸞仙去月華涼傷心白髮梅花叟揮淚重編午夢堂

消息集白石道人句

會稽王繼穀子詒

織錦人歸寫經窗靜亂蛩吟壁玉塵談元羅衣初索曾賦梅屏雪芙蓉影暗秋風一榻多病却無氣力想如今翠凋紅落可憐情事空切千巖月落人歸甚處又對西風離別老子婆娑哀音似訴持向人間說綠楊巷陌隔籬燈影會寫綠楊燈影圖惟有池塘自碧更愁入一簾淡月梅邊吹笛

鄭德璜黼堂

徐潘才調妙堪儔壽命何煩較短修料得千年埋骨處蘚花香帶墨痕浮



閒評仙露比餐霞。清浣詩腸勝點茶。未耐秋風先謝去。前身原是白蓮花。

武進馬芬少芙

二千餘字珍珠淚。夢影追摹總杳然。知是中郎腸斷日。桃花痕漬浣花箋。  
珊瑚病鶴骨離支。猶向筠牀理繡絲。萼綠仙人原舊侶。可能清夢與扶持。  
秋風催駕碧鸞車。還向西池阿母家。願渡鏡湖明月去。一尊香酌白蓮花。

山陰錢稼秋穗生

鸞閨嬌小憶平陽。金鹿詞成枉斷腸。不道侍書歸月府。人間難覓返生香。  
葉天寥題

小鸞遺集  
曰返生香

手折蓮花上玉京。藥鐺星火亦關情。杜蘭香去飛瓊杳。早被時人識姓名。

德清俞樾蔭甫

一現曇華本是虛。文園竟夭女相如。阿翁重檢琅函讀。怕展全芳備祖書。  
零落殘箋付侍兒。病來一月不臨池。至今粉盞脂奩外。剩得青麟隨半規。  
何處瑤京十二樓。才人例不世間留。若從閨閣論濃福。輸與尋常羅綺儔。

女兒家遠碧天高。老去孫賓興尙豪。他日儻逢青鳥使。爲言無恙壽星桃。

疏簾淡月

陽湖楊晉藩蕉隱

秦臺鳳。去想月上。疏簾夜窗。情緒硯冷。冰消尙憶。碎縑零句。韶華轉眼。渾無據。  
怨東皇。驟將風雨。荷珠易散。仙雲難返。斷腸空賦。又何事。人間幻住。向綠楊  
燈影。詞壇偶駐。夢醒忽忽。芳訊頓還。塵土屨廊前度。尋幽徑。問春歸。惜花誰主。  
畫樓梅傳。羸盦剩稿。獨留千古。

鄞縣邵丙鏞槐臣

曇華一瞬夢中身。福慧雙修有幾人。莫怪多才偏薄命。仙姝原不耐紅塵。  
新居天上總茫茫。遺稿重尋舊錦囊。此日螺菴冰玉聚。編詩各有淚千行。

錢塘夏曾傳薪卿

泡影曇花不自由。謝公情緒卷中收。鮫綃委婉緘紅淚。蟲語零星咽素秋。剩粉  
殘香都歛恨。引商刻羽總含愁。一編似讀昭華集。自愧鰕生腕力柔。

仁和溫汝超次言



忽忽一霎現曇花。無限淒涼惹阿耶。造物忌才還忌福。不將徐淑配秦嘉。  
白傅無兒已自傷。蘭心蕙質又摧戕。一編憶語零星記。不數隨園哭阿良。  
兒女情傷憶昔年。西河痛淚灑遺箋。披詩不盡喃喃語。悵觸余懷倍可憐。  
莫將幻境當眞如。紫玉成煙付子虛。妄語塞悲君悟否。漫誇天上有新居。

餘杭孫士瀛嘯山

菡萏深閨質。生來十九年。不堪兄弟寡。常得父師憐。脩短原隨化。推敲竟欲仙。  
玉樓長吉在。底事召嬋娟。

大興王長熙平浦

小螺菴裏欲黃昏。剩字零篇總斷魂。風雨瀟瀟悲白髮。淋漓滿紙淚花痕。  
雲旌縹緲歸何處。一握蓮花悟夙因。從此瑤臺推領袖。仙班添得女詩人。

木蘭花慢

錢塘吳春煊次榆

爲曇花一現。追想處。最心酸。更莫問。前因。春簾燕。杏夜院。蟾殘。回首當年。問字。  
溯慧心。嬌語有多端。奪愛明珠掌上。爭隨轉燭人間。遺芳畫稿與詩翰。不忍

展來看。奈蘭草摧時。荷花生日。俄頃難延。應爾纖塵不染。便藍田種玉。竟無緣買地。空埋白璧。問天可惜紅顏。

小螺菴病榻憶語閨秀題詞

山陰王綺仲昭

學書記得當年事。侍硯虛堂坐夜深。花月一庭人靜候。隔樓時聽讀書聲。

曾過妝臺寫恨詩。

去年過小螺菴。曾草一律。中有句云。百年空惹盧家恨。衆口猶傳左女賢。

一編讀罷愈尋思。綠陰

如夢重。簾鎖惆悵吟成。少故知。

掌珠光墜暗書樓。贏得臨風感白頭。一幅烏絲千點淚。壽星桃外冷千秋。用卷中本事

木蘭花慢

武進趙細瓊英媛

向春風影裡。曾飄起。碧香痕。怎秋水文情。春山媚嫵。都屬氤氳猶存。玉臺殘簡。怕天風。裹入萬重雲。身世無端。來去空王。試問前因。碧桃花下。剩斜暈。往事不堪論。想綠萼。前修飛瓊。舊侶誤落紅塵。聲吞碧空。迢遞月明中。何處覓仙魂。



夜半雲車過影霎時環佩聲沈

喝火令

前人

鶴淚風聲杳鵲唳月影寒知他色相幾重天破却一場幻夢歸去白雲邊痛惜珠還浦淒涼玉化煙春花秋月一時閒記得瓊樓記得小游仙記得曇花慧業肯戀世間緣

山陰潘淑真靜婉

好語如明珠一一掌中墜誰知子細看都是辛酸淚

屋非小于螺為愛松煙選安得返生香再來試斗硯菴名本放翁墨試小螺看斗硯詩意

畫眉先畫梅恨不早比翼若作鴛鴦梅但須分兩色芝孫余外曾孫亦能畫梅故梅叟哭女詩有云可惜

畫人空次傳不隨夫婿寫梅花

蓮華證化身吐屬自殊俗巧樣翻碧筒更覺勝紅玉小螺菴蓮房詩云人愛榴房紅儂愛蓮房綠翻風作

房老綠珠勝紅玉

不彈英妃箏偏慕麻姑爪想被瓊仙招仙壇花共埽

憶秦娥

蕭山沈淑卿

通仙泣。梅花結子青堪折。青堪折。可憐命脆。竟同秋葉。  
綠楊簾幕藏春色。登樓未解愁離別。愁離別。梨花香冷。柳梢月缺。

散餘霞

前人

苧蘿村側東風緊。惜芳菲。煙景一枝摧折。關心感天。捱客鬢。  
蘭閨更有知音。寫綠窗離恨。落花啼鳥。無情盼夕陽殘影。

山陰單慶榜仙

料是天仙歷劫來。無緣問字到妝臺。瑤編展讀頻低首。不讓當年詠絮才。  
拈花微笑便乘真。九畹靈根了夙因。涼月碧園空掩映。淩波羅襪不生塵。  
上清歸去太匆匆。十九年華一夢中。從此綠楊燈影暗。白雲四面作簾櫳。

金縷曲

錢塘沈惠昭季蘭

一卷傷心譜。是當時。螺菴病榻。纏綿軟語。想見綠楊簾幕裏。半粟涼燈。淒楚歎。  
塵世留仙難住。剩墨殘縑。零落盡。累阿翁老淚。傾如雨。憶往事。寫悲緒。瑯琊



也有璇閨侶。痛一般。臨風玉樹生埋黃土。吾師會稽王子獻先生幼妹霞林女史亦工吟咏年十四而夭自古  
紅顏多薄命。何況才高詠絮。更那得長生錄。注我願從今焚筆硯。算虛名身後  
終何補。香一簾。佛前炷。

鳳凰臺上憶吹簫

陽湖楊昭華韻侯

玉簫寒。生繡屏塵掩。西風夢斷雲邊。想珮環歸去。月冷疏簾。往事依稀猶記。空  
淒憶別緒。纏綿吟魂。杳春風隔院。新句誰聯。天上幾經塵劫。算一霎曇花轉  
眼。桑田悵音容。邈漠蕙帳沈煙。回首紅樓深鎖。惟餘得剩墨殘編。淒涼處傷心  
忍教重憶當年。

綺羅香

陽湖屠瑞霞碧城

月冷蟾蜍香。寒螺黛芳澤飄零。猶剩斷句殘篇。珍重昔年鴻印。想小劫偶謫塵  
寰。向夢裏三生曾證。恁忽忽花落春殘。青山嘯盡子規恨。仙雲吹散無準。空  
憶湘皋珮杳。漢江珠冷。隔院聯吟往事。怕教重省。悵幾度病榻秋風。歎人去暗  
塵侵鏡。剩淒涼夜雨疎窗。畫簾燈影靜。



高陽臺

半榻西風一簾疎雨。畫樓舊徑。雲荒鏡檻。塵侵淒迷。無復晨妝珠還。合浦春魂。杳更何時。問字華堂。恨無端蝶化羅浮。夢冷秋霜。潘徐福慧難脩。到只零星剩墨。秋淚珍藏。坐月帷空。寒煙衰草。蒼涼珊珊。環珮歸何處。對青山。豔骨埋香。任年年。花落鵲嘯。憑吊斜陽。

滿江紅

陽湖楊璐潤玉

幾度秋風吹不斷。離情千縷。空想像。生平婉轉。病懷曾語。酒醒紗窗。人影悄。香寒玉砌。吟魂去。剩零脂。遺鈿掩虛帷。空珍護。芳徑沒。梧桐暮。妝閣冷。瓊樓賦。聽打窗落葉。亂愁如雨。夢裏夫渠成舊識。掌中明月。還珠浦。數韶華。彈指一番。新春無主。

會稽胡敬嫻順彬

病語零星榻未寒。秋風回首總辛酸。彌留尙恐親心痛。強作歡顏淚暗彈。繡虎師傳自有真。色絲技更擅鍼神。曼志堂稿贈女史詩云君家自是擅鍼神如何十九年華盡。始



信蓮花不染塵。

拜母松嵐翠滿樓。髻齡秀色已難侔。至今猶記高堂語。生女如斯亦仲謀。

問字螺菴愧未曾。綠楊春雨自青燈。畫簾依舊人何處。想在瑤臺第一層。

我正哀吟哭子詩。余長子七齡而夭次子三齡三子五齡皆不育哭子詩有三索得男空有迹半生撫汝豈無緣之句那堪代賦

澤蘭詞。墨痕和淚都成血。半爲人悲半自悲。

### 女芳祖畧述

女名芳祖。先中議兄命取全芳備祖意也。從子念祖字心農。從女香祖字曉蘭。歸楊氏。亦能明書義。以孝女旌。余因合字以心蘭。退叟宗兄爲東臯吟社長。贈號曰越畹。生於咸豐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妾王氏出。內子陸憫妾張氏無出。命撫爲己女。教以女紅。四歲時。余遊保陽。女侍內子家居。先資政兄命問字於從子德祖。八歲。余挈之避難。與從孫福慶共課之。十二歲。師曹文孺大令。閨閣中有願結盟者。多婉謝之。惟與通家王眉叔學博令媛仲昭女史爲文字交。十六歲。字同邑秦秀才德珽。原名塋。字芝孫。號海樵。友芝太常。



孫鏡珊司馬子也。同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九日。女以疾卒。年十有九。十一月二十六日。壻家迎主成禮。殯於郡城南門外雙牌樓秦氏祖塋之側。余搜集其零星草稿。爲小螺菴詩詞二卷。又爲梅花畫人傳續銜蟬錄。皆未竟。伏冀當代名人憐賜詩文。藉附不朽。會稽孫道乾瘦梅述畧。

哭舍妹并序

余之從妹芳祖字心蘭。號越畹。季父側室王之所出。未晬便愛。跌坐漸長。眉目如畫。姿性明淑。嘗就余識文字。八九歲時。避難海濱。厲齋有醉芙蓉花時。如雲錦。季父謂舊愁新病。惜未能一吟賞妹。卽對曰。此所謂年年不帶看花眼。不是愁中卽病中也。其穎悟類如是。十二歲。曹夫子自蕭山來授以唐宋大家詩。詣日進。余與同人集。偶援古語有疑。輒折片楮送閣中。批答立解。於時王仲昭氏綺居比鄰。曹夫子春色兩家分占。處綠楊簾幕雨中。鐙句所爲作也。自余北遊。瀕發。妹走送。余悽悵特甚。今年九月。家書來言妹死矣。實六月小盡日也。年僅十有九。先是一月。季父夢妹手玉蓮花冉冉沒空際。驚而



寤汎瀾盈枕果符噩兆悲夫方妹疾甚時進以參苓之屬輒屏去之曰此非  
吾飲行當餐瓊液耳又以新居有瑤草琪花之勝勸季父往觀之噫妹其有  
夙根者歟顧余同氣之感不任摧傷呻吟成幅寫其痛臆而已妹字同邑秦  
氏將葬於秦性好佳墨纍纍鍼箱中是可殉也故詩中及之

秋梧颯颯簷雨滴。燈花冷墮蜻蜒碧。鄉書甫啓讀未終。涕泗狼藉縑素中。左家  
有妹丰姿絕。綠髮如雲膚勝雪。生來偏得謝公憐。何況封胡與羯末。一雙明矐  
懸春星。宛轉索抱向阿兄。含嬌泥我解難字。點畫一一仍分明。春花秋月一年  
年。靜鎖紅閨鎖日間。烏絲寫上蠶眠體。博得靈樁帶笑看。綠楊簾幕深深護。白  
雪庭階曾詠絮。正是韋家全盛時。錦心壓倒三珠樹。已聞進士號不櫛。却送春  
明人就日。一別酸辛又幾時。曇花愁幻傷心色。噩夢驚殘夜未闌。玉華冉冉五  
雲端。紅絲纔繫文鴛翼。香汨旋消翠蠟燭。秋痕掃盡芳塵淺。芙蓉冢傍秦臺掩。  
十斛松烟剩未磨。好陪玉骨埋秋蘚。佛果仙因事可疑。蓬山竺國兩難知。可憐  
作客三千里。爲爾新霜上鬢絲。

壬申季秋日兄德祖揮淚於汝洲官廨厲次

哭姑母

猶記兒時修梅館裡。曾隨紅袖趨庭。撫瑤軫。覆香枰。花間曲。宛轉披賡。揀釵頭。汲玉嬰。誰料而今妝臺閒了。悽碧塵生。空憐冰雪聰明。試回首。人天景。忽更依稀。剩得遊仙枕畔。酸語零星。怎奈堂前蕭蕭白髮。爲檢圖書。痛不勝無限。淒涼綠楊燈影。風雨秋聲。

右調雲仙引壬申仲冬望日姪慶曾學填



小螺菴病榻憶語

會稽孫道乾瘦梅著

昔李杲堂先生鄴嗣爲其愛女美蘭作小傳略云少奇慧善解書義性孝處父母側婉婉迎人稍長益從余讀書達大義以疾卒年十九諸凡識蘭爲人無不垂涕蘭平生與余語欸欸不能止及垂死二日中竟不發口梵大師曰此兒至孝大忍情恐遺語益傷父心也嗚呼之數言何其與余兒芳祖適相合耶所不同者李已嫁而兒未嫁耳余擬爲之補寫綠楊鐙影圖因憶兒病榻語先草錄十六則見峴卿姪德祖詩序中者不贅梁昭明太子所謂追憶談緒皆爲悲端也

兒質素弱苦欲事事求勝女紅外頗耽吟咏十三歲時秦秋伊提舉樹銛以詩詞集數種貽之中有本朝名媛詩餘一種兒尤喜之始爲倚聲之學從孫婦傳葭仙以畫屬題久未報乍病向余索詞譜勸且休曰兒已許之矣況此亦消遣法遂填似娘兒一解云卷幔繡鍼停嫩晴天裴几香生倚來翠袖攤書靜春風



人面桃花竹外省識卿卿。伊嚶綠陰鳴。問何如雛鳳聲清。呼兒指點兒須聽。

還期他日。雞牕映雪。早作和羹詞不能工。此乃絕筆。存之以見一斑。

兒貌無瑕。眉額間光滿如月。見者多奇之。病後光漸減。引鏡自照。笑曰兒其爲洛神乎。何輕雲之蔽月耶。

兒刺繡愛翻花樣。藕仙從孫庚揆倩繡枕。已畫梅花一枝。繡時欲分硃砂珊瑚。綠萼白玉四色。嫌太疎寂。擬用一方印押角。問余曰。扶持清夢四字何如。可則病起當添篆之。又余戚譚子敬戶部寶琛將入都。倩繡詩囊。兒曰。記得畫幀有作二白鷺一青蓮華者。題曰路路清廉。今擬繡一白鷺以木芙蓉代水芙蓉。取一路榮華。意不嫌俗否。余皆笑應之。惜不果作也。

春間兒讀書益勤。傍晚罷繡。猶伊吾不已。上燈則鈔詩或模帖作徑寸字。病後遂廢。一日老嫗於書架上覓紙裹藥物。兒遙見之。戒勿妄動。曰小愈。仍當供臨池用耳。

小暑日。王眉叔學博。詒壽自武林歸。以娛園主人畫團扇相贈。題一絕云。瑤階



碧淨露華新。翠篠扶花報好春。依約未央前殿月。一枝紅對錦袍人。兒起坐桃笙上。愛不釋手。余曰。兒將以此作少陵詩摩詰畫讀乎。曰。非特愈病。且可爲兒袪除不祥。蓋背乃眉叔試新得紫石硯。臨玉板蘭亭。故云。

兒嗜畫。於閨閣中筆墨尤甚。初夏乞殘雲女史畫扇。兩月始得。仿南田法。作藤花釵魚兒。急索錦匣藏枕畔。曰。此可與也。弗女史桃花扇並珍。一以濃豔勝。一以澹雅勝也。也弗畫上有仲昭女史題憶王孫一闋。一面心農兄小楷。此當留俟峴卿兄歸賦長調耳。峴卿自刻寄龕詞四卷。有紅情綠意兩詞詠梅魂柳影。兒嘗喜讀之。曰。命題選調便佳。如此描寫魂影。梅柳有知。當一齊頌首。

張姬愛兒如己出。姬病。兒侍奉湯藥。無微不至。禱天願持齋。冀速愈。已病。命以脂旨進。弗可。既滿願。或謂白鴿性稟金水。善治虛。將覓以入菜。兒堅却之。曰。因求生而反戕生命。有是理乎。況誚同煮鶴。但願學張曲江。不願學韓玉汝也。兒好墨成癖。知之者多所持贈。師曹文孺大令壽銘並賜以詩云。報與松烟三十笏。蘸毫憑學衛夫人。兒頗能品其佳者。以豹皮囊養之。適有飛絲入目者。欲



乞少許。家人將辭以疾。兒聞之曰。此亦救急也。小鈿箱中有青鱗髓一截。雖非方于魯手製。亦有熊膽可磨用。

兒以花露代茗。屈指計曰。已嘗五種矣。玫瑰之香膩。枇杷之香幽。兒病肺非病肝。宜枇杷。聞枇杷花卽欸冬花然乎。余曰。欸冬卽爾雅菟奚。類凍。疏藥草也。非果屬。本草生河北關中。十一月花開如黃菊。未舒者良。世多以枇杷蕊僞爲之耳。又問盧橘。究竟是枇杷否。琵琶何以本作枇杷。并論另編千文。枇杷二字。頗難破用。余慮其殫神。止之曰。兒絮絮不絕。欲爲蠟兄作譜乎。

兒欲嘗新蓮子。市尙未登。先資政公塋後九曲池中花頗早。覓得數房。兒手剝嫩者先啖。余曰。天無棄物。不特房可滌硯。因留其蒂。簪刺之。令與柄通。納淡巴菰。勸余噙之曰。此名碧筒。方相稱耳。兒姑陳恭人時遣人問疾。賜珍品。中有蘋婆果。兒尤喜食之。曰。此佳人從燕趙遠來。而色香味皆未變。勝閩鄉玉女多矣。笠翁賦此。以西子楊妃並論。允哉。

余庭前雜植花木。兒時時呼人澆灌。而於新得之壽星桃尤汲汲。曰。兒記群芳



譜云。樹矮而花。能結大桃。倘得活。將移置菴中作盆玩。亦足以豪也。

潤香姪澤種有並頭蓮一枝。花正開。頗重風吹。將折。遂持贈兒。并配以素心蘭數箭。兒喜甚。以蘭插膽瓶。手執蓮花語余曰。花香不宜近鼻。此則亭亭淨植。想無礙。余忽記舊夢。情景宛然。且心蘭爲兒字。非佳兆也。

俗忌病人問時日。二十三日夜。忽問余曰。今夕何夕。余曰。兒試憶之。少停若有不悅色。然曰。明日荷花生日也。余曰。兒問此曷故。曰。雲笈七籤云。紅顏三春樹。流年一擲梭。六月不多幾日矣。噫。豈兒豫知死期乎。

兒苦熱。日汲井華水。置榻前。平日喜食美女瓜。夫人李曰。惜兒病不能浮瓜沈李也。別以盆爲沼。畜金魚數尾。朱鱗碧藻。環游自如。兒倚枕以餅緣投之。觀其往來爭嗜。曰。此中亦大有生趣。令人作濠濮間想。未幾疾甚。數日不復顧。魚盡先兒死矣。

兒指爪多長寸許。護以銀甲。每診脉。必先盥手。勸去之。曰。兒欲效麻姑耳。至彌留時。強自卸置胸前。示不復用。嗟嗟。何欲效麻姑。偏同長吉耶。



余自端陽後三日。始爲兒稱藥量水。旦夕撫之。兒與余語多。不能縷述。垂死  
前三日。強笑執余手。頻嗅之。似有千萬語欲說狀。雙眼注視。忽盈盈欲淚。覺  
不可忍。卽反側面壁。恐傷余心。實握別也。悲哉。中秋後。秦壻壻省親江南。昨  
始旋里。今日以親命延其師錦湖褚君繼會來。爲兒書栗主。明日是兒生日。  
鐙右草此。不禁淚花滿紙也。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謹識梓成自題十

二截句

結習未除摩詰室。情文復別影梅庵。不須細錄芙蓉夢。早有哀辭寄寄龕。  
十九旬非十九年。未能言尙爲呼天。書牀藥竈關心處。應比金瓠倍可憐。

欲傳記憶無文錦。字字縈愁爲斷腸。儻似髯蘇偶忘卻。補遺合待付秦郎。

夢榻香殘黃菊枕。吟簾雨冷綠楊燈。姬王氏哭兒病亡余別爲合寫一圖此自  
撰聯語也兒嘗爲姬製菊枕舉牧齋九日

詩嬌女指端裝菊枕  
博余一笑故及之西風花瘦重陽後。嬌女相依喚不膺。姬歿於九月十日

白蓮花繞女兒墳。鏡湖雙牌樓多白蓮均甫大令題  
句時兒觀尙未歸秦氏殆詩識耶一鏡雙分曲抱村。清句不

堪和淚浣。水邊環佩月中魂。



粉槳頻年倚短楹。移家今始傍山城。翻嫌采葢多晴翠。偏有螺鬟照眼明。

花落香吞繡尾魚。臺池舊近右軍居。小園有方池在山麓水清石出惜兒不及於此洗硯也傷懷欲作仙娥影。

初學空留月宛書。近見兒手書有署月宛者

待描小等第三圖。月面松紋紙有無。嫩綠枝頭紅一點。畫師更要費工夫。兒早欲寫

綠楊鐙影圖云唐人嫩綠枝頭紅一點詩意以雨中燈影寫之似勝前人此未病時語也

誰擲明珠照茜紗。露毫曾賦紫薇花。而今別有紅鑪雪。削得纖纖鳥爪爬。仲昭女史

家薇花紅出牆外兒有詩云聽得詩聲隔絳紗一雙燕子巧藏花玲瓏重搦胭脂雪但倩仙人鳥爪爬偶檢兒稿次韻成此時新居鴛鴦薇盛開以紅白相間

名得

湘絃悵觸怨鋤蘭。短燭添澆獨自看。看到叢悲有餘憶。古來知己得郊寒。

曾聞倚玉難藏拙。倚玉難藏拙韓文公句莫道投輒敢望酬。投輒敢望酬盧允育句從此夜航添故

事。吟筒爲我代緘愁。

珠字爭題少女辭。周眉叔語感銘生死兩心知。破閒擬踵曇花例。還問何如可可

詩。





小螺菴病榻憶語後序

夫蛾眉易逝。騎省有金鹿之悲。鶴舞含愁。蘇臺留紫玉之迹。况越晚女史天上  
瓊甃。人間瑤質。以左家之嬌態。爲安昌所最憐。綺華正春。珠光遽墜。有不覩遺  
衣而揮淚。憶繞膝而傷情乎。僕也絳帷問字。女史執經於曹文孺先生。繼於先生亦在問業之列。面識春  
風。紅葉爲媒。詩慙流水。女史字秦芝。孫同硯余爲執柯。本通家之舊誼。早淑德之備聞。爾其皎  
皎冰姿。珊珊玉骨。是帝旁投壺之女。降謫塵寰。疑月中擣藥之娥。仙遊下界。蕙  
襟雅澹。匪矜羅綺之妝。瓊想幽閒。鮮結鈿釵之伴。借詩書爲膏沐。蠹食僂成。證  
翰墨之奇緣。驪探珠巧。翠鐫紫石。白金鑾之書文。香滿紅箋。吳彩鸞之寫韻。詩  
百篇而入聖。鍼三絕而稱神。織璿璣於錦圖。何如蘇蕙。繞法華於絹尺。不愧盧  
娘。洵所謂才藝兼優。德容並美。心珠夜炳。鬪詠絮之清芬。意蕊晨飛。娛生花之  
老眼。加以紅絲一縷。白璧雙珍。得坦腹之賢郎。匹掃眉之才子。將見藁砧憐重。  
競睹新詞。紈扇情長。不書離恨。錦帳寶釵之句。書報秦君。香蘭醉草之篇。吟成  
孫媛。而乃鵲橋欲渡。銀漢雲遮。鸞鳥纔鳴。女牀雨泣。以荷花誕生之日。爲黃楊



厄閨之秋。菱鏡光寒。照紅顏而莫駐。蓉城景麗。列翠袖以爭迎。空勞瓊液玉脂。覓鼎裏丹還之藥。剩有鈿蟬金雀。鎖江干黃竹之箱。興言至斯。可悲也已。然而瑤林玉蕊。原非塵土之根。金地寶蓮。合證妙華之果。海山芳靄。紫室重尋。曾城桂旌。白雲早迓。溯蘭言於倚枕。頗記零星。供藝苑之留題。應愁溘露。一編小錄。共瑤臺鳳牒以俱傳。五夜靈風。儻繡幄鸞輶之早下。

光緒紀元重陽後三日山陰楮繼曾錦湖氏譔

小螺菴病榻憶語書後

余比年觀人。頗以順親二字爲的。而未嘗不歎孝行之不可多得。然於孫氏之門。幾兩失之。微病榻憶語一編。亦奚自知其微哉。孫氏越望族也。晚蘭女史名香祖。歸楊氏。戊辰歲以孝旌於朝。異日誌傳。必有能傳其人者。越數年而有心蘭女史。心蘭瘦梅先生女。晚蘭從妹也。孝行多秘於閨閣。不得聞。先生亦略不述及。殆以孝爲庸行歟。杜奉常妹婿。以是編見眎。余閱之瞿然曰。是復一孝行女也。今亡矣。忍不書。女史善刺繡。工詩詞。旁及諸子百家。多涉覽。越人咸多



其才。余以爲猶淺之乎。測女史也。先生樂於闡幽。遇節烈貞孝。編之。惟恐不詳。且耽吟詠。苦無子。恒感感焉。女史知非詩書不足以承歡。恒手一編。依依膝下。反覆問難。俾先生得以教子者。教之。庶幾忘其爲無子焉。壬申五月病。先生憂之。女史窺先生之憂。慮無以解也。取畫中詩之法。以刺繡行之。女史雖敏悟。實先生涵濡漸染。有以成其天性之愛者也。已而病劇。屏書史。醫者多棘手。先生憂甚。女史猶強起坐。桃笙弄紈扇。製碧筩。談文史。怡情乎娛親耳。展卷至此。不禁淚潄潄。益歎其孝之觸處皆是。而用心亦良苦矣。雖然。余更悲其彌留時。娛親之術窮矣。而天上新居之說。未始非以死而不死者慰之也。是以臨終握別。強笑承顏。卒不作一感感語者。始終不忍貽親之憂之心耳。他如張氏病。事如其母。則其平日事父母。概可見矣。純孝哉。純孝哉。先生之集是編也。將有重歎累歎。若惟恐其不傳者。然而女史傳矣。嗟乎。吾儕廁鬚眉之列。讀書數百卷。其果能行斯行耶。存是心耶。其能不對之而顏之汗而心之忤耶。又何論文之足傳女史否耶。若夫造物畀其才而促其壽。或豐於此。嗇於彼。默司其進退予奪。



未可知也。或聽其人之自生自死。自天自壽於其間。雖造物無權焉。亦未可知也。然而女史之孝傳矣。其他生平言事。奉常猶能詳述之。余特歎其孝行之萃於一門也。故書其後。而并及晚蘭云。時同治甲戌。良月下澣。會稽姜秉初雲舫氏書。

小螺菴病榻憶語書後

夫念遺簪者。時易而感生。惜落英者。情深而文至。是以寢席伏枕。任氏之悼澤蘭。瘕木枯茭。潘令之哀金鹿。觸類而伸之。引緒而長之。惟此寸編。庶乎終古。此觀察孫瘦梅先生病榻憶語所由作也。越晚女史。誕靈儒門。凝采韶歲。朗心聰警。柔顏婉和。蘭膳絜晨。博安昌之愛。繡局停午。與阿母爲歡。若乃纂組綺縞之工。風雲月露之作。詣絕釵幘。譽騰閨闈。簪花一通。右軍頰首。詠絮七字。謝公賞心。織詩作贊。願以曹唐爲師。射屏相攸。喜得秦嘉之壻。正謂戴良嫁女。郭瑀館甥。笙磬同音。賭吟紅之篇什。冰玉儷質。娛垂白之春秋。奈何美人無壽。仙娥補曹。薄寒中人。肺葳蕤而上逆。噩夢符讖。手芙蓉以遐升。彩雲卷空。瑤池歸去。桑



榆誰慰。曇花不常。吁其痛矣。時則暗月沈闌。淒風滿櫺。道路阻。脩夢魂離合。綠  
楊簾幙。雨中之燈影。幢幢。鈿閣縹緲。卷裏之粉痕點點。回憶牙牀碾藥。銀鑪熨  
丹。骨珊珊其支愁。態慙慙而扶瘦。故將愁絕。誰曰能堪。於是俯仰景光。追憶談  
緒。拾零星之剩語。瀉垂露於赫蹏。秋淚漬乎行間。春魂回夫擊底。言笑如在。丹  
青不渝。古人如昌黎志女孥之墳。樂天哀金鑾之辭。有此鬱伊。無此悱惻也。蒙  
述一言。請輟三歎。世有千古。人誰百年。矧夫翰墨之華。壽於年齒。蓬閨之勝。樂  
於塵寰。續遺詠於玉臺。光越紐之彤史。又奚事抱碎玉以愴懷。撫凋蘭而隕泗  
者。此際爭題幼嬾。勝磨紫石以鐫文。會當速變男兒。定覓金環而轉世。乙亥伏  
日。會稽王繼香子獻氏識。

小螺菴病榻憶語跋

余薄宦江左。今春次兒德埏省視來署。携親翁孫君梅叟觀察書。並貽以小螺  
菴病榻憶語。蓋梅叟思其女芳祖所作也。憶同治乙丑。余奉先太常公諱里居。  
始識梅叟。古之篤行君子也。聞其女芳祖賢。亟聘爲德埏婦。及服闋補官。正擬



爲德挺舉親迎禮。忽於壬申秋接家書。婦已於六月廿九日。以弱疾死。余思婦之賢。痛婦之亡。亟請於梅叟。命德挺以禮迎栗主歸。並其柩殯諸先壟。嗚呼。余嘗欲與梅叟握手言痛。一訴往事。而關河千里。覲面綦艱。今讀憶語。不禁淚之泫泫下也。況余嘗聞里黨間言婦幼讀詩書。明禮義。當其時。梅叟尚未舉丈夫子。婦之侍晨昏而承色笑。凡可以娛親志。解親憂者。無不委曲誠摯。以盡其孝。事嫡母諸母。咸得其歡心。故梅叟無子而若有子焉。賦體羸弱。雖有疾。不使親知。迨疾革。猶強笑語。思所以慰其親者。甚至嗚呼。可謂孝矣。儻使得賦于歸。以其所以事父母者。事翁姑。則宗族間詎不又嘖嘖稱賢婦歟。奈何天之遽阨其年耶。豈寒門之不幸。有以致之耶。雖然。婦之賢孝。已彰彰在人耳目。又多翰墨才。得諸君子爲之題詠。足傳千古矣。梅叟其無悲矣。異日余解組歸田。與梅叟徜徉於稽山鏡水間。班荆道故。永言親戚之歡。則又余與梅叟之所樂也。

光緒丙子季夏。秦曾熙小芝氏跋於三湖官舍。

小螺菴病榻憶語跋



越畹女史爲予室孫宜人從妹。觀察瘦梅先生女也。初予締姻孫氏。有張姥往來兩家。言先生艱於嗣。側室王育一女矣。家慈爲擇乳媼。宜人來歸時。甫離襁褓。每予往。必出詢阿姊狀。齒歲善風格。戚黨咸奇之。辛酉予避亂依先生。同居海上。宜人爲予綴敝裘。時來習女紅。視予如兄。越五載。予游京歸。女史同予受經於曹文孺師。性獨慧。課誦之暇。兼及詩詞。自以閨閣筆墨。多秘之。先生相攸得同邑秦氏子壻。溫雅多雋才。字焉。惜壬申季夏。女史竟以弱死。病起即發異兆。殆所謂神仙者耶。先生憶其病中語。錄之成卷。篇中僅錄絕筆小詞。其餘吟詠多不及載。嗚呼十九年中事。猶如一瞬。今先生老矣。女史亡矣。張姥猶時爲予述往時携女史釵鈿求家慈修飾。家慈恒樂爲之勞。予不忍聞。而卽此亦可以見女史之賢也。故附及之。

同治癸酉仲冬之月同學兄胡壽頤耆仲甫跋





夢遊錄

唐 任蕃撰

櫻桃青衣

天寶初有范陽盧子在都應舉。頻年不第。漸窘迫。嘗暮乘驢遊行。見一精舍中。有僧開講。聽徒甚衆。盧子方詣講筵倦寢。夢至精舍門。見一青衣攜一籃櫻桃。在下坐。盧子訪其誰家。因與青衣同餐櫻桃。青衣云。娘子姓盧。嫁崔家。今孀居在城。因訪近屬。卽盧子再從姑也。青衣曰。豈有阿姑同在一都。郎君不往起居。盧子便隨之。過天津橋。入水南一坊。有一宅門甚高大。盧子立於門下。青衣先入。少頃有四人出門與盧子相見。皆姑之子也。一任戶部郎中。一前任鄭州司馬。一任河南功曹。一任太常博士。二人衣緋。二人着綠。形貌甚美。相見言叙。頗極歡暢。斯須引入北堂拜姑。姑衣紫衣。年可六十許。言詞高朗。威嚴甚肅。盧子畏懼。莫敢仰視。令坐。悉訪內外。備詢氏族。遂問兒婚姻。未。盧子曰。未。姑曰。吾有一外甥女。姓鄭。早孤。遺吾妹鞠養。甚有容質。頗能令淑。當爲兒平章。計必允遂。



盧子遽卽拜謝。乃遣迎鄭氏妹。有頃。一家並到。車馬甚盛。遂檢歷擇日。云後日大吉。因與盧子定期。姑云聘財函信禮物。兒並莫憂。吾悉與處置。兒在城有何親故。並抄名姓。并其家第。凡三十餘家。並在臺省及府縣官。明日下函。其夕成婚。事事華盛。殆非人間。明日設席大會。都城親表。拜禮畢。遂入一院。院中屏帷牀席。皆極珍異。其妻年可十四五。容色美麗。宛若神仙。盧生心不勝喜。遂忘家屬。俄又及秋試之時。姑曰。禮部侍郎與姑有親。必合極力。更勿憂也。明春遂擢第。又應宏詞。姑曰。吏部侍郎與兒子弟當家。連官情分。偏洽。令渠爲兒必取高第。及榜出。又登甲科。授祕書郎。姑云。河南尹是姑堂外甥。令渠奏畿縣尉。數月。勅授王屋尉。遷監察轉殿中。拜吏部員外郎。判南曹銓。畢。除郎中。餘如故。知制誥數月。卽眞遷禮部侍郎。兩載知舉。賞鑒平允。朝廷稱之。改河南尹。旋屬車駕還京。遷兵部侍郎。扈從到京。除京兆尹。改吏部侍郎。三年。掌銓。甚有美譽。遂拜黃門侍郎。平章事。恩渥綢繆。賞賜甚厚。作相五年。因直諫忤旨。改左僕射。罷知政事。數月爲東都留守。河南尹兼御史大夫。自婚媾後。至是經三十年。有七男。



三女婚宦俱畢。內外諸孫十人。後因出行。卻到昔年。逢攜櫻桃。青衣精舍門。復見其中有講筵。遂下馬禮謁。以故相之尊處。端揆居守之重。前後導從。頗極貴盛。高白簡貴。輝映左右。升殿禮佛。忽然昏醉。良久不起。耳中聞講僧唱云。檀越何久不起。忽然夢覺。乃見著白衫服飾。如故前後官吏一人。亦無徬徨迷惑。徐徐出門。乃見小豎捉驢執帽在門外立。謂盧曰。人驢並饑。郎君何久不出。盧訪其時。奴曰。日向午矣。盧子惘然歎曰。人世榮華窮達富貴貧賤。亦當然也。而今而後。不更求宦達矣。遂尋仙訪道。絕蹟人世焉。

### 蜀孤遐叔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于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家貧下第。將遊劔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遐叔至蜀。羈棲不偶。逾二年乃歸。至鄠縣西。去城尚百里。歸心迫速。取是夕到家。趨斜逕。疾行人畜。既殆。至金光門五六里。天色已暝。絕無逆旅。惟路隅有佛堂。遐叔止焉。時近清明。月色如晝。繫驢於庭外。入空堂中。有桃杏十餘株。夜深施衾褥於西窓下。偃臥。方思明晨到家。因吟舊詩曰。



近家心轉切。不敢問來人。至夜分不寐。忽聞牆外有十餘人相呼聲。若里胥田  
叟。將有供待迎接。須臾有夫役數人。各持畚鍤箕帚。於庭中糞除。訖復去。有頃  
又持床席牙盤蠟炬之類。及酒具樂器。闐咽而至。遐叔意謂貴族賞會。深慮爲  
其斥逐。乃潛伏屏氣於佛堂梁上伺之。鋪陳既畢。復有公子女郎共十數輩。青  
衣黃頭亦十數人。步月徐來。言笑晏晏。遂一筵中間坐。獻酬縱橫。屢鳥交錯。中  
有一女郎。憂傷摧悴。側身下坐。風韻若遐叔之妻。窺之大驚。卽下屋伏。稍於暗  
處迫而察焉。乃真是妻也。方見一少年舉杯屬之曰。一人向隅。滿坐不樂。小人  
竊不自量。願聞金玉之聲。其妻冤抑悲愁。若無所控訴。而強置於坐也。遂舉金  
雀收泣而歌曰。今夕何夕。存耶沒耶。良人去兮。天之涯。園樹傷心。二三見花。滿  
座傾聽。諸女郎轉面揮涕。一人曰。良人非遠。何天涯之謂乎。少年相顧大笑。遐  
叔驚憤久之。計無所出。乃就階間捫一大塲。向坐飛擊。塲纔至地。悄然一無所  
有。遐叔悵然悲惋。謂其妻死矣。速駕而歸。前望其家。步步悽咽。比平明。至其所  
居。使蒼頭先入。家人並無恙。遐叔乃驚愕疾走入門。青衣報娘子夢魘方寤。遐



叔至寢。妻臥猶未興。良久乃曰。向夢與姑妹之黨相與玩月。出金光門外。向一野寺。忽爲兇暴者數十脅與雜坐飲酒。又說夢中聚會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又云方飲次。忽見大塲飛墮。因遂驚魘殆絕。纔寤而君至。豈幽憤之所感耶。

### 邢鳳

元和十年。沈亞之始以記室從事隴西公軍涇州。而長安中賢士皆來客之。五月十八日。隴西公與客期宴于東池便館。既半。隴西公曰。余少從邢鳳遊。記得其異。請言之。客曰。願聽。公曰。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買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卽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曰。麗者何自而臨我哉。美人曰。此妾家也。妾好詩而常綴此鳳。曰。幸少留得觀覽。於是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類此。凡數十篇。美人曰。君必欲傳。無令過一篇。鳳卽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牋傳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翫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帷空度九秋霜。



鳳卒吟。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使妾教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狀。以示鳳。既罷。美人低頭良久。卽辭去。鳳曰。願復少留。須臾間。竟去。鳳亦尋覺。昏然無有所記。及更於襟袖得其辭。驚視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後鳳爲余言如是。是日監軍使與賓府羣佐及宴。隴西獨孤鉉。范陽盧簡辭。常山張又新。武功蘇滌。皆歎息曰。可記。故亞之退而著錄。明日客復有至渤海高元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囑。吳興姚合。泊亞之復與集於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於是姚合曰。吾友王生者。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吹簫擊鼓。言葬西施。王悲悼不止。立詔門客作歌挽詞。生應教爲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江起珠帳。擇土葬金釵。鋪地紅心草。三層碧玉階。春風無處所。悽恨不勝懷。詞進王甚佳之。及寤能記其事。王生本太原人也。

## 沈亞之

太和初。沈亞之將之邵。出長安城。客索泉邸舍。春時晝夢入秦主內史廖家。內史廖舉亞之。秦公召至殿前。促前席曰。寡人欲強國。願知其方。先生何以教寡



人亞之以齊桓對公悅遂試補中涓秦官使佐西乞術伐河西  
晉秦郊也亞之帥將卒前攻下五城還報公大悅起勞曰大夫良苦休矣居久之公幼女弄玉壻蕭史先死公謂亞之曰微大夫晉五城非寡人有甚德大夫寡人有愛女而欲與大夫備灑掃可乎亞之少自立雅不欲遇幸臣畜之固辭不得請拜左庶長尙公主賜金二百斤民間猶謂蕭家公主其日有黃衣中貴騎疾馬來延亞之入宮闕甚嚴呼公主出鬢髮著偏袖衣粧不多飾其芳姝明媚筆不可模畫侍女祇承分立左右者數百人召見亞之便館居亞之於宮題其門曰翠微宮宮人呼爲沈郎院雖備位下大夫繇公主故出入禁衛公主喜鳳簫每吹簫必翠微宮高樓上聲調適逸能悲人聞者莫不自廢公主七月十日生亞之無以貺壽內史廖曾爲秦以女樂遺西戎戎王與之水犀小合亞之從廖得以獻公主主悅嘗愛重結裙帶上穆公遇亞之禮兼同列恩賜相望於道復一年春公之始平公主無疾忽卒公追傷不已將葬咸陽原公命亞之作挽歌應敎而作曰泣葬一枝紅生同死不同金鈿墜芳草香繡滿春風舊日聞簫處高樓當月中梨



花寒食夜深閉翠微宮進公公讀詞善之時宮中有出聲若不忍者公隨泣下  
又使亞之作墓誌銘獨憶其銘曰白楊風哭兮石螻蟻莎雜英滿地兮春色煙  
和朱愁粉瘦兮不生綺羅深深埋玉兮其恨如何亞之亦送葬咸陽宮中十四  
人殉亞之以悼悵過戚被病猶在翠微宮然處殿外特室不居宮中矣居月餘  
病良已公謂亞之曰本以小女將託久要不謂不得周奉君子而先物故弊秦  
區區小國不足辱大夫然寡人每見子卽不能不悲悼大夫盍適大國乎亞之  
對曰臣無狀肺腑公室待罪右庶長不能從死公主幸免罪戾使得歸骨父母  
國臣不忘君恩如日將去公置酒高會聲秦聲舞秦舞舞者擊鼙拊髀鳴而  
音有不快聲甚怨公執酒亞之前曰子顧此聲少善願沈郎賡揚歌以塞別公  
命趣進筆硯亞之受命立爲歌辭曰擊鼙舞恨滿煙光無處所淚如雨欲擬著  
辭不成語金鳳銜紅舊綉衣幾度宮中同看舞人間春日正歡樂日暮東風何  
處去歌卒授舞者雜其聲而和之四座皆泣旣再拜辭去公復命至翠微宮與  
公主侍人別重入殿內時見珠翠遺碎青階下窗紗檀點依然宮人泣對亞之



亞之感咽良久。因題宮門詩曰。君王多感放東歸。從此秦宮不復期。春景自傷秦喪主。落花如雨淚臙脂。竟別去。公命車駕送出函谷關。出關已送吏曰。公命盡此。且去。亞之與別。語未卒。忽驚覺臥邸舍。明日亞之爲友人崔九萬具道之。九萬博陵人。諳古。謂余曰。皇覽云。秦穆公葬雍橐泉祈年宮下。非其神靈憑乎。亞之更求得秦時地志。說如九萬言。嗚呼。弄玉旣僊矣。惡又死乎。

張生

有張生者。家在汴州中牟縣東北赤城坂。以饑寒。一旦別妻子遊河朔。五年方還。自河朔還汴州。晚出鄭州門。到板橋。已昏黑矣。乃下道取陂中逕路而歸。忽於草莽中見燈火熒煌。賓客五六人。方宴飲次。生乃下驢以詣之。相去十餘步。見其妻亦在坐中。與賓客語笑方洽。生乃蔽形於白楊樹間以窺之。見有長鬚者持盃請措大夫人歌。生之妻文學之家。幼習詩禮。甚有篇詠。欲不爲唱。四座勒請。乃歌曰。歎衰草絡緯聲。切切良人一去不復還。今夕坐愁鬢如雪。長鬚云。勞歌一盃飲。訖酒至白面年少。復請歌。張妻曰。一之已甚。其可再乎。長鬚持一。



籌筓云。請置觥。有拒。請歌者。飲一鍾。歌舊詞。中語。准此。罰。於是張妻又歌曰。勸君酒。君莫辭。落花徒繞枝。流水無返期。莫恃少年時。少年能幾時。酒至紫衣者。復持盃促歌。張妻不悅。沉吟良久。乃歌曰。怨空閨。秋日亦難暮。夫婿斷音書。遙天鴈空度。酒至黑衣胡人。復請歌。張妻連唱三四曲。聲氣不續。沉吟未唱間。長鬚拋觥云。不合推辭。乃酌一鍾。張妻涕泣而飲。復唱送胡人酒曰。切切夕風急。露滋庭草濕。良人去不回。焉知掩閨泣。酒至綠衣少年。持盃曰。夜已久。恐不得從容。卽當睽索。無辭一曲。便望歌之。又唱云。螢火穿白楊。悲風入荒草。疑是夢中遊。愁迷故園道。酒至張妻。長鬚歌以送之。云。花前始相見。花下又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酒至紫衣胡人。復請歌。云。須有艷意。張妻低頭未唱間。長鬚又拋一觥。於是張生怒。捫足下得一瓦。擊之。中長鬚頭。再發一瓦。中妻額。圓然無所見。張君謂其妻已卒。慟哭連夜而歸。及明至門。家人驚喜出迎。張君問其妻婢。僕曰。娘子夜來頭痛。張君入室。問妻病之由。曰。昨夜夢草莽之處。有六七人。遍令飲酒。各請歌。奴凡歌六七曲。有長鬚者。頻拋觥。方飲次。外有發瓦來。



第二中奴額因驚覺乃頭痛。張君因知昨夜所見乃妻夢耳。

劉道濟

光化中有文士劉道濟。止於天台山國清寺。嘗夢見一女子引生入牕下。有側栢樹。葵花遂爲伉儷。後頻於夢中相遇。自不曉其故。無何於明州奉化縣古寺內。見有一牕。側栢葵花。宛是夢所遊。有一客官人寄寓於此室。女有美才。貧而未聘。近中心疾。而生所遇乃女之魂也。又有彭城劉生。夢入一倡樓。與諸輩狎飲。爾後但夢便及彼處。自疑非夢。所遇之姬芳香常襲衣。亦心邪所致。聞於劉山甫也。





歌者葉記

唐 沈亞之撰

昔者秦青之弟子韓娥。從學久之。以爲能盡青之妙也。卽辭去。青送之。將訣。且歌。一歌而林籟振蕩。再歌則行雲不流矣。娥心乃哀。然韓娥亦能使逶迤之聲。環輿而遊。凝塵奮發。微舞上下者。三日不止。能爲人悲。亦能爲人喜。其後漢武時。協律李延年爲新聲。亦云能感動人。至唐貞元中。洛陽金谷里。有女子葉。學歌於柳恭門下。初與其曹十餘人居。獨葉歌成無等。後爲成都率家妓。及率死。復來長安中。而轂下聲家聞其能。咸爲會唱。次至葉。當引弄。及舉音。則絃工吹師皆失執。自廢。旣罷。聲黨相謂約慎語。無令人得聞知。是時博陵大家子崔莒。賢而自患其室饒。乃曰。吾綠組初秩。寧宜厚蓄。以自奉耶。遂大置賓客門下。縱樂與遨遊。極費無所恡也。他日莒宴賓堂上。樂屬因言曰。有新聲葉者。歌無倫。請延之。卽乘小車詣莒。莒且酣。爲一擲目作樂。乃合韻奏綠腰。俱囑葉曰。幸給聲。葉起與歌一解。一坐盡貽。是日歸莒。莒沉浮長安數十年。葉之價益露。然以



莒能善人。而優曹亦歸之。故卒得不貢聲中禁。葉爲人潔峭自處。雖諸邑百態爭笑於前。未嘗換色。元和六年。莒從事岐公在朔方。時余往謁焉。令與公賓舍於郵。在莒鄰。夜聞其歌。有一人坐泣且悲。良久復悅。及卒聲而悲悅再三。曰孰與之。是欲吾不得自任矣。明日問其狀。乃葉爲也。後莒復與岐公來彭城十年。余過其居。問葉安在。曰近逝矣。自趙璧李元憑。世稱爲知音之尤。皆擅鼓絃。及爲余言葉之歌。使其妙自循。則音屬不知和矣。嗚呼。豈韓娥之嗣與。惜其終莫有能繼其聲者。故余著之。欲其聞於後世云。

## 附記

宋新吳歌記曰。昔人以漸近自然。答絲肉之間。千古遂爲名言。蓋東西南北之音。其聲皆協於齒牙唇舌。不則雖秦青合唱。難欺雅俗之耳。而況能附之於絲竹乎。自漢迄於六朝。中間公莫僉而曲雖不勝。已其置已之處。乃諧聲之極也。近世樂理既失。俗工以牽合爲奇。書史經傳。皆被之管絃。影響依稀。轉相附和。假令不待協音而輒可入奏。則古之蜚矣。堯羊直巫。



崇語矣。三代之音。降鬼神格天地。西方之呪致雲物。驅蛟龍。豈非至和之極。能相感通乎。蓋非聲無以宣氣。非和無以會祖。是以歌韶而鳳儀。審風而知國。固知樂之有裨於天人矣。唐初之詩。諸公以入唱爲高。自宋代以調興而歌詩之法廢。金元以北九宮興。而歌調之法廢。元迄我朝以南曲興。而北曲廢。譬之於禮。諸體猶羊。而歌音猶告朔也。廢告朔而供羊。不可爲禮。廢歌音而存體。不可爲樂。故詩廢歌。而唐人始獨擅詩矣。詞廢歌。而宋氏始獨擅調矣。北音廢歌。而金元始獨擅北音矣。此固披卷自見。按世可推者也。吳歌自古絕唱。至今未亡。余少時頗聞其槩。會歷年奔走四方。乙未孟夏。返道姑胥。蒼頭七八輩。皆善吳歌。因以酒誘之。迭歌五六百首。其敘事陳情。寓言布景。摘天地之短長。測風月之淺深。狀鳥奮而議魚潛。惜草明而商花吐。夢寐不能擬幻。鬼神無所伸靈。令帝王失尊於談笑。古今立息於須臾。皆文人騷士所嚙指斷鬚而不得者。乃女紅田峻。以無心得之於口吻之間。豈非天地之元聲。匹夫匹婦所與能者乎。時手太白樂



府。不覺墮地。以余之癖於論文。太白之善於奇句。乃奪於儋父之肉音。非至和之感人。則不肖之無識。太白之無才。必有所歸矣。余以爲詩必高唱而始極其致。使起唐人而歌太白之詩。將無斥建武而墮建安乎。若夫南北之曲。一失宮商。便屬別調。斯真詞家之商李。騷壇之獄律。豈盛世之音哉。

豆史曰。甚矣。吳音之微而婉。易以移情而動魄也。音尙清而忌重。尙亮而忌澀。尙潤而忌燥。尙簡捷而忌漫衍。尙節奏而忌平鋪。有新腔而無定板。有緣聲而無轉字。有飛度而無稽留。魏良甫其曲之正宗乎。張五雲其大家乎。張小泉宋美黃問琴。其羽翼而接武者乎。長洲崑山太倉。中原音也。名曰崑腔。以長洲太倉。皆崑所分而旁出者也。無錫媚而繁。吳江柔而滑。上海勁而疎。三方者。猶或鄙之。而毘陵以北達於江。嘉禾以南濱於浙。皆踰淮之橘。入谷之鸞矣。遠而夷之勿論也。間有絲竹相和。徒令聽熒焉。適足混其真耳。知音勿取也。善和者。其見賞溢於肉。其操獨也。秦之簫。許之



管。馮之笙。張之三絃。其子以提琴鳴。傳於楊氏。如楊之摘阮。陸之搗箏。劉之琵琶。皆能和曲之微。而令悠長宛轉。以成頓挫也。然絲竹皆自爲音。而不藉於倚和者也。至於吹蘆結籥。碎葉剗核。其細已甚。非雅流矣。而肉音如梁谿之陳。陽羨之潘。晉陵之褚。婁水之顧。雲間之倪。新安之羅。若吳。皆擅場一隅。而莫之能競。其技之專一故也。大都輕清寥亮。曲之本也。調不欲緩。緩令人怠。不欲急。急令人躁。不欲有餘。有餘則煩。不欲輟輟。則氣弱。吾嘗觀妓樂矣。靖江之陳二生也。湖口之蔣善擊鼓。外也。而沈旦也。皆女班之師也。錫山海虞之妖而冶也。其曼聲遶梁者鮮矣。而陳其最也。於曲品則班之下者也。彼變童如金陵金昌婁江。越來嘉禾。武林慈谿。猶之乎中原之鄙而夷也。其音無以埒於中原。進於曩師。審矣。自鬱金堂之徵歌。借聽於客。湘簾風來。桂舟波激。音稍稍始振。其次則佳色亭雅集。奏技一聲而燭跋。再闋而雞號。幾合陰陽之和。盡東南之美。然而未至也。於時三青鳥集於三臺。畫屏張而翠帷褰矣。則雲間傾六朝之豔。而晚上與之韻。

頽。吳越之靡靡。以飛英聲。揄修袂。且陳於亞旅間焉。嗚呼盛哉。含意未申。餘響遽歇。銅雀臺何預人事。而聞者酸辛。雖石家金谷。瑋貝充庭。而樓粉一墜。夜笛閨然。亦足悲也。嗟夫。梁伯龍。張伯起。吳允兆。皆審音者也。或云曲爲情關。或云歌以當泣。或云聽可忘憂。於余無間然。音絕矣。聽止矣。復何遺恨之有。



宣統二年六月付印

六月出版

香艷叢書七集

(四冊定價大洋一元)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國學扶輪社

上海六馬路吉慶坊內

國光活版部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國學扶輪社

廣東會文書局

漢口廣益書局

長沙鴻文書局

南京啓新書局

杭州德記書莊

蘇州振新書莊

湖州羣益書局

寧波汲綆齋

安慶神州報分報

禁  
翻  
印  
所  
有  
版  
權  
止

外埠分發行所

成都 成都 北京 天津 天津 保定 山西 燕湖

粹源記書莊 官各書坊 官各書坊 官各書坊 文元書局 匯海書局

總發行所

印刷所

校輯者

國朝文匯

百冊洋三十二元

吳摯甫詩集

一冊洋五角

翁山文外

五冊洋五元

全謝山文鈔

八冊洋三元

翁山詩外

十二冊洋五元

汪大紳羅臺山合鈔

四冊洋三元

王壬秋全集

十二冊洋二元

彭尺木薛家三合鈔

四冊洋三元

錢牧齋文鈔

四冊洋二元

隨園文鈔

二冊洋四角

顧仲恭文集

二冊洋一元

章太炎譚復生合鈔

五冊洋一元五角

諸大名  
家評校龔定盦全集

七冊洋二元

林翠南嚴幾道合鈔

四冊洋一元二角

魏默深文集

六冊洋二元

佛爾雅

二冊洋六角

胡天游文集

四冊洋一元五角

明宮史

二冊洋一元

校正  
再版聊齋文集

二冊洋六角

青樓小名錄

四冊洋一元

戴南山  
方望溪合鈔

八冊洋二元

古今說部叢書

六十冊洋十六元

春酒堂全集

一冊洋八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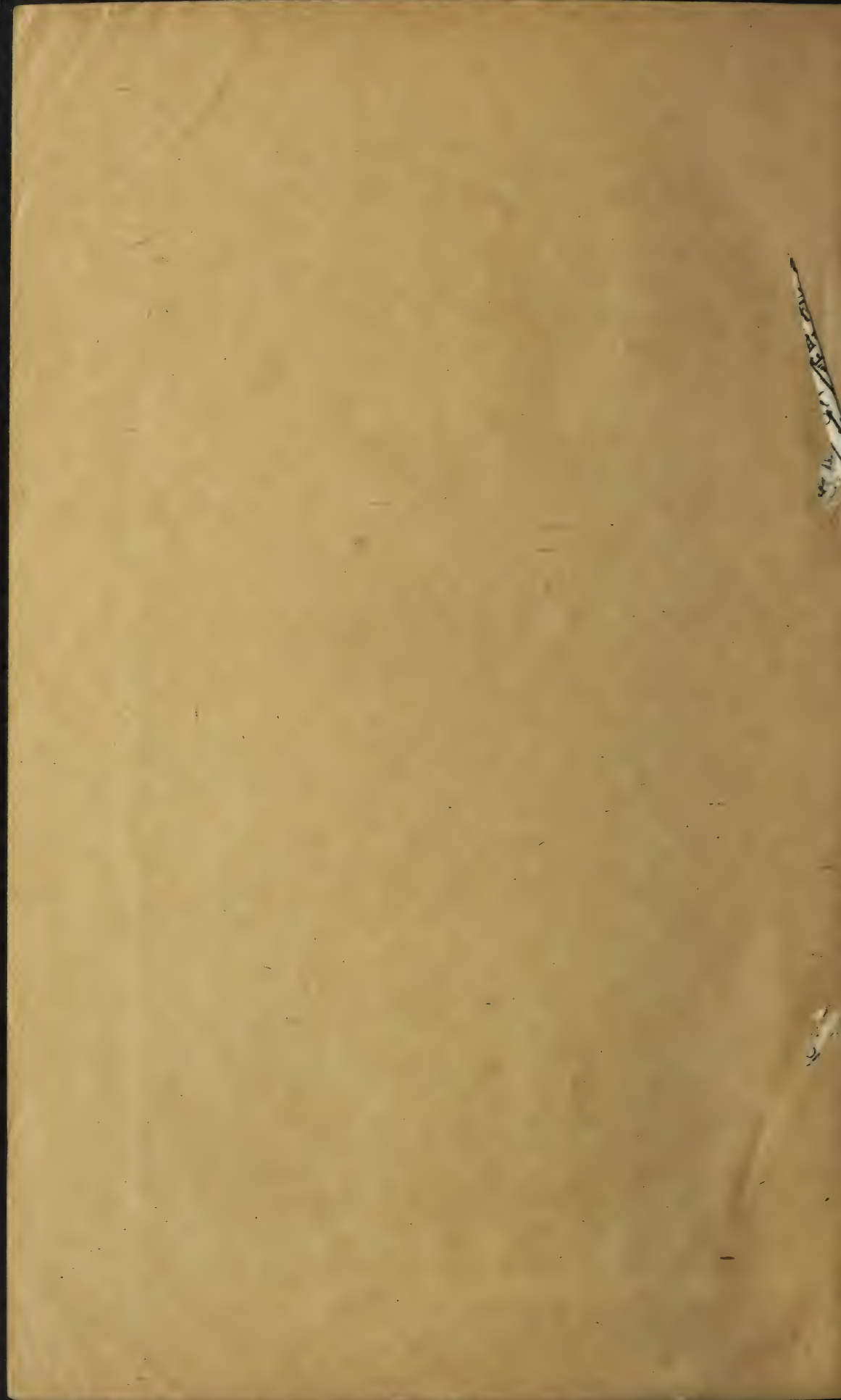
香豔叢書

四十冊洋十元

吳摯甫文集

五冊洋一元









香艷叢書

第八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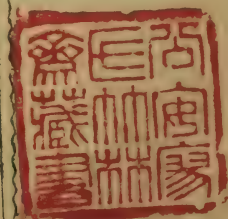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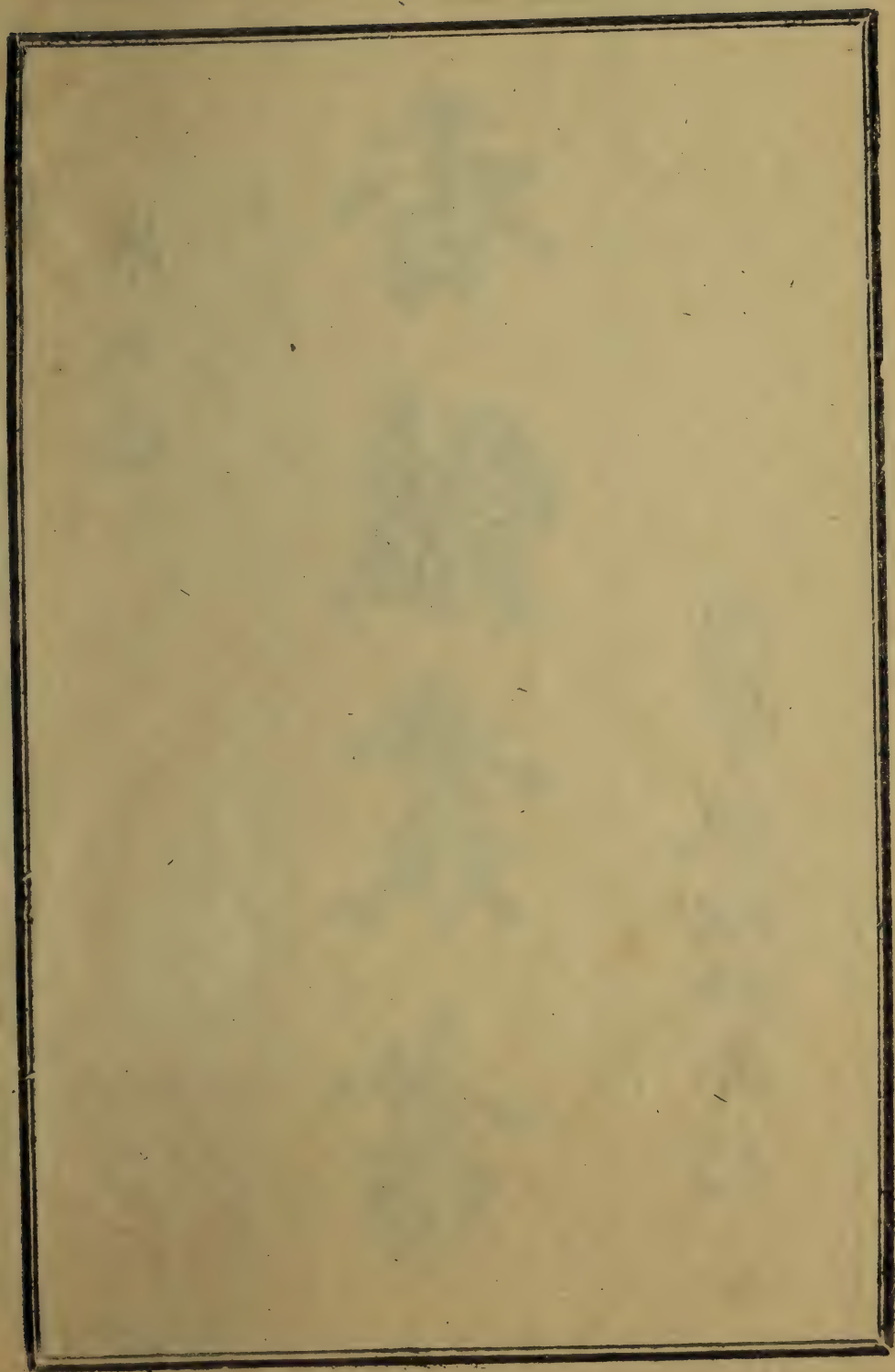


第八集

香豔叢書

國學扶輪社印行







152  
1037  
1535  
1529

香艷叢書八集目錄

卷一

香蓮品藻

金園雜纂

貫月查

采蓮船

響屨譜

卷二

馮燕傳

女官傳

書葉氏女事

貞婦屠印姑傳

虎邱弔眞孃墓文

玉鉤斜哀隋宮人文

玉樸後詞

雙頭牡丹燈記

玫瑰花女魅

織女

蘇四郎傳

廬山二女

洞簫記

五石瓠節錄

洛陽牡丹記

卷三

王嬌傳



記某生爲人雪冤事

菽園贅談節錄

卷四

香咳集選存

八

集



# 香艷叢書

## 八集卷一

香蓮品藻

評花御史方

絢陶采

又號  
荔裳稿

南陵徐氏隨菴鈔本

宋張功父著梅品一帙。疏花之宜稱憎疾榮寵屈辱凡五十八事。閒思蓮足纖妍。花堪解語。更無凡卉得與追踪。至有歷百折而不回。貫四時而不改。則惟寒梅翠竹蒼松差堪接武。乃或遇人不淑。有女此離。空谷幽蘭。不知凡幾。在女子以纏足爲容。譬之君子修身俟命。詎有怨尤。然讀采葑采菲無遺下體之詩。能無三歎。因倣其意。纂香蓮宜稱憎疾榮寵屈辱。亦得五十八條。別疏香閨韻事。及步蓮三昧所未及者。凡二十餘類。總彙一卷。籤曰品藻。願因風寄語金屋主人。倘阿嬌步步生蓮。幸加意護持。萬勿敝屣視之。庶幾享香蓮清福于無既也。

香蓮宜稱二十六事

爲對新月行纏。爲芙蓉鞋襪。爲明珠鳳串。爲湘裙半展。爲鴛被勾春。爲佯羞嬌  
踢。爲躡足傳情。爲就裙底畫字。爲指點坐臥間器物。爲女伴並足比較短長。爲  
勾絲紵線。爲空廊響屐。爲掌上舞。爲蹴鞠。爲蹋燈。爲聞歌點拍。爲銀爐藉火。爲  
紅錦地衣。爲秋千畫板。爲錦韉銀鐙。爲展齒銜紅。爲莎痕襯綠。爲床上屑香。爲  
看梅踏雪。爲女冠步斗。爲妙伎蹋繩。

香蓮憎疾十四事

爲鵝頭。

脚背豐隆江以南謂之鵝頭脚

爲雞眼。爲行纏綴接。爲不裙不韞。爲放慢跟。

履尾不縫合別用線絆織謂之慢跟

爲鞋頭綴圓月。爲高底。爲彩畫膝衣。爲結襪垂絲氎。爲以足小取名金蓮。爲以  
草帛剪鞋樣。爲熏履襪用芸香棗核。爲著屐登床。爲惡詩組織襪淺鞋弓等字。

香蓮榮寵六事

爲怯纏病足。檀郎着意搓摩。爲欲濯滄浪。庭花齊放。爲寒夜香消。逢情懷中取  
暖。爲佳句品題。爲擷履飛觴。爲以弓樣夾入宋槧書籍中辟蠹。

香蓮屈辱十一事



爲郎君不解輕。憐爲蠹婢誤。端爲用麗布行纏。爲履襪破碎。爲行不擇路踐踏。汗穢爲經年不洗。爲泥塗跋涉。爲人海追蹤墜鞋徒跣。爲半路出家。爲伏侍大脚夫人。爲芒屨。爲瓦盆冷水濯足。

### 香蓮五式

家家踏月。戶戶凌波。然踐規判矩。毀方瓦合。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約略蓮式。總不越此五等。

蓮瓣。新月。和弓。竹萌。菱角。

### 香蓮三貴

瘦則寒。強哉矯。俗遂無藥可醫矣。故肥乃腴潤。軟斯柔媚。秀方都雅。然肥不在肉。軟不在纏。秀不在履。且肥軟或可以形求。秀但當以神遇。魯論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不以三隅反。吾不復也。

肥軟秀

香蓮十八名

蓮之品類。種種不同。婦足之長短攸分。情偽錯出。亦有人心如面之異。乃審厥象。肇錫佳名。

四照蓮。端端正正。窄窄弓弓。錦邊蓮。四寸以上。至五寸。雖纏束端。釵頭蓮。瘦而

所謂竹單葉蓮。窄底平跗。所佛頭蓮。豐跗隆然。如佛頭挽髻。所謂穿心蓮。高底

者。碧台蓮。着外高。並頭蓮。謂將指鉤援。俗並蒂蓮。謂之外八。字同心蓮。俗謂之裏

拐。分香蓮。謂之讓。俗合影蓮。如裏八字。並蒂蓮。謂之外八。字同心蓮。俗謂之裏

朝日蓮。翹指上。向千葉蓮。五寸以上。雖略纏粗縛。玉井蓮。銳是鞋尖。非關纏束

丈藕如西番蓮。半路出家。解纏縛者。較之。玉井蓮。昌黎詩所謂花開十

香蓮十友

伊人在水。澹如君子之交。似蘭斯馨。臭合同心之味。此誠不以一貴一賤。乃見交態。一富一貧。乃見交情。者洵為好合良朋。奚止香蓮益友。別有圖銘。載在蓮府。

益友。羅紉

艷友。弓鞋

夢友。伴奴

執友。綉曳

淨友。錦襪



直友。弁履。

殊友。彩綦。

香友。蓮褥。

清友。樊粉。

媚友。高底。

香蓮五容

嚶其鳴矣。小雅歌求友之章。繫之維之。周頌賡有客之什。蓋晨夕過從。固曰每有良朋。信宿招邀。則亦于焉嘉客也。易曰不速。其是之謂需乎。

佳客。鳳舄。

冷客。鸞靴。

野客。鴛屐。

韵客。鞞履。

隱客。錦裙。

香蓮九品

刻玉纏香。裁雲鏤月。群分類聚。品物流形。世尊趺坐。九品蓮台。指青葉蓮花。迦葉所以呵呵微笑也。

神品上上

穠纖得中。修短合度。如捧心西子。顰笑天然。不可無一。不能有二。

妙品上中

弱不勝羞。瘦堪入畫。如倚風垂柳。嬌欲人扶。雖尺璧粟瑕。寸珠塵纈。然希世寶也。

仙品上下

骨直以立。忿執以奔。如深山學道人。餐松茹柏。雖不免郊寒島瘦而已。無烟火氣。

珍品中上

紆體放尾。微本濃末。如屏開孔雀。非不絢爛炫目。然終覺尾後拖沓。

清品中中

專而長。暫而瘠。如飛鳬延頸。鶴唳引吭。非不厭其太長。差覺瘦能免俗。

艷品中下

豐肉而短。寬緩以荼。如玉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臨風獨立。終不免爾則任吹多少之誚。

逸品下上

窄亦稜稜。纖非甚銳。如米家研山。雖一拳石。而有崩雲墜厓之勢。

凡品下中



纖似有尖肥而近俗。如秋水紅菱。春山遙翠。頗覺戚施蒙璆。置之雞群。居然鶴立。

質品下下

尖非瘦影。踵則猱升。如羊欣書所謂大家婢學夫人。雖處其位。而舉止羞澀。終不似真。

香蓮三十六格

既別洪纖。易形好醜。然而平奇濃淡。姿態迴殊。蓮府中正。不得不廣為懸格。以待閨革也。

平 跼 若 懸 衡 正 測 表 影 圭 圓 東 指 削 胼 直 引 繩 就 墨 曲 規 旋 矩 立 窄 細 骨 柔 肌  
纖 瘦 中 有 神 正 鉤 援 穩 結 搆 平 正 稱 骨 肉 停 勻 輕 踏 月 有 痕 縣 稜 角 俏 利  
安 雍 容 大 雅 閑 驕 輕 駕 妍 新 月 初 生 媚 輕 燕 含 露 艷 翠 繞 珠 圓 迹 薄 瓣 蓮 帖 地  
弱 庭 花 苑 柳 瘦 鶴 立 不 喬 短 腴 氣 足 神 充 吐 潤 精 神 調 鬯 雋 骨 丰 采 煥 發 整 團 意 態 天 然  
柔 靡 露 倚 風 勁 千 鈞 不 發 文 珠 圓 玉 潤 武 辟 易 衆 人 爽 如 嚼 哀 梨 雅 不 染 俗 氛

超氣度高妙逸丰致瀟灑潔秋水春山靜露淵月沉珠樸周尊秦舜巧手規矩從  
 卓爾不群逸態橫生潔露珠水鏡靜湛然瑩澈樸古致盎然巧手造化

香蓮九錫

橐弓偃革。厥有成績。念茲崇功。車服以庸。余別有春妍君九錫文。見本集。

紅羅纏

鴛鴦副以鳳銜珠組

生香臥履

芙蓉鞋襪

菊花襪勾

紅藕猩覆

副以錦帶

錦文湘靴

湘筠屐

金蓮花盆蓮香散金剪銀針

香蓮十六景

妙人對妙景。已是二難。不若妙景中妙人。斯為合璧。然尤未若妙人生妙景。則右丞畫工部詩。兼而有之矣。顧此景家家中懸之。湯臨川牡丹亭云。錦屏人忒看得這韶光賤。謂之何哉。

纏足

濯足

製履

試履

挑燈剝繭

倚檻兜鞋

花陰

蹴鞠

閒庭踢毬

對月看花。憑闌胡跪。

觀書拋毬。抱膝微吟。

鳳鞋泥汗。俚人強剔。

纏春韞玉。顧步徘徊。

誤踏春弓。含嗔歛捻。



戲拈綉履作意打人。

欹枕屏調白玉獨兒。

丁香階結鴛央襪系。

附見夏閨六景

夏閨六景。及後花鄉四景。見夏侯審香閨韵事。本擬作雜咏題。然亦天然妙

浴竟。

憇風。

掩膝。

抱膝。

易纏。

初倦。

附見花鄉四景

翹足。

足顫。

拳足。

擎足。

香蓮三影

色卽是空。空卽是色。一切有爲法。皆作如是觀。

花間蹴鞠苔上影。

臨流浣濯水中影。

春宵一刻燈前影。

香蓮四印

泡影波流。踪痕風掃。唯有情癡。可以悟道。

香屑。

苔階。

沙堤。

雪徑。

香蓮四宜賞

玉溪生云。霧夕咏芙蓉。何郎得意初。此時誰最賞。沈范兩尙書。矍矍弓弓。豈必夢入巫山。始是賞心樂事。然以此時誰最賞。質之金屋阿嬌。當必啞然曰阿誰。

對名花宜賞其艷。

對新月宜賞其妍。

對雪宜賞其幽靜。

對酒宜

賞其謹飭。

蓮香四合

綉鳳眠鞋。博山睡鴨。苟令風流。與凌波君氣味相投。然溫柔主人。當審所宜。幸勿爲范蔚宗所笑。

纏足宜焚旃檀。

濯足宜燒沉水。

薰履襪宜爇龍涎。

貯履襪宜和

椒蘭。

香蓮三上三中三下

太平老人袖中錦言婦人三上三中三下。皆易爲人。余于香蓮亦復云爾。上三



者牆上馬上樓上三中者旅中醉  
中日中三下者花下燈下月下也

掌上。

肩上。

秋千板上。

被中。

鏡中。

雪中。

簾下。

屏下。

籬下。

### 香蓮五觀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觀蓮有術。必觀其步。然小人閒居。工于揜著。操此五術。攻其無備。乃得別裁。僞體畢露。端倪。

臨風。

踏梯。

下階。

上轎。

過橋。

### 選蓮三勝地

菊。菊春弓。只將貼地。纖纖缺月。何自生天。而余游踪所至。有三勝地。月痕弓影。皆可仰窺。無須俯察。天下名山福地。裙屐叢集。自必別有勝區。請俟他年。蠟屐所經。再當選勝。

蘇州虎邱三山門前。

金壇茅山王天君殿後。

揚州平山堂桂花樹底。

### 香蓮二幸

石勒臥聽人讀漢書。至高祖立六國後。矍然曰。是法當失。及聞留侯借箸。乃笑曰。賴有此耳。

醜婦幸足小。邀旁人譽。

猥妓幸足小。得衆人憐。

香蓮不幸

龍不隱鱗。鳳不藏羽。實命不猶。曷其有極。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不幸嫁逐村郎。終身延俗手把握。

不幸墮落風塵。終夜受醉漢肩架。

不幸俗尙高底。終朝踣蹠。

不幸生長北地。終歲褰裳。

不幸身爲侍婢。

終日犇馳。

不幸貧爲勾婦。終年踵決。

香蓮四忌

美玉有瑕。不在大也。白圭之玷。尙可磨也。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旨哉言也。

行忌翹指。

立忌企踵。

坐忌蕩裙。

臥忌顛足。

香蓮三反



翻其反矣。小大由之。胡不憊焉。自反而縮。

巨足纏迫則痛。而弱足纏緩反痛。

巨足行多盤辟。而弱足行反便捷。

巨足行必艱晚。而弱足立反卓爾。

附纏足濯足時候

晴晝。

燈下。

薄醉。

出浴。

夢醒。

欲睡。

倦行。

試履。

花前。

月下。

纏足濯足十二宜

宜枕屏前。

宜芙蓉帳底。

花前宜曲欄。

宜小山石上。

月下宜

近水樓台。

宜臨砌。

迎涼宜竹院。

宜松牕。

聽雨宜荷亭。

宜水榭。

辟寒宜煖閣地爐。

驚颼宜重簾繡幕。

纏足濯足三不可無

不可無名香炷鼎。

不可無好花侑座。

不可無知心青衣趨承左右。

纏足濯足四不可言之妙

屏間私覷。

暗裏聞香。

水中看影。

鏡中見態。

濯足三適。

和血適纏。

柔肌適履。

去繭適步。

右品藻一帙。晴牕無事。戲墨偶成。未免刻劃春弓。殊不盡香蓮雅趣。引伸觸類。踵事增華。跋予望之溫柔鄉主人矣。旃蒙大淵獻小春既望方絢紀。



金園雜纂

評花御史方絢荔裳

別號丹谷稿

南陵徐氏隨菴鈔本

唐李義山創雜纂一卷。續之者。宋有王君玉。蘇子瞻。明有黃允交。雖曰游戲筆墨。善讀者。未始不謂是東方譎諫也。旅處無聊。偶思香閨蓮足。與諸君所輯。觸類都有。因各拈一二語。志之。殊愧唐突香蓮。不僅畫足。可堪拊掌也。金屋中人。恕其善謔。幸甚感甚。端蒙陽月女日識。

必不來

拾得墜蓮待人尋認。請名手描畫鞋頭花樣。

不相稱

巨足著紅鞋。

羞不出

新婚初夕。新郎贊好大脚。

怕人知

意中人躡足傳情。

不嫌

拾人舊弓鞋穿。村郎娶得大脚婦。

遲滯

原有孕婦行步一條然以孕故遲滯非關弱足也

初纏試步。

不得已

新人粧小脚。

相似

纖足似銀錢。人人都愛。巨足着高底。似蝦蟆叫。

不如不解

解唱曲則隨地頓足。解蹴鞠則到處翹足。

惡不久

慈母爲愛女行纏。



惱人

新製弓鞋被鼠嚙。

失本體

高着底。失香蓮體。

走路便捷。失大腳體。

隔壁聞語

說某家女娘是半截觀音。必是腳大。

富貴相

鞋尖綴明珠。

謾人語

巨足說刻意行纏。

酸寒

紅繡鞋套蘇州草履。

不快意

巨足着宮履遊春。新試弓鞋誤踏狗矢。

惶愧

廣坐趨蹌。蹙脫高底。

殺風景

踏月看燈。弓鞋躑躅落。

不忍聞

初纏嬌女。病足呻吟。

虛度

幼時不勤事行纏。爲貧家婦。芒鞋布襪終身。

不可過

雞眼痛。解纏卒聞足氣。

難容

大脚嗤人足小。是愛俏。



意想

道邊弓鞋印。

惡模樣

燈籠膝褲。

不達時宜

在巨足人前。呵詈奴婢不長進。不肯裹脚。

悶損人

作客爲他家婢。躡脫履珠。

癡頑

倚門騎驢。賣弄雙彎。

愚昧

巨履倩人刺花。巨足故作嫵娜。

時人漸顛狂

怯纏行滿洲粧束。

非禮

不裙不襪見客。拈鞋片當街刺繡。

枉屈

醜婦弱足。

不祥

無故解纏跣足。房屋上曬弓鞋。

須貧

整帛剪裁作履片。脚跟點地。震動四鄰。

必富

鞋幫雖破。花色新鮮。行必擇地。恐汗損履襪。

有智能

製履襪能時出新雅式樣。



教子

守身如纏足。

教女

閑足以閑心。

失去就

洗面盆中濯足。

強會

就人足上繡鞋花。譏彈針線平常。拈人手中繡鞋片。評論花樣不好。

無見識

看他人着好鞋好膝襖。不住口贊齊整。見他人脚小。却道你是怎麼裹來。

右四十一類依義山原目

奴婢相

履襪不點檢。人前拋置。

易圖謀

妓鞋。

難奈何

携巨足上陽台。

不得人憐

巨足閃臍。

無憑據

上荷鞋。着高底人鞋樣。

趁不得

馬上看賣解婦人弓足。

冷淡

布裙草履。

惡行戶



發賣高底。

少思算

說着高底省鞋面。

自做得

曳拔。綴鞋帶。

好笑

展齒伶仃。當街大步。

故矜足弱。蹴爾示人。

阻興

相約踏青。忽然病足。

正欲濯足解纏。卒然有遠客至。

不可託人

香鞋繡帶。致贈新歡。

聞意中人索弓鞋作證盟。

可惜

美人足巨。

重難

着高底下峻坂。雞眼痛着窄鞋。

沒用處

尼姑檢得舊時弓鞋。

又愛又怕

初纏女兒試花鞋。

不識羞

綽板脚跟着象棋。

不濟事

將嫁纏足爲履小減纏。

暗歡喜

自製過床鞋。

不自量



試他人弓鞋。說只嫌略小。

愛便宜

舊衣花袖。改作膝褲。

難理會

雪徑沙堤。尋弓鞋去來踪跡。

不識疾徐

客到換鞋脚。賊發火起尋膝褲帶子。

不識好惡

纏足不洗手。取飲食。聽人說大脚夫人。心中暗喜。

輟不得

行纏未竟。

少道理

尊客前頻褰裳綦履。

難忍耐

脚指縫痒。初纏不許啼泣。

沒意頭

訪秧歌脚妓。苦雨繡踏青鞋。

右二十九類。依王銍續目原本。有不相稱一條。與義山本重出。其過不得一條。卽義山本中不可過也。余刪之。

叵耐

巨足蹬踢物件。大脚村姑。詈婦足小。不勝犇走。

自羞耻

聞人背地評已足大。

强陪奉

小婢爲閨淑。搓摩蓮趾。妓女忍雞眼痛。侍貴人遊山。

佯不會



令新婦爲小姑行纏。倩尼姑製裹脚。

旁不忿

驅使弱足。操作井臼。

未足信

蘇州頭。揚州脚。

陡頓歡喜

娶婦知是絕色。撒帳時先握得纖弓。

這回得自在

駭女偷解足紉。

不圖好

巨足拖破鞋。

說不得

挑雞眼爲針戳傷。

人叢失履。

僧道藏密好繡鞋。被人窃去。

令妓脫鞋行

酒。

謾不得

賣草鞋人前尺寸。

諱不得

裏高底。

改不得

拐。坐跟裏八字。

得人惜

艷婢足弱。

學不得

裙風倜儻。行來入畫。

忘不得

美妓弱足。著鞋繫帶。



留不得

洗纏及濯足水。雞眼。

勸不得

母爲纏足責幼女。

悔不得

足小不利跋涉。

怕不得

小兒初纏。

省不得

卽王本中難理會也  
今故易作減省義

行纏布。鞋曳拔。

右二十一類。依東坡二續原目。其不快活。卽不快意。與怕人知皆重出。故不  
複列。

快意

濯足易新纏新履。

必不得

巨足望人贊小。

右二類依黃君三續原目。其難忘。卽忘不得。難久留。卽留不得。得人憐。卽得人惜。並皆重出。悉從刪削。比物連類。尙堪多製。特恐管城爲娘子軍。踢倒。是以絕筆。計九十三目。得一百三十言。書竟。不覺大笑。



貫月查

評花御史方絢荔裳

又號金園藁

南陵徐氏隨菴鈔本

貫月查者。以鞋盃爲觴政也。嘉賓式燕。珠履珊珊。妙妓行觴。紅蕖冉冉。于斯時也。羅襦襟解。薌澤微聞。好客之轄都投。契主之疊未耻。不思還履。共樂啣杯。雖擷纖紅。權爲季雅。雖狂客之風流。實酒人之深致也。擎來掌上。灼若金蓮。把向樽前。艷同瓊魄。既考祥而視履。宜踐敏以攸歆。案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西海上。有光夜明。晝隱海上。望之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查常繞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貫月查。事則風華。言殊典雅。夫投壺著節。鄉射有儀。皆所以合賓主之歡心。寫友朋之樂事。矧茲鳳屨。升我綺筵。覩彼鳩頭。如拈璧月。佳人拾翠。凌波學步。橋邊仙侶同舟。承露同人掌裏。試卽如弓之履。請代哨壺。言爲貫月之嬉。用投碩果。漫勞七夕。始問牽牛。奚必中秋。才看顧兔。浮酒泉之紅葉。猶存三讓存魄之遺。飛洛浦之朱鳧。庶幾一握爲笑之樂。只恐嫦娥妬影。掬水纖纖。還疑天女散花。流霞片片。卿言佳耳。可以

把酒臨風。我獨憐之。名曰摘星貫月。

一之象

鞋杯一名雙鳧杯。又名金蓮杯。子瞻選妓約云。行酒皆用新鞋。其由來久矣。蓋古者尊彝杯罍。類各有舟。所以爲沉湎之戒也。錦步承蓮。輕紅染瓣。飛羽觴而醉月。則凌彼一葉。較勝于曲水流杯。故名之曰查。唐夏侯審詠被中繡鞋云。雲裏蟾鈎落鳳窩。政不特齊鎬之蓮中花更好。雲裡月常新。擬新月于弓鞋矣。故名之曰月。擲果而名之曰星。以月之從星也。視其貫否。卽以浮觴周飲坐客焉。所謂貫月查也。

二之儀

抑之詩曰。旣立之監。亦佐之史。酒有錄事。如師中之監軍。會朝之執法也。況曰貫月。則凡星之侵凌薄蝕。不有太史令。其誰奏之乎。鞋杯因妓而起。卽當令妓爲之。舉凡浮查飲客。悉以屬之。不特廣寒宮殿本屬姮娥。仙查犯牛女之間。卽令女司天奏之。又奚不可。



錄事自解雙履。其一置杯。而以其一承之以盤。矢席中度去客一尺五寸。客耦而進。摘星貫之以五爲節。錄事第其籌以浮查焉。

月生于西。非有大力者。負之而趨也。且西爲兌。兌少女也。故卽令錄事自解履以置杯。所以浮查也。賓之初筵。肴核維旅。將以窄窄弓弓之履而投之豆滓中乎。故承之以盤。象缺月之生天也。矢陳也。去客一尺五寸者。象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也。耦進者。陰象也。賓主之義也。且耦進則勝負易較也。星以月得名。言其小也。摘取也。投之履中。若星之貫月者然。籩實之果爲之。不假外求也。蓮的爲最。紅豆次之。榛松之類。又其次也。貫之者。以大食中三指撮掌上。約手與鞋之高下相準而平擲之。以五爲節者。日行中道。月與五星隨之也。第次也。籌多寡之算也。視不勝者以浮查。敬養之道也。

### 三之名

月行九道。星次五維。故因其貫之多寡而名以義起焉。

經星五

五緯聯珠。貫星也五。

四星同乘。貫星也四。

景星東聚。貫星也三。

銀漢雙星。貫星也二。

南極一星。貫星也一。

緯星四。

辰星勾月。一難星着鞋尖勾留不即下者說鈴云辰星勾月最

嫦娥奔月。中尾曳旋墮履口中或滾落盤內者不聚不准

織女渡河。履星已着盤五緯聯珠越

飛星入月。履星已着盤而忽躍入

孛星六。

月明星稀。無一星

月離于畢。星擊履移動者



薄蝕。星着鞋幫致掩覆者

陵犯。星雖着鞋幫而未掩覆者

飛流。星出盤外

擊鬪。後摘之星擊動在盤之星或投入履中而復躍出

右並觥錄事識之第籌罰爵如左。

#### 四之算

算者占也。數也。故步天謂之推算。而旅爵謂之無算。星之貫也。錄事以籌第之。亦算也。凡客耦進而摘。以先摘者爲左。錄事即分左右記之。貫一星即記一籌。其有勾月渡河者爲記五籌。准五緯聯珠也。其有犇月入月者爲記三籌二籌。准景星東聚銀漢雙星也。已記五籌即止。不復摘。俟彼客貫星如干。較籌第罰。已記三籌二籌。則更視其餘星之貫否。滿五籌即止較彼客之多寡以浮查焉。若薄蝕陵犯飛流擊鬪及月離于畢者。雖記四籌而亦除之。示罰也。

#### 五之罰

星見于上。而罰見于下。查以貫月名。卽浮查以罰不貫者。錄事總第其籌行之。籌均則免。或一或二多則視其多之數以罰其少者。如一人貫五星一人貫三星此增減。經星緯星准此。如一人得勾月或渡河之星則視彼客貫之多寡以得。得月入月之星則視彼客貫之貫幾星。如只得一星二星貫者視所記餘籌照數。浮之若彼客貫五星四星則仍浮入月。若亦記五籌則推以飲左右隣。如無一星貫者照月明星稀例倍罰五查。如有一星則浮以四查。則浮以四查。三查而以其餘者飲左右隣。蓋查不過五。已記四籌而復得勾月之星。折除彼客所貫之星。浮之外總餘四查。則左右隣分飲之。其餘多寡增減皆倣此。五星聚景星見則錄事自浮一查志慶也。其陵犯飛流擊門者不准更摘。視彼客貫星之多寡罰之。若月離于畢先罰三查。薄蝕則先罰五查。皆不准更摘。仍視彼客貫星之數加罰。兩人俱無一星貫者謂之月明星稀。各罰五查。錄事第籌舛誤。罰一查。座客摘不如儀。飲不如律。錄事量事罰之。查不過五。方絢曰。鞋者諧也。以兩而合。見鼓瑟吹笙之義焉。月者闕也。以滿而虧。見盈虛消長之機焉。鞋之弓。由其足之小也。見切磋之益。他山之助焉。必取其小者。滿招損而謙受益也。好色人之所欲也。如好好色誠意之事也。象之曰查。



無沉湎之虞也。爲器也。小無牛飲之患也。查不過五示有節也。周流座客。明無私也。耦進而摘。昭其讓也。飲不勝者。所以勸也。矯號呶之習。還揖遜之風。釋忿懣之心。平躁戾之氣。其爭也君子矣。乃系之以箴曰。恭則壽。武王帶銘勞則富。履履銘甯溺于淵。銘無行可悔。席四銘沈湎致非。觴銘毋曰胡害。銘屈中之義。銘貴賤無二。門書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戶銘惡乎危于忿戇。杖銘余昔客廣平。李國學招飲園亭。出妓佐酒。坐客遂脫妓鞋行觴。有爭飲者。有幾欲得之而固遜者。予笑曰。旣飲鞋杯。卽當于弓鞋生色。誰則敢不飲者。國學遂舉杯屬予。予固辭。主人屏撤酒器。祇留一杯可置鞋中者。外索一大斗。乃屬客曰。弓鞋如月。予有一小令。卽名拈月。不如令者。飲一鞋杯。不願飲鞋杯者。酌以大斗。坐客皆首肯。抵暮已傾。主人兩石醞。客盡沾醉。而令未終。蓋至弦望。則或默或語。無不謬者。今隳括爲歌。附此以貽觴政一助。

雙日高聲。隻日默。一三五七九默數初三擎尖。似新月。以手拈鞋尖向底翻初八報上弦。以鞋口向下平舉之高聲云。上弦如初望日舉杯向外側。此

八者罰舉鞋不如式及舉而不報者罰

俱用左手執鞋左旋至十五則以左手持鞋而平舉鞋杯二十三。平舉在  
右手取鞋內空杯高舉側立狀月初一望則以右手覆杯于內默送下其底平手  
如也三十覆杯照初一則以右手取杯仰之報曰初二初三則取杯在手不拈  
弦也。新月初入則取杯在手而覆作上弦十五則舉杯側作圓月惟二三十忘取杯  
作新但高舉作下弦狀三十則照何人違式飲既而高唱云三十如  
取杯但高舉作下弦狀三十則照何人違式飲既而高唱云三十如  
出或取並罰之報差時日又重行。即從此人重起罰乃參差與橫執  
置鞋中並罰之報差時日又重行。即從此人重起罰乃參差與橫執  
以右手接鞋及右行并悞接皆參差也惟上下弦橫執高舉初三則拈  
尖向下然送杯下手總湏鞋尖朝外錯謬參差則罰飲既又重數也拈鞋或



采蓮船

香蓮博士方絢陶采

一字  
勃裳 藁

南陵徐氏隨菴鈔本

余作貫月查一卷。其法取美人弓鞋。傲投壺儀節。令客擲果其中。名曰摘星貫月。視其貫否。卽以載酒行觴。弓履纖妍如新月也。投之以果。則若星之貫月。以之行酒。則如尊羹之有舟。周流座客。則又似浮查。故籤之曰貫月查。洵可謂洛浦流觴。飛鳧雅令矣。竊虞佳客。不耐沉潛。或病其岑寂。且恐乏聰慧女郎司籌占候。乃復爲此卷。以婦足本名金蓮。今解其鞋。若蓮花之脫瓣也。飛觴醉客。則正如子美詩所謂。不有小子能蕩漿。百壺那送酒如泉者。故名之曰采蓮船。坐有妓也。卽假夫差偕西子湖上采蓮事。而羅列諸人。然終欲乞靈骰子。似未若貫月查之名實相須。惟雅人裁擇之耳。

春秋佳日。花月良宵。有倒屣之主人。延曳裾之上客。綺筵肆設。繡幕低垂。綠蟻頻量。紅裾隅坐。絕纓而履舄交錯。飛觴則薌澤微聞。行斯令也。主人取六瓊授妓。令參列么二三五六置一盤中。覆一杯罍。俾客圖之。得六爲吳王。五爲內



侍四爲采蓮使者。三爲櫂長。二爲宮娥。么爲太宰。妓卽爲西施。如有數妓。務擇其美者充之。餘妓命爲宮娥。而鬪得二者亦爲內侍。倘坐只五客。則去內侍。若更不足。去宮娥。如客多。則復以二三五鬪之。視客數爲增減。蓋蓮出美人。故妓爲西施。有西施不可無吳王也。六者數之極。故爲吳王。太宰者。便辟之渠魁。佞倖之領袖。夫差所倚爲左右手者也。故六之底卽爲伯嚭。內侍使令也。以宮人寵陰象也。故五爲內侍。而二爲宮娥。取二八佳人。去天尺五之意也。此令以紅爲蓮花。且以金蓮行酒也。行酒不可無錄事。故四卽爲采蓮使者。采蓮必有船。一葉扁舟。輕移雙槳。則櫂長是也。故三爲櫂長。吳王西子太宰。皆止一人。而內侍宮娥及櫂長。不妨環列。故可增減也。客雖少。而不去櫂長者。以非桂楫蘭槳。不到藕花深處也。夫吳王溺一西施。已足亡國。有伯嚭以左右之。而吳其沼矣。雖曰小令。實有三風十愆之訓焉。

吳王令使者采蓮。使者自浮三白。乃起就美人解其雙履置酒其中。以其一奉吳王。一奉西施。謂之試花杯。遂取色盆送西施起。令依次六巡。由西施收令。夫



纖纖弓履。灼灼芙蕖。惟使者得先撫弄其軟玉溫香。較之力士爲青蓮脫靴。其苦樂爲何如者。油油三爵。所甘心焉。令由西施起者。不特爲蓮生足下。更虞坐客或爲撝謙。且湖上之遊。爲施而設也。右旋者。蓮開以六月。以天道東行也。六巡者。蓮花十八瓣。坐有六人。重之得並頭蓮也。由西施收令者。所謂終則有始也。

西施乃令報酒。坐客各報已量。自認分數。使者謹記之。嗣後有酒。皆照分數飲。如故匿雅量。比照欺隱田糧律。遇酒倍行。使者乃申以三章之約。一曰制書有違。如酒不及分。飲不如式。報色舛錯。誤送色盆之類。二曰收支留難。如杯到不卽乾。點滴淋漓。酒盡不送色盆之類。三曰妖言惑衆。如誼譁叫呶。因酒忿爭。故稱冤杯。當飲不受之類。一切儀制乖違。皆使者比律從事。逐一檢舉。請西施定罰。使者有犯。太宰糾之。西施有犯。坐客公議。惟太宰不許越俎妄言。以其外廷之臣。得預內宴。榮矣。安可復干宮闈之禁令乎。此照生員上書陳言律浮之。凡色以紅爲蓮花。其名有七。

一紅曰蓮花。

二紅曰瑞蓮。

三紅曰品蓮。

四紅曰相蓮。

五紅曰五色蓮。

六紅曰滿池嬌。

二紅四么曰合影蓮。

凡行酒皆以鞋載杯飲之。其式有十。

蓮花杯。每鞋置一杯其內。蓮花行酒用之。

同心蓮杯。每鞋置兩杯于內。或一大杯一小杯。視鞋內足容與否酌之。瑞蓮

以之行酒。

穿心蓮杯。以一同心蓮杯外加一杯送客。品蓮以之行酒。

以上遇酒分飲以鞋有兩隻當飲者

各飲其一也



四照蓮杯。合雙同心蓮杯送當飲者。相蓮行酒用之。

以下遇酒獨飲

分香蓮杯。以四照蓮杯送當飲者。西施再手捧一杯。當飲者就西施手內飲之。

以西施徒跳也

惟太宰當飲。則左右手各擎一同心蓮杯。跪就西施膝前。先飲施手

內一杯。後再飲同心蓮杯。既乃起。以示雲中雨露之義。若西施當飲。則太宰

跪稱一觴。紅五只及素五只行酒用之。

千葉蓮杯。送當飲者。四照蓮杯外。坐客各敬一杯。五紅及滿池嬌並素滿盆用

之。

重台蓮杯。遇本身重色飲。

倒垂蓮杯。罰太宰者。以鞋尖向下。置杯于鞋頭內。令執鞋尖飲之。杯數則酌事

之大小。隨時請西施定之。若無紅及出色。則以兩杯令左右手執飲。如出色

而盆內有紅。仍計紅倍罰。

荷葉杯。每鞋底上各置一杯。令當飲者左右手反執飲之。所以罰無紅者。若成

素色。

如分相類不用此例。

並蒂蓮杯。以兩鞋對跟。即用鞋帶縛定。各置一杯于內。令當飲者。執兩鞋尖飲之。所以罰出色者。若盆內有紅。計紅加罰。此令每人一擲。即過如有罰。爵次酒畢。亦即過盆。凡以上各杯。皆使者掌之。遇酒應用何杯。隨時提調。舛錯者。照增減官文書律罰。

凡酒到。皆須執鞋上口。如置鞋席上。俯首就飲。或置鞋取杯飲者。並照那移出納律罰。

凡酒盡。不即將杯繳還使者。照隱匿官物律罰。

凡罰爵除無紅。飲荷葉杯。出色飲。並蒂蓮杯外。餘第言罰者。皆徒手執杯飲之。惟太宰應罰。俱用倒垂蓮杯。

凡色先看蓮花。如一紅爲蓮花。二紅爲瑞蓮之類。然後計重色折除之。六色除不同外。皆有重色。如六爲吳王。不論自擲及他人擲得。皆當吳王飲酒。一紅兩六則與一六與花折除。餘一六飲一蓮花杯。若有三六四六。則以其一與花折除。猶餘兩六三六矣。則飲兩杯三杯。即手內一杯遞增。故謂之重疊蓮。



杯再數點數行酒。除去一紅計餘五色。照後若干點行之。若有三五兩六。則行內侍酒而六不行。若兩六兩五。則仍行六而五不行。三全儘多。兩對儘大。他皆倣此。

凡遇瑞蓮有三六者。仍行吳王酒。若止兩六一五一三之類。則照後點數送客。一同心蓮杯。西施飲一同心蓮杯。餘以類推之。

凡品蓮不計重色。只照點數行穿心蓮杯。當飲者飲其一。使者飲其一。若使者得品蓮。則自飲一杯。而以其一計點送客。

凡西施及使者得瑞蓮。仍自飲一同心蓮盃。以其一計點送客。不論重色。

凡相蓮爲么三一枝花者。西施飲四照蓮杯。餘看重色。二么卽太宰飲。兩三則宮娥飲。餘倣此。無重色。仍計點行之。

凡遇五色蓮。皆照後色行令。

凡遇合影蓮。除太宰外。皆西施及使者各飲一同心蓮杯。

凡遇不同。左右隣各飲一蓮花杯。欲猜拳及席上生風者聽。

凡遇素五。只隨時請西施行令。或詢西施行多行少。如五二二三行多則宮娥飲行少則櫪長行。餘倣此。

凡遇素滿盆者。雖不得蓮花。亦爲勝色。本色自飲。如吳王得渾六。內侍得渾五之類。若遇他人重色。如吳王得渾三。則問西施行底行面。凡問西施皆先行底則使者飲。行面則櫪長飲。若西施得滿盆。不論何色。使者飲。使者得滿盆。不論何色。西施飲。遇滿盆。皆飲千葉蓮杯。

凡紅三對先行大色。再統計點數行。

凡素三對素分相素。奪錢素合色及四二四三四五五六。雖無紅謂之采蓮。隨時請西施行令。如西施擲得。請吳王行令。

凡擲得四么。謂之殘荷。有一紅。罰一荷葉杯。無紅罰兩杯。惟太宰得四么。則不論其有一紅與否。勒行渡江令。其法令積三擲得五紅爲過渡。如不遇。罰以倒垂蓮杯。再擲。如不遇再罰。務令過渡乃已。

凡遇蓮花重色。請西施出酒底。餘點請使者出酒底。西施及使者臨時狗兔聽。



之若當飲者忘請酒底罰其重臺蓮杯及不同俱免請底。餘點但指一紐爲色而外合計若干

點當送某客者而言

凡遇瑞蓮令機長歌一曲遇酒免不能准倩代。

凡遇品蓮令宮娥歌一曲遇酒免不能准倩代。若餘妓作宮娥者雖遇酒不准援免。

凡遇相蓮令西施歌一曲遇酒不免。

凡吳王得瑞蓮品蓮及遇瑞蓮有酒者令西施歌以侑酒。其機長宮娥當歌之處皆免。如餘妓作宮女者仍令歌品蓮應歌之曲。

凡有當歌之處有解絲竹願倚者聽。

凡遇減色如去宮娥者有重二西施飲如去內侍者有重五使者飲若全減者行顛倒鴛鴦令其法遇二西施起遇五使者起各拈一骰擲之如西施得么使者得六或使者得么西施得六。二三五四此並爲顛倒鴛鴦遇西施飲不遇使者飲。

凡遇加色。如宮娥機長內侍有三人四人者。遇重色皆除重色數餘點。何人止。何人飲。如內侍有三人者。盆內除重色有十點。則自得采下手所坐之內侍數起。輪遞三巡。則仍當內侍第一飲也。餘倣此。

凡遇蓮花品蓮相蓮。若計點當飲之人。即得采之人。如尊官作吳王而擲則行

分香賣履令。其法自得采者下手第一人起。挨次賭拳。負者飲。如蓮花杯則

若同心蓮杯穿心蓮杯四照蓮杯則負者飲其一以其餘盃更與第三人第  
四人賭總令負者挨次遞賭杯空乃已其穿心蓮杯四照蓮杯皆先飲鞋外  
一杯遞及鞋杯  
故名分香賣履

凡計點有二人當飲者。如得一紅廿九點令賭拳。負者飲。若有三人二人者。行

分香賣履令。願席上生風者聽。但不得濫及不當飲者。謂只尊官三人四人

勿及他人

凡計點而按譜無當飲者。如得一紅二十九點而座無尊官則按點數送行。第年歲生月相符

之人。有二人三人相同者。仍賭拳。令負者飲。或行賣履令。并無行第年齒生

日相符之人。則行賞花釣魚令。其法使者將得采人本色檢去。如太宰得采



以餘色排作不同。高舉色盆。令西施探得一色。係某色。即某人飲。如二即宮娥三即機

長飲也

若遇宮娥機長內侍有加色。二人則令賭拳。負者飲。有三人四人者。行

分香賣履令。願席上生風者。聽亦不得濫及不當飲者。

凡有量淺不勝杯杓者。臨時准告求大戶替代。如大戶自行包攬。照攬納稅糧律。罰之。既罰攬納之人。本人應行之酒准免。

凡解履之後。如妓有緩急。須離座者。飲一大杯。使者授履。令自躡之事。畢入座。自解授使者。如踐踏污穢者。罰十大杯。然後續完前令。

蓮花渾采五色

四代五公。一紅五么

送家有現任職官者。喜誇張閱閱者。善鑄金石者。

妾媵新弄璋者。一紅五二有酒德者。高自標榜。好作身分者。

杏花十里。一紅五二送新得雋者。好遊章台者。奢華者。曾衡文者。善

藝花樹者。僕從盛者。姓名有五聲并花木及數目者。

芙蕖出水。一紅五三送美少年。妙妓。蓄艷婢俊童者。善媚妻妾者。躡

新履襪者。愛粧飾者。姓名有五味或草頭及偏旁帶水者。

紅飛翠幙。一紅五送有好園林花木者。張燈設宴者。喜演劇者。愛鋪

設者。童僕鮮衣者。好博奕者。姓名有五色字者。

金印腰懸。一紅五送赴任者。喜古玩者。佩金玉者。工會計者。新得

采者。患疝者。姓名有五金及天文字者。

散采二十七色

金紫勛階。一紅二送尊官。喜字畫者。工繪事者。出入貴遊門下者。

好談朝市新聞者。兄弟同席者。乃兄飲。新得頭銜者。

雲台福將。一紅二送鷹揚者。嫺弓馬習短打者。善天文占候者。善

奕者。秦晉客。工彈棋蹴鞠者。與二十八人同姓氏者。

九溪十八灘。一紅二送遠遊乍歸者。好山水者。村居者。有陂塘池

沼者。居近水者。經商者。滇蜀客。

八月胡笳。一紅二送邊塞客及曾出塞者。喜唱曲而不按腔調者。工



彈絲品竹者。思親懷友者。愛女遠嫁者。兄弟睽離者。挈家遠遊者。  
湘靈鼓瑟。一紅二點送知音。家有姣童者。能盲詞者。喪偶者。畜聲  
伎者。有妾遣去者。黔楚客。  
花信和風。一二紅二點送多種花木盆景者。善詠諧者。妻妾恆孕者。  
飲酒少而頰赤者。脫帽露頂者。坐妓恰逢月事者。露齒者。  
曉鶯殘月。一二紅二點送將遠行者。操閩廣音者。善嘆息者。密約相  
失者。美婢新出閣者。心有所思而不得邂逅者。詞人。  
虞廷岳牧。一二紅二點送金門待詔者。喜談朝政者。善謙遜者。曾扈  
從者。京朝官乞假者。善卜易者。贅壻。  
赤縣侯封。一二紅二點送宰官及令君子弟。幕友。秋風客。與勛戚往  
還者。有職銜者。廣置田宅者。善堪輿者。  
二十分春。一二紅二點送愛花草者。恣意饗養者。常談客者。究心房術  
者。覺席上有醉態者。姬侍多者。戀內者。

丹還十九。

一二紅  
十九點

送羽客。

談爐鼎者。

善岐黃者。

客齋者。

抱微疴

者。貪杯者。

屢擾人而不還席者。

學士登瀛。

一二三紅  
十八點

送金馬客。

膺薦舉者。

博學者。

善書者。

侍經

筵者。喜臧否人物者。

與十八人同姓氏者。

八索九邱。

一二三紅  
十七點

送富典籍者。

館師。

談鋒盛者。

咬文嚼字者。

小試輒利者。

善子平風鑑者。

有絕技者。

二八秦樓。

一二三紅  
十六點

送華堂張綺幕者。

爲他人作嫁衣者。

喜營建者。

出入喜乘肩輿者。

有外遇者。

將置妾媵者。

居有樓閣者。

胡姬十五。

一二三紅  
十五點

送新納姬人者。

與美人聯坐及居隣美艷者。

好

少者。席上無鬚最青年者。

將嫁女者。

曾爲月老者。

精求肴饌者。

蟾蜍幾望。

一二三紅  
十四點

送愛月者。

喜露坐者。

近視客好外者。

內權重

者。面麻者。

有癖好者。

七賢六逸。

一二三紅  
十三點

送高年者。

退居林下者。

美容儀者。

叔姪同席



者阿咸飲。隱士。詩人。與竹林竹溪同姓氏者。及名氏帶竹林溪字

樣并數目者。

繡閣金釵。一二三紅。送新造樓閣者。初移居者。新弄瓦者。欲買宅

者。有內寵者。僚壻聯席者分飲。翁壻同席者。壻飲。

巫山一片雲。紅十一點。送妻妾互妬者。為人居間者。談詞訟者。戴

眼鏡者。期期客。好議論人閨闔者。席上盹睡者。

十洲仙島。紅十點。送樓居者。不修邊幅者。學仙者。齊梁客。有方

術者。謁選者。與飲中八仙同姓氏者。

九品蓮臺。紅九點。送雜職官。坐不安席者。禪客。喜與僧尼往還

者。佞佛持齋者。鰥夫。寓居近寺廟者。

八月星槎。紅八點。送出使者。遠客在座者。好遊者。談星命者。

畫船載妓泛賞者。有小舟者。與博望同姓氏者。

七寶香車。紅七點。送車騎者。薰香者。將娶婦者。偕內歸甯者。

新婚者。姻婭同席者。女家飲。所居巷陌有數目顏色字者。

六橋花柳。二三紅六點送愛看人家花木者。簪花及佩香器者。與坐妓有

舊者。髯公。吳越客。內外寵兼者。陸姓及行六者。

五雲多處。二三紅五點送入觀者。自誇量好者。燕趙客。故作醉狀及多

言者。富戶。任京職者。家有豪奴者。

落日雙鳧。三點紅四點送愛魚鳥者。至遲而又以事辭歸者。不速客。曾作

縣者。新續絃者。妓齒長者。躡朱履者。

三峽流泉。四點紅三點送琴客。將歸客。有潔癖者。作清態者。喜茗飲者。

藝低而自稱好手者。有幽怨者。

五紅渾采五色。凡得五紅太宰自擲者照前例飲若行別令者免跪

日過紅杏。五紅一么太宰自擲飲千葉蓮杯。餘人擲得者。行九轉還丹令。其法

除得采者依次右旋。各積十擲。以六爲永。得幾六。各第籌。或舒指記之。擲畢。各較其六之多寡。以九六爲勝。或得七得八相等者。則令其只得七六以下。



者各飲一四照蓮杯。以其永少不許燒鍊。然後計六之相等者。依次各再積十擲。計其么若干。得九么者。丹成。丹不成者。各飲四照蓮杯。若么有相等者。則相等者再煉。有一人么多者。卽止。總令少者飲。

花房蛺蝶。

五紅一二

宮娥自擲。飲千葉蓮杯。餘人擲得者。行誤入天台。令其法

除得采者。與西施二人。餘人依次各一擲。內有三與四。謂之流水桃花。若但有三。或僅有四。皆各飲四照蓮杯。有流水桃花者。再一擲。有么。謂之胡麻仙飯。無么者。卽飲四照蓮杯。倘坐客各有流水桃花。則視胡麻飯之多寡定之。得胡麻飯者。再一擲。盆內有紅。無五。謂之仙犬無聲。方准再行。如有五者。謂之花間犬吠。卽飲四照蓮杯。無五者。再一擲。有二。謂之花間人出。則入天台。遇仙子矣。若無二者。仍飲四照蓮杯。其有花間人出者。送盆與西施。擲之。有六。謂之玉杯醺醪。當入天台者。飲四照蓮杯。若無六。謂之曉風露燈。則西施飲之。凡積五擲。在座除得采者。及西施飲遍。卽止。不必定入天台也。

花港遊魚。

五紅一三

幟長自擲。飲千葉蓮杯。餘人擲得者。行魚雁傳書。令除得。



采者。坐客依次各一擲。以三爲魚。六爲雁。若無魚雁。或只有魚及只有雁者。皆飲四照蓮杯。其魚雁全者。再一擲。有么者。謂之書。無么者。飲四照蓮杯。有么者。再一擲。以么三六全者。謂之魚雁傳書。如不全者。各飲四照蓮杯。

煉石補天。

五紅一五

內侍自擲。飲千葉蓮杯。餘人擲得者。行女媧煉石令。除得

采者。自西施下數起。依次拈一子擲之。第一遇么。二遇二。三遇三。四遇四。五遇五。爲五色石。遇者免飲。不遇各飲四照蓮杯。次至西施。拈二子擲之。遇么五爲補天。則免飲。不遇飲四照蓮杯。

麴院風荷。

五紅一六

吳王自擲。飲千葉蓮杯。宮娥幟長西施依次唱曲。餘人擲

得者。行伯喈賞荷令。除得采者。以西施爲牛小姐外。將五骰作么二三五六。如法令客鬪之。六爲中郎飲酒。五爲院公司香。三爲書童司琴。二爲惜春司扇。么爲老姥司罌。自中郎起。拈一子擲之。各得本色者免飲。不遇各飲四照蓮杯。惟中郎遇六免酒。則牛小姐唱曲。牛小姐以四爲荷花。遇則中郎飲。不遇自飲。一巡而止。以上各令。言依次者。皆自得采者下手數起。若宮娥內侍



有增減者。並隨時損益行之。

### 六紅渾采一色。

滿池嬌。不論何人擲得。皆行西子浣紗令。其法除得采者。若西施擲得。則不除。餘客將六瓊隨意藏鈎。擊拳出席。西施以慧眼察之。檢空拳令下其手。餘存擊出者各舒掌。若六子俱全。藏鈎者各飲一千葉蓮杯。西施歌以侑之。如不全者。西施照坐客之數。飲四照蓮杯。

### 二紅錯采一色

合影蓮。

二紅四么

不論何人擲得。皆照前西施使者。各飲同心蓮杯。惟太宰擲得。則行荷葉納涼令。其法太宰即將色盆送下手第一人。如下手係西施。則送西施下手第一人。一擲。有四五六者。謂之畫船簫鼓。遇則朗誦工部納涼起句。落日放船好。太宰飲四照蓮杯。不遇自默飲兩蓮花杯。次下一人擲有三四五者。謂之禹門疊浪。遇則朗誦杜詩輕風生浪遲句。太宰飲四照蓮杯。不遇自默飲兩蓮花杯。再次一人擲有三三四者。謂之竹影瑣碎。遇則朗誦

杜詩竹深留客處句。太宰飲四照蓮杯。不遇自默飲兩蓮花杯。次送西施。擲有二四四謂之並蒂芙蓉。遇則朗誦杜詩荷靜納涼時句。如村妓不能杜詩。使者代誦錯繆則妓仍罰太宰飲四照蓮杯。不遇自默飲兩蓮花杯。遂送太宰。擲有三三六則朗誦杜詩公子調冰水句。免飲。不遇則默飲倒垂蓮杯。再一擲有么么二則朗誦杜詩佳人雪藕絲句。免飲。不遇則默飲倒垂蓮杯。後送下手第四人。擲有二六六。謂之巫峽朝雲。則朗誦杜詩片雲頭上黑句。太宰飲四照蓮杯。不遇自默飲兩蓮花杯。又送下一家。有么么六。謂之瀟湘暮雨。遇則朗誦杜詩應是雨催詩句。太宰飲四照蓮杯。不遇自默飲兩蓮花杯。一巡而止。若應誦不誦。應默不默。或先誦後擲。以及承接顛倒。提婚賣政者。均罰。蓋以太宰本么色。今得四色。合本色爲五么。是影不合蓮。故行此令。

凡六巡既畢。使者奉吳王西子各一蓮花杯。謂之惜花杯。乃爲妓納履。

凡解履不待使者。而妓先自解帶脫鞋者。比照現任官員自立碑律罰妓。警自衙也。



凡席間有數妓務解其足之最小者如以大爲小比照貢舉非其人律罰使者罪蔽賢也。

凡履中有高底者比照服舍違式律罰妓懲盜名也。

凡令畢而不爲妓納履但令躡履不爲綦屨甚且擲履還之令其自躡比照出使不復命律罰使者戒鮮終也。

方紂曰余爲貫月查而系之以箴茲復爲采蓮船卷成乃系以詩曰旨酒思柔兕觥其觶有美一人聊與之謀一糾糾葛屨以祈爾爵式飲庶幾不盈一斛二譬彼舟流宜言飲酒彼昏不知或聖或否三隰有荷花鴛鴦于飛於焉嘉客不醉無歸四

卷一

八

集



響屨譜

宋 楊无咎

南陵徐氏隨菴鈔本

盤縱橫各一十五路。積二百二十有五路。中空九路不橫畫。實得二百一十六路。

註 臨安至會稽十里。得三千六百步。隔江得二千一百步。二十分之。去零得今數。

方絢曰。盤不言大小制度。意如今之棋盤。方廣約二尺四寸。畫帛爲之。最簡便。然不如竹木者佳。琢檀柁爲質。而鏤金銀絲作路。則落子琤琮。與響屨並稱。若櫪梓藉地而織罽張之。使美人容與其上。尤爲盡善。蓋此戲本以響屨得名。不妨名實相副。正未可以靈巖響屨廊與東樓之肉雙陸同日語也。不知綺羅主人。亦以爲有雅俗之別否。擬式如左。

式





[illegible]

縱橫十五者。地數三十也。空九作江面者。乾元用九也。實得二百十六者。乾之策陽數奇也。註另一式疑後人所增。以五千七百二十分之。應得二百八十五。當是縱橫各十七路。積二百八十九路。空一作江面者。太極也。且天一生水也。實得二百八十八者。兼坤之策陰數偶也。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此之謂矣。

馬。

作響屨形。

方絢曰。響屨。即今之高底鞋也。按王筠演連珠云。玉指金根。處處拂鳳凰之袖。金根之名。其式未知何似。今云作響屨形。似刻玉鏤香。都無不可。然循名責實。繡鳥爲佳。高底其次。深閨雅集。擷之足下。可入局中。覺琢玉範金。尙其好事耳。不識金屋主人。以爲何如。

投子。

解。

種四者。因種在吳。周旋時多。而蠡周旋在越也。

今作骰子。又名色子。六色。么爲越。六爲吳。五爲施。二爲豁。四爲種。三爲蠡。一六首末也。故爲王。二爲豁者。俗云比大次也。三四周旋其間。而蠡三種四者。因種在吳。周旋時多。而蠡周旋在越也。

方絢曰。春秋昭公三十二年。吳始伐越。逮後于越入吳。則越終沼吳。是吳以越爲終始者也。故一爲越。六爲吳。且吳以驕亡。六在色。爲數之極。然與國也。故吳越同一色。施豁者。亡吳之巨擘也。故同一色。施在越。爲村嫗。而在吳。則嬪嬙也。易曰。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故五爲施。若豁則身在吳。而懷二心于越者。故二爲之。以其與一相比。且如俗所云。二老官者也。蠡種者。存越之功臣也。故同一色。蠡三累千金。史稱其三遷皆有



榮名而種則籌伐吳七術。越王賜之劍。時語之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此所以蠡三而種四也。

擲法。六子齊下。

量色。每集三人。則吳與蠡合。施與蠡合。越與種合。四人則分蠡與施爲二。五人則再分吳與蠡爲二。六人各得一。

色目。凡擲空五算無五無三不起身。罰二注。無五不起身。罰一注。有五則計色而進。色者本身所得之色也。如得一爲越。二爲蠡類。越如得五。外有一么則進一步。二么則進四步。一者一其一是也。四者二其二也。他倣此。

方絢曰。不起身之罰。兼己未上盤而言。蓋六人分曹。先計色上盤。如越有一五一么。吳有一五一六。則准上盤。有二么二六。則准退一步。若第五。或只有么六。皆不准行。惟施則但有一五。卽准上盤。有二五。卽准進一步。蠡雖無五。而有兩三。亦准上盤。有三三。則准更進一步。他人所不能。故獨罰二注。若他有五而無本色。雖不行准免罰。罰籌貯公作十。

五分。最初出局者得五。次得四。又次得三。遞減至一。最後出局者不得分界。左越右吳。吳豁施爲一曹。越種蠡爲一曹。皆自角而進。吳進向越。越進向吳。色多則遞身數過及江。中所空也。空九空。一皆作進一步。吳越相抗。皆及。越進三注于吳。施蠡及江相抗。衆賀十注。種豁及江相抗。種出三注送豁。吳豁一同過江。越三人過江而施未及江。罰吳豁各十注。施先過江。種賀三注。吳過江。越亦過江。適遇豁。越進一注于豁。施越齊及江。賞施三注。種施齊及江。種進施二注。豁施齊過江。豁進三注于施。

方絢曰。惟罰籌貯公。稱進稱賀稱賞。皆本人受之。

勝負。吳入越。越入吳。勝負固相判矣。若吳及越起位而適止。再擲無本色。便罰令重起。有本色則出局。先出盤者。各賀五注。遞減至末。出三注。惟施得利最多。以其有滿盆擲也。

方絢曰。他人雖有滿盆。無五不能行也。故曰惟施得利最多。

香艷叢書八集卷一終









香豔叢書

第八集





香艷叢書

馮燕傳

唐 沈亞之撰

馮燕者魏豪人。祖父無聞名。燕少以意氣任俠。專爲擊毬鬪雞戲。魏市有爭財鬪者。燕聞之。往搏殺不平。遂沉匿田間。官捕急。遂亡滑。益與滑軍中少年雞毬相得。時相國賈公耽在滑。能燕才。留屬軍中。他日出行里中。見戶傍婦人。翳袖而望者。色甚冶。使人熟其意。遂通之。其夫滑將張嬰者也。嬰聞其故。累毆妻。妻黨皆怨望。會嬰從其類飲。燕伺得間。復偃寢中。拒寢戶。嬰還。妻開戶下嬰。以裾蔽燕。燕卑脊步就蔽。轉匿戶扇後。而巾墮枕下。與佩刀近。嬰醉且瞑。燕指巾。令其妻取。妻取刀授燕。燕曰。視斷其妻頸。遂持巾去。明旦嬰起。見妻殺死。愕然欲出自白。嬰隣以爲眞。嬰殺。留縛之。趨告妻黨。皆來。曰。常嫉毆吾女。迺誣以過失。今復賊殺之矣。安得他殺事。卽其他殺。而安得獨全耶。共持嬰。且百餘笞。遂不



能言。官家收繫殺人罪。莫有辨者。強伏其辜。司法官與小吏司扑者數十人。將  
嬰就市。圍而看者。千有餘人。有一人排看者來呼曰。無令不辜死者。吾竊其妻  
而。又殺之。當繫我。吏執有言人。乃燕也。司法官與俱見賈公。盡以狀對。賈公以  
狀聞。請歸其印以贖燕死。上義之下詔。凡滑城死罪皆免。亞之曰。余尙太史言  
而。又好敘義事。其賓黨耳目之所聞見者。爲余道馮燕事得傳焉。嗚呼。淫惑之  
心。有甚水火。可不畏哉。而燕殺不義。白不辜。真古豪矣。

此傳恰與孺子入井行乞不受二書同參



女官傳

番禺屈翁山大均

屈大均曰。嘗攷廣州女子被選入宮者。南齊有區美人。以賢淑稱。至唐武曌時。南海進七歲女子。則以能詩順宗時。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則以巧於刺繡。南唐劉晟時。蘇才人博通經史。才貌兼美。掖庭以大家稱之。劉鋹時。黃瓊。芝。盧瓊。仙。李蟾。姬。輩。皆爲女侍中。日侍紅雲之宴。與諸學士賦詩爲樂。皆廣州人也。然妖曼。蠱。淫。卒。致。其。君。於。傾。覆。論。者。無。取。焉。明興。乃有屈美人。陳司綵之流。以才德入供內職。夙夜勤恭。爲帝后所重。斯亦女流不世之遇哉。舊廣州府志載列女中。凡得六人。予簡出別爲女官傳。蓋謂女之仕也。能爲天子詔后治內政。而有補于君德。亦與賢士大夫相等云爾。

屈氏番禺人。洪武二十二年。以才色被選入宮。擢爲美人。奉侍敬謹。上恩寵甚厚。召其父母兄弟詣闕賜宴。錫賚有加。復遣官送還嶺表。予嘗作洪武宮詞有云。新選珠娘作美人。瀟湘香草滿宮春。離騷數爲君王誦。諷諫心勞似楚臣。又

云。三閭苗裔在番禺。有女多才似綠珠。一入宮中稱第一。不曾歌舞上氍毹。蓋謂美人祖姑云。然竊有疑焉。吾屈氏遷居番禺者。祇有沙亭一族。美人祖姑既生番禺。則必爲沙亭之族。然未知其父兄何人。是時吾八世從祖仲舒。當洪武初。從東莞伯何眞歸命。官任景元師府總護。出鎮紫荊。子伯民。孫興世。襲伯民以軍功。陞任京都督府都總護。仲舒之弟季舒。以子伯通軍功。贈神武衛指揮。使其姪志浩。以閥閱點充吏員。征巴蜀有功。官遼東百戶。美人祖姑。是誰所生女子乎。于京中被選乎。抑于番禺被選乎。當選時。實以知書有才藻。非僅容色之美。故予宮詞云。然嗟夫。吾屈氏婦女。在昔知名於世者。僅一女嬖。今得美人祖姑而二矣。吾修閩史。以此二人爲吾宗賢婦人之冠。可謂不誣也哉。美人非女官也。然其初實以選爲女官進宮。故以列于女官傳之首。

陳氏名二妹。字瑞貞。番禺陳仲裕女也。生而容貌端正。在乳不啼。晬日設物。則左手取印。右手取筆。既而乃取奩具。家人知其不凡。甫能言。窺父書卷。指教數字。皆不忘。七歲就女師。聞愛親敬長之言。必反復致問。孝經內則列女傳女誠



諸書莫不潛心究之。洪武二十一二十二年。有中使選民間淑女入宮。陳與其列十人入見。高皇帝悉命兼六尚之事。陳善書數。知文義。後宮多師事之。稱女君子。亦曰女太史。蓋周官所謂執禮書以從后。凡后之事以禮從者。二十四年八月命爲司綵。以勤勞久。勅賜歸鄉。仍給祿米養其家。陳既歸。閭閻嚴肅。子姪罕見其面。有司歲時候餽。皆辭却之。大宗卽位。以陳熟知典故。召復前職。永樂四年年四十。病終于宮。帝后爲之涕泣。遣中使護喪歸葬。香子之山陳家林。萬曆間其族孫光祿少卿堂于廣州甜水里建祠祀之。稱司綵祖姑。謂古今女德希有矣。司綵祖姑以內則佐高皇帝后母儀一世。吾家不惟丈夫子世受國恩。至于一女子應內召。享祿秩。令鄉里之人稱述之曰。此女官世祠。豈不亦一希世事哉。陳有從女陳氏爲鍾則補妻。夫亡。斷髮守志。嘗奉姑避寇別墅。姑卒。人謂尸不宜歸。犯日家所忌。氏不聽。自昇尸還殯。正寢。人稱知禮。蓋司綵之教云。成化十四年年逾八十。旌表。

黃氏惟德。南海人。洪武二十二年選入宮。司寶。初名廣興。永樂初。賜名惟德。歷



任尙服局局正。授五品誥命。宣德七年春乞歸。猶處女也。攷周禮九嬪世婦女御。與女酒女漿女籩女醯女醢女鹽女幕女祝史之徒。俱統于冢宰。是皆宮中之職。左右后妃以供事者。皆非進御于王者也。又九嬪掌婦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工。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說者謂周禮所言御者。亦非相從于燕寢者也。司綵尙服之職。所謂嬪婦化治絲枲。掌王后之禮。職內治之貳。以賢而不以色。在宮中久。猶處女。亦可見人君之有禮爲君子。不苟于色者哉。黃歸時。皇太后嘗作圖及詩賜之。詩曰。皇明列聖御寰宇。偉烈宏謨冠千古。重惟仁化本家邦。內庭百職需賢良。咨爾惟德女中士。自少從容知禮義。一從應召入重宮。夙夜孜孜勤乃事。昔時鬢髮今如霜。歲月悠悠老將至。九重聖主天地仁。欲使萬物同陽春。體茲德意賜歸去。乃心感激情忻忻。嶺海迢迢千萬重。潞河歸棹春風裡。賜衣宮錦生光輝。親戚相迎人總喜。喜爾富貴歸故鄉。我心念爾恒不忘。把筆題詩意難盡。目極天南去雁翔。昔子貢謂文王之妃妣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故賦關雎。皇太后是詩。其徽音亦關雎之遺也。詩中



稱黃女中士。又謂少而從容知禮義。噫嘻。豈非幽閒貞靜之淑女乎哉。黃致仕三年。至宣德十年。年七十八。乃終。勅葬于番禺之沙頭村鴨墩。其姪女爲大學士梁儲母。累贈至一品夫人。臨終謂其少子億曰。汝外王父母無嗣。汝他日富貴。毋使外王父母及祖姑餒。則吾可以瞑目矣。億後官參議。爲之立嗣。所謂祖姑者。黃氏惟德也。

葉氏番禺人。葉碧山之女。少有淑質。通烈女傳女論語。洪武二十四年。聞其孝敬。選入宮。擢爲女官。尋召其父母及弟祖道詣闕賜宴。皆授錦衣衛鎮撫。賁以金幣。復其家。嗟呼。葉氏女子以孝敬被選。非以容姿。聖天子求賢。至于閨閣之中。未笄而字之女。夫豈以才之難乎哉。當國初廣東甫定。一時賢人君子若孫黃黃哲之流。聯翩筮仕。而十餘淑女與之同升諸朝。亦一時運會使然哉。廣州舊志黃氏不列于傳。謂葉氏王氏選爲女官。其行無聞焉。然葉氏以孝敬。王氏以孀婦堅辭御幸。則貞節之德可嘉矣。

王氏番禺人。永樂二年。詔求民間識字幼女。充六尚內職。于是王氏被選入宮。



司綵時年少。權妃方見幸。特推同輩之愛。固辭曰。臣妾嫠婦也。敢當下陳哉。上重之。從其志意。禮遇甚厚。未幾卒。王氏有文學能詩。其宮詞云。瓊花移入大明宮。旖旎濃香韻晚風。贏得君王留步輦。玉簫寥亮月中宮。宮女恒歌之。攷粵中婦女能詩者。始自白州綠珠。其懊儂一歌。至今有光金谷。至唐有南海七歲女子。武后命賦別兄詩。則曰。別路雲初起。離亭葉正飛。所嗟人異雁。不作一行飛。又有女子作盤鑑圖。名曰轉輪入花鈎枝鑑銘。凡一百九十二字。迴環讀之。四字成句。可與蘇若蘭璇璣圖。范陽楊氏天寶迴文詩並傳。又有增城何泰女。其遊仙詩云。鳳臺雲母似天花。煉作芙蓉白玉芽。却笑晉時勾漏令。不知此物是丹砂。他所賦咏。書于羅浮石上甚衆。世多傳之。嘗被召入宮。至中路。不知所之。與盧眉娘者。不樂宮掖。賜號逍遙大師。還山。皆女中之高尚者也。王氏當明初。乃以宮詞婉麗。獲承恩寵。玉簫寥亮之句。嫋嫋于今有餘音。其才與上官昭容花蕊夫人不相上下。而節操則過之矣。惜盧瓊仙黃瓊芝李蟾姬之流。詩皆不傳。然崇禎間有降乩仙者。自書云。妾南漢才人盧瓊仙也。留詩有云。身輕不許。



風。中。立。脉。白。愁。教。月。下。看。生。不。能。以。其。詩。傳。死。而。乃。爲。人。寫。其。妖。媚。之。句。才。女。精。靈。歷。數。百。年。而。不。滅。亦。可。異。也。哉。彼。夫。素。馨。美。人。以。嗜。素。馨。而。傳。蘇。才。人。以。宮。中。稱。大。家。而。傳。復。有。女。學。士。十。餘。人。波。斯。女。樊。胡。子。二。人。內。太。師。李。託。之。女。長。曰。貴。妃。次。曰。美。人。及。李。麗。姬。宮。媼。梁。鸞。眞。之。流。夫。豈。不。能。吟。咏。者。耶。是。皆。劉。銀。女。官。嘗。兼。師。傅。令。僕。之。名。目。者。也。盧。瓊。仙。與。龔。澄。樞。尤。相。比。以。亡。銀。國。戰。南。漢。世。家。可。考。云。

卷一

八

集



書葉氏女事

番禺屈翁山大均

葉氏女者。名九姑。順德龍山鄉人。父曰世章。女及笄。其母之同產弟薛玉書者。爲媒以字其族弟夢蓮。女以古無甥舅爲婚之禮。辭於父母。父母不從。比婚夕。入門則逃之於玉書之家。於是夢蓮速訟。有司者不知婚姻之律。判使成婚。遣役人監女以往。女痛哭。遂投井中。鄰有宋氏者。聞之歎曰。噫嘻。女禮義人也。救之女。遂不嫁。去爲尼。按律堂外甥女。雖無服。不得爲婚姻。又外姻尊卑爲婚。以親屬相奸論。夫舅尊也。甥卑也。女一守禮而朝廷之律以不違。顧有司者不以尊卑不得爲婚爲斷。而以悔婚爲斷。使主婚者不坐。而男女陷於非禮。亂人倫。而蔑王章。罪莫大焉。夫女也。在家從父。而有時父母之命不可從。不可從而從。是爲不孝。故夫愚孝者。父母之罪人也。女之不從。蓋以禮事其親。且以禮事其舅。未嘗知以律爲之大防也。乃有司者不惟不知律。且不知禮。而必以女子不可從而從。嗚呼。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義者何。律而已。

矣。女之不嫁。非不欲嫁。不敢嫁也。上之不好義之所致也。其去而爲尼也。不敢復信其父母。不敢復信其舅骨肉之間。視之若陷阱焉。吾身苟留。不能保其不終罔我也。一廢其身。而父母之羞辱。母貽舅之刑罰。可以免。無殺其女。與殺其甥女之名。所全者大。有功于倫。常何如也。噫嘻。可以旌矣。



貞婦屠印姑傳

瑞金羅臺山有高

印姑者。姓屠氏。甯波鄞縣人。其祖父倬官至按察司僉事。同縣陸氏有不才子耿章。壻印姑。贅於屠氏。素從惡少年游。嗜酒善博。蕩其先世資。而尙多負諸惡少年錢也。諸惡少年廉知姑殊色。縱負不問。而教令日闕。屠氏求別居。不能得。則詭令託拜母忌辰。挾姑歸。歸輒留。許壽者。耿章奴。耿章嬖之。絕寵。則授意壽令逼姑。通諸惡少年。姑先後嚴拒。卒脫。耿章無如何。怒。挺繫姑。楚毒備至。碎裂姑和衣帷席。幽別室。室臨衢壁。敗。姑時有身矣。方冬。衣破和衣。席藁。諸母諸姒臨牕爲涕泣。耿章恚。出穢言抵突。小奴取團焦竊飯。姑。耿章撻奴幾斃。遂無有。敢視姑者。閱數日。子死於腹。腹腫。偃僂坐。寒栗微號而已。幽室內十四日。耿章反復挑使從已。不屈竟死。姑既死。父弱不能報也。陸氏族聞。憤聚徒繫耿章。歛姑。縣人觀者。皆稱曰貞婦。貞婦皆大哭。哭皆失聲。正晝斗暗。驚飈卷沙石。事在明天啟中。

羅有高曰。貞婦死百有餘年。貞婦族人屠之。蘊爲予述貞婦事如是。竟不能詳其年月甲子矣。昔明歸有光氏傳張貞女。與貞婦事絕相類。張貞女遇姪姑而貞婦逢醜夫。親戚不良。覲閔受侮。而卒皎皎並光乎秋陽。賢矣乎。烏乎上天甚明且仁。何惡草嘉禾。往往而同畛也。噫。



虎邱弔眞娘墓文

鎮海姚 燮梅伯

虎邱故佳麗地。其流萍寓絮。抱綺自傷者。則有沈飛香。韓夢音。周寶鐙。席耘芝。朱靈珠之侶。其泊鷺漂燕。宛轉依人者。則有卞玉京。沙嫩兒。柳人月。董青蓮。陳二分之儔。其薤香揜玉。沈沒終古者。則有劉碧鬟。姚磬兒。徐蘭敖。十二娘。通判二姬之隧冢。言英俠。有金姬墩。柴聞詮之記。具徵也。言節烈。有鴛鴦墳。王雒陽之碑。可攷也。而過者均不之問。歟。眞娘一墓。自唐迄今。李紳序軼事於前。陳鏞復廢址於後。劉禹錫集同人詩一卷。都二十有三人。繼有作者。亦莫不抒欸約之思。極芊緜之致。其與成都薛濤。錢唐蘇小。並峙千古者歟。日者偕陳君桂軒。郭君季虎遊。二君曰。明當具名花佳酒。酌奠其下。子曷爲之文。羌无故實。因綜昔近諸賢弔墓之作。掇其語。目爲辭曰。

塞北花兮江南雪。

白居易

微青蛾兮斷翠髮。

張祐

愁何爲如風燭之滅兮。歌何爲如

梁塵之歇。

李紳

鏡鐙閃而妝臺啟兮。幡蓋颺而舞袖拂。

劉禹錫

買爾笑而榆莢飛兮。

效爾顰而柳眉結。李商淪金釵於劍壑兮。詎油壁之能來。沈亞生既暢風流之

樂兮。死或增寂寞之哀。羅隱胡香魂與膩骨兮。終消椒如黃埃。王禹羌狼藉乎豆

蔻兮。或託青鳥以裴裒。周弼海棠不可目喚兮。顧仲墮嬌雲之靈粉。楊備忒輕薄其

誰媚兮。慨繁華之易殞。周南帶啼痕於草露兮。睠寒食之遊人。高啟怨錦囊而悲

瑤瑟兮。誰樹連理而香以返魂。蘇平薛荔援廬兮。蘭萎露。曉鴉啼兮。夜鬼訴。梅昇

惟千秋兮。爲爾傷。水鳴咽兮。河之梁。陳祚一坏寒兮。巫峽夢。張慶瓊姬眇兮。行

雲送。汪琬彈夕陽兮。琵琶。濮淙駐花裡兮。香車。季氏潛移兮。片石。汪憇不放留兮。啼

鴉。丁澎剝蒼苔兮。誰護。陳玉璫聽生公之法兮。其悟。呂楷分霸王之山兮。沈德悵葦

蘿之人去。盛錦傍幽曇之地兮。蔣韶侶秦娘於泉路。周準清梵流兮。蝴蝶宿。彭一

杯兮。道傍竹。孫世權化羅裙以爲劫灰兮。沈纈空璫青於埜塘之麓。薛雪



玉鈎斜哀隋宮人文

姚梅伯

甘泉城西四里。吳公鬪雞臺之下。曰玉鈎斜。隋宮人叢葬地也。原草不綠。塹棠亂開。杜鵑天遠。帝子之魂異鄉。蝴蝶春短。美人之夢長夜。繁華一瞬。哀怨千秋。金粉彫於山川。煙花封爲京觀。用拾椒風之事。以當薤露之篇。辭曰。

白雉蜚。姒社滅。元龜化。姬鼎移。驪鳴鳴。太子經。燕涎涎。皇孫啄。傾城哲婦。索家牝雞。自昔爲然矣。然難援此以立汝宮人之罪。汝宮人者。不過備位九嬪。充一百二十人數耳。價不直三萬金之聘。位不居十二星之尊。而竟使北嶽溟濤。陰天紂絕。沈豔睇招花之魄。聚單衣泣月之魂。辱井涸而玉樹彫。易江秋而素馨萎。其孰致之然邪。夫不立天定禎明爲鑒。而荒淫非度者。煬帝也。不取周姜楚鄧爲師。而順意曲從者。蕭后也。意在廣陵。何如一幸非后之聳。帝以爲禍始者。乎后之弟懷靜。因乘勢建開河之議。諫者多死之。役丁夫五百萬人。置離宮四十餘所。棄二百里西苑。營千萬戶迷樓。充後宮良家女數千。翻一院十六人舊局。惟時嬉沙棠於太液。后實從焉。一趙婕妤好也。蕩采舫於西湖。后並偕焉。一陳



金鳳也。而宮人遂敢服妖效。尤蠱寵競麗。揮其翹。必翡翠與桃葉。擁其髻。曰翻荷與坐愁。鳩履飛僊。鳳勒繡袂。雲錦銀泥。緋羅蹙金。以爲帔。五色夾襖。單羅花籠。以爲裙。於是發姿媚。八萬四千。懸寶珠一百二十。陳宣華。賜同心合也。沈婺華。署長秋書也。杳孃。摘字慧心也。磬兒。解夢靈舌也。周晨光。辨酸梅味也。楊明霞。報玉李榮也。妥之獨居。不聞再幸。羅之託疾。無賴橫波。於月賓寫芍藥酣姿。於雅孃索薔薇花笑。惟時瓊屑糜而冰檠成市。甲煎沃而沈火如山。洛妃移幟。則珠海龍迴。玉女行觴。則碧天鳳下。御轉關車一兩。薛靈芸夜來之雲。環烏銅屏四圍。武媚孃鏡殿之月。信乎珠幌館娃之閣。夷光與脩明鬪妍。玲風崇霞之臺。旋娟偕提嫫爭妙。已矧盈盈十五。吃吃騖愁。一斛水僊花。肉身寫影。雙跗紅粉蕊。迎輦司香。又袁寶兒之工於承悅。歟。至於韓俊兒者。侍兒耳。設珠翠香牀。置荊榴寶枕。解馬相如橫陳之賦。通拳夫人素女之經。吳絳僊者。殿脚女耳。靈璣佩之蓮帶。長眉畫以遠山。給五斛波斯之螺。賜一器合歡之果。而皆緣女君。隱嫉香輦。潛疏以致來夢難憑。張阿元舊恩中斷。崆峒長隔。吳淑清故里。無歸。



苟謂防其僭而奪倫而志在整宮闈后詎有仁宗替后之識謂惠其溺而忘政而心常存社稷后豈有慕容殷后之仁況汴堤乘舸依依坐臺上重簾月觀凭肩喁喁說東宮時事知時勢去而終於默賺宮人奏而速之刑其又誰也故賦絺綌絲竹之辭知后特假文以自飾繹春蘭秋菊之語知后久固寵於上心一朝闕殿梟鳴倒戈蠶入蕭衍踐東昏之闥道成突廢帝之宮焚摘星樓毀流珠閣夷長阜苑傾木蘭亭龍尾斷而難脩鼠腦搗而垂殞應大行殿之讖從長城公而遊爲慨然於吟秘洞僊卉詩而酺如桃暈者侯夫人也而早以縣帛亡矣在后既無此先幾挿崑山潤毛玉而澤比蘭膏者朱貴兒也而肯以罵戢徇矣在后更遜其節烈忍爲之竊紀姬大去之義馳明駝以出關偷蔡女一息之生唱胡笳而返漢後且入唐貞觀宮掖同元夜敖嬉責隋大業荒亡背故恩深重賢婦人當不至斯又安能原情爲后宥乎而汝宮人絮影向溷夢檄成煙欲效銅雀臺賣履分香招魂於月朝十五皆受磔於司馬之亂軍或類阿房宮慢立遠視不見者三十六年亦同羅慘於楚人之一炬刀兵凶避都輦難回豈尙有



冲華流播。改服爲尼。樊嫵出宮。家人語舊者乎。雖汝宮人。當日未免色婉才變。  
被季蘭之寵榮。齟齬折腰。學孫壽之蠱媚。亦不過如河東輕鳳。耀寶帳。夫容南。  
唐娥皇唱琵琶。煙月旣不以洗兒錢造孽。從祿山謔飲於便殿。又不以鸛鶒袋。  
構獄遭海陵手刃於門樓。其次者。厠順容習樂之班。儕充容分脂之例。爲裏頭。  
內人供掌茶澣衣之職。爲袍袴宮人。隸執拂捧盃之司。閒或有挿竹灑鹽。邀恩。  
晉武尙衣巧笑。獲寵魏文。而卽云困民役於昆靈。明光實緣李夫人哀蟬之怨。  
失兵利於淮南。壽郢盡關。潘玉妃貼地之蓮。此汝宮人所歆恨。含冤不瞑目於。  
泉下者也。嗚乎。黍鐙燄滅。啼光汾之螻蛄。金殿香殘。走蕪城之麋鹿。雷唐莫雨。  
聞玉管朱絃之聲。螢苑西風。遍荒楊衰草之色。苟或被昭華之寵。名已沒其朱。  
姜班。或著辭輦之賢。事且佚乎彤史。絡網之晨窗綺綠。早絕飛灰。椒愁之夜帳。  
酣香空尋斷淚。金蛇長化絲鳳。皆塵等秦之內人。斜猶唐之野狐。落明珠翠羽。  
弗魅蕭生。月地雲階。可逢僧孺。十四載無愁。天子抵得麻胡盜首。撒手虛空。千。  
百劫薄命佳人。好從欲界回頭。齊心懺悔。



玉梅後詞

夢笙

玉梅後詞者甲龍仲如玉梅詞人後遊蘇州作也是歲四月自常州之揚州  
晤半唐於東關街儀董學堂半唐謂余是詞淫豔不可刻也夫豔何責焉淫  
古意也三百篇雜貞淫孔子奚取焉雖然半唐之言甚悉我也唯是甚不似  
吾半唐之言寧吾半唐而顧出此余回常州半唐旋之鎮江而杭州蘇州略  
舉余詞似某名士老於蘇州者某益大呵之其言寢不可聞未幾而半唐遽  
離兩廣會館之戚言反常則亦爲妖半唐之言非吾半唐之常也而某名士  
無恙至今則道其常故也吾刻吾詞亦道其常云爾丁未小寒食自識於秦  
淮賴廬之珠花簪

減字浣溪沙

點檢春蠶盡後絲。妙年無奈是當時。相思無益未妨癡。  
待翦淞潮供汨眼。難消楚岫妒香眉。江南柳是斷腸詞。

秀靨迴眸見海棠。菱花窺鏡試輕黃。

菱花色黃見敬齊古今艷昔人賦詠云紅色者誤也

天涯禁得幾回

腸。弟一矜莊堪痛哭。無雙明豔莫端相。三生從此寢橫塘。

拋卻無端恨轉長。十年心事鬢雲香。未應憐惜是荒唐。有寢便須安枕簟。爲

雲猶自想衣裳。寒山鐘語絕淒涼。

鐵撥雲璈不可聽。風懷愁絕曝書亭。無端天付與娉婷。明月梅花應念我。青

春鸚鵡最憐卿。總然顚顚到它生。

玲瓏四犯寒食前二日晚泊梁溪是日略血勺許作淺脂色

碧悄岸雲紅愁漁火客。

作平懷

低黯如雨。早知春寢惡。不合吳城住。吟魂料量在

否爲誰銷。

銷

問花無語。忍更推篷。不如昨

作平

夜猶見去時路。

天涯漫羸羸。旅況

韶尤別後須拌。

去聲

虛度。總然眞薄倖。但保修眉嫵。衰桃不是相思血。斷紅泣垂

楊金縷。長記取。多情是相逢暫許。

徵招

梨雲不度瓊窻影。金猊鬬殘心字。蹴地綠楊絲。說來遲非計。露桃風絮裡。更榆



筵笑人無謂。一角紅樓。一簾華月。一襟清泪。已拌不思量。難生受。天涯病餘情味。記否。寢中逢。隔碧平城十二。別懷慵自理。怕輕墮玉清塵。世海棠晚。一霎濃春。付等閒吟醉。

臨江仙十四首錄八

記得當車誰玉立。迴眸一笑嫣然。豔塵飄舉萬花先。搓酥融菡雪。寒側不禁憐。那日驚鴻曾照影。而今影在愁邊。願爲油壁貯。嬋娟願爲金勒馬。賓避紫絲鞭。

記得西樓長竚立。珊珊想望明璫。妍風吹墜彩雲香。隔簾先一笑。將恨付斜陽。未似齊姬爭六注。嗔人博進須償。當時祇道是尋常。願爲雙絳蠟。輸汨照棠妝。

記得樓臺歌舞夜。駐雲一角嬌紅。非花非霧忒溟濛。近鬢香處立。生受有情風。襟上玉花花上月。月移玉輦花慵。津亭放閤莫怱怱。茗香鐙暈冷。猶得暫時同。

記得鬢雲香覆額。新興梳裏偏宜繡兜。

吳語也。

初卸海棠時。銀蟾剛一寸。光豔越

嬌癡。

翦綠勻紅無限好。泥人縷縷絲絲。天涯對影愧鬚眉。蘭成青鬢減。生怕

小菱知。

記得瓊窗風不度。芙蓉香霧氤氲。丹成九轉費溫存。爲憐蔥玉損。重撫昨宵痕。  
婁試靈犀通也。未櫻紅潤。到情根如煙恨。事莫重論。鬢絲禪榻畔。腸斷對鐙  
昏。

記得嬌喘吳語澀。富筵親授琅琅。那時恩寵是脂香。比郎詞律細。字字叶宮商。  
楚客何緣莊嶽置。負它嚙嚙鶯吭。瓊漿無分到裴航。生疏鸚鵡舌。獨自說淒  
涼。

記得象牙花鏡子。背人親付柔荑。平生此物最相思。早知珍重意。故說欲貽誰。  
好好當眉長寫翠。總然不照雙飛。菱花標格牡丹時。軟溫懷袖裡。何福得爲  
伊。

記得江皋無那別。陰陽離合徊徨。聰明第一斷人腸。雲萍才子泪。露葉美人香。



已拌青鸞消息斷。吳天未抵愁長。桃花無數更垂楊。可憐今夕寢。何止隔橫塘。

淡黃柳 蘭陵客舍和白石

紅樓一角。人隔江南陌。罨畫春陰寒惻惻。換盡何郎鬢綠。吹斷瓊簫更誰識。照愁寂。殘蟾淡如食。彊飛寢秦娘宅。怕緗桃未抵離襟色。瘦不。禁憐。那人知否。分付吳天。寸碧。

側犯 過惠民橋口占

病懷倦理。甚春薄倖。偏明媚。桃李更柳。拂煙絲。弄姓翠碧。平雲寢不度。那是相思地。愁倚。賸一霎。闌干件顚顚。紅樓似否。依約盈盈水。還記取。隔驚鴻。延佇月寒裏。汨泣鮫殘血。唬鵲碎。眠斷高城暮山凝紫。

琵琶仙

絲雨慳姓海棠晚。潤裏鑪熏金鴨。誰念春色三分。蹉跎二分。弱鸚喚起銀屏寢。窄蚤愁共病來難遏。曉鏡慵紅。春衫慘綠。惆悵天各。甚吹縐煙浦。匳漪怕曾

向橫塘鑑嬌。何況別離時候。更蘭橈催發。花路遠。驄嘶不度。隔麴塵。竚想羅韞。記否。一作平掃。旬留絳紗幮。聞

長亭怨慢

甚容易。東風吹絮。一夢驚鴻。數聲啼宇。慘綠遙山。澹黃纖月。憶眉嫵。落紅如雨。飛不到。愁春處。玉鴨水沈微。裊寸碧。翬天能否。怨語。說雲涯悵望。蚤被燕鶯輕妒。絲殘血盡。怕腸斷。更無憑據。弟一是。未卜它生也。難得玉環分付。儘鳳泊鸞飄。淒絕菱香誰主。

減字浣溪沙

蚤是從來少睡人。何堪聽雨更愁春。春愁疑。寢寢疑真。蠟炬未灰。猶有淚。麝薰微度。已成塵。屏山畫裏亦含顰。夾岸垂楊。罨畫溪。溪樓盡。日子崑崙。亂愁芳草共淒迷。聞說妒花多橫雨。那能沾絮。是香泥。碧雲心事短長隄。



雙頭牡丹燈記

方氏之據浙東也。每當元夕于明州張燈五夜。傾城仕女。皆得縱觀。至正庚子之歲。有喬生者。居鎮明嶺下。初喪其偶。鰥居亡聊。不復出遊。但倚門佇立而止。十五夜三更盡。游人漸稀。見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一美人隨後。約年十七八。紅裙翠袖。妍妍媚媚。迤邐投西而去。生于月下視之。韶顏稚齒。真國色也。神魂飄蕩。不能自持。乃尾之而去。或先之。或後之。行數十步。女忽回顧而微哂曰。初無桑中之期。乃有月下之遇事。非偶然也。生即趨前揖之曰。敝居咫尺。佳人可能惠顧否。女無難意。即呼丫鬟曰。金蓮可挑燈同往也。于是金蓮復回。生與女携手至家。極其歡昵。自以爲巫山洛浦之遇。不是過也。生問其姓名居址。女曰。姓符麗卿。其字淑芳。其名故奉化州判女也。先人既沒。家事零替。既無兄弟。仍鮮族黨。止妾一身。遂與金蓮僑居湖西爾。生留之宿。態度精妍。詞氣婉媚。低回就枕。甚極歡愛。天明辭別而去。及暮則又至。如是者將半月。隣翁疑焉。穴壁窺之。則見一粉粧醺醺。與生並坐于燈下。大駭。明旦詰之。秘不肯言。隣翁曰。



嘻。子禍矣。人乃至盛之純陽鬼。乃幽陰之邪穢。今子與幽陰之魅同處而不知邪穢之物共宿而不悟。一旦真元耗盡。災眚來臨。惜乎以青春之年而遽爲黃壤之客也。可不悲夫。生始驚懼。備述厥由。隣翁曰。彼言僑居湖西。當往訪問之。則可知矣。生如其教。逕投月湖之西。往來于長堤之上。高橋之下。訪于居人。詢于過客。並言無有。日將夕矣。乃入湖心寺。少憩。行遍東廊。復轉西廊。廊盡處得一暗室。則有旅櫬。白紙顯其上。曰。故奉化符州判女麗卿之柩。柩前懸一雙頭牡丹燈。燈下立一明器。女子背上有二字。曰。金蓮。生見之。毛髮盡豎。寒栗遍身。奔走出寺。不敢回顧。是夜借宿隣翁之家。憂怖之色可掬。隣翁曰。玄妙觀法師。故開府王真人弟子。符籙爲當今第一。汝宜急往求焉。明日生謁觀內。法師望見其至。驚曰。妖氣甚濃。何爲來此。生拜于座下。具述其事。法師以朱書符二道授之。令其一置于門。一懸于榻。仍戒不得再往湖心寺。生受符而歸。如法安頓。自此果絕來矣。一月有餘。不覺又往袞繡橋訪友。留飲至醉。却忘法師之戒。逕取湖心寺路。以回。將及寺門。復見金蓮迎拜于前。曰。娘子久待。何一向薄情如。



是。遂。與。生。俱。入。西。廊。直。抵。室。中。女。子。宛。然。在。坐。數。之。曰。妾。與。君。素。非。相。識。偶。于。燈。下。一。見。感。君。之。意。遂。以。全。體。事。君。暮。往。朝。來。於。君。不。薄。奈。何。信。妖。道。士。之。言。遽。生。疑。惑。便。欲。永。絕。薄。倖。如。是。妾。恨。之。深。矣。今。幸。得。見。豈。能。相。饒。卽。握。生。手。至。于。柩。前。柩。忽。自。開。擁。之。同。入。隨。卽。閉。矣。遂。死。於。柩。中。隣。翁。怪。其。不。歸。遠。近。尋。問。及。至。寺。中。停。柩。之。室。見。生。之。衣。裾。微。露。于。柩。外。請。于。寺。中。問。之。于。僧。而。發。之。死。已。久。矣。與。女。子。之。尸。俯。仰。臥。于。柩。內。女。貌。如。生。焉。寺。中。僧。衆。歎。曰。此。奉。化。州。判。符。君。之。女。也。死。時。年。十。有。七。權。厝。於。此。舉。家。還。去。竟。絕。音。耗。至。今。十。有。三。年。矣。不。意。作。怪。如。是。遂。以。尸。柩。及。生。殯。於。西。門。之。外。是。後。雲。陰。之。晝。月。黑。之。宵。往。往。見。生。與。女。子。携。手。同。行。一。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遇。之。者。輒。得。重。疾。寒。熱。交。作。薦。以。功。德。祭。以。牢。醴。庶。獲。可。痊。否。則。不。起。矣。居。人。大。懼。競。往。玄。妙。觀。謁。魏。法。師。而。訴。焉。法。師。曰。吾。之。符。籙。止。能。治。其。未。然。今。崇。成。矣。非。吾。之。所。知。也。聞。有。鐵。冠。道。人。者。見。居。四。明。山。頂。考。劾。鬼。神。法。術。能。驗。汝。輩。宜。往。求。之。衆。遂。至。山。攀。緣。藤。葛。薶。越。溪。澗。其。上。絕。頂。果。有。草。庵。一。所。道。人。凭。几。而。坐。方。看。道。僮。調。鶴。衆。羅。



拜庵下告以來故道人曰山林隱士旦暮且死烏有奇術君輩過聽矣拒之甚堅衆曰某等本不知蓋玄妙觀魏法師所指教爾道人曰吾老矣不復下山已六十餘年小子饒舌煩吾一行卽與童子下山步履輕捷徑至西門外結方丈之壇踞席端坐書符焚之忽見符吏數輩黃巾帛袄金甲鵬戈長皆丈餘屹立壇下鞠躬請命貌甚虔肅道人曰此間有邪崇爲禍驚擾生民汝輩豈不知邪宜疾驅之至受命卽往不移時以枷鎖押女子與生并金蓮俱到壇所鞭捶揮扑流血淋漓道人訶責良久令其供狀將吏遂以紙筆授之俱各供數百言今錄其畧于此喬生供曰伏念某喪室鰥居倚門獨立犯在色之戒動多慾之求不能效孫叔見兩頭蛇而決斷乃致如鄭子逢九尾狐而愛憐事旣莫追悔將奚及符女供曰伏念某青年棄世白晝無鄰六魄雖離一靈未泯花前月下逢五百年歡喜冤家世上民間作千萬人風流話本迷不知返罪安可逃金蓮供曰伏念某殺青爲骨染素成胎墳隴埋藏是誰作俑而用面目機發比人具體而微既有名字之稱可乏精靈之異因而得計豈敢爲妖供畢將吏取呈道人



以巨筆判曰。蓋聞大禹鑄鼎而神妍鬼秘。莫得逃其形。溫嶠燃犀而水府龍宮。俱得見其狀。惟幽明之異趣。乃詭怪之多端。遇之者不利于人。遭之者有害于物。故大厲入門而晉景歿。妖豕啼野而齊襄殂。降禍爲妖。興災作孽。是以九天設斬妖之所。十地分罰惡之司。使魑魅魍魎無以容其奸。夜叉羅刹不得肆其暴。矧此清平之世。坦蕩之時。而乃變幻形軀。依草附木。天陰雨濕之夜。月落參橫之辰。伏于梁而有聲。窺其室而莫覩。疾如飄風。烈若猛火。喬家子生。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尙貪淫生可知矣。况金蓮之怪誕。假冥器以成形。惑世誣民。違條犯法。狐綏綏而有蕩。鶉奔奔而無良。惡貫已盈。罪名不宥。陷人坑。從今填滿迷魂陣。自此打開燒毀雙明之燈。押赴九幽之獄。沉淪陰翳。永無出期。判詞已畢。主者奉行。急急如律令。卽見此三鬼悲啼躑躅。爲將吏驅捽而去。道人拂袖入山。明日衆姓往謝之。不可復見。止有草庵存焉。急往玄妙觀訪魏法師。而審問其故。則已病瘖瘂不能言矣。

卷一

八

集



玫瑰花女魅

樂平明溪寧居院。爲人家設水陸齋。招五十里外杉田院。寧行者寫文疏。館之寢堂小室。村刹寥落。無他人伴處。時暮春末。將近黃昏。覺有婦女立窗下。意其比鄰淫奔。夙與僧輩私狎者。出視之。一女子。頂魚魴冠。語音儂利。儀貌不似田家人。相視嘻笑曰。我只在下面百步內住。尋常每到此。一寺上下。無不稔熟者。寧居鄉。嘆平生夢如此境像。惟恐不得當。曲意延接。遂同入房。閉戶張燈。寺僅以酒一罇來饋。寧啟納之。女避伏床下。寧謂僮曰。文書甚多。過半夜始可了得。吾至此時方敢飲。乃留之而去。復閉戶。女出與對酌。胸次掛小鏡。寧廉觀之。問何用。曰。素愛此物。常以佩身。所着衣皆素潔。而襞褶處不熨帖。俾俾露現。寧曰。衣裳有土氣何也。曰。久寘箱篋。失於曝曬。故作蒸浥氣耳。已而就枕。月色照窗如畫。女色態益妍。繾綣躋洽。寧終夕展轉不成寐。女熟睡。鼾齁將曉出門。寧送之。又指示其處曰。此吾居也。汝若未行。當復來。纔別去。俄而主僧相問訊。駭曰。師哥燈下寫文字。但費眼力。何得辭氣困憊如此。寧唯唯。未以實告。僧顧壁間。

卷二  
八  
集  
挿玫瑰花一枝大驚。曰寺後舊有趙通判女墳。其前種玫瑰花。一花開時人過而折枝者。必與女遇。或致禍。其來已久。今爾所見。是其鬼也。宜急歸。勿留。寤驚懼而反。然猶臥病累日。後還俗爲書生。今在淮南。



織女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草隸。早孤獨處。當盛暑。乘月臥庭中。時時有微風。稍聞香氣漸濃。翰甚怪之。仰視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艷絕代。光彩溢目。衣玄絹之衣。曳羅霜之帔。戴翠翹鳳皇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蕩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謁曰。不意尊靈迺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無主對。而嘉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而游人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爲勅侍婢。淨掃室中。張湘霧。升縠之帷。施水精玉華之簾。轉惠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携手升堂。解衣共寢。其體紅腦之衣。似小香囊。氣盈一室。有同心親腦之枕。覆一雙縷。鴛文之衾。柔肌膩體。深情密態。妍豔無匹。迨曉辭去。面粉如故。試之乃本質。翰送出戶。凌雲而去。自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牛郎何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隔絕。無可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爲慮。因撫翰心前曰。世人不明。瞻矚耳。翰又曰。卿既寄靈辰象。辰象之間。可得



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室居處。諸仙皆遊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在地。成形。下人之變。必形於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爲翰指列星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曉之。後將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夜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它故也。君無相忘。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爲翰致天厨之珍。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答曰。天衣並非針線爲也。每去輒以衣服自隨。經一年。忽於一夜。顏色悽惻。涕淚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便當永決。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尙餘幾日。對曰。只在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爲別。以七寶枕一枚留贈。約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日侍女將書函至。翰遂開緘。以青縑爲紙。鉛丹爲字。言調清麗。情意重疊。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云闊。三秋尙有期。情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臨清漢。瓊宮御紫房。佳期空在此。只是斷人腸。翰答以香牋書。意情甚切。并有辭贈二詩曰。



人。世。與。天。上。由。來。不。可。期。誰。知。一。迴。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香。猶。澤。啼。衣。尙。  
淚。痕。玉。顏。霄。漢。裡。空。有。往。來。魂。自。此。而。絕。是。歲。太。史。奏。織。女。星。無。光。翰。思。不。已。  
人。間。麗。色。不。復。措。意。復。以。繼。嗣。大。義。須。婚。強。娶。程。氏。女。殊。不。稱。意。復。以。無。嗣。遂。  
成。反。目。翰。官。至。侍。御。史。而。卒。

卷一

八八

集



蘇四郎傳

南陽張遵言求名下第。途次商山。山館中夜晦黑。因起廳堂。督芻秣。見東墻下一物。凝白曜人。使僕者視之。乃一白犬。大如貓。髯睫爪牙。皆如玉。毫彩清潤。瑩澤可愛。遵言憐愛之。目爲捷飛。言駿奔之捷。甚於飛也。常與之俱。初令僕人張志誠袖之。每飲飼。則未嘗不在目前。時或飲食不快。則必伺其嗜而噉之。苟或不足。寧自輟味。不令捷飛不足也。一年餘。志誠袖之意已懈倦。由是遵言每行。自袖之。飲食特加精愛。夜則同寢。晝則同處。首尾四年。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日將夕。天且陰。未至詣所。而風雨驟來。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於時昏晦。默亡所覩。忽失捷飛所在。遵言驚歎。命志誠等分頭搜討。未獲。次忽見一人。衣白衣。長八尺餘。形狀可愛。遵言豁然如月中立。各將辯色。問白衣人何許來。何姓氏。白衣人曰。我姓蘇。第四。謂遵言曰。我已知子姓字矣。君知捷飛去處否。則我是也。今君災厄合死。我緣受君恩深。四年已來。能待我。至於盡力輟味。曾無毫厘悔恨。我今誓脫子厄。然須損十餘人命耳。言訖。乘遵言馬而行。遵言步以從之。



方十里許。遙見一塚上有三四人衣白衣冠。長丈餘。手持弓劍。形狀瓌偉。見蘇四郎俯僂迎趨而拜。拜訖。莫敢仰視。四郎問何故相見。白衣人曰。奉大王帖。追張遵言秀才。言訖。偷目盜視遵言。遵言恐欲踣地。四郎曰。不得無禮。我與遵言往還。爾等湏與我且去。四人憂悲啼泣而去。四郎謂遵言曰。勿憂懼。此輩亦不能戾君。更行十里。又見夜叉輩六七十人。皆持兵器。銅頭鐵額。狀貌皆可憎惡。跳梁躑躅。進退獍望。遙見四郎。戢毒慄立。惕伏戰竦而拜。四郎喝問曰。爾何來。夜叉等。霽獍毒爲戚施之顏。肘行而前曰。奉大王帖。專取張遵言秀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四郎曰。遵言我之故人。取故不可也。夜叉等一時叩頭流血而言曰。在前白衣者四人。爲取遵言不到。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死者活者未分。四郎今不與去。某等盡死。伏乞哀其性命。暫遣遵言往。四郎大怒。叱夜叉。夜叉等辟易崩倒者數十步。外流血跳迸涕淚。又言。四郎曰。小鬼等敢爾。不然且速死。夜叉等啼泣嗚咽而去。四郎又謂遵言曰。此數輩甚難與語。今既去。則奉爲之事成矣。行七八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形神則常人耳。又列拜於四郎前。四郎



曰何故來。對答如夜叉等。又言曰。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爲追張遵言不到。盡已付法。某等惶懼。不知四郎有何術。救得某等全生。四郎曰。第隨我來。或希冀耳。凡五十人言可者半。須臾至大黑門。又行數里。見城堞甚嚴。有一人具軍容。走馬而前。傳王言曰。四郎遠到。某爲所主。有限法。不得迎拜於路。請且於南館少休。卽當邀迓。入館未安。信使相繼而召。兼屈張秀才。俄而從行。宮室欄署。皆眞王者也。入門見王。披袞垂旒。迎四郎而拜。四郎酌拜起甚輕易。言詞唯唯而已。大王盡禮。前揖四郎升階。四郎亦微揖而上。回顧遵言曰。地主之分。不可不爾。王曰。前殿淺陋。不足四郎居處。又揖四郎。凡過殿者三。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食具。供帳甚備。至四重殿方坐。所食之物及器用。皆非人間所有。食訖。王揖四郎上夜明樓。樓上四角柱。盡飾明珠。其光如晝。命酒具樂。飲數巡。王揖四郎曰。有佐酒者欲命之。四郎曰。有何不可。女樂七八人。餘侑酒者十餘人。皆神仙間容貌粧飾耳。王與四郎各衣便服。談笑亦鄰於人間少年。有頃。四郎戲一美人。美人正色不接。四郎又戲之。美人怒曰。我是劉根妻。爲不奉上元夫人處。

分以涉於此。君子何容易乎。中間許長史。於雲林王夫人會上。輕言某已。則贈語。杜蘭香姊妹。至多微言。猶不敢掉諱。君何容易耶。四郎怒。以酒卮擊牙盤。一聲。其柱上明珠。穀穀而落。瞑然亡所覩。遵言良久。懜而復醒。元在所隱樹下。與四郎及鞍馬同處。四郎曰。君已過厄矣。與君便別。遵言曰。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都不知四郎之由。以歸感戴之所。又某之一生。更有何所賴耶。四郎曰。吾不能言。汝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可知矣。言畢。騰空而去。天已向曙。遵言遂整轡適商州。果於龍興寺見縫衲老僧。遂禮拜問。初甚拒。遵言求之不已。夜深乃曰。君子苦求焉。得不應。蘇四郎者。太白星精也。大王者。仙府謫官也。今居於此。遵言又以事問老僧。僧竟不對。曰。君今已離此厄矣。曷遵言令歸館穀。明辰尋之。已不知其處所矣。



廬山二女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扇溪。少好學。篤志忘倦。常慕幽閒。以爲養性。恒愛花種樹。其江南花木。溪庭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翫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遊花上。其大如燕。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亦訝其大繁。旬有三日。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扇。有女子笑談之音。子卿異之。謂左右曰。我居此溪五歲。人向無能知。何有女子而詣我乎。此必有異。乃出戶見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怪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未度君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以叙情。有慙於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況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唯有茅齋。願申繾綣。一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向坐者曰。今宵讓姊。餘夜可知。因起。送入子卿之室。又謂子卿曰。卽閉戶。雙栖同衾。並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乃去。及曉。女乃請去。子卿曰。幸遂繾綣。復更來乎。一夕之歡。反生深恨。女撫子卿背曰。明日乃小妹之期。後卽次我。請出戶。女曰。心存意在。特望不渝。出戶不知蹤跡。是夕。

二女又至。宴好如前。姊謂妹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歡。今留與汝。汝勿貪多。恨少。誤。恐。劉。郎。言。訖。大。笑。乘。風。而。去。如。是。同。寢。子。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乃。撫。子。卿。曰。郎。但。申。情。愛。莫。問。閒。事。臨。曉。將。去。謂。子。卿。曰。我。姊。寔。非。人。間。之。人。亦。非。山。精。物。魅。若。說。於。郎。郎。必。異。傳。故。不。欲。取。笑。於。人。代。今。者。與。郎。契。合。亦。是。因。緣。慎。跡。藏。心。無。使。人。曉。我。姊。妹。每。旬。更。至。以。慰。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者。數。年。後。子。卿。遇。亂。還。鄉。二。女。遂。絕。廬。山。有。康。王。廟。去。所。乃。二。十。餘。里。子。卿。依。稀。如。有。前。遇。疑。此。是。之。



洞簫記

徐鏊字朝楫。長洲人。家東城下。爲人美丰儀。好修飾。而尤善音律。雖居塵陌。雅有士人風度。弘治辛酉年十九矣。其舅氏張某者。富人也。延鏊主解庫。以堂東小廂爲之臥室。是歲七夕。月明如晝。鏊吹簫以自娛。入二鼓。擁衾榻上。鳴未休。忽聞衣香酷烈。雙扉自開。有巨犬突入。項綴金鈴。繞室一周而去。鏊方訝之。聞庭中人語切切。有女郎携梅花燈。循階而上。分兩行。凡十六輩。最後一美人。年可十八九。瑤冠鳳履。文犀帶。著方錦紗袍。袖廣幾二尺。若世所畫宮粧之狀。而玉色瑩然。與月光交映。眞天人也。諸侍女服飾畧同。而形製差小。其貌亦非尋常所見。入門各出籠中紅燭。揮銀臺上一室。朗然四壁。頓覺宏敞。鏊股厲罔知所指。美人徐步就榻坐。引手入衾。撫鏊體殆遍。良久趨出。不交一言。諸侍女導從而去。香燭一時俱滅。鏊驚怪。志意惶惑者累日。越三夕。月色愈明。鏊將寢。又覺香氣異常。心念昨者佳麗得無又至乎。逡巡間。侍女復擁美人來。室中羅設酒肴。若几席施架之屬。不見有携之者。而無不畢具。美人南向坐。顧盼左右。光



彩燁如也。使侍女喚鑿鑿整衣冠起揖之。美人顧使坐其右。侍女喚鑿捧玉盃進酒。酒味醇烈特異。而殺核精腴。水陸珍錯。不可名狀。美人謂鑿曰。卿勿疑訝。身非相禍者。與卿宿緣。應得諧合。雖不能大有補益。然能令卿資用無乏。飲食恒足。遠味珍錯。繪素純錦。亦復都有。世間之物。唯卿所欲。即不難致。但憂卿福薄耳。復親酌勸鑿。稍前促坐。辭致溫妍。笑語欵洽。鑿唯唯不能出一言。飲食而已。美人曰。昨聽簫聲。知卿興致非淺。身亦薄曉絲竹。願一聞之。顧侍女取簫授鑿。吹罷。美人繼奏一曲。音調清越。不能按也。且笑曰。秦家兒女。纔吹得世間下俚調。如何解得引鳳皇來。令渠簫生在。應不羞爲徐郎作奴。逡巡去。越明夕。又至飲酒間。侍女請曰。夜深矣。因拂榻促眠。美人低面微笑良久。乃相携登榻。幃帳茵藉。窮極瑰麗。非復鑿向時之比也。鑿心念吾試詐跌入地。觀其何爲。念方起。榻下已遍鋪錦褥。殆無隙地。美人解衣獨著紅綃裏肚。一事相與就枕。交會已而。流丹浹席。宛轉恇怯。難勝鑿於斯時。情志飛蕩。顛倒若狂矣。然竟莫能一言。天且明。美人先起揭帳。侍女十餘奉匱沃盥。良久。粧訖。言別。謂鑿曰。感時



追。運。猥。得。相。從。良。非。容。易。從。茲。之。後。歡。會。當。復。無。間。卿。舉。一。念。身。當。應。念。而。來。但。憂。卿。此。心。易。翻。覆。耳。且。多。言。可。畏。第。此。來。誠。不。欲。令。世。間。俗。子。輩。得。知。惟。卿。謹。守。秘。密。而。已。遂。去。鑒。恍。然。自。失。徘徊。凝。睇。久。之。畫。出。人。覺。其。衣。香。氣。酷。烈。異。常。多。怪。之。者。自。是。每。一。舉。念。則。香。即。發。美。人。輒。來。來。則。携。酒。相。與。歡。宴。頻。頻。向。鑒。說。天。上。事。及。諸。仙。人。變。化。言。甚。奇。妙。非。世。所。聞。鑒。心。欲。質。其。居。止。所。向。而。相。見。輒。訥。于。辭。乃。書。小。札。問。之。終。不。答。曰。卿。得。好。婦。適。意。便。足。何。煩。窮。問。間。自。言。吾。從。九。江。來。聞。蘇。杭。名。郡。多。勝。景。故。爾。暫。遊。此。世。中。處。處。是。吾。家。顧。美。人。雖。柔。和。自。喜。而。御。下。極。嚴。諸。侍。女。在。左。右。惴。惴。跪。拜。唯。謹。使。事。鑒。必。如。事。已。一。人。以。湯。進。微。偃。蹇。輒。摘。其。耳。使。跪。謝。乃。已。鑒。時。有。所。湏。應。心。而。至。一。日。出。行。見。道。傍。柑。子。意。甚。欲。之。及。夕。美。人。袖。出。數。十。顆。遺。焉。市。物。有。不。得。者。必。爲。委。曲。方。便。致。之。鑒。有。佳。布。數。疋。或。剪。六。尺。藏。焉。鑒。尙。未。覺。美。人。來。語。其。處。令。收。之。解。庫。中。失。金。首。飾。美。人。指。令。于。黃。牛。坊。錢。肆。中。尋。之。曰。盜。者。已。易。錢。若。干。去。矣。詰。朝。往。詰。焉。物。宛。然。在。徑。取。以。歸。主。人。者。徒。瞪。目。視。而。已。鑒。嘗。與。人。有。爭。稍。不。勝。其。人。或。



無故僵臥。或以他事橫被折辱。美人卽告曰。奴輩無禮。已爲郎報之矣。如此往還數月。外間或有聞之。有愛鰲者。疑其妖。勸使勿近。美人已知之。見鰲曰。癡奴妄言。世寧有妖如我者乎。鰲嘗以事出。或至逆旅。美人倚床坐於旁。時時會合如常。其眠處。人雖甚多了。不覺也。數戒鰲云。勿輕向人道。恐不爲卿福。鰲不能忍。時復宣泄。傳聞浸廣。或潛相窺伺。美人始慍。會鰲母聞其事。使召鰲歸。謀爲娶妻以絕之。鰲不能違。美人一夕見曰。郎有外心矣。吾不敢復相從矣。遂絕不復來。鰲雖念之。終莫能致也。至十一月望後。鰲夜夢四卒來呼。過所居蕭家巷立土地祠外。一卒入呼土神。神出。方巾白袍。老者也。同行曰。夫人召鰲隨之。出胥門。躡水而度。到大第院。牆裡外喬木數百章。蔽翳天日。歷三重門。門盡朱漆獸環。金浮漚釘。有人守之。至堂下。堂可高八九仞。陛數十級。下有鶴屈頭縮一足立臥焉。綵繡朱碧。上下煥映。小青衣遙見鰲。奔入報云。薄情郎來矣。堂內女兒捧香者。調鸚鵡者。弄琵琶者。歌者。舞者。不知幾輩。更迭從窗隙看鰲。亦有舊識相呼者。笑者。微諍罵者。俄聞珮聲泠然。香烟如雲。堂內逆相報云。夫人來。



老人率鑿使跪。窺簾內中有大金地爐。然獸炭。美人擁爐坐。自提箸挾火。時或長嘆云。我曾道渠無福。果不錯。少時聞呼。捲簾。美人見鑿數之曰。卿大負心者。昔語卿云。何而輒背之。今日相見。愧否。因歔歔泣下。曰。與卿本期終始。何圖。乃爾。諸姬左右侍者。或進曰。夫人無自苦。個兒耶。無義便當殺。却何復云云。頤指羣卒。以大杖擊鑿。至八十。鑿呼曰。吾誠負心。念嘗蒙顧覆情分。不薄。彼洞簫猶在。何無番火情耶。美人因呼停杖。曰。實欲殺卿。感念嚙昔。今賞卿死。鑿起匍匐拜謝。因放出。老翁仍送還。登橋失足。遂覺兩股創甚。臥不能起。又五六年。復夢引至其處。責之如前語云。卿自無福。非關身事。既去瘡。卽差。後詣胥門。踪跡其境。杳不可得。竟莫測爲何等人也。余少聞鑿事。嘗面質之。得其首末如此。爲之叙次作洞簫記。





五石瓠節錄

貴池劉鑾與父著

由栢

劉若寵妻周氏語康僧曰。福世子名由松。今宏光本名由柏。乃世子弟也。以避難潛于淮上。自稱福藩。聞士英擁戴。因冒兄名。士英雖昔任河南府知府。亦不能辨其真僞。徒以藩府內臣舊日知交。衆可爲奧援富貴計。遂決志定策耳。未幾有北僧來南京。名大悲。輒欲召車內監與語。且曰。我是皇帝。得旨殺于笄橋。此乃眞福世子由松也。其後童妃爲福世子由松妃。帝妹爲福世子由松妹。無疑。由柏安肯與之相見乎。大悲之膺戮。以妖僧目之。冤矣。據周氏之語。則所謂松耶柏耶之名。原爲疑語。而士英之肉不足食矣。

馬夫人高氏

馬士英以魯藩失守。削髮而逋。令趙體乾築室四明山中。自坐一樓下。促其夫人高氏死。高于樓上掩門抱幼子泣。士英命婢僕促之再三。高竟無一言。士英

怒拂袖入山。高踉蹌自追之。號于路。爲大兵所執。使導之入山。士英乃被擒就戮。

### 冠佩

巾上繫珠玉琥珀蜜蜡之屬。非古也。有在中面者。有在外面者。所繫又雕績鏤摹。極其詭矣。皖桐潘映婁特製小碧玉盆于右。每早挿翠花一枝在盆。又任意或珠花或時花。不一而足。士夫而爲婦女之曼靡。豈非邪類。

### 輪子

西北鞦韆之戲。其人及三而止。其高丈五而止。距地數尺餘。皆富貴家婦女戲也。有輪子者。加以轆轤。轉可容數十人。高二三丈許。距地已十尺餘。貧婦村女必與焉。謂春天可借以卻疾云。元夕後輒共事此。

### 珠冠價

明朝皇后一珠冠。費至六十萬金。珠之大者。每顆重八分。然亦無幾也。及其上賓。則此冠藏之大廟。盡中官盜毀之。朝廷不問。豈非暴殄哉。山東尙書張忻夫。



人陳氏珠冠首飾一副。費八千金。每日悉妝設鬟髻。間不以爲勞。且贅也。行步出戶。婢女呵導如官儀。則宮庭不足異矣。李賊陷京師。夫婦受刑辱。冠佩皆被拷掠而去。鼎革後益富益吝。益妬益壽。

### 大珠當簪

周宜興以大珠三十顆。畀董心葵爲識。以當牙簪。凡士大夫進千金者。心葵以一珠歸。宜興卽知其貯千金也。竟三十珠。宜興仍發與心葵再進。如是者周而復始。一月之中。不知凡幾。宜興又善媚。田貴妃珠履上有臣周延儒恭進字。思陵見之。始不嫌其人。

### 曾楚卿坐納妾事

曾楚卿爲魏璫削奪。崇禎時起少宰。原有妻。偶託人娶妾至門。始知爲淨身人姪女。卽却不納。淨身人恨之。遂盛飾其姪女。騎馬立長安街。遇過往官。自稱曾楚卿妻。送揭識者知其誣。時方枚卜。鄢陵常自裕有他疏點綴及之。曾遂不得與。

## 蜀粵婦人皆不履

四川婦人多殊色。穠粧而跣其脛。無膝衣。無行纏。無屣。如霜素足。曾見于大市中。不以爲異。粵中風俗亦然。而乘以木屐。屐雖敝。猶蹙蹙晴雲。赤日之前。不以爲贅。惟士大夫歷官南北者。歸而變其內。競習弓鞋。閩婦女亦多不韞。

## 郡主

流賊破洛時。有女自稱福藩妹。流離中。隨太平府優人逃。至半途。因乏資棄之。復隨涇縣客抵南。乙酉初。留南城坊署。而太平優人忽至。與涇縣客爭持于外。未幾亦指爲奸流詐冒而爭者。始犇竄焉。國亡後。仍歸涇客。

## 爭掩宮人內官

宏光宮中。年少宮人內官死者。五城坊官派土工埋葬各城地方。甲長避之。乃曰。南門山多。以故南城工役甲長。獨任其勞。不數月。南城工役有起千金者。訊其故。年少宮人內官。偶經上幸。多不勝其任而死。令罄其服飾以殉。工役啟棺椎埋。盡盜其所有。以致富。于是各城工役爭告狀。願分任其事矣。



童氏

乙酉春。河南巡撫越其傑。差副將孫枝秀。齎奏童氏失散緣由疏。并護送童氏到廣昌伯劉良佐府中。良佐令妻侍奉月餘。始送至京。童氏通曉文墨。書法端楷。自具疏叙父母姓名居止。及被選入福宮成婚年月。生子女後。先以至流離之事甚悉。其傑與士英爲至親。士英聞其狀。大爲其傑喜。將市封賞。謂枝秀曰。舊妃在。可省選婚之繁。令枝秀候旨。次日士英呼枝秀曰。內裏不認。爾且去。亡何。指爲奸流詐冒。提枝秀童氏。並繫于中城坊官究問。童氏言之鑿鑿。備述隱微。坊官復奉旨嚴訊。遂加童氏以酷刑。并杖枝秀。童氏哭誓不絕聲。未幾童氏免身于獄。國亡後。童氏爲尼于金陵河南庵。

王月

桐城孫武公狎王月。其婦家方氏患之。風黔人蔡如蘅納爲妾。蔡旋任安廬道。死獻賊之難。妻妾殉焉。獻賊知王月名。必欲生致之。月遂死。孫武公有祭月文。癡矣。合肥何允礪秋吟第十三首注曰。城陷。蔡香君兵使被執不屈。數日死城。

外夫人墮井死。姬人王月生平康名姬也。同被執死。余友許石疏作傳以紀之。慘淒瘦日鬼煩冤。陰雨啾啾代石言。魯國有拳能透爪。湘娥捐佩不歸魂。八公草木呼終仆。一代胭脂死報恩。今古是非惟野史。誰人有力正乾坤。月籍金陵珠市。以色列動人家善釀曰天酒。武公之所厭飫也。

崔聯芳

崔聯芳南京舊院伎。能吟詠畫蘭。

麻姑壇記帖

魯公麻姑壇記帖。昔人言其不真。奇矣。吳非嘗遊建昌。登壇求之不得。偶與婺源余維樞談及。余曰。是樞罪也。亂後同邑汪斯淳官于南城。樞送之曰。麻姑壇記不妨數搗十本。汪之官即移其石廨內。將搗之。偶以事赴南昌。忽民變焚廨宅。家口屋壁皆灰滅。石亦亡矣。痛心至今。終身爲媿。

小名小字

侍兒小名小字。古人端筆于書。傳韵事也。舉人王一翥。名其妾一曰二和尚。一



曰麻弟子孩兒。監生樊維師命其僮一曰明白而易見。一曰一覽而無餘。風斯下矣。維師亦名家子。曾誤作魏瑄祠記。繫獄十餘年。擬絞。後以尙寶卿羅喻義疏始釋。自號海逋。亂後尙在。狂誕如故。





洛陽牡丹記

宋 歐陽脩

花品叙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爲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獨立。與洛陽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諱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桃。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他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云云。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眞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三河間。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他方異。予甚以爲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崑崙旁礴之間。未必中也。又況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

以。自。私。所。謂。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爲。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癭。木。擁。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一。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園。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有。災。地。反。物。爲。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癭。木。擁。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固。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



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鞞紅

亦曰青州紅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蕊真珠

延州紅

多葉紫

麤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黃

一擲紅

玉板白

### 花釋名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麤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擲紅鶴翎紅珠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添色紅九蕊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

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

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朶。

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眞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

甘草黃單葉。色如甘草。洛人善別花。見其樹。知爲某花。云獨姚黃易識。其葉嚼之不腥。

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斲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閱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花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眞可爲王。而魏花乃后也。

鞞紅者單葉。深紅花。出青州。一曰青州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京賢相坊。自青州以橐駝馱其種。遂傳洛中。其色類腰帶鞞。謂之鞞紅。

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來紅。



添色紅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也。  
鶴翎紅者。多葉。花其末白而本肉紅。如鴻鵠毛色。

細葉麤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花。出壽安縣錦屏山中。細葉者尤佳。

倒暈檀心者。多葉。紅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花自外深色。近萼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

一瓣紅者。多葉。淺紅花。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三指擗之。

九蕊真珠紅者。千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蹙其蕊爲九。

一百五者。多葉。白花。洛陽以穀雨爲開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最先。

丹州延州花者。皆千葉紅花。不知其至洛之因。

蓮花萼者。多葉。紅花。青趺三重。如蓮花萼。

左花者。千葉紫花。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

朱砂紅者。多葉。紅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爲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陽豪家。尙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

猩血。

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花在藁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他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他花最遠。傳云唐末有中官爲觀軍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

玉板白者。單葉白花。葉細長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陽人家亦少有。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其名。其後未嘗見也。

潛溪緋者。千葉緋花。出於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於藁中特出。緋者不過一二朵。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篆音枝花。故其接頭尤難得。

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宅今有之。

多葉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爲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爲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爲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



當時爲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爲高第。大抵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荆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爲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計有若今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萬朵而已。亦不言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是落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 風俗記第三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爲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爲市井。張幄帟。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陂隄。張家園棠棣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爲留守時。始進御。歲遣牙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三數朵。以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搖。



以蠟封花蒂。乃數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斫小栽子賣城中。謂之山篋子。人家治地爲畦。蒔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一人。謂之門園子。豪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秋時立券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蘸殺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錢五千。今尙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過此不堪矣。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裏用軟土。擁之以翦葉。作庵子罩之。不令見風日。唯南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用瓦亦奇種花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斂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引蟲食。白斂能殺蟲。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朶者。擇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朶。謂之打剝。懼分其脉也。花纔落。便翦其枝。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旣去翦庵。便以棘數枝置花叢上。棘氣暖。可以辟霜。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



法也。花開漸小於舊者。蓋有蠹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鍼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鍼孔。乃蟲所藏處。花工謂之氣葱。以大鍼點硫黃末鍼之。蟲乃死。花復盛。此醫花之法也。烏賊魚骨用以鍼花樹入其膚。花輒死。此花之忌也。

香艷叢書八集卷二終











林氏

集

卷

七



香艷叢書

王嬌傳

特設廉價部

八集卷五

申純字厚卿。祖汴人也。隨父寓成都。天姿卓越。傑出世表。宣和間。薦而不第。歸鬱鬱不自勝。家居月餘。因適鄰郡。謁母舅王通判。舅引生至中堂拜。始因呼其子善父出拜。年七歲矣。再命侍女飛紅呼嬌娘來。良久。飛紅附耳語。始以嬌未經妝爲言。始怒曰。三哥家人也。生第出見何害。生聞之。因曰。百一姐。嬌第百一無他故。姑俟何如。始因笑曰。適方出浴來理妝耳。又令他侍女促之。頃刻。嬌自左掖出。拜。雙鬟綰綠。色奪圖畫中人。朱粉未施。而天然殊瑩。生見之。不覺自失。叙禮竟。嬌因立。始右。生熟視。目搖心蕩。不自禁制。始笑曰。三哥遠來勞苦。宜就舍少息。因室之於堂之東。去堂二十餘步。生歸館後。功名之心頓釋。日夕惟慕嬌娘而已。舅始皆以生久不相見。欸留備至。生亦幸其相留。冀得乘間致欸。曲於嬌也。平常出入舅家。周旋堂廡。雖時與嬌晤。未敢妄語相及。久之。察其動靜。言笑



舉止。如有猜疑不足之狀。知其賦性然也。求所以導情。而未能得便。一夕嬌晚繡紅窗下。倚牀視茶蘼花。久不移目。生輕步踵其後。嬌不知也。因浩然長歎。生低聲問曰。妹何歎也。將有思乎。嬌不答。良久乃曰。兄何自來此。日晚矣。春寒逼人。兄覺之乎。生知嬌以他辭相拒。因應曰。春寒固也。嬌卽逡巡引去。生亦歸舍。自後時同歡笑。生言稍涉邪。嬌則嚴容正色。若不可犯。生以爲嬌年幼。不諳情事。因不介意。一日舅有他甥至。開宴。申生預坐。酒半。始起酌酒勸他甥。因及生。生辭。始曰。子量素洪。獨不能一開懷乎。生言矢志功名。且病久不復能飲。始未答。嬌參語曰。三兄似不任酒力矣。姑止此。始乃輟觴退步。酌酒勸舅。申生之前。燭燼長而暗。嬌促步至燭前。以手彈燭。因流視。語生曰。非妾則君醉甚矣。生謝曰。此恩當銘肺腑。嬌微笑曰。此乃恩乎。語未畢。始因索水滌觴。嬌乃引去。自此生復留意。一夕嬌獨坐於堂側。惜花軒內。生偶至。見嬌憑闌無語。時花檻中有牡丹數本。欲開未開。生還取筆揮二絕以戲之。曰。亂惹祥煙倚粉牆。絳羅輕捲映朝陽。芳心一點千重束。肯念凭欄人斷腸。嬌姿艷質不勝春。何意無言恨。



轉深。惆悵。東君不相顧。空留一片惜花心。嬌得詩巡簷展誦未畢。忽聞吟語。嬌乃藏之袖中。趨歸堂中。生悵恨殆無以爲懷。因作一絕。題於堂西之綠窗上。詩曰。日影縈堦睡正醒。篆煙如縷半風平。玉簫吹盡霓裳調。唯識鶯聲與鳳聲。後二日舅他出。嬌窺生不在。直入臥室。見西窗題句。躊躇玩味。知生之屬意有在。乃濡筆和韻以寄意焉。詩曰。春愁壓夢苦難醒。日迴風流漏正平。魂斷不堪初起處。落花枝上曉鶯聲。生歸見嬌所和詩。願得之心。踰於平常。然言語相挑。或對或否。乍昵乍違。莫測其意。一日舅始開宴。自午至暮酒散。舅始起歸舍。生獨危坐堂中。欲卽外舍。俄而嬌至。筵所抽左髻鈿釵。勻博山理餘香。生因曰。夜分人寢矣。安用此。嬌曰。香貴長存。安可以夜深棄之。生曰。篆灰有心足矣。嬌不答。乃行近堂階。開簾仰視。月色如畫。因呼侍女小慧。畫月以記。乃顧生曰。月至此夜幾許。生亦起下階。簷望星漢。曰。織女將斜夜深矣。因曰。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嬌曰。東坡鍾情何厚也。生曰。情有甚於此焉。可以此誚東坡也。嬌曰。於我何獨無之。生曰。誠然。則佳句所謂壓夢者。果何物而苦難醒乎。言情頗狎。嬌因促。



步下堦逼生曰。凡謂織女銀河何在也。生見嬌之驟。近悅然自失。未及卽對。俄聞戶內始問嬌寢未。嬌乃遁去。次日生追憶昨夕之事。自疑有獲。然每思遇事多參商。愈不自足。乃作減字木蘭花詞以記之。曰。春宵陪宴。歌罷酒闌。人正倦。危坐中堂。倏見仙娥出洞房。博山香燼。素手重添銀漏永。織女斜河。月白風清。良夜何。次日晨起。生入揖。始旣出。遇嬌於堂西小閣中。嬌時對鏡畫眉。未終。生近前謂之曰。蘭煤燈燼邪。燭花也。嬌曰。燈花耳。妾用意積之。生曰。願以一半。丐我書家信。嬌令生分半。生舉手油污其指。因請嬌曰。子宜分贈何重勞客耶。嬌曰。旣許君矣。豈惜此。遂以指決煤之半以贈生。因牽生衣拭指汗處。曰。緣兄得此。兄其惜此衣邪。生笑曰。敢不留以爲質。嬌因易色曰。妾無他意。君何戲我。生見嬌色變。恐始知之。因趨出。珍藏所分之煤於枕中。因作西江月詞以記之。曰。試問蘭煤燈燼。佳人積久方成。殷勤一半付多情。油污不堪自整。妾手分來的。衣拭處。輕輕爲言。留取表深誠。此約又還未定。自後生心搖蕩。特甚。不能頃刻少置。伏枕對燭。夜腸九回。思欲履微道以實嬌心而未得。一日暮春小寒。嬌



方擁爐獨坐。生自外折梨花一枝入來。嬌不起。顧生。生乃擲花於地。嬌驚視。徐起以手拾花。詢生曰。兄何棄擲此花也。生曰。花泪盈暈。知其意何在。故棄之。嬌曰。東皇故自有主。夜屏一枝。以供玩好足矣。兄何索之深也。生曰。已荷重諾。無悔。嬌笑曰。將何諾。生曰。試思之。嬌不答。因謂生曰。風差勁。可坐此共火。生欣然。卽席與嬌偶坐。相去僅尺餘。嬌因撫生背曰。兄衣厚否。恐寒威相逼也。生恍然曰。能念我寒。不念我斷腸耶。嬌笑曰。何事斷腸。妾當爲兄謀之。生曰。無戲言。我自遇子之後。魂飛魄揚。竟夕不寐。汝方以爲戲。足見子之心也。予每見子言語態度。非無情者。及予言深情味。則子變色以拒我。諒孱繆之跡。不足以當雅意。一言之後。余將西騎矣。子無苦戲我。嬌因慨然良久曰。君疑妾矣。妾敢無言。妾知兄心舊矣。豈敢固自鄭重。以要君也。但恐不能終始。其如後患。何。妾亦數月來。諸事不復措意。寢夢不安。飲食俱廢。君所不得知也。因長吁曰。君疑甚矣。異日之事。君任之。果不濟。當以死謝君。生曰。子果有志。則以策我。嬌未及答。俄然舅自外至。生因起出迎舅。嬌乃反室。不可再語。又越兩日。生凌晨起。攬衣向堂。



西綠窗內而立。背面視屋簷。不知此時嬌亦起。在隔窗內裡妝矣。生誦東坡詩曰。爲報鳴雞莫知覺。更容殘夢到江南。嬌聞之。自窗內呼生曰。君有鄉閭之念乎。生因窺窗語嬌曰。衷腸斷盡。惟有歸耳。嬌曰。君果誕妄耶。旣無意於妾。何前委臯之深也。生因笑曰。予豈無意。第被子苦久矣。然則若何謀之。嬌曰。此間人衆無可容。計東軒抵妾寢室。軒西便門達熙春堂。堂遍茶蘼架。君寢室外有小窗。今日若晴霽。君自寢所踰外窗。度茶蘼架至熙春堂下。此地人罕花密。當與君會也。生聞之欣然自得。惟俟日暮得諧所願。至晚不覺暴雨大作。花陰浸潤。不復可期。生惆悵不已。因作玉樓春詞以寫怏怏之懷。詞曰。曉窗寂寂驚相遇。欲把芳心深意訴。低眉歛翠不勝春。嬌轉櫻唇紅半吐。匆匆已約歡娛處。可恨無情連夜雨。枕孤衾冷不成眠。挑盡殘燈天未曙。生晨起會嬌於舫所。因共至中堂。以夜所綴詞示之。嬌低聲笑曰。好事多磨。理固然也。然妾旣許君矣。當別圖之。是日生侍舅從鄰家飲。至暮醉歸。且思嬌。早間別圖之言。疑嬌之不復至也。又沈醉睡熟。嬌潛步至窗外。低聲呼生者數次。生不之覺。嬌悵恨而回。又疑生



之誕已也。直欲要以盟誓。生剪縷髮書盟言於片紙付嬌。嬌亦剪髮設盟以復於生。雖極意慕戀。然終無便可乘。一日生收家書。以從父晉納粟補閬州武職。以生便弓馬取生歸侍行。嬌顧戀之極。作詩送行。詩曰。綠葉陰濃花正稀。聲聲杜宇勸春歸。相如千里悠悠去。不道文君淚濕衣。生得詩和韻以復。詩曰。密幄重帷舞蝶稀。相如只恐燕先歸。文君爲我堅心守。且莫輕拋金縷衣。生終以嬌綠葉陰濃之語爲疑。又成一詞寓小梁州以示嬌。詞云。惜花長是替花愁。每到西樓。如今何況拋離去也。關山千里。目斷三秋。謾回頭。殷勤分付東園柳。好爲管枝柔。又恐重來綠成陰也。青梅如豆。辜負梁州恨。愁。嬌知生之疑已。亦以卜算子詞復之。詞云。君去有歸期。千里須回首。休道三年綠葉陰。五載花依舊。莫怨好音遲。兩下堅心守。三隻骰兒十九窩。沒個須教有。自後生從父以他故不果行。生居家。行住坐臥。飲食起居。無非爲嬌興念。以致沉思成病。因以就醫至舅家。數日無便可乘。與嬌一語。至於飲食俱廢。舅始爲之皇皇。醫卜踵至。但云生功名失意。勞思所致。終不能知生之心。數日病小愈。一日舅出報謁。生



因強步至外廡。方佇立。俄而嬌至。生後。生駭然。嬌曰。偶左右皆他往。妾得便。故來問兄之病。生回顧無人。因前牽嬌衣。欲與嬌語。嬌曰。此廣庭也。十目所視。宜卽兄室。生與之俱。及門。忽雙燕爭泥墜前。嬌因舍生趨視。俄欲返。侍女湘娥突至。嬌前。嬌大駭。生乃引去。至暮。復會中堂。嬌謂生曰。非燕墜則湘娥覓妾在君室矣。豈非天乎。一日晚。嬌尋便至生室。謂生曰。向日熙春堂之約。妾嘗思之夜。深院靜。非安寢之地。自前日之路觀之。足以達妾寢所。每夕侍妾寢者二人。今夕當以計遣去。小慧不足畏也。君至夜分時來。妾開窗以待。生曰。固善也。不亦危乎。嬌變色曰。事至若此。君何畏。人生如白駒過隙。復有鍾情如吾二人者乎。事敗當以死繼之。生曰。若然。予何恨乎。是夜將半。生乃踰外窗。遶堂後數百步。至荼蘼架側。乃求門不得。生頗恐。久之。得路至熙春堂。堂廣。夜深寂。無人聲。色大恐。因疾趨入。見嬌方開窗憑几而坐。衣紅綃衣。下白絲裳。仰首向月。若重有思者。不知生之已至也。生因推窗而入。嬌忽見生。且驚且喜曰。君何不告。駭我甚矣。乃與嬌並坐。須臾。卽携手入帷。解衣並枕。兩情旣合。嬌啼百態。不覺血漬。



生衣袖。嬌剪其袖而收之。曰。留此爲他日驗。有頃。雞聲催曉。虬漏將闌。嬌令生歸室。因囑曰。此後日間相遇。幸無以前言爲戲。因口占菩薩蠻詞以贈生。夜深偷展窗紗綠。小桃枝上留鶯宿。花嫩不禁抽。春風卒未休。千金身已破。脈脈愁無那。特地囑檀郎。人前口謹防。生亦口占答之。綠窗深。佇傾城色。燈花送喜秋波溢。一笑入羅幃。春心不自持。雨雲情散亂。弱體羞還顫。從此問雲英。何須上玉京。自後生夜必潛至嬌室。凡月餘。無有知者。豈期欲火所迷。俱無避忌。舅之侍女曰飛紅。曰湘娥。皆有所覺。所不知者。嬌之父母而已。嬌亦厚禮紅等。欲使緘口。紅輩亦未之敢發。俄而生以父書促歸。既歸。則寢食俱廢。乃託人微言於父母。遣女媒求娶。嬌爲婦。而私囑媒致書於嬌。略云。前日佳偶。倏爾旬餘。松竹深盟。常存記憶。自抵侍下。無一息不夢想洛浦之風煙也。家事經史。非惟不復措意。縱一勉強。不知所以爲懷。天啓其衷。冰人遄往。未審舅姑雅意若何。倘不棄庸陋。則張生之於鶯鶯。烏足道哉。好事在茲。喜不自制。幸相與謀之。新霜在候。善加保衛。媒得書。卽往。殷勤致命。舅曰。三哥俊才。洒落。加以歷練老成。老夫



得此佳壻。深所願也。但朝廷立法。內兄弟不許成婚。似不可違。前辱三哥惠訪。留住數月。甚能爲老夫分憂。老夫亦有願婚之意。而於條有礙。以此不敢成言。媒氏再三宛轉。終不能得。次日始再置酒。款待媒灼。嬌侍立於側。知親議之。不諧。心懷悒悒。但不敢形之言語耳。酒散。適嬌至。媒前剔燈。媒因私語嬌曰。子非厚卿之私人乎。厚卿有手書。令我致子。嬌竦然微言。應曰。然。淚墜言下。媒爲之改顏。遂探書授嬌。嬌收置袖中。未敢展視。始起。嬌亦隨始入室。次早媒再請於舅。且以言迫之。舅怒曰。此無不可。第以法禁甚嚴。欲置老夫罪戾也。媒知其不就。因告歸。舅又命姪酌酒與媒爲別。嬌因侍立。私語媒曰。離合緣契。乃天爲之也。三兄無事宜來。妾年且長。歲月有限。無以姻事不諧爲念。因出手書。令媒持歸。以復於生。媒既歸。道舅不允之由。遂以嬌書與生。生展視。乃新詞滿庭芳一闋也。簾影篩金。簾紋織水。綠陰庭院清幽。夜長人靜。消得許多愁。記得當年月色。小窗外。情話綢繆。因緣淺。行雲去後。杳不見踪由。殷勤紅一葉。傳來密意。佳好新求。百端間阻。恩愛成休。應是朱顏薄命。難陪伴。俊雅風流。須相念。重尋。



舊約。休忘杜家秋。生覽誦數遍。殊不勝情。每對花玩月。不覺淚下。初生與成都府角妓丁憐憐最善。憐敏惠殊俊。常得帥府顧盼。生方妙年秀麗。憐憐尤見傾慕。生自秋回里。憐憐屢遣人招生。生託故不往。至是生之友人陳仲游亦豪家子也。見生每置恨於臨風對月之間。因拉生往成都。遂同至憐憐家。憐喜甚。盃酒話欵曲。生但面壁。畧不致意。憐怪之。委曲詢生終不言。憐意其碍於仲游也。乃留之竟夕。令其女弟侍仲游寢。而自薦於生。枕邊切切詰生所以不見答之故。生乃具道與嬌相遇之情。憐問曰。嬌娘誰家女也。生曰。新任眉州王通判之女也。憐又問其質若何。生曰。美麗清絕。西施妃子殆相千百。而風韻過之。憐因沉思良久曰。旣名嬌娘。又且美麗若此。豈非小字瑩卿者乎。生慄然曰。爾何由知之。憐曰。向者帥府幼子。將求婚配。好美麗。不以門第高下爲念。但欲殊色。常捐數千緡。命畫工於近地十郡求問。伺隙繪人家美女以獻。凡得九人。此其一也。色瑩肌白。眼長而媚。愛作合蟬髻。時有憂怨不足之狀。常至帥府內室見之。因記其姓字。果是否。生曰。子所言如親見其人矣。憐曰。宜子之視我若土壤。子



之所遇。眞天上人也。妾每見其圖。佇目不能去。但恨不見其人。今後至彼。願以舊鞋丐我。生諾之。次日抵家。因追念憐憐。天上人之語。再期杳杳。傷感成疾。困臥累日。父母驚異。詢生得病之由。生乃託以夢寐絕怪。將不能免。必須求善能驅役鬼神者。作法禳之。父乃命良巫祈祝。生密使人厚賂巫者。令向父母言。此爲鬼神所憑。必當遠避。方可向安。如其不然。生死未判。父母聞巫言大驚懼。以爲誠然。於是議令生往舅家避厄。擇日起行。先期之二日。令人取覆舅家。舅始許之。嬌時在父母旁。聞生有來期。喜慰特甚。生亦隨覺病差。父母以爲得計。生至舅居。遇嬌於秀溪亭。兩情四目。不能自止。暫叩寒暄。乃生欲入謁舅。嬌止之曰。今日鄰家王寺丞宅邀往天寧玩賞牡丹。至晚方歸。姑止此少息。徐徐而入可也。乃與嬌並坐亭上。嬌因謂生曰。君清癯不如平時。何故。今復來此。何幹也。生疑其言。乃曰。日月未久。何故忘予。自相離之後。坐不安席。寢不著枕。中間請命嚴君。冀諧媒灼。而天不從人。竟辜宿望。春花秋月。風台雪榭。無一而非牽情惹恨之處。百計重來。以踐舊約。今子乃有復來何幹之辭。予失計甚矣。嬌媿謝。



曰。君心果金石不踰。妾何以謝君。因相與歡。移時同步入室。生至其舊館。向時所書詩詞。濡染如新。悵然自失。復作鷓鴣天詞以記之。云。甥館睽違已隔年。重來窗几尙依然。仙房長擁雲烟瑞。浮世空驚日月遷。濃淡筆。長短編。舊吟新誦萬愁牽。春風與我渾相識。時遣流鶯奏管絃。至晚。舅始歸。生拜謁甚恭。舅問生曰。聞三哥微恙。想二豎子今遁矣。生謝曰。惟舅舅憐其微恙。庶得逃免。再造之賜。沒齒不忘。舅始勞勉之。生就室。自後與嬌情意周洽。逾於平昔。住數月。情意益厚。生因憶丁憐憐之言。求舊履於嬌。嬌乃詢生曰。安用敝履爲哉。生不以實告。嬌不許。舅之侍女飛紅者。顏色雖美。而遠出嬌下。惟雙彎與嬌無大小之別。常互鞋而行。其寫染詩詞。與嬌相埒。嬌不在側。亦佳麗也。以姘性妬。未常得寵於舅。常時出入左右。生間與之語。嬌則清麗瘦怯。持重少言。佇視動輒移目。每相遇。生不問。嬌則不答。戲狎一笑。則使人魂魄俱飛揚。紅尤喜謔浪。善應對。快談論。生雖不與語。亦必求事以與生言。嬌每見之。則有不足之意。及生再至。紅亦與之親狎。嬌疑焉。生久求嬌鞋不獲。一日嬌晝寢。生偶至其側。因竊鞋趨出。



方及寓室。以他事去。未曾收拾。飛紅適尾生後。見生遺鞋。紅乃疑嬌所與者。因收之。生罔知所以。及歸室索鞋。無有也。因快快於內。遂作詞以自記。詞云。尖尖曲曲。緊把紅綃蹙。朶朶金蓮奪目。襯出雙鉤紅玉。華堂春睡深沉。拈來綰動春心。早被六丁收拾。蘆花明月難尋。及暮。嬌問生索鞋。生曰。此誠我盜去。然隨已失之。諒子得之矣。何苦索我耶。嬌乃止。蓋飛紅拾歸。以付嬌也。然嬌以此更疑生私通於紅矣。一日見紅與生戲於窗外。捉蝴蝶。因大怨。訴紅。紅頗憾之。欲以拾鞋事告。始未有間也。後遇望日。衆出賀舅。始嬌在焉。飛紅因謂嬌所履之鞋。揚言謂生曰。此卽子前日所遺之鞋也。嬌易色。亟以他事語舅。始會舅。始應接他語不聞。嬌因大疑。生使紅發其私。乃大怨望。自後非中堂相遇。不復求便。以見生。女工諸事。略不措意。怨惜之心。行住坐臥皆是也。生亦無以自明。一日生不意中。謾於後園縱步。適於花下。見鸞箋一幅。生取而視之。乃以詞也。花低鶯捎紅英亂。春心重頓成愁懶。楊花夢斷楚雲平。空惹起情無限。傷心漸覺咸宜。無奈愁緒寸心難管。深誠無計寄天涯。幾欲問梁間燕。生披味良久。意謂嬌詞。



而疑其字畫。頗不類嬌所書。因携回。置於室中書案之上。欲詢嬌而未果。抵暮。西窗前有金籠。養能言鸚鵡一隻。甚馴。嬌過其側。戲以紅豆擲之。鸚鵡忽言曰。嬌嬌。子何打我也。生聞之。亟出室招嬌。嬌不至。生懇之方來。嬌入生室。正疑思不言。忽見案上花箋。因取視之。良久不語。移時生乃曰。子何時所作也。嬌不答。生又曰。何故不言。嬌亦不應。生力究之。嬌曰。此飛紅作也。君自彼得之。何必詐妾。生力辨。嬌並無一言。徘徊良久。竟拂衣起去。生留之不可。自爾相會益疎。嬌終日熟寢。間一二日。偶與生一見。見亦不交一言。凡月餘。生不能直其事。生一夕逕造嬌室。左右寂然。惟見窗上有絕句一章云。灰篆香難燼。鳳花影易移。徘徊無限意。空作斷腸詩。生察詩。知嬌之爲己也。乘間語嬌曰。再會以來。荷子厚愛。視前時有加焉。邇日形似之間。不能不爲子所棄。何今昔異志乎。嬌初不言。生再詰之。嬌潛然涕曰。妾自遇君之後。常恐力日不足。今者君棄妾耳。妾何敢棄君。君今既自有主。何必妾望矣。生曰。苟有二心。有如此日。因指上天自誓。以明無他事。且曰。子何疑之甚也。嬌曰。君偶遺鞋。飛紅得之。飛紅偶遺詞。君且得。



之天下。偶然之事。何多耶。妾不敢怨君。幸愛新人。無以妾爲念。生仰天太息曰。有是哉。吾怪邇日見子若有憂者。人之情態。豈難識哉。子若不信前誓。當剪髮大誓於神明之前。嬌乃回笑曰。君果然否。生曰。何害。嬌曰。若然後園中池旁。乃明靈大王之祠。此神聰明正直。叩之無不響應。君能同妾企祠大誓。則甚幸也。生曰。如命。想明靈大王亦知予心之無他也。嬌乃約以次早。與生俱游後園。臨東池畔。遙望大王之祠。兩人異口同聲。拜祈設誓。其詞累千百。不能備載。誓畢。携手而歸。恩情有加焉。生自此亦不復與飛紅一語。紅察之。因大憾。一日生因縱步至後園牡丹叢畔。忽遇嬌先已在彼。遽擁抱求懽。嬌正言却之。乃解。遂相與携手而過別圃。不覺飛紅亦自後潛至。見生嬌並行。因促步返舍。語始曰。天氣晴暄。可入後園。牡丹盛開。能一觀否。始可其請。遽命紅侍行。至園中。瞥見生與嬌並行亭畔。左右俱無人。始因大疑。因呵嬌。生乃狼狽反室。惆悵不已。知爲飛紅所賣。無以自釋。強作一詞。漁家傲。寫其悵快云。情若連環終不解。無端招引旁人怪。好事多磨成。又敗。應難挨。相看冷眼誰。耿耿鎮日愁眉如斂。黛闌干。



倚遍無聊賴。但願五湖明月在。權寧耐。終須還了。鴛鴦債。越二日。生自覺無顏。乃告歸。舅始亦不留之。嬌夜出。潛與生別。曰。天乎。得非命與。相會未期。而有是事。妾獨奈何哉。兄歸。善自消遣。求便再來。無以疑間。遂成永棄。使他人得計也。因泣下沾襟。生亦掩泣而別。父母以生久在外。妨廢書史。間歲功名之會。又復在眼。遂令生于書齋溫習舊業。生與其兄綸雖朝夕共學。而思嬌之念。無時不然。夜則與兄異榻而寢。悵恨之言。或形于夢寐。恨不能御風縮地。一與嬌會。至七月中旬。舅以眉州任滿。道經申生之門。因留宿於生家者累日。此時舅挈家以行。始嬌寓生家。相隨不離跬步。兼飛紅湘娥諸侍女。雜然左右。生與嬌欲一言不可得。居三日。舅命戒行。車馬喧闐。送者絡繹於道。始與嬌各登車。諸侍女相隨先後。申生亦乘馬相送。闌其便。曳簾挽車。與嬌語舊。嬌淚下如雨。不能答。徐曰。遇君之後。一日爲別。不能堪處。況今動是三年。遠及千里。一日思君之切。安保其再能見君乎。但恐妾垂首瞑目。骨化形銷。君將眠花臥柳。棄舊憐新。妾枕邊恩愛。他人有之矣。生曰。明靈大王在彼。吾誓不爲也。嬌曰。若然。妾荷君之



恩死且不朽。乃於袖中出香珮一枚。上有金鎖團鳳。以眞珠百粒。約爲同心結。贈生曰。覩物思人可也。得暇可求便一來。毋以地遠爲辭。言未畢。軒車催動。霧隱前山。曉月半沉。目送不及。生別舅姁辭回。悽然歸於書室。晨窗夕燈。學業幾廢。間爲詞章。無非寄恨。一日賦一曲示兄綸云。春風性情奈少年。辜負竊香名。譽記得當初繡窗私語。便傾心素雨。濕花陰。月篩簾影。幾許良宵遇。亂紅飛盡。桃源從此迷路。只因念好景難留。光陰易失。算行雲何處。三峽詞源。誰爲我寫出。斷腸詩句。目極歸鴻。秋娘聲價。因念司空否。甚時覓个彩鸞同跨。歸去。兄見之。撫生背曰。厚卿以弟之才。當取青紫。以顯二親。此詞固佳。察弟之心。必有所主。秋期在近。且移此筆。鑒戰文場可也。生但無言。蓋生詞微寓嬌相會之始末。至亂紅飛盡之句。則直指飛紅煤孽之事。其兄不知也。及八月。與兄俱就秋試。畢。即欲言歸。兄再四挽留。生不得已從之。踰數日。生與綸俱在高選。捧捷而歸。次年。又與兄綸同及第。兄綸授綿州綿山縣主簿。生以弓箭授洋州司戶。兄弟歸家侍次。時有竇登科錄於眉州者。舅因閱之。見生兄弟皆及第。因大喜。歸謂



始曰二哥三哥兄弟皆及第。我家宅相得人矣。但恨相去千里。不能親賀。遂遣人致書。且詢問二甥榮授何官。如瓜期未及。能來歟。我以慰老夫忻喜之心。否。生得書。與兄謀曰。舅有命召。弟宜一行。綸曰。父母在焉。可遠游。然舅命難違。弟固當往。於是生欣然治行。詣舅任所。既至。舅見之。且賀且謝。須臾。始嬌畢見。始問二哥何以不來。生答。兄弟不可俱出之意。舅始問勞盡禮。始終以生前疑似之故。館生於廳事之東邊。去堂甚遠。生亦遠嫌。尋常非呼召不入。卽或一至堂廡。未嘗與嬌欺狎。或與嬌偶然相遇。左右森立。但彼此佇視。不能出一言。生殊無聊。住十餘日。欲告歸。然終念遠來。未曾與嬌一語。悶悶不適。徘徊久之。一日晨起。謁始。始未起。忽遇嬌於堂側。時且早。左右俱未起。嬌亟出步前。語生曰。別兄久矣。思念未曾少息。喜君近取高第。但薄命之人。不能執箕箒。以觀富貴。爲人恨耳。兄不棄遠來。何以得此。妾與飛紅有隙。君所知也。今始以年尊多病。不暇他顧。而飛紅方用事。跬步動容。無所求便。兄至此已十日矣。妾不能與兄一叙。嚙昔者。坐此故也。妾每見兄。必晨昏入謁。凡七日晨起。以俟兄至。而兄每入。



必晚。今非兄早至。妾安能與兄一語也。生曰。我見事已如此。終日兀坐。孤苦之態。不能備言。方欲於一二日間。圖爲歸計。緣未及與子一語。故未忍去。今既若此。我雖在此。何益。嬌曰。妾以子故。屈事飛紅。尙未得其懽心。自今以來。當益屈意事之。萬一得其回意。則可與兄復如前日。兄果能少留月餘否。因出袖中黃金二十兩。與生曰。恐兄到此。或有有用度。衣服有不堪者。宜令左右持來。當與兄修治也。生乃曰。若果有可謀。雖僻處鬼室。千日亦何害。頃之人漸衆。生遂出。益無聊賴。時遶戶吟咏。以寫懷抱。有二詩云。庭院深深寂不譁。午風吹夢到天涯。出牆新竹呈霜節。匝地垂楊滾雪花。覓句閑來消永日。遣愁聊復酌流霞。狂風全不知人意。早向窗前報晚衙。簾展湘紋浪欲生。幽人多感夢難成。倚牀自覺無風味。開戶何妨待月明。擬倩蛙聲傳密意。難將螢火照離情。遙憐織女佳期近。時看銀河幾曲橫。生在舅家自秋至冬。歲將暮矣。慕戀之心。終無以自遣。每夜明燭獨坐。夜半方就枕。所居室東邊有修竹數竿。竹外有亭。前任州官有子婦美而少。因得暴疾。遂至不起。殯於亭中。經歲後移歸鄉里。然精誠常在。亭



中。每爲妖祟以迷少年。生不知其詳。一夕方掩關而坐。將及二更許。忽聞窗外步履聲。生意其兵吏夜起。不以爲怪。頃之叩窗甚急。生出視。則見嬌娘獨立窗下。曰。君何不啟。候君久矣。生不知妖。欣然與之入室。曰。子何以得來。此。答曰。舅姑熟寢。無有知者。故來相就。將旦告去。囑生曰。此後妾必夜至。兄無事不必至中堂。或入偶相遇。不必以言相問。恐人有所覺也。妾或與君語。君宜引去。不語則人將謂君無心於妾。庶可釋疑也。生曰。子必夜至。吾入何爲。言訖遂去。自後妖夜必至。凡月餘。人莫知之。嬌自生再至。益屈已以事飛紅。平日玩好珍奇之物。紅一開口卽舉贈之。錦繡珠玉。惟紅所欲。呼之爲紅娘子。紅見嬌之待已厚也。漸釋憤怒。與嬌稔密。嬌事之益至。時小慧年已長。見嬌屈意事紅。語嬌曰。娘子貴人。飛紅賤者。奈何以貴事賤。嬌因歎曰。我之遇申生。爾所知也。紅與我有隙。屢窘撓我。所以不自愛而屈事之者。爲生故也。因吟詩一絕云。雨勒春寒花信遲。痴雲阻月夜光微。披雲閣雨憑誰力。花月開元且待時。吟畢因泣下。慧曰。娘子芳年秀麗。稟性聰明。立身鄭重。向時游玩花園。與湘娥並行。娥不相讓。先



登樓梯。娘子怒以告夫人。夫人不治。凡不食者兩日。其負氣有如此者。前年罷官西歸驛舍。牀帳不備。重以綉茵。周以羅幃。猶慮其不潔。焚沉薰。麝夜半方寢。其愛身有如此者。娘子善歌。衆所共知。親族聚會。申請再四。終不肯出一聲。其重言又有如此者。今既委千金之身於申生。若棄敝屣。而又下事飛紅。喪盡名節。此妾所大不曉者。况娘子才色名聞於時久矣。苟求婚姻。豈不能得一申生乎。又兼申生一第之後。視娘子頗似無情。今雖在此。呼之不來。問之不對。諒必有他意。娘子何自苦如此。嬌曰。爾勿言。天下豈復有鍾情如申生者乎。必不負我。慧知嬌心如鐵石。乃亦諂事飛紅。紅感嬌之情。盡釋前怨。喟然向嬌曰。娘子近日以來。憔悴特甚。若重有所思者。何不與紅一言。紅受娘子之恩厚矣。苟有効力。當以死報。嬌但流涕不言。紅固叩之。乃曰。我之遇申生。爾所知也。他何言。紅曰。此易事。始年尊。終日於小樓看經。堂室之事。娘子主之。果有所圖。敢不唯命。嬌鄭重謝之。自此紅常與嬌爲地。求以相見。然生自夜遇妖之後。以爲眞嬌之來。累十餘日。不入中堂。間或遇嬌。則遠自引避。且精神昏倦。終日思睡。嬌亦



疑之。至晚。遂令小慧及紅房下小侍女蘭蘭。夜出伺生起處。慧與蘭蘭同至生室。慧因窗內燈明。穴而窺之。見生與一女子對坐。顏色態度。與嬌無異。因私相歎駭。歸室。則見嬌與紅並坐於室。慧曰。娘子方至生室乎。嬌曰。我自遣爾去。我二人坐此。未嘗動。爾安得妄言。慧蘭同聲曰。適來申生與女子對坐。絕似娘子。若此。則彼爲何人也。嬌紅大駭良久。紅曰。向聞此地多鬼魅。得無是乎。宜其待娘子。忽然也。因欲與慧蘭等再出窮之。以夜深而止。明早嬌詐以姁命召生入室。再四方來。小慧前導。至後室。見嬌獨坐。生旁皇欲去。嬌卽前挽生袖曰。君且勿去。將有事語君。生不得已乃坐。嬌曰。君近日何相棄。妾之待兄亦至矣。一旦若是。豈平昔所望於兄者。生不答。嬌又曰。兄每夕所遇者何人。生曰。無之。嬌曰。不必隱諱。生謂詐已。乃左右顧盼。切切曰。子令我勿言。何窘我也。嬌曰。妾有何事。令君勿言。生大駭。因曰。左右有人乎。嬌曰。無之。嬌又曰。妾自別君之後。迄今將兩歲矣。兄此來。妾亦何便得與君欸密。何曾囑君勿言。生曰。子何反復也。子自前月以來。每夜必至我室。囑我勿言。恐飛紅之輩生覺也。子今乃有是說。何



故嬌曰。妾室未嘗一出。君之室所居窮僻。久聞其中多怪。諒必鬼物化妾之形。以惑君。妾自屈事飛紅之後。已得其懽心。日夕使人招兄。兄不至。縱一來與兄談話。兄又不答。日夕不知所謂。將謂兄有異心。夜來使小慧蘭蘭伺兄起處。乃見一女子。形狀如妾。與兄對坐。此非鬼祟而何。故今日召兄實之耳。君不信。則召紅証之。乃潛使人呼紅。紅至。謂生曰。郎君何棄娘子也。因具道昨夕之事。生駭然汗下。浹背。罔知所出。乃謝曰。非子眷眷不忘。則我將死於鬼祟手乎。但恨兩月以來。負子恩愛之情。其何以爲報。因大恐。不敢出息其室。至暮猶在中堂。紅乃與嬌謀。以生爲鬼所惑。告始。始疑之曰。安有此理。紅欲寔其言。至一更許。令生且出室。生懼不敢往。紅曰。第往彼。妾將有爲也。因戒生曰。今夜二鼓。妾與始來觀。如彼來。妾與遠望。恐見其類。嬌則生疑矣。如問君。君亦勿言似娘子也。生勉強許之。至二更初。鬼果來。生仍與對坐。正在股栗未定間。紅始已至窗前。果見一婦人。始欲細視。紅懼其事發露。因大撫窗趨入。鬼果不見。生初聞嬌之言。且信且疑。及是生方大悟。始因詢生曰。適爲何人。生愧謝曰。不知其鬼也。願



始救我。於是始與紅謀。移生入中堂。舅知之。廣求明師符水。以與生飲。生後臥病累日。亦尋平安。自爾生起居皆在宅內。嬌亦不以向日相棄。合意歡戀如平日。或至生室連夕。始亦不知也。生追思鬼惑之事。深得嬌紅之救已。乃作望江南詞以謝之。詞曰。從前事。今日始知空。冷落巫山十二峯。朝雲暮雨竟無踪。一覺大槐宮。花天月地巧爲容。不比尋常三五夜。清輝香影隔簾櫳。春在畫堂中。又兩月餘。始以病死。嬌哀毀殊甚。幾不堪處。生見舅家事紛紜。乘間告歸。嬌因謂生曰。昔日之別。不謂復有今日。欣幸再會。奈何摠此禍變。哀毀之中。不暇與兄欸曲。暫歸宜再來也。因長吁曰。數年之間。送兄者屢矣。知此別後。當復如何。生無言。但掩淚爲別。明日辭舅歸至家中。父母聞始之亡。皆驚慟嗟泣。明年六月。舅滿任回。再過生門。留宿數日。自始之死。飛紅專寵於舅。因婉轉爲嬌謀。因與舅曰。夫人不幸先逝。善父年少。家事無人主持。何不拉三哥同歸經理。且其瓜期未近也。舅頗然之。欲拉生去。生父不欲。生聞之。私心竊喜。因乘間囑紅。俾舅再三言之。舅如言。力與生父言之。父不得已。乃令生行。遂同到舅家。住兩月。



舅卽爲再調任計。謂生曰。家中事緒繁多。小兒幼失所恃。三哥不妨在此相與維持。俟有榮赴之期。當竭力助行。生諾之。舅遂行。生厚賂舅之左右。莫不歡悅。生因與嬌絕無間隔。院宇深沉。簾幕掩映。玉枕相挨。朱闌共倚。舉盞飛觴。嬉笑嘔吟。曲盡人間之樂。踰半載。舅以舉員未足。再調利州。倅以歸。左右得生之賂。加以事大體重。無敢言及之者。唯於舅前爲生延譽。舅歸之後。見生經理其家。事事有倫。知生才幹有餘。又少年高第。前程未可量。切悔向日背親之謀。間使紅委曲問生。一夕生方與嬌閒坐。紅趨至曰。郎君娘子。平昔之願諧矣。敢不拜賀。嬌詢之。紅曰。舅又有結好之意。使妾審訂。郎君懼郎君之不從也。嬌曰。天果不違人耶。因大喜忘寐。是夕。紅反命於舅。遂使謀之生家。生父母亦允。行聘有日矣。丁憐憐者。自生別後。久之。偶入帥府。至西書院所。畫美人。猶在壁上。帥子坐其旁。憐憐仰視久之。帥子問曰。天下果有如此婦人乎。憐曰。有之。因指嬌像曰。此畫尙未盡其一二。足極小眉極修。詞章翰墨。無出其右。以此像度之。想其他皆然。帥子喜曰。我將求婚此女。憐曰。無用也。聞此人久有外遇。恐非全身。帥



子曰得婦如此幸已甚矣。此不足問憐悔失言。力解不獲。帥子遂令親信懇告其父。求婚於王。王時倅眉州未回。故無言及此者。及王再調歸家。待次之日。帥遂遣使求婚。王初拒之。再四帥逼以威勢。賂以貨財。不得已卽許之。嬌夜持帥書至生室。告曰。前日姻約復敗矣。帥子求婚。家君迫於權要許之矣。兄何以爲計。生曰。事在他日。當徐圖之。嬌自是見生愈密。然一相遇則慘慘不樂。平生善歌。每作哀怨之音。則聞者動容。或至流涕。雖與生至相得。未嘗對生一歌。生或潛聽。嬌覺之。則又中輟。生每以爲嫌。至是因生請乃歌一詞云。世間萬事轉頭空。何物似情濃。新歡共把愁眉展。怎知道新恨重逢。媒妁無憑。佳期又悞。何處問流紅欲歌。先咽意冲冲。從此各西東。愁怕到黃昏。窗兒外疎雨泣梧桐。仔細思量。不如桃李猶解嫁東風。歌未終黯黯然淚下如雨。生平嗜好。有不能致者。嬌廣用金玉售以遺生。一夕家宴罷。至就寢。生被酒未能臥。嬌秉燭侍側。生從容問曰。爾來待我何益。厚也。嬌曰。始者妾謂可託終身於君。今旣不如所願。事兄蓋有日矣。雖盡此身何足以謝生。大感動。居數日。嬌忽臥病。不得與生



會者二月。一日舅出謁。生厚賂左右。欲一見嬌。左右扶嬌至生室之側。生迎與相見。嗚咽不已。良久。嬌乃曰。樂極生悲。俗語不誣。妾病不能扶持。生願不諧死。亦從兄在所。不恤也。語竟。倚生之懷。似無所主。左右驚扶而入。久之方醒。生亦自此悶悶。作事顛倒。言語無寔。目前所爲。踴躍而忘。舅甚怪之。秋八月。帥子納幣促親期。舅許之。嬌病少瘳。因他事怒小鬟綠英。綠英懷恨。乘間以嬌平日所爲之事。從寔告舅。舅怒。審寔於紅。將治之。紅給曰。小娘子讀書知禮。豈不知失身之大辱。且重厚少言。愛身若珠玉。擇地而行。相公所知也。況申生功名到手。舉動不妄。堂廡之間。不命之入。不敢入。未嘗與嬌一語戲狎。倘有是事。妾豈不知。細人之言。未宜深信。且親期在近。不宜自爲此不美也。舅乃寵任飛紅。信其言。不復再問。正加防閑。申生度勢不可留。乃告嬌曰。今日之事。舅知之矣。行計不可緩也。子親期去此正兩月。勉事新君。吾與子從此決矣。嬌怒曰。兄丈夫也。堂堂六尺之軀。乃不能謀一婦人事。已至此。更委之他人。君其有心乎。妾身不可辱。旣以與君。則君之身也。因掩面大慟。生方悟。去留未決。俄得家書。報父



有疾。遣僕馬促回。生不得已。入謁舅。告別。舅時坐中堂。嬌聞之。出立舅後。回目  
佇視。不能出半語。舅曰。子歸後。府君無恙。宜再來。嬌娘親禮在。卽家事紛紜。無  
執幹者。生辭曰。令愛親期已近。純歸侍。亦須累月。又瓜期將及。動經數年。重會  
未可知也。舅宜善自愛。生因再拜。舅曰。嬌娘出室在近。子來期未定。未必相會。  
因呼出別生。嬌聞語。洒淚不能止。懼舅見之。不敢前。背面遁去。再四呼之。不至。  
生遂別舅而回。嬌自生去。日夜悲泣。未嘗覽鏡。芳容頓改。近半月。病益甚。將不  
能起。紅乃潛書。促生來。便與爲決。生得書。以無故不敢告父母。乃夜遁。潛至嬌  
之門。住兩日。舅亦不知也。生時艤舟岸下。期一見嬌。後卽歸。蓋慮父母之知。必  
獲重責。明日。舅以送舊。守出郊外。時紅乃與嬌私出。卽上生舟。嬌執生手。大慟  
曰。郎不來矣。不幸迫於父母之命。不能相從。兄今青雲萬里。慎擇佳配。共享榮  
貴。妾不敢望也。同時與兄擁爐。謂事不濟。當以死謝。妾敢背此言耶。兄氣質孱  
薄。常多病。善攝養。母以妾爲念。因出斷袖。還生曰。謝兄厚恩。復思此景。其可再  
得乎。哭益慟。紅亦淚下。久之。紅懼有他變。詐謂嬌曰。舅將至矣。宜速登岸。嬌含



淚口占一絕爲別云。合懽帶上眞珠結。个个團圓又無缺。當時把向掌中看。豈意今朝千古別。生悲不能和。一揖而別。嬌期已逼。乃託感疾。佯狂蓬頭垢面。以求退親。父迫之。嬌引刀自截。左右救之。得不殞。因絕食數日。不能起。紅委曲開諭之曰。娘子平生俊快。豈不諳曉世事。帥家富貴極矣。子弟端方俊拔。殆過申生。娘子何苦如是耶。且聞媒者之言。彼之欲得娘子。甚如飢渴。其他皆所不問。娘子何自棄也。况申生歸後。亦已議親貴族。彼蓋亦絕念於此矣。因圖帥子之貌。以獻嬌。得婿如是。亦無負矣。嬌曰。美則美矣。非我所及。事止此矣。吾志不易也。紅又詐爲嬌舊遺生香珮。下結以雙環隻釵。謂生遺嬌。因言已結他姻之意。以相絕。嬌見之。泣下曰。相從數年。申生之心事。我豈不知者。彼聞我有他故。特爲此以開釋我耳。因取香珮細認。覺其虛。因曰。我固知申生不如是也。我始以不正遇申生。終又背而之他。則我之淫蕩甚矣。既不克其始。又不有其終。人謂我何。紅娘子愛我厚矣。幸勿多言。我固不愛一身。以謝申生也。遂不復言。舅聞而亦憐之。業已成就。無可奈何。遣紅輩百端爲之開釋。終莫能悟。嬌即吟詩。



二首。寄與申生別云。如此鍾情古所稀。吁嗟好事到頭非。汪汪兩眼西風淚。猶向陽台作雨飛。月有陰晴與圓缺。人有悲歡與會別。擁爐細說鬼神知。拚把紅顏爲君絕。間隔數日。嬌竟以憂卒。生方接來詩。而計音隨至。茫然自失。對景傷懷。獨坐則以手書空咄咄。若與人語。因賦憶瑤姬詞以弔嬌娘。詞曰。蜀下相逢。千金麗質。憐才便肯分付。自念潘安容貌。無此奇遇。梨花擲處還驚起。因共我擁爐低語。今生拚兩兩同心。不怕旁人間阻。此事憑誰處。對神明爲誓。死也相許。徒思行雲信斷。聽簫歸去。月明誰伴孤鶯舞。細思之淚流如雨。便因喪命。甘從地下。和伊一處。生兄綸見此詞尾句。知其語不祥。因再三慰解。終不能堪。又於壁上題詩一絕。以別父母。詩曰。寶翁德邵如椿古。蔡母年高與鶴齊。生育恩深俱未報。此生先死奈虞兮。題。簡嬌所贈香羅帕以自縊。爲家人所知。救免。兄綸與生之素識。皆來勸解之。且曰。大丈夫志在四方。弟少年高科。青雲足下。而甘死兒女子手中耶。况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生。色易氣逆。不能卽對。徐曰。佳人難再得。因回顧二親叮嚀曰。二哥才學俱優。少年取功名。且及瓜期。前程



萬里。顯親揚名。光大門戶。承繼宗祧。一夔足矣。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又顧兄綸曰。雙親年高。惟兄念之。自是神思昏迷。不思飲食。日漸羸羸。竟奄奄不起。父大慟。卽日馳書告舅。舅得書。飛紅輩知之。舉家號泣。舅因呼紅痛責之曰。往時何不實告我。致成事變。以至於此。皆汝之咎。紅因伏地請罪。久之意稍解。乃曰。事已如此。不可及矣。兩違親議。亦老夫之罪也。因又謂紅曰。生前之願。旣已違之矣。與死後之因緣。可也。我今復書與嬌。極以歸於申家。得合葬矣。沒而有知其不快。快於泉下也。必矣。於是復書以此言告於生之父母。許焉。越月得吉日。戒嚴。遂舁嬌柩以歸生家。舅書自悔責。且謝兩背姻盟之非。仍遣紅來弔慰。謀辦喪事。又月餘。詢謀僉同。乃合葬於濯錦江邊。葬畢。紅告歸。抵舍之明日。因與小慧過嬌寢所。恍惚見嬌與生在室相對笑語。紅倉皇告舅及舅往寢所物色之。則無有矣。惟見壁間有詞一闋云。蓮閨愛絕。長向碧瑤深處歇。華表來歸。風物依然人事非。月光如水。偏照鴛鴦新塚裡。黃鶴偕飛。此去何時得再還。舅見此詞。不禁哀悼。所留字跡。半濃半淡。尋亦滅去。舅與紅輩皆驚異。嗟嘆而已也。



記某生爲人雪冤事

失名

李某席先人餘蔭。擁有巨資。少孤。無兄弟姊妹。年近弱冠。尙未受室。子然一身。淡如也。族中貧而黠者。皆涎其資。顧計無所出。中有某甲。素無行人。多以洞蜴名之年老矣。掀髯謂諸族人曰。余有一策行之。無不驗者。諸人試猜之。於是或謂鳩殺之者。或謂夜半使人撲殺之者。甲笑曰。此皆下策也。某之爲人。無嗜好。而多疑。萬一計不行。我輩反遭其毒手矣。余之計劃行之。必效。所難者。惟一事耳。言時。目視某氏。而晒某氏者。李某之叔母也。寡居已久。且甚貧。窘聞甲言。謂妾一身之外。祇餘床頭敗絮耳。苟能効力。未有不願馳驅諸父老之後者。但不知所需於妾者何事。甲曰。所需於嫂者。不過犧牲一身之名譽而已。因潛告以故氏初難之。甲又曰。嫂氏一貧如洗。而所天又失。所依靠者。惟我伯叔諸父耳。倘堅執不行。亦惟命。惟以後之事。我輩亦不敢過問。嫂不得已。從之一日。清晨嫂氏至某臥室。諸族人踵其後。俄聞氏大呼救命。諸族人一擁而入。拘某鳴諸官。控以強姦。婦母之罪。某氏爲原告。諸族人爲證人。證據鑿鑿。某卽喙長三尺。



亦無從致辯。既承招矣。縣令頗疑之。以某爲人誠樸。不類強暴。且諸族人皆貧困。無狀非善類。使某果好淫。則家勢甚豪。何求不得。何必爲此干犯名義之事。但此係理想之論。終無以確鑿之證據。足以平反其罪。案例強烝者。罪至死。令哀憐之。乃爲之末減。將擬以永遠監禁之罪。時人莫不冤之。時有某生者。爲人機警。而多謀。道經該縣。於茶肆中微聞其事。詢諸茶客。曰。縣令清明乎。客皆曰。某縣令清廉素著。良吏也。某生竊喜。乃謁李某於獄中。問曰。君欲出獄乎。李聞言愕然。莫知所對。良久。乃曰。君何人。而能出僕於獄。某生曰。僕羈旅人也。道經此。聞君受冤於獄。僕欲爲君一雪此冤。可乎。李曰。僕以非罪羈於縲紲。牢獄之苦。備嘗之矣。君能脫僕於獄。是肉骨也。當以家資半相贈。誓不食言。某生笑曰。余數十金足矣。乃謂李曰。僕無他術。出君惟有一言相贈。若他日縣令重訊時。君謂汝嬸母曰。嬸母余不過強姦一次耳。何故下此毒手。李聞言。詫曰。君何出此言。僕堅不認。尙繫縲紲。况承認乎。某生曰。君不承認。已出獄乎。李未對。某生又曰。君卽不承認。亦不能出獄。固矣。君姑認之。如不能出獄。亦不過永遠監禁。



而已。君姑言之。一驗我說之不謬也。李心疑之。然亦無奈。某生將行。又曰。君記取僕言。不累汝也。越日。縣令復傳集人。證訊。究刑杖森列。觀者如堵。無不爲之感泣。李至。竟如某生言。語其叔母。叔母曰。何止一次。何止一次。縣令聞言大怒。卽拍案叱曰。胡說。姦有幾次。可強爾輩利其家產。誣控強姦情節顯著。爾姪既屢次強姦。而爾尙至其室。是爾使其強姦也。如不實供。將用大刑。某氏懼。盡吐其實。李冤遂得雪。李歸。始厚謝某生。某生曰。此實由於令之清明。非僕之功也。婦人女子。本無深識。言語倉猝。不及致思。每致欲加人以罪。而反暴之。此亦必然之理也。僕何功之有。





菽園贅談節錄

海澄邱煒菽園著

纏足考

康熙元年有詔禁婦女纏足。違者罪其父母家長。是時某大員上疏有奏爲臣妻先放大脚事。一時聞者傳爲笑柄。後以訐告架誣。紛紛而起。七年。副憲王熙奏免其禁。從之。嗣後關內旗人亦有尤而效者。純皇帝惡其變亂舊制。乾隆間屢降旨嚴責。不許旗人女子裹足。而漢人自若也。考纏足之始。前史不知起於何時。而世率多引用金蓮新月故事。則以齊東野語侯嘗鑿金爲蓮華。令潘妃行其上。謂之步步生蓮花。南唐李後主嘗令宮嬪窅娘以帛繞腳。纖小屈上作新月形也。然前此亦有述者。史記臨淄女子彈弦纏屣。又云揄脩袖。躡利屣。纏也。利也。皆非天足可知。要之此風自寡而衆。自長而短。自庸而奇。亦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乎。襄陽耆舊傳盜發楚王塚。得宮人玉屐。將母纏足之起。與細腰互寵。其濫觴於列國之時乎。瑯環記馬嵬老嫗拾得楊妃襪一隻。長僅三寸。據

此以較今製。差爲近之。其盛行於唐人之俗乎。至若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焦仲卿詩也。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晉清商曲也。此則步列國之後塵。而導唐人之先路也。特去古未遠。雖屬纏足。猶存椎魯之風。當與唐人有異。顧或謂唐人並不纏足。援李白可憐誰家女。臨流洗素足。韓偓六寸膚圓光緻緻之句爲証。意者二公亦偶就所值而言。非唐人並不纏足。如唐人並不纏足。吳均詩羅窄裏春雲。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裏春雲之謂何矣。

僧道與娼妓等

甯都魏季子曰。娼妓以色技媚人。僧道以禍福惑人。其非先王之法一也。歐公本論。旣不能行。則僧道不必除。娼優不必禁。此言殊中肯綮。余謂娼妓僧道。雖斯民之蠹賊。亦天下之蒼生。吾儒立身植品。求不爲陷溺焉。斯可矣。倘必屏而去之。與豺狼虎豹而一視。惟娼優僧道之是除。轉非胞與同春之義。而所以矜惻斯民之意亦微。胡忠簡公於黎倩。韓文公於大顛。皆往事之可信者。蓋爲有矜惻之真情。然後免陷溺之滋懼也。



### 梳頭篇

厚甫詩話有梳頭篇一首。文甚細膩風光。余酷愛誦之。今錄於此。綠雲蓬鬆羅幃開。呵欠不勝春夢回。丫鬟十二捧盤立。洗妝拭面遲未畢。薄敷宮粉輕點脂。巧持玉篦梳雲絲。回環臨鏡秋波轉。寶釵試上盤龍輓。重提側照雙引光。斜窺不覺眉頻展。銅盤易水盥纖手。纏臂硯聲止。猶有銀泥著體試弓鞋。半日無言自憐久。却臨書案重添香。小步仍歸坐象床。芙蓉褥上一塵絕。眼看繡枕橫鴛鴦。或謂是書出廣東一方姓孝廉手筆。其稱厚甫陳氏者。譌也。然香奩集嫁名韓冬郎。從古已有其例矣。

### 小青

小青。虎林馮氏姬也。本姓馮。因歸馮故諱之。但稱曰小青。以不容於大婦。輾轉而卒。亦可悲已。或曰小青者。情之拆字也。本無其人。特文人寓言八九云。然吾謂古之傷心人。挑燈閒看牡丹亭。一若痴魂在望。呼之欲出者。其始亦不過光照臨川之筆耳。此外訪麗娘墓有詩矣。夢麗娘魂有記矣。妙緒瀾翻。層出不竭。

又何疑乎小青。錢塘陳雲伯大令文述曾爲小青營墓於孤山之麓。以菊香雲友附焉。且建蘭因館以實之。添湖山之掌故。增詞苑之清談。誠解人哉。當日方雅章孝廉詠句有云。樂府好歌三婦。艷鄉親。況有六朝人以西冷有蘇小墳也。

東門女士

昔東坡先生聞其婦春月秋月之論。亟許爲能詩。實其婦不知詩也。余則謂紅裙不必通文。但能識趣。已是詩人。東坡婦語。所謂詩趣也。沒字碑固可作無弦琴撫耳。亡室王氏名阿玖。小字玟官。字璋捨。居近郡之東門。又自號東門女士。龍溪人。王玉墀遊戎長女。幼入蒙塾。粗解文義。歸余後。授以唐宋詩詞。漸獲妙悟。燈下觀余作韻語。輒戲爲之。平仄雖調。押韻時復出入。倘假以年。必斐然者。何期結褵二載。遽隕曇花。以光緒辛卯十一月來歸。壬辰九月卒於鼓浪嶼。舟次春秋一十有九。歿後思之不置。冥想姿儀。屬畫師圖之。稿數易而未就。始歎生時不爲留眞之疎。然悔已無及矣。

偶閱紅樓夢有咏



斑斑哀怨至今存。日夕瀟湘見淚痕。莫訝芳名僭妃子。湘君何必定王孫。林黛  
繡到鴛鴦種。夙因撲來蛺蝶見精神。此中倘有傳神手。千古肥環是替人。薛寶  
一刹人間事渺茫。前生幻境認仙鄉。如何儘領芙蓉號。不斷情緣反斷腸。晴雯  
柳條穿織罽黃鶯。結絡餘閒說小名。偏是飛琼人未識。翻從夢裡喚分明。鶯兒

### 夢神女非襄王事

詞賦家多以巫山神女之夢屬之楚襄王。其實非也。按宋玉高唐賦云。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願薦枕席。所謂先王者。懷王也。神女賦云。楚襄王與宋玉游雲夢。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所謂王寢者。玉寢也。文選刻本於玉寢二字。既訛爲王寢。以下玉異之。玉對曰。晡夕之後。玉曰茂矣美矣。諸玉字。則不得不承訛作王字。明日以白王。王曰。其夢若何。王曰。狀如何也。諸王字。又不得不率易作玉字。以順其勢。此襄王夢遇神女之譌言所由本歟。宋洪邁箸容齋隨筆。譏襄王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父子皆與此女結識。近於聚麀之醜。則未嘗深考之過。



也。蓋明日以白玉。既無以君白臣之理。且於下文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之句難通。唐人沈佺期云。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王無競云。徘徊作行雨。婉孌逐荆王。皇甫冉云。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李端云。悲向高唐去。千秋見楚宮。四詩皆不指襄王言。誠爲有見。宜白傳過巫山神女祠。讀之。且爲擱筆也。

前半本青浦胡鳴玉說

龔芝麓娶顧橫波

顧橫波詞史。自接黃石齋先生後。有感於中。志決從良。後爲明故尙書龔芝麓所得。甲申流寇李自成陷燕京。事急時。顧謂龔若能死。已請就縊。龔不能用。有媿此女矣。後人議龔失臣節。自是正論。至并其納顧氏而亦譏之。則未免過刻。有以詩爲之昭雪者云。憐才到紅粉。此意不難知。禮法憎多口。君恩許畫眉。王戎終死孝。江令苦先衰。名教原瀟灑。迂儒莫浪訾。

林蕉棣眉史

張亨甫際亮。吾閩才士也。嘗仿板橋雜記例。纂南浦秋波錄一書。專言榕垣南



臺妓院之勝。余未之見。聞其書殊過艷冶。大吏某有愛女。見而溺之。竟致瘵卒。搜篋得書。因燬其板。並禁翻者。外間傳本絕少。余以癸巳試省闈。後友人拉往南臺選勝。至則歌院比鄰。層臺傍水。香巢小結。深巷垂楊。見夫陳設之華麗。梳掠之入時。舉止之大方。應酬之溫雅。未曾真箇已覺魂銷。老於是鄉者。每謂南臺樂戶。排場畧遜於申江。若言情意之纏綿。周旋之浹洽。舉各郡之繁麗情場。亦無以加之。想必有見而云然矣。余愈以未見亨甫所箸爲恨。蓋博訪於見聞難周。意瀏覽於紀載畢貫也。回念時距亨甫已越四十餘年。昔之艷幟高張。今皆西陵松柏。卽垂髫小女。諒亦夢醒春婆。竟無踵亨甫後成南部之新書。續板橋之雜記者。又何也。豈承平點綴。抒寫從容。當夫時事孔艱。士亦有所不急者耶。獨是世孰無情人。孰無遇雪泥鴻爪。各證因緣。鳳泊鸞飄。同深淪落。借彼艷迹。寫我閑情。當必有之。特未之見耳。故余目遇不乏娟娟。茲乃無所撰述者。雖曰看花霧裡。末由端詳。何敢附會。亦意以此邦之人。必有亨甫其人者。而爲風流月日也。彼盛名鼎鼎者可無慮矣。予所必千迴百轉而爲是煩言者。蓋意中



有極不能忘情之一人在焉。請追錄之。以告後之修花史者。蕉棣自言氏林。本  
良家子。幼爲人誘賣。既長。身材燕瘦。喉隔鶯清。桃靨迎春。柳眉入畫。姊妹行多  
哀憐之。余初識之。德裕衡衡。芳名猶未著也。盈盈十五。已解愁思。宛轉隨人。可  
掌上舞。恒終日依依。肘下不忍去。曾昵余兄妹相呼。故余每至其家。婢媼輩必  
疾呼曰。阿姑。哥哥來者。一日余謙客集。指謂座上。此雖樗桂不如耳。命之歌。當  
筵發聲。盡一折。忽而兒女。忽而英雄。悲壯淋漓。敲戛金玉。客大驚。爲之引滿。繼  
以曼聲。誦余問桃詩十首。則復抑揚抗墜。簫振微風。回視四座。玉山頽矣。詰旦  
其事偏傳。咸欲一識面。爲快。枇杷巷底。車馬盈門。而眉史自若也。悄語余曰。果  
愛妹乎。得爲婢役。固所願也。余諉以榜後再決。遂寡應觥糾之召。有杜門意。惟  
日以金錢投卜。榜花之至。適余獲家報。先期歸澄。揭曉寂然。眉史懊惱萬狀。逢  
人必寄聲起居。詢後約。甲午再至。則遷新居。芳譽藉甚。定花榜者。至以第三人  
位置之。儕於三妹紅梅之列矣。二人皆彼時翹楚三妹尤珠圓玉潤明豔絕倫數請往過。余恐見時。反  
牽綺障。終不肯往。歸途聞捷。東之以詩。有題箋急欲謝雲英。誇媚由來口可憑。



又一事獨憐人索解。君猶未嫁。我成名之句。自此經年不相聞問。或告余有爲眉史梳櫛者。擬營金屋。聘以明珠。想一朶秋蓮。必不致久行墜落耳。

漳州閨秀紀畧

世言女子無才便是德。非也。禮稱婦人四德。原不廢言。聖人贊易。離爲中女。繫之以文明。兌爲少女。繫之以朋友講習。若言女子有才。其所好者多風雲月露之辭。其所感者必耳目心思之欲。則尤不通之論。詩三百篇。半出閨中之手。貞者自貞。淫者自淫。於才不才。平何與。古今來蕩檢踰閑。敗名失節之婦。何可數計。其不盡出於有才者可知。然吾不敢知有才者之盡屬昭質無虧也。其有抱蘭蕙之質。具柳絮之才。而又克兼松柏之操者。尙已。卽不幸墮行於冥冥。隨風而飄蕩。猶得以才華所蘊。補救於末路者有之。相莊於白首者有之。識士於未遇者有之。勗子以克家者有之。此其志趣。則亦有超乎流輩之外矣。况乎彤管有煒。韻我湖山。國風不淫。同其好惡。凡茲所錄。閨秀之克擅才德者。蒐而存之。當爲大雅所樂聞也。



吾漳女子以節烈著最多。閨秀反寥寥罕覩。明舊志書惟載李氏一人而已。嗣後遂有增修。亦不過數人。豈當時之有遺漏耶。抑才難之果信耶。則甚矣傳文之匪易也。寶之寶之。誰曰不宜。李氏名久佚。漳浦雲霄人。雅善風韻。有汲水詩云。汲水佳人立曉風。青絲輾盡轆轤空。銀瓶觸破殘粧影。零亂桃花一井紅。又書懷云。門對雲霄碧玉流。數聲漁笛一江秋。衡陽雁斷楚天闊。幾度潮來問故舟。姊大李亦能詩。獨不傳。

大妹張氏平和人。張一棟進士孫女。全集三百餘首。皆不傳。僅傳其書感詩云。寒月穿林薄。寒泉出澗悲。寒花無意緒。還逐寒風吹。又寒風動秋草。愁人向誰道。重憶少年時。所悲人易老。頗清脆可誦。

楊氏失其名。適漳浦蔡而烷進士。幼聰慧。通音律。嘗撫琴動操。聽者爲之志和。固不歎君家中郎女也。尤工於詩。稿多散佚。余欲誦其全首而不可得。可得而誦者。惟曉起詩。徑留殘夜月。簾捲落花風。一聯而已。然見鳳一毛。謂之見鳳。不可得也。謂之未見鳳毛。不得也。



明龍溪陳太常慧山先生族女。有號貞淑者。歸蓮池林氏。林氏子早卒。女不二。有孀居吟一作。幾百餘言。其畧云。嗟此奄奄待逝人。爲君朝暮爲君辛。只將白骨淋霜雪。休把紅顏泣鬼神。聞者哀之。今志書載其事。

耀霜諸氏。適長泰戴鉞。箸水心集六卷。今皆佚。傳者惟五言寄弟云。書迴燕市月。人醉酒家樓。別妹云。相逢無一語。別後有千思。發湖口云。雲連江上樹。露暗水邊扉。七言金陵道中云。對酒客談桃葉渡。題詩人羨鳳凰臺。春日遣懷云。穿林明月花三徑。隔岸青山水一灣。早春卽事云。侵簷夜月依霜白。隔水寒梅點雪紅。俱楚楚有致。

希行劉氏稿。爲長泰戴達室作。稿今佚。世傳其佳句。如詠花影。非描非繡。非人寫。朶朶輕盈月送來。如咏臘梅。壽陽近日嫌脂粉。洗盡宮粧學道粧。如咏虞美人。血濺烏江原上草。花開猶帶淚痕重。皆極力追摹。不肯放鬆之作。余尤愛其咏花影後七字。頗極含蓄之致。

夢玉周氏。平和人。適海澄鄭白麓。名進士之孫廷璋。箸有清甯里集。乾隆甲戌。



死於水。集亦不傳。文人多窮。波及紅粉。殊可悲也。其子升如。每向人誦其遺句。五言有風高盤馬地。雪霽射雕天。七言有草短花殘蛩近榻。風清露冷鵲窺樓之句。當時得不與全集俱湮者。亦不幸中之幸矣。

又珪。蘇氏郡中黃上公配。詩喜用事。如咏蓮云。清芳君子品。超逸謫仙才。來鴈云。歸時人每後。落處曲難終。眉柳云。難工京兆筆。欲掃漢宮春。皆佳。舊刻瑞圃詩鈔不著。瑞圃詩鈔多試帖是其一病

仲姬。周氏。適龍溪李薊門。舊刻有二如居集。不著。惟讀周忠愍傳云。後死七人。無復恨。先生千載有餘悲。雙節廟云。爲厲欲殲生弔眼。捐軀纔信死齊眉。爲跌宕可喜。

近世閨秀以詩聞者。必推謝氏浣湘。謝字芸史。詔安人。謝聲鶴明經女。適邑沈氏。好以詩自娛。簪詠雪齋稿。歿將十年。始獲林太史二有爲之鐫板。友人曾以一卷遺余。中多七律。然非其所長。七絕咏梅諸作。頗膾炙人口。亦非其至。惟五律二首。空諸依傍。當爲平生得意書。詩云。竹外雪消時。孤高見一枝。仙姿眞絕



俗。我相可如伊。流水逢今日。空山訂後期。寒中多少韻。難遣世人知。隱約來姑射。冰容淺淡妝。自然超衆卉。不是藉春光。冷伴邀明月。幽鄰結翠篁。欲持尊酒訪。到處只聞香。恨不起芸史而問之。

之十人者。皆有文可徵。其不隨烟雲俱滅者幸也。外此若蔡氏

黃石齋先生繼室林氏

林次崖先生女適龍溪楊氏

皆博覽知書。節行蓋一時。迄今求其稿。乃不復隻字之存。而要

之蓋棺論定。無間人言一也。并附於此。使鄉人有所觀感焉。

聞鄉人傳說漳郡吳君廷杰有女工

詩余尙未見

### 繡鞵詩

唐以後咏繡鞵者多矣。能工切。未必能入情。明人徐秉衡平有是題云。幾日深閨繡得成。着來便覺可人情。一彎暖玉凌波小。兩瓣秋蓮落地輕。南陌踏青春有跡。西廂立月夜無聲。看花又濕蒼苔露。晒向窓前趁晚晴。能得情中三昧。若近人沈小山濟清句。昨夜肩頭今夜酒。不曾孤負可憐宵。黃笛樓鶴秋句。濕到鳳頭非是酒。剛纔風露立中宵。則又兼繡鞵。孟而非專咏繡鞵矣。

再嫁

宋世士大夫最講禮法。獨於此一事不甚講究。如范文正公幼隨其母吳國夫人改適朱氏。遂居長山。名朱說。既貴。乃復范姓。凡遇推恩。多與朱姓子弟。前事曾不以爲嫌。又公長子純祐。與公門生王陶爲僚壻。純祐早卒。陶亦喪偶。寡婦鰥夫。遂相配合。實爲陶之長姨也。文正亦不之禁。更有事之可怪者。如王介甫憐媳未寡嫁人是也。夫再醮之事。律無明條。先王不禁。豈不以男女之別。雖不可不嚴爲之防。至於情欲所關。則亦難以抑勒者乎。宋人知之。亦曰與其墜行於冥冥。毋甯小過之不拘也。至若有夫之婦。而再嫁人。苟非七出之宜。便干三尺之禁。媳而曰憐。其非犯七出可知。不謂文章經術如王介甫。而竟毅然爲之。且不於其子而於其躬也。兩引之以見彼則有非有是。此則終非無是。固不可同年而語云。

戚里早寡者。或不安於室。始焉求牡。終且居鳩。率以招夫養子。鬻言爲口實。此等惡俗。不知起於何時。甲午歲。家君仿范文正公義庄之例。集貲鉅萬。



以贍族之窮民。倘仍不安於室者。聽其改嫁。毋濁我涇。村鄰則之。遂將千餘里百年來之陋習。一旦革除。誠快事也。而所以相與有成者。實賴錄章振祥二老輩之力。

### 破瓜解

或解樂府碧玉破瓜時。爲月事初來。如瓜破則紅見者非也。蓋破瓜字爲二八。指十六歲解耳。觀李群玉詩。碧玉初分瓜字年。可證。又談苑載呂岳贈張洎詩云。功成應在破瓜年。後洎以六十四歲卒。亦作二八解。此二字男女可用。其不作月事解可知。或又以破瓜爲女子破身者。乃市井之談。更不待辨。

### 弔馬湘蘭

葛筠亭弔馬湘蘭句云。天教薄命爲官妓。人實誰堪作丈夫。佳則佳矣。移置薛校書。亦何不可。詩所以貴切題也。

### 滬游舊詩

煒菱乙未春仲。偕計北上。道出滬江。小住浹旬。感成四律云。昔年蠻徼賸詩囊。



余少侍家君客  
新嘉坡者八年

今日征帆望

帝鄉。海上有山疑縹緲。巫峰成夢本荒唐。沈郎

十載從教瘦。杜牧三生未敢狂。正是春申春色好。竭來此地問蒼茫。盈盈一水

占風流。花月春江據上遊。西國輸琛來食貨。南方作鎮此襟喉。出城芳草連天

碧。拔地層臺得氣秋。欲問卅年前往事。不堪榛莽說從頭。子野聞歌喚奈何。繁

華無着歎狂波。果然知己天涯少。未覺苦人世上多。流水似車龍是馬。散花有

女夢稱婆。劇憐走遍章臺客。知否春光日易過。載酒尋花事事非。誰家雙影下

重幃。橫塘夢入文鴛穩。明月魂驚杜宇歸。乍別鄉園愁自易。試談身世事偏違。

放懷且作逢場戲。珍重吳娘金縷衣。踽踽無儔自鳴寡。和亦復置之。意有未盡

者。續得四絕。託之罕譬。海市云。地通南北往來安。天使東西戶牖寬。舟楫樓臺

成海市。祇愁海市遜奇觀。蜃樓云。城闕芙蓉幻紫霞。氤氳偏抱遠風嗟。珠簾十

里分明見。錯被人疑氣是花。花天云。翻憐織女阻銀河。長笑瓊樓住素娥。數到

西方稱極樂。西來翻覺美人多。酒地云。休將醒眼看人忙。入世偏宜鮑老場。我

自欲眠卿且去。醉鄉爭似黑甜鄉。附錄於此。以誌舊因。



花間冠首楹對

古人楹聯。通無冠首。試翻攷楹聯叢話。及國朝人諸雜著。可見俗雖重之。亦惟百工之肆。鄉僻之塾。爲然大雅不尙也。若施諸妓室。則用合其宜。以妓女之名。率纖佻小巧。取而聯之。不見其拙。祇見其趣。錢塘袁翔甫大令。好爲此體。今據滬遊雜記。摘入五言如雪蘭云。雪是天公戲。蘭爲王者香。七言如鳳雲云。鳳簫式按求凰曲。雲錦新裁疊雪衣。二寶云。二月鶯花三月燕。寶兒風貌雪兒歌。素卿云。素面眞堪朝玉闕。卿心難得鄙金夫。十全云。十分春色有如此。全部烟花合讓卿。阿三云。阿子調宜纖口唱。三辰酒待小鬟催。五寶云。五銖衣稱輕盈體。寶相花宜綽約姿。醉香云。醉我不關數行酒。香君自有千載名。少卿云。少年幾輩趨香國。卿相何人抵艷名。等聯。並皆佳妙。

花間楹對。不必拘拘冠首也。即僅嵌芳名於句中。亦佳。蓋此等聯式。並無定體。只取纖巧而已。憶昔壬辰夏秋間。偕亡室東門女士避暑鷺門。地多流鶯。即俗所謂檔子班也。有吳冬蓮者。工大小曲。頗饒聲譽。友人勸余訪之。貌可



中人而酬應殊雅。陳設亦復爽潔。壁上楹聯甚多。初有擬長句云。是人物祇管風流。切莫唱大江東去。任菩薩能空色相。也有時並蒂蓮開。冬蓮請於余曰。儂名冬字。非東字也。有以聯贈儂者。率嫌悞書。先生肯補一聯。以正相沿之誤。斯免墨池久浸耳。余領之。忽忽未就。他日返我鄉居。輒書二語以寄。句曰。冬山如睡。春山笑。蓮子爲心。鳳子腰。人還訪。悉香巢已徙。燕去梁空矣。余其負此一諾哉。

子同生解

兩般秋雨庵隨筆。謂見作燈謎者。公與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射四書一句。然則有同與。因案春秋經於十一公之生。皆不特記。而獨於桓公六年九月丁卯。莊公之生。記之。其中豈無深意。文姜淫亂。越境成姦。恐後之讀史。或有羸呂之嫌。故特於夫人姜氏如齊之前。大書特書子同生。明其的係吾君之子也。穀梁傳曰。志疑者。蓋非傳疑。乃以釋疑云云。似此讀書有識。可與論古。

朱竹垞先生舊說與秋雨庵同

可知善讀書者無不別具隻眼也



天然足

余於第一卷作纏足攷。第二卷錄弓鞵詩。亦云世人不宣好。獨我知可憐矣。而六寸膚圓。則渺然無述。得無笑我拙者之將議其後乎。請補述之。以資談助。蜀江古號佳麗地。文君辭濤。實產是邦。故多瓊姿殊色。獨至裙下雙鉤。恒不措意。居恒輒跳其足。無膝衣。無行纏。行廣市中。聞之初頗尙弓彎。自流賊之亂。慘遭荼毒。張獻忠屠四川。則婦人纏足聚成山尖。以爲笑樂。故至今羣以爲戒。以余所見。粵俗亦然。除廣州三數大縣。纏足不纏足。參半外。餘縣咸不貴纏足。閑則曳屐。兩足白如霜。不着鴉頭襪也。潘蘭史曾有詩云。姍姍响屐出迴廊。底用金蓮貼地香。解識膚圓光緻緻。憐香吾獨愛冬郎。比玉能紅比雪香。不籠藕覆呢檀郎。一番合德溫磨過。敢信昭陽有異香。細膩熨貼。情景俱到。固知非過來人。不能作此雋語。他若津門雛鶯有譌爲旂粧者。滬上傭婦。有來自蘇州者。榕垣歌妓。其籍隸漁戶者。同一白足。各具丰神。較諸行纏矯揉。索索然一無生氣者。不更徵天然之足貴乎。至若斗帳微酣。溫生素玉。正自可令人銷魂也。外此與國。均不纏足。光緻圓潤。



自以東洋女子爲第一。秀削輕健。莫如歐洲諸國。降及南洋羣島。環如列星。其俗土人。雖皆白足。姿首黎黑。無足可觀。姑置勿論。惟外國嘗以中國纏足爲非。思有以易之。集同志婦女百數十人於滬上。博論此事。美其名曰天然足會。此去歲乙未間事。其意藉以易俗行仁。有足稱者。尤吾國士大夫所當自爲提倡者也。

袁香亭香奩詩十三首

錢塘袁薌亭太守。樹紅豆村人詩稿。效疑雨集體十三首。嘗見採其兄簡齋先生隨園詩話。濃情綺思。絡繹行間。筆筆如畫。或譏其過於麗淫。殊失齊梁艷體正軌。余謂古有無題詩。有香奩詩。無題須風格性情並茂。乃不卑靡。若一味緣情而作。風流靡曼。取悅聽者。是香奩也。薌亭太守明言效疑雨集體。其詞或過綺靡。自所弗檢。然至第十三首。忽以莊論結之。尙知曲終奏雅之意。想其當日編集。亦經幾許參詳。而未肯割愛者乎。隨園云。愚兄閱歷柔鄉一世。能體貼到此。亦未能傳神到此。傾倒至矣。宜其膾炙人口。傳誦至今也。謹繙原稿。爲之備。



載左方。其一碧城錦瑟恨偏長。詠到無題事渺茫。明月未妨呼作姊。青山原可

喚爲郎。詩箋罪孽留遺稿。襟袖嫌疑惹暗香。朝暮陽臺神女夢。古人詞賦已荒

唐。其二迴廊百折轉堂堦。阿閣三層鎖鳳巢。金扇暗遮人影至。玉屏輕借指聲

敲。脂含垂熟櫻桃顚。香解重襟荳蔻梢。倚燭笑看屏背上。角巾釵索影先交。

其三窗下停針竹下吟。暫時小別亦追尋。羞聞軟語情猶淺。許看香肌愛始深。他

日悲歡憑妾命。此身輕重恃郎心。須知千古文君意。不遇相如不聽琴。四其一

簾花影拂輕塵。路認仙源未隔津。密約夜深能待我。吃虛心細善防人。喜無鸚

鵡偷傳語。惟有流鶯解惜春。形跡怕教同伴妬。囑郎見面莫相親。五其窗外聞

聲暗裏迎。膽娘有膽亦心驚。常防過處畱燈影。偏易行來觸瑟聲。條脫光寒連

臂顫。流蘇春暖放鉤輕。枕邊夢醒低聲喚。消受香郎兩字名。六其聞說將離意

便愁。駐郎無計淚交流。身非精衛難填海。心似齊紈怕及秋。散影落花隨馬勒。

繫情香餌在蟾鉤。錦衾角枕淒涼味。從此相思又起頭。七其同心巧疊寄書函。

字字簪花細細緘。紫鳳已飛空記曲。青蠅雖小易生讒。一襟秋水懷新月。遍體



餘。香。惜。故。衫。安。得。射。來。雙。孔。雀。教。他。帶。綬。一。齊。銜。其八爲。戀。恩。深。取。次。過。佳。期。

屢。卜。總。蹉。跎。不。如。意。事。機。偏。巧。但。有。心。人。恨。便。多。強。別。難。拋。初。熟。酒。含。愁。怯。渡。

未。填。河。清。溪。桃。葉。迎。雙。槳。一。寸。相。思。百。尺。波。其九碧。桃。花。下。訪。臨。邛。流。水。溪。邊。

夜。色。溶。帶。一。分。愁。情。更。好。不。多。時。別。興。尤。濃。枕。衾。先。自。留。虛。席。衣。釵。遲。郎。解。內。

重。親。舉。纖。纖。偎。頰。看。分。明。不。是。夢。中。逢。其十知。郎。無。賴。喜。訴。諧。刻。意。承。歡。事。事。

偕。學。畫。鴛。鴦。調。翠。黛。戲。簽。蝴。蝶。當。荆。釵。滅。他。繡。事。來。磨。墨。助。我。詩。情。坐。向。懷。百。

種。溫。柔。千。婉。轉。不。留。蹤。踪。與。同。儕。其十一惺。惺。最。是。惜。惺。惺。擁。翠。偎。紅。雨。乍。停。

念。我。驚。魂。防。姊。覺。教。郎。安。睡。待。奴。醒。香。寒。被。角。傾。身。讓。風。過。窗。檻。側。耳。聽。天。曉。

餘。溫。留。不。得。隔。宵。密。約。重。叮。嚀。其十二見。面。歡。娛。背。面。思。百。年。能。得。幾。多。時。盟。

心。好。訂。他。生。約。嚙。臂。難。生。薄。命。詞。未。必。傾。城。皆。國。色。大。都。失。足。爲。情。癡。生。知。不。

免。風。流。罪。甘。墮。泥。犁。不。負。伊。其十三慚。愧。題。橋。乏。壯。才。枉。將。心。事。訴。妝。臺。津。非。

少。婦。偏。能。妬。山。嫁。彭。郎。易。起。猜。底。事。妄。傳。仙。子。降。何。曾。親。見。洛。神。來。勸。君。莫。結。

同。心。結。一。結。同。心。解。不。開。



結髮二字男女常時可用

俗以結髮稱正室。實本蘇武五言結髮爲夫婦之句。然此二字男女尋常皆可通用。不必定於一稱也。如史記李廣傳云。廣自結髮與匈奴戰可證。

嫁歸甯男子亦可稱

婦人往夫家曰嫁。不知男子亦可稱之。列子云。國不足將嫁於衛。注嫁往也。婦人返父家曰歸甯。錢起詩云。才子欲歸甯。棠花已含笑。則歸甯二字亦可以稱男子。

上頭二字男女通用

古者男子冠而字。女子笄而字。朱子嘗對或問云。閉了門將冠與自家子弟戴。有何費事。疑當時必有以古禮難復爲言。朱子因設爲或問以曉後人。今漳州俗。但於婚前一日舉行是禮。謂之上頭。男女通稱。按南史孝義傳。華寶八歲。父成往長安。臨別謂之曰。須我還爲汝上頭。長安陷。父不歸。年七十猶不冠。是男子可稱上頭之證。若晉樂府。窈窕上頭歡。那得及破瓜。此則主女說。總之加冠

加梓其義一也。

彭雪琴多情

彭名玉麟官尚書  
宮保銜賜證剛直

中興名將。而又有名士襟格者。必推彭公鴻雪所留。如退省菴海南防次。豪情逸致。文采風流。均足照耀一世。或有談公軼事者。公少卽岐嶷。能見頭角。寡母弱弟。伶仃相依。每爲族人所窘苦。由是發憤積學。武林高廬洲翰林守衡陽。試日得公卷。歎爲清才。拔冠童軍。以案首送縣。揭曉來謁。見其溫瑩露爽。亟以遠到許之。公感知已恩。終身執弟子禮。緒寇亂浙。高已前卒。家道凌替。僅存孀媳孤孫。熒熒無告。公賙恤而教養之。俾至成立。每來武林。必寓高家。布衣草笠。閒行市中。或獨遊蘭若。自稱洞庭七十二峯樵子。人不知其爲欽使宮保也。素性儉約。無絲竹狗馬文繡肥甘之奉。寓高家。食越中乳而甘。高於其行。饋六小餅。將意。乃受其三而返其三焉。杭之人至今類能道之。當其微時。有鄰女梅仙者。雅慕其才學。知公賢。願委身事里。嫗達其意。將有成議。忽爲勢阻。女怏怏而卒。女故具殊色。公聞之。慟誓願寫梅花十萬幅以報。故其題采石太白樓詩有云。



詩境重新太白樓。青山明月正當頭。三生石上因緣在。結得梅花當蹇修。到此何嘗敢作詩。翠螺山擁謫仙祠。頽然一醉狂無賴。亂寫梅花十萬枝。姑熟溪邊憶故人。玉臺冰澈絕纖塵。一枝留得江南信。頻寄相思秋復春。太平鼓角靜無譁。直北旌旗望眼賒。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事託梅花。意蓋指此。嗚呼。古今大君子皆古今有情人爲之也。公之多情。卽公之所以爲君子。

### 陳季常有妾

陳季常素懼內。東坡嘲之云。忽聞河東獅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後人遂引爲懼內典實。疑妒莫妒於季常妻矣。乃東坡又有別季常詩云。家有紅顏兒。能唱綠頭鴨。是季常固嘗置傍妻者。

### 桑中詩別解

仁和李海匏學博。光霽解此與小序朱傳異。舊皆以爲刺淫而作。學博則以爲戴嬀答莊姜而作。所以報燕燕之詩。其曰。桑中上宮淇上。乃當日話別送行之地也。孟姜卽言莊姜。下言庸弋。皆姜氏同姓國。因懷莊姜而兼及當時之媵妾。

也。右說載梁孝廉秋雨庵隨筆。

婦人吸烟嘲

宋孤山處士嘗曰。某件件使得。惟奕棋與挑糞使不得。余亦曰。婦女件件可耐。惟吸烟不可耐。三借廬筆記。曾有詩云。寶奩分得買花錢。象管雕鏤估十千。近日高唐增妾夢。爲雲爲雨復爲烟。婉而多風。諛而不虐。寄語紅樓。請細心咀嚼些。

寡字男女通

孟子老而無夫曰寡。爲後世婦人稱寡字所自始。然左傳襄公廿七年。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易林曰。久鰥無偶。思配淑女。求其非望。自今寡處。是男子又未嘗不可稱寡也。

傍妻

傍妻二字。見隋書王后傳注。妾也。同安陳劍門孝廉鴻文。出眎詩稿。有上元日取傍妻詩。今錄一首。上元佳節彩雲飄。不看花燈看鵲橋。偏是小星明最甚。炤



人不寐更通宵。又東王二桂庭。聞道君家小。晚蘭甘心風雨受摧殘。美人知己真難得。休作尋常遇合看。王名步蟾。一字金波。與陳同邑。孝廉少日極有文名。試輒甲其曹。人或以狀元目之。廈門小家女慕王才譽。願爲夫子妾。雖阨於大婦。而無怨言。陳有妾。境遇畧同。故不覺爲之情深一往也。

### 閨怨

自李義山楚雨含情皆有託。一言發其端。後之作豔體詩者。無不託於義山。究之託其所託。去義山之旨也遠。所謂託之不善者也。託之善者。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細玩義山含情二字可見。

### 素心閣清課

鄭雪蘭女史。爲殷司馬側室。體羸弱。善病。殷居閩。再納妾許氏。名琮。字榴仙。鄭聞之不怒。且加愛憐。如姊妹焉。暇輒誘課筆硯。久之。亦能成咏。閨中清課。有落花一首。枝上啼鶻爲底忙。西園何處更尋芳。繁華易去隨流水。煙景無多負艷陽。紅燭夜深空對酒。玉階春靜尙留香。闌干寂寞休重倚。回盡詩人九曲腸。此

詩附刻在鄭遺詩中。其筆致亦正似鄭也。

雪蘭女史輓詩

殷司馬有悼亡詩八首。附刻素心閣詩草之後。今錄四首。不愛濃粧愛淡粧。生年十五嫁王昌。學書慣寫簪花格。扶病還搜服玉方。化蝶羅裙悲貯篋。乘鸞畫扇記熏香。尋思响屐經行地。何處迴廊不斷腸。忍將庸福靳嬋娟。造物由來賦命偏。枉有聰明無壽骨。奈多煩惱少歡緣。銀箋怨曲留殘稿。瑤瑟悽音迸斷絃。寶鼎蕙帷香易盡。芳魂不返奈何天。中饋曾勞汝共治。翻教大婦惜嬌癡。每憐絡秀來還屈。更奈朝雲病不支。官閣吟梅縈別夢。寒天倚竹動幽思。深宵兀坐還孤憶。無復燈前聽說詩。優曇一見只空花。銀燭秋光別恨賒。遺像怕看新粉本。吟窗忍展舊文紗。劇憐妖夢無端踐。不分罡風此劫加。每憶平生最惆悵。孤燈寒雨自煎茶。每首必關合小妻身分。足令讀者愈增惋悼。

蝶山小才女墓

出郡城西有培塿。肖蝴蝶形。明洪武間。漳守錢古訓未婚媳梁氏埋香處也。梁



杭產秀慧有才。思守逆至。漳而子已卒。梁亦繼亡。初無知者。明末士人訪古剔碑。始得之。叢莽中。一時歌咏其事者甚衆。佳話流傳。遂成艷跡。前輩風雅好事。可見一斑。國朝嚴梅石有詩云。自古紅顏傷薄命。於今黃壤已千秋。可憐寂寞明終始。不及斜陽斷碣留。淒迷鬼哭夜黃昏。明月依依照墓門。此是錢塘小才女。花開長與拜芳魂。

### 釧

正字通言古者男女同用釧。古文苑亦言何偃與謝尚書珍玉名釧。因物寄情。今閩粵二省男子皆喜帶釧。抑猶古人之遺乎。

### 鄭聲淫不是淫媒

李巨來先生解鄭聲淫作沾淫解。歷引經集。如詩之淫威。左氏之淫於元枵。禮記之母淫視。聲淫及商。孟子之淫辭知陷。晉語之底著淫淫。列子之朕之過淫矣。皆不作男女褻媒解。况齊襄衛宣陳孔甯儀行父之事。惟鄭鮮有聞焉。安得以聲淫爲冶淫之淫乎。愚按此說通達。况孔子口中明言鄭之聲淫。不言鄭之

詩淫。聲淫云者。使歌褰裳同車固淫。卽歌關雎卷耳。其聲之宣。亦未嘗不淫也。此其所必放也。亦猶楚聲近哀。垓下郢中。均含酸楚。豈以爲異。居使之然耳。

林文忠寄內詩

吾聞林少穆宮傳。則徐氣節之盛。天下宗仰。公善詞章。尤篤於情。夫人亦通翰墨。常相倡和。內而持家課子。節節有方。其女公子之適同鄉沈文肅。葆楨者。卽世傳廣信府血書解圍之林夫人也。翁婿母女。皆稱一時奇人。亦難矣哉。林公所箸政書外。有集名雲左山房詩鈔。其荷戈出塞時作。尤雄傑沉鬱。公夫人賞賦七古二章。達之。公返報云。廿年鳬雁鎮相依。萬里鶩鷗悵獨飛。生別勝如歸馬革。壯游奚肯泣牛衣。祇憐瘦骨支床久。想對殘脂覽鏡稀。忽得詩筒狂失喜。珠璣認是手親揮。又句蘇蕙迴文常觸緒。彩鸞寫韻不愁貧。索和婦能諧競病。弄嬌孫亦識之無。老我難辭身集蓼。憶卿如見首飛蓬。兒女言長英雄情。摯此乃公之眞處。

蘭蕙說



黃山谷有言一幹一花者爲蘭。一幹數花者爲蕙。是蘭蕙並稱而各別也。今一幹數花者遍地皆然。一幹一花者曾不數數觀。而無不統稱之曰蘭也。是混蕙而入於蘭也。人未嘗不爲蕙幸矣。及讀朱子離騷辯正。則曰古之香草必花葉皆香。燥濕不變。故可佩。今之蘭蕙但花香而葉乃無氣。質弱易萎。必非古人所指明。甚古之蘭似澤蘭。而蕙則今之零陵香。今之似茅而花有二種者。不知何時始悞也。據此不但混蕙而入於蘭。且混非蕙而入於蘭矣。辯不勝辯。更何從而正之。雖然。今之蘭其香幽以烈。今之蕙其香清以遠。吾未見澤蘭零陵之果能勝之也。倘質古香。使讓以盛名。亦當沒齒無怨。如必以葉迺無氣。質弱易萎爲詬病。因抑此而與彼爲今之蘭蕙計。亦無傷也。君不見夫梅亦不入離騷經乎。

紅葉詩冊

紅葉蘇氏。泉同馬家巷人。同邑吳菊農。饒尹納爲簾室。居久之。無出。菊農本豪族。婢而妾者八人。紅葉位次第七。時自危。及菊農病。益不安。謀所以殉之。遺書



與母氏訣。事聞大婦。喻同侍勸。不聽。召之曉譬。亦不聽。菊農卒。遂仰藥其側。此光緒庚寅十月五日也。其情可憫。其志亦誠烈矣。晉江陳鐵香太史。梁仁輓以詩云。吳家之妾蘇家女。事主十年迄未子。光緒庚寅主病亡。誓甘從死主屍傍。一盃阿芙蓉。涕泣辭大婦。結束身上衣。隨郎泉路走。貞烈之氣何淋漓。怡然飲鵲如飲飴。繡帷同儕五六輩。讓汝巾幗成鬚眉。噫嘻。青蓮乃自泥中出。里黨傳聞皆嘆惜。細詢籍貫報輜軒。家在廈門年四七。廈門呂淵甫孝廉。徵爲之賦。紅葉詞云。冬日淒淒百卉腓。寒山霜葉轉芳菲。飄茵落溷不自惜。祇似飛花飛處飛。石家七尺珊瑚樹。如意敲來朝復暮。最憐金谷鳥啼時。竟是玉樓人墜處。昔日辭根託遠枝。紅嫣紫姸鬪春思。流鶯競繞芳林囀。乳燕爭從綵幕窺。豈知韶景難長駐。鶯燕啁啾殘月曙。錦叢淚染杜鵑來。香塢魂銷蝴蝶去。零星數點血痕丹。誰抱冬心耐歲寒。瀟瀟淅淅露依銀井。黯黯隨風隕畫欄。風號露咽喬柯折。一葉琤然聲似鐵。非關砧杵苦相催。不爲亭皋怨生別。歲暮冰霜感不禁。微聞落葉更傷心。古來樂府哀蟬曲。多屬離鸞別鵲音。又創爲徵詩啟。今年二月。余



自詔安返權。以巨冊來屬加墨。嘗賦三言一什。並轉屬林雪壘。景脩兩茂才同作數詩以歸之。而紀其大略於此。

### 王紫詮詩

長洲王紫詮廣文。原配楊氏。號夢蘅。娶僅四年。沒於滬。見紫詮所箸弢園老民自傳。楊氏嘗病。紫詮以詩問曰。無端薄病便添愁。骯髒情懷不自由。簾外有聲頻側耳。窗前小坐自梳頭。卽看鬢影蕭疎甚。還耐秋風料峭不。勸汝裝綿須及早。新寒昨夜襲粧樓。已是愁中復病中。起還無力臥偏慵。怕臨鏡檻眉痕淡。教下簾鉤樹影濃。薄被初薰時有夢。長宵微倦忽聞鐘。請看羅袖寒如此。懊惱年來帶更鬆。

### 紀金素秋遇林生事

同郡林生。他日爲余述其妾金素秋事甚悉。長晝多暇。追緣如左。素秋金氏。家西子湖上。少隨父寄食閩中。居無何。又遷臺島。時光緒甲午冬。而素秋生十有七年矣。身材脩挺。姿質明慧。父鍾愛逾恒。苛於擇婿。猶待字也。明年乙未。日本



侵臺患作。一家星散。父母存沒。杳無音耗。遂輾轉爲匪人所掠賣。墜平康籍。當是時。廈門流鶯比鄰。江西檔子班。尤聲價自高。獨標豔幟。素秋偶其衆而未嘗不出其羣。苟非其人。輒以閉門羹待之。雖陷以重金不顧也。以是愛之者多。嫉之者尤多。故芳名屢興而屢蹶。素秋知不可以久留。乃入漳郡。郡中林生爲浦邑知名士。髫歲游庠。旋食餼焉。郡人咸以遠到目之。生復自許。謂功名身外物。何足懽欣。所不可幸冀者。知人心耳。一日過素秋院外。聞歌聲有警。逕往訪之。一見如舊。歎曰。此秋水芙蓉。天然神韻。豈復塵中物哉。吾老是鄉足矣。嗣後往來頗稔。素秋亦傾心相契。跬步不離。旁人加慙。慙焉。欲謀金屋之所。搗窺其情。急益倚作錢樹子。而脫籍之議以梗。適長白景大使方謀卜妾。以重金得之。卻扇夕。素秋泣述生平。且告以與林生有約。景素重林。聞之。昨曰。噫。子園林君之所私耶。旋復乾笑曰。無已。吾爲若二人撮合之。遂以楊越公自任。余多林金之多情。景之負俠也。并衍爲詩云。西子湖邊深巷陌。楊柳垂垂護春色。金家小女字素秋。嬌靨乘龍還未得。阿爺橐筆慣傭書。浮家直遍閩南域。盈盈十五髮垂



髻未識蛾眉鬪畫描。恃儂掌上明珠貴。痴情轉向阿娘嬌。嬌容未改星霜易。遷地台嶠年十七。慕巢燕子盡狂嬉。誰知禍事今番亟。海氛忽地東夷起。女自無家爺亦死。歷歷紅羊刦後身。可憐又墜煙花裏。煙花隊裏笑啼難。須識儂情未解。懽。纏頭也博千端錦。比翼却羞獨舞鸞。旁人那覺儂心苦。儂自飄零向誰語。夢魂頻訴與爺娘。醒來猶帶淚如雨。詞客林郎訪李香。是真惺惺意自長。瞥眼窺郎觸儂思。似曾相識都難記。莫是三生舊有因而今。又領相思味。一點靈犀苦暗通。雙飛彩鳳願偏窮。押衙不獲今生遇。寧死君前心不負。阮籍猖狂久失途。長卿貧賤空售賦。誰知作合有良媒。鳩毒何曾是禍胎。侯門雖深儂自入。竟使明珠去復來。有情眷屬有情老。柳枝不種章臺道。敢說儂心百不移。願將大使繡新絲。天涯不少分飛鳥。安得斯人一合之。

### 李鄭風流

李笠翁曲部誓詞。鄭板橋書畫潤格。余嘗以爲言而未載其文。客之見贅談底本者。每以無從檢閱爲恨。爰爲臚列。以廣前輩之風流焉。李誓詞云。竊聞諸子



皆屬寓言。稗官好爲曲喻。齊諸志怪。有其事。豈必盡有其人。博望鑿空。詭其名焉。得不詭其實。矧不肖硯田餬口。原非發憤而箸書。筆蕊生心。匪託微言以諷世。不過借三寸枯管。爲聖天子粉飾太平。揭一片婆心。效老道人木鐸里巷。既有悲歡離合。難辭謔浪。詼諧加生。且以美名。既非市恩於有託。抹淨丑以花臉。亦屬調笑於無心。凡此點綴劇場。使不岑寂而已。但慮七情以內。無境不生。六合之中。何所不有。幻設一事。卽有一事之偶同。喬命一名。卽有一名之巧合。焉知不以無基之樓閣。認爲有樣之葫蘆。是用瀝血鳴神。剖心告世。稍有一辜所指。甘爲三世之瘡。卽漏顯誅。難逋陰罰。作者自干於有赫。觀者幸諒其無他。鄭潤格云。大幅六兩。中幅四兩。小幅二兩。書條對聯一兩。扇子斗方五錢。凡送禮物食物。不如白銀爲妙。蓋公之所送。未必卽弟之所好也。若送現銀。則中心喜悅。書畫皆佳。禮物旣屬糾纏。賒欠尤恐賴賬。年老神倦。不能陪諸君子作無益語言也。畫竹多於賣竹錢。紙高六尺價三千。任渠話舊論交接。只當春風過耳邊。



嘲戒指

內地男女雖同帶釧。然男道尙左。只帶左釧一隻。至戒指則惟女人尙之。男子無有也。因物尋義。鄭康成詩箋云。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當御者著左。旣御者著右。五經要義云。古者后妃群妾進御於君所。當御者以銀鑲進之。娠則以金鑲退之。合觀兩說。知古人卽物命名之初。要自有深意。戒指者。戒其容止也。奈何以鬚眉之身。反效巾幗之飾。如南洋時風。男子率帶戒指者。幼時偶見。頗以爲怪。至今日則洋習沾染。內地男子亦無不帶戒指者矣。宜有心人目爲服妖。味燈室主人創爲新樂府以嘲之云。金戒指。娠事至。示戒乃自宮掖始。不信堂堂七尺身。忘却鬚眉效女子。燦然指上誇多金。相君之指眞富人。當筵拇戰開若蘭。據案作字難屈伸。勸君此後莫作字。有貝無貝本兩事。能作字者無戒指。

香艷叢書八集卷三終









香豔叢書

第八集





香艷叢書

八集卷四

香咳集自序

蓋聞謝庭柳絮。譽溢清閨。劉氏椒花。聲高華閫。惠妃作小山之賦。金鑾刊紫石之書。一帋紅箋。擬相如之才調。滿宮學士。勝江令之詞章。爭傳清照新詞。送郎花裡。雅愛淑真麗句。待月柳梢。自昔多才。於今彌著。發英華於畫閣。字寫烏絲。攄麗彩於香閨。文縹黃絹。芙蓉秋水。筆花與臉際爭妍。楊柳春山。煙黛並眉間俱嫵。擅清風於林下。抒柔思於花前。韵剪瑤華。詞霏雲露。終年洗硯。清流卽濯錦之池。盡日含毫。綵穎探畫眉之筆。拈毫分韻。居然脂粉山人。繡虎雕龍。不讓風流名士。而乃遐思引悶。幽緒縈懷。硯匣隨身。筆床在手。操斑管以贈月姊。寫紅箋而寄征人。刻玉爲花。能令香生玉葉。鏤金襯彩。從教響振金聲。固可冠冕詞壇。笙篁藝苑矣。然繡閣之唾珠墜地。美人之香草不傳。誰爲彤管之貽。我製香奩之集。誦芝蘭之妙咏。約有千篇。合鸚鵡之蠻箋。都爲一帙。琉璃爲匣。無非

寶事鮑妹之詞。玳瑁成裝。盡是宋艷班香之體。直壓南朝之金粉。堪空北部之  
臙脂。滴粉搓酥。國色儼然國士。敲簪擊鉢。美人都是才人。續新咏於玉台。想賡  
韵於纖手。欲效殷淳作集。廣輯閨閣之詞章。敢云常璩成編。播傳華陽之士女。  
嘉慶九年歲次甲子十一月中澣山臞許夔臣撰



香咳集選存一

任城許夔臣山臞纂輯

柴靜儀字季嫺浙江錢塘人孝廉柴雲倩女沈漢嘉室著有凝香室詩鈔北堂詩草

子用濟有遠行詩以貽之

吾子廉吏孫。讀書昧生理。三十未成名。徒然還鄉里。外侮旋復來。內憂方未已。忽然遠行役。披衣中夜起。明星光在天。河流正瀾瀾。行雲有返期。遊子靡所止。攬涕下高堂。長途從此始。

野雀從南來。翩翩思擇木。感此主人賢。飛鳴集其屋。才高非獨優。處卑願亦足。矧有嘉樹林。朝昏託棲宿。鷹鷂過莫窺。爵羅無由觸。哀彼黃鳥詩。長謠念邦族。

長信宮

玉臺粧罷無人見。傷心空自悲團扇。秋草徧生長信宮。春風只在昭陽殿。殿裏君王酒半醺。嬌歌雅舞爭紛紛。三千錦帳飄香麝。十二長裙散綵雲。衆中別有

人如玉。新妝豔豔嬌紅燭。不許寒烏帶月啼。恐驚春燕銜花宿。誰憐長夜夢難成。忽度流鶯似有情。片月高高挂天漢。千秋應照妾心明。

## 清溪叔璵姊小影屬題漫成長句

有姊有姊年半百。井臼親操不辭力。西湖片月清溪雲。欲往從之無羽翼。却憶當年年尚小。玉面雲鬢何窈窕。折將紅杏倚雕闌。釣得銀鱗出芳沼。猶喜二親頭未白。彩袖雙雙侍朝夕。自從于歸三十秋。經年一面真如客。如今一面亦難得。見畫宛如見顏色。玉釵斜簪儼妝成。坐覺香風四壁生。一雙美目剪秋水。往往顧我殊有情。簾外花開淑景移。羨君言笑好容儀。堂上有姑房有妾。春風何處不相宜。昨夜烏啼霜滿野。迴首慈闈淚盈把。人皆集苑不集枯。誰復念我窮途者。君今與我最相親。惆悵扁舟隔水濱。陌上櫻桃幾度熟。關頭楊柳幾回新。柳暗花明春似酒。爲君腸斷君知否。願作蒹葭倚玉人。與君花裡長携手。

## 春閨

門掩櫻桃近水濱。青苔小徑淨無塵。一庭花氣蒸香雨。半榻春風臥美人。蝶去



似憐幽夢斷。燕來如話別。愁新連朝不敢開妝鏡。淚臉難將粉絮勻。  
紀映淮字阿男江蘇上元人諸生紀竺遠青女莒州諸生杜李室

卽景

杏花一孤村。流水數間屋。夕陽不見人。牯牛麥中宿。

柏盟鷗字映潭江南江都人著有映潭詩鈔

秋夜

畫眉收鏡晚。牕下理吟箋。水漾星搖幕。雲圍月暈天。絮蛩吟夜露。老鶴夢秋煙。  
樽酒誰家院。鳴鳴奏管絃。

遣興

雪翻石竈煮新茶。楊柳風微紫燕斜。蝶夢已回香氣煖。小牕秋水讀南華。

張氏山東德州人田山蘊雯母著有茹荼集

示兒

一部楞嚴戶畫扁。木魚竹杖倚圍屏。老人自覺修齋好。不爲兒曹講佛經。

劉若蕙山東諸城人諸生許瑤室著有捧翠集

秋夜寄外

時客燕都

一片長安月。清光兩地盈。懸知千里客。不盡故鄉情。牕竹寫秋影。村砧搗夜聲。空閨愁不寐。自語對燈檠。

林以寧字亞清浙江錢塘人錢石臣室著有墨莊詩鈔鳳簫樓集

夢遊桃花源

理棹石瀨口。洞壑極深窅。白日翳層壁。倏然露林杪。初行不見人。仄徑礙飛鳥。忽逢林木盡。水竹四環繞。茅屋三兩間。雞聲出林表。主人聞客來。攬衣起相勞。筍蕨爲我設。杭梁供我飽。白鶴翔天風。游魚戲清沼。宛若素所歷。竭來胡不早。悵惘塵世事。朗徹愜懷抱。高邱誰沉淪。阿閼孰傾倒。魏晉不復知。以下更何道。歎息武陵人。悠悠竟終老。

獨夜吟

焦心未展桐花老。春社纔臨燕聲小。屋角陰雲凍天色。雨脚斜侵砌草織。暮寒



壓夢夢不成。耳邊哀角鳴鳴。幽房鬼逼蘭釭凝。牀頭玉盞敲紅冰。斫桂燒雲老不死。夜烏啼殺曉鳥起。獨繭抽絲結繡襦。儂心未卜郎心似。開簾蠟樹烟依微。海燕賓鴻相背飛。孤吟起坐各無賴。昨夜鄰家夫婿歸。

寄啓姬雲間

柳上浮家小結廬。水軒竹欄稱幽居。問人新借簪花帖。教婢閒鈔相鶴書。螳子避潮緣硯席。蟹奴沿月上階除。清閨事事堪題咏。刻玉鏤冰恐不如。

秋暮讌集願圃分韻

早起登臨玉露瀼。畫樓高處碧雲涼。池邊野鳥啼寒雨。籬外黃花媚晚妝。斜倚紅闌同照影。閒揮綠綺坐焚香。溯洄他日重相訪。一片蒹葭秋水長。

穀雨

鏡臺流影射牕沙。風到簷前柳腳斜。竹架整書除脉望。春池洗硯亂蘋花。桑濃蠶子猶懸箔。日暖蜂王早放衙。童子佩壺尋澗水。滌甌明日試新茶。草草深閨度歲華。生平不解問桑麻。沿籬野豆初牽蔓。繞砌山桃半欲花。細雨

漬成楊柳色。暖風吹放牡丹芽。村姬結束新螺髻。傍晚比鄰喚採茶。

初春

百合名香手自焚。雪晴天際尙停雲。寒梅纔被東風坼。釀得春愁已十分。

秦曇字曇筠江南無錫人觀察卞某側室著有友梅齋剩草

題春睡圖

玉人午倦背花眠。鬆盡雲鬟墮鬢蟬。侍女也知春夢好不教鸚鵡近牕前。

朱柔則字則成號道珠浙江錢塘人沈方舟用濟室柴季嫺媳著有嗣音軒

詩鈔

寄遠曲

恨少垂楊柳。殷勤繫玉鞍。夕陽鴉背暖。春雪馬蹄寒。入世逢迎拙。依人去往難。痴兒啼向我。昨夜夢長安。

王慧字蘭韞江蘇太倉人學使王長源女常熟諸生朱方來室著有凝翠樓

集



山陰道中

出郭忘遠近。十里清陰中。川陸互回沒。延緣遂無窮。岡巒錯殊勢。竹樹交成叢。安知蒙密處。下有溪流通。石橋路可尋。一轉迷西東。煙空人不見。寂寂山花紅。行行轉深迴。所得益幽奇。萬壑與千巖。今來始見之。紛紛紅復碧。相引呈異姿。心目所應接。人各領其私。烟縷出叢薄。山家住茅茨。人世杳然隔。何殊太古時。溪流繞巉巖。一葦去不息。沙瀨清且淺。水底見竹色。文石無歲年。山根侵歷歷。谷鳥鳴轉幽。溯洄安所極。水花愛明淨。絕境杳難卽。可有浣沙人。一笑似相識。

鄰女幼歸某家因壻無籍淪于塞下聞而有感

曾向鄰居共絳紗。裁雲咏絮鬥芳華。香沾繡帙同分線。春暖妝臺互送花。漫說羅敷原有壻。可憐蔡琰竟無家。於今辮髮雙垂耳。紫塞斜陽泣暮笳。

浦映淥字湘青江蘇無錫人武進黃雲孫永室著有繡香小草

尤姬鍾玉已入空門復欲適人甚急以詩嘲之

塗箋抹錦忒無端。枉殺多才似易安。此後若參獅子座。如來無髮亦衝冠。

馮嫺字又令浙江錢塘人馮仲虞女諸生錢廷枚室著有和鳴集湘靈集

和夫子九日擬登吳山因雨不果原韻

重九宜晴雨聲密。相望牕前秋瑟瑟。未過小圃訪黃花。恐負花期被花責。芳辰寂寂遣情難。倦插茱萸感百端。身世浮萍空碌碌。何如秦女蚤乘鸞。憐余夙懷林下志。相對溪山願差遂。年來四壁聊可棲。悠然三徑有餘致。瀟瀟風雨靜中聽。竹影松枝簾外青。興到豈知塵內事。烟雲閒潑墨無停。

李芹月字璧池江西臨川人李穆堂女孫蔡槩室早寡

過澠池縣

澠池好會憶當年。擊缶彈琴豈偶然。嶺樹蒸雲疑作雨。溪風激石亂鳴泉。已悲逆旅歌三陟。未息勞生卸一肩。日暮更投前路宿。故園芳草夢魂牽。

李蘩月字采池璧池妹廬陵歐陽上愛室

過蕪湖

輕舟渺渺下青徐。客裡河山縱目初。一片鄉心收不得。淡烟殘月照蕪湖。



吳玉青字佩環浙江錢塘人

踏青

蘇公堤畔畫橈停。踏去香風百草青。自對春山看花鳥。六橋歌管幾曾聽。

吳年字古春號雪庭浙江歸安人烏程董啟珽室著有雪庭遺稿

賈生

漢文有道主。賈生王佐才。千載幸一遇。惜不究所懷。年少倏超遷。同列相抵排。一斥不復收。野鳥言其災。志大不易副。名高世所猜。剏建出。非常往往成禍胎。不見東市上。安劉鼂氏危。

張勤淑字友琴四川遂甯人孝廉吳艾香舛室著有翠荇齋吟

舟次夢與竹西徐安人話舊早起欣然有渡江之想

夜靜絕囂塵。離懷入夢頻。江分南北岸。月照去留人。往事真堪笑。新詩誰與論。明朝風日好。鼓棹莫逡巡。

倪瑞璿江南宿遷人徐起泰繼室

戲贈山人李老

山人有足疾爲余舅氏灌園

李山人年已翁。可憐白髮顏猶紅。矮茆屋。是爾宮。青藜杖。是爾童。烟霞滿懷邱壑臥。夜呼骨痛朝呼餓。戚施舉步行逡巡。天意厚汝汝莫嗔。汝不見孫臏成名無一足。苻堅快意得半人。

趙同耀字洵嫻江蘇常熟人邵廣融室著有停雲樓稿

對鏡見影戲贈

曉妝日日與君親。怎奈相逢隔月輪。對面不妨原是我。回頭欲問更何人。漫疑笑眼還相笑。只恐顰眉便效顰。絕頂丹青無過此。周旋形影孰爲真。

韓韞玉江蘇長洲人宗伯韓慕廬莢季女明府顧渭熊室著有寸草軒詩

病中

月落霜寒葉滿墀。臥疴正及晚秋時。風簷網結長垂幌。硯匣塵封久廢詩。瘦影怕從明鏡見。淚痕恐有枕函知。何因乞得青囊術。擬向南華叩靜師。

吳絲字黃絹安徽合肥人總兵吳英女吳縣欽牧室



過鶯脰湖

風光淡淡晚涼天。遙望漁家夕照邊。傍岸綠陰藏釣艇。一竿秋水半湖烟。

李 因字是菴號龕山女史浙江錢塘人光祿葛徵奇側室著有竹笑軒吟稿

鶯嶺山莊尋秋

十丈懸崖掛辟蘿。參雲峰頂見嵯峨。閒搜怪石秋林晚。獨聽殘鐘曉月過。黃葉山前人跡少。白雲天際鳥聲多。冷泉亭下潺潺水。不許漁舟唱棹歌。

吳 山字岩子安徽當塗人縣丞卞楚玉琳室著有青山集

泊舟香口

薄暮到香口。風迴卽泊舟。一溪分竹進。兩岸斷江流。落日明殘牖。荒煙襲廢樓。籬邊雞犬靜。寥落使人悲。

卞夢珏字元文號篆生江蘇江寧人卞楚玉女孝廉劉峻度室著有繡閣遺草西冷閨咏

秋眺

吟息散層樓。秋光放眼收。雲歸山自在。江靜水安流。遠樹平於草。孤村小若舟。寸心猶漫擬。聊許似閒鷗。

邱紹英字少英號伴航江蘇長洲人著有伴航集

遣懷

人生大抵寄郵亭。巾幘鬚眉豈逕庭。脂粉習消詩有力。煙霞病痼藥難靈。春慵祇費香供睡。露冷方知鶴伴醒。自笑深閨風景異。橫陳書卷對疎櫺。

吳喜珠安徽歙縣人方如麟室早寡

粵城懷古

仙人不跨五羊來。碧海丹山次第開。洗氏談兵名將氣。尉佗稱帝匹夫才。功留銅柱存冤魄。骨掩花田轉劫灰。此是炎方冠帶國。書生曾請棄珠厓。月明夜夜聽潮雞。豈有珊瑚樹可棲。不嫁誰憐何泰女。成仙真愧葛洪妻。鱣移炎海驚濤靜。蝶到羅浮好夢迷。只有包公賤巖石。五丁前此葬端溪。



趙家塊肉付厓門。王氣憑他海氣吞。誰念宮人皆北去。可憐丞相尙南奔。江山豈許偏安藉。珠貝堪爲貨殖存。莫檢新書添悵惘。唾壺敲落玉釵痕。

陳治筠字淇園江蘇崑山人余恒齋室

筆

自拜中書令。斯文獨在茲。毫裝青縷巧。管吐綠沉奇。五色才人夢。雙灣少婦眉。惟君能領取。此外有誰知。

朱中楣字遠山江西廬陵人侍郎李梅公元鼎室著有文江倡酬集鏡閣新

集

春日熊雪堂少宰以和黃山谷梅花韵見投同梅公作

幾年偕隱同歸洛。紛紛世態春冰薄。今古長安似奕棋。惟有投閒是先着。每思登眺帝子樓。風雨靡靡滯城郭。荒園頽倚杏花村。社鼓頻傳慟恬漠。時吟佳句響琳琅。滿紙烟霞真駭愕。續貂髣髴韻難成。欲附青雲爲寄託。綠波隱隱泛蘭舟。紅蓼森森羨華萼。隋堤舊院冷鞦韆。譙國新旌綴珠珞。海棠無力怯春寒。夢

破春愁。愁滿橐。融和天氣景芳菲。芸牕課子差足樂。舞燕翻飛墮碧空。流鶯宛轉驚鈴索。屈指韶光又一年。閒看花開漸花落。不關春色苦相催。但恨封姨還肆虐。淡宕輕陰潤雜絃。良宵烹茗奴稱酪。却爲聽詩減夜眠。舉案呼尊共微酌。寄語猿鶴莫漫猜。而今始踐山林約。

尤澹仙字素蘭號寄湘江南長洲人著有曉春閣集

春夜喜山人送梅

寒林漠漠春無影。欵扉有客來銅井。折得梅花遠寄將。一枝猶帶溪雲冷。我亦羅浮謫下仙。相逢此夕豈徒然。狂呼明月伴我飲。世人那識三嬋娟。

讀武侯傳

經世推王佐。伊周共瘁勤。君才能一統。天意定三分。飲血承遺詔。攻心靜微氛。英雄終古恨。淚洒出師文。

方 芬字采芝順天大興人方維翰女著有綺雲春閣詩草紅蕊山房學吟



阻風景步伯武原韻

大風徹夜舞狂漪。正是扁舟繫纜時。兩岸霜楓縈遠夢。一帆寒雨亂鄉思。江間白浪青山動。天外黃雲畫角吹。寄語石尤須早息。揚舲穩渡莫教遲。

張 縈字于采江南吳江人張天一女弟吳士安室著有衡樓集

戲爲外子撥悶

失意休教苦自煎。與君把卷論前賢。兒頑自笑同王霸。婢鈍何須學鄭玄。滌器當壚情更洽。操春舉案志猶堅。久藏賴有牀頭醞。莫負梧桐月正圓。

楊 琇字倩玉浙江錢塘人沈適聲側室著有遠山集

西湖竹枝詞

斷橋西去竹間廬。不道山孤人亦孤。嶺上桃花知妾是。水中萍葉似郎無。

塞下曲

白草蕭蕭塞馬秋。濃霜入夜冷征裘。玉關不鎖長安月。萬里隨風度隴頭。

葉 氏浙江仁和人葉宛西女趙贊元室著有友琴軒集

蘇堤行

西陵渡口騎麟麟。油壁香車多麗人。橋灣柳綠酒帘颺。王孫恣意嬉青春。昔年蘇公築堤好。今日長堤徧荒草。花落花開能幾時。山色湖光終浩浩。君不見女牆石礎苔痕沒。千年華表颺颺穴。賈家秋壑岳家墳。滄桑閱盡三更月。

陳絳綃字彩霞江蘇長洲人。叅軍吳蘩孫側室。著有香閣吟稿。

秋草

裙腰顚顚可人憐。曾記探春拾翠鈿。故國魂銷吳苑水。行人腸斷越溪烟。極天山色餘殘日。帶薄寒光入暮年。一自西風搖落後。明妃塚上月娟娟。

陳結璘字寶月號蘭修江蘇常熟人。孝廉瞿曇谷元錫室。著有岐喜堂集藕花莊集。

田家雜興四首

新晴緩展過村西。菜麥同青水拍堤。放鴨船歸香雪滿。聽鶯橋斷麴塵迷。滄桑任老花三徑。烽火難耕雨一犁。何處芳菲堪挂眼。十年魂夢五陵溪。



嶺外輕雷暑氣蒸。茅檐翁媼話年登。危塍雨過難容屐。狹港船歸喚起罾。虹影蘸湖雲自斂。波光鎖樹翠猶凝。休耘荷鋪橋頭立。晚市爭看販早菱。秋日郊墟喜漸涼。稻花阡陌散晴香。爭梨鳥雀喧斜日。踏藕兒童鬧晚塘。老樹傍門常掃葉。好山當戶故低牆。悠然獨坐南牕月。早挂清芬白苧裳。雲重風高暮雪天。冰條朵朵漸裝綿。蹇驢尙怯霜橋跡。羸馬偏驕紫塞鞭。茶拂竹牕挑宿火。香深松戶裊寒煙。悠然更起山陰興。欲借林逋放鶴船。

方京字彩林廣東番禺人進士方殿元女廣文金縷室著有彩林集

### 薤上露

薤上露。日出晞。朝槿花。日暮萎。微物轉瞬間。人生諒如斯。彭祖帝堯民。亦復同所歸。服食求神仙。仙成竟何時。守道以待終。令名庶可垂。

楊珊珊字珮聲浙江山陰人布衣楊賓女臬司金祖靜室

### 鄉思樓

旅寓金閶五十秋。親年多半老依劉。嗟余未識鄉關路。廿載空登鄉思樓。

金 順字德人浙江烏程人汪靜圃母着有傳書樓稿

寄大姊太倉

惠好原同氣。分飛悵各天。夢來難識路。書到動經年。藥草緣工病。天花早悟禪。當時詩譽美。曾記小山篇。

對雪和清溪徐太夫人次東坡先生北台韵二首

空庭何處着纖塵。萬籟收聲朔氣嚴。耐冷人如霜後菊。坐禪心似水中鹽。濃飄竹影低垂砌。飛逐梅花亂點檐。多少無衣愁歲暮。重棉猶怯晚風尖。朝來誤喜報晴鴉。依舊重陰掩日車。粉本雲山開畫稿。白符芝朶現空花。剡溪煙冷人迷棹。孤嶼天寒鶴返家。欲望高樓簾未捲。小鬟呼取玉鴉叉。

陳守範字靜閑浙江海寧人岳垣存公女錢唐諸生顧宜曾室早寡著有靜

閑遣詩

春日寄懷羽步

幾日春殘景愈清。滿山新翠落花輕。江風自引桓伊笛。嶺月時聞子晉笙。鄉夢



不隨賓雁斷。客懷應向暮雲生。年年顚賴芳華冷。書劍天涯。悵別情。

金鶴素字松師江蘇長洲人臬司金祖靜女姪同郡魏潛室著有杼餘集

隨父解組旋里夜泊峽江有作

入峽風濤險。孤舟泊夜闌。林深山鬼嘯。霜重月華寒。久宦謀終拙。還鄉夢亦安。親年已七十。肯戀一微官。

王薇玉字采薇號玉珍江蘇武進人明府王蓺山光燮女觀察孫淵如星衍室著有玉珍集

望夫石

妾顏初如花。妾心已如石。憶昔定情雙妍姿。不忍君歸見衰色。妾顏將凋心不移。妾身已化君始知。冰爲肌。草爲髮。山頭無人寄君信。妾意淺。君心深。恐君復化填海禽。海禽來銜石。方動不作巫雲入君夢。

舟過丹徒

行行已百里。村落半柴扉。隻鳥時依樹。孤鶯不上衣。月高人影小。潮定橈聲稀。

沿水星星火。歸驚宿鳥飛。

夢起

夢醒空階望翠微。幽苔染影上羅衣。寒天細竹人孤倚。斜日高檐燕對飛。碧嶺疊來鄉路斷。玉梅枯盡舊顏非。夜堂疏磬疑禪寂。冷水閒雲合照扉。

吳中閨秀姓里未詳詩見陳其年婦人集

贈宮婉蘭

雲髻偏宜試晚妝。石牀苔潤恰新涼。採蘭愛向花間立。贏得羅衣滿袖香。

蔡琬字季玉遼陽人綏遠將軍蔡毓榮女高文良公其倬室著有蘊真軒

小草

關鎖嶺

山從絕域勢遙分。天限西南自昔聞。烽靜戍樓狐上屋。風喧古木鶴驚群。橫盤石磴危通馬。深鎖雄關冷護雲。呵護昇平猶覺險。揮戈誰憶舊將軍。

九峰寺有感家大人



蘿壁松門一徑深。題名猶記舊鋪金。苔生塵鼎無香火。經蝕僧厨有蠹蟬。赤手屠鯨千載事。白頭歸佛一生心。征南部曲今誰是。剩有枯禪守故林。

辰龍關

一徑登危獨惘然。重關寂寂鎖寒煙。遺民老剩頭間雪。戰地秋閒郭外田。聞道萬人隨匹馬。曾經六月墮飛鳶。殘碑灑盡諸軍淚。苔蝕塵封四十年。

江西坡

西嶺千重簇劍鋌。曾揮萬騎突羊腸。鬼燈明滅圍青血。野塚荒涼嘯白楊。夢斷層霄空漠漠。事隨流水去茫茫。只今剩有殘兵卒。指點空山說斷腸。

彭氏河南鄧州人布政司彭禹峰而述女李青立鴻室著有蝶龕集

雷家灣

峰峰斜倚俯清濤。一葉孤舟亂後身。洞口白雲雞犬在此中。大有避秦人。

金銀洞

絕壁繩橋萬壑深。春風何意此登臨。安禪暫借蒲團力。坐聽神龍澗底吟。

畢 著字韜文安徽歙縣人崑山王聖開室

紀事

吾父死報國。戰死于薊邱。父馬爲賊乘。父屍爲賊收。父賊不能報。有愧秦女休。  
乘賊不及防。夜進千貔貅。殺賊血漉漉。手握仇人頭。賊衆自相殺。屍橫滿坑溝。  
父體輿櫬歸。薄葬荒山邱。相期智勇士。慨焉賦同讐。蛾眉一掃清。國家固金甌。  
董 琴字嶧蘊浙江烏程人副貢董量女諸生蔡雲室著有靜吟集

曉發

撥棹出溪口。雞聲起草廬。星稀天漸曉。風動暑微蘇。遠樹低將沒。遙山淡欲無。  
行行入幽境。宛在輞川圖。

初夏幽居

曲徑疏籬護短牆。衡門寂寂掩茅堂。雨餘濃翠侵書潤。風送殘紅入硯香。詩句  
却從閒裏得。世情漸向病中忘。倦來拋卷惟支枕。一榻清風午夢長。



香咳集選存二

任城許夔臣山臞纂輯

商婉人浙江會稽人詩見王阮亭香祖筆記

贈沈礪芳

細筆猩紅絕妙辭。掃眉牕下拜名師。從來玉杵稱才子。樓上昭容字婉兒。

蔣季錫江蘇常熟人南沙相國女弟華亭王圖煒室著有挹清閣集

車遙遙

車遙遙。揮駑馬。紅塵撲面金鈴遲。鞭呼恃有驅車者。路旁楊柳藏驛樓。十里五里行不留。蒙山之陽泗水北。石路險澀程途憂。僕夫告瘁往復來。行人多向黃金台。晚月晨星競馳逐。三萬六千雙轉轂。車遙遙。駑馬驕農家。家近白蘋浦。幾時歸去乘吳舫。

金 逸字纖纖江南長洲人諸生陳竹士基室著有瘦吟樓詩草

書懷呈竹士

拾扇煩躬曲。招涼共息機。牕幻雲細入。簾啓燕爭飛。久病諳諸藥。安貧守故衣。百年何所願。生死只同歸。

靜綠軒夜坐

一碧梧桐院。新涼遠樓。落花都是雨。枯樹易成秋。茶酒拋多病。雲山待放舟。篆煙如有意。縷縷近人流。

牡丹

我見猶憐汝。新晴兩度來。一時無粉黛。百寶有樓台。著雨春爭艷。迴風繡作堆。可憐蝴蝶倦。繞過百千迴。

次韻和吳蘭雪嵩梁石溪觀桃花

紅雲飛隔水。應是雨催開。游屐緣溪入。春禽約客來。濕煙低隱屋。老樹臥延苔。幾度尋詩到。無人立一回。

寄懷汪宜秋玉軒閨友

落葉生空響。涼風着意吹。三分新酒病。一卷故人詩。曉夢殘燈覺。秋懷老樹知。



吳淞川裡水流不盡相思。

題香蘇山館圖

三十六奇峰。峰峰濕翠濃。牕虛雲不去。人冷鶴相從。響度深林斧。寒生隔塢鐘。夢魂尋未到。水復又山重。

綠牕

綠牕午倦放簾鉤。小榻堆書當枕頭。落雁有情呼舊侶。寶奩無賴鑒新愁。花房鳳子晴留夢。竹院棋聲冷帶秋。駒隙年華容易度。西風扶病強登樓。

秋閨漫興

梧桐瑟瑟起愁思。閨閣閒情團扇知。曉起摘花催婢早。晚涼待月放簾遲。生前未了三山夢。身外難拋一局碁。識得榮枯原有定。西風莫恨髮如絲。

隨園先生來吳門。招集女弟子于繡閣。余因病未曾赴會。率賦一律呈先生。西湖續會許相從。閨閣咸欽大雅宗。我豈能詩慚畫虎。人言此老好真龍。竹聲當牖涼三逕。雲氣深潭幻一峰。未得追隨女都講。春愁偏欲惱吳儂。

柳條不肯繫春光。返棹天台餞別觴。青眼每深知己感。白頭猶是愛才忙。湖堤草色催新夏。驛路蟬聲到夕陽。願到明年芳訊至。許教桃李附班行。

題吳玉淞太史除夕四客游山圖

浮空金碧樹模糊。誰倩袁安作畫圖。歲暮如君閒未得。梅花爲我肯開無。溪流殘雪春聲澀。松吹斜陽僧影孤。十萬吳城小兒女。尋春只解醉屠蘇。一棹移來遠俗氛。半天鈴語下方聞。肯緣蠟盡閒雙屐。應被山靈識四君。小閣烟寒猶鬪茗。斷厓木落不停雲。依稀記得前游迹。只是清幽判十分。

竹士同作

相期行樂及佳辰。洗盡繁華趣逼真。舟聽所之隨兩槳。客來不速得三人。松盆煖熟聊從俗。梅樹荒寒未到春。爲語笙簫舊時侶。阿誰今夕是閒身。徜徉疑是小游仙。踏凍人宜晚霽天。殘雪店尋前度酒。夕陽鐘破隔溪烟。只孤僧外無餘客。再一回來已隔年。他日歲除應記取。山塘倚棹暮雲邊。

秋日有懷王碧雲女史



落盡芙蓉景物非。妝台晏起思依依。雨深別館蛩聲急。月冷吳江雁到稀。病畏新寒張曉幔。瘦拈舊線改秋衣。生涯近日君知否。一縷爐香息衆機。

病中得郭頻伽磨贈詩並讀近作

誰吹蘭氣化秋煙。得此風流骨亦仙。世上有青春似夢。病來無睡夜如年。活依經卷愁難懺。修到梅花瘦可憐。我愧謝家吟絮譽。漫勞刻燭劈蠻箋。早送瀟湘八月秋。小庭梅雨響簾鉤。詩成杜牧三生恨。人在胥江一葉舟。十載青衫勞劍鋏。二分明月醉爐頭。莫言生小愁爲累。不是情多不解愁。

次韻蘭雪訊病之作

已拚小却到游仙。問訊勞君格外憐。喜聽新詩來病裡。強扶殘夢讀花前。風禁鈴索清如語。月逼紗牕薄似烟。不是相逢眞國手。等閒燒燭爲題箋。

靜綠軒夜話同竹士作

拈韻西牕燈火親。詩狂入夜欲驚隣。貧無長物償花債。冷怪秋風尋病人。剩有睡鄉供小飲。那須丸藥駐青春。笑他到死方成悟。蝴蝶原來夢裡身。

病起

碧梧移影上林扉。西院無人曉日微。病起名香焚不得。花陰小立當薰衣。

次竹士韵

梧桐疎雨響新秋。換得輕衫是越綢。忽地聽郎暄語笑。帕羅佯掉不回頭。

記夢

膏殘燈燼夜淒淒。夢淡如煙去住迷。斜月半溪人不見。忍寒小立板橋西。

舟中卽目

綉簾雙捲水牕開。一葉風帆鏡裡迴。天意似憐人寂寞。青衫移近畫船來。

西溪舟次

西溪九曲繞烟霞。矮屋疏籬半種茶。何處東風傳笑語。隔花樓閣美人家。

題汪宜秋內史詩稿後

一卷焚香供玉台。燈殘猶讀兩三回。謝家柳絮蘇家錦。如此才真未見來。空教費盡好才華。夫婿年年不在家。願化相思一雙鳥。替銜紅豆到天涯。



王倩字雅三號梅卿浙江山陰人明府王達溪謀文女陳竹士繼室  
將歸吳門留別駱佩香夫人

晴湖無分畫船移。十丈風絲漾落漪。春亦如人留不住。好花開遍是將離。  
蘼蕪一片綠含愁。唱到驪歌月滿樓。笑我遲來偏早去。別君況又別揚州。

方婉儀號白蓮居士安徽歙縣人宗伯方石村女孫江都羅雨峰聘室著有

學陸集

生日偶吟

平簾疎簾小閣晴。朝來池畔最關情。清清不染淤泥水。我與荷花同日生。

錢潔字瑜素江南常熟人陳鉄肩室著有青螺集

贈姑新妝

春色盈盈立畫樓。不修宮樣已風流。更兼雙翠雲肩上。學得新梳燕尾頭。

周氏浙江烏程人周孚成女

聽雨

簾纖小雨不曾停。纔睡仍醒伏枕聽。不是侍兒驚告我。錯疑梧葉下虛庭。  
陸觀蓮字少君號雨鬢浙江嘉善人桐廬人父丹生室著有蔣湖寓園草

寶劍篇贈外

吁咄哉。荆卿劍術既不成。雖有寶劍徒空名。千載黯黯閉秋水。雙匣渺渺埋龍精。狐狸夜鳴風雨惡。蛟螭晝舞波濤驚。我持此劍若明月。衆星朗朗隨其行。又持此劍若白日。群妖退走櫬槍平。衆星沒。送君贈君君莫惑。古來遇合自有時。神物出處當知之。

父 默字齋季小字墨姑浙江桐廬人父丹生女著有閨隱集

和母寶劍篇贈兄

床頭夜半雙龍吼。光攝群妖暗星斗。風雨霹靂一瞬間。木拔沙飛石亂走。古來神物本平常。遭時遇主生晶光。拂拭霜花將解贈。時無烈士空徬徨。莫歎息。木蘭唧唧當戶織。阿兄年少財白額。歸來摩挲看太白。

葛 宜字南有浙江寧海人葛臞菴女朱爾邁室著有玉牕遺草



明月照高樓

明月照高樓。皎皎多光輝。上有蕩子婦。凭高獨徘徊。徘徊復何如。灑淚沾裳衣。思君不能語。忽忽如調飢。朔風吹庭樹。賤妾將何依。願作高山鳥。飛向君懷棲。君懷不我顧。鳴聲悲以悽。四海抑何曠。分飛東復西。

雨泊臯亭山

雨色分高岸。臯亭作客年。宿雲封野店。微火辨漁船。對酒山長暝。題詩人未眠。空嗟前路遠。處處接風烟。

王毓貞字月妹江蘇江都人著有幽蘭閣集

別潤城盟姊

片帆帶霧忽東兮。載得離愁江水淒。南北地天同此恨。春秋風雨各成題。無書可倩三山雁。有夢頻驚五夜雞。恨不身輕如燕子。飛飛掠過數峰西。

胡瓊字佩青江蘇長洲人朱友倩室著有小秦台詩草

蘇台懷古

可憐歌舞地。滿日盡蒿萊。誰使繁華歇。空教麋鹿來。鳥啼亡國恨。花發故宮哀。剩有吳山月。淒然照舊台。

馬淑禧號墨華子浙江會稽人馬維陞女陶滌室

感懷

朝來無力倦臨妝。睡起遲遲日影長。忽報春光今已盡。含愁強步小迴廊。

朱達字虔齋浙江海鹽人陳仁齋克鏐室著有慈雲閣詩存

樓上

夜色殊不寐。寒光望中遙。山月驚棲鵲。天風落怒潮。晴烟籠櫺櫓。湛露滴芭蕉。半捲湘簾起。爐香細細飄。

顏柳山東武城人陳國瑞室著有偕隱倡酬草

夏日山居

山靜偏宜暑。松風入夢清。危岩飛雨色。古樹咽蟬聲。刺繡年來課。看雲物外情。不知塵市遠。聊爲證無生。



張 瑩安徽桐城人方合山室著有友閣詩集

暮春游王夫人園林

芳郊春欲暮。偶爾過柴關。路曲都因竹。亭高喜就山。一橋穿樹出。雙鶴引雛閒。鎮日林泉趣。塵囂忘世間。

張瑤瑛字巖舟浙江仁和人王健菴室著有繡墨齋偶吟

秋齋閒咏和健菴

風吹雲影散。斜日上花梢。雨霽蛛營網。林疎鵲補巢。舊衫歸日澣。新句暇時抄。待月閒情永。渾忘禁鼓敲。

汪玉軫號宜秋小院主人江蘇吳江人

遣悶

一番疎雨一番風。聲入秋牕曉夢空。自是愁人聽不得。莫將蕭瑟怨梧桐。睡起無心對鏡奩。紙牕紅透未開簾。熏爐尚有微微火。沉水拈來且再添。夜涼池館雨初晴。雲影微茫月影清。坐久不知風露重。柝聲忽已報三更。

花初破。萼柳纔青。寒食時光微雨零。妝閣有人愁不寐。挑燈無那隔簾聽。  
姚霞齡浙江錢塘人孫懋觀室著有晚雲樓遺稿

病起

幾日荒園不暫遊。閒行幽草綠初稠。鐘聲遠近烟中寺。樹色微茫雨外樓。臥病  
心情猶帶懶。殘春天氣正多愁。畫梁燕語渾無緒。故向簷前絮未休。

徐暗香字畹蘭江西南昌人

重陽

又是黃花節。江城樹樹秋。雁迷雲外路。煙鎖夕陽舟。夜月鳴霜杵。高風感敝裘。  
閨中殊寂寞。閒理玉搔頭。

張學雅字古什山西太原籍江蘇吳縣人張拱端佚長女字金壇于汴未嫁  
而卒著有繡餘遺草

閨中閒咏

榴花紅吐映疎簾。睡鴨閒將龍腦添。滿架亂書誰去整。可憐終日病懨懨。



竹院蕭蕭人語空。夜來風雨太匆匆。侵晨獨倚闌干角。閒數池蓮幾朵紅。  
張學典字古政號羽仙張拱端四女吳門楊易亭室著有花樵集倡和吟

宮詞

內苑繁華柳放絲。御溝流水漲臙脂。欲將心事題紅葉。未識隨流付阿誰。  
張學象字古圖號凌仙張拱端五女林屋沈載公室早寡著有硯隱集

歲暮感懷

山齋晨起。愁雲在望。庖突無煙。葛帔練裙。猶作禦寒之服。湘蘭杞菊。難供卒  
歲之糧。嗟乎。稽紹幼孤。長卿早喪。厚祿故人。音書斷絕。恒飢雅子。意色淒涼。  
昔之車笠。申盟麥舟。相助者。復何人哉。聊詠二章。用抒悲憤。

緝柳編蒲。志苦辛。半身多難。已忘身。橘林乏實。供饘粥。突舍無烟。薦藻蘋。空羨  
田真兄弟。樂堪憐。任昉子孫貧。一函遺草。誰爲達。檢得徒令淚滿巾。  
玉粒爲餐。桂作薪。荆釵蓬鬢。自悲辛。桑麻廢盡。猶征稅。典籍遺來。不救貧。論著  
孝標難覓友。詩哀承吉更何人。生存零落真堪慟。却向塵中厭此身。

王演之字覺菴浙江分水人副車王涸女弟張竹書室著有雕華稿

罷繡

薄暮停針線。愴然致出塵。爐深知火細。牕矮愛紗新。山外天連樹。樓邊月近人。黃橙與綠橘。眞个畫難勻。

張 昊字槎雲浙江錢塘人孝廉張義壇女諸生胡大灤室著有趨庭詠琴

樓合稿

秋晚

極目危樓上。天涯晚望中。雲憑荒野闊。月落大江空。露冷蛩初響。風寒葉正紅。興來無俗慮。明月在疎桐。

吳永和字文璧江蘇元和人董玉蒼室著有苔吟拾稿

語外子玉蒼

他年偕隱卜幽居。流水空山一草廬。風外鳥啼移晚竹。雨中客至剪春蔬。低牕茗椀隨棋局。小榻爐香讀道書。安覺此心貧亦好。眼前漂泊欲何如。



虞姬

大王眞英雄。妾亦奇女子。惜哉太史公。不紀美人死。

戴陵濤字文姬江蘇江都人長洲蔣塞翁側室著有綠牕遺草

倚欄看月

碧漢迢遙夜氣清。倚欄看月十分明。何時飛入蟾宮去。長伴姮娥弄玉笙。

李源字星鍾湖南茶陵人陳綺岩室

秋夜卽事

撲簾霜氣重。隱几一哀吟。鼓角寒牕月。關河獨夜心。愁敲紅燭冷。夢斷白雲深。隔院誰家笛。因風送好音。

徐橫波字眉生一字智珠號眉莊本姓顧名媚江蘇上元人合肥尙書龔芝麓鼎孳側室著有柳花閣集

海月樓夜坐

香生簾幕雨絲霏。黃葉爲鄰暮卷衣。粉院藤蘿秋響合。朱欄楊柳月痕稀。寒花

晚瘦人相似。石磴涼生雁不飛。自愛中林成小隱。松風一榻閉高飛。

陳學鍾湖廣祁陽人相國陳文肅女

瀟湘寺

每到瀟湘寺。瀟湘最可憐。禪門深閉月。秋水靜如天。夏日榴荷艷。春明桃李妍。冬來景不惡。紅葉滿山巔。

張 屯字麗然江蘇婁縣人褚念劬室早寡著有華萼集

江南曲

疎牕軋軋鳴機聲。三日織來匹未成。迴腸曲曲如絲亂。亂絲不斷腸偏斷。腸偏斷。昨夜西風吹枕寒。夢回頻憶客衣單。江南塞北音塵隔。生死無憑憂不釋。憂不釋。填胸膈。君若堂上無老親。妾身拚化山頭石。

程瑜秀安徽歙縣人諸生王宜村室著有自怡草

桃花雪

依然醉笑太真妃。妒惹寒花六出飛。可是東皇粧點巧。水晶屏外絳綃衣。



高景芳浙閩總督高琦女靖逆侯張宗仁室著有紅雪軒稿

晨妝

妝閣開清曉。晨光上畫欄。未曾梳寶髻。不敢問親安。妥貼加釵鳳。低徊挿佩蘭。隔簾呼侍婢。背後與重看。

李湘芝字秀真山東歷城人嘉定王竹所初桐側室著有柳絮集

雨中送外

閨中相送熟梅天。陰雨淒迷倍黯然。雲腳低垂芳草路。馬蹄遠入綠楊烟。紅燈照酒同誰醉。翠被薰香且獨眠。却悔西堂分手處。不應遞與紫絲鞭。

倪仁吉字心惠浙江浦江人義烏吳之葵室著有凝香閣稿

題宮憶圖

調入蒼梧斑竹枝。瀟湘渺渺水雲思。聽來記得華清夜。疎雨梧桐獨坐時。

方維儀字仲賢安徽桐城人同邑姚孫棨室早寡著有楚江吟歸來嘆清芬

閣集

伯姊之粵有贈

昨歲長溪來。今歲粵中去。此別又數年。離情復何語。明發皖江城。山川隔烟霧。皓月臨蒼波。春風滿江樹。

方維則字季準維儀妹諸生吳紹忠室早寡著有茂松閣集

題竹

小院何空寂。相依獨此君。雪深愁易折。風急不堪聞。白石移花影。青苔擁籀文。樓頭蟾月上。空翠落紛紛。

王元禮字禮持浙江仁和人王松壑女著有梅笑軒詩集

湖上同柴季嫺朱順成

向暮遊人絕。同君步曲塘。遠山含秋色。傍水發荷香。雅調傳金軫。閒情寄筆牀。誰言閨閣友。相得在詞章。

鮑詩字令暉浙江平湖人別駕鮑怡山女徵士張鉞珊室著有鶴舞堂小稿吾亦愛吾廬詩抄吾過集



于忠肅公墓

羣小奸謀熾。功臣死可哀。擎天空赤手。埋骨剩青苔。石馬嘶風立。靈旗捲雨回。誰居喉舌地。燕雀永無猜。

徐氏山東長山人明府徐繼志女新城布政使司叅議耿鳴世室都御史柏母

寄子

家內平安報爾知。田園歲入有餘貲。絲毫不用南中物。好作清官答聖時。

鮑鳳珍字友梧福建侯官人孝廉魏英女弟廣東番禺李聯芳室著有紅餘小草

韓侯釣台

韓侯台上秋雲陰。韓侯台下秋濤深。英雄不遇出胯下。感恩一飯酬千金。登壇一呼楚軍竄。山河萬里全歸漢。丈夫生不爲眞主。欲假王名翻疑叛。君不見狡兔死。走狗烹。識時勢者全令名。功高徒取殺身計。何不垂釣終平生。

毛萼華字竹君江蘇寶山人毛海客思正女嘉定王賓之室

聞蟬

雨過空林逸響清。蕭疎碧樹寄寒聲。何因長占高枝上。每向風前嚙嚙鳴。

徐暎玉字若冰江蘇崑山人孔青崖室著有南樓吟稿

送春

春光心事兩嗟嗟。此愁見飛花檻外過。漫說窮愁詩便好。算來詩不敵愁多。

七夕

銀漢橫斜玉漏催。穿針瓜果飭妝台。一宵要話經年別。那有工夫送巧來。

袁寒篁字青湘江蘇婁縣人袁玉屏女著有綠牕小草

自遣

療飢自有忘憂處。樂此衡門水一灣。漫訝家貧無四壁。家無四壁好看山。

吳

拙字凝真號冰蟾子江蘇華亭人浙江嘉善曹允明室

艷曲



金屋暖長春。蘭階人似月。但願如月圓。不願如月缺。  
贈妾紫金環。遺郎白玉玦。郎恩環不解。妾心玉比潔。

董氏山東平原人。尚書董誥女孫。同郡鄭樅室。

### 題水墨畫蘭

魏紫姚黃錦樣般。春風一夜玉樓寒。何如尺幅藤溪帟。富貴常從淡處看。

李國梅字芬子號韞菴江口口口口李籀史瀚女解峙九舉鼎室著有林下

### 風清集

### 擣衣篇

金閨寂歷金風起。極目關山幾千里。誰家少婦顏如花。夜擣征衣月明裡。親擣  
寒衣寄遠客。千山萬水幽思積。嘹嘹征雁逐行飛。渺渺流螢當戶入。銀河秋冷  
夜無光。幾點疎星明復滅。風吹砌草泣寒蛩。露滴井梧凋敗葉。閒雲片片成東  
西。砧聲斷續高復低。此時相望情何已。此際寒烏夜半啼。含情擣罷嬌無力。拋  
杵攬衣長歎息。依稀記得別君時。于今幾度秋花碧。躊躇獨立意何如。淚痕滴

滴露襟濕。

張以誼字鸞賓安徽桐城人尚書張儋和女主事姚文燕室著有保艾閣詩抄

月夜憶夫子

霜風月影透牕紗。香冷金猊燭吐花。料得寒侵孤枕客。相思應有夢歸家。

聞璞字楚璜浙江石門人庫大使聞譽彥女奉養父母矢志不嫁著有醉鶴樓集

感懷

十年塵掩老萊衣。回首淒涼萬事非。顧影自驚鴻雁斷。傾心猶望鵲鴝飛。支離空惜微軀在。寂寞誰憐白髮稀。唯有牽衣兩行淚。夢中灑向夜台歸。

楊素書號種竹人浙江秀水人楊芥堂文淳女會稽寶德輝室著有茗香樓集

咏奕



三百六十着。變化無終極。取勢貴斜飛。布局在整飭。奇正兩廻環。勝負分頃刻。失不生憤心。得亦無矜色。譬彼登射堂。于此可觀德。

吳 異字道嫺浙江嘉興人鄭聯室著有聽鶯樓詩稿

綠牡丹和韻

平台冉冉黛初勻。不逐鄰園鬥麗春。金谷荒涼成往事。風前猶想墜樓人。

程慰良江蘇嘉定人徵士程宗傳女錢塘諸生汪秋御繩祖繼室早寡著有

吾土軒稿

題聽秋圖

月窟高于絳樹庭。桂叢誰占一枝馨。年來我是傷心客。每遇秋聲最怕聽。

汪 坤字順哉浙江錢塘人汪秋御女顧某室

聞蟲

四壁亂蟲鳴。聞聲暗自驚。猶憐秋一色。可奈月三更。嘆息余如助。丁寧夢未成。可知爲客者。緣爾倍關情。

駱綺蘭字佩香江蘇句容人江寧龔世治室早寡僑寓鎮江著有聽秋軒詩集

晚泊龍潭

薄暮雨初霽。空江日已斜。沿堤孤客舫。近水幾人家。野浦螢還燄。山田稻自花。涼風天末起。秋氣滿汀沙。

三月四日過雲根山館時左畹卿夫人歸寧見千葉桃盛開題壁一絕  
寂寂園林日來斜。一庭江影上牕沙。主人難免花枝更。如此春光不住家。  
方氏安徽桐城人方恪敏公妹

自題畫牡丹

菊瘦蘭貧植謝家。愧無春色繪年華。剩來井底胭脂水。學畫人間富貴花。  
黃媛介字皆令浙江秀水人同郡楊世功元勳室著有湖上草離隱詩如石閣漫草

同祁夫人商媚生祁修嫺湘君張楚纘朱趙璧遊寓山分韻二首



名園多異植。花繞曲闌邊。山抱蒼潭水。林藏碧樹烟。棲鳥啼月下。迴棹泊霜前。  
酒罷同歸閣。開奩納翠鈿。佳園饒逸趣。遠客一登台。薜老蒼烟靜。風高落木哀。看山空翠滴。覓路亂雲開。  
欲和金閨句。慚非鬼苑才。

胡芳蘭江西南城人萬蓉村春榮室著有瓊玉集

夜坐

月色浮山外。秋光滿碧空。更深人不見。風響竹林中。

方 瑛字眉士浙江錢塘人

春怨

一夜梨花落滿池。西風空自惜殘枝。銷魂怕向樓頭立。況是斜陽欲暮時。  
吳 蕙字蘭質江南吳縣人吳漢槎女孫諸生費定烈室著有庾樓吟

柳花

和烟幾樹陌頭斜。飛絮悠揚遍水涯。繡閣不知春已暮。紛紛猶訝落梅花。

田 玉字璧華貴州開州人文生某室

避兵織履度日

皎月清天淨似揩。宵深猶自鬥牙牌。而今韵事渾如夢。門掩黃昏製草鞋。  
查 惜字淑英浙江海寧州人馬思贊室著有南梅吟香集

呈家仲安

人言夫壻殊。夫壻殊文章。冥思出天地。抽筆開洪荒。高舉振六翮。梧桐棲鳳凰。  
德輝被天下。不與燕雀翔。由來三都賦。帑價貴洛陽。

王 芬字蕙田江蘇婁縣人王香溪女唐壽椿室著有十燕巢閣遺稿

晚晴

鶉鳩啼散一溪烟。纔放春晴景便妍。斷嶂截雲拖剩雨。垂虹銜石架遙天。徑紅  
香印尋芳屐。岸綠痕移把釣船。偏是倚闌吟未了。月輪騰湧隔林圓。

陶文柔江蘇青浦人陶永修女廣文葉永年室著有白雲樓詩草

秋日歸里夜泊



玉露傍江浮。歸帆何處洲。人疑湘水夜。月照故鄉秋。短燭消殘夢。清樽破旅愁。別離難自主。淚對白雲流。

沈持玉字佩之號皎如江南長洲人著有停雲閣稿

落花和江碧岑姊韻

笛裏誰家怨。吹來總斷腸。六朝春夢短。終古別愁長。天地老烟景。江山空夕陽。尋芳歸路晚。贏得馬蹄香。

瑩 川滿洲正黃旗人大中丞銑冶亭保室

閒居

排遣紛囂日。閉關案頭獺。祭每開顏。一旗香泛甌。中月半抹平分枕。上山得意偏愁花落去。無心常見鳥飛還。劇憐吟興連朝夕。鎮日偷閒却不閒。

何 氏山東德州人王伊室著有歷亭吟稿

海棠

海棠昨夜綻東風。誰把臙脂點碧叢。彷彿華清香夢破。玉腮猶自暈潮紅。

葉宏湘字書城號曉菴江蘇崑山人嘉定諸生闕敷在宗寬室早寡著有繡餘草

雁來紅

朝來雙雁度秋空。帶得燕支塞上江。應是傳書飛太急。紛紛飄墜小庭中。  
葉蘭谷字又芬書城妹胡秩亭室著有香祖草

閒步

風捲湘簾日半斜。幾竿修竹影交加。雕欄倚徙渾無事。閒看雙鬟掃落花。  
章有緇字玉筐又字玉儀號橘隱江蘇華亭人桐城進士孫振公中麟繼室  
著有澄心堂集望雲草再生集

哭夫子

一自公車去不還。從今信有望夫山。赤繩虛繫三生約。紅淚惟餘兩袖斑。訣絕  
未親真恨事。夢魂時傍見懽顏。也知修短原無定。豈料榮枯頃刻間。  
千里良緣合倡隨。于歸不滿十年期。最傷薄命分鴛侶。猶幸高名占鳳池。故國



泥封聞信日。長安春色看花時。無端遽赴修文召。不管空閨怨別離。

父子夫妻總幻因。

夫子先有鼓盆之感。又屢罹西河之痛。

夜台相見可相親。無端生死偏摧我。不

定功名却誤人。遺得文章驚四海。寄來錦字恰三旬。

三月得泥金報。四月計聞矣。

待乘雙鳳

君先去。寂寞蘭閨未死身。

蜀魄啼鵑道路長。鵲鴝無復兩連牀。中郎事業書千卷。子敬人琴淚幾行。不死丹心終化石。餘生青鬢總成霜。與君不共齊眉案。帟閣蘆簾瘞孟光。

聞人徽音浙江餘姚人

夢

夢中作夢日悠悠。究竟何嘗有斷頭。槐國既無分晝夜。漆園那復論春秋。半牕月吐三更影。一枕風含萬古愁。不識有誰成獨醒。揭開宇宙縱雙眸。

柳 是字如是號河東君。初名隱字靡蕪。浙江嘉興人。常熟錢牧齋繼室著

有戊寅草

次韻汎舟有贈之作

誰家樂府唱無愁。望斷浮雲西北樓。漢珮敢同神女贈。越歌聊載鄂君舟。春前柳欲窺青眼。雪裡山應想白頭。莫爲盧家怨銀漢。年年河水向東流。

春日我聞室作呈夫子

裁紅暈碧淚漫漫。南國春來正薄寒。此處柳花如夢裡。向來煙月是愁端。畫堂消息何人曉。翠帳容顏獨自看。珍重君家蘭桂室。東風取次一憑闌。

巢麟徵字淑只江蘇武進人巢震林女諸生黃初子室

歸舟卽景

兩隄煙柳碧于紗。中夾茅扉三兩家。數點睡鳬飛不去。月明溪漲白蘆花。

李氏山東長山人青浦令李璫女同邑趙伯璘繼室著有梅月樓稿

春日病起酌碧桃花下

芳園又報小桃開。強進花前酒一杯。病裏不知春幾許。飛紅已落玉樽來。

王璐卿字繡君號仙媚江蘇通州人孝廉馬振飛室著有錦香堂集

舟行



極目河頭花正妍。綠莎汀畔水連天。輕舟載得春多少。無數飛紅到漿邊。  
左慕光安徽桐城人汶上令。葉馥室僑寓濟寧著有青筠軒詩草。

感懷

寄跡異鄉非本意。強支門戶萬分難。衣裳似筭層層剝。質券如書日日看。可奈  
空箱無長物。更兼多病減朝餐。一腔碌碌誰堪訴。閑坐中亭悶倚闌。





香咳集選存三

任城許夔臣山臞纂輯

張令儀字柔嘉安徽桐城人張文瑞公三女沈湘門室著有蠹臚集

讀霍小玉傳

獸鑲鎖闔青苔院。荳蔻稍頭春一線。柳煙籠日翠顰輕。花霧着人紅玉艷。芙蓉  
綉帶寶奩開。風裊釵梁雙玉燕。芍藥裁成絕妙詞。簪花小試玻璃硯。侯門白壁  
自無瑕。誰教青鳥偷嬌面。楊花飛入惹春愁。門外王孫嘶紫騮。錯認牧之非薄  
倖。同心縷帶綰風流。畫眉牕下調螺子。翡翠蘭苕夙願酬。地老天荒情不變。烏  
絲素盟足千秋。銀箏錦瑟歡初洽。別鶴離鸞溝水頭。密誓俄成烏鰂帟。新歡又  
占鳳凰樓。蕭娘骨瘦心如鐵。宛轉纏綿難決絕。羸臥空閨若箇憐。鸚鵡牕前頻  
歎息。訪求消耗擲金錢。寶釵零落無顏色。長安三月牡丹時。契友相邀數陳說。  
眦裂髯張忿不平。多情感動黃衫客。鞭馬羞過勝業坊。胡雛強控黃金勒。支離  
病骨倩人扶。曉衾幽夢芳心接。含情凝睇薄情人。聲聲訴出啼鵲血。穉齒韶顏

飲恨終。一痛重泉沉怨魄。精靈苦妬後來歡。數教所愛生離折。何不追取負心郎。貞魂化作紫鴛鴦。紅珠露冷蓮房老。雙宿雙飛向野塘。

北郭尋秋

野洞風吹袖。茫茫平楚間。秋隨人意冷。雲共客心閒。鳥墜將殘夜。烟生欲暮山。怪他烏桕樹。着意染衰顏。

周映清字浣湄浙江歸安人湖南布政使葉佩蓀室

古意

美玉出崑岡。千載埋幽壑。一朝出塵氛。光氣耀重薄。剖璞得良匠。拂拭事礪錯。晶瑩無纖瑕。素質秉礪礪。急投非其意。韞匱甘淡泊。忽逢席上聘。觀者盡錯愕。璠璣遇有時。珍重保堅確。

李含章字蘭貞雲南普寧人侍郎李因培女葉佩蓀繼室著有蘂香詩草

題李白詩後

千仞翔孤鳳。高歌一代中。在天猶被謫。入世豈能容。胆落高驃騎。恩深郭令公。



再回唐社稷。諸將莫言功。

陳長生字端笙。號秋穀。浙江錢塘人。太僕陳星齋兆崙女孫。李含章媳。學使葉紹楨室。著有繪聲閣稿。

初夏

未必春殘勝事稀。綠牕人靜惜芳菲。雨餘瘦蝶伶俜舞。風軟閒花自在飛。偶課金經頻檢字。爲調玉軫罷裁衣。屏紗欲掩還重啟。好待雕梁乳燕飛。虛堂瑟瑟度南薰。炷盡沉烟散午芬。沸鼎茶聲疑作雨。隔簾花氣欲生雲。嘔心句少吟逾苦。信手棋多敗亦欣。小倦不須尋素簟。碧闌干外坐斜曛。

周星薇 李含章次媳詩附見繫香詩草

悼鸚鵡

曉日樓台寶鏡開。玉兒何處喚難回。洲邊芳草年年恨。渡口琵琶事事灰。定是皈依憑有物。不須待嫁悔無媒。從前緘口成癡鈍。莫倚聰明說再來。顛顛秋來已十分。相拋誰伴鬱金裙。梨花舊院留新月。稻粒餘香散冷雲。未必

驚鴻同入夢。豈能瘞鶴竟無文。紅閨自此聞風雨。愁對花陰一撮墳。

葉令儀字淑君浙江歸安人葉佩孫長女諸生錢慎室著有花南吟榭草

春陰

碧牕人起怯春寒。小立閒庭露未乾。牆外杏花階下草。引人長倚碧闌干。

葉令嘉字淡宜葉佩孫次

寄淑君姊

鴿原分手各天涯。風雨聯牀願尙賒。兩地空煩詩代簡。三春祇有夢還家。病多漸識君臣藥。別久愁看姊妹花。他日相思勞遠望。五雲深處是京華。

葉令昭字蘋渚葉佩孫三女

繡閣當年共理妝。傷心此日各分行。寄書已過櫻桃節。惜別休聞芍藥香。曉月鳴雞驚昔夢。夕陽歸雁感殊方。平生舟楫偏無分。枉說江南是故鄉。

錢鳳綸字雲儀浙江錢塘人進士錢安侯女同邑黃式序室著有古香樓集

採蓮曲



芙蓉灼灼鬪紅妝。雙漿中流盪夕陽。頻囑小姑輕笑語。莫教驚起宿鴛鴦。  
盡日輕風縱畫船。波搖翠袖影翩翩。何緣花裡忘歸路。貪看湖心並蒂蓮。  
周瓊字羽步號飛卿晚號性道人江南吳江人著有碧玉新聲集

贈范洛仙

黯淡銷魂獨倚樓。登山臨水又逢秋。簷前垂柳絲千尺。只繫愁腸不繫舟。  
蕭騷越客獨淹留。汗漫西風柳岸秋。安得東風解我意。好吹此恨到揚州。  
姜氏字淑齋號廣平山東膠州人方伯宋可發子婦著有淑齋詩草

中江縣驛館題壁

清泉石上溜松風。薄受霜華葉乍紅。曲路通村知遠近。一條竹杖萬山中。  
梁頴字秀中號袖石道人山東安邱人同里韓朋桓室

答何徵室

時避兵海上

晚羞明月曉羞花。弱質萍飄泛海涯。萬疊雲山千里樹。不知何處是吾家。  
祁德瓊字修嫺浙江山陰人祁忠敏公女同郡王鰥叔室

和皆令遊密園

朔氣晴開萬戶煙。寒林落日點紅泉。十年往事悲星散。千里交情喜月圓。松徑猶能邀令客。桃源應信有羣仙。攀芳踏盡池塘路。泥印蓮花步步妍。

孫潮字月波浙江嘉興人同里吳桂室著有印雪書屋詩集

春杪偶成

曉粧新髻學飛鴉。小立迎風瘦影斜。家在浣沙溪畔住。春來人面映桃花。

張介字華芳江蘇婁縣人太守張蒙泉女上海沈璧璉室著有萬花樓詩

草

諸葛菜一名蔓青

沿階多蔓青。一雨遂抽碧。紫花浮茸茸。綠葉蔓無隙。云可佐菜羹。芼以薦嘉客。思昔諸葛公。軍行乏禾麥。藉之爲餽糧。飼馬計亦得。自古行大兵。軍儲貴籌畫。苟無芻粟資。告急何能擇。微物頗易繁。所在供朝夕。今人少種藝。嘉蔬未聞食。流傳信有之。盤餐庶採摘。寄語肉食人。此味毋輕擲。



陳瓊菑字芳余浙江仁和人陳半江女

春暮感懷

一春春事夢中過。眼底韶光剩幾何。嫩綠上階屢印少。殘紅滿地鳥銜多。臨粧舊恨兼新恨。對酒長歌續短歌。碧盡故園芳草色。遙情無處託微波。

范 姝字洛仙江南如皋人諸生李延公室

聞蟋蟀有感

秋聲聽不得。況爾發哀吟。遊子他鄉淚。深閨此夜心。已憐妝閣靜。還慮塞垣深。蕭瑟西風緊。行看霜雪侵。

吳 氏安徽桐城人

咏史

六貴同朝激虎彪。橫江勒馬下西州。銀鎗酒市春雙轡。玉屐蓮台葉半鈎。趙鬼西京諳漢賦。阿兄東閣壓通侯。誰知講武旄頭入。芳樂笳聲碧麝秋。右南齊  
同泰一人歸佛地。壽陽千騎渡江波。盟成自取金甌缺。蔬絕空陳雞子多。五月

誰勤君父難。七官先返弟兄戈。江淮廢後襄陽促。秋草台前放橐駝。右南梁  
臨春閣上萬花妍。寶帳朱簾裊蕙煙。鼙鼓飛衝朱雀路。軍書亂壓繡床邊。嫦娥  
入月昏銀鏡。狎客還家碎錦箋。賸有景陽宮畔井。胭脂春水咽殘絃。右南陳  
江南一劍捲秋霜。半壁山河入雒陽。百尺樓空蓮葉碎。翠微亭冷鳥聲荒。臨城  
悽愴填宮曲。辭廟倉黃入教場。日夕淚痕誰洗面。錦書封恨報紅妝。右南唐  
葉鳳威字虞廷江蘇嘉定人著有抱月吟

觀美人撫劍

有美一人頎而長。春山積翠宛清揚。乍舉霜鋒腰嫋娜。轉舒雪腕態低昂。雲生  
閃電眞游戲。花飛風捲驚鴻翔。芙蓉交映芙蓉飾。秋水並流秋水色。四方上下  
快盤旋。周圍進退添羽翼。漫云韵質藏雄心。詎識輕軀具勇力。丰姿磊落佩陸  
離。須臾變幻超神奇。鐐重威嚴密霰集。鋌寒燄透繁星披。舞者氣驕如迅疾。觀  
者目眩惟嗟咨。臨陣不教武子怒。披堅破敵有神助。

顧信芳字湘英江蘇吳縣人庶常顧秉眞女諸生程鍾室著有生香閣詩鈔



春陰

料峭春陰透碧紗。輕寒不散樹頭鴉。曉雲閣住廉纖雨。半是催花半養花。  
范貞儀字一柏江蘇如皋人貢生高纓室早寡著有愁叢集

春日經理綠雲山房

荒館經時未啟扉。眼前烟景與心違。頻逢風雨花應瘦。久廢刪鋤草漸肥。小閣  
香泥巢乳燕。短牆蛛網挂春暉。伯勞底事東飛去。春晝年年未見歸。

杜璫字佩玉號浣雲江蘇太倉州人福建永春刺史杜昌丁女吳縣國學范  
志室著有竹雲樓草

雨夜懷三姊妹

短檠孤照數更籌。急雨和風暗入樓。遠道懷人空對影。十年多病不勝愁。涼生  
枕簟難成夢。聲到梧桐易感秋。起坐無聊眠未穩。沉沉一夜滴階頭。

王 範字幼嫻浙江海寧人王涵齋女桐鄉李臨臯室著有蕉雨樓吟  
病起

阿難咒罷淨軍持。病起春風倦不支。繡閣湘簾垂十二。落花如夢雨如絲。

熊璉字淡仙江蘇如皋人著有淡仙詩抄

感舊

刺綉餘閒就塾時。也從花裏謁名師。貪看夜月憎眠早。倦挽春雲上學遲。琴案  
屢吟秋柳句。錦箋頻寫落花詩。而今回憶皆塵夢。悵望當年舊董帷。

村女

柔桑枝上聽鳴鳩。曉起提筐上翠疇。借問誰家春夢好。半牕紅日未梳頭。

周淑履山東萊陽人侍衛周世祐女膠州高蔭祿室早寡著有峽猿草綠牕

小詠

述懷

志士在首陽。飴甘薇與蕨。無勞天地寬。矢言江海竭。死生不以形。心血先銷滅。  
嗟嗟未亡人。朽骨對霜雪。

軋軋機杼聲。漠漠空天雪。操作入中宵。十指皆皴裂。積絲匹難成。不忍中道絕。



著此縞素裳。怡然矢同穴。  
孤兒髻亂年。欲令就師傅。大者陶性情。次亦理章句。寧云致通顯。不敢隕故步。  
爾父有殘書。慰母在寒素。  
歎息未亡人。歸寧倍煩酷。無以慰母心。反亂母心曲。長跪聽母言。牽衣不敢哭。  
相將孤子行。未語氣先促。

秋懷

殘暑方銷歇。西風已漸涼。高柯憐墜葉。疎雨咽寒螿。入夢新愁積。思家舊恨長。  
百年應幾許。端的爲誰忙。

張汝傳江蘇華亭人徐宗瑱室著有繡餘草

鐵馬

珊珊應擬珮環輕。清徹如聞秦女箏。庭畔驚殘棲鳥夢。樓頭敲動玉關情。高垂  
髣髴花鈴繫。驟響依稀鐵騎行。占得一年風力健。不知改作幾番聲。

陸眷西字初月浙江仁和人余淡心懷側室

憶西湖

曾記西湖六月天。藕花如錦斷橋邊。至今夢裡猶來往。聽得錢塘喚渡船。  
毛秀惠字山輝江南太倉人諸生王存素懋室著有女紅餘藝

厚水謠

綠楊深護塘水淺。輾輾車聲滿疆畝。倒挽河流上壠飛。渴鳥銜尾迴環轉。今夏  
旱久農心勞。西風刮地黃塵高。原田迸裂龜兆圻。引水灌之如沃焦。男婦足繭  
更流血。鞭牛日夜牛蹄脫。田中黃秧料難活。村村盡呼田已竭。

侯綦宜字儷南江蘇嘉定人侯文節岐曾女諸生龔元侃室著有宜春閣集  
病中述懷

秋風策策雁來遲。病況纏綿強自支。有藥難醫貧到骨。無錢可買命如絲。燕台  
夢隔三千里。槐枕腸回十二時。兒女關情誰判遣。聊憑一帋寄君知。

侯承恩字孝儀號思谷江蘇嘉定人侯旭女著有盆山詩松筠小草

遣懷



萬事于今付子虛。何時却把好懷舒。一年花信春將暮。半世光陰病未除。不愛繁華休入夢。但能清靜便攤書。青箱世業家風在。手澤猶存樂自餘。

馬福娥字蘭齋浙江秀水人沈宏略室著有斷釵集

人日臥病

晴光轉處盡知春。多病依然此一身。塵世久知家是客。年華猶見日爲人。愁看袖曲梅花落。驚對庭前彩勝新。沉水香殘茶汁冷。薄寒無奈透重茵。

沈蘭字蘊貞浙江嘉興人著有綉餘遺筆

梅花

幻出羅浮月下春。離披瘦影獨傷神。芳魂應是誰知己。宜數樓頭作賦人。顧可貞字含章江蘇長洲人胡抱一室著有凌雲閣詩抄

獨坐

入夜長吟罷。深閨獨坐時。餘香留一室。清況少人知。燈火寒侵瘦。簫聲風度遲。塵氛何處染。顧影輒神怡。

彭氏江蘇長洲人諸生王宗揚室早寡

老將

勳著麒麟閣。君王詔獨頒。月明橫劍影。風勁動刀瘢。戰合揮千騎。軍行市萬山。髭鬚今白盡。未入玉門關。

曹炯字重光直隸天津人未嫁而卒著有非非集

遊仙詩

朝來洞口飯青精。晚侍金仙宴玉京。憶得昨宵松下坐。月明星朗聽吹笙。九天何事萬仙齊。玉旨傳來賜錦衣。憶得玄都朝謁散。雙鳬曾伴彩雲飛。

瑯琊長女小字仙御浙江桐鄉人

和汪鈍翁姑蘇楊柳枝詞

家住橫塘春復秋。門前楊柳數株柔。畫欄長是周遭護。不遣行人繫紫騮。柳條風靜雨初收。更罷羅衣嬾上樓。花下欲將新月拜。一鉤恰到綠梢頭。

瑯琊次女小字仙駕仙御妹



和汪鈍翁姑蘇楊柳枝詞

絲絲低罨石欄杆。擬向階前折取看。輕舉玉纖猶障袖。吹花風起覺添寒。  
交枝楊柳映重門。樹色濛濛帶雨痕。綉幕不開人欲倦。只疑深閣易黃昏。

許飛雲 字天衣江蘇吳縣人王又溥室著有浮家集

渡曹娥江

臨池曾識孝娥名。豈意萍踪歷此程。姓氏已隨天不朽。貞魂直與地爲英。蕭蕭  
枯竹思親淚。漠漠寒濤泣女情。我亦昔罹風木恨。至今汗漫愧閒行。

史筠娥字湘霞山東濟甯州人

惜梅

珊珊丰骨倚欄杆。一點檀心畫亦難。紙帳不勝明月冷。夢魂猶怯曉風寒。小樓  
長笛和風度。別韻孤標帶病看。囑付芳華歸莫早。惜花無計怕花殘。

史麗君字倩仙筠娥妹

春日詠懷

雨後春寒一夢餘。芬芳花好閉門居。近來詩思清于水。細讀南華悟道書。  
金至元字載振號含英直隸河間人諸生金大中女宛平查心穀爲仁室著  
有芸書閣勝稿

夜話和外韻

人生大抵遊仙枕。已出邯鄲君莫疑。世事浮雲無定着。流光劫火漫尋思。試香  
午院宜煎茗。鬪墨晴牕好賦詩。終臥牛衣吾不悔。只憑清課愜心期。

蔣 操字修端江蘇陽湖人著有秋雲草

寒雨

疎雨下黃昏。洒牕時浙瀝。空林忽怒號。風雨聲相擊。高閣若無依。凜凜搖四壁。  
殘燈不復明。對此更慘感。愁人淚已盡。猶作空階滴。

龐 畹字蕙娘號小畹江蘇吳江人龐承荃女吳聞璋鏘室著有吐香閣集

瑣牕雜事

夫增長貧老歲華。生憎名士滿天涯。席門却有閒車馬。自拔金釵付酒家。



春雨春寒過落梅。連宵不禁晚風催。閒園收拾殘花片。供得兒童顰面來。  
戴淑貞江蘇長洲人諸生殷季修室

咏菊

淡淡凝霜靜。疎疎帶露妍。種因高士貴。名借大夫傳。香艷嬌空谷。繁黃斷遠煙。  
更將秋晚節。掩映謝庭前。

吳 黃字文裳浙江嘉善人吳蘧菴女孝廉錢拭室早寡著有荻雪集

山居

我愛山居好。山花足賞心。綠雲連野徑。紅雨點芳林。桂老巖堆粟。籬疎菊滲金。  
幽人淡無事。趺坐對瑤琴。

吳 琪字葦仙號佛眉江南長洲人管字嘉勳室夫死爲尼名上鑒著有香  
谷焚餘草佛眉新舊詩

感懷

鶴賁琴焚事已賒。不堪回首數年華。愁來有句留殘葉。夢去無人問落花。鳥惜

晚香窺檻鏡。婢憐新病鎖牕紗。柳枝剩有蘇台曲。未審東風憶若耶。

陳瓊圃字閔眞號鋤月浙江仁和人陳半江五女歸安費錫田室早寡著有鋤月小稿

仲秋同藍若姊酣泉弟遊紫陽山

淡雲殘日嫩涼天。姊弟同遊興灑然。繞逕不辭苔蘚滑。拖裙恐被薜蘿牽。錢江潮湧千堆雪。鷺嶺松含萬壑烟。安得此間來結屋。徜徉泉石度餘年。

徐德音字淑則浙江錢塘人

題卽是菴

上界仙淪滴。人言萼綠華。十年貞不字。一室語無譁。遺興惟吟絮。逢春欲避花。結菴殊可羨。萱草傍蘭芽。

盛氏安徽桐城人漂陽潘鉄廬天成室

贈別并序

辛未之年。時維八月。江風清勁。鴻翔萬里之天。山月明瑩。桂吐三秋之景。



余夫子掃墓瀨。陽報親恩于罔極。論文吳會索知己于名流。此眞孝子之深情。才人之壯志。特以胸羅萬卷。囊乏一錢。氣欲凌雲。家徒立壁。旣無以生交遊之寵。又不能忘內顧之憂。故欲行且止。將往欲留。然而徒步擔簦。纔是通儒之行。短衣提瓮。始成賢媛之名。君誠有鮑宣之高風。妾亦學少君之清操。銷魂黯黯。豈敢爲兒女之悲。贈別諄諄。乃以助丈夫之氣。爰疏短引。聊當驅歌。雖不必如寶浴妻織錦之辭。實欲效樂羊婦斷機之意云爾。

蘆帆江上雨初晴。帆帶朝霞一片明。含露柳枝從北折。凌風雁陣向南征。遠傳故國書千帙。淨掃先塋酒幾傾。何日扁舟隨瀨渚。蘩蘋采得潔粢盛。君是江南一偉人。糟糠不棄得相親。志懷古道何妨傲。才過時流豈厭貧。補就寒衣腸寸結。借來村酒飲三巡。莫愁帟閣秋風冷。灰却男兒四海心。

吳綃字素公號冰仙江南長洲人通判吳水蒼女常熟進士許瑤室著有嘯雪菴詩抄

楊柳枝詞

宮柳初開一抹眉。武昌城下乍逢時。春來樹樹煙條綠。欲認何枝是舊枝。  
寒食東風已滿城。小枝纖弱拂啼鶯。東君不惜離人苦。又向前年折處生。

梁 瑛字梅君號穀梁氏浙江錢塘人黃松石樹穀室司馬黃小松易母著有字字香

玉照樓下早起集句

自掩屏風護晚寒。飢來忍把落英餐。門前流水清如鏡。花似垂楊照影看。 宋

陸遊 元許有壬 王庭筠 元惟則

陶 善字慶餘號月溪江蘇長洲人貢生陶寄軒女主事彭希洛室著有瓊樓吟稿

鸚鵡

隴山逸格門新粧。誤入天涯小玉堂。一夢喚回唐社稷。千秋留得漢文章。斜樓學語春風細。曲檻呼茶曉篆香。蕭瑟羈愁何處慰。鞦韆影裡落花旁。



薛 娟字浣香江蘇荆溪人薛琳女諸生朱超室著有杏花樓唱和集

得兄揚州手書却寄

韶光淡蕩上征騑。社後寒輕紫燕飛。十里珠簾隋苑路。杏花如雪滲春衣。

陸鳳池 字元宵號秀林山人江蘇上海人觀察陸振芬女太史曹謬庭一

士室著有梯山閣餘課

閒吟

幽意閒情不自知。碧牕吟遍楚人詞。添香侍女聽來慣。笑說書聲似舊時。

曹錫珪字采繁江蘇上海人曹謬廷長女常山令葉承室著有拂珠樓偶抄

咏愁

曲欄杆外小樓頭。芳草青青逝水流。明月黃昏人乍別。落花簾幕雨初收。張衡  
詩就金刀暗。潘岳吟成玉鏡秋。最是風吹不到處。五侯亭館野人舟。

曹錫淑字采荇曹謬庭次女孝廉陸秉笏室著有晚晴樓詩稿

和李氏甥遊豫園原韵

聞得西園樂事多。東風戀客興如何。花深竹徑春留夢。人度河橋影入波。暇日攜樽尋勝去。老年扶杖踏青過。一門仁孝天然福。坎止流行樂太和。

林瑛佩字懸藜福建莆田人林西仲女貢生鄭鄰室著有林大家詩抄

寄夫子

自君判袂數歸期。寂寞年華望裏移。短枕淚隨流水遠。深閨夢入萬山遲。孤鴻飛斷雲千疊。杜宇啼殘月一枝。最是無情牕外柳。畫眉人去故絲絲。

陳潔字無垢號石香江蘇通州人著有茹蕙集

閨怨

青翠入簾櫳。永日駐幽閣。愁縈芳草生。靜覺桐花落。奩鏡網蠅蛸。庭柯巢鳥鵲。夢去不關愁。曉來心自惡。獨自只書空。微雨益蕭索。

顧英字若憲江南長洲人明府青浦張笠亭之碩室著有抱翠閣詩抄  
與兄話舊

千里迢遙客乍回。相逢歲盡笑眉開。廿年髮逐梅花白。一夜春隨爆竹來。誰料



異鄉逢雁序。細談舊事。劃爐灰。殷勤傳話司更者。漏箭城頭莫浪催。

張藻字于湘江。蘇青浦人。張笠亭女。畢秋帆沅母。著有培遠堂集。

靈巖山館夜坐

圓景下絕壁。山館忽已暝。石磴靜張琴。雪泉清淪茗。不知夜已深。月上青松頂。曹鑑冰字葦堅。號月娥。江蘇金山人。婁縣張殷六室著。有清閨吟。

秋日漫興

柳經秋老不藏鴉。景物因時莫浪差。一卷楚騷忘午倦。數聲齊女咽殘霞。榮華心已沾泥絮。冷淡情猶濕雨花。倚遍曲闌難自遣。瓦瓶汲水獨煎茶。

汪佛珍

烏生八九子

烏生八九子。乳哺多劬勞。朝飢互啣含。夜宿同守巢。一雛學飛過林鳥。老鳥兀立巡高梢。霜天月黑風震谷。倉皇覆翼悲聲交。八九子一彈指。養成羽毛連翻起。但得相依護舊巢。舊巢無恙老烏喜。

張玉珍字藍生號清河江蘇華亭人張夢喈女太倉秀才金鋤室早寡著有得樹樓稿

夜坐

清漏飄來遠。無聊掩碧紗。檢書頻剪燭。破倦且評茶。綠暗庭前樹。紅稀雨後花。不堪回首處。極浦暮雲遮。



宣統二年七月初版

香艷叢書八集

(四冊定價大洋一元)

翻印 版權 所有 止

外埠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保定成都廣口

各書坊 各書坊 各書坊 粹記書局 源記書局 文元書局 會文書局 廣益書局

校輯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長沙南京杭州蘇州湖北燕湖安慶

鴻文書局 啓新書局 德記書莊 振新書莊 羣益書局 匯海書局 汲經齋 神州報分報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國學扶輪社 上海六馬路吉慶坊內 國光活版部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國學扶輪社

香艷叢書

國朝文匯

百冊洋三十二元

翁山文外

五冊洋五元

翁山詩外

十二冊洋五元

王壬秋全集

十二冊洋二元

錢牧齋文鈔

四冊洋二元

顧仲恭文集

二冊洋一元

諸大名  
家評校龔定盦全集

七冊洋二元

魏默深文集

六冊洋二元

胡天游文集

四冊洋一元五角

校正  
再版聊齋文集

二冊洋六角

戴南山  
方望溪合鈔

八冊洋二元

周容春酒堂全集

一冊洋八角

全謝山文鈔

八冊洋三元

汪大紳  
羅臺山  
彭尺木  
薛家三  
合鈔

六冊洋二元

隨園文鈔

二冊洋四角

吳攄甫文集

五冊洋一元

吳攄甫詩集

一冊洋五角

章太炎  
譚復生合鈔

五冊洋一元五角

林琴南  
嚴幾道合鈔

四冊洋一元二角

佛爾雅

二冊洋六角

明宮史

二冊洋一元

青樓小名錄

四冊洋一元

古  
今說部叢書十集六十冊洋十六元

香豔叢書十集 四十冊洋十元









香豔叢書

第九集





第九集

香艷叢書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卷之四

香齋集



46  
1737  
1475  
U.39  
香艷叢書九集目錄

卷一

五代花月

喬復生王再來二姬合傳

儼母傳

十八娘傳

真真曲

至正妓人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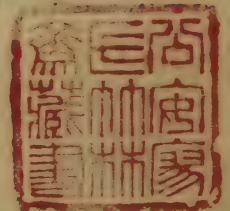
圓圓傳

溫柔鄉記

金漳蘭譜

王氏蘭譜

卷二



斷袖篇

鬱輪袍傳

杜秋傳

妙女傳

烈女李三行

蘇小小攷

甲癸議

悼亡詞

夏閨晚景瑣記

卷三

茯苓仙傳奇

卷四

香咳集選存



# 香艷叢書

## 九集卷一

### 五代花月

蜀人李調元雨村著

曩讀漁洋五代詩話。博採史乘。旁搜百家。一時妙緒微詞。珠聯玉貫。五十五年花鳥風雲。不爲枯寂矣。長夜酷暑。無以排遣。爰採南唐前蜀後漢後蜀風流餘韻。各系之以宮詞六絕。聊以消夏日之如年。抑以佐清樽之談噱云爾。後主稱周后豐于才。富于藝。宮中每至夜。懸大寶珠。光照一室如晝。詞云。豐才富藝譜霓裳。手撥檀槽最擅長。四照寶珠光不夜。底須銀燭照紅粧。周后寢疾。小周后已入宮中。后偶褰幔見之。悲甚。詞云。于飛似燕猶憐妹。冠玉如環亦進姨。褰幔含嗔緣底事。卻羞剗襪下階時。保儀黃氏容態冠絕一時。工書法。二周后相繼專房。雖見賞識。終少幸御。常侍後主作大字卷帛書。甚稱意。世謂撮襟書。詞云。保儀書法並鍾王。洗盡鉛華壓衆芳。爲寫撮襟頻入侍。肯將歌舞擅專房。妃嬪遊



後圃欲折桃花。小黃門取綵梯未至。後主弟從謙年尚幼。封宜春王。乘駿馬至樹底。折花曰。我騷耳梯何如。詞云。髻鬟爭逐絳雲新。人面桃花一色勻。騷耳梯從花底鞚。官銜端合署宜春。唐鎬詩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爲宵娘作也。詞云。簪鬢香飛。蛺蝶隨。宵娘腰瘦。費撐持。凌波舞罷。蓮鈎窄。只有天南星月知。後主集艷體詩二百篇。名之曰烟花集。詞云。春苑宜華。醉綺筵。宮娃狎客。盡流連。中書漫詡唐人句。新集煙花二百篇。順聖太后與妹翊聖太妃遊丹景山。宿金華宮。侍女皆著雲霞之衣。碧衣紅霧撲人衣。后詩中佳句也。詞云。碧衣紅霧撲人衣。侍女雲裳片片飛。玉輦兩宮揮翰處。翠微高揖四山圍。後主北巡。披金甲戴珠冠。望之如灌口神。製流星輦爲二十輪。性好擊毬。每引金步障以翼之。詞云。珠冠金甲望如神。走馬流星二十輪。更定毬場開百步。官家白打鬥腰身。後主于七夕與宮人乞巧于丹霞樓。大內造市肆。令嬪妃著青衣。懸簾貿易爲樂。詞云。丹霞樓畔月如鉤。瓜果筵前露已秋。良夜風帘尙搖曳。十千沽酒不曾休。後主時有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眞癡人之句。宮人李舜絃有才藻。獻詩



爲時傳誦。詞云。六宮皆醉舞斜欹。曲晏池亭月上遲。誰倚闌干偏獨醒。蛾眉雙  
歎。自題詩。後主遊青城山。自製甘州曲。其意本謂神仙謫落風塵也。迨後宮人  
多淪落民間。始應其讖。詞云。結束腰身試曉粧。柳眉桃臉自生香。羅裙一曲傷  
淪落。半似伊州半似涼。南漢先王建南薰殿。柱皆鏤空。各置爐燃香其中。謂左  
右曰。煬帝輪車燒沉水。却成粗疎。爭似我二十四具。藏用仙人。詞云。鏤柱香藏  
廿四仙。南薰殿暖裊爐煙。堯乾湯濕渾閒事。贏得風流一代傳。中宗時。周使至。  
不識末麗。館伴給曰。小南強。其後降宋。諸臣不識牡丹。給曰。大北勝。詞云。蘭湯  
浴罷整釵梁。末麗香清助晚妝。北使乍來都不識。外庭給喚小南強。中宗以宮  
人盧瓊。仙黃瓊。芝爲女侍中。後主大寶元年。委政于黃。又女樊胡子冠遠遊冠。  
衣紫霞裙。坐帳中。宣言禍福。瓊仙及龔澄樞皆附之。詞云。並帶朝冠筦百司。瓊  
仙端不讓瓊芝。樊姑更著霞裙紫。禍福先機未卜知。南漢亦有朝陽殿。內侍李  
託進二美。長爲貴妃。次貴人。南海蘇氏園。漢主携李妃微行蕉林中。書蕉葉曰。  
扇子仙。詞云。昭陽姊妹拜恩新。小比肩時兩玉人。底羨蘇園題扇子。蕉林早現



美人身。南漢主命宮人門花內殿晨敗。苑採摘。令宦官置樓羅。歷驗宮人出。入號曰花禁。負者獻耍金。其詞云。萬紫千紅色並殊。樓羅鑰啓摘花初。輸贏親向君王報。買宴金常獻御廚。漢文置媚川郡于合浦。定其課。令入海採珠。降宋後。尚有美珠四十六寶。曾以珠結勒。名曰珠龍九五鞍。見者驚駭。詞云。合浦含輝不起波。媚川日剖夜光多。龍鞍九百驚奇絕。其奈鮫人欲泣何。後蜀孟知祥初爲太原指揮使。晉王克用妻以姪女封瓊華主。稱帝後已逝。追冊爲后。晚年奢侈。寢室設畫屏七十張。關百紐而合之。名曰幃宮帳。色淺紅。類鮫綃。于縐紋中具十洲三島狀。詞云。十洲三島綺于霞。錦綉幃宮屬帝家。艷雨奢雲綃帳裏。可還同夢憶瓊華。廣政六年。大選良家女子入宮。年十三以上。後宮位號。自昭儀昭容下。凡十有四。詞云。十二嬈嬈解含羞。新賜雲鬟乍上頭。進冊呼名佯不應。昭儀第一擅風流。前蜀小徐妃號花藥夫人。即翊聖太后。嘗往青城山題詩云。後蜀花蕊夫人亦姓徐。青城人有詞百首。或云姓費者非也。並住青城。證夙因。慣拈翠管墨痕新。若教花蕊同時艷。月下題詩雙璧人。百寶燈見花蕊宮詞。



以芙蓉花染帛爲幔。名曰芙蓉帳。後主觀燈于露台。召舞娼李艷娘入宮。賜金錢十萬。詞云。百寶燈明掛月涼。露台風送舞衣香。芙蓉帳裡人應妬。十萬金錢賜艷娘。後主遊浣花溪。王珪賦詩曰。十字水中分島嶼。數重花外見樓台。又臘月內臣各獻金花樹。梁守珍採萱草鏤金其上。名獨立仙。詞云。花外樓台咽管絃。忘憂萱草鬥春妍。侍臣競進金花樹。不及梁家獨立仙。上柱國阮海寫御容稱旨。世所奉張仙相傳爲後主像也。旁爲太子元喆。武士乃侍中趙廷隱。花藥夫人歸宋後。不忘舊主。嘗懸此像。宋太祖見而問之。詭云。張仙宜子之神。遂流傳于世。詞云。明裏開緘暗愴神。竹枝弓軟早離塵。無端繪出宜男相。愁絕冰肌玉骨人。





喬復生王再來二姬合傳

湖上李 漁笠翁著

喬王二姬。生前無名。皆呼曰姊。喬晉人。卽名晉姊。王蘭州人。卽名蘭姊。旣曰無名。則何以有復生再來之號。曰死後追憶。不忍吐其小字。故爲是稱。一則冀其復生。一則喜其再來。皆不忍死之之詞。猶宋玉之作招魂。明知魂不可招。招以自鳴其哀耳。歲內午。予自都門入秦。赴賈大中丞膠侯。劉大中丞耀薇。張大中丞飛熊。三君子之招。道經平陽。爲觀察范公字正者。少留以舒喘息。時止挾姬一人。姬患無侶。有二灼聞風而至。謂有喬姓女子。年甫十三。父母求售者素矣。盡往觀之。予曰。旅囊羞澀。焉得三斛圓珠。辭之弗獲。適太守程公質夫過。予見二灼在旁。訊曰。納如君乎。予曰否。具以實告。太守曰。無難。當爲致之。旋出金如干。授二灼少遲。則其人至矣。雖非殊色。亦覺稍異凡姿。蓋純任本質。而未事丹鉛者。此女出自貧家。不解聲律爲何事。以北方鮮音樂。優孟衣冠。卽富室大家。猶不數覲。况細民乎。是日有二三知己。携樽相過。命伶工奏予所撰新詞。名凰



求鳳。此詞脫稿未數月。不知何以浪傳。遂至三千里外也。二姬垂簾竊聽。予以  
聾瞽目之。非惟詞曲莫解。亦且賓白難辨。以吳越男子之言。投秦晉婦人之耳。  
何異越裳之入中國。焉得譯者在旁。逐字爲之翻譯乎。次日詰之曰。昨夜之觀  
樂乎。曰。樂。予謂能解其中情事乎。對曰。解。予莫之信。謂果能解。試以劇中情事。  
一一爲我道之。渠卽自顛至末。詳述一過。纖毫不遺。且若有味乎言之。詞終而  
無倦色。予始異焉。再詢詞義。則能明矣。曲中之味。亦能咀嚼否耶。對曰。有是音。  
有是容。二者不可偏廢。容過目卽逝矣。曲之餘響。至今猶在耳中。是何以故。莫  
能自解。予更異之。然信其初言。而終疑其後說。謂聲音道微。豈淺人能辨。必飾  
詞耳。乃彼自觀場以後。歌興勃然。每至無人之地。輒作天籟自鳴。見人卽止。恐  
貽笑也。未幾則情不自禁。人前亦難捫舌矣。謂予曰。歌非難事。但苦不得其傳。  
使得一人指南。則場上之音。不足效也。予笑曰。難矣哉。未習詞曲。先正語言。汝  
方音不改。其何能曲。對曰。是不難。請以半月爲期。盡改僉音。而合主人之口。如  
其不然。請計字行罰。予大悅。隨行婢僕皆南人。衆音噪噪。我方病若楚咻。彼則



恃爲齊人之傳。果如期而盡改。儼然一吳儂矣。事之不期然而然者。往往不一而足。此時身已入秦。秦俗質樸。焉得授歌之人。適有一金閨老優。年七十許。舊肅王府供奉人也。主故無歸。流落此地。因招致焉。始授一曲。名一江風。師先自度使聽。復生低徊久之。謂予曰。此曲似經過耳。聽之如遇故人。可怪乎。予曰。汝未嘗多聽曲。焉得故人而遇之。復生追憶良久。悟曰。是已是已。前所觀鳳求鳳劇中呂哉。生初訪許姬。且行且唱者。卽是曲也。予不覺目瞠口吃。奇奇不已。謂師曰。此異人也。當善導之。于是師歌亦歌。師闋亦闋。如是者三。復生曰。此後不須善導矣。竟自歌之。師大駭。謂予曰。此天上人也。是曲授三十年。闋徒多矣。數十遍而微知一意者。上也。中人以下之資。數百遍尙難釋口。不待痛懲切責。未能合拍。乃今若此。果天授非人力也。斯言近實而未驗。乃不三日而愚智判然矣。因當日隨乘舊姬。與之同學。人一能之。已百之。猶不免于痛懲切責。以是知師言不謬。而此女洵非人間物也。由是日就月將。無生不熟。數旬以後。師謂青出于藍。我當師汝矣。客有求聽者。以罌罍隔之。無不貪肉忘味。復生曰。樂必填箎。



互奏。鳥必駕鳳齊鳴。始能悅耳。茲以一人度曲。無倚洞簫和之者。無乃岑寂太甚乎。予知此言爲絳灌而發。以同堂共學者之非其倫也。未至蘭州。地主知予有登徒之好。乃先購其人以待者。到即受之。不止再來一人。而再來其翹楚也。始至之日。卽授以歌。向以師爲師。而今則以復生師之矣。復生之奇再來。猶師之奇復生。贊不去口。而且樂形于色。謂而今而後。我始得爲偕鳳之鳳。合塤之簋矣。請以若爲生而我充旦。其餘脚色。則有諸姊姊在此。後主人撰曲。勿使諸優浪然。秘之門內可也。時諸姬數人。亦皆勇于從事。予有不能自主之勢。聽其欲爲而已。歲時伏臘。月夕花晨。與予夫婦及兒女誕日。卽一樽二簋。亦必奏樂于前。賓之嘉者。友之韻者。親戚鄉鄰之不甚迂者。亦未嘗秘不使觀。如金陵之方邵村御史。何省齋太史。周櫟園副憲。武林之顧且菴直指。沈喬瞻文學。咸熟諳宮商。殫心詞學。所稱當代周郎也。莫不以小蠻樊素目之。他可知已。予于自撰新詞之外。復取當時舊曲。化陳爲新。俾場上規模。瞿然一變。初改之時。微授以意。不數言而輒了。朝脫稿。暮登場。其舞態歌容。能使當日神情活現。氍毹之



上如明珠煎茶。琵琶剪髮諸劇。人皆謂曠代奇觀。復生未讀書而解歌詠。嘗作五七言絕句。不能終篇。必倩予續。是卽夭折之徵。性柔而善下。未嘗以聰慧驕人。再來之柔更甚。嘗以嘻笑答怒罵。毆之亦不報。有婁師德之風焉。聲容較之復生。雖避一舍。然不宜婦而宜男。立女伴中。似無足取。易妝換服。卽令人改觀。與美少年無異。予愛其風致。卽不登場。亦使角巾相對。執麈尾而伴清譚。不知者目爲歌姬。實予之韻友也。予數年以來。遊燕適楚之秦之晉之閩。泛江之左右。浙之東西。諸姬悉爲從者。未嘗一日去身。而能候予之飢飽寒煖。不使須臾失調者。則二人之力居多。壬子冬。復生誕一女。以不善攝生致病。然素善諱疾。不使人知。其意無他。以予終歲浪遊于外。知其疾必阻之。恐作失羣之鳥。不獲偕行故耳。癸丑適楚。客于漢陽。病漸加而容不減。非惟不治藥餌。仍以絲竹養生。因所耽在是。非此不足陶寫性情也。越夏徂秋。稍有倦色。予始知而藥之。奈世無良醫。一二至者。皆同射覆。非曰寒。卽曰瘧。卽曰中暑。總無辨其爲癆者。病劇半載。從未戀榻。惟臨終數日。始僵臥不起。前此皆力疾而行。仍施膏沐。同儕



訊以故。答曰。非不欲臥。恐以不起。愁主人。徒擾文思。無益于病者。時予方輯一家言之初集。未竟故也。言畢。卽自焚香祝天。謂予得侍才人。死可無憾。但惜未能偕老。願以來世續之。又以此語囑同輩。令勿使予知。諸姬中。惟與再來再密。臨歿。以女授之。屬其撫育。凡人之死。未有不改形易視。或出譖語。渠自抱疴至終。無一誕妄之詞。訣語亦無微不悉。死時面目。較生前覺好。含歛之物。悉經手檢目視。倩人盥櫛畢。乃終。予方慟悼不已。諸姬復以前言告予。益撫棺慟哭。不忍獨生。甲寅入都中。諸姬不與。惟再來及黃姓者二人相俱。再來居常安好。從予七年。不識參蓍芝朮爲何味。忽于舟山得疾。天癸不至。腹漸膨。然謬以爲娠。蓋素望誕兒。凡客贈纏頭。人皆隨得隨用。彼獨藏之。欲待生兒製襁褓。至是誤以可憂爲可喜。如是者屢月。病不稍減。而經忽至焉。始知從前見食而嘔者。病也。非孕也。始則認憂爲喜。今則轉喜成憂矣。又以同受復生託孤之命。詎意母亡。未幾女亦旋歿。未免負託九原。時時抱痛。皆致疾之由也。予未出門時。諸姬中有一善妬者。好與人角。予怒而遣之。再來不解予意。謬謂一遣百遣。乃向內



子及諸妾曰。生臥李家牀。死葬李家土。此頭可斷。此身不可去也。內子故設疑詞。難之曰。主人老矣。不若乘此芳年。早自得所之爲愈。再來曰。主人老而主母之中。多少艾者。諸艾可守。予獨不能安于室乎。諸妾又曰。我輩皆有子。汝或不生。後將奚侍。對曰。主母恃諸郎君。予請恃其所恃。內子及諸妾聞之。無不沾沾泣下。有一人而三男者。嘉其賢淑。欲以幼子予之。再來曰。姑緩數年。如果不育。請踐斯語。其性之貞烈若此。臨逝執予手曰。良緣遂止此乎。時欲泣無聲。且無淚矣。二姬之年。皆終於十九。再來少復生一歲。死亦後一年。噫。予何人哉。嘗試捫心自揣。我無司馬相如白樂天蘇東坡之才。石季倫之富。李密張建封之威權。而此二姬者。則去文君樊素。朝雲綠珠。雪兒關盼盼不遠。是爲何故。且造物既予之矣。胡復奪之。予是則奪。非奪是則予。非必居一於此矣。且予又有惑焉。婦人所尚者。二貌與年也。予貌若何。無論安仁叔寶。不敢與之比衡。即偕王粲左思並立。猶自覺形穢。至與古人序齒。卽赴耆英真率二會。猶居上座。矧諸少年場乎。若是則此二人者。宜求爲覆水之不暇。奈何反作堅冰不解。自甘碎裂。

於盆盎中耶。或曰。推其本念。究竟出於憐才。夫才之有無多寡。姑置勿論。卽曰有之。亦惟有才者始能憐才。彼非多識字善讀書之人。知才爲何物而憐之乎。此千古難明之事。茲惟傳其行畧。以示不忘而已矣。若謂二姬應爲我得。人皆有目。我將誰欺。



蠡母傳

吳縣王 鑒濟之著

蠡母蜀之蠶叢人。後徙於湖。自洪荒時。孕月精而生。生凡二種。其一曰禾公。宅於土負殼。泊泊然。自長自化。人拾而吞者充飢。日三四進。不能捨。至倚爲命。后稷氏主之。一宅於樹。蠡蠡然。有頭目。嘴微黝。多足而肉身。上下渾圓。鄰於長桑。因食其葉。號曰蠡母。黃帝氏主之。方生時。纖細而裸。數甚繁。亦隨人意。聽其多寡。性不喜風。坐密室。加煖則滋蕃育。旬日間三覺三眠。覺則食淥葉。細細環轉。至盡。晝夜不少停。薨薨有聲。獨避其梗。久之肥白。狀如水晶。一日自請於帝曰。妾素有經綸之志。北玄冥氏。歲歲挾大風示威。妾雖孱。能禦之。彼以栗。吾以溫。彼以勁。吾以軟。差足相勝。況久食大官。乘鄣自效。此其時矣。帝曰。相從久。未忍舍汝。投荒也。然母性時急。時嬾。不自持。邑邑請老。帝曰。凡養者必有以用。日來遇汝厚。皇后親率六宮。保汝長。汝寢不得安。食不得下咽。上林之樹盡禿。而遽舍朕辭去可乎。曰。固也。必有以報。然非獨辭而已。將丐陛下一枝之穩。自相結。



聚以基太平之業。且陛下血戰數十年。涿鹿之功最大。及今制黼黻文章。光運中天。而妾亦得與禾公並耀功烈。不亦可乎。帝曰。然則何計而可。因進曰。陛下柴望之餘。儘有餘束。願斷之。長尺有咫。置妾於顛。重累可三可四。妾願盡吐胸中所有。團爲雪宮。投之沸湯中。看有細而浮者。引之掛于軸。軸轉不休。以盡爲止。惟陛下所用。而妾殘軀。或委糞土。或飼鳥獸。皆無所惜。帝憮然從之。而皇后深念宮中充下陳者甚多。如母靜而不喧。婉而不嫵。盤旋不噬。且互枕藉。不苦凌壓。卽好嚼。祇木葉樹芽。無腥膻滋味之奉。一旦盡族糜爛。大可憐。乃留十之一。置楮上。次日子纍纍。不知其數。又挾二翼。栩栩然飛。或曰。此蛾眉也行。且惑人。后疑之。然見其臃腫。煙粉零落。度非帝所喜。置不與較。而收其子藏之。曰。此又來歲上林之蠹也。於是灑掃宮內外。置酒酣宴。行賞。而帝一日視朝。取軸示羣臣。大史院進奏。夜來文星見。一經一緯。牽牛織女。指日渡河。帝喟然曰。昔儻母常有此言。恨不留之。聽其虞淵以歿也。語未幾。軸上發白光。貫斗。長經天。殿門外。訾然有聲。一神人冉冉而下。自稱曰絲襄。俯伏。衣皆渾錦。無痕。奏狀。請。



軸而觀。曰此臣母家所統也。以瑩潔無類爲體。五色變化爲用。衣被萬方包裹。萬彙爲功業。而又歸本於素。素者質也。天體也。君道也。臣道也。今陛下應昌期。開大素。臣請得受而絡之。緒之。勤以杼。貫以梭。提以玉甲。覆以晴雲。七日畢工。以獻如期。帝大集廷臣召入。捧几而上。時西域貢昆吾之剪。口海進冰絹之助。女媧氏方鍊補天之石。卽以命之。隨手而成。太陽在左。太陰在右。山龍華蟲。各以次列。會南郊。帝齋宿五鼓。起披之。上衣下裳。露冕執大圭。肅拜。香氣凝靄。洋洋臨格。禮成。還宮肆赦。盡發餘軸。賜丞相以下各有差。次日兩廂父老進。請分餘繅祀爲神。世世修職。貢許之。於是與后稷氏大會議封爵。禾公曰穀城君。賜姓米。蠡母曰錦城君。賜姓文。秩比上公。祿萬石。禾之弟曰黍。麥豆稷粟。蠡之弟曰綿。葛裼苧蓀。爵次之。祿五千石。其族散處四方。皆徧。民得依倚出入。通祀於家。曰司倉之神。以多爲貴。陳陳相因。而不者一粒一絲無所著。議者或有不均之嘆。乃二人實無趨避意。曰我爲勤者所得。又其若惰者何。於是衆協然趨之。每歲大豐。而冠帶衣履。獨江南甲天下。

禾公憺母遍天下自古及今缺一不可古詩云粒粒皆辛苦又云多少工夫  
織得成世之暴殄天物者當細讀此文



十八娘傳

趙古農

十八娘者。粵之美娘子也。離姓。父名枝。或云出黃帝時。離朱之後。族類繁衍。子孫多散處閩蜀南粵間。粵位南離。離爲火。得天地精華之氣爲多。故娘子之生。佳麗莫匹。獨行列最少。因呼之爲十八娘。云。相傳其母常夢流星入懷。有感而孕。及震。芳香滿室。秀色爛斑。比長。顏如渥丹。中含雪膚。性復甘潤。腰細而長。好著紅羅衣。夏時。與其兄曰側生。好居深灣。嬉游於綠陰樹下。貌甚肖。豔妝照水。人望見之。涎爲之垂。曰。何美而豔也。有宋端明學士蘇公子瞻。謫宦游粵。見丰姿林立。星布纍纍。驚歎。願作嶺南人。爲臭味交。人謂之曰。學士特未覩十八娘耳。學士因贈以詩。云海山仙人。絳羅襦。紅紗中單。白玉膚。不須更待妃子笑。風骨自是傾城姝。蓋娘子實錄也。而蔡氏君謨。又爲離氏作譜牒。叙支派甚詳。如陳紫宋。香方紅江綠丁香子輩。皆其族。許字於人者也。先是南越武王佗。備物以獻高帝。鮫人而外。離氏女與焉。北方有離氏。自此始。至武帝破南越。携離氏女歸上林院。作扶荔宮貯之。顧北土地寒。非土著。鮮不變者。遷地弗良。不特橘



踰淮北爲枳也。迨永元中。帝聞南海有離氏美人。容色殊絕。詔下選焉。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晝夜傳送入宮。人苦勞役。臨武長唐羌上書。力陳有玩人喪德。好色不如好德之論。上可其奏。詔遂寢。厥後數傳至娘子。唐開元間。楊氏玉環稔知離氏支派。尙繁於粵。又以曲江張公。在禁中西掖嘗盛稱之。作賦揚詡其實。玉環思得一見爲快。爰遣使飛騎迎入。見則爲笑。杜牧所以有一騎紅塵之詠也。時適長生殿新曲譜成。會娘子進。遂以名其曲。因召見娘子於沈香亭。勅宮人扶持之。爲其好衣紫也。賜緋衣一襲。由是寵愛日深。波及子若弟。有賜狀元者。洊升至一品者。更或入爲尙書。出爲將軍者。皆以娘子之貴貴之。而娘子仍不欲以紅粉取憐於人。惟日侍官奴。名旁挺者。出入宮闈。自署爲絳衣仙子。一日忽尸解去。若蟬蛻然。宮人竟不知其所之云。

贊曰。十八娘。豈真離朱子苗裔耶。不然。何生長於南者。猶以火德著也。彼離者。麗也。豔麗之至。而爭妍於顏色間。且再索而得女。離之謂乎。宜其取悅於人也。夫爲尤物。足以移人信哉。



眞眞曲

崇德貝 瓊廷琚著

姚文公爲承旨時。一日玉堂燕集。聲伎畢奏。有眞眞者。操南音。公疑而問之。泣對曰。妾建甯人。西山之苗裔也。父司筦庫。於濟甯坐盜用縣官財。賣妾以償。遂流落娼家。公憫之。遣使白丞相。三寶奴爲落籍。且謂翰林屬官王棣曰。汝無妻。以此姬配汝。我卽其父也。資裝皆出於公。棣字棣華。後官至翰林待制。噫。以西山之賢子孫陵遲。疑不至於此。然辱於始而正於終。是亦天也。貧谷筆談紀其事。予乃賦四十二韻。而沉鬱悽婉。亦足以盡其大畧矣。

斷絲棄道邊。何日緣長松。墮羽別炎洲。不復巢梧桐。請君且勿飲。聽我歌懊儂。在昔全盛時。冠蓋紛相從。盤遊易水上。意氣天山雄。金刀手割鮮。酒給葡萄濃。坐有一枝春。秀色不可雙。娉婷劉碧玉。綽約商玲瓏。寶髻金雀釵。已覺燕趙空。或聞操南音。未解歌北風。上客驚且疑。姓氏初未通。問之慙復泣。乃起陳始終。妾本建甯女。遠出西山翁。父母生妾時。謂是金母童。梨花鎖院落。燕子窺簾櫳。

迢迢官朔方。南歸山水重。侵貸國有刑。桎梏加父躬。弼女以自贖。白璧淪泥中。  
秋娘教歌舞。聲價傾新豐。永爲倡家婦。遂屬梨園工。覽鏡拂新翠。吹簫和小紅。  
身居十二樓。屢入明光宮。京華多少年。門外嘶青聰。自傷妾薄命。失路隨秋蓬。  
不如孟光醜。猶得嫁梁鴻。客聞爲三歎。祖德甯未崇。回黃忽變綠。人事何匆匆。  
有客傷緹縈。無人憐蔡邕。遣使白丞相。削藉歸舊宗。山史三十餘。勿恨相如窮。  
配汝執箕帚。今夕看乘龍。鴛鴦並玉樹。鸚鵡開金籠。銀甲不復整。紅牙不復從。  
提甕自汲水。絺綌亦御冬。應非事羊侃。頗類歸建封。琵琶感商婦。老大猶西東。  
崔徽怨顚顚。浪寫丹青容。依依章台柳。落絮春無踪。小妾恨題驛。竟與瓊奴同。  
時多困坎壈。事或欣遭逢。焉知百尺井。歛登羣玉峰。側聞爲者誰。內相姚文公。



至正妓人行

廬陵李 禎昌祺著

永樂十七年。予自桂役房山。是冬邂逅一遺姬於逆旅中。雖舊沒塵土。有衰老態。然尙餘談笑風韻。猶以紫簫自隨。訪其詳。蓋大都妓人。以才貌隸教坊供奉。陵遷谷變。將落髮爲比丘尼。未果。已而轉嫁編氓。愈益淪落。今垂老無所依。隨孫就食匠氏間。遂呼酒飲之。使吹數調。既罷。因與共論疇昔。其言至正時繁華富貴事。如目覩然。每一追思。懷抱輒復作惡。豈來今往古。紅顏薄命。當如是耶。余爲低回悽然慨歎。且感其意。作長辭贈之。題曰至正妓人行。第辭華萎弱。不足以寫其態度之萬一。憂鬱之際。取而讀之。匪慰若人。聊以自解焉耳。

桃花含淚傷春老。蓮葉欺霜悴秋早。紅飄翠隕誰可方。大都伎人白頭嫗。言辭婉媚雖足愛。顏色萎摧甯再好。姿同蒲柳先凋零。景近桑榆漸枯槁。我役房山滯客邊。客邊意氣迥非前。螺杯漫想紅樓飲。雁柱徒懷錦瑟絃。晏歲荒村因邂逅。



近芳樽小酌且留連。陽台楚雨情磨滅。舞袖弓鞋事棄捐。於今淪落依草木。天  
寒幽居在空谷。爺娘底處誤墳墓。姊妹何鄉尋骨肉。初謂終身永歡笑。那知末  
路翻撈攬。莫惜縹緲紫玉簫。暫吹絳闕瑤台曲。停觴起立態如疑。歛衽躊躇半  
晌時。凝情徘徊傾聽久。微茫杳渺度腔遲。嬌疑。睨睨鶯求友。嫩訝呢喃燕哺兒。  
巨壑潛蛟驚起蟄。危巢別鵠苦分離。分離或變成淒切。淒切愈加音愈咽。蕩子  
江湖信息稀。疲兵關塞肌膚裂。似啼似訴復似泣。若慕若怨兼若訣。孤舟嫠婦  
旅魂銷。異域羣臣鬢毛折。參商角羽雜宮商。微韻紆餘巧抑揚。墜絮遊絲爭繞  
亂。哀蛩怨蚓互低昂。呦呦瑞鹿游靈囿。噉噉和鸞集建章。楚弄數聲諧洗簇。氏  
州一曲換伊涼。伊涼溜亮益閑暇。塤箎笛聲皆在下。琚瑀鏗鏘韻碧霄。機梭淅  
瀝鳴玄夜。須臾衆調多周遍。返席重論盛年話。一自干戈據擾攘。幾多行輩遘  
淪謝。記得先朝至正初。奴家才學上頭餘。銀環約臂聯條脫。綵綫採絨綴罽罽。  
博局倦餘邀伴賭。鞦韆蹴罷倩人扶。纖腰數被鄰姬妬。鬢髮常煩阿姐梳。羽林  
英俊馳輕轂。慣向奴家通夕宿。鳳枕鸞衾肯暫辜。蜂媒蝶使交相屬。玉容反懼



脂粉浣。香體匪藉沉檀浴。退居始替興聖班。內使傳宣又催促。宇宙雍熙百姓安。仁覃四裔覆三韓。畏吾選作必闍赤。欽察恩深答刺罕。已見拂郎呈驥裏。還聞緬甸貢琅玕。丹楹陡峻棲鳩鵲。華表玲瓏鏤角端。神州形勝真佳麗。鬱鬱葱葱蟠王氣。五穀豐登免稅糧。九重娛樂耽聲妓。廣寒宵得侍乞巧。太液晨許陪修禊。避暑巡遊欲屆程。沿途宿頓爭除地。隨鑾供奉揀娉婷。特敕奴家扈蹕行。鹵簿曉排仙仗發。抹倫晴鞠繡鞍乘。營間鼓鐺轟雷動。磧外氛埃掃電清。紈扇試時達大內。花園過去是開平。宗王貴戚咸來會。嵩呼萬歲齊齊跪。緋纓帽妥鉢焦圓。黑瓣髻紉卜郎銳。後先雉扇張薛執。左右麟符火赤佩。茜罽縫袍竺國師。霞綃蹙帳天魔隊。齊姜宋女總尋常。惟詫奴家壓教坊。樂府競歌新北令。勾欄慵做舊西廂。煞寅院本偏蒙賞。喝采筌篴每擅場。渾脫囊盛阿刺酒。達拿珠絡只徐裳。胡元運祚俄然歇。遠遁龍荒棄城闕。官裡遙衝朔漠塵。哈敦暗哭穹廬月。壞宮晝靜着封鎖。虛室苔生罷朝謁。絕徼陰森部落衰。中原瀕洞烽烟熱。填溝塞塹總嬋娟。蟻虱微軀幸瓦全。窈窕蛾眉渾嬾畫。蹒跚繭足亦羞纏。祇園



披荆思依佛。梵榻跏趺擬學禪。練衲正宜參般若。赤繩無奈墮癡緣。蘭心慧質  
非堅固。宛轉綢繆媒灼誤。嫁與凡庸里巷兒。流爲鄙賤糟糠婦。文禽失類偶雞  
鶩。孔雀迷羣隨鵲鷺。手具盤飧奉舅姑。親操井甕應門戶。物換星移十載強。尊  
嫜殂歿藁砧亡。忍談富貴徒增感。怕說酸辛只斷腸。筋骸疲憊龍鍾久。里舍么  
娘嗤老醜。塗抹伊誰識阿婆。彈擲競自矜纖手。偷生又幸逢明代。垂死甯當正  
邱首。轆轤頽齡諒弗多。槎牙瘦骨行將朽。歛歔嘆古更嗟今。少日榮華晚陸沉。  
亶亶願母嫌聒耳。寥寥罕遇是知音。織烏荏苒忙過隙。司馬汎瀾已濕衿。往運  
推移端莫挽。窮途汨沒最難禁。妓人聽我相寬慰。美貌多爲姿質累。倉皇明鏡  
樂昌分。縹緲層樓綠珠墜。雖云螢獨因貧乏。贏得嬌嬈到憔悴。世上浮名不值  
錢。杯中醇酎休辭醉。屏營收淚起逶迤。載拜殷勤乞賦詩。土炕蓬牕愁寂夜。挑  
燈快讀解愁頤。那知皓首逢元稹。弗用黃金鑄牧之。灑翰酬渠增慷慨。風流千  
載繫遐思。

予既贈以是詩。乃致謝曰。此元白遺音也。何相見之晚也。老身旦夕且死。當



與偕焚。庶讀之於地下。明年春。予將還京師。重往過之。則果沒矣。因誦斯稿。猶若見其俯仰語笑之態。悲夫。永樂庚子閏正月朔日廬陵李禎識。

卷一

九

集



圓圓傳

陸次雲雲士著

圓圓陳姓。玉峰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畹第時闖師將迫畿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台。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畹憂甚。語圓圓。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畹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繾綣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鑒於石尉。不借入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盍以此請。當必來。無刼顧。畹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却也。強而後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畹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卽欲去。畹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



淡粧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艷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晚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甯勿畏而擁此耶。晚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坐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尙不樂越公。矧不逮越公者耶。吳頷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晚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報公家。先於報國也。晚勉許之。吳卽命圓圓拜辭。晚擇細馬馱之去。晚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驤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不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稀。田畹進帝而帝卻之。今聞晚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驤第中矣。是時驤方降闖。闖卽向驤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驤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歆。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卽命羣姬唱西調。操阮箏擊缶。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



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卽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斫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畧曰。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卽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眦裂。猶意我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否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旣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旣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訣。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乞王師以剿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驤。並其家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曰。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旣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卽褰裳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圓曰。妾爲大王計。宜留妾縱。



敵。當說彼不迫。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闖膽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既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爲闖致說。自以爲法戒。追窮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台。營鄆塢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恒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卽捧觴爲壽。以爲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仇。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容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潢池。致勞撻伐。跋扈艷妻。同歸殲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陸次雲曰。語云。無徵不信。圓圓之說。有徵乎。曰。有。徵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爲紅顏。蓋實錄也。三桂齎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其非。卻其賄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徵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



溫柔鄉記

梁國正

余讀文苑滑稽龔肇權趙聖伊二先生溫柔鄉記。一則軟玉溫香。莊而不冶。一則幻情綺語。切于覺世。心竊慕之。而世俗往往溺情飢慾。樂死溫柔鄉。余甚憫焉。戲作一篇。聊以效顰。辭近靡曼。意深垂戒。中溫柔鄉癖者。當奉爲藥石。文之工拙。所不計也。

極樂天之西。爲安樂國。國西爲桂林郡。郡西折爲醉鄉。又折而西。有溫柔鄉焉。鄉之中。多男少女。風氣柔弱。故以溫柔名。由醉鄉西出十里有藍橋。爲鄉之津梁。踰藍橋。可朝發而夕至。溫柔鄉也。鄉之前環欲海。後枕睡鄉。左界華胥。右接蒿里。西轉爲渡迷津。媯汭河洲。夜宮瓊宮。株林長生殿。咸是鄉名勝。其他蒿里山水人物。怪怪奇奇。不勝觀覽。東望爲溱洧。又東爲洙鄉。南爲桑間。爲淇上。相去咫尺。可通溫柔鄉。惟北門不啓。游人多不出其途。文人學士。劇游是鄉。大都假道於桂林郡。鄉之系出人皇氏。秦以前不甚表著。至趙合德而鄉始知名。其間百家雜處。族姓繁衍。代有麗人。王嬙飛燕。西施綠珠。小憐小青。其最著者也。



遺豔風流。至今勿替。鄉人仍嬌媚妖妙。婉嫩苗條。盡態極研。粉白黛綠。習俗然也。手荑柔齒。瓠犀膚凝脂。領螭螭笑倩目盼。卽謂溫柔鄉風詩可也。鄉間氣候陰多陽少。春氣居多。然風景不常。和則爲凱風。暴則爲終風。游人稍不自持。春心一動。輒外感風熱。中得相如病。識世運者。有陰長陽消之感。鄉之要津。有月老祠。至靈感。閤鄉從違。皆取決焉。爲一鄉香火。其神手捧緣簿。繞以赤繩。人與是鄉有戚緣。神以赤繩繫其足。遂逍遙鄉中。遍閱佳趣。不之禁也。不然。雖踰牆術妙。不能飛渡藍橋。月老祠左爲錢神祠。神通廣大。月老甘拜下風。倘緣薄緣慳。赤繩吝尼。啟請錢神。獲渠默佑。月老自回心轉意。溫柔鄉亦可朝夕恣志。故心乎溫柔鄉者。必先禱錢神。後謁月老。遵廟而南。爲平康里。狹邪館在焉。其廟顏曰花林。以其無冬夏。無宵晝。皆豔吐芙蓉。香舒豆蔻。蓮臉半羞。梅妝甫啟。唇似朱櫻。腰如弱柳也。內多狐魅妖冶百態。卽鄉人邂逅。亦曰我見猶憐。善蠱惑。耗人財命。中其蠱。非刀圭可愈。不至牀頭金盡。形容枯槁不止。貴介胄富王孫。當誦濂溪先生可玩觀而不可褻玩之句。以自戒。花林之氣鬱而爲風。名花風。其



發無端。不拘時候。中之卽死。若南方瘴癘然。治遊花林子弟。每以發風爲慮。原  
溫柔鄉。花氣撲人。故花風洋溢。遍鄉都有。不惟狹斜。狹斜叢萃。殘花敗柳。色野  
香雜。多奇毒。偶沾染。則發惡瘡。甚至有紅燭全銷。情恨寸斷。未運成風之斤。頓  
占噬嗑六二者矣。鄉前層巒疊出。尖而銳者爲五指山。纖纖如玉笋。光潔如沐  
者。雲髻山也。色黑如漆。與五指山若連若斷。多產苓香草。蝴蝶金鳳常翻飛其  
上。遠而矚之。彷彿烏雲縷縷。盤結嵯峨。鄉人謂從巫山飛來。故今朝暮猶行雲  
雨。下爲白玉雙峯。圓巧如珠。光潤似玉。兩相對峙。瑩潔非常。時覆白雲。如新剝  
鷄頭。輕罩香殼。其嶺嶮然。凸不孔不竅。以口吸之。玉液源出。滑膩勝香酪。清甘  
逾瓊漿。名花乳。醫家謂能澤肌膚。補血液。駐顏益壽。其殆東坡所云。一甌花乳  
者耶。山之陽。爲蛾眉山。又曰遠山。亘二三里。形如臥蠶。朝夕眺望。黛色鸞翠如  
畫。溫柔鄉山勝。以白玉雙峯爲冠。蛾眉之下。半箭許。盈盈兩水。徹底澄泓。則清  
華池也。鴻雁來賓時。月霽天空。無風亦浪。微波宛轉。灼灼有光。最足怡情。人曰  
秋波。觀者罔不心目眩惑。飄魂蕩魄。花箋記云。秋波一轉。惹人顫。信然。距池百



餘步爲香唾泉。卽石華泉。以合德與貴人戲。會於斯。飛燕誤唾合德袖。餘唾落此得名。泉溫冽如醴。馥郁甘滑。味美于回。能解醒耳。熱酒酣。一漱唾泉。香沁肺腑。夙醒頓醒。違唾泉一里。爲陰溝。纖草零星。頗備怪異。溝之狀。類滴水巖中。隱一圓竅。小而淺。探以圓物。不大衲。鑿水淫淫然。聞竅初猶淺。狹纔容一指。後爲楊公子所鑿。今稍深潤。月必桃花水一至。日夜不絕。三五日輒止。俗以月信目之。又名月脈。陰溝內實。月脈不流。鄉人輒喜歡。竊預卜履石夢月之信。若月信不至。溝流白水。鄉人以爲不祥。扁鵲著溫柔鄉月令。云是月也。月信不至。陰溝白流。則人多陰濕潮熱癰癆虛損。蓋謂此也。凡選勝至溫柔鄉。莫不游陰溝。流覽摩挲。探竅取水以爲樂。然不可數探。探多則其人必死。不死則病。西漢劉鷺賞心此竅。樂探不休。竟溺死溝中。達人又目爲禍水。然好事者謂遊陰溝。飲花乳。吸唾泉。可補入金樓佳話。鄉中多奇花異木。有含笑解語杏臉桃夭。連理夜合金蓮。此處金蓮最豔。令人真個銷魂。與中土芙蕖異。芙蕖以大爲異。金蓮以小爲貴。又名潘妃步。聞說潘妃曾留步此鄉。金蓮從步底湧出。故名。亦韻事也。



昔漢成帝酷愛此花。持玩不忍釋。手自後尋芳者入溫柔鄉。鮮不注意金蓮矣。杏臉潤白如肪。粉光若膩。相看不厭。可以養目。可以療飢。所謂秀色可餐者此也。花之香潔濃郁。推夜合。先一試其味。便致人流連渴想。渴想不已。多溺慾海而死。含笑香逾鷄舌。最不可近。近則殺人。其笑裡藏刀也。花品最劣者。名鳩盤茶。色香曖昧如覓母。薄施脂粉。或青或黑。人望見其顏色。不禁發悶噁嘔。鳥獸蟲魚。則鴛鴦山獺。比目可憐。鳳子之屬。惟鴛鴦爲鄉人欣賞。常玩之被底。更有悍獸三種。一胭脂虎。一紅粉狼。一河東獅。柔腸男子。聞其咆哮號吼。卽心怖膽落。神氣消阻。惟剛腸漢不懼。然亦聞聲蹙額。時人稱爲溫柔三畏。俗以豪侈相尙。衣飾器用。精華巧豔。冠絕一世。有琥珀釵一隻。值錢百七十萬。與玉笛。篳篥。琵琶。揭鼓。留仙裙。香羅襪。諸物事並重。昔鄉人遺羅襪一具。購求得之。賞千金。其貴重如此。搔頭條脫。皆飾金玉。此外脂香蓉鏡。不一而足。其居處皆香閨綉闥。西廂南樓。雕闌花柳。俗尙貴黃賤青。貯金屋。咸爭羨阿嬌。倚青樓。舉族不以人齒。雅好餽贈。鈿合。紈扇。金釵。同心結等物。皆其儀享。鄉人重心結而輕紈扇。



欲與締交。以同心結通款曲。可得其歡心。貽以紈扇。反生懊惱。性情則柔順和婉。溫雅蘊藉。好讀書。年有十五。罕不通經者。多豔才。卽璇璣圖。白頭吟。玉臺新詠。亦足窺見一斑。其土音清而韻巧。如鸛鶯嬌。如弄簧耳。其聲可不問而知其爲溫柔鄉。隴西李青蓮嘗有聞弄厚幸之慕。其足動人憐如此。悅美少年。往往發情止禮。胥聽月老處分。卽相與定情。如魚水漆膠。纏綿繾綣。鄉人美之爲鸞鳳。否鄙之爲雉與狐。衛之婁猪。南漢之媚猪。賂賓王之狐媚。卽此意也。相慕悅以情。邁多情。則快譜合歡。遇薄情。則怨歌長恨。情之所鍾。一至於此。少年惑其情。咸曰。此間樂。不思返也。如得隴望蜀。厭故憐新。鄉人卽生妒嫉。輒入膏盲。莫可救藥。有寧飲酖以死。不願不妒以生者。聞倉庚可療。未嘗經驗。不可據以爲信。怕生離。甚於死別。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傷生離也。紅袖香銷。玉簫無韻。感死別也。第重抱琵琶遇別船。鄉人見慣。惟天涯室遠。未唱刀頭。索斷離腸。難圓月缺。膏沐誰容。有情誰遣。鄉人不禁憂從中來。不可斷絕。願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之咏。夢啼妝淚紅闌干之吟。良有以也。若留戀溫香。全偎軟玉。烏交履錯。珥



墜釵橫。銷金帳裡。親愛卿卿。碧玉欄邊。誓盟世世。只嫌夜短。不計宵殘。睡足海棠。輕寒不覺。眉舒柳葉。無翠憐描。此中可人。真不足爲外人道。洵溫柔鄉一刻千金。樂莫樂兮。佳況其或興闌情索。意倦神疲。便道一游睡鄉。復精神奕奕。少年慕其風。尤而效之。得其貌似。亦足蠱人。董賢鄧通。韓嫣鄭櫻桃。彌子瑕輩。丰姿翩翩。綽約如處子。最得風氣先。識者見其男不男。女不女。知廉恥道喪矣。惡閹宦相傳。唐李三郎訪楊玉環。夜憇是鄉。鄉人瞥見高力士。僉曰。夫夫也。人道滅絕。適從何來。遽及於此。何不撲殺此獠。羣擠而逐出境外。雙鳳十六年修溫柔鄉誌。寧以左邱明主其事。而馬遷不與焉。尤惡高僧。曩昔鳩摩羅什宜州僧。卓錫其鄉。鄉人亦樂之。大抵風流僧不惡也。不禮老僊。謂其鬚眉如戟。無丈夫氣。溫柔鄉土物風俗。勝游舊蹟。此其大畧。鄉屬織女分野。尤物萃生。如入衆香國。遊大臺。別有天地。非人間。靡不心曠神怡。相思不置。溺而忘返。則亡國破家。敗名喪身。相隨屬。古今人蒙其禍者。指不勝屈。昔履癸偕施妹喜。過其鄉。沈亂乎夜宮。作牛飲戲。以媚乎鄉人。已而放乎南巢。受辛惑妲己。爲長夜飲。鄉之瓊



宮卽其地也。後羅太白之禍。唐元宗携貴妃憑欄私語。約誓長生殿。老於是鄉。未幾漁陽變起。陳靈公同夏姬放乎鄉之株林。惟日不足。卒至殺身。其他阿房。辱并金谷。銅臺。思香媚寢。暨卽兀該。玉樹後庭。花道之不勝道。然總不離溫柔鄉。此物此志也。世貪溫柔鄉。窈窕甘其媚惑。卿憐我。我憐卿。必相將浪游華胥。輾轉而歸於蒿里。其鄉謠曰。傾國傾城一見勾魂。可爲寒心也。獨魯男子。柳下惠。楮淵。不入其鄉。嘗至慾海而返。趙清獻。張忠定。曾至慾海。興盡劇止。亦不難輕去其鄉。杜牧旣得鄉導。而游春較遲。竟不涉其地。崔護尾生。則有志而未之逮。對溫柔鄉而泣數行下者。白香山一人耳。夫人孰不惡死。溫柔常能死人。人當視爲畏途。何游是鄉者踵相接也。而非也。予當戒色之年。屢游是鄉。偶馬首欲東。趨渡迷津。見一丈人。箕踞坐下。騎展邦族。始悉丈人原溫柔鄉中人。旣抱子而徙居渡迷津也。予因諷之。天下死於溫柔鄉者夥矣。胡丈人至今而不死也。丈人曰。吁。子固矣。子徒知溫柔鄉之能死人。而不知溫柔鄉之能延年。孟子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能夕惕溫柔鄉之憂患。斯能永享溫柔鄉之安樂。人之



死溫柔鄉。皆溺而忘憂患。又何往而不得死。而非溫柔鄉之能死人。人人入溫柔鄉。自樂死矣。余樂生不樂死。故至今不死。曰。不死有術乎。曰。有。目中有心中無樂而不淫。過而不留者。能入能出。是謂不死之術。且子未偏歷溫柔鄉諸勝耶。古虞帝舜。與英皇曾。幸是鄉。媯汭其行在也。今有二妃手植竹存焉。而舜年百有十歲。周姬昌。又曾與淑女居此鄉之河洲。洲前荇菜參差。是其遺跡。而文王壽九十七。人不樂死。雖世居溫柔鄉。可與簞鏗比年。苟求死不暇。豈惟溫柔鄉是懼。吾見桂林郡醉鄉死者。不可更僕數也。矧溫柔鄉實能生人。悠悠六合。誰非生於斯。長於斯者。能死人乎哉。子未學詩乎。古詩三千。尼父刪而存三百。刪之者十之九。惟溱洧與洙之鄉。桑中淇上諸篇。不能割愛。此何以故。以其通溫柔鄉之故。至今都人士。勉乎修齊。志乎理學。觀於鄉。猶可見造化之原。萬物造生之蘊。此鄉之有裨於世道人心大矣。我寓若鄉三十餘年。如魚相忘於江湖。祇見其益我以樂。而未始見其促我以死。我方鰓鰓然倚若鄉爲極樂天。安樂國。以養我天年。而子還訝我不爲若鄉溝中瘠。未知生焉知死。夫是之謂黜闇。

卷一  
余莞爾笑曰。丈人所行。不逮所見。亦既抱子溫柔鄉矣。卽在溫柔鄉收爾骨焉。亦復何恨。胡徙渡迷津爲。而曰。延年爲大耳。丈人曰。老子興復不淺。不見猶可。見之殊亂人意耳。予感丈人言。恐一旦衰老。爲溫柔鄉棄。急操不死術。寢處溫柔鄉。或七日來復。或一月一至。庶幾長處樂而莫予毒乎。



金漳蘭譜

宋 趙時庚

予大父朝議彥自南康解印還里。卜居築茅。引泉植竹。因以爲亭。會宴乎其間。得郡侯傅上伯成名。其亭曰簞簞世界。又以其間架數椽。自號趙翁書院。回峯面勢依山疊石。盡植花木。叢雜其間。繁陰布地。環列蘭花。掩映左右。以爲游憩養疴之地。予時尙少。於其中尤好其花之香艷清馥者。目不能捨。手不能釋。卽詢其名。默而識之。是以酷愛之。殆幾成癖。粵自嘉定改元以後。又聞數品高出於向時所植者。予喜而求之。故盡得其花之容質。無失封培愛養者之法。而品第之。殆今三十年矣。然未嘗與達者道。暇日有朋友過予。會詩琴棋之後。翛然而問之。予則曰。有是心矣。卽縷縷爲之詳言。友曰。吁。亦開發後覺之一端也。豈如一身可得而私。何不示諸人以廣傳耶。予不得辭。因集爲一卷。名曰金漳蘭譜。欲以續前人牡丹荔枝譜之意云爾。時紹定癸巳六月良日澹齋趙時庚撰書。

叙蘭容質第一

陳夢良 色紫。每幹十二萼。花頭極大。爲衆花之魁。至若朝暉微烘。曉露暗濕。則灼然騰秀。亭然露奇。斂膚傍幹。團圓四向。婉媚嬌綽。竚立凝思。如不勝情。花三片。尾如帶。徹青葉三尺。頗覺弱黯。然而綠背雖似劍脊。至尾稜則軟薄斜撒。粒許帶縐。最爲難種。故人希得其真。

吳蘭 色淡紫。有十五萼。幹紫莢紅。得所養則歧而生。至有二十萼。花頭差大。色映人目。如翔鸞翥鳳。千態萬狀。葉則高大剛毅。勁節蒼然可愛。

潘花 色淡紫。有十五萼。幹紫。圓匝齊整。踈密得宜。踈不露幹。密不簇枝。綽約作態。窈窕逞姿。眞所謂艷中之艷。花中之花也。視之愈久。愈見精神。使人不能捨去。花中近心所色。如吳紫。艷麗過於衆花。葉則差小於吳。峭直雄健。衆莫能乃。其色特深。

仙霞 乃潘氏西山於仙霞嶺得之。故更以爲名。

趙十四 色紫。有十五萼。初萌甚紅。開時若晚霞映日。色更晶明。葉深紅者。合



於沙土則勁直肥聳。超出羣品。亦云趙師博。蓋其名也。  
何蘭 紫色中紅。有十四萼。花頭倒壓。亦不甚綠。

品外之奇

金陵邊 色淡紫。有十二萼。出於長泰陳家。色如吳花。片則差小。幹亦如之。葉亦勁健。所可貴者。葉自尖處分二邊。各一線。許直下至葉中處。色映日如金線。其家寶之。猶未廣也。

白蘭甲

濟老 色白。有十二萼。標致不凡。如淡粧西子。素裳縞衣。不染一塵。葉似施花。更能高一二寸。得所養。則歧而生。亦號一線紅。

竈山 有十五萼。色如碧玉。花開體膚鬆美。顚顚昂昂。雅特閑麗。真蘭中之魁品也。每生並蒂花。幹最碧。葉綠而瘦薄。開生子蒂。如苦蕒菜。葉相似。俗呼爲綠衣郎。

黃殿講 號爲碧玉。幹西施。花色微黃。有十五萼。合併幹而生。計一十五萼。或

迸於根。美則美矣。每根有萎葉。朶朶不起。細葉最綠。肥厚。花頭似開不開。榦雖高而實瘦。葉雖勁而實柔。亦花中之上品也。

李通判。色白。十五萼。峭特雅淡。追風浥露。如泣如訴。人愛之。或類鄭花。則減一頭地位。

葉大施。花劍脊最長。眞花中之上品。惜乎不甚勁直。

惠知客。色白。有十五萼。賦質清癯。團簇齊整。或向背嬌柔。瘦潤。花萼淡紫。片尾凝黃。葉雖綠茂。細而觀之。但亦柔弱。

馬大同。色碧而綠。有十二萼。花頭微大。間有向上者。中多紅暈。葉則高聳。蒼然肥厚。花榦勁直。及其葉之半。亦名五暈絲。上品之下。

鄭少舉。色白。有十四萼。瑩然孤潔。極爲可愛。葉則修長而瘦散亂。所謂蓬頭少舉也。亦有數種。只是花有多少。葉有軟硬之別。白中能生花者。無出於此。其花之資質可愛。爲百花之翹楚。

黃八兄。色白。有十二萼。善於抽榦。頗似鄭花。惜乎榦弱。不能支持。葉綠而直。



周染 花色白。十二萼與鄭花無異。但幹短弱耳。

夕陽紅 花有八萼。花片凝尖。色則凝紅。如夕陽返照。

觀堂主 花白。有七萼。花聚如簇。葉不甚高。可供婦女時粧。

名弟 色白。有五六萼。花似鄭。葉最柔軟。如新長葉。則舊葉隨換。人多不種。

弱脚 只是獨頭蘭。色綠。花大如鷹爪。一幹一花。高二三寸。葉瘦長二三尺。入臘方花。薰馥可愛。而香有餘。

魚魷蘭 十二萼。花片澄澈。宛如魚魷。采而沉之水中。無影可指。葉頗勁綠。此白蘭之奇品也。

### 品蘭高下第二

余嘗謂天下凡幾山川。而支派源委於人迹所不至之地。其間山坳石潭。斜谷幽竇。又不知其幾何多。邁古之修竹。轟天之危木。雲烟覆護。溪澗盤旋。萬蘿蔽道。陽暉不燭。泠然泉聲。磊乎萬狀。隄圯之異。則所產之多。人賤之蔑如也。倏然輕采於樵牧之手。而見駭然。識者從而得之。則必携持登高岡。涉長途。欣然不

憚其勞。中心之所好者。不能以集凝而置之也。其地近城百里。淺小去處。亦有數品可取。何必求諸溪山窮谷。每論及此。往往啟識者雖有不韙之誚。母乃地邇而氣殊。葉萎而花蠹。或不能得培植之三昧者耶。是故花有淡紫。有淺紫。有淡紅。有淺紅。與夫黃白綠碧魚魷金稜邊等品。是必各因其地氣之所鍾而然。意亦隨其本質而產之耶。抑其皇穹儲精。景星慶雲。隨光遇物而流形者也。噫。萬物之殊。亦天地造化施生之功。豈予可得而輕議哉。竊嘗私合品第而數之。以謂花有多寡。葉有強弱。此固因其所賦而然也。苟惟人力不到。則多者從而弱之。弱者又從而弱之。使夫人何以知蘭之高下。其不誤人者幾希。嗚呼。蘭不能自異而人愧之耳。故必執一定之見。物品藻之。則有淡然之性在。況人均一心。心均一見。眼力所至。非可誣也。故紫花以陳夢良爲甲。吳潘爲上品。中品則趙十四。何蘭大。張青蒲。統領陳八。斜淳。監糧。下品則許景初。石門紅。小張青。蕭仲和。何首座。林仲孔。莊觀成。外則金陵邊爲紫花奇品之冠也。白花則濟老。竈山施花李。通判惠知客馬大同爲上品。所謂鄭少舉。黃八兄。周染爲次。下品夕。



陽紅雲嶠朱花觀堂主青蒲名弟弱脚王小娘者也。趙花又爲品外之奇。

### 天下養愛第三

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者何。蓋歲分四時。生六氣。合四時而言之。則二十四氣以成其歲功。故凡穹壤者皆物也。不以草木之微。昆虫之細。而必欲各遂其性者。則在乎人。因以氣候而生全之者也。被動植者。非其恩乎。及草木者。非其人乎。斧斤以時入山林。數罟不入污池。又非其能全之者乎。夫春爲青帝。回馭陽氣。風和日煖。蟄雷一震。而土脉融暢。萬彙萌生。其氣則有不可得而揜者。是以聖人之仁。則順天地以養萬物。必欲使萬物得遂其本性而後已。故作臺太高。則衝陽。太低則隱風。前宜面南。後宜背北。蓋欲通南薰而障北吹也。地不必曠。曠則有日。亦不可狹。狹則蔽氣。右宜近林。左宜近野。欲引東日而被西陽。夏遇炎烈則蔭之。冬逢沍寒則曝之。下沙欲疏。疏則連雨不能淫。上沙欲濡。濡則酷日不能燥。至於挿引葉之架。平護根之沙。防蚯蚓之傷。禁螻螳之穴。去其莠草。除其絲網。助其新篴。剪其敗葉。此則愛養之法也。其餘一切窠虫族類。皆能



蠹害並可除之。所以封植灌溉之法。詳載於後。

堅性封植第四

草木之生長。亦猶人焉。何則。人亦天地之物耳。閒居暇日。優游逸豫。飲膳得宜。以蘭而言之。且一盆盈滿。自非六七載。莫能至此。皆由夫愛養之念不替。灌溉之功愈久。故根與壤合。然後森鬱雄健。敷暢繁麗。其葉蓋有得於自然而然者。合焉欲分而拆之。是裂其根。芟易其沙土。況或灌溉之失時。愛養之乖宜。又何異於人之飢飽。則燥濕干之。邪氣乘間。入其榮衛。則不免侵損。所謂向之寒暑適宜。肥瘦得時者。此豈一朝一夕之所能仍舊者也。故必於寒露之後。立冬以前而分之。蓋取萬物得歸根之時。而其葉則蒼根則老故也。或者於此時分一盆吳蘭。吝其盆之端正。則不忍擊碎。因剔出而根已傷。暨三年培植。尤至困。予今淡以爲戒。欲分其蘭而須用碎其盆。務在輕手擊之。亦須緩緩解拆其交互之根。勿使有拔斷之失。然後逐窺藁取出。積年腐蘆頭。只存三年者。每三窺作一盆。盆底先用沙填之。卽以三窺藁之互相枕籍。使新窺在外。作三方向。卻隨



其花之好肥瘦沙土從而種之。盆面則以少許瘦沙覆之。以新汲水一勺以定其根。更有收沙曬之法。此乃又分蘭之至要者。當預於未分前半月取土篩去瓦礫之類。曝令乾燥。或欲適肥。則宜於淤泥沙可用。使糞夾和曬之。俟乾或復濕。如此十度。視其極燥。更須篩過。隨意用。蓋沙乃久年流聚。雜居陰濕之地。而蘭之驟爾分拆。失性。假以陽物助之。則來年藁篋自長爾。與舊葉比肩。此其効也。夫苟不知收曬之宜。用彼積揜之沙。或憚披曝。必至羸弱。而黃葉者有之。篋之不發者有之。積有日月。不知體察。其失愈甚。候其已覺。方始滌根易沙。加意調護。冀其能復。不亦後乎。抑豈知其果能復焉。如其稍可全活。有幾何時。後而獲遂本質邪。故爲淡愛者言之曰。與其於既損之後而欲復全生意。何若於未分之前而必欲全其生意。豈不省力。今逐品所宜沙土間列於後。

陳夢良 用黃淨無泥瘦沙種。而忌用肥。恐有腐爛之失。

吳蘭 潘蘭 用赤沙泥。

何蘭 蒲統領 大張青 金陵邊 各用黃色麓沙和泥。更添些少赤沙泥。

爲妙。

陳八斜 淳監糧 蕭仲弘 許景初 何首座 林仲禮 莊觀成 乃下品。任意用沙。

濟老 施花 惠知客 馬大同 鄭少舉 黃八兄 周染 宜溝壑中黑沙泥。和糞壤種之。

李通判 竈山 鄭伯善 魚魷 用山下流聚沙泥種之。夕陽紅 以下諸品。則任意栽種。此封植之槩論也。

灌溉得宜第五

夫蘭自沙土出者。各有品類。然亦因其土地之宜而生長之。故地有肥瘦。或沙黃土赤而瘠。有居山之巔。山之岡。或近水。或附石。各依而產之。要在度其本性。何如爾。不可不謂其無肥瘦也。苟性不能別白。何者當肥。何者當瘦。強出已見。混而肥之。則好膏腴者。因得所養之法。花則轉而繁。葉則雄而健。所謂好瘦者。不因肥而腐敗。吾未之信也。一陽生於子。莢甲潛萌。我則注而灌溉之。使蘊諸



中者稍獲強壯。迨夫萌英迸沙。高未及寸許。從便灌之。則戢然而卓。簪暨南薰之時。長養萬物。又從而漬潤之。則修然而高。鬱然而蒼蒼者。精於感遇者也。秋八月之交。驕陽方熾。根葉失水。欲老而黃。此時當以濯魚肉水。或穢腐水澆之。過時之外。合用之物。隨宜澆注。使之暢茂。亦以防秋風肅殺之患。故其葉弱。拳拳然抽至出冬至而極。夫分蘭之次年不發花者。蓋恐泄其氣。則葉不長爾。凡善於養花。切須愛其葉。葉聳則不慮其花不發也。

### 紫花

陳夢良極難愛養。稍肥隨即腐爛。貴用清水澆灌則佳也。潘蘭雖未能受肥。須以茶清沃之。冀得其本生地土之性。吳花看來亦好肥。種當灌漑。以一月一度。

越花何蘭大張青蒲。統領金陵邊。半月一用其肥則可。

淳監糧蕭仲和許景初何首座林仲禮莊觀成。縱有太過不及之失。亦無大害於用肥之時。當時沙土乾燥。遇晚方始灌漑。候曉以清水碗許澆之。使肥膩之

物得以下積其根。廣新來未發篋。自無勾蔓逆上散亂盤盆之患。更能預以瓮鋼之屬。儲蓄雨水。積久色綠者。間或灌之。而其葉則淳然挺秀。濯然而爭茂。盈臺簇檻。列翠羅青。縱無花開。亦見雅潔。

白花

濟老施花惠知客馬大同鄭少舉黃八兄周染愛肥。一任灌溉。李通判竈山鄭伯善肥。在六之中。四之下。又朱蘭亦如之。

魚魴蘭質頗瑩潔。不須以穢膩之物澆之。

夕陽紅雲嶠青蒲觀堂主名弟弱脚。肥瘦任意。亦當觀其沙土之燥。晚則灌注。曉則清水澆之。儲蓄雨水沃之。令其色綠爲妙。

惠知客等蘭。用河沙嵌去泥塵。夾糞蓋泥種。底用麓沙和糞方妙。

鄭少舉用糞蓋泥和便晒乾種之。上面用紅泥覆之。

竈山用糞壤泥及河沙。內用草鞋屑鋪四圍種之。累試甚佳。大凡用輕鬆泥皆可。濟老施花用糞及小便澆。泥攤曬。用草鞋屑圍種。



王氏蘭譜

宋 王貴學

窓前有草。濂溪周先生蓋達其生意。是格物而非玩物。予及友龍江王進叔。整暇於六籍書史之餘。品藻百物。封植蘭蕙。設客難而主其譜。擷英於榦葉香色之殊。得韻於耳目口鼻之表。非體蘭之生意不能也。所稟既異。所養又充。進叔資學亦如斯蘭。野而巖谷。家而庭堦。國有臺省。隨所置之。其房無數。夫草可以會仁意。蘭豈一草云乎哉。君子養德。於是乎在。淳祐丁未孟春戊戌蒲陽葉大有序。

萬物皆天地委形。其物之形而秀者。又天地之委和也。和氣所鍾。爲聖爲賢。爲景星。爲鳳凰。爲芝草。草有蘭亦然。世稱三友。挺挺花卉中。竹有節而喬。花梅有花而喬。葉松有葉而喬。香惟蘭獨併有之。蘭君子也。淦霞飲露。孤竹之清標。勁柯端莖。汾陽之清節。清香淑質。靈均之潔操。韻而幽。妍而淡。曾不與西施同其等伍。以天地和氣香之也。予嗜焉成癖。志學之暇。感於心。服於身。復於聲譽之

間。搜求五十餘種而徧植之。客有謂予曰。此身本無物。子何取以自累。予應之曰。天壤間萬物皆寄爾耳。聲之寄目色之寄。鼻臭之寄。口味之寄。有耳目口鼻而欲絕夫聲色臭味。則天地萬物將無所寓其寄矣。若總其所以寄我者而爲我有。又安知其不我累耶。客曰。然。遂譜之。淳祐丁未。龍江王貴學進叔敬書。

品第之等

涪翁曰。楚人滋蘭九畹。植蕙百畝。蘭少故貴。蕙多故賤。予按本草。薰草亦名蕙草。葉白。蕙根曰薰。十二畝爲畹。百畝自是相等。若以一榦數花而蕙賤之非也。今均曰曰蘭。天下深山窮谷。非無幽蘭。生於漳者。旣盛且馥。其色有深紫、淡紫、真紅、淡紅、黃白、碧綠、魚魷、金錢之異。就中品第。紫蘭陳爲甲。吳潘次之。如趙如何。如大小張淳。監糧趙長秦。峽州邑名紫蘭景初以下。又其次。而金陵邊爲紫袍奇品。白蘭竈山爲甲。施花蕙知客次之。如李如馬如鄭如濟老十九。薑黃八兄。周染以下。又其次。而魚魷蘭爲白花奇品。其本不同如此。或得其人。或得其名。其所產之異其名。又不同如此。



灌溉之候

涪翁曰蘭蕙叢生。蒔以沙石。則茂。沃以湯茗。則芳。予於諸蘭非愛之大過。使之碩而茂。密而蕃。蒔沃以時而已。一陽生於子。根莖正稊。受肥尙淺。其澆宜薄。南薰時來。沙土正漬。嚼肥滋多。其澆宜厚。秋七八月。預防冰霜。又以濯魚肉水。或穢腐水。停久反清。然後澆之。人力所至。蓋不萌者寡矣。

分拆之法

予於分蘭。次年纔開花。卽剪去。求養其氣而不泄爾。未分時。前期月餘。取合用沙。去礫揚塵。使糞夾和。鵝糞爲上。他糞勿用。晒乾。儲久。逮寒露之後。擊碎元盆。輕手解拆。去舊蘆頭。存三年之穎。或三穎四穎作一盆。舊穎內。新穎外。不可太高。恐年久易隘。不可太低。恐根局不舒。下沙欲疏而通。則積雨不漬。上沙欲細而潤。則泥沙順性。雖橐駝復生。無易於此。

泥沙之宜

世稱花木多品。惟竹三十九種。菊有一百二十種。芍藥百餘種。牡丹九十種。皆

用一等沙泥。惟蘭有差。夢良魚魋。宜黃淨無泥瘦沙。肥則腐。吳蘭仙霞。宜麗細適宜赤沙。澆肥。朱李竈山。宜山下流聚沙。濟老惠知客馬大同大小鄭。宜溝壑黑濁沙。何趙蒲許大小張金稜邊。則以赤沙和泥種之。自陳八斜夕陽紅以下。任意用沙。皆可。須盆面沙燥。方澆肥。平常澆水亦如之。而澆水時與澆肥異。肥以一年三次澆。水以一月三次澆。大暑又倍之。此封植之法。受養之地。靖節菊和靖梅。濂溪蓮。皆識物真性。蘭性好通風。故臺太高冲陽。太低隱風。前宜向離。後宜背坎。故迎南風而障北吹。蘭性畏近日。故地太狹蔽氣。太廣逼炎。左宜近野。右宜依林。欲引東陽而避西照。炎烈廕之。凝寒晒之。蚯蚓蟠根。以小便去之。枯蠅點葉。以油湯拭之。摘莠草。去蛛絲。一月之內。凡數十週。伺其側。真怪識之。橘逾淮爲枳。貉逾汶則死。余每病諸蘭肩載外郡。取憐貴家。既非土地之宜。又失蒔養之法。久皆化而爲茅。故以得活萌。貽諸同好君子。倘如鄙言。則紉爲裳。揉爲漿。生意日茂。奚九畹而止。



陳夢良有二種。一紫幹。一白幹。花色淡紫。大似鷹爪。排釘甚疎。壯者二十餘莖。葉深綠。尾微焦而黃。好濕惡燥。受肥惡濁。葉半出架而尚抽。莖幾與葉齊而未破。昔陳承議得於官所而奇之。陳夢良字也。棄之鷄棚傍。一夕吐莖二十五。與葉俱長三尺五寸有奇。人寶之。曰陳夢良。諸蘭今年懶爲子。去年爲父。越去年爲祖。惟陳蘭多缺祖。所以價穹。其葉森潔。狀如劍脊。尾焦。衆蘭頂花皆並俯。惟此花獨仰。特異於衆。

吳蘭色深紫。向吾得於龍岩。

漳州縣名

鐵礦山鐵叢。石心而婉媚。葉之修綠冠諸品。

得所養則莖歧生有二寸餘莖。性頗受肥。亭亭特特。隱然君子立乎其前。

仙霞色深紫。花氣幽芳。勁操特節。幹葉與吳伯仲。特花深耳。

趙十使卽師博。色淡。壯者十四五莖。葉色深綠。花似仙霞。葉之修勁不及之。

一作四博

一作竹博

何蘭壯者十四五莖。繁而低壓。冷而倒披。花色淡紫。似陳蘭。茅花幹壯而何則瘦。陳葉尾焦而何則否。或名潘蘭。有紅酣香醉之狀。經雨露則嬌困。號醉楊妃。

不常發。似仙霞。

大張青色深紫。壯者十三萼。資勁質直。向北門張姓讀書巖谷得之。花有二種。大張花多。小張花少。大張榦花俱紫。葉亦肥瘦各勝。小張慳於發花。

蒲統領色紫。壯者十數萼。淳熙間蒲統領引兵逐寇。忽見一所。似非人世。四周幽蘭欲摘而歸。一老叟前曰。此處有神主之。不可多摘。取數穎而歸。

陳八斜色深紫。壯者十餘萼。發則盈盆。花類大張青。榦紫過之。葉綠而瘦。尾似蒲下垂。紫花中能生者爲最。間有一葉雙花。

淳監糧色深紫。多者十萼。叢生並葉。榦曲花壯。欹者如想。倚者如思。葉高三尺。厚而且直。其色尤紫。大紫壯者十四萼。出於長秦。亦以邑名。近五六載。葉綠而茂。花韵而幽。

許景初十二萼者。花色鮮紅。凌晨浥露。若素練輕茜。玉顏半酡。榦微曲。善於排飢。葉頗散垂。綠亦不深。

石門紅。其色紅。壯者十二萼。花肥而促。色紅而淺。葉雖麗亦不甚高。滿盆則生。



亦云趙蘭。小張青色紅。多有八萼。淡於石門紅。花榦甚短。止供簪插。蕭仲紅色如褪紫。多者十二萼。葉綠如芳茅。其餘榦纖長。花亦離踈。時人呼爲花梯。

何首座色淡紫。壯者九萼。陳吳諸品未出。人爭愛之。既出其名亞矣。

林仲禮色淡紫。壯者九萼。花半開而下視。葉勁而黃。一云仲美。

粉粧成色輕紫。多者八萼。類陳八斜。花與葉亦不甚都。

茅蘭。其色紫。長四寸有奇。壯者十六七萼。麗而俗。人鄙之。是蘭結實。其破如線。絲絲片片。隨風飄地。輕生。夏至抽篋。春前開花。

金陵邊出於長秦陳氏。或云東郡迎春坊門王元善家。本龍溪縣後林氏花。因火爲王所得。有十二三萼。幽香淩桂。勁節方筠。花似吳而差小。其葉自尖處分爲兩邊。各一線許。夕陽返照。恍然金色。漳人寶之。亦罕傳於外。是以價高十倍於陳吳。目之爲紫蘭奇品。

### 白蘭

竈山色碧。壯者二十餘萼。出漳浦。昔有煉丹於深山。丹未成。種其蘭於丹竈傍。因名。花如葵而間生並葉。幹葉花同色。萼修齊。中有薤黃。東野朴守漳時。品爲花魁。更名碧玉幹。得以秋花。故殿於紫蘭之後。

濟老色微綠。壯者二十五萼。逐瓣有一線紅暈界其中。餘絕高。花繁則幹不能制。得所養則生。紹興間。僧廣濟修養窮谷。有神人授數。穎蘭在山陰久矣。師今行果已滿。與蘭齊芳。僧植之巖下。架一脉之水溉焉。人植而名之。又名一線紅。以花中界紅脉若一線然。幹花與竈山相若。惟竈山花開玉頂下。花如落。以此分其高下。此花慳生。莖每歲只生一。

惠知客色潔白。或向或背。花英淡紫。片尾微黃。頗似施蘭。其葉最茂。有三尺五寸餘。

施蘭色黃。壯者十五萼。或十六七萼。清操潔白。聲德薰香。花頭頗大。歧幹而生。但花間未周下。莖半隨。葉深綠。壯而長。冠於諸品。此等種得之施尉。

李通判色白。壯者十二萼。葉有劍脊。挺直而秀。最可人眼。所以識蘭趣者。不專



看花正要看葉。

鄭白善色碧。多者十五萼。歧生過之。膚美體膩。翠羽金肩。花若懶散。下視其跼尤碧。交秋乃花。或又謂大鄭。

鄭少舉色潔白。壯者十七八萼。鄭得之雲霄。葉勁曰大鄭。葉軟曰小鄭。散亂蓬頭。少舉葉硃。花一生則盈盆。引於齊葉三尺。勁壯似仙霞。

仙霞九十葢。色白。鮮者如濯。含者如潤。始得之泰邑。初不爲奇。植之葢多。因以名花。比李通判則過之。

馬大同色碧。壯者十二萼。花頭肥大。瓣綠片多紅暈。其葉高聳。榦僅半之一名朱撫。或曰翠微。又曰五暈絲。葉散端直冠他種。

黃八兄色潔白。壯者十三萼。葉綠而直。善於抽榦。頗似鄭花多。猶荔之十八娘。朱蘭得於朱僉判。色黃。多者十一萼。花頭似開。倒向一隅。若虫之蠹。榦葉長而瘦。

周染色白。壯者十數萼。葉與花俱類鄭而榦短弱。

葉榦長者爲少舉促而葉微黃者爲白善榦短者爲周花

夕陽紅色白。壯者八萼。花片雖白。尖處微紅者。夕陽返照。或謂產夕陽院東山。因名。

雲嶠色白。壯者七萼。花大紅心。鄰於小張。以所得之地名。葉深厚於小張。清高亦如之。雲嶠海島之精寺也。

林郡馬其色綠。出長泰。壯者十三萼。葉厚而壯。似施而香過之。青蒲色白。七萼。挺肩露穎。似碧玉而葉低小。僅尺有五寸。花尤白。葉綠而小。直而修。

獨頭蘭色綠。一花大如鷹爪。幹高二寸。葉類麥門冬。入臘方薰馥可愛。建浙間謂之獻歲。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山鄉有之。間有雙頭。涪翁以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也。

觀堂主色白。七萼。幹紅。花聚如簇。葉不甚高。婦女多簪之。

名第色白。七八萼。風韻雖亞。以出周先生讀書林。先生諱匡物。元和進士。榜邦人。以先生故。

愛而存之。



魚魷蘭。一名趙蘭。十二萼。花片澄澈。宛似魚魷。折而沉之。無影可指。葉頗勁綠。頗微曲焉。此白蘭之奇品。更有高陽蘭。四明蘭。

碧蘭始出於葉

興化郡名

龜山院陳沈二仙修行處。花有十四五萼。與葉齊修。葉直

而瘦。花碧而芳。用紅沙種。雨水澆之。莆中奇品。或山石和泥亦宜之。

翁通判色淡紫。壯者十六七萼。葉最修長。此泉州之奇品。宜赤泥和沙。

建蘭色白而潔。味芎而幽。葉不甚長。只近二尺許。深綠可愛。最怕霜凝。日晒則葉尾皆焦。愛肥惡燥。好濕惡濁。清香皎潔。勝於漳蘭。但葉不如漳蘭修長。此南

建之奇品也。品第亦多。而予尙未造奇妙。宜黑泥和沙。

碧蘭色碧。壯者二十餘萼。葉最修長。得於所養。則萼修於葉。花葉齊色。香韵而幽。長三尺五寸有餘。更有一品。而花葉俱短三四寸許。愛濕惡燥。最怕烈日。不得其本性。則腐爛。此廣州之奇品也。

香艷叢書九集卷一終









香艷叢書

第九集





H2  
1727  
1875  
1834  
香艷叢書

九集卷二

斷袖篇

吳下阿蒙



申侯

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汝。汝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汝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汝。汝必不免。我死。汝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汝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及文公之世。以請城其賜邑。被譖見殺。

宋朝

宋朝。宋公子名朝。有美色。事衛爲大夫。有寵於衛靈公。遂烝靈公嫡母襄夫人宣姜。已又烝公之夫人南子。朝懼。遂與齊豹。北宮喜。褚師圃作亂。逐靈公如死。鳥。靈公既入衛。與北公喜盟於彭水之上。公子朝出奔晉。既自晉歸。宋衛靈公以夫人念南子之故。復召朝。太子蒯瞶獻孟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

婁豬。盍歸我艾。猥。太子羞之。

禰子瑕

禰子名瑕。衛之嬖大夫也。禰子有寵於衛。衛國法竊駕君車罪。別。禰子之母病。其人有夜告禰子。禰子矯駕君車以出。靈公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別罪。異日。與靈公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以其餘獻靈公。靈公曰。愛我忘其口。啖寡人。及禰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者。

向魋

向魋宋大夫。有寵於桓公。公以爲司馬。時公子佗有白馬四。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公子怒。使從者奪之。魋懼欲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

襄城君

楚襄城君始封。衣翠衣。帶玉鉤。履編鳥。立乎水上。大夫莊辛見而說。曰。願把君手可乎。襄城君作色不言。辛遷延進。曰。君不聞鄢君乎。乘青翰之舟。張翠蓋。會鐘鼓之音。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塞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



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舉繡被而覆之。襄城君乃奉手進辛。

### 潘章

潘章少有美容儀。時人盡慕之。楚國王仲先聞其名。來求其文。因願同學。一見相愛。情若夫婦。便同衾枕。交好無已。後同死。而家人哀之。因合葬於羅浮山。冢上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異之。號爲共枕樹。

### 龍陽君

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涕下。王曰。何爲泣。曰。爲臣之所得魚也。王曰。何泣也。對曰。臣之所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臣欲棄前得魚矣。今以臣之凶惡。而得爲王拂枕席。今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也。必褰裳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魏王於是布令於四海之內曰。敢言美人者族。

### 安陵君

江乙說安陵君主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俯首而服。何以也。曰。遇主以色。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是以嬖色不敝席。寵臣不敝軒。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爲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曰。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爲殉。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命。三年。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十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霓。兕犀之聲。若雷霆。有狂兕一。觸衆皆踣。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斃。王抽旄旄而抑兕首。仰天而咲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安陵君泣數行下。進曰。臣入則拂席。出則陪乘。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驅螻蟻。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悅。封纏爲安陵君。

魏阮籍詩曰。昔日繁華子。安陵於龍陽。天天桃李華。灼灼有輝光。悅澤若九春。馨折似秋霜。流盼發姿媚。言咲吐芬芳。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衾裳。



漢書曰。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時。則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才能。但以婉媚貴幸。與王同臥起。公卿皆有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鵔鷃。貝帶。傅脂粉。皆若輩有以啟之也。

按通鑑。高帝有疾。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樊噲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上笑而起。高帝寵幸。蓋不止一籍孺矣。

### 鄧通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舡爲黃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台。以夢中陰自求推者。卽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日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以千萬數。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間至通家游戲。然通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以媚上而已。

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我也。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吮之。上不樂，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使太子齧癰。太子齧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齧之，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尙負貲數鉅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沒入之一簪，不得着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按史記文帝所幸，尙有宦者趙同、北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爲參乘。景帝時亦有郎中令周仁。當時祖孫相繼，似有心傳一何可咲。

### 弄兒

金日磾子二人，皆愛幸。爲武帝弄兒，常在旁。弄兒或自後擁上頂，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曰：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爲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



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爲之泣。已而心散。日磾遂膺託孤之任。

按漢書。日磾二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同年。共臥起。賞爲奉軍都尉。建爲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光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耶。光不可乃止。疑日磾有三子。所殺弄兒乃長子。而賞與建其次耳。各書皆云。日磾子二人。似未詳。

### 李延年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善歌。爲變新聲。是時方興天地諸祠。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聲曲。而女弟李夫人得幸。產昌邑。延年由是貴。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其愛幸埒韓嫣。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及李夫人卒後。其愛弛。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抵外戚之家也。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

亦以功能自進。

韓嫣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穰當之孫也。武帝爲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焉。嫣善騎射。聰慧。上卽位。欲事伐胡。而嫣先習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始時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至上林中。天子車駕未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驢不見。旣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請歸國。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由此銜嫣。嫣時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得。嫣遂死。嫣弟說亦愛幸。以軍功封案道侯。巫蠱時爲戾太子所殺。韓嫣好彈。常以金爲丸。所失者日十有餘。長安爲之語曰。若飢寒。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輒隨之。望丸之所落而拾焉。

馮子都

大將軍霍光監奴馮子都。有殊色。光愛幸之。常與計事。頗浹權傾都邑。後人爲



語曰。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啖酒家胡。光卒。顯寡居。與子都亂。顯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烟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彩絲。輓顯及子都。游戲第中。

### 張放

富平侯張放者。大司馬安世曾孫也。母敬武公主。鴻喜中。成帝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少年殊麗。性開敏。得幸上。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爲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幕府。儀比將軍。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爲微行。出游北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鬪雞走馬。長安中。積數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動作不節。甚銜放。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以災異奏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請免歸國。上不得已。左遷放爲北地都尉。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以放爲言。出爲天水屬國都尉。永始元延間。比年日蝕。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居歲



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爲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因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爲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

董賢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爲郎。二歲餘。傳漏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爲雲中侯。卽日徵爲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爲駙馬都尉。侍中。出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纍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晝寢。偏籍上。襲上欲起。賢未覺。不欲動。賢廼斷褻而起。其恩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爲媚。以自固。每賜洗沐。不肯出。常留中視醫藥。上以賢難歸。詔令賢妻得以引籍殿中止。賢廬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召賢女弟以爲昭儀。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爲椒風。以配椒房云。昭儀



及賢與妻旦夕上下。並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父爲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爲衛尉。又以賢妻父爲將作大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瑤。其選物上第。盡在董氏。而乘輿服。乃其副也。及至東園秘器。珠襦玉柩。豫以賜賢。無不備具。又令將作爲賢起冢。瑩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栢題。外爲徼道。周垣數里。門闕罽毼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咒詛。下有司治伏其辜。上于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乃以其功下詔。封賢爲高安侯。躬宜陵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爭。以賢爲亂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上初卽位。祖母傅太后。母丁太后。皆在。兩家先貴。傅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旨。免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憐之。上寢重賢。欲極其位。而恨明如此。遂册免明。曰。前東平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祝詛。雲后舅伍宏以醫。



待詔與校秘書郎楊閔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以聞。咸伏其辜。將軍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侯王后親。而宣除用丹爲御屬。吳與宏交通厚善。數稱薦宏。宏以附吳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朕以恭皇后故不忍。有云。將軍位尊任重。旣不能明威立義。折消未萌。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吳。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羣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惜也。賢等獲封極幸。嫉妬忠良。非毀有功。嗚呼傷哉。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是以季友鳩叔牙。春秋賢之。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朕閱將軍陷于重刑。故以書飭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令嘉有依。得以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其上驃騎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以代明爲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公。以爲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朕。以將爲命。以兵爲威。可不慎歟。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爲三公。常給事中。領尙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駙



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中諸曹奉朝請。寵在傳之右矣。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譚上。令譚報曰。大司馬年少。以大賢居位。單于廼起拜賀。漢朝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並爲三公。上故令賢私過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卻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旣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拜光兩兄子爲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爲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卽位。爲侍中。騎都尉。上以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閔爲中常侍。閔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爲郡守。病免爲中郎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閔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閔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執其中。此乃堯禪舜之文。非三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家人子所能堪邪。閔性有知畧。聞咸言。心亦悟。廼還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



而爲人所畏如是。意不說。後上置酒麒麟殿。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閔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因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閔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無窮。統業至重。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於是遣閔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成功。堅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廂。問以喪事調度。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馬奉送先帝。大行曉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旨使尙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宮殿。司馬門中。賢不知所爲。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以太后詔。卽闕下冊賢曰。間者以來。陰陽不調。菑害並臻。元元蒙辜。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爲大司馬。不合衆心。非所以折衝綏遠也。其收司馬印綬。罷歸第。卽日賢與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莽疑其詐。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莽復諷大司徒光奏賢質性巧佞。翼奸以獲封侯。父子專朝。兄弟並寵。多受賜。治第宅。造冢壙。放效無極。不異王制。費以萬萬。



計國家爲空虛。父子驕蹇。至不爲使者禮。受賜不拜。罪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等不悔過。乃復以沙畫棺。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以棺。至尊無以加。恭等幸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以賢爲官者皆免。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毋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譁。鄉其第哭。幾獲盜之。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賢旣見發。羸詎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服。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他罪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莽時爲牧守。所居見紀。莽敗乃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容之閭。閔修善謹敕。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今以閔子補吏。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又

哀帝尙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粧飾妖麗。巧言取容。董賢以霧綃單衣。飄若蟬翼。帝入燕息之房。命聖卿易輕衣小襖。不用奢帶修裙。故使宛轉便易也。宮人皆効其斷襖。又曰割襖恐驚其眠。



## 秦宮

秦宮者。漢大將軍梁冀之嬖奴也。宮年少。而兼有龍陽文信之賢。冀與妻孫受爭幸之。李長吉爲詩云。越羅衫袂迎春風。玉刻麒麟腰帶紅。樓頭曲宴仙人語。帳底吹笙香霧濃。人間酒暖春茫茫。花枝入簾白日長。飛窗複道傳籌飲。午夜銅盤膩燭黃。秃衿小袖調鸚鵡。紫繡麻霞躡哮虎。折桂銷金待曉筵。白鹿青蘇半夜煮。桐英永巷騎新馬。內屋涼屏生色畫。開門爛用水衡錢。捲起黃河向身瀉。皇天厄運猶繪裂。秦宮一生花底活。鸞毘奪得不還人。醉睡氈毹滿堂月。按冀妻孫壽以冀恩封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加賜赤紱。比長公主。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齟齬笑。以爲媚惑。壽性鉗忌。能制御。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支通期於順帝。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卽遣客盜還通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割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嬖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



屏御者。託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拜之。冀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時人謂之木妖。

### 孔桂

孔桂性便妍。曉博奕。踰鞠。魏祖愛之。在左右出入隨從。桂察太祖意歡樂。因言次曲有所陳。事多見從。數得賞賜。又多饋遺。桂因此服食侯王。太祖既愛桂。五官將及諸侯。亦皆親之。見魏志。

### 曹肇

曹肇有殊色。魏明帝寵愛之。寢止恒同。嘗與帝戲賭衣服。有不獲。輒入御帳服之。逕出其見親寵類如此。

### 周小史

晉張翰周小史詩曰。翩翩周生。婉孌幼童。年有十五。如日在東。香膚朱澤。素質參紅。團轉圓頤。茵萑芙蓉。爾形既淑。爾服亦鮮。輕車隨風。飛霧流烟。轉側綺靡。顧盼便娟。和顏善笑。美口善言。

梁劉遵繁華詩云。可憐周小童。微笑摘蘭叢。鮮膚勝粉白。顰臉若桃紅。挾彈雕陵下。垂鈎蓮葉東。腕動飄香麝。衣輕任好風。幸承拂枕選。侍奉華堂中。本知傷輕薄。含詞羞自通。剪袖恩雖重。殘桃愛未終。蛾眉詎須疾。新粧近入宮。所謂周小童者。意卽周小史。古有其人。擅美名如子都宋朝者。而詩人競咏之耳。

### 任懷仁

晉升平元年。任懷仁年十三。爲臺書佐鄉里。有王祖爲令史。恒寵之。懷仁已十五六矣。頗有異意。祖銜恨。至嘉興。殺懷仁。以棺殯埋於徐祚家田頭。祚後宿息日。忽見有鬼至。朝中暮三時食。輒分以祭之。呼云。田頭鬼來就我食。至暝眠時。亦云。來伴我宿。如此積時。後夜忽見形。云。我家明日當除服作祭。祭甚豐厚。君可隨去。祚云。我生人不當相見。鬼云。我自隱君形。祚便隨鬼去。計行食頃。便到其家。家大有客鬼。將祚上靈座大食。食盡。合家號泣。不能自勝。謂其兒還見王祖來。便曰。此是殺我人。猶畏之。何況于鬼。便走出。祚卽形露。家中大驚。具問祚。



因叙本末。隨祚迎喪。既去鬼便斷絕。

### 慕容冲

初秦主苻堅之滅燕。冲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長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於阿房城以待之。冲後爲寇。止阿房軍馬。堅使使遣冲錦袍一領。稱詔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草創。得無勞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一朝忽爲此變。冲命詹事答之。亦稱皇太后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璽。當寬貸符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既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畧陽平公之言。使此虜敢至於此。

### 鄭櫻桃

鄭櫻桃者。襄國優童也。艷而善淫。石虎爲將軍。絕嬖之。以櫻桃譖殺其妻某氏。

後娶某氏。復以櫻桃譖殺之。唐李頎有鄭櫻桃歌。誤以爲婦人。且不得其實。第取其辭耳。歌曰。石季龍。僭天神。擅英雄。美人姓鄭名櫻桃。櫻桃美顏香。且澤娥。娥侍寢。專宮掖。後庭卷衣三萬人。翠眉清鏡不得親。官軍女騎一千疋。繁花照耀漳河春。織成花映紅輪巾。紅旗掣曳鹵簿新。鳴犢走馬接飛鳥。銅駝琴瑟隨去塵。鳳陽重門如意館。百尺金梯倚銀漢。自言富貴不可量。女爲公主男爲王。赤花雙簾珊瑚牀。盤龍斗帳琥珀光。淫昏僞位神所惡。滅不香陵終不悟。鄴城蒼蒼白露微。世事翻覆黃雲飛。

### 丁期

丁期婉孌有容采。桓立寵嬖之。朝賢論事。賓客聚集。恒在背後坐。食畢。便回盤與之。期雖被寵。而謹約不敢爲非。立臨命之日期。乃以身捍刃。

### 王確

王僧達爲吳郡太守。族子確。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甚暱。確叔父休。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于所往後。作大坑。欲



誘確來。別殺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訶乃止。

### 王韶

王韶字德茂。少美麗。善姿首。初襲父封都鄉侯。爲太子舍人。累遷郢州刺史。韶昔爲幼童。庾開府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爲信侍酒。後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床。已復踐蹋。餽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疇昔賓客滿座。韶甚慚恥。

### 陳子高

陳子高。會稽山陰人也。世微賤。業織履爲生。侯景亂。子高從父寓都下。是時子高年十六。尙總角。容貌艷麗。纖妍潔白如美婦人。螭首膏髮。自然蛾眉。見者靡不嘖嘖。卽亂卒揮白刃縱橫間。噤不忍下。更引而出之數矣。陳司空霸先時平景亂。其從子蒨以將軍出鎮吳興。子高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求還鄉。蒨見而大驚。問曰。若不欲富貴乎。蓋從我。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蒨嫌其俗。改名之。蒨



器頗偉。既愛幸。子高不勝。嚙被被盡。裴欲且止。曰得無創巨汝邪。子高曰。身是公身也。死耳。亦安敢愛。裴愈益愛憐之。子高膚理色澤柔靡都曼。而猿臂善騎射。上下若風。性恭謹。恒執佩身刀。及侍酒炙。裴性急。有所恚。目若虓虎。燄燄欲啖人。見子高則立解。子高亦曲意傳會。得其懽。裴常爲詩贈之。曰。昔聞周小史。今歌白下童。玉塵手不別。羊車市若空。誰愁兩雄並。金貂應讓儂。且曰。人言吾有帝王相。審爾當冊汝爲后。但恐同姓致嫌耳。子高叩頭曰。古有女主。當亦有男后。明公果垂異恩。奴亦何辭作吳孟子邪。裴大笑。日與狎。未嘗離左右。既漸長。子高之具尤偉。裴嘗拊而笑曰。吾爲大將。君副之。天下女子兵不足平也。子高對曰。政慮粉陣饒孫吳。非奴鐵纏梢。王江州不免落坑塹耳。其善酌接。若此。裴夢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將任用之。亦願爲將。乃配以寶刀。備心腹。王大司馬僧辨下京師。功爲天下第一。陳司空次之。僧辨留守石頭城。命司空守京口。推以赤心。結廉藺之分。且爲第三子。頗約娶司空女。頗有才貌。嘗入謝。司空女從窗隙窺之。感想形於夢寐。謂其侍婢曰。世寧有勝王郎子者。



平婢曰。昨見吳興東閣日直陳某。且數倍王郎子。蓋是時蒯解部佐司空在鎮。女果見而悅之。喚欲與通。子高初懼罪謝不可。不得已遂私焉。女絕愛子高。嘗盜其母閣中珠寶與之。價值萬計。又題一詩於團扇。畫比翼鳥其上。以遺子高。曰。人道團扇如圓月。儂道圓月不長圓。願得炎州無霜色。出入歡袖千百年。事漸泄。所不知者司空而已。會王僧辨有母喪。未及爲頽禮娶。子高常恃寵凌其侶。因竊團扇與頽。且告之故。頽忿恨。以語僧辨。用他事停司空女婚。司空怒。且謂僧辨之見圖也。遂發兵襲僧辨。併其子縊殺之。蒯率子高實爲軍鋒焉。自是子高引避不敢入。蒯知之。仍領子高之鎮。女以念極結氣死。司空爲武帝崩後。蒯以猶子入嗣大統。子高爲右衛將軍散騎常侍。以功封文招縣子。廢帝時坐誣謀反誅。人以爲隱報焉。

### 張浪狗

唐僖宗。寵內園小兒張浪狗。一日以無馬告。因密與百金。俾自買之。浪狗求得馬。置宣徽南院中。帝因獨行往觀。繞馬左右。連稱好馬。其馬未調。忽爾騰躍。踏

帝左脇遂昏倒。浪狗驚惶以銀盂注尿灌之。良久方甦。僞稱氣疾。竟以大漸。

### 王承休

蜀後主王衍時。宦官王承休以優笑狎暱見寵。有美色。恒侍少主寢息。久而專房。承休多以邪僻姦穢之事媚其主。主愈寵之。承休娶妻嚴氏。亦嬖於後主。與韓昭爲刎頸交。所謀皆互相表裏。承休一日請從諸軍。揀選驍勇數千。號龍武軍。自爲統帥。特加衣糧。因乞秦州節度使。且云願與陛下於秦州採掇美麗。上從之。以此決幸秦之計。中外切諫不從。及車駕至漢州。而魏兵已圍鳳州。羽書飛報。少主猶使臣下設計沮其東行。曰。朕恰要親看相殺。已聞諸將棄城走。乃倉皇遁還。王承休擁麾下之師。及婦女孩幼萬餘口。金銀繒幣。於西番買路歸蜀。沿路被掠。迨至蜀。存者百餘人。魏主破蜀。斬之。

### 王祭酒

相傳南京舊有王祭酒。嘗私一監生。其人忽夢鱣出胯下以語人。人因爲謔語曰。其人一夢甚蹊蹊。黃鱣鑽臀事可疑。想是翰林王學士夜深來訪舊相知。



# 兵子

一市兒慕兵子色。而無地與狎。兵子夜司直通州倉。凡司直出入門者。必籍記之。甚嚴。市兒因代未到者名。入與狎。其夜月明。復有一美者。翫月。市兒語兵子曰。吾姑往調之。兵子曰。可。美者大怒。蓋百夫長胤子也。誼鬪不已。市兒遂毆美者死。棄屍井中。兵子曰。君爲我至。義不可忘。我當代君死。君可應我名出矣。但囹圄中。願相顧也。市兒遂出。而兵子自稱殺人坐死。兵子囚囹圄二年。食皆自市兒所饋。後忽不繼。招之。又不至。恚恨久之。訴於司刑者。司刑乃出兵子入市。踰年行刑。兵子復曰。渠雖負義。非我初心。我終不令渠死。我獨生耳。亦觸木死屍傍。

## 車梁

陝西車御史梁。按部某州。見拽轎小童愛之。至州。令易門子。吏目以無應。車曰。如途中拽轎小童亦可。吏曰。小童乃遞運所夫。驛丞喻其意。進言曰。小童曾供役上官。竟以易之。強景明戲作拽轎行云。拽轎拽轎。被狡童兮大人要。末云可。

惜吏目却不曉。好箇驛臣知道。

梁生

梁生東粵小吏也。所嬖狡重。爲邑長俞華麓所奪。俞每出。童乘馬隨之。梁憤甚。乃挾利刃。俟童於路。脅之使下。遂挾以西竄。俞抵衙。問童何在。左右以馬不進。對久之。徒馬耳。俞怒甚。左右亦驚疑。詢諸途人。言梁生也。而梁生家云。實未歸。有司承命旨。索之不獲。迺梏其父。而懸重賞。購生。生居西粵歲餘。聞俞遷去。乃歸。有司以俞漁獵外色已甚。頗不直之。以故釋生父。而縱生不問。生與童相好如初。

萬生

龍子猶萬生傳云。萬生者。楚黃之諸生也。所善鄭生曰孟哥。始遇鄭於觀優處。垂髻也。未同而言應。進以雪梨不却。萬喜甚。期明日更會於此。將深挑之。而鄭不果來。訪其耗。則已奉父命從學中州矣。惘然者久之。凡歲餘。復遇諸途。則風霜盈面。殊不似故吾。萬心憐乃更甚。數從周旋。遂締密好。邑少年以爲是鬼子。



者而亦變童耶。欲相與謫鄭以恥萬生。萬不顧也。匿鄭他所飲食焉。久之鄭色澤如故。稍行都市中。前邑少年更相與誇鄭生美。爭調之。鄭亦不顧。蓋萬與鄭出入比目者數年。而鄭齒長矣。萬固貧士。而鄭尤貧。萬乃爲鄭擇婚。且分割其舍三之一舍之。而迎其父母養焉。萬行則鄭從。若愛弟。行遠則鄭爲經理家事。若幹僕。病則侍湯藥。若孝子。齋中設別榻。十日而五宿。兩家之人皆以爲固然。不之訝。叩其門。登其堂。亦復忘其爲兩家者。子猶曰。天下之人之於情。有如萬鄭二生者乎。或言鄭生庸庸耳。非有安陵龍陽之資。而承繡被金丸之嬖。萬生誤矣。雖然。使安陵龍陽而後嬖。是以色升耳。烏乎情。且夫顏如桃李。亦安能久而不萎者哉。萬惑日者言。法當客死。乃預囑其內戚田公子皮。其友楊也。萬一如日者言。二君爲政。必令我與鄭同穴。吁。情癡若此。雖有美百倍。吾知萬生亦不與易矣。鄭生恂恂寡言。絕與浮薄子不類。而軀殊渺小。或稱之。纔得六十觔。亦異人也。

張幼文



張幼文與張千仞俱世家子。幼文美如好女。弱不勝衣。而尤善修飾。經坐處。如荀令之留香也。千仞與之交甚密。出入比目。及院試發案。二人連名。人咸異之。既娶。歡好無倦。而婦人之不端者。見幼文無不狂惑失志。百計求合。幼文竟以是犯血症。千仞日侍湯藥。衣不解帶。疾革。目視千仞不能言。千仞曰。吾當終身無外交。以此報汝。如違誓。亦效汝死法。幼文點頭含淚而逝。時年未二十也。千仞哀毀過於伉儷。久之。千仞復與朱生者爲密約。半載亦犯血症。千仞之伯父伯起。臥園中。夜半忽夢承塵豁開。幼文立于上。伯起招之使下。幼文答曰。吾不下矣。只待八大來同行耳。千仞入房居長。故小名八大也。又曰。欲得金剛經。煩惱書見慰。語畢忽不見。而叩門聲甚急。伯起驚覺。則千仞家報凶信者也。誓亦靈矣哉。伯起爲作小傳。并寫金剛經數部焚之。

伯起亦好外。聞有美少年。必多方招至。撫摩周恤。無所不至。年八十餘猶健。或問先生多外事。何得不少損精神。伯起咲曰。吾於此道。心經費得多。腎經費得少。故不致病。有倪生者。尤伯起所歡。親教之歌。便演所自編諸劇。及冠



爲之娶妻而倪容驟減。伯起爲吳語諺之云。個樣新郎忒煞矮。看看面上肉無多。思量家公眞難做。不如依舊做家婆。時傳以爲笑。

全氏子 張氏子

蘇州山塘全大用。爲象山尉。有贅壻江漢。年弱冠。風儀修美。遂與五郎神遇。綢繆嬾婉。情同伉儷。其室人竟不敢與夫同宿。江郎病瘖。日甚。全氏設茶筵。謙之終不能絕。後遇異人。飛符禳除。乃已。萬歷丙午年事。又蘇城查家橋店人張二子。年十六。白皙美風儀。一日遇五郎。見形其家。誘與爲歡。大設珍殽。多諸異味。白晝命刀手置燒鰻數器。酣飲歡呼。倏忽往來。略無嫌忌。後忽欲召爲小胥。限甚促。父母哀之不許。尋二日子死矣。

朱淩谿

寶應朱淩谿。爲陝西提學時。較文至涇陽。與一士有龍陽之好。瀕歸。朱贈以詩云。欲發不發花滿枝。欲行不行有所思。我之所思在涇渚。春風隔樹飛黃鸝。

某督學

吾鄉一先達。

諱其名

督學閩中。閩尚男色。少年俱修澤自喜。此公閱名時。視少俊

者。暗記之。不論文藝。悉加作養。以此得謗。罷官之時。送者日數百人。皆髻年美俊。如一班玉笋。相隨數日。依依不舍。歸鄉不咎失官。而舉此誇人。以爲千古盛事。

呂子敬秀才

吉安呂子敬秀才。嬖一美男。韋國秀。國秀死。呂哭之慟。遂至迷惘。浪游棄業。先是寧藩廢宮有百花臺。呂游其地。見一人美益甚。非韋可及。因泣下沾襟。是人問故。曰對傾國。傷我故人耳。是人曰。君倘不棄陋劣。以故情親新人。新卽故耳。呂喜過望。遂與相狎。問其里族。久之。始曰。君無訝。我北人也。我卽世所稱善歌汪度。始家吳門。不意爲寧殿下所嬖。專席傾宮。亡何爲婁妃以妒。鴆殺我。埋屍百花臺下。幽靈不昧。得游人間。見子多情。故不嫌自薦。君之所思韋郎。我亦知之。今在蒲城縣南。仙霞嶺五通神廟中。五通所畏者天師。倘得符搆之。便可相見。呂以求天師。治以符呪。三日。韋果來曰。五通以我有貌。強奪我去。我思君未



忘。但無繇得脫耳。今幸重歡。又得汪郎與偕。皆天緣所假。呂遂買舟挾二男。棄家游江以南。數歲不歸。後人常見之。或見或隱。猶是三人云。

### 俞大夫

俞大夫華麗。有好外癖。嘗擬作疏奏上帝。欲使童子後庭誕育。可廢婦人。其爲孝廉時。悅一豪貴家歌兒。與其主無生平。不欲令知。每侵晨匿一廁中。俟其出。後主人稍覺。乃邀與歡焉。爲留三日。主人曰。不須傾蓋之歡。竟成如蘭之臭。俞曰。恨如蘭之臭。從廁中來耳。

### 牧童

滄州近海處。有牧童年十四五。雖農家子。頗白皙。一日陂畔午睡醒。覺背上似負一物。然視之無形。捫之無質。問之亦無聲。怖而返。以告父母。無如之何。數日後漸似擁抱。漸似撫摩。繼而漸似夢覺。遂爲所污。自是狎媒無時。而無形無質。無聲。則仍如故。時或得錢物果餌。亦不甚多。鄰塾師語其父曰。此恐是狐。宜藏獵犬。俟聞媚聲時。排闥喉攫之。父如所教。狐噉然破窗出。在屋上跳躑。罵童負。



心塾師呼與語曰。君幻化通靈。定知世事。夫男女相悅。感以情也。然朝盟同穴。夕過別船者。尙不知其幾。至若變童本非女質。抱衾薦枕。不過以色爲市耳。當其傅粉熏香。含嬌流盼。纏頭萬錦。回笑千金。非不似碧玉多情。回身就抱。迨富者資盡。貴者權移。或掉臂長辭。或倒戈反噬。翻雲覆雨。自古皆然。王韶之于庾信。慕容冲之于符堅。載在史冊。其尤著者也。其所施者如彼。其所報者尙如此。然則與此輩論交。如搏沙作飯矣。况君所贈。曾不及五陵豪貴之萬一。而欲此童心堅金石。不亦慎乎。語訖寂然良久。忽問頓足曰。先生休矣。吾今乃始知吾癡。浩歎數聲而去。

### 女有淫具

某先達嘗訪友之北峰。夏夜散步村外。不覺稍遠。聞秋田中有呻吟聲。尋聲往視。乃一童子裸體臥。詢其所苦。言薄暮過此。遇垂髫艷女。招與語。悅其韶秀。就與調謔。女言父母皆外出。邀到家小坐。引至秣葉深處。有屋三楹。闔無一人。女闔其戶。出瓜果共食。笑言既洽。弛以登榻。比擁之就枕。則女忽變形爲男子。狀



貌猙獰。橫施強暴。怖不敢拒。竟受其污。蹂躪楚毒。至于暈絕。久而漸蘇。則身臥荒烟蔓草間。併室廬失所在矣。蓋魅悅此童之色。幻女形以誘之也。見利而趨。反爲利餌。其自及也宜矣。

### 某巨室

雜說稱變童始黃帝。殆出依託。比頑童始見商書。然出梅賾僞古文。亦不足據。逸周書稱美男破老。殆指是乎。周禮有不男之訟。註謂天閹不能御女者。然自古至今。未有以不能御女成訟者。經文簡質。疑其亦指此事也。凡女子淫佚。發乎情欲之自然。變童則本無是心。皆幼而受給。或勢劫利誘耳。相傳某巨室喜狎狡僮。而患其或愧拒。乃多買端麗小兒。未過十歲者。與諸童嫖戲。使執燭侍側。種種淫狀。久而見慣。視若當然。過三數年。稍長可御。皆順流之舟矣。有所供養。僧規之曰。此事世所恒有。不能禁檀越不爲。然因其自願。譬諸挾妓。其過尙輕。若處心積慮。鑿赤子之天真。則恐干神怒。某不能從。後卒罹禍。夫術取者造物所忌。況此事而以術取哉。



## 東鄉太歲

里胥宋某。所謂東鄉太歲者也。愛鄰童秀麗。百計誘與狎。爲童父所覺。迫童自縊。其事隱密。竟無人知。一夕夢被拘至冥府。云爲童所訴。宋辨曰。本出相憐。無相害意。死由爾父。實出不虞。童言爾不相誘。我何緣受淫。我不受淫。何緣得死。推原禍本。非爾其誰。宋又辯曰。誘雖由我。從則由爾。回眸一笑。縱體相就者誰乎。本未強干。理難歸過。冥官怒叱曰。稚子無知。陷爾機穽。餌魚充饌。乃反罪魚耶。拍案一呼。慄然驚寤。後官以賄敗。宋名麗案中。禍且不測。自知業報。因以夢備告所親。逮及獄成。乃僅擬城旦。竊謂夢境無憑也。比三載釋歸。則鄰叟恨子之被污。乘其婦獨居。餌以重幣。已見金夫不有躬矣。宋畏人多言。竟慚而自縊。然則前之幸免。豈非留以有待。示所作所受。如影隨形哉。

## 龍淫佃戶

河間馬氏家。一個戶年近六旬。獨行遇雨。雷電晦冥。有龍探爪。按其笠。以爲當受天誅。悸而踣。覺龍碎裂其褲。以爲褌衣。而後施刑也。不意龍挨轉其背。據地



淫之。稍轉側縮避。輒怒吼磨牙其頂。懼爲吞噬。伏不敢動。移一二刻。始霹靂一聲去。呻吟膝上。腥涎滿身。幸其子持蓑來迎。乃負以返。初尙諱匿。旣而創甚。求醫藥。始道其實。耘苗之候。饑婦衆矣。乃狎一男子。牧豎亦衆矣。乃狎一衰翁。此亦不可以理解者。

潘叟

潘園叟。年六十餘矣。與客作數人同屋寢。忽聞其啞啞作顫聲。又呢呢作媚語。呼之不應。一夕燈未盡。見其布衾蠕蠕掀簸。如有人交接者。問之亦不言。旣而白晝或忽趨僻處。或無故閉門。怪而覘之。輒有瓦石飛擊。人方知其爲魅所據。久之不能自諱。言初見一少年。至園中。似曾相識。而不能記憶。邀之坐。問所自來。少年言有一事告君。祈君勿拒。君四世前與我爲密友。後忽藉胥魁勢豪奪我田。我訴官反遭笞。鬱結以死。愬于冥官。主者以契交隙末。當以歡喜解冤。判君爲我婦二十年。不意我以業重。遽墮狐身。尙有四年未了。比我煉形成道。君已再入輪回。轉生今世。前因難昧。舊債雖消。夙命牽纏。遇于此地。業緣湊合。不



能待君再墮女身。便乞相償。完此因果。我方駭怪。彼遽噓我以氣。惘惘然如醉如夢。已受其汚。自是日必一兩至。去後亦自悔恨。然來時又帖然意肯。竟自忘爲老翁。不知其何以故也。一夜初聞狎昵聲。漸聞呻吟聲。漸聞悄悄乞緩聲。漸聞切切求免聲。至鷄鳴後。乃噉然失聲。突梁上大笑曰。此足抵此三十矣。自是遂不至。後葺治草屋。見梁上所畫圈。十圈爲一行。數之得一千四百四十。正合四年之日數。乃知爲所記淫籌。計其來去。不滿四年。殆以一度抵一日矣。或曰。是狐欲媚此叟。故造斯言。然狐之媚人。悅其色。攝其精耳。鷄皮鶴髮。有何色之可悅。有何精之可攝。其非相媚也明甚。且以扶杖之年。講分桃之好。逆來順受。亦太不情。其爲身異性存。夙根未泯。自然相就。如磁引鍼。明甚。狐之所云。殆非虛語。然則怨毒糾結。變端百出。至三生之後而未已。亦慎勿造因哉。

## 木工子

登萊間有木工。其子年十四五。甚姣麗。課之讀書。亦頗慧。一日自鄉塾獨歸。遇道士對之誦咒。卽惘惘不自主。隨之俱行。至山坳一草庵。四無居人。道士引入。



室復相對誦咒。心頓明了。然口噤不能聲。四肢緩彈不能舉。又誦咒。衣皆自脫。道士掖伏榻上。撫摩偃倚。調以蝶詞。方露體近之。忽蹶然卻坐曰。修道二百餘年。乃爲此狡童敗乎。沉思良久。復偃臥其側。周身玩視。慨然曰。如此佳兒。千載難遇。縱敗吾道。不過再鍊氣二百年。亦何足惜。奮身相逼。勢已萬萬無免理。間不容髮之際。又掉頭自語曰。二百年辛苦。亦大不易。掣身下榻。立若木雞。俄繞屋旋行如轉磨。突抽壁上短劍。自刺其臂。血如涌泉。欹倚呻吟。約一食頃。擲劍呼此子曰。爾幾敗吾亦幾敗。今幸俱免矣。更對之誦咒。此子覺如解束縛。急起披衣。道士引出門外。指以歸路。口吐火燄。自焚草菴。轉瞬已失所在。不知其爲妖爲仙也。余謂妖魅縱淫。斷無顧慮。此殆谷飲巖栖多年胎息。偶差一念。魔障遂生。幸道力厚深。故忽迷忽悟。能勒馬懸崖耳。老子稱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若已見已亂。則非大智慧不能猛省。非大神通不能痛割。此道士于慾海橫流。勢不能遏。意毅然一決。以楚毒斷絕愛根。可謂地獄劫中證天堂果矣。其轉念可師。其前事可勿論也。



## 法外縱淫

河南一巨室。宦成歸里。年六十餘矣。強健如少壯。恒蓄幼妾三四人。至二十歲。則治奩具而嫁之。皆宛然完璧。娶者多陰頌其德。人亦多樂以女鬻之。然在其家時。枕衾狎昵。與常人同。或以爲但取紅鉛供藥餌。或以爲徒悅耳目。實老不能男。莫知其審也。後其家婢媼私洩之。實使女而男淫耳。有老友密叩虛實。殊不自諱。曰。吾血氣尙盛。不能絕嗜慾。御女猶可以生子。實懼爲身後累。欲漁男色。又懼艾緞之事。爲子孫羞。是以出此間道也。

## 兩叟

吉木薩（烏魯木齊所屬也）屯兵張鳴鳳調守卡倫（軍營瞭望之名）與一菜園近。灌園叟年六十餘。每遇風雨。輒借宿于卡倫。一夕鳴鳳醉以酒而淫之。叟醒大恚。控于營弁。驗所創尙未平。申上官。除鳴鳳糧。時鳴鳳年甫二十。衆以爲必無此理。或疑叟或曾竊污鳴鳳。故此相報。然覆鞫兩造。皆不承。咸云怪事。有官奴玉保曰。是固有之。不爲怪也。曩牧馬南山。爲射雉者驚。馬逸。懼遭責罰。入



深山追覓倉皇失道。愈轉愈迷。經一晝夜不得出。遙見林內屋角。急往投之。又慮是盜巢。或見戕害。且伏草間覘情狀。良久。有二老翁携手笑語。出坐磐石上。擁抱偃倚。意殊褻狎。俄左一翁牽右一翁伏石畔。姿爲淫媾。我方以窺見陰私。懼殺我滅口。惴惴蜷縮。不敢動。乃彼望見我。了無愧怍。共呼使出。詢問何來。取二餅與食。指歸路曰。從某處見某樹。轉至某處。見深澗沿之行。一日可至家。又指最高一峰曰。此是正南。迷卽望此。知方向。又曰。空山無草。汝馬已飢。而自歸。此間熊與狼至多。勿再來也。比歸家。馬果先返。今張鳴鳳愛六十之叟。非此老翁類乎。惟二翁不知何許人。遁跡深山。似亦修道之士。何以所爲乃如此。因樹屋書影。記仙人馬繡頭事。稱其比及頑童。云中有眞陰可採。是容成術。非但御女。兼亦御男。然採及老翁。有何裨益。而修煉果有此法。亦邪師外道而已。上眞定無此也。

### 兩寵僮

一士夫位已顯矣。不近女色。專倖狻猊。有最寵者病。親侍湯藥。衣不解帶。及僮



病不起。誓不再近男女。僮猶未之信。解所佩刀割其勢。爲家人所持不果。又一大夫有寵僮死。殯殮之厚。過于子弟。七七大作佛事以資冥福。爲文祭奠。哀毀過情。噫。外寵之好。漢哀幾于禪位。符主竟成敵國。季龍爲之殺妻。僧達遂將坑侄。然色衰寵弛。則罪及餘桃。此龍陽君所以有前魚之泣也。若二君者。情則篤矣。安能免顛倒悖謬之譏乎。然以此篤摯之情。移之君則忠。移之親則孝。移之兄弟則友。移之妻則義。移之友則生死交。豈不爲人倫之芳軌歟。奈何溺而不悟也。悲夫。

### 琴書

琴書姓胡氏。本名士賢。淮人。少失恃。父老而窮。傭於人。士賢寄食於舅氏。舅亦生計拙。薪水不能支。士賢乃擇主覓食。適章子客淮南郡守署。購小奚給使令。有介紹士賢來者。章子一見悅焉。士賢貌不逮中人。顧恂恂然如不勝衣狀。殊可憐。髮多而長。體雖癯不足掩骨。章子默然喜曰。吾寂處。此一物足消我憂矣。問其年甫弱冠。問其值歲四金。章子勉力許之。更名曰琴書。琴書在傭伍中。少



而柔。羣思染指焉。以言挑之。佯不解。終不答。不逞者。思強魚肉之。輒手擊而去。主人微伺焉。謂其介。未敢犯。恐遭伊拒爲恥。追隨數月矣。同起居一室中。惟心憐之。恒爲之下帷覆被。以將其愛。琴書防外侮。自扞甚嚴。雖暑夜不解禪而寢。一夕月色入室。光照四壁。琴書下帷熟睡。體與月映。玉潤瑩然。章子自外入。見之不勝情。微撫之。琴書自夢中驚躍。章卽抱持之。接以唇。啾啾有聲。琴書正色曰。相公何爲者。請自重。無爲旁人窺。琴書何足惜。得不爲相公聲名累乎。章子跽而請曰。自子來。吾卽有心憐子久矣。今發乎情。子忍漠然相抑耶。琴書曰。人非草木。豈竟無知。自某侍左右。相公未嘗以疾言遽色加我。豈真我善事主人。不遭譴責哉。特相公姑息含容之耳。且某有時無禮。語不遜。相公若不聞。平日加惠於琴書者甚渥。相公家某稔知貧素。書記之祿又薄。日用費尋常。雖一錢不輕使。願琴書有所請。必勉強以徇。匪獨相公念琴書。琴書亦爲相公心死矣。思有以報主恩而未得當也。卑賤陋惡之軀。胡足酬德。甯敢自惜。特恐爲相公累耳。章子曰。子真可兒哉。聆子言。兩情默契足矣。第此中怲怲動。何以慰我調。



饑耶。琴書低頭不語。主人抱而接之。從此寢處在一榻。其所以固結主心曲盡綢繆者。章子不忍言。余亦不得而知也。無何章子之妻死。踉蹌奔喪歸。勢有不可挈以偕行者。因與約一月爲期。給之費。時郡守方入覲。就銓部候別補。瓜時尙有待。琴書計曰。相公待不來矣。而琴書之父若舅。又皆不能存。琴書不獲已。委身商家。商故大猾。以貲自雄。驅策追隨。日不暇給。未幾章至。聞琴書別有主。神魂默然。寢食交廢。或解之。章曰。吾素知琴書此不得已而去。我負若。若不負我也。日造新主所。訪之不遇。遇諸塗。主人在焉。不得交一語。章遣人致殷情。琴書淒然對使者曰。君爲我好語相公。相公不言。某甯置之。且主人枉駕臨我。我反不一顧。天下有此禮乎。我所不得去者。迫於威也。吾必以計出。某日請無他適。以待我。此一刻千金時也。屆時果至耳。日衆難深言。相率往蕭寺中叙契闊。章子贈以貂領一手記二。佩悅之。屬種種曰。吾今與子已矣。惟締來世緣耳。覩此領與手記。庶幾念吾交頸携手時乎。善事後人。從此永訣。琴書嗚咽不能言。旋自解其髮。且解且泣。遂拔所佩刀截一縷以贈曰。平素相公愛吾髮。今無以



爲別。惟此爲父母遺。聊表吾意。相公請自愛。某此心惟天可表。雖海枯石爛。必不相負。倘得機緣。寸札相招。我立至。覩物思人。永訂後期。言訖。淚如雨下。古人云。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誰謂男子之情異乎。章子歸而惆悵失次者。無虛日。蓋始而戀戀。中而皇皇。終而惓惓。恒托之歌咏。以見志云。

卷一

九

集



鬱輪袍傳

唐 鄭還古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卽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卽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賁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携酒樂奉讌。卽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卽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卽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

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謂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諭。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杜秋傳

唐 杜牧

杜秋金陵女也。年十五爲李錡妾。後錡叛滅。籍之入宮。有寵於景陵。穆宗卽位。命秋爲皇子傅姆。皇子壯。封漳王。鄭注用事。誣丞相欲去已者。指王爲根。王被罪廢削。秋因賜歸故里。予過金陵。感其窮。且老。爲之賦詩云。京江水清滑。生女白如脂。其間杜秋者。不勞朱粉施。老凜卽山鑄。後庭千雙眉。秋持玉斚醉。與唱金縷衣。凜旣白首叛。秋亦紅淚滋。吳江落日渡。灞岸綠楊垂。聯裾見天子。盼眄獨依依。椒壁懸錦幕。鏡奩蟠蛟螭。低鬟認新寵。窈窕復融怡。月上白璧門。桂影涼參差。金階露新重。閑捻紫簫吹。莓苔夾城路。南苑雁初飛。紅粉羽林仗。獨賜辟邪旗。歸來賁豹胎。饜飫不能飴。咸池昇日慶。銅雀分香悲。雷音後車遠。事往落花時。燕謀得皇子。壯髮綠綏綏。畫堂授傅姆。天人親捧持。虎睛珠絡襪。金盤犀鎮帷。長楊射熊羆。武帳弄啞呬。漸拋竹馬劇。稍出舞雞奇。嶄嶄整冠珮。侍宴坐瑤池。眉宇儼圖畫。神秀射朝輝。一尺桐偶人。江充知自欺。王幽茅土削。秋放



故鄉歸。觚稜拂斗極。回首尙遲遲。四朝三十載。似夢復疑非。潼關識舊吏。吏髮已如絲。却喚吳江渡。舟人那得知。歸來四鄰改。茂苑草菲菲。清血灑不盡。仰天知問誰。寒衣一疋素。夜借隣人機。我昨金陵過。聞之爲歔歔。自古皆一貫。變化安能推。夏姬滅兩國。逃作巫臣姬。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織室魏豹俘。作漢太平基。誤置代籍中。兩朝尊母儀。光武紹高祖。本係生唐兒。珊瑚破高齊。作婢舂黃糜。蕭后去楊州。突厥爲閼氏。女子固不定。士林亦難期。射鉤後呼父。釣翁王者師。無國要孟子。有人毀仲尼。秦因逐客令。柄歸丞相斯。安知魏齊首。見斷箕中屍。給喪蹶張輩。廊廟冠峨危。珥貂七葉貴。何妨我虜支。蘇武却生返。鄧通終死饑。主張旣難測。翻覆亦其宜。地盡有何物。天外復何之。指何爲而捉。足何爲而馳。耳何爲而聽。目何爲而窺。已身不自曉。此外何思惟。因傾一樽酒。題作杜秋詩。愁來獨長詠。聊可以自怡。

## 附王眉山傳

王氏眉山。寶奴號也。富。武帝南征。駐蹕金陵。選教坊司樂妓十人。備供奉。寶



寶奴爲首姿容瑰麗出衆數得持巾櫛近至尊班中人爭求飾以媚上或毀粧以自全左右狼顧慮隨侍無常禍且不測寶奴云吾儕婢子非敢當御宿但率意曲謹幸無譴責違恤其他飾固無益毀亦太迂實命不猶惟局脊以承恩無希福矣武宗駕旋各有資錫俾無從惟寶奴還舊籍咸以貴人呼之祠部亦寬其數不以衆人畜也識者稱眉山眉山云初眉山側儻負丈夫氣揮霍自如每出趨奉者載道一日乘油壁車經水西劉公廟毬師王悅傅愉皆負絕技邀之廣塗諸王孃登場眉山下車風度灑然舉趾踟躕衆皆辟易歎賞以爲天人縈而觀者如堵眉山出金一錠酬二師去其豪爽類如此自供奉歸後閉閣不出乃歎曰婢子獲執巾天子前安得復爲人役遂結道堂長橋邊長齋誦經爲道人裝不復溷巾幘中矣

潘之恒曰教坊司御樂也國制宮綵奉直未聞選召邪曲中人雖三十四樓歌舞喧填朝抱樂器暮或連袂而歸亦惟王公邸第呼之無僭用輿騎者至武宗南巡出意外事而供奉諸妓能曲謹不蒙呵讓則王寶奴實主持之

夫卑賤之輩。以近幸爲榮。若杜秋寶奴。何有幸有不幸歟。

王廷陳曰杜秋傳自是牧之自寓其天涯遲暮耳刻意傷秋復傷別人間唯有杜司勳信然



妙女傳

唐 顧非熊

唐貞元元年五月。宣州旌德縣。崔氏婢名妙女。年可十三四。夕汲庭中。忽見一僧。以錫杖連擊三下。驚怖而倒。便言心痛。迷亂莫知。數日稍間。而吐痢不息。及瘥。不復食。食輒嘔吐。唯餌蜀葵花。及鹽茶。既而清瘦爽徹。顏色鮮華。方說初昏迷之際。見一人引至一處。宮殿甚嚴。悉如釋門西方部。其中天仙。多是妙女之族。言本是題頭。賴吒天王小女。爲泄天門間事。故謫墮人世。已兩生矣。賴吒王姓韋名寬。第大號上尊。夫人姓李。號善倫。東王公是其季父。名括。第八妙女。自稱小娘。言父與姻族。尋索至此。前所見僧。打腰上。欲女吐瀉。臟中穢惡俗氣。乃得昇天。天上居處華盛。各有姻戚。及奴婢。與人間不殊。所使奴名羣角。婢名金霄鳳樓。其前生有一子。名遙。見並依然相識。昨來之日。于金橋上。與兒別。賦詩惟記兩句。曰。手攀橋柱立。滴淚天河滿。時自吟咏。悲不自勝。如此五六日。一日忽言上尊及阿母并諸天仙。及僕隸等。悉來叅謝。卽託靈而言曰。小女愚昧。落



在人間。久蒙存恤。相媿無極。其家初甚驚惶。良久乃相與問答。仙者悉憑之。叙言其上尊語。卽是凡夫聲氣。善倫語。卽是婦人聲。各變其語如此。或來或往。日月漸久。談諧戲謔。一如平人。每來卽香氣滿室。一日妙女吟唱空中。忽有片雲如席。雲中有笙聲。聲調清鏘。舉家仰聽。感動精神。妙女謳歌。神色自若。音韻奇妙。其曲名桑柳條。又言阿母適在雲中。如此竟日方散。旬時忽言家中二人欲有腫疾。吾代其患之數日。後妙女果背上脇下各染一腫。並大如杯。楚痛異常。經日。其主母見此痛苦。令求免之。妙女遂冥冥如臥。忽語令添香于鐘樓上。呼天仙懺念。其聲清亮。與西方相應。如此移時。醒寤腫消。須臾平復。後有一婢染病甚困。妙女曰。我爲爾白大郎。請兵救女。卽如睡狀。須臾卻醒。言兵已到。急令洒掃。添香淨室。遂起支分兵馬。匹配幾人。于某處檢校。幾人于疾人身上束縛邪鬼。其婢卽瘥如故。言見兵馬形像如壁畫神王也。其家小女子皆見。良久乃滅。大將軍姓許名光。小將曰陳萬。每呼之。驅使部位甚多。來往如風雨聲。更旬時忽言織女欲嫁。須往看之。又睡醒而說婚嫁禮。一如人間。言女名垂陵子。嫁



薛氏事多不備紀其家常令妙女繡。忽言今要暫去。請婢鳳樓代繡。如此竟日。便作鳳樓姿客。繡作巧妙。疾倍常時。而不與人言語。時時俛首笑。久之言卻迴。卽復本態。無鳳樓狀也。言大郎欲與僧伽和尚來看娘子。卽掃室添香。煎茶代之。須臾遂至。傳語問訊。妙女忽笑曰。大郎何爲與上人相撲。此時舉家俱聞。牀上踏蹴聲甚厲。良久乃去。有時言向西方飲去。迴遂吐酒。竟日醉臥。一夕言將娘子之魂。小娘子之魂。遊看去。是夕娘子等並夢向一處。與衆人遊樂。妙女至天明。便問娘子夢中事。一一皆同。如此月餘。絕食。忽一日悲咽而言。大郎阿母喚我歸。久在世間。戀慕娘子。不忍捨去。如此數日。涕泣。又言不合與世人往來。汝意須住。如之奈何。便向空中辭別。詞頗鄭重。從此漸無言語。告娘子曰。某相戀不去。既在人間。還須飲食。但與某一紅衫子著。及瀉藥。如言與之。遂漸飲食。雖時說未來事。皆未應。不知其婢後復如何。

潘之恒曰。此傳可續蔓綠華。梁玉清女仙中佳話也。





烈女李三行

山陰胡天游稚威著

女李三者。河南鹿邑縣人。父某業田。常以隱事與邑大豪相恨疾。豪陰謀殺之。使客伴與親。召之酒而藥以飲。遂發病。心知豪所爲。將死。女從母泣于前。某齡齒切叱曰。何泣。若非吾子也。且吾爲人殺。幸有兒。俟壯或行能復仇。若渺子。瑩稚無望也。恨終不吐矣。女時年十餘。聞父言。晝夕憤傷。時時蓄報豪志。更數歲益長。日誓鬼神往祝某墓。願魂魄相助。挾利刃候道上。期乘便刺豪。豪出入乘馬。從僮奴彪彪然。勢不得逞。乃丐人爲詞。屬愬有司。大吏咸徧。列于官者三年矣。一人無肯白其事者。女甚恨曰。此曹雖貴人。實盜隸耳。徒知探金錢。取醉飽。何能爲直冤痛者乎。遂辭其母。竟犇往京師。鹿邑到京師二千里。女孤弱無相携挈。暮託逆旅。主人或怪其獨來。疑有他。固不納。往往伏草間。既至。將擊登聞鼓自訟。數爲吏所闌。以陳於刑部都察院。交格之一。如有司大吏在河南者。久之。會有新任令于鹿邑者。頗強直任事。女聞乃走還。令方升車出。遮前大呼。且



涕且陳。伍伯箠驅不能動。令以某死歲月久。且已驗。意其未信。更詰將死時語。及犇京師狀。乃受牒。縛鞠客與豪。皆自窮服。令已論正豪罪。未卽決。豪死牢戶中。豪家滋憎女甚。謗爲曾受汚。有邑公子獨心知女賢。請聘之。其母與長老姆媼皆勸之行。矢不許。及母卒。殮埋。悉召家族親戚里鄰告之曰。吾痛父見害。楚毒幾十年。幸得雪仇。而名爲人垢。忍不早死者。傷無弟兄。終奉老母。今吾事大已。其將有以自明。室而掩之。遂自絞也。于是豪子暮拍之笑。視其面。倜猶生然。將舉刀斷之。有血激諸口。類噴怒者。豪子駭仆不能動。左右亟扶負歸。亦竟得疾以死。女死康熙中。至今且五十載。歲戊午。予居長安始聞。感當世無能文章。揚洗昭暴之。使家說戶唱。相爲勸勉。乃撰述其事。歌而係之曰。

大海何漫漫。千年不能移。太山自言高。精衛啣石飛。朝見精衛飛。暮見精衛飛。吐血填作壚。一旦成路蹊。豈惟成路蹊。崔嵬復崔嵬。女面潔如玉。女身濯如脂。十四頗有餘。十五十六時。婀娜環春風。明月初徘徊。門中姊與姑。鄰舍雜姥嫠。人笑女無聲。人懽女長啼。昔昔重昔昔。歿痛不得治。有似食大鯁。禍喉連脅臍。



阿母喚不應。步出中間閨。女身亦非歸。女心亦非癡。向母問阿爺。阿爺誰所屍。昨者門前望。裂眼甯忍窺。爺仇意妍妍。走馬東西街。我無白揚刃。斷作雙虹霓。磨我劊葵刀。三寸久在懷。一心願與仇。血肉相齧齧。仇人何陸梁。挾隊健如鼉。前者爲飢狼。後者爲怒豺。小雀抵黃鶴。徒恐哺作糜。大聲呼縣官。縣官正蠶蚩。宛轉太守府。再三中丞司。堂皇信威嚴。隸卒森柴崖。安知坐中間。一一梗與泥。何由腐地骨。鬼笑回牙疑。孤小不識事。聞人說京師。京師多貴官。列坐省與臺。頭上鐵柱冠。獬廌當胸栖。獬廌角嶽嶽。多望能矜哀。局我頭上髮。縫我當躬衣。手中何所將。血帛班爛絲。帛上何所書。繁霜慘濛埋。細軀誠艱難。要當自防支。女弱母所憐。請母母攀持。今便辭母去。出門去如遺。是月仲冬節。殺氣爭驕排。層冰塞黃河。急霰穿矛錐。大風簸天翻。行人色成灰。夜黑不見掌。深林抱枯枝。三更叫鵲鵲。四更嗥狐狸。五更道上行。躑躅增羸飢。舉頭望長安。盤盤鳳凰墀。下着十二門。通洞縱橫開。持我帛上書。鬻我囊中桂。跪伏御史府。廷尉三重墀。尙書更峨峨。峨峨唱騶歸。頭上鐵柱冠。獬廌當胸栖。獬廌卽無角。豈與羣羊齊。



李女倚柱嘯。白日凋精輝。結怨彌中宵。中宵盛辛悲。有地何搏搏。有天何垂垂。高城不爲崩。高陵不爲隳。爲遣明府來。明府來何遲。長跪向明府。淚路江東馳。女今千里還。女憂終身罹。女誠不敢結。願官無見疑。父冤信沉沉。沉沉痛無期。一日但能爾。井底生朝曦。死父地下笑。生仇市中刳。顧此弱賤軀。甘從釜羹炊。語終難成聲。聲如擊庖糜。明府大嗟歎。嗟歎仍歔歔。翻翻洞庭波。洞庭非淵洄。嶄嶄卽峽坂。九折無險幘。我今爲汝尸。滋去行得知。爺仇意妍妍。舉家忽驚摧。勢似宿疹發。驟劇無由醫。同時惡少年。驅至如連鷄。銀鐺押領頭。畢命填牢陴。有馬空馬鞍。永別街西廂。叩頭謝明府。搥骨難相貽。昔爲羝乳兒。今爲箭還戟。遙遙望我里。我屋荒蕪萊。寡母倚門唏。唏于杞梁妻。女去母啖柏。啖柏今成飴。雖則今成飴。母悲轉難裁。女顏昔如玉。女髮何祁祁。女口含朱丹。女手垂春蕢。哭泣親塵沙。面目餘癡顰。宛宛閨中存。鰥瘠疑病罷。姑姊看女來。簪笄不及施。鄰老看女來。左右相呼携。各各自流涕。一尺紛漣漣。鄰姥少別去。媒媼從容來。三請到見女。殷勤致辭言。公子縣南居。端正無匹儕。金銀列兩箱。纖綉不勝披。



作貴人。華榮灼房幃。頗欲得賢女。賢女勝姜姬。回面答媒媼。身實寒且微。無弟無長兄。老母心偎依。所願事力作。澁指縫裙襪。安得隨他人。乖違母恩慈。母年風中燈。女命霜中葵。須臾母大病。死父相尋追。棺槨安當中。起墳遂成堆。一一營事託。姑姊可前來。爲我喚長老。長老升堂階。爲我召鄉鄰。鄉鄰麇如圍。十歲隨爺娘。幼小惟癡孩。十五啣沉寃。灌鼻承醇醢。二十行報仇。報仇苦且危。三年走大梁。趙北燕南陲。女行本無伴。女止亦有規。皎皎月光明。不墮濁水湄。斑斑錦翼見。耿光安能翳。自此旋入房。重闔雙雙扉。朱繩八九尺。挂向梁間縋。鮮鮮桂華樹。樹好葉何奇。歲筵揚芳馨。生在空山隈。烈火燒崑崗。三日夜未衰。大石屋言言。小石當連聳。蕭芝泣蕙草。萬族合一煤。燒出白玉姿。皎雪光皚皚。玉以爲女墳。將桂墳上栽。夜有大星辰。其光何閃離。錯落桂樹間。千年照容徽。

卷二

九

集



# 蘇小小考

錢唐梁紹壬應來纂

蘇小小。有二人。皆錢塘名倡。一南齊人。人人所知也。一宋人。見武林紀事。明郎仁寶七修類藁述其事云。蘇小小。錢塘名倡也。容俊麗。工詩詞。姊名盼奴。與太學生趙不敏。欸洽二年。趙益貧。盼奴周之。使篤于業。遂捷南省。得官授襄陽府司戶。盼奴未能落籍。不能偕行。趙赴官三載。卒有俸祿餘資。囑其弟趙院判。分爲二分。一以與弟。一致盼奴。且言盼奴妹小小。可謀致之。佳耦也。院判如言。至錢塘。有宗人爲杭倅。託召盼奴。而盼奴已一月前沒矣。小小亦爲於潛官絹事。繫廳監。倅遂呼小小詰之曰。於潛官絹。汝誘商人百匹。何以償之。小小曰。此亡姊盼奴事。乞賜周旋。非惟小小感生成之德。盼奴泉下亦不忘也。倅喜其言婉順。因問汝識襄陽趙司戶耶。小小曰。趙司戶未仕之日。盼奴周給。後授官去久。盼奴想念。因是致疾不起。倅曰。趙司戶亦謝世矣。遣人附一緘及餘物一罨。外有伊弟院判寄汝一緘。乃拆書。惟一詩云。昔時名妓鎮東吳。不戀黃金只好書。

試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似大蘇無。小小默然。倅令和之。和云。君住襄陽妾住吳。無情人寄有情書。當年若也來相訪。還有於潛絹事無。倅乃盡以所寄與之。力主命小小歸院判偕老焉。元遺山虞美人詞云。槐陰別院宜清晝。人坐春風秀。美人圖子阿誰留。多是宣和名筆內家收。鶯鶯燕燕分飛後。粉淡梨花瘦。只除蘇小小。不風流。斜揮一枝萱草鳳釵頭。此趙氏之蘇小小也。春渚紀聞載南齊蘇小小墓。在錢塘縣廨舍後。縣原在錢塘門邊去西泠橋不遠。而元人張光弼詩。香骨沉埋縣治前。西陵魂夢隔風烟。好花好月年年在。潮落潮生最可憐。注墳在嘉興縣前。此必蘇小小墳耳。院判吳人。安知不住嘉興耶。竹垞老人力辨小小墳在秀州。以錢塘之墓爲妝點。若知此條。則杭嘉各得其一。何必蹈爭墩之習耶。



甲癸議

烏程嚴可均鐵橋著

鐵橋學博才高學富。脾睨羣流。嘗搜輯唐以前文爲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手自繕寫。歷二十七年而後成。以無資未得付梓。著有鐵橋漫稿十三卷。鐵橋爲建德教諭時。義烏有高才生某。爲忌者所誣。見棄于其父。事聞之官。大吏欲爲超度。萬難措辭。嚴聞之。乃爲甲癸議一篇。致其房師閩撫韓芸舫克均督部。見之大稱賞。據其說入爰書。事賴以解。其辭備載稿中。大略謂甲在外二十八年。擁高資歸。而其妻先死。其子乙年二十六。既舉秀才。儀表出羣。丙與乙素有隙。丁睨甲資。黨丙而擠乙。稱乙奸生子。甲耻之。逐乙而事聞。令長令長以律無文。不能決。上之大吏。大吏入奏。下百官博議。癸議曰。

竊謂乙事尋常耳。可以片言昭雪。人妊十月九月而生者常也。妊七月而生。生而壽考者。世間多有。俗說妊八月而生難育。蓋不確。闕澤在母胞八月。叱聲震

外見會稽先賢傳。其不及七月者。黃牛羗種。妊六月生。見魏略。其逾十月者。荀氏孕十二月生符堅。呼延氏十三月生劉淵。張夫人十五月生劉聰。見晉書載記。慶都孕十四月生堯。見帝王世紀。鈎弋夫人懷昭帝十四月乃生。見漢書附寶孕二十月生黃帝。見搜神記。陽翟有婦人妊身三十月乃生子。見嵩高山記。太康溫磬母懷身三年然後生。見異苑。長人國妊六年乃生。生而白首。見外國圖。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見括地國圖。老子託于李母胞中。七十二年見瀨鄉記。老子母懷之七十歲乃生。生而白首。見神仙傳。載籍極博。妊逾十月者。悉數難終。甲在外二十八年而歸。而乙年二十六。蓋其妊二年。無足爲異。宜片言昭雪。丙丁宜不論。

大吏曰。癸議以謂妊二年允哉。據以覆奏。于是甲乙復爲父子如常。按元史黃潛傳云。母童氏夢大星墜于懷。乃有妊。歷二十四月始生潛。此尤近而可徵者。



悼亡詞

仁和沈星煒秋卿著

亡婦江來歸四年。情好綦篤。丁春月吉。舉丈夫子。遂得羸疾。漸成不起。病中令余坐榻前。絮話一切。彌留時。僅一執手而已。痛定悲來。不能自己。爰作臨江仙十首。

記得樓頭深夜語。幾分春到梅花。天寒翠袖薄羅遮。月和人瘦。透影入窗紗。今日瑣窗成獨倚。無繆憶遍年華。東風依舊滿天涯。斷腸玉笛。吹夢入誰家。記得春前江上別。離愁黯盡黃昏。羅巾空惹舊啼痕。香寒被角。應許夢溫存。不信浮雲吹忽散。而今真個銷魂。此情欲語更誰論。迢迢彩石。何處問西崑。記得滄江歸路晚。飛鴻遠寄相思。三生恩義少人知。紅箋記注。珍重乍開時。一別秋風人隔世。錦書惆悵何之。淚凝鰥枕雁來遲。淒涼心事。望斷碧雲祠。記得畫眉窻下立。粉香輕浣羅衣。落花消瘦草痕肥。翠分淺黛。一角遠山低。痛絕當年京兆筆。柔情已逐雲飛。月中環珮是耶非。空餘遺挂。掩幔却依稀。



記得荆花開五樹。東風忽殞雙枝。謝庭殘雪燕歸遲。衰親健在。猶賴汝維持。  
何事仙雲纔現影。玉簫又動離思。傷心阿母最堪悲。七年一瞬。三度喪瓊枝。  
記得良言曾勸我。讀書須惜分陰。功名水到自渠成。忍將心力。輕棄十年情。  
畢竟珊瑚沈斷網。夢花空許相尋。西風無那又飄零。青燈負我。我自負卿卿。  
記得天涯逢七夕。掐雲初見秋河。可堪經歲別離多。綠窗消息。爭奈薄情何。  
似此星辰原昨夜。劇憐潘鬢蹉跎。陰陰涼月轉垂蘿。闌干風露。盪水欲生波。  
記得繡簾風影細。并刀乍剪輕紈。綵絲無力挽雙鸞。絮痕着處。點點唾花寒。  
幾向空房尋舊跡。新愁又上眉端。模糊卷本鼠拖殘。年時針綫。和淚更重看。  
記得涼飈吹碧樹。愁心不耐清秋。短衣喜趁薄寒收。遙知臨篋。中夜自綢繆。  
太息年華同逝水。孤蟾影破瓊鉤。寂寥庭院曉霜浮。繭絲抽盡。雙淚冷香篝。  
記得傷心臨去日。喘絲欲斷還連。相持縱有萬千言。不成一語。忍痛向重泉。  
曾是達人應作達。此情何計周旋。茫茫來日快抽鞭。好將心事。同證後身緣。



夏閨晚景瑣說

湯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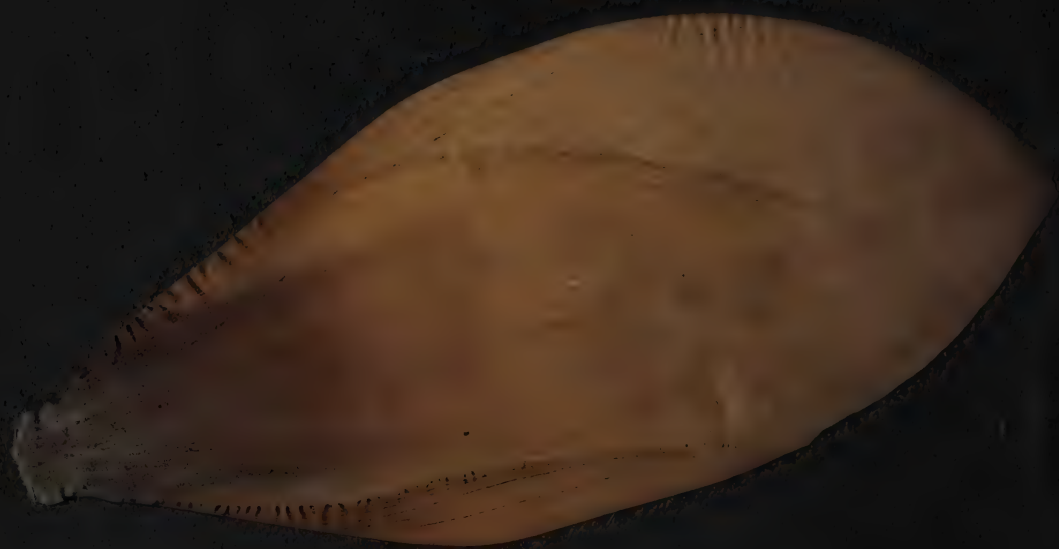
長夏斜陽欲暮。蟬噪柳陰。麗人新浴初罷。小酌玫瑰芳醞數盞。以菱藕諸鮮果佐之。飯餘出坐中庭。斑竹榻上。維時爐爇沉水。清風徐來。或花間撲螢爲戲。或隨意鼓琴一二曲。頃之月色由廊而度畫欄。過間階。漸至窗下。麗人薄醉未醒。頰暈微頰。眼波半溜。似有倦態。乃起步歸闥。掀湘簾入。傍妝台。對芙蓉鏡。卸髮邊雙鳳。重綰雲髻。揶瑤簪堆茉莉。翹解冰綃。和衣全露。皓腕滑膩如脂。橫遮猩紅抹胸。酥乳掩映。次解淡墨百褶裙。下曳皂色紬褲。斜倚牀頭。脫素羅紉。覆遮鴛鴦繡履。見三寸許軟底睡鞋。旋喚小鬟。捧涼茗飲畢。緩步近檀几前。剔起銀燈。徐手携碧紗團扇。迎眸一笑。先入香幃。金鈎戛聲細若碎玉。此時此境。爲之郎者何如也。

世無周昉倩誰描。金屋何從覓阿嬌。幸有才人五色筆。寫成好景上輕綃。黃曉岳

活色生香。寫生妙筆。雖令高年叟淨行僧讀之。亦必有眼醉魂癡。神酥情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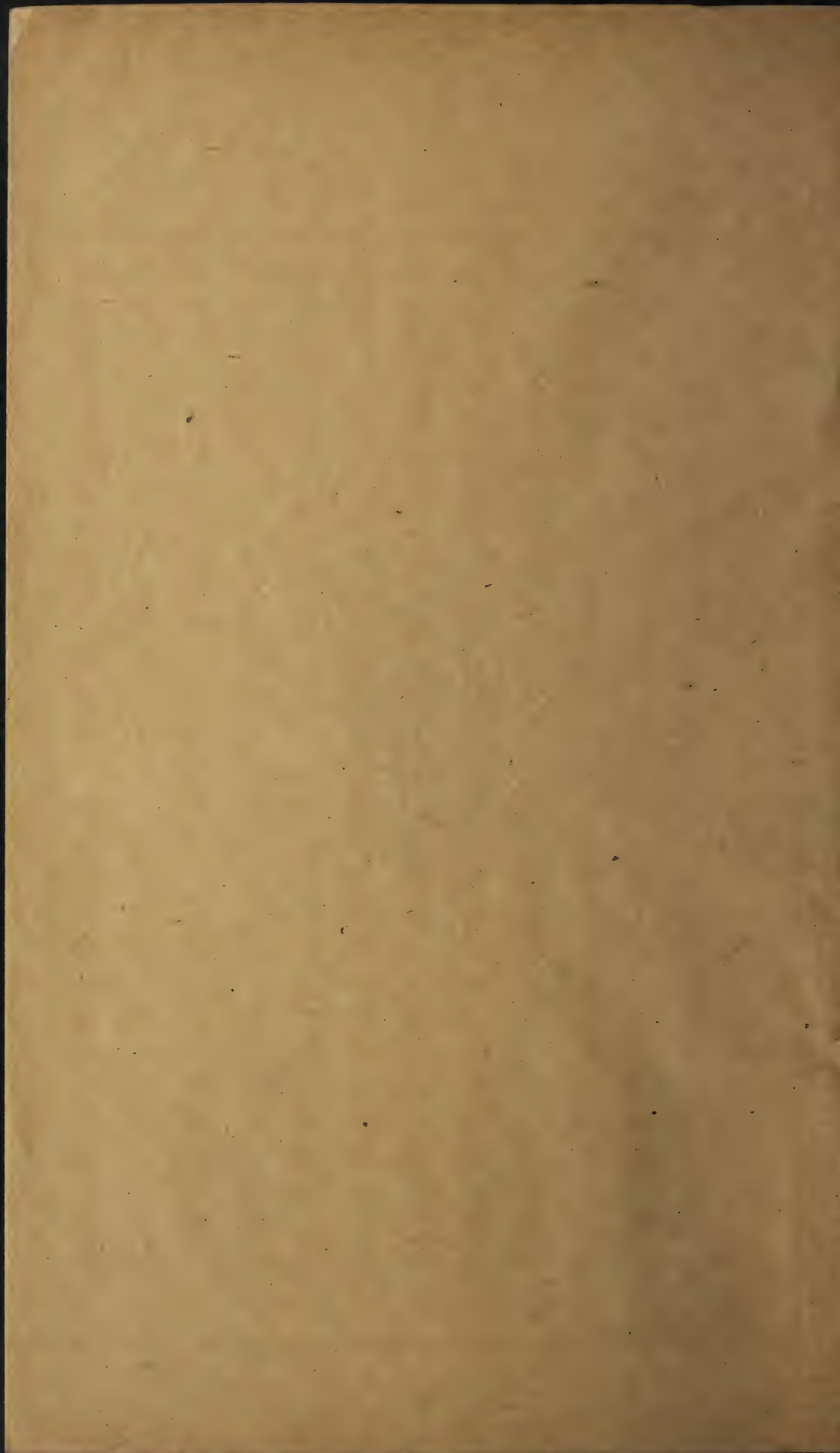
而不自禁者。於此歎才人心手。信是絕奇。女史葉雙鳳















香豔叢書

第九集





HQ  
11737  
H25  
1135  
香艷叢書

九集卷三

茯苓仙傳奇序

神仙游戲者也。神仙而至麻姑。則尤神仙之游戲者也。傳奇游戲者也。傳奇而傳麻姑。則尤傳奇之游戲者也。雖然。事不奇不傳。傳奇而筆不奇。則又無可傳。爲麻姑爪而癢處難搔。爲方平鞭而疼處易著。噫。傳之難。奇之難也。奇之不難。實傳之難也。神仙也。傳奇也。則亦歸於游戲焉可也。玉泉樵子戲筆。

目錄

采藥

壽萱

洩神

傳道

歸省

宦辭

棲真

會宴

鞭背

鑒心

獻籌

釋篆

廣教

建壇



茯苓仙傳奇

玉泉樵子填詞

第一齣 采藥

（雜扮小兒跳舞上一週貼被髮椎髻趕上同追下旦上）

（呂南）香遍滿融和。晝景飛飛。落花粘翠屏。是處樵聲通曲徑。丁丁頻入聽風

來四面。磨我攀援絕巘。登怎不見娉婷影。

高松數十圍。蔭滿前溪路。一徑松子香蒼蒼。渺烟霧。風來過其巔。濤聲響韶  
濩。卽此應物心。時與白雲遇。奴家巫氏。久適宣城麻姓。承堂上之歡顏。幸  
慈愛調厨中之美饌。先遣姑嘗。雖是生長農家。卻喜清閒安樂。今日與小姑  
出門來。往前山采藥。轉過溪邊。怎麼不見待我。叫他一聲。阿小姑那裏。（貼）  
慙態嘻笑上。阿嗟。好頑好頑。怎麼抓他不著。（旦）你往那裡去了。（貼）嫂  
嫂。你可看見那娃娃。（旦）什麼娃娃。我不曾見。（貼）嫂嫂。你不知道。方才你  
在前邊走。我轉過溪邊。忽見有箇小娃娃。在那水邊頑耍。我趕得過去。他往

那水面上走了、我趕到那邊、去他又到這邊來了、可不奇怪、(旦)待我同去看來、(小兒跳舞上貼趕介旦)這又奇了、

(懶畫眉)肌膚如玉質如冰、愛好天然一俊生、看他淩波涉步自輕盈、迅捷真無定、難道是木怪山妖幻影形、

(貼)嫂嫂、不要被他逃走了、你在這邊守着、我再趕到那邊去、(旦)小姑、你說癡話了、我看來這不是人、(貼)只怕你倒癡了、既不是人、難道青天白日、還出了鬼、你看他的形象呵、

(二犯梧桐樹)青瞳朗如星、粉面圓如鏡、通體凝脂、脆嫩還晶瑩、怕天仙也輸與伊乾淨、愛煞他花樣飄飄、葉樣輕似燕兒掠水留纖影、我待欲擎來、堪與掌珠、斷並、

(旦)不是喔、小姑你年紀輕、不曾曉得、我聽見人說深山中的老松、若過了千餘年、其根自成形象、名爲茯苓、再受了日精月華、便爲小兒一般、飛行絕跡、再也擎他不住的、(貼)這便怎麼好、嫂嫂、你可有甚方法兒擎住他、(旦)



我聽說用緋綾綴其衣服便可蹤跡他的去處了（貼喜介）嫂嫂你在此看著我回去找根綾來（急下旦）

（浣溪沙）忒稀奇。真新穎。這事兒煞費推評。怕他憑空飛去無踪影。教我何術將來作証盟。誰投贈。只怕的幻想無端成戲弄。莫攝精靈。

（貼持綾急上）

（劉潑帽）匆匆覓路尋山徑。恨不能平步飛升。祝游絲綰住飛鴻影。理朱繩。好繫定他雙雙脛。

嫂嫂他可曾逃走（旦）那邊不是麼（貼以綾綴衣小兒跳下貼）不好了被他逃走了（旦）不妨我和你趕去看來（貼）嫂嫂他鑽入松樹下去了（旦）我們掘開松根必然在內（貼掘土抱小兒出介）有趣有趣你看他眉目如畫煞是好頑也

（秋夜月）顏帶頰更冰玉交相映。兩頰紅摻桃和杏。精神炯炯雙睛耿。這身居陷穽。誰飼他餌餅。

(旦)此乃天地精英所萃、世間罕有之物也、

(東甌令)他是承陽氣、納陰精、雨露風霆、幾鬱蒸山川、靈秀歸胎、孕結就箇通明性、粉裝玉琢、比神瑛、面目宛天生、

(貼)嫂嫂、你說得他這樣好、我們拏去、有何用處、(旦)姑娘你不知道、烹而食之、便是長生不老之藥、(貼)如此我拏回去、煮將起來、嘗嘗他滋味如何、

(笑介)

(金蓮子)好待我學調羹、溪流淨洗山厨甌、想他這香味兒、獨清恰正似、會蟠桃喜孜孜、仙果出瑤京、

快走快走、怕他又耍遁去了、(旦)

(尾聲)恁寶物、憑天贈、何殊天上摘星精、(貼)只怕我註定仙緣、仗茯苓、

(笑牽旦下)



第二齣 壽萱

(生巾服上)

(鐘) 黃 畫眉序。世界本虛花。卻笑浮生似寄。蝸歎。瞞天鬼蜮滿地。蟲沙。只不過任浮沈。歷盡辛勞。誰能穀放光明。辨來真假。除將忠孝根基立。恐其餘念念皆差。

繁華身世等泡瀾。撐定輕舟怕下流。且喜萊衣新製就。金萱堂上樂忘憂。小生姓蔡名經。世居盱水人家。傍郭幸無塵市之囂。門戶當山。頗有烟霞之趣。喜得萱幃康健。荆室調和。庭前棠棣爭榮。壠篴奏雅。堦下芝蘭獨秀。襁褓承歡。二頃良田。不勞負米。六經插架。大可傳家。小生絕志簪纓。寄情巖壑。不涉荒唐之想。自全冲穆之神。當此山水清娛。風光明媚。羔羊壽酒。正躋堂介壽時也。

(黃鶯兒) 清趣勝榮華。安耕鑿。富煙霞。全家歡樂真瀟灑。憑他造化。安我生涯。況高堂健福。從天迓。最堪誇。永康而壽。何待乞丹砂。

今日天氣融和、桃花盛放、特備尊酒、爲母親介壽、不免喚娘子侍奉母親出來、(向內介)阿娘子、好生伏侍母親出堂、(老旦引小旦同上)

(前腔)扶杖話桑麻、新釀酒、舊焙茶、門庭融洩、無虛假、看秧分割、蠶蜂飛放、衙更豆棚茗話、聯姻姪、好年華、蜜甜蔗境、天賜與山家。

(生)母親孩兒拜揖、(老旦)罷了、(旦)官人、(生)娘子、(小旦)伯伯、(生)弟妹、(老旦)兒吓、請我出來、有何話說、(生)孩兒因天氣晴和、庭前桃花開得茂盛、敢請母親出來、稱觴介壽、(老旦)生受你、(旦)小旦設杯箸介、(小生上)(前腔)暖日弄晴沙、懷自暢、景殊佳、秧歌聲、雜簫雅、牧童叱咤、饅婦誼、譁農家、歲月原無價、笑村娃、紅紅綠綠、雙鬢壓山花。

母親拜揖、(老旦)孩兒塾中回來了、(小生)正是、哥嫂拜揖、(生旦)還禮、(生)兄弟、今日散學甚早、愚兄備有酒肴、爲母親介壽、賢弟正好同飲一杯、(老旦正坐、生小生陪坐介合)

(集賢賓)剪韭爲蔬聊進饌、不須他市上魚蝦、鮮味盈盤、瓜與茄、還着些筍蕨。



葵花（舉杯介）觴泛霞。試認取田家老瓦。歡無那。幸茅容鷄黍堪誇。

（老旦）兒吓。我們布衣蔬食。飽暖終身。亦頗自樂。可笑那世上爭名奪利之人。忙忙碌碌。何苦乃爾。可見這清閒之福。除非是神仙方享受得到也。（生）母親所言極是。（老旦）

（貓兒墜）觀天坐井。無識是蝦蟆。羯鼓何煩著意。搗憑空結綻。笑虛花無他。只要的本分相安。便省了無限嗟呀。

（旦小旦撒筵下生小生）請母親後面歇息。（扶老旦介）

（尾聲）壯時修省乘閒暇。莫把良辰辜負他。但願你歲歲年年福壽加。

（同下）





第三齣 洩神

(丑丫髻短衣持斧唱山歌上)三月三日天氣新。煮葵燒筍餉春耕。時人不識予心樂。柳暗花明又一村。我麻二人家念的是千家詩。我唱的是萬家詩。每日跟着嫂嫂姊姊入山采樵。可怪姊姊偏愛獨自一人。教我跟著嫂嫂去采。等到日暮還家。只有他的樵薪獨多。我們兩箇人還抵不得他一箇心中有些疑惑。今朝暗暗的跟在他後邊。看他有什麼道理。正是憑將冷眼觀機巧。不怕藏身弄鬼神。(虛下旦貼同上)

(北中呂粉蝶兒)一抹蒼烟。擁護著山蹊。奧衍淡濛濛。低壓樵肩。挽藤蘿。攀岡嶺。踏破了星星碧。薛試回看高下。秧田接蘼蕪。一般平遠。

(旦)雲根噴雪絕飛塵。緩步登山好刈薪。(貼)誰識閨中新髻女。自餐靈藥樂天真。嫂嫂我們入山采樵去罷。(旦)正是二弟還不見來。又到那裏頑耍去了。(貼)且由他。我們分路去罷。(分行介)

(南泣顏回)覓路涉山巔。轉過幾叢筍笊。愛濺濺。鳴玉宛陣陣。飛綿誰家竹。覓

曲彎彎細響紛如箭度林巒遙聽樵吟撥荊榛各把衣褰

(旦下貼)嫂嫂已到那箇山頭去了我不免再行幾步那邊深林之中較爲幽靜

(北石榴花)彷彿入蒼冥。有別箇大罷天。黯沈沈四面響鳴泉。落花如雨鳥驚喧。似天然畫展少物外情牽。我這裡掃莓苔拂淨紅塵軟。學趺跏坐上金蓮。(席地坐介)且將這亂紛紛鳥雀空中遣。不强似講堂中銜到聽經鱣。

(默坐介丑暗上)你看他坐在那裏打盹。好作怪。我且躲在大樹背後看他做些什麼。(雜扮土地上)享受殘杯和冷炙。送迎佛老與仙真。仙姑拜揖(貼)我無別事見勞煩。你驅趕林中鳥雀。將樵薪銜在一堆者。(雜)曉得(作左右驅趕下扮二鳥銜樹枝上貼)

(南泣顏回)蹁躚飛羽舞風前。笑他相逐鷹鷂。燕兒拂翦。鶯兒也解盤旋。爭先競獻喜去來一霎如飛電。儘深林無限松筠看當前。堆滿雲烟。

(二鳥下丑)阿嘎看好殺人吓。



（北鬪鷓鴣）只見他上下差池。分不出鷓鴣鶯燕堆滿了。雨露烟霞辨不清。梗楠竹箭。難怪他樵枝壓倒肩。何嘗費胼胝。幾曾見蝶攘蜂勞。只不許鳥棲鳥倦。誰知醜面登場者。也作旁觀看戲人。我在樹背後。只算看了一齣套頭戲。姊姊。你真會頑兒。怎不將這箇法兒。教教我們。我同嫂嫂。喫喫力力一天。怪不得比不上你。我去叫嫂嫂來看。還要告訴媽媽去咧。（下貼）吓。不料他閃在一邊觀看。如今事已漏洩。爲何是好。

（南撲燈蛾）恨機關已盡宣。怕掩盖費周旋。恐登仙路遙猶未到。翻把這異聞傳遍。未必能紅塵擺脫。轉贏得赤緊憂煎。明知道繁華可棄。怎奈這皤皤垂老北堂萱。

事已如此。若再躊躇。更多羈絆。不免望空拜別媽媽。就此潔身遠遁者。（拜介）

（北上小樓）譬明珠掌上圓。倏朝露頭捐。枉費你襁褓懷胎。乳穀提携。不能穀奉養天年。卻也如死別生離。形消骨化。聲吞氣咽。（掩淚介）禁不住望庭幃。

淚痕如綫。

也罷。我想此去直如行雲流水、巖谷棲神、蓬萊放眼、好不灑落也。

（南撲燈蛾）放懷處、蓬壺清淺、賞心時、碧城隱現、且聽著秦女箏、還鼓著湘娥瑟、笑指著雲中鷄犬、試涉歷玉樞宮殿、任流連紫府雲烟、莫怨在塵凡小憇也。算是抽身、石火獨居先。

（馭空下旦丑上）嫂嫂、你不信、我同你看來、姊姊、姊姊、嗟、那裏去了、（旦）兄弟、你不要忙、喫了那天生茯苓、自必成仙去了也。

（北尾）念西池早赴蟠桃宴、悔不當初褰共聯、且待他跨鶴歸來話夙緣。

（丑）我不信有這等寄事、快報與媽媽知道。

（同下）



第四齣 傳道

（末道裝上）甲子周流幾上元。避秦猶憶入桃源。山中歲月無憑記。笑看獼猴化老猿。貧道王遠字方平。昨與華子期。垂壺先生同探蓬萊洞天。之勝相約東之括蒼。來此已是楚吳分野之地。你看權衡爭耀。牛女聯輝。風氣和平。人民安樂。地無童山。濁水人多女織男耕。真好去處也。

（北雙調）新水調。靈源奇秀出芙蓉。噴寒濤。白雲湧。洞江光環百雉。橋影鎖雙虹。暫憩游踪。問清話和誰共。

此間有一人家。祥光覆屋。善氣盈庭。不免在他門前打坐片時。或有機緣。導他仙路。亦未可知。（席地坐介生上）久安東郭先生宅。新著南華弟子書。原來是位道長。何處雲游至此。（末）貧道寄跡寰瀛。游神海島。去來無定。遇合隨緣。適到貴處。喜得水秀山明。地靈人傑。偶然憩止。有勞動問。（生）此間卽是茅舍。敢屈仙踪。裡邊請坐。（末）豈敢。人生邂逅。自有前緣。（進介）請問居士上姓。（生）小生姓蔡名經。世居於此。（末）宅上還有何人。（生）老母在堂。

弟兄二人具有家室（末）居士排次（生）小生居長、弱弟尚在幼年（末）我看居士道骨天成、平日作何生理（生）學業未成、性耽巖壑、不作科名之想、畧參莊老之書、念小生呵、

（駐馬聽）自顧疎庸、莫共高才爭吐鳳、棲遲畝隴、衡門閒藉、白雲封常、則是凝神空際、慕猶龍、只怕的驚塵暗裡、隨飛蠓、歎人生蠶化蛹、做不到老蒙莊蝴蝶嬉春夢。

敢問道長尊姓大名（末）貧道王方平、修道有年、雲游四海、適聞高論、頗有出塵之想、大凡道妙難幾、仙緣各具、有志者事竟成、聖人云、至誠能化、是在神而明之、聖功以誠爲始基、道術亦以誠爲根本、由誠而明、以至於變化、理出中庸事、非荒誕也、

（雁兒落帶得勝令）神明呼吸通、賦畀賢愚共、但只要誠求志自堅、又何須悠遠心增恐、呀、你莫謂天道本無窮、人力莫相從、倘阻了、凌雲志便成了、下水蓬試看取中庸道、統傳周孔、難得相逢、願把元機醒瞶聾、



貴鄉華子期垂壺先生、皆貧道至友、居士若有志元功、（出書介）貧道有書一函、朝夕奉行、自能變化形骸、隨心所欲、功成之日、貧道自來指引、但不可畏難中輟、（生受書介）蒙師父指迷、謹遵慈訓、師父請上、受弟子一拜、（拜介）

（川撥棹）微倖煞遇仙踪。授真傳。開懵懂。從此後啓迪愚衷。審識宗風。喜得荷陶鎔。脫卻樊籠。縱不能一朝醒春夢。也好與兩賢爭伯仲。

（末）賢弟珍重、貧道就此去也、

（七弟兄）漫說是倥傯。也留下爪鴻。御長風。不須得駕輕車碧落青絲控。仙居咫尺白雲峯。（生揖介末）漫勞伊長揖門前送。

（生）師父雲游何處、弟子想念時、可有處找尋師父麼、（末）行蹤無定、來去自由、會合之期、計亦不遠也、

（梅花酒）望蒹葭。白雲濃。隔秋水溶溶。指幾樹丹楓。有雁影橫空。試側耳聽寒蛩。且沽酒置幽叢。拚醉臉相逢。休笑我貌冬烘。還仗你主人翁。

(下生)難得仙緣湊巧、得遇高賢、既有眞神、自當信心奉行也、

(收江南)仙踪遙盼五雲中。把心香朝夕爇。爐濃我十年。枉自陳編擁。今日得了此書。恍身臨蕊宮。自有日珊珊。仙骨上屏風。

(下)



第五齣 歸省

（老旦上）不堪蕉境說康娛。雉雛朝飛慣戀雛。何事衰年苦離別。憑空失卻掌中珠。老身麻姑之母。生有二子一女。長子貿易出外。次子年紀尚幼。女兒年甫十八。姑嫂入山採樵。忽然不見。據媳婦說。喫了什麼茯苓。成仙去了。究不知是真是假。教我日夜思想。汨眼乾枯。咳兒呵。你好忍心。撇了爲娘的。到何處去也。

（北商調）集賢賓。痛嬌兒望穿雙眼也。經歲月不歸來。入空幃。衾兒冰冷。守虛窓。鏡子塵埋。嬌容付殘夜。星霜餘暉。戀滿地。蒿萊最傷心。片石沈大海。一霎時地角天涯。便算你居然成正果。卻教我何處訪天台。

（貼內穿繡服外罩敝衣上）惟能止孝堪修道。極不忘情始証仙。我麻姑。自那日漏洩機關。決然捨棄一切。潔身而去。各處雲游。到了青城地方。頗堪棲止。潛真修道。不覺教年萬般人事。不繫懷來。一念生身。便多縈擾。不免再返宣城。省視老母。一回。來此已是。你看母親倚閭盼望。汨眼未乾。好難擺佈也。

（逍遙樂）萱花健在。梓里依然。柴門未改。費盡嘯哈。又何曾省識去來。反惹出離別閒愁老運乖。怎一霎神情疲憊。恨不能同乘黃鶴。共跨青鸞。侍養蓬萊。

（進介）母親孩兒回來了。（老旦睜目介）阿嚏。我的嬌兒吓。我莫非夢中見著你了。（貼）母親夢亦如真。真亦是夢。何必苦苦計較。（老旦呆介）兒阿。你果莫是成了仙了。爲何我如此悲戚。你反說這些神話。（貼）非也。人生在世。如夢幻泡影。一切悲歡離合。請母親置之度外。以養天年。（老旦）阿嚏兒阿。自你那日去後。我爲娘的。那一日不找尋你幾遍。痛哭你幾番呵。

（金菊香）想當日懷中結就蚌珠胎。乳穀殷勤保抱來。原想樂桑榆。南風歌凱。不承望頓失裙釵。好教我孤棲運。老來挨。

（貼）母親不必愁煩。且自排遣。（老旦）兒阿。你去了幾時。到底在何處棲身。（貼）母親問兒的行止麼。

（醋蘆葫）渡淮波。千里遙。認齊煙。九點排。拓胸襟。崧高岱峻天開。納須彌別成。閒世界。聽松風竹籟。樂幽棲。飛不到軟紅埃。



(老旦)兒阿、你難道不要吃的麼、(貼)兒自有那吃的咧、

(么篇)吸雲根、登翠峯、摘星精、上鹿臺、出天厨、鱗肝鳳髓、蚪胎、喜鹽梅羹、湯調鼎、鼎、佐堯、葱、舜、薤、更盤殮、相餉、有同儕、

(老旦)咳、兒阿、吃的是有了、你看這穿的衣裳、垢敝如此、脫下來、爲娘的與你漿洗乾淨、(貼)自顧拂拭、脫去舊衣、介(老旦驚介)怎麼這衣服、頓然鮮豔如此、是錦是羅、眞目所未覩也、

(梧葉兒)卻才見鍼紉綻、怎變成錦繡裁、教人轉眼費疑猜、(細瞧介)莫道俺聾瞶、難分他黑白、眞驚詫、類優俳、(我這樣年紀、從不曾見過)再不圖身經老邁、這直是詫異極了、(旦丑同上)山中樵響歇、堂上語聲奇、(旦)婆婆、阿嚏、小姑幾時來的、教我們那一日不想你、(丑)姊姊你回來了、這番要教我驅鳥鵲的法兒、(貼)嫂嫂、我未嘗不思念母親、奈那日被兄弟看破、恐傳爲異聞、不得不隱去了、(老旦)媳婦他回來時、衣服垢敝、我教他脫下漿洗、漿洗他一經拂拭、鮮豔如此、豈不是奇事、(旦)這是神仙變幻之術、小姑此來、是何

意見（貼）嫂嫂

（後庭花）做神仙理不乖。念慈親忍去懷。縱然是閒富貴能拋撇。要把那大綱常。仍擔待。任調諧。忘不了生身。生身恩大。溶靈源。頻自揩。撫靈根。頻自栽。保天倪。同雪皚。滅天倫。似霧霾。踏破了雙草鞋。丟不掉恩如海。

顧復之恩。豈能拋卻。妹此來畧慰母心。然亦不能久侍母親。孩兒鍊得丹丸一粒。散爲母壽服之。自能加健。兒不復再履塵世。俟母親天年盡日。自有相見之期。切勿再自悲苦。

（青哥兒）早起後。聽山中山中清籟。晚來時。看溪邊溪邊殘靄。樂得箇歲月嬉游。暢老懷。放眼亭臺信口談諧。竹杖携來。山果嘗來。訪鄰翁村媼。話因由。樂者艾。

嫂嫂好生侍奉母親。我亦不能久戀了。（老旦）兒阿。你莫非又要去了。（貼）兒有道友相約。只好拜別了。（拜介）

（浪裡來煞）到人間一晌纔別慈親雙膝拜。這前緣注定總應該。盼庭幃忍將



清淚灑怕兒女又成故態我只得白雲揮手笑顏開

(以袖自障下老旦)阿嘎我的兒吓好容易回來怎麼一霎時又不見了(旦)婆婆他既成仙自難久留塵世今番回來一轉已盡孝心他自有樂境婆婆亦可看開不必苦苦記念了(老旦)媳婦所說亦是但我親生骨肉如何捨得(旦)婆婆裡面歇息罷(扶老旦)我那兒吓(同下丑)喔呵姊姊又跑掉了這箇驅鳥鵲的法兒究竟不曾救我待我抓他轉來姊姊慢走我來了

奔下

卷三

九九

集集



第六齣 宦辭

(副淨白鬚巾服上)

(調南雙)

普賢歌一官維繫卅餘年。領帽般般九不全。蓄意想歸田。囊無一箇錢。

枉抱歸心攢亂箭。

下官陳式平陽人氏。由吏員出身。選授臨川南城縣尉。到任以來。不覺三十餘年。蒙歷任堂台青目。說我老成持重。操守清廉。一任留一任。如今年紀有了。官亦做不得了。想回家去。既無宦囊。又無川資。我想戀棧。豈我輩所爲。不如辭官引退。再作計較。已蒙上憲批准。無官一身輕。由我自行自在。聞得此間西門外有一人家。去城不遠。姓蔡名經。傳說他家有仙人來往。不知是真。是假。若果有之。我便搬去。與他爲鄰。早晚能遇仙人。修箇長生不老之術。強於做這箇小官。說得有理。不免步行而去。訪著他間箇端的也好。

(銷金帳)腰肢尙健。緩步憑消遣。出重闥。循隴畝。卻好這般平坦。這般幽遠。嵐光掩映。掩映銀屏翠幃。物外閒游。頓覺身輕倩。(那邊這門想必是了)仙風宛

然。宛然非劉卽阮。

（敲門介）裡面有人麼（生上）室有琴書樂門無剝啄聲（見介）原來是陳老父師（副淨）豈敢豈敢（生）裡面請坐（同進揖介）治生有禮（副淨）還禮貴姓可是蔡麼（生）正是請坐老父師光降有何見諭（副淨）久聞足下樂善隱居足不出戶下官在貴處三十餘年未曾謀面可敬之至（生）豈敢鄉曲無知粗足自飽早還賦稅無事不輕易入城故爾不曾登堂請安（副淨）好極好極佩服佩服下官到貴處已歷五任年已七十有餘再不想升官發財目今欲辭官引退擬歸故土又乏川資聞得貴宅曾有真仙光降此必善氣所感下官不揣冒昧擬與足下結鄰早晚可以叨教

（金字令）無須輪奐聊把茅茨翦但堪容膝好共琴書展早倦游觀惟圖清晏微官嚆昔奔競思之覩覩回頭老馬懼鳴鞭手筆遠丹鉛心期樂澗泉朝陟山川暮賞雲煙就要買鄰千萬也心都願

（生）老父師既決意高尙西鄰適有空屋不嫌淺陋當爲介紹（副淨）如此



甚好。卽煩定下。翌日舉家搬來。敢問足下。師何人。生家師姓王。道號方平。四海雲游。往來無定。副淨相煩引進。如蒙收錄。自當洗心懺悔。追步門牆。生師父有心濟世。普度衆生。老父師誠心晉謁。無不樂從也。

四塊金。思度衆生。方寸慈航現。思廣道心。雙足紅塵戀。人人可學仙。念念惟從善。生死如圓。利名如電。撫心田。要顯光明。似團欒鏡面。

副淨領教了。今日暫別。異日再來陪話。生有慢了。請副淨。

慶餘相逢情話多歡忭。結芳隣前緣非淺。我與你同師學道呵。惟辦取一片心堅。

各下

卷

九九

集



第七齣 樓真

(老旦上)

(南大石調)念奴嬌序。清虛幻相。儘風雲作伴。翛然谷隱巖樓。一望梯田如罨畫。綠迷高下東西。游戲一例承歡。翩翻歌舞。三枝珠樹。五銖衣閒眺。賞飛空瀑布。爽透心脾。

一溪流水鯉魚風。日日溪邊守釣筒。供得老饕常果腹。熙熙皞皞樂洪濛。老身盱源仙姥是也。所生三子。均登仙籙。老身在這洪西山中。守真樂志。平生酷嗜鯉魚。日於黎沮溪中。取二鯉爲食。自入山以來。不復再食煙火。村隣老伴。未能去懷。時往來於盱江左側。今日天氣晴和。不免出游一回者。

(前腔)迢遞凌空躡屩。喜雲淨天曠。微風盪漾。漣漪物外游行。誰解得。思共清談。娓娓凝睇。深鎖雙虹。遙聯百雉。水波明滅。映朝曦。惟願取飛仙相遇。坐對忘機。

(暫下貼上)

（前腔）搖曳御風行空。隨風飄漾。靈神相逐。白雲飛何處。是山陬海角。天涯相期。水石清幽。烟霞曠朗。別將心境。關町畦端的是仙心。妙契各具靈機。

小仙麻姑自宣城飛隱以來。雲游四海。小憩青城。情不忘于老母。特回家省視一番。今復御氣南游。過潯陽。越廬阜。來此臨川郡屬。水木清華。山嵐幽秀。因此按下雲頭。瞻眺一回者。

（前腔）差喜臨水山光。依城樹色。高低濃翠。撲人衣。定有人含貞隱耀。栖遲心知。守璞丹房。結鄰黃石。餐霞吸露。養天倪。願學箇歌薇采蕨。並美夷齊。

（老旦上）風雲期會合。煙水結因緣。仙姑何處雲游至此。（貼）仙姥有禮。小仙麻姑自幼潛真得道。四海雲游。來到貴鄉。見水木清華。山嵐幽秀。必有同心道友。特來奉訪。（老旦）豈敢。老身名盱源仙姥。世居此邦。所生三子。均登仙籙。老身不事遠游。便在洪西山中。樂道自喜。仙姑既愛此山。那邊有箇小有洞天。頗堪棲息。何不暫駐高蹤。早晚亦可叨教。（貼）如此甚好。就煩指引。往小有洞天一叙。（老旦）請老身引導。



(古輪臺)手同携。兩人把袂過漁磯。相逢傾蓋心相許。似夙緣重締。巖洞分居。何異芝蘭同契。晚吸清風。朝餐鮮露。各將道妙養天機。還羨你。淤泥不染。靈葩生就。獨芳菲。暢好是美景良辰。携壺載酒。囊琴望月。朝夕永相依。(作到介)仙姑。你看這洞清虛深邃。雅稱你仙肌道骨。此幽棲。

(貼)多謝指教。我們藉草爲茵。小坐片時。(同席地坐介貼)

(前腔)知希。我和你道。恹心怡。想人世碌碌庸庸。原如蝸寄。不比俺空諸所有。打疊乾坤。一氣笑補屋牽蘿。縫裳裂芰。枉留痕迹。儘逍遙。隨處羈縻。況鼓吹松篁。笑談猿鶴。別有高風。寫意畫境。恹襟期。心還喜。兩山風雨。護巖扉。

(老旦)且請少憩。老身暫別。再來奉候。(貼)不敢。明日自當奉訪。請了。(老旦)請了。

(各下)

卷三

九

集



第八齣 會宴

(生上)低徊圯上尋黃石。灑掃庭前待白雲。小生蔡經奉師父法旨。定於七月七日。降臨我家。爲此約定。陳官長。謹掃庭除以待。(副淨持帚上)早收衙署。彎腰技來覓門牆。高足人蔡兄。(生)陳父師來了。(副淨)蔡兄。我們以後兄弟相稱。這官場稱呼。實也聽得厭煩了。(生)既蒙見諭。敢不遵命。你的年紀大了。我竟稱爲兄長如何。(副淨)好極。我也不客氣。竟呼你兄弟便了。(生)我奉師父法旨。今日駕臨。我們小心掃除伺候則箇。(暫下)雜扮衆將執各色。(旗幟前列虎豹各獸。青龍駕車引末。平天冠紅袍帶劍羽蓋上貼雜扮二道童隨上)

(北仙)點絳脣。翠輦龍驤。天風飏盪。排仙仗。咫尺扶桑。虛步凌清曠。

芝蓋青旗映曉霞。星橋靈鷲正喧嘩。吳頭楚尾東南會。遙指盱江路不賒。吾乃王方平。與弟子蔡經相約。七月七日。降臨他家。今已屆期。侍從們。駕起雲頭。往盱江去者。(衆)領法旨。(雲童舞上繞行介)

(混江龍)白雲飛漾。蓬萊高處認微茫。這見那九州烟隱。四大雲鏤。霧靄三山。遮。閨苑。峯攢五老現。廬匡隱隱的。畫棟卷珠簾。漸漸的。飛瀑懸青嶂。你看那。嵐光聳秀。橋影橫雙。

(衆)已到盱江了。(末)按下雲頭者。(雲童下生副淨上跪介)弟子們迎接師父。(末下車介)侍從們迴避。(衆下道童隨末進中坐副淨遠跪介生)弟子迎接稽遲。求師父恕罪。(末)階下跪者何人。(生)此間縣尉陳式。近已棄官。誠心求道。願列門牆。望師父收錄。(末)吾道最廣。無不收容。既潔誠而來。便在弟子之列。(副淨)師父在上。弟子拜見。(末)我有符一道。你可謹佩在身。自能消災錫福。(副淨接介)多謝師父。(末)聽俺分付。

(油胡蘆)自古薪傳具典章。道心微。功用彰。要調和元氣。協陰陽。莫把心兒放。常使懷來暢。奉行時。湏至誠。用功時。戒怠忘。掃除一切閒思想。切莫要容易。陸莊荒。

(副淨)謹遵師父鈞誨。(末)童兒過來。(雜)有。(末)你可遣人與麻姑相聞。



言某敬報久不行民間、今來在此、想麻姑能暫來也、（雜）領法旨、（下旦小旦扶老旦上拜介）老朽參見師父、（末起介）院君請起、可喜近來益覺康健、（老旦）皆托師父洪庇、（下末）童兒、（雜）有、（末）命將行厨整備、俟麻姑到來、即可開宴、（雜）領法旨、（四將執鞭四女執幡二侍女隨貼推髻彩衣乘青鸞上）

（天下樂）清淺蓬壺洞、八牕儘消受朝雲暮雨涼、御長風、過漢江、弄青蛇、雙袖中、跨文鸞、五雲上、（你看那邊便是小有洞天了）恍惚似學吹笙返故鄉、

（作到介雜上）麻仙到了、（末出迎介）喜降仙踪、曷勝欣幸、（貼下騎介）辱蒙寵召、尚愧稽遲、（對衆介）退下、（衆下侍女同進介末）慚無美饌、有褻芳儀、童兒擺宴、（貼）遽叨盛饌、深切歉懷、（末）豈敢、（分兩席設杯箸貼右末左坐介雜）上宴、（合）

（那吒令）鬱蒸蒸酒香、泛霞光、玉觴美甘甘味嘗、出天厨上方、數珍品少雙、攤麒麟脯、良看美饌盡離奇、果食前盈方丈、又何須問尋常、玉液瓊漿、

(末)蔡經過來吾酒出天厨其味醇醲非世人所宜飲今當以水和之可遍飲家人(生)多謝師父(貼)接待以來是東海三爲桑田向間蓬萊水乃淺於往者會時略半也豈將復還爲陸陵乎(末)聖人在上飛復揚塵也(貼)(鵲踏枝)纔看他樹女桑忽然間海波狂到頭來沒把持轉眼間增悽愴歎世上無窮風浪笑人生着甚飢荒

(末對生副淨介)過來見了仙姑(生副淨叩介貼)此皆高足乎(末)然也一是此間地主蔡經一是鄰居陳式(貼)既是地主尊眷可相見乎(生下引老旦旦上)參見仙姑(貼拱手介小旦後上貼搖手介)此女弗前莫是新產(老旦)不敢相瞞產後尙未彌月(貼取米遙擲介老旦拾介)這真奇事怎麼生米擲地粒粒皆成丹砂(末笑介)姑尙年少予了不喜作此狡獪(貼笑介)聊以解禳耳(老旦同小旦下貼)

(寄生艸)將米粒排山陣借丹砂護血光也不是憑他幻術淆真相留將巧技招虛謗多只爲恐沾不淨來魔障因此上小施奇異博軒渠大家快樂都無恙



(各笑起介)今日可謂盛會矣(撒筵下合)

(賺煞尾)說風光世所無。論豪華人皆讓。況逢着天空地曠。牛女今朝良會暢。喜孜孜鵲架橋。梁渡空江。月色微茫。歸路猶餘酒氣芳。趁秋風送涼。向長空挹。爽從此後流傳佳話在盱江。

(各侍從均上末登車貼乘鸞雲童上舞繞場下生副淨送介副淨)兄弟今日這般富貴氣象、我做了一輩子官、伺候上司、倒也不少、那裡見過這種局面、這才是神仙的富貴、與世上不同、可敬可羨(生)正是各下





第九齣 鞭背

（老旦上）（浣溪沙）重結仙因是夙緣。旌旗裘馬各翩翩。耳中鼓樂儘喧闐。麟脯濃香猶撲鼻。蟻醅殘暈尙留顚。長生有訣樂餘年。昨日王師父同麻姑仙降臨我家。旌旆飛揚。鼓樂喧擾。奇禽異獸。駭目驚心。侍從如雲。教人目不暇接。老身這般年紀。遇着這般盛會。好生徼倖也。

（南中呂）好事近。雙眼拭模糊。望雲端如火。如茶軍容炫赫。儼然大將規模。歡呼。

只見旌旗飛舞。唳長空有龍鳳鴛鴦。千夫紛紜鹵簿。盡雄。擐。鎧。甲。武。耀。錕。鍔。王師父容貌魁偉。本是英烈丈夫。奇在麻姑仙子。輕盈嫵娜。只一十七八女子。亦復鸞鳳翱翔。騶從雲列。真令人可驚可喜也。

（泣顏回）秋水簇紅芙。錦鴛鴦四面相扶。天風遙引。步虛聲離了蓬壺。粉樣宮奴似祥雲幾朵。把神光護聽和鳴。乘兩翼青鸞作前呼。排一對金烏。

後來排宴之盛。更難方擬。美酒流馨。珍肴噴霧。多不可名。師父賜我們天厨上酒。真生平未嘗之味也。



(么篇)佳釀適醍醐。勝山中千日清沽。天厨玉液。正難方琥珀珊瑚。色映冰壺。恍瓊瑤幾縷流霞。迥守青州。擢郡甘泉。醉黃封迷路。元都。

(生上)一家有福叨仙醞。千載何人繼盛筵。母親拜揖。(老旦)兒。噯。昨日之會。真是千載難逢。我家何修而得此。(生)正是。(老旦)王師父來過幾次。我畧知梗概。那麻姑仙。是怎樣來歷。我未敢動問。兒可說與我知道。(生)母親聽稟。

(錦纏道)這仙姑。住宣城名山上。都姑嫂事樵蘇。日經由長松老塢。人也仙乎。見嬰兒浚波展步。捉將來如魚游釜。美味勝醍醐。仙緣猝遇。山禽任意呼。從此雲輶駕。不聞他成仙得道藉修途。

(老旦)原來他成仙如此之易。(生)母親看他年紀。不過十七八歲。擲米成砂。便是游戲。師父說他年少狡獪。孩兒見他手爪如許之長。(作搔背介)末道裝立椅上。雜扮金甲神執鞭旁立介。(生)若背癢時。得此人爪爬背。豈不大佳。(末)護法神。爲我鞭其背。(雜打下生跌倒介)阿吓。痛殺我也。(末下)



中立介。麻姑乃神人。汝何忽謂其爪可以爬背耶。生起跪介。弟子知罪。求師父饒恕。老旦。求師父饒恕孩兒。老身正因他語言無狀。欲加訓責。已蒙師父責罰。罪所應得。可爲子弟之輕薄者戒。

普天樂。傲輕佻。懲凌侮。挽頹俗。遵先路。便遭逢。一霎金鞭。是吾師愛勝。懸蒲威伸。夏楚令旁人悚然。栗起肌膚。

末。院君之言是也。蔡經以後。必須洗心滌慮。不可輒動妄念。雖然吾鞭不可妄得也。

古輪臺。勝天吳。大江曾斷水聲轟。中途可令雄心鼓。雙龍驅霧。九節編蒲。可肝膽向人傾吐。立懦廉頑。英風時露。是陰陽鍛鍊。出洪鑪。切非旦暮。肯憑空施到庸奴。况我呵。歸神鍊氣。返虛入渾。不形嗔怒。灌頂代醍醐。願你此後吓。不膺俗慮。墮凡夫。

生。多謝師父。末下老旦。我正說你不該胡言亂道。果被師父知覺。應該吃此一鞭。生低頭不語。介老旦下。生左右望介。慚愧慚愧。我不過一時戲。

言誰知惹出一場大禍。幾乎誆煞。（撫背介）

（尾聲）關疼癢。剝肌膚。忽惹無端鞭朴。（從此後）力戒欺心。免罪辜。  
正是動念一毫休妄誕。舉頭三尺有神明。慙愧慙愧。（搖頭下）



第十齣 鑒心

(副淨上)

(呂南仙) 八聲甘州。高門弟子。笑微官薄俸。賤職卑司。如今灑脫不教。彎損腰肢。  
(我陳式) 辭官以來。日與蔡經兄弟。修鍊修鍊。頗覺精神較前健旺。縱不能成仙。也可延年卻病。雖未必凌空御氣。排雙翅。也許我守分安常。樂四時。偲偲喜良朋。磋切相資。

這幾日蔡經兄弟。不曾過來。聞得師父又到過他家。且聞得吃了師父一鞭。不知爲了甚事。待他過來。問箇端的。(生上) 驚魂猶未定。同氣且相聯。兄長幾日沒有見了。(副淨) 兄弟來了。我正在此想你。聞說你吃了師父一鞭。到底爲了僭事。(生) 說來可笑。原是自取其咎。我那日看見麻姑仙指爪甚長。我戲言道。背癢時請他爬搔爬搔。豈不大妙。(副淨) 這倒原是好的。(生) 那知被師父得知。在我背上打了一鞭。(副淨) 原來爲此。據你說來。這背上的癢。不曾搔着。那背上的疼。倒捱着了。(生) 真是笑話。(副淨) 兄弟你受了驚。

了、今日在我家便飯、可沒有師父那等闊酒席、不過與你壓壓驚、(生)不要費事、(副淨)待我先去泡碗茶來、(執杯介)兄弟、你受得起那一鞭、也算一條好漢、(生)休得取笑、(副淨)我如今請一位好漢來陪你、(生)在那裡、(副淨)在這杯中、(生)是那箇、(副淨)是武松、(生)怎麼講、(副淨)這茶是武彝松蘿兩樣泡的、(生)原來如此、(副淨)兄弟、你知道我沒有錢、不過是山中的蔬菜、(生)好極、(副淨)第一味是生茯苓、(生)這是麻姑吃了成仙的、你那裏得來、(副淨)我有、養血調元、陰陽並補、對你的症候的、(生)取笑了、(副淨)不是藥、是生薑、伏薑、煮烏菱角、第二味是阿膠、(生)太膩了、(副淨)氣血兼治、筋骨增強、也對你症候的、(生)又取笑了、(副淨)不是藥、是萬葉筍、炒茭白、第三味是白芷、(生)這怎麼吃、(副淨)祛風定神、也對症的、不是藥、是荸薺、拌紫菜、第四味是黃芩、(生)苦的狠、(副淨)怕熱血凝滯、要他涼解涼解、(生)又取笑了、(副淨)不是藥、是黃花菜炒水芹、末了一味、是目下時興的好菜、(生)是什麼、(副淨)阿芙蓉、(生)這樣吃不得、是害人的、



(副淨)不是鴉片烟、是烏魚蛋、蒸芙蓉膏、豈不是一樣大葷、(末上)

(前腔)蚩蚩愚民蠢若斯、似凍蠅鑽紙、暮蟲成市、怎能穀癡、喚醒一聲狂吼、青獅我王方平、度世有心、濟人乏術、只因此心不正、上乘難幾、看遍世人、熏蒸利欲者、積蠹難除、泛驚聲名者、放豚相逐、那裏有一箇心端居正位、縱欲大發慈悲、亦苦難於挽救、今日御風而來、又到盱江地面、不免往弟子陳式家、小憩片時、(生副淨見介)迎接師父、(末進中坐介)爾等既皈吾道、應事真修、蔡經從學有年、可望漸臻大道、陳式甘棄微官、誠心來學、其志亦可嘉也、功名敝屣甘撇棄、還要誠正端居、祛妄私、澠淄認分明、清濁分支。

(副淨)弟子誠心求道、願師父錫以真傳、加之嚴訓、(末起介)此時日當正中、你可向日而立、待我看來、(副淨中立末從後瞧介)惜乎居心不正、難作上仙、當授爾地上王者之職、咳、人心之不正如是、我想薪傳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大學云、欲誠其意者、先正其心、自古及今、此心多不能正、是故道統相屬、能有幾人、其餘皆有難言之隱也。



(甘州解醒)田蕪總在菑。是偏之爲害。放卽成私。縱談忠說孝。怕捫心各樣參差。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只纔把心放正了。可見心正之難如此。而況下此者乎。奸雄妄爲。由放恣便是。那正直踰閑也。蔓滋防瞻。視有千秋史筆。活畫妍媸。

我與你靈符一道。并書一卷。爾可謹藏箱篋。此不能令君度世。可令君竟壽出百歲也。(副淨)多謝師父。(末)

(前腔)元機寓片詞。許飽煖終身憑茲文字。不可妄取人間財帛。自足溫飽一生。且有濟人救世之功也。長生有術。總須心地仁慈。蔡經隨我雲游去者。(生)謹遵師命。(同下副淨)弟子送師父哈哈。師父對我說。君心不正。難以仙。隔着皮囊。看得見的。真是古怪。我的心。怎麼爲不正。以後要慢慢的挪他正來。怕永遠的偏過去。正對了一句話。良心放在背後。倘有錯處。師父又是一鞭。不但背疼。還兼心痛。這可不了。我從今把心窩掃除。教他歸故址。不准邪想。邪思來繞。亂絲如弦。矢求諸正。鵠包負楊枝。



阿嘎不好、蔡經隨着師父去了、他家裡不曾曉得、問我要起人來、只不是椿  
無屍公案、不了、不了、快報與他家知道、  
急下

卷三

九

集





第十一齣 獻壽

(貼照前樵髻被髮鮮衣捧壽上)

(呂南) 梁州賀新郎。海天空闊。煙波浩渺。遙望神山天表。貝闕珠宮。清寒高出。雲霄只見冰壺朗。激玉鏡。飛騰徐步。凌虛躋。乘風來去也。任逍遙。環珮聲中。勝侶招銀海。炫玉樓。耀更仙音一派。傳歌嘯。開壽域。會瑤島。

我麻姑。今逢王母壽誕。衆仙相約。同往稱觴。因此特具海屋神籌。前往西池一行。你看祥光擁護。瑞靄繽紛。想是衆仙來矣。(正旦老旦小旦旦同艷裝上合)

(前腔) 同離仙府。來瞻靈曜。日月金銀光照。相携女伴。聲聲佩。憂瓊瑤。正好星娥彩。煥玉兔。耀增靈藥。長生搗霓裳。同日詠聚仙。曹海上。乘風控六龍。銀海炫玉樓。耀更仙音一派。傳歌嘯。開壽域。會瑤島。

(正旦) 我乃三元夫人馮元禮。(老旦) 我乃盱源仙姥。(小旦) 我乃明星玉女。(旦) 我乃九疑真仙萼綠華。(合) 仙姑請了。(貼) 衆仙請了。你聽仙音繚

繞想又是各洞羣仙來也（雜旦四人各執樂器上合）

（前腔）譜元音六律勻調動遙情入琅幽渺聽柔和琬琰響合簫韶儘許我招來白鶴跨上青鸞吹徹霜天曉和聲傳協律鳳鸞飄虞陛風薰手自招珠斗燦玉衡耀看靈樞寶殿輝雲表歌琪樹頌瑤艸

（雜）我乃王子登（雜）我乃董雙成（雜）我乃許飛瓊（雜）我乃婉凌華（合）衆位仙眞請了（各旦）請了今逢王母壽誕我等一同前往稱祝就此跨海往西池去者（衆應）請（合唱）

（前腔）涉滄溟同上靈霄過華岳齊登仙嶠有飈車導引羽蓋招邀更喜的鸞笙鳳琯露冕星冠一色文明照踰踰還濟濟整雲翹虛步凌風瑞靄飄珠斗燦玉衡耀看靈樞寶殿輝雲表歌琪樹頌瑤艸

（暫下雲童舞上畢四仙女引老旦王母上）

（呂八聲甘州）風和日杲正花香穠李果熟蟠桃點綴華筵喜值春深蓬島流霞濃譟青雲履仙露輕浮紫玉瓢鮮新映庭除翡翠蘭苕



耿耿星精耀斗樞。西方正位合祥符。大撓甲子何堪算。閱盡靈椿樹幾株。吾乃九靈太妙龜山元君西池王母是也。久鎮坤維。欣占兌悅。虞廷干羽。曾留益地之圖。漢室冠裳。同坐上元之宴。尊作女仙之長。寶籙雲屯。慎持陰教之權。金縢霞燦。今值懸弧令旦。正逢開宴良辰。一片仙音。想是各處羣仙來也。  
(衆仙上)延釐詩詠南山壽。(貼上)祝嘏籌添海屋多。(合)王母在上。小仙等一同叩祝。願王母聖壽無疆。(老旦)衆仙少禮。(八仙左右分立貼)今逢王母聖誕。無以爲敬。願獻海屋神籌一束。理參皇極。道闡珍符。寓循環不已之元機。卜王母增益無疆之壽算也。

(賺)太始名標。比七政璇璣道妙高。機關巧。乾坤清氣箇中包。仗靈苗。試看取五行生尅。參微渺。二曜迴旋定。晝宵元機奧。生生不已。憑天造。願春長好。願春長好。

(老旦)生受仙姑。(侍女收籌介老旦)侍女們就此排筵。與衆仙同飲福壽。(侍女)領法旨。(排三筵王母正坐。貼旁坐八仙分左右二席合唱)

（解三酲）會仙侶。尊開瑤璫。做華筵。酒熟葡萄。瑤池日暖春先到。摘鮮果。獻蟠桃。飛觴共醉。千秋釀。舞袖勻翻。百壽條。仙風導聽鸞。鳳齊奏。響遏層霄。

（雜旦四人起介）小仙等願各獻所長。以博一笑。（老旦）如此甚好。子登彈八琅之璫。雙成吹雲和之笙。飛瓊鼓震靈之簧。凌華拊五靈之石。法嬰齊上同奏元靈之曲。（四雜扮雲童跳舞上合）

（前腔）調律呂。新聲縹緲。合陰陽。雅韵清超。虞韶夏舞。徵同調。裂雲石。引風濤。八音節。奏天機。寓六代宮懸秘義。包真元妙。恍天隨神遇。水淨山高。

（老旦）妙哉。此鈞天廣樂也。（衆起撒筵下合）

（尾聲）振仙音。非凡調。人間爭得此逍遙。還羨他。壽算籌添海屋高。（老旦下衆叙次同下）



第十二齣 釋篆

〔副淨上〕甲子逍遙近兩周。一生安樂絕無憂。雙擎妙手能擎鬼。但到人家病即瘳。小老陳式自從師父授我靈符一道。傳我秘書一卷。要驅瘧鬼。勝於子章觸體。要逐邪魔。快於神丹古劍。因此頗著聲名。十家九卻已。穀應酬。大家酬謝。酬謝。汔可小康。今已一百歲了。精神頗健。蔡家兄弟。那日隨了師父雲游。也曾回來過幾次。蒙師父垂念老邁。教兄弟帶有書信前來。或則形同蝌蚪。或則狀類蟲魚。我這六書的工夫。又不大講究。只得焚香供養。我想其中必有元機妙理。今日天氣晴和。不免焚起香來。一封封尋繹一番。有何不可。

〔呂北南〕一枝花。心香爇至誠。手札排端整。試茶無上理。如讀太元經。仗一片心。

靈把至道環中証。神機冊外明。有心去求絳帳淵源。特意來覓黃庭趣興。

〔生上〕養成野鶴閒雲性。携到朱文綠字書。兄長久違了。〔副淨〕兄弟從何處來。〔生〕師父與道友同游華嶽。瀕行命我回來一轉。師父有書。命達兄長。

（付書副淨接介）我正在此焚香細讀師父諭言待我拜過一同拆看（拜介接書介）兄弟你跟隨師父許久師父的這些篆文你自然多識得了可念與我聽聽（生）亦多半不能認識我們一同看來（同坐看介生）

（梁州第七）看筆陣縱橫間。鸞翔鳳舞。看毫端飛灑處。嶽峙淵渟。森森露氣秋風冷。好一似盤空雕下。好一似顧影鴻驚。上追來高風倉頡。下參來健筆陽冰。（副淨）兄弟你說的師父書法之妙。到底寫些什麼。說來我聽聽（生）不過是加餐飯。努力平生。用工夫。銳志修名。還要驅鬼魅。力斬妖精。做淫邪盡化。私營治膏肓。勤護生靈。祥禎永慶。身臻上壽。由前定。到頭來。歸清淨。一笑驂鸞入夢醒。那時節。攜手蒼冥。

（副淨）原來如此。多是勸我的好話。阿彌陀佛。虧得你來教我。一輩子也認不出這篆文來。

（罵玉郎）勤修隨處遵師命。行好事。樂長生。蕭閒早許怡天性。既不受利名拘。那裏將興亡記。已早把悲歡摒。



兄弟你跟隨師父做些什麼呢（生）我麼、

（感皇恩）無非是嘯傲滄溟。洗濯簪纓。朝露浣衣裾。清風生酒罌。明月照行滕。看過了。庾嶺梅。嘗到了。珠厓荔。寫遍了。剡溪藤。

（副淨）有趣有趣。怎麼師父不肯帶我去遊玩游玩。（生）爲日方長。自有同遊之日。況兄長呵、

（採茶歌）歌天保。享遐齡。衍箕疇。荷休徵。樂得箇逍遙歲月自怡情。（副淨）兄弟說得不差。還要請教。我但知師父姓王。道號方平。不知他大名。是箇儋字。（生）師父大名。是箇遠字。（副淨）喔。是箇遠字。我想想看千字文中。好像有的。曠野荒原。綿邈接杳冥。巖岫望中呈。

（生）哈哈不錯。小弟失陪了。（副淨）你便要去麼。（生）回家一轉就走。（副淨）如此與我多多拜上師父。（生下副淨）他師徒二人。雲游四海。好不有趣。想他二人呵、

（煞尾）花朝月夕憑消領。圓嶠方壺任醉醒。彷彿冥鴻高舉。渾無定。游神遍太

清靜養存真性。似兩朵閒雲相逐。在太華峰頂。  
做神仙真快活。真快活。

笑下



第十三齣 廣教

（外）白鬚道裝執拂雜童兒隨上。呼吸通元氣。神光滿太清。丹爐分水火。武庫習刀兵。松骨凌風健。蒲輪指日迎。山靈留瑞靄。記取奏緌笙。貧道鄧思瑾。表字紫陽南城人也。今當大唐開元之歲。貧道在這麻姑山。習道有年。自漢以來。相傳麻姑仙棲息於此山。小有洞天。得道証果。因此名山。貧道重加修葺。靜養天真。抱一含元。順春夏秋冬四時之氣。潛真隱耀。取山川草木百物之精。鍛鍊戈甲於胸中。卻有吐氣如虹景象。消領煙霞於世外。不露御風跨鶴端倪。只是星現機槍。地臨獬豸。變生沙塞。屈指西戎之蠢動。驚人衛乏干城。關心北闕之鸞音。及我。且到其時。再作道理。今日乃登壇說法之期。童兒過來。（雜）有。（外）傳齊各位師兄。上壇聽講。（雜）是。（下外）

（南南）  
（呂）梧桐樹。神山可共游。福地非無偶。一點靈臺保護。逾瓊玖。真詮桂父傳。善果茅君授。供養元芝。共把真香嗅。聽靈和一片仙音奏。

（暫下末生淨副淨旦俱道裝同上合）



（東甌令）翻玉筍。鍊吳鉤。吐納風雲攝斗牛。桃花芝艸千年壽。龍虎探庚申守。貞元要訣箇中求。功業盼千秋。

（末）貧道譚仙巖（生）貧道史元洞（淨）貧道左通元（副淨）貧道鄒鬱華（旦）貧道黎瓊仙（衆）請了（末）今日師父登壇說法。我等同去聽講（衆）請（二道童執笏執劍引外持拂冠袍上）

（大聖樂）撫心田自有丹邱。充元神。彌宇宙。碧幢烏髻。宜窮究。投至藥在真修。參天兩地。乘除算。主宰天君。根本求。何來獅吼。試聽我金牌震響。警動虛舟。

（登壇介衆）參見師父（兩旁立介外拍令牌介）爾等聽者。丹府何在。只在一心。浮塵不染。靈源自尋。中如止水。空虛則明。包藏道義。羅列甲兵。鍊氣鍊形。捷於雷霆。瞬息萬里。出冥入冥（拍牌介）爾等上觀（雜扮金甲神高立外後衆仰視介雜下衆）師父道行高妙。弟子等不可及也（外）形者氣之所積。是以老君一氣化三清也。

（解三醒）吐爲虹。倏周九。有猛淩霄。可曳千牛精神。到處無遺漏。似壯往。卻夷。



猶此中妙契憑心得。欲付薪傳轉口柔。靈光透果仙緣許。証即在龍湫。

(童報介)報知師父池內紅蓮變爲碧色矣。(外)此麻姑幻術之遺也。

(前腔)凝碧池管絃新奏遍。山川恩澤同流。荷香遠共蒼厓門。梧井淡蘚階幽。渾疑春艸平拖際。莫是朱纓誤看否。波紋皺看鱗水色上下相侔。

(童報介)報知師父碧蓮又轉爲白色矣。(外)徒弟們知道此返樸還真之証也。

(前腔)惟知止無妨。黑守識生虛。須恃明投悟。來繪事甘居後。賁堪占涅無憂。嚴霜任打蓬茅宅。明月常輝蘆荻洲。期無垢圭如有玷。畢世貽羞。

(衆)謝師父明訓。(丑扮太監執詔雜引上)星軺辭帝陛。天語達仙鄉。這裏是了。孩子們通報。(雜)有人麼。(童出介)那裏來的。(雜)皇帝天使到了。(童照報外率衆出迎介外)不知天使到來。有失遠迎。多多得罪。(丑)豈敢。(進中立介)皇帝有詔。跪聽宣讀。(衆跪介)萬歲。(丑讀介)朕惟函關著錄。談元尊道德之經。虞陞呈圖。益地廣神仙之術。自來高躅。多在深山。聞有麻。



姑山紫陽道人鄧思瓘者。九轉丹成。七飛訣鍊。紫雲騰彩。已班列於地行仙。玉筮儲謀。更識超乎天下士。今值西戎多故。北闕塵憂。明詔特頒。仙踪速蒞。其膺大同殿教授之職。霞餐露吸。早傳道妙於山中。虎變鷹揚。更著勳猷于闔外。勉爾奇績。副朕殷懷。欽哉謝恩。(外)萬萬歲。(衆起介外)天使遠勞。請裡面少憩。待貧道收拾行裝。一同進京。(丑)如此甚好。(下外)徒弟們。今日皇帝之召。我已知之。此行必不能免。將來這麻姑山。自有興復之日。算來還仗你們住持壇廟。你可謹記。(衆)謹遵師父法旨。(外)聽吾分付。(前腔)香火地。相期不朽。秀靈區。煞是無儔。有神明擁護根基厚。松濤勁。竹韵幽。禽聲繞樹。仙音合。瀑布飛空雅韵流。(這山中莫說別的)便是那麻姑酒也。出自靈源。仙脈足壽千秋。

我亦無庸多囑。明日便隨天使入京去矣。(下末)聽師父囑付。似此番去後。不復歸來。道妙真難預測也。

(餘音)機莫知。情難叩。無端離合等泡漚。也只好野鶴閒雲任去留。同下



第十四齣 建壇

(老生冠服隨從上) 一麾五馬守臨川。公暇欣聯山水緣。卻垂麻姑更幽秀。喜虹嵐翠擁嬋娟。下官顏真卿。表字清臣。瑯琊臨沂人也。忝獲科名。頗諳書法。生性剛直。易招忌嫉之聲。賦質清虛。喜究陰陽之理。今由侍御出爲撫州太守。差喜民情質樸。轄境乂安。日前奉到詔旨。重建麻姑仙壇。鳩工有日。計已可成。左右。打導往麻姑山去者。(衆)得令。(老生)

(南正) 刷子序犯。非是樂尋春。爲仙姑舊閨。壇宇重新。望建武諸山。層層濃翠。迎人重闌。想當日嚴分畦畛。香風拂江光。嵐暈自成畫本。認山腰。凌空飛瀑。亂珠噴。

(作到介。末生淨副淨旦同上) 迎接大老爺。(老生進介) 諸位道長。請示姓名。(末) 貧道譚仙巖。(老生) 法錄尊嚴。素所欽仰。(末) 不敢。(生) 貧道史元洞。(淨) 貧道左通元。(副淨) 貧道鄒鬱華。(老生) 皆法門高弟。久耳大名。(旦) 貧道黎瓊仙。(老生) 春秋幾何。(旦) 今年八十五歲。(老生) 甲子己高。

容華極少、足徵修鍊之純、可喜可敬、(旦)不敢、(老生)

(虞美人犯) 秉師言、留明訓、至理元機、兩兩相印、還可喜、同衍心傳、偕探妙諦、起予足發堪徵信、均能穀靜攝天君、全真把雲霞吐吞、休說逐世期、無悶看指、日高名達帝闈、(衆)不敢、(老生顧旦介)雲衣振、羨童顏、綠鬢守靈巖、似姑山、晴雪淨、無塵。

(衆) 各處工作已完、請大老爺勘驗、(老生登壇坐介)妙呵、秧田畝、畫松嶺、梯青、飛閣凌雲、高臺倚日、好一座仙壇也。

(普天樂犯) 綠畦排蒼厓、峻環竹柏、遙相襯、步虛聲、鐘磬時聞、御天風、環珮相親、虹梁異彩、飛空引鸞馭、清音向人近、繞旒檀、瑞靄氤氳、歌詞進、迎神送神、恍長空一聲元鶴降仙真。

(焚香拜介起坐末送茶介老生) 諸位道長、尊師被召入都、聞役神兵、卻西戎、後來怎樣歸真、可細細說與我知道、(末)那日家師正與弟子們說法、忽然池中紅蓮變爲碧色、又轉爲白色、卽時天使到來、家師隨同入都、聞在大



同殿修功德、役神兵、擊退西戎、皇帝極加欣獎、開元二十七年、忽見虎駕龍車、二人執節於庭中、家師曰、此迎我也、爲吾奏知、願歸葬本山、并請立麻姑廟於壇側、明年改葬、棺中惟有玉簡香爐而已、去歲天寶五載、投龍於瀑布石池中、有黃龍見、皇帝興感、因此增修壇宇、敢請大老爺椽筆作記、書丹勒石、以垂久遠、（老生）如此取筆硯過來、（就案作書介）要終原始、當從麻姑敘起、

（朱奴兒犯）稚川翁曾宣底蘊、蔡經宅屢叨佳醞、鱗脯馨香達閨闥、方平至彩旗前引威靈、振超群絕倫、播餘風流傳弟子、續清芬、

自麻姑發迹於茲嶺、南真遺壇於龜源、花姑表異於井山、今女道士黎瓊仙年逾八十、而容色益少、非夫地氣殊異、江山炳靈、則曷由纂懿流光、若斯之盛乎、

（山漁燈犯）判仙凡、分靈蠢、似元女陰符傳授心印、况兼有地脈靈根、山輝玉韞、把洞天遺跡、丹鉛潤描摹、出風鬟霧鬢、不用粉痕脂暈、白戰須臾、應笑我碧

落。千。秋。且。讓。君。霜。毫。搵。縱。橫。筆。陣。記。端。倪。黃。門。急。就。愧。無。文。

記。已。書。就。諸。君。請。看。衆。字。挾。風。霜。筆。跳。龍。虎。洵。千。年。至。寶。也。  
尾。聲。鎮。山。門。壽。貞。珉。愧。乏。千。金。貽。贖。准。備。著。一。瓣。心。香。晝。夜。熏。

（老生）時已不早、左右打導回衙（衆）恭送大老爺多多簡慢（衆下老生）

集唐

戶。牖。憑。高。發。興。新。杜。甫

月。移。松。影。守。庚。申。溫。庭。筠

鴛。鴦。綉。了。從。君。看。元。好。問

耽。酒。成。僊。數。十。春。李。商。隱。侍。從。隨。下

集唐自題

古。碑。苔。字。細。書。勻。陸。龜。蒙

承。露。盤。晞。甲。帳。春。李。商。隱

曾。按。瑤。池。白。雲。曲。王。禹。偁

平。生。心。跡。最。相。親。白。居。易

其二

漁。舟。時。問。武。陵。人。元。好。問

浪。跡。江。湖。白。髮。新。李。商。隱

更。覺。良。工。心。獨。苦。杜。甫

可。憐。無。益。費。精。神。韓。愈



此家大人昔年權守建昌卸篆後登麻姑山飲麻姑酒感興而作也嘗諭德滋曰梨園搬演各劇未見麻姑仙一上氍毹此亦缺陷歸舟無事倚篷按譜成四五折旋省復酬應至遂爾擱筆踰年始足成之凡十四折篇中脚色按麻姑仙壇記及建昌府志攷訂詳晰皆實事無假借也惟獻壽一折西王母傳中有王方平而無麻姑世俗繪畫家嘗作麻姑獻壽圖祝壽者從而附會之亦欲於冷淡中畧加煊染以新觀劇之目非羈入異說也男德滋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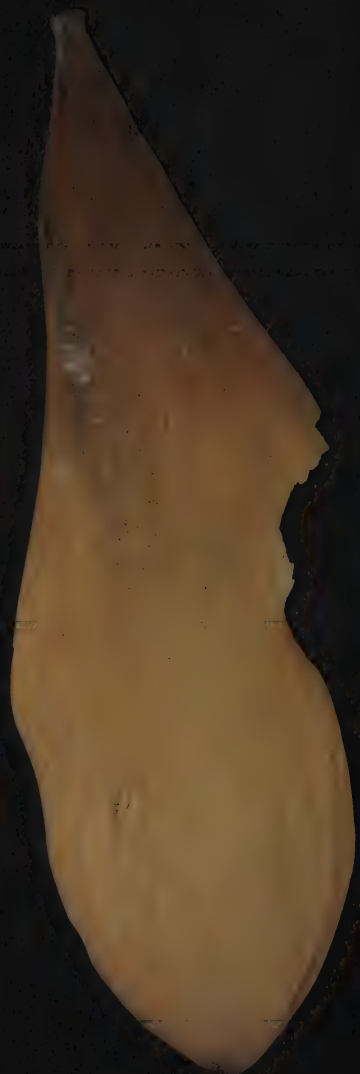
香艸叢書九集卷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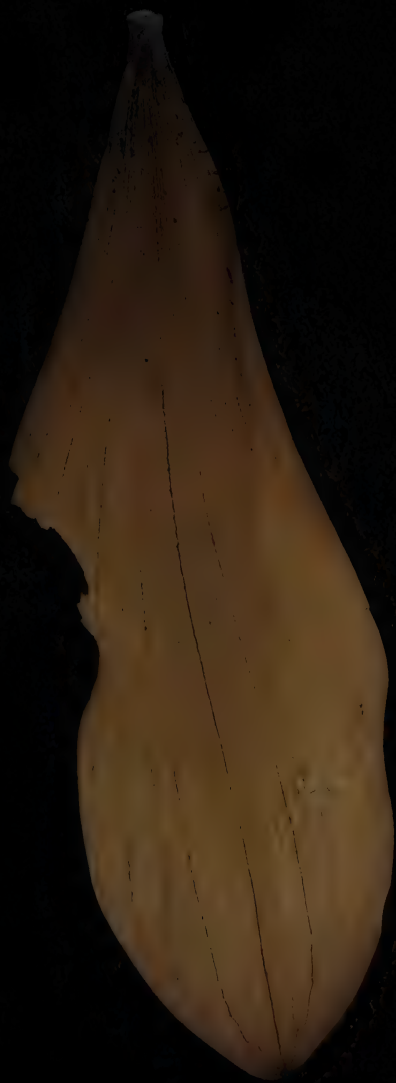
卷三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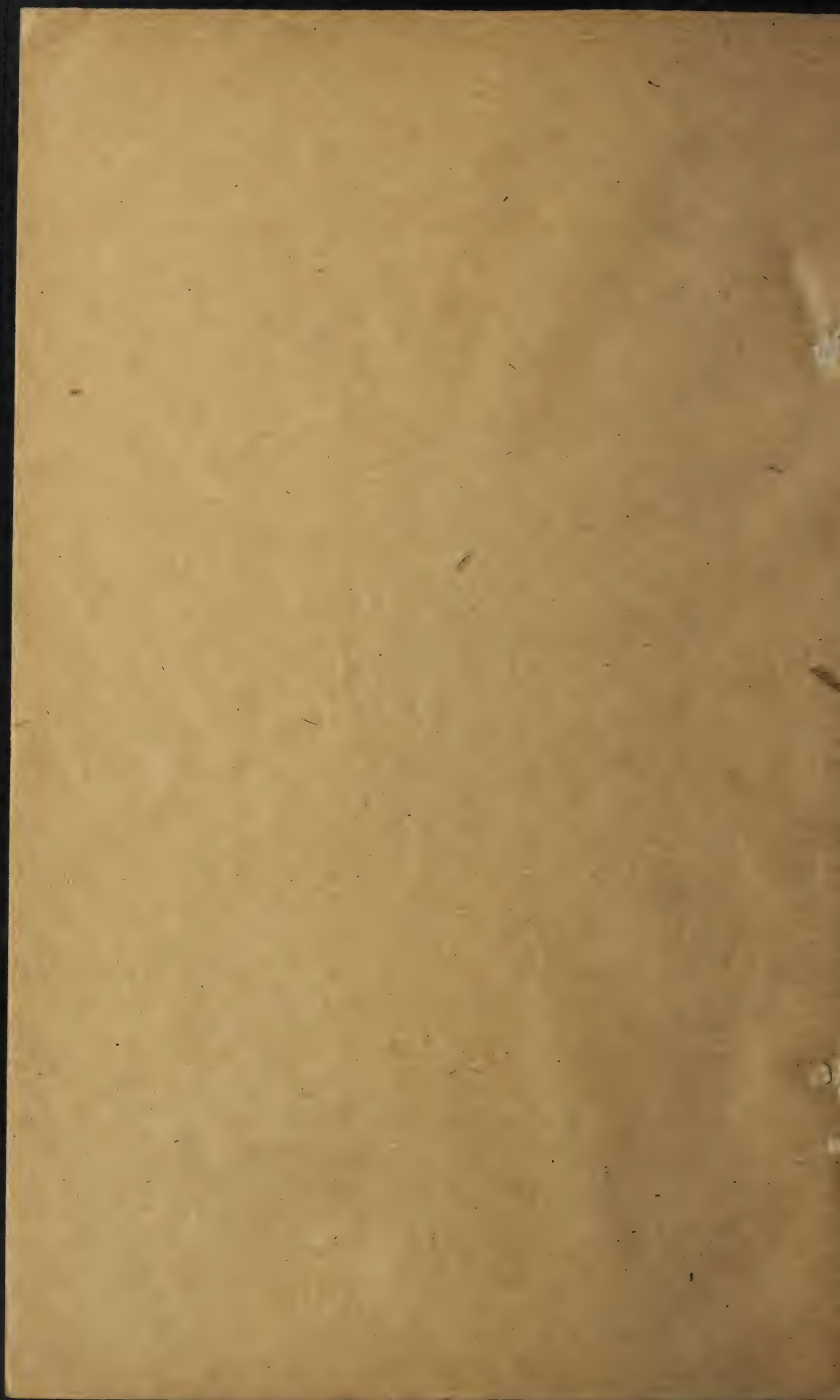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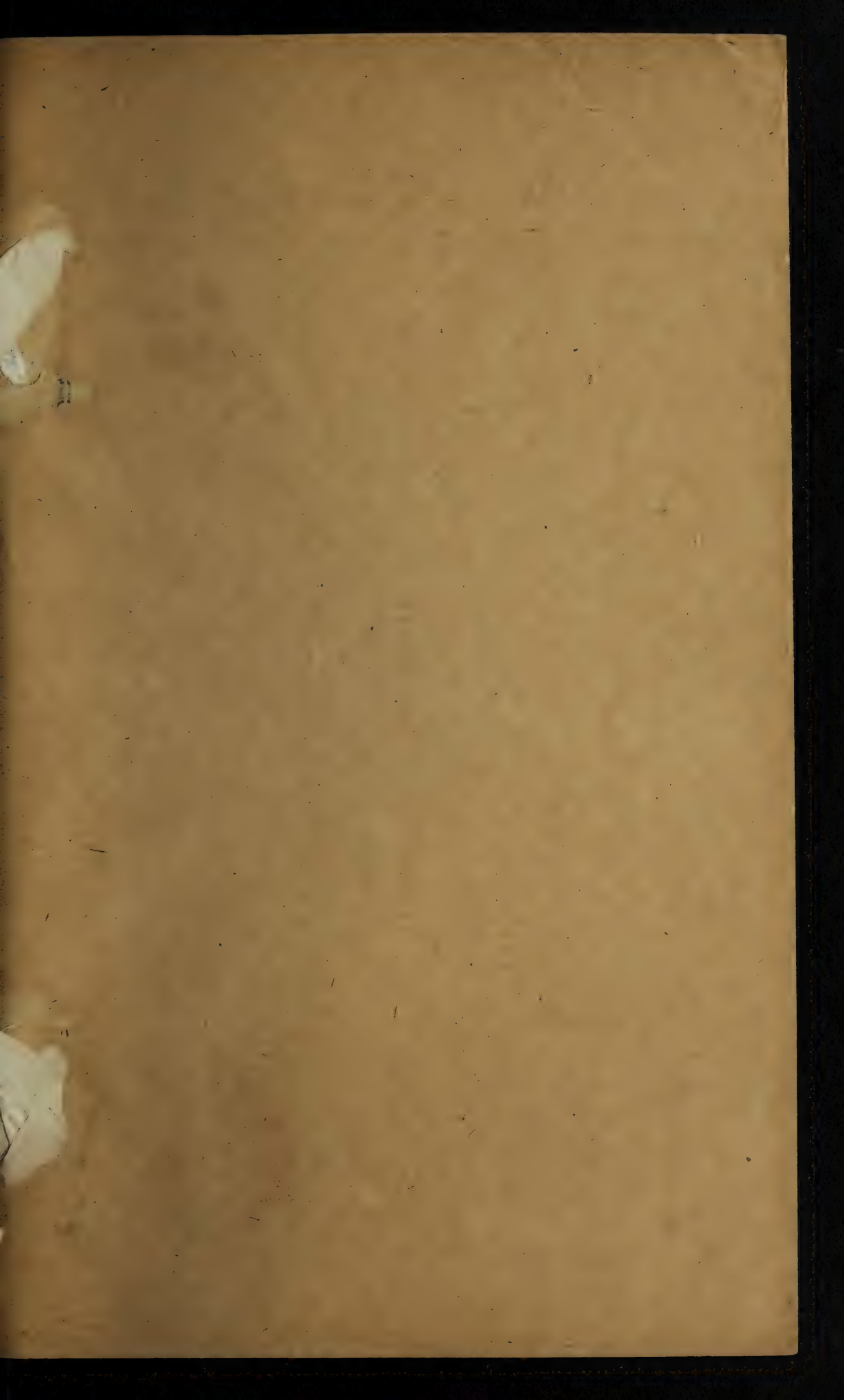






香豔叢書

第九集





香艷叢書

九集卷四

香咳集選存四

任城許夔臣山臞纂輯

方芳佩 字芷齋號懷蓼浙江錢塘人方宜照女中丞汪芑坡新室著有在

璞堂稿

憶西湖

清涼世界水精宮。亞字闌干面面風。今夜若教身作蝶。祇應飛入藕花中。

王德宜號雲芝江蘇華亭人王紹曾女錢塘汪農室方芳佩媳著有黔中吟

遊觀音閣

松柏青青倚澗隈。一峯影轉畫圖開。雙虹倒向天心出。亂瀑爭從木杪回。未免溪山耽視聽。若無人我是如來。了然莫作非非想。翠竹黃花總誤猜。

何 采字若霞浙江山陰人著有繡佛閣集



游仙詩

海外有飛仙。千載鍊形骨。記曾手七寶。修治古明月。無名羣真班。不住金銀闕。游戲乘綠雲。往來甚飄忽。昨夜東南風。吹我向西北。西北乃何處。彷彿衆香國。道旁盍大花。折之簪髻側。相逢鸞佩人。一笑不相識。

王瓊瑤江蘇常熟人僉憲王材任女孫徐某室著有絳餘漫草

次韻早秋雜興

長堤楊柳葉初凋。空對秋風倦舞腰。小院露寒蟲咽砌。官河潮上水平橋。詩書儘可供吟咏。針線何妨遣暮朝。最喜嫩涼宵漸近。閒吟不嘆夜無聊。

陸青存字若筠浙江錢塘人吳孔皆繼室早寡著有森玉堂詩集

寄長女

西風吹淚灑窻紗。回首鄉關那是家。縱使一身貧徹骨。願留清節對梅花。吳雯華字曇素江蘇吳縣人貢生葉舒璐景鴻室著有采秀閣吟草

歸舟



歸舟傍午泛忽忽。短棹輕帆趁晚風。數點飛鴉殘照外。一聲清磬夕陽中。山光  
遠近和烟紫。漁火參差映水紅。閒倚篷窗遙望處。灣灣新月近垂虹。垂虹亭名  
張 昂字玉霄浙江錢塘人孝廉張步青女洪文蔚室著有承啓堂吟稿

冷泉亭

此地風光自古今。落花流水任登臨。泉聲清靜秋偏好。山勢崔巍午亦陰。亭牖  
遙看千黛綠。松杉時拂亂雲侵。俗塵到此方消息。直欲相携上碧岑。

嚴蕊珠字綠華江南吳江人著有露香閣詩草

春日雜咏

簾鎖爐香盡日垂。曲闌低亞坐題詩。慈親指點桃花笑。憶否當年顰面時。  
粘天芳草翠平鋪。三月江南似畫圖。小立溪邊春被楔。水中人影萬花扶。  
薄寒天氣掩窗紗。九十春光已半賒。戲剪彩幡庭畔立。教他常護未開花。  
如烟小雨潤苔衣。花塢風酣蛺蝶飛。楊柳多情又多事。綰將春到放春歸。  
陳 素字雲有浙江海甯人查硯北室著有花角樓吟抄

春暮

悵望春歸促。凭闌百感生。亂紅鋪曲徑。小雨弄新晴。園笋多成竹。楊花盡作萍。韶華還一瞬。愁思倩誰平。

王玉如雲南昆明人廉使孫春巖側室

喜弟至

既見翻疑誤。凝眸各審詳。九年雲出岫。一夕雁成行。別後滄桑換。途中日月長。舊容驚半改。鄉語歎全忘。對月秋垂淚。聽猿夜斷腸。逢人問消息。覓便寄衣裳。剪燭心方慰。回頭意轉傷。自余離故土。賴爾奉高堂。感逝餐應減。思兒髻恐霜。弟能支菽水。妹可護溫涼。聞已調琴瑟。曾無弄瓦璋。當年送我處。今日遇君場。彼此皆如夢。依依兩渺茫。

孫雲鳳字碧梧浙江錢塘人孫春巖長女程某室

媚香樓歌

媚香樓。明末秦淮妓李香君之妝樓也。香君初爲歸德侯生聘妾。被選



入宮媚香樓竟廢

秦淮烟。月板橋春宿粉殘。脂膩水濱。翠黛紅裙。競妝裏垂楊勾惹。看花人。香君  
生小貌無雙。新築紅樓喚媚香。春影亂時花弄月。風簾開處燕歸梁。盈盈十五  
春無主。阿母偏憐小兒女。弄玉雖居引鳳台。蕭郎未遇吹簫侶。公子侯生求燕  
好。輸金欲買紅兒笑。桃花春水引漁人。門前繫住游仙棹。奄黨纖兒想納交。纏  
頭故遣狡童招。那知西子含顰拒。更比東林結社高。樓中剛耀雙星色。無奈風  
波生頃刻。易服徒悲阿軟行。重房難把台卿匿。天涯從此別情濃。錦字書憑若  
个通。桐樹已曾棲彩鳳。繡鞋爭肯放游蜂。困愁久已拋歌扇。教坊忽報君王選。  
啼眉擁髻下粧樓。從今風月憑誰管。柘枝舊譜唱當筵。部曲新翻燕子箋。總爲  
聖情憐。覩覩桃花宮扇賜。簾前天子不知征。戰苦風前且擊催。花鼓阿監潛傳  
鐵鎖開。美人猶在瓊台舞。銀箭聲殘火尙溫。君王匹馬出宮門。西陵空見宮人  
泣。南內誰招帝子魂。最是秦淮古渡頭。傷心無復媚香樓。可憐一片清溪水。猶  
向門前鳴咽流。

山行

客思西風裡。車塵暮靄間。蟲聲黃葉路。人語夕陽山。鳥去一何速。我行猶未還。臨溪羨漁者。幽意獨閒閒。

孫雲鶴字蘭友孫春巖次女

寶劍篇

寶劍遺編在。挑燈擊節吟。恩仇千古事。湖海一生心。氣逼秋霜冷。光騰夜月沉。從軍應有願。慷慨答知音。

朱德容字趙璧浙江會稽人祁奕禧室

遊山

寂寞佳山水。樓台薜荔間。野橋分竹路。高樹繞溪灣。徑曲留琴語。杯寬破客顏。夕陽鐘磬外。猶有暮雲閒。

溫慕貞浙江烏程人朱時發室早寡著有隱硯樓詩

過宋氏園



殘花搖曳一簾風。幾點莓苔襯落紅。最愛壁間圖畫好。平台棧道與山同。  
溫廉貞慕貞妹長興王靜甫室早寡詩附隱硯樓詩後

小江道中

極目春田外。離離草正肥。新帘邀過客。嫩柳趁殘暉。遠寺鐘聲細。幽溪水浪微。  
推篷閒望處。雛鳥傍林飛。

翁珠樓字靜如江南吳縣人周五瑞室

初秋

暑收爽氣透簾櫳。翠竹青梧映碧空。鎮日樓頭看不厭。荷花香雜木樨風。

何蓮魚浙江錢塘人

悲秋四首次韻選二

經霜秋葉半林黃。曉閣迎寒愛日光。刺繡不須思巧妙。凭闌只許見淒涼。雙飛  
新鳳有無事。十斛明珠曾否量。每恨紅顏招俗累。至今貽笑苧蘿香。  
夢裏依稀到玉京。醒來倚枕結幽情。撥殘爐火甘無事。焚盡詩箋怕有名。籬菊

秋榮風色冷。井梧夜落月光晶。自憐寂寞添愁緒。敢怨鄰家砧杵聲。

趙 邠字周初號藕莊居士浙江仁和人汪上林室著有蘭閣遺詩

四時閨怨詞

春愁滿目踏花歸。倦倚闌干淚濕衣。安得將身比楊柳。漫天作絮逐雲飛。  
斜日暉暉映綠楊。蟬聲聒耳引愁長。北窗徙倚空岑寂。孤負松風一枕涼。  
落葉蕭蕭霜滿天。征衣裁就不成眠。秋懷別緒憑誰見。寒月窺人到枕前。  
雲暗關河雪壓灘。行人此夕渡桑乾。憂煎似火難消却。鴨冷燈殘不覺寒。  
吳靜字定生江蘇昭文人項肇基室早寡著有飲冰集

咏史

不學何須詆霍光。託孤寄命報先王。匡張孔馬多經術。青史于今若個芳。  
更有名儒莽大夫。紫陽書法勝南狐。當年奇字人爭問。曾識綱常二字無。  
葛秀英字玉貞江蘇吳縣人無錫秦淡園側室著有淡香樓詩抄

立秋



久苦炎威逼。欣逢夏令終。秋來梧葉裏。人醉藕花中。玉露溥清曉。羅雲淡碧空。甘霖仰望切。坐待滿秋風。

張佩蘭字簋書江蘇江都人眞州汪文錦室

課兒夜讀

紡績更深伴未眠。不辭辛苦對青氈。看他把卷能忘倦。未免私心半愛憐。

錢蕙字凝湘江蘇吳縣人別駕錢珍南女徐熾室著有蘭餘小草

吳山別墅漫成

竹籬三逕遠塵氛。澗柳垂垂挂夕曛。詩思閒中多健句。蘭芽午後發清氛。窗臨青嶂留寒月。路繞丹崖入亂雲。山野不知名利事。笑人車馬自紛紛。

歸湘字溶溶江蘇常熟人

春日郊居

竹翠沙平迴絕塵。澄江荇暖鴨知春。門前車馬應嫌僻。鏡裡鶯花不笑貧。幾陣疎風飄柳絮。一番瘦雨淨苔茵。年來種得桃千樹。偷仿仙源學避秦。

碧紗搖落印芭蕉。花裡烹泉捲素濤。昨夜雨深催芍藥。連朝日麗熟櫻桃。柳絲拂路綠陰亂。麥隴翻雲翠浪高。一曲洞簫良夜靜。清風明月任翔翺。  
吳柔之字小裴浙江錢塘人明府吳小谷玉墀女狄小同室

寄外

伊人踪跡又天涯。小別無端感歲華。千里迢遙此寒夜。一般清瘦共梅花。孤桐入爨聲難辨。美玉求沽願久賒。不爲封侯緣底事。紀遊詩卷向誰誇。  
畢 慧字智珠江蘇鎮洋人畢秋帆女

遊龍吟山館作

龍山寒屋勢玲瓏。積翠紛紛落曉紅。小閣恰宜圍竹樹。好花無奈隔簾櫳。雨來雲漸牀頭起。徑仄門從水上通。還向凌霄台頂望。抱城遍挿畫屏風。

王靜淑字玉隱號隱禪子浙江山陰人宗伯王季重長女陳樹勳室早寡著有清涼集青藤書屋集

秋日菴居



空齋度永夜。高臥一牀秋。苔老渾無色。溪清不欲流。塵隨紅葉掃。心付懶雲收。蕭瑟同征雁。更深萬籟休。

王端淑字玉映。王季重次女。宛平諸生丁睿子聖肇室。著有玉映堂集。

代外贈別毛大可

西冷月落板橋霜。衰柳長堤只自傷。幾日窮愁兼別怨。一帆秋日帶斜陽。浮雲影逐離亭路。歸雁聲淒旅夜牀。學採芙蓉江上去。黯然回首恨茫茫。

張靈字湘人。江南吳縣人。教諭沈蓉漁起鳳側室。

胥江送別夫子

吹笛向江樓。春風起暮愁。何人折楊柳。江水自孤舟。薄俗無青眼。高堂有白頭。臨行重悵望。空作稻粱謀。

沈纈字蕙孫。號散花江蘇長洲人。沈瑩漁女著有繡餘集。

阻風黃浦和孟韓韻

帆影落波光。迢迢水一方。潮聲飛雨白。風色挾沙黃。海日生蓬島。江籬裏楚棠。

騷人無限意。高詠獨蒼茫。

唐在東江西南昌人餘姚陳太守元側室

答夫子見寄

一曲驪歌歌未已。征夫雨雪三千里。三千里路未云遙。妾夢同釣西江水。

商采字雲衣浙江會稽人諸生羅蔓青室著有花間草綠窗集

落花

絕色由來薄命同。惜春情緒怨春風。誰憐歌舞當筵盛。不覺芳華入鏡空。海闊天空愁去路。雨沉雲散泣深宮。人間慣聽閒鷓鴣。何處雕輪駐錦叢。走馬迴塘細草齊。有情常自逐春啼。且教天上看成雪。敢恨人間踏作泥。紅板數條村徑杳。青烟一片酒旗低。紛紛蜂蝶還無數。翠閣朱樓路已迷。共道韶華上已佳。一年生負踏青鞋。四垂忽見雲如幕。千尺何妨酒似淮。人號可憐偏日暮。月如無恨自天涯。流鶯百轉含情甚。不爲春光善遣排。淡淡斜陽欲暮時。看花猶自惜歸遲。餘香不信全消日。瘦影重疑未放枝。草滿



長堤勞遠望。山園故國剩相思。清尊短拍年年事。腸斷深閨尙未知。  
胡雲英字小霞浙江會稽人趙連城室著有環梅小住遺草

秋夜坐雨答環梅主人

譙鼓鼕鼕漏暗傳。評詩讀畫不成眠。一燈聽雨愁如海。半榻分秋夜似年。此日  
尙埋和氏璧。幾時先着祖生鞭。梧桐窗外雞聲咽。滴破銀河倍惘然。

姚蘊生江蘇金山人觀察姚培和女崑山戴明府鳴球室著有秋琴閣詩鈔

樓中卽目次大姪女韻

斷虹收宿雨。野色捲簾浮。風起孤村暮。烟深遠樹秋。山光明日脚。帆影破潮頭。  
想得憑闌處。吟情一倍幽。

陳蘭徵江蘇上海人國學曹承烈室

咏雪

敲窗片片大于葉。朔風怒吼庭堆雪。天際濃雲凍不流。山頭飛鳥歸應絕。訪友  
溪邊棹自携。衝寒驢背花親折。樓台金碧景全迷。惟有青松頂不滅。登高遠望

空茫然。四射寒光驚電掣。亂飄淺石沒泥塗。隱入窗紗簇花纈。孫光小令謝家詩。當日形摹總纖屑。此時相賞耐嚴寒。却恐流光去如瞥。眼前清景不可失。痛掃陳言非臆說。古人白戰號出奇。我亦何嘗持寸鐵。

許德馨字如蘭號仙霞江蘇江都人

湖上遇雨

霏霏細雨拂長堤。十里烟濃樹色迷。行盡竹西亭下路。杏花雲落亂鶯啼。

姚秀英字雲卿江南吳縣人太史謝蘊山啟昆側室

遊百花洲

小院牆低弱柳長。綺羅香散綠池塘。花洲一曲吳江夢。彷彿風迴響屨廊。

劉淑字芳懌江蘇荊谿人東鄉吳蘭雪嵩梁室著有蕙風閣詩草

咏芍藥

殿春花好放偏遲。紅到庭西第幾枝。不肯移栽妝閣畔。嫌他名字是將離。

沈淑英浙江烏程人詩附見黛吟草



絕句

眉蹙經年不暫開。已將心事等寒灰。小鬟不解人衷曲。報道穿簾雙燕來。  
沈淑蘭浙江烏程人淑英妹著有黛吟草

寫恨

愁雲怨雨怯晨鐘。情短情長總屬空。此別料應難再見。他生可許更相逢。斷絃  
不問求凰調。破鏡誰憐別鵲踪。多少癡呆臨福地。驅魔貝葉勝青鋒。

李赤虹字玉文江南崑山人徐明府楫室著有夢蕉詩抄

采石磯眉亭和夫子韻

蛾眉亭畔大江流。極目風烟散不收。遊宦十年雙短鬢。還家千里一扁舟。微茫  
遠近天迴岸。出沒參差波泛鷗。惟有青山似螺黛。夕陽閒鎖古今愁。

邵氏山東商河人李某室

閨七夕

今夕復何夕。相逢分外歡。前言猶在耳。別淚未曾乾。天上填橋易。人間寄鏡難。

秋閨千里月。寂寞倚闌干。

周姑媛字室楨廣東海陽人

春水

碧波新漲大江頭。兩兩浮鷗傍客舟。妾意亦如江上水。紅塵不染自東流。

吳氏安徽無爲州人謝鶴樵室著有梅閣小草

歲暮

烏啼霜落不知寒。剪燭傳杯夜欲闌。冰魄光華窺几席。水仙香味襲盤餐。村荒車馬經過少。歲迫親朋聚會難。笑向東牀覓佳句。良宵莫作等閒看。

胡慎儀字采齊號石蘭直隸大興人駱烜室著有石蘭詩抄

侍蔣太夫人滕王閣小譙

章城何意遇仙儔。會向江樓紀勝游。一片夕陽紅蓼岸。數聲漁笛白蘋洲。西山雨過嵐光碧。南浦風翻雪浪浮。自愧暫依喬蔭下。敢同蘭桂占先籌。

胡慎容字玉亭號臥雲采齊妹會稽鴻烜室著有紅鶴山莊詩



窺采齊姊曉妝

徘徊明鏡漫凝神。箇裏伊誰解效顰。一樹梨花一溪月。隔窗防有斷魂人。

女郎詞

相呼同伴到簾帷。偷看新來客是誰。又恐被人先瞥見。却從紅扇隙中窺。

徐裕馨字蘭蘊浙江錢塘人相國文穆公女孫程堯文室著有蘊蘭詩草

畫眉

柳梢扶上曉風柔。夢醒雕闌語未休。莫向碧紗窗畔喚美人。猶是未梳頭。

汪元照江蘇丹徒人汪篠園女弟張某室

渡河

不盡蒼茫感。登艫破浪行。潮吞高岸失。山鎖晚雲輕。空闊魚龍氣。奔騰風雨聲。自嗟無寸胆。虛遣夢魂驚。

王碧瑩山東長山人趙載庭室

寒食

芳草青青柳放芽。東風搖曳幾枝花。宵燈不乞鄰家火。春月如波浸碧紗。

陳坤維浙江人見樊榭山房續集

丁巳又九月九日厨下乏米手檢元人百家詩付賣以供饘粥之費手不忍釋因賦一律

典及琴書事可知。又從架上檢元詩。先人手澤飄零盡。世族生涯落魄悲。此去雞林求易得。他年鄴架借應癡。亦知長別無由見。珍重還思伴我時。

王瑞貞江蘇嘉定人諸生王紱女

偶感

小窗無伴日悠悠。幾度拈針嬾復休。試問梅花何事瘦。臨風應帶去年愁。

吳鳳儀字淑英號香楣江蘇嘉定人諸生朱錦生室著有香楣小草

無婢

門巷淒清絕俗譁。蠹魚窠裏寄生涯。不堪三逕將蕪後。常日拋書掃落花。

舒映棠字靜娟浙江仁和人李英室



重過虎跑寺

爲愛祇園勝。重尋舊逕遊。泉聲疑帶雨。樹色盡含秋。山鳥如相識。溪雲亦解留。菩提心事在。長此樂林邱。

張繡佛字抱珠江蘇青浦人金山姚惟邁室著有職思居詩草

遊橫雲山館

一徑穿林入。雙扉面水開。有山都抱屋。無砌不封苔。雲氣縈山袖。嵐光落酒杯。到來塵境隔。何必向蓬萊。

許燕珍字儼瓊號靜舍安徽合肥人明府許其卓三女無爲州諸生汪人鎮室著有薈餘小草

春草

暖風如扇拂柴門。隨意迷離發故根。得句謝塘應有夢。多情白傅最銷魂。青連山郭誰家樹。綠到江南何處村。一抹芊綿生氣滿。裙腰斜掩沒燒痕。深院千層未忍刪。落花紅襯曉鶯還。萋萋入畫簾櫳捲。漠漠浮烟翡翠閒。被襖

記曾行曲水。踏青準擬過春山。蒙茸却愛無人處。蝶粉蜂黃數點斑。  
繞遍天涯寒食過。年來底事感蹉跎。門餘南陌春情懶。送去西陵別恨多。杜宇  
啼殘當晝永。鷓鴣飛老奈愁何。油車試聽諸兒女。解唱韶光緩緩歌。  
平舒袍袖迥連村。仲蔚荒園雨到門。風動遙堤波亂影。泥沾野逕燕留痕。斜遮  
蘇小墳前路。遠伴明妃塞上魂。采采汀洲愁日暮。清芬盈把襲蘭蓀。  
孫淡霞江蘇華亭人青浦曹策彝室早寡著有焚餘草

閒居

欲避囂塵此卜居。晝長添線樂何如。松窗日瘦閒臨畫。薤簾風清倦枕書。只爲  
課兒丸苦胆。每緣繡佛品佳蔬。捲簾偶向庭前望。一角晴山落草廬。  
潘冷香浙江烏程人

柳絮

麴塵風起欲何之。水北花南弄影時。擬託微波驚蝶夢。半和江雨惹蛛絲。乍添  
別思飛難定。旋引歸心落故遲。癡絕嬉春小兒女。忽忽捉向手中吹。



陳廣遜字靜齋廣東順德人何文宰室著有靜齋小稿

卜居北郊

杜陵佳句耐冥搜。眞覺江村事事幽。一沼綠波供滌硯。半竿紅日照梳頭。已忘世態同蕉鹿。得少詩情對鷺鷗。習氣消除渾不盡。明窓點筆畫滄洲。

楊瓊華號長白女史漢軍鑲黃旗人楊重英女滿洲明新室

戊申七月緬甸送家嚴還

朝恩旨垂獎有駕蘇武而上之諭恭錄一首

廿載棲遲寄緬僧。纍臣心跡玉壺冰。九重明詔稱蘇武。萬古訛言說李陵。地坼金沙雲盡瘴。天開銅壁鐵爲繩。鐵繩橋名白頭辛苦蜻蜓驛。痛哭迎親恨未能。

董雪暉江蘇華亭人姚廷鑾室

戊辰春暮重過王園有感

舊跡重遊路未迷。寒烟漠漠草萋萋。一灣流水花初落。幾處垂楊鳥亂啼。訪竹每憐幽徑曲。看雲不厭晚山低。當年舊侶今何在。倚遍雕欄日又西。

高幽貞字樸素浙江山陰人

嘲不識字

小小毛君重若山。兩頭倒執按中間。及觀識字人多累。不識字人反得閒。  
應世婉字淑君號蓉江浙江仁和人明府吳玉墀室著有漱玉亭稿

暮春和韻

百花開過草如烟。月色窺簾分外妍。獨倚欄杆延佇久。不禁清露濕華尖。  
王素娟字冰蟾四川蒲江人著有鏡閣秋聲集

和雪君見示之作

香飛金粟一枝枝。正值劉綱偕隱時。怪我病魔偏作敵。憐君書癖又成癡。松庭  
花影驚風片。竹檻茶烟亂雨絲。五字聯吟聊共賞。深閨誰道不相宜。

桂蘭玉字蘊輝江蘇南匯人諸生鮑彬室

立春日雪和閨秀曹采荇韻

青旛節屆頌年華。撲面寒光春欲賒。不是藍田皆種玉。非關瓊樹盡開花。烹茶  
味美傳陶宅。詠絮才高憶謝家。驢背垂鞭吟客少。隴梅早放一枝斜。



霍雙字貞秋直隸東光人

寒食

人倚雕闌竹倚衣。女桑遙聽子規啼。陌頭楊柳休攀折。擊住春光不許歸。

顧瑩字素光號青湄江蘇長洲人顧潛夫女無錫華惟蕃室著有青湄遺草

咏梅

瀟麗丰姿自出塵。天涯難寄一枝春。殷勤分付東風道。留取清香待主人。

杭澄字清之號筠圃浙江仁和人杭堇浦世駿女弟趙萬暉室早寡

春日寄懷湛堂

晴烟漠漠柳絲絲。腸斷春江是別時。千里相思兩行淚。三年光景幾篇詩。生涯似兔初營窟。踪跡如蟬不定枝。却怪天涯久留滯。何年得遂鹿門期。

沈蕙玉字晚亭江蘇震澤人貢生倪弁江室著有聊一軒詩存

同聲歌

少小屬閨闈。感君意纏綿。聘以明月珠。迎以黃金韉。結褵自今夕。誓好永百年。

采蘭涉秋水。薦藻奉華筵。合歡裁作被。朱絲操所絃。雖無蘭蕙姿。向日呈芳妍。一身皆君有。寸心私自憐。何用答嘉惠。持以充豆籩。在天莫爲雲。雨落難上天。在地莫爲影。日暮愁棄捐。婉孌保素志。跬步稱比肩。

陳珮字懷玉安徽天長人陳于豫女江都江賓客昱室著有閨房集

訊程夫人病

病魔淹忽到春深。閨閣相關意不禁。半榻茶烟人寂寂。一簾花影晝沉沉。難言憔悴非詩累。最感葭苓費橐金。綠綺塵生知久閉。拂絃聊與破煩襟。

鄭鏡蓉字玉台福建晉安人鄭荔卿方坤女閩縣陳道敦室

夏曉

綠樹環庭外。荷含曉露深。軒窗清若水。松竹密成陰。隙月窺殘夢。疎星動曉禽。碧幙風遠送。涼氣逼衣襟。

徐媛江南華亭人徐十峯女著有繡餘草

月下



仰視天無星。俯視月如霜。月正人影短。月斜人影長。

蘇棻

咏懷次初觀韻

逝水韶華又幾旬。倚窗贏得兩閒身。移花自是關心事。覓句生憎敗意人。春夢無憑成一笑。世情提敗卽長聾。原缺一聯

梁青笏字芳白江南無錫人著有紅雲樓集

舊縣渡河

暄色驅車疾。牽簾望眼空。河凝沙渚白。山入夕陽紅。野圃人嬉歲。荒原雁落風。不禁回首望。烟樹暮雲中。

許權字宜煥江西江州人進士崔念陵謨室著有問花樓集

七夕

七月七之夕。家家望斗牛。神仙不可見。涼風何颼颼。我疑天孫之巧轉近拙。東西斷隔難飛越。一年一度一分離。千古銀河響幽咽。不須乞巧向天孫。若賜巧

多愁欲絕。君不見東家力田婦。耕饁常相隨。旦暮共苦樂。白首不分離。又不見西鄰有才女。夫壻上玉堂。終年不相見。悵望悲河梁。玉露無聲夜。清悄盤中盼。斷蛛絲。遶不知巧。思落誰家。只恐巧多人易老。寄語人間癡女兒。甯爲其拙母。爲巧。

玩月

一種月團圓。照愁復照歡。歡愁兩不着。清影上欄杆。

蔣 葵字冰心江蘇泰州人

月下梅影

輕籠淡月異濃粧。欲賦慙無白雪香。却到夜深人靜後。一枝移影入迴廊。

蔣 蕙字玉潔冰心妹

雨夜夢與冰心女兄話舊醒來拈韻

幽窗閒臥不勝愁。夢逐嬌癡舊地游。繡閣牽衣欣聚首。妝台倚膝倩梳頭。驚魂五夜蕭疎雨。分袂殘更寂寞樓。枕上傷心無數淚。曉來甯忍一舒眸。



錢紉蕙字秋芳號清蔭居士江蘇吳縣人太史錢中諧女元和許子遜廷鑠室著有清蔭閣集

度梨關

迢遞踰梨嶺。肩輿勝兩驂。雄關限閩越。幽境極東南。地暖常多雨。雲開忽作嵐。鄉關望不極。聊復上巖龕。

卷四

九

集



香咳集選存五

任城許夔臣山臞纂輯

許孟昭字景班江蘇元和人許子遜女明經沈之源室

秋夜曲

金剪生寒夜漏長。玉人纖手懶縫裳。素娥偏耐秋光冷。來照鴛鴦瓦上霜。  
鍾令嘉字守箴江西餘干人蔣苕生士銓母著有柴車倦遊集

臘日寄銓兒

北地寒威重。憐伊客裡身。音書差慰我。貧賤莫驕人。失路皆由命。安時卽報親。  
師言當服習。莫負誨諄諄。  
汝妹依邱嫂。幽窗共食眠。穿針纔學繡。識字不成篇。閨誠粗知聽。童心未盡蠲。  
歸期甯解卜。時刻擲金錢。  
心情憐下第。約畧似前番。官道應攀柳。家庭已樹萱。恃才防暗忌。交友戒多言。  
結習還當掃。新詩莫訴冤。

夢爾天涯路。肩輿往復頻。師方爲講學。客豈是依人。司馬題橋志。雙親屬望身。爾翁墳上草。今已四回春。

季 嫺字靜嫺江蘇泰興人主事季寓庸女李長昂室著有雨泉龕集

得天中弟訊

憐爾關山隔。書從塞北來。黃天瀾大野。白草遍荒台。風動豺狼嘯。天高鴻雁哀。登高應有賦。何日共銜杯。

蔣 氏江蘇吳縣人進士蔣元葵女

落花

春夢無憑冷夕陽。萬花飄落最堪傷。馬嵬坡遠空垂淚。金谷樓高枉斷腸。吹去未能忘故態。飛來猶自帶餘香。東皇早去鉛華盡。蜂蝶徒勞過粉牆。

穀江蘇南匯人觀察程霽巖室著有寓書樓遺稿

潤州

落木風高氣欲秋。鳴鳴吹角古城頭。荒烟夜拂藏春塢。殘月虛涵望海樓。百戰



餘威存故壘。六朝遺恨咽寒流。當窻唯有三山色。吞吐雲霞萬古留。

姚益鱗字竹筠號繡巖浙江烏程人嚴林溪兆蓀室著有吟香樓草

閏七夕

微雲依約接銀河。一月佳期兩度過。倘把重逢歡較昔。翻教添得別愁多。

吳荔娘字絳卿福建莆田人青陽陳豹章側室著有蘭陂剩稿

題吳興女士嚴靜甫墨竹

繡閣遙鄰墨妙亭。開簾煤麝動芳馨。晴窗書破洪兒帋。誰識金鑾未十齡。

琅玕嫋嫋影縱橫。千尺寒梢一筆成。我看丹青先比較。此君風韻却輸卿。

任婉字靜宜江蘇江都人王子莊室

初春卽事

篆靄湘簾潤。波光曲抱楹。山雲含雨氣。林鳥變春聲。茗熟琴心古。花香蝶夢清。

半窻風動處。松子落棋枰。

錢敬淑字師令江蘇江甯人談允謙室

泊浦子口

殘年泊歸棹。問酒郭西亭。雪圃芹芽白。江醪竹葉青。夕陽新別路。衰草古離情。隔岸寒山色。寒懷望舊京。

杜 若字耀眉號默溪江南金匱人諸生雷咸室著有牛衣倡和稿

春曉

一枕梅花曉夢清。晨光蒼莽逗前楹。却憐小婢貪春睡。自啟紗窗聽早鶯。

孫廷楨字繡墨浙江仁和人

寶石山莊送簡齋先生還山

才得謁高賢。愁逢餞別筵。山光環几翠。花影拂釵妍。絳帳明朝遠。驪歌此夕編。愧儂無彩筆。也共試吟箋。

陳麟瑞字若蘭浙江海鹽人著有綠窻閒咏閨詞百首

閨詞

垂柳依依綠影生。菱荷亭館設楸枰。局中彈出縱橫勢。笑問檀郎若個贏。



春閨三月養吳蠶。南陌攀桑滿竹籃。爲避行人回步急。不知髻上墜牙簪。  
陸誦芬字心香江南青浦人諸生蔣士銘室著有花韻閣詩稿

春日

春林日暖試鶯梭。杏子梢紅醺碧波。多少畫樓簾不捲。雨絲風片惱人多。

黃 嘉字季雅江蘇上元人

小園

嫩日閒園爽。空階秀竹孫。亂籐穿石罅。老樹立雲根。水漾青浮楊。山涵翠到門。  
耽吟憐幼女。待字未成婚。

趙蘭好字夢瑤浙江錢塘人

秋日思鄉

勝跡龍山已倦遊。傷心何日返歸舟。願隨潮水秋風力。飛過錢塘古渡頭。

戴韞玉字西齋浙江烏程人觀察戴卯君女陳半江淞室著有西齋遺稿

夜坐

殘妝半卸怯輕寒。暮剔銀燈刺彩鸞。怪煞待兒都睡去。獨留明月照欄干。

袁機字素文浙江錢塘人袁簡齋三妹著有素文女子遺稿

秋夜

不見深秋月影寒。只聞風信響闌干。閒庭落葉知多少。記取朝來著意看。

袁杼字綺文浙江錢塘人袁簡齋四妹松江口思永室早寡著有樓居小

草

遙寄簡齋兄

長路迢迢江水寒。蕭蕭梅雨客衣單。無言但勸歸期早。有淚多從別後彈。新暑  
乍來應保重。高堂雖老幸平安。青山寂寞雲烟裏。偶倚欄杆忍獨看。

袁棠字雲扶浙江錢塘人袁香亭妹揚州汪楷亭室著有繡餘吟盈書閣

遺稿

寄二兄香亭

鵬程人與白雲齊。君獨年年借一枝。聞道故交多及第。更憐歸客尙無期。琴書



別後遙相憶。雪月窻前寄所思。常對芙蓉染衣鏡。堪嗟儂不似男兒。

左如芬字信芳安徽桐城人孝廉左鶴巖女進士姚非菴室著有續芷閣詩

集

庚子七夕夫子應試江甯詩以贈別

清江風靜浪初平。身逐孤帆一片輕。天上恰當歡聚日。人間偏有別離情。蛩吟幽砌閨心碎。月落寒汀旅夢驚。爲囑天門須射榜。桂花香處好逢迎。

陸素心字蘭垞浙江平湖人陸耕南女徐雪廬室著有碧雲軒詩抄

山居和外韻

林雨霽新綠。白雲飛滿庭。松風千樹寂。山色一樓青。風渚多畦菜。銅坑有茯苓。相將對泉石。共讀羽人經。

冷玉娟字珊珊山東萊陽人吳川令膠州宋世遠側室著有珂月集硯爐閣集

短歌行

姊氏將嫁。晨起俶裝。悵鵲影之分飛。歎鸞音之寡和。繡窗風過。誰同靜夜。  
添香妝閣塵生。獨對濃春開鏡。間關一去。渺渺雲山。迢遞相尋。悽悽雲夢。  
愴焉如割。寫以短歌。從來臨別神傷。況更同懷情切。不須折柳。便已沾襟。  
勸姊酒。爲姊歌。姊心竟若何。關河遠。迢遞歲月易蹉跎。從今腸斷連理樹。清淚  
如流下。逝波。

攬羅衣。搵姊淚。凝眄空相視。骨肉有深情。情深翻覺累。此心轉恨不成灰。無憐  
無愛無顚顚。

顧姊影。檢姊裝。無語自悲涼。解我雙鴛袖。覆爾薄羅裳。蕭蕭車馬三秋道。料峭  
風寒不可當。

贈姊言。姊記取。世事姊知否。花露但崇朝。月華難耐久。好將花月付流年。一寸  
冰心永不朽。

錢琳字曇如浙江錢塘人福建布政使錢璵沙琦女同邑秀才汪海樹室

綠蝴蝶和實庭兄韻



分明么鳳是前身。相賞宜開綠酒樽。飛近楊花春有影。倦棲芳草夢無痕。畫將眉嬾疑輕黛。翠接羅浮欲斷魂。可是仙家裙一幅。幻形飛出碧雲根。

劉世坤字同秀湖南衡陽人

寄外

飄零兩載動相思。記得離筵共對時。含淚未曾傾別酒。背人先已問歸期。蘭閨有夢雲山阻。繡榻無心鍼線遲。寄語茂陵遊冶客。莫教重唱白頭詩。

黃 卷字冊仙

七夕同袖池舟中作

七月七日小舟迎。一種離愁付綠醺。不信渡河今夜事。蓬窗攜手看雙星。莊賁孫字宜三江蘇陽湖人宮詹莊澹菴女孫師儉室著有悟香閣集

園居秋興

背背臨流構草堂。身閒長得看人忙。白蘋紅蓼依秋水。黃菊丹楓送夕陽。隨意烟霞供笑傲。忘機鷗鳥共徜徉。年來詩思渾消盡。試墨還抄肘後方。

曹我聞江南江陰人丹徒張譽晴室

雪霽

凍雀喧喧報曉晴。朝曦紅影上窗橫。深林風定梅花瘦。老屋寒添帟帳清。吟客未歸驢背遠。旅人初發馬蹄輕。却來小閣閒憑眺。依舊青山繞故城。

徐 瑤字佩玉江蘇常熟人周采山室著有佩玉詩鈔

芭蕉

芳心常捲月寒天。綠燭無烟火未燃。只恐夜深彈細雨。莫教移植繡牀前。

碩塔哈滿洲人

和姊白曉月題壁韻

右怨別詩。妾姊白曉月氏作也。初姊距妾家本數武而近。以故得朝夕會。凡有感觸輒成詩。詩輒示妾。戊戌歲以中秋對月作見示。且索和。中有邊塞征人意。深閨思婦情。妾亦口號成律。有物隨秋漸老人。與月同孤句。越明年渠良人遠戍去。今年夏。妾夫子亦從軍徂閩。芝房寂寞。錦帳生寒。秋



月春花。徒伴一窗蕭瑟。曩者中秋對月句。斯其讖歟。嗟夫。通于才而窮于命。丰于貌而嗇于時者。古今來指不勝屈。妾才若貌。固遠弗逮。姊氏萬一其時命不偶。未之稍稍上下。今讀渠壁間韻。不禁泣數行下。因嗚咽握管。次原韻成三絕句。

帳冷衾寒怨阿誰。柳烟花雨總成悲。怕看春草當窗綠。別後珠簾盡日垂。  
塞外馬嘶青海夜。閨中人動白頭悲。可憐別後庭前柳。一樣黃昏帶月垂。  
領畧春光今共誰。杜鵑聲裡最堪悲。香閨夢繞沙場月。曾見征人亦淚垂。

周仲姬字淑和號二如福建澄海人明經周彬女龍溪諸生李堯封室著有  
二如居詩集

### 山村

遠眺寒山麓。平雲接暮村。歸鴉迷落日。殘杵動黃昏。月迴依林樹。川迴繞石門。  
重看城郭外。亦自有乾坤。

沈綺字素君江蘇常熟人諸生沈枏女殷壇室著有環碧軒詩

大風泊舟色山

石脚揮波心。東西水衝擊。我來風正號。浪花大如席。萬頃波騰來。觸此崖腹窄。拗怒不得聘。咆哮相鬥格。飛珠濺青林。迸雪洒丹壁。砰訇走雷聲。震蕩動魂魄。少焉月東上。風定湖亦碧。

和艾圃三兄秋日江村雜興

春水響潺潺。漁舟日往還。江空月出早。樹靜鳥歸閒。潮到將吞岸。雲飛欲動山。夜來風雨過。花落滿前灣。

鍾睿姑字文貞安徽蕪湖人

同甯師遊冶父山

無梁殿冷石門秋。鑄劍池空水不流。苔蘚照人心自古。滿天晴雪落峯頭。樹裏湖光一鏡開。水晶宮外有樓臺。散花不到誰摩室。親捧雲珠供佛來。廖淑籌字壽竹福建侯官人儀曹郎許雪村均室著有琅玕集

秋日琅玕書屋限韻



丹楓如染接簷齊。高捲疎簾一雁低。幾陣好風深院過。秋聲多在樹林西。  
沈氏字里未詳周青原室

思歸

東風吹恨幾時消。春水連天又長潮。自笑不如梁上燕。一年一度也歸巢。  
李心敬字一銘江蘇上海人李宗袁女常熟歸觀察朝煦室著有小窗雜咏  
蠹餘草

寄外

滿江樹色曉陰陰。別恨離情兩不禁。好景每從愁裡過。新詩多向夢中吟。聊將  
錦字傳千里。漫託魚箋訴寸心。一望天涯渺無際。思君空有淚沾襟。

歸懋儀字佩珊江蘇常熟人歸朝煦女上海李學璜室著有繡餘小草

贈曹四姑子歸

聞道雲英下九天。翠眉新婦倍生妍。定知茂苑無雙士。始配瑤華第一仙。玉鏡  
曉妝花並笑。金樽夜泛月同圓。徵蘭他日符佳夢。應見雲芝茁玉田。

范 齡字栢年江蘇吳縣人范志長女著有荒洲吟草

山樓晚眺

幾家茅屋疎林外。一徑幽花落日閒。野老不知身入畫。踏殘黃葉下秋山。

范 德字恕成范志次女戴師點室著有蓉洲詩草

晚步小圃

遙蜂翠潤初消雪。綺陌烟輕半入雲。月在梅梢風在柳。可憐春色已三分。

方 靜字晚香安徽桐城人廬江許正齋室著有友蘭閣饋餘集

憶舊東諸姊妹三首

少小隨肩長各方。兒時勝事尙難忘。碧紗窗擁書千卷。沉水煙籠被一牀。春到樓頭人共繡。詩聯花底句生香。閒來笑語雙親側。誰解桃夭惹恨長。却嫌井臼誤塤箎。盼得甯家慰所思。聚首渾忘男女累。歡談盡是別離辭。花憐客到香偏遠。月愛人歸影故遲。竹屋松窗姜被暖。絕勝昧旦聞雞時。和光未久忽秋陰。霜雪無端折大椿。鴉陣驚風悲失序。燕泥經雨泣殘春。卽逢



好會人俱老。縱使重歸跡已陳。白首不堪懷往事。詩成一字一酸辛。

薛 瓊字素儀江南長洲人李崧室

寒食

一樣鶯花二月天。錫簫聲裡興蕭然。三旬九食吾家事。不獨今朝是禁煙。

黃 荃字逸佩江南太倉人黃奉倩女王路室著有蕉隱居集

春夜雅集

碧天如洗露華清。獨理殘妝照短檠。茅舍忽驚喧笑入。春風忽稱珮環輕。愧無  
鮭菜延佳客。剩有琴書洽舊盟。相對不知銀箭急。柳梢日落各含情。

富夢琴字隱清號隱蘭江南江甯人無爲州邢蒼友室著有繡暇草

紡績歎

荳蔻籬邊秋肅肅。秋蟲徹夜鳴相續。呶啞故作紡車聲。似爲寒衣特催促。有時  
嘈雜疑急雨。有時淒切若私語。暗逐清風韻抑揚。隔窗驚起貧家女。拋梭悵然  
無限情。碧紗皓月動愁聽。機中定織百尺練。枉爲他人作鍼線。可知造物甚不

均。逸者逸兮。辛者辛。富兒安坐衣盈籩。等閒聞之曾寒心。

孔麗貞字蘊光。山東曲阜人。世襲博士。孔毓挺女。歷城戴文湛室。著有藉蘭閣草。

暮春懷劉氏表姊

閒庭梧影靜。曲徑落花鋪。地僻微風響。天空片月孤。新詩懷舊侶。短楮寄長途。不識清宵立。猶思小閣無。

朱靈珠江南華亭人。明府廖古檀景文室。

青琴閣卽景

翠袖薄寒侵。臨風思不禁。書聲良夜永。月影小樓深。芳樹垂紅豆。幽花吐碧潯。誰家年少婦。辛苦搗青砧。

廖雲錦字織雲。江南青浦人。廖古檀女。華亭馬某室。早寡。著有仙霞閣詩草。

梅花

誰人爲築避風臺。倩影能教頃刻開。賺出繡簾諸女伴。弓鞋忍露立春苔。



陳淑旂字繡莊浙江上虞人諸生陳志學女山陰戴某室早寡著有繡莊詩草  
晚思

弱質怯春寒。名花帶月看。惜花兼惜影。不忍倚欄杆。

李 燾字婉兮江蘇吳縣人李漫翁其永女諸生陸昶室著有琴歸樓小製  
送梅垞之白下

躊躇江畔別愁深。落月蒼蒼曙色侵。笑我祇堪謀斗酒。憐君惟有載囊琴。秋風  
矮屋三條燭。夜雨寒窗十載心。想到歸期真可負。桂枝香裏細聽吟。

湯 朝字蕉雲江蘇金壇人長興沈子慕室著有蕉雲詩集笙磬同音集  
簷冰

寒鳥啼口北風烈。鴛鴦瓦上消殘雪。寸心凝結迴絕塵。敲作玉釵貽麗人。麗人  
曉起妝臺倚。孤光照耀菱花裏。願簪雲髻永承恩。誰知入手翻成水。

柯錦機浙江青田人

送外應試

劍匣書囊自檢詳。冬裘夏葛賦行裝。西風忽送來朝別。明月休沉此夜光。見說詩文容易作。須知家感最難防。莫誇司馬題橋柱。富貴何如守故鄉。

王 姁字穉影號月函浙江仁和人

嬾貓

山齋空蒙小狸奴。性嬾應慚守敝廬。深夜持齋聲寂寂。寒天媚灶睡蘧蘧。花陰滿地閒追蝶。溪水當門食有魚。賴是鼠嫌貧不至。不然誰護五車書。

黃淑畹字紉佩福建晉安人黃莘田女林春起室

題杏花雙燕圖

艷陽天氣試輕衫。媚紫嬌紅正鬥酣。記得春明池館靜。落花風裏話呢喃。夕陽亭院曲池東。語燕時飛扇底風。不管春來與春去。雙雙長在杏花中。

梅 史字玉卿浙江海鹽人陳墨農孝治室著有紅豆山房集

閒情吟寄夫子滇南

眼前景物與心違。蝶遶芳叢戀晚暉。小胆虛疑常怯影。細腰纖弱不成圍。桃花



掩映人難好。蕉葉分明夢可依。又是一番疎雨過。落梅聲裏送春歸。  
不耐凝粧下玉梯。春心久作沾絮泥。蝶緣善媚珍遺蛻。麝爲生香悔噬臍。別院  
燈殘臺漏轉。倚樓吟罷月輪低。劉郎莫恨蓬山遠。祇恐重來路欲迷。  
雁寫新秋字滿天。錦書何日慰娟娟。尋知故劍終歸匣。多恐愁魂易花煙。聽雨  
更栽千個竹。選花常愛一枝蓮。倩他繪素圖魔女。費盡奩中十萬錢。  
宮中學士羨新銜。怨女吟成迥隔凡。趙氏至今完白壁。江洲應自濕青衫。花殘  
瓊樹妖姬曲。香冷隋堤繡錦帆。慚愧月華詩思淺。聊憑雙鯉達瑤函。

江 洙字碧岑號小維摩江蘇甘泉人僑寓蘇州著有小維摩集  
送半客之上江兼訂來春偕往之約

長江滾滾路漫漫。九月西風作意寒。骨相癡屯隨分好。性情簡樸入時難。仰人  
乞舍知非計。審膝求容亦易安。話到分携須命酒。一鉤殘月促筵歡。  
青山列座酒盈觴。病待春風好去鄉。兩口累身殊不厭。一瓢行脚更無方。艱辛  
涉水緣飢迫。慚愧勞生試藥忙。只要此心澄若水。人間何地不清涼。

張采茵江蘇丹徒人張譽星女進士儲兆豐室著有松陰閣吟稿

艾納亭古松歌

眼前突兀見髯叟。屹立庭隅獨叉手。又如大壑潛虬龍。之而爪鬣寒冰封。歲華閱歷見根底。俯視羣材無與齒。長將一片碧空雲。化作清陰覆亭子。孤亭靜夜如深山。寒濤飛籟相潺湲。風聲雨聲聽不辨。時有老鶴盤空還。

汪纘祖字嗣徽浙江仁和人方伯汪芑坡新女同邑別駕湯燧室著有侍萱吟

風雨過廣信和夫子韻

行盡家鄉路。西江第一程。酒旂風影亂。蘭漿雨絲輕。城郭寒煙遶。沙鷗掠水迎。湘南何處是。旅夢喜還清。

盛麗珠字川媚江蘇長洲人新安鄭元蒼側室

江月

冰輪湧出金波潔。照耀乾坤光不竭。笑指長江風浪平。姮娥倒現波心月。



徐蕙文字素存安徽桐城人同邑孫循微室

礪山漫興

十畝陰藏一逕斜。眠牛山下雨如麻。夕陽芳徑延孤座。斷岫寒雲罨幾家。儘有  
鳥啼將落月。杳無人間未開花。茶柯麥穗分叢綠。最愛芄芄帶晚霞。

陳氏

歸舟卽事

風靜歸帆穩。清光滿目前。一湖沉淡月。雙槳破輕烟。奮躍魚堪羨。飛鳴雁可憐。  
五峰名勝地。不得久留連。

趙淑字艷貞浙江錢塘人趙菊坡女弟

春日遣興

曉夢初回嫩日含。年來心性未除愁。愛書小字抽金管。爲按新歌斷玉簪。亂噪  
松枝占鵲喜。細馱花蕊笑蜂貪。空閨靜掩梨雲瘦。桑綠鄰家已育蠶。

劉氏湖南攸縣人

寄外

殘風殘雨總關情。一曲平沙調不成。鏡有明心同色笑。雁無人字祇聞聲。良宵月仗清樽佇。瘦骨衣圖白紵輕。莫賦湘靈思太切。一泓烟水淚千泓。徒愛名花氣不羣。難將心事托行雲。魂當悲後銷何極。語次歡前俗亦文。薄命有誰知瘦影。黃昏無計挽斜曛。遙憐歲歲湖山畔。故寫湖山意問君。

孔蘭英浙江桐鄉人秀水汪鞠友聖清室著有愛日軒詩草

病後試筆

藥爐茶灶小樓東。一月清閒罷女紅。常爲貪眠憎百舌。每因多病怕春風。才非詠絮人終俗。詩不言愁句亦工。短什還教鄰女解。知音只合在閨中。

曹貞秀字墨琴江蘇長洲人廣文王惕甫芭孫室

題葛玉貞澹香樓集

青元宮裡悟前因。六甲靈飛拜玉真。跨虎不來同寫韻。去隨南嶽衛夫人。曼殊小宛盛題詞。淮海新編又一時。何日九龍封墓版。我當書誌葬西施。



汪 紉字晚殊號香隱浙江仁和人方伯汪芑坡次女金山王御室著有戲音集

春曉卽事

紙帳筠牀絕點埃。夢回初日上窗來。薰衣侍女頻催起。笑說園桃已盡開。  
于 潔漢軍鑲紅旗人觀察鰲滄來圖女弟宗室魁明室早寡

寄兄滄來

織盡人間寡女絲。三更涕淚一燈知。近來焚却從前稿。不爲懷兄不作詩。

吳師韞字慧葦江蘇如皋人吳方村女錢塘施槃室著有蕉雨軒集

芭蕉

天賜詩人綠玉箋。臨池清拂墨池煙。每于風雨瀟瀟夜。長送秋聲到枕邊。

彭孫靖字變如浙江海鹽人彭駿孫女兄明府陳龍孫室著有盤城遊草

夜聞絃索

寒釭挑盡已三更。何處歌聲惱客情。殘月帟窻眠不穩。照人離恨太分明。

李學溫字蘭貞直隸任邱人太史李中簡女舒其紱室

落葉

西風方動葉黃時。寒影蕭蕭作意吹。曉月不遮砧響院。晚烟猶戀鵲巢枝。忽驚似雨敲窗急。惟愛如花掃徑遲。剩有幽窗小橫幅。春林無恙碧參差。

潘夫人福建進士潘仲徽室見香草齋詩話

寄夫

暮雨沉沉不肯休。知君今夜宿誰樓。遙知楚水吳山外。旅況閨情一樣愁。申元善字清修江蘇上海人桂能室

楊花

似雪如花一色迷。隨風飄蕩各東西。只愁着地無歸處。陌上人來踏作泥。

王 煒字辰若江南太倉人海鹽諸生陳光緯室著有燕譽樓稿

西冷閒詠

澄江迴抱古城斜。一片烟雲接永嘉。爲愛好山聊駐足。偶依高樹便成家。湖光



漱艷侵行笈。竹影參差帶落花。聞道故人將卜隱。短衣雙挽鹿門車。

汪 是字貞菴安徽歙縣人廣文吳之騷側室著有餘香草

古體留別

結髮事夫子。日月如轉轂。婦職豈云供。中宵聊佐讀。但惜別離苦。倡和多悲曲。宦遊近故鄉。幸得侍盥沐。艱難歷三歲。有無共饘粥。二豎久纏綿。餘生真桎梏。君貧妾復病。天意亦何酷。疲軀難自持。冉冉待空木。松柏誇歲寒。恩情乃愈篤。奉君不克終。冥報可能續。

卷四

九

集



香咳集選存六

任城許夔臣山臞纂輯

馮履端字正則江蘇南匯人丁帖瞻室

南湖別業呈夫子

小築幽深一水湄。青畦碧樹望參差。新豐鷄犬頻來往。香茗文章舊倡隨。嬌女摘花晨露濕。奚童驅犢夕陽遲。先生倘欲逃空谷。冀缺餘風尙可思。

顏氏號恤緯老人山東曲阜人考工顏修來光敏女孔興焯室早寡著有晚香堂集

病中不寐

曙雁成行過。羣雞遠近鳴。一燈明復滅。雙杵斷還清。眼倦花初合。肌寒栗欲生。擁衾難假寐。殘漏咽荒城。

袁倩字蝶仙江南長洲人顧益齋側室著有蝶仙遺草

曉起遣興

半牀初睡足。抱日倚簾斜。鵲占巢爭樹。蜂駛蕊鬧衙。山光分野墅。春色到鄰家。心事憑誰語。銜杯細啜茶。

方筠儀安徽桐城人左文全室早寡著有含貞閣集

檢先夫遺草

鸚鵡才高屈數奇。未開篋笥淚先垂。平生映雪囊螢力。不見騰蛟起鳳時。獄底龍埋光詎掩。墓門鶴返事難期。九原應悔嘔心血。百卷文章待付誰。

張靜字秋山江南華亭人奉賢莊與偕室著有清閨集

春雨

春雲濃似墨。移雨過園林。花逕紅初減。苔垣碧漸深。輕寒添翠幌。餘潤入瑤琴。不盡迎暄感。應知寸草心。

陸易遷江蘇上元人指揮徐大年室著有綠窗偶吟

題漂母祠

古今多少明眸客。不及青山老婦心。一飯豈殊黃石履。淮陰只解報千金。



王 瓊字碧雲號愛蘭江蘇丹徒人王柳村女弟著有愛蘭書屋初刻  
贈比邱尼

仙子傳來古雪篇。步虛聲裏絳雲連。遙知靜對梅花月。鶴聽禪經立晚煙。  
掃徑

菊殘三徑嬾徘徊。楓葉飄丹積滿苔。正欲有心呼婢掃。那知風過替吹開。  
蔣繡徵字蕙芳江蘇華亭人陸長庚室著有澣心處詩抄

送兄金蘭之廣西

畫角聲殘酒半酣。張燈小市駕行驂。堂前菽水母多慮。客裏風霜苦未諳。路轉  
東吳勞遠夢。驛經西粵辨鄉談。清貧自信傳家慣。不待臨歧話再三。

毛 穀字仲瑛江蘇長洲人諸生金鳳翔室

新晴

雨歇千林後。晴開五月天。斷霞明極浦。新綠上平田。野水失溪岸。遠山橫暮烟。  
忽聞高閣外。幾樹已鳴蟬。

金 兌字湘芷江蘇長洲人金鳳翔女

秋日雜興

無事柴門識靜機。初晴樹上挂簑衣。花間小燕隨風去。也向雲霄漸學飛。

張 燦字疎影江南江甯人農部許承欽側室著有適燕吟

對鏡憶冰綃姊

昔年共繡對青江。倚檻迴看玉一雙。今日鏡中惟瘦影。含情不忍向寒窗。

孔繼瑛字瑤圃浙江桐鄉人沈廷先室觀察沈啓震母

梅花

雅淡偏宜雪。橫斜合有詩。月明清夢遠。風冷暗香遲。庾嶺春先占。秦樓笛漫吹。

江南空有信。不解寄相思。

江峯清字半嵐號梅谷湖南衡陽人羅某室

紀夢

添香永晝小游仙。路入蓬壺別有天。洞口雲深無犬吠。山頭鶴懶伴松眠。棋閒



靜對餘花落。果熟新偷異。味鮮留得清。音鸞嘯在一。回吟賞一迥。然。  
汪 璫字催弟。浙江烏程人。德清徐以坤室。著有修竹吾廬詩草。

嘲柳

却笑陶彭澤。空傳五柳名。看他風過處。腰折善逢迎。

張 氏湖北潛江人

絕句

病廢機梭老廢蠶。牙籤湘帙興猶耽。唐詩漢賦全收捲。日向紗窗讀二南。  
吳 氏江西南城人。楊曰鯤母。著有悟雪草堂詩抄。

寄懷文山弟

冷過黃梅節。庭花幾度刪。艱難思弟妹。迢遞望鄉關。別味濃于酒。歸心繞若環。  
麻姑山下路。夜夜夢中還。

董 白字小宛。號青蓮。江蘇如皋人。冒辟疆側室。

綠窗偶成

病眼看花愁思深。幽窗獨坐弄瑤琴。黃鸝亦似知人意。柳外時時送好音。  
陳玉瑛號左芬侍史福建侯官人司馬郭復堂起元母著有蘭居詩草

送別

欲別難爲別。吞聲古渡頭。妾心如此水。相送下渝州。

張皖江字蓮芳江南吳縣人秀才朱德垣室

送春

九十韶光驀地催。花飛一片點蒼苔。春風情似秋雲薄。百轉流鶯喚不回。  
牆外東風力已微。留春無計思依依。多情最是尋香蝶。戀着殘紅不忍飛。  
孫鳳台字儀九江南崑山人孫壇桴大登女吳宗萬室著有水南繡餘草

瓶梅

向暖初開第一枝。折來妝閣手中持。橫斜疎影紗窗上。畫出孤山處士詩。  
陳淑蘭字蕙卿江南江甯人諸生鄧宗洛室著有化鳳軒詩稿

病中作



風雨深閨伏枕時。萬重心緒惹愁思。自憐尺二腰圍減。尙是瞞郎不使知。

謝隋園天子詩序

果然含笑過新年。

公來札云使蘭含笑而過新年也

己得名傳太史篇。儂作門生眞有幸。碧桃

花裏彩雲邊。

孔繼坤字芳洲浙江桐鄉人嘉興高明府士敦室著有聽竹樓偶吟

病起

徙倚窗紗意惘然。芳春常伴藥爐邊。絕憐病臥經三月。孤負韶華又一年。蛺蝶飛來渾似夢。柳花飄盡不成綿。風光滿眼增惆悵。賸有離情付小箋。

姚益敬字元吉浙江烏程人姚玉裁世鈺女進士董豐垣室著有芬陀利居小稿

力疾作書寄外因題帑尾

尺書初題罷。輕羅淚未乾。離愁不堪寄。聊復報平安。

方可字青君居里未詳著有白沙翠竹集

松徑

長松一逕交。幽陰互擎攬。靜聽松風吹。響疑松子落。人跡且不到。炎氣何處着。  
錢孟鈿字冠之號浣青江南武進人錢文敏公維城女山西觀察崔龍見室  
著有浣青詩草鳴秋合籟

青門柳枝詞

渭城風物又經春。嫩綠初齊客里新。記得大堤和雨折。泥他青眼盼行人。  
花未飛。綿葉剪藍。風吹無力起眠三。舊遊最有難忘處。一路依依近漢南。  
折贈誰家悵別難。藏鴉時節絮初殘。何當繫艇揚州郭。一種青青雨後看。  
花落江潭客未歸。輕陰漠漠拂簾衣。那堪烟雨催春去。深巷人家燕子飛。  
莊素磐江蘇武進人濟南太守莊敦坡鈞女太史崔景儼室錢孟鈿媳著有  
蒙楚閣詩草

新月

簾捲西風小院門。玉階涼動近黃昏。蛾眉一曲橫天半。疑是嫦娥指爪痕。



杜芳英字菊隱江蘇新陽人常熟殷崑蘭室

寄梅溪兄

湖光山色碧于油。二月春風好放舟。不是詞人金粉筆。六朝烟景倩誰收。  
王竹素字寄巖江蘇吳縣人掖縣趙琳側室著有玉蘭軒藏稿

寄石寅夫子

佛龕香篆誓如初。茹素恒甘嫩甲蔬。烽火隔江魚雁少。淚痕濡墨答君書。  
孤燈低焰晚風輕。漸漸書窗雨二更。此際有心同葉碎。小芭蕉上一聲聲。

郭芬字芝田安徽全椒人孝廉汪存南履荃室著有望雲閣詩集

山居秋暝

空山微雨歇。秀色晚來昏。涼意泉中靜。秋聲竹外喧。漁歌歸遠浦。樵唱入孤村。  
對此清幽趣。窮通休更言。

吳瑛字若華浙江平湖人少宰吳樹屏嗣爵女屈恬波室著有芳蓀書屋  
存稿

新磨鏡

寶鏡朦朧減舊清。一朝磨洗倍晶瑩。雲開夜月秋毫見。雨過菱花色相明。閱世興亡疑有眼。辨人好醜總無聲。玉台粧罷時時拂。莫使浮塵又暗生。

陳素安字定林浙江仁和人觀察沈世燾室著有生秋閣吟稿

賣花

房櫳寂寂閉春愁。未放雕梁燕出樓。應怪賣花人太早。一聲聲似促梳頭。劉運福安徽宣城人劉楷女諸生梅琢成室著有焚餘草

天逸閣望敬亭

名山屬望處。霽色正當樓。野樹逢天碧。孤雲遶塔浮。泉聲雙鏡落。嵐氣一窗收。素抱丹邱志。無緣作勝遊。

顧蘊玉字絳霞江南崑山人顧芥亭女彭希陳室著有芸暉閣吟草

四時佳景詞

滿目江英似景。一溪弱柳如煙。香暖佳人羅袖。花陰深處秋千。



水閣晚涼初霽。荷香入座生風。雲外輕雷漸遠。一鉤新月朦朧。  
翠袖烟含宿雨。露叢風遞幽香。滿地月明如水。半窗竹影搖涼。  
嶺上寒催楓葉。庭前香送梅梢。昨夜帟窗風緊。朝來雪滿晴郊。

徐七寶字雅開安徽歙縣人諸生徐芳沅女字曹榜迎娶前一日卒

傷心吟

挑盡寒燈暗復明。隔窗初斷遠村更。玉樓若使能憐我。金屋依然可喚卿。但祝  
鸞膠期再世。何須鰥隨怨三生。吟箋檢點焚將盡。不向人間留姓名。  
寂寥人醉未調琴。誰爲求凰卜好音。妝閣已拖青鏡影。夜台應抱白頭吟。薄緣  
似月還同缺。舊夢如雲不可尋。迴望夕陽松裏屋。空留蒼翠萬峰陰。

柴源字瀚如浙江仁和人給事柴禹門女孫宇奇室著有映雪堂集

同子婦自蜀之滇南

一官遠繫倚閭思。汝更情深舉案時。且整安車離劍棧。還攜古劍到昆池。山環  
絕塞邊籌重。風刮飛塵驛望遲。計到滇南春色好。待看叢竹長孫枝。

張 秀字惠中湖廣人德州通政參議孫子未勳側室著有落霞堂存草

初秋村居漫成

昨夜峰頭雨。飛流壯怒濤。翠微傷遠月。秋色入平皋。蕭瑟臨澗水。悲涼論楚騷。蘭台當日事。千古欲爲曹。

陳 氏號爽軒江南江都人黃垺圃室著有和鳴集

採蘭

地僻少四鄰。鎮日柴門閉。薤草與栽花。生來性相契。獨有一株蘭。曉暮時相藝。今朝開幾枝。芳氣襲我袂。眷戀不忍離。割愛冠花髻。

于素安字蘭窗江蘇金山人諸生于暄女婁縣王鑒發室

秋燕

幽風七月火西流。底事空堂暑尙留。不是三更桐葉響。幾疑今夜未曾秋。

姚瑛玉安徽桐城人

泳園紀遊



村塢雲遮取。逕斜垂楊一帶暗窗紗。風迴樹杪驚棲鳥。水縐波紋聚落花。山色全歸殘照裡。晚烟平罩野人家。閒心共話當年事。看汲流泉煮建芽。

周澧蘭字素芳江蘇長洲人明府周兆熊女李大楨室著有浣雲樓詩草

病起

斗室垂簾日影遲。藥爐煙裊細如絲。病來妨却看花眼。開盡棠梨總不知。  
蔣氏號錦樓安徽歙縣人王某室著有錦樓詩草

秋思

嫩涼初透雨斑斑。一逕殘煙獨掩關。天府列星臨薄命。人寰無藥駐紅顏。填空橫海千年恨。剩託鄉心午夢間。牢落半生成底事。又將平眼看秋山。

石學仙江南如皋人進士石爲崧女沙又文室著有冰蓮繡閣詩抄

答吳門女子感懷

蘭思蕙怨惺惺語。柳絮春風字字新。自古傷心同此病。深愁多付有才人。  
汪韞玉字蘭雪浙江歸安人金若川室著有蘭雪詩草

采蓮曲

霞光欲歛湖光綠。紅藕風微散芳馥。木蘭舟裡石榴裙。櫂歌聲出橫塘曲。就中有女殊娟娟。陸離羽佩珍珠鈿。欲采不采嬌無力。停橈暗羨鴛鴦眠。鴛鴦比翼空凝佇。翠袖臨波淡容與。淚珠不共露珠晞。儂心較似蓮心苦。苦心脉脉有誰知。滿湖涼月殢相思。彩雲天遠何由到。妾顏如花能幾時。

龍

循字素文安徽望江人吳元安室著有雙清閣稿

春日散步

雨過苔痕滑。風清花欲燃。松高青蔽日。林遠綠依天。山鳥時來去。孤雲獨往還。微茫堪咏處。天外數峯懸。

石氏號慈石老人湖廣湘潭人明府張顧堂力行母

七十生辰作

余就養四兒力行官舍。四載于茲。今七十生朝。力行薈萃所乞壽言。歌以侑觴。老婦何幸得爲大人先生齒錄。顧其詞類多侈頌。愧不敢當。棖觸余



懷若有不能自己于言者。因仿杜少陵寓同谷縣詩體作歌七首。第七句  
卽用其語。少陵以飄流鳴感。而余亦數十年來備嘗茶蘖之境。詞不相襲。  
遇亦近之。吾子孫能喻此意。庶幾知所勉焉。

憶昔憶昔初作婦。鬢髻白髮娛太母。舅扶鳩杖晨上堂。捧羹小步君姑後。秋風  
獵獵動地來。萱凋椿瘁養何如。嗚呼一歌兮歌已哀。孝子有後栽者培。鄉人稱先舅爲

張孝子

夫子夫子天下才。興酣搖筆驅風雷。江東米價了不知。摩挲彝鼎顏爲開。文章  
獨憎杜甫命。生死惟託劉伶杯。嗚呼二歌兮歌始放。燕樓風月秋自爽。燕樓先夫子書

室名

秋茶秋茶味孰知。晨餐夕啗甘如飴。黃泉碧落擬相逐。留意哀此諸孤癡。良人  
遺恨目未瞑。覆巢欲墮湏撐支。嗚呼三歌兮歌三發。容易成家力早竭。  
昊天昊天生我劬。母氏教績父授書。女子有行安得養。樓頭凝淚瞻親廬。顯揚  
恨非巾幗事。無暇誓守白璧軀。嗚呼四歌兮歌四奏。保身敢忝門楣舊。



有妹有妹矢從一。女而不婦老于室。青燈紅淚五十年。博得烏頭耿皦日。螺贏負子教誨勞。他年九地心堪質。嗚呼五歌兮歌正長。相思不見天茫茫。妹幼字會氏所

事者不幸而天。妹年才十九。誓不再適。力請于母氏。衣素哭奠。曾氏子之墓。歸局一室。勵志守貞。母憐之。與田數畝。以給其養。今妹年六十有餘矣。方得嗣子。

相依朝夕。悲夫窮哉。向余就養。力行官舍。邀妹不果。行白首天涯。每一念及。輒爲淚下也。

我來就養愁轉劇。鞭朴聲中簿書積。從容肆應良復難。聖主深仁在保赤。官名父母須慈祥。家有子孫要蕃碩。嗚呼六歌兮歌思遲。筵前肴酒民膏脂。予季鞅掌閩海邊。諸孫文戰留湘川。人生何必麋鹿聚。所求無忝繩其先。我家祖德方綿綿。我今老健天所憐。嗚呼七歌兮。惜終曲。蟾窟風香落金粟。

吳雷英字次成安徽全椒人

奉酬余夫人

四十年來擲水流。江山異地鎮相留。風帆消息牽新夢。雲樹紛披擁舊愁。月破疎櫺侵病髮。居潛僻巷少行騶。詩魂已逐家鄉外。短笛長吟盡欲勾。



席佩蘭字韻芬號浣雲江蘇昭文人孫子瀟室著有長眞閣詩稿

夫子報罷詩以慰之

君不見杜陵野老詩中豪。謫仙才子聲價高。能爲騷壇千古推巨手。不待制科  
一代名爲標。夫子學詩杜與李。不雄卽超無綺靡。高唱時時破碧雲。深情渺渺  
如春水。有時放筆聲悲憤。腕下疑有工部鬼。或逞揮毫逸興飛。太白至今猶未  
死。豐此膏彼理。或然不合天才有如此。今春束裝上長安。自言如芥拾青紫。飄  
然幾陣鯉魚風。歸來依舊青山耳。囊中行卷錦繡堆。呼燈轉讀紗窗底。燕晉山  
河赴眼前。春秋風月藏詩裏。人間試官不敢收。讓與李杜爲弟子。有唐重詩遺  
二公。況今不以詩取士。作君之師守君學。有才如此足傳矣。閨中雖無卓識存。  
頗知乞憐爲可恥。功名最足累學業。當時則榮歿則已。君不見古來聖賢貧賤  
起。

古鏡

一片秦時月。清光萬古新。對君原是我。知爾閱多人。難使年華駐。翻嫌面目眞。

深藏如不露。何處着纖塵。

病懷

坐廢晨梳倦廢眠。病人心事困人天。桃花流水剛三月。柳絮因風又一年。偶檢藥方翻繡譜。暫開簾押放爐烟。綠紗窗口屏山角。最愛清陰最惱蟬。

春遊

放槳如飛落日遲。並船相見好花枝。春遊學得新興髻。明日梳頭更入時。葛覃字文娥江南長洲人著有還讀齋稿

遣興

燕語鶯啼午夢驚。篆煙裊裊繞簾輕。病餘不耐吟芳草。却展紅箋記藥名。吳蘭字蘭儒江蘇荆溪人中書吳澍女薛瀚生室著有凝碧軒詩稿

萱草

欲到花前慰寂寥。春愁無那似春潮。階前種遍忘憂草。不信儂愁尚未消。

李壇浙江平湖人觀察高衡室著有生香樂意齋稿



陸園

掃墓回舟晚。重經陸氏園。曲藤遮小院。密竹繞長垣。花落飛紅點。魚遊動碧痕。尋幽留半刻。過塔已扃門。

吳 湘字筠仙浙江石門人嘉定諸生許錫曾室著有貽清閣詩稿

採蓮曲

雨過銀塘夜色涼。摘來蓮子怕空房。幾回欲採還停手。爲有鴛鴦葉底藏。

許德瑗字素心號竹軒福建晉江人許石泉女何某室早寡著有疎影樓稿

酬胡臥雲姊見贈元韻

年來無夢到塵氛。祇有情牽向臥雲。楊柳風微春試茗。梧桐月冷夜論文。莫言回首東西別。且喜聯牀上下分。擁卷每嗟知己少。半生深慰得逢君。

黃 璞字石輝浙江錢塘人陸艾山維新室著有棣華詩草

呈夫子

桃李正穠華。喧風亦和暢。琴瑟靜且好。鐘鼓樂且壯。幸已見君子。將何以爲貺。

願持雙玉環。殷勤結指上。溫潤已如斯。舉止恒相傍。名兮人所貴。學兮名所仗。雲霄自有階。何必勞悵望。丈夫有大志。襟懷當倜儻。

丁瑜字靜嫻浙江長興人進士莊眉錫室著有皆綠軒詩集

西湖秋感

憶別西冷悵遠遊。疎烟淡月夢中留。一聲斷雁雲中落。數點輕鷗水上浮。撥草漫尋蘇小墓。挑燈重賦水明樓。東風轉眼年年恨。此日風光已破秋。

紀瓊字蘊玉湖北漢陽人陳鶴訂繼室著有繡餘草

重陽後一日作

節過重陽冷。情牽別緒長。愁來驚落葉。老去戀秋光。白蝶蕭蕭過。黃花淡淡香。倚闌還獨語。誰信九迴腸。

商可字長白浙江會稽人太守商寶意盤女早卒著有曇花一現集

門蟀蟋作

誰教嘖嘖兩爭雄。白帝餘威到草虫。可惜旌旗兼壁壘。指揮都是小兒童。



戴 俶字聯珍江蘇常熟人閨秀席蘭枝女

懷趙絮庭表姊

疎簾月影上遲遲。畫閣挑燈有所思。最是令人忘不得。相看欲別未行時。

鮑之蘭字畹芳江蘇丹徒人鮑步江皋長女何桂橋禮室

久不得都中書

簾帷風暖暮春初。與古相親與俗疎。幾卷殘編陳短榻。半峰晴翠落衡廬。愁同  
溪水流難定。心似蕉窗卷未舒。沙鳥羣飛空惹恨。何時釣得錦鱗魚。

鮑之蕙字仲姒號茝香鮑步江次女張舸齋鉉室著有清娛閣合稿

揚州湖上遲月

試燈風細夜潮平。曲岸維舟待月生。垂柳和烟欹水影。亂鴉如雨入林聲。山橋  
客散車塵定。畫舫燈紅鼓吹清。却憶板輿花下過。湖光應識舊時情。  
乙巳秋侍  
歸經  
此

鮑之芬字佩芳號浣雲鮑步江三女廣文徐秀亭彬室

秋日病中寄懷駱佩香夫人

憶人何處賦登樓。風雨蕉窗黯客愁。世外容君輕似鶴。霜楓江上又吟秋。

屈秉筠字婉仙江南常熟人趙子梁室著有蘊玉樓集

殘菊

忽忽重陽後。飄零又一年。獨留高士節。不受俗人憐。荒徑下斜日。破籬生野烟。自憐憔悴影。相對暮秋天。

覃光瑤字玉芳湖南武陵人覃咫宸女著有玉芳詩

幽居用賈島韻

滾滾紅塵外。閒閒綠樹村。月生花印榻。風動竹敲門。好鳥誇山色。寒泉訴石根。蕭然人境遠。相對欲忘言。

戴蘭英字瑤珍浙江嘉興汪某室早寡著有瑤珍吟草

春日雜興

苔痕一望綠初交。新茁蘭芽課婢澆。得句怕忘隨手錄。消閒無計借書鈔。海棠



帶雨含紅淚。乳燕尋泥補舊巢。細響忽驚春夢醒。隔窗鐵馬聽輕敲。

盧元素字淨香江蘇江都人錢玉魚東側室

同仙霞女史虹橋春泛

隋堤柳色最堪憐。綠到揚州三月天。雙槳紅橋橋下路。數聲啼鳥一溪煙。

衛融香字紺雪江蘇長洲妓著有紺雪詩草

秋日懷韋生

江城秋氣入蕭森。碎盡相思兩地心。歲月無情催黑髮。關河有淚哭黃金。薜蘿爭亂芙蓉色。絡緯愁兼蟋蟀吟。寄語君平情未斷。章台楊柳尙陰陰。

范雲字雙玉江蘇甘泉妓

泛湖

輕橈沿碧渚。泛泛得幽尋。欸語微花笑。新涼薦夕陰。歌從鄰舫至。酒向故人深。莫訝歸途晚。前溪月滿林。

尤瑛字鍾玉江蘇上元妓

秋思

日昃牆陰粉蝶回。一雙新締海棠開。芊芊細草休重綠。秋遍天涯人未來。

鄭如英字無美小名安娘江蘇江甯妓

雨中送期蓮生

執手難分處。前期問板橋。愁從風裡長。魂向別時銷。客路雲兼樹。妝樓暮與朝。心旌誰復定。幽夢任搖搖。

喬容字雲生江蘇江甯妓著有落霞詞

步韻答所贈詩

顚顚妝前夢未消。春風處處傍君輶。自憐弱質和花瘦。且喜同心向月標。未許白頭吟司馬。豈堪紅袖舞雙喬。巫雲一片江干遠。留却愁眉不忍描。

趙彩姬字今燕江蘇江甯妓

燕來

獨坐掩羅幃。愁看雙燕飛。思君不如燕。一歲一來歸。



陳素素江蘇揚州妓著有二分明月集

和天水先生見贈韻

臨卽曾愛酒家圖。得見相如果甚都。豈惜琴心通一笑。不知曾聘茂陵無。

沈 雅字倩扶江蘇華亭妓

題破水道人梅花書屋圖

閒憑烏几耽幽僻。想見高人靜坐情。窗外梅花窗內月。與君心事一般清。

沈 稚字偏紅倩扶妹

題破水道人梅花書屋圖

春天小閣梅開日。繡幙輕風月上時。想是滿身花月影。夜扶殘醉起題詩。

鍾 清字素娘江蘇儀徵人

贈吳生鹿源

紅豆教歌似館娃。可憐今日在天涯。郎船若打眞州過。八字橋邊妾有家。傍着桐陰種綠蕉。望江樓下曲闌招。他時閨閣無人見。好譜新詞吹玉簫。

林秋香小名奴兒江南人

題畫扇答訊

昔日章台舞細腰。任君攀折短長條。如今寫入丹青裏。未許東風再動搖。

馮香字靜容江南崑山妓

次韻答尤西堂大史

掃眉才子忽停車。鸚鵡傳言到妾家。三日名香留坐褥。五雲彩筆照窓紗。青山肯惜紅顏薄。翠袖容扶烏帽斜。珍重春風數相訪。小庭新樹枇杷花。

湘烟姓未詳江蘇上海妓詩見上海詩鈔

送別

丹鳳樓頭新月明。黃龍浦口暮潮生。贈君一掬無痕淚。常作紅氍枕上聲。  
王麗娟小名金兒山東濟南妓著有香國小草

寄人

別後容光瘦似花。無聊獨自倚窗紗。蕭條門巷從君去。春色何嘗到妾家。



徐 翻字雪翽浙江嘉興妓

秋怨

獨處善懷。涼秋易怨。兼以病骨支離。而永好中絕。彤管在御。聊代謾蘇。以寫幽憂云爾。非敢議盤中作也。

自許恩情百歲同。那堪棄置任秋風。開簾見月還羞月。似笑齊紈箚篋中。  
露華點砌舞衣單。人在空房怯倚欄。記得與歡相傍處。夜來風雨不知寒。  
枕接啼痕兩自知。空牀無語只疑癡。鸚哥不解伊人遠。只管窗前喚畫眉。  
錦簾孤棲燈燭青。薰籠斜倚漏三更。西風欲破人愁寂。吹入芭蕉作雨聲。  
蕭瑟還同落葉蟬。輸他吸露飽風烟。乍拚身試相思味。檢點腰肢足可憐。

蔡 閨字小秋山西代州妓

送別

銀燈燄短金壘歇。欲語離情舌如結。今夜蕭蕭一陣霜。明朝馬上看黃葉。  
許玉筠字晚珍號玉峰女史江蘇崑山人著有花晴閣吟草

清明

掃盡梨花獨掩門。深沉院落自黃昏。小樓厭聽紛紛雨。不是行人也斷魂。  
朝霞姓未詳。江蘇上元妓。後爲尼。名曙光。著有紅于詞。

送人

秋風江上送君舟。落葉江楓總別愁。解纜不知人去遠。凭欄猶倚夕陽樓。

陳翠雲江南無錫妓

呈座客

小駐華軒日欲斜。論心且盡一杯茶。多君情似桃潭水。可肯殷勤戴落花。

文 娥江南華亭妓

賦答沈上舍南疑

幾縷爐烟蕩晚風。歛衣閒立小庭東。生憎蝴蝶偏多事。拂落山櫻滿地紅。  
綠窗無事嬾擲筆。小捲鰕鬚又聽鶯。客到不須鸚鵡報。隔溪吹送踏歌聲。  
洪夢梨字蕊仙號白雲道人江南江陰妓著有白雲遺稿



我我齋賞梅

愁來萬事壓眉端。忽覩梅開意自閒。我欲問花花問我。相逢夜半不知寒。

陸瑤仙□□□□妓

寄所知

料峭春寒夜。相思寐不成。鳥聲如話舊。花影最關情。密意憑誰寄。閒愁逐草生。願君早憐取。相與訂深盟。

香艷叢書九集卷四終



宣統二年八月出版

香艷叢書九集

(四冊定價大洋一元)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國學扶輪社

上海六馬路吉慶坊內

國光活版部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國學扶輪社

長沙

南京

杭州

蘇州

湖州

蕪湖

寧波

安慶

鴻文書局

啓新書局

德記書莊

振新書莊

羣益書局

匯海書局

汲經齋

神州報分報

版權所有

外埠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保定 成成 成都 山廣 漢口

各書坊 各書坊 各書坊 粹記書局 源記書局 文元書局 會文書局 廣益書局

總發行所

印刷所

校輯者

香艷叢書

國朝文匯

百冊洋三十二元

翁山文外

五冊洋五元

翁山詩外

十二冊洋五元

王壬秋全集

十二冊洋二元

錢牧齋文鈔

四冊洋二元

顧仲恭文集

二冊洋一元

諸大名  
家評校龔定盦全集

七冊洋二元

魏默深文集

六冊洋二元

胡天游文集

四冊洋一元五角

校正  
再版聊齋文集

二冊洋六角

戴南山  
方望溪合鈔

八冊洋二元

周容春酒堂全集

一冊洋八角

全謝山文鈔

八冊洋三元

汪大紳  
羅臺山  
彭尺木  
薛家三合鈔

六冊洋二元

隨園文鈔

二冊洋四角

吳攄甫文集

五冊洋一元

吳攄甫詩集

一冊洋五角

章太炎  
譚復生合鈔

五冊洋一元五角

林琴南  
嚴幾道合鈔

四冊洋一元二角

佛爾雅

二冊洋六角

明宮史

二冊洋一元

青樓小名錄

四冊洋一元

古今說部叢書十集六十冊洋十六元

香豔叢書十集四十冊洋十元





印  
行  
部  
上

特  
錄  
僧  
部



香艷叢書

第十集





香艷叢書

十一集

至二十集

預約

廣告

本編詞旨典雅趣味濃厚搜羅豐富摭摭精詳發行以來風行遠近前五集已疊三版全書十集今已告成辱蒙海內藏書家絡繹惠贈各種及本社重價購得之秘本抄本精校本存積宏多美不勝收資料富有披揀愈精特再編後十集自十一集至二十集止九月內趕出四集以後按月出兩集歲底出齊一切仍如前例定價十元預約減半如前後二十集并購者當照預約半價十元如單購前十集者照碼七折以酬雅意書箱二只加一元四角外埠郵費加一謹此佈告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國學扶輪社總發行所啟

# 古今說部叢書

第一集  
至十集

預約廣告

新著小說夥矣上者譯述西事不適社會下者濫惡蕪雜鄙下無譏  
本社有鑒于此謹將說郛說鈴古今說海名賢說海藏說小萃唐人  
說薈五朝小說歷代小史顧氏文房小說明朝四十家小說袁氏四  
十家小說後四十家小說廣四十家小說烟霞小說及各種叢書秘  
書精本原刻本互相讎校刪復擇尤賡續付刊至其紀述之賅洽趣  
味之濃厚詞意之古雅春實秋華兼而有之可謂集說部之大成讀  
之可以增長知識發皇文筆全書六十冊分作十集每集六冊定價  
一元六角全集十六元第一集准于本月出版預定全部者減半售  
洋八元外埠郵費一元六角第一集目錄附下



卷一 養魚經越范蠡○漢官儀漢應劭○獻帝春秋闕名○桓譚新論漢桓譚○譙周法訓蜀譙周○九州春秋晉司馬彪○三國典略晉魚豢○會稽典錄晉虞預○虞喜志林晉虞喜○裴啓語林晉裴啓○魏春秋晉孫盛○拾遺名山記晉王嘉○宋拾遺錄晉謝綽○三輔決錄晉趙岐○陸機要覽晉陸機○鄴中記晉陸翹○羣輔錄晉陶潛○晉陽秋晉庾翼○續晉陽秋晉檀道鸞○晉中興書晉何法盛

卷二 異聞實錄唐李玖○北戶錄唐段公路○義山雜記唐李商隱○龍城錄唐柳宗元○窮愁志唐李德裕○次柳氏舊聞唐李德裕○小說舊聞記唐柳公權○松窗雜記唐杜荀鶴○商芸小說○杜陽雜編三卷唐蘇鶚

卷三 秀水閒居錄宋朱勝非○蒼梧雜志宋胡瑄○食珍錄宋虞悛○曲洧舊聞宋朱弁○燈下閒談宋江洵○皇朝類苑宋江少虞○談藪宋龐元英○梅澗詩話宋韋居安○宜齋野乘宋吳枋○青箱雜記宋吳處厚○蠻溪叢笑宋朱輔○林下偶談宋吳氏○獨醒雜志宋吳宏○江淮異人錄宋吳

淑○可談宋朱彥

卷四 長物志十二卷明文震亨

卷五 宦海慈航蔣埴○芸窗雜事施清○玩月約張潮○書齋快事沈元琨  
○半菴笑政陳皋謨○病約三章尤侗○約言張適○小半斤謠黃周星○  
仿園酒評張蓋○酒約吳肅公○詩本事程羽文○劍氣程羽文○石交程  
羽文○選石記成性○黔西古跡考錢霽○艮堂十戒方象瑛○灌園十二  
師徐沁○紀草堂十六宜王暉○四十張紙牌說李式玉○廣東月令鈕琇  
○征南射法黃百家○竹連珠鈕琇○香雪齋樂事江之蘭○五嶽約韓則  
愈○讀書法魏際瑞○客齋使令反程羽文○山林經濟策陸次雲○小窗  
自紀雜著吳從先

卷六 述異記三卷東軒主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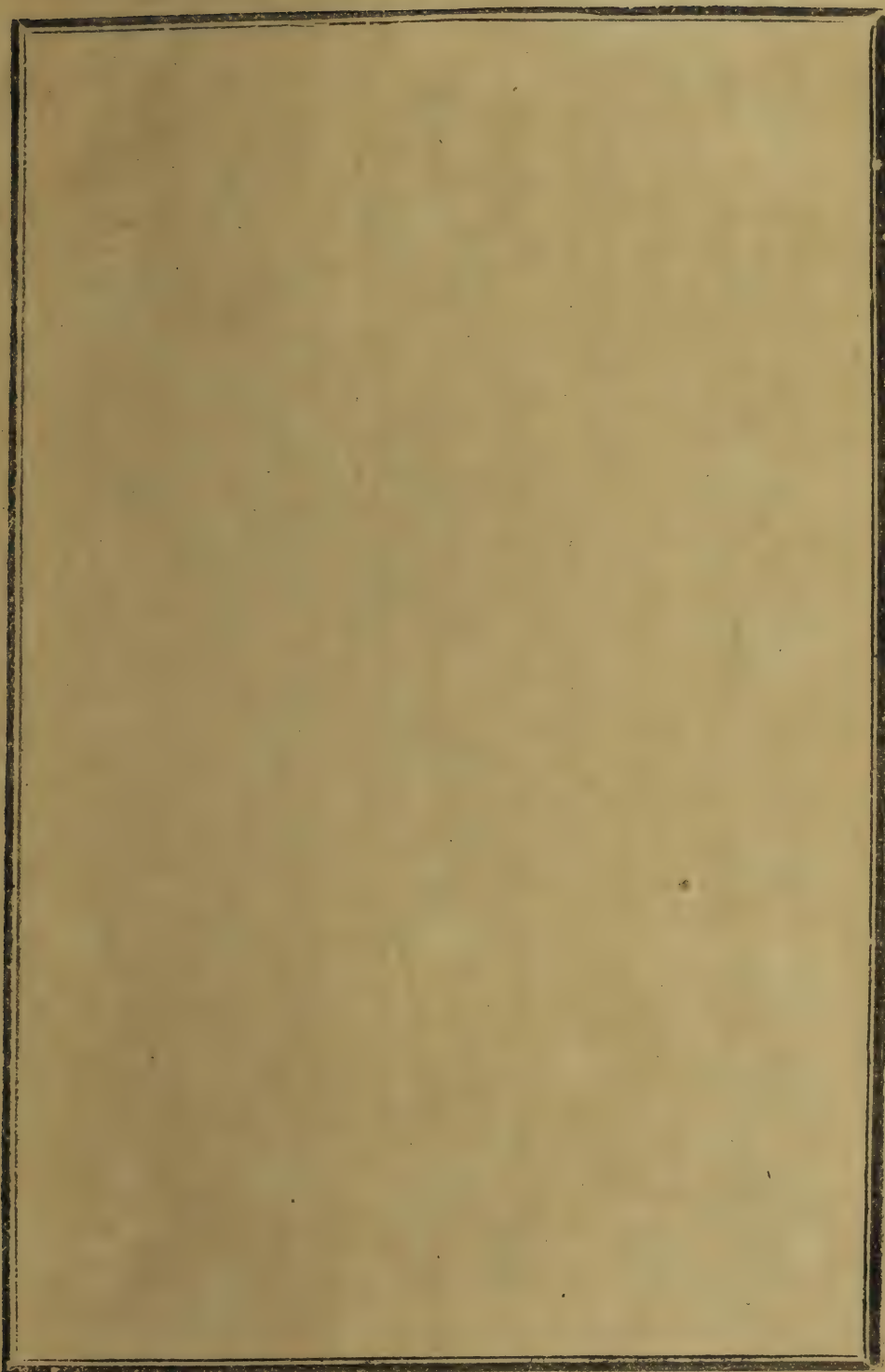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國學扶輪社總發行所啟



第十集

香艷叢書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香艷叢書十集目錄

卷一

玉臺畫史

卷二

古鏡記

太恨生傳

春人賦

廣東火劫記

姍姍傳

虞美人傳

黃竹子傳

春娘傳

金華神記

貞烈婢黃翠花傳

花仙傳

薄命曲

猗覺寮雜記

徐娘自述詩記

卷三

物妖志

卷四

梅譜

洛陽牡丹記

陳州牡丹記

天彭牡丹譜

海棠譜



# 香艷叢書

## 十集卷一

### 玉臺畫史序

德媛湯夫人。吾亡友汪小米之賢伉儷也。生託名門。幼耽翰墨。嘗仿厲太鴻玉台書史踵其義例。別爲畫史一編。粗具端倪。未窮蒐輯。暨乎來歸吾友。樓前日出。姚村之山色。嫣然林下風清。謝絮之才華。藉甚。時則香桃瘦削。已染沉疴。落葉掃除。殊伸幽抱。偕吾友撫擗遺佚。商略甄收。蠟炬代吟。茶甌笑覆。家饒武庫。龍威之漆簡同探。室貯文宣。馬帳與幔紗分啓。拈出一花一葉。指亦生香。訪來某水某山。眉爲飛彩。相與焚香展讀。喜可知已。終以崇入膏肓。神傷奏情。元家蓋篋。空贖釵痕。蘇氏璇璣。尙留錦字。名襲徐陵之舊序。珠璧聯輝。樣翻衛鑠之新圖。雲烟變態。託深心于豪素。傳韻事于丹青。蠶尾百番。蛾眉千古。自來蕙心蘭質。彤管摘華。菊頌椒銘。瑤閨挺秀。然而裁雲鏤月。間述篇章。蛛帙蟬函。鮮工討索。疇其續表志于前漢。學婉孟堅。訂金石之遺文。才侔清照。况復簪花有格。

鍾陵女之寫韻流傳。鈴印無蹤。奉華堂之署題罕覩。是非擢吉光于片羽。閱神駿于庶閑。窺豹別斑。選難留蹠。其能該備若是乎。嗟夫。枕中鴻寶。可信者名。柱下鴛絃。難逃者數。使當日縷纏續命。香蕪返魂。雞骨重支。涼回熨體。蠶絲再吐。曲譜同功。畫舫題軒。既揚芬于韶齒。妝樓纂記。復馳譽于茂齡。信乎玉茗家聲。水雲才調。相莊健在。其樂靡涯。可奈藁砧云亡。歲越無幾。卷施獨活。心傷若何。夫人倘存。手是一編。得毋姹紫嬌紅。都成鵝血。金題玉躑。偏灑鮫珠。有類卷中之湯尹嫺。夢識援琴。身隨殉葬耶。先驅狐狸于地下。長留姓氏于人間。披覽零縑。如散花之偶然幻影。睽懷墜雨。經宿草而尙有餘悲。仁和胡敬。



玉臺畫史

錢塘湯漱玉德媛輯

宮掖

虞

嫫

沈顥畫塵 世但知封膜作畫。不知自舜妹嫫始。客曰惜此神技。創自婦人。予曰嫫嘗脫舜于瞍象之害。則造化在手。堪作畫祖。

張萱疑耀 許氏說文畫嫫舜妹。畫始于嫫。故曰畫嫫。

吳

吳王趙夫人

張彥遠歷代名畫記 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書畫。巧妙無雙。能于指間。以采絲織爲龍鳳之錦。宮中號爲機絕。孫權嘗歎魏蜀未平。思得善畫者。圖山川地形。夫人乃進所寫江湖九州山岳之勢。夫人又于方帛之上。綉作五岳列國地

圖時人號爲鍼絕。又以膠續絲髮作輕幔。號爲絲絕。

唐

東光縣主

李華東光縣主神道碑。縣主太宗子紀王第三女也。降尊而處下。去泰而從約。詣繡繪之妙。適飲膳之和。

和政公主

顏真卿和政公主神道碑。公主肅宗第二女。幼而聰慧。長而韶敏。金石絲竹之音。繪畫工巧之事。耳目之所聞見。心靈之所領略。莫不一覽懸解。終身不忘。

前蜀

王衍后金氏

吳任臣十國春秋。金氏名飛山。成都人。生時有山飛至后家。因名焉。姿容絕世。兼擅繪事。乾德初。選入掖庭。及高后廢。立爲皇后。

南唐



耿先生

鄭文寶耿先生傳。耿先生軍大校耿謙女。好書善畫。爲詩往往有佳句。雅通黃白之術。能拘制鬼魅。奇瑰悅忽。莫知其所由來。爲女道士。自稱天然山人。保大中。因宋齊丘以入宮。元宗處之別院。號曰先生。嘗被碧霞帔。手如鳥爪。題詩牆壁。又自稱北大先生。

宋

越國夫人王氏

宣和畫譜。親王端獻魏王頽婦。魏越國夫人王氏。自高祖父中書令秦正懿。王審琦。以勳勞從藝祖定天下。爲功臣之家。而未聞閨房之秀。復能接武光輝者。端慧淑慎。有古曹大家之風。則魏越國夫人其後焉。蓋年十有六。以令族淑德妻端獻王。其所以柔順閒覲。不復事珠玉文繡之好。而日以圖史自娛。取古之賢婦烈女。可以爲法者。資以自繩。作篆隸。得漢晉以來用筆意。爲小詩。有林下泉間風氣。以淡墨寫竹。整整斜斜。曲盡其態。見者疑其影落縑素之間也。非

胸次不凡。何以臻此。今御府藏寫牛墨竹圖二。

蔡國長公主

范太史集 神宗元豐八年。後宮武美人生第九公主于禁中。今上卽位。以皇妹封嘉國長公主。六歲慧悟。已能弄筆書畫。好錦繡女功之事。元祐五年薨。追封蔡國。

曹氏

宣和畫譜 宗婦曹氏。雅善丹青。所畫皆非優柔輭媚。取悅兒女子者。真若得于遊覽見江湖山川間勝槩。以集于毫端耳。嘗畫桃溪蓼岸圖。極妙。有品題者曰。詠雪才華稱獨秀。回紋機杼更誰如。如何鸞鳳鴛鴦手。畫得桃谿蓼岸圖。由此益顯其名于世。但所傳者不多耳。然婦人女子能從事于此。豈易得哉。今御府所藏五。桃溪圖一。柳塘圖一。蓼岸圖一。雪雁圖一。牧羊圖一。陳克曹夫人牧羊圖。日長永巷車聲細。挿竹灑鹽紛妒恃。美人零落涇水寒。雨鬟風鬟一揮淚。柔毛鱗鱗與人群。兒女恩怨徒紛紛。洞房那復知許事。但畫



遠牧連空雲。擗葉飄蕭晚風勁。殺攏相追寒鵲並。短童何處沙草深。族走羣飛各天性。向來鞍馬曹將軍。文采斑斑今尙存。林下美人更超絕。新圖不作五花文。

釋道潛觀曹夫人畫三首 野水平林渺不窮。雪翻鷗鷺點晴空。洞房豈識江湖趣。意象冥將造化同。

華屋生知世。曹榮誰教天。付與多能西。風白草牛羊。晚隱見橫岡。一兩層。臨平山下藕花洲。旁引官河一帶流。兩棹風帆有無處。

筆端須與細冥收。

嘗許作臨平藕花圖

元好問松下幽人圖。宋宗婦曹夫人仲婉所畫。上有曹道冲題詩。秋風謾謾松樹枝。仙人骨輕雲一

絲。不飲不食玉雪枝。竹宮月夕頻望祠。竟不下視齋房芝。人間女手乃得之眼。中擾擾昨暮兒。畫圖獨立羲皇時。予懷渺兮幽林思。

### 和國夫人王氏

鄧椿畫繼 和國夫人王氏。顯恭皇后之妹。宗室仲輓室也。善字畫。能詩章。兼長翎毛。每賜御扇。卽翻新竟。仿成圖軸。多稱上旨。一時宮邸珍貴其蹟。

仁懷皇后朱氏

夏文彥圖繪寶鑑 仁懷皇后朱氏。欽宗后也。學米元暉著色山水。甚精妙。畫上有印曰。朱氏道人。

劉夫人

圖繪寶鑑 劉夫人希。建炎年掌內翰文字。善畫人物。師古人筆法。及寫宸翰字。高宗甚愛之。畫上用奉華堂印。

周密志雅堂雜抄 李伯時盧鴻草堂圖。曾收入高廟。劉娘子位者。有奉華大小二印。又有閉關頌酒之裔一印。此劉家事。然以婦人用之。恐不類也。

陳善杭州府志 劉貴妃臨安人。紹興十八年入宮。專掌御前文字。工書畫。

汪砢玉珊瑚網 劉夫人太真醉浥花露圖 太真在當時。惟宿酒未醒。曉起

傍花枝。吸露。此景最堪模寫。是像丰致艷艷。眉目楚楚。肌色如桃花。想玉環紅汗浥也。把菊盈盈掩絳唇。固藉以醒醒乎。信出名筆哉。舊有奉華堂印。知爲建炎掌內翰劉夫人所繪。惜裝潢時。爲庸手翦去。然暗中摸索。要自宋人揮染。萬



歷丁未重九日醉里汪柯玉題。

王毓賢繪事備攷 尙衣夫人劉氏。畫有宮衣添線圖。枚卜圖。補袞圖。宮繡圖。

瓊華 綠華

周密武陵舊事 劉婉容云。本位近教得二女童名瓊華。綠華。並能琴阮下棋。

寫字畫竹。

楊妹子

珊瑚網 楊妹子菊花圖并題 絹橫披 有對版 莫惜朝衣准酒錢。淵明身卽此花仙。

重陽滿滿杯中泛。一縷黃金是一年。賜大知閣楊娃爲寧宗后之女弟。故稱妹子。以藝文供奉內庭。凡頒賜貴戚畫。必命娃題署。故稱大知閣。然印文擅用坤卦。人譏其僭越。王弼州以其字柔媚而有韻。乃此畫亦清妍而有致。第畫記裨乘獨遺之。不得與建炎劉夫人希。並垂爲欠事玉水。原本賜大知閣下有印兩方。一圓一方。圓鐫坤卦方。鐫楊氏畫記四字。

度宗皇后全氏

郎瑛七修類稿。度宗后全氏像。在新市民人蘇琪家。廣額鳳眼。雙眉入鬢。衣道服。蘇亦全之裔也。國亡變姓。據蘇以祖父云。此像乃后入燕時手寫。以遺族者。  
金

章宗元妃李氏

金史后妃傳。章宗元妃李氏師兒。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

中州集。張漢臣世傑五六歲召入。賦元妃素羅扇畫梅云。前村消不得。移向月中裁。

明

郢王棟妃

明史。郢靖王棟太祖第二十四子。洪武二十四年封。永樂六年之藩安陸。十二年薨。無子。封除。留內外官校守園。王妃郭氏。武定侯英女。王薨踰月。妃慟哭。曰。未亡人無子。尙誰恃。引鏡寫容。付宮人曰。俟諸女長。令識母。遂自經。

韓夫人



周憲王有燉誠齋新錄。良醫夏希魯。精通醫術。韓氏得疾。說症取藥。遂得安好。可見其醫術之妙也。予以韓氏所作墨梅一帋。酬之。于今二年有餘。予料其必覆瓿矣。不意裝潢成軸。持來謁予。以求題詠。予爲之一大笑。書以與云。墨花新染一枝真。爲愛冰肌玉骨神。瘦影闌干明月夜。清香吹滿玉樓春。又書韓夫人所畫紅梅圖。曉粧初就寫紅梅。絳萼丹英次第開。自是內園春色早。百花頭上早春魁。

郭良璞

南江逸史跋。永明王時。坤寧宮常在郭良璞。年十九。妍麗敏捷。雅擅三絕。能擊劍走馬。

盧昭容附

王士禎池北偶談。歙人胡明勳。字半庵。順治丙戌居京口。兩膝忽患瘍。痛入骨髓。數日宛成人面。易醫百許人。瀕死者數矣。瘡忽人言曰。我梁時盧昭容也。子害我于洛陽宮。今報汝。醫何能爲。詣佛懺悔可耳。既甦。發願書經凡五百萬。

字瘡竟。後在眞州有降乩者。書盧昭容邀半庵與會。自畫生時像。首飾鳳髻。衣宮衣。問半庵洛陽宮相見。今似否。胡爲悚然。

名媛上

晉

蘇蕙

施德操北牕炙輅錄。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傳其畫。由

是若蘭之才益著。

唐

薛媛

花攄雲溪友議。濠梁南楚材。旅游陳穎。穎守慕其儀範。將欲以子妻之。楚材諾之。遂遣家僕歸取琴書。似無返舊之心。其妻薛媛善書畫。妙屬文。亦偵知其意。乃對鏡圖其形。并詩四韵以寄之。楚材得妻眞。及詩甚慙。遽有雋不疑之讓。夫婦遂偕老焉。里語曰。當時婦棄夫。今日夫棄婦。若不逞丹青空房。應獨守薛媛寫眞寄夫詩曰。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鏡端。已驚顏索寞。漸覺髮凋殘。淚眼描



將易愁腸寫出難。恐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

張夫人

張說李氏張夫人墓志銘。李伯魚妻。范陽張氏女。諱德。性孝悌柔婉。能日誦數千言。習禮明詩。達音妙繪。德容言工。蓋出人也。

王美人

唐梁鉉觀王美人海圖障子。宋玉東家女。常懷物外多。自從圖渤海。誰爲覓湘娥。白鷺棲脂粉。頰魴躍綺羅。仍憐轉嬌眼。別恨一橫波。

姚月華

伊世珍瑯嬛記。姚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鮮及。然聊復自娛。人不可得而見也。嘗爲楊生達畫芙蓉匹鳥。約畧濃淡。生態逼真。楊喜不自持。覓銀光帟裁書謝之。其大畧云。連枝欲長。忽阻山蹊。比翼將翔。遽乖雲路。思結章台垂柳。心馳普救啼鶯。幸傳尺素之丹青。豈任寸心之銘刻。江湖悅在案。波浪忽翻窗。植寫斷腸。蛩情交頸。憐帟發其枝幹。兔管借之羽毛。雌戲蘋川。雄

依苔石。色與露華同。照爛翼將風。葉共低昂。明鏡曉開。苦憶文君之面。疎螢夜度。遙思織女之機。所冀吾人。獲同斯畫。越溪吳水之上。常得雙開。漢樹秦草之間。永教對舞。

後唐

李夫人

圖繪寶鑒 李夫人西蜀名家。未詳世胄。善屬文。尤工書畫。郭崇韜伐蜀得之。夫人以崇韜武弁。嘗鬱邑不樂。月夕獨坐南軒。竹影婆娑。可喜。即起揮豪濡墨。模寫牕帟上。明日視之。生意具足。或云。自是人間往往效之。遂有墨竹。

南唐

童氏

宣和畫譜 婦人童氏。江南人也。莫詳其世系。所學出王齊翰。畫工道釋人物。童以婦人而能丹青。故當時縉紳家婦女。往往求寫照焉。有文士題童氏畫詩云。林下才華雖可尚。筆端人物更清妍。如何不出深閨裡。能以丹青寫外邊。後



不知所終。今御府藏六隱圖一。

鐵網珊瑚。童氏六隱圖。今藏山陰王之才監簿家。乃畫范蠡與張志和等六人乘舟而隱居者。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許。亦甚可愛。

前蜀

黃崇嘏

金利用玉溪編事。黃崇嘏臨邛人。周庠知邛州。崇嘏上詩。稱鄉貢進士。年三十許。祇對詳敏。復獻長歌。庠益奇之。召與諸生姪同游。善琴奕。妙書畫。翼日薦攝府司戶參軍。胥吏畏服。案牘一清。庠美其風采。欲以女妻之。崇嘏袖封狀謝。仍貢詩曰。幕府若容爲坦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覽詩驚駭。召見詰問。故黃使君女也。乞罷歸臨邛。不知所終。

宋

盧氏

圖繪寶鑑。盧氏許州人。能作墨竹。梅聖俞嘗賦詩題之。

梅堯臣宛陵集 墨竹詩云許有盧娘能畫竹。重抹細拖神且速。如將石上蕭蕭枝。生向筆間天意足。戰葉斜尖點映間。透勢虛黏斷還續。粉節中心豈可知。淡墨分明在君目。

李夫人

王十朋梅溪後集 遊楞伽詩 藏書閣在已無書。山色依然滿舊居。留得婦

人二墨竹。金鐘聲裏尙扶疎。

自注鐘樓有李夫人墨竹。公擇女兄山谷母也。

李氏

畫繼 朝議大夫王之才妻。崇德郡君。米芾畫史作南昌縣君李氏公擇之妹也。能臨松

竹木石。見本卽爲之。卒難辨。文與可作一橫絹丈餘。著色偃竹以貺子瞻。過南昌山谷借而李臨之。後數年示米元章于眞州。元章云。非魯直自陳不能辨也。作詩曰。偃蹇宜如李。揮豪已逼翁。衛書無遺妙。琰慧有餘工。熟視疑非筆。初披颯有風。固藏惟謹鑰。化去或難窮。

黃庭堅姨母李夫人墨竹二首 深閨淨兒試筆墨。白頭腕中百斛力。榮榮枯



枯皆本色。懸之高堂。風動壁。小竹扶疎。大竹枯。筆端真有造化。鱸人間俗氣。一點無。健婦果勝大丈夫。

又題李夫人偃竹。孤根偃蹇。非傲世。動節矚枝。萬壑風。閨中白髮。翰墨手。落筆乃與天同功。

又題崇德墨竹歌。夜來北風元自小。何事吹折青琅玕。數枝灑落高堂上。敗葉蕭蕭。烟景寒。迺是神工妙手。欲自試。襲取天巧。不作難。行看嘆息。手摩拂。落勢夭矯。墨未乾。往往塵晦。碧籠紗。伊人或用姓名通。未必全收俊偉功。有能能事。便白首。不免身爲老畫工。豈如崇德君。學有古人風。揮毫李衛讓神筆。衛夫

書郎李充母以夫姓自稱李衛彈琴蔡琰方入室。道韞九歲能論詩。龍女早年先悟佛。弈棋樵客腐柯還。吹笙仙子下緱山。更能遇物寫形似。落筆不待施青丹。本知賞異老蒼節。獨與長松凌歲寒。世俗寧知真與僞。揮霍紛紜鬼神事。黃塵汚眼輕白日。卷軸無人得覘視。見我好吟愛畫。勝他人。直謂子美當前身。贈圖索歌追故事。才薄豈易終斯文。所愛子猷發嘉興。不可一日無此君。吾家書齋符青壁。手植

蒼琅千數百。一官偶仕葉公城。道遠莫致心慘戚。我方得此興不孤。造次卷置隨琴書。思歸才有故園夢。便可呼兒開此圖。

又題崇德君所畫雀竹蛭塘圖贊。蒿下蹄閒。斥鷃飲啄。爭雄穹枝。竿網將作。蟬嘒竹閒。自謂得已。蟬螂從之。雞鳴不已。

洪朋李夫人偃竹歌。袖中歛忽生絲竹。眼底鮮颺起寒綠。妙手誰能寫此真。偃蹇一枝生氣足。夫人故有林下風。歲寒落落此君同。映牕得意偶揮灑。寫出簣簣谷裏千秋之臥龍。夜來風雨吹倒屋。但恐踴躍變化入水渺無蹤。朋山谷之甥

郭氏

歐陽修居士集。郭氏曾祖恕。祖遵式。父昭晦。聰明孝謹。能讀書史。善書畫。以選歸于皇從孫。右監門衛將軍世覃封武昌縣君。

張昌嗣母

畫繼。文氏湖州第三女。張昌嗣之母也。居鄣湖州。始作黃樓障。欲寄東坡未行。而湖州謝世。遂爲文氏匱具。文氏死。復歸湖州孫。因此二家成訟。文氏嘗手



臨此圖于屋壁。暮年盡以手訣傳昌嗣。今昌嗣亦名世矣。

章煎

畫繼 章友直女名煎。能如其父。以篆筆畫棋盤。筆筆相似。

鮑夫人

周密癸辛雜識 趙孟堅梅譜詩 僧定花工枝則粗。夢良意到工則未。女中却有鮑夫人。能守師繩不輕墜。

王氏女

曹勛松隱集 題王氏女自寫渡水羅漢 尊者暫離方廣間。神通游戲山水閒。女郎夙植窺其藩。妙筆寫出尊者顏。甚知此意大廓落。直與世塵解纏縛。不須錫飛與杯渡。政恐有僧敲折脚。

謝夫人

鄭俠西塘集 譚文初妻謝夫人。潁川汝陰人。居家雞晨以興。家之事無不徧視。舍此則讀書。觀古文。無事則書畫。二事皆精至。而于水墨尤有閒淡之趣。

李清照

才婦集。易安居士能書能畫。又能詞。而又長于文藻。迄今學士每讀金石錄。序。頓令心神開爽。何物老嫗。生此寧馨。大奇大奇。陳繼儒太平清話。莫廷韓云。向曾置李易安墨竹一幅。宋學士集。樂天琵琶行。李易安嘗圖而書之。

朱氏

咸淳毘陵志。蔣重珍良貴題常州朱氏畫草蟲卷。常州草蟲天下奇。女郎新樣不綴師。未應好手傳輪扁。便恐前生是郭熙。筆端生意已如生。點綴沙蟲機不停。淺著鵝黃作蝴蝶。深將猩血染蜻蜓。

胡夫人

周密齊東野語。黃子由尙書夫人胡氏與可元功尙書之女也。俊敏強記。經史諸書。畧能成誦。善筆札。時作詩文。亦可觀。琴弈寫竹等。蕲尤精。自號惠齋居士。時人比之李易安云。



董史皇宋書錄 夫人號惠齋。有文章兼通書畫。吳人多相傳其嘗因几上凝  
塵戲畫梅一枝。題百字令其上云。小齋幽僻。久無人到此。滿地狼藉。几案塵生  
多少憾。把玉指親傳蹤跡。畫出南枝正開側面。花蘂俱端的。可憐風韻。故人難  
寄消息。非共雪月交光。這般造化。豈費東君力。只欠清香來撲鼻。亦有天然標  
格。不上寒窗不隨流水。應不鈿宮額。不愁三弄。只愁羅袖輕拂。按此詞上半闕  
第五句誤多一  
字

圖繪寶鑑 胡夫人畫梅竹小景。俱不凡。

湯夫人

圖繪寶鑑 湯夫人叔雅之女。趙希泉妻。寫梅花。每以父閒庵圖書識其下。

方氏

畫繼 陳暉晦叔經畧子婦。桐廬方氏。作梅極清遠。又臨蘭亭。并自作草書。俱  
可觀。

祝次仲女

萬廷謙龍游縣志 祝次仲女嫁常山徐堪善畫

朱淑真

杜瓊東原集 題朱淑真梅竹圖。右梅竹圖并題。爲女子朱淑真之蹟。觀其筆意。詞語皆清婉。似夫女人之所爲也。夫以朱氏。乃宋氏能文之女子。誠閨中之秀女。流之傑者也。惜乎恃其才胆。擬古人閨怨數篇。難免哀傷嗟悼之意。不幸流落人間。遂爲好事者命其集曰。斷腸詩。又謂其下嫁庸夫。非其佳配而然。不亦冤乎哉。嗚呼。人之一念。不以自防。則身後之禍。遂致如此。若夫程明道先生之母。訓女子惟教識字讀書。不可教之吟咏。可爲萬世良法焉。是圖乃吳山青蓮里陸九章家者。厥父士昂。厥祖孟和。謂其遠祖所蓄。爲真蹟無疑。孟和士昂隱居耕讀。不妄人也。其言蓋可信。九章求志。當無誣辭。

沈周石田集 題朱淑真畫竹 繡閣新編寫斷腸。更分殘墨寫瀟湘。垂枝亞葉清風少。錯向東門認綠楊。

韓希孟



吳其貞書畫記 賈節婦水仙圖紙畫一小幅紙墨如新畫法高簡文秀潔淨

如寒潭水月識小楷六字曰韓氏希孟戲寫婦則韓魏公五世孫女宋史作巴陵人或曰

丞相琦之裔

襄陽賈尚書子瑾

輟耕錄作瓊

之婦爲元兵所掠知不免遂賦練裙詩投水

而死越三十年英爽不昧復託夢趙魏公爲書練裙詩而清節之名更彰于世圖上有唐伯虎方正學題正學題中畧述其練裙詩噫作畫人後來死節題畫人後來死忠二事屬在一帋之上流芳千古豈偶然哉余披覽此圖心目凜然如登忠臣廟如入節婦祠稽首下拜不敢作等閒圖畫觀

借閒漫士曰希孟練裙詩見宋史列女傳託夢趙魏公事見陶宗儀輟耕泉詩各不同宋詩紀事兩載之

金

### 謝宜休妻

圖繪寶鑑 謝宜休妻遺其姓氏小字阿環山水學李成精妙合格竹學黃華亦可觀

秀隱君附

繪事備攷。秀隱君不詳其姓氏。貞祐中。于某州善果寺。畫初祖面壁圖。觀者雲集。歡喜贊嘆。因求再畫。笑而不答。明日訪之。已無迹矣。

圖繪寶鑑 秀隱君善山水。

元好問遺山集 秀隱君山水爲范庭玉賦 萬壑松烟入座寒。六銖仙帔想驂鸞。多少金閨畫眉手。吳山纔得鏡中看。

又秀隱君山水 烏鞵踏破輭紅塵。未信溪山下筆親。圖上風烟看瀟灑。畫家亦有魏夫人。

中州集 劉仲尹謝孔遵席後堂畫山水圖詩 後堂號秀隱居 家在龍沙弱水東。竭

來塵世笑春風。都將海外蓬壺景。漏作人間畫手工。玉腕雪迴犀管細。寶煤香散鳳綃空。只因大地山河影。常記飛鸞下月中。

元

管夫人



圖繪寶鑑 管夫人道昇。字仲姬。趙文敏室。贈魏國夫人。能書。善畫。墨竹梅蘭。吳其貞書畫記 管夫人竹石圖。粉壁一堵。在湖州瞻佛寺殿之東壁。高約丈餘。廣有一丈五六尺。畫上坡上一巨石。作飛白勾皴法。只有數筆。畫識石之前後左右。有數竿修竹。高有三四尺。是爲晴竹。亭亭如生。使人望去。清風徐來。寒氣襲骨。抑且用筆熟脫。縱橫蒼秀。絕無婦人女子之態。偉哉古今一奇畫也。謂之神品。其壁四隅稍有剝落。粉色微暗。時壬子正月既望。驟雨盆傾。全沈湛之。長兒振啓泛舟往觀。

卞永譽式古堂書畫彙攷 管夫人長明庵圖。庵居曠野。垣內有屋三層。橫廊通門。徑豎竿懸一燈。所謂長明也。旁有石蓮台。作施鳥食者。垣外二長松下。蔭又一樹參之。門外坡臨水際。水間復有坡樹。墨氣高古。無兒女子態。欸書大德九年冬十一月廿又五日仲姬管道昇作。其上題云。松樹陰陰落翠巖。一燈千古破幽關。也知諸法皆如幻。廿老烟霞水石間。比邱尼沙湛。此尼想卽庵中人也。

又管夫人墨竹圖并書楊萬里此君賦卷董宗伯題云管夫人畫山樓繡佛圖與鷗波公在伯仲間至其書牘行楷殆不可辨同異衛夫人後無儔此卷竹枝縱橫墨妙風雨離披又似公孫大娘舞劍器不類閨秀本色奇矣奇矣

孫承澤庚子消夏記管夫人畫竹風格勝子昂此幀凡三竿極其蒼秀自題一詩春晴今日又逢晴閒與兒曹竹下行春意近來濃幾許森森稚子石邊生字法似子昂

郁逢慶書畫題跋記管夫人懸崖朱竹楊維禎題云網得珊瑚枝擲向篋管谷明年錦綳兒春風生面目朱竹古無所本宋仲溫在試院卷尾以朱筆掃之故張伯雨有偶見一枝紅石竹之句鄭元裕題云亦是檀欒池上枝却緣殊色借胭脂清陰忽訝繁紅藉勁節難從染絳移結實定爲朱鳳食騰空堪作赤龍騎多應血淚湘妃盡客賦梁園總未知

借閑漫士曰余家舊藏管夫人墨竹真蹟署欵天水管道昇下有印曰中姬曹妙清題云夫人寫竹如寫字不墮書家谿徑中料得山房明月夜翛然



葉葉動秋風。今失去久矣。

李夫人

王惲秋澗集。李夫人名至規。號澹軒。宋狀元黃樸之女。長適尚書李珣子。早寡。今年七十有二。善畫蘭。撫琴。近爲郎中孫榮父作九畹圖。若與蘭爲知交也。自叙其後云。予家雙井。公以蘭比君子。父東塾翁甚愛之。予亦愛之。每女紅之暇。嘗寫其真。聊以備閨房之玩。初非以此而求聞于人也。郎中以蘭省之彥。一日來徵予筆。遂誦點汗亦何忍。但覺難爲辭之詩以應之。

王夫人

曹伯啟漢泉漫稿。題王夫人書畫卷後。夫人名圭卿。號春溫。白璧何嘗廢琢磨。青君生

意自融和。畫傳當代功尤妙。字比前賢體更多。漕府參軍時見益。京城士子日相過。眼中燕玉紛紛在。惟解春風艷綺羅。

劉氏

圖繪寶鑑。劉氏不知何許人。孟運判室。號尚溫居士。能臨古人字。逼真。喜吟

小詩。寫墨竹。效金顯宗。亦粗可觀。

蔣氏

圖繪寶鑑 蔣氏汴人。完顏用之室。嫠居以清淨自守。好作墨竹。

張氏

圖繪寶鑑 張氏喬德玉室。善寫竹。

元遣山集 喬夫人墨竹二首 萬葉千梢下筆難。一枝新綠儘高寒。不知霧

閣雲牕晚。幾就扶疏月影看。只待驚雷起蟄龍。忽從女手散春風。渭川雲水

三千頃。悟在香嚴一擊中。夫人參洞下禪有省

郝經臨川集靜華君墨竹賦君姓張氏行台公之女元遣山之姨姪總管喬君之妻也其哉物色之有異

也。不爲丹青。不爲麗縹。不爲泉石。不爲卉木。墨于用而形于竹。開太古之元關。

寫靈台之幽獨。儲秀潤于掌握。貯冰霜于肺腑。足乎心而無待于目。備乎理而

不備乎物。全乎神而不徇乎俗。蓋達者之有天趣。而以貞節爲口也。若一葉一

節。施塗粉澤。舒焉而布烟。慘焉而綴雪。以規規之形似。幸他人之目悅。是口口



之效。顰蹙足以知吾物色之設。竹有竹外之形。墨有墨外之色。故與可有成竹之論。坡仙有心識之訣。而穎濱謂解牛斲輪。心手俱滅。而後至乎超絕。詎庸陋因滯者得廁其列也。於乎。靜華琴書滿家。雄侯玉胄。振吐天葩。幽閒貞一。瑩璧無瑕。棄寵光而高蹈。緬逸志于雲霞。湛虛室之太素。曾不熹乎豪華。故其坐雲軒。佇靈宇。凡縱絕天籟。舉吞八九之雲夢。小渭川之千畝。口蕭蕭之神寓。植歲寒于豪楮。埽胸中之全竹。走筆下之風雨。忽穎脫而迸裂。恕絕綳而掣去。何此君之尙元。篋青翠而不處。恍一夢于藍田。幻兩身于湘浦。措斧斤兮何地。陋淇園之衛武。揮涕淚兮何從。媿蒼梧之二女。發四座之清風。驅半襟之煩暑。欲折枝而不得。懼眞宰之或怒。縱入橫出。高森亞舞。不步不武。不繩不矩。百千其狀。劍拔戟踞。會于嘖呻。而得于盼顧。豈畫工之屑屑于此焉。而得與神奇忽悅。固不與萬物同化。將落落兮終古。則君之玩物色。寓天趣。又豈紛紅縵綠所得同年而語哉。辭曰。月府兮雲卿。戲墨兮淋浪。震兢兢兮神簷簷。列數幅兮森中堂。氣颯爽兮來三湘。粵維靜華之比德兮。乘貞節兮凌霜。

吳中女子

虞集道園遺稿 吳中女子畫花鳥歌 吳中女兒顏色好。洗面看花花爲悄。調朱弄粉不自施。寫作花間雪衣鳥。綠牕沉沉春晝遲。半生心事花鳥知。花殘鳥去人不歸。細雨梅酸愁畫眉。

盛氏

元詩選癸集 吳興盛懋子昭寓居峽縣。善繪事。名重湖海。其女亦傳其家學。精于點染。及卒。黃原質悼之以詩云。蘭房晝靜女工閒。還向牕前學畫山。環珮已隨簫史去。尙留遺墨在人間。

范秋蟾

朱國楨湧幢小品 范秋蟾者。台州塘下戴氏妻也。琴棋書畫靡所不精。尤工音律。一日其夫與客同賦詩。弔秦不華未就。秋蟾出一律曰。江頭沙磧正交舟。江上人懷百戰憂。力屈杲卿生罵賊。功成諸葛死封侯。波濤洶洶鯨橫海。天地寥寥鶴怨秋。若使臨危圖苟免。讀書端爲丈夫羞。



名媛下

明

戴氏

朱謀聖畫史會要 戴氏文進之女。畫山水人物。效其父。有筆力。

金夫人

江寧府志 金夫人陳別駕綱之配也。善水墨畫。所寫蕃馬。峭勁如生。

盧允貞

周暉金陵瑣事 盧氏名允貞。字德恒。號恒齋。倪文毅公夫人。白描精妙。有九歌圖璇璣圖二卷。

閨秀紀映淮題盧允貞寒江曉泛圖 寒林自昔重營邱。水色山光接素秋。想藉幽思邀過雁。恰如同返木蘭舟。

馬閒卿

金陵瑣事 馬氏名閒卿。號芷居。陳魯南夫人。善山水白描。畫畢多手裂之。不

以示人曰此豈婦人女子事乎

邢慈靜

列朝詩集小傳 慈靜臨邑人太僕卿侗之妹善畫白描。通武定人大同知府馬拯。

陳維崧婦人集 慈靜畫觀音大士莊嚴妙麗。用筆如玉台膩髮。春日游絲。

仇氏

畫史會要 仇氏英之女。號杜陵內史。能人物畫。綽有父風。

珊瑚網 仇氏著色白衣大士像。無論相好莊嚴。而瓔絡上堆粉圓凸。宛然珠顆。吳郡丹青閨秀志。稱其綽有父風。信哉。

式古堂書畫彙攷 杜陵內史青鳥傳音圖。絹本青綠山水人物大軸。

雅宜書洛神賦。杜陵內史補圖。王大令洛神賦。今僅存十三

奉為圭臬。趙魏公書此賦。雖有石本。而真蹟不傳。雅宜山人書有晉

退筆。蒼勁樸老。無懈可擊。尤為稱意之作。杜陵內史濡染家學。寫洛



飄忽若神。一掃脂粉之態。眞女中伯時也。胥台袁氏世奉此卷。漂轉數姓。爲小松郡丞所得。今輟贈壽階。楚弓復還。當爲吳中佳話。而小松之通懷敦交。亦可傳已。

方孟式

列朝詩集小傳 方氏孟式字如耀。桐城人。父大理卿大鎮。弟兵部侍郎孔炤。山東布政使張秉文舍之之妻也。志篤詩書。備有婦德。繪大士像。得慈悲三昧。崇禎庚辰。舍之守濟南。死于城上。如耀墮池水死。

沈氏

金陵瑣事 沈氏沈宜謙女。楊伯海妻。工折枝花。吳中黃姬水題其杏花云。燕飛修閣簾櫳靜。紈扇新題春思長。妙繪一經仙媛手。海棠生艷復生香。

許氏

王世貞弇州山人彙 許氏汝寧君之母。雅善繪事。吳興人。以爲管夫人復出。

文淑

列朝詩集小傳 太倉趙宦光凡夫子婦文氏名淑。點染寫生。自出新意。畫家

以爲本朝獨絕。

初學集 文淑字端容。性明惠。所見幽花異卉。小蟲怪蝶。信筆渲染。皆能撫寫性情。鮮妍生動。圖得千種。名曰寒山草木昆蟲狀。摹內府本草千種。千日而就。又以其暇畫湘君擣素惜花美人圖。遠近購者填塞。

珊瑚網 寒山趙文淑著。色花蝶草蟲。爲沒骨圖。極韻藉風致。

池北偶談 文淑楚詞九歌九問等。皆有圖。曲臻其妙。

姜紹書無聲詩史 文淑字端容。衡山先生女孫。父從簡。亦吳中高士。適寒山趙靈均。寫花卉。苞萼鮮澤。枝條荏苒。深得迎風挹露之態。溪花江草。不可名狀者。能綴其生趣。芳叢之側。佐以文石。一種舊華娟秀之韵。溢于豪素。雖徐熙野逸。不是過也。其扇頭繪事。必圖兩面。蓋恐爲人浪書。故不憚皴染焉。

式古堂書畫彙考 趙氏端容文石良薑圖。絹本著色。二花一石。彩蝶孤飛。欵題辛未仲夏天水趙氏文淑畫書。右角上九印。二。曰趙氏文淑。白文。中文字。



朱文。一曰端容。朱文。左角下方印。二曰寒山蘭閨畫史。一曰喬葉貞蕤。白文圖印。一曰端操。有從幽閒有容。朱文。

韓珙

顧凝遠畫引 韓珙韓求仲太史女。工詩。兼長山水。有管夫人韻致。

范道坤

無聲詩史 范道坤東平州李生室也。畫山水竹石及花卉。清婉絕塵。董思白先生跋其畫冊云。北方學畫。自李夫人創發。亦書家之有李衛。奇矣。奇矣。珊瑚網 萬歷癸卯冬。仲得山陰范道坤氏倣倪迂山水。覺清淑之氣。果鍾于婦人。

葉小鸞

列朝詩集小傳 小鸞字瓊章。一字瑤期。工部郎中葉紹袁仲韶第三女。四歲能誦楚辭。工詩多佳。能模山水。寫落花飛蝶。皆有韻致。年十七。字崑山張氏。將行而卒。

周淑祐

淑禧

弟子姚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 至元斥賣廣濟庫故書有采畫本草一部近趙凡夫子婦文淑端容設色畫本草曲臻其妙江陰周榮公二女淑祐淑禧臨之亦成絕品淑禧寫大士像一十六幅陳仲醇謂其十指放光直造盧楞伽吳道子筆墨之外今文淑眞蹟尙有存者周氏姊妹花草見者罕矣

居易錄 江陰周硯農榮起女禧祐皆工畫禧名尤著予昔在江南嘗得其畫惜花春起早詩意士女一幀又嘗屬江陰知縣陸次雲訪其所畫楚詞九歌九章圖陸在江陰數載不相聞聞已購得裝潢而未寄予也當問之

婦人集 江陰女子周淑禧處士周榮起女也工畫花鳥在徐熙黃筌間好事者爭以餅金購之

無聲詩史 澄江兩名媛姓周氏長名淑祐次名淑禧父仲榮佳士也能詩歌亦善畫二女以丹青著花卉虫鳥用筆如春蠶吐絲設色鮮麗氣韵生動禧兼佛像曲莊嚴端望之狀間作外域鞍馬點染精工思致茂密祐適金沙



學潘聖瑞禧適同邑黃生。

池北偶談 禧弟子姚亦江陰人。美而豔。作畫得禧遺意。

查慎行集 題江陰周氏女郎設色草花。野花最好是無名。纖手親煩點染成。吹得蜂腰比人瘦。東風輕薄可憐生。

汪仲鈞題江上女子周禧天女散花圖。天光百尺兜羅青。行空誰躡鸞鳳翎。如蓮好女來婷婷。寶花簇簇開瓏玲。旋風散作千蜻蜓。現身了慧何惺惺。昔聞優曇提羅金。天誇佛樹花常龍。蔥葉不零。繞身萬片毋乃是我初弗辨。但見春冥冥。維摩偶示病。方便居梵庭。琳琅法語宣。邈想隨風聆。邱潛之圖曾貌空中形。周家女子腕妙尤心靈。病身供養得分外。光明直現雙芥瓶。安得參坐長者弟子列。氤氲貝葉禪宮扃。

### 梁夷素

無聲詩史 梁夷素武林女子。工詩畫。陳眉公比之爲天女。花雲孫錦。非人間所易得。

杭州府志 梁孟昭字夷素錢塘人。茅九仍室。能詩。工畫花鳥。

崔子忠妻女

列朝詩集小傳 子忠字道母萊陽人。僑居都門。畫法古。規摹顧陸。闔吳遺蹟。一妻二女。皆能點染設色。相與摩挲指示。共相娛悅。

孫氏

無聲詩史 孫夫人永嘉人。善寫梅。寒梢粉瓣。逗月凌霜。皆從筆花漬出。但少香耳。其夫任道遜。仕至太僕卿。亦善寫梅。夫人父某仕爲郡守。以寫梅著名。人稱之曰孫梅花。夫人一家。能爲暗香疎影傳神。不減謝庭詠雪矣。

吳興老儒女

珊瑚網 吳興老儒女。小字端丸。解琴理。能寫山水竹石。張元長以扇請之。爲寫澹雲疎樹。置一草堂其下。頗有空山無人之致。題云問奇人去後。寂寞子雲亭。女後不知所在。

姚夫人



婦人集

桐城姚夫人

維儀

無大師

方檢討以智法號無可

姑母也

酷精禪藻其白描大

士尤工

王朗

婦人集

金沙王朗學博次回

名彥泓

女也生而夙悟詩歌書畫莫不精工

無錫縣志

王氏名朗金沙王彥泓女爲秦氏婦歌詩小詞及畫水墨梅花並

稱奇絕

宮婉蘭

婦人集

海陵宮婉蘭進士偉鏐女歸冒無譽褒工畫墨梅雪葉風枝翛然有

偃蹇瑤台之思

吳藥仙

婦人集

茂苑吳藥仙

名琪

才情新婉當其得意居然劉令嫺矣尤好大畧精繪

染松陵周飛卿瓊贈詩云嶺上白雲朝入畫尊前紅燭夜談兵蓋實錄也尤侗

鷓鴣天顯女史吳藥仙畫拂水佳人墮馬妝春來響屣滿橫廊繡襦甲帳無

消息暮雨瀟瀟空斷腸。筆翡翠。硯鴛鴦。吳綾三尺寫紅牕。青山碧水無人處。亂點桃花賺阮郎。

無名氏女子

婦人集 吳門家太僕名濟示余以望遠圖。乃十四歲女子所作。霧鬢雲鬟。薄施水墨。真遺世獨立矣。

姚淑

明詩綜 姚淑字仲淑。金陵人。庶吉士達州李長祥繼室。

婦人集 夔州李翰林名長祥崇禎癸未進士亂後僑居金陵。娶姚夫人。善丹青。得北宋

人筆意。曾為雲間董大名母夫人畫一粉箴。煙墨離離。深秀不可言。為香奩畫

手中逸品第一。或曰夫人又工畫仕女圖

鈕琇觚賸 季研齋繼室曰鍾山秀才。浮桵梳頭。凝妝特妙。其婢墨池。性明慧。嘗書蘭竹。輒令墨池以口退墨。李師云。別有香在口。莫畏胭脂黑。

康夫人



婦人集 江西康孝廉名范夫人。亦金陵女也。工畫竹。最似管夫人手法。孝廉頗矜重之。嘗以一扇貽余。綠篠明珥。便覺白日欲翳。

林媛

婦人集 莆田周明瑛與外書曰。林媛松石圖。已見歲寒之志。欽其至性。以一絕代之畫首矣。亦不敢展玩。恐風雨悲鳴也。

周炤

婦人集 周炤字寶鐙。江夏女子也。湘楚中人。傳其丰神纖媚。姣好如佚女性。敏給知書。歸漢陽李生。生名以篤。字雲田。生固慕炤。既得炤。則益大喜過望也。然家先有大婦在。炤眉黛間恒有楚色。李生愛客游。嘗携炤殘箋數幅。以示友。人人無不色飛者。生篋中有炤自寫坐月澣花圖。雙鬟如霧。烘染欲絕。圖尾有小篆二。一曰絡隱。或曰炤。又曰絡隱云。董以寧周炤傳云。炤江夏周某女也。某哀之作悼懷之賦。官山東按察使僉事。遇闖難。殉節死。炤

閨秀浦映綠滿江紅題周絡隱坐月澣花圖 彼美人兮宛相對。姍姍欲下。恰

此夕月華如洗。花枝低亞。盼到圓時仍未滿。看當開半。遂愁謝。與花神月姊。細商量。歸來乍。憐嫩藥。銀瓶瀉。迴清影。晶簾挂。奈晚妝猶怯。鏡台初架。二十餘年芳草恨。兩三更後長吁罷。幾時將絡秀。舊心情呼兒話。

盧丹婦

婦人集注 宜興盧丹。善畫美人。每作一圖。皆婦爲之點睛云。

薛濤如

式古堂書畫彙攷 薛氏靜君秋色圖。灑金方箋著色秋葉二本。一蝶二蜂。紫香扇粉。欸書濤如。書圖左角上 薛印靜君 白文

孫九畹

式古堂書畫彙攷 摩詰句圖集冊汪王水徵第三十幅。香氣傳空滿。妝華影箔通。

九畹孫氏蘭暉

項佩

沈季友樵李詩繫 項佩字吹聆。秀水人。文學吳巨手。統持內子。能詩善畫。喜



讀書工詩。

歸淑芬

橋李詩繫 歸淑芬。字素英。嘉興人。文學高陽繼室。夫婦皆隱。工書畫。筆墨珍惜。購之不多得也。

徐範

橋李詩繫 徐範。字儀靜。號玉卿。嘉興徐海門女。海門善書。範童而習之。工畫梅蘭。

周蘭芳

橋李詩繫 周蘭秀。字淑英。吳江周應謔女。平湖孫愚公室。春日寫竹寄姊沈夫人云。新籜初舒雨後枝。碧含香破淡相宜。爲君寫出疏欄影。一片寒光照墨池。

徐夫人

橋李詩繫 歸淑芬題陸右黃徐夫人畫云。茅屋疎籬近水開。前峰疊疊樹如

苔雖然有路通樵採。截斷煙雲未許來。

劉媛

初學集 題劉媛畫大士冊子 吳道子畫佛。昔人以爲神授。今觀劉媛所畫大士。豈亦所謂夢作飛仙。覺來落筆者耶。沈生乃得此嘉耦。豈非夙緣。萼綠華降羊權南嶽夫人曰。冥期數感。亦有偶對之名耳。東坡云。羊生得妻如得風。握手一笑未爲辱。殆謂沈生夫婦也。

鄒養真明詩綜作貞

富塗縣志 鄒氏名養真。御史謙女。魯之妹也。號士齊。國子監丞濮琰妻。編修韶母。少賢孝。好學。雅自矜重。謂筆墨非其事。因流傳者少。太守傅鑰養母于署。迎禮真。爲作東山愛日記。傳歎服。梓其集而屬序于鉛山費宏。宏真婿也。初琰訓鉛山學。真見宏弟子員勸琰壻之。後宏果殿元入內閣。人服其鑒云。

東山愛日記

石渠寶笈三編明人尺牘八十冊之最後一冊楷書

姑熟郡齋左方之隙有山焉。可丈餘。名

曰小東山。郡守游息之所也。山之上軒豁高朗。四面洞達。畢見民隱者。爲視民



亭。其下則鬱葱環繞。陰翳含發者。爲延翠亭。西則碧波漱澗。芙蕖的歷者。爲愛蓮池。四圍周匝。則有梅有桃。有松竹。有棗花。則有菊有萱。而四時之景萃焉。宛然蓬島之勝境也。于時遼陽傅公。以進士擢居諫垣。多蹇諤聲。天子念吾郡爲畿輔重地。特簡公守是邦。無何六事修飾。百廢具興。郡民安堵。明日迎其母太夫人來養。每值公暇。則率其子孫。日具酒饌于茲山。稱觴戲綵。以爲壽。隨其所欲者。極力爲之。惟恐其少有拂耳。于是太夫人盤桓陟降乎茲山之間。俯視群彙之暢達。遐眺萬姓之宴安。懽忻夷愉。康寧豐饒。不必割肥烹鮮而甘且腴矣。卽諸景分題曰。東山愛日。撮其要也。余旣各繪圖而復爲之詠。余聞之孔子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說者以爲喜懼之念兩存。則于愛日之誠。自不能已矣。至于詩則云。且以喜樂。且以永日。蓋喜樂則日永矣。永日卽愛日也。嗟乎父母之恩。猶天地然。天地之恩無涯也。父母之生有涯也。古人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換。庸詎非以三公可得。而父母之年不可再得耶。夫日之當愛審矣。而養之當重宜矣。雖然。未也。天子以天下養。諸侯以國養。大夫以家



養。庶人以身養。而士君子之修德樹行。建功揚名者。以百世養。是故謂之尊親。謂之顯親。謂之大孝。敢以是爲公期望。爲太夫人頌禱。遂書以爲記。視民亭宣化羣黎德意長。萬家襦袴誦聲揚。清懷一勺姑溪水。龜鶴相依壽北堂。

梅 七日孤根暖獨回。百花梅上一枝開。實成看取調羹日。列鼎榮親上壽堂。

桃 花開自是瑤池種。獻實曾傳漢帝家。千歲祥光呈壽域。金章耿耿照流霞。

霞 延翠亭 冉冉天涯一色蒼。密雲千頃護琳瑯。生香不斷貞仙境。綵舞連翩進壽觴。

愛蓮池 獨愛蓮溪久著名。清香一郡樂生生。壽堂怡悅西湖景。綠蓋紅幢照眼明。

棗 纍纍紅玉燦明霞。仙種由來席上誇。榮樂兒孫稱壽考。安期巨實大如瓜。

菊 拂拂秋風香滿庭。壽筵忻指綠銷金。清風和露釀春酒。次第賡歌慰德音。

竹 清風隱隱動琅玕。直節虛心幾歲寒。賸有清香名壽酒。高堂日日報平安。

松 鬱鬱貞姿冒雪馨。千年勁節樹青冥。仙人啖實增長壽。更有靈根胤茯苓。

萱 退食公庭喜奉萱。北堂遺愛繼周南。天邊雨露榮慈壽。化日熙熙酒正酣。

勅封孺人治下濮門七旬八歲老拙鄒氏頓



首拜書。

吳娟

無聲詩史 吳娟字眉生。其母家爲新安著姓。幼而黠慧。從家塾讀書。卽嫺爲詩歌。兼通繪事。適汪司馬伯玉之孫某。汪生性耽弛。游于狎邪。蕩其先業。以至不能謀生。乃偕其耦遨遊吳越間。藉其研田以供資斧。娟益研究于聲律。詩詞婉暢。書體道媚。畫法出入倪米間。而得意外之韻。寫竹石墨花。標韻清遠。如娟之才藝。可謂女博士矣。

二方夫人

胡之驥詩說紀事 漢上蕭駕部大茹夫人。畹城張計部夫人。皆姓方。皆能圖寫諸佛像。又好以泥金繕寫諸經。布施供養。

張玉祥

田汝成西湖志餘 張靖之女玉祥。在室時。手自繪刺繡美人圖。精妙絕倫。及嫁。携歸劉氏希仁。希仁杭指揮使也。裝成軸。乞詩于靖之。因題云。蘭蕙情懷冰。

雪容。生來未解出簾櫳。瓊琚冷佩蠶房雨。翠帶香披繡閣風。雙玉已諧琴瑟調。五花新受鳳鸞封。明朝早有承嘗事。自采蘋蘩步月中。

王伯姬

金華詩錄 王伯姬東陽人。嘉忠女。適同邑盧洪芳。工小楷。及畫山水花卉。無一不精。

汝太君

池北偶談 徐元歎波落水庵集云。訪江城毛休文於竺陽慧文庵。出其母汝太君畫扇十八面。山水草虫。無不臻妙。三百年中。大方名筆。可與頡頏者。不過二三而已。

劉氏

濟南府志 劉氏德平舉人李圖南繼室。濱州虞城令劉加隆女。自號菊牕女史。生負夙慧。讀書曉大義。善吟咏。兼山水墨花卉。有逸致。

崔繡天



徐沁明畫錄 崔繡天閩人。十三歲卽解寫佛。所作觀音像。妙相莊嚴。位置山水雲烟。造微入妙。

### 趙淑貞

明畫錄 趙淑貞山陰人。諸生趙伯章室也。工花鳥蘆雁。筆法秀潔。更饒姿韻。

### 湯尹嫺

郭琇吳江縣志 湯氏名尹嫺。字冷君。諸生湯三俊女。計來妻也。工詩繪。好琴。來死。執氏手曰。與爾夢援琴而絃絕者。有徵矣。乞善視吾子。氏泣曰。我在必不負君。但恐我生不久耳。來死三日。氏絕絃而號。明旦扶柩之墓。嘔血數升。竟卒。年二十五。崇禎庚辰歲也。

### 蔡夫人

王士禎居易錄 黃石齋先生道周繼配蔡夫人。名石潤。字玉卿。今年將九十。尙無恙。能詩。書法學石齋。造次不能辨。尤精繪事。常作瑤池圖。遺其母太夫人云。

厲鶚玉臺書史

蔡夫人黃石齋之配也。花卉一冊共十幅。今藏友人趙谷林

小山堂。每幅俱有題句。其山茶云。蛩風蠻雨。浥注鮮明。千葉桃云。不言成蹊。匪  
繇色媚。芍藥云。折花贈行。黯然銷魂。諸葛菜荷包牡丹云。蜀相軍容。小草見之。  
鸚粟云。對此米囊。可以療飢。萱花剪春羅云。睠焉北堂。勿之洛陽。鐵線蓮云。小  
草鐵骨。亭亭自立。金絲桃品字蘭云。湘江武陵。或滋他族。秋海棠淡竹葉云。君  
子于役。閨中腸斷。月季長春云。兩族並芳。四時皆春。此幅上題云。石道人命石  
潤蔡氏寫雜花十種。時崇禎丙子小印二。曰石潤玉卿。鄭珠江太守跋云。石齋  
先生被難以前。蔡夫人致書謂到此地位。只有致命遂志一着。更無轉念。諄諄  
數百言。同于王炎午之生祭。閨閣中鐵漢也。後撫孤立節。死者復生。生者不愧。  
足當斯語矣。寫生得五代人遺法。一花一葉。俱帶生動。所謂爲君援筆賦梅花。  
不害廣平心似鐵者耶。珠江鄭千仞。

借閒漫士曰。此冊後歸梁山舟學士。余從舅氏乞得之。

傅道坤



無聲詩史 會稽傅氏女。名道坤者。貌麗而慧。幼習丹青。同郡范太學初議婚。惑日者言。竟娶他姓。不踰年絃斷。將再娶而傅尙未字。范生日。豈赤繩繫定。留待我耶。遂娶之。居一二載。絕不露丹青。後元夕張燈街衢。燈帶偶失繪。衆倉皇覓善手。傅聞援筆繪之。觀者競賞。尤工山水。唐宋名畫。臨摹逼真。筆意清灑。神色飛動。咸比之管夫人。落款或范傳。或道坤。好事者爭購之。然非妯娌親洽。展轉相浼。不能得也。華墨楮硯。以四婢典之。有女名隆坤。亦能步武丹青。名擅一時。嫁太學王于邁。

### 范景姒

池北偶談 吳橋節孝范氏名景姒。文忠公景文女弟也。好讀書。通經史。尤工書畫。繪大士像。彷彿龍眠。有冰玉齋詩若干卷。歸同邑王世德。二十而寡。年三十九卒。文忠謨墓志見集中。

### 劉氏

安福縣志 劉氏王藹妻。太守劉公鐸女。穎敏過人。工書畫。善舞劍。二十一。藹

死。遺孤文度。未睟。身常佩劍不離。甲申兵亂。劉聞感憤。竭產募義。時有猾將張某。淫威思逞。陽以軍需索餉。劉乘傳詣轅門。張欲逼之。劉抽劍向張曰。寧斷頭勿辱。張懼乃止。

卜醮蕙

珊瑚網。丹青之在閨秀。類多隱而勿彰。吾禾若卜醮蕙金淑修。見畫徵。頗有林下風。

睺娘

觚賸。睺娘者。姓易氏。居松陵之舜水鎮。長及齒齕。作花鳥小圖。工刀札。善吟咏。嘗手摹吳道子畫觀音像。施醉香菴女冠。

徐安生附

徐德符野獲編。徐安生。吳人。徐季恒女也。美慧多藝。其寫生出入宋元名家。嘗仿梅道人風雨竹一幅遺余。且題二絕句于上云。夏日渾忘暑。酷堪愛酒盃。暮局何當風雨齊來。打亂幾叢新綠。滿擬歲寒持久。風伯雨師凌誘。雖云心緒。



縱橫。亂處君能整否。次詩蓋用唐李季蘭語。

珊瑚網。徐女郎安生善繪事。作六君子圖。儼然雲林再見。

式古堂書畫彙攷。徐女郎安生墨竹圖二幅。

厲鶚折桂令題徐安生桂花湖石小幅。是何人染出秋光。石疑聞蛩。樹訝懸香。纖手斂苔。柔豪暈碧。嬌額分黃。權當作如來供養。也應教才子收藏。腸斷吳閨。漂泊多情老去徐娘。

國朝

王端淑

張庚畫徵錄。王端淑。字玉映。號映然子。山陰人。遂東先生思任女也。適錢塘丁肇聖學博。工詩文。善書畫。長于花草。疎落蒼秀。卒年八十餘。著有吟紅稿。

龍夫人

魏叔子文集。龍夫人姓賀氏。永新人。孝廉科寶之母也。善繪事。所繪大士像。最工且多。其夫攸令君率筵室課耕。鳬溪山中。夫人獨居龍溪。搆竹影樓。與孝

廉賦詩彈棋。子母相倡和無虛日。或手調絲桐以自陶寫。攸令君歲時過從。則  
夫妻相敬如嚴賓焉。

黃媛介

畫徵錄黃媛介。字皆令。秀水人。工詩賦。善山水。得吳仲圭法。太倉張西銘溥聞  
其名。往求之。時皆令已許楊氏世功。楊久客不歸。父兄勸之改字。誓不可。卒歸  
于楊。乙酉城破家失。乃轉徙吳越間。饗殮于詩畫焉。嘗爲新城王阮亭寫山水  
小幅。自題詩曰。嬾登高閣望青山。愧我年來學閉關。淡墨遙傳千載意。孤峰只  
在有無間。詞旨亦雋永。

婦人集 皆令詩名噪甚。恒以輕航載筆格詣吳越間。僦居西冷段橋頭。凭一  
小閣賣詩畫自活。稍給。便不肯作。

厲鶚題黃媛介江山秋眺畫扇 寥落江山發興新。疎松列翠指通津。閨中也  
自傷秋旅。寫出雙帆不見人。

借閒漫士曰。余弟子惠從禾中得皆令金箋扇面。仿雲林樹石。署欵甲申夏



日寫于東山閣皆令

(閨秀)

(朱文)

(媛介)

(白文)

(皆令)

(朱文)

左方上有詞云。紫燕翻風。青梅帶雨。共尋

芳草啼痕。明知此會不得久。殷勤約略。別離時候。綠楊外多少消魂。重提起。

淚盈紅袖。未說兩三分。紛紛從去後。瘦憎玉鏡。寬損羅裙。念飄零何處。烟

水相聞。欲夢故人憔悴。依稀只隔楚山雲。無非是。怨花傷柳。一樣怕黃昏。調

寄滿庭芳。留別無瑕詞史我聞居士。(如朱是文)

吳氏

畫徵錄 吳氏字素聞。善山水及士女。

池北偶談 康熙丁未。從同年徐敬庵旭口處見秀水吳氏畫扇二。一學小李

將軍山水。一洛神圖。妙入毫髮。吳字素聞。其人亦天人也。

倪仁吉

義烏縣志 吳之葵妻倪氏。名仁吉。浦江人。能詩。善書畫。夫病革。矢以身殉。夫  
力阻之。且屬以立嗣奉姑。仁吉含淚順承。時年二十。慟絕復蘇。事姑猶母。撫教

爲後之子。行不窺堂。衣不易素。閒以吟咏自適。有凝香閣稿。

池北偶談 倪仁吉義烏人。善寫山水。尤工篇什。予嘗見其宮意圖詩。其一云。調入蒼梧斑竹枝。瀟湘渺渺水雲思。聽來記得華清夜。疏雨銀缸獨坐時。倪手種方竹數十竿。甚愛惜。萊陽董樵處士遊婺郡。倪高其人。斫一枝贈之。

### 徐燦

畫徵錄 徐燦字湘蘋。吳人。海寧相國陳之遴素庵配。善畫士女。工淨有度。晚年專畫水墨觀音。間作花草。

選佛詩傳 夫人事母至孝。手寫大士像五千四十有八。以祈母壽。晚年遂皈依佛法。更號紫簪氏。

吳騫題徐夫人白描大士。拙政園邊野草春。平泉花木半爲薪。巫咸未剪遼陽紙。辛苦鷗波懺佛人。

### 沈彥選

畫徵錄 沈彥選。嘉興人。海鹽俞孝廉鴻配也。善花鳥。分枝布葉。自得異致。筆



亦不纖。蓋不以斌媚爲工也。

### 陳書

畫徵錄 陳書號上元弟子。晚年自號南樓老人。秀水人太學生堯勳長女。適海寧錢上舍綸光。善花鳥草蟲。筆力老健。風神簡古。翁鶴庵先生瑞徵嘗歎曰。用筆類白陽。而道逸過之。間作觀自在關壯繆呂洞賓像。上舍家貧而好客。夫人典衣鬻飾以供。嘗賣畫以給粟米。雖屢空晏如也。課子嚴而有法。長陳群。康熙辛丑進士。入翰林。次峰廩生。次界亦善花草。

借閒漫士曰。家藏南樓扇頭小景。署款潑湖舟次。卽景寓意。陳氏手書。本生曾大父比部公乞文端題云。魚亭西曹出所藏先太夫人畫筵。請余評判。眞質。余奉軸諦視。恍然記憶。年未弱冠時。侍太夫人往來潑上。取道橫山金粟諸河橋。低坐小舟以進。太夫人性耽繪事。所携絹素。蓬牕不便展舒。迺取筵數握。隨手作小景。謂余曰。此黃筌趙昌輩能事也。吾不耐爲此。如舟次狹小。何。余曰。繪事旨趣。貴有生意。東坡題小景畫云。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景。

固無分大小也。太夫人領之。後爲好事者購去。六十餘年。又復見此。碧柳朱華。澣風濯露。猶彷彿船唇侍立時也。手澤之感。其能去于懷哉。敬題一絕。並識緣起以復。截取湖光一段春。調朱配粉至今新。瓣香幸落門生手。印證當年侍畫人。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既望。男陳群謹識。時年八十二甲午春自余乞文端孫潤齋中丞重爲之跋。并和原韵。詎文端跋時又六十七年矣。亦佳話也。

吳應貞

畫徵錄 吳應貞。字含五。吳江人。趙口口妻。工寫生。風神婉約。自是閨中之秀。

習忍

畫徵錄 習忍。武進人。不知誰氏女也。寫生師憚南田法。有折枝花冊。娟娟雅潔。枝幹花葉。均有意致。非貌似其師也。冊後有南田跋。

金淑修

畫徵續錄 金淑修。明隨州牧殉難贈太僕卿徐世瀉長子肇森配。善山水。局度軒敞。有丈夫氣。不輕作。故流傳絕少。子嘉炎。舉康熙己未博學鴻詞科。



馬荃

畫徵續錄 馬荃字江香。扶義孫女。工花草。妙得家法。一葉一花。人爭珍之。適常熟□□。以節重于里。吳德旋初月樓續見聞錄。馬江香名荃。常熟人。畫師馬扶曦女。江香亦善畫。晚歲名益高。四方以縑素兼金求畫者益衆。常帶婢數人。悉令調鉛殺粉。而琴川多貴遊士女。皆采求授指法。時武進懌冰畫以沒骨名。而江香以句染名。江南人謂之雙絕。

王正王敬

畫徵續錄 王正字端叔。江都人。善花草。布置工穩。能詩。受業于徐少宗伯倬。後入都。馬相國齊延教其女。名媛詞選 正工翎毛。女弟敬善寫芝竹。

孫蘭媛

橋李詩繫 孫蘭媛字介晚。適文學陸渭。工詩詞。多韻語。不雜脂粉。擅寫蘭竹。王煒

構李詩繫 王煒字功史。又字辰若。太倉人。海鹽陳文學光澤室。能詩善畫。以世亂偕隱于婁。博學敦古。顧伊人稱爲笄幃中道學宿儒。不當以香奩目之。太倉女子黃若從父蜀歸。以奇花珍木圖示之。日夕模寫。致病而歿。

趙昭

畫徵續錄 趙昭字德隱。寫生工秀。兼長蘭竹。

構李詩繫 趙昭字子惠。吳郡寒山隱君女。祖母陸卿子。母文端容。俱擅詞翰之席。子惠能嗣其美。適平湖文學馬仲子班。性好烟霞。常葛衫椎髻。自擬道民。會仲子父難破家。遂入空門。更號德隱。結庵于洞庭西山中。有詩云。虞山錢太史。柳君春日采蘭。忽得雙丫。復以並蒂植之庭中。命余圖焉。時席試湯餅。會諸名閨共賦采蘭詞。余亦成詠。日照鮮膚露未乾。輕羅徐約喚人看。若因野客良緣好。兩度如花前看浴蘭。

杭世駿題趙昭雙鈎水仙 寒山木落磻泉分。小宛堂開辟蠹芸。留得外家殘稿在。一叢寒碧寫湘君。



厲鶚題趙昭雙鈎水仙畫扇。名同班氏最清華。知道停雲是外家。點染春心冰雪裡。只消葉底兩三花。

爰默

爰默。字齋季。小字墨姑。嘉善爰丹生山夫之女。夫曰陸少君。姑生而奇慧。九歲能詩。刺綉刀尺。無不入妙。習小楷。摹畫李龍眠白描大士。愛管夫人畫竹。與同臥起。年十六。未字卒。

徐蓉

池北偶談。米侍講漢雯言。前令建昌縣署。有水夫文三郎者。頗文雅。不類俗人。米謝事居南昌。三郎亦隨侍。一日見家僮輦兩素扇。一畫梅。一畫蘭竹。又書唐人絕句二首。問之。即文三郎妻徐蓉所作。年才二十三。

卞德基

魏叔子文集。卞德基。金陵卞楚玉琳次女。善畫好讀書。精筆札。與其姊元文夢珏先後事劉孝廉峻度。如劉敞王拱辰故事。

朱如玉

汪由敦魯孝婦傳。孝婦朱氏名如玉。字又寒。仁和朱久亨女也。嫁同邑魯君旋長子宗鎬。善詩。工屬對。能爲設色花鳥。

徐昭華

毛奇齡兩河詩話。始寧徐仲山咸清女昭華。閨秀也。謁予爲師。請試題。會昭華

畫蝶工甚。遂命題畫蝶五絕。限東韵。昭華立成云。蛺蝶翻飛去。翩躚彩筆中。雖然圖畫裡。渾似覓花叢。誦之一座驚歎。予喜爲和詩云。滕王有遺譜。描之深閨中。羞殺東園蝶。翩翩滿綠叢。蓋言羞時輩也。予別有觀昭華畫障詩云。吾郡閨房秀。昭華廻出塵。書傳王逸少。畫類管夫人。紫水和泥染。青山帶露皴。蝶衣聯繡褶。花片滴朱唇。閣上雲烟曉。階前草木春。祇愁頻對鏡。圖作洛川神。此詩頗傳人間。後昭華畫真有進管夫人處。

堵霞

毛際可安序堂文鈔。錫山吳子元音哲配堵夫人。博學能詩。工寫生花卉。深



得徐熙筆意。余嘗爲詩贈之。有清才能咏絮。妙筆自生花之句。夫人以自顏其芝蘭之室。

### 馬玉徵

陳撰春江聽雨錄。馬玉徵錢塘人。園前包氏女。適同里諸生馬道垣。山水學北宋人。夫婦皆七十餘。康熙某年歿。

### 卞氏

畫徵續錄。三韓卞氏。大中丞永譽女。善花草。賞家稱其工。

### 范雪儀 傅德容

朱象賢聞見偶錄。吳郡婦人能畫者多。而康熙間有范雪儀傅德容。乃爲翹楚。二人專于人物。范尤在傅上。傅畫雖工。未免略有作家氣。

劉獻廷題閨秀雪儀畫嫦娥便面。素箋摺疊塗雲母。黛筆清新畫月娥。莫道繡奩無粉本。朝朝鏡裡看雙螺。

### 俞光蕙

畫徵續錄 俞光蕙字滋蘭海鹽人少司農穎園孫女于殿撰敏中配性好畫年七歲寫折枝花于壁司農見而異之長受法于錢太夫人陳書太夫人于司寇司農侄女倩也以親串往來指授自是益進筆致清穎古秀布置亦大雅

惲冰

畫徵續錄 惲冰字清於南田之女善花草得其家法

初月樓續聞見錄 冰字清於南田先生族曾孫女也適同邑毛鴻調鴻調不應舉築小樓夫婦吟詩鬻畫以老焉

聞見偶錄 蘭陵惲南田少時畫山水虞山王石谷亦畫山水二人友善後王薨益進而南田不能過遂別攻花卉歿數十年其族侄孫女二俱能繼其精妙幼者尤佳名冰字清於

惲珠閨秀正始集 清於諸生鍾隆次女余諸姑也年十三卽作畫與姊究心六法尤工花卉翎毛賦色運筆能傳南田翁家學孫女周字樞村亦能得其意名噪都下畫徵以姑爲南田女誤矣



惲懷英

俞蛟讀畫閒評 惲氏懷英鐵簫道人季女。南田女孫也。號蘭陵女史。適同鄉呂光亨。幼傳家學。善花鳥。落筆雅秀。設色明淨。尤長于墨菊。書法亦娟好。呂登進士典郡。復入爲戶部員外郎。卒于京師。貧不能作歸計。攜幼子宗長安委巷中。鬻畫自給。

孔素瑛

畫徵續錄 孔素瑛字玉田。聖裔毓楷女。占藉桐鄉。適烏程貢生金某。善寫花鳥。有機趣。能詩。有飛雲閣集。

借閒漫士曰。余藏玉田水墨落花蝴蝶扇面題云。春去春來花自惜。花開花落蝶應知。年年恨到王孫草。正是花殘蝶老時。素瑛畫于飛雲閣小印一。玉田朱文。妹蘭瑛繼瑛。亦工畫。

丁瑜

畫徵續錄 丁瑜字懷瑾。錢塘人。父允泰。工寫真。一遵西洋烘染法。懷瑾守其

家學。專精人物。俯仰轉折之態極工。適同里張鵬年亦善畫。

### 姜桂

畫徵續錄。姜桂字芳垂。號古研道人。孝廉本渭季女。行人塚曾孫女也。父母許張氏子。聘未婚。張卒。桂時年十九。聞訃欲自經。父母許其守節。乃不死。未幾翁姑相繼歿。無可歸。矢志于室。貞女也。通經書。善畫山水。乾筆疎秀。嘗見其小幅。自題云。暖風晴日值良辰。牕外梅花數點新。更想林泉清淑致。山光樹色寫初春。又記云。仿元人惜墨法。惟舊帚得墨。始有氣韻。佳帚難覓。大幅更罕。茲楨細潔。又平拓者再。而紙性猝難融化。淺深濃淡。頗費經營。而筆不達意。欲貌似古人而不可得。多媿多媿。凡此足以知其學力有所得矣。

戴延年吳語。姜貞女桂。余師南學之妹。幼許字某氏子。未嫁而寡。父母欲更爲擇配。女泣示志。遂不之強。至老不出戶限。組紉之餘。兼及繪事。翎毛花卉。無一不工。余家藏一幀。荔枝兩枝。題曰利市圖。以爲珍玩焉。



畫徵續錄

汪亮字映輝號采芝山人桐鄉人柯庭柏

名文

孫女幼聰穎好學多

藝能留心典籍善詩尤好六法私淑清輝老人輕雋秀潤設色淡雅其一種清逸之致頗覺出塵自得適吳興費氏今移家嘉興

借閒漫士曰孫雲壑錫麕贈余采芝山人山水小幀蒼厚煙潤不似閨閣中

手筆

### 鮑詩

畫徵續錄

鮑詩字今暉平湖人別駕怡山次女怡山有四女皆知書善畫能

詩徽州老諸生程立巖名之廉者善山水花草來游東湖姊妹從之專學花草傳白陽法也今暉筆尤長適余族侄徽士雲錦有鶴舞堂小稿一卷在家時作吾亦愛吾廬詩抄二卷乃與徽士倡和詩造句幽秀

自題荷花小景垂柳垂楊罩鷺鷥紅荷花底水參差分明東浦橋邊見一抹斜陽弄影時

吳瓊仙

洪亮吉更生齋集 吳瓊仙字子佩一字珊珊吳江平望鎮人翰林院待詔徐達源配嗜吟咏著有寫韻樓詩兼工繪事暇卽發揮煙雲摩寫花鳥

姬侍

宋

豔豔

畫繼 任才仲妾豔豔本良家子有絕色善著色山水才仲死從賊不知所去宋畫錄 豔豔工眞行書善著色山水河南邵澤民侍郎家藏其瀟湘八景一冊細潤清遠足以名世

張丑清河書畫舫 庚子穀日偶從金昌常寶鋪中獲袖卷上作著色春山雖氣骨尋常而筆蹟秀潤清遠可喜諦視之見石間有豔豔二字莫曉所謂然辨其絹素實宋世物也越數日檢閱畫譜始知豔豔爲任才仲妾有殊色工眞行書善青綠山水因念才仲北宋名士豔豔又閨秀也爲之命工重裝以備藝林一種雅製云



清音道人

姜特立梅山續稿 謝葉樞相清音道人扇面詩 歸休謝去世間忙。看畫題詩引興長。忽見遠山來几席。方知妙筆出閨房。百杯歌徹行雲住。萬象心營點墨香。珍重製成團月扇。清風滿座自生涼。

又和云。紛紛朝士利名忙。惟有山林寄興長。樞相好奇聊玩物。道人弄筆欲專房。方嫌小景絞綃窄。忽辱新詩蠶帚香。潭府炎蒸無著處。聊將三伏助清涼。

案樞相謂葉衡道人蓋其妾也

翠翹

圖繪寶鑑 翠翹洪內翰侍人。失其姓。自題云。翠翹戲筆。字畫婉媚。程大昌題詩云。戲作風枝斜。再惱玉堂宿。

明

李因

婦人集 海昌女子李因。字今是。號是庵。作水墨花鳥。幽淡欲絕。王吏部嘗題

其芙蓉鷺鷥畫云。寒入金塘花葉孤。非烟非雨態模糊。姚家女子丹青絕。寫作芙蓉匹鳥圖。姚月華小傳。曾作芙蓉匹鳥也。

靜志居詩話。是庵善畫花竹之天。斜禽鳥之跳擲。具有生動之趣。刻沉香爲像。以奉白陽山人。

珊瑚網。李因山水寫生俱擅長。

李日華六硯齋三筆。葛無奇家姬李因。妙于寫生。無奇以牡丹折枝貽余。余酬一絕云。珠箔銀鈎獨坐春。拋將繡譜領花神。脂輕粉薄重重暈。恰似崔徽自寫真。

安序堂文鈔。

顧且庵侍御願圃。

今在闕板橋東皇親巷

爲葛園故址。相傳葛光祿與其

姬人泛舟之處。光祿旣以詩名。而是庵夫人繪事臻逸品。一時文采風流。猶可想見。

何玉仙

列朝詩集小傳

史痴翁忠有愛妾何氏名玉仙。

畫史會要云名璽

號白雲道人。能篆



書及小畫。

無聲詩史 予曾見癡翁畫一卷于燕都中有白雲繪事蓋飛白竹石也。

朱玉耶 李佗那

列朝詩集小傳 郭布衣天中諸姬朱玉耶工山水師董北苑李佗那工水仙直逼趙子固。

靜志居詩話 石城女子李佗那善畫水仙。

厲鶚題朱玉耶疎樹山亭畫扇 從來名士悅風流小筆蕭疎在扇頭一笠空亭行跡少石城煙樹冷城秋。

劉別駕妾

袁中道珂雪齋集 萬歷壬辰江上有龍陽人以舟載樓而鬻者鬻而建之宅右名曰遠帆樓逾月有一妓來與之登樓熟視泣下因問樓所由來予答以鬻之龍陽人妓乃愀然曰噫嘻此妾夫君別駕劉公樓也公愛聲色蓄妓甚多妾其一也終日于樓上教歌舞絲竹代奏歡晏窮日夜公既死妾亦流落孰知樓

亦遠移至此。因指白板扉上。所畫花卉數種。謂予曰。此妾與女伴某竊公筆而喜爲之者也。以袖拂拭。言與淚俱。

吳瑟瑟

冒丹書婦人集補

吳瑟瑟

字數

姑蘇人。錢進士

名位

姬也。兄年十七。亦美丰

姿。善音律。能爲大小李將軍畫。倩妹設色。鮮妍遠過其兄。兄嘗師朱文甫。朱畫冠當時。每稱若妹殊勝阿大也。瑟瑟畫最著。李夫人簫史圖。孫夫人放鵲圖。

吳淨鬢

靜志居詩話

陳老蓮妾。吳淨鬢。善花草。

郭麐靈芬館詩話

老蓮姬人。吳淨鬢。又名鬢華。又名華鬢。又名淨德。又小名

小寶。友人文後山藏老蓮鬢華合作花卉冊子。見其私印如此。

彭西園侍兒

池北偶談

彭堯諭。號西園公子。河南鹿邑人。官通判。崇禎末。頗擅詩名。予年

十八九時。與先兄考功同上公車。于北道逆旅。見壁上畫蘭石。甚有風致。其旁



細字注。云西園侍兒喬施同。寫吳郡文啓美震亨題其後。云令人羨殺西園老。攜得西施共小喬。後十餘年。重過之。畫猶宛然。題一詩云。無復湘中見。泥人西園蘭石。愴如新。低回十五年前事。只有蛛絲絲絡暗塵。

### 楊影憐

珊瑚網。松陵盛澤。有楊影憐。能詩善畫。余見其所作水仙竹石。淡墨淋漓。不減元吉子固。書法亦佳。今歸錢蓉江學士。

借閒居士曰。柳如是。本姓楊。名愛。盛澤歸家院妓。柳其寓姓也。見觚賸。影憐蓋是其字。柳所畫月隄烟柳。爲紅豆山莊八景之一。舊藏孫古雲。均所郭頻伽。摩有詩。

### 國朝

### 顧媚

畫徵錄。顧媚。字眉生。又名眉。號橫波。龔宗伯芝麓妾。工墨蘭。獨出己意。不襲前人法。眉生。本金陵妓女。芝麓納爲妾。後改徐氏。故世又稱徐夫人云。

婦人集 顧夫人識局朗拔。尤擅畫蘭蕙。蕭散落拓。畦徑都絕。固當是神情所寄。

朱夔尊題顧夫人畫蘭 眉樓人去筆床空。往事西州說謝公。猶有秦淮芳草

色。輕紈勻染夕陽紅。自注夕陽紅蘭花名見金漳趙氏譜

彭孫適題顧眉生畫蘭冊 無復當年弄墨辰。斷紈影裏認前塵。青溪畫閣秋

如水。寫出芳蘭竟體人。

厲鶚小桃紅題橫波夫人畫蘭扇 秦淮不見翠雙顰。摺扇香痕潤。往事眉樓

有誰問。墨花春。靈均舊怨都銷盡。南朝豔粉才人風韻。題詠到湘裙。自注龔宗伯有題畫

蘭裙子如夢令爲橫波作也

蔡含 金珙

畫徵續錄 蔡含字女羅。吳縣人。如臯冒辟疆姬也。生而胎素。性慧順。好畫兼

善山水花草禽魚。長于臨摹。嘗作松圖巨障。辟疆作長歌題其上。一時名人和

之。又嘗爲墨鳳圖。題者頗衆。辟疆姬人。又有金曉珠名珙。崑山人。居染香閣。亦



善畫曾臨高房山小幅。得其氣韻。時稱冒氏兩畫史。

樊榭山房續集 自注金珙蔡含合筆畫紅梅玉茗小印。文曰書中有女。畫中

有詩。

王士禎題冒辟疆姬人圓玉女羅畫三首 雪後空庭氣蕭瑟。千頭紆竹尙嫋

娟。畏寒凍雀不飲啄。斜日蹋枝相對眠。疎篁寒雀 記取淩波微步來。明珠翠羽共

徘徊。洛川蓊蓊神人隔。空費陳王八斗才。水仙 堂堂策策八千頭。荇葉菱花滿

碧流。髣髴吳興騎馬處。江南風色白蘋洲。蘋花戲魚

朱彝尊於中好題蔡女羅疎篁寒雀圖 疎篁幾葉搖晴翠。淺暈出斷霞魚尾。

恁時寒色空閨裏。偶憶得。瀟湘水。更添凍雀黃昏睡。問同夢梅花開未。一枝

已遂雙棲計。任雪壓。風扶起。

又醉花間題金曉珠水墨芙蓉 湘江水。澧江水。木末同姿媚。露下冷花繁。風

裡柔枝婉。玉台勻染地。意匠應憔悴。硯滴井華新。墨吮香唇醉。

厲鶚題冒辟疆姬人金圓玉水墨秋葵 自注云辟疆題云余不能飲日看此畫花亦飲醉酒意也 金垓橫

欹醉不勝。墨痕秋暈。一臉冰。西園老盡佳公子。看畫花枝學信陵。

艾氏

居易錄。萊蕪張部郎。四字科字芹沚。買一婢。年十四。姿首甚麗。詢其家世曰。東鄉艾氏女也。因納之。生一子而歿。自畫小像一幀。留奩箱中。張見之。惋歎。懸像別室。食必親薦。一日羹汙其上。夜夢妾怒語曰。奈何汙我。旦視之。畫已失矣。

遲惻妾

畫徵錄。遲惻。閬陽人。善花鳥草虫。其妾亦善畫。筆與惻類。惻畫皆出于妾手。

名妓

唐

崔徽

張君房麗情集。崔徽。河中府倡也。裴敬中以興元幕使蒲州。相徽相。從累月。敬中使還。崔以不得從爲恨。因而成疾。後東川幕府白知退歸徽。對鏡寫真。謂知退曰。爲妾語敬中。崔徽一旦不及畫中人。且爲郎死矣。發狂疾卒。



宋

嚴藥

齊東野語。天台營妓嚴藥。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

蘇翠

圖繪寶鑑。蘇氏建寧人。淳祐間流落樂籍。以蘇翠名。嘗寫墨竹扶疏。旁八分書。題爲倚雲拂雲之類。頗不俗。亦作梅蘭。

延平妓

劉克莊後村詩話。延平樂藉中有能墨竹草聖者。潘庭堅物爲賦。念奴嬌。美其書畫。末云。玉帶懸魚。黃金鑄印。侯封萬戶。待從頭繳納。君王覓取愛卿歸去。余罷袁守歸。途赴郡集。席間借觀。醉墨淋漓。今不復有此雋人矣。

寫竹妓

陳造江湖長翁集。陳總管座上贈寫竹妓二首。勁節蒼梢筆底寒。一天風雪

與堅頑。回思擁扇賓筵見。却爲嬌嬈一破顏。此君寫影道機熟。猶憶涪翁詫子舟。誰信紅衣萬鈞筆。擬分此派嗣湖州。

明

林奴兒

明書畫史。林金蘭自號秋香亭中人。南都妓也。畫山水人物。宗馬遠。筆力雖未至。亦女流所難得。

梅禹金青泥蓮花記。林奴兒號秋香。成化間南京舊院妓。從良後。有舊識欲相見。以扇畫柳。題詩拒之云。昔日章台舞細腰。任君攀拆嫩枝條。如今寫入丹青裡。不許東風再動搖。

金陵瑣事。林奴兒風流姿色。冠于一時。學畫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筆最清潤。

沈周臨江仙題林奴兒畫。舞韻歌聲都摺起。丹青留个芳名。崔徽楊妹自前生。筆愁烟樹杳。屏恨遠山橫。描得出風流意思。愛他紅粉兼清。未曾相見儘



關情。只憂相見日。花老怨鶯鶯。

### 葛姬

皇甫汈司勳集 葛姬號曉雲。本出教坊。雅善琵琶。兼通翰墨。尤工于寫蘭。

### 呼文如

列朝詩集小傳 萬歷間江夏營妓呼姬文如。小字祖知。詩詞善琴。能寫蘭。與其姊舉齊名。或譌爲胡姓云。

### 朱斗兒

列朝詩集小傳 朱斗兒字素娥。畫山水小景。陳魯南授以筆法。

畫史會要 朱素娥金陵妓也。陳魯南授以筆法。更入作家。聞魯南入翰林。盡以平日往來詩畫。緘封寄與魯南。上寫云。昨日個錦囊佳句。明引勾。今日個玉堂人物難親近。其風流儒雅如此。

### 馬湘蘭

列朝詩集小傳 馬姬字守眞。小字元兒。又字月嬌。以善畫蘭。故湘蘭之名獨

著所居在秦淮勝處。喜輕俠。時時揮金。以贈少年。步搖條脫。每在子錢家。勿顧也。王伯穀序其詩云。輕錢刀若土壤。翠袖朱家。重然諾如邱山。紅妝季布。

式古堂書畫彙攷。馬湘蘭蘭花圖。灑金方牋。著色一花數葉。弱態不勝。欸書

庚午夏日。湘蘭爲龍池兄戲筆。書圖右。朱文。獻。

又馬湘君蘭花石圖。縑素水墨。款書戊寅菊晦月日。亥子爲文茂契君寫馬湘。

無聲詩史。湘蘭。蘭彷彿趙子固。竹法管夫人。俱能襲其餘韻。其畫不惟爲風雅者所珍。且名聞海外。暹羅國使者。亦知購其畫扇藏之。

玉台書史。馬湘蘭。雙鉤墨蘭。旁作篠竹瘦石。氣韵絕佳。題云。翠袖拂湘江。清芬瀉幽谷。壬申清和月。寫于秦淮水閣。湘蘭馬守眞。又雙鉤墨蘭小軸。題云。幽蘭生空谷。無人自含芳。欲寄同心去。悠悠江路長。丙申春日。湘蘭守眞子二軸。今藏廣陵馬半槎齋中。



列朝詩集小傳 文玉名珪。善謳。善琴。善畫。游西湖。作憶舊詩四章。武林詞客。屬和盈帙。縉雲鄭士弘叙曰。品似芙蕖。才過柳絮。弄墨則花箋染就。慣自描蘭。裁詩則竹簡題殘。曾無竄草。尤工樂府。停吳雲于雙聲。最善絲桐。挹湘水于十指。

### 馬如玉

列朝詩集小傳 如玉字楚嶼。本張姓。家金陵南市樓。徙居舊院。修潔蕭疏。無兒女子態。熟精文選。唐音。善小楷。八分書。及繪事。傾動一時。北里名姬。多倩筆于人。惟如玉不肯。卽倩人亦無能及玉也。

### 趙麗華

靜志居詩話 麗華字如燕。小字寶英。南院妓。自稱昭陽殿中人。能綴小詞。被入絃索。予嘗得其書畫扇楷法絕佳。後題云。乙卯中秋。同西池徵君質山學士集海濱天香書屋。書此竟。聞任兵憲在陸涇壩禦倭大捷。奏凱回戈。亦快事也。沈嘉則爲作傳。有云。趙雖平康美人。使具鬚眉。當不在劇孟朱家下。今卽其題。

扇數語。豪宕可知。

徐翩翩

無聲詩史。徐翩翩。金陵妓。萬歷初。以色藝擅聲。能寫墨蘭。

薛素素

明詩綜。素素。小字潤娘。嘉興妓。

靜志居詩話。予見薛五較書。手寫水墨大士甚工。董尚書未第日。授書禾中。見而愛之。爲作小楷心經。兼題以跋。至山水蘭竹。下筆迅掃。無不意態入神。胡應麟甲乙剩言。京師東院本司諸妓。無復佳者。惟史金吾宅後有薛五素。姿態艷雅。言動可愛。能書作黃庭小楷。尤工蘭竹。下筆迅掃。各具意態。雖名畫好手。不能過也。

式古堂書畫彙攷

薛素君梅花蛺蝶圖。并題。

帑斗方

不愁春信斷。爲有夢魂來。

素素。

又水仙圖。并題。幽芳小小剪輕羅。玉面檀心氣韻多。好與避風藏繡箔。天寒不



遣試凌波素素

珊瑚網 李日華題薛素花裏九音 薛素能挾彈調箏。鳴機刺繡。又善理眉掠鬢。人間可喜可樂。以娛男子事。種種皆出其手。然花繁春老。後人。情不免有綠陰青子之思。姬無可着力。今又以繪法精寫大士。代天下有情夫婦。祈嗣。此又是于姬已分上補一段大闕陷也。乃歡喜以贊曰。慧女春風手。百花指端吐。菩薩現花中。自結眞實果。

借閒漫士曰。曾見素素畫蘭扇面。有印二。一曰薛素素。一曰五郎白文。

### 頓喜

珊瑚網 頓喜號西來。金陵妓。善作蘭竹飛白石。

式古堂書畫彙攷 頓瑤英。春江花月社圖。汪珂玉記云。秦淮一帶水。故是玉樹新聲。陳梁佳境。花月春江夜。猶爲吾輩勝場。而無奈殺風景者。徒起騷人之一唱三歎也。時萬歷壬子秋。余訪馬氏湘蘭舊館。登其樹石之巔。憑老姬人指點板橋故事。云祠部恐廢纏頭。不難毀數百年之佳麗。今且移花無地。著月無

宮矣。吳友羽南因作步院曲。余和云。試向藏鶯山子看。斜陽流水斷橋酸。若言歌舞繇斯罷。何不香消院院殘。自是與俞羨長諸君品藻今古。平章風月。主盟冷城可眺處。而曲中鄭如英。寇文華。沙宛在輩。咸能淋漓白練裙。不讓桃根桃葉。有清溪泛月諸作。至癸丑春集靈谷梅花塢鳳台杏花村。有瑤陰會業。台前韻語。總標之曰春江花月社。得頓姬瑤英。約略破墨成圖。絕勝纖纖初月上鴉黃。海棠花下合梁州也。于板橋乎復何恨。封禺香史汪珂玉記于珍珠河舍。

吳綺

樵李詩繫 吳綺字繡君。嘉興妓。自題蘭石云。清影留紈素。疎香隱石苔。風微無所著。濃淡有由來。冬日畫蘭便面云。幽意隨有得。呵凍聊寫生。真堪紉作佩。霜霰不勝情。

卞賽 卞敏

余懷板橋雜記 卞賽一曰賽賽。後爲女道士。自稱玉京道人。知書工小楷。善畫蘭。喜作風枝嫋娜。一落筆盡十餘帛。有妹曰敏。頤而白如玉肪。風情綽約。人



見之如立水晶屏也。亦善畫蘭。寫篠竹枝蘭草二三朵。不似玉京之縱橫枝葉淋漓墨瀋也。然一以多見長。一以少爲貴。各極其妙。識者并珍之。

### 張喬

翁山詩外 友人龐祖如贈予張喬美人畫蘭一幅。上有陳文忠公相君題詩云。谷風吹我襟。起坐渾鳴琴。難將公子意。寫入美人心。蘭凡兩叢生石上。葉長者五。短者八九。花已開未開者有七。葉細花柔。宛有露笑烟啼之致。蘭根旁有小印一文曰逢永。逢永者黃孝廉聖年南園社中十二人之一也。喬字二喬。廣州人。工詩美顏色。歌舞妙絕一時。年二十一。病垂危。彭孟陽文學以數百金贖之。附于千金市駿骨之義。喬竟不起。孟陽葬之于白雲山麓梅花坳。送者數十百人。人詩一章。植花一本。以表之。號曰花塚。

### 姜如眞

徐鉉本事詩 彭椅舊院行。爲閭再彭題姜姬畫蘭作。如眞小字姜爲氏。風流應善長千里。自書甲戌上元前。爲贈翩翩蔡公子。蔡爲鶴江宗伯子公子才華宗伯家。

南國徵歌偏狹邪。雲閒莫生好詞藻。坐看點染紫荊花。姬自題云時莫生雲卿在坐更助筆墨之興

楊妍

本事詩 妍字步仙。舊院歌姬也。能詩善書。工畫叢蘭竹木。兵火後寓武定橋南大功坊廢圃內。吳聞璋鏘送葉學山之秣陵。寄詢楊較書云。孤客江干八月潮。綺牕曾記話無聊。輕紈畫簫叢蘭小。遮徧春風武定橋。

吳梅仙

畫史會要 梅仙金陵妓。善丹青。

林雪 王友雲

珊瑚網 林雪閩中妓。善繪事。

李光陽西湖逸史 林雪字天素。閩妓也。入武林寄寓湖上。工書善畫。臨摹古幅。嘗亂真。董思白贈以詩曰。片雲占斷六橋春。畫手全輸妙與真。鑄得干將呈劍客。夢通巫峽待詞人。

容台集山 居荏苒凡三十年。乃聞閨秀之能畫者一再出。又皆于武林之西。



湖初爲林天素。繼爲王友雲。天素秀絕。友雲澹宕。特饒骨韻。

### 范珏

板橋雜記 范珏字雙玉。廉靜寡所嗜好。惟闔戶焚香。瀹茗相對。藥爐經卷而已。性喜畫山水。摹倣大痴。顧寶幢槎枒老樹。遠山絕磴。筆墨間有天然氣韻。婦人中范華原也。

### 寇湄

板橋雜記 寇湄字白門。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沈春澤寒夜醉後看寇五姬畫蘭。詩畫亦常事。疑信何參。差昨宵水閣中。酒深燈短時。看子停銀觥。支頤如有思。開筵澣香毫。墨花生幾枝。纖指過寒箋。殘墨成冰澌。綴以竹石情。洗却兒女姿。此時衆信堅。吾復轉疑之。安得手與心。出奇能若斯。相顧各嘆息。歌子明月詩。

### 范珠

無聲詩史 范珠字照乘。金陵妓。畫山水。能對客揮毫。周暉所著續金陵瑣事。

載之。

楊宛

無聲詩史 楊宛字宛若。金陵妓。後歸茅元儀。寫蘭石。清妍饒韻。

楚秀

初學集 題女郎楚秀畫二首 曼綠輕紅約略分。墨華凝碧濺羅裙。烟嵐一抹知多少。知是吳雲是楚雲。小艇疎簾水墨間。落梅風落點朱顏。欲看粉本頻臨鏡。自埽修眉畫遠山。

楊璆姬

潘之恒曲中記 楊璆姬。平康才人。世以玉貌善音律。擬之楚璆姬。雅好翰墨。又嘗游戲丹青。得九畹生態。時稱逸品。

徐佛

觚賸 盛澤歸家院。有名妓徐佛者。能琴善畫蘭。

朱馥



姚旅露書 朱馥字無瑕字泰玉桃葉妓工楷書畫蘭能詩

李貞儷

露書 李貞儷字淡如桃葉妓工書畫著韻芳集

崔聯芳

劉鑾五石觚 崔聯芳南京舊院妓能吟咏畫蘭

胡茂生

汪汝謙春星堂集 觀胡茂生較書詩畫賦此寄懷 名噪三山藉甚時盈盈

一水正相思填詞爭擬李清照寫竹渾如管仲姬勝日聞君多唱和殘年憐我獨棲遲蕭然一棹停江上欲訪仙源未有期

自注茂生天台人隱居困溪

王阿昭

沈春澤秋雪堂詩刪 王阿昭帕上畫山水歌 六朝花柳香不已六院家家嬌姊妹馬姬老去遂空羣任俠風流總無對五娘貞秀亦翩翩居然自呼九畹仙郝家文珠墨池史扇頭妙楷流雲烟李郎澹如真慧絕跌宕成名何必說那

堪藥物減天機。使我憐才素心結。近來喜得王昭兒。縑素心腸山水姿。相將礧礧  
磚荷花邊。悠然落筆態可思。今日乞昭畫一筵。明日乞昭圖一帋。一筵一帋一  
出奇。寸心靈變能如此。正欲持此誇示人。侍兒忽貽秋羅巾。秋羅半幅恣揮灑。  
遠山疎樹能有神。我曾問昭何處得。昭言學畫纔廿日。出門看山歸想畫。聊復  
寄之游戲筆。筆端游戲豈易哉。汗汗漫漫皆天才。收羅八荒貯一筭。半幅神理  
爲其胎。願昭從今轉精進。眼前腕底多矜慎。畫工氣莫稍漸染。僉父手莫輕投  
贈。我家太湖煙水頭。七十二峯將新秋。扁舟黃葉載昭去。雙眸處處皆淹留。

## 國朝

## 陳小住

本事詩 吳興女子陳小住。爲朱十畫扇作並頭蓮。朱十集唐句題之。可愛深  
紅間淺紅。滿池荷葉動秋風。縈迴謝女題詩筆。一片西飛一片東。  
蓮又集唐贈陳較書并索其畫扇二首。不將清瑟理霓裳。笑倚東軒白玉牀。小  
疊紅箋書恨字。屏風娛點惑孫郎。葡萄美酒夜光杯。夜半高堂客未回。知我憐

曝書亭集作  
題王女史畫



君畫無敵。且將團扇暫徘徊。

倩扶

畫徵錄 倩扶華亭人。善花草。多寫意。工詩。有集。

吳媛

畫徵錄 吳媛字文青。無錫人。自號梁溪女史。善畫。有墨荷圖。設色菊花。與倩扶並爲吳梅村東山勝侶。

丰質

畫徵錄 丰質字花妥。蘭陽人。妙音律。善演劇。而性度閒雅。焚香鼓琴。好畫墨蘭。學王覺斯法。花葉舒暢瀟灑。絕無拘滯修飾。不得以風塵筆墨忽也。寓居睢州。名甚重。陳其年東侯六叔岱詩云。聞說睢州女校書。春愁纔妥上頭初。今朝人臥梁王苑。歌板糟床只欠渠。忽忽悟。卽于睢州從一貧人。辛苦作家。卒年蓋三十云。

玉台畫史別錄

朱柔則。字道珠。錢塘人。詩人沈用濟方舟室。方舟客紅蘭主人所。久而不歸。道珠遙寄故鄉山水圖。主人作詩。有應憐夫壻無歸信。翻畫家山遠寄來之句。當時傳爲佳話。方舟妾曰顧春山。道珠嘗約春山河渚觀梅。得句云。樓外有梅三百樹。美人不到不開花。其風致可想見矣。

余士珊。長紆先生之妹。幼時隨父任滇南。長紆補學博回浙。士珊畫野畦圖。送之。卷中花果多不能名。蓋滇中物也。後歸王氏。吳穀人祭酒題剔銀燈詞。載有正味齋集中。

宋秋田藏閨秀扇面甚夥。有陳字陳李山水合筆。字無名老蓮子。見畫徵錄。李相傳是老蓮女。未知所據。殆亦如青蚓妻女。偶爾渲染。流傳不多。傳畫家者。未之及耳。周南卿亦有閨秀扇面數十頁。鑒別極精。南卿沒後。不知歸于誰氏矣。薩克達氏。雲貴總督諡莊恪阿思哈公第四女。英煦齋協揆和配也。善寫生。尤喜以指頭畫鷹。得其神俊。顏所居曰觀生閣。每作畫。協揆爲之署款。嘗于胡書農學士齋中。見所作花草胡蝶卷子。協揆題其後云。今夏內子得甌香館山水。



冊子。遂摹之。始悟花卉難。草蟲難。畫蝶尤難。蓋山水可以添染。花蟲則一筆落。帛不可收拾。此內子之獨得。不知有合否。請俟高明指謬。余雖不解畫。然于畫蝶。每賞之。亦愛則忘醜耶。閨房之雅。洵足媲美鷗波矣。

姚夫人顧隅東升室也。隅東工書畫。自顏所居樓曰寫山。夫人亦擅繪事。朱西峻。昆田題寫山樓主人墨梅二絕云。墨梅舊數楊補之。今看尺幅橫一枝。盡刪海粟百絕句。寫山樓有無聲詩。冷蕊疎花色斬新。鮑夫人合管夫人問君嫵媚。何能爾。莫是羅浮夢後身。

張淨因。甘泉人。張堅女。幼讀書。能詩善畫。年二十五。歸于黃。事舅姑以孝聞。家貧。或以畫易米。有長官慕其名。求見其詩。淨因謝曰。本不識字也。嘉慶丁卯。卒年六十七。著綠秋書屋詩集五卷。宜興吳仲倫德旋云。

巴延珠。字佛圖。伊爾根覺羅氏都統。諡勤敏。莽鵠立女。勤敏工寫真。其法本于西洋。不用墨骨。純以渲染皴擦而成。神情酷肖。佛圖親受指法。亦工人物。守貞不字。長齋繡佛以終。

竹垞清平樂題吳中女子呂文安畫云深閨暇日偶仿王郎筆小字親題無氣力殺粉調鉛第一圓珠斛得誰家香車遠隔天涯陌上依然柳色門前何處桃花阮亭題馮女郎畫蘭云丐得騷人筆下妍玉池清照影便娟一時弱質辭空谷冷葉倡條盡可憐呂馮畫蹟今不可見姓氏附見兩家集中亦云幸矣

吳玖字瑟兮石門吳南泉女桐鄉程同文春廬繼室姓特高潔工詩善畫初寫折枝花繼作山水蘭竹皆出心悟追蹤于古婦人無此筆也嘗畫溪山歸興圖春廬題句云人間何處覓菟裘送老溪山一葉舟慙媿賢妻招隱意年年看畫過清秋

嘉興朱筠字梅侶錢孝廉青選室工楷書得大令十三行筆法兼擅墨菊柴貞儀字如光靜儀字季嫺錢塘人孝廉柴雲倩世號女也如光適黃介眉季嫺適沈漢嘉並工繪事余藏如光杏花春燕季嫺木犀芙蓉筆意韶秀可稱雙璧

吳規臣飛字卿一字香輪金壇人吳縣顧侶松大令鶴室也以孝行稱畫師南



田風枝露葉。雅秀天然。兼精岐黃之術。侶松令米脂。從征喀什噶爾。飛卿留居吳門。夫家母家。皆恃丹青以給。近時女士工畫者。嘉興沈采石。穀山水。吳顧芳。蕙花卉。南海黃畊。晚之淑蘭竹。並出冠時。何閨閣之多才也。

陳瓊圃。字閬真。號鉅月。錢塘半江司馬淞女。歸安費錫田室。能詩兼六法。夫亡。誓以身殉。卒年二十有九。其自題山水畫冊云。路轉千峯一徑斜。煙霞深鎖野人家。春來更有幽棲處。開徧東風枳殼花。家住江南楊柳灣。一簑烟雨打魚還。數聲蘆荻秋風暮。飽看青溪兩岸山。兼葭深護水雲鄉。門掩青山對夕陽。吟罷小樓閒眺望。晚風吹起白蘋香。峰含晚日樹含煙。野水微茫接遠天。如此溪山誰領取。風光輸與釣魚船。極清婉可誦。

山舟學士嘗題女史朱雨花畫海棠便面跋云。予猶女適德清許氏。一日歸寧。手一扇上畫折枝海棠。生秀圓潤。署款朱新。字雨花。蓋女史所貽也。予叩何人。曰。此卽五世一堂竹溪戴翁德清人之曾孫婦也。予慕其家風孝友。嘗買櫝訪之。見其祖孫四世而五世孫徵符方在襁褓。卽女史朱所誕育也。夫蠶織鍼管。

是宜所習。不意畫手渲染之妙。其樸而能文可知矣。予生平所見閨秀畫。不一。最上如黃石齋先生之蔡夫人。錢尚書母南樓老人。綽有徐黃遺法。妍麗中氣骨古厚。非如吳下文淑憚冰。徒以姿媚一派見長而已。女史年未滿三十而技若此。倘得前人名跡。瀏覽而靜摹之。所造當更有進于是者。予故因猶女之請。跋其便面以報所贈。嘉慶八年歲在癸亥二月之末。此跋頻羅集中未刊。故亟錄之。

吳映瑜。字韞輝。號秋水。靜江孝廉澂女。趙穆亭承杰繼室也。與穀人祭酒爲族兄妹。工書畫。祭酒在都。同寓一室。朝夕評隲。擘窠書似有勝焉。六旬外。猶能作楷。余嘗見山水冊一。氣韻妍雅。洵稱合作。









香艷叢書

第十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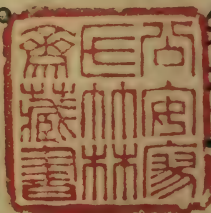
香叢艷書

十集卷二

古鏡記

隋 王度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遶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馬。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郭。文禮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所得同也。宜其見賞高賢。是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共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





哀哉。今具其異跡列之如後。庶千載之下。儻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侍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白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卽變形。度卽掩鏡曰。汝先自叙。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爲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無傲所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狸。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跳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



鵠笑曰。公適有美言。尙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唯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謔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恠歎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焰。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旁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饑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其側。無復光彩。



俠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常照數丈。若日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周史。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著筮一斷。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著。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洛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著筮絕倫。點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



家弟勸出見之。覺其神彩不俗。便邀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勸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勸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祕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勸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勸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尙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煙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不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爲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一祀。然陰念此樹當有精魅所托。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然。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照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創。死於樹下。度便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乃斫樹。樹



心有一穴。拓地漸大。有巨蛇蟠踞之跡。旣而焚之。其祀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糧賑給陝東。時天下大旱。百姓疾病。滿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齎此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光華所及。如水着體。冷徹腑臟。即時熱定。至曉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衆。於是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忽一夜。鏡在匣中。泠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獨聞。明早龍駒來。謂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卽鏡精也。名曰紫珍。嘗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爲我謝王公。用當有罪。天與之疾。不可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度感其靈異。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云。今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爲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常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尙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勣。勣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其志矣。人生



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勸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勸將抗志雲路。棲蹤煙露。欲兄以此爲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卽以與之。勸得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眞寶物也。勸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陟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篲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勸棲息止焉。月夜三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鬢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闊。白鬢眉長黑而矬。稱毛生。謂勸曰。何人斯居也。勸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勸談文。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勸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矬者化爲龜。胡者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卽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旁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入節祭之以祈福佑。若一祭有闕。卽池水出黑雲。大雹傷稼。白雨流澍。浸堤壞阜。勸引鏡照之。池水沸涌。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髯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



龍形蛇角。觜尖狀如鯪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困而不能遠去。勸謂鮫也。矢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炙。其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勸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卽安。夜常如此。勸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鷄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鷄也。遊江南。將渡黃陵楊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渡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勸攜鏡上舟。背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歛。波濤遠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攝山。趨芳嶺。或攀危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旣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勸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鼉鼉散走。舉帆翩翾。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津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勸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豫章。見道



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代孫。有異術。說妖怪之方。便言豐城縣倉督李敬家有  
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効。勸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勸  
因過之。丹命祇承人指勸停處。勸謂曰。欲得倉督李敬家居止。丹遽設榻爲主  
禮。勸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卽靚粧銜服。黃昏後卽歸  
所居閣子。每至日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  
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卽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勸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  
其閣東有窓。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窓櫺四條。却以物支拄之。如  
舊。至日暮。敬報勸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勸拔窓櫺子持鏡入  
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縣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一尺三四  
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  
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以上。尾頭一寸色白。並于壁  
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眞至廬山。婆娑數日。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  
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照之。皆白竄伏。廬岩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

藏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之幸速歸家鄉也。勣然其言。卽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卽時西首秦路。今旣見兄。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勣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卽失鏡矣。



太恨生傳

徐 瑤大壁著

太恨生。東海佳公子也。與余形影周旋。神魂冥合。因熟悉情事。生父司李公望。重一世。生承家學。折節讀書。當代名流。咸傾其才調。丰神俊邁。性孤潔寡欲。未嘗漁非禮色。娶元女夫人。婉美貞淑。生相敬如賓。夫人嘗謂生曰。吾夙耽清靜苦厭凡緣。膝下芝蘭。幸早林立。生平志願已足。當覓一窈窕。備君小星。吾即綉佛長齋。不復煩君畫眉矣。生曰。自卿爲余家婦。閨門雍睦。方期百年偕老。忍令卿誦白頭吟耶。雖然。卿業有命。余甯矯情。第選妾須德才色皆備。乃善。正恐書生命薄。難獲奇緣。有幸卿意耳。先是太原某。世爲洞庭山人。以貧故。賃其妻爲生子保媼。未幾某死。遺一女無依。寄養豪右某家。某家婦悍。名曰養女。實婢蓄之女。受困百端。無生理。媼恚甚。往爭曰。向固以吾女爲若女。而女困辱至此。于義已絕。吾挈女去矣。某家咸憎女。聽媼挈歸生家。年十六矣。女雖支離憔悴。而委婉之態。楚楚動人。夫人一見。絕憐之。親爲薰沐。教以女紅。無不精緻。時戊辰



冬。生自茂苑歸。問所從來。夫人語之故。因謂生曰。曩欲爲君置妾。而難其選。今此女明慧端懿。乃天賜也。亦有意乎。生昵而笑曰。惟卿所命。生母亦見女賢。密諭媼。欲爲生成之。會生仍往茂苑。尋丁外艱。事遂寢。居半載。夫人乘間謂女曰。吾視汝德性貞醇。體度莊雅。雖名閨淑媛。無以過之。豈宜爲庸人婦。吾郎君才品風流。眞堪壻汝。當以赤繩繫汝兩人。幸事獲濟。卽妹視汝。汝盍早自決計。女沉吟未荅。旣而泣拜曰。妾惇惇母子。困苦伶仃。來托宇下。夫人遇妾。誼踰所生。常恨碎骨粉身。不足爲報。生死禍福。敢不惟命。今所以不輕一諾者。誠慮人心叵測。事變難知。□□緣淺。好事多磨折耳。幸辱夫人與郎君約。郎君家世清白。先業未竟。當勉圖光大。努力青雲。慎毋以兒女情長。令英雄氣短。且太夫人春秋高。承歡養志。端在郎君。詎可牽惹閒情。致乖色養。一也。郎君與夫人。雞鳴戒旦。鴻案相莊。萬一割愛分寵。遺刺綠衣。妾罪大矣。二也。郎君外服未闕。大節攸關。妾當珍此女兒身。俟除服後。上啓高堂。明成嘉禮。儻稍逞情緣。冒嫌涉疑。妾不足惜。人其謂郎君何。三也。誠如妾言。妾無悔矣。夫人笑曰。固知汝有心。



人也。好自愛。因具以告生。生驚喜曰。安得此大學問語。謹受教。自是生必欲得女。女一意以身委生。而夫人亦惟恐不得當也。大率女之爲人性殊靈警。而嚴于舉止。情極純惻。而簡于言笑。居常女件相徵逐。女獨靚粧凝神。蕭然自遠。終日坐閣中。專理刺繡。影匿形藏。非媼呼不入中堂。間遇生輒遙引。以故終歲同處室中。絕未通一言。生情不自禁。欲得女一語。語倩夫人爲介。女難之。夫人固請曰。郎君無他意。第欲共汝作良友相酬對耳。至則儼容端坐。雙目瞪視而已。然生亦以遠嫌。不敢數請相見。卽女見生。卽邀夫人與俱。乍語乍默。若近若遠。間或並坐月中。偕行花下。各陳懃勉之辭。半吐愁思之句。雖情好愈摯。而燕昵俱忘。歷三年。不及于亂。夫人亦從旁戲曰。汝兩人內密外疎。何乃無風月情。生臥室與女妝閣雖隔絕。而實密邇。生中夜朗吟。與女刀尺聲。時相答也。女嘗謂生曰。郎君驚才逸韻。妾如獲侍巾幘。永伴文人。素願已愜。第自恨未嫻翰墨。他日香奩中。弗克供奉硯役。奈何。生笑曰。以汝夙慧。奚患不識字耶。結褵之後。汝備弟子禮。奉余爲師。燈前月下。授汝以論語孝經。及古詩詞。何如。女點首曰。尙



須教我法華多心諸經也。隨口授關雎數章。并解說意義。女微笑覆之不遺一字。生出外。女隨夫人過書齋。視几硯上塵拂拭之。圖籍縱橫者整齊之。庭花悴則汲水灌之。性愛焚香。竟體芳郁。絕人雅好。淡素粧。荆釵裙布。必整必潔。泊如也。生每遺以香鈿諸物。必堅却之。或以夫人命始受。生常倩製一錦囊。不可強之。則云俟兩年後爲郎製之。其謹慎識大體如此。始女寄養某家時。嫉女殊甚。至是聞女美且賢。乃大悔。遂改養女爲養媳。誘媼兄及侄坐姪主婚。而以媒事屬媼甥。更爲流言以捏生曰。女固某家婦也。而生實圖之。生有忤奴利其金。因挾爲奇貨。于媼前作楚歌。而陰告某家。且授之計。生素以名義自持。又見肘腋間多媒孽者。猶豫未決。會以事遠出。某家聞之。疾令媼甥持五十金爲聘。給媼兄。媼使受。約某日來取。生歸。益錯愕。不知所爲。夜同夫人謂女曰。吾向以汝爲囊中物。今變起不測。勢難復挽。奈何。女曰。妾計決矣。倘事勢窮促。以死繼之。否則祝髮空門耳。外此非妾所知。生曰。汝奈何輕言死哉。余與汝纏綿情境。三載于茲。居恒晤對。儼若賓師。情固難拋。義則可判。今奸人逐影尋聲。將甘心于



汝萬一以余故輕生。外間耳食。其以汝爲何如人。殺身不足以雪恨。祇增余悲耳。且汝縱弗自惜。獨不念汝母乎。惟向空門乞命。于計較可。瓣香供佛。余當一以資汝。然汝淒涼禪榻。斷送青春。余又不忍令汝出此也。女歔歔久之。曰嗟乎。郎君。今生已矣。面壁長號。生頻呼之。不復應。時壬申正月十二夜也。先時女密藏醢與剪于衽。爲女伴所覺。搜去之。至是乃手製女僧冠服。促媪于試燈夕。偕入尼菴。臨行。夫人持女痛哭不忍捨。左右皆掩泣。莫能仰視。生但目送而已。虞辭楚帳。嬌離漢廷。不足喻其悲也。菴內老尼詰其事。不肯爲女剃度。哀懇再三。終不許。而某家偵知之。懼有變。急倩媪妯趨菴中。防護甚嚴。女自度不免。中夜起。呼媪哭曰。母乎。兒至此。命矣夫。爲傳語。語未畢。氣結不能出聲。媪急抱持之。曰。兒欲何言。女欲言。復大哭。暈絕。如是者三。良久始曰。兒與郎君。跡若路人。分踰知己。生平志念。皎如日星。本期辦一死以報郎君。今流離輾轉。計無復之。求死不得。求爲尼又不得。命之窮也。一至于斯。天實爲之。其又何尤。兒爲郎君。澀眼全枯。驚魂久散。顧念死出無名。徒令枉死城中。增一孽案耳。今與郎君義。



斷恩絕矣。天荒地老。永無見期。好謝夫人。善慰郎君。勿復以兒爲念。卽視兒作已死觀可耳。言訖。母子相抱大慟。仆佛前。而某家人舟適至。蜂擁入菴。挾女而去。生自與女訣別後。心搖意亂。忽忽如有失。及媼歸。述女言。益狂惑失志。觸目傷神。夫人憂之。且慰且讓曰。吾本欲爲君締此良因。不圖變出非常。累君至是。雖然。君自與女無緣耳。君向不早爲之所。因循蹉跎。坐失事機。迨奸人計賺時。以君之力。猶足與爭。挺身而前。未必無濟。乃袖手任其鼓弄。今大事已去。悔恨何及。且天下豈少良女子。而獨沾沾于是耶。生仰天太息曰。夫人休矣。余非登徒子。誓不效雜情奴態。暮翠朝紅。自見女後。畢世惓惓。無端傾倒。試問遇合之奇。有如此女者乎。我見猶憐。有如此女者乎。兩心相得。有如此女者乎。乃婉孌一室之中。荏苒三年之久。余亦非魯男子也。所以禁欲窒私。坐懷不亂者。亦冀正始要終。各明本懷耳。事幸垂成。一朝雲散。若以丹誠所感。雖滅頂捐軀。亦復奚恤。顧乃咽淚吞聲。甘爲奸人所賣。誠欲以禮相終始也。鼠牙雀角。適足增羞。抑豈令賣菜傭持我短長乎。今而後。余終當以情死耳。血殷腸裂。骨化形消。此



恨綿綿甯有終極。卿勿復生別念。縱使賢如絡秀。麗若綠珠。不能易此恨矣。自是益不自聊。或竟日枯坐。或徹夜悲歌。積久遂成心疾。余見且傷之。爲作咄咄吟一卷。情懣詞一卷。以廣其意。且生與女相愛憐若此。而卒不相遇。眞堪遺恨千古。烏容秘而不傳。而不知者。反以女爲生口實。因詳述之。以告天上人間千秋萬世之癡情。有如生者。

幻史氏曰。余觀生與女。發乎情。止乎禮義。豈尋常兒女子所得儼乎。當其適然相遭。理既允當。于勢又便。況有閨內以作之合。如此而不遇。豈人生快意之事。造物者故厄之。使弗克有終耶。不然。生與女命實不猶耶。然跡其後先言行。女非有意負生者。形禁勢格。變至無如何耳。而生也。甯守經。毋達權。事固勿易爲流俗道。悲夫。語云。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余又感乎以禮相閑者之情。尤不能已也。

卷一

十

集



春人賦

古漢壽易順鼎實甫著

易實甫觀察駢文詩詞數百首。古艷鮮新。善爲才語。行卷中曾用迴文體成春人賦一篇。今爲分其順讀倒讀之文如左。倒讀文云。

曉鶯啼恐多。花開半如意。惱人春捲簾。脂淚常添淚。卯醉尊開。午眠衾膩。少黛愁眉。多香病肺。早唱驪青。暗啼蛾翠。樓上樓。夢中夢。愁舊迎。歡新送。幽燈剪輕。斷釵敲重。兜竹雲涼。壓花雨凍。不整鈿螺。罷吹簫鳳。甌玉擎雙。篝香倚共。又或落月催歌。留春約舞。錯諱穿針。寒驚換紉。藥選名佳。茶嫌味苦。削翠摹圖。么紅按譜。謔轉多嗔。疑生偶語。莫怨遲歸。誰知久佇。鑰獸嚴扃。籠鸚靜廡。掠借鸞篋。撾停羯鼓。薄鬟雲欹。圓璫月聚。娃仍夜卜。客有春迷。紗籠似隔。佩響先歸。遮身聚蝶。逗語爭鷗。車引塵香。權礙波微。斜光碧岫。散影藍漪。霞如障錦。花似薰衣。暄呈圃蘭。淨寫湖練。蓮想趺雙。桃羞頰半。園東青踏。浦南翠玩。乃若燕忽簾窺。狸將錦覆。幔霧遮眠。廊霞轉步。扇去眸回。絃低指逗。慣研箋柔。頻描管瘦。怨亦



成妝。慵先罷。綉黯黯懷春。沈沈睡。晝院曲鶯調。欄空鴨門。至乃篁啼夜靜。絮戀春殘。塘橫愛水。壁複柔煙。當愁怯花。并坐移鬟。鳳偕瑟倚。雁續箏彈。廊西住。妾牆東住。歡斛定珠量。奩將珥贈。屋暗愁眠。樓危怯凭。足態頻看。眞香久聽。綠媚烟凝。紅娟日襯。穀料身齊。花安髻稱。六尺鸞屏。二分蟾鏡。一抱憐腰。雙飛想翼。立尙香憑。逢偏夢隔。窄襪藏春。寬衾占月。夕夕朝朝。花花葉葉。石白谿清。牆紅水碧。

## 順讀文云

碧水紅牆。清溪白石。葉葉花花。朝朝夕夕。月占衾寬。春藏襪窄。隔夢偏逢。憑香尙立。翼想雙飛。腰憐抱一。鏡蟾分二。屏鸞尺六。稱髻安花。齊身料穀。襯日娟紅。凝烟媚綠。聽久香眞。看頻態足。凭怯危樓。眠愁暗屋。贈珥將奩。量珠定斛。歡住東牆。妾住西廊。彈箏續雁。倚瑟偕鳳。鬟移坐并。花怯愁當。煙柔複壁。水愛橫塘。殘春戀絮。靜夜啼篁。乃至門鴨空闌。調鶯曲院。晝睡沈沈。春懷黯黯。綉罷先慵。妝成亦怨。瘦管描頻。柔箋研慣。逗指低絃。回眸去扇。步轉霞廊。眠遮霧幔。覆錦



將狸。窺簾忽燕。若乃玩翠南浦。踏青東園。半頰羞桃。雙趺想蓮。練湖寫淨。蘭圃呈暄。衣薰似花。錦障如霞。漪藍影散。岫碧光斜。微波礙櫂。香塵引車。鸝爭語逗。蝶聚身遮。歸先響珮。隔似籠沙。迷春有客。卜夜仍娃。聚月璫圓。欹雲鬢薄。鼓羯停撾。篴鸞借掠。廡靜鸚籠。局嚴獸鑰。佇久知誰。歸遲怨暮。語偶生疑。嗔多轉謔。譜按紅么。圖摹翠削。苦味嫌茶。佳名選藥。絃換驚寒。針穿諱錯。舞約春留。歌催月落。或又共倚香篝。雙擎玉甌。鳳簫吹罷。螺鈿整不。凍雨花壓。涼雲竹兜。重敲釵斷。輕剪燈幽。送新歡。迎舊愁。夢中夢。樓上樓。翠蛾啼暗。青驪唱早。肺病香多。眉愁黛少。膩衾眠午。閒尊醉卯。淚添常浣脂。簾捲春人惱。意如開半花。多恐啼鶯曉。

卷一

十

集



廣東火劫記

閩中梁恭辰敬叔著

粵東酬神演劇。婦女雜遝。列棚以觀。名曰看台。又曰子台。市廛無賴子。混跡其間。斜睨窺探。恣意品評。以爲笑樂。甚有攫取釵釧者。最爲惡俗。屢禁不悛。道光乙巳四月二十日。廣州九曜坊境演劇。搭台于學政署前。地本窄狹。席棚鱗次。一子台內。因吸水菸遺火。遂爾燎原。燒斃男婦一千四百餘人。焦頭爛額。斷骨殘骸。親屬多不辨識。官爲攢殮焉。先一夜。梨園掌鼓者。看守戲箱。假寐場上。見有數紅鬚赤面人。又有無數披頭折頸人。叱之寂然。甫交睫。復恍惚如夢。又見有似差役頭帶纓帽。手持鉄練者。三十餘人。擁入戲棚。捉人。驚懼而醒。心知有異。質明以告掌班。轉請于司事。欲改期演唱。司事弗許。及金鼓甫作。大鼓忽震裂。掌鼓者覺全身發熱。如坐甑中。汗出不止。適扮加官之優人。亦言其戴假面。登場時。視台下看戲人面目。皆異常焦黑。二人遂相與託疾俱去。未幾士女如雲。肩摩踵接。不移時而災至矣。是日也。西關有王姓者。家小康。翁媼素忠厚。爲



族黨鄰里所稱。祇一子。已授室矣。忽告翁媼。欲入城觀劇。囑其婦某氏爲之櫛髮。婦于辮頂分四縷辮焉。甫出門。遇友人約往佛山鎮置貨。初猶以他故辭。不欲往。強之乃偕行。比災作。則是子已在佛山鎮。而翁媼不知也。聞戲場火發。亟率婦往視。則烈焰燼餘。有屍似其子者。哭而殮之。招靈設魂于家。其婦自往視。至畢葬。竟不哭。翁媼皆惡呵之。謂其無夫妻情。婦第順受不與辨。未幾其子與友自佛山歸。翁媼愕然。稱其婦智。因詰其何以確知非夫也。婦言當日係四縷辮髮。諦審灰燼。痕乃三縷。故不敢哭。然究不知夫之所往。疑慮莫釋。晨夕淚痕浸漬枕蓆間。亦不敢言耳。使非翁媼平日忠厚。是子之不及于難也。幾希。是夕之火。起于看台。而被焚之慘。則由于攤館。蓋署前多奸蠹。包庇開場聚賭者。吏莫能詰。彼時適有南海縣文武約會查拏。機事不密。爲若輩所覺。預將東轅門關閉。火發時。衆皆由西轅門走避。擁擠踐踏而斃者。約二三百人。居中被焚之尸。有挺立不仆者。有似油炸蝦者。有爲灰燼堆塚不成人形者。約千餘人。其逃出之人。有燒去半頭半臂者。有燒去一手一足者。近或至家。遠僅至中途。又



約斃百餘人。使當時東轅門不閉。則南出書坊街。東出九曜坊。所全活當不尠。賭近于盜。林少穆先生爲總制時。嘗嚴其禁。不料賭闖于火也。如此聞。是日男婦闖入學政儀門。由考舍抓牆逃避者。尙千餘人。意或不在劫數內者乎。更有奇者。番禺長塘街有寡婦某氏。夫死無子。撫六歲幼女。守志甚苦。是日此女隨其孀母觀劇。其孀母已燒斃。某氏度其女亦及于難也。廿一早備小匣往收其屍。屢尋不見。忽聞其女呻吟聲。出自數重屍下。駭極。倩人將屍逐一移去。則其女尙有氣息。祇燒去半邊丫髻。抱負而歸。詰其所以。女言當時并不知火發。祇似睡熟夢魘者然。覺動不由己。弗能轉身。醒而號呼耳。

猶憶前年珠江大火花船盡付一炬。當燈紅酒綠時。狎客珠娘興高采烈。不意回祿君之猝至。挈之以俱去。燒斃及溺死約有三千餘人。情形慘悼。有甚于此。諺云。樂極生悲。信然。暇日當詳詢粵人縷述始末。以爲大劫之記念。

皕皕子識

卷一

十

集



姍姍傳

黃 永雲孫著

姍姍者。字小姍。周姓。戴溪黃夫人侍兒也。母夢吞素珠一粒。覺而娠。群輩卜之。宜男。及姍姍生。咸賀之。曰。是雖女也。當有福慧。數歲戲于庭。適夫人勅銀工製釵。曰。如一封書式。姍姍應聲曰。一封書到便興師。夫人爲之發粲。自是極憐愛之。親爲束髮裹足。令從女塾學。得近筆墨。稍長。課之綉。金針鴛譜。一見精絕。稟性婉媚。善伺夫人意。先事卽得。夫人每曰。此吾如意珠也。幼有潔癖。薰香浣衣。惟恐勿及。凡其服食器用。卒不令諸同伴近之。晝則旁習女紅。夜則隨夫人合掌誦大士。旣退。但閉閣寢坐。終不聞語聲。其靜心類如此。丁亥。姍姍年十五。夫人將爲之字。而孝廉黃永雲孫者。時以下第歸里。雲孫故倦游。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問奇履滿。劈箋調墨。日不暇給。思得麗姝爲記室。厥配湘夫人才而賢。相與謀之。曰。是欲副余。天下豈有樊素朝雲其人者乎。卽有之。當以禮聘。而雲孫負相如之渴。所好又特異。每曰。豐姬肥婢。傭奴配耳。昭陽第一安在。吾甯縻



避風台俟之。以故薄游于廣陵姑蘇之間。幾于紅粉成陣。而卒無所遇。一日爲黃夫人六旬初度。雲孫以族之猶子。從而捧觴焉。嫋嫋侍夫人出。常粧便服。遲遲來前。鬢雲膚雪。柔若無骨。而姿態閒逸。娟娟楚楚。如不勝衣。立而望之。殆神仙中人也。雲孫瞥見。心蕩。私自念曰。其道在邇。求之則遠。彼美人者。眞國色無雙矣。時親族畢集。群進而喜。嫋嫋延佇既久。雲孫得數數目之。嫋嫋面頰發赤。爲一流盼而已。禮畢。遽從夫人入。雲孫悵然別去。賦浣溪紗一闋。于是呼媒者告之。故使通殷勤。而夫人重惜之。不欲以備小星之選。固拒不許。雲孫書空無聊。計無所出。乃夫人之長君來王次君雪茵。故善雲孫。力爲之請。夫人曰。吾以掌上撫之。極不忍使爲人作妾。必欲爲雲孫請者。有嫋嫋在。命家嫗以其私詢之。嫋嫋不言。嫗曰。是前稱壽者。恂恂少年。吾聞其才名冠江南。捧硯司花。猶勝黨將軍羔酒。且私心慕子。惟恐不得當也。惟夫人命可乎。嫋嫋首肯。先是里中貴弟子。爲夫人內姻者。咸願以金屋貯嫋嫋。嫋嫋聞之。輒大恚。至是聞嫗言。爲一破顏。以是知其心許雲孫矣。既報可。雲孫大喜過望。湘夫人出私資聘之。是



時適當順治戊子十月。諸應春官試者。悉北上。雲孫將諏吉。髮之偕往。以父命不果。且促之。駕不得已。治裝將去。而聞姍姍忽遘疾。雲孫爲留。竟月。延醫治之。意殊快快不欲行。使者傳夫人語曰。兒疾在我。雲孫豈以一女子病而輟試事。越夕。僕夫促行。其友許聖木等。餞之郊外。雲孫賦減字木蘭花一闋。志別曰。東君有意。知許梅花花也未。小漏春光。怎禁西風一夜霜。淒然相對。花底溫存。花欲淚。殘月如弓。幾剪燈花。又曉鐘。遂去。而姍姍病竟劇。醫來猶強起。櫛沐。然已骨立不支。似猶舉首盼泥金也。既又聞雲孫被放。愁雲憔悴。捧心而泣。夫人再三慰諭曰。若有所言。但告我。姍姍曰。兒命薄。辱夫人膝下十六年于茲。無祿早世。不得長侍阿母。夫復何言。夫人固問之曰。豈有思于雲孫耶。姍姍長吁。瞪目顧左右曰。扶我扶我。起頓首曰。郎君天下才。眷我厚。今試北。非戰之罪。乃以妾故也。且妾夜來夢持檄召我。冉冉登雲而去。意者在瑤池紫府之間。爲我謝郎君。生死異路。從此逝矣。撫枕淚落如雨。自後不復進藥。數日竟死。死之三日。雲孫抵家。湘夫人淚光瑩瑩。猶在目也。雲孫曰。將無妾面羞郎。來時未晚耶。湘夫



人曰。不然。坐定。吾語若。曰。吁。嫋嫋死矣。雲孫既內傷嫋嫋。居平忽忽不樂。幽思隱動。時結于懷。嘗以一杯臨風。告于靈曰。吾將入海。乞不死藥。返魂香。以起之。則三神山有大風。引舟不能到。欲效少君方士之術。上天入地求之。遍而七夕夜半。未及比肩。無誓可憶。佳人難再得。當復奈何。然其後嫋嫋亦數入夢。是耶非耶。不可嚮邇。于鱗李夫人歌云。紛被被其徘徊。色紅顏其弗明。兩語俱神。似或云嫋嫋從夫人虔修彼法。先以淨體化去。不效。梁玉清累太白。理或有之。大要。使白骨可起。則月下風前。呼之欲出。牡丹亭一書。不得盡謂湯若士寓言也。嫋嫋既死。三閱月。同里墨莊書史爲之傳。

論曰。余聞嫋嫋遺事甚詳。其吳娃紫玉之流與。或曰。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此情儂之言。不足爲雲孫道也。雲孫登堂乍近。未得再顧。而鍾情特甚。豈冶色是溺。蓋亦歎爲才難者乎。史稱阮嗣宗醉眠鄰女墻側。及其既死。又往哭之。可謂好色不淫。雲生近之矣。



虞美人傳

沈廷桂

虞美人者。衆香國之西府人也。其萱堂將產時。有天降帝女之姿。故同母十姊妹。而美人獨以好女兒擅名一時。面如梨花。額如宮梅。腮如仙杏。脣如天桃。舌如丁香。笑如穠李。睡如海棠。而又簪以玉簪。飾以寶珠。披以芙蓉之裳。繫以石榴之裙。佩以瑞香之囊。踏以牡丹之鞋。雖古之瓊花公主。花萼夫人。不是過也。然蘭心素潔。輕薄子或挑以舜華之同車。或誘以芍藥之相謔。終莫得其含笑一顧焉。有若耶溪君子聞而慕之。聘以菱花玉鏡臺。當麗春時節。以木蘭船載之而歸。歸則別造葦珠宮以居之。其宮以薔薇爲架。辛夷爲楣。荷花爲四壁。內設合歡之牀。剪春羅以爲帷。懸繡毬以爲綵。剪秋羅以爲帳。聚玫瑰以爲衾。集菊花以爲枕。侍兒輩或煮山茶。或斟醪醑酒。或進紅蓮飯。或蒸蕙肴。或烹葵羹。環列者皆素馨之流亞。旣而焚夜來香。燃金燈。燒玉燭。通以絮語。歡以夜合。由此遂如雙飛蝴蝶矣。其後君子以折蟾宮桂。入爲紫薇郎。而美人亦受金花誥。爲命婦。一日有神人自稱水仙。渡夫婦二人凌霄而去。

贊曰花媚如人。人麗如花。兩美命并。豔絕韶華。



黃竹子傳

吳蘭修

黃竹子。名筠。香。代北人。六七歲。苦饑。母鬻以食。歸大同張氏。張故業梨園。飲以薰。寢以檀。語笑於羣豔。居紅牙綠綺間者數年。雙鬢掠削。妙人也。當是時。雲中女伶極盛。繡閣珠簾。萬花齊艷。竹子乃淡妝雅服。玉骨珊珊。花燈晨夕。一上氍毹。令人心爽。時目爲竹夫人云。未幾梨園構禍。各星散。竹子遂匿民間。有瑯琊生者。客大同。訪得之。各相慕也。約入城。居其姊袁氏家。生過之。曲榭迴廊。迷不得路。竹窗晝靜。鸚鵡呼茶。香奩之福地也。竹子性好潔。香爐茗碗。淨若道人。見生來。喜甚。竟日清談。間以雅謔抵暮。留生曰。胡麻飯熟。願阮郎無促歸也。生諾。由是屢匿不出。竹子固不樂風塵者。輒忤俗。見生獨傾心焉。以故負妒。至有欲爲沙吒利者。生力護之。竟免。乃益德生。或慙於張氏。索之急。張故忍人。答鳳鞭。鸞輒加毒手。其女小鴻。嘗死之。臨行。執生手曰。此歸又罹虎口。若得了農業債。則寒食梨花。求麥飯一盂。紙錢一束。上眞孃墓一弔。薄命人死無恨耳。各泣下。旣深自閉匿。日稱病。張苦虐之。飲泣而已。稍語其假母曰。兒郎外誓不見一客。



肉可糜。心不可奪也。張聞。虐益甚。適生試京兆。道經訪之。秋容憔悴。殆不可支。歎曰。坐視骨肉狼藉。刀鋸之下。有心者當爲分痛。况僕哉。以金啖張。竟挾入都。竹子素工琵琶。唱可憐儂曲。哀感頑艷。至是乃更爲吳聲。生每擷笛倚歌。以遲聲媚之。時酒闌起舞。未終。即投懷笑語。然竹子歡而能節。語生曰。試期且迫。日以聲色累卿。愈增孽障。左右硯席清談。何如。生益敬之。無何。張使索至。捧泣欲絕。生曰。無慮。終相救耳。遣僕護歸。抵家。泣且盡矣。生試罷。謀脫之。張索金五百。生許之。而措於其戚。次日。張作書絕生。生大驚。使僕視之。竹子方擁篲呼僕入。謂曰。郎君好自愛也。擲一囊。促使者歸。生啓之。斷髮尺許。是夜遂經。時年十九。嗟夫。竹子薄命人也。生語予曰。竹子有菊癖。所居種滿隙地。常曰。愛其清瘦如儂耳。又喜聽蟋蟀。謂渠能道儂心事也。吁。亦可憐已。



春娘傳

汝陰王明清著

京師孝感坊有邢知縣。單推官並門居。邢之妻卽單之姊也。單有子名符郎。邢有女名春娘。年齒相上下。在襁褓中已議婚。宣和丙午夏。邢挈家赴鄧州。順陽縣官守單亦舉家往揚州。待推官缺。約官滿日歸成婚。是冬戎冠大擾。邢夫妻皆遇害。春娘爲賊所擄。轉賣在全州娼家。名楊玉。春娘十歲時已能讀語。孟詩書作小詞。至是娼姬教之樂色藝事。無不精絕。每公庭侍宴。能將舊詞更改。皆對有着摸處。玉爲人容貌清秀。舉措閑雅。不事口吻。以相嘲謔。有良人風度。前後守倅皆眷之。單推官渡江。累遷至郎官。與邢聲迹不相聞。紹興初。符郎受父蔭。爲全州司戶。是時一州官屬推司戶年少。司戶知楊玉甚慕之。玉亦有意而未。有因司理與司戶契分相投。將與之爲地。畏太守嚴明。有所未敢。居二年。會新守至。守與司理有舊。司戶又蒙青睞。于是司理置酒。請司戶只點楊玉一名。祇候酒半酣。司戶佯醉嘔吐。偃息于齋。司理令楊玉侍湯藥。因得一遇。會以遂。



所欲。司戶褒美楊玉。謂其儘多才藝。因曰。汝疑是一箇名公苗裔。但不可推究。果是何人。玉羞愧曰。妾本宦族。流落在此。非楊姬所生也。司戶因問其父是何官。何姓。玉涕泣曰。妾本姓邢。在京師孝威坊居。舅在幼年許與其子結婚。父授鄧州順陽縣知縣。不幸父母皆遭寇殞命。妾被人掠賣至此。司戶復問曰。汝舅何姓何官。其子何名。玉曰。舅姓單。是時得揚州推官。其子名符郎。今不知存亡何如。因泣下。司戶慰勞之曰。汝日日鮮衣美食。時官皆愛重。而不爲輕賤。有何不可。玉曰。妾聞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若卽嫁一小民。布裙短衣。啜菽飲水。亦是人家媳婦。今在此中迎新送故。是何情緒。司戶心知其爲春娘也。然有所處而未敢言。後一日。司戶置酒。爲司理召楊玉佐樽。遂不復與狎昵。因好言正問曰。汝前日言爲小民婦。嫁亦甘心。我今喪偶無正室。汝肯嫁我乎。玉曰。豐衣足食。不用送往迎來。此亦妾所願也。但恐新孺人歸。不能相容。若見有孺人妾自去。稟知一言決矣。司戶知其厭惡風塵。出于誠心。乃發書告其父。初靖康之難。邢有弟號四承務。渡江居臨安。與單往來。單時在省爲郎官。乃使四承務具狀。



經朝廷徑送全州。乞歸良續舊婚。符既下。單又致書與太守。四承務自資符并單書到全州。司戶請司理召玉。告之以實。且戒以勿泄。次日司戶自袖其父書并省符見太守。太守曰。此美事也。敢不如命。既而至日。中文引不下。司戶疑其有他變。密使人探之。見厨司正鋪排開宴。司戶曰。此老尙作少年態也。錯處非一。此亦何足惜也。既而果召楊玉祇候。只通判二人酒席半。太守謂玉曰。汝今爲縣君矣。何以報我。玉答曰。妾一身皆明府之賜。所謂生死而骨肉也。何以報德。太守乃抱持之。謂曰。雖然。必有報我。通判起立正色謂太守曰。昔爲吾州弟子。今是司戶孺人。君子進退當以理。太守踧踖謝曰。老夫不能忘情。非府判之言。不知其爲非也。乃令玉入宅堂與諸女同處。始召司理司戶四人同坐。飲至天明。極歡而罷。晨州朝視事。下文引告翁嫗。嫗出其不意。號哭而來。養女十餘年。用盡心力。今更不得別見。春娘出諭之曰。吾夫妻相尋得着。亦是好事。我數年雖蒙汝養。所積金帛亦多。足爲汝養老之計。嫗猶號哭不已。太守叱之使出。既而太守使州司人自宅堂接出。玉與司戶同歸衙。司理爲媒。四承務爲主。如



法成婚任將滿。春娘謂司戶曰。妾失身風塵。亦荷翁嫗愛育。亦有義姨妹情分。厚者。今既遠去。終身不相見。欲少具酒食。與之話別如何。司戶曰。汝昔事一州之人。莫不聞知。又不可隱諱。此亦何害。春娘遂設盛筵。就會勝寺請翁嫗及同列者十餘人。會飲酒酣。有李英者。本與春娘連居。其樂色皆春娘教之。常呼爲姨。情極相得。忽起持春娘手曰。姨今超脫出青雲之上。我沉淪糞土之中。無有出期。遂出聲慟哭。春娘亦哭。李英針線妙絕。春娘曰。吾司戶正少一針線人。但吾妹平日與我一等人。今豈能爲我下耶。英曰。我在風塵中常退步。況今日有雲泥之隔。嫡庶之異。若得姊爲我方便。得脫此一門路。也是一段陰德事。春娘歸以語司戶。司戶不許曰。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既而英屢使人續求。司戶不得已。拚一失色。懇告太守。太守曰。君欲一箭射雙鵬耶。敬當奉命。以贖前此通判所責之罪。司戶挈春娘歸。舅姑見之相持大哭。既而問李英之事。遂責其子曰。吾至親骨肉。流落失所。理當收拾。今更旁及外人。豈得已而巳耶。司戶惶恐。欲令其改嫁。其母見李氏小心婉順。遂命之居。居一年。李氏生男。邢氏養爲己。



子符郎名飛英。字騰實。罷全州幕職。歷令丞。每有不了辦公事。上司督責。聞有此事。以爲義事。往往多得解釋。紹興乙亥歲。自夔罷。倅奉祠寄居武陵。邢氏李氏皆在側。當時士大夫具言其事。無有隱諱。人皆義之。

卷二

十

集



金華神記

宋高郵崔公度伯易著

淮海張邦基曰。崔伯易嘗有金華神記。舊編入聖宋文選後集中。今亡此集。近讀曲轅集。復見之。因載之以廣所聞云。

汴人有吳生者。世爲富人。而生以娶宗女。得官於三班。嘉祐中罷任高郵。乃寓其家于治所。而獨與兄子資金。繪數百千。南適錢塘。道出晉陵。艤舟于望亭堰下。是夜月明風高。生乃危坐舷上。頽然殊不有寢意。久之忽有緋衣披髮持刃炬自竹林間出者。後引一女子冠玉鳳冠。曳蛟綃文錦之衣。顏色甚麗。而年十八九耳。生見而驚。俄頃至岸側。回叱緋衣者曰。可去矣。無久留也。于是滅炬泣拜而去。女子卽登舟而坐。謂生曰。見向來緋衣者乎。此君之夙讐也。而索君且數十年矣。乃今方得之。第以我故得免。不然今夕君當死其手。生聞益驚駭。不自安。女子笑曰。君怯耶。卽以金縷衣置肩上。生稍安。乃問曰。若神歟。其鬼耶。女子曰。我非人。亦非鬼。蓋金華神也。過去生中嘗與君爲姻好。竊知將有所不濟。



故相救爾。今事已。我亦當去君矣。遂去不復返顧。生以目送。至于林中不見。將掩關。忽覩女子坐其後。生大驚。女子笑曰。知君怯。故相戲。安有數十年睽索。一旦邂逅而遽往者耶。遂相與入舟中。取酒共飲。其言諧謔。悉如常人。然生誠曰。毋高聲。恐兄子之知。女子曰。我聲特君可聞。他人雖厲聲。亦不能聞也。生益疑竊自懼。曰。此果神也。固無所憚。儻鬼則必有所畏矣。因出劒鏡二物示之。女子曰。此劒鏡爾。精與鬼則畏。夫劒陽物而有威者也。鬼陰物而無形者也。以無形而遇有威。是故銷鑠其妖。而不能勝。故鬼畏劒也。鏡亦陽物而至明者也。精亦陰物而僞變者也。以僞而當至明。是故暴著其形。而不能逃。故精畏鏡也。昔抱朴子嘗言其畧。而我知之且久矣。乃欲以相畏乎。生懼起謝曰。誠無他意。至明起謂生曰。舟楫已有曉色。勢不能久留。當與君子訣矣。君後十年遊華山日。多置朱粉于路隅。梧桐下。揚之。雖然。君今不可終此行。恐復不濟也。因索筆題詩一章曰。羅襪香消九九秋。淚痕空對月明清。塵埃不見金華路。滿目西風總是愁。書已。輒復流涕歔歔而去。明日思其言。遂回棹。不復南去。復以其事語人。



或詰其兄子果亦不知也。

卷二

十

集



貞烈黃翠花傳

闕名

黃翠花。予家媵婢也。幼鬻林氏。從嫁而歸。年始垂髻。玉立亭亭。纖腰如削。大有林下風致。雖處青衣。而修潔自飭。恥與鬪茸爲伍。非奉使令。不妄出入。每見生客。則頰頰赤頰。若無以自容。主婦覺其意。少所差遺。其母再適人。閒來省婢。婢未嘗正視。終不與交言。其天性激烈。不失禮如此。同室婢肥而善淫。婢恆鄙之。不與共飲食。因播爲謠啄。欲以污婢。婢聞大悲。將與偕死。其人懼匿他所。婢終日涕泣不食。主婦譬曉百端。堅臥不起。次早失婢所在。蹤跡之。則溺死於西河之澚。出視其屍。面色如生。結束緊密。聞者皆歎異。先是余愛婢美且貞。欲納爲遣室。聞之婢。婢心許之矣。然每相遇。彌自矜嚴。凜然不可犯。既而室人以其性剛勸沮。余事以不諧。後見婢則凝涕怨絕。殆恨余之以非禮餌者。而同室婢則用此污穢。遂憤恨以致死。余不能無遺憾焉。死閱月。一日見夢於余。楚楚可憐。若有所懇者。揣其意。蓋欲余出一言以美之也。既醒。燈影熒熒。秋風颯颯。猶疑婢之在側然。挑燈起草。援筆而爲之傳。

稗史氏曰。昔五代史載王凝之妻。携幼子歸其夫喪。將止逆旅。逆旅主人牽其臂出之。婦泣曰。身爲婦人。此手乃爲人所執耶。不可以一手故並污吾身。乃自引刀斷其臂。又高郵露筋詞。宋米芾刻石紀事。相傳有女子隨嫂氏。夜過此。天陰蚊盛。嫂借宿田家。女堅執不就。獨宿草莽中。遂以蚊死。其筋露焉。今婢因一言之污。不惜以死自明。視二女之事。何多讓焉。抑彼婢也。而能若是不。尤足多歟。名以貞烈。誠當之而無愧云。



花仙傳

闕名

花仙姓郎。名王娟。小字國香。行五。其祖本人國朝勳舊之裔。以防禦出鎮浙江。世襲至乃父。由甲科歷官江左。乾隆癸未。奉詔出旗籍。遂居杭州。其母干夫人。佞大士虔甚。一日謁天竺。至湖上花神祠。群花玉立。西廊一紅衣仙子執蘭者。娟艷無比。夫人凝視不忍去。因戲曰。何修得如是女郎。當偶以絕代才壻。既歸。遂孕。是時夫人已四子四女矣。甲申中秋夕。坐月下。不覺漏深。恍惚於嬋娟玉闕之中。復見紅蘭女子。而不知爲夢也。次日子夜。花仙生。有宿慧。弱齡就女傳數年。書無不覽。尤熟昭明選。故文字無不能之。小楷學靈飛麻姑。端秀工麗。善花卉。或以鍼代穎。亦如天成。諸兄悉雅善歌吹。花仙娛母和以笛。兼及朱絲紅牙。不惟合拍。迥異凡响。風前鐵馬聲。哀怨感人。而花仙自幼喜聞之。父兄繼宦江淮間。居不一處。然必樓而雨鈴風鐸。與橫竹焦桐相答應。故所在彩雲明月。皆爲變容。花仙亦淒絕也。既長。失怙。隨母兄出知浦縣。江南諸顯族。多求聘者。夫人皆揮塵却之。無何。夫人病彌留時。諭諸子曰。五妹非尋常人。相攸宜慎。



選快壻。雖死何憾。否則非孝子也。仲子蠡湖泣受命。奉母喪歸。設奠西湖之上。錢江內戚相弔者。見花仙素妝哀艷。如白衣大士。拈出浴新蓮。莫敢迫視。許桐柏孝廉之配。亦在座中。歸而語桐柏曰。適舟中欲爲小詩。狀其美。覺飛燕瘦而玉環肥。皆不足比。僅得坐立如圖畫五字而已。桐柏躍然曰。衢州太守之弟。舒香郎者。少負異才。難其偶。予曾見所著文字。驚嘆納交。儀表又復俊偉。如玉山寶劍。與花仙殆雙絕乎。遂檢行囊。得香郎自書鐵馬詞一曲爲之媒。蠡湖讀之喜。因爲給花仙爲往昔才人所作。花仙喟然曰。太白仙才。詩書兩絕。令人有漢武相如之想。蠡湖喜愈篤。天台別駕方藕堂小士也。爲蠡湖至戚。聞而異之。偕桐柏寓書於香郎之兄緩亭太守。太守陳其故於太恭人。大喜慰命。香郎泛舟如杭。與蠡湖藕堂會飲於桐柏山房。一如姻好。一時名下士競爲之記。而鐵馬蹇修不翅秦樓簫管矣。乙巳冬時。將迨吉。花仙適傷暑。卽小嗽。而香郎之母忽病瘧。花仙竊憂之。而嗽愈篤矣。蠡湖素友愛。時時狀香郎好處。如繪小影。且曰。得才壻如此。何可久病。不知病者畏病。乃適增病。不得已就醫姑蘇。去衢益遠。



太恭人感其孝。命香郎遣使寓書問病狀。花仙已自慮不起。和淚漬墨評書。藏之爲殉。塋計。元旦猶豔妝。倩扶相賀。閱三日。預知化期。逝諸子垂涕作別。舉室皆啼噓不能仰視。凡所製詩字及琴書玩好之物。皆預焚。自隨嫁衣朱翠。值累萬。亦歸祝融。旗俗也。五日立春。得句云。莫恨春歸花始發。可憐花落在春前。翊日倩畫師圖其終容。拜兄嫂而進之。淚涔涔曰。恨甯有極。言次忽曰。菩薩來矣。繇歿。諸姊哭之。約兩時許復甦。不復能言。但自解兩臂金釧交仲兄蠡湖。以目示意。蠡湖大哭曰。吾當以圖釧諸物手付香郎也。丙午春正月六日。申刻仙去。距生年二十有三。訃至郡。閤署大驚。爭諱飾以聞。而香郎魂夢感通。屢有奇驗。迨贈物至。遂大哭而燃之以燭。同室往救幸而免。但焚鐵馬玉墀一角。花闌石凡門盟詞尙在。拈蘭渥卷。意注所天。圖外一匣。藏所製紅繡囊一片。乃病中未竟之作。金牙枝香囊繡帕一。玉墜香房一。扇腕釧一。曾著足繡烏一雙。花仙既歿。凡郎及姻婭及閨秀之識花仙者。聞其異。無不涕零。或祭拜於花祠殯室云。

卷

一

十

集



薄命曲

孫學勤

蘇臺恨事。粵邸奇聞。聊資嫠婦之吟。敢詡騷人之賦。則有女系沈園。張雀屏於白下。郎非蔡仲。託鱗趾於烏衣。鳩媒作合。巧勾釀蜜之蜂。雁壻頡頏。誤認穿花之蝶。既無完璧良謀。信乎女子非難。養全設空城幻計。陪了夫人又折兵。狂態復萌。遂致鵲巢俱毀。狡謀既敗。乃思鬼窟別營。舟泛捧心。西子客豈大夫。夜奔蹙額文君。卿非司馬。誰唱陽關。觸目盡恨山怨水。自歌薄命。棲身在瘴雨蠻烟。無何青鸞孤鏡。嗟我良人。黃鸝長吟。哀茲浪子。小玉復生。不藉黃衫之客。雙文雖嫁。欲依白髮之親。久矣鶯花無主。誰借東風。幸哉桑梓有人。重歸吳地。事異會真。難陳幽怨。詞非長恨。只述孽緣。看此日源歸星宿。幾同掬水之羞。倘明年春到江南。莫惹游絲之繫。詞曰。

西風瑟瑟朔風寒。聽說吳孃心轉酸。自古紅顏同一哭。琵琶新調客中彈。相傳本是吳江女。待字年年金屋貯。嬌養深閨二十春。秦樓願結吹簫侶。多情枉說蔡中郎。張緒風流李益狂。蝶使蜂媒頻擾攘。鄰家妙選在東牀。芳姿落盡殷紅



色。洞口桃源漁父入。漏洩春光未幾時。失身誤嫁偷花賊。生成薄命已如斯。浪跡萍踪任所之。瞻望父兮瞻望母。淚珠濕透手中絲。淒惶漫比商人婦。明月空船慙忍垢。詭託虹橋自有家。癡情肯信甘言誘。輕舟曉夜走珠江。獨對菱花恨滿腔。翠羽明珠揮霍盡。終風強暴世無雙。王魁嶺外今年死。又哭天涯輕薄子。郎自寡情妾自悲。落花無主隨流水。他鄉強作未亡人。魂夢依依了夙因。不惜波心拚一死。高堂尙有望兒親。粧奩已典囊無物。斗室長齋惟繡佛。一日思親十二時。身留只爲雙親屈。同鄉高誼感諸君。共釀金錢贈練裙。十幅蒲帆歸白下。不須惆悵怨行雲。我聞此事常三歎。失路誰悲腸欲斷。傾城傾國類如斯。柳絲漫漫因風亂。

武進沈姓。家小康。有女容華絕代。見之者無不驚爲天人。遠近耳其名。爭聘之。其父母苛於擇壻。故年及標梅。未賦于歸。一日有委禽者來。詰其姓氏曰。蔡姓。審其居址曰。八閩。研其世族曰。相公嫡孫也。因就選都中。與太守某有舊。故枉道相訪。千里姻緣。幸無却焉。其家猶恐見誑。使人竊覘之。見其出入。



郡署裘馬甚都。固翩翩佳公子也。既心豔其豐。厚復諭知其閥閱。以爲有此乘龍入選。詎不增門楣輝耶。乃許之。於是卜吉納采。禮俱簡畧。蔡固客居。遂入贅於沈。沈以愛女而結親巨族。妝奩幾費數百金。乃結褵未彌月。而篋中已告罄矣。沈氏始悔。待蔡寢薄。早夜偵其所與游者。則盡市井無賴輩。某太守處亦成空谷足音。蓋其夤緣僞詐爲所識破故也。蔡既爲女家人所不禮。詭計頓窮。聲言偕女返里。沈氏阻之以死相挾。沈固經紀中人。懼禍畏訟。遂聽客之所爲。向以爲齊大非偶者。今且涕出女吳矣。蔡乃攜女託言回閩。竟之東粵。女怪問之。則曰。吾籍隸浙江。實非閩人。廣東多親故援引。無憂不富貴。此間樂不思蜀也。女知失身匪人。惟有自悲薄命而已。久之舟抵羊城。僦屋以居。往來於仕宦富貴之門。遇浙人則爲浙。遇閩人則爲閩。僞託華胄。稍有所獲。女雖相處經年。亦不知其爲浙爲閩也。無何蔡病病且危。女泣而問曰。萬一不諱。柩將安歸。妾身何託。蔡瞠目直視。至死無一言。女盡鬻寓中之所有殯之。終日飲泣自傷。女素精女紅。困則藉針紉以糊口。相伴惟一媼。媼

間以溫言勸其改適。輒以死自誓。媼有子素無賴。每以游語挑之。女峻拒痛  
詈始免。又欲鬻女於珠娘船上。畏女志堅。猝不敢發。女欲歸省父母。苦囊底  
羞澀。會同鄉客有聞其事者。憫其節。哀其遇。爲經理其資斧而歸焉。自記



猗覺寮雜記

桐鄉朱 翌新仲著

杜云。自在嬌鶯恰恰啼。說詩以謂恰恰鶯聲也。廣韻云。恰恰用心啼。爾非其聲也。

古無長短句。但歌詩爾。今毛詩是也。唐此風猶在。明皇時李太白進木芍藥清平調。亦是七言四句詩。臨幸蜀登樓聽歌李嶠詞山川滿目淚沾衣。亦止是一絕句詩。今不復有歌詩者。淫聲日盛。閭巷猥褻之談。肆言于內集公燕之上。士大夫不以爲非。可怪也。

鄭谷海棠詩云。穠麗正宜新著雨。嬌嬈全在欲開時。百花惟海棠未開時最可觀。雨中尤佳。東坡云。雨中有淚益悽愴。亦此意也。五代詩格卑弱。然體物命意。亦有工夫。卒章云。浣花溪上堪惆悵。子美無心爲發揚。故王介甫梅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用此也。穿鑿者乃云子美之母小名海棠。故子美不作海棠詩。未知出何典記。世間花卉多矣。偶不及之爾。若撰一說以文之。則

不勝其說矣。如牡丹芍藥醖醖之類。子美亦未嘗有詩。何獨于海棠。便爲有所避耶。退之于李花賦之甚工。又將爲何說耶。

顧況作哀閨云。囿（囿音蹇）生南方。閨吏得之。乃絕其陽。爲臧爲獲。方言楚人。謂男爲臧。謂女爲獲。旣云絕其陽。則可爲臧耳。又云爲獲。是陰陽不分。男女不辨也。

樂天云。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以言聲妓之多。盖用古歌詞云。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是一人頭插十二釵耳。非聲妓之多。十二重行也。退之謝自然詩云。謝自然女道士也。果州人居金泉山。晝夜不寐。忽有雲氣彌漫。積久散去。見風俗通。

介甫云。日高青女尙橫陳。又云。水歸洲渚得橫陳。用楞嚴于橫陳時。味如嚼蠟事。唐李義山小蓮玉體橫陳夜。已報周郎入晉陽。唐張薦靈怪集。東蔡女鬼與裴紹祖詩云。橫陳君不御。惟知恩不絕。漢魏文章宋玉諷賦。主人之女歌曰。內忱惕兮徂玉牀。橫自陳兮君之旁。橫陳盖本諸此。



楊太真妃本壽王瑁妃也。元宗納之爲壽王。別取韋昭訓女李義山驪山詩云。驪岫飛泉泛暖香。九龍呵護玉蓮房。平明每幸長生殿。不從金輿唯壽王。牽牛河鼓。古人多用爲七夕事。按爾雅。河鼓謂之牽牛。注。今荆楚呼牽牛爲擔鼓。擔者何也。何音荷。以平聲讀。從水者非。

魯直醢醢云。風流付枕幃。又云。夢寐宜人入枕囊。說者謂幃幕如枕屏之類。非也。楚詞。蘇糞壤以充幃。注。幃謂之膝。膝香囊也。又云。撥欲充其佩幃。注。謂盛香之囊。則知枕幃乃枕囊也。張平子思元賦云。繡幽蘭。李善注。說文曰。繫幃曰繡。爾雅云。婦人之幃謂之縞。今之香囊。在男曰幃。在女曰縞。縞者。繫囊之繩是也。坡云。宜蠶使汝繭如瓮。述異記云。園客種五色香草。有五色蛾集其上。蠶時有一女來養蠶。得繭大二十枚。大如瓮。女與客俱仙去。

坡云。但令有婦如康子。安用生兒似仲謀。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卒。曾西來弔。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西曰。斜其被則歛矣。其妻曰。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先生意也。西曰。以何爲謚。妻曰。謚曰康。西曰。先生存時。



食不充飽。衣不盡形。何以諡爲康。妻曰。昔先生君欲用爲國相。辭不爲。是有餘貴。君賜粟。辭不受。是有餘富。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諡爲康。不亦宜乎。魏書。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爾。

外來之物曰義。如義兒是也。元云。醉摘櫻桃投小玉。義梳叢髻舞曹婆。

杜云。竹根稚子無人見。稚子即筍。或以爲竹鱧。非也。牧之云。小蓮娃欲女。幽箏稚相攜。以蓮比娃。以筍比稚子。與子美意同。

詩人論魯直醢醢云。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不以婦人比花。乃用美丈夫事。不知魯直此格。亦有來歷。李義山早梅云。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熏爐更換香。亦以美丈夫比花。魯直爲工。

杜云。拄到玉女洗頭盆。眞誥玉女居華山。祠前五石曰。號玉女洗頭盆。

太白云。漢帝重阿嬌。貯之黃金屋。見漢武故事。武帝四歲。長主抱着膝上。問曰。阿嬌好否。對曰好。若得阿嬌爲婦。當作黃金屋貯之。乃定昏。

退之百叶緋桃云。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郎宿禁中。周禮天官注。奚三百人。



若今之侍史官婢。後漢尙書郎給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婉麗。執香爐。護衣服。戰國策陳軫言楚人有兩妻。詵其長者。長者詈之。詵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詵者曰。女取長者乎。少者乎。曰。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詈人。後漢馮衍傳有挑其鄰人之妻者。挑其長者。長者罵之。挑其少者。少者報之。後其夫死而取其長者。或謂之曰。非罵爾者耶。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人。范曄所記戰國策語簡而意足。大抵班范善刪裁前人之文。得體要法。世號贅壻爲布袋。多不曉其義。如入布袋。氣不得出。頃附舟入浙。有一同舟者。號李布袋。篙人問其徒云。如何入舍壻。謂之布袋。衆無語。忽一人曰。語訛也。謂之補代。人家有女無子。恐世代自此絕。不肯嫁出。招壻以補其世代。爾此言絕有理。

後周宣帝每捶人以百二十爲度。名曰天杖。五代劉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謂之合歡杖。又隨年數杖之。謂之隨年杖。



何自苦如此。二呂后謂張良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何自苦如此。文君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自苦如此。

兄弟之妻相呼爲妯娌。見北史崔子愍傳。欲令姊妹爲妯娌。古呼爲娣姒。關中呼爲先後。(先去聲)見漢郊祀志。長陵女子見神于先後宛若。宛若字也。壻稱半子。見吐蕃傳。可汗上書。昔爲兄弟。今壻半子也。

婦人書稱兒不名。陳平傳呂后云。兒婦人口不可信。然兒與女對。恐非婦人之稱。猶婦人稱奴。奴與婢對。廣中女子皆稱婢。男子稱奴似爲當。

漢有弄臣弄兒弄田。春秋時有弄馬。見子常肅爽馬事。

男女皆不可以美稱。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艷。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

男曰人臣。女曰人妾。臣妾對君上之稱。男女之別也。今婦人奏狀。則曰臣妾某氏。是以婦人兼男子之稱也。男曰奴。女曰婢。故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則奴爲婦人之美稱。貴近之家。其女其婦。則又自稱曰奴。自漢以前。婦人皆稱妾。如妾



得無從坐。奈何妾薄命之類是也。兼臣妾而言。不知起何代。古者婦人女子。亦有名字。如孟光字德曜。曹昭字惠班之類是也。其自稱也。亦以名。如曹大姑上書曰。妾昭之類是也。一例稱奴。起于近代。

牽牛牛星也。織女非牛星。自有女星。織女三星在牛之上。主金帛。女四星在牛之東。是須女也。須婢之賤稱。詩人往往誤以織女爲牛女。子美云。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誤矣。

彈曲起于唐懿宗時。曹確傳云。優人李可及能新聲。自度曲號爲拍彈。優伶打顓亦起于唐。李栖筠爲御史大夫。故事。曲江賜宴。教坊倡顓雜侍。栖筠以任風憲。不往台。遂以爲法。顓力困切弄言也。

漢交州女子徵貳側反。擾嶺外六十餘城。唐睦州女子陳碩真反。破睦歙二州。女子能作賊。可怪也夫。

婦人笑蹙二。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于房。郤子蹙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有蹙者。樂散行汲。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

之。

雙生。昭十一年。泉邸人有女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注似雙生。僖十七年。梁嬴孕。過期。卜生一男一女。唐王仁皎子守一。與元宗廢后孿生。孿音所眷反。

爾雅。妻之父爲外舅。母爲外姑。今無此稱。皆曰丈人丈母。柳子厚有祭楊詹事丈人獨孤氏丈母。則知唐已如此。

嶺外有果名撚子。三月開花如芍藥。七八月實成可食。結腸胃。小兒食多則大。便難。東坡改名海漆。言搗其葉可代柿漆用。嶺表錄異云。倒撚子窠叢生。叶如苦李。花似蜀葵。小而深紫。南方婦女多以染色。子如軟柿。上有四叶如柿蒂。食者必捻其蒂。故謂倒撚子。或呼謂都念子。語誤也。其子外紫內赤。無核。食之甜軟。暖臍。益肌肉。古誤捻爲念。今又誤念爲撚。大業拾遺記南海送都念子一百。付西苑十六院種。卽此花也。

嶺外風俗多服毒藥。斷腸草以死誣人。多死于所誣之門。常怪其愚如此。南州異物志曰。廣州俚賊。若鄰里負其債不時還者。子弟取野葛一錢。鈎吻數寸許。



到債家門食而死。誣債家殺之。債家懼。以物辭謝。多數十倍。死家乃收尸而去。不以爲恨。則此風舊矣。鈎吻卽斷腸草。又名胡蔓。嶺表錄異記云。野葛俗呼爲蔓。蔓生如蘭香光而厚。置生菜中毒人。用羊血解。羊食之肥大。

藍田出玉。世儒多以比物之潔白者。按初學記。藍田出美玉如藍。故名藍田。則藍田玉乃玉之青者。不當比潔白。又許慎說文。瓊赤玉也。詩人亦以比潔白。如瓊花瓊枝之類。雖退之亦以瓊瑰比雪。蓋古今沿習。不可不深攷。

北人以乳酪拌櫻桃食之。據言新進士重櫻桃宴。劉覃及第。櫻桃初出。和以糖酪。人享蠻畫一小盜。不啻數升。

嶺外人家嬰兒衣。暮則急收。不可露夜。土人云。有虫名暗夜。見小兒衣。必飛毛著其上。兒必病寒熱。久則瘦不可療。其形如大蝴蝶。水經豫章逕陽縣多女鳥。元中記曰。新陽男子于水際得之。與共居。生二女。悉衣羽而去。豫章間養兒不露其衣。言是鳥落塵于兒衣中。令兒病。亦謂之夜飛遊女。由是觀之。乃暗夜也。物去其勢。豕曰獮。見易。牛曰牯。見佛書。馬曰扇。見五代史。雞曰敦。犬曰閹。俗語。

歷書七十二候。唯桃桐菊言華。至菊又言黃華。桃以候婚姻。桐以待鳳。盛于二月。得陽之盛。菊非得霜不開。盛于九月十月。得陰之盛。然則其他皆不可言華。菊以黃爲正。東坡已載朱勃之言。

遂爲母子如初。見左傳。遂爲父子如初。見鄒陽傳注。

今婦人削去眉。畫以墨。蓋古法也。釋名曰。黛代也。滅去眉毛以代其處也。

大曲新水歌。樂昌公主與徐德言破鏡復合事。爲中元日。本事詩云。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于都市。後果如其言。乃上元。非中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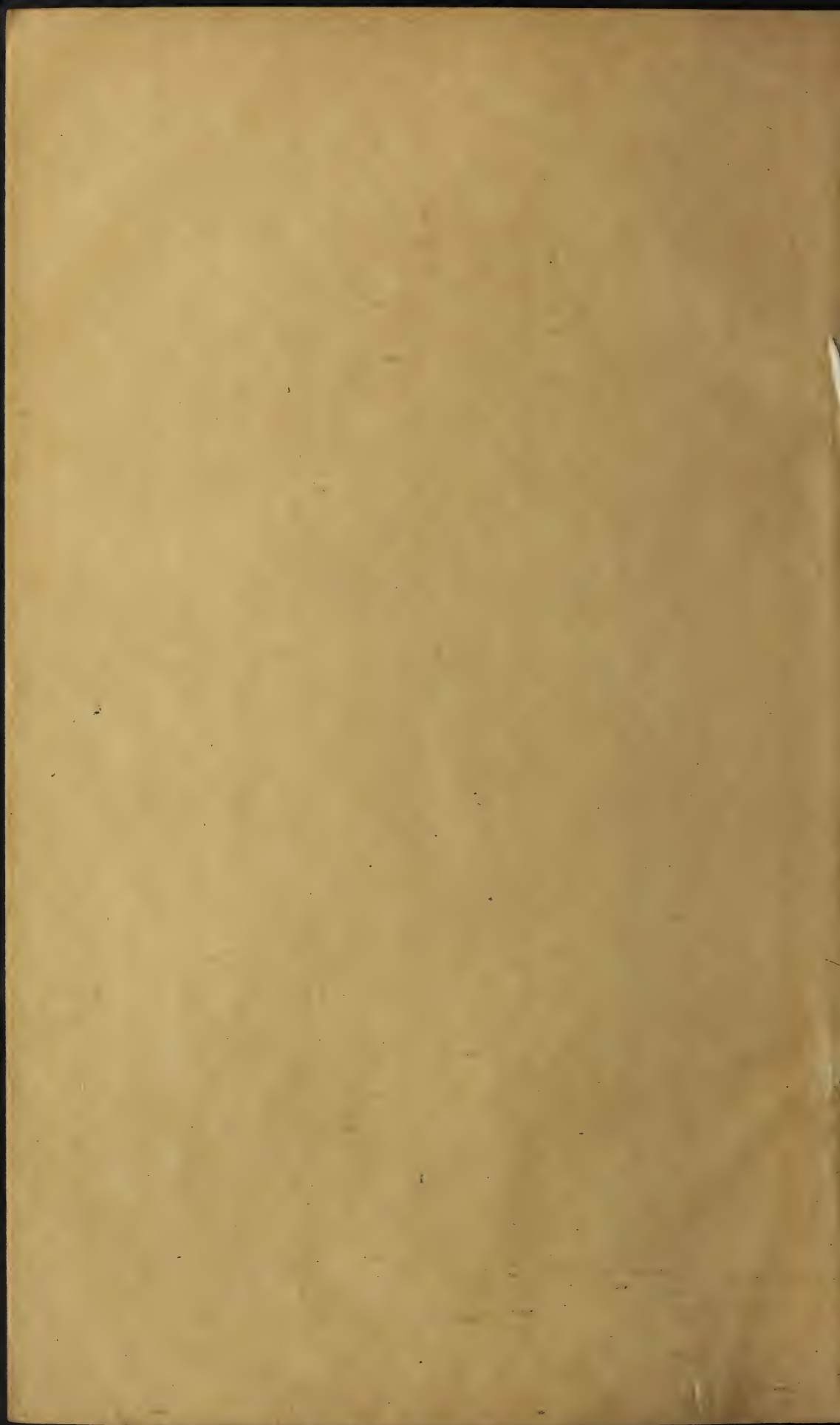
徐孃自述詩記

繆 艮

徐鳳簫才女也。偶爾懷春。爲吉士所誘。往來情密。懼小婢洩其事。死之。遂繫獄。乃集古人詩句。成十二首。以自述。其遙晤云。綠窗無伴動春愁。誰綰青驄涕滿樓。不敢衆中明向我。幾回擡眼又低頭。井遇云。銀瓶素練汲井漿。偷照紅妝玉井傍。妾自含情只一笑。暗擡星眼擲兒郎。送領云。暗香星頸細裁縫。半幅紅綰。意萬重。妾自愛他針線好。襟邊添朶繡芙蓉。樓會云。人來牕外月三更。相識雖新有故情。雲雨未諳心尙怯。卿須憐我我憐卿。贈珠云。玉郎贈妾翠全環。妾贈珍珠淚暗彈。他日綠林能結子。爭如三五月團圓。計逃云。溫柔何事獨稱鄉。私約檀郎語短長。弄玉願隨蕭史去。爲他人作嫁衣裳。婢問云。隔簾小婢笑梳頭。窺得檀郎語不休。恐怕春光多洩漏。紅縑一綫鎖香喉。妹逼云。同胞頗不甚相推。十二巫峰願已灰。慢自作眞呼阿母。金蓮搥地走輕雷。目刺云。心火因君特地然。拚教薄命委重泉。分明燕剪梨花碎。血淚染成紅杜鵑。驗供云。縣吏傳呼入巷門。芳心此刻不堪論。從頭說出風流話。路上行人欲斷魂。囚禁云。柝聲繚

亂夢魂中。月照囹圄貌。嘯風。自恨身輕不如燕。那能飛出禁牆東。悔悟云。薄命紅顏自古悲。悔隨蝴蝶上南枝。不堪回首妝臺月。夜半無人私語時。情真語至。用古如自己出。每一展玩。歌泣隨之。蓋惜其才。尤不能不惜其爲聰明所誤云。









香艷叢書

第十集





香艷叢書

十集卷三

物妖志

天地之大。無所不有。意想所至。卽成實境。飲食男女。大欲存焉。人既有之物。亦宜然。一孔之士。眼簾淺隘。腦界拘牽。偶爾眩異。咄咄呼怪。其實事之至奇。無非理之至常。尋求厥故。要非玄隱。我之一生。所見幾何。所聞幾何。不得謂目所未及。耳所未聞。遂可任臆妄斷。謂天下必無此事。古今必無此理也。瀏覽陳簡。撮錄成編。顏曰物妖。妖之者云。猶從人之見云爾。

宣統二年六月葆光子序于海上浮漚室

獸類

狐

韋使君者。名銓。第九少落拓嗜酒。其從父妹婿曰鄭六。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酒色。貧無家。託身于妻族。與銓相得。游處不間。天寶九年夏六月。銓與鄭子。

偕行于長安陌中。將會飲于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問去。既至飲所。峯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殊麗。鄭子見之。驚悅。策其驢。忽先之。忽後之。將挑而未敢。白衣時盼睇。意有所授。鄭子戲之曰。美豔若此。而徒行何也。白衣笑曰。有乘不解相假。不徒行何爲。鄭子曰。劣乘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輒以相奉。某當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眩誘。稍已。狎睨。鄭子隨之東。至樂游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室宇甚嚴。白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留于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二十。少頃。延入。鄭繫驢于門。置帽于鞍。始見婦人。年三十餘。與之承迎。卽任氏姊也。列燭置席。舉酒數觴。任氏更妝而出。酣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妍姿美質。歌笑態度。舉措皆豔。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名係教坊。職屬南衙。晨興將出。不可淹留。乃約後期而去。既行及里門。門扃未發。門旁有胡人鬻餅之舍。方張燈熾爐。鄭子憩其簾下。坐以候啟。因問曰。自此東轉有門者。誰氏之宅。主人曰。此隕墉棄地。



無第宅也。鄭子曰：「適過之，曷以云無與之固爭？」主人適悟，乃曰：「吁！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偶留宿，嘗三日矣。今子亦遇乎？鄭子赧而隱曰：「無質明，復視其所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藁蕪及廢圃耳。」既歸，見峯，峯責以失期。鄭子不泄，以他事對。然想其豔冶，願復一見之心，嘗存之不忘。經十餘日，鄭子游入西市衣肆，瞥然見之。曩女奴從鄭子，遽呼之。任氏側身周旋于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速呼前追，方背立以扇障其面，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恥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加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迴眸去，扇光彩豔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白不識耳。無獨怪也。凡某之流，爲人惡忌者，無他，爲其傷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奉巾櫛。」鄭子許之，與謀棲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于棟間者，門巷幽靜，可稅以居。」前時自宣平之南，乘白馬而東者，非君妻之昆弟乎？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峯伯叔皆從役于四方，三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諸峯假什器，問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二麗人，已稅。」



得其舍。假具以備用。峯笑曰。觀子之貌。必獲詭陋。何麗之有。峯乃悉假帷帳榻席之具。使家僮之慧黠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峯迎問之。其容若何。曰。奇怪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峯姻族廣茂。且夙從逸游。多識美麗。乃問曰。孰若某美。僮曰。非其倫也。峯遍擇其佳者四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吳王之女。有第六者。則峯之內妹。穠豔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峯問曰。孰與吳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峯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遽命汲水澡頸巾首。整衣而往。既至。鄭子適出。峯入門。見小僮擁篲方埽。有一女奴在其門。他無所見。徵于小僮。小僮笑曰。無之。峯周視室內。見紅裳出于戶下。迫而察焉。見任氏戢身匿于扇間。峯引出。就明而觀之。殆過于所傳矣。峯愛之發狂。乃擁而凌之。不服。峯以力制之。方急。則曰。服矣。請少迴旋。既釋。則捍禦如初。如是者數四。峯乃悉力急持之。任氏竭力。汗若濡雨。自亦不免。乃縱體不復抗拒。而神色慘變。峯問曰。何色之不悅。任氏長歎息曰。鄭六之可哀也。峯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庇一婦人。豈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獲佳麗。如某之比者衆矣。而



鄭生窮賤耳。所稱恆者。唯某而已。忍以有餘之心。而奪人之不足乎。哀其窮餒。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爲公所繫耳。若糠粃。可給不當。至是。峯豪俊有義烈。聞其言。遽置之檢衽而謝曰。不敢。俄而鄭子至。與峯相視。怡樂。自是凡任氏之薪粒牲餼。皆峯給焉。任氏時有經過出入。或車馬輿步。不常見止。峯日與之遊甚歡。每相狎暱。無所不至。唯不及亂而已。是以峯愛之重之。無所吝惜。一食一飲。未嘗怠焉。任氏知其愛已。因以言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顧以陋質。不足答厚恩。且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歡。某秦人也。生長秦城。家本伶倫。中表姻族。多爲人寵勝。以是長安狎邪。悉與之適。或有殊麗。悅而不得者。爲公致之可矣。願持此以報德。峯曰。幸甚。酈中有鬻衣之婦。曰張十五娘者。肌體凝潔。峯常悅之。因問任氏識之乎。對曰。是某表姊妹。致之易耳。旬餘果置之。數月厭罷。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效。或有幽絕之難謀者。試言之。願得盡智力焉。峯曰。昨者寒食。與二三子遊于千福寺。見刁將軍緬。張樂于殿堂。有善吹笙者。年二八。雙鬢垂耳。嬌姿艷絕。當識之乎。任氏曰。此寵奴也。其母卽妾之內姊。求



之可也。峯頓首席下。任氏許之。乃出入刁家月餘。峯促問其計。任氏願得雙縑以爲賂。峯依給焉。後二日。任氏與峯方食。而緬使蒼頭控青驄以迓任氏。任氏聞召。笑謂峯曰。諸矣。初任氏加寵奴以病針餌。莫減其母與緬憂之方甚。將徵諸巫。任氏密賂巫者。指其所居。使言徙就爲吉。及視疾。巫曰。不利住家。宜出居東南某所。以取生氣。緬與其母詳其地。則任氏之第在焉。緬遂請居。任氏謬辭以逼狹。勤請而後許。乃輦服玩并其母皆送于任氏。至則疾愈。未數日。任氏密引峯通之。經月。乃孕。其母懼。遽歸以就緬。繇是遂絕。他日。任氏謂鄭子曰。公能致錢五六千乎。將爲謀利。鄭子曰。可。遂假求于人。獲錢六千。任氏曰。鬻馬于市者。馬之股有疵。可賣而居之。鄭子如市。果見一人牽馬求售焉。青在左股。鄭子買以歸。其妻及弟皆嗤之曰。是羸物者。買將何爲。無何。任氏曰。馬可鬻矣。當獲三萬。鄭子乃賣之。有疇二萬。鄭子不與。一市盡曰。彼何苦而貴買。此何愛而不鬻。鄭子乘之以歸。買者隨至其門。累增其值。至二萬五千。猶不與。曰。非三萬不鬻。遂賣登三萬。既而密伺買者。徵其繇。乃昭應縣之御馬。疵股者死三歲矣。斯



吏不時除藉言徵其估之錢六萬。設其以半買之。所獲尙多矣。若有馬以備數。則三年芻束之估皆吏得之。且所償蓋寡。是以買耳。任氏又以衣服蔽蔽乞衣于峯。峯將全綵與之。任氏不欲。曰。願得成制者。峯召市人張大買之。使見任氏。問所欲。張大見之。驚謂峯曰。此必天人。貴戚爲郎所竊。且非人間所宜有者。願速歸之。無及于禍。其容色之動人也如此。竟買衣之成者。而不自紉縫。也不曉其意。後歲餘。鄭子武調授槐里府果毅尉。在金城縣。時鄭子方有妻室。雖晝游于外。而夜寢于內。多恨不得專其夕。將之官。邀與任氏俱去。任氏不欲往。曰。旬月同行。不足以爲歡。請計給糧餼。端居以遲歸。鄭子懇請。任氏愈不可。鄭子乃求峯資助。峯與更勸勉。且詰其故。任氏良久曰。有巫者言。某是歲不利。西故不欲耳。鄭子甚惑之。不思其他。與峯大笑曰。明智若此。而爲妖惑。何哉。固請之。任氏曰。倘巫者言可徵。徒爲公死。何益。二子曰。豈有斯理乎。懇請如初。任氏不得已。遂行。峯以馬借之也。出祖于臨臯。揮袂別去。信宿馬嵬至。任氏乘馬居其前。鄭氏乘驢居其後。女奴別乘。又在其後。是時西門圍人教獵狗于洛川。已旬日。



矣。適值于道。蒼犬出。騰于草間。鄭子見。任氏歘然墮地。復本形。而南馳。蒼犬逐之。鄭子隨走。叫呼不能止。里餘。爲犬所獲。鄭子銜涕。出囊中錢。贖以瘞之。削竹爲記。迴觀其馬。嚙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襪猶懸。鐙間若蟬脫。然唯節墜地。餘無所見。女奴亦逝矣。旬餘。鄭子還城。峯見之。喜。迎問曰。任子無恙乎。鄭子泣然對曰。歿矣。峯聞之。亦慟。徐問疾故。答曰。爲犬所害。峯曰。犬雖猛。安能害人。答曰。非人。峯駭曰。非人何者。鄭子方述本末。峯驚訝歎息不能已。明日命駕。與鄭子俱適馬嵬。發瘞視之。長慟而歸。追思前事。唯衣不自製。與人頗異馬。

## 猿

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人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是夕陰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寤者。卽已失妻矣。門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



迷悶不可尋。遂追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卽深凌險。以索之。既踰月。忽于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綉履一隻。雖雨浸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栖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過山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渡。絕岩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縵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軟如毯。清迴杳然殊境。有東向石門。婦人數十。被服鮮澤。嬉游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謾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員以對。相視歡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床。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薦。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回眸一睇。卽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此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速宜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斤。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大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醕醢。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我等以綵練縛手。



足于牀。一踴皆斷。嘗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斷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錢。唯臍下數寸。嘗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旁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于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即出。如其言。屏氣以伺。日晡。有物如匹練。自他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出。見犬驚視。騰身執之。披裂吮咀。食之至飽。婦人競以玉盃進酒。諧笑甚歡。既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于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如中鍊石。刺其臍下。即飲刃血射如注。乃大歎詫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歸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几枕。凡人世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皆絕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摘採唯止其身。更無黨類。且盥洗着帽。加白袷被。表羅衣。不知寒暑。偏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嚼果栗。



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卽飄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踴戲一夕。皆周未嘗寐。然其狀卽猥獷類也。今歲木落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之于衆靈。庶幾可免。前此月生魄。石磴火焚其簡書。悵然自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之。且曰。此山峻絕。未嘗有人至者。非天假之何邪。紇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皆以歸。猶有知其家者。紇妻周氏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惣善。愛其聰寤。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于時。

紇子歐陽誦。面似猴。長孫無忌嘲之曰。誰於麟閣上。畫此一獼猴。同時因戲成此想。非實錄。

狐

唐袁州李參軍。拜職赴土。途次新鄭。逆旅遇老人。讀漢書。李固與交言。便及姻事。老人問婚何家。李辭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當選婚好。今聞陶貞益爲彼州



部督若逼以女妻君。君何以辭之。陶李爲婚。深駭物聽。僕雖庸劣。竊爲足下羞之。今去此數里。有蕭公。是吏部璿之族。門第亦高。見有數女。容色殊麗。李聞而悅之。因求老人紹介于蕭氏。其人便去。久之方還。言蕭公甚歡。謹以待客。李與僕御偕行。既至。門館清肅。甲第顯煥。高槐修竹。蔓延連亘。初二黃門。惟持金椅。床延坐。少時蕭出。着紫蜀衫。策鳩杖。雪髯神鑑。舉動可觀。李望敬之。再三陳謝。蕭云。老叟懸車之所。久絕人事。何期君子迂道見過。延李入廳。尋薦珍膳。海陸交錯。多有未名之物。食畢。觴宴。老人乃云。李參軍向欲論親。已蒙許諾。蕭便叙數十句語。深有土風。作書與縣官。請卜人擇日。須叟卜人至。云卜吉。正在此宵。蕭又作書與縣官。借頭花釵。絹兼手力等。尋而皆至。其夕亦有縣官來作儻相。歡樂之事。與世不殊。至入青廬。婦人又殊美。李生愈悅。暨明。蕭公乃言。李郎赴土有期。不可久住。便遣女子隨去。寶鈕犢車五乘。奴婢人馬三十匹。其他服玩。不可勝數。見者謂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稱羨。李至任。積二年。奉使入洛。留婦任舍婢等。並妖媚。盡治眩惑。丈夫往來者多失志焉。異日參軍王頤。曳狗將獵。



李氏羣婢見狗甚駭。多騁而入門。素頤疑其妖媚。爾日心動。逕牽狗入其宅。合家拒堂門。不敢揣息。狗亦掣鬣號吠。李氏婦門中大詬曰。婢等頓爲狗咋。今尙惶懼。王頤何事牽犬入人家。同官爲僚。獨不爲李叅軍地乎。頤意是狐。乃決意排窗放犬。咋殺群狐。唯妻死身是人。而其尾不戀。頤往白貞益。貞益往取驗。覆見諸死狐。嗟歎久之。時天寒。乃埋一處。經十餘日。蕭使君遂至。入門號哭。莫不驚駭。數日來。諸陶聞訴。言辭確實。容服高貴。陶甚敬待。因収王頤下獄。王固執是狐。取前犬令咋蕭。時蕭陶對食。犬卒。蕭引犬頭膝上。以手撫之。然後與食。犬無搏噬之意。後數日。李生亦還。號哭累日。剌然發狂。嚙王通身盡腫。蕭謂李曰。奴輩皆言死者。悉是野狐。何其苦痛。當日卽欲開瘞。恐李郎被眩惑。不見信。今宜開視。以明姦妄也。命開視。悉是人形。李愈悲泣。貞益以頤罪重。錮身推勘。頤私自云。已令持十萬於東都。取咋狐犬。往來可十餘日。貞益又以公錢累千益之。其犬旣至。所繇謁蕭對事。陶於正廡立待。蕭入府。顏色沮喪。舉動惶擾。有異於常。俄犬自外入。蕭化作老狐。下階走數步。爲犬咋死。貞益使驗死者。悉是野



狐。顯。遂。免。難。

人之相害。種種不一。狐雖異類。若不爲人害。勝人類多矣。何與他人。事而顯。必欲窮之。恐李叅軍未必德而反以爲怨也。

虎

申屠澄者。貞元九年。自黃衣調補漢州什邡尉之官。至貞符縣東十里許。遇風雪大寒。馬不能進。見路傍有茅舍。中有烟火甚溫。乃往就之。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女年方十四五。雖蓬髮垢衣。而雪膚花臉。舉止妍媚。父嫗見澄來。遽起曰。客甚衝寒雪。請前就火。澄欣謝之。坐良久。天色已暝。風雪不止。澄曰。西去縣尙遠。請宿於此可乎。父嫗曰。但蓬室爲陋耳。敢不承命。澄隨解鞍。施食秣馬。其女方修華靚飾。自帷泊間復出。而閑麗之態。尤過向時。有頃。嫗自外挈酒壺。至於火前。煖飲。謂澄曰。以君冒寒。且進一盃。以御凝冽。澄曰。坐上尙欠小娘子。父嫗皆笑曰。田舍家所育。豈可備賓主。女卽迴眸斜視曰。酒豈足貴。謂人不宜預飲也。母卽牽裙。使坐於側。澄欲舉令以觀女意。執盃曰。請徵書語。屬目前事。



乃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女低鬟微笑曰。天色如此。歸亦何往哉。俄巡至女。晒曰。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澄愕然。嘆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婚。敢請媒如何。翁曰。是雖寒且賤。亦常嬌保之。頃有過客。以金帛爲問。某惜別未許。不期貴客又欲援拾。豈是分耶。願以爲記。澄隨修子壻禮。祛囊以遺之。嫗悉無所受。郎君不嫌寒賤。何事過費。一日。又謂澄曰。此孤遠無鄰。又乏粧奩之具。俟略備數事。人便可行矣。又一日。從容爲別。澄乃以所乘馬載女而行。既至官。俸祿甚薄。妻力贊成家。交結賓客。旬月之內。大獲名譽。而夫妻情義益洽。至於厚親族。撫甥姪。及僮僕。廝養無不歡心。後秩滿將歸。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常作贈內詩曰。一尉慙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共妻終日吟。咏似默有和者。然未嘗出口。每謂澄曰。爲婦之道。不可不知書。倘更作詩。反似嫗妾耳。澄罷官。卽罄室歸秦。過和州。至嘉陵江畔。臨泉石。藉草憩息。其妻忽悵然謂澄曰。前日見贈一篇。尋卽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遇此景物。不能終默。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憂時節變。辜負百年心。吟罷。潛然良久。若有



慕焉。澄曰。詩則麗矣。然山林非弱質所思。儻憶賢尊。今則至矣。何忽悲泣乎。後二十餘日。復過妻家。草舍依然。俱不復有人矣。澄與妻俱止其舍。妻思慕之深。盡日泣涕。忽於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盡滿。妻見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卽化爲虎。咆哮拏懼。突門而去。澄驚走避之。攜二子尋其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出河東記。

猴

天台市吳醫。有女年及笄。方擇壻。忽於中庭見故嫂。恍惚間忘其死。與叙間闊。嫂曰。當春光淡蕩。鶯花可人。景物如此。姑獨無念乎。女不答。又曰。必待媒灼之言。不過得一書生。或一小吏。或富室。或豪子。如是極矣。有侯將軍者。富貴名族。仕御馬院。蒙天子眷寵。得去官。風能標度。魁梧異常。姑如有意。當爲平章耳。女曰。惟父母命。我安得專。嫂曰。汝謂之可。卽可。何待二親言畢而沒。女自是精爽迷罔。頓如痴人。正晝眠睡。暮則華妝艷飾。伺夜。若若有所之。殆一年許。影質枯悴。其家莫測。巫師禳解。萬端不效。忽語曰。我將軍明日當至。宜延接。不然。將降。



大禍。父母不敢拒。強爲設盛饌。呼唱樂。羅陳於堂。至期。聞外傳呼甚雄。已而高牙大纛。騶從戈戟。絳燭前列。後騎歌吹。軒蓋陸續而來。十餘輩。衣巾各殊。或披戎服。或絳綃而冠。成赭黃而帽。大抵皆美丈夫也。吳叟拜之。皆答拜。揖遜就席。觴行酬勸。譔浪盡歡。竟酒。與吳同載而出。繼此時一來。吳氏不勝其擾。郡人言此有甯先生。道法通神。吳卽日持牒往告。甯書符籙。使置門首。妖見之曰。吾非鬼。何畏此哉。笑而出。甯聞之大怒。亟訪吳建壇置獄。皆見騰龍驟虎。神物亂雜。環繞其居。妖正在女室。頗窘懼。呼卒索馬。欲趨小樓而上。旣出。復入者數四。明日甯語吳氏曰。但見物如飛鳥者。急擊勿失。吳伏壯僕。持挺候門。夜有黃雀入。急擊之。應手化爲鶯。再擊之。已如鸞。少選。大如車輪。見者怖走。甯敕神將擒撲。始仆地。乃巨猴也。兩翅如蝙蝠。凡三夕。獲三物。其一首若熊。後畫地爲牢。命力士搜捕妖。當得狐狸蛇虺木石鳥獸之屬。不可計。皆輦致鐵臼內。杵碎之。詰其嫂導誘之狀。卽引伏以親故不治。焚猴尸。揚灰江上。竄其魄於海陬。女遂如初。

狸



貴州市民李十六。開茶肆於觀風橋下。淳熙八年春。夜已扃戶。其僕崔三未寢。聞外人扣門。問爲誰。曰我也。崔意爲主人急啟關。乃一少年女子。容質甚美。駭曰。娘子何自來。此是李家茶店耳。豈非錯認乎。曰我只是左側孫家新婦。因取怒阿姑。被逐出。終夜無所歸。願寄一宵。崔曰。我傭受於人。安敢自擅。女以死哀。請立不肯去。崔不得已。引至西傍一隅。授以席。使之寢。久之。起就崔榻。密語曰。我不慣孤眠。汝有意否。崔喜出望外。卽畱共宿。鷄鳴而去。繼此時時一來。崔以人奴獲好婦。愜適所願。不復詢究本末。一夕。女曰。汝月得僱直。不過千錢。當不足給用。袖出官券十千與之。其後屢致薄助。崔又益喜。兄崔二者。素習弋獵。常出游他州。忽詣弟處相問訊。寄寓旬餘。女杳不至。崔思戀篤切。始見夢。寢乃吐情實告兄。兄曰。此地多鬼魅。慮害汝命。速爲之圖。崔曰。弟與之相從半年。且賴渠拯恤。義均伉儷。難誣以鬼也。兄曰。然則知我至則絕跡何耶。崔曰。正以兄弟防嫌。於禮不可。兄曰。彼每至從何處出入。曰。入自外門。繇樓梯而下。兄是晚捨去取獵具。撿網數枚。散布之。抵暮。伏於隱所。三更後。戛然有聲。急篝火照視。得



一斑狸。長三尺。死焉。兄曰。是物蓋惑吾弟者也。剝其皮而烹其肉。崔慘懼。懷淚不能勝情。異日獨處室中。覺異香芬馥。前女已立燈下。大罵曰。我與汝恩義如此。又數濟汝窘乏。何爲輕信狂兄之言。幸我是時未離家。僅殺我一婢。壞衫子一領而已。崔遜謝。女笑曰。固知非汝所爲。吾不恨汝。遂駐留如初。至今猶在。

### 猿

大唐奇事云。長安有貧僧。買一小猴。會人言。堪驅使。虢國夫人欲之。問其繇。僧曰。本住西蜀。居山二十餘年。偶羣猿過。遺此小猿。憐而養之。纔半載。識人意。會人言語。指顧實不異一弟子。今至成都。資用乏絕。故鬻之。夫人償以綵帛。僧謝而去。此猿旦夕在婦人側。甚憐愛之。他日貴妃遺夫人芝草。小猿捧玩良久。倒地立化爲一小兒。狀形端妍。可十四五。夫人怪而問之。小兒曰。本姓袁。隨父入蜀山採藥。居林下三年。父嘗以藥苗啖我。忽一日。不覺變身爲猿。父懼。棄我去。幸此僧收養。得至夫人宅中。口雖不能言。心中之事。畧不遺忘。每至深夜。惟自泣下。今不期還復人身也。夫人奇之。遂衣以錦衣。使侍從常秘密。二年。容貌轉

美夫人恐人見奪。因不令出。安於別室。以一婢供飼藥食。從所嗜也。一日小兒與此婢。皆化爲猿。懼而射殺之。其小兒乃木人耳。

益州刺史張某者。有駿馬。甚寶惜之。每令二人曉夕專飼。忽一日。化爲一婦人。美麗奇絕。立於廐中。左右遽白。張親至察視。婦人前拜言曰。妾本家燕中。因癖好駿馬。每睹之。必歡美其俊逸。如此數年。忽自醉倒。俄比爲馬。遂奔躍出門。隨意南走。將十里。被人收取。入於君廐。今偶自追恨。淚下入地。地神上奏於帝。遂有命再還舊身。追思往事。如夢覺耳。張大驚異。安存於家。經數載。婦人忽堅求還鄉。張公尙未允。婦人號泣。仰天自撲。忽復化爲馬。奔突而出。不知所之。

狐

東平尉李謩初得官。自東京之任。夜投故城店中。有賣胡餅者。其妻姓鄭。色美。李目而悅之。因宿其舍。留連數日。乃以十五千轉索此婦。旣到東平。寵遇甚至。性婉約。多媚黠。女工之事。罔不小心了。於音聲。特究其妙。在東平三歲。有子一人。



其後李充租綱入京。與鄭同還至故城。大會鄉里。飲宴累十餘日。李催發數四。鄭固稱疾不起。李亦憐而從之。又十餘日。不獲已。事理須去。行至郭門。忽言腹痛。下馬便走。勢疾如風。李與其僕數人。極騁追不能及也。便入故城。轉入易水村。足力少息。李不能捨。復逐之。垂及。因入小穴。極聲呼之。寂無所應。戀結悽愴。言發淚下。會日暮。將草塞穴口。還店止宿。及明。又往呼之。無所見。乃以火燠。久之。村人爲掘深數丈。見牝狐死穴中。衣服脫卸如蛻。脚上着錦襪。李嘆息良久。方埋之。歸店。取獵犬噬其子。子略不驚怕。便將入都。寄親人家養之。輸綱畢。復還東京。婚於蕭氏。蕭氏常呼李爲野狐婿。李初以無答。一日晚。李與蕭在房狎戲。復言其事。忽聞堂前有人聲。李問阿誰。夜來。答曰。君豈不識鄭四娘耶。李素所鍾念者。聞其言。遽欣然躍起。問鬼乎人乎。答曰。身卽鬼也。人神道殊。賢夫人何至數相謾罵。且所生之子。遠寄人家。其人皆言狐生。不給衣食。豈不念乎。宜早爲撫育。九泉無恨。若夫人相侮。又小兒不收。必將爲君之患。言畢不見。蕭遂不敢復說其事。唐天寶末。子年十餘。無恙。



狐

襄陽宜城劉三客。本富室。知書。以慶元三年六月。往西蜀作商。所齎財貨數千緡。抵闕下五里間。喜其山林氣粹。疑爲神仙洞府。雖身作賈客。而好尙清虛之意。甚切。欲深入避時。置囊裝於外。挾五僕偕往。約行十里。前望似有石碑。視之。但刻二十字曰。十口尙無聲。莫下上非輕。反犬肩瓜走。那知米伴青。其指意明白易曉。正惶惑間。逢樵夫執斧負薪謳歌而至。異而揖之。樵曰。彼中非善地。不可久住。劉曰。何謂也。樵曰。曾讀碑記乎。緣向來鬼魅縱橫。慮傷人性命。遂立石示人。其暗包四字。合成古墓狐精。君當了然。何不速返。言畢不見。劉恍若迷蒙。猶不肯信。又進步里許。與十七八歲女子遇。服布素之衣。顏容嫺雅。誦一絕句。音聲悲切。云。昨宵虛過了。俄而是今朝。空有青春貌。誰能伴阿嬌。劉默念此女必亡夫壻。在彼醮祭。怨詞可傷。從而問故。至於再三。皆不答。劉曰。料必良家女子。既能吟咏。想深通文墨。隨和一詩挑之。云。夜夜棲寒枕。朝朝拂冷衾。眼前風景好。誰肯話同心。女郎卽大笑曰。上客高姓。答以姓劉。名輝。字子昭。女曰。是我。



箇中人也。遂邀轉出。皆得大宅。梁棟宏偉。簾幙華潔。婢妾佳麗成行。置酒對飲。命引五僕於別舍。饌具亦腆盛。數酌之後。天色歛昏。女曰。鴛衾久寂。鳳枕長虛。今宵得侍劉郎。眞爲天幸。請締一夕夫婦之好可乎。劉謝曰。正所願也。於是攜手入室。驩洽極意。酒醒遲明。乃臥一墓上草叢內。僕跼伏石伴小穴中。方知正墮狐術。幸性命不遭傷害耳。

### 狐蛇

建昌新城縣人姜五。居邑五里外。淳熙四年中秋夜。在書室玩月。遙聞婦人悲泣。穴窗窺之。素衣女挈衣包。正叩其戶。姜問何人。曰。軍城董二娘。隨夫作商他處。不幸夫死。又無父母兄弟可依。今將還鄉。乞食赶路不上。望寄留一宿。姜納之。使別榻而臥。明日不肯去。願充妾御。姜復從之。遂荏苒兩月。方夜謳室中。又有女子至云。縣市典庫戶趙家婢進奴。爲主公見私。被娘子箠打。信步逃竄。亦可少留。其人容貌端秀。自言善彈琴奕棋。仍能畫。姜甚喜。兩女同處無閒。董氏嗜雞。進奴密告姜云。彼乃野狐精。積久非便。他說喪夫事盡僞也。姜深以爲疑。

董婦已覺。愠曰。五郎今日不喜。莫是聽進奴妄談否。我知渠是蛇妖。勿墮其計。姜曰。何以驗其真相。曰。但買雄黃香白芷各一兩。搗成末。姜用九楊草。神離草。各一把。生大蜈蚣一條。共修治爲餅。以半作丸。與服。并焚於書院。渠必頭痛。更將半藥置鼻上。立可見矣。家有大雄雞報曉者。董欲烹之。進奴使姜詒稱。出外潛於暗壁守視。果見董變狐身。攫雞而食。卽取刀刺殺。是夕進奴服藥亦死。尸化蛇矣。

馬

湖廣承天府寶鄉市鎮有孀婦。姿容頗美。年纔二十餘。獨處一室。鄰人罕覩其面。又每日旁午趨入幃中臥。午後復起。纔向暝。便閉門。室中不容婢女出入。人謂冰玉之操。不是過矣。如是十五年者。所生子亦漸長大。娶妻成立。其子以母獨寢無伴。送一婢服役。堅拒再四。強致之室。是夜有美少年從幃中相就。其婢淫焉。陽道偉岸。婢不能當。卒爲所強。頃之滅跡。婢奔告子婦。子婦大駭。然莫能跡也。未幾孀婦復產兒。宛然人形。而容貌則如馬。其子固請殺之。少年遂見形。



來罵。問何故殺弟。懼長。割而產耶。吾必訟之官。其子亦無如何。事漸露。羣從昆弟輩咸知之。合謀驅逐。會孀生辰。僞相慶賀。計伺其便。當日漸午。孀婦急入其臥室。諸子姪尾其後。婦既下鍵。以石拒之。衆破扉而入。卽命設宴於房。婦遽蔽身於幃。子姪相次逼牀而坐。幃中忽濺出馬溺數斗。浸淋面目。沾汚衣履。盤盃狼藉。臊臭異常。各各狼狽而散。或言馬屬午。故交接恒於日午。及夜午。猶園云。

猪

黃嚴祝氏子未娶。常邀紫姑。暇則焚香致請。有蓬瀛真人下降。妄請留宿。真人不拒。自是每夕必來。已半年矣。其母第見子形滅神耗。叩之不已。始得其情。乃曰。此必怪也。焉有仙而始終皂衣。不能一更者乎。既與人處。而反令人受損者乎。已經半載。而不能一白晝相接者乎。子盍欲詣其居。以觀其應子也。子以告真人。真人許之。攜手同行。穿荆棘半里許。乃其宅也。雖不華敞。而短垣周匝。護以曲闌。命童置飲。曰。暮夜無品。祇得豆羹濁醴耳。及陳器具。不甚豐備。觀其役使。僅小童八九而已。子歸。以白母。母使遍索無踪。或曰。吾聞物久則妖。君畜牝



猪已過十年。其豚現在八九。况皂其本色也。母然之。議鬻諸屠市。是夕。真人與子訣曰。相從有幾。冥緣遂絕。勸子自愛。無以我思。言訖泣去。

吳中有一人於曲阿。見塘上有一女子。貌端正。呼之即來。便留宿。乃解金鈴誌其臂。至明日更求女。卻無人。忽過猪牢邊。見母猪臂上有金鈴。見陸勳志怪錄。

### 鼠狼

大業中。王度得寶鏡。名曰紫珍。持之能闢百邪。度弟勣。棄官遠游。求鏡自隨。至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每入夜。哀痛之聲不堪。勣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勣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雞死矣。乃主家七年之老雞也。豐城縣尉趙丹。與勣有舊。勣因過之。丹言倉督李敬慎家。有三女。同遭魅病。人莫能識療。勣因請寓李家。問之。李告曰。三女同居堂內。闌子。每至日晚。即靚粧炫服。黃昏後。歸闌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迨曉昏睡。非喚不覺。日漸淫療。不能下咽。禁之不令粧梳。即欲自縊投井。無可奈。



何勣令引示閣子處。其閣東有窗。恐其門閉難啟。畫口先刻斷窗櫺四條。卻以物支住之。如舊。至日暮。李報勣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其言笑。勣拔窗櫺子。持鏡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媚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長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以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

### 白面狐

陸興府樵舍鎮富人周生。頗能捐貲財。以歌酒自娛。紹興四年六月。有老父經過。自言是王七公。挾一女。名千一姐。來展謁。女容色美麗。善琴棋大字。畫梅竹。命之歌詞。妙合音律。周悅其色藝。語老者云。我自有妻室。能降意爲側室乎。對曰。女子年二十二歲。更無他眷屬。如君家欲得備使令。老身之幸也。周謝其既許。議酬以官券十緡。老父曰。本不較此。但得吾女有所歸足矣。呼牙儈立契。卽留女而受券去。明日告別。女爲妾。踰五年八月。有行客如道人狀。過門。言是家



有怪氣。吾當除之。闍人以告。周遽出。遺以百錢。不受。與之酒。亦不飲。問曰。君家有若干人口。無論老少男女。盡教來前。爲相何人合貴。周一門二十七口。悉至廳上。道人熟視此女。掐訣吹氣。喝曰。速降。俄雷火從袖出。霹靂震響。烟氣蔽面。頃之豁然。一姐化爲白面狐狸。已仆地而隕。道人不見矣。

### 馬化

蜀中西南高山之上。有物與猴相類。長七尺。能作人行。善走逐人。名曰猢猻。亦名馬化。或曰攬猿。伺道行婦女。有美者。輒盜取將去。人不得知。若有行人經過其傍。皆以長繩相引。猶故不免。此物能別男女氣臭。故取女。男不取也。若取得人女。則家爲室。其無子者。終身不得還。十年之後。形皆類之。意亦迷惑。不復思歸。若有子者。輒抱送還其家。產子皆如人形。有不養者。其母輒死。故懼怕之。無敢不養。及長。與人不異。皆以楊爲姓。故今蜀中西南多諸楊。率皆是猢猻國馬化之子孫也。出搜神記。



金陵商客富小二泛海至大洋遇暴風舟溺富生漂蕩抵絕岸行數十步滿目皆山巒全無居室饑困乏甚值一林桃李纍纍果實採食之俄有披髮而人形者接踵而至徧身生毛畧以木葉自蔽逢人皆喜挾以歸言語極啁啾微可曉解每日只啖生果環島百千穴悉一種類雖在岩谷亦秩秩有倫各爲匹偶不相雜揉衆共擇一少艾女子以配富旋生一男富風聞諸船上者人知爲猩猩國生兒全省父俱微有長毫如毛時慮富竄伏纔出輒運巨石窒其竇或倩他人守視旣誕此男乃聽其自如凡三歲因攜男獨縱步望林杪高桅趨而下得客舟求附行許之卽抱男以登無來追者遂得歸男旣長大父啟茶肆於市使之主持賦性極馴傍人目之爲猩猩八郎

狐

周府後山狐精與宮女小山兒通弘治間出嫁汴人居富樂狐隨之謂三兒曰吾能前知兼善醫術汝若供我使汝多財三兒語其夫夫卽允之埽一室中挂紅幔幔內設坐狐至不現形但隨唱呼三兒三兒立幔外諸問卜求醫者跪於



前。狐在內斷其吉凶。無不應驗。所獲浸饒。時某叅政之妻。患血崩。醫莫療。叅政不得已。使問之。狐曰。候往東嶽查其壽數。去少選。復嘯至曰。命未絕。出藥一丸。云。并水送下。夜半血當止。果然。又服二丸。全愈。叅政乃來稱謝。以察之。狐空中與叅政劇談宋元事。至唐末五年。則矐矐矣。叅政嘆服。聽民起神堂。正德初。鎮守廖太監之弟鵬。召富樂索千金。富樂言所得財貨。隨手廢盡。鵬怒。下之獄。狐自是不復至。

## 鼠

徽州婺源民張四。以負擔爲業。其妻年少。在輦中。悄光澤。張受傭出千里外。一白衣客過其家。語言佻儇。視四傍無人。謔妻欲與私。袖出白金數兩爲賂。妻悅而就之。荏苒頗久。張歸。密聞之。詐語妻曰。我又將往他州。旬日始回。妻益喜。以爲適我願。過暮。張潛返室。持短矛伏戶側。夜具二鼓。見白衣推窗越入。迎刺以矛。其人呦呦作聲而去。視矛刃有血。及細白毛數十莖。張念人安得有毛。此必怪也。不復窮詰。妻後稍言所見。卽具一牒述首末。如洪狀式。詣道士混元法



師董中甫處自訴。董依科作罩法。至張舍發符。鵠立以俟。少選有大鷹盤空。可五六尺許。旋繞屋上。觀者闐溢。俄飛落古溝中。逕搏巨白鼠。啣擲於前。董命沸油烹之。怪乃絕。

### 獺

宋永興縣吏鍾道得重病。初差情欲倍常。先樂白鶴墟中女子。至是猶存想焉。忽見女子振衣而來。卽與燕好。是後數至。道曰。吾甚欲雞舌香。女曰。何難。乃掬香滿手以授道。道邀女同含咀之。女曰。我氣素芳。不假此。女子出戶。狗忽見。隨昨殺之。乃是老獺。口香卽獺糞。頓覺臭穢。

### 獺

隆慶戊辰。維揚寶應。一女子及笄。臨河盥濯。有獺自水中出。注目窺女。逡迴不及。女懼還家。是夜秋月正朗。忽見美少年潛入淫女。女昏復甦。如是經歲。其家始知之。禁不得閒。某方士善符咒。邀以禁治。果一少年至。伏階下。索楷筆題云。有來終有去。情易復。情難。勿斷腹中子。明月秋江寒。又曰。不與我女。當存我子。

再不犯君矣。忽化獼走出。已女果生一獼。其家欲刃之。衆曰。彼妖也。而信我人也。而妄乎。遂棄獼入邗水。老獼適至。抱擁而去。

## 禽類

## 鳥

烏君山者。建安之名山也。在縣西一百里。有道士徐仲山者。貧居苦節。年久彌勵。嘗山行。遇暴雨風雷。迷失道。忽於電光中。見一舍宅。有類府州。因投避雨。至門。見一錦衣人。顧仲山。乃稱北鄉道士徐仲山拜。衣錦之人。稱監門使者蕭衡。亦拜。因避風雨之故。深相延引。仲山問曰。自有鄉。無此府舍。監門曰。此神仙所處。僕卽監門官也。俄有一女郎。梳綰雙鬟。絳赭裙。青文羅衫。左手執金柄麈尾。幢旄相呼曰。使者與外人交通。而不報何也。卽答云。北鄉道士徐仲山。須臾又傳呼云。仙官召徐仲山入。向所見女郎。引仲山自廊進。至堂南小庭。見一丈夫。年可五十餘。膚體鬚髮盡白。戴紗搭腦冠。白羅銀鏤披。而謂仲山曰。知卿精修多年。超越凡俗。吾有小女。頗嫺道啓。以完夙業。合與卿爲妻。今當吉辰耳。仲山



遜謝。丈夫曰。吾喪偶已七年。吾有九子。三男六女。爲卿妻者。最小女也。乃命後堂備嘉禮。既而陳酒殽。與仲山對食。訖。漸夜。聞環佩之聲。異香分郁。熒煌燈燭。引去別室。禮畢。三日。仲山悅其所居。巡行屋室。西向廠舍。見衣竿上懸皮羽十。四枚。是翠碧皮。餘悉烏皮耳。烏皮之中。有一枚是白烏皮。又至西南。有一廠舍。衣竿之上。見皮羽四十九枚。皆鵠鷗。仲山私怪之。返至室中。其妻問之。子適游行有所見。何乃沉悴至此。仲山未之應。其妻曰。夫神仙輕舉。皆假羽翼。不爾。何以倏忽而萬里乎。因問曰。烏皮及羽爲誰。曰。此大人之衣也。又問曰。翠碧皮羽爲誰。曰。此常使適引婢之衣也。又餘烏皮羽爲誰。曰。新婦兄弟姊妹之衣也。問鵠鷗皮羽爲誰。曰。司吏巡夜者衣。卽監門蕭衡之倫也。語未畢。忽然舉室驚懼。問其故。妻謂之曰。村人將獵。縱火燒山。須臾皆去。竟未與徐郎造得衣。今日之別。可謂邂逅矣。乃悉取皮羽。隨方飛去。卽向所見舍屋。一無其處。因號其地爲烏君山。

鴛鴦白鷗



陶必行。江湖之逸士也。一日放舟洞庭。泊於羣山之下。是夜月色皎潔。必行豁然吟一絕曰。一湖烟水綠於羅。蘋藻涼風起白波。是處扁舟歸去晚。滿蓬豪興月明多。吟間。聞岸上笑語聲。視之。乃二女子。容色絕美。衣裳甚腴。相與吟詩於沙渚。一錦衣者吟曰。采采珍禽世罕儔。天生匹偶對風流。丹心不改當仍舊。翠羽同揮每共游。齊瓦對眠金殿晚。點沙雙蹲玉田秋。此生莫遣輕離別。交頸成雙到白頭。一素衣者吟曰。同盟三五共優遊。鎮日清閒得自由。片雪晴飛紅蓼晚。玉衣寒映碧波澄。相親相近來還去。無束無拘沒又浮。歲暮江湖誰是侶。忘機長伴釣漁舟。必行登岸趨之。二女亦不駭走。乃徐言曰。先生邀遊江湖。曾識妾二人否。必行曰。不識。錦衣者曰。妾楊氏。此素衣妹歐氏也。必行曰。然則何以夜行。女曰。妾輩生長於斯。就此玩月博笑耳。必行挑曰。子舟中無人。過訪肯否。女欣然從之。乃攜手登舟。酌於蓬下。極其歡謔。已而就寢。兩情甚濃。必行喜而吟曰。倚翠偎紅情最奇。巫山黯黯雨雲迷。二女同聲和曰。風流好是偷香蝶。纔過東來又向西。天將曙。二女急起。躍舟涉波而去。必行但見一鴛鴦。一白鷗也。



雞

蘇州婁門陳元善。情度瀟灑。尤好奉道。曾學請仙。召諸將術。自稱洞真。往來嘉定諸大家。嘗厲談氏。談氏有一雞。畜十八年矣。一日。元善與主人語。雞自庭中飛至其前。舒翅伸頸。遂死於地。夜睡書房中。有女子欸門笑而入。自稱主人之女。慕君曠達。故來相就。元善視之。姿色妍麗。問其年。曰十八矣。遂留與狎。自是晨往夜來。嘗自言屬雞。隨元善所至。女輒隨之。每來。元善遂覺昏沉如夢。去則灑然。如是歲餘。元善亦疑之。訪之談氏。並無此女。乃述其事。主人曰。必時祟也。彼且云年十八而屬雞。以今歲計之。生肖不合。獨吾家我畜雞自死者。其年恰十八。得無是乎。乃用法水符咒以辟之。女來如故。密藏符於懷袖。女輒怒曰。爾乃疑我乎。反覆撲之。俟符墜地。則奪去。或教以周易置裡肚中。女既撲之再三。終不墜。乃去。一夕。與數友同宿。數友相戒無睡。以覘其來。忽聞元善夢中有聲。視之。見有物憑牀。如交合者。視元善則遺精矣。衆乃大譟逐之。見帳頂一黑團。鷄作聲飛去。元善乃結壇召術士遣之。女來謝曰。無逐我。我數日將往無錫託。



生矣。汝送我。不可至井亭。懼爲井神所收。當送我於野地耳。如其言。以符水祭物。送城外數里荒僻處。自是遂絕。

鷄

京師有民家女。爲陰鬼所侵。夕昏朝爽。恒若酖宴。父母延醫巫治之。經年不除。乃召朝天宮道士建醮。其女出禮神。道士問女。見此鬼作何形。女曰。戴赤冠。衣白衣。而腰亦有赤帶。足着褐皮靴。每來作叩齒聲。其去如飛。問其家所在。但笑而不答。女退。道士相與論究。俄而羣鷄出於庭中。一白面雄者。腰毛赤色。昂昂獨立。約重七八斤。蓋其女之過關鷄也。道士想像其形。指之而笑曰。夜與處女爲歡者。非汝也耶。鷄正立凝視。若嗔其言。衆告主人曰。必此物耳。主人悟。亦曰。此雄已十二年矣。因其每日上屋不食。至暮乃下。又不入埘。心竊怪焉。今其然乎。遂呼童烹之以祭。其夕。女見其怪浴血而至曰。我已爲汝父害。永不復歡好矣。洒淚言別。女爲慘然。明起。神爽復舊。

鵝



昔太原中。章安郡史慳。有駁雄鵝。善鳴。慳女常養之。鵝非女不食。苟儉苦求得之。鵝輒不食。乃以還慳。又數日晨起。失女。及鵝。慳家聞鵝向西。追至一水。惟見女衣及鵝毛在水邊。今名此水爲鵝女溪。出廣古今五行記。

### 鱗類

#### 白魚

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會稽餘姚縣。百姓王素有室女年十四。貌美。鄰里少年求娶者頗衆。父母惜而不嫁。嘗一日有少年姿貌玉潔。年二十餘。自稱江郎。願婚此女。父母愛其容質。遂許之。問其家族。云居會稽。後數日。領三四婦人。或老或少者。及二少年。俱至。因納聘財。遂成婚。媾已而經年。其女有孕。至十二月。生下一物。如緝囊。大如升。在地不動。母甚怪異。以刀剖之。悉是魚子。素因問江郎所生皆魚子。不知何故。江郎曰。吾不幸。故產此異物。其女心獨疑江郎非人。因以告素。素密令家人候江郎解衣就寢。收其所着衣視之。皆有鱗甲之狀。素見之大駭。命以巨石鎮之。及曉。聞江郎求衣服不得。異常詬罵。尋聞有物偃踣聲。

震於外。家人急開戶視之。見牀下有白魚長六七尺。未死。在地撥刺。素砍斷之。投於江中。女後別嫁。

## 介類

## 鼈

舒信道中丞宅。在明州。負城瀕湖。繞屋皆古木茂竹。蕭森如山麓。問其中便坐。曰。懶堂。皆有大池。子弟羣處講習。外客不得至。方盛秋。新月出。舒呼燈讀書。忽見女子揭簾入。素衣淡粧。舉動嫵媚。而微有悲涕容。緩步而前曰。妾慕君子少年高志。欲冥行相奔。願容駐片時。使奉欸曲。舒迷蒙恍恍。不疑爲異物。卽與語。叩其姓氏所。曰。妾本邱氏。父作商賈。死於湖南。但與繼母居茆茨小屋。相去只一二里。母殘忍猛暴。不能見存。又不俟媒妁議姻。無故捶擊。以刃相嚇。急走逃命。勢難歸復。儻得畜爲婢子。固所大願。舒曰。留汝甚善。奈事洩何。女曰。姑置此慮。續爲之圖。俄一小青衣携酒肴來。卽促膝共飲。三行。女檢衽曰。奴雖小家女。頗能綴詞。輒作一闋。叙茲夕邂逅相遇之意。願青衣舉手代拍而歌曰。綠淨



湖光淺寒先到芙蓉島。一池幽夢屬才郎。幾度生春草。塵世多情易老。更那堪  
秋風嫋嫋。曉來羞對香芷汀洲。枯荷池沼。銀鎖橫波。遠山淺黛無心埽。湘江人  
去。歎無依。此意從青衣喜。趁良宵月姣。况難逢人間兩好。莫辭人醉。醉入屏山。  
只愁天曉。蓋厲聲燭影搖紅也。舒愈愛感。女令青衣歸。遂留共寢。宛然處子耳。  
將曉別去。一夕復來。珍果異饌。亦時時致前。及懷緜帛之屬。親爲舒造衣。工製  
敏妙。相從月餘。日守宿。僮僕聞其與人言。謂必挾娼優淫昵。他日且累己。密以  
告老嫗。嫗展轉漏洩。家人悉知之。掩其不備。遣弟妹乘夜佯爲問訊。排戶直前。  
女奔忙斜竄。投室傍空橋中。秉燭索之。轉入他橋。垂手於外。潔白如玉。度事急。  
穿竹躍赴。杳然而沒。舒悵然掩泣。謂無復再會期。衆散門扃。女蓬首喘戰。舉體  
淋漓。足無履襪。奄至室中。言墮處得孤嶼。且水不甚深。踐淖而出。免葬魚腹。亦  
云天幸。舒益憐之。自爲燃湯洗濯。夜分始就枕。自是情好甚密。而意緒常恍忽。  
如癡。或對食不舉箸。家人驗其妖怪。潛舉狀請符於小溪朱彥誠法師。朱讀狀  
大駭。曰。是鱗介之精耶。毒人肝脾。裡病深矣。非符水可療。當躬往治之。朱未及



門女慘戚嗟喟。爲惘惘可憐之色。舒問之。不對。久乃云。朱法師明日來壞我好  
事矣。於是嗚咽告去。力挽不肯留。旦而朱至。舒父母再拜。炷香求救子命。朱曰。  
請假僧寺一巨鑊。煎油二十斤。吾當施法攝其祟。令君閤族見之。乃卽池邊焚  
符檄數道。召將吏。揮訣噴水。叱曰。速驅來。俄頃水面噴湧。一物露背。突兀如蓑  
衣。浮游中央。闖首四顧。乃大白鼈也。若爲物所縛。致跂曳至庭下。頓足呀口。猶  
若向人作乞命態。鑊油正沸。自匍匐投其中。藥潰而死。觀者駭懼流汗。舒子獨  
號泣追惜曰。烹我麗人。朱戒其家。俟油冷。以斧破鼈。剖骨并肉。暴日中。須極乾。  
入人參茯苓龍骨末成丸。託爲補藥。命病者晨夕餌之。勿令知。知則不肯服矣。  
如其言。藥盡而病愈。後遇陰雨。於沮洳間。聞哭聲云。殺了我大郎。苦事苦事。蓋  
尙遺種類云。

鼉

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者。未及升車。女忽然作怪。出外毆擊人。  
乃自云。己不樂嫁俗人。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呪療。春以爲欺。



恐百姓。刻期須得妖魅。翌日。有一青蛇。來至巫所。卽以大釘釘其頭。至日中時。復見大龜從江來。伏於巫前。巫以朱書龜首。更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鼉從江中出。乍沉乍浮。龜隨從推逼。鼉自分死。冒來先入幔。與女辭訣。女遂動心。哭云。失其姻好。於是漸羞。或問巫曰。魅者歸於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傳通。龜是媒人。鼉是其對。所獲三物。悉以示春。春始信靈驗。皆殺之。出異苑。

蝦

唐大定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甚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正長。戢波。日沒。島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散處。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門焉。使者道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乃拜士人爲司風兼長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十根。士人威勢烜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於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嬪姬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葉不妍。女有鬚亦醜。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頤間乎。經十餘年。士



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蹙。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旦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謂士人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天宮光明迭蕩。目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卽命速勘。良久。一人自外曰。境內並無此國。士人復哀祈。具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勘速報。經食頃。使者進曰。此島蝦合共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爲蝦所魅耳。吾雖爲王所食。皆稟天符。不得妄食。今爲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蝦。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臀。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蝦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放蝦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一夕至登州。顧二使乃巨龍也。



蟒

乾道間。歷陽芮不疑。從父婦墓。路遇青衣小鬟。持簡邀之。頃引至一宅。金碧璀璨。赫然華屋也。內一美麗婦人出迎。分庭抗禮。若素識。相歡坐定。締觀容貌。服飾。皆神仙也。芮爲之心動。少焉。張宴奏樂。麗人捧觴曰。累劫異修。冥緣未合。今夕獲奉。從容爲壽。宴罷登榻。繡衾甲帳。目所未識。遂講衽席之好。未旦。芮求歸。麗人曰。郎何來之晚。何去之速。陋巷草舍。固不容車馬。願以十日爲期。芮曰。大人剛嚴。不得不辭去耳。麗人乃揮淚送之曰。來日當於脩閣致謁。至期。未二鼓。麗人先遣僕妾施床帳。具酒殽。俄擁一香車。麗人下與芮接。從此每夕輒至。商確古今。詠嘲風月。雖文人才士。無有過者。但戒芮曰。我非凡品。得侍巾櫛。夙昔使然。若洩天機。必受大累。芮疋瘖歲餘。父母叩之不言也。母使人密窺之。而密謂之曰。我知汝有奇遇。但慮所飲膳者。恐或刻化。食之疾矣。試輟一味示我。芮卽明達麗人。麗人令遣母蒸羊一碟。母嘗之。非僞也。適值屈道人來。自稱精於天心法。父備白其故。屈曰。島同列仙。爲淫佚之行。吾能治之。況於來平。遂索繩。



十丈以針貫小符於杪。藏諸合中。視芮曰。君甘妖惑。有死而已。如未甘死。俟彼去時。將此符黏於衣裙。任其帶線而去。彼若正神明。無妨也。聊資一笑之適。芮如之。明日屈先生遍訪野外。有一巨蟒死焉。屍橫百尺。其符在鱗甲。可見也。芮始醒焉如醉。

## 白蛇

蘇州府學前居民小奚。以櫛髮折枝爲業。其婦姿容絕美。娶迎兩年。忽有一白哲少年。身著素練衣。甚鮮潔。每伺小奚出。輒至其婦寢室。往來誘狎。遺以酒食。金贈無算。奚婦悅之。私相結好。備極綢繆。忽一日。有戴胡帽髯奴。款門報王者。至。少年急隨之去。有頃。聞前呵聲。奚婦閉戶。窺於簾隙。見儀衛道引甚盛。其官人者。金冠衣朱袞。巨目虬髯。貌頗猙獰。後騎從百餘人。皆介金附鞬。則少年與焉。婦大怖恐。明日。少年復來。婦問昨所過者何官。貌狀真可畏也。少年曰。非陽世官也。是震澤龍王。昨夜過尊經閣中。造水府冊子。某亦以此淹留。與卿諸露水之歡耳。然勿語於外也。婦曰。蘇城亦有人乎。曰。遠近州縣。死數甚多。本城合



死者不滿百人。記未真也。忽小奚自外入。乃見此少年。與婦同席飲酌。笑語喧然。大怒。屏氣以伺。有頃。見其携手入幃。半身悉是蛇鱗。遂驚訝。拾磚擊之。空過少年。無礙。化爲白氣一道。其光如電。穿牖而出。跡亦遂絕。是時龍門鳳池兩旁人家。連夜望見尊經閣上。燈光燭天。後數日。胥江颶風驟起。舟覆船溺。死及七八十人。半是送南倉橋諸氏殯而歸者。其他處沉溺。不計數。攷其日。乃支干家所稱龍會日也。因知少年爲白蛇之精矣。里人陳粲親說甚詳。

### 赤蛇

馬定字。山東人。巡鹽兩浙。至衢州。宿察院中。天曉開帳。見踏床傍。有一小紅鞋。心疑之。意門子所遺。而不可深求。袖之潛投於廁。以滅其跡。抵暮。令門子臥堂中。自扃戶就寢。天明起視。前鞋宛然在故處。公復投之廁。至夜不寐。秉燭靜坐。伺焉。將二鼓。靜牀後窸窣然。似有人行聲。荏苒至几前。拜伏於地。乃一麗人。容色絕代。上下皆衣紅。公大驚。詢其來意。對曰。吾神女也。與君有宿緣。特來相就。前兩遺鞋。以試公耳。幸毋訝。公初不納。後見丰姿艷冶。宛轉依人。不能定情。遂



與共枕。鷄鳴別去。倏然無跡。道夜闌人靜。則又至。公巡歷他府。女隨往如初。人無知者。公亦信以爲神。但覺體中昏倦。漸至猜疑。欲絕之不能也。及使事告竣。登舟返舍。女送至淮。泣謝曰。妾不能侍左右矣。請俟他年。再續舊好。公亦傷感而別。至家大病幾危。憶女爲祟。幸而得痊。出補廣東巡按。方渡淮。則女復至舟中。雖歡好有加。而意則愈疑。將抵廣信。密致書龍虎山張真人。詳述顛末。求爲驅逐矣。張發緘笑謂使曰。乃此業畜。他人遭之。鮮獲全者。爾主有後福。幸無恙。然久必有害。當善遣之。并告爾主。後若宦遊。毋更涉其境也。迺朱書數符。令貼於牀帳。佩於髻中。如教而行。怪覺而告公曰。我非禍君者。胡一日絕我。眞薄情哉。遂憤然而去。公按粵完。迂道而歸。不敢繇浙矣。眞人後露其事。或詰女何怪。云赤蛇精也。其服紅者以此。

## 長蛇

樂平螺坑市。織紗盧匠。娶程山人女。屋後有林麓。薄晚出遊。逢一士人。風流醞藉。輒相戲狎。隨至其家。逼與同寢。家人有覘見者。熟視之。乃爲長蛇。繳繞數匝。



特吐舌於女唇吻中。盧大驚。附几呼諭之。女笑曰。爾何言之謬。此乃好士大夫愛憐我。故相擁持。豈役賤愚工匠之比。奈何反言謗以爲妖類。盧出外思其策。里中江巫言能治。卽被髮跣足。跳梁而前。鳴鼓吹角。以張其勢。蛇睢睢自若。江命煎油大鍋。通夕作訣。愈力。女怒告曰。無聒我恩人。舉衾覆之。蛇亦縮首衾下。江度其無能。爲用繩串竹筒。套其頸。使侶伴緋衣高冠十輩。分東西立。雜擊銅鐵器。五人拽女向東。五人抽蛇而西。如此者五。方得解女身之纏縛。遂與衆砍碎蛇。投之油鍋內。程氏救之無及。洒淚移時。欲與俱死。於是使吞符以正其心神。餌藥以滌其腸胃。踰月始平。

### 蚱蜢

徐邈晉孝武帝時。爲中書侍郎。在省直。左右人恒覺邈獨在帳內。似與人共語。有舊門生一夕伺之。無所見。天將旦。始開窗戶。瞥觀一物。從屏風裡飛出。直入前鐵鑊中。仍逐視之。無餘物。唯見鑊中聚菖蒲根。下有大蚱蜢。雖疑此爲魅。而古來未聞。但摘除其兩翼。至夜遂入覲夢云。爲君門生所困。往來道絕。相處雖



近有若山河邈得夢甚悽慘。門生知其意。乃微發其端。邈雖不即道。頃之曰。我始來直。便見一青衣女子。作兩髻。姿色甚美。聊試挑謔。即來就己。不知其從何而至也。兼告夢。門生因具以狀白。亦不復追殺蚱蜢。

## 蟾蜍

沈慶較書言。境中有一吏人家。女病邪。飲食無恒。或歌或哭。裸形奔馳。抓毀面目。遂召巫者治之。結壇場。鳴鼓吹禁呪之。次有一乘航船者。偶駐泊門首。枕舷而臥。忽見陰溝中一蟾蜍。大如盃。朱眼毛足。隨鼓聲作舞異之。將篙撥得。縛於第板下。聞其女叫云。何故縛我。壻船者乃叩門語其主云。能療此疾。主深喜。問其所欲。云祇希數千文。別無所求。主曰。某惟此女偏愛之。前後醫療已數百緡。如得愈。何惜數千文乎。願倍酌之。船者乃將此蟾以油煎之。女翌日愈。見唐陸勛志怪錄。

## 蚯蚓

文帝元嘉初。益州王雙。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蔣覆土。眼見飲食悉入。



其中云恒有一女子。著青裙白湏。來就其寢。母聽聞薦下。有聲歷歷。發視見一青色白癭蚯蚓。長二尺許。又云此女常以奩香見遺。甚清芬。奩乃螺鼓香。則菖蒲根。於是咸謂雙暫同阜蟲矣。

### 蜂

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恒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氏曰。僕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爲休文。昭畧入夢耳。久之。若真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旣合而去。出戶漸小。化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自後恒引蜂至女家。甚衆。其家竟以作蜜。富甲里中。寸趾以足小得名。天寶中事也。見誠齋雜誌。

### 木類

#### 柳

熙寧間。福人陶象以令至秀州。携子希侃游學。希侃美丰姿。尙詼謔。長吟獨咏。慨然有周流山水之志。功名事不足挂齒也。一日道經會稽。泊舟山下。時微風淒林。淡月漾水。希侃不能成寢。起未數步。而山中野笛。又飄然交送於耳。正欲

拈韻賦詩。而香氣已忽忽入息矣。凝眸間。一娉婷參前。陶半驚謂曰。夢耶。崇耶。妖曰。羨君高懷。待伴幽獨。生問其居址遠近。妖笑曰。門崖壁石。顧在咫尺。青山我主人。萋葑我比鄰也。生曰。獨居荒寂。得無至此一遣乎。妖曰。非也。送月迎風。何居之獨。啼鶯語燕。何居之寂。日飄搖於烟水之鄉。無所鬱也。又何假於一遣乎。陶因微笑。牽妖袖。並坐月中。引身私之。妖亦不拒。因問生曰。操觚徒涉。碌碌何之。使得久留。當堅永約。生曰。此衷願耳。奈家尊赴宦。固難舍也。妖憮然歛歔曰。君猶未知乎。青苗梗法。荆棘當途。政殆者有投林之想矣。言乃欲爲風中之樹耶。生曰。拙哉子言。將使我埋光邱壑乎。妖曰。徙木南門者。熟與種梅孤山之爲逸。看花長安者。何如摘菊籬下之爲高。孰謂邱壑非賢者事哉。生曰。是固然。但君子疾泯泯耳。妖笑曰。王庭三槐。竇家五桂。不可謂不芬馥也。今未幾而雨露淒涼。凋殘相繼。甚者將軍之大樹。斧斤及之矣。何赫赫足云。生曰。苟能遺芳。是亦可也。何必較身後之遇。妖曰。不然也。顧所處何如耳。茹芝四老子。采薇二餓夫。自身已後。其來不知幾許時矣。而商山首陽之秀號。至今與霜松雪竹同。



清未聞榮前而悴後者何耶。生又曰。聖於清者。不足論矣。若中人已上。而身無一遇。如虛生何。妖曰。此又不可強也。試以吾輩言之。有步生蓮花者。有妝飛梅萼者。寵愛何其殷也。有蒸梨見逐者。有啖喪求去者。疎斥何其甚也。謂是其色弗若歟。非然也。夫婦女且爾。而況丈夫乎。故天苟遇我。則廟棟堂梁。天不我遇。則塗樗泥櫟。遇不遇。命也。若謂繇人乎哉。不然。渭之釣叟。傳之築傭。苟非商周拔茅而物色。則一竿一板。朽爛濱巖之下。老死無聞矣。故曰。遇又不可強也。生勃然曰。信如子言。甘與庸庸老伍。何以自別歟。妖曰。豈有異哉。杏園一宴。桃李春官。雖與臣草莽友蓬蒿者。不若及其南柯夢後。衰草荒榛。寒烟暮雨。同一邱耳。孰分與梧檟之槭棘乎。生曰。世之急功名者何限。而子獨以忤衆者願我。何也。妖曰。妾非願君。欲悟君耳。正以此輩爲可鄙也。垂涎富貴也。不啻望梅之渴。妄想功名者。孰無夢松之思。攘攘營營。爭枝匝樹。雖忙逐槐塵而不惜。禍甘桃實而莫知。彼將謂可根深蒂固也。豈知桑榆之景易窮。草頭之露易涸。華茂未幾。枯槁隨至。方將宴笑堂中。而長夜之室。人已爲我築矣。悲思此景。願將何屬。



乎。生曰。人孰無死也。必欲高潔以逃之。不幾於固耶。妖曰。死固難免。但當值此死耳。苟徒朝求井上之李。暮拔園中之葵。勞苦迎合。馳驅世途。憂憤迭興。驚疑靡一。遑遑然無俄頃之舒眉坦腹。人而至此。縱廟柏成龍。雷陽感竹。終無益也。而況未必得此者乎。若夫託赤松以遨遊。隱橘中以行樂。餐菊英。紉蘭佩。逍遙於塢之北。溪之南。與木石通情。猿鶴同夢。雖明月浮雲。不足以喻其閒。飛花流水。莫能以狀其適。天地至樂。斯人久享。歷焉誠所謂時可當日。而日可當年者。亦將與恒人論歲月乎。以死評死。果孰值而孰負耶。生喜曰。不期一語足開心胸。子殆非山家者流歟。何其典達也。妖復低容促膝曰。章台霸橋。舊裔日微。漢禁隋堤。風光非昔。行行種種。無非攀愁送恨之情。故特僑寓以避此耳。生歎曰。然才容兼妙。無怪乎不屑人事也。妖又太息曰。張君一別。腰緊眉粗。眠臥含情。春秋虛度。連理之樂。殆不可復望於今矣。生曰。然則有兄弟否。妖曰。紫荆伐後。箕豆相煎者多也。念本連枝者誰歟。生曰。既爾孤獨。曷求一友乎。妖曰。金蘭契絕。勢利成風。負荆人遙。青松落色。當今之世。而欲所求乎友。非賣則儕矣。生曰。



若然則人可絕乎。吾恐不如是之甚也。妖曰。殆有甚焉。朝廷鮮勝任之良幹。郡縣乏敷惠之甘棠。趙家喬木。爲庸材輩蠹蝕也數矣。顛仆之禍。行將切於木根。一木豈能支哉。生曰。子誠熟識世故者。然今茲之處。樂耶憂耶。妖曰。方其淒風寒雨。杏褪桃殘。山路蕭條。愁雲千里。苔荒蘚敗。情颺魂銷。不可謂無憂也。及其芳洲晴暖。一簇翠烟。畫舫玉驄。酒旂搖映。又或送夕陽。挂新月。暮蟬數咽。野鳥一鳴。萬縷春光。心怡意適。殆不知造物之有盡也。夫誰曰不樂乎。生笑曰。樂則樂矣。第少一知心也。奈何。妖亦笑曰。安排青眼。窺人多矣。無如郎君。是以不辭李下私嫌。竟赴桑間密約。且惓惓爲君道也。生挽其手曰。咀嚙卿言。不覺俗心頓破。但不能置此身耳。妖曰。是不難。卽當潛名澗壑。俯結松蘿。寄跡雲霞。永聯絲木。襟披楊柳之風。步緩梧桐之月。山樵泉飲。帙一塵於無驚。鶴伴鷗賓。洗星溜於不染。上縱莘野之孤犂。春田清靄。下續梧江之一線。秋水寒潭。拄杖穿花。一無留念。携壺藉草。百不關情。惟夢繞乎松杉。據弄床頭之笛。且心飛於蘭桂。移彈石上之琴。誠可謂神仙中人。不特與竹林而較勝。風塵外物。直將於桃源。



而爭芳者也。何必揣摩紫微之台閣。肩捭黃棘之門牆。羈鎖情懷。桎梏手足。以自取辱哉。生見其言詞流發。博恰多聞。意必仙種。感慕益切。復取舟中行褥。鋪松陰之下。欲求再會。交接間極盡情事。起與生別。鷄三唱矣。生因請其姓。妖答曰。不必牽衣問阿嬌。幽情久已屬長條。禹王山下無人處。幾度臨風夜舞腰。生溺於欲。竟不詳其意而散。明日。彖欲發泊。生意逗延不進。夜果復來。生乃匿之舟中。欲與之任。妖艷然不許曰。妾奉薄姿於君者。實欲與君開綠野之堂。結白蓮之社。採武安之藥。種邵平之瓜。冷淡巖雪乎水中也。顧可自蹈危機。爲人振落剪拂。甚哉。妾所不願也。生情不能舍。哀哀懇乞。約以送至家尊。卽當與俱。此山請之再四。乃從。及抵秀年餘。希侃忽遭異疾。不可救療。會元淨法師過秀。令彖亟詣告之。師乃除地當壇。設觀音像。取楊柳洒水呪之。結跏趺坐。引妖問曰。汝居何地。而來至此。妖答曰。會稽之東。汴山之陽。是我之室。古木蒼蒼。師曰。噫。兒蓋柳也。吾嘗聞是兒返性矣。不道其復爲幻也。妖乃輾轉笑曰。陶君有緣。兒將教以不死之術。非崇也。師不能審。爲宣楞嚴秘密神呪。令痛自悔恨。母爲物



邪所轉。於是號泣請去。復謂陶生曰。久與子游。何忍遽舍。願觴爲別。卽相對引滿。作詩泣曰。仲冬二七。是良時。江上多緣。與子期。今日臨歧。一盃酒。共君千里。遠相思。遂去。不復見。生疾亦尋愈。方知其妖。柳也。故所論議。皆花木之事。然鑿鑿造理者也。因悟其言。改名希靖。不求仕進。歸家享年壽云。

### 桂

仁和狄明善之海鹽。舟至瞰浦。六七里。天色已暝。野無人居。遙見前村燈明。疾趨赴。則一酒肆也。明善逕入肆門。惟見一女甚美。問曰。郎君爲飲而來耶。明善然之。女遂引明善至肆後小軒。匾曰。天香毓秀。女又問曰。郎君何姓。明善曰。僕姓狄。名明善。杭州仁和人。也。敢問芳卿尊姓。女曰。姓桂。名淑芳。嚴君早世。族屬凋零。故僑居於此。以貨酒爲生耳。遂設席與狄對酌。明善半醉。乃咏桂一律以挑之。詩曰。玉宇無塵風露涼。連雲老翠吐新黃。桂分蟾窟根因異。名自燕山秀出當。綴樹粧成金粟子。逼人情味水沉香。今宵欲把高枝折。分付娥媚自主張。女聞而笑曰。君之詩。其御溝之紅葉乎。乃相與就寢。極其繾綣。越明日辭去。女



泣曰。君此去難期。倘因事至此。不吝一見。妾之願也。明善亦歔歔而別。明年秋復往訪之。弟見豐草喬林。杳無酒肆。惟一老桂夾道而花耳。

### 芭蕉

潘昌簡。紹熙三年。知鄂州蒲城縣。携婺土陳致明爲館客。邑小無民事。潘每出書院。與陳欸飲。庭間芭蕉甚盛。常捧盃屬客曰。只今蕉小娘子佐尊。如是一歲。陳遂有所感。一女子綠衣媚容。入與之狎。寢則同衣。涉歷許百日。憔悴龍鍾。了無人色。潘初不悟其然。以爲抱痛。招醫療拯。略不能成效。迨疾棘。問其所致。乃云。蕉小娘子也。潘卽令芟除。已無及矣。

### 花類

### 菊

和州之含山別墅。四望寥廓。草木蕃盛。春花秋鳥。自度歲華。人亦罕到之者。洪熙間。有士人戴君恩者。適他所。路迷。偶過其地。疊疊朱門。重重綺閣。烟雲縹緲。望之若畫圖然。君恩爲驚訝。謂不當有此華屋也。仲立久之。忽見門內出二美



人一衣黃。一衣素。笑迎於君恩前。曰。郎君才人也。請垂一顧可乎。君恩悅其人。從之。於是美人前道。君恩後隨。歷重門。登崇階。乃至中堂。叙禮延坐。羅以佳果。飲以醇醪。情意頗濃。而君恩時半酣。乃散步於中堂四壁。見壁間挂黃白菊二幅。花蕊清麗。筆端秋色盈盈。君恩大悅。卽顧謂美人曰。壁間畫菊甚工。不可不贈以句。當各咏短律何如。於是黃衣美人先咏黃菊曰。芳叢燁燁殿秋光。嬌倚西風學道妝。一自義熙人采後。冷烟疎雨幾重陽。君恩吟曰。平生霜露最能禁。彭澤陶潛自賞音。蝴蝶不知秋已暮。尙穿籬落戀殘金。白衣美人咏白菊曰。嫩寒籬落數株開。露粉吹香入酒盃。卻笑陶家狂老子。良花錯認白衣來。君恩吟曰。冷香庭院曉霜濃。粉蝶飛來不見踪。寂寞有誰知晚節。秋風江上玉芙蓉。三人吟畢。撫掌大笑。彼此俱忘情矣。是夕。二美人共薦枕蓆。翌日。君恩辭歸。美人泣曰。衾枕未溫。安忍棄去。君恩曰。固不忍舍。其如家人之屬目懸切何。去而復來。庶幾可也。於是黃衣美人出金掩髻。白衣美人出銀鳳釵兩股以贈別。僉曰。願郎覩物思人。黃衣美人泣吟曰。山自青青水自流。臨期話別不勝愁。合陽門。

外千條柳。難繫檀郎欲去舟。白衣美人亦泣吟曰。爲道郎君赴遠行。忽忽不盡別離情。眼前落葉紅如許。總是愁人淚染成。君恩歎歎不及成韻慰答。三人各含淚而別。君恩歸時切眷戀。念念不忘。迨明年復有故他往。道經別墅。期見美人。訪之。則不知所在。君恩驚以爲神。急取掩髻鳳釵視之。皆菊之黃白瓣也。

白蓮花

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小莊。去官道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芰。忽一日。見一女。素衣紅臉。容質艷麗。閱其色。恍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爲幽會之所。蘇生惑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繫殷勤。或一日。見檻前白蓮花。開放殊異。俯而玩之。見花房中有物。細視。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

音樂類

琴瑟琵琶

靜江有阮支雄者。家積饒裕。性恢廓。耽嗜山水。紹定己丑秋。庄舍當租課時。阮



生乘機圖賞之樂。乃携一二蒼頭。棹小航。沿水濱而輕棹。時則白蘋紅蓼。敗  
芰殘荷。晴嵐聳翠。籠雲遠樹。含青挂日。聽鳴禽觀鯉躍。凡景屬意。會罔不收。賞  
至七里灣。不覺已暝。四顧寂無人居。俄而前有樓閣。巋然移舟近之。忽聞樓上  
啞然有聲。竊視乃三美人。倚闌憑笑。生一見。不能定情。遂於舟中朗聲吟曰。愁  
倚溪樓碧。還因見月明。月明如有約。偏照別離情。美人樓上亦酬吟曰。細草春  
來綠。閒花雨後紅。思君不能見。惆悵畫樓東。生愈添怏怏。惜不能效馮虛之御  
風也。已而美人以紅絨繩墜於舟中。生乃攀援而上。美人笑曰。郎君將謂君子  
乎。生笑曰。踰牆已成。折齒唯命。遂諧衾枕歡笑。周而復始。情覺倍濃。一美人曰。  
今日之樂。可無詩乎。僉謂諾諾。美人乃先吟曰。嶧陽自古重南金。制作陰陽用  
意深。靈籟一天孤鶴唳。寒濤千頃老龍吟。奏揚敦厚義農俗。蕩滌邪淫鄭衛音。  
慨想子期歸去後。無人能識伯牙心。一美人吟曰。雲和一曲古今留。五十絃中  
逸思稠。流水清冷湘浦晚。悲風蕭瑟洞庭秋。驚聞瑞鶴冲霄舞。靜聽嘉魚出澗  
遊。曾記湘靈佳句在。數峯江上步高秋。末後一美人吟曰。龍首雲頭巧製成。螳



卿爲樣撥輕清玉纖忽綴一聲響。銀漢驚傳萬籟鳴。似訴昭君來虜塞。如言都尉憶神京。征人歸思頻聞處。暗恨幽愁鬱鬱生。未幾天曉。美人急扶生起曰。郎君速行。毋令外人覺也。生倉皇歸舟。命僕整頓裝束。思爲久留計。忽回首一望。樓閣美人杳無存矣。生大驚異。乃卽其處訪之。但見一古塚纍然。傍有穴隙。爲狐兔門戶。見內有琴瑟琵琶。取歸而貨之。得重價。

## 琴

鄧州人金生。名鶴雲。美風調。樂琴書。爲時輩所稱許。宋嘉熙間。薄遊秀州。館一富家。其臥室貼近招提寺。夜聞隔牆有歌聲。乍遠乍近。或高或低。初雖疑之。自後無夜不聞。遂不爲意。一夕月朗風細。人靜更深。不覺歌聲起自窗外。窺之。則一女子。約年十七八。風鬟露髻。綽約多姿。料是主家妾媵。夜出私奔。不敢啓戶。側耳聽其歌曰。音音音。你負心。你真負心。孤負我到如今。記得當時低低唱。淺斟。一曲值千金。如今寂寞古牆陰。秋風荒草白雲深。斷橋流水何處尋。淒淒切切。冷冷清清。教奴怎禁。女子歌竟。敲戶言曰。聞君倜儻。故冒禁相親。今閉戶。



不納。欲效魯男子行耶。鶴雲聞言。不能自抑。遂啟戶。女子擁至榻前矣。鶴雲曰。如此良會。竟不能爲一款曲。如何。女子曰。期在歲月。何必今宵。況醉翁之意。不在酒乎。乃解衣共寢。曲盡繾綣之樂。將曉。女子攬衣而起。鶴雲囑之再三。女子曰。勿多言。管不教郎獨宿。遂悄然而去。次夜。鶴雲具酒肴以待。女子果來。相與並坐酣暢。女子仍歌昨夕之詞。鶴雲曰。對新人。不宜歌舊曲。逢樂地。詎可道憂情。因賡前韻而歌之曰。音音音。知有心。知伊有心。勾引我到如今。最堪斯夕燈前。偶花下斟一笑。勝千金。俄然雲雨弄春陰。玉山齊倒絳帷深。須知此樂更何尋。來經月白。去會風清。興益難禁。女子聞歌起而謝曰。君之斯咏。可謂轉舊爲新。翻憂就樂也。自是無夕不會。荏苒半載。罕有知者。忽一日。女子至而泣下。鶴雲怪問。始則隱忍。既則大慟。鶴雲慰之良久。乃收淚言曰。妾本曹刺史之女。幸得仙術。優遊洞天。但凡心未除。遭此降謫。感君夙契。久奉歡娛。詎料數盡今宵。君前程遠大。金陵之會。夾山之從。殆有日耳。幸惟善保。始終雲亦不勝悽愴。至四鼓。贈女子以金。別去。未幾大雨翻盆。霹靂一聲。牕外古牆。悉震傾矣。鶴雲神



魂飄蕩。明日遂不復留此。二年後。富家築牆於礎下。掘一石匣。獲琴與金。竟莫曉其故。時聞鶴雲宰金陵。念其好琴。使人携獻。鶴雲見琴。光彩奪目。知非凡材。欣然受之。置於石牀。遠而望之。則翦女子就而撫之。則依然琴也。方悟女子爲琴精。且驚且喜。適有峽州之游。鶴雲得重疾。臨死。乃命家人以琴送葬。琴精之言。胥驗之矣。

又

劉過字改之。襄陽人。雖爲書生。而貲產贍足。得一妾。愛之甚。淳熙甲午。預秋薦。將赴省試。臨期。眷戀不忍行。在道賦水仙子一詞。每夜飲旅舍。輒令隨直小僕歌之。其詞曰。別酒醺醺容易醉。回過頭來三十里。馬兒不住去如飛行。一會牽一會。斷送殺人山共水。雖則功名真可喜。不道恩情拋得未。梅村雪店酒旂斜。住底是去底是。煩惱我來煩惱你。到建昌遊麻姑山。薄暮獨酌。屢歌此詞。思想之極。至於墮淚。二更後。一美女忽來前。執拍板曰。願唱一曲勸酒。卽歌曰。別酒方斟心已醉。忽聽陽關辭故里。揚鞭勒馬奔皇都。時也會運也會穩。跳龍門三



級水。天意令吾先送喜耳。畔佳音。君醒未。蔡邕博識。爨桐聲。君背負。只此是酒。滿金杯。來勸你。蓋賡和元韻。劉以龍門之句。甚喜。卽令再誦。書之於紙。遽與歡接。但不曉蔡邕背負之意。因留伴寢。始問爲何人。曰。我本麻姑上仙之妹。緣度王方平。蔡邕不切。謫居此山。久不得回玉京。恰聞君新製雅麗。勉和韻自媒。從此願陪後乘。劉始以辭卻之。然素深於情。長途遠客。不能自制。遂與之偕東。而令乘小轎。相望於百步間。迨入都城。僦委巷密室同處。果擢第。調金門教授。以歸。過臨江。因游閣阜山。道士熊若水修謁。謂之曰。欲有所言。得毋駭聽否。劉曰。何不可者。熊曰。吾善符籙。竊疑隨事娘子。恐非人也。未審於何地得之。劉具以告。曰。是矣。是矣。俟茲夕。與並枕時。吾於門外作法。教授緊抱同衾人。切勿令竄逸。劉如所戒。喚僕秉燭。排闥入。見一破琴。頓悟昔蔡邕之語也。堅縛置於傍。及旦。親自挈持。眠食不捨。及經麻姑。訪諸道流。云。乃環趙知軍。携古琴過此。寶惜甚至。因搏撫之際。誤觸墜砌下石上。損破不可治。乃埋之官廳西偏。斯其物也。遽發瘞視之。匣空矣。劉舉琴置匣。命道衆焚香誦經咒。泣而哀之。



石類

石砧杵

黎陽儒生。姓紀名綱。字廷肅。少負大志。稍長嗜學。因葺舊廬。爲書舍。前則疏渠引泉。清流見底。後則高峯入雲。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皆具備。曉霧將歇。猿鳥和鳴。夕日欲頽。沉鱗競躍。紀生日讀書其間。一日至夜分。覺微寒。披衣獨坐。忽有叩門聲。啟視之。乃見一美女子。笑謂綱曰。妾鄰家女也。聞君高韻。乃爾唐突。意在請益耳。綱見之大悅。與之携手而入。並肩而坐。女曰。願獻一詩。綱曰。善。女誦詩曰。霜冷秋高白帝城。閨中力盡恨難平。西風庭院叮嚀响。寒夜樓台斷續聲。搗碎鄉心愁欲結。驚回客枕夢難成。惟應不入笙歌耳。空惱玉關無限情。綱稱贊將犯之。女始佯拒。已而從焉。女復吟曰。君住竹棚口。妾家桃花津。來往不相識。青山應笑人。綱因問女何里何氏。女曰。妾姓石。名古娘。家住午向樹木爲記。與君爲同里人。君果不棄。明當訪之。及聞鷄鳴。女遽起披衣。謂綱曰。郎君珍重。明當重來。不待請矣。綱執意留之。曰。只此自匿。奚必去耶。女怒曰。



家有父母。倘事敗露。罪將安歸。綱不從。女力奔。綱以被裹而抱之。久之不動。及啓視。則一砧杵也。

### 石獅

金華縣郭外三十里間。陳秀才有女。美容質。擇壻欲嫁。而爲妖祟所惑。不復知人。其家頗富贍。不惜金幣。招迎師巫。以十數道士。齋醮符法。凡可以禳治者。靡不至。經年勿痊。其鄰張生。亦士人也。夜聞女歌呼笑語。密往窺之。門外一石獅子。高而且大。乃躡其背而立。女忽怒言曰。元不干張秀才事。何爲苦我。張生愕然。知必此物爲怪。將以明日告陳。而陳氏謂張有道術。清旦邀致入視。張不言。昨夕事。但誦乾元亨利貞曰。吾用聖人之經。以臨邪孽。如將湯沃殘雪耳。因語陳曰。吾見君家石獸。形模獐惡。此妖所由興也。宜亟去之。陳卽呼匠鑿碎。輦而投諸水。女遂平安。

### 石

武林有諸子。結社讀書山中。牆側有搗衣石一片。潔白潤膩。人嘗坐之。暑月乘

涼。則士子皆裸裎。其上爲常。如是幾歲。同舍中有張生者。失其名。爲人頗蕩。一夕。忽見青衣女子來就之。綢繆累日。時或彷彿見之。初祕而不言。後稍稍泄於同舍。同舍咸以爲妖。夜伺其至。衣颯颯有聲。群擁入室。共持抱之。取繩縛急。因用劍砍。剌然不見。所縛者。張生衣角耳。明日。都無所跡。惟搗衣石之劍痕在焉。便共掘之。其根入地已三四尺矣。擊碎後。取火焚之。血出如濡。

又

武林有少年。結伴看春。至按察司前。久立稠衆之中。其下偶停一空擔。擔中有一白石子。膩澤可愛。疑是壓秤物也。少年不覺摩挲入袖。夜歸。取納牀頭。忽見一碧衣女子。映月而至。就之求合。捫其體如冰。固叩無語。少年懼是鬼物。急取火視之。忽不見矣。明夕復至。拒之如初。衆咸謂此石爲祟。乃移至他室。遂絕。後遇玉工。剖而視之。得白璧焉。質色非常。因獲厚鑑。

又

陽羨小吏吳龕。於溪中見五色彩石。取納床頭。至夜化成女子。



雜類

牛骨等物

淮人劉還。以事繫泗州獄。有王翁者。亦坐詞牒至。周旋拔繫出獄。共詣酒家話別。忽有一人。問翁姓名。卽下拜。翁不識。其人曰。家有一女。爲邪魅所撓。祛之不動。昨忽云。只畏泗州王某耳。一路訪公行止。特此懇告。勿憚百里之遠。救女生全。當不靳千金之報。翁曰。我實無他伎倆。豈堪治怪。其人請不已。翁曰。向年自鳳陽還。泗乘一驢。復挈一空驢行。見一道人。襆被而步。憊而喘。吾問之。答云。乏錢。吾以空驢借之。道人感荷。以一卷書授我。曰。依此而行。可斷百怪。然勿受人酬謝也。受則不驗。吾慢置書於笥。亦未省。視爾家怪所畏見者。其卽此耶。乃歸覓書。令其人先還。且曰。備蠶一口。方輒十塊。血狗皮一張。熾炭以待。且宜戒言。其人喜而去。次日。翁乃賣符劍以往。入門怪卽言於室曰。果請王法師來。吾當歛避。方欲出。而王翁已入。大叱曰。死老魅何之。怪蹣跚謂女曰。何處可逃。女指瓮曰。此中可怪。卽躍入。翁以狗皮封之。而令主人以輒覆焉。外加重符。舉置熾



炭上。初極口罵翁。瓮熱。乃哀乞曰。法師舍我。我有妻妹可憐。翁問爾何怪。笑曰。丑氏翁曰何物。曰牛骨也。牛而曰丑也。諱之也。促令供狀。乃曰供吠人牛。天錫字邦本。係多年牛骨。在城隍廟後死。某年庚申日。某人跌傷腳趾。以血拭邦本身上。因而變幻成形。不合擾害某家小姐云云。妻紅磚兒。妹繡鞋兒。見在某處。得相見。死不復恨。乃書符作法。召將搜捕。得兩女子於屋棟上。別以瓮覆之。齊呼牛骨。相與叙泣。翁問二物何以作妖。何爲與天錫連親。答曰。某等一是趙千戶家刺梅花下古磚。以庚申日。其小女採花傷指。滴血吾身。因而得氣。一是王郎中妻繡鞋。庚申日。沾月水。棄於小院。亦得變出。與牛邦本假合妻妹。實非一體。法師能恕我三人當遠跡市城。永不敢更近人世矣。翁大笑。竟發火炙殺之。哀聲震瓮。良久寂然。啓其封。有牛骨長尺許。女鞋古磚。皆焦灼云。

火

進士楊禎。家於渭橋。以居處繁雜。頗妨肄業。乃詣昭應縣。暫賃石甕寺文殊院。居旬餘。有紅裳女子。旣夕而至。容色殊麗。姿華動人。禎常悅者。皆所不及。徐步



於簾外。歌曰。涼風暮起。驪山空。長生殿。鎖霜葉紅。朝來試入華清宮。分明憶得。開元中。禎曰。歌者誰耶。何清苦若是。紅裳又歌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帷弔孤影。禎拜迎於門。既卽席。問禎之姓氏。禎且告。禎祖父母叔兄弟中外親族。曾遊石鑿寺者。無不熟識。禎異之曰。非鬼物乎。對曰。吾聞魂氣升於天。形魄歸於地。是無質矣。何鬼之有。曰。又非狐狸乎。對曰。狐狸媚物。動爲人禍。某世有功德於民。殆非其比。禎曰。可聞姓氏否。對曰。某燧人氏之苗裔也。始祖統丙丁。鎮南方。復以德王神農陶唐氏後。又王於西漢。因食采於宋。遠祖無忌。以威猛暴耗。人不可親。遂爲白澤氏所執。今樵童牧豎。皆能知名。漢明帝時。佛法東流。摩騰竺法蘭二羅漢。奏謂某十四代祖。合顯揚釋教。遂封爲長明公。魏武季年。滅佛法。誅道士。而長明公幽死。魏文嗣位。佛法重興。復以長明世子襲之。至開元初。元宗治驪山。起造華清宮。作朝元閣。立長生殿。以餘財因修此寺。群像旣立。遂設東幢。帝與妃子自別殿宴罷。微行佛廟。禮唵伽境。妃子謂帝曰。當於飛之秋。不當令東幢巋然無偶。帝卽命立西幢。遂封其爲西明夫人。



因設珊瑚帳。固予形貌。於是異生不復強暴矣。禎曰。歌舞絲竹。四者孰妙。曰。非不能也。蓋承先祖之明德。舉炎上之烈性。動卽煨山嶽而燼原野。靜則燭幽暗而破昏蒙。然則撫朱絃。吹玉管。騁纖腰。矜皓齒。皆冶容之末事。是不爲也。昨聞足下有幽隱之志。願一欸顏。非敢自獻。而風清月朗。喜覲良人。桑中之譏。自不能免。倘運與時會。少承周旋。必無累於盛德。禎拜而納之。自是晨去暮還。唯霾晦不復至。常遇風雨。禎欲止之。答曰。公違晨夕之養。就巖壑而居。得非求理諍業乎。奈何欲求採過之人。稱君違親而就偶。非但損公盛名。亦當速某之生命耳。後半年。家僮歸言。禎乳母。母乃潛伏佛榻以觀之。果自隙而出。入西幢。澄澄一燈耳。因撲滅之。後遂絕紅裳者。

## 答篇

洪武間。本覺寺有一少年僧。名湛然。房頗避寂。一夕方曙。獨坐庭中。見一美女。瘦腰長裙。行步捷便。丰姿綽約。而妝飾古樸。僧欲進問。忽不見矣。明夜登廁。又過其前。湛然忽走就之。則又隱矣。自是惶惑殊深。淫情交引。苦思不置。越兩日。



又徐步於厠。僧急牽其衣。女復佯爲慚怯之態。再三懇之。方與入室。及叙坐。漸相調謔。竟成雲雨。問其居址。姓字。女曰。妾乃寺鄰之家。父母鍾愛。嫁妾之晚。今有私於人。故數數潛出。不料經此。又移情於汝。然當緘密其事。則交可久。不然。彼此玷矣。僧喜。唯唯從命。於是日去暮來。無夕不會。僧體枯瘦。氣息慙然。漸無生氣。雖救治百端。罔效。一老僧謂曰。察汝病脈。癆瘵兼攻。陰邪甚盛。必有所致。苟不明言。事無濟矣。湛然駭懼。盡述往事。衆曰。是矣。然此祟不除。則汝恙不愈。今若復來。汝伺其往而踪跡之。則治術可施也。是夕女至。僧仍與合。將行。若起隨送。女固止之。翌日告衆。衆曰。明夜彼來。當待之如常。密以一物置其身。吾輩避於房外。俟臨別時。擊門爲約。吾輩協力追尾。必得其所。則祟可破矣。湛然一領記。後二夕。湛然覺神思恍惚。方倚床獨臥。女果推門復入。僧與私褻。益加欸曲。鷄鳴時。女辭去。僧潛以一絨花插女髻上。又戲擊其門者三。衆僧聞擊聲。俱起追察。但見一女冉冉而去。衆乃鳴鈴誦咒。執旛持兵。相與趕逐。直至方丈。後一小室中。乃滅。此室傳言三代祖定化之處。一年一開奉祭。餘時封閉而已。



衆僧知女隱跡。卽踴躍破窗而入。一無所見。但西北佛厨後。燦燦微光。急往燭之。則豎一敝帚耳。竹質潤滑。枝更鮮瑩。蓋已數十年外物也。衆方疑惑。而絨花。在柄。因共信之。乃持至堂前。抽折一筩。則水流滴地。衆僧駭異。明燈細視。筩中。非水。實精也。湛然見之。悔懼不已。

### 泥孩

宋時。臨安風俗。嬉遊湖上者。競買泥孩。鶯哥等物。回家分送鄰里。名曰湖上土。宜象院西。一民家女。買得壓被孩兒。歸置於牀。屏彩橋之上。玩弄愛惜不厭。一日午睡。忽聞有人歌詩云。繡被長年勞展轉。香幃還許暫相偎。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月影朦朧。見一少年。漸近帳前。女子驚起。少年進而撫之曰。母恐。我所居去此不遠。慕子姿色。神魂到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丰采。遂與合焉。因遺女金環。女密箱篋中。明日啓視之。乃土造者。女大驚。忽見壓被孩兒。左臂上金環不存。知此爲怪。遂碎而投於江。其怪遂絕。

### 箸斛概



嘉定月浦鎮人蘇還妻張氏頗有姿容。一日乘船送其女甥之舟泊某港柳樹下。一男子蓬首黑面顧張而笑。問之旁人不見也。及歸則見向男子至曰。吾與汝當爲夫婦。皆婦有孕不就。既產乃來。遂與交接。婦昏暝如寐。有頃而醒。自是無夕不至。夫登榻則爲束縛於地。其所衣不過一棍。而時時衣此。僅掩其陰。殆類市井乞丐。白晝徑出入其家。家人畏而不敢犯。夫甚愛其妻。百方祈禱。屢延術士鎮治之。數年弗效。後一羽士召將王靈官至。附箕怪入井中。撈得紅漆箸一雙及斛槃一事。碎之灰以飲婦。遂愈。蓋二物爲祟也。

### 龐女

龐寅孫待制之女。有容色。適毗陵胡道修。甚雍睦。數年後。道修每夜有一婦人來同寢。龐或聞其語言。數詰之。道修答而不答。一夜胡先就枕。龐牽幔欲入。其人自帳中出。姿容妍麗。龐自顧已不若。然亦不懼。胡曰。子見否。不必怒。我與爾同往訪之。龐恍惚與胡同至一處。如王侯第。簾幙華煥。廊廡間懸玻璃燈。光彩奪目。胡與龐方携手而行。至一堂。有一人自屏後來。卽向帳中所出之人也。胡



舍龐走從之。相挽而去。對飲堂上。龐亦憤之。亟欲走歸。顧門宇悉關鎖。倉皇至一處。見有斷垣。乃大呼。踰之而去。明日。胡曰。昨宵爾胡不少留。乃怒而遁。自是無可奈何。時寅孫任撥運使。乃具舟楫。迎其女壻。并至眞州就醫。召一道士。能使物治病。俾令伺胡咳聲。卽以釘釘其板。如其言釘之。胡大叫曰。是甚道理。亟來奪之。龐懼爲所得。擲板於河中。時寅孫有館客在後舟。見之。卽以手招之。其板遂流至船邊。館客取之。拔去釘。胡大笑。道士悵惋而去。卒不可療。乃復歸毗陵。不復爲怪也。一日。胡謂龐曰。來日有人携一女子來售。汝可爲我得之。慎勿靳直。明日。果有老嫗。攜一村女來。醜陋可駭。胡見之。喜曰。是矣。乃以數十金得之。胡自是嬖惑此婢甚歡。蓋怪附婢體。而胡見之。則向之人耳。龐竟離歸。胡與婢生男女數人。亦無他怪。待制之猶子溫孺言之。後問之胡氏。信然。

## 孟氏

維楊孟貞者。大商也。多在外貿易。其妻孟氏。先憲春之妓人也。美容質。能歌舞。薄知書。稍有詞藻。春日獨遊家園。四望而吟曰。可惜春時節。依前獨自遊。無端



兩行淚。長只對花流。吟罷泣下數行。忽有少年。容貌甚美。踰垣而入。笑曰。何吟之苦邪。孟氏大驚曰。君誰家子。何得遂至於此。而復輕言也。少年曰。吾性落拓。不拘。惟愛高飲大醉。適聞吟咏。不覺喜動於心。所以踰垣而至。苟能容我。花下一接良談。我亦可以強攀清調也。孟氏曰。欲吟詩耶。少年曰。浮生若寄。少年時。猶繁花正妍。黃葉又繼。枉惹人間之恨。愁緒千端。何如且偷頃刻之歡也。孟氏曰。妾有良人去家數載。所恨當茲麗景。遠在他鄉。豈惟惋嘆芳菲。固是傷嗟契闊。所以自吟拙句。畧叙幽懷耳。不虞若涉吾地。而見侮如此。宜速去。勿自取辱。少年曰。我向聞雅咏。今見麗容。可蒙見納。雖死且不惜。況貴言。何害乎。孟氏命賤續賦。詩曰。誰家少年兒。心中暗自欺。不道終不可。可即恐郎知。少年得詩。喜不自勝也。乃答之曰。神女配張碩。文君遇長卿。逢時兩相得。聯足慰多情。自是孟遂私之。挈歸已舍。少年貌既妖艷。又善元素。綢繆好會。樂可知也。踰年。夫歸。孟氏憂懼且泣。少年曰。勿恐。固知其不久也。言訖騰身而去。竟無所見。不知其何怪也。



## 生王二

生王二隴州人。其居在黑松林跑谷。世以畋獵射生爲業。用是得名。因與衆逐鹿。至深崖迷失道。正旁皇次。遇女子度水來。年少貌美。而身無衣襦。視王而笑。王平生山行野宿。習見怪物。卽知爲非人。殊無懼色。咄之曰。汝鬼耶。怪耶。女又笑而不答。良久。乃問王曰。爾何人。王始稍敬異。揖而言。本山下獵徒。今逐鹿故失蹤。致來茲處。生死之分。只在頃刻。願娘子哀之。女曰。隨我來。當示爾歸路。遂從以行。登絕高巉岩之峯。涉回環過膝之水。塗經犖确。足力不能給。女不穿履。步武如飛。到一洞。有大石室。境趣邃寂。如幽人居。不聞烟火氣。寢室尤潔雅。王顧旁無他人。戲言挑之。欣然相就。夜則共榻。晝則出取果實以啖之。居月餘。王念母之供養。以情泣告。女曰。我欲暫歸。徐當復相尋。女許諾。送出官道。乃別。王感其意愛。他日再訪焉。試與之語。邀同歸。畧不嫌拒。携手抵家。王妻趙氏已有三男女矣。此女又生兩子。與趙共處。甚雍睦。逢外客至。必驚避。歛避。或獨步入山。經月不返。終不火食。王亦任其去留。後二十年。猶存。



## 王上舍

建康王上舍。以正和六年元夕。與友同出府治觀燈。三友登山棚。玩優戲。王獨在棚下。不肯前。邀之勿聽。蓋意有所屬。見一姬緩步。一女僕隨之。衣不華。妝不艷。而淡淨可喜。顧王微羞。整冠飾。若欲偷避。王逼而窺之。始撤幙首巾。回面而笑之。王與之語。爲友所牽。莫能遂。於是偕入委巷。行人絕稀。姬復在焉。而友无所覩。王託如廁。抽身相躡。情思飛揚。因就與姬語。姬曰。知君雅意。但以寡居一第。無男無女。只小妾同居。蕭索之情。不言可知。君果有心。冀願垂顧。王曰。吾方寸已亂。何暇遷延。携手將與綢繆。四顧巷陌。燈燭車馬。畧無可駐之地。念布橋下磬石處。差可爲歡。乃野合而別。道其所居某坊。明日往詣。姬出迎。獎其有信。留止通宵。置酒道款。適王暫歸學宮。無日不往。倘有故失期。則飲膳具廢。浸以癯瘠。向之三友。因詰其曩遊。具以告。曰。此爲妖異。不言而知。勿復沉迷。以存性命可矣。王如醉而醒。強自抑遏。姬忽夜造其所。責之曰。我不幸失身於子。奈何中道相棄。王婉詞謝姬。留飲如初。王覺氣體不支。思與之絕。乃從友寄寢。又夢



其來。竟病風癱而卒。

### 孤山女妖

萬歷壬寅。明州聞莊簡公之孫某。弱冠。美風調。携其姪。才十五歲。同詣杭州。路遇姚江秀才呂生。傾蓋相契。遂同寓西湖孤山寺傍一古館中。前卽張氏梅花嶼。及水仙祠。有短垣隔之。宋人詩。一盞寒泉薦秋菊處也。時值秋夜。朦朧。鄰鐘响斷。兩生頗工吟咏。徘徊於庭。忽聞垣西有婦人笑語聲。俄而履跡漸近。靈香襲衣。啟戶視之。遙見三女郎。自樹影中來。一著冠。年稍長。其二則縮肉髻。垂鬟如鴉。皆麗色也。褰帷而入。直抵寢所。就牀坐。與聞道溫涼。各擇其偶。願諧伉儷。著冠者笑曰。汝兩人已作鴛鴦配對。而我獨無。因指聞生之侄謂曰。終不然。留此黃口兒爲我伴乎。我安用此。當往尋水月上人矣。言訖。卽先辭去。二女郎相顧笑曰。阿姊意不美滿而去。我輩且爲樂也。兩生驚喜。陳設酒具。談笑歡娛。滅燭解衣。雙棲婉戀。四更後。別去。問其居止姓氏。不答。但執手依依曰。非久相期。慎勿洩於人也。下階數步。如霧濛花。行於殘月中。無影。心竊怪之。旣去。剡



爾而滅。陰雲四垂。西風颯至。月色既隱。景物慘人。不覺牕戶軋然。兩生股慄。方異其鬼妖也。然亦頗愜於心。精授魂與。宛轉不寐。明日起視。但見樹深雲亂。水流花開。杳無行迹。邂逅水月上人。自靈芝寺掠湖而至。因言夜來夢見一麗人求偶。某不應從。絕與兩生所見年長者無異。語及大恠。共爲歛歔。旬月之內。三人相繼病卒。水月者。故楚中少年僧也。豫知亡期。囑備後事。中秋夜。忽謂其同衣曰。前生冤業至矣。辭別親友。自題神主而逝。

### 曹世榮

揚州府學生曹世榮。嘉靖元年出行。得一紙裹于途。啟之。有白金五錢。紙內書云。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云。拾得有禍。世榮懷歸。以汗巾裹置衣架上。抵暮。張燭坐。見一美人入室。唉呼曹君。可還我銀。世榮云。無之。美人乃固求。榮指示之。美人解巾微笑。一顧而去。曰。書生真是貪才。翌夕復至。云與君有緣。猥得相從。遂留宿。歡好倍常。其妻在榻。懽騰不知覺。黎明告去。荏苒三旬。白晝相對。了不懼人。父母知而戒之。不能却。乃告其妻父。應往佐。應太學生。有學行。責之曰。子



心邪。所以召邪。作辦恠文懸於榻。是夕美人讀之。有慚色曰。此應公譏我耳。吾碎之。亦不敢舉手。良久云。此書誚我。我不可留。卽去。明日告佐。佐命移貼房門。而美人不至。他日出郊。遇諸塗。問娘子何久不相顧。美人曰。應公言大有理。我所畏見。又曰。某日來與子別。毋相忘。至日。其父延佐同酌。命世榮立侍其旁。良久。世榮因視階下而笑。佐叱之曰。故態作耶。有頃。舉扇障面。與階下切切私語不休。佐奪其扇焚之。世榮稱小解下階。佐俟之久不至。起挽之。問何爲。曰。美人適告辭云。因緣遽斷。亦是天分。此行永不復見郎君矣。所惜者。水裡來。火裡去耳。繇此遂絕。水火之說。則不可曉云。世榮今尙無恙。

## 常熟女

常熟一中之女。已有家。適歸甯父母。步行衢中。旣而復歸夫家。道遇一綠衣少年。尾之行甚久。稍漸近。窺其女。因肆目挑。女微睨之。亦心動。旣而轉比密。遂呼女相期爲私。女諾之。少年言汝入門。聲言疾痛。徑趨內寢。少年已躡踪而入矣。隨閉戶裸衣而交。交旣。少年卽去。不見。女亦不省何從而出也。乃起妝束出。



房猶誑瞞之。而外已窺其所爲矣。叩之始諱。既而少年屢到。女不能拒。亦不能復諱。家人審之爲妖。無以卻之。試令需索貨物。無不應手而得。如此往還數歲。踪跡漸稀。女竟無他。今猶安好。年四十五矣。

### 戴察

臨川郡南城縣令戴察。初買室於館娃坊。暇日與弟閒坐廳上。忽聞婦人聚笑聲。或近或遠。察頗異之。笑聲漸近。忽見婦人數十散在廳前。須臾不見。如此累日。察不知所爲。廳階前枯梨樹大合抱。意其爲祟。因伐之。有石露如塊。掘之轉闊。勢如鑿形。乃火上沃醯。鑿深五六尺。不透。忽見婦人繞坑抵掌大笑。有頃共牽察入坑。投於石上。一家驚懼之際。婦人復還大笑。察亦隨出。察纔出。又失其弟。家人慟哭。察獨不哭。曰。他亦甚快活。何用哭也。察至死不肯言其情狀。

### 鄭彥榮婢

鄭彥榮買得一婢。年十五六。容色不舒。鄭詰之不對。但低頭而已。忽爾火光滿屋。輒瓦亂擲。牀榻俱震。鄭甚懼。猶未疑其婢。自後或食饌穢污。或財帛潛失。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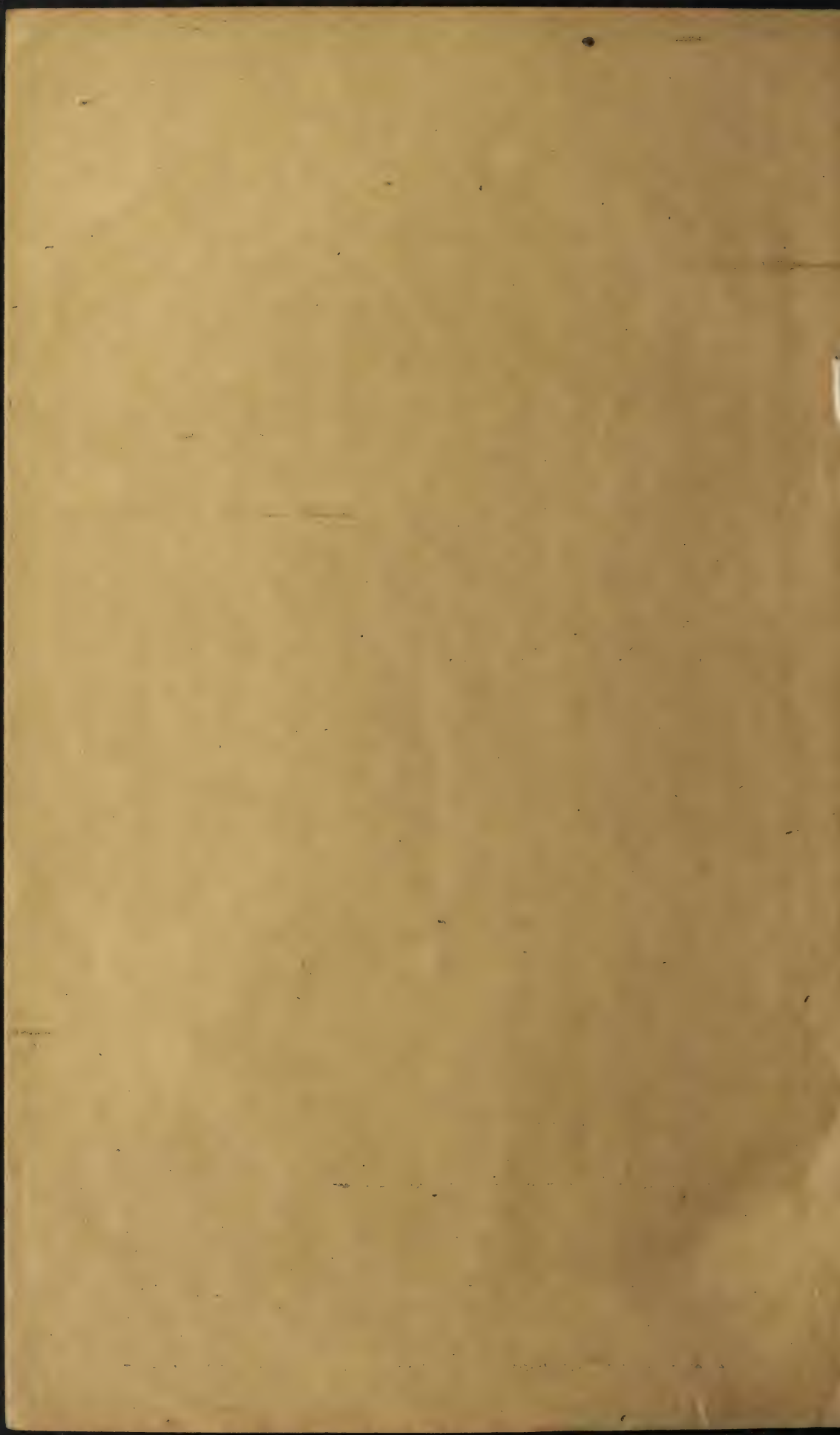
見鼠人立。夜有物歌吟。召行道法者。書符魘効。終不能勝。婢自云。但可驅使。無有他事。即日平靜。問其所從。曰。常有一男子。夜來同處。性頗剛戾。如別有顧。即見嗔怒。鄭遂不敢留。乃賤售去。

鄧長生

元嘉中。大山巢氏。先爲湘縣令。居晉陵。家婢採薪。忽有一人追之。如相問訊。遂共通情。隨婢還家。不復去。巢恐爲禍。出婢於別室。覺有與婢謳歌言語。大小悉聞。不使人見。見者惟婢而已。恒得錢物酒食。日以充足。每與飲吹笛而歌。歌云。閒夜已寂清。長笛亮且鳴。若欲知我者。姓鄧字長生。

異史氏曰。妖字從女從夭。故女之少好者。謂之妖嬈。禽獸草木五行百物之怪。往往託少年以魅人。其託於男子者。十之一二。嗚呼。禽獸草木五行百物之妖。一託於人形。而人不能辨。之人不待託妖。又將何如哉。武爲媚狐。趙爲禍水。郗爲毒蟒。人之反常。又何嘗不化而爲禽獸草木五行百物怪也。









香艷叢書

第十集





香艷叢書

十集卷四

梅譜

宋 范成大

梅天下尤物。無間智賢愚不肖。莫敢有異議。學園之士。必先種梅。且不厭多。他花有無多少。皆不繫重輕。余於石湖玉雪坡。既有梅數百本。比年又於舍南買王氏僦舍七十楹。盡拆除之。治爲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與梅。吳下栽梅特盛。其品不一。今始盡得之。隨所得爲之譜。以遺好事者。

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直脚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絕之趣。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

早梅花勝直脚梅。吳中春晚二月始爛熳。獨此品於冬至前已開。故得早名。錢塘湖上亦有一種。開尤早。余嘗重陽日親折之。有橫枝對菊開之句。符都賣花者爭先爲奇。冬初所未開枝。置浴室中。薰蒸令折。強名早梅。終瑣碎無香。余頃



守桂林。立春梅已過。元夕則嚙青子。皆非風土之正。杜子美詩云。梅蕊臘前破。梅花年後多。惟冬春之交。正是花時耳。

官城梅。吳下園人以直脚梅擇他本。花肥實美者接之。花遂敷腴。實亦佳。可入煎造。唐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城梅也。

消梅。花與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圓小。鬆脆多液。無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噉。北梨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梨。與此同意。

古梅。會稽最多。四明吳興亦間有之。其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花身。又有苔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風至綠絲飄飄可玩。初謂古木久歷風日。致然。詳考會稽所產。雖小株亦有苔痕。蓋別是一種。非必古木。余嘗從會稽移植十本。一年後花雖盛發。苔皆剝落殆盡。其自湖之武康所得者。卽不變移。風土不相宜。會稽隔一江湖。蘇接壤。故土宜或異同也。凡古梅多苔者。封固花葉之眼。惟罅隙間始能發花。花雖稀而氣之所鍾。豐腴妙絕。苔剝落者。則花發仍多。與常梅同。去城都二十里。有臥梅。偃蹇十餘丈。相傳唐物也。謂之梅龍。好事者載酒遊。



之清江酒家有大梅如數間屋。傍枝四垂。周遭可羅坐數十人。任子鹽運使買得。作凌風閣臨之。因遂進築大圃。謂之盤園。余生平所見梅之奇古者。惟此兩處爲冠。隨筆記之。附古梅後。

重葉梅。花頭甚豐。葉重數層。盛開如小白蓮。梅中之奇品。花房獨出而結實多。雙尤爲瑰異。極梅之變化。工無餘巧矣。近年方見之。蜀海棠有重葉者。名蓮花海棠。爲天下第一。可與此梅作對。

綠萼梅。凡梅花跗蒂皆絳紫色。惟此純綠。枝梗亦青。特爲清高。好事者比之九疑仙人萼綠華。京師艮嶽有萼綠華堂。其下專植此本。人間亦不多有。爲時所貴重。吳下又有一種。萼亦微綠。四邊猶淺絳。亦自難得。

百葉緗梅。亦名黃香梅。亦名千葉香梅。花葉至二十餘瓣。心色微黃。花頭差小而繁密。別有一種芳香。比常梅尤穠美。不結實。

紅梅。粉紅色。標格猶是梅。而繁密則如杏。香亦類杏。詩人有北人全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與江梅同開。紅白相映園林。初春絕景也。梅聖俞詩云。認桃無綠。

葉辨杏有青枝。當時以爲著題。東坡詩云。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蓋謂其不韻。爲紅梅解嘲云。承平時。此花獨盛於姑蘇。晏元獻公始移植西岡圃中。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云。若更開遲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也。晏笑曰。儻父安得不然。王琪君玉時守吳郡。聞盜花種事。以詩遣公曰。館娃宮北發精神。粉瘦瓊寒露蕊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當時罕得如此。比年展轉移接。殆不可勝數矣。世傳吳下紅梅詩甚多。惟方子通一篇絕唱。有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之句。

鴛鴦梅。多葉紅梅也。花輕盈重葉數層。凡雙果必並蒂。惟此一蒂而結雙梅。亦尤物。

杏梅。花比紅梅色微淡。結實甚匾。有爛斑色。全似杏味。不及紅梅。

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名蠟梅。凡三種。以子種出不經接。花小香淡。其品最下。俗謂之狗蠅梅。經接花疎。雖盛開花常半含。



名磬口梅。言似僧磬之口也。最先開。色深黃如紫檀。花密香穠。名檀香梅。此品最佳。蠟梅香極清芳。殆過梅香。初不以形狀貴也。故難題詠。山谷簡齋但作五言小詩而已。此花多宿葉。結實如垂鈴。尖長寸餘。又如大桃奴子在其中。

### 後序

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疎瘦與老枝恠奇者爲貴。其新接稊木。一歲抽嫩枝。直上或三四尺。如醖醖薔薇輩者。吳下謂之氣條。此直宜取實規利。無所謂韻與格矣。又有一種糞壤力勝者。於條上茁短橫枝。狀如棘針。花密綴之。亦非高品。近世始畫墨梅。江西有楊補之者。尤有名。其徒倣之者實繁。觀楊氏畫。大略皆氣條耳。雖筆法奇峭。去梅實遠。惟廉宣仲所作。差有風致。世鮮有評之者。余故附之譜後。

卷四

十

集



梅品

宋 張功甫

序曰梅花爲天下神奇。而詩人尤所酷好。淳熙歲乙巳。予得曹氏荒園於南湖之濱。有古梅數十。散輟地十畝。移種成列。增取西湖北山別圃紅梅。合三百餘本。築堂數間以臨之。又挾以兩室。東植千葉細梅。西植紅梅。各一二十章。前爲軒楹。如堂之數。花時。居宿其中。環潔輝映。夜如對月。因名曰玉照。復開澗環繞。小舟往來。未盈半月。捨去。自是客有遊桂隱者。必求觀焉。頃者太保周益公秉釣。予嘗造東閣。坐定。首顧予曰。一棹徑穿花十里。滿城無此好風光。蓋予舊詩尾句。衆客相與歆豔。於是遊玉照者。又必求觀焉。值春凝寒。又能留花。過孟月始盛。名人才士。題詠層委。亦可謂不負此花矣。但花豔並秀。非天時清美。不宜又標韻孤特。若三閭首陽二子。寧稿山澤。終不肯頰首屏氣。受世俗湔拂。間有身親貌悅。而此心落落不相領會。甚至於污褻附近。畧不自揆者。花雖眷客。然我輩胸中空闊。幾爲花呼叫稱冤。不特三歎而足也。因審其性情。思所以爲獎。

護之策。凡數月乃得之。今疏花宜稱憎嫉。榮寵屈辱四事。總五十八條。揭之堂上。使來者有所警省。且示人徒知梅花之貴而不能愛敬也。使與予之言傳布流誦。亦將有媿色云。

花宜稱凡二十六條

爲澹陰。爲曉日。爲薄寒。爲細雨。爲輕烟。爲佳月。爲夕陽。爲微雪。爲晚霞。爲珍禽。爲孤鶴。爲清溪。爲小橋。爲竹邊。爲松下。爲明窓。爲疎籬。爲蒼厓。爲綠苔。爲銅瓶。爲紙帳。爲林間吹笛。爲膝上橫琴。爲石枰下棋。爲掃雪煎茶。爲美人澹粧簪戴。

花憎嫉凡十四條

爲狂風。爲連雨。爲烈日。爲苦寒。爲醜婦。爲俗子。爲老鴉。爲惡詩。爲談時事。爲論差除。爲徑喝道。爲對花張緋幙。爲賞花動鼓板。爲作詩用調羹驛使事。

花榮寵凡六條

爲烟塵不染。爲鈴索護持。爲除地鏡淨落瓣不溜。爲王公旦夕留盼。爲詩人閣筆評量。爲妙妓澹粧雅歌。



花屈辱凡十二條

爲主人不好事。爲主人慳鄙。爲種富家園內。爲與寵婢命名。爲蟠結作屏。爲賞花命猥妓。爲庸僧窗下種。爲酒食店內揶瓶。爲樹下有狗矢。爲枝下晒衣裳。爲青紙屏粉畫。爲生猥巷穢溝邊。

卷四

十

集



洛陽牡丹記

鄧江周氏

姚黃千葉黃花也。色極鮮潔。精采射人。有深紫檀心。近瓶青。旋心一匝。與瓶並色。開頭可八九寸許。其花本出北邙山下白司馬坡姚氏家。今洛中名圃中傳接雖多。准水北歲有開者。大歲間歲乃成千葉。餘年皆單葉或多葉耳。水南率數歲一開千葉。然不及水北之歲也。蓋本出山中宜高。近市多糞壤。非其性也。其開最晚。在衆花彫零之後。芍藥未開之前。其色甚美。而高潔之性。敷榮之時。特異于衆花。故洛人貴之。號爲花王。城中每歲不過開三數朶。都人士女必傾城往觀。鄉人扶老携幼。不遠千里。其爲時所貴重如此。勝姚黃。靳黃。千葉黃花也。有深紫檀心。開頭可八九寸許。色雖深于姚。然精采未易勝也。但頻年有花。洛人所以貴之。出靳氏之圃。因姓得之。皆在姚黃之前。洛人貴之。皆不減姚花。但鮮潔不及姚。而無青心之異焉。可以亞姚而居丹州黃之上矣。

牛家黃。亦千葉黃花。其先出于姚黃。蓋花之祖也。色有紅與黃相間。類一捻紅之初開時也。真宗自汾陰還。駐蹕淑景亭。賞花宴諸從臣。洛民牛氏獻此花。故後人謂之牛花。然色淺于姚黃。而微帶紅色。其品目當在姚黃之下矣。

千心黃。千葉黃花也。大率類丹州黃。而近瓶碎蕊特盛。異于衆花。故謂之千心黃。

甘草黃。千葉黃花也。色紅檀心。色微淺于姚黃。蓋牛丹之比焉。其花初出時多單葉。今名園培壅之盛。變千葉。

丹州黃。千葉黃花也。色淺于斬而深于甘草黃。有檀心深紅。大可半葉。其花初出時。本多葉。今名園栽接得地。間或成千葉。然不能歲成就也。

閔黃。千葉黃花也。色類甘草黃。而無檀心。出于閔氏之圃。因此得名。其品第蓋甘草黃之比歟。

女真黃。千葉淺黃色花也。元豐中出于洛氏銀李氏園中。李以爲異。獻于大尹潞公。公見心愛之。命曰女真黃。其開頭可八九寸許。色類丹州黃。而微帶紅。溫



潤勻榮。其狀色端整。類劉師閣而黃。諸名圃皆未有。然亦甘草黃之比歟。絲頭黃。千葉黃花也。色類丹州黃。外有大葉如盤。中有碎葉一簇。可百餘分。碎葉之心。有黃絲數十莖。聳起而特立。高出于花葉之上。故目之爲絲頭黃。唯天黃寺僧房中一本。特佳。它圃未之有也。

御袍黃。千葉黃花也。色與開頭大率類女真黃。元豐禮應天院神御花園中植。山篋數百。忽于其中變此一種。因目之爲御袍黃。

狀元紅。千葉深紅花也。色類丹砂而淺。葉杪微淡。近萼漸深。有此檀心。開頭可七八寸。其色甚美。迥出衆花之上。故洛人以狀元呼之。惜乎開頭差小于魏花。而色深過之遠甚。其花出安國寺張氏家。熙寧初方有之。俗謂之張八花。今流傳諸譜甚盛。龍歲有此花。又特可貴也。

魏花。千葉肉紅花也。本出晉相魏仁溥園中。今流傳特盛。然葉最繁密。人有數之者。至七百餘葉。面大如盤。中堆積碎葉。突起圓整。如覆鍾狀。開頭可八九寸。許。其花端麗。精采瑩潔。異于衆花。洛人謂姚黃爲王。魏花爲后。誠爲善評也。近



年又有勝魏都勝二品出焉。勝魏似魏花而微深。都勝似魏花而差大。葉微帶紫紅色。意其種皆魏花之所變歟。豈寓于紅花本者。其子變而爲勝魏。寓于紫花本者。其子變而爲都勝邪。

瑞雲紅。千葉肉紅花者。開頭大尺餘。色類魏花微深。然碎葉差大。不若魏之繁密也。葉杪微卷如雲氣狀。故以瑞雲目之。然與魏花迭爲盛衰。魏花多則瑞雲少。瑞雲多則魏花少。意者草木之妖亦相忌嫉而勢不並立歟。

岳山紅。千葉肉紅花也。本出于嵩岳。因此得名。色深于瑞雲。淺于狀元紅。有紫檀心。鮮潔可愛。花唇微淡。近萼漸深。開頭可八九寸。

間金。千葉紅花也。微帶紫而類金繫腰。開頭可八九寸許。葉間有黃蕊。故以間金目之。其花蓋大黃蕊之所變也。

金繫腰。千葉黃花也。類間金而無蕊。每葉上有金線一道。橫于半花上。故目之爲金繫腰。其花本出于緱氏山中。

一捻紅。千葉粉紅花也。有檀心花。葉之杪各有深紅一點。如美人以胭脂手



捻之。故謂之一捻紅。然開頭差小可七八寸許。初開時多青。折開時乃變成紅耳。

九萼紅。千葉粉紅花也。莖葉極高大。其苞有青趺九重。苞未折時。特異于衆花。花開必先青。折數日。然後色變紅。花葉多皺蹙。有類揉草。然多不成就。偶有成者。開頭盈尺。

劉師閣。千葉淺紅花也。開頭可八九寸許。無檀心。本出長安劉氏尼之閣下。因此得名。微帶紅黃色。如美人肌肉。然瑩白溫潤。花亦端整。然不常開。率數年乃見一花耳。

壽安有二種。皆千葉肉紅花也。出壽安縣錦屏山中。其色似魏花而淺淡。一種葉差大。開頭不大。因謂之大葉壽安。一種葉細。故謂之細葉壽安。云。洗妝紅。千葉肉紅花也。元豐中。忽生于銀李園山篋中。大率似壽安而小異。劉公伯壽見而愛之。謂如美婦人洗去朱粉。而見其天真之肌。瑩潔溫潤。因命名。其品第蓋壽安劉師閣之比歟。

蹙金毬。千葉淺紅花也。色類間金而葉杪鉞蹙。間有黃稜斷續于其間。因此得名。然不知所出之因。今安勝寺及諸園皆有之。

探春毬。千葉肉紅花也。開時在穀雨前。與一百五相次開。故曰探春毬。其花大率類壽安紅。以其開早。故得今名。

二色紅。千葉紅花也。元豐中出于銀李園中。于接頭一本上岐分爲二色。一淺一深。深者類間金。淺者類瑞雲。始以爲有兩接頭。詳細視之。實一本也。豈一氣之所鍾而有淺深厚薄之不齊歟。大尹潞公見而賞異之。因命今名。

蹙金樓子。千葉紅花也。類金繫腰。下有大葉如盤。盤中碎葉繁密聳起而圓整。特高于衆花。碎葉鉞蹙互相粘綴。中有黃蕊。間雜于其間。然葉之多。雖魏花不及也。元豐中生于袁氏之圃。

碎金紅。千葉粉紅花也。色類間金。每葉上有黃點數星。如黍粟大。故謂之碎金紅。

越山紅樓子。千葉粉紅花也。本出于會稽。不知到洛之因也。近心有長葉數十



片聳起而特立狀類重臺蓮。故有樓子之名。

彤雲紅。千葉紅花也。類狀元紅。微帶緋色。開頭大者幾盈尺。花唇微白。近萼漸深。檀心之中皆瑩白。類御袍花。本出于月波堤之福嚴寺。司馬公見而愛之。目之爲彤雲紅也。

轉枝紅。千葉紅花也。蓋間歲乃成千葉。假如今年南之千葉。北之多葉。明年北之千葉。南之多葉。每歲互換。故謂之轉枝紅。其花大率類壽安云。

紫粉絲旋心。千葉粉紅花也。外有大葉十數重如盤。盤中有碎葉百許。簇于瓶心之外。如旋心芍藥然。上有紫粉數十莖。高出于碎葉之表。故謂之曰紫粉絲心。元豐中生于銀李圃中。富貴紅。不暈紅。壽妝紅。玉盤妝。皆千葉粉紅花也。大率類壽安而有小異。富貴紅色差深而帶緋紫色。不暈紅次之。壽妝紅又次之。玉盤妝最淺淡者也。大葉微白。碎葉粉紅。故得玉盤妝之號。

雙頭紅。雙頭紫。皆千葉花也。二花皆並蒂而生。如鞍子而不相連屬者也。唯應天院神御花圃中有之。不有多葉者。蓋地勢有肥瘠。故有多葉之變耳。培壅得



地力有簇五者。然開頭愈多。則花愈小矣。

左紫。千葉紫花也。色深于安勝。然葉杪微白。近萼漸深。突起圓整。有類魏花。開頭可八九寸。大者盈尺。此花最先出。國初時生于豪民左氏家。今洛中傳接者雖多。然難得真者。大抵多轉枝不成千葉。雖長壽寺彌陀院一本特佳。歲歲成就。舊譜所謂左紫。即齊頭紫。如碗而平。不若左紫之繁密圓整。而有夫含稜之異云。

紫繡毬。千葉紫花也。色深而瑩澤。葉密而圓整。因得繡毬之名。然難得見花。大率類左紫云。但葉杪色白。不如左紫之唇白也。比之陳州紫。袁家紫。皆大同而小異耳。

安勝紫花也。開頭徑尺餘。本出于城中千葉安勝院。因此得名。延歲左紫與綉毬皆難得花。唯安勝紫與大宋紫特盛。歲歲皆有。故名園中傳接甚多。大宋紫。千葉紫花也。本出于永寧縣大宋川。豪民李氏之譜。因謂大宋紫開頭極盛。徑尺餘。衆花無比。其大者。其色大率類安勝紫云。



順聖千葉花也。色深類陳州紫。每葉上有白縷數道。自唇至萼。紫白相間。淺深同。開頭可八九寸許。燕寧中方有。

陳州紫。袁家紫。一色花。皆千葉。大率類紫綉毬而圓整不及也。

潛溪緋。本千葉緋花也。有皂檀心。色之殷美。衆花少與比者。出龍門山潛溪寺。本後唐相李潘別墅。今寺僧無好事者。花亦不成千葉。民間傳接者雖衆。大率皆多葉花耳。惜哉。

玉千葉。白花無檀心。瑩潔如玉。溫潤可愛。景祐中。開于苑上書宅山篋中。細葉繁密。類魏花而白。今傳接于洛中雖多。然難得花。不歲成千葉也。

玉樓春。千葉白花也。類玉蒸餅而高有樓子之狀。元豐中。生于何清縣左氏家。獻于潞公。因名之曰玉樓春。

玉蒸餅。千葉白花也。本出延州。及流傳到洛而繁盛。過于延州時。花頭大于玉千葉。杪瑩白。近萼微紅。開頭可盈尺。每至盛開。枝多低。亦謂之軟條花云。承露紅。多葉紅花也。每朵各有二葉。每葉之近萼處。各成一個鼓子花樣。凡有

十二個。唯葉杪折展與衆花不同。其下玲瓏不相倚着。望之如雕鏤。可受凌晨。如有甘露盈個。其香益更旖旎。與承露紫大率相類。唯其色異耳。玉樓紅。多葉花也。色類彤雲紅。而每葉上有白縷數道。若雕鏤然。故以玉樓目之。

一百五者。千葉白花也。洛中寒食衆花未開。獨此花最先。故此貴之。



陳州牡丹記

宋 張邦基

洛陽牡丹之品。見于花譜。然未若陳州之盛且多也。園戶植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政和壬辰春。予侍親在郡。時園戶牛氏家忽開一枝。色如鵝雛而淡。其面一尺三四寸。高尺許。柔葩重疊。約千百葉。其本姚黃也。而于葩英之端。有金粉一暈縷之。其心紫葢。亦金粉縷之。牛氏乃以縷金黃名之。以簾篠作棚屋圍幃。復張青幘護之于門首。遣人約止遊人。人輸千錢。乃得入觀。十日間。其家數百千。予亦獲見之。郡首聞之。欲剪以進于內府。衆園戶皆言不可。曰。此花之變易者。不可爲常。他時復來。索此品。何以應之。又欲移其根。亦以此爲辭。乃已。明年花開。果如舊品矣。此亦草木之妖也。

蘇長公記東武舊俗。每歲四月大會於南禪資福兩寺。芍藥供佛。而今歲最盛。凡七千餘朵。皆重跗累萼。繁麗豐碩。中有白花。正圓如覆盂。其下十餘葉稍大。承之如盤。姿格瑰異。獨出於七十朵之上。云得之於城北蘇氏園中。周

宰相莒公之別業。此亦異種。與牛氏家牡丹並足傳異云。



天彭牡丹譜

宋 陸游

花品序第一

牡丹在中州。洛陽爲第一。在蜀。天彭爲第一。天彭之花。皆不詳其所自出。土人云。曩時永寧院有僧種花最盛。俗謂之牡丹院。春時賞花者多集于此。其後花稍衰。人亦不復至。崇寧中。州民宋氏張氏蔡氏。宣和中。右子灘楊氏。皆嘗買洛中新花以歸。自是洛花散於人間。花戶始盛。皆以接花爲業。大家好事者皆竭其力以養花。而天彭之花。遂冠兩川。今惟三井李氏劉村母氏城中蘇氏城西李氏花特盛。又有餘力治亭館。以故最得名。至花戶連畛相望。莫得其姓氏也。天彭三邑皆有花。惟城西沙橋上下。花尤超絕。由沙橋至壩口。崇寧之間。亦多佳品。自城東抵濠陽。則絕少矣。大抵花品近百種。然著者不過四十。而紅花最多。紫花黃花白花各不過數品。碧花一二而已。今自狀元紅至歐碧。以類次第之。所未詳者。姑列其名於後。以待好事者。

狀元紅 祥雲 紹興春 膳脂樓 玉腰樓 金腰樓 雙頭紅

富貴紅 一尺紅 鹿胎紅 文公紅 政和春 醉西施 迎日紅

彩霞 疊羅 勝疊羅 瑞露蟬 乾花 大千葉 小千葉

右一十一品紅花

紫綉毬 乾道紫 潑墨紫 葛巾紫 福嚴紫

右五品紫花

禁苑黃 慶雲黃 青心黃 黃氣毬

右四品黃花

玉樓子 劉師哥 玉覆盆

右三品白花

歐碧

右一品碧花

轉枝紅 朝霞紅 灑金紅 瑞雲紅 壽陽紅 探春毬 米囊紅



福勝紅	油紅	青絲紅	紅鵝毛	粉鵝毛	蹙金毬	間綠樓
銀絲樓	人對蟬	洛陽春	海芙蓉	膩玉紅	內人嬌	朝天紫
陳州紫	袁家紫	御衣紫	斬黃	玉抱肚	勝瓊	白玉盤
碧玉盤	界金樓	樓子紅				

右三十一品未詳

花釋名第二

洛花見紀於歐陽公者。天彭往往有之。此不載。載其著於天彭者。彭人謂花之多葉者京花。單葉者川花。近歲尤賤川花。賣不復售。花之舊栽曰祖花。其新接頭有一春兩春者。花少而富。至三春則花稍多。及成樹。花雖益繁而花葉色減矣。狀元紅者。重葉深紅花。其色與鞞紅潛緋相類。而天姿富貴。彭人以冠花品多葉者。謂之第一架。葉少而色稍淺者。謂之第二架。以其高出衆花之上。故名狀元紅。或曰舊制進士第一人。卽賜茜袍。此花如其色。故以名之。祥雲者。千葉淺紅花。妖艷多態。而花葉最多。花戶王氏謂此花如朶雲狀。故謂之祥雲。紹興

春者。祥雲子花也。色淡佇而花尤富。大者徑尺。紹興中始傳。大抵花戶多種花。子以觀其變。不獨祥雲耳。胭脂樓者。深淺相間。如胭脂染成。重趺累萼。狀如樓觀。色淺者出於新繁勾氏。色深者出於花戶宋氏。又有一種色稍下。獨勾氏花爲冠。金腰樓玉腰樓皆粉紅花而起樓子。黃白間之。如金玉色。與胭脂樓同類。雙頭紅者。並蒂駢萼。色尤鮮明。出於花戶宋氏。始秘不傳。有謝主簿者。始得其種。今花戶往往有之。然養之得地。則歲歲皆雙。不爾則間年矣。此花之絕異者也。富貴紅者。其花葉圓正而厚。色若新染。所異者他花皆落。獨此抱枝而槁。亦花之異者。一尺紅者。花性頗近紫色。花面大幾尺。故以一尺名之。鹿胎紅者。鶴領紅子。花色紅。微帶黃。上有白點如鹿胎。極化工之妙。歐陽公花品有鹿胎花者。刀紫花與此頗異。文公紅者。出於西京潞公園。亦花之麗者。其種傳蜀中。遂以文公名之。政和春者。淺粉紅花有絲頭。政和中始出。醉西施者。粉白花。中間紅暈。狀如酡顏。迎日紅與醉西施同類。淺紅花中特出深紅。花開最早而妖麗奪目。故以迎日名之。彩霞者。其色光麗。爛然如霞。疊羅者。中間瑣碎如疊羅紋。



勝疊羅者差大如疊羅。此三品皆以形而名之。瑞露蟬亦粉紅花。中抽碧心。如合蟬狀。乾花者粉紅花。而分蟬旋轉其花。大千葉小千葉皆粉紅花之傑者。大千葉無碎花。小千葉則花萼瑣碎。故以大小別之。此二十一品。皆紅花之著者也。紫綉毬一名新紫花。蓋魏花之別品也。其花間正如繡毬狀。亦有起樓者。爲天彭紫花之冠。乾道紫色稍淡而暈紅。出未十年。潑墨者。新紫花之子花也。單葉深黑如墨。歐公記有葉底紫近之。葛巾紫花圓正而富麗。如世人所戴葛巾狀。福嚴紫亦重葉紫花。其葉少於紫繡毬。莫詳所以得名。按歐公所紀有玉版白。出於福嚴院。土人云此花亦自西京來。謂之舊紫花。豈亦出於福嚴耶。禁苑黃蓋姚黃之別品也。其花閑淡高秀。可亞姚黃。慶雲黃花葉重複。郁然輪囷。以故得名。青心黃者。其花心正青。一本花往往有兩品。或正圓如毬。或層起成樓子。亦異矣。黃氣毬者。淡黃檀心。花葉圓正。間背相承。敷腴可愛。玉樓子者。白花起樓。高標逸韻。自然是風塵外物。劉師哥者。白花帶微紅。多至數百葉。纖妍可愛。莫知所以得名。玉覆盆者。一名玉炊餅。蓋圓頭白花也。碧花止一品。名曰歐。



碧其花淺碧而開最晚。獨出歐氏。故以姓著。大抵洛中舊品。獨以姚魏爲冠。天彭則紅花以狀元紅爲第一。紫花以紫繡毬爲第一。黃花以禁苑黃爲第一。白花以玉樓子爲第一。然花戶歲益培接。新特間出。將不特此而已。好事者尙屢書之。

## 風俗記第三

天彭號小西京。以其俗好花。有京洛之遺風。大家至子本花時。自太守而下。往往卽花盛處張飲。帟幙車馬歌吹相屬。最盛於清明寒食時。在寒食前者。謂之火前花。其開稍久。火後則易落。最喜陰晴相半。時謂之養花天。栽接別治。各有其法。謂之弄花。其俗有弄花一年看花十日之語。故大家例惜花。可就觀。不敢輕剪。蓋剪花則次年花絕少。惟花戶則多植花以牟利。雙頭紅初出時。一本花最直至三十千。祥雲初出。亦直七八千。今尙兩千。州家花時。以花餉諸臺及旁郡。蠟蒂筠籃。旁午于道。予客成都六年。歲常得餉。然率不能絕佳。淳熙丁酉歲。成都帥以善價私售於花戶。得數百苞。馳騎取之。至成都。露猶未晞。其大徑尺。



夜宴西樓下。燭焰與花相映。影搖酒中。繁麗動人。嗟乎天彭之花。要不可望洛中。而其盛已如此。使異時復兩京。王公將相築園第以相誇尚。予幸得與觀焉。其動盪心目。又宜何如也。明年正月十日山陰陸游書。





海棠譜

錢塘陳思

敘事

蜀花稱美者有海棠焉。然記牒多所不錄。蓋恐近代有之。何者古今獨棄此而取彼耶。嘗聞眞宗皇帝御製後苑雜花十題。以海棠爲首章。賜近臣唱和。則知海棠足與牡丹抗衡。而可獨步於西州矣。因搜擇前志。惟唐相賈元靖耽著百花譜。以海棠爲花中神僊。誠不虛美耳。近世名儒巨賢。發于歌詠。清詞麗句。往往而得。慶曆中爲縣洪雅。春多暇日。地富海棠。幸得爲東道主。惜其繁艷。爲一隅之滯卉。爲作海棠記。敘其大槩。及編次諸公詩句于右。復以拙作五言百韻詩一章。四韻詩一章。附于卷末。好事者幸無誚焉。沈立海棠記序

棠之稱甚衆。若詩有蔽芾甘棠。又曰有杖之杜。又爾雅釋木曰杜甘棠也。

郭璞注今

之杜

杜赤棠。白者棠。又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棠實。又俗說有地棠。棠梨。沙棠。味

如李。無核。較是數說。俱非謂海棠也。凡今草木以海爲名者。西陽雜俎云。唐贊



皇李德裕嘗言花名中之帶海者。悉從海外來。故知海櫻海柳海石榴海木瓜之類。俱無聞於記述。豈以多而爲稱耶。又非多也。誠恐近代得之于海外耳。又杜子美海櫻行云。欲栽北苑不可得。惟有西域顛僧識。若然則贊皇之言不誣矣。海棠雖盛稱於蜀。而蜀人不甚重。今京師江淮尤競植之。每一本價不下數十金。勝地名園。目爲佳致。而出江南者。復稱之曰南海棠。大抵相類。而花差小。色尤深耳。棠性多類梨。核生者長遲。逮十數年。方有花。都下接花工。多以嫩枝附梨而贅之。則易茂矣。種宜壚壤膏沃之地。其根色黃而盤勁。其木堅而多節。其外白而中赤。其枝柔密而脩暢。其葉類杜。大者縹綠色。而小者淺紫色。其紅花五出。初極紅。如臙脂點點然。及開則漸成纈暈。至落則若宿粧淺粉矣。其蒂長寸餘。淡紫色。於葉間或三萼至五萼爲叢而生。其蕊如金粟。蕊中有鬚三。如紫絲。其香清酷。不蘭不麝。其實狀如梨。大若櫻桃。至秋熟可食。其味甘而微酸。茲棠之大槩也。沈立海棠記。

杜子美居蜀累年。吟詠殆遍。海棠奇艷。而詩章獨不及何耶。鄭谷詩云。浣花溪。



上空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是已。本朝名士賦海棠甚多。往往皆用此爲實事。如石延年云。杜甫句作略。薛能詩未工。錢易詩云。子美無情甚。都官著意頻。李定詩云。不霑工部風騷力。猶占勾芒造化權。獨王荊公詩。用此作梅花詩。最爲有意。所謂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末句云。多謝許昌傳雅什。蜀都曾未識詩人。不道破爲尤工也。韻語陽秋

東坡海棠詩云。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銀燭照紅粧。事見太眞外傳。曰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眞妃。于時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韻殘。粧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冷齋夜話

東坡謫黃州。居于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而獨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東坡爲作長篇。平生喜爲人寫人間刻石者。自有五六本云。吾平生最得意詩也。古今詩話

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絕出時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爲杜君章所有。廳後小亭僅丈餘。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輒載酒。日飲其



下竟謝而去。歲以爲常。至今故吏尙能言之。

石林詩話

少游在黃州。飲於海橋天。南北多海棠。有老書生家海棠叢間。少游醉臥宿於此。明日題其柱曰。喚起一聲人。悄。衾暖。夢寒。空曉。章雨過。海棠開。春色又添多。少社。甕釀成微笑。半破癯瓢共。百覺健倒。急投床。醉鄉廣大人間。小東坡愛之。恨不得其腔。當有知之者耳。冷齋夜話

李丹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議者以去家遠。乃改授鄂州。涪材聞之。乃吐飯。大步往謁李曰。誰爲大夫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涪材曰。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爲笑。墨客揮犀

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人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陳俗哉。山谷作醢醢詩曰。露濕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古將出類。而吾叔涪材作海棠詩。又不然。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意尤工也。



仁宗朝。張冕學士賦蜀中海棠詩。沈立取以載海棠記中云。山木瓜開千顆。顆水林檎發一攢攢。注云。大約木瓜林檎花初開。皆與海棠相類。若冕言。則江西人正謂棠梨花耳。惟紫緜色者。始謂之海棠。按沈立記言。其花五出。初極紅。如臙脂點點然。及開則漸成纈暈。至落則若宿粧淡粉。審此則似木瓜林檎六花者。非真海棠明矣。晏元獻云。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海棠花。然則元獻亦與張冕同意耶。

閩中曹字修貢堂下海棠極盛。三面共二十四叢。長條脩幹。頃所未見。每春著花。真錦繡段。其間有如紫緜揉色者。亦有不如此者。蓋其種類不同。不可一槩論也。至其花落。則皆若宿粧淡粉矣。余三春對此。觀之至熟。大率富沙多此。官舍人家。往往皆種之。並是帶子海棠。正與蜀中者相類。斯可貴耳。今江浙間。別有一種柔枝長蒂。顏色淺紅。垂英向下。如日薦者。謂之垂絲海棠。全與此不相類。蓋強名耳。

吾叔劉淵材曰。平生死無恨。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淵材欲說。歛目不言。久



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乃答曰第一恨鰭魚多骨二恨金橘太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詩聞者大笑淵材瞠目答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

眞宗御製後苑雜花十題以海棠爲首近臣唱和瑣碎後錄

唐相賈耽著百花譜以海棠爲花中神仙同前

重葉海棠曰花命婦又以多葉海棠爲花戚里牡丹榮辱志

每歲冬至前後正宜移掇窠子隨手使肥水澆以蠶過麻屑糞土壅培根底使之厚密纔到春暖則枝葉自然大發著花亦繁密矣長春備用

許昌薛能海棠詩敘蜀海棠有聞而詩無聞花木錄

南海棠本性無異惟枝多屈曲數數有刺如杜梨花亦繁盛開稍早同前

東坡謫居齊安時以文章游戲三昧齊安樂籍中李宜一者色藝不下他妓他妓因燕序中有得詩曲獨宜以誦誦不能有所請人皆咎之坡將移臨安於祖餞處宜哀鳴力請坡半酣笑謂之曰東坡居士文名久何事無言及李宜恰似



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詩話總龜

蜀潘炆。有嬖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藥而生。頗有國色。善爲新聲。外史。擣杵。

黎舉常云。欲令梅聘海棠。棖子臣櫻桃。及以芥嫁笋。但恨時不同。使牡丹、酴醾、楊梅、枇杷。盡爲執友。雲山散錄

海棠花欲鮮而盛。於冬至日早。以糟水澆根下。鎖碎錄

李贊皇花木記。以海爲名者。悉從海外來。如海棠之類是也。海棠候花謝。結子剪去。來年花盛而無葉。同前

黃海棠。本性類海棠。青葉微圓而色深。光滑不相類。花半開。鵝黃色。盛開漸淺黃矣。同前

海棠色紅。以木瓜頭接之。則色白。長樂志

徐儉樂道。隱於藥肆中。家植海棠。結巢其上。引杯倚木而飲。紺珠集

詩上

海棠

太宗御製

每至春園獨有名。天然與染半紅深。芳菲占得歌臺地。妖艷誰憐向日臨。莫道無情閑笑臉。任從折戴上冠簪。偏宜雨後看顏色。幾處金杯爲爾斟。

海棠

眞宗御製

春律行將半。繁枝忽競芳。霏霏含宿霧。灼灼艷朝陽。戲蝶棲輕蕊。遊蜂逐遠香。物華畱賦詠。非獨務雕章。

又

翠萼凌晨綻。清香逐處飄。高低臨曲檻。紅白間纖條。潤比攢溫玉。繁如簇絳綃。盡堪圖畫取。名筆在僧繇。

會僚屬賞海棠偶有題詠

光宗御製

濃淡名花產蜀鄉。半含風露浥新粧。嬌嬈不減舊時態。誰與丹青爲發揚。

觀海棠有成

又

東風用意施顏色。艷麗偏宜著雨時。朝詠暮吟看不足。羨他逸蝶宿深枝。



唐薛許昌能海棠詩并序

蜀海棠有聞而詩無聞。杜工部子美於斯有之矣。得非興象不出。歿而有懷。何天之厚余。獲此遺遇。謹不敢讓。用當其無。因賦五言一章。二十句。學陳梁之紫妍。漢物之朱。不以彼物擇其功。不以陳言踵其趣。或其人之適此。有若韓宣子者。風雅盡在蜀矣。吾其庶幾。又花植於府之古營。因刻貞石。以遺吾黨。將來君子業詩者。苟未變於道無賦耳。咸通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敘。

酷烈復離披。玄功莫我知。青苔浮落處。暮柳間開時。醉帶遊人挿。連陰彼叟移。晨前清露溼。晏後惡風吹。香少傳何計。妍多畫半遺。島蘇連水脉。庭綻雜松枝。偶泛因沉硯。閑飄欲亂基。遶山生玉壘。和郡徧坤維。負賞慙休飲。牽吟分失饑。明年因不見。畱此贈巴兒。

又七言

四海應無蜀海棠。一時開處一城香。晴來使府低臨檻。雨後人家散出牆。閑地細飄浮淨蘚。短亭深綻隔垂楊。從來看盡詩誰苦。不及懽遊與畫將。

海棠

鄭谷

春風用意勻顏色。銷得携觴與賦詩。濃麗最宜新著雨。嬌嬈全在欲開時。莫愁粉黛臨窓懶。梁廣丹青點筆遲。朝醉暮吟看不足。羨他蝴蝶宿深枝。

蜀中賞海棠

濃淡芳春滿蜀鄉。半隨風雨斷鶯腸。浣花溪上空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

杜工部旅

蜀詩集中無海棠之題

擢第後入蜀經羅利路見海棠盛開偶題

上國休誇紅杏艷。沉溪自照綠苔磯。一枝低帶流鶯睡。數片狂和舞蝶飛。堪恨路長移不得。可無人與畫將歸。手中已有新春桂。多謝烟香更入衣。

奉和眞宗御製後苑雜花海棠

晏樞相殊

太液波才綠。靈和絮未飄。霞文光啓旦。珠琲密封條。積潤涵仙露。濃英奪海綃。九陽資造化。天意屬喬繇。

同和

劉內翰筠



日景烘初綻。鮮風惜未飄。蝶魂迷密徑。鶯語近新條。芳蕙薰宮錦。丹漿暈海綃。惟時奉宸唱。賡奉愧咎繇。

海棠

晏樞相殊

輕盈千結亂櫻蒙。占得年芳近碧櫳。逐處間勻高下萼。幾番分破淺深紅。煙晴始覺香纓綻。日極猶疑蠟蒂融。數夕朱欄未飄落。再三珍重石尤風。

又

杳靄何驚目。鮮妍欲蕩魂。向人無限思。當畫不勝繁。浩露晴方浥。遊蜂暖更暄。只應春有意。畱贈子山園。

又

昔聞遊客話芳菲。濯錦江頭幾萬枝。縱使許昌詩筆健。可能終古絕妍辭。

又

濯錦江頭樹。移根藥砌中。只應春有意。偏與半粧紅。

和樞密侍郎因看海棠憶禁苑此花最盛

晏樞相殊

青瑣曾畱。珍藁宛未移。幸分霖雨潤。猶見艷陽姿。移宅來朱檻。攀條憶絳蕤。能令人愛樹。不獨召南詩。

又

郭待制楨

朱欄明媚照橫塘。芳樹交加枕短牆。傳得東君深意態。染成西蜀好風光。破紅枝上仍施粉。繁翠陰中旋撲香。應爲無詩怨工部。至今含淚作啼粧。

又

石學士延年

君看海棠格。群花品詎同。嬌嬈情自富。蕭散艷非窮。舊穀斑吳苑。梅羅碎蜀宮。錦窠杯裏影。繡段隙前烘。心亂香無數。莖柔動滿叢。意分巫峽雨。腰細漢臺風。盛若霞藏日。鮮於血灑空。高低千點赤。深淺半開紅。粧指朱纔布。膏唇檀更融。色焦無可壓。體瘦不成豐。枝重輕浮外。苞疎密鬧中。難勝蜂不定。易入蝶能通。

宋景文公

蜀地海棠繁媚有思。加膩幹豐條。苒弱可愛。北方所未見。諸公作詩流播西蜀。余素好玩。不能自默。然所道皆在前人陳迹中。如國風申章亦無媿云。



蜀國天餘煦。珍葩地所宜。濃芳不隱葉。併艷欲然枝。嬖影分羣萼。均霞點萬蕤。回文錦成後。夾煎燎烘時。蜂藥迎銜密。鶯梢向坐危。淺深雙絕態。啼笑兩妍姿。絳節排煙竦。丹釭落帶垂。童容乾畏薄。便面到憂遲。媚日能徐照。暄風肯遽吹。蜀少疾風故花愈盛惜懽當晚晚。畱恨付離披。麗極都無比。繁多僅自持。損香饒麝栢。照影欠瑤池。畫要精侔色。歌須巧騁辭。舉樽頻語客。細摘玩芳期。

### 和晏尙書海棠

媚柯攢仄倚春暉。封植寧同北枳移。花自西蜀流種而禮麗不變台嶺分霞爭抱萼。蜀宮栽錦闌纏枝。不憂輕露蒙時潤。正恨炎風獵處危。把酒凭欄堪併賞。莫容私恨爲披離。

### 海棠

西域流根遠。中都屬賞偏。初無可並色。竟不許勝妍。薄暝霞烘爛。平明露濯鮮。長衾繡作地。密帳錦爲天。吳人語懽覆爲帳天淺影才欹檻。柯橫欲照筵。愁心隨落處。醉眼著繁邊。的的誇粧靚。番番恃笑嚬。何嘗間蘭媚。要是掩櫻然。艷足非天譽。香

輕且近傳。所嗟名後出。遺載楚臣篇。

又

萬萼霞乾照曙空。向來心賞已多同。未如此日家園樂。數徧繁枝袞袞紅。

暮春月內署書閣前海棠花盛開率爾七言八韻寄長卿諫議

張洎

去歲海棠花發日。曾將詩句詠芳妍。今來花發春依舊。君已雄飛玉案前。驟隔清塵樞要地。獨攀紅藥艷陽天。疎枝高映銀臺月。嫩葉低含倚閣煙。花落花開懷勝賞。春來春去感流年。清辭早綴巴人唱。妙翰猶緘蜀國牋。共仰壯圖方赫耳。自嗟衰鬢轉皤然。因憑鶯蝶傳消息。莫忘蓬萊有病僊。

海棠

程琳

海外移根灼灼奇。風情閑麗比應稀。晶瑩寶萼排珠琲。旖旎芳叢簇繡帷。繁極只愁隨暮雨。飄多何計駐春暉。浣花溪上年年意。露溼煙霞拂客衣。

海棠

學士李定



青帝行春性自專。精心知向海棠偏。不霑工部風騷力。猶占勾芒造化權。倚檻半開紅朶密。遶池初應翠枝連。誰人與拔栽瓊苑。看與花王鬪後先。

海棠

著作石揚休

花工栽剪用功專。濯錦江頭價最偏。酷愛幾思憑畫手。難題渾覺挫詩權。豔凝絳纈深深染。樹認紅綃密密連。因想當年武平一。枝枝眷賜侍臣先。

海棠

直講范鎮

不知眞宰是誰專。生得韶光此樹偏。吟筆偶遺工部意。賦辭今職翰林權。風翻翠幕晨香入。霞照危牆夕影連。移植上園如得地。芳名應在紫薇先。

又

石揚休

開盡妖桃落盡梨。萼深萼照華池。都緣西蜀盤根遠。豈是東君屬意遲。烟慘別容嚙宿酒。露凝啼臉失胭脂。須知賈相風流甚。曾許神僊品格奇。

和

學士李定

輕紅如杏素遮梨。直似佳人照碧池。已是化工教艷絕。莫嫌青帝與開遲。烟籠

綽約明雙臉。雨借妖嬈入四肢。西蜀有名須得地。瓊林高壓百花奇。

和燕龍圖海棠

推官楊譔

西漢欺盧橘。東陽愛野棠。許昌奇此遇。子美欠先揚。杜宇三春艷。蠶叢一國香。燕脂點亂雨。生色麗斜陽。

西園海棠

范純仁

丹葩翠葉競妖濃。蜂蝶翻翻弄暖風。濯雨正疑宮錦爛。媚晴先奪曉霞紅。芬菲劍外從來勝。歡賞天涯爲爾同。却想鄉關足塵土。只應能見畫圖中。

沈立

英韶在前徒矜下里之曲風。雅未喪豈繫擊轅之音。不圖綴綺靡之辭。抑將導敦厚之旨耳。海棠雖盛於蜀人。不甚貴。因暇偶成五言百韻律詩一章四韻。詩一章附于卷末。知我者無加焉。

岷蜀地千里。海棠花猶妍。萬株佳麗國。二月艷陽天。叢萼勻如布。修莖巧似編。彤雲輕點綴。赤玉翠雕鐫。瑟瑟光輪紫。猩猩血借鮮。淺深相向背。疎密遞勾牽。



輕。倩。重。重。染。丹。砂。細。細。研。藥。纖。金。粟。拱。鬢。嫩。紫。絲。拳。紅。蠟。隨。英。滴。明。璣。著。顚。穿。  
初。莖。爭。袅。娜。翹。榦。共。踟。躕。絕。代。知。無。價。生。香。不。減。穫。分。靈。應。桂。苑。鍾。粹。定。星。躔。  
木。帝。經。邦。相。花。王。入。室。賢。祥。飈。加。剪。拂。卿。霽。共。陶。甄。眞。宰。陰。推。轂。勾。芒。與。著。鞭。  
不。須。憂。薄。命。好。爲。惜。流。年。贊。翼。施。生。柄。扶。持。煦。嫗。權。主。張。韶。令。正。調。燮。淑。威。宣。  
和。氣。高。低。洽。芳。心。次。第。還。金。釵。人。十。二。珠。履。客。三。千。雲。雨。迷。巫。峽。風。波。怨。洛。川。  
娉。婷。宜。住。楚。妖。冶。合。居。燕。繡。被。通。宵。展。華。燈。徹。曙。燃。橫。披。前。檻。外。半。出。假。山。巔。  
暗。羨。游。蜂。採。偷。輸。蟻。穴。沿。瘦。嫌。一。網。織。柔。怯。女。蘿。纏。蓄。恨。憑。誰。訊。無。言。只。自。憐。  
文。君。酒。鱸。伴。楊。子。草。堂。前。品。格。生。來。別。風。流。到。老。全。繁。中。生。悵。望。衆。裏。見。喧。闐。  
暄。暖。精。神。出。晴。明。意。態。便。關。關。鶯。對。語。兩。兩。燕。高。鶩。天。上。宜。封。殖。人。間。偶。佇。延。  
共。櫻。圍。別。館。與。杏。擁。斜。阡。清。暖。簾。爭。卷。黃。昏。暮。尙。褰。低。籠。金。轆。轤。高。映。畫。鞦。韆。  
忽。認。梁。園。妓。深。疑。閬。苑。僊。忽。忽。來。蕙。圃。遠。遠。別。芝。田。羞。隱。溟。濛。霧。輕。如。淡。蕩。煙。  
乍。逢。開。羽。扇。初。喜。下。雲。輶。髣。髴。回。星。靨。依。稀。帶。翠。鈿。五。銖。衣。宛。轉。七。寶。帳。翩。翩。  
獨。立。挨。霓。節。成。行。列。彩。旃。困。宜。支。虎。枕。步。好。襯。金。蓮。舞。定。休。回。袖。粧。濃。不。傳。鈿。



蓋張松鬱鬱。茵藉草芊芊。馥郁蘭供夢。扶蘇柳伴眠。軀輕彌綽約。腰細更便嬛。  
姬妣常顙若。幽柔自洒然。侍兒羅白芷。婢子列芳荃。口口濃檀注。腮腮薄粉填。  
解圍施葉幄。買笑有榆錢。旖旎環瑤席。婆娑匝玳筵。嬌依屏曲曲。泣對露涓涓。  
南陌輕埃蔽。東郊夕照連。幾時休縹渺。從此識嬋娟。是處遺簪珥。誰家不管絃。  
妬姬貪恐失。戲稚惜何顛。折閃搔頭褪。擎攏約腕揎。戴遮鬢上鳳。裝壓鬢邊蟬。  
汲引新懽聚。消磨宿忿蠲。縱觀須倒載。命宴必加籩。翻曲教歌媛。更詞送酒船。  
鄉心須暫解。病眼當時痊。迢遞來油壁。從容住錦韉。雅宜交讓比。穠興棣華聯。  
不慣參朱槿。寧甘混木綿。醪醑潛失色。踟躕敢差肩。素奈思投迹。天桃耻備員。  
梧桐愧金井。芍藥濫花磚。併壓辛夷俗。潛排寶馬薦。天恩無久恃。人寵莫長專。  
布影交三徑。敷榮遍一廛。凝眸方曄曄。回首旋翩翩。可忍驚飈挫。胡煩急景煎。  
珊瑚隨手碎。絳雪繞枝旋。拂漢霞初散。當樓月自圓。飄零隨蠛蠓。散亂逐漪漣。  
灼灼官城外。亭亭錦水邊。抱愁應慘蹙。有淚卽潺湲。午隱迷蝴蝶。朝寒怨杜鵑。  
物情元倚伏。人意莫拘攣。擢秀高羣植。稱珍極八埏。未開獨脉脉。憂落固悁悁。



別著新文紀。重排舊譜箋。共知紅艷好。誰辨赤心堅。實事陪朱李。根宜灌醴泉。  
栽須憐竹栢。樹莫繞烏鳶。耻託膏腴茂。當隨富貴遷。爲多猶底滯。因遠尙迍邐。  
客思易成亂。心期未省愆。畫思摩詰筆。吟稱薛濤牋。醉日休頻送。詩情豈易緣。  
薛能誇麗句。鄭谷賞佳篇。止感芳姿美。那憐託地偏。山經猶罕記。方志未多傳。  
巧詠憂才竭。冥搜得意顛。遐陬寡眞賞。僻境忍輕捐。抽秘慙非據。探奇敢讓先。  
援毫敘名卉。聊用放懷焉。

又

占斷香與色。蜀花徒自開。園林無卽俗。蜂蝶落仍來。青帝若爲意。東風無限才。  
古今吟不盡。百韻愧空裁。

詩下

商山海棠

王元之

錦里名雖盛。商山艷更繁。別疑天與態。不稱土生根。淺著紅蘭染。深於絳雪噴。  
待開先釀酒。怕落預呼魂。香裏無勍敵。花中是至尊。桂須辭月窟。姚合避僊源。

浮動冠頻側。霓裳袖忽翻。望夫臨水石。窺客出墻垣。贈別難饒柳。忘憂肯讓萱。  
輕輕飛燕舞。脉脉息嬌言。蕙陋虛侵逕。梨凡浪占園。論心留蝶宿。低面厭鶯喧。  
不忝神僊品。好事者作花品以此爲神僊何辜造化恩。自期栽御苑。誰使擲山村。綺季荒祠  
畔。僊娥古洞門。煙愁思舊夢。雨泣怨新恩。畫恐名妃恨。移同卓氏奔。祗教三月  
見。不得四時存。繡被堆籠勢。燕脂浥淚痕。貳車春未去。應得伴芳樽。

別堂後海棠

一堆紅雪媚青春。惜別須教淚滿巾。好在明年莫憔悴。校書兼是愛花人。此花後是推官王校書移入

題錢塘縣羅江東手植海棠

江東遺跡在錢塘。手植庭花滿縣香。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

寓居定慧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蘇東坡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麁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山谷。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薦華屋。朱唇得酒



暈生臉。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懷  
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先生食飽無一事。散步逍遙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拄  
杖敲門看脩竹。忽逢絕艷照衰朽。歎息無言惜病目。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  
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到。銜子飛來定鴻鵠。天涯流落俱可念。爲飲一樽歌  
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雪落紛紛那忍觸。

海棠

前人

東風嫋嫋汎崇光。香霧霏霏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粧。  
遊海棠西山示趙彥成

邵康節

東風吹雨過溪門。白白朱朱亂遠村。雁石已無回唇勢。岸風猶出繫船痕。時危  
不厭江山僻。客好惟知笑語溫。莫上南岡看春色。海棠花下却銷魂。

海棠

韓持國

濯錦江頭千萬枝。當來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怕春寒雨溼衣。  
在禁林時有懷荆南舊遊

元厚之

去年曾醉海棠叢。聞說新枝發舊紅。昨夜夢回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

海棠

洪覺範

酒入香腮笑不知。小粧初罷醉兒癡。一株柳外牆頭見。却勝千叢著雨時。

海棠

崔德符

渾是華清出浴初。碧綃斜掩見紅膚。便教桃李能言語。要此嬌妍比得無。

海棠并序

梅聖俞

道損司馬。前日過訪別且云計程二月到郡正看海棠頗見太守風味因爲

詩以送行

蜀州海棠勝兩川。使君欲賞意已猛。春露洗開千萬株。燕脂點素攢細梗。朝看不足夜秉燭。何暇更尋桃與杏。青泥劒棧將度時。跨馬莫辭霜氣冷。

海棠

江鷺入朱閣。海棠繁錦條。醉生燕玉頰。瘦聚楚宮腰。曾不分香去。尤宜著意描。誰能共吹笛。樹下想前朝。

余嘗於宋宣狄宅見固畫明皇於海棠花下吹簫簾甯王吹笛



又

要識吳同。須看線海棠。燕脂色欲滴。紫蠟帶何長。夜雨偏宜著。春風一任狂。當時杜子美。吟徧獨相忘。

海棠

王荊公

綠嬌隱約眉輕掃。紅嫩妖嬈臉薄粧。巧筆寫傳功未盡。清才吟詠興何長。

移岳州去房陵道中見海棠

張芸叟

馬息山頭見海棠。羣僊會處錦屏張。漫天風雨行人絕。自落自開還自香。

和何靖山人海棠

文與可

爲愛香苞照地紅。倚欄終日對芳叢。夜深忽憶南枝好。把酒更來明月中。

晁二家有海棠去歲花開晁二呼杜卿家小娃歌舞花下痛飲今春花開

復欲招客而杜已出守戲以詩調之

張文潛

頗疑蜂蝶過隣家。知是東牆去歲花。駿馬無因迎小妾。鳴東何用強隨車。

雨中對酒庭下海棠經雨不謝

陳叅政

巴陵二月客添衣。草草杯盤恨醉遲。燕子不禁連夜雨。海棠猶待老人詩。天翻地覆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白竹籬前湖海闊。茫茫身世兩堪悲。

陪粹翁舉酒於君子亭亭下海棠方開

世故驅人殊未央。卽隨地主借繩床。春風浩浩吹游子。暮雨霏霏溼海棠。古國衣冠無態度。隔簾花葉有輝光。使君禮數能寬否。酒味撩人我欲狂。

和冬曦海棠

程金紫

花中名品異。人重比甘棠。苞嫩相思密。紅深琥珀光。好風傳馥郁。凡卉愧芬芳。爛熳雲成瑞。葳蕤女有嬌。生來先蜀國。開處始朝陽。賞卽笙歌地。題稱翰墨場。烟霞容易散。蜂蝶等閑忙。誰是多情侶。欄邊重舉觴。

今朝秋氣蕭瑟不意海棠再開因書二絕期好事者和

曾逐狂飈取意飛。一時春色便依稀。舊叢還有香心在。却被西風管領歸。露溼燕脂凍臉寒。獨將幽恨倚闌干。精神不比籬邊菊。莫把尋常醉眼看。

雨中海棠



玉脆紅輕不耐寒。無端風雨若相干。曉來試卷珠簾看。蔌蔌飛香滿畫闌。  
惜海棠開晚

今年春色可勝嗟。二月山中未見花。長憶去年今夜月。海棠花影到窓紗。

海棠

僧如璧

賣花檐上爭桃李。頓使春宮不直錢。莫怪海棠不受折。要令雲鬢絕塵緣。

江左謂海棠爲川紅

吳中復

靚粧濃淡藥蒙茸。高下池臺細細風。却恨韶華偏蜀土。更無顏色似川紅。尋香  
只恐三春暮。把酒欣逢一笑同。子美詩才猶闕筆。至今寂寞錦城中。

海棠

劉子翬

幽姿淑態弄春晴。梅借風流柳借輕。種處靜宜臨野水。開時長是近清明。幾經  
夜雨香猶在。染盡燕脂畫不成。詩老無心爲題拂。至今惆悵似含情。

海棠

郭震

又隨桃李一時榮。不逐東風處處生。疑是四方嫌不種。教於蜀地獨垂名。

海棠

西蜀傳芳種。栽培著意時。鮮葩猩薦血。紫萼蠟融脂。絳闕疑流落。瓊欄合護持。無詩任工部。今有省郎知。

和東坡海棠

趙次公

露氣熹微帶曉光。枝邊燦煥映迴廊。細看素臉元如玉。初點燕脂駐靚粧。

和東坡慧院海棠

化工妙手開羣木。酷向海棠私意獨。殊姿艷艷雜花裏。端覺神僊在流俗。睡起燕脂懶未勻。天然膩理還豐肉。繁華增麗態度遠。婀娜含嬌風韻足。豈唯婉孌彤管姝。眞同窈窕關雎淑。未能奔往白玉樓。要當貯以黃金屋。顧雖風暖欲黃昏。脉脉難禁倚脩竹。可憐俗眼不知貴。空把容光照山谷。此花本出西南地。李杜無詩恨遺蜀。高才沒世孰雕龍。後輩補亡難刻鵠。貂裘季子客齊安。相逢忽慰羈人目。當年甫白君可繼。爲花重賦陽春曲。把酒因澆疊魄胸。搜句輒傾空洞腹。多情恐作深雲收。兒童莫信來輕觸。



海棠

康肅吳公芾

海棠元自有天香。底事時人故謗傷。不信請來花下坐。憫人鼻觀不尋常。

和澤民求海棠

君是詩中老作家。笑將麗句換名花。花因詩去情非淺。詩爲花來語更嘉。須好栽培憑雨露。莫令憔悴困風塵。他年爛熳如西蜀。我欲庭前護絳紗。

見市上有賣海棠者悵然有感

連年蹤跡滯江鄉。長憶吾廬萬海棠。想得春來增絕麗。無因歸去賞芬芳。偶然擔上逢人賣。猶記樽前爲爾狂。何日故園修舊好。賸燒銀燭照紅粧。

和陳子良海棠四首

春來人物盡熙熙。紅紫無情亦滿枝。正引衰翁詩思動。舉頭那更得君詩。花開春色麗晴空。惱我狂來只遶叢。試問妖嬈誰與比。一株勝却萬株紅。雨後花頭頓覺肥。細看還是舊風姿。坐餘自有香芬馥。不許凡人取次知。十年栽種滿園花。無似茲花艷麗多。已是譜中推第一。不須還更問如何。

寄潮宗

海棠已試十分粧。細看妖嬈更異常。不得與君同勝賞。空燒銀燭照紅光。  
所思亭海棠初開折贈

未須比擬紅深淺。更莫平章香有無。過雨夕陽樓上看。千花容有此膚腴。  
東風著物本無私。紅入花梢特地奇。想得粧臺春思滿。一枝聊遣博新詩。

黃海棠

洪适

漢宮嬌半額。雅淡稱花仙。天與溫柔態。粧成取次妍。

垂絲海棠

脉脉似崔徽。朝朝長着地。誰能解倒懸。扶起雲鬟墜。

次韻陸務觀海棠

程大昌

喚回殘睡強矜持。淺破朱唇倚笛吹。千古妖妍磨不盡。長隨春色上花枝。

題苦竹寺海棠洞

相山王之道

翠袖朱唇一笑開。倚風無力競相偎。陽城豈是僧家物。端恐齊奴步障來。



海棠

陸游

誰道名花獨故宮。

謂故蜀燕王宮

東城盛麗足爭雄。橫陳錦障闌干外。盡吸紅雲酒醖。

中貪看不辭持夜燭。倚狂直欲擅春風。拾遺舊詠悲零落。瘦損腰圍擬未工。杜老

不應無海棠詩  
意其失傳爾

又

十里迢迢望碧雞。一城晴雨不曾齊。今朝未得平安報。便恐飛紅已作泥。

又

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氣可壓千林。譏彈更道無香處。常恨人言太刻深。

張園觀海棠

朝陽照城樓。春容極明媚。走馬蜀錦園。名花動人意。嚴粧漢宮曉。一笑初破睡。定知夜宴歡。酒入妖骨醉。低鬟羞不語。困眼嬌欲閉。雖艷無俗姿。太息真富貴。結束吾方歸。此別知幾歲。黃昏廉纖雨。千點裊紅淚。

夜宴賞海棠醉書

便便癡腹本來寬。不是天涯強作歡。燕子歸來新社雨。海棠開後却春寒。醉誇洛紙詩千首。歌費纏頭錦百端。深院不聞傳夜漏。忽驚蠟淚已堆盤。

春晴懷故園海棠

楊萬里

故園今日海棠開。夢入江西錦繡堆。萬物皆春人獨老。一年過社燕方回。似青如白天濃淡。欲墮還飛頻往來。無那風光間不得。遣詩招入翠瓊杯。

張子儀太守折送秋日海棠

新樣西風較劣些。重陽還放海棠花。春紅更把秋霜洗。試道精神佳不佳。木渠野菊總無光。秋色今年付海棠。爲底夜深花不睡。翠紗袖上月和霜。



宣統二年八月出版

香艷叢書十集

(四冊定價大洋一元)

翻印 版權 所有 止

外埠分發行所

北京天津保定成都廣漢口

各書坊 各書坊 各書坊 粹記書局 源記書局 文元書局 會文書局 廣益書局

校輯者 印刷所 總發行所

長沙南京杭州蘇州湖北蕪湖寧波安慶

鴻文書局 啓新書局 德記書局 振新書局 羣益書局 匯海書局 汲經齋 神州報分館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國學扶輪社 上海六馬路吉慶坊內 國光活版部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國學扶輪社

香艷叢書

國朝文匯

百冊洋三十二元

翁山文外

五冊洋三元

翁山詩外

十二冊洋五元

王壬秋全集

十二冊洋二元

錢牧齋文鈔

四冊洋二元

顧仲恭文集

二冊洋一元

諸大名  
家評校龔定盦全集

七冊洋二元

魏默深文集

六冊洋二元

胡天游文集

四冊洋一元五角

校正  
三版聊齋文集

二冊洋六角

戴南山  
方望溪合鈔

八冊洋二元

周容春酒堂全集

一冊洋八角

全謝山文鈔

八冊洋三元

汪大紳  
羅臺山  
彭尺木  
薛家三合鈔

六冊洋二元

隨園文鈔

二冊洋四角

吳攄甫文集

五冊洋一元

吳攄甫詩集

一冊洋五角

章太炎  
譚復生合鈔

五冊洋一元五角

林琴南  
嚴幾道合鈔

四冊洋一元二角

佛爾雅

二冊洋六角

明宮史

二冊洋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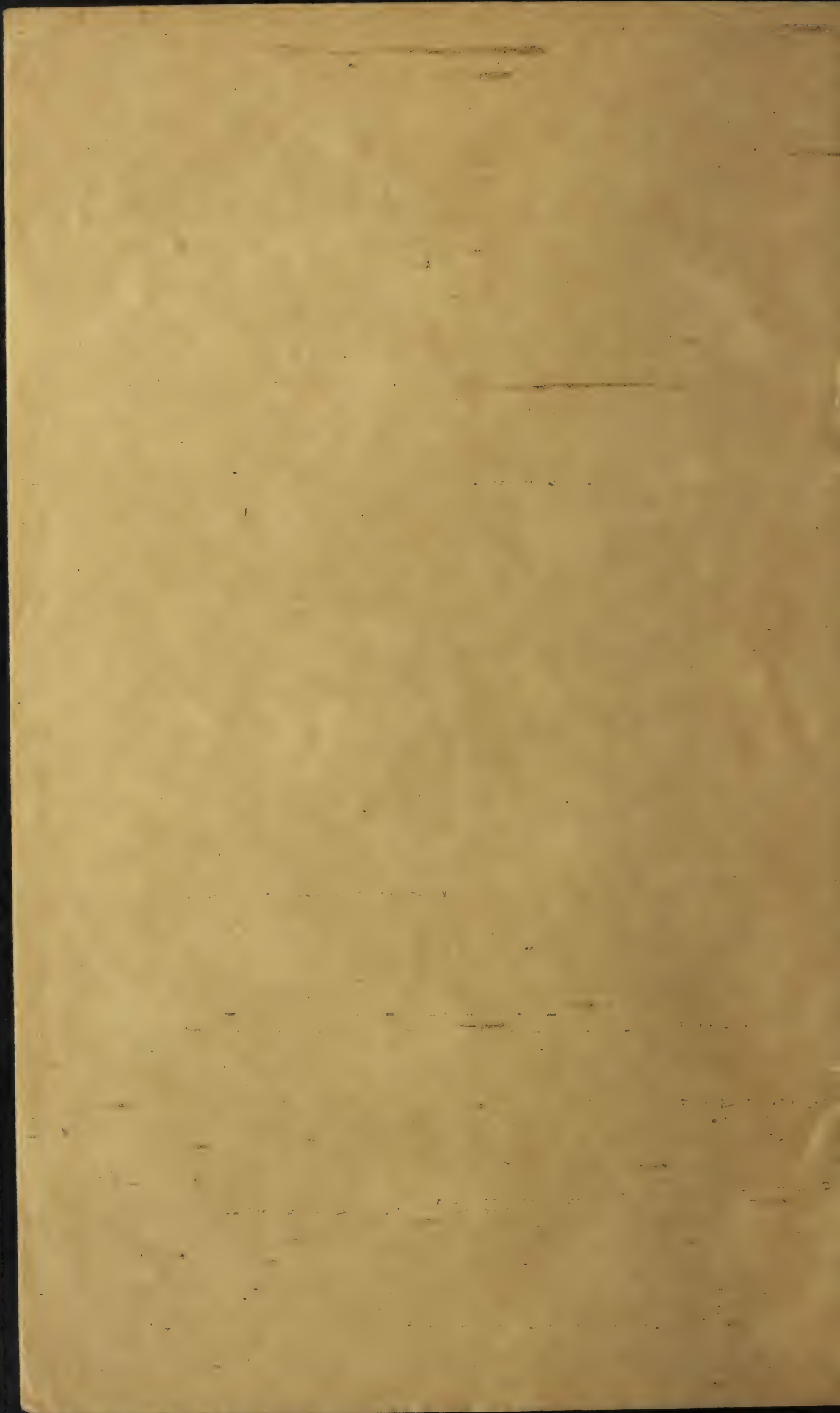
青樓小名錄

四冊洋一元

古  
今說部叢書十集六十冊洋十六元

香豔叢書十集四十冊洋十元









香豔叢書

第十一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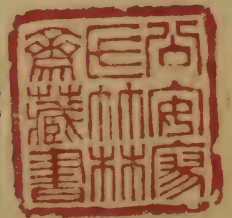




第十一集

香艷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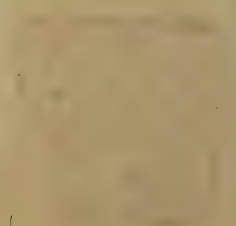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二部四部各經

香鑪集

卷一





香艷叢書十一集目錄

卷一

梵門綺語錄

靈物志

花鳥春秋

一歲芳華

太曼生傳

黃九煙和楚女詩

千春一恨集唐詩六十首

卷二

武宗外紀

明制女官攷

閨墨萃珍

婚啓

卷三

遼陽海神傳

巫娥志

誌許生奇遇

誌舒生異遇

集美人名詩

姽婁封傳奇

卷四

玄妙洞天記

西湖遊幸記

西湖六橋桃評



續警覺品

瓊花集

目錄

二

香艷叢書





# 香艷叢書

## 十一集卷一

### 梵門綺語錄

#### 高淳青蓮庵谷姓少婦

江蘇高淳縣。地處湖濱。與安徽當塗縣相接壤。邑有谷姓少婦。困於惡姑之凌虐。遽爾披蘿爲尼。遜入左近之青蓮庵。拈齋繡佛。居然尼也。而月貌花容。姿容絕麗。迨至母族與翁夫涉訟公庭。經縣主李筱鶴大令靜心研鞫。見其蠻腰樊口。嫋娜俜停。雖八千煩惱絲。不存一根。而丰姿自不可掩。裙下雙鉤。約略纖不盈握。一種嬌羞之態。眞所謂我見猶憐者。知鼠姑花固是太毒。抑亦由母姑之導引而然。時值星會良宵。卽勸令兩家言歸於好。用鼓樂迎之返。當時坐彩輿中者。公然一禿髮之尼。僧遐邇喧傳。謂爲尼庵出嫁也。時李大令有四大判詞。日訊得小谷孫氏。係文生谷鶯鳴長子蕃青之妻。孫徐氏親女。孫宣炳胞妹。劉祚灼及妻孫氏之內姪女也。年未及笄。早締朱陳之好。髮初覆額。先歸夫婿之。



家既合。以諸歡。當同心。而黽勉。乃蓮開。並蒂尙未呈。天上石麟而棒喝。當頭頓驚散。林間宿鳥鼠。姑花何其毒也。蘋婆果豈堪食乎。只緣摧折頻。經難守命宮之磨蝎。遂乃倉皇遽遁。冀開生路於網魚泣訴。母姑認作桃源之路。背離骨肉。恐傷萱室之心。而孫徐氏未覩女容。誤聞女死。屢聽蜂傳蝶報。將信將疑。詎知海市蜃樓。是真是假。乃竟率其子弟。大開鬧壻之風。毀彼肌臂。應得傷人之咎。若劉孫氏葭莩誼切。瓜葛嫌無。密鎖春光。不許柳條暗洩。深藏夏屋。未容梅訊潛通。既然投我以求生。忍令還家而送死。竟使旃檀披薤。冀匿跡以銷聲。遂教秦晉參商。久興師而構怨。復敢兇謀。是狡屢求鄰國之書。豈知鶴去仍還已返。連城之壁錯中。又錯問爾何詞。冤外生冤。伊誰之過。雖訊無圖財實據。究難辭賈禍根由。罪坐夫男律。原不赦岬生婦女法。尙可寬小谷孫氏職。本有虧應科。以背夫之罪。逃非得已。宜憐其惜命之情。業經訓責。當堂向翁夫而服禮。更令跪求中夜。復羞澀以陳詞。例無離異之文。禮有往歸之戒。趁此橋填鳥鵲。會隔水之仙郎。合當輿駕青鸞。送離魂之倩女。仍願鼓琴鼓瑟。卜五世而克昌。更



期宜室室。家侍重幃。而稱慶其姑大谷孫氏。心當知悔。傷已早平。其翁文生谷。鶯鳴既列。膠庠應思慈孝。小人有母。非不知穎叔之風。夫子多情。難免效季常之懼。與子蕃青等。冤沉既白。眼盼留青。看施報之循環。人孰無女。肆欺凌於孱弱。我獨何心。幾番跋涉。辛勤差幸。珠還合浦。費盡心機。子細頓教錢罄。流沙第。蛺蝶已飛空。鶯難出谷。揆諸情理。母家自合分償。憫其困窮。姑氏亦當共濟。斷令孫劉兩姓。合幫尋費百圓。金作贖刑。盛世尙寬宏之典。革其餘罪。小民免枷杖之施。本縣執法守經。總求一是。行權達變。用示兩全。盡斯民父母之心。苦衷若揭。爲成人婚姻之意。曲體咸周。其各懍遵。永歸和好。供結悉存檔案。人證概令釋還。此判。其詞。商皇華。瞻風發韻流。實爲公牘中不可多得之文字。宜其傳誦一時。而李大令曲體人情。婆心一片。完人夫婦。破鏡重圓。不致茶版粥魚。爲彼時氣憤之所激。而他時反悔。遽生怨曠之悲。嗚呼。是豈可以尋常俗吏視哉。牛刀小試。高坐堂皇。安得盡如李大令者。凡遇此等案件。悉令還俗。擇配使一輩。勉強出家。如韓文公所謂人其人者。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度盡衆生苦厄。



也。

無錫眞如庵理貞

南吳會北毘陵。介居其間者。爲無錫縣。惠泉山。色馳譽東南。歲走蘇常間。往來不計次。人事倥偬。未曾一蠟遊山之屐。好風景。失之交臂。山靈笑我矣。無錫燈舫。尤爲著名。而絃管喧呶。多塵俗氣。鬧紅一舸。當與吳孃鴨嘴。無稍異。曩聞無錫多尼庵。庵舍精雅。類依山麓而居。足爲名山點綴。庵中多豔尼。講究妝飾。蛾眉蟬鬢。一似俗家裝束。清歌侑酒。送客留髧。勾欄不啻焉。惟必有熟人導之耳。庚戌夏。友人潁川生往無錫。閱一月而返。余以曩者所聞問之。因爲余畧述一二事。如眞如庵之理貞。有足誌也。潁川生云。余之往無錫也。蓋奉上台札。委彈壓繭市耳。每日清晨。鄉人擔繭上市。午牌落市。則無事矣。杖頭間掛百錢。領略惠泉山景。山麓有賣茶處。房舍清潔。呼僮煎茗。嘗天下第二泉。浮生半日。偷得清閒。午餐而後。日以爲例。茶寮西畔。一精舍。榜曰眞如庵。詢諸茶博士曰。尼庵也。顧庵門習靜。雖設常關。寶刹雲封。絕無人跡。粥魚茶版。則更聲息全無。亦若



惟。老。佛。爲。之。坐。守。門。戶。者。是。可。異。已。閱。日。略。久。適。晤。友。人。某。友。固。里。中。人。熟。悉。此。中。門。徑。洵。其。先。導。得。由。後。戶。入。蓋。並。非。隔。絕。紅。塵。實。是。暗。藏。春。色。方。便。之。門。固。大。有。在。理。貞。出。見。客。不。作。比。邱。妝。年。可。十。八。九。姿。容。斌。媚。導。入。妝。閣。坐。酬。應。若。青。樓。噫。二。十。餘。日。來。無。日。不。作。門。外。漢。不。意。桃。花。源。裏。鷄。犬。皆。仙。屋。舍。儼。然。竟。若。是。耶。有。頃。興。辭。出。理。貞。向。余。友。訂。後。約。許。以。閱。三。日。來。並。囑。備。樽。酒。焉。理。貞。唯。唯。及。期。余。友。來。廬。所。招。與。同。踐。約。至。則。有。某。某。二。君。先。在。皆。余。友。之。同。人。理。貞。則。更。盛。其。飾。而。豔。其。妝。雲。髻。盤。鴉。弓。鞋。繡。鳳。歌。衫。舞。扇。望。之。如。天。仙。化。身。是。日。相。會。者。恰。好。四。人。余。友。喜。手。談。相。將。入。局。局。終。設。席。肴。饌。精。美。畧。似。船。式。理。貞。獻。酒。畢。低。聲。度。南。曲。不。以。絃。索。和。曰。異。北。里。也。意。者。鼓。鐘。於。宮。聲。聞。於。外。此。其。掩。人。耳。目。耳。酒。散。回。廬。余。卽。以。明。日。行。胡。麻。一。飯。恨。無。緣。重。到。天。台。後。詢。諸。人。知。余。友。此。日。一。席。酒。所。費。蓋。不。資。也。潁。川。生。爲。余。言。之。如。此。余。不。禁。爲。之。神。遊。目。想。云。

無錫淨綠山莊勝荷



無錫山。明水秀。惠泉山。風景絕佳。山麓多尼庵。門牆光澤。聖粉髹漆。煥然常新。或有門。勝或無門。勝或門。勝之上。以山莊名。遊人涉足。其間疑爲名流別墅。故雖惠泉尼僧。艷名傳遐邇。而聞所聞而來。未得見所見而去。無人先容。鮮有得其門而入者也。然若得門而入。則無所謂佛門之規則。禪叅歡喜。一似青樓耳。有淨綠山莊者。中有勝荷其人。年正及笄。姿客絕美。聞諸里中人云。勝荷本江北人。於其幼時。隨父母以緇船來江南。淨綠山莊某尼。以價購而有之。隸其名下一。若尼庵之收徒弟者。然由是極意修飾。不數年而丰致非凡。鳳履鴉鬟。十分嬌艷。蓋惠泉尼僧本不作方外裝束。復以勝荷天質本佳。倍覺動人。楚楚也。其師於昔年從人去。勝荷受其衣鉢。秘密賣笑。生涯亦頗不惡。其師在山時。亦極著艷名。與浙人某絲客。晤某絲客。挾巨資往來蘇常間。因是而喪其資者過半。其師居積日富。絲客轉運日窮。客固持籌握算。而心計最工者。垂棘之璧。屈產之乘。本晉獻公之寶。虞不過外府耳。妙計既定。好事旋成。罄囊尙有千金。拚作玉臺聘物。五湖渺渺。西施從陶朱公去矣。珠還合浦。璧返秦廷。權子母而操。



奇○羸○仍○不○失○爲○浙○中○巨○賈○人○財○兩○得○且○以○消○受○豔○福○焉○勝○荷○得○師○門○之○秘○授○高○  
張○豔○幟○無○錫○本○商○賈○雲○集○之○處○米○市○尤○其○大○宗○有○某○米○商○與○之○締○秘○密○交○往○來○  
綦○久○纏○頭○之○費○不○可○以○淺○鮮○計○特○米○商○齒○微○長○勝○荷○無○嫁○意○黃○金○虛○牝○卒○不○能○  
如○絲○客○之○便○宜○勝○荷○之○情○致○纏○綿○祇○爲○阿○堵○物○耳○慾○壑○畧○盈○初○心○大○變○去○年○米○  
商○販○米○去○閱○數○月○而○歸○人○面○桃○花○懊○喪○欲○死○而○且○山○莊○門○榜○亦○已○全○行○鑱○去○宛○  
其○死○矣○他○人○入○室○詢○諸○鄰○近○知○庵○堂○已○改○住○家○蓋○勝○荷○臨○去○時○將○山○莊○價○售○某○  
紳○家○山○莊○本○爲○其○師○出○資○所○築○其○師○去○後○卽○爲○勝○荷○執○管○故○勝○荷○得○以○自○由○出○  
售○某○紳○新○從○海○上○携○妾○歸○桃○葉○迎○來○山○居○清○雅○裴○公○綠○野○堂○就○此○作○別○墅○焉○而○  
如○米○商○者○武○陵○漁○人○曾○嘗○雞○酒○天○台○劉○阮○飽○飫○胡○麻○一○別○之○後○竟○不○得○重○入○仙○  
境○夫○亦○徒○呼○負○負○而○已○而○勝○荷○踪○跡○詭○秘○人○不○知○其○此○去○之○何○之○但○知○其○下○山○  
之○日○爲○六○月○二○十○三○日○是○日○爲○其○初○度○之○辰○有○許○多○女○伴○來○卽○與○諸○女○伴○偕○引○  
去○而○紳○家○豪○僕○管○業○至○矣○夫○其○所○名○勝○荷○者○因○先○荷○花○生○日○一○日○而○生○嘉○名○肇○  
錫○非○無○意○云○



## 洞庭山觀音庵佛如

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峰沈浸其間洵東南一大觀也湖中聳峙者爲東西兩山卽所謂洞庭山有東洞庭西洞庭之名兩山皆有尼庵東山尤多屢思往遊俗事煩冗未得其暇己酉秋長白司馬攝太湖篆因事往訪事畢而返略有暇晷因便道遊之放舟葉巷村停泊大水橋舍舟而陸從新廟盤折而上躋莫釐最高峰遙望湖中烟波縹緲峰巒雜沓向東而行山石犖确足爲之繭腰爲之折矣繼於後山觀音庵小憩庵尼照例餉客以茶並果品也尼庵規則凡有客至老尼獻茶必有一二年輕者在側應酬如僧寺之有支賓者然向者涉歷尼庵幾於千篇一律是日觀音庵亦照此例有二尼出一不過十齡一則年約二九間其名曰佛如風流蘊藉談吐頗不俗作俗家裝束所衣雖尋常機器布而清潔無纖垢峨眉螭首蟬鬢鴉鬢商量姿色亦在十分以上焉余以山中風土人情問佛如告余曰洞庭山人最善弋利稍有資財者往往出買於外風雅好事殊鮮其人故勝蹟名區絕少點綴並無園林池館花木之勝居民善



藝植。盧橘。楊梅。諸果。較他處。特佳。多捆載。販諸遠近。亦以利所在也。今已交秋。令諸果盡剝落。惟盤中安期巨棗。爲家園中物。碧螺青茶。亦山中產。請試嘗之。視杯中茶果。作沈碧色。嘗之而甘芳。棗大於常。恐河魚患不敢食。坐談良久。佛如所言。無不頭頭是道。余因尙欲領略山色。遂卽興辭。瀕行時。佛如又曰。洞庭山色。絕佳。然居人閉戶不遊山中。佳處問之。且不知真如。傾伽詩所云。始覺住山人。亦俗關門。讓與別人看者。此去從萬松叢中盤旋而下。疎篁擁翠。曲徑通微。有華表兀立者。爲吳中潘氏墓道。折而西行。爲俞陽村。再涉前嶺。卽如君所言。離大水橋泊舟處。不遠矣。如其言。果見丹崖碧嶂。環繞參差。約十里許。卽達舟所。以所見證所聞。誠一一不爽也。回舟已薄暮。力疲甚。挑燈煖酒。思日間事。尋繹佛如所言。聽其摹繪。山人之性質。承其指點。山行之路徑。又能誦傾伽詩。當非尋常比。邱比有足以欽遲者矣。歸舟迫促。恨不能重接清談。而其一生來歷。又無人可以問訊。旣不知其前因之如何。又不知其後果之如何。祇此一面之緣。可幸亦可惜已。



金陵茶庵文漪

金陵爲古帝王之都。六朝佳麗。餘跡長存。水輦山溫。花明柳暗。明代創設十三樓。一時章臺之盛。冠於東南。粵匪之亂。遭劫最巨。盛時舊物。蕩焉無存。數十年來。漸次規復。釣魚巷。娼寮林立。頗擅繁華。顧俗粉庸脂不足當。雅人一盼秦淮。湖水之西。一小招提。紅闌倒影。勝似畫圖。旁有庵舍。一坐。榜曰茶庵。梵唄聲出。戶外其細若蛩吟。抑揚隱約。知爲閨閣中人。修行處。揚聲入其戶。啐經之聲。截然而止。一中年尼。舉簾出。問客何來。口操吳語。意甚殷殷。且留坐焉。佛堂三楹。中供大士像。長明燈。燼誠檀香。爇爐中寶相。裝嚴爲之肅然。起敬坐定。互問邦族。通姓名。但言清禪。其名而文漪。其字年約三旬。貌清癯而身瘦削。徐孀丰韻正好。中年體態。苗條風流。自賞長裙拂地。雙鈎微露。殊纖小鞋。以革製。宛然新式。時世妝。尼帽。尼衣。以純黑。渾絨爲之。臂釧粲然。指環稱是。舉止之間。饒有華貴氣象。青絲盡披。雍頭脚判僧俗。殆諺所謂半路出家者。詢其來歷。囁嚅不肯言。語次。小婢報茶。熟婢仍俗妝。亦頗清秀。時邀入內室坐。即其啐經處也。室



中陳設精雅。顧器用皆舶來物。而筆床硯盒。位置楚楚。架上書籍數種。與經卷雜相。皮牙籤。縹帙修潔。而整齊。余謂吾師固精通文翰者。曰然。通則通矣。精則豈敢。然亦不讓。念書人雙瞳炯炯也。相與一笑。而罷所居之室。朱闌碧檻。繡幕珠簾。几淨窗明。不染塵埃。室分內外兩重。外室卽所坐處。內室隔以繡闥。似非外人所可涉足。余數數屬之曰。文漪已會意。排闥請觀。則見綃帳錦衾。備極華燠。一似名媛閨閣者。流覽一週。爲之嘆羨。不置。啜茗畢。告辭歸。後詢諸人。知文漪蓋某觀察棄妾也。以犯淫故。勒令披羅爲尼。其出家時所携。甚不資。茶庵屋舍。其以已資。特地建築云。

揚州明月庵誠修

熱心辦公益事。如剏設學堂。開會演說之類。此士大夫之責。求諸巾幗。往往而難。況乎士大夫輩。日言公益。欲其實事求是。不假公以肥己。則又十不得二三。巾幗無論已。卽一二名門宦族之婦人。女子畧知大義。其富厚者。或助資財。以成地方之盛舉。而貧無所賴者。亦出心力。以盡箇人之義務。難必其非好名之



心所激而成其出於本心者蓋鮮職是之故或議及僧寺之充作公用也或謀及尼庵之改爲私校也紛紛擾擾不一而足凡夫僧尼之輩遯迹空門置世事於不問何公理之足云而僧人之開僧學堂又借以爲保求寺產計公也而仍私亦惟自固其藩籬而已女尼無學堂分乃揚州某女學堂之女校長則公然一女尼也有知是校開創時事者謂校址本一尼庵庵名明月取揚州二分明月之意尼名誠修本隸明月庵先是明月庵住持某老尼新怛化輪及誠修主庵事誠修料理老尼喪葬畢建言於某紳願以庵屋充作女學堂用品不受分文之償值庵有田數十畝歲入頗堪自給亦願作爲女學堂常年經費但請留開西楹三椽屋爲自己安身奉佛清修之所俟女校成立且願就近擔任校中管理義務時揚州中小學堂皆已教有成效女校則尙闕如某紳聞而喜爲告當道當道鑒其誠如其請僉議受其屋而購其田誠修固辭之卒不受其值畧券既畢畧加改葺濟以公欸之移撥私家之飲助不數月後讀書之聲琅琅滿耳而誠修居然以佛弟子作校長矣任事之下潛心校務措置裕如校規嚴肅



實爲女校之特色。晦則仍理舊業。焚香繡佛。端居一室。中校籍梵經分度。兩架井井乎有條也。或有嫌其兩不相合。而以逃楊歸儒爲言者。誠修數典不肯忘夫亦相安無事也。方明月庵之未改女校也。誠修每假朔望佛會日。遽集城內外老少婦女演說天足事。近情切理。娓娓可聽。揚州纏足之風。本較他處爲甚。苦力傭工。縫窮老弱之儔。莫不纖纖厥趾。積習相沿。其苦萬狀。至是而漸知感化。其造福爲不少矣。或者曰。誠修恐庵產之將來必不免於充公。故爲此保求半壁之計。其所捐田產。又有校長月薪之足以相抵校長地位何等優崇。有此一舉。且以博美名也。處心積慮。可謂深矣。其計亦狡矣哉。然而擔任義務。不辭勞瘁。田值爲所固辭。月薪在所應得。與夫靠著佛菩薩吃著不盡甚。或飽煖思淫者。蓋大相逕庭也。然則誠修者。熱心公益。實事求是。微特尼界中未有之奇。卽一二開通之巾幗。亦不能及。而沽名釣譽。假公以肥己。皇皇乎爲當世士大夫者。當亦有愧色歟。

杭州木庵雲林



區區口舌之長原不足以爲能事。然其性質之靈敏應變之聰明一語之微有足以解紛而排難者。東方朔淳於髡千古以滑稽傳。後世之以論說相諧謔以筆墨爲游戲。遂推兩人爲鼻祖。笑林之作日出不窮其濫觴也。昔王獻之與客談議不勝其兄凝之妻謝道韞遣婢白曰。請與小郎解圍。乃施青紗步幃自蔽。以與客談。客不能屈。夫詩工詠絮。其才本自非常。獨獻之爲晉代有數人才。乃竟不及於其嫂。此言語之妙。又於巾幘中見之者矣。杭城木庵有豔尼雲林者。年十八九。粗通文翰。喜作小詩。其丰神之嫵娜。體態之溫和。如初寫黃庭。到恰好處。非楮墨所能罄。而其姿容妍美麗質。本是天生。劉海髮天然足。衣裳靚雅。清潔無倫。並無須膩粉濃脂。借以作妝飾之品。蛾眉淡掃。虢國夫人未嘗不足。傾倒六宮也。性質靈敏。多應變。才吐屬半出。詠諧聞者莫不傾倒。聰明伶俐人莫得而難之。有慕其才貌者。咸願一接其聲。欬一時青衿。佻達之子。又往往挑之以游詞。雲林應對如流。未嘗有所峻拒。然欲一親薌澤。則卒不能。雲林既喜作詩。又善辭令。或以文詞見志。或以口說投情。其在有意無意之間。人有誤以



爲意已相屬者。有某生得其詩。以爲屬意於己也。神魂顛倒。至廢寢食。不知雲林以生之情癡而故意戲之也。聞其以春宵詩貽生。有句云。春心撩亂花難睡。爲倚闌干待月來。生得詩大喜。遂無日不到雲林處。曲與雲林相親暱。以爲蘭因絮果。必有成就之一日。殊不意雲林淡焉忘而愒焉置。且冷嘲熱諷。侮慢百端。致生莫怒而莫言。由是恨之刺骨。必思有以報之。蓋生之貽贈所費不資。遲遲又久。終不能一達其目的。黃金虛牝。難怪其氣憤之填膺也。一日以意訴諸友。友固禱張爲幻者。勸生具牒控縣。諸誣雲林以不守清規。且騙人財物。請賜究辦。時錢塘縣某令固以風流稱。逮雲林至。見其姿容絕世。絳仙秀色。我見猶憐。所訊問之詞。出以圓融。雲林滔滔辯論。妙緒環生。官問其何以要出家。曰。冀登彼岸。藉結善緣。報二老之深恩。且以修三生之慧業。問人之控爾。其知之否。曰。佛法森嚴。罪過罪過。梵王宮殿之地。豈是巫山雲雨之場。問其如此青年。能免懷春否。曰。飲食男女。大欲所存。雖託迹於空門。實同情於世俗。其旣已如此。何不還俗嫁人。曰。翩翩俗世佳士。難逢。縱有意於求凰。將誰諧於卜鳳。問旣願。



嫁人則放開慧眼。物色風塵。豈竟無一當意者乎。曰。智珠在握。慧鏡當胸。有檀越之善人。鮮花封之。貴品至是。而哄堂皆笑。官亦爲之粲然。騙財一層。即置不問。遂釋雲林歸。以控無確證。薄責生以多事了案。說者曰。雲林之爲人。其貞淫不可知。而雪膚花貌。正在妙齡。標梅之思。何能免俗。其守貞不字者。正是苛以爲擇耳。其所供詞。自貢其真也。至其騙取財物。爲若輩之常技。置諸青樓之中。當爲籠絡人心之好手。色不迷人。人自迷於他人乎。何尤而雲林蓮花舌妙足解人頤。公堂之上。猶能以從容出之。使一重公案立時瓦解。而冰消道蘊。解圍當難。專美較之。嚶嚶啜啜。泣作女兒羞懼狀者。安閒窘迫相去。奚啻霄壤耶。

## 嘉興法雲庵珠姑玉姑

嘉興法雲庵多艷尼。近年以來。有珠姑玉姑其人。庚戌新秋。有事禾中。得見之於鴛鴦湖畔。我非劉阮。乃亦得遇天台二仙女乎。鴛鴦湖在郡城東門外。相傳以湖多鴛鴦得名。或以其東南兩湖相接。故名鴛鴦。又以在城之南。亦稱南湖。朱竹垞太史櫓歌百首。膾炙人口久矣。湖心有樓曰煙雨。建築於五代時。晁采



館清課。嘉禾環城皆水。烟雨樓當高阜之勝。瑠窗綺閣。四面臨湖。其妙在輕烟拂渚。山雨欲來時。漁船酒舸。微茫破霧。但聞鶻聲伊軋耳。楊萬里詩。輕煙淡淡雨疎疎。碧瓦朱甍隔水隅。方回詩。鷗從沙際銜煙去。燕向花邊捲雨來。風景之佳。可想而見。湖邊停舶遊船甚多。俗呼爲絲網船。絲網二字。不知何所取義。船比吳中畫舫爲小。而清潔過之。壺觴精緻。餚饌芬鮮。值並不甚高。竟日數圓而已。操舟者皆年輕麗。娃妝飾妖冶。纏臂金累累。不計疊。柔艣輕搖。鏗鏘與欸。乃聲並作。卽此已爲禾中之特色。春秋佳日。載酒相從。洵可樂也。自杭滬鐵路通。城北成開市。妓寮林立。爲禾中從來所無。見好事者載酒作南湖遊興會。舉勝金閨虎邱煙雨樓。遭兵燹。大樓迄未重建。顧涼軒煥館。歲時修葺。水木明瑟。頗擅園林之勝。西偏小樓數楹。中供牛女偶像。七夕良辰。遊人尤夥。卜晝卜夜。樂而忘歸。余於珠姑玉姑。卽於是日遇之。佛家妝束。飄飄欲仙。是於舞衫歌扇中。別開生面也。珠姑年可二九。身裁不甚長。玉姑差穉。轉益苗條。姿容艷麗。自相伯仲。珠聯璧合。人以大小喬稱之。有偵珠姑者。謂有某武員與之暱。禪參歡。



喜過從密甚。玉姑年穉。尚未破瓜。某武員一視同仁。不分彼此。凡有投贈。無不相均。用意深遠。蓋雙雕計也。何物健奴。乃竟有此艷福耶。是日湖上之遊。卽某武員之東道主。特以游人如蟻。衆目。囓。囓。人之多言。亦可畏。某武員故未登岸。珠玉二人。則入門一週行。旋亦歸舟。卽喚船孃拔篙去。一轉瞬間。扁舟一葉。已入煙波浩淼間。今夕何夕。殆將別覓清靜地。以遣此良宵者乎。背山起樓。焚琴。煮鶴。煞風景者。爲某太守。以爲携妓遊湖。已是。有。關。風。化。况。乎。佛。門。子。弟。以。妖。冶。之。妝。飾。敗。壞。風。俗。玷。辱。清。規。治。容。誨。淫。莫。此。爲。甚。下。令。嚴。其。禁。並。飭。嘉。興。縣。某。令。查。辦。焉。太。守。故。長。白。人。以。吏。員。起。家。風。塵。俗。吏。不。知。風。雅。爲。何。物。人。以。爲。點。綴。名。區。彼。以。爲。污。穢。勝。蹟。也。幸。某。令。固。能。事。者。奉。札。之。下。祇。以。一。紙。空。文。申。復。之。不。與。深。究。其。事。而。珠。姑。玉。姑。得。以。安。然。無。恙。然。而。便。宜。某。武。員。矣。

## 嘉善荷花樓順寶

嘉善城外荷花樓。尼庵也。有俊尼順寶者。年纔二十。聰明伶俐。姿首絕佳。乃披蘿未及半年。遽爾還俗而去。有知其事者。謂順寶本邑中楊韓氏聘媳。夫家以



無力迎娶。擬效世俗搶親之舉。不圖順寶早有所聞。自顧紅顏。心傷薄命。與其表舅父鈕阿四相商。情願削髮爲尼。且倩鈕在庵作伴。以防不測。而爲有備無患之計。楊韓氏不察。意以甥舅犯姦。拐逃藏匿。控之於官。時江湘嵐大令握善邑篆。大令以名進士現宰官身。所至有政聲。爲浙人所稱頌。庭訊此案。察出冤誣。援筆判斷。洋洋數百字。駢四儷六。鋒發韻流。一時善邑人民。莫不傳誦不置。其判詞云。現訊得該氏爲子求婚。愆期未娶。備禮苦無。金穴思劫。紅綃阿嬌。出自小家。難藏碧玉。楊枝露潤。向我佛以皈依。蓮座雲深。借逃禪以匿處。迎來織女。無端誤犯。牽牛疑是文君。越禮而奔。司馬盍亦思同居。二女自然志不同行。矧其爲猶子比兒。本已視之猶父。日鈕阿四鬚髯戟戟。携弱息以偕臨。雖韓順寶粉黛盈盈。非小姑之獨處。無論年殊老稚。海棠豈壓梨花。須知分有尊卑。鴉舅甯諧鳩婦。匪寇婚媾。詎能禁其往來。招我由房。亦祇相爲禦侮。豈是狂蜂浪蝶。雲鎖陽臺。何堪打鴨驚鴛。星臨貫索。豚以招而入。苙烹鮮號宰治之。庭鼠以黠而穿墉行露。速無家之訟。夫莫須有。冤沈三字。慘留疑獄。於千秋忍小嬌生。



盟締百年。冤聽鑠金於衆口。原是无瑕之璧。當還合浦之珠。于歸賡百兩之將。讀詩而識婚盟之重。無故則二十而嫁。考禮剛符待字之年。桃夭可詠乎蓁蓁。葭倚詎容夫草草。乃至搶親之舉。鄉愚每視爲故常。只茲涼薄之風。官吏當嚴行懲辦。况又捏爲蜚語。尤敢擅用私刑。第因其婦而罰其姑。既不可以訓俗。若舍其主而懲其從。又非所以平情。偶爾禰禪未弛。雙趺之繡鳳。令其蓄髮。卽看兩鬢之堆蟬。姑施法外之仁。成全美滿。快奏房中之曲。永慶團圓。聽到子規之子。不如歸去。母爲姑惡。阿姑甯學痴。聾宜爾室家。遵茲批示。由是鈕阿四挈順寶歸。閱數月而與楊氏子成婚。伉儷和諧。前嫌盡釋。而風流令尹。是足傳已。

## 王江涇瑞華庵小寶

蘇浙接壤處。南秀水。北吳江。有市集曰王江涇。髮逆蹂躪甚。華屋盡墟。五十年來。規復不及半。蓋地當塘路之要衝。故其遭劫爲特鉅。跨塘有橋曰長虹。遠而望之。天矯出天際。可謂名稱其實。橋南爲浙境。橋北爲蘇境。下橋迤邐西北。行清流向盡。止水一灣。曰砦基濱。砦卽寨字。相傳春秋時吳越構兵。夫差嘗屯。



兵於此。砦基者。營砦之基。其地因以得名。人以荒煙蔓草地境蒼涼。以蟋蟀之方言呼之。以訛傳訛。遂失真名。濱之旁一尼庵。曰瑞華。頽壁欹雨。荒扁偎烟。旃檀不溫。古佛如睡。一舊刹也。王江涇鎮遭兵燹。市廛民舍。衙廨廟宇。焚燬一空。後雖次第起造。不到從前十分之二三。惟是庵爲亂前物。紅羊不及到。如魯靈光殿之巋然獨存。豈真我佛呵護之靈耶。聞諸故老云。瑞華代有名尼。或以才名。或以貌名。或以才貌兼全名。顧代遠年湮。風流歇絕。千載下說會真記彷彿。見鷄皮鶴髮也。數年前有小寶者。年不過二十。知文字。善詞令。貌在中人上。當時有人建議。將以是庵充作學堂之用。住持尼惶恐無所措。小寶爲之作書。大致以瑞華庵爲亂前舊物。粵匪之亂。闔鎮盡成焦土。惟是庵獨存。則我佛既已呵護於五十年之前。後人不得不爲我佛保存於五十年之後。想鎮上諸君子當亦樂於留此。以作粉榆記念。况復數椽老屋。價值幾何。鎮上無主地多。何定斷斷於此。以書密致郡中某紳之夫人。求爲緩頰。於是瑞華庵卒因此而得以保存至今。法雨梵雲。依然無恙。小寶之力也。不足以見小寶之知文字而善詞。



令乎嘗見人於財產細故。窮年累月。函牘往還。以什百計。甚或涉訟公庭。猶歷久而不能決。乃一空門。中年輕女弟子。不過寥寥數語。卽以排難而解紛。其識見之高。語言之妙。不多得矣。小寶本無錫漁家女。王江涇鎮。每年於二三月間。例賽猛將會。俗稱網船會。凡尋常之漁船。尅期雲集。多至千計。顧其作俑。不可得而知。某年某漁船赴會。到此。因子息多。艱於字養。乃以最幼之女。捨身於瑞華庵。卽小寶也。時祇三四歲耳。住持尼故與郡中某紳夫人善。歲時入城。必與小寶偕。且信宿焉。某紳家女公子。輩莫不深通文墨。小寶薰陶久。由識字而讀書。十數年來。學且與諸女公子俱進。所讀之書。或借觀也。或竟索歸也。性本穎悟。復以潛心研究。則所造竟在諸女公子上矣。小寶貌本韶秀。不假修飾。而斌媚出於天然。亦可人也。今數年不見矣。度其年已在花信外。其出處則兩不得而知耳。



靈物志

萬物生于情。死于情。人于萬物中處一焉。將以能言能衣冠揖讓。遂爲之長。其實覺性與物無異。是以羊跪乳爲孝。鹿斷腸爲慈。蜂立君臣。雁喻朋友。犬馬報主。雞知時。鵲知風。蟻知水。啄木能符篆。其精靈有勝于人者。情之不相讓可知也。不獨禽魚。即草木無知。而分天地之情以生。亦往往洩露其象。何則。生在而情往焉。故人而無情。雖曰生人。吾直謂之死矣。

鳳二則

南方有比翼鳳。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觀諱。總名曰長離。言常想離著也。此鳥能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紂時集於長桐之上。人以爲雙頭鳥不祥。及文武興。始悟曰。此並配之瑞也。

西方衛羅國王有女。字曰配英。與鳳共處。於是靈鳳常以羽翼扇女面。後十年中。女忽有胎。王意怪之。因斬鳳頭埋於長林邱中。後生女。名曰皇妃。王女思靈鳳之遊好。駕臨長林邱中。歌曰。杳杳靈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永與願違。萬劫

無期。何時來飛。是鳳忽然而生。抱女俱飛。逕入雲中。

鸞

罽賓國王買得一鸞。欲其鳴不可。致飾金縢。饗珍羞。對之愈戚。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鸞見其類則鳴。何不懸鏡照之。王從之。鸞覩影悲鳴。冲霄一奮而絕。

鶴二則

湘東王修竹林堂。新楊太守鄭裒送雄鶴於堂。其雌者尚在裒宅。霜天夜月。無日不鳴。商旅江津。聞者墮淚。時有野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即裒之雌也。交頸頡頏。撫翼如奏鐘磬。翻然共舞。上下低昂。妙契絃節。

晁采畜一白鶴。名素素。一日雨中忽憶其夫。試謂鶴曰。昔王母青鸞。紹蘭燕子。皆能寄書達遠。汝獨不能乎。鶴延頸向采。若受命狀。采即援筆直書三絕。繫于其足。竟致其夫。尋即歸。

石鶴

揮使有女病瘵。厖然待盡。出叩蓬實。蓬實曰。與我寢處一宵。尙何病哉。揮使大



怒欲批其面。細君屏後趨出止之。謂揮使曰。神仙救人。終不以淫慾爲事。倘能起病。何惜其軀。遂許諾。其夜蓬實命選壯健婦女四人。抱病者而寢。自運眞陽。逼熱病體。衆見癆蟲無數飛出。用扇撲去。黎明輔以湯藥飲食。痼疾頓除。一家驚起愧謝。遂還西川。鶴鳴觀乘石鶴而去。先是觀前舊有兩石鶴。不知何代物也。蓬實乘其雄者上升。其雌者中夜悲啼。土人驚怪。爭來擊落其啄。至今無啄石鶴一隻存焉。

### 秦吉了

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一雙。能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雌者。雄煩怒不食。則天問曰。何乃無聊也。鳥曰。其配爲使者所得。頗思之。乃呼景陽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天不罪也。

### 鴛鴦二則

元魏顯宗延興三年。因田鷹攫一鴛鴦。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乃惕然。問左右曰。此飛鳴者爲雌爲雄。左右對曰。臣以爲雌。帝曰。何以知之。對曰。陽性剛。陰性

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乃慨然而歡曰。雖人鳥事別。至于姿識性情。意何異哉。於是下詔。禁斷鷺鳥。不得畜焉。

劉世用嘗在高郵湖。見漁者獲一鴛鴦。其一飛鳴。逐舟不去。舟人殺獲者而烹之。將熟揭釜。其一亦即飛入。投湯而死。

鵲

爾雅云。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鵲。詞家以鵲鵲喻天婦。

鴈四則

元好問

字裕之金人

赴試并州。道逢捕鴈者。捕得二鴈。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

中盤旋哀鳴良久。亦投地死。元遂以金贖得二鴈。瘞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鴈井。因賦摸魚兒詞云。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天南地北。雙飛客。老翅幾回寒暑。歡樂趣。離別苦。就中更有痴兒女。君應有語。渺萬里層雲。千山暮雪。隻影向誰去。橫汾路。寂寞當年簫鼓。荒烟依舊平楚。招魂楚些。嗟何及。山鬼暗啼風雨。天也如。未信與鶯兒燕子俱黃土。千秋萬古。有留待騷人。狂歌痛飲。來



訪鴈止處。欒城李仁卿治和云。鴈雙雙。正分汾水。回頭生死殊路。天長地久相思債。何以眼前俱去。摧勁羽。偷萬一幽冥。却有重逢處。詩翁感遇。把江北江南風。嘹月唳。并付一坵土。仍爲汝。小草幽蘭麗句。聲聲字字酸楚。桐江秋影。今何在。草木欲迷隄樹。露魂苦。算猶勝王嬌青。冢眞娘墓。憑誰說與。對鳥道長空。龍艘古渡。馬耳唳如雨。

王天雨云。家後有張姓者。曾獲一鴈。置于中亭。明年有鴈自天鳴。亭鴈和之久。而天鴈遂下。彼此以頸交。死于樓前。後因名樓曰雙鴈樓。

王蔭伯教諭銅陵時。有民舍除夜燎烟。祓除不祥。一鴈偶爲烟觸而下。其家直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鴈飛鳴屋頂。數日一墜而死。

弘治間。河南虞人獲一雌鴈。縛其羽。蓄諸塲圃。以媒他鴈。至次年來賓時。其雄者與羣鴈飛鳴而過。雌認其聲。仰空號鳴。雄亦認其聲。遂飛落圃中。交頸悲號。其聲嗚嗚。若相哀訴者良久。其雄飛起半空。欲去徘徊。視其鷁鴈不能飛。復飛落地上。旋轉呌號。聲甚悲惻。如此者三四次。知終不能飛去。乃共嚙頸蹂蹴。遂



相觸而死。嗚呼。鴈爲禽類。而且有恩義。人之夫婦相拋棄而不顧者。何獨無人心哉。

燕四則

襄陽衛敬瑜。早喪。其妻霸陵王整妹也。年十六。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之。謂曰。能知我乎。因以縷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縷。女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自爾春來秋去。凡六七年。後復來。女已死。燕繞舍哀鳴。人告之葬處。卽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人因瘞之于旁。號曰燕冢。事見南史。唐李公佐有燕女墳記。

一說姚玉京。嫁襄州小吏衛敬瑜。衛溺死。玉京守志。常有雙燕巢梁間。爲鷺鳥所獲。其一孤飛。哀鳴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縷繫其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玉京爲詩云。後玉京卒。燕復來。周廻悲鳴。家人語曰。玉京死矣。墳在南郭。燕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皎。或見玉



京與燕同游灞水之上焉。或云玉京卽王氏乳名。加姚者從母姓也。

元元貞二年。雙燕巢于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夕家人舉其燈照。竭其雄驚墜。爲猫所食。雌徬徨悲鳴不已。朝夕守巢。諸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復巢其處。人視其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抱雛之殼耳。自是春來秋去。惟見其孤飛焉。

夏氏子。見梁間雙燕。戲彈之。其雄死。雌者悲鳴踰時。自投於河。亦死。時人作烈燕歌云。燕燕于飛。春欲暮。終日呢喃語如訴。但聞寄淚來瀟湘。不聞有義如烈婦。夏氏狂兒好畋獵。彈射飛禽類幾絕。梁間雙燕銜泥至。飛鏃傷雄當兒戲。雌燕視之。或如痴。不能人言。人不知。門前陂水清且泚。一飛竟溺澄瀾底。傷哉痛恨。應未休。安得化作呂氏女。手刃斷頭報大仇。

長安豪民郭行先。有女紹蘭。適巨商任首宗。爲賈于湘。數年不歸。音信不達。紹蘭覩雙燕戲于梁間。長吁語曰。我聞燕子自海東來。往復必經湘中。我婿離家不歸。數歲蔑有音耗。生死存亡未可知。欲憑爾附書投于我壻。言訖淚下。燕子



飛鳴上下。似有所諾。蘭復問曰。爾若相允。當投我懷中。燕遂飛于膝上。蘭遂吟詩一首云。我壻去重湖。臨窗泣血書。殷勤憑燕翼。寄與薄情夫。蘭遂書小其字。繫于燕足上。遂飛鳴而去。任宗時在荊州。忽見一燕飛鳴頭上。訝視之。遂泊其肩。見有一小絨繫足。宗解而視之。乃妻所寄之詩。宗感而泣下。燕復飛鳴而去。次年歸。乃出詩示蘭。宰相張說。叙其事而傳之。

## 鵲

高郵有鵲雙棲于南樓之上。或弋其雌。雄獨孤棲。旬餘。有鵲一班。偕一雌與共巢。若媒誘之者。竟日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鳴不已。忽鑽嘴入巢隙。縣足而死。時遊客見之。無不嗟呀。稱爲烈鵲。而競爲詩歌吊之。復有烈鵲碑。

## 鴿

江浙平章夔夔家養一鴿。其雄斃于狸奴。家人以他雄配之。遂闔而死。謝子蘭作義鴿詩以吊之云。翩翩雙飛奴。其羽白如雪。烏員忽相殘。雄死雌蹣蹣。絕食累數日。悲鳴聲不歇。蒼頭配他偶。捍拒項流血。血流氣亦憤。血止氣乃絕。嗟爾



非鴛鴦失配不再結。嗟爾非雌鳩。所性殊有別。于人擬莊姜之死。同一轍。夫何宮壺內。往往少貞烈。夏姬更九夫。河間不堪說。聊爲義鵠行。以激夫婦節。

### 金鵝

義熙中。羌主姚畧。壞洛陽溝。取磚。得一雙鵝。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九臯。養之此溝。

### 象

日南貢四象。各有雌雄。其一雌死于九貢。至南海百有餘日。其雄泥土著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史問其所以。輒流涕焉。

### 玉象金象

李德裕好餌雄黃。有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山。笑曰。相公久服丹砂。是世間凡火。祇促壽耳。懷中出一玉象子。如拳許。曰。此可求勾漏瑩徹者。燃香置象鼻下。勿令婦人鷄犬見之。三五日。象自服之。卽復吐出。乃可服此火。王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以相公好道。因以奉借。唯忠孝是念。無以貽咎。又出一金象云。

此是雌者。與玉爲偶。不爾。玉象飛去。德裕一一驗之。不差。服之。顏面愈少。鬚髮如漆。乃求採異姝。至數百人。象不復吐砂。其後南遷了鬼門關。逢道士怒。索二象曰。不誌吾言。固當如此。公固不與。至鰲魚潭。風雨晦冥。玉象自船飛去。光焰燭天。金象從而入水。公至朱崖。飲恨而卒。

## 馬

蠶女者。當高辛帝時。蜀地未立長君。無所統攝。其父爲鄰所掠。去已逾年。唯所乘之馬猶在。女念父隔絕。或廢飲食。其母慰撫之。因誓于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女嫁之。部下之人。唯聞其誓。無能致其父歸者。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歸。自此馬嘶鳴不已。父問其故。母以誓衆之言白之。父曰。誓于人。不誓于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但厚其芻食。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怒目奮擊。如是者不一。父怒。射殺之。曝其皮于庭。女行過其側。馬皮蹶然而起。捲女飛去。旬日得皮于大樹之上。女化爲蠶。食葉吐絲成繭。以衣被于人間。因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父母悔恨。念之不已。忽見蠶女乘流雲。駕此馬。侍衛



數十人。自天而下。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孝能致身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之任。長生于天矣。無復憶念也。乃冲虛而去。今家在什邡綿竹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皆獲靈應。宮觀諸尼。塑女子之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桑焉。

### 虎二則

弘治初年。荆溪有甲乙二人。髻中交好。甲妻甚艷。乙乃設謀。謂苦困甚。盍圖濟乎。甲告不能。乙曰。固知也。某山家豐于賄。乏主計史。覓之久矣。若解書數。正堪此耳。若欲吾爲若策之。甲感謝乙。助其舟貲。并載艷者以行。抵山。又謂吾固未嘗宿語彼。彼突見若夫婦。得無少忤乎。留而內守舟。吾與若先往。甲從之。乙乃宛轉引行。險惡溪林中。至極寂處。乃扶甲仆地。出腰鎌。砍之。甲殞絕。乙謂已死矣。僞哭而下山。謂婦曰。若夫嚙于虎。試同往簡覓。婦驚怛。無計勉從之。乙又宛轉引行。別險寂處。擁婦求歡。未遂。忽虎出叢柯間。咆哮奮前。嚙乙以去。婦駭走。心忖彼習行且爾。吾夫果在虎腹中矣。且悲且懼。盤旋山徑。求歸路。未得。忽見



一人離披而來。頭面俱血。逼視之。乃其夫也。婦喜曰。汝已脫虎口乎。夫亦訝問。汝何爲至此。各道其故。共相詫歎。以爲天道不遠。乃扶持還舟。竟無恙。時人作義虎傳。

正德間木工邱高。奉化人。附東吳主人李七船造番夷。至海傍渡舟山。遭厲且死。衆棄之山麓而去。數日不死。忽一虎來視眈眈。聲咆哮。斂齒而不啞。若閱其垂死者。高始怖甚。既見其不啞。沾沾可親。因指口求食。虎去以兔豕來。不可食。虎故雌也。相依坐身畔。飼以乳。高賴虎乳得活。數日起行。因敲石取火。掇朽枝煨食。日益強健。與虎相習。漸有牝牡之事。後有雄虎來求配。虎怒相搏。高倚虎持竿逐之。去遠且已久。之虎遂有娠。生一子。居然人也。高謂虎曰。虎妻虎妾。吾居此荒山。雖生猶死。遠望有舟山。恨無舟楫。汝識水性否。虎帖耳聽受。便躍入海。如履地。尾如檣。已而登岸。高左挾子。右持斧鋸。騎虎渡海。尾後風生。俄頃已到舟山。衆皆驚避。高止之曰。無傷也。高伐木結茆屋。囑虎曰。汝勿畫出。虎聽其語。夜拖獸鹿。高晝則鬻之。人呼爲邱虎嫂。生子名虎孫。性猛戾。虎項獨骨。臂年



十二力舉數百斤。或薦于浙省督府胡公。馳檄招來。破倭戍。時受上賞。後高死。與虎合葬成冢。曰虎冢。至今海上談者。謂猛虎可親。必指虎冢云。

按虎蒼載此事。爲蕭山木匠邱大空。

猴

弘治閒。洛陽民婦阿周山行。遇羣猴。執婦洞中。一老猴妻之。群猴驚不敢犯。日採山果爲糧。或得米粟。周敲石取火炊食之。歲餘生一子。人身猴面。微有毛。恒爲老猴守視。不得脫。一旦老猴病目。周拾藥敷而盲之。乘羣猴出。遂携其子。逃歸夫家。蘇郡民歸邵氏。乳史太守兒。復隨至洛。親見阿周母子。

魚二則

昔宗羨思桑娣不見。候月徘徊于川上。見一大魚。浮于水面。戲囑曰。汝能爲某通一問于桑氏乎。魚遂仰首奮鱗。開口作人語曰。諾。宗羨出袖中詩一首。納其口中。魚若吞狀。卽躍去。是夜桑娣聞叩闥聲。從門隙視之。見一小龍據其戶。驚而入。不寢達旦。開戶視之。惟見地上彤霞箋一幅。詩曰。飄飄雲中鶴。遙遙慕其

儔。肅肅獨處客。悵悵思何述。愁心何當已。愁病何當瘳。誰謂數尺地。化作萬里修。誰謂長河水。化作纖纖流。誰謂比翼鳥。化作各飛鷗。悲傷出門望。川廣無方舟。無由謁余欸。馳想托雲浮。出立散堂詩話。  
謝長裾。往觀魚洞天。每念瓊卿輒。命一魚寄訊。魚飛入青天。輕于片紙。往來甚遠。一日飛至桂海。與龍隱岩龍鬪。失其書。恐長裾責之。立化于西山之後。爲石焉。卽今立魚峰是也。

蠶

蠶最巧作繭。往往遇物成形。有寡女獨宿。倚枕不寐。私傍壁孔中。視鄰家蠶。簞箔。明日繭都類之。雖眉目不甚悉。而望去隱然一愁女。蔡邕見之。厚價市歸。繅絲作絃。彈之。有憂愁哀怨之聲。問琰琰曰。此寡女絲也。聞者莫不墮淚。

紅蝙蝠

紅蝙蝠出瀧州。皆深紅色。唯畢脉淺黑。多雙伏紅蕉花間。採者若獲其一。則一不去。南人收爲媚藥。王子年拾遺云。有五色蝙蝠。異物志。鼃蝨因風入空木而



化爲蝙蝠。

按靈芝圖說曰。蝙蝠之壽萬歲。此最長久夫妻也。又媚藥載嗽金鳥。辟寒金龍子。布谷脚脛骨。龍腦砂。接蘆草。荀草。左行草。獨未見錄紅蝙蝠處。豈缺載乎。

紅飛鼠

嶺南有紅飛鼠。出入必雙。人獲其一。必雙得之。

蜎

周案孝子傳曰。蜎蝸屬。或黃或黑。通臂輕髀。善緣。能于空中轉輪。好吟。雌爲人所得。終不獨生。

砂俘

陳藏用本草云。砂俘。卽倒行蚰子也。蜀人號曰俘。鬱旋穴乾土爲孔。當睡不動。取致枕中。令夫妻相悅。媚藥中多用之。

候日虫

漢元封五年。勒畢國貢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似鸚鵡。聲聞數里。如黃鵠之音。國人常以此鳥候時。亦名候日虫。帝置于宮內。旬日而飛盡。帝求之不復得。明年忽見細鳥。自集帷幕。或入衣袖。宮內嬪妃皆悅之。有鳥集其衣者。輒蒙愛幸。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爲丈夫所媚。

蛤蚧

蛤蚧。偶虫也。雄曰蛤。雌曰蚧。自呼其名。相隨不捨。遇其交合。捕之。雖死牢抱不開。人多採之以爲媚藥。

梨

九仙殿銀井。有梨樹二株。枝葉交結。宮中呼爲雌雄樹。

杏

揚州太守園中。有杏花數十枚。每至爛熳。張大宴。一株命一娼倚其傍。立館曰爭春。開元年。宴罷夜闌。或聞花有歎惜聲。

竹



廣東有相思竹。兩兩生筍。

### 相思草

秦趙間有相思草。狀如石竹。而節節相續。一名斷腸草。又名愁婦草。亦名嫫婦草。人呼爲寡婦莎。蓋相思之流也。

### 鶴草蔓

鶴草蔓。當夏開花。形如飛鶴。嘴翅尾足。無所不備。出南海。云是媚草。上有虫。老脫爲蝶。赤黃色。女子藏之。謂之媚蝶。能致其人憐愛。

### 鴛鴦草

宋祁曰。鴛鴦草。春晚葉生。其稚花在葉中。兩兩相向。如飛爲對。翔贊曰。翠花對生。甚似匹鳥。逼而視之。勢皆若嬌。

### 懷夢草

有夢草。似滿色紅。晝縮入地。夜則出。帝思李夫人之容不可得。東方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改曰懷夢草。

有情樹

遜頓國有淫樹。晝開夜合。亦云有情樹。若各自種。則無花也。

中國有合歡樹。未知卽此否。合歡一名青裳。一名合昏。一名夜合。卽今之烏  
賴樹。俗名烏穠。唐詩所云夜合花開香滿庭者是也。或以百合當夜合誤矣。  
其葉色如今之蘸暈綠。至夜則合。其花半紅半白。散垂如絲。枝葉交結。風來  
自解。不相牽綴。晉華林園合歡四株。崔豹古今註云。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  
裳。故嵇康種之舍前。蓋取歡字之義。又魏明帝時。苑囿及民家。花樹皆生連  
理。有合歡草。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衆條扶疎。夜則合爲一莖。萬不遺一。謂  
之神草。宋朝東京第宅山池間。無不種之。然則草亦有合歡。不獨樹也。

夫婦花

薛儵河東人。幼時于牕櫺內。窺見一女子。素服珠履。獨步庭中。歎曰。良人負笈  
遊舉。難于會面。對此風景。能無悵惋。因吟曰。夜深獨宿使人愁。不見檀郎暗淚  
流。明月將舒三五夜。向來別恨更悠悠。又袖中出一畫蘭卷子對之微笑。復淚



下吟曰。獨自開箱覓素紈。聊將彩筆寫芳蘭。與郎圖作湘江卷。藏取齋中作臥觀。其音甚細而亮。聞有人聲。遂隱于水仙花中。忽一男子從叢蘭中出。曰。娘子久離。必應相念。阻于跬步。不啻萬里。亦歌詩曰。相期踰半載。要約不我踐。居無鄉縣隔。邈若山川限。神交惟夢中。中夜得相見。延我入蘭幃。羽帳光璀璨。珊珊皆寶祿。轉態皆婉孌。歡娛非一狀。其協平生願。奈何庭中鳥。迎旦當窗喚。繾綣猶未畢。使我夢魂散。于物願無鳥。于時願無旦。與子如一身。此外豈足羨。歌罷仍入叢蘭中。葆苦心強記。驚訝久之。自此文藻異常。蓋花神牖之也。一時傳誦。二花爲夫婦花。

唐人賞牡丹後。夜聞花有歎息聲。又胡蘆必夫婦同種。方茂成。下芫荽種。須說穢語。孰謂草木無情無識也。

### 相思子

豆有圓而紅其首者。名曰相思子。卽紅豆之異名也。生於樹。其木斜斫之有文。可爲博局。及琵琶槽。其花與皂莢不殊。

子猶曰。因古人有血淚事。因呼淚爲紅豆。相思則流淚。故又名紅豆爲相思子。

相思石

海上有碎石片。如杏仁瓣。取一雙。後先投酪中。浮而不沉。相偎成偶。人故離之。須臾復作合矣。名曰相思石。錢簡西山人云。黃翁曾出以贈之。



花鳥春秋

天都張潮山來

春王正月。梅放其英于幹。與百卉爭先。遂奪其魁。蕙蘭至白幽谷。鴻雁復

歸于北。月季放其花。自正月至于冬月。

二月。菊遷其苗于畦。桃李棠杏楊柳會于囿。蜂王使衆蜂來侵入其郭。

烏衣國使其子弟遊于杏林。

三月。花王牡丹卽位于洛。時遊于姚氏魏氏。金蓮寶相薔薇及七姊妹盟于

籬。彩蝶粉蝶黃蝶來聘饗之。金衣公子歷聘于柳。封氏十八姨來伐。

崔子救之。鼈靈逐其君杜宇。

夏四月。柳絮大去其國。竹逐其籜于外。花隕如雨。木香遊于棚。靡草

死。

五月。閩人粵人使建蘭茉莉來聘。鸚鵡來或剪其舌。石榴火不成災。楚

美人虞氏孫于野。李子生王戎侵其核。

六月。芰荷及蒲蓼會于池。蘭入居于堂。有虫食木叶。

秋七月。桐使叶墜于地。甘靈降于蕉。蒼鷹伐鳥獲之。

八月。榴逐其子於外。葵朝于日。

九月。菊放其英于東籬。遂入居于堂。霜及百卉戰于囿。殺之。菊全師而歸。

伐茱萸以其英歸。鴻雁來朝。

冬十月。蘭及茉莉入于溫室。

十一月。柑子橘子來朝。

十二月。秣陵人使水仙聘于列國。

女史許飛雲曰。麟經作于宣尼。月令成于呂氏。其筆削次第。皆具旋轉乾坤之手。茲乃取其凡例。移而品題花鳥。和神當春。清節爲秋。蓋尺幅之中。而四時之氣已備。



一歲芳華

程羽文葵園

光天化日。烟景何限。梁昭明作錦帶啟。吳甯野作連珠演。復以麗句。繪此麗情。遂覺十二月中。時時堪人欣賞。因補數語。以誌芳華。

正月

燭焰薰天。月中掩桂。香塵撲地。曲裡落梅。

二月

飄香墮罽。擔風吞宿蝶之花。徙影流衣。握月臥聽鸛之酒。

三月

綠肥紅瘦。相映踏青之鞋。燕蹴鶯翻。亂織市蠶之月。

四月

篁新籜解。拾錦祿之層層。櫻薦盤登。探驪珠之顆顆。

五月

舟競渡龍。輓忠魂于楚水。艾偏懸虎。讓毒魅于高門。

六月

粧搖紅影。池慶蓮生。色滿綠香。座酣瓜戰。

七月

巧遣仙縷。綺牕亂乞蛛絲。慧接佛燈。碧水紛燃蓮焰。

八月

廣庭素練。影飄天上之華。大樹霓裳。譜絕人間之曲。

九月

題糕吟苦。瘦同籬菊之黃。把酒興酣。醉似囊萸之紫。

十月 簷前日煖。暄可獻君。嶺上梅開。春堪贈友。

十一月 望氣書雲。儀修亞歲。貢襪獻履。義取迎長。競添繡之五紋。錦胸出線。鼓飛灰之六管。玄竅吹葭。

十二月 臘方云伏。蜡已罷觀。換板板之桃符。驅殘窮鬼。聽聲聲之竹砲。驚碎病魔。

王丹麓云眼前好景一經道破行樂貴在及時于斯益信



太曼生傳

太曼生者。東海人。風流爾雅。從父宦遊四方。年十九。自吉州還閩。僦寓城東。惡其囂雜妨功。因稅居于委巷。屋只數椽。而主人之園圃近焉。草樹扶疎。花柳間植。有濠濮閒想。生常散步園中。吟咏自適。一日偶值雙鬟導一女郎。年可十六七。後園採花。不知生之先在也。生逡巡避之。女見生風神俊爽。且聞其善詞章。情亦不能自禁。廻眸轉盼。百倍撩人。生自是神魂飛越。讀書之念頓灰。越旬餘。復于園內遇向者雙鬟。因殷勤詢之曰。君家女郎識字乎。鬟曰。女郎時手一編。日夕不輟。豈不識字乎。生曰。吾有一詩。欲致之。能爲一達否。鬟曰。郎君善詩。女郎稔知之。某當爲作寄詩郵耳。生遂賦一絕云。春時花事鬪芳菲。萬綠叢中見茜衣。自媿含毫非子建。水邊能賦洛川妃。女得詩。見其詞翰雙絕。吟不置口。遂次其韻以答之云。小園芳草綠菲菲。粉蝶聯翩展畫衣。自媿一雙蓮步闊。隔花人莫笑潘妃。自此槐黃期迫。生以省試促歸。不敢通問。及秋不第。復携書于別業。女時時遣雙鬟慰勞之。由此荏苒。遂結同心。定情之後。倍相狎昵。因贈生玉



玦半規。紫羅囊一枚。生賦詩云。數聲殘漏滿簾霜。青鳥啣箋事渺茫。剖贈半規  
蒼玉玦。分將百合紫羅囊。空傳垂手尊前舞。新結愁眉鏡裡粧。一枕遊仙終是  
夢。桃花春色誤劉郎。時生已約婚而女亦受采。女常居花樓之下。所著有花樓  
吟一卷。其寄生詩甚多。有云。重門深鎖斷人行。花影參差月影清。獨坐小樓長  
倚恨。隔牆空聽讀書聲。踰年生當就婚。女亦適人。蹤跡遂永絕焉。然詩札往來  
歲猶一二。至越數歲。生舉賓薦。戒行有日。女寄書以通殷勤。生賦柳梢青一闋  
別之。鶯語聲吞。蛾眉黛蹙。總是銷魂。銀燭光沉。蘭閨夜永。月滿離樽。羅衣空濕  
啼痕。腸斷處。秋風暮援。潞水寒冰。燕山殘雪。誰與溫存。後隔數歲。女因念生得  
瘵疾。臥床日久。思一見生。實出無名。生僞託爲醫。以診脉進。女見生揮涕如永  
訣狀。遂不交一言而出。是夕女一慟而卒。生哭之以詩曰。玉殞珠沉思悄然。明  
中流淚暗相憐。常圖蛺蝶花樓下。記刺鴛鴦繡幕前。祇有夢魂能結雨。更無心  
膽似非烟。紅顏皓齒歸黃土。脉脉空尋再世緣。不數日而生亦卒。詩若爲之懺  
焉。



黃九煙先生和楚女詩

楚女初不知姓名。邑里有燕客游於楚者。云甲午之夏。此女遭兵掠至漢江。赴水死。其屍逆流千里。越洞庭湖而南。爲漁人所獲。玉貌如生。可十四五。有素帨繫左臂。甚固。發視得詩十首。人爭傳寫。遂達金陵。余得之于林子扇頭。讀其詩。咸意爲湘江女子也。秋燈蕭颯。依韻和之。頌歎誅歎。愧深于慟。長夜綿綿。未五更。荒天老地。盡愁城。誰傳十首湘娥怨。一夕千秋萬感生。嬌羞曾未識公姑。天枉空憐反哺烏。孝烈名香真不朽。須知生女勝淳于。孤竹文山是弟兄。奸雄聞此定心驚。湘娥須死何曾死。蜃志當年本不生。誰人敢勸易羅衣。萬丈洪濤撒手歸。却笑口江何見晚。琵琶空自惜明妃。字字分明正氣歌。光爭日月豈須多。春蘭秋菊哀終古。還勝投詩贈汨羅。玉折蘭摧此一時。隨光正則是吾師。江潭漁父非漁父。帝遣神收絕命辭。委蛻千秋卽異珍。貞魂豈復滯江濱。天龍八部齊驚拜。箇是文章節義身。萬劫眞容儼未笄。汗青重見女夷齊。鬼神但識西山事。此是西山又向西。



只宜讚歎不宜悲。如戟元非卓氏眉。千里逆流生氣壯。皇天后土可曾知。幾多忠孝殉君親。造物於今頗不仁。眼見珠沈連玉碎。痴頑長樂是何人。

## 附楚女原作

家鄉一別已春更。此日含羞到漢城。忽下將軍搜括令。教人尙敢惜餘生。征帆又說過雙姑。掩淚聲聲聽夜烏。葬入江魚波底沒。不留青塚在單于。骨肉輕離弟與兄。孤身千里夢常驚。歸魂願返家園路。報到雙親已不生。遮身還是舊羅衣。夢到瀟湘何日歸。遠涉風濤誰作伴。深深遙祝兩靈妃。厭聽孤兒帶笑歌。幾回腸斷嶺園多。青鸞有意隨王母。空使人閒設網羅。生小伶仃畫閣時。詩書曾把母兄師。濤聲夜夜悲何極。猶記挑燈讀楚辭。當時閨閣惜如珍。何事流離逐水濱。寄語雙親休眷念。入江猶是女兒身。生來誰惜未簪笄。身沒狂瀾歎不齊。河伯有靈憐薄命。東流直繞洞庭西。照影江干不盡悲。永辭鸞鏡歛雙眉。朱門空說諸秦晉。死後相逢未可知。圖史當年強解親。殺身從古羨成仁。簪纓雖愧奇男子。猶勝於今共事人。



夢得楚女姓一首并序

余既和楚女十詩矣。終恨其姓氏無傳。嘗與林子謀。請於虬仙而不得。至仲冬長至夜。夢與數友閒談。偶詢及此女姓字。一友遽答曰。姓李。余亦唯唯。傍一友云。君言謬矣。此女自姓盧。名佛蓮。余不覺恍然。因援筆就案書盧佛蓮三字。此友復言佛字非是。乃上从竹頭者。余諦思竹部諸字。佛音殊少。或是筏字之譌。遂復注筏字於傍。兩義並存。此友無語。醒而異之。紀以一詩。自此楚女無姓字而有姓字矣。

寶筏蓮臺佛國遊。姍姍甲帳豈堪儔。湘江水月身重現。不是當年舊莫愁。

妄得楚女姓名四首并序

甲午之冬。余既夢得楚女姓名矣。此衷遂已釋然。至乙未春日。忽有林生鳳鳴過鵲江。生爲楚之安陸人。適友人談及楚女事。生云。此吾同里黃氏閨媛也。其尊人諱以泰。爲鄉先達。女小字青蓮。因避亂僑居長沙之益陽。突遭兵掠。赴江盡節。前所傳一一不妄。但十詩題油楮上。非素悅。詩中所云母兄者。

則母之長兄某女幼所師事也。余聞之快然。因復作四絕識之。

纔得貞姬姓字傳。騷魂半載爲誰牽。神仙只向蓬萊覓。豈識西方九品蓮。  
謫仙畸號偶同行。夢裏先偷一字名。更訝無端聯氏族。恰如許渾對飛瓊。  
守禮應知出大家。文章彤管豈勝誇。人間生女能如此。愧殺蘭堦玉樹斜。  
三楚精神屈宋魂。離騷日月至今存。繇來湏女非湘女。雲夢從今不敢吞。

眞得楚女姓名六首并序

乙未之春聞安陸林生言。咸以楚女爲黃青蓮矣。越三載戊戌冬偶晤衡陽  
徐生於鳩茲。復談及此。徐生慘然曰。此吾妹也。以甲午春在衡州被掠至漢  
江。赴水死。死時留十詩于紙。適見擔水童子。乃抽銀釵并詩授之。屬云。煩寄  
與讀書相公。童子以呈其主人瞿生。遂盛傳于武昌。藩臬聞之。遣人順流收  
其屍。不獲。因礱碑鐫十詩其上。植之漢陽門外。余問女年幾何。曰十三。曾許  
字否。曰許字王氏。女何名。曰青鸞。卽詩中所謂青鸞有意隨王母者也。余聞  
之亦慘然。蓋徐生之父立階爲楚丙子孝廉第六人。曾與余有舊。以女故亦



憤鬱而死。云噫。一楚女姓名也。初夢得之。既妄得之。至是始得其真焉。乃繇佛蓮而青蓮。由青蓮而青鸞。若郵遞然。亦奇矣。因復爲六詩。識之。雖然。泡影何常。余惡知林之果妄。徐之果真耶。又惡知夢之非真。真之非夢耶。俟他日過方城漢水而問之。

吳楚乾坤倏不同。祝融粉碎洞庭空。那知萬古貞魂宅。卻在湘帆九面中。亂離誰問孝廉船。絳帳旃裘各一天。痛殺文姬生死別。從今休拂四條絃。青鸞王母是前因。溫槿塵緣總未眞。環珮若歸明月夜。應隨南嶽魏夫人。幾行清淚漲瀟湘。花落黃陵更斷腸。從道峰高無雁到。化爲精衛過衡陽。天遣奚童表孝貞。讀書種子定鍾情。脫簪頻死殷勤屬。祇爲高堂不爲名。千秋墮淚說遺蹤。片石今看矗女宗。漫道九陵峰七二。直應添作七三峰。

卷一

十一集



千春一恨集唐詩六十首并序

湘潭黃九煙著

千春一恨者。思彼美而不得也。彼美伊誰。蓋出於某王孫之家。而衆人畜之者也。某與王孫同避亂福唐西陳村。見而慕之。王孫固夙稱交好者。初慨許持贈。既而負約。百計求之。益堅秘爲奇貨。某無可奈何。屢集唐句相貽。冀其一晤。乃王孫頑很。自若不成報章。某悵悵經旬。因與王孫訣別。移寓東潞。自此彼美音容杳然。判若隔世矣。每五夜徬徨。拊枕咄咄。因思昔人所云。英雄如項籍。而不得天下。高才如杜默。而不得一第。今風流俊逸如某。而不得彼美。此三恨者。真堪鼎足千古。雖然某湖海元龍。生平奇遇較多。亦安可少此一恨。所可慨者。王孫之不仁。而彼美之薄命耳。中懷崢嶸。久不能平。因漫次前後所集唐人語。共得絕句六十首。藏之名山。傳之後世。以告天上人間。千秋萬古之情癡詩人。如某者。

初集十首

芙蓉如面柳如眉。盡日含毫有所思。惆悵春歸留不得。曉鶯啼斷綠楊枝。  
清歌妙舞落花前。夫子紅顏我少年。若問玉人殊易識。娉婷十五勝天仙。  
天下能歌御史娘。等閒教見小兒郎。無情不似多情苦。擬託良媒亦自傷。  
白日姮娥旱地蓮。當時求夢不曾眠。人生豈得長無謂。閒過春風六六年。  
門前初下七香車。二月中旬已破瓜。不管相思人老盡。隔江猶唱後庭花。  
上清仙子玉童顏。只許含情背後看。但使主人能醉客。一生長對水晶槃。  
一寸相思一寸灰。落花流水認天台。由來此貨稱難得。不踏金蓮不肯來。  
道是無情卻有情。千金莫惜早蓮生。兒童不識冲天物。惡說南風五兩輕。  
朧朧樹色隱昭陽。不辨花叢暗辨香。誰謂此中難可到。盡知三十六鴛鴦。  
一月主人笑幾回。更逢山上一花開。薜蘿亦是王孫草。嫁與春風不用媒。

## 再集二十首

南宮風月寫難成。一笑從教下蔡傾。從此不知蘭麝貴。內家叢裏獨分明。  
分付新聲與順郎。一枝濃豔露凝香。佳人已屬沙吒利。惱亂蘇州刺史腸。



三十無家作路人。樓前相望不相親。桃花流水深千尺。願得乘槎一問津。  
鈿暈羅衫色似烟。妖童寶馬鉄連錢。十年南北看燕趙。半採紅蓮半白蓮。  
玉釵斜壓鬢雲鬆。人面桃花相映紅。若使春風會人意。世間應不鬢春風。  
淚濕羅巾夢不成。信知尤物必牽情。春宵苦短日高起。却是劉楨坐到明。  
清潤潘郎玉不如。枇杷花下閉門居。黃姑阿母能拚剖。歌舞閒時教讀書。  
彷彿聞香不是香。風嬌小葉學娥粧。遙知楊柳是門處。隔得盧家白玉堂。  
夢來何處更爲雲。忽到窗前疑是君。玉樹後庭花一曲。人間能得幾回聞。  
盡日無人屬阿誰。阿誰曾似與嬌痴。也應攀折他人手。何不相逢未嫁時。  
不愛深紅愛淺紅。野花黃蝶領春風。玉童私地誇書札。一片西飛一片東。  
紅衣落盡暗香殘。幾許幽情欲話難。憶得雙文衫子薄。玉容寂寞淚闌干。  
獨悲孤鶴在人羣。夢遶巫山一片雲。聞說春來倍惆悵。錦衾深愧卓文君。  
春色先歸十二樓。玉釵恩重獨生愁。何時共剪西窗燭。斜倚紅鸞笑不休。  
且將團扇暫徘徊。林下輕風待落梅。一種蛾眉明月夜。夜深誰共阿憐來。



一生閒坐枉傷神。定子當筵睡臉新。聞道欲來相問訊。爲持金錄救生人。  
莫送春風入客衣。眼前珠翠與心違。何如買取獼猴弄。任汝三彭說是非。  
碧玉今時鬪麗華。豈宜重問後庭花。秦宮一生花底活。願君且宿黃公家。  
一場春夢不分明。分付鶯花與後生。莫怪當歡卻惆悵。人生難免是深清。  
花恨紅腮柳恨眉。相思無路莫相思。相思相見知何日。此恨綿綿無盡期。

三集三十首

名花傾國兩相歡。犀辟塵埃玉辟寒。我有迷魂招不得。莫教長袖倚闌干。  
濕雲如夢雨如塵。愁思看春不當春。難得相逢容易別。可能都是不如人。  
花壓闌干春晝長。阿侯繫錦覓周郎。東風不與周郎便。雲雨巫山枉斷腸。  
耿耿星河欲曙天。月明橋上看神仙。無情有恨何人見。却繞迴廊又獨眠。  
銅雀春深鎖二喬。玉人何處教吹簫。却嫌脂粉汙顏色。願作輕羅著細腰。  
傾國傾城總絕倫。全家羅襪起秋塵。無情最是台城柳。不解迎人只送人。  
露桃花下不知秋。何處相思明月樓。第一莫嫌才地薄。年初十五最風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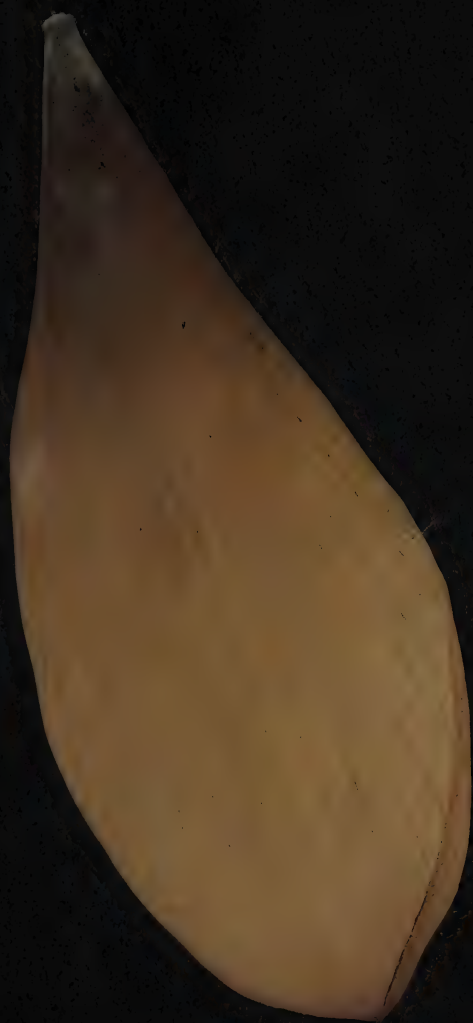


知君書記本翩翩。疊在空箱得幾年。不分桃花紅勝錦。王孫艸色正如煙。  
枝枝交影鎖長門。虛負賢侯鄭重恩。桃葉含情竹枝怨。月明花落又黃昏。  
不把雙蛾鬪畫長。柳花便打內家香。丈夫飄蕩今如此。合是狂時不是狂。  
宵分獨坐到天明。南斗闌干北斗橫。若見紅兒夜深態。沈香火底坐吹笙。  
紅袖香銷二十年。一身憔悴對花眠。何因得扱眞珠履。白日將升第九天。  
滿堂絲竹爲君愁。人自傷心水自流。願得侍兒爲道意。與君同上景陽樓。  
芙蓉脂肉綠雲鬢。花態嬌羞月態閒。莫向花前奏花落。對君衫袖淚痕斑。  
憔悴支離爲憶君。江花亂點雪紛紛。思量却是無情樹。半入江風半入雲。  
樹頭樹底覓殘紅。踏閣攀林恨不同。世上悠悠安足論。明去朝來事猿公。  
逐隊尋行二十春。與君相見卽相親。相逢不用頻迴避。同是天涯淪落人。  
紅雲妒殺石榴花。海燕西飛白日斜。不信比來長下淚。越羅衫上有紅霞。  
南方應有未招魂。金屋無人見淚痕。天若有情天亦老。巫咸不下問銜冤。  
不將清瑟理霓裳。半是思郎半恨郎。取次花叢懶迴顧。後園青草任他長。

芳草何年恨始休。夕陽西下水東流。一生幾許傷心事。欲采蘋花不自由。  
却恨青娥誤少年。狂歌痛哭酒樽前。得成比目何辭死。天子呼來不上船。  
可憐春半不還家。寒食東風御柳斜。繫得王孫歸意切。一羣嬌鳥共啼花。  
小白長紅越女腮。無人不道看花回。可憐夜半虛前席。不賜金莖露一杯。  
羨爾城頭姑射山。破瓜年紀百花顏。由來絕色稱難得。世上浮名好是閒。  
休言芳槿一朝新。不擬教人哭此身。能以精誠致魂魄。也應休憶李夫人。  
偷眼蜻蜓避伯勞。黃鸝枝上啄櫻桃。誰能更把閒心力。幻出文君與薛濤。  
劍逐驚波玉委塵。岸傍桃李爲誰春。仰天大笑出門去。從此蕭郎是路人。  
此身漂泊苦西東。十載青娥不負公。玉樹九重長在夢。定知難見一生中。  
粧成掩泣欲行雲。荀令香爐可待熏。別後相思隔煙水。不知何處再逢君。















香豔叢書

第十一集





H8  
1737  
H25  
V42

香艷叢書

十一集卷二

武宗外紀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武宗外紀者。仿漢武外傳而爲之也。夫漢武外傳。與本紀不同。是故外之。今所紀。皆實錄中事。而亦以爲外。曰以予觀于同館之爲史者。其爲武宗紀。不忍斥言人主之過。凡實錄所載諸可鑒事。皆軼而不錄。夫史以垂鑒。不諱好惡。而乃以惡惡之短。致本身所行事而皆軼之。是本也而外之矣。因題曰外紀。然而不比次以成文者。曰以實事而比次之。即本紀也。豈敢復爲本紀哉。因錯亂記之。亦曰身受史職。庶以比當日之記注云爾。

武宗者。孝宗之嫡子也。母張皇后。以宏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夢白龍據腹生武宗。白者西方色。兵象。故生而好武。前此三朝所立儲。皆非嫡。而武宗獨后出。且所生辰爲申酉戌亥。連若貫珠。粹

質比冰玉。神彩煥發。自少舉止非常。兩歲卽冊立爲皇太子。孝宗愛之。

初武成中。衛軍卒鄭旺有女。名王女兒。幼鬻之高通政家。被選入內有年矣。至是旺陰結內使劉山求自通。山給云周太后宮鄭金蓮。卽若女也。東宮實所生。而后攘之。汝知之乎。旣而語侵播上聞。大怒。立砣山於市。旺亦論死。尋赦免。後浮言籍籍。有京城王璽者。藏旺爲居貨。蜚語皇惑。竟言皇太子非皇生者。然其事終不實。下刑部鞠治。各正法云。皇太子出閣。諸儒臣更番進講讀。晨起坐講席。輒移時。至午又然。每講容色端莊。目若領會。未嘗少肆。講官退。必張拱致敬。作揖送狀。次日掩卷誦所授書甚習。不數日。翰林春坊之與講讀者。皆識其姓名。或偶以他故不至。必顧問左右曰。某先生今日安在耶。當輟朝之日。學士有誤束花帶入者。顧之私謂左右曰。儻在朝班。必以失儀爲御史所糾矣。其聰穎如此。

孝宗數幸春坊。問所業。太子率宮僚趨走迎送。嫻于禮節。每問親安視膳。恭而有愉色。所至游幸。必陪侍。有所見。必隨事啟迪。爲學之暇。或聞其頗好騎射。以



爲克詰戎兵。亦安不忘危之意。勿之禁也。十五歲卽位。明年改元。行大婚禮。宣制選中軍都督府都督同知夏儒長女冊爲后。隨遣禮部上冊妃儀。冊沈氏爲賢妃。吳氏爲德妃。上一切行禮。冊后受賀。曲中儀法。觀者稱之。

故事宮中六局官有尙寢者。司上寢處事。而文書房內官每記上幸宿所在。及所幸宮嬪年月。以俟稽考。上悉令除却省記注。掣去尙寢諸所司事。遂遍游宮中。日率小黃門爲角觝蹋鞠之戲。隨所駐輒飲宿不返。其入中宮及東西兩宮。月不過四五日。

嘗游寶和店。全內侍出所儲攤門。身衣估人衣。首戴瓜拉。自寶和至寶延。凡六店。歷與貿易持簿算。喧詬不相下。別令作市正調和之。擁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官住永巷賣酒家也。箠箠琵琶嘈嘈然。坐當壚婦於其中。雜出牽衣蠶簇而入。漉茶之頃。周歷諸家。凡市戲跳猿鴈馬鬪雞逐犬。所至環集。且實宮人于勾欄。扮演侑酒。醉卽宿其處。如是累日。

乃大起營建。興造太素殿及天鵝房船塢諸工。又別構院籞。築宮殿數層。而造

密室于兩廂。勾連櫺比。名曰豹房。初日幸其處。既則歇宿比大內。令內侍環值。名豹房祇候。羣小見幸者。皆集於此。

有言錦衣衛都督同知于永善陰道秘術。遂召入豹房。與語大悅。永色目人。進言回回女皙潤而瑳粲。大勝中土。時都督呂佐亦色目人。永矯旨索佐家回女。善西域舞者。得十二人以進。歌舞達晝夜。顧猶以爲不足。乃諷上請召諸侯伯中故色目籍家婦人入內。駕言教舞。而擇其美者留之。不令出。一日永侍飲觀舞。酒酣呼永使卽家召其女來。時有言永女殊色。故以召。永詐匿其女。飾鄰人白回子女充名以入。上以爲真也。悅之。永畏其泄。陽爲風痺。固乞去。以其子承襲指揮。諸色目家不齒之。然無敢發者。

回回進女你兒干。

上稱豹房曰新宅。日召教坊樂工入新宅承應。久之。樂工懇言樂戶在外府多有。今獨居京者承應不均。乃敕禮部移文。取河間諸府樂戶精技業者送教坊承應。于是有司遣官押送諸伶人。日以百計。皆乘傳給食。及到京。留其技精者。



給與口糧。敕工部相地給房屋。大小有差。

教坊司左司樂臧賢以疾求退。有旨勉起供職。未幾卽陞爲奉鑾以寵之。

上於佛經梵語無不通曉。乃陞大隆善寺禪師星吉班丹爲國師。左覺義羅竹班卓爲禪師。刺麻札竹爲左覺義。倫竹堅桑爲都綱。大慈恩寺佛子乳奴領占捨刺札俱爲法王。刺麻捨列星吉佛子也。失短竹爲禪師。大能仁寺刺麻領占播爲都綱。以後累有陞授如遷官然。

七年楊一清疏曰。龍輿嘗幸豹房。駐宿不去。至後苑訓練戎兵鼓砲之聲震駭城市。

上夜微行。至教坊司觀諸樂所用器物。

上卽位後。每歲宮中張燈爲樂。所費以數萬計。庫貯黃蠟不足。復令所司買補之。至九年。寧王宸濠獻新樣四時燈數百。窮極奇巧。臨獻復令所遣人親入宮懸掛。其燈製不一。多着柱附壁以取新異。上復于廷軒間依欄設氍毹。而貯火藥于其中。偶勿戒。遂延燒宮殿。自二漏至明。乾清以內皆灰燼矣。當火勢盛時。

上猶往豹房省視。回顧光焰烘烘然。笑曰。是一棚大烟火也。

西宮大答應宮人。有願祝髮爲尼者。上作剃度師。親爲說法。置番經廠中。

敕陝西進上用鋪花氈帳房一百六十二間。令鎮巡等官太監廖堂都御史陳壽依式趕造。凡重門堂廡庖廩。偏及戶牖樁櫺影壁圍幕地衣之類。皆具。且有壇內游幸出哨趕聲息諸名號。凡一年乃成。自後上出郊祀。皆御帳房。不復宿齋宮矣。

保安寺大德法王綽吉我些兒。本烏思藏使也。上留之得幸。至是欲遣其徒領占綽節兒綽供劄失爲正副使。還居烏思藏。比大乘法王例入貢。且爲兩人請國師誥命。及入番熬設廣茶。下禮部議。尙書劉春執不可。且謂阻壞茶法。騷擾行路。大不便。但令給誥敕去。是時上誦習番經。心皈其教。嘗被番僧服。演法內廠。綽吉我些兒並左右侍。作沙門弟子。至是乘傳歸。輜重相屬。所過煩費。行道避路。無貴賤稱國師焉。

大護國報安寺大覺義班丹倫竹爲其師祖大善法王星吉班丹乞祭葬。禮部



執奏無例。上特許之。令工部給葬銀二千兩。

先是烏思藏有西竺胡僧能言人三世事者。國人謂之活佛。上久欲召之。未能也。至是命司設監太監劉允往烏思藏賚送番供。以珠琲爲旛幢。黃金爲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以鉅萬計。乃議仿永樂宣德年差鄧成侯顯舊例。統錦衣衛官一百三十三員。應付廩給口糧馬匹車輛船隻及過番物件。共給長蘆兩淮課鹽七萬餘引以應用。水衡度支爲之一空。

有旨令居庸關太監李嵩等擒致虎豹生者。

上初好武。特設東西兩官廳于禁中。比之團營。後江彬許泰皆以邊將得幸入豹房。乃立內教場。別爲都署。東官廳以太監張忠領之。西以許泰領之。有神武者。賞以罪坐謫。今以附泰復官。得進用。未幾。益以劉暉四人者。皆賜國姓爲義子。名四鎮兵。又名外四家兵。而以江彬兼統之。彬故稱朱彬爲總管。上乃自領閹人善騎射者爲一營。謂之中軍。晨夕下操。呼噪火礮之聲。達於九門。浴鐵文組。照耀宮牆間。上親閱之。其名曰過錦。言度眼如錦也。時諸軍悉衣黃罩甲。中



外化之。雖金緋錦綺。亦必加罩甲於上。市井細民。無不倣其製。號時世粧。兩廳諸領軍。則于遮陽帽上。拖靛染天鵝翎。以爲貴飾。大者拖三英。次二英。尙書王瓊得賜一英冠。以下教場。矜殊遇焉。其後巡狩所經。雖督餉侍郎巡撫都御史。無不衣罩甲見上者。

初江彬密言。後軍都督府右都督馬昂有女弟美豔。時已適畢。指揮有娠矣。上令中使迎取之。至豹房。弱顏麗質。顧善騎射。解胡樂。能道達語。遂大幸。馬氏一門無大小。皆賜蟒衣。內廷大璫。皆呼昂爲舅。賜第太平倉東。熏灼動京師。言官交章諫。皆不納。及十一年十月。上每從數騎過昂飲。是日飲酣。召昂妾。昂以妾病辭。上怒而起。昂懼。乃請罷而馬氏寵衰。

十二年上祀南郊畢。卽往南海子縱獵。文武大臣扈從者不許入。及晡。始傳旨諸大臣先還。候于承天門。夜半駕始入。御奉天殿。羣臣行慶成禮。乃以所獲麋麕鹿賜府部大臣翰林科道官。而于是有巡幸之事。

七月上私幸南海子。西行經畏吾村大佛寺。以臨西山。八月朔。上微服從得勝。



門出幸昌平州。閣臣以下皆追至沙河。疏請還宮不納。科道交章諫亦不報。九月遂駐蹕宣府。時江彬宣府人。欲挾上自恣。遂誘爲西北之行。旣幸宣府。遂營建鎮國府第。上居之樂。遂忘歸。每夜行。見高屋大房。卽馳入。或索飲。或搜其婦女。居民苦之。至有陰賂彬求免者。後軍士樵蘇不繼。至毀民房屋以供爨。市肆蕭然。白晝戶閉。

先是上在陽和時。西部五萬騎營玉林。將入寇。上命諸將分布諸要地。大同總兵官王勛副總兵張輓遊擊將軍陳鈺孫鎮軍大同城。遼東叅將蕭滓軍聚落堡。宣府遊擊時春軍天城。副總兵陶杰參將楊玉延綏。叅將杭雄軍陽和。副總兵朱繼軍平鹵。遊擊周政軍威遠。時九月戊戌也。至十月寇分道南下。營于孫天堡諸處。勛輓鈺鎮率所部禦之。上命春滓往爲之援。政繼及大同右衛叅將麻循平鹵城。參將高時尾其後。又急調宣武總兵朱振參將左欽都勳龐隆遊擊靳英俱會陽和。參將江桓張昇爲之策應。越數日。勛遇寇于繡女村。督軍步戰。寇南循應川而去。明日輓鈺鎮與勛復遇寇于應州城北五里寨。戰數十合。



殺傷頗相當。薄暮寇傍東山去。既而分兵圍勛等。比曉天大霧圍解。勛等入應州城。懽及守備左衛城都指揮徐輔兵至。明日勛等出城遇寇澗子村大戰。時萍春政循等兵亦至。寇復以別騎迎敵。我軍不得合。上乃率內外提督監督太監張永魏彬張忠都督朱彬及振杰玉欽勲英雄隆參將鄭驃等兵自陽和來援。衆殊死戰。寇稍卻。諸軍乃合。會日暮。卽其地爲營。乘輿止焉。明日寇來攻。上復督諸將禦之。自辰迄酉。戰至百餘合。寇退。明日引而西上。與諸將且戰且追。至平鹵朔州等邊。上復進兵。會大風黑霧晝晦。我軍亦疲。因遂還。勛及巡撫僉都御史胡瓚以捷聞于朝。是役也。殺鹵首十六級。而我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輿幾陷。

無何邊寇復犯暖泉溝泥河兒。上率兵駐老王漢。寇退還。駐蹕大同左衛城。旣而寇復入玉林城。西及答兒莊三家川青山諸處。上命大同諸將各按伏防禦。而令巡撫胡瓚鎮守太監馬錫嚴爲之備。時內閣大臣及九卿至居庸關請駕。有禁不得出關而返。



是年冬立春。上迎春於宣府。備百戲。別飾大車數十輛。雜坐僧人婦女于其中。每輛數十人。合至數百。乃如僧數。懸毬于車蓋。而敝僧頭以當之。車既馳。則頭與毬觸。上視大笑以爲樂。

十三年正月。車駕將還京。禮部具迎駕儀。令京朝官各朝服迎候。而傳旨用曳撒大帽。鸞帶。且賜文武羣臣大紅紵絲羅紗各一。其綵繡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麒麟。五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級者皆與焉。惟部曹五品以下不得與。其與者裁製一夕皆就。及明。各服以迎駕。于是科道爭諫不納。詰旦。上還自宣府。是日文武羣臣皆曳撒大帽。鸞帶迎駕于得勝門外。中外預傳上意。具綵幃數十。綵聯數千。皆金織字。序詞惟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尊號。衆官列名于下。亦不敢稱臣。乃備羊酒白金綵幣。手紅梵夾子稱賀。上戎服乘赤馬佩劍來。邊騎攢擁。遙見火毬起。戈矛開。烟直上。乃知駕至。羣臣齊伏道左。叩頭。上下馬坐御幄間。大學士楊廷和奉觴。梁儲注酒。蔣冕捧果。楊毛紀擎金花。二稱賀。上飲畢。顧云。朕在榆河。親斬首鹵一級。亦知之乎。廷和等頓首謝。上遂

馳馬由東華門入宿于豹房。時大雨雪。百官迎駕者。僕馬相失。曳走泥淖中。夜半得入城。有幾殆者。

上御奉天門。陳示應州等處所獲達寇刀械衣器。令羣臣縱觀。

是日復幸南海子。尋還。賜文武羣臣銀牌於左順門。一品重二十兩。二品三品十兩。鏤文其上曰慶功。五采飾之。貫以珠組。四品五品及都給事中五兩。左右給事中御史四兩。鏤文其上曰賞功。貫以青組。賜畢各披以紅。簪花次第出。先是羣臣具綵幃賀儀。其出銀以品級爲差。故所賜銀如其數。翰林官無賀不與賜。

乃復幸宣府。衆諫不納。會慈聖康壽。太皇太后崩。上還白宣府。

十三年四月。上幸昌平。詣諸陵祭告畢。遂幸密雲。時民間競傳欲括女子歛財物以充進奉。所至遯匿。獨永平知府毛思義下令以爲大喪未舉。車駕必不出。此必奸徒狡詐。藉以惑人者。百姓各安業。非有府部撫按官文書。妄稱駕至。擾民者。悉捕治之。上聞大怒。執思義送詔獄。令法司從重擬罪。當贖杖還職。得旨。



降三級。爲雲南安寧知州。

上駐蹕大喜峯。日招來朵顏三衛夷人花當把兒孫等納賀至關。宴勞畢還京。初上幸河西務。指揮黃勳以供應爲名。科擾侵盜。巡按御史劉士元按之。勳逃至行在。因嬖幸譖士元。聞駕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遂命裸縛士元。而訊之。時野次無杖。取生柳枝四十捶幾死。囚繫於車。馳入京。并執知縣曹俊等十餘人下詔獄。

太皇太后發紉時。上親奉梓宮。帥百官衰絰徒步。送至得勝門外。皇親羣臣命婦各祭如儀。臨祭上戎服馳馬觀之。

遣太監蕭敬傳旨遼東宣府大同延綏陝西甯夏甘肅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或攻或守。卽寫敕與他。威武將軍者。上自稱也。是日左順門羣臣泣諫不納。既又勅諭加鎮國公爵以報其勞。

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羣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上度居庸關。歷懷來保安諸城堡。遂駐蹕宣府。初江彬勸上於宣府治行在。越歲乃成。槩費不可計。復



輦豹房所儲諸珍寶。及溪遊所收婦女。實其中。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上出。及再度居庸關。仍戒守者毋令京朝官出關。蓋上厭大內。初以豹房爲家。至是更以宣府爲家矣。上駐蹕大同。立券買總兵葉椿第爲總督府。居之。奪都指揮楊俊所置店二所。改爲酒坊。且爲之榜曰官食。亦立券買而不予直。曰官家房。

凡車駕所至。近侍先掠良家女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聞。且令有司餽廩之。別具女衣首飾。爲賞賚費。遠近騷動。所經多逃亡。上不知也。乃封右都督朱彬爲平鹵伯。左都督朱泰爲安邊伯。各食祿千石。世世承襲。彬泰善伺上意。既誘上再巡邊。與寇遇。幸不覆軍。上欲自耀武功。乃假重兩人。親爲定爵名。馳敕下吏部封之。兩人亦自以爲功。偃然受焉。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官戴欽第。尋納欽女。

初上駐偏頭時。大索女樂于太原。偶於衆妓中遙見色姣而善謳者。拔取之。詢其籍。本樂戶劉良之女。晉府樂工楊騰妻也。賜與之飲。試其技。大悅。後自榆林。



還再召之。遂載以歸。至是隨行在。寵冠諸女。稱美人。飲食起居必與偕。左右或觸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江彬諸近侍皆母呼之。曰劉娘娘云。

上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數千里。乘馬腰弓矢。衝風戴雪。備歷險阨。有司具輦以隨。亦不御。至是還宣府。闔寺從人皆疲憊弗支。而上不以爲勞也。

十四年二月。上自宣府還。文武羣臣具綵幃銀幣羊酒迎于德勝門外。如前儀。是日先駐蹕外教場。親簡閱所獲首鹵衣仗。然後入。乃賜內閣及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各衙門正官及科道官銀牌花紅有差。

上南郊乘馬由大明門出。法駕鹵簿皆先行。惟從騎率百餘人。禮畢幸南海子。夜分還御奉天殿。行慶成禮。

上嗜飲。嘗以杯杓隨。左右欲乘其醉以自便。復預備餅饌。故所至輒醉。醒卽復進以爲常。

忽降手敕。諭吏部鎮國公朱壽宜加太師。又傳旨禮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太師鎮國公朱壽令往南北兩直隸山東泰安州等處公幹。兼尊奉聖



像。供獻香帛。祈福安民。又諭工部。今南行巡狩。宜急修黃馬快船。以備用。

修迎翠昭。和崇智光霽諸殿。是時乾清坤寧大工未完。工部執奏。當暫停。不聽。上決意南狩。羣臣憂惶無所出。翰林院修撰舒芬。武宣郎黃鞏。車駕員外郎陸震等。皆抗疏極諫。于是醫士徐鑿。以醫經養生之理諫。諸部相繼諫。乃下鞏震詔獄。而令芬等一百七人罰跪闕五日。每日自卯迄酉。設官校迎視。迄則令各堂上官領回。日滿以聞。時有金吾衛都指揮僉事張英。自跪端門外。衛士詰之。答曰。至尊若出。則京城百萬生靈。何所依賴。且英當隨駕。自分遇變必死。與其死于外。孰若死此。遂自割其胸。衛士奪刃得不殊。下獄鞫治。法司承彬指以妄言擬斬。詔杖之六十。遂死。聞者哀之。

大理寺寺正等官周叙等十人。自以職在平獄。請停止諸臣留駕之罪。且上疏極留。上怒。下詔獄掠治。復降旨。敘等十人。并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鑿。俱荷桎梏。罰跪闕五日。日滿以聞。既而諸行人司官余瓚等二十人。工部主事林文輅等三人。又上疏極諫。俱下詔獄掠治。并罰跪五日。如前例。一時朝士



如犴狴囚徒滿前。觀者輒泣下。

乃杖郎中孫鳳等一百七人于午門外。各三十。以鳳及陸倬張衍姜龍舒芬爲倡首。特調外任。永不用。餘各奪俸六月。杖時。中官以斥已各奮怒。予重杖。呼號之聲。徹於中禁。刑部主事劉校。照磨劉旺死焉。又杖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周叙。林大輅。徐鏊等各五十。爲民鑿謫戍瘴地。餘三十人。各杖四十。降二級。旬日間。陸震。余瓚。何遵。林公輔等相繼死。共十有一人。

宸濠反。傳旨宸濠悖逆天道。謀爲不法。殺巡撫等官。傳聞已至湖口。將犯南京。卽令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統各鎮邊兵征勦。以侍郎王憲率戶兵工部屬各一人隨征。以張忠提督軍務。朱泰掛威武副將軍印。朱暉掛平賊將軍印。俱充總兵官。假以節制。其平鹵伯朱彬左都督朱周隨駕南征。

命禮部上大駕親征祭告禮儀。上服皮弁。乘革輅。備六軍。祭告天地太廟大社。及禡饗軍牙六纛之神。乃親征。頒詔發駕京師。



是日贛撫王守仁已擒濠捷聞匿不使下。

駕至保定府駐蹕。張宴于府堂。巡撫都御史伍符與巡按御史管糧道主事皆侍宴行酒。上問符知其善飲。與爲藏鬪之戲。符偶勝。上不悅。故投手中鬪於地。令符拾之。罰符飲數瓢。頽然上復大笑。

既而至臨清。山東諸鎮巡官皆從。越三日傳令進宴。宴具草略。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竟不怒。都御史王翊獻觴步緩。上目之。神周因休翊謂上意不測。明日復宴。都御史龔宏趨進自言姓名。恐上誤以爲翊也。江彬從傍厲聲叱之。龔并罪兩人。上不爲動。時太監黎鑑家人有以科歛得罪者。鑑懼悉所有以獻。既復取償於有司。翊不可。鑑以頭觸之。遂相格鬥。鑑泣懇上前。上曰。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輒辱汝也。鑑語塞而退。上巡幸所至有容德且不爲左右所誑如此。

初上之南征也。移劉美人居通州。約上先行而後迎美人以從。臨行美人脫一簪。請上佩之。且令迎者執爲信。過蘆溝。上馳馬失簪。大索數日不得。及至臨清。



上遣迎美人。美人曰：非信不敢行。上乃獨乘舸，晨夜疾行。至張家灣，親迎之，並載而南。當發臨清時，內外從官無知者。既而始覺，然追不能及。及還，遇湖廣參議林文纘入其舟，奪一妾行。

九月乙卯，值萬壽聖節，文武百官各遙賀于奉天門外。是日過德州，不泊而行。諸從臣亦於舟次望拜之。上復至臨清，數日始南行。

十一月過濟寧，又過徐州。上御龍舟，自濟甯順流而下。至淮安清江浦，幸監倉太監張楊第。時巡遊所至，捕得魚鳥，悉分賜左右。凡受一鱗一毛者，各獻金帛爲謝。至是，漁清江浦累日。

南京、山東、河南、淮揚等處文武官，皆以迎送車駕戎服，徒行道路間，無復貴賤。彬不時傳旨號召，有所徵索。旗牌官考縛郡縣長吏，不異奴隸。通判胡琮懼而自經。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彬，卽長跪。總兵鎮遠侯顧仕隆稍不爲詘。彬怒，數窘之。彬又遣官校四出，至民家，矯旨索鷹犬珍寶古器。民惴惴不敢致詰，或稍拂之，輒捽以去。近淮三四百里間，無得免者。



冬至文武羣臣行遙賀禮。是日上在清江浦。扈從及撫按等官各稱賀于太監張楊第中。

上至淮安府。屏侍衛徒步入城。幸總兵官顧仕隆第。命驛管朱甯於臨清。

上至寶應。漁于汜光湖。

汜光集作范光誤今改後倣此

十二月朔至揚州。前此太監吳經先駕至揚州。選民居壯麗者。改爲提督府。將駐蹕焉。且矯上意。索處女寡婦。民間洶洶有女家掠寡男配偶。一夕殆盡。乘夜奪門出逃匿。門者不能止。知府蔣璠詣經懇免。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不愁去頸耶。璠不爲動。徐曰。小官抗上意。分應死。但百姓者朝廷之百姓。倘激生他變。恐將來責有所歸。故以告。非敢抗也。經怒稍解。揮使去。經乃密覘寡婦及娼優家。夜半遣數騎促開城。傳呼駕至。令通衢燃燭。光如晝。經乃率官校徑入所知家。摔諸婦出。有匿者破垣毀屋。必搜得乃已。無一脫者。哭聲震遠近。尋以諸婦分寄尼寺住。有憤恚不食死者。璠覓其家人收殮去。自是諸婦家相通。多以金贖免。惟貧者悉收入送總督府。



上自以數騎獵揚州城西。遂幸上方寺。自此數出獵大擾。賴劉姬諫而止。獨總兵神周矯旨至泰州。搜取鷹犬。城中騷然。乃括居民百餘人充獵手。東循草場。大獵三日。僅得獐兔數隻。復欲獵海濱。值道潦不果。上欲于南京行郊祀禮。以緩班師之期。大學士梁儲、蔣冕累疏諫。乃止。所至禁民間畜猪。數百里屠殺殆盡。田家有產者悉投諸水。是歲凡祀牲。有司輒以羊代之。

漁于儀真之新聞。因視大江。命江彬攝祭。明日幸民黃昌本家。閱太監張雄及守備馬昊所選妓。以其半送舟中。渡江至南京。祭南京太廟如常儀。

工部奏浣衣局所養婦女甚夥。歲用柴炭至十六萬觔。今再請增給。許之。以是時巡幸所過。其閱選婦女多留浣衣局故也。

十五年正月立春。上迎春于南京。備諸戲劇。魏國公徐備、尙書喬守等復稱賀于行在所。

上挾劉姬遍幸諸佛寺。敕繡大旛、幢蓋及佛幔、經幃等。遍刺威武大將軍鎮國。

公某與夫人劉氏施用。

二月駕宿牛首山。諸軍夜驚。左右皆不知上所在。大擾久之。乃定。或謂江彬蓄不測。故爾爾。

時有物如豬頭。墮於上前。其色綠。又拘留婦人之所。滿壁纍纍。一若有人頭掛於上者。

八月江西俘濠至。上令設廣場。戎服樹大纛。環以諸軍。釋囚去桎梏。伐鼓鳴金。而擒之。然後復置械受俘。詔班師。

是夕祭龍江。駐蹕儀真。命都督李琮祭旗纛之神。上漁於江。次日至瓜州。避雨民家。是夜宿望江樓。遂自瓜州濟江。登金山。復南度鎮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次日再幸入書室。命一清檢諸書進御。因問文獻通考是佳書。一清對曰。有事實。有議論。誠如皇言。問幾何冊。對曰六十冊。問此間書更有多于此者乎。對曰冊府元龜校多。凡一百二冊。命俱取以進。又明日飲一清第。樂作。上索筆製詩十章。賜一清。命一清和之一。清呈詩。上覽畢。爲易數字。是日一清有所獻。



上大悅。

自鎮江還。再宿望江樓。至揚州。遣朱彬祭旗纛之神於蕃釐觀。

撫按等官設慶功宴。其儀用金銀牌各二。軸一。旗帳一。綵聯百疋。其餘折值以

進。

復漁汜光湖。鎮守太監邱得索進貢物不得。以鐵絙繫知府蔣瑤。窘辱備至。數

日乃得釋。

汜光集作范  
光誤改

過淮安。都御叢史蘭。總兵官顧仕隆等。呈進賀功金牌。并花紅綵幃。上戎服簪

花。鼓騎入城。時有司預。故尚書金濂第。以俟臨幸。上乃止濂第。

經山陽縣學。入視廊廡諸肖像。移時復入教官舍。取資治通鑑出。

還至清江。復幸太監張楊第。踰三日。自汎小舟。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大

恐。爭入水掖之而出。自是遂不豫。

十二月。上將還京。先命禮臣上獻俘禮儀。上常服御奉天門。鐘聲止。請上乘輿。作樂。登午門樓。陞座樂止。鳴鞭訖。文武百官朝賀。遂獻俘。獻訖退。

乃奏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兼提督官校辦事。後軍都督府平鹵伯朱彬等隨駕南征。奉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指揮方略。將宸濠等逆黨。申宗遠等十五人。并家屬擒捕。乞明正其罪。上批着論功行賞畢。即將宗遠等獻俘于闕下。會鞫以聞。

初上北還。每令濠舟與御舟銜尾而行。嘗欲放之湖以待自擒。衆諫乃止。至是處置如賓。鑼例。令自盡揚灰。

上還京。文武百官迎於正陽橋。是日大耀軍容。俘諸從逆者及家屬數千人。陳輦道東西。陸完錢賓等亦皆裸體反接。以白幟標姓名于首。其所俘首級亦標白幟懸于竿。凡數里不絕。上戎服乘馬立正陽門下。閱視良久乃入。乃以凱旋詣南郊再拜。嘔血于地。不能終禮。遂大漸。



明制女官考

黃百家

女官六局

〔尙宮局〕（尙宮二人正五品六尙並同尙宮掌導引中宮凡六局出納文籍皆印署之若徵辨于外則爲之請旨牒付內官監監受牒行移于外領司四）司記（司記二人正六品典記二人正七品掌記二人正八品掌宮內諸司簿書出入錄目審署加印然後授行女史六人掌執文書凡二十四司二十四典二十四掌品秩並同）

司言（司言二人典言二人掌言二人女史二人掌宣傳啓奏凡令節外命婦朝賀中宮司言傳旨）

司簿（司簿二人典簿二人掌簿二人女史六人掌宮人名籍及廩賜之事）

司闈（司闈六人典闈六人掌闈六人女史四人掌宮闈管鍵之事）

〔尙儀局〕（尙儀二人掌禮儀起居事領司四）

司籍（司籍二人典籍二人掌籍二人女史十人掌經籍圖書筆札几案之事）

司樂（司樂二人典樂二人掌樂二人女史二人掌音樂之事）

司賓（司賓二人典賓二人掌賓二人女史二人掌朝見宴會賜賚之事）

司贊（司贊二人典贊二人掌贊二人女史二人掌朝見宴會導引贊相之事）

彤史（彤史二人正六品掌宴見進御之序凡后妃羣妾御于君所彤史謹書其日月）

〔尙服局〕（尙服二人掌供服用采章之數領司四）

司寶（司寶二人典寶二人掌寶二人女史二人女史四人掌寶璽符契）

司衣（司衣二人典衣二人掌衣二人女史四人掌衣服首飾之事）

司飾（司飾二人典飾二人掌飾二人女史二人掌巾櫛膏沐之事）

司仗（司仗二人典仗二人掌仗二人女史二人凡朝賀帥女官擎執儀仗）

〔尙食局〕（尙食二人掌膳羞品齊之數凡以飲食進御尙食先嘗之領司四）

司膳（司膳四人典膳四人掌膳四人女史四人掌割烹煎和之事）



司醞（司醞二人典醞二人掌醞二人女史四人掌酒醞酤飲之事）

司藥（司藥二人典藥二人掌藥二人女史四人掌醫方藥物）

司饔（司饔二人典饔二人掌饔二人女史四人掌廩餼薪炭之事）

〔尙寢局〕（掌寢二人掌天子之晏寢領司四）

司設（司設二人典設二人掌設二人女史四人掌牀帷茵席灑掃張設之事）

司輿（司輿二人典輿二人掌輿二人女史二人掌輿輦轎之事）

司苑（司苑二人典苑二人掌苑二人女史四人掌園圃種植花果）

司燈（司燈二人典燈二人掌燈二人女史二人掌燈燭事）

〔尙功局〕（尙功二人掌督女紅之程課領司四）

司製（司製二人典製二人掌製二人女史四人掌衣服裁製縫紉之事）

司珍（司珍二人典珍二人掌珍二人女史四人掌金玉寶貝）

司綵（司綵二人典綵二人掌綵二人女史四人掌繪綿絲絮事）

司計（司計二人典計二人掌計二人女史四人掌度支衣服飲食柴炭之事）

〔宮正司〕（宮正一人正五品司正二人正六品典正四人正七品掌糾察宮闈戒令謫罰之事大事則奏聞女史四人記功過）

吳元年置內職六尙局。洪武五年定六局品秩。二十二年授宮官勅服勞多者或五載六載得歸于父母。聽婚嫁。年高者許歸。願留者聽。見授職者家給與祿。蓋與妃嬪判然不同也。二十七年鑄六局印。二十八年重定品秩。永樂以後職移宦官。惟存尙寶數司而已。



閨墨萃珍

宋孤臣謝枋得夫人李氏託孤母氏書

母氏茲鑒嗟乎劬勞之恩。今生已矣。緬舟山之急湍。吾君何在。眺長淮之清流。吾夫何在。殉國殉夫。舍此尙遑他及哉。顧女猶苟活於世者。以夢珠甫二齡。未得所託。寢令三尺藐孤。展轉入於賊手。則女誠謝家罪人矣。或告元賊甚重。女壻呼爲豪傑。目下令保全家屬。似爲女計。可不死。并可不避。然而幣重言甘。賊之慣技也。見患授命。愚夫婦之素志也。覆巢之下。甯有完卵。女蓋計之熟矣。吳媼雖愿直事女有年。其心無他。夢珠屬彼。遣投母所。予兄弟行。尙求善視之。俟其長成。囑以勿食新祿。勿忘國仇。則女見亡壻於地下。或無慙色耳。臨穎涕泣。不知所云。

明楊椒山夫人請代夫罪疏

罪臣兵部郎中楊繼盛妻張氏跪奏。皇帝陛下。竊臣夫以誣讎相臣。發交錦衣尉待罪。此實臣夫溺職辜恩。法無可逭。臣妾何敢冒瀆宸嚴。自取咎戾。然仰

維聖德昆虫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回天聽下垂。覆盆儻以罪重不可赦。願卽斬臣妾以代夫誅。臣夫感皇上再造之恩。必能執戈矛衛社稷。以効一日之力也。

明秦良玉守石柱檄文

爲傳檄布告我父老軍士同心禦侮事。竊自獻賊犯蜀。石柱震動。有議降者。有議遷者。嗚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我高皇帝以布衣提三尺劍。四征不庭。乃定丕基。今皇上神聖英武。宸謨獨運。獻逆雖狡。指顧成禽。我父老軍士。奈何不察虛實。妄聽謠譟。滋長寇盜之威。挫餒軍旅之氣。耶。本使（襲其夫馬千乘。宣撫使職）以一弱女子。而蒙甲冑者垂二十年。上感朝廷知遇之恩。涓埃未報。下賴將士推戴之力。思共功名。石柱亡與亡。此本使之志也。抑亦封疆之責也。然有謂獻賊善於將兵。所攻無弗克。所戰無弗勝者。噫。嘻。此實虎之偃雉之媒也。夫襄陽乞降。熊巡撫受其紿。澧州潰圍。左軍門驕其志。若令其當本使。則其技立窮矣。此非本使誕論也。請與徵之播州之役。殲厥精銳。



八千蘭州赴援解嚴不越九日想我父老軍士耳共聞目共見非本使一人之私言也今者賊之前鋒已逾荆關距石柱僅三日程耳乃忽盤旋如蟻游疑若狐欲前復却欲進又退本使不知其何所顧忌而若此雖然臨事而懼好謀乃成聖人之格言兵家之要著也本使國憤家仇痛心交併漢賊不兩立其勢直不可以終日然亦不敢恃血氣之勇味壯老之義而學匹夫撫劍之態其有槃澗碩人泉石逸士懷留侯之奇謀隱淮陰之雄略足以制賊死命而貢諸本使前者固當虛衷翕受拱聽明誨卽降至輿臺走卒或有一策可師片言足採本使亦無不樂與周旋崇以禮貌惟本使鯁鯁過慮不得不與我父老軍士約者則以全蜀淪陷羣賊蝟毛其偵騎之密布邏卒之四出禁無可禁防不勝防是在各奮報國之心共作同袍之氣毋許妄論毋許誣聽毋許越界毋許私徙臨陣身必先殺敵志必果勿欺淫勿覘擄勿囂張勿浮動遵所約則賞有差悖所約則殺母赦本使令出法隨雖親不貸檄至之日其各咸知

顧亭林母王氏彌留書



嗚乎武兒。余與爾將永訣矣。不得不臨別贈言。昨夢爾父同吉。攜余行於沙漠之地。此大不祥也。然國事至此。死且嫌遲。死又何惜。惟余惓惓於爾者。不在言而在行。不在學而在品。爾固明之遺民也。則亦心乎明而已矣。余嘗苛論古人。謂夷齊扣馬而諫。是也。諫既不從。胡弗殉國。乃登首陽。採薇蕨。何爲乎噫嘻夷齊誤矣。甲子以後。首陽尙得爲商之山。平薇蕨尙得爲商之食。乎噫嘻夷齊誤矣。一時儕輩。莫不訾余持論之偏。獨黎洲（卽黃宗羲）心韙之。則其懷抱可想矣。且余觀爾友中。亦惟黎洲品詣敦篤。爾雖師事之可也。惟爾之子若孫。囑其爲耕。讀中人。勿爲科名中人。則爾方不媿余家肖子也。嗚乎武兒。余與爾永訣矣。

無月日時。母氏囑。

按月日合一明字。無月日時。是無明之時也。夫人之不忘故國。亦可哀已。

李香君在南都後宮私寄侯公子書

落花無主。妾所深悲。飛絮依人。妾所深恥。自君遠赴汴梁。屈指流光。梅開二度矣。日與母氏相依。未下胡梯一步。方冀重來。崔護人面相逢。前度劉郎。天台再



到而乃音乖黃犬卜殘燈畔金錢信杳青鸞盼斷天邊明月已焉哉悲莫悲於  
生別離妾之處境亦如李後主所云終日以眼淚洗面而已比聞燕京戒嚴君  
后下殿龍友（卽楊文驄）偶來過訪妾探詢音耗渠惟望北涕零哽無一語嗚  
乎花殘月缺望夫方深化石之嗟地坼天崩神州忽抱陸沈之痛由甲申迄乙  
酉此數月中烽煙蔽日鼙鼓震空南都君臣遭此奇變意必存包胥哭楚之心  
子房復韓之志臥薪嘗膽敵愾同仇不謂正位以後馬入閣阮巡江虎狼雜進  
貓鼠同眠翻三朝之舊案黨禍重興投一網於諸賢蔓抄殆徧而妾以却奩夙  
恨幾蹈飛災所幸龍友一力斡旋方免欽提勘問然猶逼充樂部供奉掖庭奏  
新聲於玉樹春風歌燕子之箋叶雅調於紅牙夜月譜春燈之曲嗟嗟天子無  
愁相臣有度此妾言之而傷心公子聞之而疾首者也雖然我躬不閱遑恤其  
他覩星河之耿耿永巷如年聽鐘鼓之遲遲良宵未曙花真獨活何時再鬥芳  
菲草是寄生惟有相依形影乃有蘇髯（卽崑生）幼弟柳老（卽散亭）疎宗同  
爲菊部之儔共隸梨園之隊哀妾無告憫妾可憐願傳紅葉之書慨作黃衫之



客。噫。佳人雖屬沙吒利。義士今逢古押衙。患難知己。妾真感激涕零矣。遠望中州。神飛左右。未裁素紙。若有千言。及拂紅箋。竟無一字。回轉柔腸。寸寸欲折。附寄素扇香囊。并玉玦金鈿各一。吁。桃花豔褪。血痕豈化胭脂。豆蔻香銷。手澤尙含。蘭麝妾之志固如玉玦。未卜公子之志能似金鈿否也。宏光二月。香君手緘。

## 孔四貞致孫延齡書

余父在明。位不過一叅將耳。而以百戰餘生。僅得中秩。明之待余父。恩何薄也。大凌河之戰。松山之戰。有天意焉。朝旨詰責。震悼劉杜之死。綏而欲以余父暨仲叔（卽耿仲明）行法。余父見幾。單騎出關。謁太祖皇帝於興京。由是攀龍鱗。附鳳翼。爵至定南。桂林之役。余父死戰。今皇上恩卹稠渥。典禮有加。嗚呼。本朝之待余父。情至矣。恩厚矣。昔豫讓有國士衆人之說。誠非無所見而云然。將軍并無殊勳異績。徒以貞故。位崇專閫。儀同額駙。乃聞道路之言。將軍受滇藩蠱惑。潛結精忠之孝爲援。頗蓄異志。噫。嘻。市傳有虎。本不足憑。但貞與將軍既共衾穴。生死并之。安忍緘舌。至利害所係。貞亦不爲毛舉。第滇藩既能忍。



於永歷。豈獨不忍於將軍。則爲將軍計。似不應負。本朝負余父。并負貞也。  
按孫延齡反時。朝廷亦疑四貞。後於閩幕中得此信。乃釋然。取四貞歸京。  
師養老焉。

陳圓圓致吳三桂書

妾承將軍垂愛。貯之金屋。寵之專房。則妾固爲將軍有。豈得爲闖賊有哉。闖賊  
於四月朔。冠冕旒衣。赭袍肆然。御乾清宮。逼妾承僞旨。妾念及將軍恩義。奮不  
顧身。戟指罵賊。滿拚一死。以謝將軍。乃闖賊忽掩兩耳。充如不聞。指揮僞宮嬪  
及一僞侍衛。仗劍迫妾入於後宮。妾偶回盼。不禁竊喜。蓋此僞侍衛。即將軍之  
舊部。施保住也。保住揮劍示意。欲言仍噤。夜漏三下。聞窗格彈指聲。急啟樞。則  
保住竄身入。問妾不忘舊主。將何爲。嗟嗟。妾尙何爲哉。此身可留。則固爲將軍  
之身。此身不可留。請待將軍於地下。唯將軍圖之。

鄭芝龍妻翁氏由東洋致其夫書

國主接將軍手札。畫圖威儀。(芝龍令畫師繪已容中坐戎裝甲冑。威概英武。



旁列軍士作聽令狀。頗甚憚懾。召予父翌皇於偏殿。議應如何答覆。宰相三水吉雄。謂吾國向無以婦女適中國者。芝龍已生子。不若遣子留婦。策可兩全。國主如議行。噫吁乎哀哉。曩悲失予夫。今復失予子。雲海萬里。寸心割裂。未知何日予夫妻母子再圖聚首也。望風嗚咽。泣下沾裳。想芝虎叔能爲予曲訴之。按國初日本尙微弱。故憚芝龍。後芝龍北上。成功踞臺澎。兵威甚盛。日主復遣使送翁氏入中國。俾母子團聚焉。

鄭成功妻董氏訓子書

臺使來封劍一金龍紅漆桶二。予駭怪無似。既宣藩主諭。始悉妖婢陳氏爲汝崇并禍予矣。聞汝聚集金厦部曲。謀拒父命。噫此大不可也。無論汝父非蒯瞞。汝非衛軫。諸將安肯唯汝命是聽。卽令無異言。而以逆拒順。汝將來何以率衆其與來使商善處之道。俟予命施行。母董氏諭。

按鄭經私通乳婦陳氏。生一子。事爲成功所聞。成功震怒。封劍一桶二。令先斬其妻及經。諸將皆不可。因共議斬陳氏并奸生之子。以謝成功。成功愈怒。



復遣使到金。立逼如前議。行正紛紛集。謀而成功。病狂死矣。

霍夫人守寶莊曉諭兵士血書

嗚平。柳溪之戰。余子死矣。喜峰口之戰。余夫死矣。而未亡人。不卽死者。以上有衰翁。下有幼孤。未得死所也。今聞賊氛逼近。犯我寶莊。未亡人爲張氏一脈計。已派將佐護送翁若子入關。而未亡人獨留此身。與賊併命。凡我故使部曲。義民共奮。同仇以洩積忿。古人尙冀馬革裹尸。而未亡人至頂至踵。毫不愛惜。惟望我將士實左右之。崇禎乙丑九月。故遼東使張銓妻霍氏嚙指。

明遣民魏冰叔妻謝氏絕命書

予明諸生魏冰叔妻也。今爲永歷庚寅九月乙亥。已多活十三日。咄爾□□。尙欲予食。爾食耶。□□□□。否則堦前尺土。頸血將飛。濺（書至此氣絕）

按謝氏有智略。尙氣節。與冰叔謀起義兵。冰叔殉戰。謝氏爲亂兵所執。幽於州衙室中。凌逼之。氏絕粒十三日。口已不能言。忽躍起奮書。至濺字。擲筆於衆中。傷一兵目。氣絕遂死。



## 吳清浣女士與隨園老人論用疊字法

簡齋吾師宗匠文席。西湖別後。又自夏徂秋矣。杭州酒痕。未知尙留襟上否。清浣作詩。最不喜用疊字。而吾師謂此未窺詩之門徑也。歷舉毛詩用疊字法。如關關雎鳩。滔滔江漢。赫赫師尹等句。以相指示。清浣雖若有所悟。而仍未嘗一效其體。及偶讀唐人漠漠水田飛白鷺一聯。始嘆繪景之妙。全由漠漠陰陰生出。又讀梨花院落溶溶月一聯。俞嘆上句清曠夷猶之氣。非溶溶不顯。下句蘊藉冲和之致。非淡淡不達。誠化工之筆也。清浣遂一效顰。得句爲曉樹紅蒸霞簇簇。春池碧瀉水溶溶。舉示徐詠湘盟姊。而詠湘見之。不加可否。但濡毫易瀉爲縞。易溶溶爲鱗鱗。噫。前賢有一字師。今清浣得此。可稱爲三字師矣。芸窗無事。書呈吾師。以博一笑。隨園詩話不脛而走。清浣承賜念部。非爲同伴強索。卽遭肘腋而去。再乞吾師恩賜十部。清浣當什襲藏之。不復誇耀於姊妹行矣。梅開時節。擬買櫓赴白門。躬省起居。一瞻清範。女弟子吳清浣盥手謹箋。



梁山舟夫人論史書

長夏無消遣法。猶憶與山舟夫子。戲論史事二則。因錄存之。夫周之興衰。皆兆於跡。亦一奇也。姜嫄履巨人跡。若有所感。而生后稷。遂開稼穡之基。周宣王宮婢履巨黿跡。若有所感。而生褒姒。遂兆東遷之轍。豈眞天實爲之耶。抑史家之故神其說耶。不可考矣。惟周公誅管蔡。史稱其大義滅親。予竊謂不然。當孟津伐商而後。既指紂爲獨夫。何以猶有多方之訓。頑民之梗乎。況武庚爲商之宗支。其在殷也。安知不日以復仇爲志。及使管叔監之。其志必灰。何也以叔固周公之兄。而爲新朝之懿親也。則其以殷畔也。必管蔡導之。而武庚始敢毅然發難。嗚乎。使管叔所輔非武庚。或如石厚之於州吁。則謂之大義滅親。可也。今既輔得其主。雖周之畔臣。而實商之忠臣。則謂之大義滅親。不可也。山舟聞之。笑謂予曰。此說雖創而有理。然爲周公之罪人矣。

江西巡撫沈葆楨夫人林氏在圍城中。咬指乞援。玉良軍門文。

南昌危在旦夕。賊酋糾衆七萬。百道進攻。氏夫幼丹。往商薛中丞離省。全城男



婦數十萬生命。存亡呼吸。將軍昔以三千衆。而解嘉興之圍。奇勇奇功。朝野傾服。今聞駐節漢沔。距南昌一衣帶水耳。氏嚙血求援。長跼待命。生死人而肉白骨。是所望於將軍。江西撫署沈林氏咬指泣書。

又撫慰守陣將士文

聞賊用滾地龍法。即掘地道。欲陷城垣。古人有埋甕聽聲之一策。今圍城中。缺少缸甕。豈能束手聽之。爾諸將士。速各率所部。搶掘內濠一道。須深八尺。寬丈五。上蓋松板。形同浮橋。可杜賊謀。可固城守。爾諸將士。皆中丞舊部。爲國宣力。其各奮義勇。共保封疆。張軍門援師已過九江。城圍之解。即在旦暮。殺賊之功。正此時也。勉之奮之母忽。

按夫人爲林文忠公則徐女。沈文肅葆楨妻。南昌圍急時。夫人血書乞師。越三日。張玉良軍至解嚴。觀其手翰。具見家學淵源。

瞿式耜夫人論兵機書

粵西形勝。在桂林。桂林險要。在文昌。文昌門東門也。賊與我必爭者也。乃聞。



敵之大隊。轉趨而西。此必聲東擊西之計。稍知兵者。卽能辨之。而欲愚我耳目。豈非可笑。但相公（指式耜）爲國守土。所夕焦勞。籌餉籌兵。置已躬於弗恤。此固臣子義所應然。惟亦須稍惜精神。從而調攝之。昔諸葛忠武。食少事繁。自知不久。而五丈原之星遂殞。妾爲此言。非勸相公自愛。實欲相公愛此身。以報國也。家事一切。皆遵相公指囑。已部署清晰矣。此一條腸。可割斷軍旅之事。未嘗學問。妾何敢妄肆喋喋。然有一得之見。貢諸相公之前。尙乞俯察敵之擅長。在騎射。而孔有德。又百戰之勁。自岳常長驅而下。其勢雖盛。其志已驕。若我與之交綏。俟其結陣已定。然後搏戰。則兵士或亘一強弱衆寡之形於胸中。難免不先氣餒。以妾愚論。南甯（焦璉）矯健。無倫冲鋒陷陣。實足令萬人辟易。不若於敵陣未結之先。令銳騎先陷其中。堅而以胡一清（勇將也。軍中呼爲胡鐵頭）殿南甯（當是焦璉）之後。相公再以正兵分爲二大翼。左右包抄。使敵人入我算中。必無噍類。乘勢逐北。連州諸郡。不難恢復矣。乞相公裁酌行之。按是戰。瞿督師果使焦胡先陷陣。孔定南死焉。夫人之謀。觀敵誠如觀火矣。



明侯峒曾夫人趙氏殉難前諭遣婢僕書

爾主明臣也。殉國難分也。余爾主元配也。殉夫難亦分也。爾等於余家雖有主僕之義。而於朝廷則無名分之係。固不必死也。頃據諜者密告。李軍（即李成棟）恐有變。若是則生機盡絕。爾等尙戀戀何爲哉。黃進士淳耀與爾主義同生死。其婦僕役已早遣散。未聞有一人遇害者。蓋敵頗重爾主及黃進士人品。欲市恩招之。豈非大謬。嗚乎。事急矣。徒死何益。爾等速行。其各善事新主母。以余家爲念。

又託幼孫泣諭老僕柳恩書

嗚乎柳恩。而祖而父暨爾。在余家三代矣。他奴皆有去志。爾獨語人曰。主人殉國。我亦殉主。予聞之。泣下。蓋不媿義僕也。然古人云。死節易。撫孤難。今予欲爾勉爲其難。爾其許予乎。幼主守明。未離襁褓。思欲付託於人。藉延侯氏一脉。曩因未得所託。故計不及此。今爾實予家之程杵也。將守明託爾。東廂右隅埋藏。害金五百兩。俟事平後。爾可回取。爲幼主飲食教誨之用。幼主卽姓爾姓。將來



勿令其取功名爲一耕傭。是卽爾之重報予家也。主母趙氏泣諭。

### 江寧張烈婦計殺賊酋書

昨得向營密耗。已派其親信二人。一副將詹啓綸。一都司馮國尼。改裝混入天堡城。予夫處亦暗中布置。聯絡衆義士預備接應。准於明夜三鼓大舉起事。惟譚紹洋、譚紹洸弟也。黃文玉、黃文金弟也。未及傳知。欲遣諜去。又恐逼近東府。機事不密。則害成。故未敢輕於一試。然爲時已迫。譚黃皆各當一面之人。豈可不隱通呼吸。再四焦思。忽觸念義姊智勇足備。久懷反正血忱。且出入東府無禁。此實天之巧爲位置。留姊以通綫索也。卽煩密告譚黃。先期戒備。明夜三鼓聽城外連珠砲響。城內吹海螺聲。卽速戮守堞之賊。向營自有大隊接應。萬慎萬密。

按烈婦爲江寧張炳垣茂才妻也。炳垣通大營事泄。烈婦問耗。不勝悲憤。私念徒死何益。特密運借刀殺人之計。以報夫仇。故作此書藏於襟底。及楊秀清傳烈婦勘問時。烈婦故爲乞哀狀。一變其平日氣概。秀清果大疑。嚴詰之。



烈婦又僞現種種畏懼態。秀清益疑。令賊撻其身。烈婦大呼曰。勿辱我。我當自承。秀清不聽。撻至襟底。得此書。憤不可遏。逼問通謀者姓名。烈婦笑曰。皆汝家人。何問爲。遂指出賊酋。念餘。盡係長髮老賊。秀清不之察。悉令駢誅。及玕逆（洪仁玕）聞信至。急止之。謂所供諸兄弟。從無異心。恐妖挾詐圖陷。將奈何。秀清立悟。急令停刑。而羣賊已殺過半矣。

張文祥妻裙帶遺書

自爲□□所誘。拘囚窟室中。已閱四十餘日。其不死者。非惜死也。未得吾夫音耗。則不可死。卽得矣。不能與之一訣。仍不可死。今又何以遽死耶。蓋□□日肆其凌逼手段。幾如螳之捕蟬。貓之瞰鼠。稍不自慎。卽遭攫噬。故不可再留此身於世。第所慮者。□□既不能償其私願。則將來見吾夫。或爲含沙射影之語。或爲洩忿滅口之計。皆勢所必至者也。嗟爾□□。天良苟尙未泯。其亦思黃村客邸中。孰療爾之病愈者。張文祥也。濟南軍營中。孰援爾以進身者。張文祥也。爾從前家室之累。衣食之艱。孰使爾綽有餘裕者。張文祥也。爾今日功



名之顯。祿秩之崇。孰使爾聲譽洋溢者。張文祥也。噫嘻。文祥之待爾如彼。而爾之報文祥如此。吾不知爾之□□矣。然儒家有修省。佛家有懺悔。爾果清夜捫心。憬然覺悟。則大海茫茫。回頭是岸。吾雖死。亦不爲爾厲。爾其三復吾言。

按是書得之於一成衣之手。據云殮張妻時。繫於裙帶間。外縫以布。針線甚密。成衣疑珍物。私匿之。及走歸啓視。則此書也。成衣大震怖。欲持書逕白□□。又恐懼不測。正在惶措無計。其妻唾其面曰。爾旣爲男子。何一無俠烈氣。以我決之。當如書中言。覓見文祥而付之。斯可對張夫人矣。

### 傅鸞祥上洪逆啓

司理中宮制誥事待罪妾傅鸞祥。謹上啓天王陛下。竊臣妾以蒲柳陋姿。過蒙恩寵。奉侍無狀。深懼干犯天威。致罹重譴。乃承覆載鴻慈。曲宥臣妾。僅予貶居曲院。由二月初五旨下。迄今已逾二十日矣。嗟嗟。望昭陽之日影。愧玉顏不及寒鴉。瞻太液之波光。倚修竹自憐翠袖。方謂長門寂寂。度夜如年。永巷沈沈。見天無日。乃蒙宮婢林小紅傳旨垂問。并恩賜鮫帕一方。明珠一粒。祇領之餘。感



繼以泣。昔江采蘋答明皇有云。長門鎖日無梳洗。何必珍珠慰寂寥。妾則以爲寂寥之慰。陛下非明皇也。况鮫帕爲千絲織就。含纏綿宛轉之思。明珠非九曲穿成。寓皎潔光明之意。臣妾何人。敢蒙垂念。謹獻上指甲一枚。青絲一縷。以表妾悔罪之忱。以示妾感恩之意。謹啓。

按金陵女子傳。鸞祥有珠色。工詞翰。洪逆嬖之。使掌僞宮制誥事。此啟得之於荒攤上。夾入一古文內。其箋色黃。上繪金龍。想當時僞宮所用也。

陳雲貞寄外書

妹雲貞端肅。歛衽再拜。致候秋塘哥哥安履。憶自風亭分手。彈指十年。遠塞羈愁。空懷歲月。長門幽恨。莫數晨昏。然母親膝前。兒女團圓。尚可寬慰。哥哥隻身孤戍。依人作計。誰與爲歡。問煖噓寒。窺飢探渴。涼涼踽踽。未知消受幾許。淒其貞雖不能縱萬里之身。續一夕之好。而離魂斷夢。常繞左右矣。思君十二迴腸。九折。豈虛語哉。別來七奉手札。僅復三函。使固罕逢。筆尤難罄。單詞片語。未足慰雙眸盼睫也。前歲五月六日。得一密信。四爺處送書之日。適貞臥病之時。投



遞參差。幾成不測。幸蓮姐解人覷破。支吾遮掩。得以解紛。不覺冷汗涔涔。二豎登然告退。伏枕誦讀。欣感交集。少頃母親折書榻畔。笑語貞云。錦兒脫罪偏隅。歸期可望。來稟頗自愧悔。想已磨折。悛改。我今已憐之矣。是皆哥哥孝思所感。不然。此恩正未易施也。戊申七月。託勞姓所寄書。備述別後景況。自此五易寒暑。中間情景。大概寄知。新阡樹木成林。圍牆完固。歲時伏臘。瞻拜如常。湖水平遭。不相侵害。可以放懷。母親杖履優游。飲食猶昔。惟痰症時作。精神稍衰耳。親族中概同陌路。大姊夫大姊姊雖不甚零落。亦無大照拂。二姊夫已故。二姊姊尙留都下。六妹妹遠在楚省。音問久疎。翼廷大兄人雖刻薄。但爲母親所倚賴。嗣後書來。總以一味感歎。庶可不失歡心。至負義人。今已移居他所。不及提防。萋菲之言。曖昧之事。難免聳惑於哥哥。貞惟忍性堅心。立定脚跟。期盡吾之所當盡。至於青蠅牆茨之詩。信與不信。又何敢必。摠之瓊女而在。尙可爲解。不幸又於去年八月出疹。冒風以死。十五年。仇離辛苦。盡付東流。草草治棺。瘞于塋側。猶記沒之前夕。捧貞頰而啼曰。爹爹離家已久。兒沒後。萬不可寄語及它。今



憶此言。不禁淚如泉湧。何止殘稿遺書。驚心欲碎。零脂剩粉。觸目蘭摧耶。丁郎讀書。頗有父風。然恃聰明而欠沉潛。務高遠而不咀嚙。詩詞有新詠之句。制藝則剝雞不純。青青子矜。初非館閣中人士也。來書詢其所師。舞勺以前。皆貞口授。經史書詞。畧知大義。庚戌仲春。始就楊先生學。捉筆爲文。是秋卽已了篇。嗣後楊先生選教諭去。至今皆卜權齋訓迪。教法頗嚴。貞亦不敢稍假辭色。課餘之下。仍以詩詞試之。不留餘力。惟母親姑息太甚。殊多窒礙。奈何奈何。貞母於壬秋患病。延至癸春二月六日。遽爾長逝。兩老人一生血脉。惟貞一綫之存。不料六十年鏡花水月。情深半子。能不酸楚耶。墉弟原非己出。漠不相關。祇知搜索家貲。良可痛恨。貞自遭此變。愈覺難堪。顆粒縷絲。一無所出。家務母親經理。歲入不敷。貞屢求典售。而又不忍輕去。徒令侵吞剝削。多致荒廢。房產欵傾過半。復被負義人據爲己有。折變一空。僅留敗屋數椽。聊蔽風雨。大非昔時景況。從前緩急可商之處。近皆裹足不前。遇有急需。貞亦不輕啟齒。正恐不惟無濟。反遭非笑。馮郭西絕跡多年。間承四妹霞姑投以詩物。并詢哥哥消息。情意頗



眞些小通融。尙可資助。第恐日久漸疎。難保始終如一耳。而其肫肫懷急之忱。未可負之。前次囑帶瓶口扇套鞋襪筆茶諸物。盡爲負義人賺去。言之恨恨。貞邇來兩餐之外。不能稍自舒展。嫁筭奩具。陸續盡歸質庫。頻年已生之補綴。蓮姐之盤纏。丁郎之膏火束修。瓊女之釵釧鞋脚。在在皆挖肉補瘡所辦也。況問安侍寢。未敢偶離。怡色柔聲。猶虞獲咎。卽飲食衣服。儉則負吝吝之嫌。費又受奢侈之責。素則云樸陋無色。艷則云冶容誨淫。非詬誶相加。卽夏楚從事。求有一日之承歡。亦不可得。貞年逾三十。非復少時。使兒女家人見之。有何面目。結襦之始。筆墨爲命。拈毫橫笛。唱隨幾及十年。一旦飛梗蓬飄。往事不堪回首。簫聲研述。久已荒疎。縱有和章。不過勉強承命。吟風弄月之句。斷不敢形於毫端。顧影自憐。可勝悲咽。蓮姐自壬夏摘花。受逼之後。其志益堅。雨榻風櫺。寒砧烟火。甘苦與共。形影相隨。此貞今世之綴榴。而哥哥他年之桃葉耳。高魁顏忠賀花兒寺。祇知迎合上意。計飽私囊。其素芝碧桃輩。鈎深索隱。播弄如簧。尤爲腹心之患。此狂奴故態。又何足道。惟有委曲將就。飫以好言。博一時清淨而已。去



年四爺遣人自伊犁來。傳述哥哥敗檢之事。并云一年之中。若肯節省。尚可餘  
二三百金。幸負義人未將此語上稟。而貞初猶不信也。徐思哥哥賦性疎狂。未  
展才華。復經大難。一朝失足。萬念俱灰。又有何心矜持名節。且棲身異域。舉目  
誰親。月夕花晨。酒闌燈灺。呼盧排悶。擁妓消愁。亦旅人常事。或值多情倩女。知  
音嫠婦。彼美憐才書生。結習未能免俗。聊復爾爾。貞方痛憫不暇。焉敢效妬婦  
口吻。涉筆規諷耶。惟念哥哥身非強健。情復憨痴。彼若果以心傾。何妨竟爲情  
死。特思口饒齒蜜。腹劍腸冰。徒耗有用之精神。反受無窮之魔障。私心自揣。殊  
爲君憂。况麴蘖迷心。兼能腹病。樗蒲游戲。更喪文名。些小儻來之財。何足爲計。  
所慮哥哥千金之體。甘自頽唐。反不若貞之釜蟻餘生。尙知自愛者。何哉。來書  
云。三月適館春齋。六月仍回故地。此中原委。未得其詳。哥哥既與四爺爲骨肉  
之交。相依邸舍。便可爲家。何必舍此他圖。別生枝節。況去之未久。旋復歸來。則  
貞所不能解者。大丈夫處世。怨固不可深結。恩亦不宜過求。未曾拜德之前。先  
思圖報之地。四爺毫俠。人所共稱。但其痴意柔情。殆亦堪憐堪笑。自問與之莫



逆。貞卽探其爲人。雖非上游。然心跡可取。超拔哥哥於苦海中。而嘯拂之。酌報之機。貞心早爲區畫矣。相隔萬餘里。忽東忽西。萍跡無定。空致魚書。未瞻雁足。卽有薄裹微資。亦不敢徑行遠寄。恐蹈故轍。轉使空函莫達也。去春有查辦回籍。恩旨。惜未能被及。然此後機緣。大有可望。十年期滿。定遇赦歸。諸凡隨遇而安。耐心以守。鸞臺珠浦。我兩人甯終無團圓時耶。每念弱草微塵。百年一瞬。夢幻泡影。豈能久留。生死兩途。思之已熟。別後況味。不減夜台。現在光陰。幾同羅刹。何難一揮慧劍。超入清涼。奈綠葉如絲。牢牢縛足。不得不留此軀壳。鬼渾排場。冀了一面之緣。不負數年之苦。他年白頭無恙。孺子有成。大事一肩。雙手交卸。貞心不大快哉。故今者哥哥一日未回。此擔一日不容放下也。六弟自上江來。猝聞有回伊之便。掩戶挑燈。疾書密寄。淚痕滿紙。神魂遄飛。計書到日。開緘。當在黃梅。想哥哥閱之心。與俱酸也。附詩六章。聊以言志。信手拈來。亦是一幅血淚圖耳。詩一。搔手雲天接大荒。伊人秋水正茫茫。可憐遠道頻年夢。幾斷深閨九曲腸。井臼敢云虧婦道。荻丸聊以繼書牀。孝慈兩字今無負。卽此猶堪



報數行。二。鶯花零落懶牽幃。怕見簾前燕子飛。鏡裏漸斑新鬢角。客中應減舊腰圍。百年幻夢新如寄。一綫餘生命亦微。強笑恐違慈母命。藥囊偷典嫁時衣。三。十五嬌兒付水流。綠窗不復喚梳頭。殘脂賸粉釐絲閣。碎墨零香問字樓。千種淒涼千種恨。一分憔悴一分愁。儂親亦未終儂養。似此空花合六休。四。當時夢裡喚眞眞。此際迢迢若比隣。愛寫團圓違字識。偷佔榮落視花神。那堪失意飄零日。解得關心屬望人。別有憐才惟一語。來年消瘦恐傷春。五。早自甘心百不如。肩勞任怨敢欷歔。迷離摸索隨君夢。顛倒尋求寄妾詩。粧閣早經疎筆墨。簫聲久已謝庭除。讒言休擾離人耳。猶是堅貞待字初。六。未曾蘸墨意先痴。一字剛成血幾絲。淚縱能乾終有跡。語多難寄反無詞。十年別緒春蠶老。萬里羈愁塞雁遲。封罷小窓人靜悄。斷煙冷露阿誰知。甲寅嘉平朔夕。雲貞再拜上。此信在山東馬遞包封內。拆看抄錄。仍封好馬遞至伊犁。義心苦調。哀艷動人。惜錄者未傳其姓。且俟知者補焉。

楊氏與某書



薄命妾楊。四含淚拜叩貴人閣下。竊妾以風塵賤質。貌乏傾城。謬蒙不棄。采葑得荐枕席。武昌三榻。摯誼千重。酌酒則銀燭再更。談心則晨鷄疊唱。錦枕芙蓉。終宵並蒂。繡衾鴛鳳。每夜雙飛。而且諗青樓之悞墮。代爲拊膺。憐苦海之無邊。每思援手。妾也何人。知遇得此。銘心刻骨。沒齒難忘。茲以公冗鮮暇。卽日登程。不別恐牽衣之慘。留書表鍾愛之深。聞信心酸。捧箋淚落。前此襟江上下。旋旆猶曰有期。今者蓮幕攸棲。握手占於何日。江風浩浩。江水湯湯。白雲渺渺。野樹茫茫。日月含愁。川原凝怨。心非草木。情何以堪。至垂問南歸之事。尤爲腸斷。憶妾家本清白。誤適匪流。被誘來斯。遂爾賣笑。含羞冒恥。氣阻神傷。兼以命薄如蠶。囊空如洗。而孽夫不諒。猶負氣反目。逼我言歸。顧路柳花牆。鄉里鄙焉。敗節之婦。尙有面目。對邗江姊妹乎。輾轉熟思。原不難以白綾半幅。了我殘生。奈七旬老母。五歲弱童。一死俱死。一存皆存。計惟假作歡顏。同登歸軸。俟里門相近。躍入中流。魚鼈爲棺。蛟龍爲槨。潤城之萬頃千波。賤妾之一杯三尺。嗟乎痛哉。生爲薄命之人。死爲啣怨之鬼。長與貴人生死辭矣。惟是知己未酹。此靈不泯。



他日錦帆南下。揚子江頭。倘猶念武昌城北。交頸情深。爲大呼曰。楊四陰魂。隨我歸去。當有旋風一縷。起於舟前。依君懷而不散者。此卽妾之靈也。此正妾所盼也。嗚呼。紙短情長。神馳心碎。伏望諸惟珍攝。善保金軀。薄命烟花。勿以爲念。

### 黃瓊蘭寄陳郎書

妾本青衣。薄施紅粉。幸憑月老。得遇玉郎。兩日趨陪。愧寸衷之莫達。百年締好。寄尺素以微傳。想郎乃潁川名士。素讀詩書。在妾亦江夏遺嬰。頗知禮義。雖鬻身於繡閣。當矢十年不字之貞。旣屬意於朱門。益凜二夫不事之義。三生石上。早結良緣。百劫塵中。遂成夙契。一言甫定。雙璧欣投。郎意已堅。妾心亦慰。視紅拂之私奔。勝之遠矣。比綠珠之厚幣。誠何讓焉。所可慮者。夫人鮮樛木之恩。小星安賦。猶可冀者。君子有關雎之化。江汜堪歌。伏乞垂憐弱質。不難指天日。以盟抑或背棄。前言亦惟與鏡釵俱碎。夜如何。其空聽鷄聲。以不寐。歲聿云暮。翹瞻馬首。以難回。妾淚如珠。濕紅箋於此日。郎門似海。駕烏鵲兮何時。昔曾晤自尊前。漫詡空羣之驥。今豈置之爨下。莫收焦尾之桐。敬致雁書。思融魚水。倘諧。



琴瑟願抱衾。綢郎謂如何。妾言不盡。

瓊蘭自號天香。陳鹿圃孀婦之婢也。廣西懷集縣人。美丰姿。寡言笑。自幼攻書能詩。日伴主婦居繡閣。習女紅。家人罕有見者。癸酉歲年十七。鹿圃季兄華亭偶見而慕之。託媒氏議聘爲側室。越日偕媒氏至華亭。家容色艷麗。皎如玉人。華亭出白璧一雙。聘定後。因他事中止。遂寢其議。天香寓書華亭。此篇乃其原稿也。嗟乎紅顏薄命。好事多磨。往往如斯。良可慨已。著有天香小集一冊。詩多寄託怨而不怒。大有國風遺意。

卷一

十

一

集



婚啟

剡源陳 著子微著

答長女滋許竺氏啟

及婚姻之時。况當今日。悅親戚之話。猶記初春。欲牽聯于世盟。以繼縈于母黨。伏承某人家兒。甚稱信竹心之有傳。而某女姆師。雖嚴曾蕙性之無取。惟相知而有素。遂不問于其他。六禮之常。固尙往來。一書以蔽。亦從敬簡。庶于近吉。得以速成。夫婦貴私。幸釵裙之無訝。壻翁交飭。尙冰玉之相輝。

答次女洸許黃氏啟

嫁女必勝吾家。請事斯語。居今而行古道。實獲吾心。契盟既積于夙逢。姻譜愈綿于新締。伏承某人年十五六。已培吳下英博之聲。而某女雖二八方初。雅擅秦中幽貞之譽。且彼此各自生子。而邂逅乃爲同庚。况氈絡無邊。兩門之詩禮。猶在。使玉葭不倚。衆人之議論。謂何。無言可辭。拜命之辱。式相好矣。甚于草木之味同。姑小遲之。當以棗修之贊見。不腆回篚。虔載副藤。

深納幣黃氏啟

取妻如之何。重于著代。醮子命之迎。貴乎及時。亦惟因親而親。所以可速則速。伏承令女聽從婉婉。况姆教之素嫻。而某長男某問答從容。尙師言之自律。雖吾心之實獲。謂吾耦以則非。然平日相知。致有今日。方餐風交扇。獨引清風。言頓僕綏。式開甥館。由力行于古道。宜曲體于真情。使入其門牆。將愛孔氏之私淑。迨歸于家室。庶幾宗事之善承。敬修洗儀。具載藤副。

淪納幣竺氏啟

問竹君之譜。我愛清風。畫杏林之圖。今猶昔日。蓋因親戚之情話。遂締婚姻之世盟。伏承令女姆訓有閑。簪事紅樓之習。而某男某父書自業。粗培綠幕之功。以類而求。我心則獲。然納采之後。彼月簫其如流。而束芻以期。忽星隅之在望。茲仲冬之應候。當初月之生明。龜墨既從。驪駢斯迎。舅姑既老。喜看二婦之同歸。娣姒如春。尤繫一家之相好。

答黃氏請婚次女洸啓



儒門嫁女。本來往之無拘。甥館爲賓。恐淒涼之非便。况怱怱其爲約。雖草草以難承。然葭玉倚榮。幸相知於心腹。謂荆釵成禮。當不索于形骸。言甚訂金。誰能轉石。勉拜筮從之吉。敬延車迎之親。詩書味長。應不羨食魚之美。瑟琴好合。庶幾諧鳴鳳之昌。

洵納采黃氏啟

男生有室。合求夙好之門。世變如輪。又在早爲之所。茲從容于情話。因纏綰于姻盟。彤迹則無。肺肝如見。伏承令女。字笄垂及。善自淑于蘭閨。而某男某禮冠。旣行。麤不荒于藝圃。其爲伉儷。是有姻緣。况于娣與姒之間。易成敵耦。此以姪從姑之後。必無間言。不占而孚。式副所望。山林妥隱。雅能同味于一家。菽水歡承。樂得知心之介婦。菲甚聘幣。列于副藤。

季女清許胡氏答啓

婚者合好。慨古道之難逢。娶而論財。顧時流之方競。茲寵存于月譜。更篤欵于年盟。君而問名。我則拜辱。况令姪孫袖手寶幃之丹桂。芳聞已騰。而某女汗顏。

張氏之紅絲。素心自分。蘭金以同而相命。葭玉雖異而不知。立冰者無費辭。如水而有餘味。詩書契義。扇兩地之清風。姻婭夤緣。縣百年于今日。其惟欣忭。罔既敷宣。

代潘制參爲子請期出贅啟

月下多緣。喜修盟之有日。星隅在望。貴成禮之及時。爰擇吉于命龜。欲請期而奠雁。仰徼季諾。俛效秦風。曰承吾宗。敢覬芙蓉之隱。禕相尙以道。尙觀桃實之成家。不腆菲儀。虔登藤副。

代人請昏啟

取妻如何。具存禮節。事親爲大。盍審事權。况同里之素孚。于繁文而敢略。伏承令女蘭儀。婉婉本端。脈于天孫。某男桂籍。芳馨尙擥。華于雪柏。若而伉儷。久矣夤緣。卜親迎之三周。前小至之二日。義者宜也。既無欲速之嫌。緣其遂乎。當協相成之願。幣交維敬。藤副以將。

代族父衡之之子觀請期啟



夫婦所以著代。如鳳和鳴。男女欲其及時。宜龜近吉。有出于初意之外。遂遲之十年之餘。豈偶然哉。斯今可也。令女靜閑閨則。自矜翠袖之倚寒。某男浪襲世科。誰料青衫之坐冷。惟芝蘭臭味。與之俱化。雖薪楚綢繆。久而益親。至于六禮之嚴。亦以多事而略。後閨望之三日。將婚合于雙星。月桂近娥。虛辱浪仙之贈句。山林擇婦。庶諧德耀之齊眉。醮承宗事。因迎之子之歸。曰從舅言。此在而翁之訓。

代竺之實爲孫納采許氏

門青石井。依然瓢水之風。地接金庭。邈矣薇山之裔。旣散恭于桑梓。且繼綰于松蘿。伏承令女生于說易之家。素閑巽順。而某孫某忝在學詩之列。尙式過趨。耦雖大而難齊。鳴乃和于旣卜。婚姻以簡爲禮。庸訂初盟。親戚之話皆情。庶諧永好。菲甚交幣。載諸副藤。

代同甫兄爲子浦請期王氏

和鳴協吉。雖無陳敬仲之賢。交飲盡歡。已知王徽之之意。遂定盟于尺素。曾何

用于鏡台。古道相孚。時粧須洗。伏承令姪女嫁。并既許。信季女之有齋。而某姪孫戲綵方娛。已雙親之垂老。倡而隨之爲急。醮以迎之。敢遲。時已異而事亦殊。幸無責備。禮本六而今則一。何礙權宜。嗣歲孟春。四日乙丑。爰趣驪駢之駕。式符龜筮之從。琴瑟成聲。豈徒諧于夫婦。屢纓加敬。要善事于舅姑。

代童親答親期

女子有家。幸遂因親之好。主人於廟。致嚴迎婦之儀。况筮日之汝從。既先期而我告。是庸結悅。以候御輪。夫倡而隨。勿訝荆釵之矯俗。母命之日。當知綦履之事姑。草草回匳。夔夔副積。

代單祥卿天麟請期王氏

天合百年之好。既定夙盟。星當二月之期。是爲昏候。爰龜以吉。式燕其歸。令女閨則溫柔。純是大家之女。誠而某門風淒冷。媿非太眞之壻身。能無非耦之嫌。乃辱因親之聽。如此特達。安可綢繆。後燈夕之三宵。肅將雁幣。過花朝之七日。趣駕驪駢。適我願兮。會言近止。進佩紛悅。當如事父母之時。退鼓瑟琴。是又和



兄弟之本自今而後未占已孚。

代趙景文府教董氏聘女

源出清河。溢我研溪之秀。輝分愛日。晦于寶麓之陰。夙爲兩姓之婚姻。本是一家之甥舅。何妨新好。不替舊盟。伏承令姪詩書有得於見聞。三餘是力。某女祭祀蠱親於教訓。四德則難。適男當壯有室之年。女合笄而嫁之禮。不先不後。有姻有緣。須勝吾家所仰望終身之託。此正佳壻。應不辭半子之勤。不腆回儀。載登副剡。

代族姪孫奐爲子應龍納幣劉氏

尺素以盟。幸締親親之好。寸丹如炳。樂從簡簡之宜。居今之時。行古之道。伏承令女教由姆習。手姑袖于裁雲。而某曾姪孫某幹爲父勤心。永忘於映雪。是月窟之翁。巧於作合。庶冰門之婦。副我好逑。敬飭箋辭。薄將幣意。生而爲之有室。豈願束薪。當其可之謂時。小遲醮鰥。其諸欣忭。罔旣敷宣。

代族孫柚興納采屠氏

男家擇耦。要尋葭舊之盟。女子有歸。難泥笄年之及。茲復繼於世好。所深信者。裏言。伏承令女幼已能勤。曾不違乎姆訓。而某姪孫某長。雖自愛。恐未免於鄉人。詎謂夤緣。肯成伉儷。相示真情而行簡。敢將薄禮以問名。內取得賢。固欲副承宗之事。偏慈垂老。當早爲佐餽之圖。欣忭維多。敷宣罔既。

代爲答董氏聘亡姪演女

女許嫁纓。孰若因親之舊。男交聘幣。莫嚴納采之初。相通以情。從簡亦禮。伏承令姪純儒同裔。帷中之誦良勤。而某姪孫女某美。壻隨緣。絲邊之語奚有。蓋先見之定甚如月老。以裏言所主屬之冰人。謂于外實以何求。惟知內助之爲急。勉承嘉命。就白眞忱。室家皆願于早諧。非敢後也。母子方爲之相倚。姑少俟之。非甚回鹵。條諸副楮。

代黃甥正孫羅氏聘季妹

千里一亭長。幸有粉榆之契。兩家各生子。可無葭玉之盟。或者友琴。假之媒斧。伏承令姪箕裘業舊。不爲流俗所移。而姪女織組功勤。蠹守清門之素。尙從古



道欲締新盟。况鷄犬相聞。本自通於肝胆。而鳳皇協卜。誰能間於夤緣。寵來問名之儀。敬下對使之拜。永爲好也。適我願兮。荆釵布裙。亦曰稱吾家而嫁女。衿纓綦履。惟知相其夫之事親。非甚回匳芥於副幅。

代竺少博瀉爲子穎請期吳氏

一舍而近。久矣同風。兩家之姻。昉於今日。庸申嚴於櫝敬。庶致重於嘉盟。伏承令女姆訓。素嫻雅是。竹修之女。而某男某父。書蠡讀忝。爲櫟壽之甥。鳳卜既諧。雁儀敢後。月乙丑而在望。日癸卯以惟良。當迎以車。而俟乎著。男子有室。正欲盡事親之心。介婦入門。要知不敵耦之禮。由中所望。此外何求。

代族姪孫文煊答唐氏請期

山聯樾蔭。是爲明越之相鄰。村入杏花。安問鄭齊之非耦。昨旣嚴於納采。茲又侈於申盟。伏承令姪孫某。藕谷吟香。應熟愛蓮之說。而某女林下風韻。頗吟倚竹之詩。此日好逑。迨天作合。雖女已許嫁。足以行矣。然母盍往送。止或尼之。豈固爲之綢繆。蓋有難于勉強。幸遲嗣歲。習卜令辰。事重婚姻。要與松蘿而百世。

情通緩急。尚希桃李之一家。菲甚回匳。虔於副幅。

代族孫霖爲子灼出贅請期盧氏

二姓之合。夙已定盟。六禮之常。節而行簡。是爲古道。實獲我心。伏承令女蘋藻家風。素習承宗之事。而某男菊松門徑。麤知讀父之書。乃有夤緣。欲諧伉儷。律應季冬之吉。筮從辛卯之辰。出贅爲貧。豈徒隨於流俗。因親受教。正有望於清翁。

代王得淦爲長子請期董氏

八閭爲聯。同飲龍溪之淥。二姓合好。夙有月窟之緣。舊譜猶香。新盟愈侈。伏承令女紅樓春好。閑姆訓以自嚴。而某男綠幕夜長。如師資之尙淺。心固慚於非耦。面相與者甚真。念男婚女嫁。皆欲及時。而室邇人遐。何如早結。敬蠲筮吉。親御輪周。宜其家人。要爲長子孫之地。承我宗事。庶副老舅姑之心。

代前人爲次子請期林氏

星舍飛躔。曾借梅窗之光景。月囊繫足。實開葭譜之夤緣。况有裏言。相成家好。



伏承令女蘭春猶淺。己自有林下之風。而某男某檠夜蠹勤。不足稱桂坊之裔。心固慙於非耦。面相與者甚真。亦知男女本及其時。若曰婚姻可權以早。言歸於我。敬以請期。茲未冠未期。且各受舅姑之訓。迨有家有室。庶能盡夫婦之倫。肅將菲儀。虔載藤副。

代董孫仲答孫氏請期

閨闈相求。自是春風之桃李。門闌多喜。愧無貴氣之芙蓉。惟皎皎其古心。因源源其夙好。伏承某鏗鏘蓬海之賦。綽有芳聲。而某女寂寞杏山之家。蠹因柔則得諧伉儷。實自夤緣。鼎來遺鯉之書。過辱委禽之禮。朱陳二姓之語。當從今日以綢繆。台明百里之間。何礙片雲之來往。

代吳竹溪爲子定戴氏

問雪溪之津。近在咫尺。披月宮之籍。夙有夤緣。嘗請託於青鸞。已言盟於素鯉。伏承令女蘭牕仙侶。得有雲英之風。而某男藝圃晚生。難與季方者伍。妄倚蒹葭之舊。復圖瓜葛之新。幸齊眉之際。篤于因親。荷同氣之間。贊其可妻。遂諧嘉

好。實獲我心。投老於家。惟欲生男而有室。爲翁之壻。尙期小子之成人。非幣將成。副藤有白。

代吳景年爲子納幣求氏

父兄契好。豈于一朝一夕之間。男女婚姻。定於載笑載言之頃。所合者道。何假於人。伏承令女四德俱全。得親戚之情話。而某男某八吟無取。乃門闌之素知。惟相孚之甚深。不自揆其非偶。然納采雖逾於九載。而御輪姑緩於三周。亦知願有室。願有家。其如未及笄。未及冠。今然後可。冬以爲期。娶妻如何。以承我事。有義而已。豈在其他。

代回請期兄弟同日娶

男女以正。當其可之謂時。婚姻孔云。與其奢也。寧儉。雖虛拘以非禮。尙敬簡之爲宜。茲承館篚之將。乃有迎期之約。欲速成也。能無從乎。強令試以妝梅。所愧蕭然行李。兄弟式相好。情有若於一人。娣姒喜同歸。永諧盟於百世。

代吳禔入贅戴請期



生男有室。雖以壯而爲期。制禮緣情。早成婚而亦可。自念夫妻之既老。要觀子婦之相宜。幸已聯盟。敬庸親迎。及時以進。後蘭亭修楔之辰。不日于歸。播桃實有蕢之詠。將伸奠雁。先趣臨鸞。

代董回陳定日

生而有室。固宜穀旦之差。昏以爲期。有感心星之在。欲速成也。能無從乎。第慚竹筍之清風。所恃金蘭之雅好。寵來臺饋。撞破門羅。卻則恐貽不恭。受則罔知所報。藍橋有日。伫看藍綬之榮。梅信先春。敢後梅粧之試。敷陳則淺。欣忭維深。

代董回迎物

男女以正。當其可之謂時。婚姻孔云。與其奢也。寧儉。雖虛拘之非禮。尙敬簡以爲宜。來下婦儀。俗不能免。分有客餽。人所駭觀。以篚筐之所施。何盈門之可詫。俟之於著。因宜親迎之有嚴。往之汝家。毋訝于歸之欲速。私忱旣布。宿諾毋踰。

香豔叢書十一集卷二終















香豔叢書

第十一集





香艷叢書

十一

集卷二

遼陽海神傳

程宰士賢者徽人也。正德初元。與兄某挾重賞。商于遼陽。數年所向失利。展轉耗盡。徽俗商者。率數歲一歸。其妻孥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爲賢不肖。而愛憎焉。程兄弟既皆落寞。羞慚慘沮。鄉井無望。遂受傭它商。爲之掌計。以糊口。二人聯屋而居。抑鬱憤懣。殆不聊生。至戊寅秋。又數年矣。遼陽天氣早寒。一夕風雨暴作。程已擁衾就枕。苦寒思家。攬衣起坐。悲歌浩歎。恨不速死。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忽盡室明朗。殆同白日。室中什物。毫髮可數。方疑惑間。又覺異香氤氲。莫知所自。風雨息聲。寒威頓失。程益錯愕。不知所爲。亟啓戶出視。則風雨晦寒如故。閉戶入室。卽別一境界矣。疑鬼物所幻。高聲呼怪。冀兄聞之。兄寢室纔隔一土壁。連呼數十。寂然不應。愈惶急無計。遂引衾羃首。向壁而臥。少頃。又聞空中車馬喧鬧。管絃金石之音。自東南來。初猶甚遠。須臾已入室矣。回眸竊視。則三美



人皆朱顏綠髻。明眸皓齒。約年二十許。冠帔盛飾。若世所圖畫后妃之狀。遍體上下。金翠珠玉。光豔互發。莫可測識。容色風度。奪目驚心。眞天人也。前後左右侍女數百。亦皆韶麗。或提鑪。或揮扇。或張蓋。或帶劍。或持節。或捧器幣。或秉花燭。或挾圖書。或列寶玩。或荷旌幢。或擁衾褥。或執巾帨。或捧盤匱。或擎如意。或舉穀核。或陳屏障。或布几筵。或奏音樂。雖紛紜雜沓。而行列整齊。不少錯亂。室纔方丈。數百人各執其事。周旋進退。綽然有餘。不見其隘。門窓皆扃。不知何自而入。俄頃冠帔者一人前逼床。撫程微笑曰。果熟寢耶。吾非禍人者。子有夙緣。故來相就。何見疑若是。且吾已至此。必無去理。子便高呼終夕。兄必不聞。徒自苦耳。速起速起。程私度此物。靈變若斯。非仙則鬼。果欲禍我。雖臥不起。其可道乎。且彼既有夙緣語。亦或無害。遂推枕下榻。匍匐前拜曰。下界愚夫。不知眞仙降臨。有失虔迓。誠合萬死。伏乞哀憐。美人引手掖程起。慰令無懼。遂與南面同坐。其二人者。東西相向。皆言今夕之會。數非偶爾。慎勿自生疑阻。遂命侍女行酒進饌。品物皆生平目所未睹。纔一舉箸。珍美異常。心胸頓爽。俄以紅玉蓮花。



卮進酒。卮亦絕大。約容酒升許。程素少飲。固辭不勝。美人笑曰。郎懼醉耶。此非人間麴蘖所醞。奈何。概以狂藥見疑。遂自舉卮奉程。程不得已爲之一吸。酒凝厚如飴。而爽滑異甚。略不粘齒。其甘香清冽。醴泉甘露弗及也。不覺一卮俱盡。美人又笑曰。郎已信吾未。遂連酌數卮。精神愈開。愈無醉意。酒每一行。必八音齊奏。聲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曰。夜已向深。郎夫婦可就寢矣。遂爲褰帷拂枕而去。其餘侍女亦皆隨散。凡百器物。瞥然不見。門亦尙扃。又不知何自而出。獨留同坐美人。相與解衣登榻。則帷褥寢枕皆極珍奇。非向之故物矣。程雖駭異。殊亦心動。美人徐解髮綰。髮黑光可鑑。殆長丈餘。肌膚滑瑩。凝脂不若。側身就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程于斯時。神魂飄越。莫知所爲矣。已而交會纔合。丹流浹藉。若喜若驚。若遠若近。嬌怯宛轉。殆弗能勝。真處子也。程既喜出望外。美人亦眷程殊厚。因謂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怪。往往害人。所以見惡。吾非若比。郎君勿疑。雖不能有大益于郎。亦可致郎身體康勝。資用稍足。倘有患難。亦可周旋。但不宜洩漏耳。自今而後。遂當恒奉枕席。不敢



有廢。兄雖至親。亦慎勿言。言則大禍踵至。吾亦不能爲子謀矣。程聞言甚喜。合掌自誓云。某本凡賤。猥蒙眞仙厚德。恨粉骨碎身不能爲報。伏承法旨。敢不銘心。倘違初言。九殞無悔。誓畢。美人挾程項謂曰。吾非仙也。實海神也。與子有夙緣。甚久。故相就耳。忽鄰舍鷄鳴至再。美人攬衣起曰。吾今去矣。夜當復來。郎宜自愛。言畢。昨夕二美人及諸侍女齊到。各致賀詞。盥洗嚴粧。捧擁而出。美人執程手。囑令勿洩。叮嚀數四。去復回顧。不忍暫捨。愛厚之意。不可言狀。程益傾喜發狂。不能自禁。轉盼間。已失所在。締觀門扉。猶昨夕所扃也。回視室中。則土炕布衾。荊筐。簾席。依然如舊。向之魂異。無有矣。程茫然自失曰。豈其夢耶。然念飲食笑語。交合盟誓之類。皆歷歷明甚。非夢境也。且惑且喜。頃之曙色。辨物出就兄室。兄大駭曰。今晨汝神彩發越。頓異昨日。何也。程恐見疑。謬言年來失志。鄉井無期。昨夕慕想。愁思殊切。展轉悲歎。竟夕不寢。兄必聞之。有何快心。而神彩發越耶。兄言我亦苦寒。思家不寐。靜聽汝室。始終圓然。何嘗聞有悲歎聲耶。已而商夥羣至。見程容色。皆大駭異。言與兄合。程但唯唯謙晦而已。然程亦自覺。



神思精明。肌體潤膩。倍加於前。心竊喜之。惟恐其不復至也。是日頻視晷影。恨不速移。纔至日晡。託言腹痛。入室扃戶。虔想以伺。及更鼓初動。則室中忽然復明。宛如昨夕。俄頃雙爐前導。美人至矣。侍女數人耳。儀從不復。嚬昔之盛。彼二人者。亦不復來。美人笑曰。郎果有心若是。但當終始如一耳。卽命侍女行酒薦饌。珍腴如昨。歡謔諧笑。則有加焉。須臾徹席就寢。侍女復散。顧視床褥。又錦繡重疊矣。然不見其鋪設也。程私念吾且詐跌床下。試其所爲。方欲轉身。則室中全襯錦裯。地無寸隙矣。是夕綢繆好合。愈加親狎。晨鷄再鳴。復起粧沐而去。自後人定。則來雞鳴。則去。率以爲常。殆無虛夕。雖言語喧闐。音樂迭奏。兄室雖邇。終不聞知。莫知其何術也。程每心有所慕。卽舉目便是。極其神速。一夕偶思鮮荔枝。卽有帶葉百餘顆。香味色皆絕珍美。它夕又念楊梅。卽有白色一枝。長三四尺。二百餘顆。甘美異常。葉殊鮮嫩。食餘忽不見。時已深冬。不知何自而得。況二物者。皆非此地所產也。又夕言及鸚鵡。程言聞有白者。恨未之見。轉盼間。已見數鸚鵡。飛舞于前。白者五色者相半。或誦佛經。或歌詩賦。皆漢音也。一日市



有大賈售寶石二顆。所謂硬紅者。色若桃蕊。大于拇指。價索百金。程偶見之。是夜言及。美人撫掌曰。夏蟲不可語冰信哉。言絕。卽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丈許者。明珠有如鵝卵者。五色寶石有如栲栳者。光豔燦目。不可正視。轉睫間。又忽空室矣。是後相狎既久。言及往年貿易耗折事。不覺嗟歎。美人又撫掌曰。方爾歡適。便以俗事嬰心。何不灑脫若是耶。雖然。郎本業也。亦無足異。言絕。卽金銀滿前。從地至棟。莫知其數。指謂程曰。子欲是乎。程歆豔之極。欲有所取。美人引箸夾食前肉一瓣。擲程面曰。此肉可黏君面否。程言此是他肉。何可黏吾面也。美人笑指金銀曰。此是他物。何可爲。君有耶。君欲取之。亦無不可。但非分之物。不足爲福。適取禍耳。吾安忍禍君也。君欲此物。可自經營。吾當相助耳。時己卯初夏。有販藥材者。諸藥已盡。獨餘黃蘗大黃。各千餘斤。不售。殆欲委之而去。美人謂程是可居也。不久大售矣。程有傭值銀十餘兩。遂盡易而歸。其兄謂弟失心病風。詆罵不已。數日疫癘盛作。二藥他肆盡缺。卽時湧貴。果得五百餘金。又有荆商販彩段者。途間遭濕蒸熱。發斑過半。日夕涕泣。美人謂程是亦可居也。遂



以五百金。獲四百餘匹。兄又頓足不已。謂弟福薄。得此非分之財。隨亦喪去。爲之悲泣。商夥中無不相咎竊笑者。月餘。逆藩宸濠反于江西。朝廷急調遼兵南討。師期促甚。戎裝衣幟。限在朝夕。帛價騰踊。程所居者。遂三倍而售。庚辰秋。有蘇人販布三萬餘匹。已售什八矣。尙存麗者什二。忽聞母死。急欲奔喪。美人又謂程是亦可居也。程往商價。蘇人獲利已厚。歸計又急。止取原值而去。蓋以千金易六千餘匹云。明年辛巳三月。武宗崩。天下服喪。遼旣絕遠。布非土產。價遂頓高。又獲利三倍。如是屢屢。不能悉紀。四五年間。展轉數萬。殆過昔年所喪十倍矣。宸濠之變也。人心危駭。流言屢至。或謂據南都卽位矣。或謂兵渡淮矣。或謂過臨清。近德州矣。一日數事。莫知誠僞。程心念鄉邑。殊不能安。私叩美人。美人晒曰。眞天子自在湖湘間。彼何爲者。止速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慮爲。時七月下旬也。月餘報至。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敗。程初聞眞天子在湖湘之說。恐江南復遭他變。愈疑懼。美人搖首曰。無事。無事。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一二年耳。更叩其詳。曰。期已近矣。何必預知。再期年。今上中興。



海宇於變。悉如美人之言。其明驗之大者如此。餘細弗錄。他夕程問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之說。有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心所感召。各以類應。物理自然。若謂冥冥之中。必有主者。銖銖兩兩。而較其重輕。以行誅賞。爲神祇者。不亦勞乎。輪迴之說。有諸。曰。釋以爲有。誣也。儒以爲無。亦誣也。人有真元完固者。形骸雖斃。而靈性猶存。投胎奪舍。間亦有之。千億中之一二也。人死而爲厲。有諸。曰。精神未散。無所依歸。往往憑物爲厲。所謂游魂爲變耳。人間祭祀鬼神。歆饗有諸。曰。精誠所至。一氣感通。自然來格。非鬼而祭。徒自譖耳。所謂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也。人有化爲異類者。何也。曰。人之心術。既與禽獸無異。積之至久。外貌猶人。而五內先化。一旦改形。無足深訝。異類亦有化人者。何也。曰。是與人化異類同一理耳。人有爲神仙者。何也。曰。異物猶有化人者。況人與仙本一階耳。又何足異。雷神巧異。往往有迹。何也。曰。陽能變化。理所自然。人得幾何。而智巧若是。況雷是至陽。其爲神變。何足怪乎。龍能變化。大小不常。何也。曰。龍亦至陽。故能屈身變化。無足問也。蜃氣能爲山川城郭樓台人物之形。何也。曰。



天地精明之氣。游變無常。兩間所有。時或自現。此可驗天地生物之機。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蜃何能爲。程平生所疑。皆爲剖析。詞旨明婉。如指諸掌。又問美人姓氏爲何。曰。吾旣海神。有何姓氏。多則天下人皆吾同姓。否則一姓亦無也。有父母親戚乎。曰。旣無姓氏。豈有親戚。多則天下人盡吾同胞。少則全無。瓜葛也。年幾何矣。曰。旣無所生。有何年歲。多則千歲不止。少則一歲全無。言多類此。迨嘉靖甲申。首尾七年。每夜必至。氣候悉如江南二三月。琪花寶樹。仙音法曲。變幻無常。耳目接應不暇。有時或自吹笙。鼓琴。浩歌擊筑。必高徹雲表。非復人世之音。蓋凡可以娛程者。無不至也。兩情繾綣愈固。一夕程忽念及鄉井。謂美人曰。僕離家二十年矣。向因耗折。不敢言旋。今蒙大造。豐饒過望。欲暫與兄歸省墳墓。一見妻子。便當復來。永奉歡好。期在周歲。幸可否之。美人歛歔歎曰。數年之好。果盡此乎。郎宜自愛。勉圖後福。言訖。悲不自勝。程大駭曰。某告假歸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何敢有負恩私。而夫人乃遽棄捐。若是耶。美人泣曰。大數當然。非關彼此。郎適所言。自是數當永訣耳。言猶未已。前者同來二美人。



及諸侍女儀從。一時皆集。簫韶迭奏。會宴如初。美人自起酌酒勸程。追叙往昔。每吐一言。必洩瀾哽咽。程亦爲之長慟。自悔失言。兩情依依。至于子夜。諸女前啓大數已終。法駕備矣。速請登途。無庸自戚。美人猶執程手泣曰。子有三大難近矣。時宜警省。至期吾自相援。過此以後。終身清吉。永無悔吝。壽至九九。當候子于蓬萊三島。以續前盟。子亦自宜宅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身雖與子相遠。子之動作。吾必知之。萬一墮落。自干天律。吾亦無如之何矣。後會迢遙。勉之。勉之。丁寧頻復。至于十數。程斯時神志俱喪。一辭莫措。但零涕耳。既而鄰鷄羣唱。促行愈急。乃執手泣訣而去。猶復回盼再四。方始瞥然而去。於時蟋蟀悲鳴。孤燈半滅。頃刻之間。恍如隔世。亟啓戶出觀。見曙星東升。銀河西轉。悲風蕭颯。鐵馬叮噹而已。情發于中。不覺哀慟。纔號一聲。兄則驚呼問故。蓋不復昔之若聾矣。兄細詰不已。度弗能隱。乃具述其會合始末。及所以豐裕之由。兄始駭悟。相與南望瞻拜。至明而城之內外。傳皆遍矣。程由是終日鬱鬱。若居伉儷之喪。遂束裝南歸。俾兄先部貨賄。自潞河入舟。而自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



同省其從父留連累日未發。忽夕夢美人催去甚急。曰。禍將至矣。猶盤桓耶。程憶前言。卽晨告別。而從父殷勤留餞。抵暮出城。時已曠黑。乃寓宿旅館。是夜三鼓。又夢美人連催速發。云。大難將至。稍遲不得脫矣。程驚起策騎東奔四五里。忽聞砲聲連發。回望城外。則火炬四出。照天如晝矣。蓋叛軍殺都御史張文錦。脅城內外壯丁同逆也。及抵居庸。夜宿關外。又夢美人速促過關。云。稍遲必有狴犴憂矣。程又驚起。叩關候門。啟先入。行數里。而宣府檄至。凡自大同入關者。非公差吏人。皆桎梏下獄。詰驗。恐有姦細入京故也。是夜與程偕宿者。無一得免。有禁至半年而釋者。有瘐死于獄者。程入舟爲兄備言得脫之故。感念不已。及過高郵湖。天雲驟黑。狂風怒號。舟孤蕩如簸。須臾二桅皆折。柁零落如粉。傾在瞬息矣。忽聞異香滿舟。風卽頓息。俄而黑霧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船上。則美人在焉。自腰以上。毫髮分明。以下則霞光擁蔽。莫可辨也。程悲感之極。涕泗交下。遙瞻稽首。美人亦于雲端舉答禮。容色猶戀戀如故也。舟人皆不之見。良久而隱。從是遂絕矣。戊子初夏。余在京師。聞其事。猶疑信間。適某僉憲某總

戎。自遼入京。言之詳甚。然猶未聞大同以後事。今年丙午在南院。客有言程來遊雨花臺者。遂令邀與偕至。詢其始末。程故儒家子。少嘗讀書。其言歷歷具有原委。且年已六袞。容色已如四十許人。足徵其遇異人之無疑。而昔之所聞不謬也。作遼陽海神傳。



巫娥志

蜀之眉山。去城一舍許。小市瀕江。人煙數百家。有古廟一區。相傳爲花蕊夫人費氏之祠。頗著靈迹。廟左大姓鍾聲遠者。富而好禮。喜延名師。聲遠女兄有子曰謝生璉者。亦鉅室。來舅家就學。生儀容秀整。風韵清高。羣從咸喜之。相與奕棋飲酒談笑賦詩。惟恐生之或去也。鍾西塾後創一園。特盛建碧猗堂。水月亭。醉春館。翠屏軒。于其內。生愛園幽雅。寓息其間。將近期月矣。一日偶自外回。忽見四女郎。年近初笄。娉婷窈窕。嬉戲于玩芳亭畔。生謂是諸表姊。遽前揖之。至則皆非也。女殊不羞避。笑語自若。生問之曰。小姐輩誤來此耶。中一人應曰。吾姊妹東隣花氏之女也。久聞芳園勝麗。奇卉紛敷。故相携就此一相玩耳。不料爲郎所窺。幸無深訝。生意其鄰居女子相往還。亦不以爲怪。至夜將睡。忽聞窗櫺軋軋作聲。若有人敲推者。起視乃日間所見諸女之一。闖然入室。向生施禮。和顏悅色。款語低聲。云奴等蒲柳醜姿。丹鉛弱質。偶得一接光儀。翩然忽動其情。莫或自持。是不可忍。故冒禁而相就。遂犯禮以私奔。肅抱衾裯。願薦枕席。言



訖。即邀生入寢。相與歡樂。生戲問曰。彼三人何在。安得獨來。女曰。姑俟來宵。分此樂與諸妹耳。遂口占一詩曰。翠翹金鳳鎖塵埃。懶畫長娥對鏡臺。誰束白茅求吉士。自題紅葉托良媒。蘭缸未滅心先蕩。蓮步初移意已摧。攜手問郎何處好。絳帷深處玉山頽。俄而鬼魄將低。鷄聲漸動。女攬衣起曰。奴回也。遂悄悄而去。翌晚生熟燔焚蘭。啟窓相候。女果共一人至。笑撫生曰。今夕之歡。願推小妹仍顧妹云。汝善事郎君。好好做新人也。緩步而出。其妹共生同衾。並枕親昵。綢繆一如姊妹。性復慧黠。亦能吟詩。詩曰。赤繩緣薄好音乖。姊妹相看共此懷。偶伴姮娥辭月殿。忽逢僧孺拜雲階。春生玉藻垂鴛帳。香噴金蓮脫鳳鞋。魚水交歡從此始。兩情願保百年諧。吟罷。女迺運告回。生囑之再至。女曰。勿多言。管不教郎獨宿也。是夕大姊又送三姨至。生欲俱留之。辭曰。待郎爲四度新郎之後。妾妹當分侍幃房。周而復始耳。生即與三妹狎。且索其詩。答曰。愧無七步之才。又非二姊之敵。安有此能乎。生固求之。乃吟曰。蘭房悄悄夜迢迢。獨對殘燈恨寂寥。潮信有期應自覺。花魂無主爲誰銷。愁顰柳葉凝新黛。笑靨桃花映絳綃。



夙世因緣今日合。天教長伴董嬌嬈。須臾雨散雲收。河橫斗落。歛袂而起。畧整殘妝。謂生曰。今夕四姨與郎爲耦。吾姊妹不可俱出。大姊當送之至耳。次夜二鼓。四姨果盛飾偕姊就生行夫婦之禮。設山海之盟。同訴幽情。亦成近體。曰。每到春時。懶倍添綠窗慵。把繡鍼拈。奇逢詎料。諧鴛耦。吉卜寧期。叶鳳占。髻亂綠鬢。雲擾擾。手籠紅袖。玉纖纖。明珠四顆。皆無價。誰似郎君。盡得兼。由是之後。羣女分番。每夕二人侍寢。生以白面書生。獲此奇耦。濃情媚意。眷戀日深。倚翠偎紅。應酬不暇。但願學鴛鴦之老。不欲聽子規之啼矣。夫何好景難留。佳期易阻。將及月餘。父母促生歸娶。諸女聞之。皆來就別。會宿書齋。生一一溫存。式均其惠。將天曉。大姊謂生曰。奴四人爲堂姊妹。皆閨閣處子。昨偶窺園。遂沾多露。荷蒙不鄙。均辱深憐。方訪伉儷。忽見此離。悠悠長恨。此何極也。然使終念舊歡。幸莫遐棄。成親之後。求便重來。奴姊妹當企踵盱衡。候郎于翠屏軒下耳。卽拔金掩鬢一隻。致贐三妹。亦以銀鐲翠鈿耳璫奉上。曰。歸遣細君。少結殷勤之意。各洒淚而別。生收拾于書籠中。抵家而婚期逼矣。燕爾新昏。宜家宜室。然四女之



思亦未嘗置。滿月後妻歸寧。生孤枕獨宿。忽夢與四女相見。交會如常。三姨起曰。與郎久別。無以爲歡。請作回風之舞。于是展翠衣。翻羅袖。雖飛燕之輕盈。公孫氏之神捷。未足以擬其奇妙也。舞罷。大姊乃作回風之曲。曰。有淑人兮邦之媛。珮明月兮紉蘭荃。颺輕軀兮掌上。翻長袖兮筵前。初鴻驚兮巧周旋。忽鶴舉兮何蹁躑。雲環墜兮玉珥。文席委兮珠鈿。羌宛轉兮妖且妍。奇莫敵兮妙莫傳。條低昂兮旣罷。蹇良夜兮如年。二姨因取玉簫付四姨曰。妹深善于此。願勿靳焉。姊倚歌而和。不亦可乎。妹躍然曰。有是哉。逡巡三奏。其音清而和。婉而嬌。幽愁而閨寂。似夕露之淒寒。嫺如秋雲之乘鮮。颺也。姊亦歛黛。謳而和焉。歌曰。紫簫咽兮夜亡譁。寶篆香裊兮燭垂花。河欲沒兮夜欲闌。聊逍遙兮暫爲歡。脫花鈿兮收明璫。舒袞綢兮歸洞房。齊交頸兮如鴛鴦。銀漏短兮宵獨長。悲白日兮上扶桑。正傾聽間。忽角起譙樓。鐘鳴其宇。推枕欠伸。乃是南柯一夢。而且具憶其詞。因起而錄之。卽托以卒業往舅家。諸女幸生再至。眷顧倍加於昔。生與說夢中事。女曰。此夫婦相念之深。故形諸夢寐。無足怪者。生女留連眷戀。凡半月。



餘不與舅相見。舅疑之一夕潛出窺生所爲。見生共諸女玩月。談笑方濃。遽入呼生。倏然驚散。舅加詰問。終不肯言其詳。舅謂姪曰。園圃寬闊。竹木繁多。甯無花月之妖。或有水石之怪。璉又英俊。豈不爲其所惑。須遣歸。恐久則致疾也。乃令僕送生還。抵家不半載。以思女之故。果成重疾。神情恍惚。言語支難。伏枕淹淹。久而不愈。聲遠躬往視之。備以前事告生父母。生父詢問再三。生乃吐實。且出所得詩詞。及金掩髻等物視之。皆泥捏成者。父知其被祟。乃偕舅訪于園中。並無踪跡。因往花蕊廟卜籤。過東廊一小室。帷幔蔽虧。人跡稀到。揭而觀之。題曰巫山神女之位。塑四美姬像于其中。東坐者失一掩髻。右二人臂缺二鐲。耳亡雙璫。左一人面脫花鈿一枚。其父大驚。取泥塑之物。實于舊處。皆脗合。卽碎其像。沈之江中而歸。自此月餘。生疾亦愈。怪魅遂絕。

卷三

十

一

集



誌許生奇遇

汝陰男子姓許。少孤。爲人白皙。有姿調。好鮮衣良馬。游騁無度。常牽黃犬逐獸。荒澗中。倦息大樹下。樹高百餘尺。大數十圍。高柯旁挺。垂陰連數畝。仰視間。懸一五彩彩囊。以爲誤有遺者。乃取歸而結。不可解。甚愛異之。置巾箱中。向暮化成一女子。手把名紙直前云。王女郎令相聞。致名訖。遂去。有頃。異香滿室。漸聞車馬之聲。許出戶望見。列燭成行。有一少年乘公馬。從十餘騎在前。直來詣許。曰。小妹麗惡。竊慕盛德。欲託良媛于君子。如何。許以其神不敢苦辭。少年卽命左右灑掃淨室。須臾。女車至。光香滿路。侍女乘馬數十人。皆有美色。持步障擁女郎下車。延入別室。幃帳茵席畢具。家人大驚。視之皆見。少年促許沐浴。進新衣。侍女扶入女室。女郎年十六七。豔麗無雙。着青桂襪。珠翠璀璨。下階答拜。共行禮訖。少年乃去。房中施雲母屏風。芙蓉翠帳。以鹿瑞錦幃映四壁。大設珍肴。多諸異果。甘美鮮香。非人間所食。器有七子螺。九枝盤。紅螺杯。萼葉碗。皆黃金隱起。錯以玫瑰。金疊貯車師菊酒。芬馨酷烈。座上置連心蠟燭。悉以紫玉爲盤。



光明如晝。許素輕薄無檢。又爲物色夸眩。意甚悅之。坐定問曰。鄙夫固陋。蓬室湫隘。不意乃能見顧之深。歡懼交并。未知所措。女答曰。大人爲中樂南部將軍。不以兒之幽賤。欲使託身君子。躬奉砥礪。幸遇良會。欣願誠深。又問南部將軍何官也。曰是嵩君別部所治。若古之四鎮將軍也。酒酣歎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詞韻清媚。非所見聞。又援筆作飛鴻目送之曲。宛頸而歌。爲許送酒。清聲哀暢。容態邊越。殆不自持。許不勝其情。遽前擁之。仍微睨而笑曰。旣爲吉士。感悅之機。又玷上客挂纓之笑。如何。因顧令撤筵去燭。就帳恣其歡狎。豐肌弱骨。柔滑如飴。明日遍召家人。大申婦禮。賜與甚厚。積三日。前少年又來曰。大人感愧良甚。願得相見。使某奉迎。乃與俱去。至前獵處。無復大樹矣。但見朱門素壁。若今大官府中。左右列兵衛。皆迎拜。少年引入。見府君冠平天幘。絳紗衣。坐高殿上。庭中排戟設纛。許拜謁。府君爲起。揖之升階。勞慰曰。少女幼失所恃。幸得把奉高明。感慶無量。然此亦冥期神契。非至情相感。何能及此。許謝乃與入內。門宇嚴邃。環廊曲閣。連亘相通。中堂高會。酣飲正歡。因命設樂。絲竹繁錯。曲度新



奇歌妓數十人。皆妍冶上色。既罷。乃以金帛厚遣之。并資僕馬。家遂贍給。仍爲起宅于里中。皆極豐麗。女郎雅善玄素養生之術。許體力精爽。倍於常矣。以此知其審神人也。後時一省岳。皆女郎相隨。府君輒饋送甚厚。數十年有子五人。而姿色無損。後許卒。乃携歸去。不知所在也。

卷三

十一集



誌舒生遇異

舒大才雲間之逸士也。聰慧能文。尤長于詩。麟德二年春。因駕舟訪友。抵中途。天已薄暮。時聞大魚跳擲于波間。宿鳥飛鳴于岸際。雲散月明。花香柳舞。忽蘭麝風透。環珮鏗鏘。大才異之。艤舟諦視。一美人姿容妍麗。偕二婢嬉遊于林下。生乃登岸揖曰。娘子高居何處。夜行至此。美人笑曰。敝居僻陋。離此咫尺。君如不鄙。枉駕一顧。大才情動于中心。不自主。遂與美人先後而行。不半里許。遙見竹戶荆扉。花木掩映。明窗淨几。亦甚整潔。美人遜生上坐。命侍婢獻茶。繼以酒饌。盃盤精緻。非世所有。壁間挂四時迴文詩四絕。美人自製也。其一曰。花豔吐枝紅。倚雨柳烟垂。綠線迎風霞生遠。漢東升日月。落閒窗北近松。其二曰。涼生靜閣。虛簷冷齒。嚼冰絲雪藕。寒香散榴花。紅灼灼。露傾荷葉翠。團團。其三曰。蘆覆岸深。秋水碧。木凋霜凜。曉天蒼。孤眠夜永。愁空館。獨立朝長。望遠鄉。其四曰。天墮雪花冰滿戶。雨飛風冽凍凝城。鮮鮮蕊綻梅容瘦。滴滴香傾酒味清。美人遽曰。效顰鄙句。愧無好詞。君無哂焉。大才稱贊不容口。詢以姓名居址。美人曰。



妾姓花。成都人。蕊其小字也。大才淫興勃然。求與之合。美人變色曰。男女配合。人之大倫。縱欲私通。謂之悖禮。與君萍水相逢。遽起穿窬之意。可乎。不可乎。大才踞而言曰。律昭大法。禮順人情。趨趨之。螽斯傳聲。嚶嚶之。草蟲卽應。可以人而不如微物乎。美人始改容曰。君能賡此四時詞。是乃中雀之目。牽幕之絲也。大才乃援筆而和之。其一曰。花吐亂紅初着雨。絮飄輕白似迎風。霞舒錦練光凝嶺。月上圓盤影挂松。其二曰。涼風扇透朝肌冷。驟雨盆傾夜帳寒。香棟出飛新燕小。翠池盈貼嫩荷團。其三曰。蘆岸宿鴻秋寂寂。桂庭飛蝶晚蒼蒼。孤燈剪盡捱長夜。獨枕愁思夢遠鄉。其四曰。天冷夜清霜滿野。月寒風凜雪迷城。鮮紅燭影深閨靜。淡白梅香暗閣清。大才和訖。美人贊曰。兩韻並賡。真難得也。是夜就寢。極講幽歡。天明起視。乃一古祠中塑一美人身。左右列侍兩婢。案上朱書木牌。題曰。花蕊夫人。大才驚訝失色。舉身流汗。促舟還家。遂得癡疾。夢中嘗見美人與之同處。聯詩數篇。不及備載。



集美人名詩序

唐人比紅兒詩百章。以一美人而形之以百美人也。想紅兒因想見似紅兒者。辟疆無所想。卽見美人于千載一堂上。爲詩歌。被之絲竹肉。無不可。美人中有遇者。有不遇者。有忌者。有不忌者。見辟疆而皆屈膝。快知遇道萬福。辟疆胡以邀寵于美人哉。辟疆再賡美人詩。爲美人侑。美人各報以瑤草。瑤芝。或貽以當年含情未逗之思。蓋爲美人洗出百千年面目。覺髯眉人噴珠瀉魄。不及美人冰綃一痕。香澤至今。辟疆得此。非倖也。予里廿四橋頭。生美人最著。金陵王氣已盡。邗江四碧。結爲粉黛之鄉。尙不逮苧蘿村一西子。足令千古無顏色。予居相近。恨不得爲見知。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甯獨西方美人一輩爲然哉。社弟包壯行題。

卷三

十一集



集美人名詩

如皋冒 襄辟疆著

廣陵明月夜。蕩舟二十四橋之間。問玉簫聲何處。小倦方眠。忽得浣紗江上。木蘭橈之句。二美人寓焉。亟起續成。集爲廿絕。得美人名百有奇。敢曰多情。殊慚唐突。但良夜畫船。幽人清夢。實未能負此一時也。偶然付梓。名附於後。

一

浣紗江上木蘭橈。輕拂蓮花動細腰。那得輕鴻倩妙女。鶯鶯燕燕共逍遙。

浣紗 木蘭 蓮花 細腰 輕鴻 妙女 鶯鶯 燕燕 逍遙

二

蒨桃星靨柳枝眉。小小金蓮阿軟宜。更有堪憐憐盼盼。盈盈秋水月華披。

蒨桃 柳枝 小小 金蓮 阿軟 憐憐 盼盼 盈盈 秋水 月華

三

清風明月映春卮。合德妖嬈孰亞兒。何日清娛歡子夜。酥香斜抱碧蘭枝。

清風 明月 春卮 合德 妖嬈 亞兒 清娛 子夜 酥香 碧蘭  
蘭枝

四

荆玉無瑕琬琰稀。妙容如玉媚春暉。宜男欲佩金萱草。何必頻頻喚浣衣。

荆玉 無瑕 琬琰 妙容 如玉 春暉 宜男 金萱 頻頻 浣衣

五

絳仙弄玉在蓬萊。妙淨玄機雙鳳來。欲駕彩鸞尋玉女。非烟非霧是陽台。

絳仙 弄玉 蓬萊 妙淨 玄機 雙鳳 彩鸞 玉女 非烟 非霧  
陽台

六

雪兒爲貌玉兒身。軟弱蘭香逼太真。況是亭亭方嫋嫋。蕙柔何日共迎春。

雪兒 玉兒 弱蘭 蘭香 太真 亭亭 嫋嫋 蕙柔 迎春

七



微眠幽夢等虛舟。忽渡清波到遠洲。六六峯頭春草翠。心心只愛愛溫柔。

八

微眠 幽夢 虛洲 清波 遠舟 六六 春草 心心 愛愛

寒梅新杏發新香。惹恨含愁益斷腸。夜夜碧雲清照我。雲容倩女在何方。

倩女

九

玉環敲斷水晶紋。金鳳銜來上彩雲。製作玉簫吹月素。素娥逸韻比湘君。

玉環 水晶 金鳳 彩雲 簫湘 月素 素素 素娥 逸韻 玉君

十

紫雲絳樹裊烟長。絡秀飛瓊淡淡粧。却要夜來同醉月。今宵巧笑玉奴旁。

紫雲 絳樹 裊煙 絡秀 飛瓊 淡淡 卻要 夜來 醉月 巧笑

玉奴

十一

輕紅拂面麗春知。夜妹朝姝魂欲癡。貯以金珠真寵寵。白雲英裏寫幽姿。

輕紅 紅拂 麗春 夜妹 朝姝 金珠 寵寵 白雲 雲英 幽姿

十二

青童綉佛思深深。兩意三香悔昔心。立志堅堅欺白雪。青楊紫竹禮觀音。

青童 綉佛 深深 兩意 三香 堅堅 白雪 青楊 紫竹 觀音

十三

素秋銀燭理瑤箏。葉桂莒華吐月英。莫愁滿願無雙日。紅葉傳詩錦瑟橫。

素秋 銀燭 瑤箏 葉桂 莒華 月英 莫愁 滿願 無雙 紅葉

錦瑟

十四

江柳青青芍藥紅。流鶯巧囀弄翔風。芳春百媚珠簾捲。結佩流蘇密約通。

江柳 青青 芍藥 流鶯 巧囀 翔風 芳春 百媚 珠簾 結佩



流蘇 密約

十五

寒月清琴操已殘。延娛琴客久乘鸞。相思欲寄梅花蕊。踏雪兒郎奈興闌。

寒月 清琴 琴操 延娛 琴客 乘鸞 相思 梅花 花蕊 踏雪  
雪兒

十六

麗玉娟娟妬玉英。嬌紅紅艷艷生情。蘊秀更饒洪度韻。愛卿窈窕復才卿。

麗玉 玉娟 娟娟 玉英 嬌紅 紅紅 艷艷 蘊秀 洪度 愛卿  
窈窕 才卿

十七

思士飛仙擁麗容。綠珠滴滴睡芙蓉。羅羅敷體靈芸噴。杜若蘭閨卿與儂。

思士 飛仙 麗容 綠珠 滴滴 芙蓉 羅羅 羅敷 靈芸 杜若  
蘭閨

十八

文婉芸香香玉梅。眉言眼語筆耕來。巧心織出怡雲曲。何意娘行佳麗才。

文婉 芸香 香香 玉梅 眉言 眼語 筆耕 巧心 心織 怡雲  
何意娘 佳麗

十九

絳紅綃製采春衣。紫玉生香翡翠霏。月滴花嬌渾不似。如姬最好世應稀。

絳紅 紅綃 采春 紫玉 生香 翡翠 月滴 花嬌 如姬 最好

二十

寶樹櫻桃賽紫霞。柳絲鵬色採芹芽。山山游盡愁春去。暮雨朝雲解語花。

寶樹 櫻桃 紫霞 柳絲 採芹 山山 愁春 暮雨 朝雲 解語  
花



婉孌封序

在昔繡幃油絡高涼建百越之麾氈甲裳旗沙里樹黃龍之柵完顏運矢石於城下命婦一軍紅玉執桴鼓於江中樓船百里灌能督戰陸亦先登類皆彪炳旗常發皇簡冊然而鴛鴦隊裏曾無速化之陰鸛鵲鸛陣中豈有不揚之兵氣若乃機槍芒大留劍答君金鼓聲淫引刀效死貞心炳如日月亮節固於山河則趙姊含反斗之悲磨笄以報襄子毛后奮空壁之勇彎弧而拒姚萇前美彰焉嗣徽闋矣乃有續宋稗之間談記明藩之遺事林外留其仙眷黃家號以四娘丁女神光胡芳將種結淑儀於青社驚真氣於白亭秉含靈握文之英洞園居方正之妙習騎射以教侍妾劉后知兵嚴部署而令美人吳姬斂笑時則臥邊亭之鼓滅幽障之烽海嶠笙歌遙連午夜岱宗鸞鳳齊舞清暉恒王則油戟停驅雕屏坐列呼寵妃爲隊長擬壯女是新軍六院皆奇布花鬘而作陣十旌俱建施錦障以成圍舞出宮腰營眞細柳移來仙步軍盡淩波縱聞鼓而止聞金前視心而後視背叱咤輕則蘭麝生於口角威容熾則雲霞爛於亭臺立號



將軍肇嘉婉嬋醉月坐花之候僮婢三撾刀光燭影之旁君王一笑捷登菸竹  
爭誇處女神奇敕到錦袍不賞平陽歌舞宮惟講武館不忘憂武鄉侯肯用巾  
幘相遺李光顏豈以女色爲樂洵磐宗之盛事枝昵之美談也已無何動漁陽  
之鼓驚破霓裳灌西谷之堤壅來縑幔蚰蜒塹塞龍武軍孤書白土於洛陽封  
徐內應鑄金枷於梨樹結贊陰權報國納光弼之短刀受降按蕭王之輕轡師  
將授子楚鄧曼見而長歎送不出門越夫人立而飲泣蓋不待三軍紛雨一燾  
愁雲而早已毀此娥媼厲填土去笄之節思君陟側作挾弓帶劍之辭俄而松  
柏哀於國人福祿斟於凶虜金甌破碎花淚驚濺錦瑟淒涼刀頭罷唱旣不能  
引箎度曲如朝雲之吹散生羌復不能持節登車似馮燎之說降外域黃泉碧  
血妾身願得同歸素甲白繒姊妹因而合隊信蛾眉之肯讓勢面尋仇餌虎口  
以橫挑張拳冒刃陣皆設牝鬼豈忘雄卒之百騎奮而猶孱兩甄鳴而更敗精  
士垂盡夜將仍飛游魂不歸皓齒何在君子人也臨大節而梭然丈夫女哉蹈  
危機而不顧以視呂將軍買刀賒酒但報私讐潘將軍同坐齊鑣罕傳戰績此



尤一時之冠絕隻千古而無倫嗟夫皇覺一飛國維四立然而二十五宗之屬  
騰笑桐山三百餘歲之閒銷聲珪社燕王畫炭徐姬但解續鬚國主稱戈婁妃  
空聞製曲若茲之煥煥蕭繖增重宗英揚揚繡旗流光女史始則飛蟲同夢軌  
秀天嬪終則寡鵲悲鳴義成地道實足式蕃闌以引訓峻徽音而永歎所由高  
陽傳淶水之歌杜老詠青州之血者矣夫蒙莊秋水之篇不談忠義宋玉高唐  
之賦祇說風流猶且馨逸來今蜚騰衆目况乃立女之重陳人之綱寫出宮詞  
彷彿風飄神雨吹來急管恐教鬼哭天陰娘子稱兵不復張鄴司小隊夫人崇  
義恨未奪命地佩刀能無興百世之風聞泣數行而感動也哉客有寄懷荒忽  
引興無端蜀國搜奇樊梨花不妨有墓

在松潘廳界

秦州覽古王寶釧何必無審

在長安城外

蒼狗白衣空諸事變金聲玉色視此精神東坡姑聽妄言班固漫稽世

典試看褰裙逐馬不愧雍容小妹之名笑他開府置官空負貞烈將軍之號

同治九年歲在上章敦牂嘉平月王先謙益吾甫序於雲安驛館





自序

庚申仲夏薄游武陵公餘兀坐無以排遣偶記婉孌將軍已事衍爲填詞每成一折卽郵寄回家索六兄爲余正譜鈔寫成帙置篋中且十年幾忘之矣頃因刊桂枝香搜得原本並以付梓時六兄遠宦邕管余亦將理裝北上每檢斯編不勝風雨對牀之惑顧安得弟與兄偕歸田里展紅氍一丈命伶人歌此曲以娛親儻亦萊衣之樂哉至婉孌雖見紅樓夢全是子虛烏有閱者第賞其奇弗徵其實也可

目次

- |     |    |
|-----|----|
| 第一齣 | 花陣 |
| 第二齣 | 莠謀 |
| 第三齣 | 哭師 |
| 第四齣 | 完節 |
| 第五齣 | 殲寇 |

第六齣

證仙



婉嬋封

破題

南呂引子〔滿江紅〕萼草孤煙正黃昏愁雲團結恰有個靈祠報賽荒墳。碣。帝子璇宮風月陣將軍玉骨胭脂血剩女貞一樹又開花淒涼色。兵初發霜戈折馬初發霜蹄決竟成就王之忠盡妃之貞烈兒女英雄悲往事江山代謝傷詞客。柰銅琶鐵板度歌時燈如雪。

衆庸奴暗招真狗盜

勇元戎明收汗馬功

賢藩王死配忠臣廟

女將軍生膺婉嬋封

第一齣 花陣

大石引子〔東風第一枝〕（二內侍引生王服上）桂殿雲深蘭宮春曉東風吹綠垂楊昇平無事朝回花磚影測宮牆美人金帳笑將軍好武何妨看重重黛繞珠

園溫柔外別有仙鄉。

〔集句〕西閣珠簾捲落暉、八荒無警詔書稀、等閒識得軍中樂、白羽猶能效一揮、孤乃恒邸親王是也、恩邀鳳錄、質秉龍章、譜承朱氏嫡枝、藩列青齊重地、成吟五步、愧無曹八斗之才、有美一人、恰比黃四娘之號、淑妃林氏侍櫛多年、美酒羊羔、黨太尉未能免俗、刀光燭影、孫夫人可與談兵、當茲海宇乂安、正好宮中行樂、因命林四娘帶著宮女演習陣圖、少女可比少男、好色且兼好勇、業經操習數月、聞已步武分明、今日天氣晴和、孤欲前往大閱、並加林四娘一個封號、以專責成、著人前去傳宣、想必來也。

〔玉樓春〕（宮女引旦宮妝上）亭亭玉立天人樣、劍佩珠冠趨彩仗、蛾眉淡掃爲誰容、好畱顏色淩煙上。

（入見介）妾妃林氏見駕、願殿下千歲、（生）平身、（旦）千千歲、（旁坐介）

（生）卿專司闔政、總領羣姬、連日操演陣圖、不知已經熟習否、

大石  
過曲〔念奴嬌序〕（旦）趁芳時、試馬怕繡鞍、春重花枝、抓住游韁、粉黛三千嬌。



滴滴。(妾呵)無端領袖宮嬙。思想束了雲鬟。著了弓鞋女兒。混寫英雄帳。(合)惟願取軍成娘子。陣演鴛鴦。

(旦)殿下昨傳令旨。今日在御園大閱。宮婢早已伺候。請卽扈駕同行。(生)吩咐啓馬者。(衆擁生旦同下。雜扮四太監花帽繡衣執旂四宮女戎服引老旦雉尾花冠小旦滿妝上。(老旦集句)淡紅花帔淺檀蛾。風送宮嬙笑語和。(小旦)三十六宮春戲馬。廟堂今不用干戈。(合)我等乃左右翼長是也。大王傳旨。今日大閱姊妹們。須小心伺候者。(衆應介。老旦小旦)警蹕聲來。想必大王娘娘到也。(衆擺隊生旦上跪接介。生高坐旦旁立介。生集句)碧瓦桐軒月殿開。香車寶馬玉人來。當場擊動漁陽鼓。軍令分明數舉杯。你看旌旂蔽日。戈戟凝霜。煞好一小戰場也。林妃卿日傳令開操者。(旦)領令旨。左右翼長傳令開操。(老旦小旦應介。旦擊鼓衆擺陣介)。

〔前腔〕頭換(生)歎賞。昔日吳宮阿誰教戰。尙須孫武苦推詳。輸與金閨傑。繡閣韜鈴細講。休讓錦繡風高。金山鼓急。壯心不爲粉脂降。(合)惟願取軍成娘子。



陣演鴛鴦（旦擊鼓衆擺陣介）

〔前腔〕

頭換

（旦）蒙獎纖軀弱質。一心妙用。不堪籌運戎行。（怕比那）書生習氣。

伏案（把）兵書死講。須仿誰與當熊。誰曾持節。承恩長得侍賢王。（合）惟願取

軍成娘子。陣演鴛鴦（旦擊鼓衆擺陣介）

〔前腔〕

頭換

（合）瞻仰錦轡星馳。珠旗電掣。叱咤時聞。口舌香風。乍暖。滿園草木

齊芳。堪賞柳拂鞭梢。鶯翻弓影。怕從閒裏負春光。惟願取軍成娘子。陣演鴛鴦。

（旦）軍容草草。甚不足觀。待妾妃親演一番。以供欣賞。何如（生）有勞妃子。

（旦換戎妝介）

中呂過曲

〔古輪臺〕（生）洗紅妝。珠袍小束。細端相。（旦舞刀介）（生）刀光掩映。嬌

模樣。（旦舞鎗介）（生）鴻翻魚漾。這玉腕銀鎗。舞的似梨花月上。（旦射箭介）（生）

雁鏃初號。雕弓細響。纖楊穿處。巧相當。（旦放彈場上墮野雉介）（生）雉翎錦散。

飛丸疾赴。不隄防。（衆舞籐牌上旦持短刀破介）（生）短兵猝接。角聲乍咽。鼓聲

忽壯。（這牌委實的難破也）鐵壘更銅牆。（衆擺陣旦穿陣介）（生）還凝望萬花。



飛舞從天降。

〔旦更衣福介〕卿素習六韜、夙諳三略、宜加勇號、以獎殊勳、著封爾爲媼、嬪將軍、以專闔內之政。〔旦叩首介〕叩謝大王。〔生〕趁此良辰、擺上筵宴、侍女各奏軍中之樂、孤與將軍賀功者。〔旦送酒生正坐旦旁坐老旦擊得勝鼓小旦彈琵琶衆各執樂器席地坐介〕

〔前腔〕頭換〔合〕飛觴名花作隊、玉成行、恍惚似畫鼓、轅門琵琶、氍毹帳、醉臥沙場。〔不羨那〕葡萄新釀、趙女當前、吳姬擁後、漫道軍中氣不揚。將軍爭長、媼嬪頭銜兩字、當趁大旂落日、營門新月、凱歌齊唱。〔撤席介〕殘角送斜陽。〔行介〕塵飄蕩、蹋花歸去、馬蹄香。

〔尾聲〕〔生〕招搖飛到婺星旁。〔旦〕榮封喜沐恩波降。〔主恩高厚、何以酬之、〕請看我身邊、長劍吐寒芒。

第二齣 莠謀

中呂引子〔菊花新〕〔雜扮四嘍囉引淨上〕貪如封豕、毒如豺、亡命偷生、伏草萊、仿

佛宋江才製一頂衝天冠戴。

俺乃寇魁是也。久懷異志。竊據山岡。做了一寨大王。招集四方匪類。本想揭竿起事。因青州城內有個恆王。此人文武全才。不敢徑去送死。寨中有位苟軍師。足智多謀。人稱他是個甚麼諸葛亮。不免喚他出來。一同商議軍士們。  
(雜)有(淨)快請苟軍師。(雜應介)

〔前腔〕(丑道服上)皇天要把殺機開。生了區區應運來。仿佛臥龍才。製一頂綸巾兒戴。

(入見對坐介丑)大王呼喚。有甚軍情。(淨)俺久想興兵下山。只因恆王駐在青州。阻我去路。軍師有何高見。除卻此人。(丑)當今嘉靖皇帝。任用匪人。恆王獨立難支。甚不中用。青州一班紳士。與在下多是故交。待我修書一封。託他們作個裏應外合。(淨)他們都是受過國恩的。怎肯與我出力。(丑)於今世界。非錢不行。只要捨得銀錢。就叫他子弑父。弟弑兄。都是肯的呀。

中呂過曲〔馱環著〕據花花大寨。廣有錢財。彩緞多攜。金銀多帶。(書中我把利害。



說與他們聽。則把筆尖揮。灑名士濟南。多爭看取一個個黃金暗。買管教他納頭便拜。那怕他藩王有備。神機運妙算排。（到後來破了城池。把這些狗男女打的打殺的殺。除將所得的銀錢全數獻出。並要他祖宗掙來的家私獻來買命呀。少不得）碎骨輕敲。腦箍輕戴。

（淨）妙哉此計。必能成功。只是嘍囉們全無紀律。尙須軍師教訓一番。（丑）領命。（立高處介。淨旁立衆走陣介）

〔前腔〕（丑）向青州地界。一湧前來。製了旌旂。備了器械。作氣要推山倒海。先布虛聲。把一夥怕死的官兒嚇壞。（一路上也說不得甚麼秋毫無犯了。）裏脅些少年無賴。搶掠些人家嬌艾。（合）心腸狠。殺運開。剝盡良民。視如草芥。〔尾聲〕（淨）草頭皇帝原無礙。（丑）儘著咱暗地安排。（合）不曾見一個官兵來理會。

### 第三齣 哭師

雙調

〔北新水令〕（儀仗引生上）莽蛟涎。一綫噴江潮。算將來紅羊劫。到大旂殘。



照。裊。戰。鼓。濁。烟。消。寶。劍。橫。腰。倩。誰。人。畫。出。淩。烟。稿。

〔集句〕威雄八陣役風雷、落日愁登大將臺、家散萬金酬死士、安危須仗出羣才、本藩深宮教戰、正爾歡娛、不圖禍起蕭牆、莠民作患、庫無一月之餉、城無一旅之兵、平時武備不修、今日悔之無及、昨紳士們進了招撫之計、就有兩箇毛賊、自願投誠、亦不過暫保目前、並非長策、爲此召集他們一同商酌、長史何在、〔雜〕有〔生〕卽召紳士進見者、〔雜〕扮紳士四人入見、旁坐介生、小王謬列藩封、猝逢賊警、難戰難守、無餉無兵、昨據爾等所言、此賊雖有投誠之意、但未經敗挫、卽肯歸降、爾等可保其不復反麼、

仙呂入  
雙調

〔南步步嬌〕〔雜〕不須勁旅勤搜討、〔臣去說明利害〕口舌輕輕掉、

兵戈禍便消、〔但請殿下親去受降〕回紇見汾陽、馬前拜倒、〔那時呵〕凱唱奏金鐃、〔臣等便〕抽毫把露布從容草、

〔北折桂令〕〔生〕便就是撫了三苗、怕厝火添薪禍根未消、旦夕偷安、這城狐尙叫社鼠、猶跳、〔雜〕他們決志投誠、斷不再反、臣等願以全家相保、王請勿疑、



(生)靖烽煙。但憑談笑又何妨。歃血荒郊準備了。大隊旌旄準備了。小隊弓刀。  
(衆)殿下見了寇魁。須以好言撫之。(生)如果是傾心泥首。自有個好開交。

小王明日出城招撫。爾等須小心防護者。(衆應介掩門)(生先下衆作態齊

下)

〔江南兒水〕(旦宮妝上)鐵馬紛紛鬧。金戈處處囂。女兒家。越俎憂廊廟。(這  
青州呵)一座空城誰與保。(我大王呵)一柱擎天誰人靠。我空抱愁懷徹  
昏曉。恨不把賊貪狼一星摘了。

妾乃嬌嬬將軍林四娘也。幸侍賢王。倏逢亂世。近有跳梁小醜。直逼青州。當  
兵餉不足之時。作苟且圖全之計。這些紳士。其心叵測。所言未必可從。大王  
升帳商量。尙未回宮。好令人焦灼也。(內侍引生上)到此躊躇不能去。諸君  
何以答昇平。(相見介旦)商議軍情。可有頭緒否。(生)紳士們紛紛議論。說  
寇賊已經投誠。籲請孤家出城招撫。(旦)哎呀。寇賊甫經起事。如何就肯投  
誠。大王輕入賊巢。恐中詭計。紳士的話。怎麼聽得呀。(生)也顧不得許多了。



〔北雁兒落帶得勝令〕不隄防豺狼徧地。嗔怕的是鴉鵲同巢。鬧明知他機牽。陷阱牢拚把這頭向刀山掉。〔不料本朝的事一壞至此〕奈深宮聲色惑。當朝望孝陵風雨哭先朝。〔這些紳士之言明知無兵無餉。除了此計。別無良策可施。這不是要君而行麼〕劣紳衿生成泔水鴉。熱夫妻打散同林鳥。〔倘若平安而返〕功高唱刀環同笑倒。〔若是逆賊心懷不軌。孤必不能生還矣〕名高撥餘燼。有魂招〔旦〕妾聽得這些紳士呵。

〔南僥僥令〕活現奸邪貌。生非患難交。赫赫科名皆混鬧。把廉恥與良心都昧了。

依妾愚見。大王以不去爲是。不然。以萬金之體。入不測之鄉。倘有疏虞。悔之何及。〔生〕孤去相機行事。料也無妨。就此出宮去者。

〔北收江南〕咳。玉鞍金鐙待親敲。把身家性命渺鴻毛。〔旦〕妾妃拜送殿下。〔拜介〕同泣介生。亂時小別。免不得淚溼紅綃。〔行介〕向虎穴走遭。心又早壯了。我龍章日角。福力仗天潮。〔內侍同下〕



〔南園林好〕（旦）則望那潑荏符氣吞不驕。（大王呵）俊竹帛大名自標。（這寇賊久蓄逆謀，都是養癰貽患所致。）滿眼是豺狼當道，愛錢的文官是小兒曹，怕死的武將是小兒曹。

（泣介下淨引衆上）如鬼復如蜮，擒賊要擒王。俺寇魁是也，前用苟軍師之計，花些銀錢，買活青州紳士，裏應外合，將恒王賺出城來，埋伏中途，殺他個措手不及，遠遠往見恒王來也。大小嘍囉埋伏者。（衆應介暫下）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侍從引生戎服上）度惡木，轉山坳，行一步一倏僥。（紳士們隨侍前來，一出城時，連影兒都不見了，此番恐中了詭計也。）（欺負俺失運王孫，擁節旄，恰便似海鼇上釣，恰便似引虎離巢。）（這些狗男女想是勾通反賊的呀。）買人心，銅山可靠，嬰法網，鐵面難饒。（孤乃帝胄，天潢受恩深重，倘事有不測，也只得致命遂志矣。）餘一劍致身，須早料在天的祖宗含笑。（寇魁呀寇魁，任你有雪刃霜刀，這鬼門關拚來投到。）

（下內喊殺介衆竿上懸首級引淨上）好了好了，恒王被俺殺了，將他首級

到青州城下、招撫百姓去去、(衆繞場行介)

〔南尾聲〕(合)引羊入俎憑機巧、把四海英雄號召。你看那青州城早被愁雲遮住了。

第四齣 完節

(老旦小旦素甲上)痛哭六軍皆縞素、身畱一劍答君恩。我等乃婁將軍部下、左右翼長是也。大王誤中詭計、深入賊巢、猝不及防、捐軀殉難。城中官紳商議、就想獻了此城。婁將軍聞得此信、已將作內應的擒斬數人、並傳集我們、即刻出城迎敵。只得在此伺候者。(四女將素衣跳舞執械上)

商調引子〔風馬兒〕(旦孝衣執鎗上)痛哭王孫竟不歸、東南半壁誰支歎。將軍灞上真兒戲、拚把珠顏玉骨一例付寒灰。

(集句)禍稔蕭牆竟不知、甘言巧計奈嬌癡。出師未捷身先死、天地塵昏九鼎危。我乃婁將軍林四娘也、莠民作亂、狗黨潛通。大王成致命之忠、小醜作跳梁之計。在城紳士紛紛納款投降、我雖擒斬數人、但羽黨太多、眼見孤



城難保、咳、想我林四娘、雖是女流之輩、常抱節烈之心、生受死重、恩當殉節、與其閉門待死、不如殺賊捐軀、爲此傳集妃嬪、殺上前去、縱令碎身粉骨、亦所甘心、想我大王呵、

過曲

〔金絡索〕鴉號黑月時、龍鬬紅塵裏、列祖神宗、含笑迎孫子、這國殤氣壯、恨壓山低、鳳牒千秋輝姓氏、（大王平時以忠義自許、氣概激昂、今日果做出這番事業出來、）正氣還天地、他報國輕生一劍知、（淚介）頻揮涕、鈍嬋娟、徒自空幃、可憐他一個魂兒、可憐我一個身兒、何日在陰司會、

偌大世界、一片茫茫、何處是未亡人立足之地、不如殉主一死、倒也斬斷葛藤、大王呀、你且在鬼門關略等片時、妾妃就來隨駕的呀、

〔前腔〕如生學唱、隨不死、真無味、泉路非遙、緊緊來尋你、任黃沙、白草、冥風、暗吹、嫩花魂、靠定黃旗底、（此番出戰呵、）攀龍志、遂原無悔、汗馬功成、未可知、（衆姊妹們、衆應介旦、）你們隨我出征、若能殺賊報仇、固是美事、倘變生不測、喪在沙場、你等死在九泉、不要埋怨我呀、（衆）將軍說那裡話來、我等報主

捐軀拚著一死。就是碎屍萬段。不敢埋怨將軍。(旦)好呀。干城倚不枉我平時教戰學。吳姬怯生生一個身兒軟。丟丟一個屍兒打夥子。葬沙場裡。

(老旦小旦綁二雜上)啓將軍。這就是騙大王出城的紳士。請將軍發落。

(雜)娘娘饒命呀。(旦)咳。你這些狗男女呵。

[前腔]名姓達天墀。張口談文史。見了朱提帖耳。兼搖尾。喬妝理學。詐託賢基。綱常氣節空談耳。愧煞你讀書講道鬚眉。氣不及我巾幗英雄義勇師。(我朝待你這些酸丁。那些不好設立)膠庠體。二百年來養著誰。(人生世上呵)流芳的也是一個名兒。貽臭的也是一個名兒。像你們雖倖生。何異死。

左右翼長。將這廝斬首祭奠大王者。(老旦小旦斬二雜介。場上先設靈位)

同祭拜介)

[前腔](旦)清酒奠三卮。素妝提一旅。鐵甲錚錚。濺點皆紅淚。剩俺寡婦並沒孤兒。不願做人。願做鬼。會不見玉顏空死處。燐火青青夜守屍。(行介旦)潛師起。早辦從容就義時。我這劣將軍一命絲絲。他們勇宮嬪一命絲絲。報主恩如。



是耳。

（衆）前面已是賊營了。（旦）奮勇殺上前去。（賊衆上混戰賊敗下）

〔前腔〕（旦）紛紛螻蟻師。擾擾豺狼輩。禁不起玉手輕敲。打破蜂窠壘。（引衆下淨引衆上）正想前去攻城。女將忽來劫寨。幾個女子。幹得甚麼事來。嘍囉們小心截殺者。（老旦小旦上戰敗被殺介旦上戰敗圍介旦）咳。賊子呀。少不得天兵掃盪。靡有孑遺。刀頭添輩無名鬼。（衆喊殺介旦）引頸拚來。尋個死。這死字提他要嚇誰。（戰介）力竭矣。怎能力戰透重圍。（笑介）美王的忠也無虧。美奴的節也無虧。同一笑。黃泉底。（拔劍連殺數賊介）

〔尾聲〕明明白白。今朝死。可算得千秋奇女子。（這青州死難的）除了我。嬌嬋將軍更有誰。（自刎下衆歡笑下）

### 第五齣 殲寇

〔四將引末甲冑上〕（集句）削平妖孽在斯須。一將功成萬骨枯。行望鳳京旋凱捷。風雲常爲護儲胥。老夫孔有微。曲阜人也。家承詩禮。幼習韜鈴。只因

小醜跳梁、重煩大兵進討、可恨青州城內、一夥官紳、或作內應於事先、或獻城池於事後、害的恆王夫婦、合室捐軀、就是那些宮嬪、無不捨身殉難、忠孝節義、萃於一門、真不愧天潢貴胄也、想我山東省、本是聖人之鄉、不料出了匪人、我輩未免減色、老夫毀家紓難、獨起義兵、朝廷放來靖逆將軍、與老夫相機進剿、連日大勝、賊勢已窮、又令老夫前去誘敵、大兵埋伏山後、一鼓成擒、鄉勇們奮勇上前者、（衆應介）

呂中  
〔榴花泣〕（末）書生戎馬、原爲梓桑謀、那怕他琵琶腿、玳瑁頭、（青州城外好荒涼也）角聲吹破一天秋、濁煙塵斜日荒邱、（這一隊鄉勇呵）小觀兜鍪不似那大將軍、逃生偏善走、（我孔家呵）卻萊兵威振齊侯、問軍旅可曾學否。

（淨引衆上）老孔敢和我再戰幾合麼、（末）有膽的毛賊、放馬上來、（戰介末佯敗淨追下）

〔前腔〕（小生戎服引兵上）少年籌筆、深夜倚危樓、將星朗、賊星收、穿墳提出



血骷髏怕翻了鼇背神州。

小將靖逆將軍是也。叨蒙重寄，獨領雄兵，幸遇孔君募勇相助，屢獲勝仗，賊勢已窮，今已定下一謀，作一鼓成擒之計，命他前去誘敵，我以伏兵擊之，定能成此大功也。

打碎金甌，奠乾坤，出自誰人手。（埋伏介）趁蒼鷹酣眠臂韉，息干戈但須杯酒。（末）上淨戰敗，末追下小生。上淨被圍，小生殺淨，提首級下。末擒丑上小生，上相見介。末：恭喜將軍殺賊立功，今之汾陽也。（小生）豈敢，若非老先生相助，焉能成此大功。

〔前腔〕枯棋彈罷，刳局一枰收。（衆獻首級介。末）軍政記功者，一例長城窟。青海陬，鄉心竟賦大刀頭，羨麒麟應畫公侯。（小生）這是寇魁的首級，將他懸竿示衆者。（衆應介。末）整理青疇，害苗條霜鏹須刈莠。（鄉勇們將荷賊梟示者）（衆應介。小生）甚軍師羽扇巾韞，笑將軍不妨屠狗。

（末）賊黨已除，請卽入城安民，辦理善後，只可惜恆王及林妃等爲國捐軀。

不曾收掩遺骸、尙是缺典、（小生）前日有幾個小民、來營納款、說他們曾倡義舉、收得恆王及林妃屍首、妥爲掩埋、一撮香泥、大可爲忠魂吐氣也、（末）這卻難得之至、我輩尙須前去拜奠者、（小生）有理、（行介）

〔前腔〕三杯。邨。釀。同。拜。國。殤。坵。新。魂。哭。故。鬼。愁。〔林妃呵〕忘。不。了。春。風。明。月。舊。妝。樓。破。珠。簾。珊。瑚。墜。鉤。冥。中。凍。骨。共。衾。裯。算。雲。車。風。馬。連。鑣。又。〔這墳堆呵〕冷。漆。燈。通。明。透。幽。問。一。樹。冬。青。栽。否。〔同下〕

### 第六齣 證仙

（四女將執旂旛引老旦小旦神裝上）（集句）憶昔狂童犯順年、仙人曾此話桑田、傷心一覺興亡夢、舉國繁華委逝川、我等乃媿嬖將軍麾下、左右翼長是也、生作國殤、死登仙錄、今因奉到聖旨、敕建忠烈專祠、奉祀大王及媿嬖將軍二位、就是我們與難宮女、也得配饗千秋、鉅典輝煌、好不體面、茲乃迎神吉日、你看大王娘娘、按下雲頭、雙雙俱到也、

仙呂過曲

〔入聲甘州〕（生旦神裝上）百年一霎、歎英雄兒女、同付塵沙、神仙眷屬、



兵戈鬧裏年華。海天兜率何處家。富貴功名成鏡花。休嗟。博裏忠曠典恩加。

（生集句）浮生共是北邙塵。試瀝椒漿合有神。（旦）多難始應彰勁節。九天雨露又重新。（生）出掌藩封。旋遭凶燄。生愧旂常之績。死邀俎豆之榮。今當迎神入廟之期。索須與媼嬖將軍同走一遭者。（旦）妾妃陪駕。（衆行介）

〔前腔〕（合）冤魂鵲化。聽聲聲唬血。灑徧天涯。（作入廟介）荒祠半壁。夕陽古木。寒鴉香烟裊風一綫斜。羽葆紛紛初駐車。（生）你看這些文武官員都來祭奠也。（合）喧譁。渾不是濁酒邨茶。

仙呂入  
雙調

〔孝南歌〕（附末扮文官淨扮武官上）恩綸下。異數加。忠臣烈婦帝王家。宸濠合愧他。婁妃也遜他。（我輩呵）同來奠。我等奉旨祭奠恒王及林妃二人。就此行禮者。杯酒進流霞。春秋祀不差。把文武官都慟煞。（下）

〔前腔〕（末副淨白鬚扮老民上）紙錢化。遺恨賒。小秦王曲按悲笳。（末）我這青州自來了恒王。苛政皆除。民安若堵。逆賊犯順。他夫婦兩個爲國捐軀。於今賊已蕩平。建了專祠一所。老哥。我們前去祭奠。祭奠何如。（副淨）有理。請了。（

合。恩。波。久。沐。他。忠。魂。合。享。他。同。來。報。社。〔拜介〕杯。酒。進。流。霞。桐。鄉。祀。不。差。把。父。老。們。都。慟。煞。〔下〕

〔前腔〕〔丑小生扮內侍上〕老。常。侍。內。官。家。清。明。寒。食。好。春。華。〔咱乃恒邸內監是也、從前大王娘娘、待咱們極有恩典、後來盡忠報國、建立專祠、須去拜奠一番、以表舊人之意想大王呵〕天。潢。困。苦。他。〔娘娘呵〕宮。闈。賴。有。他。〔拜介〕同。來。參。駕。杯。酒。進。流。霞。宮。人。祀。不。差。把。奴。婢。們。都。慟。煞。〔下〕

〔前腔〕〔老旦小旦邨妝上〕傷。鳳。鬢。弔。宮。娃。芊。芊。芳。草。玉。鉤。斜。〔我們都是爲林娘娘來的呀〕生。前。未。見。他。閨。中。苦。羨。他。同。來。觀。化。〔福介〕杯。酒。進。流。霞。閨。人。祀。不。差。把。婦。女。們。都。慟。煞。〔下〕

〔生〕你。看。香。雲。郁。郁。淚。雨。紛。紛。可。謂。人。心。不。死。矣。〔旦〕雖。然。如。此。大。王。身。後。又。靠。何。人。與。我。朝。出。力。尙。須。奏。明。玉。帝。早。生。將。種。以。救。時。艱。幸。勿。笑。修。到。神。仙。猶。抱。杞。人。之。慮。也。〔生〕就。此。赴。通。明。殿。去。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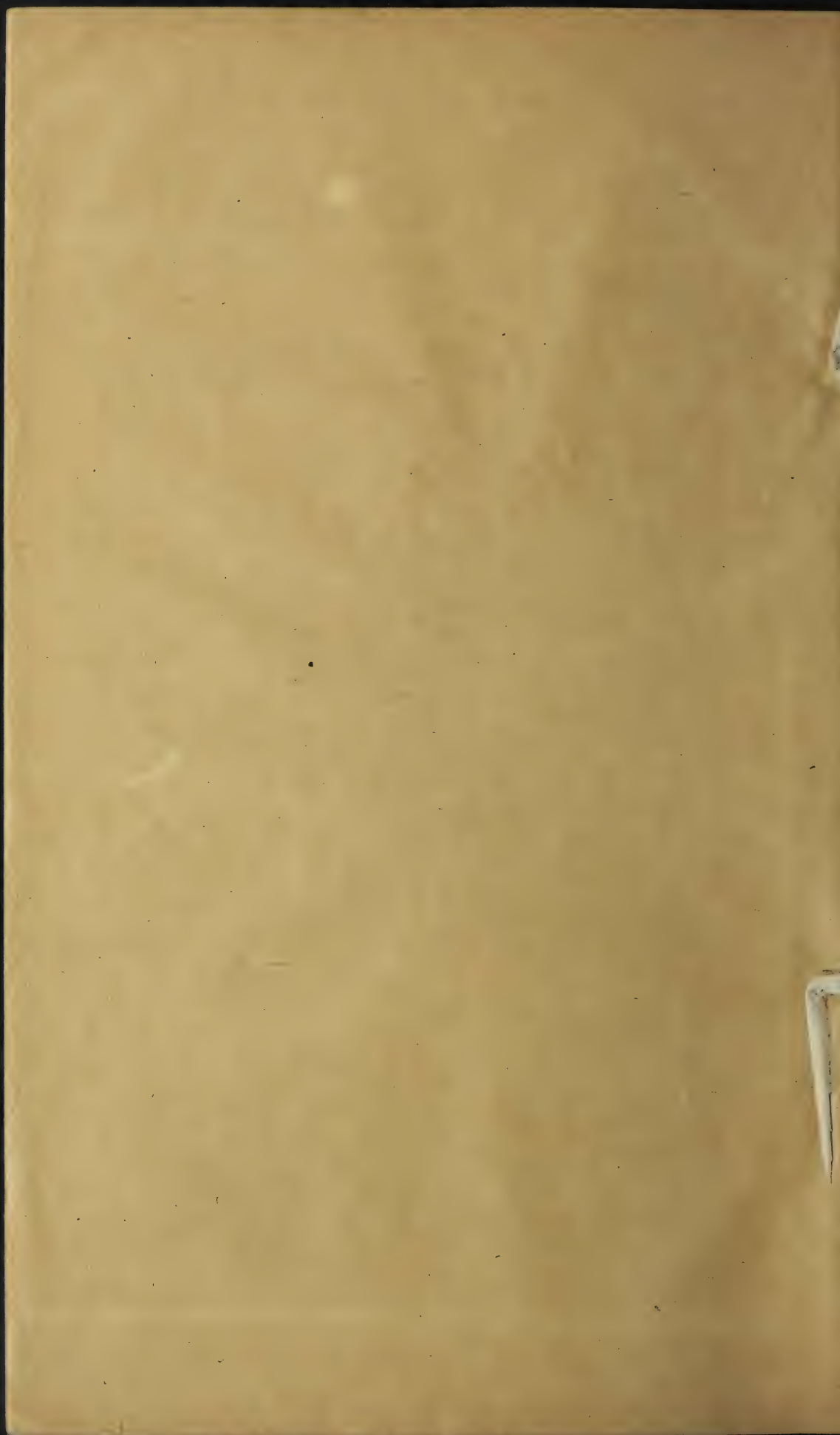
〔尾聲〕肩。頭。重。擔。雙。雙。卸。小。朝。廷。大。局。誰。支。架。〔旦〕〔這些做武將、統雄兵的、



都不足恃的呀、不是我婉嬪將軍小覷他（衆同下）

香豔叢書十一集卷三終









香豔叢書

第十一集





H2  
1729  
H25  
V.11  
香豔叢書

十一集卷四

玄妙洞天記

夫人生若夢耳。至楚襄薦枕于高唐。淳于獲配于南柯。余始不信以爲寓言。近余之夢。有類于是。乃始信其真有耳。然高唐一夜。南柯片時。未足爲異。乃余之所夢。有足紀者。伊昔夏夜。爰坐蕭館。厭世俗之陳言。攬神仙之往牒。既感于劉晨阮肇。遂暨乎蘭香智瓊。當吾之世。庶幾一遇。悠然興慨。頽爾思臥。甫就枕間。房輒游神異境。覩金殿之嵯峨。仰珠宮之璀璨。樓台瀕水。則蓬萊彷彿。戶牖繞山。則赤水依稀。有璇璣玉柱。榜曰玄妙洞天。見一少女獨立于中。舞袖飄于輕颺。廻裾散乎芳芷。溫兮美璧。豔兮奇葩。或鳴珮而微步。或倚屏而遙睇。余去匪遠。佯爲不覺。舉袂障面。若啼若泣。轉身頓足。欲舞欲歌。徘徊久之。朗然高咏。其詞曰。歡非有歎。親自不來。彼何人也。兩心是懷。惟君與妾。雙雙不散。姺女既嫁。得國之半。其聲嫋嫋。如絲如竹。歌已命侍兒傳語曰。與君有緣。把臂密邇。今時



未至。請速退矣。余心異之。翻然而醒。於是曙色橫于窓櫺。棲鳥鳴于林木矣。自是之後。不數夕一夢。其事之奇。不敢輕泄。至所歌之詞。聊藉于此。以示好事。失其邂逅之詳。自有私志。其謁金門詞曰。眞堪惜。錦帳夜長虛擲。挑盡銀燈情脉脉。綉花無氣力。女伴聲停刀尺。蟋蟀爭吟四壁。自起捲簾窺夜色。天青星欲滴。其臨江仙詞曰。飛盡流螢無興撲。扇兒閒却秋風。遶山夜半又聞鐘。解衣斜對影。欲寢恨牀空。淒斷銀缸渾欲滅。數聲窗外孤鴻。夜涼如水出簾櫳。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其山花子詞曰。剖得新橙擲繡筐。釀成美酒覆閑房。寒閨無計會蕭郎。夜色暗隨鴻雁後。秋光爭繞菊花傍。滿城風雨近重陽。其玉樓春詞曰。韶陽欲暮鶯聲碎。望遠凭闌傷妾意。雜花滿地繡成裯。人在繡茵深處醉。妾非飛鳥無雙翅。空想郎邊芳艸媚。願爲柳絮倩東風。吹向郎身撩亂墜。其踏莎行詞曰。香罷宵薰。花姑晝賞。粉牆一丈愁千丈。多情春夢苦拋人。尋郎夜夜離羅幌。好句刊心。佳期束想。甫愁春到還愁往。消魂細柳一時垂。斷腸芳艸連天長。其臨江仙詞曰。花影半簾初睡起。繡鞋着罷慵移。窺粧強把綠窗



推。隔花雙蝶散。猶似夢初回。纖指彈甌呼女伴。出簾聊共徘徊。閑將羅袖倚  
朱扉。樓台臨水處。日午燕爭飛。其菩薩蠻詞曰。蘭閨日永花慵繡。紗窗獨倚垂  
羅袖。燕子做巢忙。詩成難寄郎。新篁窺綠水。荷蕊青無比。風煖不知吹。游絲  
自在飛。其踏莎行詞曰。佳約憂乖。韶光難駐。柳絮飛盡江頭樹。朝來爲甚不鉤  
簾。落花鋪滿簾前路。春賞未闌。春歸何遽。問春歸向何方去。有情燕子不同  
歸。呢喃獨伴春愁住。其孤鸞詞曰。蝦鬚初揭。正寺日停鐘。窗風鳴鐵。懶自梳粧。  
亂挽髻兒非滑。追想昨宵瞥見。有多少動情誰說。枉在屏風背後。立歪羅襪。  
聽玉人言去。苦難泄。任樹上黃鶯。歌道離別。強欲排餘恨。反寸腸悲裂。試使侍  
兒挽住。想未離畫橋東折。傳道行踪已遠。但垂楊烟結。其蝶戀花詞曰。梳罷曉  
妝屏上倚。欲把金針。玉腕嬌亡比。不捲珠簾窺竹裏。翠禽飛下闌干嘴。步向  
荷缸閒弄水。荷葉田田。似有清香起。照面水中私自喜。芙蓉四月先開矣。其踏  
莎行詞曰。玉臂寬環。紗衫緩鈕。綉床針線無心久。豹頭枕冷麝蘭輕。蝦鬚簾靜  
塵埃厚。紫燕風頭。黃梅雨後。柳條亂拂長江口。但言羃歷柳如烟。誰知搖曳



愁如柳。其玉蝴蝶詞曰。爲甚夜來添病。強臨寶鑑。憔悴嬌慵。一任釵斜鬢亂。永日薰風。惱脂消榴紅徑裏。羞玉減粉蝶叢中。思悠悠。垂簾獨坐。倚遍熏籠。朦朧。玉人不見。羅裁囊寄。錦寫牋封。約在春歸夏首。依舊各西東。粉牆花影來疑是。羅帳雨夢斷成空。最難忘。屏邊瞥見。野外相逢。其眼兒媚詞曰。石榴花發尙傷春。草色帶斜曛。芙蓉面媚。蕙蘭心病。柳葉眉顰。如年長晝。雖難過。入夜更消魂。半窗淡月。蛙聲鳴鼓。一個愁人。其踏莎行詞曰。紅葉空傳。赤繩未綰。天涯可見人難見。綠窗病起。落梅繁玉簫夢斷。行雲短。波眼將穿。柳腰似剗。寂寥偏與東風管。水仙愁絕。翠圍寒。春雲空谷。蘭香遠。其玉樓春詞曰。空閨日夜和塵閉。郎馬何時門外繫。愁中眉讓遠山長。病裡腰添垂柳細。如烟一種津頭樹。可喜誰知還可怒。榆錢難買少年回。柳絮能牽幽夢去。其念奴嬌詞曰。鴛幃睡起。正飛花蘭徑。啼鶯瓊門。對鏡梳粧。愁見那。怯怯容顏瘦弱。一自仙郎題詩寄簡。屢訂西廂約。牆花拂影。獨眠何事如昨。誰憐潘果空投。賈香難與。愁腸安托。帶眼輕拴。須看取楊柳腰肢如削。珠履玲瓏。羅衫雅淡。件件無心着。何時



斷見得償。今日蕭索。其踏莎行詞曰。花徑爭穿。珠簾屢認。正逢梅雨芹泥潤。畫梁無處可安巢。玉纖爲把花枝襯。社日纔來。端陽已近。尋巢爲甚偏遲鈍。算來一似鳳鸞期。蹉跎漸覺無眞信。其臨江仙詞曰。昨夜驚眠梅雨大。枕前窗上頻敲。天明番覺夢魂遙。起來看女伴。薰袖已香消。雲鎖房櫳烟鎖竹。捲簾水濕絞綃。菱花底照拂眉稍。玉梳雲髮潤。不喜上蘭膏。弁丘道人曰。玄之夢遊。必有所爲。難于顯言。託之華胥耳。何詞之多而佳也。一至此哉。不然則關關乍覺。屏合在傍。觀寶夢回。玉簪匪妄。人間固有此眞夢。則吾不可得而知矣。

卷四

十一集



西湖遊幸記

元 周密

淳熙間。壽皇以天下養。每奉德壽三殿。遊幸湖山。御大龍舟。宰執從官以至大璫應奉諸司及京府彈壓等。各乘大舫。無慮數百。時承平日久。樂與民同。凡遊觀買賣。皆無所禁。畫楫輕舫。旁午如織。至於菓蔬羹酒。關撲宜男戲具。鬧竿花藍。畫扇綵旗。糖魚粉餌。時花泥嬰等。謂之湖中土宜。又有珠翠冠梳。銷金綵段。犀鈿髹漆。織藤窰器。玩具等物。無不羅列。如先賢堂三賢堂四聖觀等處。最盛。或有以輕橈。趁逐求售者。歌妓舞鬟。嚴粧自銜。以待招呼者。謂之水仙子。至於吹彈舞拍。雜劇雜扮。撮弄勝花泥。凡鼓板投壺。花彈蹴鞠。分茶弄水。踏混木撥盆。雜藝散耍。謳唱息器。教水族飛禽水傀儡。鬻道術烟火起輪走線流星火爆風箏。不可指數。總謂之趕趁人。蓋耳目不暇給焉。御舟四垂。珠簾錦幕。懸掛七寶珠翠。龍船梭子。鬧竿花籃等物。宮姬韶秀。儼如神仙。天香濃郁。花柳避妍。小舟時有宣喚賜予。如宋五嫂魚羹。嘗經御賞。人所共趨。遂成富媼。朱靜佳六言。



詩云柳下白頭釣叟。不知生長何年。前度君王遊幸。賣魚收得金錢。往往修舊京金明池故事。以安太上之心。豈特事遊觀之美哉。湖上御園南有聚景真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壺。然亦多幸聚景焉。一日御舟經斷橋。橋旁有小酒肆。頗雅潔。中飾素屏風。書風入松一詞于上。光耀駐目。稱賞久之。宣問何人所作。乃太學生俞國寶醉筆也。其詞云。一春長費買花錢。日日醉湖邊。玉驄慣識湖邊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裡鞦韆。暖風十里麗人天。花壓鬢雲偏。畫船載酒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重携殘酒。來尋陌上花鈿。上笑曰。此詞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因爲改定云。明日重扶殘醉。則迥不同矣。卽日命解褐云。

西湖天下景。朝昏晴雨。四序總宜。杭人亦無時而不遊。而春遊特盛焉。承平時。頭船如大綠間綠十樣錦。百花寶勝明玉之類。何翅百餘。其次則不計其數。皆華麗雅靚。誇奇競好。而都人凡締姻賽社會親送葬經會獻神任恩賞之經營。禁省臺府之囑託。貴璫要地大賈豪民。買笑千金。呼盧百萬。以至癡騃子密



約幽期。無不在焉。日糜金錢。靡有紀極。故杭彥有銷金鍋兒之號。此語不爲過也。

都城自過收燈。貴游巨室。皆爭先出郊。謂之探春。至禁烟爲最盛。龍舟十餘。綵旗疊鼓。交午曼衍。粲如織錦。內有曾經宣喚者。則錦衣花帽。以自別於衆。京尹爲立賞格。競渡爭標。內璫貴客。賞犒無算。都人士女。兩堤駢集。幾於無置足地。水面畫楫。櫛比如魚鱗。亦無行舟之路。歌謠簫鼓之聲。振動遠近。其盛可以想見。若遊之次第。則先南而後北。至午則盡入西泠橋裏湖。其外幾無一舸矣。弁陽老人有詞云。看畫船盡入西泠。閒却半湖春色。蓋紀實也。旣而小泊斷橋。千舫駢聚。歌管喧奏。粉黛羅列。最爲繁盛。橋上少年。郎競縱紙鳶。以相勾牽剪截。以線絕者爲負。此雖小技。亦有專門。爆仗起輪走線之戲。多設於此。至花影暗而月華生。始漸散去。絳紗籠燭。車馬爭門。日以爲常。張武子詩云。帖帖平湖印晚天。踏歌遊賞錦相牽。都城半掩人爭路。猶有胡琴落後船。最能狀此景。茂陵在御。略無遊幸之事。離宮別館。不復增修。黃洪詩云。龍舟大半沒西湖。此是先

皇節儉圖。三十六年安靜裏。權歌一曲在康衢。理宗時亦嘗製一舟。悉用香楠木。搶金爲之。亦極華侈。然終於不用。至景定間。周漢國公主得旨。偕駙馬都尉楊鎮汎湖。一時文物亦盛。髣髴承平之舊。傾城縱觀。都人爲之罷市。然是時先朝龍舫久已沉沒。小舟號小烏龍者。以賜楊郡主之故。尙在其舟平底有柁。製度簡朴。或傳此舟每出。必有風雨。余嘗屢乘。初無此異也。



西湖六橋桃評

曹之璜中玉

桃花惟六橋稱最。友人陳子。賞其陰晴朝暮。極目萬態。遂著六則寄予。予笑曰。茲固以花異乎。異者特其地耳。因更以六則廣之。

一時之勝

蓮宜暑。近于趨炎。似乞士。菊宜霜。近于炫節。似狷者。梅宜雪。近于耐寒。似苦衲。桃則不然。不欲與凡卉同馨。桃無香亦恥與花王競艷。賢者樂之。聖人取焉。浴乎沂。風乎舞雩。疑賞桃也。

二地之勝

秦人源上。跡絕于漁郎。仙女天台。緣消于劉阮。固物之不幸已。六橋以烟月之迷津。吐繽紛之藻麗。如瓊娥艷質。瀟灑于閨苑瑤宮。恩之以土室荆扉。弗稱矣。

三遇之勝

有秀色必負奇觀。蓋絳仙與幽蘭異性也。莫俗于河陽。莫辱于玄都觀裡。六橋

稱勝遇矣。然浣紗人絕代。艷姿不遇。吳宮終苧蘿。一老婦耳。花神有知。應生感歎。

四友之勝

桃李同稱。猶梅與竹松共友耳。獨西子湖濱紅衣人。蓋與柳絲縈繫者也。絳雨綠雲。爛然如石家錦幃。豈白公蠻素統婢子千群耶。吁盛哉。

五韻之勝

崑谷花亂于樵客。禁苑花累于嬖人。孤館花泣落。于薄命之婦。幾不韻矣。六橋花不然。映帶則袖翠唇丹。撩亂則凝雲吐雪。清冷則激羽流觴。正如金谷筵開。不可以村郎攔入者也。韻矣哉。

六俊之勝

花花耳。六橋花能泣。能笑。能言。其烟雨繽紛。柔脂零落。能泣。其水淨霞明。紅粧綽約。能笑。其雲停風霽。芳顏欲醉。能言。至若以妙妓寒鶯代泣。以簫管絃索代笑。以韻人筆舌代言。尤俊事矣。



續髻鬟品

梁安鮑協中義孚著

奉聖髻

漢高祖令宮人梳奉聖髻。馬縞中華古今注

三角髻

上元夫人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武帝內傳

太華髻

七月七日王母至。帶靈飛大綬。腰佩分景之劍。頭上太華髻。戴太真晨嬰之冠。

武帝內傳

新興髻

趙合德乃飛燕妹。與合德皆絕色。召入宮。新沐。沉香水爲卷髮。號新興髻。飛燕外傳

四起大髻

明帝馬皇后美髮。爲四起高大髻。但以髮成。尙有餘繞髻三匝。眉不施黛。獨左

眉角小缺。補之如粟。東觀記

高髻

長安語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靈蛇髻

甄后既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梧子大。不傷人。每日后梳粧。則盤結一髻形於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爲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號爲靈蛇髻。宮人擬之。十不得一二也。伊世珍  
娜嬛記

翠眉警鶴髻

魏宮人好畫長眉。今多作翠眉警鶴髻。崔豹古  
今注

擷子髻

晉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繪急束其髮環。名曰擷子髻。始自宮中。天下翕然化之也。搜神  
記

兩丸髻



王曇首年十四五。便歌。諸妓向謝公稱歎。公欲聞之而無由。諸妓又向王說謝公意。謝後出東府土山上。王時作兩丸髻。著袴褶騎馬往土山下庾家墓林中。作一曲歌。卒曲便去。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世說

迴心髻 歸眞髻

梁天監中。武帝詔宮人梳迴心髻。歸眞髻。馬縞中華古今注

秦羅髻

耻學秦羅髻。羞爲樓上粧。梁簡文帝倡婦怨樂府

叉手髻

室韋國女婦束髮作叉手髻。北史室韋傳

陸羅髻

煬帝宮人爲長蛾。司宮吏日供螺子黛五斗。號陸羅髻。南部烟花記

朝雲近香髻

隋大業中。令宮中梳朝雲近香髻。歸秦髻。奉仙髻。節暈髻。馬縞中華古今注

城裏髻

高高城裏髻。我我樓上粧。薛道衡詩

反首髻

元和初。有士人見古屏上婦人。悉于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却。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鬟者曰。如何是弓腰。歌者曰。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酉陽雜俎

囚髻

僖宗時。內人束髮極急。及在成都。蜀婦人效之。時謂爲囚髻。唐書五行志

我髻

唐昌觀舊有玉藥花。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綉綠衣。乘馬我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婉。迥出於衆。直造花所。玉藥辨證

秦氏髻

我我秦氏髻。皎皎洛川神。浣花集



宮樣髻

侍婢休梳宮樣髻。蕃童新改道家名。于鵠送唐節度歸山詩

古時髻

可知將來對夫婿。鏡前學梳古時髻。王建詩

烏墮髻

何處琵琶絃似語。誰家烏墮髻如雲。長慶集

長髻

又有長髻種。棟鋒種。皆額前爲長髻。下過臍。行以物舉之。君長則二女在前。共舉其髻乃行。唐書南蠻驃傳

合髻

鄭餘慶探唐士庶吉凶書疏之式。雜以當時家人之禮。爲書儀兩卷。事出鄙俚。其婚禮親迎。有女坐婿鞍合髻之說。尤爲不確。五代史雜傳

黃包髻

娶婦媒人有數等。中等帶冠子黃包髻。背子或只繫裙。手把青涼傘。皆兩人同

行。東京夢  
華錄

仙人髻

百官上壽第七盞勾女童隊。入場四百餘人。或戴花冠。或仙人髻。鵲霞之服。或  
卷曲花脚幞頭。四契紅黃生色銷金錦綉之衣。結束不常。莫不一時新粧。曲盡  
其妙。東京夢  
華錄

危髻

近李西美帥城都。士陳甲者。館於便齋。夜月色中有危髻古裳婦人。數輩語笑  
前花圃中。有甚麗者。誦詩。聞見  
後錄

一尺髻

古粧我我一尺髻。木盞銀杯邀客舟。陸劍  
南集

三十六髻

宣和中童貫用兵燕薊。敗而竄。一日內宴。教坊進伎爲三四婢。首飾皆不同。其



一當頭爲髻曰蔡太師家。人其一髻偏墜曰鄭太宰家。人又一人滿頭爲髻如小兒曰童大王家人也。問其故。蔡氏者曰太師觀清光。此名朝天髻。鄭氏者曰太宰奉祠就第。此名懶梳髻。至童氏者曰大王方用兵。此三十六髻。齊東野語

### 千載髻

薩都刺石夫人詩云。綠鬢懶梳千載髻。朱顏不改萬年春。天錫集

### 花髻

新主出時。諸軍馬擁其前。旗幟鼓樂踵其後。宮女三五百。花布花髻。手執巨燭。自成一隊。雖白日亦照燭。真臘風土紀

### 肉髻

世尊從肉髻中湧出百寶光。光中湧出千叶寶蓮。楞嚴經





# 瓊花集序

吾揚瓊花。世傳海內一本。信矣。今花久枯悴。騷人墨士。各以傳聞爲據。或謂卽玉蘂。或謂卽聚八仙。或謂漢前已有茲花。或謂隋煬帝。以觀花來幸江都。以余考之。皆非也。蓋瓊花形色。微類八仙。瓊花異香芬郁。八仙無香也。若唐人所謂玉蘂。則與之大異矣。矧長安之唐昌觀集賢院。潤州之招隱山。其時皆有玉蘂。惡在其爲一本者乎。宋至道中。王元之守揚州。作瓊花詩。其叙云。不詳何木。俗謂瓊花。若卽爲玉蘂。元之何以云不詳何木耶。自後韓魏公。劉原父。鮮于子駿。相繼賦咏。歐陽永叔。又作亭花上。扁曰無雙。由是遐陬絕壤。無不知我揚有瓊花矣。若五代以前。花之有無。靡可考見。乃以大業荒游。歸咎茲花。目爲亡國之祥。其誣不已甚乎。且煬帝東巡諸所。詭異之跡。備載南部烟花記諸書。當時果有茲花。其事尤爲殊艷。師古輩顧肯略之而弗錄耶。蓋兵火薦更。郡志散佚。閭巷之談。遞爲口實。遂令絕代之芳。永蒙不根之誚。惜哉惜哉。成化中。浙人有爲瓊花集者。止據黃冠舊簡。潦略成編。雖知隋事之誣。而猶踵延元封號之謬。中



間所載李衛公劉夢得詩。俱咏玉蘂花者。餘篇悉用兔園俚語。冒稱唐宋名公之作。予少讀而疑之。然未敢以語人。近里人有購得寶祐維揚志者。茲花始末具在其詩篇。斷自王黃州與隋事。略不相涉。予乃釋然自喜。遂手自鈔錄。復命仲兒守貞。遍考羣籍。增所未備。舊錄質篇。悉爲芟汰。又刪潤考證諸語。冠於簡端。于是花事粲然可睹。間以質諸太僕蜀岡盛公。公曰。此瓊花實錄也。是錄出花之誣。不辨而自明矣。嗟乎。昔予遊兩都。四方人士。無不問予茲花者。予與花均爲揚產。不能悉其事。以對。心甚愧之。茲新集告成。揮麈之餘。藉爲談助。豈非考古之一證乎。快哉。或曰。集中詩賦諸篇。得失互異。今槩爲收錄。靡所銓擇。何耶。曰。考證詳矣。讀考證而諸篇之得失可知矣。作者俱古今名人。烏得而去取之哉。本朝訖於宏治。近者不錄。吾郡人作者甚多。盡載之。涉於冗。非纂述之體。擬別爲一集云。嘉靖乙未季秋日江都玉齋曹璿序。



瓊花集一

郡人曹 璿玉齋纂

考證

王元之宋至道二年知揚州瓊花詩叙曰。揚州后土祠。有花樹一株。潔白可愛。不知何木。

俗謂之瓊花。瓊花見於名人題詠始此。宋子京宋次道失於詳攷。乃謂即唐之

玉藥。宋景文筆記曰。維揚后土廟有花曰玉藥。王禹偁愛賞之。更稱曰瓊花。按

曰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或曰自唐所植。即李衛公玉藥花。詩所謂玉藥花也。舊不

移徙今京師亦有之。○蔡寬夫詩話曰。李衛公玉藥花。詩所謂玉藥花也。舊不

今招隱無復此花。詢之土人。皆莫知爲何物。或云。即今揚州后土祠瓊花是也。

而尤延之全唐詩話。又謂揚州唐昌觀。是以蕃釐爲唐昌也。謬亦甚矣。

周益公必大曰。唐人甚重玉藥。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亦有之。予往

因親舊。自鎮江招隱來。遠致一本。條蔓如茶蘼。種之軒楹。冬凋春茂。柘葉紫莖。

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樹。花苞甚微。經日漸大。暮春方開。八出。鬚如冰絲金粟。花

心復有碧筍狀。類膽瓶。其中別抽一英出衆鬚上。散爲十餘藥。猶刻玉然。花名



玉蕊。乃在於此。羣芳所未有也。宋子京劉原父宋次道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爲瓊花。王元之知揚州。但言未詳何木。俗呼爲瓊花。子京何故以誣元之。蔡君謨疑作寬大又引晏同叔之言以爲證。甚無謂也。劉夢得雪藥瓊絲之句。最爲中的。

何必拘李善赤玉爲瓊之注耶。劉詩咏玉藥花益公謂詠瓊花誤矣

寶祐維揚志曰。唐朝唐昌觀有玉藥花。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唐內院亦有玉藥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同賞。故德裕詩曰。玉藥天中木。金閨昔共窺。傳師和曰。曾對金鸞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藥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予賞翫。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矣。東坡瑞香詞。有后上祠中玉藥之句者。非謂卽玉藥花。謂瓊如玉藥之白爾。宋學士敏求長安志曰。長安業坊唐昌觀有玉藥花。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繡衣。垂髻雙鬟。無簪珥。以飾容色。婉婉迴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皆外髻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馥馥。聞於十步之外。觀者疑有玉峯之期。自視可以行矣。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過。謂黃冠曰。曩有玉峯之期。自視可以行矣。良久。令小僕取花。覺烟飛鶴唳。景物輝煥。舉轡不數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時。嚴休復元稹劉禹錫白居易俱



有詩嚴休復詩終日齋心禱玉宸魂銷目斷未逢真不如滿樹瓊瑤笑對藏  
 花洞裏人羽和羸女偷來鳳去時洞中潛歛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是  
 雲鬟白得知元稹和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引出花七香車攀枝弄雪問長  
 嚴郎卜得間知易斜雪瓊絲滿院春衣輕步異香不塵君平簾下徒相問白  
 卻簫別人有日楊巨源詩晴空素艷照霞飛阿母宮中見亦稀應共聞將  
 吹簫別宮上玉花春歸九藉詩雲中紫鳳裏玉塵飛阿母宮中見亦稀應共聞  
 草獨來偷折一枝歸詩雲中紫鳳裏玉塵飛阿母宮中見亦稀應共聞將  
 有斑斑無復九天花武元衡詩琪樹年鳳玉蕊尋仙來洞宮飛輪迴處無蹤跡  
 雪獻花無復九天花武元衡詩琪樹年鳳玉蕊尋仙來洞宮飛輪迴處無蹤跡  
 舊邸花無復九天花武元衡詩琪樹年鳳玉蕊尋仙來洞宮飛輪迴處無蹤跡  
 香來處唯見階前碎月明王建詩一樹瓊花散玉蕊尋仙來洞宮飛輪迴處無蹤跡  
 藥天中樹金閨共昔窺英○李衛公德裕潤州招隱廊觀點雲輕時落英鋪地  
 來想顏色還似憶大瓊枝自注曰內署沈夫所居此門前有樹每歡歲月移今  
 旋久方集庭際對金鸞直詔之月邀予共玩又云近樹吳人不識因予嘗玩年  
 得此名沈酬詩會對金鸞直詔之月邀予共玩又云近樹吳人不識因予嘗玩年  
 密衰容日意將侵勞君想華髮僅欲不勝簪○白居易惜烟葉動搖深素萼年  
 校書賢讐校無暇日落盡瑤花君不知辭江少虞皇朝類苑曰孫冕在揚州使  
 枝集賢讐校無暇日落盡瑤花君不知辭江少虞皇朝類苑曰孫冕在揚州使  
 人訪求瓊花山中甚多但歲苦樵斧野燒故木不得大而花不能茂耳孫傷之  
 以詩曰可憐遐僻地常化燎原灰紹熙廣陵志曰類苑此說蓋誤以八仙花爲  
 瓊花也。八仙花雖類瓊花而瓊花之香如蓮花可愛雖剪折之餘韻亦不減此



八仙之所無也。

鄭興裔

淳熙十五年知揚州

曰。瓊花大而瓣厚。其色淡黃。聚八仙小而瓣薄。其色微青。不

同者一也。瓊花葉柔而瑩澤。聚八仙葉粗而有芒。不同者二也。瓊花藥與花平。不結子而香。聚八仙葉低於花。結子而不香。不同者三也。

廣陵遺事曰。瓊花有三異。凡花皆落。瓊花則隨風而銷。一異也。以水煎葉服之。可已疫癘。二異也。一歲花葉東西稀密。而境內穡事豐歉如之。三異也。

清江貝瓊

洪武中人

曰。讀書所有白花一株。狀類揚州瓊花。而花損一葉。俗稱為八

仙云。為賦一絕。且悼瓊花之不復見而獨見此也。詩曰。一夜東風吹白雪。化為處空認唐昌觀裏花。○按貝詩亦以蕃釐為唐昌誤矣。九葉之說宋諺已然。寶祐志諸詩或云入蓓。或云九萼。貝博洽名一時。當必有所考據也。

齊東野語曰。后土瓊花。天下僅一本。仁宗慶歷中。嘗分植禁苑。明年輒枯。遂復

載還祠中。數榮如故。

韓魏公詩曰。當聞好事家欲移京。載地既遠。孤潔情終誤栽培意。

淳熙中。壽皇亦嘗移植

南內。逾年憔悴無花。仍送還之。其後宦者陳源命園丁取孫枝移積聚八仙根。上遂活。然其香色則大減矣。杭之褚家堂瓊花園是也。愚按曾南豐曰。揚州后



土瓊花。天下一株。近年可接。遂散漫矣。是前宋時已有接木。不始於陳源也。盖

劉源甫濯纓亭林轉運楚州官舍。洛陽李仁豐園接本瓊花。香色俱減。猶八仙

耳。信夫瓊花之爲一本也。林次中轉運淮南所居府有瓊花一株。盖揚州別本也。次中以瓊赤玉不當名。花改花名曰瑤。真名其館

曰瑤。真館徐仲車時教授楚州。作瑤真詩二章。有紅塵世內無雙物。白雪宮中第一人之句。副使趙某又名之曰玉女。徐亦有詩咏之。○劉原甫自淮南遷東平。移后土廟瓊花植于濯纓亭。○李氏仁豐園瓊花見洛陽名園記。○瓊花因有接本故。西湖花石綱不預見。

元人謂漢延元間后土祠。因瓊花錫有封號。好事者遂附會之。而有煬帝觀花

之說。不知揚州在宋始有瓊花。唐之玉蘂則在長安潤州二處。非江都花也。煬

帝奚從而觀之。真齊東之語也。舊集花辨謂漢時已有此花。唐爲最盛。五代花

托單安仁作單起刀筆以歸附作尙書不能文也

寶祐維揚志曰。瓊花生色稍葉與他品絕異。尤有大可異者。方金亮拔本而去。

竟枯悴弗植。亡何舊基旁暢。枝根益以盛大。詳見杜旂瓊花記。陳止齋送楊渭

花果是非盖金揭本之後世謂瓊花非真止齋因有此句。然杜旂所記甚爲詳的。未可謂其誣也。方金犯城之前一月。柯葉俄

悴。避腥風如惡惡臭。高標凜凜與孤竹二子一節。



山房隨筆曰。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榮。趙國炎以絕句弔之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死報東風。他年我若修花史。合傳瓊姬烈女中。洪武郡志曰。至元十三年花朽三十三年。道士金丙瑞以聚八仙補植故地而瓊花遂絕。凡人稱瓊花者皆八仙也。

呂純陽沁園詞云。琳館清標。瓊台麗質。何年天上飛來。揚州暫倚。后土為深栽。獨立乾坤。一樹春風占。萬朵齊開。巧蘂珠圓簇。玉瓣輕裁。見一花九朵。類玲瓏玉罌。錯落瓊盃。得滿盛香露。洗蕩塵埃。是真元孕育。有仙風道骨。豈是凡胎。問真宰。難留下土。携爾上蓬萊。按沁園春創製於宋王晉卿。洞賓唐人。安得預為此調。其為後人假託無疑也。

舊傳玉勾洞天。其事甚怪。蓋黃冠設之以誑愚俗。不足信也。茲黜之。不著其事。遺事

慶歷中歐陽永叔知揚州。作亭花上。扁曰無雙。永叔寄韓魏公書曰。平山堂大明井瓊花亭三者。拾公之遺以

維盛美

崔菊坡在揚州。嘗繪瓊花於屏。與幕僚劉後村等飲酒賦詩。其間吳桂發詩云。



瓊花屏乃愛棠碑。蓋指此也。

宋姚伯聲有三十客圖。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梨花爲澹客。酴醾爲才客。芙蓉爲醉客。瓊花爲仙客。

宋揚州有酒名瓊花露。

見武林舊事  
泊陵川文集

國初張三丰在揚州。與邱汝乘輩游蕃釐觀。謂汝乘曰。子欲觀瓊花乎。時八仙盛開。張取水噴之。少頃。盡變爲瓊花。香聞十餘里。一郡喧傳。神仙來游。三丰是夕遁去。不知所之。汝乘詩云。不知今夕游何處。引鶴同游貫月槎。蓋謂是也。





瓊花集二

郡人曹璿玉齋纂

詩

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其樹大而花繁不知實何木也俗謂之瓊花因賦詩以狀其異云

王禹偁

春冰渾薄壓枝柯。分與清香是月娥。忽似暑天深澗底。老松擎雪白婆娑。誰移瑤樹下仙鄉。二月輕冰八月霜。若使壽陽公主在。自應羞見落梅粧。

韓琦

維揚一株花。四海無同類。年年后土祠。獨比瓊瑤貴。中含散水芳。外團蝴蝶戲。醺醺不見香。芍藥慚多媚。扶疎翠蓋圓。散亂真珠綴。不從衆格繁。自守幽姿粹。嘗聞好事家。欲移京輅地。既違孤潔情。終誤栽培意。洛陽紅牡丹。適時名轉異。新榮託舊枝。萬狀呈妖麗。天工借顏色。深淡隨人智。三春愛賞時。車馬喧如市。草木稟賦殊。得失豈輕議。我來首見花。對花聊自醉。

答許發運見寄

歐陽修

瓊花芍藥世無倫。偶不題詩便怨人。曾向無雙亭下醉。自知不負廣陵春。許詩云芍

藥瓊花應有恨維揚新什獨無名

無雙亭觀瓊花贈張聖民

劉敞

東風萬木競紛華。天下無雙獨此花。那有雪雲凌暖日。不爲琪樹隔流沙。祠城寂寂春空老。江雨冥冥日易斜。仙品國香俱妙絕。少傾高興盡流霞。

自淮南遷東平。移后土廟。瓊花植于濯纓亭。此天下獨一株爾。永叔爲揚州作無雙亭以賞之。或云李衛公所賦玉藥。卽此是也。以小詩紀其所從來。彼土人別號八仙花

劉敞

淮南無雙玉藥花。異時來自八仙家。魯人未睹天中樹。乞與春風賞物華。繁香簇簇三株樹。冷艷飄飄六出雲。移植天中來幾日。欲看憔悴老江城。

鮮于侁

百藹天下多。瓊花天下稀。結根託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蓓冠群芳。一株攢萬枝。



孤生淮海上。晚秀清和時。携賞偶佳辰。暗卮盈酒香。傾都走廟下。愛翫如調飢。噉月正交光。薰風借離披。惟應神仙人。收拾繁英歸。

陳良

淮海春深照月長。靈祠佳樹擅孤芳。人迷三月天山雪。風逗千門漢殿香。上苑菁蔥思舊賞。金閨回旋入新章。後庭遺韻歌聲好。試折瓊枝薦一觴。

瓊花歌

徐積

春皇自厭花多紅。欲得花顏如玉容。春皇青女深相得。先教斂與秋霜色。乃有雪月供光。星榆獻白。斟量銀漢琉璃濕。人間美玉搗作灰。荆山崑山鬼神泣。天上有名玉女。投壺之外能爲素。姑射神人解種花。先須此物爲根芽。天罅地竅掬精粹。蟾身驪額輸光華。其時正是天地交。二氣上下陰陽調。此花孕育得其正。其間邪氣無纖毫。所以其色爲正色。出乎其類拔乎萃。一如君子有諸內。晬然其色見諸外。三月將盡四月前。百花開盡春蕭然。揚州日暖花開未。春香不動花房閉。仙露秋高玉露濃。鮫人泣下珠璣碎。黃鸝本是花中客。啼盡好聲。



求不得。春皇費盡養花心。春風使盡開花力。春歸鶯去花始開。誰人放出深閨來。唐家天子太平時。太真浴罷華清池。紅裳繡袂厭君眼。更作地仙披羽衣。麻姑睡起蓬萊島。風吹玉面秋天曉。洛川女子能長生。水中肌骨成瑤瓊。褒姒不見諸侯兵。盡日不笑如無情。宋玉移家安在哉。東隣不畫臙脂腮。卓文君去成都速。錦衣金翠慵裝束。吹簫容貌果何如。見說其人名弄玉。若比此花俱不是。淫妖怪豔殊種類。一如婦人有賢德。不爲邪色亂正色。孀居之女能自持。終身唯著大練衣。又如正色立朝者。不以柔媚爲奸欺。以此論之乃可重。人之不正將何爲。論德乃是花之傑。論色乃是花之絕。洛陽花名古云好。看花須向揚州道。君不見去年花下吹黑風。霹靂悶電搜玉龍。此時半夜花光中。不覺屈曲蟠長虹。又不聞天上琳琅樹。種在烟霞最深處。白雲枝葉白玉英。此花莫是琳琅精。此花愛圓不愛缺。一樹花開似明月。襄王半夜指爲雲。謝女黃昏吟作雪。杏花俗艷梨花粗。柳花細碎梅花疎。桃花不正其容冶。牡丹不謹其體舒。如此之類無足奇。此花之外更有誰。世非紅紫不入眼。此花何用求人知。詩人自與花



相期長告年年乞一枝。

次韻蔡子駿

秦觀

無雙亭上傳觴處。最惜人歸月上時。相見異鄉心欲絕。可憐花與月應知。

王令

無雙亭下枝。密密復稀稀。蚪碎珠駢出。鬚牽蝶合圍。會須珍作寶。常恐散成飛。況是東風暮。遊人莫易歸。

俞清老

因此瓊花發。維揚勝洛陽。若無三月雨。占斷一春香。

陳天麟

髣髴猶稱是漢粧。五花刻玉傳輕黃。隔江坐想紅樓裡。挿鬢應宜錦瑟傍。疑似聚仙非我類。近鄰芍藥許同芳。將軍且與花爲主。免使叢祠作戰場。

王信

愛奇造物剪瓊瑰。爲鎮靈池特地栽。事紀揚州千古勝。名傳天下萬花魁。何人

斫却依然在。是處移將不肯開。漫說八仙模樣似。八仙那得有香來。

樓鑰

回憶靈根六十年。秋深恨不見芳鮮。知從淮上來千里。非比人間聚八仙。曾有畫圖稱小異。諒應后土愛孤妍。或言天杖成虛語。榮悴中分亦偶然。

揚州官滿辭后土題玉立亭

崔與之

天上人間一樹花。五年於此駐高才。不隨紅藥矜春色。爲愛霜筠耐歲華。四塞風沉天籟寂。半庭月冷市塵賒。臨行更致平安祝。一炷清香十萬家。

高似孫

且更淮南了歲華。天香深窈竹西家。忽然踏碎瓊樓月。相伴夫人暮倚花。

鄭損

瓊花今日紛紛辯。玉蘂唐人早有詩。天上神仙曾柱駕。世間草木敢連枝。無風亦識飄香處。有眼誰看墮地時。三十年來成一夢。摩挲石刻鬢添絲。

春晚驅車到古祠。看花復誦舊題詩。少年嘗記六七月。大暑曾開三五枝。酹酒



輒來思往事。凭闌欲去立多時。八仙彷彿休疑似。相隔仙凡只一絲。

瓊花引

樓鐫

瓊花未信無雙無。特與翔鶴游江都。炷香展敬下古殿。相羊盤礴亭南隅。我欲歌之詞。我欲聲之詩。龍蛇滿四壁。妍醜紛淋漓。一笑訊花花不語。斯須花以臆對之。自從天上來。蕃釐墨卿楚客知心誰。本來有是自三異。惠肅謂鄭興裔一辯公寵賁。厥今太守謂鄭損有父風。兩句寫出無雙意。直教彈壓千萬春。香不隨風潛墮地。我聞此語驚且喜。不孤迢遞來千里。花兮報稱爲如何。年年三月花開多。

翁孟寅

春雲一片辭天隙。千年萬年不收拾。化作靈花滄海頭。猶對春風怨紅日。一從汙世塵。幾度口口腥。瓊瓊抱寸心。亂離常獨醒。我疑太白散餘烈。飛入花心白如雪。西北勁氣磨不盡。孤根屢枯還再結。地祇一笑萬蕊香。元鶴不來空斷腸。陰雲上天白日暗。何時來看春風狂。

呂本中

凝塵欲滿讀書窗。忽有瓊花對小缸。更喜風流好名字。百金一朶號無雙。  
臥聞更鼓濕不鳴。曉窗但有摧簷聲。雲橫不放山入座。風怒欲倒江衝城。  
東家酒熟花爛漫。折簡喚客留娉婷。街頭泥濘一尺許。意雖欲往無由行。  
儒生活計亦不惡。蒲團堅坐到日落。映牕香穗觸凝塵。過眼文書開病膜。  
明朝新晴有佳處。穩看小檻翻紅藥。無雙亭下一枝春。玉潔霜清未寥廓。  
閉門懶出君莫笑。看汝多愁吾獨樂。故人無事儻能來。爲君試舉舒州杓。

## 王簡叔

蕃釐觀裡瓊花樹。天地中間第一花。此種何從探原委。東風無處著繁華。  
千鬚簇蝶團清馥。九萼聯珠異衆葩。幾見朱衣和露剪。金瓶先進帝王家。

## 寄賈平章

## 徐清叟

撲面京塵鬢影華。杜鵑聲底客思家。久陪宰相堂中食。五拜夫人廟裡花。  
和氣薰蒸由地主。孤根容易發天葩。雙壺走迸慳瓊報。聊寄頭綱六餅茶。

## 郝經



淮南江北春三月。天上人間玉一株。有地欲移移不得。見花方落落還無水。麝膩碧開香雪。金粟銜黃簇藥珠。聞說隋家自亡國。莫將詩句重相誣。

瓊花引

謝翱

后土祠前車馬道。夫人種花與瑤草。英雲藥珠欲上天。夜半黃門催進表。酒香浮春露泥泥。二十四橋色如洗。陰風吹雪月墮地。幾人不得揚州死。孤貞抱一不再適。夜歸闌風曉無蹟。蒼苔染根烟雨泣。歲久游魂化為碧。

後瓊花引

謝翱

揚州城門夜塞雪。揚州城中哭明月。墮枝濕雲故鬼語。西來陰風無健鵲。神娥慙空衆芳歇。一夕蒼苔變華髮。宮花窄簾塵掩襪。玉華無因進吳越。灘灘淮水山央央。誰其死者李與姜。翺文丞相客宋二借瓊花寓其哀憤非專咏花也

宋元

后土祠南裔。坤維嬋室家。國封嚴典禮。宮祀薦褒嘉。不是神靈異。焉能眷邇遐。應須有玉女。到此賞瓊葩。麗服從空降。明粧倚日斜。同揮五雲扇。共駐七香車。

月姊羞調粉。風姨罷散花。青童洞絳節。金母屏彤霞。故事唐時盛。佳名宋代誇。  
塵根雖下界。天意在中華。雪讓瓏璫巧。冰銷刻鏤瑕。人間惟爾獨。地上更何加。  
萬蘄殊寥落。群芳避豔邪。玫瑰誠贊御。芍藥等泥沙。聖運俄經綴。兵疆忽肆拏。  
舛訛難核實。眞質遂聲牙。雷雨還驚蟄。潛藏重發芽。旁枝徵舊窟。新葉漫榮華。  
尤品終蕪沒。珍蕤遂水涯。兩朝成草莽。九廟雜龍蛇。古殿蘭旗暗。殘爐桂燎賒。  
薜顏愁想像。珠樹絕驕奢。寂寞無雙譽。徘徊但自嗟。八仙聊免俗。消得寶欄遮。

## 瓊花圖

劉因

淮海秀瓊枝。獨立映千古。遙知辨此初。坤靈心亦苦。平生勞夢想。江煙隔南浦。  
春風不相待。回首已焦土。畫圖今見之。依稀青帶雨。芳心紛已碎。仙葩聚如語。  
瑤台舊高寒。人間此何所。翩翩風袂輕。幽香暗相許。

陳孚

荒棘萋萋后土宮。芳根已逐綵雲空。男兒別有揚州淚。不爲瓊花滴曉風。

## 瓊花上天

胡尊生



無雙亭前浮冷月。蕪城暗鎖星烟黑。仙魂夜吟天欲泣。巫陽下招飛玉勅。神風  
鬼雨鞭車急。一株玉雪雪中立。金英歲歲朝袞龍。異香蕩漾天水濃。蓬萊戔戔  
高北斗。玉珮沉沉舞衰柳。瑤京三月銀雪飛。瓊仙瓊仙招不歸。鈞天夜奏紫皇  
醉。二十四橋寒浸水。

□□

梅釀宮黃雪釀鮮。異香曾引翠雲輶。誰移仙種在平地。還把落英收上天。江北  
江南無二本。花開花謝幾千年。芳春曾向揚州過。應笑詩翁不下船。

馮子振

錦帆隱隱到天涯。古道殘陽泣暮鴉。莫爲龍舟更惆悵。廣陵依舊看瓊花。

薩天錫

過揚州

買舟南浦秋聞雁。呼酒西牕夜剪燈。何處玉簫天似水。瓊花一夜白如冰。

李孝先

瓊花觀

畫閣珠簾映小星。東風淡淡度重城。揚州十月如三月。卻入瓊花觀裡行。

懷薩天錫

李孝先

月子纖纖青海頭。使船昨夜過揚州。城中高髻瓊花曲。去聽吹簫何處樓。

王都中

六丈老人花滿頭。一枝流落古揚州。不知誰是栽花手。直至于今香未收。

瓊花引寄方養心

吳萊

揚州瓊花天下無。揚州明月照江都。青鸞綺鳳何翹翹。神仙司花不委地。瑤宮玉色空彩侍。十里珠簾搵春淚。東風夜半吹城郭。梁宋山川亦盤礴。冰懸雪積不改柯。二十四橋餘水波。揚州瓊花人不睹。揚州明月來無所。世上繁華我不知。揚州芍藥猶傳譜。

丁復

天風已銷白玉姿。海日淡上青瑤枝。昔人種樹幾千載。著意看花能幾時。羽衣仙人夜月冷。錦纜帝子秋雲悲。明年正及春香滿。爛醉東軒何九逵。

霏雪錄云九逵觀中道士

周衡之



東風何處擅穠華。只有揚州第一花。天上羣仙膚似雪。綠雲深護七香車。

成廷珪

此花超出萬花群。闌檻真如隔彩雲。瓊館曾蒙天一笑。玉簫空負月三分。溶溶瑞露通宵下。細細香風隔院聞。后土祠前春似夢。至今紅袖客紛紛。

揚州

吳師道

后土祠前走鈿車。無雙亭上看仙葩。一年聞道開三度。不是春風玉蝶花。

次袁伯長惠瓊花露酒詩韻

貢奎

維揚城裏花名酒。對酒却思花盛時。一笑東風八仙處。月輪空挂最高枝。

張昱

幾枝雪豔向風斜。未許吹香上鬢鴉。誰取根來廣陵郡。却留春在后皇家。懿公滅衛雖云鶴。煬帝亡隋豈獨花。自是錦帆迷故國。恨連芳草滿天涯。

題揚州史左丞扇

張昱

后土祠前路。金鞍憶舊游。春風雙燕子。渾似在揚州。

潘伯修

二十四橋寒水綠。廣陵無復見人家。解將明月金盤露。相勸春風玉蘂花。城苑西顧餘斥堠。衣冠南渡混泥沙。登臨俯仰千年跡。流水孤村屬暮鴉。

汪廣洋

天下無二花。揚州惟此樹。花比玉璫。鏤若珠綴。勝地表繁華。后土鍾靈異。元運迄衰殘。天造除草昧。和風今日充。植物復呈瑞。萬朶長春風。枝葉靡凋瘁。物阜民亦康。聖人在天位。

茅大方

秦山楚水路迢迢。不道瓊花亂後凋。鶴背仙遊清夢遠。月明誰度紫鸞簫。

張三丰

瓊枝玉樹屬仙家。未識人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烟霞。歷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謾誇。便欲載回天上去。擬從博望借靈槎。

和張三丰

邱克容



瀛遠神仙到處家。蕃釐觀裡看瓊花。凭闌坐愛三更月。候曉行吞五色霞。舞罷拂衣還自笑。詩成信筆任人誇。不知今夜歸何處。引鶴同棲貫月槎。

瓊花圖

金實

瑤姬夢斷梨花月。綉帳溫溫撲香雪。并刀試剪玉玲瓏。幻作靈葩對仙闕。露華晶熒疎薄寒。層台深護碧闌干。花落還歸天上去。獨有清影留人間。

胡儼

爲訪瓊花特地來。後人移得八仙栽。只因不是人間種。還向蓬萊頂上開。

于謙

愛爾蕃釐玉一叢。奇葩不與八仙同。瓏璵色染團團露。爛萼香凝淡淡風。舊本取歸蓬島苑。靈根移自藥珠宮。無雙亭上多銘記。都在長吟感慨中。

葉盛

玉藥何年事已賒。紛紛徒爲八仙誇。瓊芝珠樹曾誰種。未必人間無此花。

賦得瓊花觀送洪益中

高穀

后土祠前舊日栽。東風幾度看花開。香隨舞袖雲生檻。夢逐瑤姬月滿台。玉蘂徒聞矜艷色。瓊葩誰似冠群才。仙郎到處題詩去。還折餘芳遠寄來。

楊守陳

后土瓊花世所傳。無雙亭外擅芳妍。靈根已自歸三島。佳卉空遺聚八仙。玉砌春光非舊日。綵台題詠憶當年。古來尤物成瘡瘡。何用登臨重惘然。

程敏政

仙姬謫墮偶成叢。江北淮南淑氣通。天上有容爭玉雪。人間無地著青紅。野塘逼路魚吹絮。古廟依林鳥喚風。不盡閑花傾國恨。蕪城斜日舊離宮。貪看江都第一春。龍舟原不爲東巡。閑花亦自能傾國。何況當時解語人。

與戴似二侍御觀后土祠八仙花留察院

李東陽

春風不見廣陵花。忽到行台御史家。九曲闌干隨月轉。兩行環珮倚空斜。品題自稱仙爲骨。搖落空知歲有華。莫遣風霜浪催折。高秋須待楚江槎。



瓊花集三

郡人曹 璿玉齋纂

詩餘

望江南

維揚好。靈宇有瓊花。千點眞珠擎素蘂。一環明玉破香葩。芳艷信難加。如雪貌。綽約最堪誇。疑是八仙乘皓月。羽衣搖曳上雲車。來會列仙家。

虞美人

晁無咎

江南載酒平生事。遊宦如萍寄。蓬山歸路傍銀台。還見揚州一夢又驚回。年年后土春來早。不負金樽倒。明年珠履賞春時。應寄瓊花一朶慰相思。

下水船

晁無咎

百紫千紅。唯有瓊花特異。便是當年唐昌觀中玉蘂。尙記得月裏仙人來賞。明日喧傳都市。甚時又分與揚州一朶冰姿難比。曾向無雙亭邊。半酣獨倚。似夢覺曉出瑤台十里。猶憶飛瓊標致。

新念別

賀鑄

湖上蘭州暮登揚州。夢斷燈明滅。想見瓊花開似雪。帽簷香玉。纖纖嘗爲折。漁管吹還咽。問何意。煎人愁絕。江北江南新念別。掩芳樽。與誰同今夜月。

酹江月

岳珂

天然靈種遍塵寰。不許一枝分植。瀛海沉沉群玉宴。迥出八仙標格。珠幄留雲。翠綃籠雪。淺露宮黃額。無雙亭下。未容凡卉連壁。猶是射虎歸來。朱欄獨倚。曾作東風客。素態自羞時態改。何必鈿華傾國。舞影鸞孤。繞心蝶倦。占斷春消息。月明十里。坐中還記曾識。

滿庭芳

馬子嚴

共慶春時。滿庭芳思。一枝玉蘂非常。少年遊冶。何但折垂楊。曾向瑤台月下。逢解珮玉女。衣袖沾香。風光好。眞珠簾捲。都勝早梅芳。人間無比並。玉胡蝶樹。爭敢相方。歎阮郎歸後。此意難忘。夜夢揚州萬玉。飛魂共紫燕歸梁。頃行樂馬家園圃。不用醉紅粧。



蘇幕遮

馬子嚴

地偏靈。天應瑞。簇簇銀花。圍繞眞珠藥。金闕玉樓分十二。要伴姮娥與月循環睡。月如花。花表歲。人道閨年添箇眞奇異。不許揚誇間氣。昨夜春風。吹送柴門裡。

昭君怨

劉克莊

后土祠中標韻。天上人間一本。道是玉眞妃。字瓊姬。我與花曾半面。流落天涯重見。莫把玉簫吹。怕驚飛。

金縷歌

王廣文

辜負東風約。憶曾將淮南草木。筆端籠絡。后土祠中明月夜。忽有瑤姬跨鶴。不比水仙底弱。天上人間惟一本。倒千鍾瓊露花前酌。追往事。怎忘却。移根應費仙家藥。漫回頭。關山信斷。堡城笳作。問訊如今平安否。莫遣玉簫驚落。但畫卷依稀描著。白髮愧無渡江曲。與吾家子敬相酬酢。新舊恨。兩交錯。

賀新郎

王奕

試問司花女。是何年培植瓊葩。分來何譜。禁苑豈無新雨露。底事剛移不去。偏  
戀定。鶴城杯土。卻怕杏花生眼覷。先廿年和影無尋處。遺草木。恹風雨。看花  
老我成遲暮。遶欄杆。想憶沉吟。欲言難賦。根本已非枝葉異。誰把賈苗裨補。但  
認得唐人舊句。明月樓前無水部。扣之梅梅又全無語。詢古栢。過東魯。



瓊花集四

郡人曹 璿玉齋纂

賦

張 昌

揚州后土祠瓊花。經兵火枯而復生。今歲益盛。邦人喜之。以爲和平之證。乃賦之。

偉赤社之會都。滋黑壤之饒沃。萃溫潤之秀氣。發光華於地軸。是爲瓊花。異於凡木。香凝媚眼之蘭。色瑩光明之玉。託根后土之祠。擢幹蜀岡之麓。曾不知其歲年。亦弗記於圖錄。欲問司花之女。但注詩人之目。謂天下之一株。冠群葩之芳馥。豈唐昌之餘芳。載後庭之遺曲者乎。當其風入琳宮。春歸華屋。萼坼青綃。色凝寒綠。枝珊瑚兮鏤冰雪。藥珠璣兮爛金粟。眞庭靜兮朝曦麗。其纖穠。仙籞深兮宿霧滋。其芳郁。瑤林瑰豔之葱蒨。閨苑琪英之耀煜。若蓋而繡。似璧而縠。如黃琮瑚璬。璫粲乎禋壇。而文珮環琚。玲瓏乎衣鞠。桂娥競爽。借月影於冰蟾。



阿母來觀。下雲駟於皓鶴。儼靜質於末利。抗素聲於薝蔔。笑玫瑰之塵凡。鄙醯醢之淺俗。唯水仙可並其幽閑。而江梅似同其清淑。具絕代之無雙。久彌芳於幽谷。若乃聚八仙之別種。玉蝴蝶之殊族。葉扶疎而韻不勝。色近似而香不足。猶瑾瑜美玉之粹溫。豈砮砮堅珉之碌碌。蓋妖冶爭妍者。衆之所同。而獨潔尙白者。我之所獨。是以兵火不能焚。塵氛不能辱。根嘗移而復還。本已枯而再續。疑神物之護持。偏化工之茂育。抑將薦瑞于中興。而效祥於玉燭也。

鄭茂

有美一人兮。縞衣青裳。密侍靈祠兮。儲休發祥。肌膚冰雪兮。輕駕姑射。魂清骨冷兮。夜宿玉堂。當盛飾乎上春。若陵跨乎衆芳。彼翻階紅藥。固含羞斂頰。況不言零落。紛紛如桃李之場。江梅避白。晚蘭斂香。故擅無雙之美。稱稟異質于東皇。奈何寂寞蕪城。留滯邗鄉。並秀草木之繁。屬意蜂蝶之忙。流塵至兮。染素暮雨。淒兮洗粧。時冉冉兮。不我與。念歲晚兮。天雨霜。孰能挽之。實上林之廣大。鄰玉樹之葱蒼。分潤兮。金莖玉露。敷榮兮。帝籍朝陽。護之司花紫雲之車。歌之謫



仙清平之章。薰奇芬而摘艷。侑玉座而銜觴。承恩華于咫尺。諒百倍於尋常。子高子竊造化之鑪錘。爭形似於毫芒。假道翰墨。心手兩忘。一旦顧我。挂之堵墻。恍然昨夢。溫風麗景。香塵藹翠。仕女叢觀於傍。子胡爲抱璞不獻。什襲自藏。使靈枝瑞葉。久淪于下土。而子之技鬱乎其未彰。

郝經

中統二年春三月。制使李公致瓊花數枝。是年冬十月。而夢二客相邀于維揚之后土祠。飲於花下。嘯歌爲樂。既醉而覺。乃作賦焉。辭曰。

江風吹雲。枕壓霜月。神不棲日。軼思超越。栩栩曳曳。境與世別。天宇闢。凡蹤絕。歷蘭路。開桂闕。飄飄乎馮高御空。不知身之幾何。而造乎虛白。已而扶搖頡頏。恍惚莫量。疑在鈞天。亦如巫陽。孤鶴飛來。縞衣元裳。翩然負予。背風翱翔。下視淮海。雉堞相望。貝錯珠瑩。接屋連牆。繡簾雕櫳。綺疏綠房。十里一市。金紗煌煌。騰瀨海之魚龍。駭飛埃而陸梁。忽丹霄之二仙。翥青鳥以相將。指仙花以爲言。可嚼月而飛觴。是閨苑之仙根。來瑞世而呈芳。折膩雪以搖碧。刻春冰而帶黃。



噴。蕊。蝶。於。花。心。引。輕。絲。而。不。狂。天。英。收。其。落。英。不。委。地。而。飄。揚。彼。衆。卉。則。俗。死。  
漫。紅。妖。而。綠。娼。玉。陰。婆。娑。徙。倚。倘。佯。清。香。忽。來。莫。知。其。方。乃。誦。明。月。之。曲。歌。窈。  
窕。之。章。倚。歌。橫。簫。鏘。鳳。鳴。凰。挹。芳。蘭。之。浩。渺。傾。墜。露。之。淋。浪。卷。瓊。瑤。於。盃。盤。吸。  
霜。露。於。肺。腸。欲。折。枝。而。不。敢。懼。眞。宰。之。或。傷。且。對。花。而。舉。酒。澆。遯。世。之。茫。茫。倏。  
焉。玉。女。隔。花。而。語。髣。髴。花。神。是。爲。花。主。賁。自。瑤。華。以。臨。后。土。剪。冰。綃。以。爲。裳。染。  
麝。塵。於。金。縷。拂。白。霓。而。下。征。曳。秋。霞。而。輕。舉。現。仙。姿。於。塵。寰。寓。丰。神。於。月。府。且。  
曰。有。妹。字。曰。飛。瓊。適。來。瑤。池。善。爲。新。聲。與。君。佐。酒。以。薦。予。誠。遽。作。穿。雲。振。落。瑤。  
英。說。仙。家。之。幽。香。詠。蓬。壺。與。赤。城。閱。花。朝。以。逍。遙。駐。芳。姿。以。輕。盈。嗟。胡。爲。乎。斯。  
世。而。沉。冥。于。此。生。也。時。予。旣。醉。二。仙。亦。去。花。落。尊。空。歌。殘。玉。樹。斗。轉。參。橫。脫。兔。  
驚。寤。餘。香。冉。冉。月。滿。牕。戶。乃。爲。記。夢。之。歌。歌。曰。玉。宇。春。兮。花。始。開。與。二。仙。兮。飄。  
然。而。來。花。亦。喜。兮。搖。搖。乎。瓊。瑰。掇。飛。英。兮。泛。酒。盃。飛。仙。爲。我。兮。歌。以。纍。纍。亦。旣。  
醉。兮。胡。不。歸。花。滿。袖。兮。香。滿。幃。謂。予。是。夢。兮。予。不。疑。嗟。時。之。人。兮。孰。非。夢。之。爲。



后土瓊花。世傳天下惟一本。金完顏亮揭之而去。自是遂絕。後人以八仙花代植故處。金貢士伯玉求吳中書希純畫此花索題其上。故爲之賦。

元造運兮無停。羣彙勃兮生成。曾物物以雕刻。乃自色而自形。何瓊花之毓秀。擅穠華於廣陵。翳幽魂兮久逝。恍喚起兮如醒。爾其煤麝揚芬。毛錐脫穎。意匠方元。天機乍警。剪瑤島之纖雲。印碧紗之清影。柔柯澹兮相依。密葉蔚兮交映。紛總總其繁英。訝晚粧之間靚。蓋能駐春色以常存。幹化工而自騁者也。當其結根后土。破萼蕃釐。冰鬚綴粟。素臉凝脂。粲玉容兮照眼。藹天香兮逼肌。鮮飈動搖。步窈窕於洛浦。零露厭浥。醉阿母於瑤池。疑元圃之仙卉。儵六丁之夜移。羌地靈兮所鍾。豈人力兮能爲。頓使群英失豔。千葩奪奇。諒寰寓之獨步。意東皇之見私。遂令江都之名勝境。因物而猶垂也。乃若仙客追懽。騷人繼訪。雅韻爭裁。高吟競爽。唐昌觀裡。浪誇仙女之遊。無雙亭畔。素愜醉翁之賞。想神物兮禁訶。壽千齡兮無恙。奈有敵之冥頑。揭本根而長往。待息體於遺蘖。終褫魂於槁壤。覽物理之興衰。慨予情於俯仰。彼靈宇兮猶昔。望嬾人兮不還。繼芳縱者。

誰子。惟見聚窈窕兮入仙。匪託跡於剡素。將孰識其孤妍。噫吁兮麒麟之生。異乎犬羊。鸞鷟之翥。爛乎文章。是皆出則應瑞。見而靡常。顧茲瓊芳之拔萃。抑亦和氣之醞釀。雖器車兮莫儷。殆三秀兮可方。然而鳥獸草木。信希世而呈祥者矣。彼乎公卿將相。豈有種而流芳也哉。



瓊花集五

郡人曹 璿玉齋纂

記

杜旂

余自京口至揚州。尋訪舊事。知世所傳后土瓊花。在今城之蕃釐觀。亟往謁之。故瓊花猶在。然余聞紹興辛巳之變。敵入揚州。已揭其本而去。何從復得此花種也。觀壁間諸公所載記。直排世俗。詭謂道士以聚八仙嗣其名。聚八仙葉瓣色香。皆不類。余曾不及見。二花開時。類不類不得知。獨怪敵既揭其本。復何從得此花種耶。有道士出。鬚眉皓然。自言生於崇甯間。今年八十有六歲矣。能叙今花本末。余與對坐於花之西亭上。改容而問。道士指花之根幹而言曰。此某手所培護而至此者也。指觀之大門而言曰。此向之殿廬處也。指所坐之亭曰。此向所建之無雙亭處也。花舊在無雙亭下。當殿之西北。自紹興之十五年。向龍圖子固以古殿廬面勢狹小。徙置轉後。則花當殿之東南矣。更三十一年。知

郡事劉公澤。復命移花於殿之前。卽今花處。乃是處八月十五日也。初二十四年時。直花之東南。離三四尺許。條起一小根。枝葉日茂。其下大徑寸。至是傲其向背疎密。併移之。不敢易也。十一月。金亮渡淮。趨揚州。直入觀。揭花本去。其小者。剪而棄之。於時某方避亂出犇。亦初不知也。敵旣退。某始於十二月來舊地。是時訓練官成平領兵馬依觀屯寨。其軍人某曰。觀主至耶。瓊花已壞。敵手傍有一小根。微見地面。可識認。非其種否。某心知之。謂難以口舌定。惟告以瓊花若剔其根皮。投之火。則臭達於鼻。試之果然。軍人皆喜歎。某卽默禱后土。移植花處。日往護之。越明年二月。旣望夜。中天大雷雨。某詰朝起視。兩廡蚯蚓布地。往所植根傍。則勃然三蘖從根出矣。自是遂條達不已。至于今三十年之久。見婆婆偃蓋。常不忘斷根時也。道士旣言。余爲之悚然曰。盛衰感應之理。豈可不知其故哉。天他日不生小根。而條起於二十四年者。兆先見也。去辛巳且八年。以養穉也。離之且三四尺許者。不併揭也。剪而復萌者。終盛也。天大雷雨。蚯蚓布地。而三蘖勃興。蚯蚓伏深壤。陽氣驟趣之。則動植俱奮也。以人事言之。趙孤



漢曾孫之不亡。何以異。是自微而存。存而有立。扶植成就。以至今日。程嬰丙吉之功。道士宜獲其報。今日之享上壽。儻有相之者耶。余恐道士老且死。後來者無以知今花之本末而疑不解也。故述其言以書之。其間歲月事故之參錯繁委。有可附見者。悉不敢略。以知其不誣。若其他靈異甚多。則未暇及也。道士姓唐名大甯。余實金華之杜旂。時宋紹熙二年辛亥夏六月望日記。

香艷叢書十一集卷四終



宣統二年十月出版

香豔叢書十一集

(四冊定價大洋一元)

校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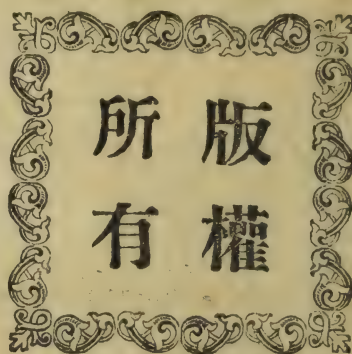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國學扶輪社

印刷所

上海六馬路吉慶坊內  
國光活版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國學扶輪社



版權所有

外埠分發行所

北京 各書坊  
天津 各書坊  
保定 各書坊  
成都 粹記書局  
成都 源記書莊  
山西 文元書局

廣東 會文學社  
漢口 廣益書局  
長沙 鴻文書局  
南京 啓新書局  
杭州 德記書莊

蘇州 振新書莊  
湖北 羣益書局  
蕪湖 匯海書局  
寧波 汲綆齋  
安慶 神州報分報

香豔叢書

# 國學扶輪出版社廣告

國朝文匯 壹百冊 洋三十二元

翁山文外 五冊 洋三元

翁山詩外 十二冊 洋五元

王壬秋全集 十二冊 洋二元

錢牧齋文鈔 四冊 洋二元

顧仲恭文集 二冊 洋一元

張雋西廬文集 二冊 洋一元

龔定盦全集 七冊 洋二元

魏默深文集 六冊 洋二元

胡天游文集 四冊 洋一元五角

聊齋文集 二冊 洋六角

戴南山合鈔 八冊 洋二元

方望溪 一冊 洋八角

春酒堂文集 一冊 洋八角

全謝山文鈔 八冊 洋三元

十 一 集

汪大紳 羅臺山合鈔 六冊 洋二元

彭尺木合鈔 六冊 洋二元

薛家三 洪北江文鈔 四冊 洋一元

隨園文鈔 二冊 洋四角

吳摯甫文集 五冊 洋一元

吳摯甫詩集 一冊 洋五角

吳摯甫尺牘 十二冊 洋三元

章太炎合鈔 五冊 洋一元五角

譚復生合鈔 四冊 洋一元二角

林琴南合鈔 四冊 洋一元二角

嚴幾道合鈔 二冊 洋六角

佛爾雅 二冊 洋六角

明宮史 二冊 洋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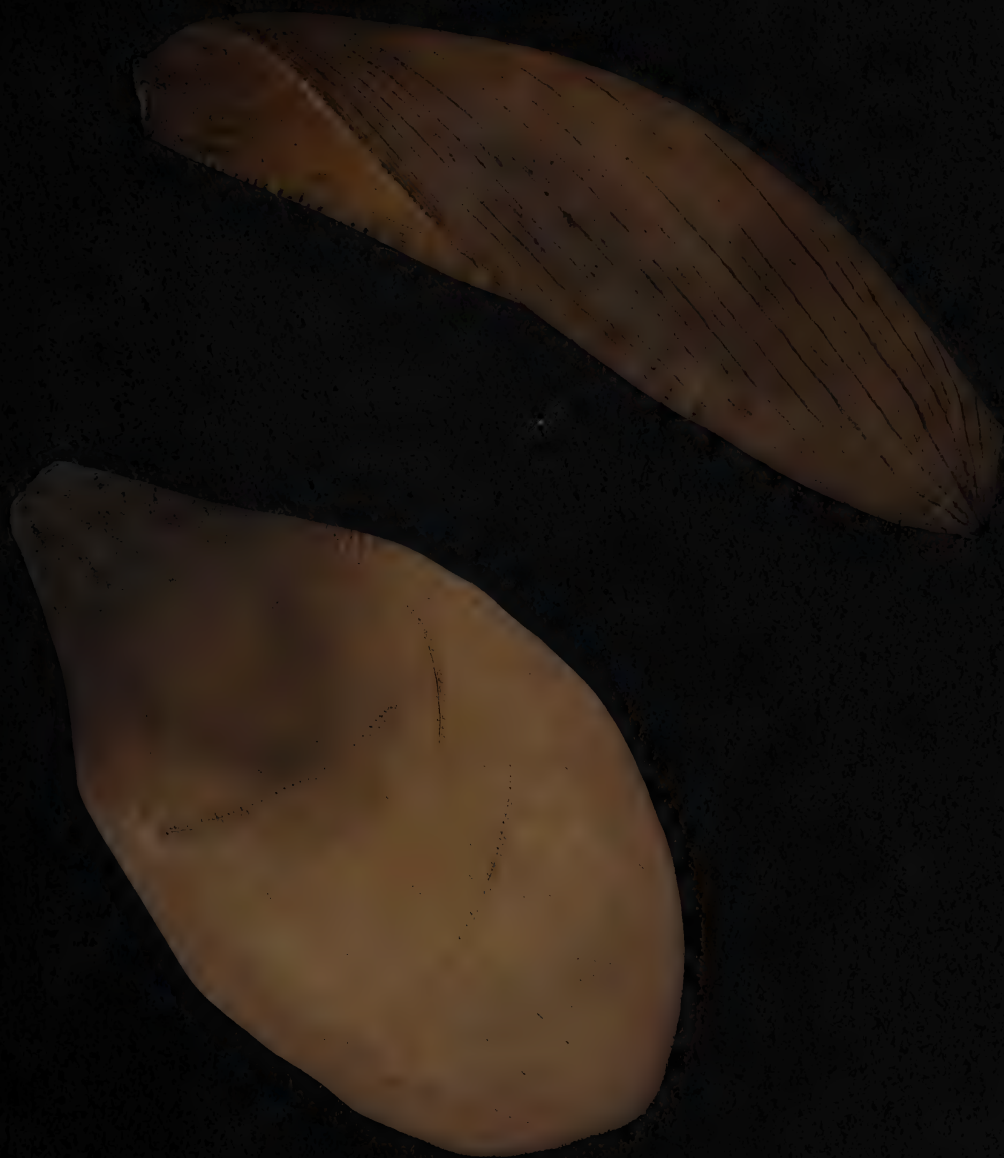
青樓小名錄 四冊 洋一元

香艷叢書 二十冊 洋二十元

古今說部叢書 十集 洋十六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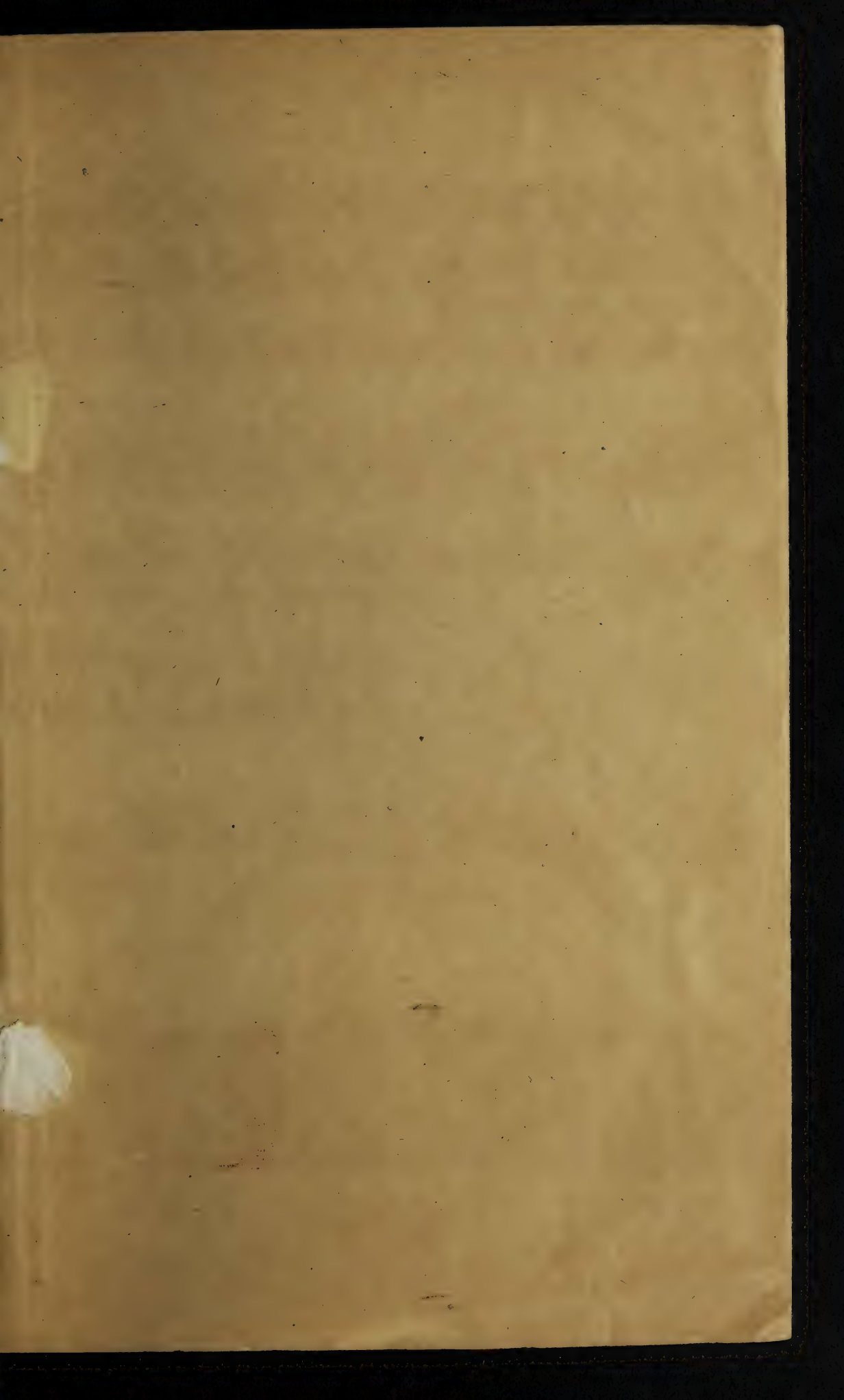
特設  
廉價部

殘缺概  
不退換



香豔叢書

第十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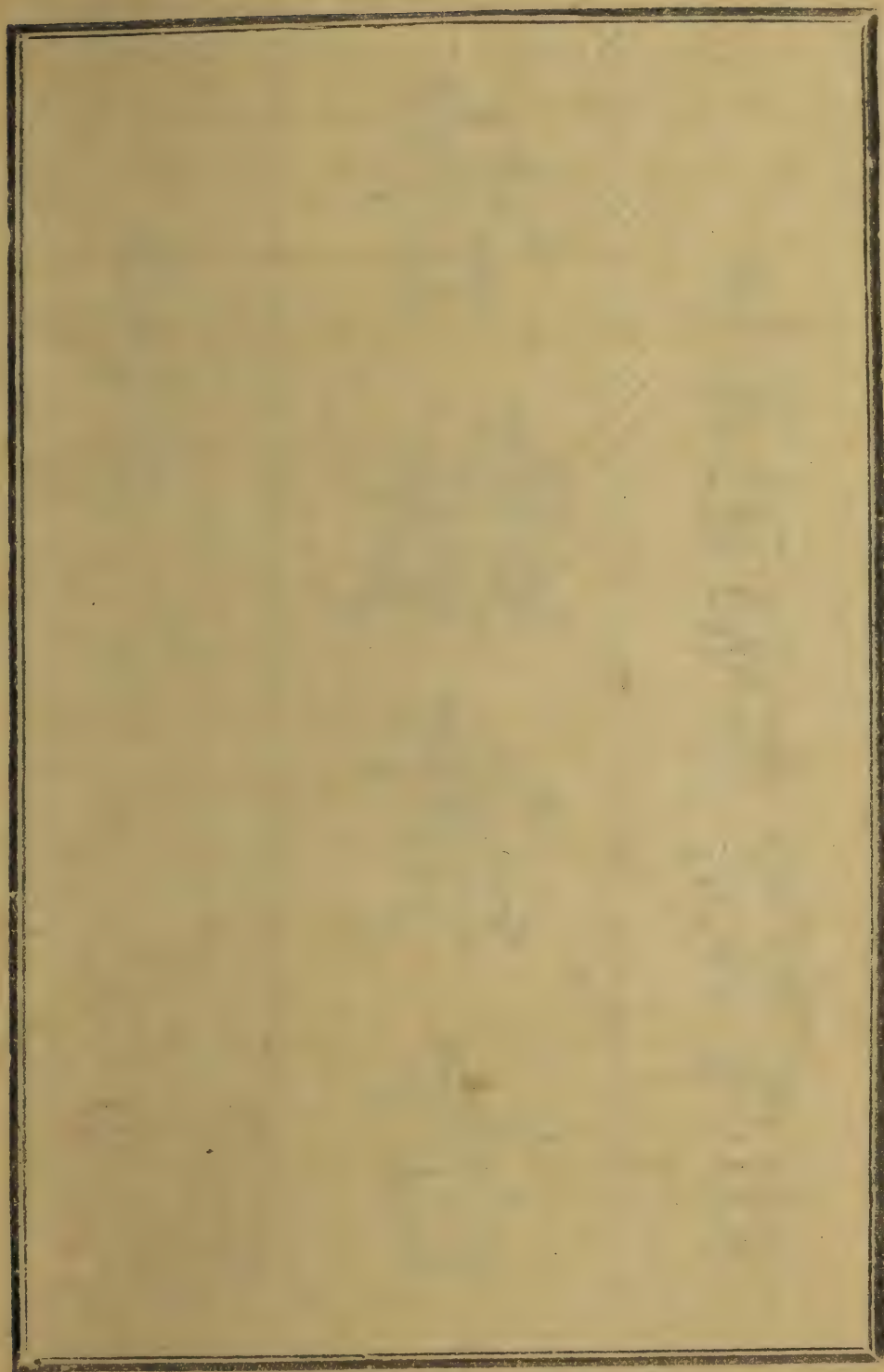


第十二集

香艷叢書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110  
1737  
1175  
1125

香豔叢書十二集目錄

卷一

淞濱瑣話一

淞濱瑣話二

卷二

湘煙小錄

卷三

竹西花事小錄

燕臺花事錄

喟菴叢錄

卷四

課婢約

婦德四箴

桂枝香

夢梁錄

金釧記

俠女希光傳

百花園夢記



# 香豔叢書

## 十二集卷一

### 淞濱瑣話自序

天下之事紛紜萬變而總不外乎生老病死悲歡離合人生墮地卽哭蓋知所入非快活世界而有生亦非樂趣也人生於世不過數十寒暑耳有生則必有死此數十寒暑中自孩提無知以迄乎龍鍾待盡其間或疾苦或顛連或憂愁備人世諸苦惱而一身受之此卽由佛經所謂恐怖遠離顛倒夢想諸境而出夫人一心在無掛礙故富貴而憂戚不如貧賤而快意肆志焉今使問於人曰處逆境而心安與處順境而心勞二者孰勝則必以心不困於境者爲優然人能知之而不能行之則已入於苦海中也世間富貴榮華貧賤屈辱皆境也境也者不過暫焉而已優游恬適舒暢怡悅所以養乎心者也心能入乎境之中而超乎境之外且能憑虛造爲奇境幻遇以自娛其心人於世間有父母妻子兄弟友朋而憂喜哀樂會合別離以是而生焉備歷乎諸境膠擾於一心宜乎



髮之元者白齒之堅者危魂魄一去同於草亡木卒顧此言乎處順境而未及乎逆境也其有極人倫之變而涉夫人世之險巇其境爲至難其心爲獨苦然則人自有生以來浮湛閭浮提中一苦惱衆生耳故曰我之所患在乎有身身自有生得來而爲諸苦叢射之鵠人自樂有生我自求無生有生在世其亦贅旒而已余今年六十矣雖齒髮未衰而軀壳已壞祁寒盛暑不復可耐偶爾勞頓體中便覺不快畧致思索輒通夕不能成寐見客問姓名轉顧卽忘把卷靜坐卽爾昏然欲睡思有所作握管三四行後意卽不相綴屬以此而猶欲著書立說其可得哉倦游歸來卻掃數門謝絕人事酬應簡寂生平於品竹彈絲棋秤曲譜一無所好日長多暇所以把玩昕夕消遣歲月者不過驅使烟墨供我詼諧而已以此淞濱瑣話又復積如束筍裒然成集也淞隱漫錄所紀涉於人事爲多似於靈狐黠鬼花妖木魅以逮鳥獸蟲魚篇牘寥寥未能徧及今將於諸蟲豸中別闢一世界構爲奇境幻遇俾傳於世非筆足以達之實從吾一心之所生自來說鬼之東坡談狐之南董搜神之令升述仙之曼倩非必有是地



有是事悉幻焉而已矣幻由心造則人心爲最奇也余於生老疾病悲歡離合已徧嘗其境所不可知者死耳向居香海入秋咳作氣上逆不能著枕終宵危坐達旦日在藥火爐邊作生活去死幾希長夜輾轉一燈熒碧幾於與鬼爲鄰然昏厥瞋眩中此心湛然尙覺可用追思前後所歷顯顯在目感恩未報有怨胥泯痛知己之云亡念知音之未寡則又蹶然以興涕泗滂集故茲之所作聊亦寄我興焉而已非真有命意之所在也豈敢謂異類有情幽途可樂鳥獸同羣鹿豕與游而竟掉首人世而不顧也夫荒唐之詞發端於漆園怪誕之說濫觴乎洞冥虞初九百早以是鳴降及後世抑復工已余向作遜窟譚言見者謬加許可江西書賈至易名翻板藉以射利湔隱漫錄重刻行世至再至三或題曰後聊齋圖說售者頗衆前後三書凡數十卷使蒲君留仙見之必欣然把臂入林曰子突過我矣聊齋之後有替人哉雖然余之筆墨何足及留仙萬一卽作病餘呻吟之語將死游戲之言觀可也光緒丁亥中元後三日天南遜叟王韜序於滬北湔隱廬

卷一

十一  
二  
集



淞濱瑣話一

長洲王 韜仲弢甫著

徐麟士

徐麟士。崇明人。少負奇氣。雖生長海濱。而識見廣遠。且膂力絕人。能挾數百斤物。超躍重垣。人以爲崑崙奴之流亞也。生平嫉惡如仇。里中無賴。有作盜竊者。悉擒治之。不少寬。以是諸無賴銜之。刺骨思有以中之。未得間也。一日偶經古塚。土崩露石匣。掘而啓之。中有一劍。少加拂拭。光芒注射。知非凡物。寶之不輕示人。夜夢偉丈夫來曰。余卽塚中人也。子得寶劍。而不知劍術。亦何所用。我請授子。生再拜願受教。夢中盡得其所授。及醒。試之一。一不忘。以此益自負。時長橋下有巨鼃。恒出爲人患。縣官募有能捕之者。予重賞。里人交謂之曰。君能之乎。此鼃能激水三千丈。吞吐雲霧。騰沓波濤。君恐非其敵也。生忿然作色曰。此蠢然一物耳。何足污吾刃。旣欲爲公等除害。奚憚一行。卽時仗劍入水。須臾浪湧若山。潮翻如雪。奔騰澎湃之聲。震聞數里。經一二時許。乃漸平息。羣見生劍。

懸龜首。踏波而出。左手持革帶。既近岸視之。龜也。蓋以革帶貫其甲裙故也。羣衆爭曳之登岸。大幾畝許。纓之飽數百人。江水盡赤。里有長老曰。子前身殆周處也。何不致力於學。博通古今。以備他日國家用。生喜。乃折節讀書。不復問戶外事。無賴之圖報者。其念亦寢。生戚某軍門。方駐關外。勦游匪。素悉生勇。馳書招之。生慨然起曰。大丈夫建功立業。正在斯時。銘鐘鼎而書旂常。夫豈異人任哉。攜劍囊書。束裝就道。自芝罘達旅順。以待修舶。小憩逆旅。一夕飲酒薄醉。隱几假寐。忽有戎裝繫刀入白者。向生半跪而請曰。寡君命敬迓君子。乘輿已待於外。生倉猝間。莫辨爲誰。隨之俱行。既登車。電邁颺馳。其去若駛。旋至岸盡處。遙望浩淼汪洋。極目無際。殆海也。車徑由海中行。水分兩旁若壁立。頃抵一所。車止。宮殿嵒巖。殆如王者。居門外甲士百許人。排班鵠立。狀甚敬肅。卽有峨冠博帶者數人自內出。拱手迎生。揖生入內。歷門數重。始覩前殿。殿上懸燈千百盞。光明勝白晝。殿中珠簾翠幕。隱約不可辨。惟香霧四沛。氤氲不散。數人卽於簾外稟白。聞言遠客既臨。當以禮見。樂作簾捲。則正中上坐者乃一二十許歲。



女子星冠霞帔。玉貌端妍。天人也。兩旁侍立者。悉艷妝麗姝。玉色珠光。互相輝映。殿上傳生入見。生不覺膝爲之屈。上座者命人扶生起。賜坐於側。謂生曰。聞君義高千古。勇冠三軍。固一世之英豪。當今之俊傑。今不遠千里而辱臨敝地。寡人涼德。何以堪此。此爲瀟海。上帝命寡人蒞治茲一方者有年矣。久慶安瀾。無虞駭浪。乃不謂近有應海雌龍。與鼉龍作偶。恃其跋扈。來肆憑凌。雌龍之故夫。卽前在崇海煽虐。爲君手剪之於長橋下者也。今將藉君威靈。興師問罪。幸助寡人。君其勿辭。生聞命。意氣慷慨曰。敢不擐甲執兵。爲諸軍士先。以驅除此妖魅。奠王國家。當使彼遠族永作波臣。庶幾無忝王命。於是登壇視師。簡壯士至千五百人。爲前驅。千五百人爲後勁。精選甲士二千人。爲中權。親自率之。傳檄其國中。刻期決戰。兩軍旣遇。前驅猛厲無前。一戰而勝。輕進遇伏。遂至敗績。中權適至。生分二千人爲左右兩甄。夾擊之。敵之前軍退。鼉龍各統一軍。繼進與生相接。生見鼉龍虎頭燕頤。虬髯鵠眼。固昂藏一男子也。雌龍亦一好女子。雖不逮瀟海女君之美。然霧鬢風鬟。丰姿綽約。殆如神仙中。人生飛劍欲斬鼉



龍。鼉龍知不敵。急遁去。雌龍吐水以淹生。生以劍揮之。水反倒注。蓋生劍首有辟水珠也。雌龍乃驚而奔。師潰。生率衆軍追之。直搗其巢。鼉龍爲追軍所圍。不得脫。生至斬之。士氣大振。雌龍據其國之積石山以求和。且請願與生結伉儷。是山險阻難攻。珍寶山積。固董卓郿塢之類也。生曰。忘夫事仇。抑何淫而無恥哉。是真披鱗帶甲之儔。殺之何足惜。揮軍環攻。歷三晝夜。始破。遷其貽。盈百車。覓雌龍弗得。繼知其縊於荒谷。乃具棺葬之。撤師凱旋。還報於女君曰。幸不辱命。女君郊迎三十里。待以上賓之禮。賜以黃金萬鎰。白璧十雙。明珠百琲。錦繡文綺。皆千端。他物稱是。特張盛筵。餞之於別殿。妙選女樂百人。各就班行。彼歌此舞。更迭迭進。具有五花八門之觀。又使演錢塘破陣樂。聲音雄壯激烈。聽之殊令人興勒銘燕然之思。讌畢。仍命前戎裝人駕車送之歸。及門而覺。則几上一燈熒然。萬籟皆寂。寓童倦伏几下。猶未睡也。生追思所夢。歷歷在目。歎曰。此何異邯鄲道上一枕黃粱哉。世上功名富貴。一切皆作如是觀。遂作書辭其戚。不復爲關外之行。方擬返旆。忽有貴客欸關至。邀往觀海市。生以初不相識。辭



不赴客曰。此百年一次。爲商家盛典。亦海國之大觀。今歲以荷蘭王子適來。鬪奇炫富。矜多競勝者。必倍於往日。君如有財。天下之異物。不難致也。再三固請。生乃許之。貴客早備舟以待。雙輪激水。其捷若飛。既至市肆環集。珊瑚珠貝。火齊木難之屬。大半不能辨識其名。酒樓茗寮。多設於臨街。生見一當壚女子。容華娟秀。似曾相識。徑入投錢曰。聊乞一盞。藉以解渴。女子睨視生而笑曰。君頗憶別殿歌姬否。何別未數日。已淡漠無情也。生始恍然自失曰。卿那得來此。曰。隨女君俱至此間耳。相距百餘舍。有萃珍園。室極宏敞。卽女君之所設也。君盍往乎。當有所得。女君固望君久矣。彼貴客者。乃女君之所使也。特爲先路之導。言次。貴客至。偕生聯騎而往。奇珍瓌異。爲生平目所未覩。別一室盡儲前日賜物。貴客謂生曰。此皆君之所有也。今日君當載以俱歸。生請一見女君面爲伸謝。貴客曰。人神道殊。幽顯路異。事已洩露。似不宜再瀆也。當壚女子以與君有夙緣。故女君特以賜君。用侍巾櫛。備箕帚。此女有宜男相。他日必生亢宗子。以延嗣續。君雖抱負異材。然非功名中人。歸後不必作出山想矣。今日擁鑑寶。對



佳麗。載西施一舸以東。豔福亦不淺哉。遂送生登舟。而女子已先在舟中。一帆風順。直達崇明。逮曉。生推篷窗而望之。則舟已繫於已之門外石樁上。生乃偕女入室。而呼臧獲輩出運物。竟日猶不能盡。一夜與女同夢。正酣。忽覩偉丈夫昂然排闥而進。曰。曩日寶劍可賜還也。助君名成利就。亦思所以酬師哉。生方欲起謝。遽拍其肩曰。勿忘。遽然竟醒。起視匣中劍已杳矣。翌日往尋古塚。爲之地築牆。樹碑碣。種松楸。建屋十餘椽。置守塚者司祭掃。更購田百畝以奉關春秋祀事焉。

藥孃

鄭篠史。汴人。僦屋維揚爲寓公。其居近小金山。後購冶春園遺址。葺而新之。樓臺亭榭頗有可觀。又復疊石爲山。引泉作池。池流曲折。駕以飛橋。東西迴廊周繞。隨地勢高下爲參差。最奇者爲芍藥園。園前有門。扁曰塵飛不到。字勢飛舞。有逸趣。呂仙降乩筆也。一入門內。便見高峯插天。循徑而上。路殊紆徐。既登絕頂。有亭翼然。倚欄縱眺。全園盡在目中。既達平地。則彌望皆芍藥也。雕欄石磴。



環護倍至。中間所植爲金帶圍。尤稱名種。相距數十武。有樓五楹。極軒爽。樓上藏書數萬卷。細帙縹函。什襲珍皮。多人間未見本。樓左偏葡萄作架。薜荔爲牆。槐榆千章。芭蕉百本。覓路而入。綠蔭森沈。精廬三楹。爲閒時憩息所。盛夏居之。幾忘炎燄。牛雖坐擁厚賞而不喜居積。會計之事。悉委於人。讀書之暇。惟知詩花玩石。此外別無所好。納二妾。一曰綠媚。一曰素修。皆虹橋小家女子。頗識字。生另構二室以處之。月榭雲窗。備極幽麗。室外雜植花卉。二室遙隔半里許。通以閣道。如亘長虹於半空。二女有時靚妝炫服。憑朱闌而延佇。見者疑爲閨苑神仙。縹緲天外。生分宿二女處。月不過數日。偶有餘閒。卽課二女以唐宋人詩詞。二女志甚相得。序齒以姊妹稱。綠媚年十七。素修年十六。花貌玉肌。堪稱雙絕。素修於書史尤慧警。一夕素修方臨窗握管書字。忽見窗外人影幢幢。疑爲綠媚潛踪而至。因隔窗呼曰。綠姊何不卽入。乃作門外漢。須知闕觀非正道也。旋聞有彈指聲曰。旣欲我入。何又閉門拒客耶。其音清銳。絕不類綠媚。姑啓雙扉。女已掩入。燈下視之。意態妍麗。丰韻娉婷。豔發於容。秀入於骨。世間無此絕。



色女子也。不覺錯愕卻步。女曰。姊幸勿驚。妹來伴寂寞耳。請觀與卿家綠姊孰勝。素修曰。小園與外間隔絕不通。姊何由至。女曰。妹久居尊園。姊自不識耳。妹來欲出小詩奉教。幸勿瑣瑣固詰。以敗清興。袖中出詩本一束。擲素修前。素修視其籤。題曰紫霞軒吟草。下署竹西謝春芬藥孃著。於是始知女字藥孃。開卷七絕一首。句妙欲仙。心甚好之。竟忘其爲宵深地僻。從何處來也。亦出所作示之。相與娓娓談詩。燭屢見跋。呼婢瀹茗以解渴。佐以餅餌。曰。倉卒未知姊臨。不能作咄嗟主人。姊勿怪也。俄而村雞唱曉。女乃別去。素修約以明夕來。女曰。明夕子有心上人至。恐無暇念妹矣。素修秉燭送之出戶。方致聲珍重。而女去已遠。翌晨紅日上簾。素猶未起。梳洗方罷。生適來見几上詩草。詢何人作。答以鄰女。並不言其故。生見其詞語清新。爲易數字。并加評焉。夜果宿素修所。素修訝女若預知者。越一夕微雨廉纖。挑燈獨坐。正思女不置。隱隱聞遠處有屐齒聲漸近。并聞笑語聲。知是女來。啓戶俟之。見女已立窗外。更偕一人至。並入室中。女無暇寒暄。卽坐几傍。捉足脫屐。易履曰。今日憊甚。素修視同來之女子。長



短適中。纖穠合度。雲鬟霧鬢。飄然若仙。與女固堪伯仲也。爰詢姓字。曰姓徐。字玉孃。前居蜀岡。今處尊園。以勢分懸絕。故未敢驟攀清話耳。素修曰。既忝姊妹行。猶過作謙語。是見外也。今而後。請勿復爾。因詢玉孃曰。既與藥姊同居。當必能詩。如攜佳作來。請以見示。共相欣賞。玉果出一冊於懷袖間。書其眉曰。蘭因賸稿。素讀其詩。情致纏綿。遠勝已作。更深悅服。由此二女與素往來綦密。有時二女令侍婢攜酒肴來。熱氣蒸騰。若新出於釜。異饌醇醪。莫能名狀。素修益奇之。思禮不可不答。特出己貲。密囑廚孃。爲備盛筵。今夕將以讌女客。且戒勿洩於人。適綠媚之雛鬟曰。蔬香者。以事至厨下。聞刀砧之聲。喧徹於外。雞豕魚蝦。堆案盈几。問今日豈主人生辰耶。抑別有喜慶事也。有竈下婢與蔬香相稔者。附耳告之曰。今夕素孃讌客。豈綠孃未見請耶。不然。安有不知。蔬香忽忽回面。有喜色曰。我孃今日食指動否。夕間素孃大開東閣。我孃當必預列。綠媚曰。此時已晚。尙未遣使來邀。中必有故。我當往探之。逮夕從複道持燈往。甫近已聞笑言喧雜。七箸觥籌交錯之聲。從窗隙窺之。明燈朗耀。客座二女子美麗異常。



玉色雙輝。珠光四照。思戚串中並無是人。當必有異。敲扉竟入。笑曰。不速之客。一人來。素修卽起相迓。曰。難得阿姊自來。二女亦殷勤行相見禮。曰。素知綠孃美。今日見之果然。不覺自慙形穢。素修遽拍藥孃肩曰。我見猶憐。何況老奴。玉孃曰。我每見素姊。輒自歎弗如。爲不樂者竟日。於是四美合尊促坐。洗盞更酌。或折花枝以當酒籌。或擊鼓傳花。或彼此拇戰。釧動花飛。藥孃量最豪。飲無算爵。更闌始散。綠媚問二女住何處。曰。距此不遠。山後卽是蓬廬耳。二女旣去。綠媚備詢顛末。歎曰。其來也突兀。其去也杳忽。其言所居也支離。此渺爾培塿。不過土戴石而成者耳。安有廬舍在其間。如有之。何我出入不一見哉。以我揣之。必是靈物幻化。非鬼卽狐。素修怫然曰。狐鬼而能幻人形。事或有之。至狐鬼而能詩。妹未之聞也。卽出二女詩冊與之觀。綠媚見藥孃詩卷有生筆跡。驚問曰。豈郎君亦與相見乎。素修曰。郎君但見其詩。未覩其人。妹亦不敢直告也。是夕綠媚卽與素修同宿。生詣綠媚所。入房寂然。蔬香告以赴。素修謙有女客在故也。生遂獨眠達旦。循閣道而回。遙見二女子一衣紅一衣白穿林中而出。由石



徑登山入林深處。忽不見。生因默識之。逾數日。綠媚素修俱集在書樓下。生偶述二女服色形狀。曰。與阿素作詩友者。是此二女歟。素曰。髣髴似之。生曰。測其踪跡。殆非人歟。素修聞言。殊不悅。約生俟其來入。與之言。疑可立決。夜間。二女偕臨。詞辯鋒起。須臾。生入。二女欲避去。素固挽留之曰。何妨以通家禮見。昔謝道蘊施青紗步障。與小郎解圍。此姊家故事。甯不能效之耶。二女遂出見生。元言奧旨。持論縱橫。生不能屈。歎曰。女相如洵辯才無礙哉。藥孃曰。聞君家多藏書。何不令余入而縱觀。以擴眼界。生訂以明午。翌日。二女果至。生導登書樓。玉軸牙籤。一一指示。二女歎爲大觀。藥孃曰。世徒知寶宋板書。視若拱璧。空使觸手若新。曷嘗細心自校。此真耳食目論之士也。雖多奚足貴哉。二女由是又與生爲談友。雖日間亦留不去。談論則並坐。飲食則同席。絕不避嫌。每值花辰月夕。輒置酒讌賞。生居中而四女環侍焉。飛翠傳觥。情殊相曜。然皆以禮自持。毫不可狎以私。生愈敬而愛之。曰。與二姝交。正如對名花。止可餐其秀色耳。一日。二女至。容色慘沮。藥孃謂素曰。妹與姊緣盡矣。他日姊如相念。就妹沒處掘土。



三尺餘。有琥珀一方。卽妹精誠之所結。置之佛前。香花供奉。三十年後。可得往生淨土。姊幸勿忘。玉孃在旁。嗚咽弗能成聲。曰。姊死。妹豈忍獨生。素方曲爲慰藉。忽窗外黑雲如墨。風雨大作。二女倏不見。頃之雹下中庭。紫芍藥蹂躪殆盡。逾月。樓西玉蘭一株。亦憔悴死。

## 李延庚

李延庚。字少白。西蜀人。工詩詞。爲人頗具豪氣。少好擊劍。及長。以爲不足學。遂專心於文史。聲名藉甚。性好遠游。已三涉峨嵋。窮其佳勝。以應京兆試。入都。見集於都下諸名士。終日惟酒食游戲徵逐。放言高論。自負不可一世。及觀其所作。剽竊陳言。餽釘雜學。直可投諸溷廁。豈第覆醬瓿而已哉。以是杜門不交一客。雖在輓紅十丈。如處深山窮谷中。僦居西城外極樂寺。寺四周皆水。碧漪蕩漾。其清澈底。蓋高梁橋水。其源出自西山澗中。去此而入玉河。兩水夾一堤。堤上多種楊柳。細葉長絲。臨風飄拂。岸北數十里。大抵皆招提蘭若。低昂疎簇。紺宇紅牆。與綠樹參差相間。境殊幽勝。其與僧寺毘連者。多富貴家別業。泉石花



木之美。樓臺亭榭之麗。各擅其奇。生於讀書之暇。杖策出游。信足所至。每遇風和日暖。鳥語花香。拂石小坐。徘徊不忍去。見園扉有啓者。闐然竟入。尋花看竹。不問主人。園丁亦習見之。不以爲異也。寺相距里許。萬駙馬莊在焉。莊曰白石。以在白石橋北而得名。時值中秋。清光皎潔。懸照萬里。生愛於爽閣觀月。遂撲被往宿。一夕酒醒夢迴。月光射疎櫺。松柳竹柏之影。疎密縱橫。映於窗紙。殊有畫意。生頓觸所好。披衣啓戶而出。露立中庭。舉頭觀玩。忽聞隔院有婦女笑語聲。生心異焉。知莊左右並無居人。此聲何自而來。適牆角倚有一梯。日間園丁折花之所置也。生登梯以望。隔院遙見婦女五六人。並北地裝束。所操亦北音。兩婦年皆四十許。淡妝素服。丰韻幽嫺。餘俱女子。年均十六七。惟一最穉。僅十四五齡。並玉貌綺年。風流靡曼。瀕池有巨石一圓如几。四周皆石磴。環池悉碧玉闌干也。聞兩婦呼雛鬟掃石滌磴。薦以氈氍。須臾雜陳杯盤七箸之屬。兩婦與諸女子團圍環坐。一女子曰。今夕開筵玩月。不知誰爲東道主人。右首一婦曰。是乃六妹之雅意。余妯娌忝爲食客。豈不愧死。左首一婦曰。今春讌賞牡丹。



亦係六妹傾囊。本約醵錢作答。至今尙虛此諾。迴憶盛時一日兩筵。曷勝惆悵。右首婦曰。李姊何爲話及疇曩。使人抑鬱不歡。尙憶李建泰出師西征。我家特奉朝命以太牢告廟。此時何等烜赫。曾幾何時。滄桑變易。抑何速耶。左首婦曰。當田妃死時。我等歎爲無福。安知異日後田妃而死者。萬不及田妃哉。我家阿翁年七十有餘。猶稱矍鑠。諸子皆官都督。諸孫亦並執戟明光。有位於朝列。一朝變起。同殉國難。由此觀之。高壽亦豈得爲福哉。右首婦曰。我家阿翁位崇職重。已躋太傅之列。宗人府印璽爲其所掌。嘗以親臣隨侍經筵。每值文華進講。佩刀入直。此時何等寵榮。今日思之。恍同一夢。當李姊捐軀赴井時。儂亦思投於水。躍身清流。以隨所天。不料後有抱持者。則侍婢小菑也。至今以爲恨。左首婦曰。聞阿妹歸家。越歲不食。旬日而死。此事更慘。試思絕粒之難。何如身問水濱之易乎。末座一女子作嚶嚶啜泣聲。羣起勸止曰。六妹情傷矣。如有再提前事者。罰以十觥。言時酒肴亦至。羅列幾滿。旋聞酬酢巡環。互相歡飲。右首婦曰。當日賞牡丹詩。七妹爲原唱。六妹有和章。所吟佳句。尙憶得否。末座女子答曰。



此詩早付之荒烟蔓草矣。惟壁間留有雅流名句。尙記一二。如分香妝閣。照擇圃。几瓶栽樹。轉尊前影。花愁暗處春。頗覺其工穩耳。東座一女子曰。昨繞柳溪而過。偶經松軒。見軒中有一俗客在。箕踞獨坐。手持長吉歌詩。呓唔不輟。妹聆其句。訛字舛。不覺失笑。渠驟聞人聲。昂首四顧。妹匿身山石後。竟不之見。俄而吟聲又縱。妹戲剪一紙蜈蚣。自承塵墮下。渠遂倉皇遁去。日長無事。消遣此荒。愴以解閒悶。亦殊快意。生聞之。憶得昨日事。不禁失聲驚詫。座中一女子狂呼曰。牆頭有賊。旁有侍兒曰。恐是騎牆狀元。否則張琪來窺雙文也。生知不能隱。急躡步下梯。闔扉遽寢。翌晨隨所見而跡之。石几之側。果核狼藉。燭淚酒痕。髻髯猶在。生每至夜間。必梯垣往窺。顧數夕杳然。殊無影響。生遂遷宿於前堂堂三楹。軒敞異常。當海棠花時。朱絲竟丈。搖曳於松槐之間。松虬槐老。勢並突出林表。後堂之北。松樹五株。老幹紛披。夭矯偃蹇。狀若攢擎。由曲徑而登。則爲土山。其南乃鬱岡亭也。俯瞰荷池。有如圓月。兩旁楊柳扶疎。陰翳蔽虧。一日生盤旋而上。則亭中已有有人在。視之。卽前夕東坐女子也。見生嫣然一笑。方側身欲



避去而生已至前。向女長揖。笑問前日作蜈蚣之戲者。非卿也耶。幾累人嚇殺。女曰。男兒膽大如鼯鼠。一何可哂。亭中槩几湘簾。筆床硯匣。位置楚楚。東西列櫺。二縹帙。綈函。殆盈掬架。生曰。此間奚來書籍。女曰。是處本爲儂誦讀之所。書籍筆硯。儂自攜來。初不虞君之涉我地也。生偶翻案頭卷帙。有一冊題其籤曰。長夜愁音。閱之皆紀明季宮闈遺事。其下署名則萬瑞珠蘭芬。生知爲女名。若字。玩其所書簪花妙格。娟秀異常。因謂女曰。夜來所言。我已盡聞。卿爲萬家第七女公子。其行六者。當是卿姊。不識爲同母所生否。女曰。儂父後房凡三十六人。擅專房寵者惟八人。儂母樊姬居長。六姊之母戚姬。位居其四。因生儂姊妹二人。在八人中尤嬖。生問兩婦是卿何人。女曰。左首者爲伯兄長祚妻。右首者爲仲兄宏祚妻。皆娶自京師大家。伯仲二兄咸庶出。我父最所屬愛。生曰。卿嫡母爲瑞安公主。卿名何得以瑞稱。女曰。儂名本爲蕊珠。六姊名爲蕊英。字蕙芬。後余姊妹爲嫡母所撫育。賜以今名。欲久而勿忘也。生曰。卿姊妹亦於國破時殉難否。曰。非也。並以弱病早夭。葬於西山祖塋。今墓碣猶存。女應答之間。語柔



詞媚吹氣芬馥。出自齒際。生細視女。冰雪爲肌。瓊瑤作骨。兩頰薄暈。如泛朝霞。眞神仙不啻也。不覺意爲之奪。雙睛專主。逾刻不瞬。女笑曰。目灼灼抑何賊態。未改。昨夜牆頭。今朝亭角。其將爲非禮越分之舉耶。生驟聆此言。疑女意已許之。遽爾屈膝下跪曰。願諧百年偕老之歡娛。而結千載有情之眷屬。永成伉儷。無間幽明。女益笑不可仰。手拍闌干曰。請起而言。勿惡作劇。此君自向牀頭人演習長技。施之於儂。殊覺英雄氣短矣。世間所傳幽歡冥會之事。盡出文人妝點。悉屬寓言。君乃信以爲眞哉。卽如儂之形質。可聚可散。徒以精靈未泯。故尙游戲人間。然不過宜於冷靜幽獨之境耳。其時則月白風清。其地則深山昧谷。寂寞無人。自行其適。安能再履塵土。在熱鬧場中作生活哉。君休矣。勿生此妄想。生恍然若有領悟曰。人與鬼旣不可合。然則鬼與鬼亦有樂趣乎。女曰。旣爲鬼矣。一切皆空耳。目口鼻舌意旣無。則色聲香味觸法概無所著。惟以生前善惡業。墮死後苦樂趣。容或有之。所語苦樂皆由心生。刀山劍嶺。餓坑血湖。不過爲下等人說法。非眞有之。大聖大賢。極奸巨惡。可以常存。神靈仙佛。精氣不消。



時至則滅。或久或暫。總視其功行何如耳。其餘衆生。旋生旋死。忽有忽無。羣入於覺海之中。爲一氣之所鼓盪而已。生曰。妙哉此論。聞所未聞。向女膜拜。環繞三匝。再欲視女。女倏不見。亭中所有。一切皆杳。

## 田荔裳

田荔裳。字補雲。洛下名孝廉。家擁厚貲。田園廣斥。喜蒔牡丹。多異種。魏紫姚黃。不足多也。春時常招友朋賞玩。一夕宴罷。宿蝶未來。銀蟾猶皎。花下微聞歎息之聲。衆咸駭異。生妻織雲女史。出自名族。識字知書。能持大體。因爲生言興亡盛衰之微。盈虛消息之理。須先戒懼修省。默弭不祥。生亦然之。是秋中庭桂樹忽萎。生妻感病旋殞。生奉倩神傷。安仁抱痛。在內閣中。觸物生悲。淒然不能成寐。乃遷於外室。屏人獨宿。時當九月。節逾重陽。冷雨淒風。益形蕭寂。挑燈夜坐。哀思縈懷。正欲拂衾展簾。忽聞窗外有吟詠聲。音細如女子。心疑焉。啓戶覘之。隱約見一女郎。高髻淡妝。獨步迴廊。往來蹀躞。知雙扉已啓。乃迎就生。生於燈下得覩玉顏。容華絕代。天人不啻也。不禁驚喜。卻立。女已入內。向生斂衽作禮。



生亦答拜。因詢風雨如此。又逢深夜。何閨閣嬌姿。不憚孤行遠涉耶。女微笑不言。生問姓字。自言姓孫。字韻史。一號蓮僊。距君家只數武而遙。君自不識耳。女卽坐生案頭。翻弄書籍。見生悼亡諸作。曰。抑何哀怨之纏綿也。殊令人不忍卒讀。然君夫人在地下甚歡樂。恐不復念君矣。生曰。卿何以知之。女初不答。固詰之。乃言。今地府有女才子之選。君夫人名列第一。本備內宮教讀。及見君夫人容爲諸才女冠。九王子悅之。將選爲正妃。不日成禮。生聞之不勝嗚咽。繼謂女曰。與吾妻爲伉儷。雖僅三年。然深知其性情。秉潔懷貞。死而有知。必不肯再嫁也。卿旣知之。乞爲我一探確耗。自當圖報。女諾之。期以明夕。於時窗外雨聲淅瀝。益擾愁心。生戲謂女曰。今夕卿不可歸矣。盍留宿此。女曰。生平不慣與人同榻。必欲余留。請君處下牀。余居上牀。生曰。可。遂分衾褥各半。獨缺一枕。女見几上有粵東攜來之磁枕。曰。此亦可用。生睡籐床。頗覺安適。聞女轉輾反側。久而不眠。問之。曰。膽怯也。生曳履下牀。徑就女曰。我來伴卿何如。微近女側。覺吹氣如蘭。異常馥郁。繼以手探其衾。則密裹周身。無隙可入。生強曳焉。女急以雙手。



持之。生偶觸玉臂。滑膩如脂。不禁心爲大動。旣諧繾綣。翌晨遂留不去。生卽出妻平日所用粉奩脂盞。供女晨妝。朝起視之。淡掃蛾眉。愈形斌媚。生暱愛綦深。幾於跬步勿離。女留匝月。生覺精神倍爽。衣袂間芬芳襲人。因疑女爲神仙中人。如黃姑織女之偷降凡間也。因戒家人毋得妄傳於外。有詢女之來由者。託言迎自西城謝家。將以爲續娶地也。友朋中有以執柯進言者。悉婉卻之。逾年懷妊。女卽不食。朝夕所飲。惟蔗漿杏酪而已。身亦倍重於往日。及產舉一肉毬。片片若花房之含苞。拆而觀之。中一男也。啼聲甚雄。闔家杜慶。彌月設湯餅筵。賀者盈庭。羣請女出見。女盛妝立屏角。向衆盈盈下拜。丰神絕代。儀態萬方。見者皆驚以爲人世無此麗姝也。不識生之獲此。幾生修到。於是外間衆議沸騰。猜疑日至。一日女欲歸甯省父母。因請於生。遣臧獲備舟車。生曰。卿前言家在鄰近。今何兩歧耶。女曰。前日寄居戚串處。故云然。今將歸吾故里。一水迢遙。非舟莫渡。伊川之東。衡廬在焉。君何不同往耶。女去三月始返。攜一妹至。字韻秋。號蓉仙。年僅十四五。清臚倩盼。姿態娉婷。與生初覲面。紅暈於頰。問答之間。不



能措一詞。生見其嬰伊可憐。亦不復盡其語。欲以西院處之。使婢紅于相伴。逮晚蓉仙不肯往居。必欲與姊同宿。百方慰遣。卒不從。每夕姊妹同床而眠。生反被擯於外。一夕生歸頗晚。醺然有醉意。倒臥女床。搖之不動。不得已。夾生而睡。生夜半酒醒。暗中摸索。不辨何人。但覺豐若有餘。柔如無骨。一縷清香。直參鼻觀。帳隙略露微光。逼視之。則其妹蓉仙也。含睇歛息。香夢方酣。生不忍驚。擁之於懷。天明蓉仙始覺。推生而起。泣謂姊曰。妹今日必歸去。豈能堪此強暴耶。生力自剖白曰。但親香澤。未涉於亂。卿乃慧心人。豈猶不自知耶。蓉仙俯首拈帶。細思昨夕情事。乃不復言。由是蓉仙分宿外房。仍令紅于作伴。睡於別榻。與姊繡闥僅隔一牆。見生並無所避。時依肘下。執卷問難。奇字疑義。反覆辨析。生不能屈。歎曰。此辯慧女子也。他日青紗步障。可爲小郎解圍。一日爲生前室三周年。延高僧作佛事。鐃鈸鐘磬喧聒一堂。又於別寺誦梁皇懺四十九日。生迴憶前塵。泣然流涕。因謂女曰。前日托卿所探事。何以至今無一言。豈爾時故作譚語耶。女曰。所以不言者。恐傷君心耳。當日君夫人爲九王子所見愛。已遣鳩媒。



通雁幣。方使入門徑前致詞。君夫人怒擲聘物於地。曰。宮中教讀之任。所不敢辭。若以非禮相干。雖死非所聞命。且凡間燕雀。豈能匹天上鸞鳳。如不獲已。燄坑血湖。刀山劍嶺。皆我畢命所也。一任處置。何足懼哉。九王子聞言。怒甚。令裸體置之寒冰獄中。曰。適足煉我玉骨耳。復令投之洪鑪。曰。鐵心石腸。歷劫難鎔。九王子見其不屈。氣爲之奪。然猶未肯遽止也。旋爲閻摩主者所知。嘉君夫人守節弗渝。戒九王子弗讐。令往生金閻爲富室女。來生與君仍結夫婦緣。今入世已三年。君今可轉悲爲喜矣。生問在金閻何處。曰。緣至當自知。記取十三年後。有五羊使者來。此其時矣。生因謹誌於冊。正言際。閻人入稟。有自南海至者。輿從烜赫。狀似顯宦。言必欲面見主人。生視其名刺。初不相識。姑出與談。則其人殊魁梧俊偉。談吐生風。自言新卸增城縣任。茲將入都引見。余戚孫笠舫。隴尹。現亦需次粵垣。與君有葭莩親。有書達其女韻史。余爲作寄書郵。袖中出一函致生。忽促遽別。生持函入內。與女觀之。內言阿秋年已長成。當爲擇配。如意中無可選之人。卽歸田生。效娥英故事。亦無不可。青鳥使來。卽汝從姊之壻。不



妨出見也。女商之。生生初佯爲不可笑。曰。恐醋娘子想喫楊梅。將從何處覓倉庚羹耶。女曰。檀奴抑何狡獪哉。欲取姑舍。欲擒姑縱。已如見其肝肺。儂無妬意。何煩療哉。越一年。蓉仙年已十七。元宵賞燈後。卽令諏吉完婚。一時禮儀之盛。器物之華。服飾之麗。遠近來觀者。無不嘖嘖歎美。賓客濟蹕。冠裳畢集。向時納女。遠不能及。人皆稱女之賢。生擬赴春闈。公車北上。二女羣勸止之。曰。君今日左對尹邢。右擁施旦。室藏佳醞。園有名花。每值良辰美景。月夕花朝。置酒並酌。怡然共樂。君倡於前。妾和於後。詎非天壤間一大快事哉。恐閨苑神仙。亦無此樂趣也。何必于役道途。再作春明之夢。卽使入詞林。登玉堂。亦不過世上浮榮耳。何足爲重輕。如君必欲行。眞身有俗骨哉。况儂姊妹侍君衽席。要亦短緣撮合耳。他時恐悔之晚矣。生乃止。一日庭中牡丹大放。花朵皆巨如盆盎。活色嬌香。絢爛奪目。生方與二女舉觴酬勸。忽報前時增城縣令復來。生卽出見。自言已爲廣州太守。茲已超擢道員。因晉都門。迂道過此耳。翼日生設盛筵。招之同賞牡丹。客贊譽不絕口。而盛稱一黃一紫爲羣花之冠。因其異種。將攜之歸。生



難固拒。不得已。分植於盆。贈焉。自以爲拱璧之貽。不是過也。不意客去後。入視二女。同時抱病。月慘花蕙。容光憔悴。呻吟之聲。不絕於耳。欄前花萎。閨內人亡。生哀痛欲絕。盡以金玉珠寶爲殉。及葬。舉其槥。輕若無物。生自此不欲居家。出游江浙。聊解愁懷。偶經金閶城畔。小住寓齋。同人邀往留園。泛舟偕去。畫船櫛比。士女如雲。生特賞識沈金蘭。以爲可獨步蘇臺。於園中見一女子。舉止態度。髣髴似織雲。不禁注目視之。女廻顧見生。恍若似曾相識。訝其久矚。轉眸一笑。珊珊行遠。託人訪之。知係巨室。浣媒聘焉。卜宅於吳門。偶與話織雲舊事。女不能對。

## 畫船紀豔

錢江畫舫。夙著豔名。自杭州之江干。溯流而上。若義橋。若富陽。若嚴州。若蘭溪。若金華。若龍游。若衢州。至常山而止。計程六百里之遙。每處多則數十艘。少或數艘。舟中女校書。或三四人。或一二人。畫船之增減。視地方之盛衰。停泊處如魚貫如雁序。粉白黛綠。列舟而居。每當水面風來。天心月朗。杯盤狼藉。絲竹駢



羅洵足結山水之勝緣。消旅居之客感。箇中翹楚。首推觀鳳校書。碧玉年華。綠珠聲價。豐容盛鬋。光采照人。顧立亭亭。有玉樹臨風之概。工度曲。尤精琵琶。每一發聲。四座傾聽。性嫺雅。無章臺習氣。喜與一二素心人煮茗清談。娓娓不倦。西江二仰山人。隨宦來盈川。平章花月。眼界頗高。獨屢繩觀鳳之美於倚玉生。生素不喜作狹邪游。姑妄聽之。似未深信。中秋之夕。仰山招諸名流。讌集江船。強拉生往。時則秋水澄鮮。月明如晝。姬素妝淡服。秀媚天然。生一見傾心。兩情彌洽。華筵既啓。羣花紛來。燕瘦環肥。並皆佳妙。飯顆山樵時亦在坐。擇其尤豔者。各贈一聯以獎之。贈觀鳳云。觀山玩水風雙槩。鳳管鸞笙月一觴。贈蓮棣云。蓮子團圓徵吉兆。棣花翩反寄相思。蓮棣生長桐廬。住桐君山下。貌秀麗。獨冠一村。鄰家姊妹俱以西施相目。家貧親沒。遂墮風塵。非其素志也。贈檀香云。檀板金尊。得少佳趣。香溫茶熟。別有會心。檀香居富陽之小隱山下。亦小家女子。婀娜娉婷。別饒媚態。年止十六。梳櫛纔一月耳。贈翠鳳云。翠袖天寒曾倚竹。鳳釵春暖替簪花。翠鳳本錢塘人。住蓮花峯下。小名阿鳳。幼時膚白如雪。人戲以



白鳳皇呼之。及長。好著綠衣。因名翠鳳。贈沈香云。沈魚落雁傾城貌。香霧清輝憶舊詞。沈香乃富春江畔漁家女子。少長。態度苗條。眉目如畫。秀曼風流。迥超儔類。乃使之彈箏搗笛。品竹調絲。一學便成。妙合音節。曲師自歎弗如。山樵於時倚醉微吟。擘箋題句。揮毫染寫。墨瀋淋漓。無不各當其意。以去。一時畫舫中傳爲佳話。詠花生與觀鳳交尤暱。曾作本事詩上下平三十絕贈之。茲錄二首。以見一斑。重重香霧護雲鬟。楊柳腰支擬小蠻。記得秋江明月夜。一樽同賞六朝山。一溪新漲綠於油。檀板金樽破客愁。記得日高春睡起。泥人並坐看梳頭。蘭陵癡夢生。翩翩濁世佳公子也。慕桐江嚴陵之勝。買棹來游。徧歷花叢。殊少許可。偶遇姬於爛柯山下。奇賞之。謂其秀色可餐。寶光外溢。真得山川靈淑之氣者。流連匝月。纏頭錦費六百緡。生雖豪侈。而姬之美麗。亦從可知矣。嶺梅香裏。新船落成。開筵讌客。熱鬧異常。幾於燈火連宵。笙歌徹夜。曾經滄海客。贈以一聯云。偷遇詠花人。不妨載酒劇憐浣紗女。終須泛湖。蓋中遇惋惜之意。情亦深矣。同時有蓮棣者。與觀鳳年相若。名相埒。素面生嬌。自饒馨逸。性靜穆。寡言。



笑如幽閨處女。不求人憐而人自憐之。客或入一游語。面發頰不能答。篷窗多暇。刺繡自娛。詠花生眷愛尤深。芳情密締。綺語遂多。所作蓮溪行一篇。爲時傳誦。其詩云。玉宇淨如洗。星影銷欒檣。涉江攬秋色。花陰藏畫舫。青溪有小妹。泛宅波中央。一笑生百媚。俗慮消吟腸。相對各無語。羅襦聞幽香。羊燈明綺夕。鸞釵艷新妝。觴政不嫌虐。殷勤催酒忙。銀箏斷復續。珠喉清且長。夜靜霜柝急。綠波生微涼。曲終月墮水。汀雁飛成行。蓮棣得詩甚喜。置之粉盞鏡奩之側。時時吟誦。亦可謂深於情者矣。他如官妹之俊爽不羣。風流自喜。鳳玉之丰神旖旎。意態溫柔。蘭仙之嬌小玲瓏。動人憐惜。喜歡之面面圓到。落落大方。竹英則十五盈盈。聰明絕世。雲棲則華妝綵繡。婉婉宜人。高鳳則秀麗天成。不假妝飾。香媚則宛轉周旋。曲如人意。皆畫船後起秀也。丁亥四月初旬。天南遜叟作西泠之遊。泛舟於六橋三竺間。蓼紅荇碧。點綴生新。諸同人邀飲於三潭印月。剛值浴佛日。士女麇至。幾於袂雲而汗雨。僦樓外一酒家。買醉者無隙座。遜叟厭其囂。乃往靈隱。輿中見四山環合。蔥蒨撲人。不禁叫絕。既至。飯於方丈。蔬筍絕佳。



方偕同人散步寺前。瞥見魚軒絡繹而來。中有二女。裝束豔冶。殆不類良家。珊珊詣大殿禮佛。逖叟視其一。丰神淡遠。態度娉婷。秀靨承顴。長眉入鬢。其一秀麗天生。自饒柔媚。雙瞳點水。兩頰泛霞。鬪媚爭妍。堪稱雙絕。同人中有相識者。曰。一爲倩珠。一爲漱玉。畫船中姊妹花也。君旣贊賞。今日何不卽往錢塘城外一游。逖叟以明晨返櫂。辭之。二女游戲旣畢。遂出登輿。見逖叟襟邊繫一紅花。牽簾時。不禁向逖叟嫣然一笑。同人謂逖叟曰。君豔福幾生修到哉。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亦足以消魂矣。翌日逖叟解維啓行。夕泊臨平。孤枕不眠。一燈如豆。擁衾小坐。頗有倦意。忽見僕人持柬來邀。視之。則程姚二君招往畫船小飲也。并云。日間二美人已代致之矣。翩然而來。待君已久。逖叟遂乘飛輶而行。電掣飈馳。其去若駛。俄頃已至。竟登畫船。程姚兩君迎於船頭。二姝果在。詢其姓字。一曰繡雲。一曰韻芬。並餘杭人。而生長於錢塘江上者也。韻芬顧叟而笑。繡雲曰。覩君之面。似曾相識。不知從何處見來。韻芬曰。日間見之於佛殿中者。非耶。繡雲恍然拍掌稱奇。韻芬曰。頃邂逅於寺中。茲笑言於江上。詎非前因。二姝



皆矐就。叟韻芬屬意尤深。叟擁置之。膝韻亦不拒。柔情婉變。有如飛燕之依人。因欣然謂韻芬曰。今夕殆將償日間一笑之緣乎。爰絮問家世。乃知韻芬出自良家。頗嫺書史。早入章臺。非其所好也。叟曰。卿既能詩。何不袖攜鳳稿。示我一觀。韻曰。稿存兒所宿船上。非自往取。不能得也。請避人共往船頭。佯作玩月。吟與君聽。何如。叟許之。韻曼聲吟哦。自諧音律。消夏三絕云。水晶簾外曉涼時。嬾把牙梳理鬢絲。準踐檀郎花後約。緘書欲報怕人知。何處風來菡萏香。一番雨過一番涼。午餘繡罷渾無事。起看庭花影半牆。堦陰薜蔔手曾栽。瓶裏雙頭菜梢開。隔檻風過竹影動。偏疑人爲採花來。初秋二絕云。秋花石畔故開遲。新月窺人恰半規。自有茶瓜供消遣。當風枕簟未眠時。蟲聲咽共窗前竹。月影潛移牆上花。殘露無聲人籟寂。當天閒看玉繩斜。叟曰。雖是小詩。頗有思致。語甫罷。而繡雲自艙內出。轉詢能作詩詞否。繡雲曰。兒是俗人。不解掉文袋。若肯收作絳帷女弟子。授以秘傳。作亦非難。恐今之都知錄事輩。不足數也。叟見其性情慧警。教以作詩之旨。繡雲傾聽樂甚。頗有所悟。而程姚兩君來催入席。循環歡



飲酒罄無算爵。叟拇戰輒負。繡韻二妹爭爲之代。叟顧而樂之曰。此雖南面王不易也。席散更闌。叟不得歸。乃偕二妹共睡。左擁右抱。談詩達旦。繡雲曰。昨夕夢中亦得一詩。不知可否。叟令誦之。卽吟云。豆花香細月微明。小院新涼絡緯鳴。猶憶夜深渾未睡。一燈籬角捕秋聲。叟不覺拍案叫絕。韻芬曰。通夕不眠。茲始朦朧睡著。乃又被君驚醒。抑何惡作劇哉。以手擊叟頭。叟遽然而覺。則此身仍在臨平船中也。噫嘻。錢塘江上。畫船風景。誠不數珠海燈痕。秦淮月色也。

### 倪幼蓉

倪蓮臣。吳江人。世家巨族。坐擁厚貲。中年以後。喜作狹斜遊。曠之者多。擲纏頭千金無吝色。以是蓮臣游踪所至。咸奉承恐後。前後所娶。凡四姬。皆青樓中人也。一曰蓉仙。二曰蕙芬。三曰蘭韻。四曰梅修。並有所出。蓉仙生一女。尤慧美。幼卽喜書史。過目自能背誦。聲琅琅然。如瓶瀉水。蓮臣顧而奇之。常拍其肩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但惜是不櫛進士耳。女名鏡芙。字幼蓉。於諸姊妹中齒最稚。諸姊妹悉聯姻於顯宦。而女獨苛於所擇。低昂苦不就。蓋其厭薄紛華。芥視富貴。



素性然也。其母常謂之曰。兒今年已十四歲矣。及笄之年。轉瞬間耳。苟執持已意。無所許可。豈將以丫角老耶。女曰。兒有上一聯於此。若能對者。卽爲我偶。因書以示母云。妙人兒倪家少女。蓮臣睨之而笑曰。此真古今無對。獨一少雙者也。何處再覓本地風光耶。女少長喜閱道藏書。且多妙解。於爐火鉛汞之事。獨不深信。曰。學道深者。當煉內丹。若外丹究屬旁門。未足恃也。人以女言爲迂。而女學道之志益堅。平日有戚串至者。往往匿不肯見。婆婆一室中。堆案盈几者。皆道書也。講求吐納導引之術。長生久視之方。女父適患痢疾。久不能愈。徧覓奇方。終無所驗。諸名醫皆束手無所施其技。女晝夜奉侍。稱藥量水。罔敢稍怠。幾於衣不解帶。目不交睫。女視諸方皆難治病。爰以己意選各藥。君臣相配以三昧火煉之。宵半進之於父。甫下喉。卽覺丹田氣暖。久之腹中作雷鳴。一瀉而愈。曰。快哉此劑。殆同仙液靈丹。決不出於世上庸醫之手。女因詣前自承。由此人稍稍異女。或以疾病詢。或以休咎問。女頗厭其煩。距女舍數里許。有尼菴曰準提寺。縉紳家之私廟也。女父亦嘗布施以護法檀越。稱菴有新至一尼。曰蓮。



因精通內典。冶麗絕倫。年僅十七八。固大家女子。因結姻名族。婚有期矣。而夫忽以療疾殞。痛不欲生。幾至相從泉下。戚屬勸之。遂負氣祝髮空門。與女本係姻婭。自幼相識。女稟於父。亦欲至菴清修。與蓮因爲伴。結世外緣。父初不許。而女請益亟。遂任之。一切供給。悉自家攜至。一日女晨起。見几上有棗。其巨若瓜。詢所從來。莫有知者。徧示衆尼。羣相歎異。爰剖食之。味甘芳沁齒頰。蓮因曰。曩時航海。經山東。飄擱一島。覓得巨棗數百枚。人食之。賴以彌月不飢。逮後風引船開。島忽不見。人乃悟爲安期生島。此棗與昔髣髴相似。殆亦安期生所貽乎。女笑而弗信。睡至半夜。好夢忽醒。瞥見一人。從帷幕中蹣珊而出。年止十五六歲許。面同滿月。眼若明星。雙髻簪花。如世間所繪劉海狀。手捧巨棗兩枚。置於牀前妝臺上。悄然自去。女不禁大驚欲呼。暗不能聲。久之始呼二婢至。示以兩棗。并述前狀。必欲究棗之所從來。正喧嚷間。蓮因亦來。女視其雲鬢惺忪。髮光可鑑。若已弛而復挽者。蓋蓮因雖洗妝滌慮。而萬縷青絲。猶未削去也。兩頰微紅。有如海棠初放。女屢目之。愈覺其斌媚。前攜其手。復爲覲縷以言之。蓮因笑。



曰。此間竟有神仙下降耶。此姊之清福。幾生修到。何猶疑慮作呆想哉。女曰。然則安期生。今在何處。姊必知之。問其何爲作此狡獪伎倆。豈神仙欲以翳形術。妄闖人閨闥哉。蓮因曰。言遠卽遠。言近卽近。情至緣到。自爾分明。疑之者禍來。信之者福生。蓮因獨處一院。室宇深沈。庭中片石孤花。別開靜境。樓凡三楹。湘簾。棐几。茗碗。香爐。潔淨無纖塵。迴隔。輦紅十丈。霧閣雲窗。人踪罕至。女亦從未至其室中。自被驚後。恒往小坐。愛其閒寂。以同居之說與之商。蓮因欣然諾焉。隨攜鏡奩粉盃而來。女處西偏。蓮因處東偏。因得朝夕相見。粥魚茶版。經卷蒲團。各自修持。一夕女與蓮因清話。宵深秉燭。送之歸房。恍見一人。隱身簾幙之後。燭光所注射。約畧翩翩美少年也。女不禁爲之卻步。蓮因笑曰。姊果何所見而懼哉。余豈眞預藏男子於夾幙間乎。當係姊眼花耳。卽引女徧燭其四周。杳無所有。女自歸房。懷疑莫釋。擁衾輾轉。不能成寐。燈影迷離之下。驟覩一人自牀後出。向女長揖。女鼻中忽聞一縷幽香。沁入心脾。雖雙眸炯炯。並不能語。四肢柔輓。若綿。莫克自由。其人卽登牀解女結束。任其輕薄。竟兩相偎抱而眠。天



明女始醒。催其人起身去。其人猶依戀不捨。細視之。與前時送棗之人。容貌酷肖。女方詰其何能至此。而蓮因已排闥直入。女意窘甚。殆無容身處。蓮因曰。我家男子被汝盜去。自後將何以酬我。女忸怩言曰。一惟所命。然累我者姊也。自此三人遂同宿一牀。年餘一道士云。自海外來。來覓蓮因。蓮因懼不敢出。匿於複室中。道士索之殊急。女乃出應。道士一見。卽太息曰。惜一好女子。侵染妖氣。日深矣。幸玉體雖瑕。道心未污。尙可救也。袖出紅綠縷各一符。三道囑女於其人來時。繫於其髮。一符默藏其衣中。俟其著衣下牀。立焚第一符。蹶地變形。乃焚第二符。縛之勿殺。以待我至。又於胸前出一黑索曰。但繫四足。彼再不能作怪矣。女如其言行之一符甫焚。卽從牀上踣地。衣冠如蛻。視之則修尾茸毛。一純黑狐也。女從未見此。手顫身戰。勉再焚符。狐遂伏而不動。女但以黑索拘攣其身。環之三匝。蓮因乃從牀上躍起。泣然出涕曰。殺我壻矣。我見道士必手刃之以報斯仇。雖然。姊心抑何忍也。獨不念同衾共枕情耶。女曰。觀此蠢蠢者。豈得爲人類哉。蓮因曰。此乃道士施其詭術。將人變畜。幻化以惑人耳。請去此索。



以淨水沐浴之。卽現原相。姊如不信。可靜觀妹之所爲。於是旣去。索復於狐毛片中。搜得符。并紅綠縷。悉投之火。水至和以藥粉。戟指向水。作畫符籙狀。自首至身。淋之殆徧。黑狐滾地一轉。頃刻間。復變爲人。美如其舊。但似覺不勝其憊耳。低聲謂蓮。因曰。余千年道行。今日盡爲汝輩所墮。行將入山修煉。不再履塵世。回首向女曰。忍哉。忽忽出門。倏忽已杳。須臾。道士至。蓮因逸去。問女曰。此事如何。女爲之述其異。道士出至庭中。仰空望氣曰。其遁猶不遠。我當追及之。不然。將仍爲汝患。擲劍向空。如長虹。騰身跨之而去。未一炊許。空中擲下一巨黑狐。其首已殊。毛革猶殷。女懼甚。不敢正視。閉門而泣。痛自悔恨。蓮因爲收葬之。別女出菴。云將哭訴於師。以正道士擅殺之罪。女仍返父家。嫁一士人。邑中名孝廉也。明年士人聯捷成進士。選授四川某邑令。道經峨嵋山下。層巒疊嶂。道路紆險。兼以林木叢茂。白日欲曷。忽聞山谷中有虎嘯聲。一時旋風驟起。葉爲之簌簌墮地。諸人毛髮盡戴。女與士人面色如土。俄頃。虎已至前。毛色斑斕。其狀甚巨。顧並不噬人。惟向女咆哮。作欲撲狀。方窘急時。一女道士飛輶馳至。揮



塵向虎曰。止止。虎遂曳尾而逝。蓮因謂女曰。我特來救汝。此卽黑狐後身也。欲報前日之恨。故俟姊於此。然事非由姊。彼亦知之。曩時道士羅師重罰。膺寺中灑埽役。禁錮終身。不得再出矣。姊本清修中人。爲妹設計誘陷。身後不得再證仙班。是妹之過也。此來聊贖前愆。姊今可安然前往。領取二十年富貴。遂向女作別。登車。颿飛電邁。頃刻已遠。女怔忡甫定。回視士人。卷曲伏地。喘不能語。女笑曰。君是男兒。膽量抑何如芥子大。既抵任。士人懦蕙。不能斷事。一切皆女代爲之。訟牒朝投。判牘夕下。署無留案。獄無滯囚。一邑咸服其明決。而不知皆由內助之力也。後屢以卓異擢任監司。得專制方面者二十年。旋升浙臬。順道遄回鄉里。乞假省墓。戚串家咸置酒爲壽。排日肆筵。窮極珍錯。一夕酒闌席散。忽有排闥入者。羽冠星帔。卽前日之道士也。直詣後堂。謂女曰。別來三十年。猶相識否。塵根日深。仙緣日遠。曩年吐納鍊修之法。猶記憶否。不妨晨昏演習。漸臻妙境。從來欲作神仙者。要亦非難。第一須從根本上做起。忠孝聰明。卽飛昇之妙訣。而尤又必廣行善事。能積三千功。庶幾可冀。他日功行圓滿。自能白日上。



升。汝在蜀中。長於決獄。平反甚多。剖冤析枉。所活無算。亦一大陰德也。貧道昨詣瑤池。上謁西王母。適王母赴碧霞元君之招。得遇呂洞賓師。乞其壺盧中丹丸兩粒。今願以奉貽。助汝成道。俾眞靈位業圖中。又得一女仙也。女既受藥。方伏地致謝。及起。則道士已杳。女自此辟穀。日惟飲水一甌。士人亦茹素誦經。不復作功名想。託言至浙。偕女入天台山修道。不知所終。後十餘年。有見士人於西湖靈隱寺者。已改鍊師裝。與之語。不答。疑其誤認。再尋之。倏忽不見。意其已仙云。

卷一

十二集



淞濱瑣話二

長洲王 韜仲弢甫著

魏月波

魏月波字蘂仙。構李人。其母妊時。夢一道妝女子。手攜花籃。中盛菡萏兩枝。紅白各一。母詢其名。曰我靈菡仙子也。住西方水雲鄉。知姆多情。宜生尤物。故以此贈。母拈紅花而笑。曰顏色頗嬌。請以貽我。仙子許之。囑曰。此花娟潔。出淤泥而不染。幸勿失其清修。致墮黑劫。言訖。稽首辭去。自此每夢。輒見一花供於瓶中。日漸長大。心甚異之。不敢言於人。一夕擁衾危坐。腹覺微痛。忽見瓶花大放。其長若人。自几躍地。予效人行。竟出房櫳。大駭急起。遙尾之。直入後園荷池中。月光皎潔。朗同白晝。池中荷花千百朵。爛熳如錦。花至池邊。不入水而登陸。旁有一株綠葉黃花。亭亭若巨蓋。宛轉庇覆之。花亦如相暱就焉。頃之。仍入羣花中。波光月影。互相吞吐。猝來一異獸。巨喙大耳。闖入池中。將羣花蹂躪幾盡。因大歎息。遽然而覺。乃一夢也。一燈熒然。視几上花固無恙。夜半遂產女。珍愛



不啻瑛璧及長。丰姿娟麗。有如初日芙蓉。遠近咸嘖嘖。豔其美。爭求婚焉。鄰氏子戚光瑛者。字夔石。雖不讀書。頗長貿易。善居積。性佻達。喜狹邪遊。一日偶見女於曲巷。若喪魂魄。曰。作官當作漢金吾。娶妻當娶陰麗華。若不得魏氏女爲妻。則今生不復娶矣。浼媒往求。女母婉言謝之。繼而冰人再三請。辭之益力。戚忿然曰。彼以奇貨自居。殆將作章臺中錢樹子耶。我必以計取之。女家雖非素封。而飲食頗可自給。女素嫻針黹。刺繡紋。售之於市。恒得善價。時爲顧繡業者。有少年曰吳桐仙。美丰姿。倜儻善諧謔。常出入女家。豔女之容。女亦愛其美。彼此目挑眉語。心許已久。苦不得間。偶游綺園。某宦之別業也。有樓臺亭榭之勝。時雖入春。游人未盛。園中有灑蘭精舍者。爲最佳處。外客率不得入。女曾偕某宦女同來此。識其門徑。遂導女伴往遊。坐甫定。女伴忽患疾欲歸。女送至湖石處。適與桐仙覲面相逢。女遂止步不前。謂女伴曰。姊可速返。妹欲於園中覓得蝴蝶花。攜歸作樣也。俟女伴行遠。徑攜桐仙手。趨入精舍而闔其扉曰。此間無俗客至。儘可消遣。精舍後有一樓。仿顧橫波眉樓而作。曲折通幽。重房邃室。霧



閣雲窗入者迷不得出。女導桐仙行。恍若熟遊地。有一室設有牀榻枕衾。遂諧  
繾綣焉。由此蹈隙相會。率以爲常。一日值戚亦在。見女與桐仙舉止。曰是可疑  
也。竊隨其後。路轉峰迴。別有一園。雙扉鍵焉。旁有小門。女手撥之。呀然而開。與  
桐仙俱進。而門遽闔。戚欲入不得。側耳細聽。聲息俱杳。細視旁門關鍵處。有小  
竇。僅容一指。戲撥之。而門自闢。喜甚。側身竟入。園中風景清幽。別無一人。林紅  
池碧。鳥靜魚恬。循山石犖确而行。得一洞。戚意必在洞中行。苟合。輕步屏息。委  
蛇而前。洞盡拾石級而上。得一樓。由樓轉而東。曲廊深處。皆密室也。抵其處。似  
聞人語。穴窗窺之。幽香一縷。透出窗外。竟不辨聲在何室。足力微倦。踞坐石磴。  
小憩片時許。女偕桐仙掀簾而出。見戚駭甚。紅暈於頰。戚亦起而去。園丁時方  
灌花。見之詫曰。此處豈汝等遊玩地耶。可速出。戚曰。汝不見一男一女。幽期密  
約。借汝地爲歡會。是之不察。乃反呵斥我耶。言甫竟。而女至。園丁睨之而笑。正  
欲詰問。桐仙袖出一紙。裹貽之。遂不語。女出。園丁加管鑰焉。自此遂不得進。而  
女之醜聲藉藉矣。遠近問名者漸稀。時戚已有妻。詭言未娶。遣月老往說。謂願



以重金爲聘。而揚言於外。如不許。則將隱事榜諸通衢。問誰肯戴綠頭巾者。女母不得已。諾焉。臨婚禮。儀簡陋。所許綵幣。無一踐者。女母甚悔之。然無及也。女頗饒蓄積。服飾甚華。嫁戚後。生一女。曰瓊華。伉儷間甚相得。蓋戚固工內媚術也。未幾。女之銀錢漸以供博進。不敷揮霍。則飾服亦質。長生庫中。女亦安之。但自怨命薄而已。豈知孽緣未滿。妒却又來。戚妻妒而悍。素有胭脂虎名。聞戚娶女。鬱怒填胸。立刻拏舟至城。將與女併命。幸女聞信。先期逸去。戚妻至。將房櫳中物。頃刻毀盡。命舁箱篋至中庭。付之一炬。逮戚得警報。急趨女所。則烈燄塞空。焦燎之氣。不可嚮邇。見妻猶坐中庭。頤指氣使。餘怒未平。婢媼環侍其側。戚徬徨四顧。獨不見女。方意絕代花枝。不勝摧折矣。適乳媼抱其女自後門來。戚急揮手令去。爲妻所瞥覩。徑前批其頰。爪痕狼藉。盡成血點。正如初放桃花。轉問乳媼抱中爲誰。有曰。此新姨所生女公子也。戚妻叱人呼之來。曰。當擲地成肉餅。方出心頭惡氣。戚瑟縮無人狀。絕不敢一言。既暮。令婦除灰燼。據其室而宿焉。提耳歸房。仍諧歡好。後戚訪知女在南城。賃屋獨居。間隙往慰藉數詞。猶



未畢而與人入白。妻已飛駟來矣。戚遽奪門去。女亦避之他所。後戚妻卒令戚  
畀以離書。遣之別嫁。南城有老嫗者。甚奇女容。曰。此秋水芙蓉。豈風塵中所有  
哉。勸女嫺歌曲。習管絃。盡爲衣食計。女曰。此非余之所樂也。嫗曰。子年甫及笄。  
遇人不淑。後顧正長。何以自活。卽欲嫁人。未易言也。以子豔冶之質。窈窕之姿。  
苟肯出而應客。何慮不壓倒勾欄中人物哉。余有妹在平湖花艇。盡往一觀。苟  
愜子意。何不可爲。女始諾。時當湖風月。冠於浙中。吳新卿尤其翹然特出者。女  
往。名與之埒。惟新卿善唱新詞豔曲。無一不工。琵琶一撥。能令聽者魂銷。女則  
惟知陪坐侑觴而已。以是啞觀音之名大噪。有袁太守光伯者。素有豪名。見女  
特加賞識。遂令開譙。傳花擊鼓。坐月飛觴。備極其樂。旣夕留宿。纏綿臻至。袁新  
喪偶。其友王无玷勸其納之後房。作小星之替月。袁密謂之曰。彼姝者子。綺年  
二九。正屬妙齡。惟是摩弄酥胸。已寬豆蔻。支離瘦骨。略似麻穠。問洞口之桃花。  
易進漁郎之寶筏。竊謂此非漢武溫柔鄉也。但可作一度之春風。何必結同心  
之仙縷哉。其議遂罷。女旣爲曲里之尤。一時之評論羣芳者。特以之魁花榜。由



是尋花問柳者。爭欲一識蘂仙。以爲榮。有張瑞仙者。貴公子也。新自南昌來。眼界特高。妙選衆姝。少所許可。見女。豔之。問其名。笑曰。兩美合。二仙并。好事可成矣。遂設席於紅芙蓉榭。肴核既陳。絲竹競奏。猜枚行令。興會頗劇。女坐於旁。相依肘下。有如飛鳥之依人。張拇戰輒負。時令女代酒。女本不善飲。爲之強盡數觥。兩頰微紅。渾如海棠春睡。初足。益增其媚。張擁之置膝。曰。此我家麗華也。有如此好姿首。恐北里風月。南部烟花。當推獨步矣。竟出三千金爲之脫籍。迎歸家中。擅專房寵。連產三女。皆不育。張曰。此眞瓦窰也。由此漸失歡於大婦。張亦待之日薄。無復前時之眷戀矣。女亦自悔。歎曰。昔也惜不及春風而嫁杏。今徒搖落於秋江。其命也夫。夫復何言。女自是有矢志參禪之想。白雲菴尼淨因。女母之舊識也。女母死後。曾延彼爲作佛事。一夕偶至女家。稽首問訊。諦視女。驚曰。玉容抑何消瘦至是也。女縷訴苦況。并示欲祝髮空門。皈依佛座。修三生之慧業。證前世之夙因。永結淨緣。誕登道岸。淨因曰。汝年未逾二十。何遂便作此想。一入此中。身雖自主。長宵寒柝。午夜孤燈。枕冷衾單。如何可耐。女曰。兒計已



決。請。勿。復。言。我。母。生。我。時。夢。爲。一。朶。紅。菡。萏。植。於。池。中。爲。異。獸。所。食。花。片。片。墮。水。上。賦。命。之。薄。定。於。生。初。兒。蓮。性。已。胎。荷。絲。易。殺。師。何。不。收。入。禪。門。修。成。菩。提。正。果。使。靈。山。會。上。度。一。苦。命。人。也。遂。除。手。中。金。釧。界。之。曰。聊。以。供。養。十。方。兒。來。時。自。有。匳。中。貲。足。贍。一。生。但。費。香。積。厨。中。一。杯。清。水。耳。立。將。青。絲。剪。下。撲。鏡。於。地。尼。逡。巡。自。去。翌。日。女。辭。大。婦。竟。至。菴。中。張。亦。不。能。止。之。也。始。桐。仙。聞。其。從。戚。心。憾。焉。每。造。蜚。語。以。污。礪。之。後。聞。其。墮。平。康。擬。託。故。往。當。湖。訪。之。店。主。人。約。束。嚴。跬。步。不。能。遠。出。未。幾。又。屬。於。張。張。巨。族。也。知。已。絕。望。今。悉。其。入。菴。飾。貌。修。容。而。往。指。名。求。見。女。不。出。以。玉。玦。一。枚。貽。之。內。有。字。數。行。云。妾。已。成。清。淨。身。菩。提。樹。老。明。鏡。臺。高。不。能。使。東。風。再。爲。動。搖。君。其。休。矣。勿。生。妄。念。桐。仙。喪。氣。而。返。王。无。玷。聞。之。合。掌。贊。歎。曰。此。女。菩。薩。能。結。如。是。果。善。哉。善。哉。

白瓊仙

甯世基。字仙源。杭郡武世家也。意氣豪放。終日以馳馬擊劍爲樂事。謂一日不如是則病。妻姚氏產自名門。知書識字。伉儷間甚相得。顧結褵十年。並無所出。



常勸生納妾爲嗣續計。生掉首弗顧也。有戚在吳門作宦。招之往游。欣然命駕。戚家居近王府基。旁有別墅一區。頗有亭臺泉石之勝。一夕被酒不得眠。窗外月光皎潔。照几榻如水。時正秋令。天氣尙熱。徙倚中庭。未嫌風露。忽聞湖山下隱隱有人語聲。因躡足潛往聽之。遙見湖心一亭。團坐者四五人。欲前。懼爲所見。蔽身石後。其旁適有石磴。遂坐而瞻焉。見五人悉係女子。襲雲羅。曳霧縠。高髻堆鵝。不類近時裝束。月下窺之。髣髴絕。俄聞下座一人曰。今夕風景。略似當時。而斯人不可作矣。環素二孃。何以不來。已令小婢呼之。抑何其珊珊遲至也。須臾忽見三四人穿花拂柳而前。先二婢提筐挈盒。既至。置之亭中几上。熱氣猶蒸騰。旋二女至。皆起遜坐。其一謂上座者曰。洛孃今夕興會。抑何高舉。前云囊中殊乏閒錢。此時酒肴從何處得來。又煩破費。令人不安。上座者曰。碧城仙子。昨以山雞饋我。又新得鹿脯。故欲諸姊妹一嘗異味耳。諸女遂依次入席。舉酒相屬。俄聞側坐一姝曰。聞駙馬隨王往獵西山。數日不歸。即歸亦罕見其面。不謂今昔人情。落寞至是。上座者歎曰。駙馬新寵一姬。號曰瓊麝。貌豔於花。



膚白於雪。兩相暱愛。幾於跬步不離。以我觀之。世間無此麗人。殆西山而穴居者也。東坐者曰。駙馬亦殊憤憤。抑何不念前情哉。尙憶事去之時。洛孃追及於橋畔。叩馬執袂。誓以死諫。爾時青鋒三尺。血濺香消。駙馬見之。寤不痛心。金陵一去。魂兮歸來。洛孃此際。忿氣填膺。恨不橫削鍾阜之雲。而倒注秦淮之水也。西坐者曰。當日宮娥有掌金者。頗爲王所寵任。以名未雅馴。賜字雲妍。雖爲碧玉。小家女。頗有俠腸。秉性節烈。當明師之入。投身宮內井中。至今玉骨未消。香魂不滅。聞幽冥主者。將使之轉生人世。再降凡塵。以酬夙緣。東坐者曰。娟孃亦知所嫁者爲何人。答曰。誰不知爲寧氏之小妻耶。特必先墮風塵。未免稍經挫折耳。東坐者曰。豈不聞金以鍊而彌堅。玉以磨而愈瑩。寧氏子眞豔福天修哉。頃之月轉迴廊。諸女子笑語正濃。或拇戰飛觴。或催花擊鼓。一女獨至亭外。翹首仰天。徘徊望月。忽覩湖山石畔。亭亭有人影。急奔入告諸女曰。此間有人竊聽。不可以久留矣。生聆之凜然。轉瞬間忽失諸女所在。駭爲遇鬼。踉蹌歸寢。明日秘不告人。往尋王府基宮殿舊跡。衰草垂楊。幾難辨認。見一智井。井欄猶在。



上。鑄大順年號。雖經剝蝕。尙覺分明。惟旁有數小字。依稀不可盡識耳。生方躊  
蹰于其間。而戚家數昆弟已跡至。謂生曰。君豈有所聞。抑有所見乎。此間相  
傳埋藏黃金九缸。白銀六十鑿。不知誰是有福者得之。聞有人犁地時。獲折戟  
遺鏃。斷礎零塼。土花斑駁。可供古玩。夜間每遇月白風清。恒見宮妝婦女。成羣  
結隊。連袂出行。齊雲一炬後。厲魄猶存。爲可歎也。相距不遠。有七姬墳。皆潘元  
詔之愛妾。當時殉難者。至今日精靈不泯。恒多怪異。生聞言歛歔不已。小住浹  
旬。乃返西泠。以妻久不育。時往天竺進香祈嗣。荏苒數年。蘭徵無耗。生亦久已  
絕望。適內兄爲九江太守。馳書促之。往生至後。衙齋無事。日夕出遊。謂潯陽江  
上。固當年白傅聞琵琶處也。必有所遇。一日與二三幕友。散步至天寧寺遊戲。  
忽見數魚軒聯翩而至。衆目共注。旣出。則皆十六七歲女郎。中一姝綠衣紅袖。  
尤爲豔絕。所隨垂髻數婢。並皆佳妙。生不覺傾倒。顧謂幕友曰。此真足以魂銷  
心死矣。諸女譬如桃李弄姿。自鬬芳菲。逮乎牡丹一出。凡豔皆空。觀此女丰神  
綽約。直從瓊宮貝闕而來。非塵世所有也。生於是視女所至。遙綴其後。女亦若



覺其爲己者。及登輿。生已侍立於旁。襟上偶繫紅花一朵。顏色鮮妍。女牽簾見之。不覺嫣然一笑。生情不能自禁。心搖搖如懸旌。輿去已遠。猶瞠目木立若癡。諸幕友曰。珮環聲杳。麝蘭香散。何猶眷戀若斯耶。豈魂靈兒隨之俱去哉。於是或推之。或挽之。偕之返署。生不言亦不笑。與之食則食。未夕已眠。翌日午後始欠伸而起。曰。樂哉斯遊也。同人詢以夢中所見。生自述當時隨輿而去。迤邐二里。抵一處。羣女皆入。女室尙距數十家。輿止。女翩然遽進。生旣盼女入室。蹀躞門外。閨人叱之。欲徑入則又不敢。終無可如何。忽有小鬟自側門出。招手令入。門戶洞開。而路甚曲折。小鬟乃爲先導。經歷廳軒亭榭。凡數處。始達內室。堂樓五楹。兩旁皆書舍。中三楹朗敞異常。畫檻雕欄。鏤刻工細。庭中湖石玲瓏。花木清綺。有水一池。澄清徹底。蓄金魚數尾。其中荇藻交橫。瞥見涼月一丸已墮牆角。遂入書舍。湘簾斐几。古鼎香鑪。陳設精雅。縹帙緗函。插架幾滿。近窗桌上。研匣筆牀。具有雅致。有詩一冊。妙格簪花。當出自閨閣中手筆。正欲繙閱。忽覺一縷幽香沁入鼻觀。起跡之。從窗紗孔中出。推窗入視。則一榻橫陳。正日間所



見之女郎也。見生入。畧爲起坐。雲鬟半髲。玉釧斜籠。倦態惺忪。抑若嬌不勝扶者。生遽前長揖曰。今日天寧寺之遊。足暢芳情否。此時海棠春睡。尙未足耶。女曰。君從何來。何爲夤夜入人閨闥。急呼小鬟。春雲已從門旁噉應。卽頃導入之婢也。女曰。可曳之出。勿令阿姆知也。婢前執生袂。生不覺隨之俱行。行至池畔。誘生觀魚。爲婢一手推入池中。不禁遽然驚醒。生猶能懸想其處。約畧在城南第三巷。遣人往訪之。知爲楚北孫家。亦於此應官聽鼓者。與生內兄同寮相契。往來綦密。稔知其無女公子。後聞賣花陳媪常出入其家。詢之。始悉爲左右鄰家女。姓白。名珩。字瓊仙。生長潯陽。早失怙恃。依寡嫗以居。因於佛寺遇孫妻。遂相識。認女工刺繡兼通書史。益復相得。時招致其家。有如戚串。孫涎其美。謀作小星。孫妻弗願也。曰。此女具有福相。要當嫁一官人作正室。使其安享。奈何屈作姬媵列哉。君作此妄想。得毋罪過寡嫗有姪無賴子也。一日欲償博進錢。計無所出。謬謂其嫗曰。山荆昨以勞頓墮胎。猝得急症。家中無人主持。欲乞妹一臨存之。午後當以肩輿來。嫗欲弗許而碍於情。但曰。一二日當卽遣歸。妹體近



亦不嫌。勿久留也。姪出艤舟江上以俟。女既登舟。卽發。竟載至杭郡。鬻於勾欄。獲七百金。後媼知之。涉訟。姪已遠颺。生聞此消息。倍形惆悵。歸家爲妻緬述顛末。因歎尤物招忌。天公必使之顛倒。不能消受世間福澤也。妻因細詢女之容貌。舉止。曰。若然。妾已爲君覓得之矣。此間有媒媼吳韻孌者。居近城隍山下。述其姊氏章臺阿四。新得一株錢樹子。姿容之麗。一時殆無與埒。闔家歡喜。方謂自此何患不日進斗金。不謂此女一入門來。卽欲覓死。以笞撲恐嚇之。亦不懼。曰。願死於杖箠之下。不願捧樂器。執酒罇。覲然向人也。此真可謂有志女子哉。惜倉卒未及問姓名。不知數日間曾折磨死否。君何不一往問之。無論是否爲女。拔之火坑。亦無量功德。妾無妒意。不煩君調倉庚羹也。生依言往詢。果女無疑。不食已三日。氣息僅屬。爲言欲備價贖歸。充後房箕帚妾。搗母願以五百金署券。生入見女。百端慰藉之。曰。自從天寧寺中一見玉容。相念至於今日。卿家我所稔悉。當送卿歸。女凝眸審視。似曾相識。昇至生家。生妻待之。備極殷勤。立召媼至。告以一切。女至是亦願歸生。洞房合歡之夕。賓朋賀者畢集。咸嘖嘖新



姨容貌之美。水仙破萼。不足喻其嬌。芍藥含葩。不足比其豔。生於閒時。偶談元季張士誠事。女默然靜聽。若有會心云。

盧雙月

盧雙月。唐初四傑之裔。母娠時。夢月入懷者再。以爲瑞徵。已而生女。欲不舉。見其眉目如畫。不作呱呱泣。而惟吃吃笑。父母共憐之。周晬後。見壁懸書畫。輒目灼灼不少瞬。保母或抱適他所。則啼哭不止。必仍令面壁。則咿咿啞啞。手指口哆。若中有所解。因而愈益鍾愛。命名曰雙月。繡衣文襖。見者莫不噴噴歎羨。目爲玉人。競取抱之。女亦善隨人意。五歲父歿。母煢煢獨處。衣食拮据。取給十指。顧每牽帷飲泣。女必依膝下。指畫東西。若爲母解憂者。母愛其牙牙語。輒破涕爲笑。荏苒數年。漸長大成人。絕慧美。鍼黹烹飪。不學而能。遇事輒先意承志。以代母勤劬。母年四十餘。得怯症。常輾轉牀蓐。女蚤起操作。泔米爲炊。翦韭作羹。浣濯團踰。必躬必親。一不令母關懷。暇則執書卷讀牀頭。故以古人事蹟講解。推闡以娛母心。昕夕寒暑無少間。母常顧而歎曰。唉。安得皇天見憐。俾吾掌上。



珠易瑜珥爲冠帶。老婦半生鬱塞。一病顛連。定當蹶然起。忻然樂。何至作未亡人。含恨入地耶。雙月聞之。仰面笑曰。阿母何視兒不值一錢也。彼緹縈救父。漢代爲除肉刑。木蘭從軍。隋室尙存樂府。況乎玉環進御。寵冠六宮。白太傅歌云。姊妹兄弟皆裂土。可憐光采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安見古今人不相及。兒明作丈夫裝。出與當世儒衣儒冠者流。周旋晉接。行將取其金玉錦繡。爲天下裙釵吐氣。兒之志卽母之志耳。母何量兒之淺也。母親其眉軒軒語侃侃。不禁爲之戰然。翼日晨起。瞥見牀前一美少年。整襟危坐。把卷咿唔。履絢冠玉。儼然翩翩濁世佳公子。訝其何來。審諦之。非他。固雙月也。蓋月每夜伺母寢。獨刺繡申旦。不惜手之皸。而目之眇。或則浼隣嫗鬻諸市。見之者輒驚爲針神。爭購恐後。所得金錢。供母甘旨外。陰蓄綵繪。自製冠服。爲易裝娛母計。故一旦取諸宮中。若黃崇嘏速變男兒。無待外求。母顧之樂甚。病良已。因戒之曰。兒毋然。儂欲擇佳婿久矣。俾延嗣續。顧相攸不易。遲誤至今。業不幸作女子身。拘頭管足。猶恐謗生意外。脫稍一放誕徑行。百喙莫辨。閨訓具在。詎遂忘。



之雙月聞母言。俯首頰頰。不作一語。已而淚瑩瑩承睫。亟趨入房。仍返舊時裝束。忽一日。鄰嫗導繡幃款門。下輿登堂。則一中年婦盛妝炫服。珠翠圍繞。見女卽握手曰。兒雙月耶。儂物色三年矣。若箇品格。遮莫葢珠宮裡。亦殆無儔匹。菩薩不吾欺也。隨請見其母。緬述由來。乃江都陸姓。夫曾官侍御。一子夢吞北斗而生。名夢斗。七歲孤露。十七登賢書。世家爭欲繫援。夢斗皆不願。前年侍母進香天竺。夜感大士現身示兆。指池中七星橫斜。雙月滉漾。謂之曰。此汝一對佳兒佳婦也。醒而徧訪。迄無端緒。月前有同歲生過夢斗書室。佩一扇囊。刺繡極精。詢其得自何所。則以松江郎女盧雙月手製對。聞之狂喜。稟白其母。故買舟渡江。登門求婚。女聽未終。羞澁奔去。母聞言心良慰。顧以貧富相懸。拙於應答。俄有美少年入揖。陸母就坐。拱手言曰。母來意良善。顧家姊以北堂老。且病。願學北宮嬰兒撒環瑱不嫁。以資終養。第重負母意如何。陸母見之。瞿然曰。郎君何酷似吾兒之甚也。言未已。又有一美男子峨冠博帶入揖。羅母及少年畢。侍陸母側。非他。卽夢斗也。袖出朱提三百奉母。耳語久之。目頻頻顧少年。少年亦



不覺目爲之注。盧母忽笑曰。兒得所天。吾願畢矣。少年遽掩面趨入帷中。陸母顧令夢斗跪盧母前。母撫之曰。郎與小女真一對璧人。業相見。復何說之辭。母子始知頃少年卽雙月也。遂訂期珍重而別。返舟方圖諏吉納采而禍作矣。蓋松江太守任京秩時。受暮夜金爲侍御所劾。褫職後復入貲選得是缺。有孽子窺雙月艷。曾以金啗鄰嫗執柯不允。日夕思強劫之。而未有間。至是廉得仇人子。欲奪所愛。卽奔告父。且詭言曰。擊調姦狀。父挈籤俾幹役至女家。坐索侍御子。叫囂逐突。鄰右震驚。女慨然出謂役曰。吾家寡母弱女。不欠官逋。彼自姓陸。吾自姓盧。若來何爲者。役驟聆其言。瞠目不能答。女旋笑曰。若毋恐。第歸覆堂上。言陸孝廉已去。必欲得之者。二十四橋畔。固其所也。言已袖出朱提一錠。鏗然擲几上曰。若將去。寄語太守。俾約束小子。毋令出署。否則前車未遠。覆轍堪尋。鬱金堂非可輕造。役唯唯。掇銀出門。女卽浼鄰嫗至陸舟。諭母子令速避去。驪櫂待金焦山下。不出五日。當自至。立即摒擋一切。仍喬裝買舟。載母徑發。至京口。兩舟銜尾。翦江泊於瓜步。夢斗卽備籃輿四乘。連夜入郡城。另賃別屋居。



盧氏母女。擇日親迎。行合巹禮。三朝後。卽迎岳母來家。伴母。暇輒與雙月酒榼。論古今。閨房之樂。亦旖旎。亦豪爽。迥與京兆畫眉異趣。期年後。母抱孫念切。而女苦不育。時夢斗計車北上。天氣清和。婦姑母女。泛舟平山堂下。遊人如蟻。方欲登岸。倏聞鹵簿呵噉聲。傳新太守來。女自船窗窺見前導。亟命返舟。蓋太守固由松江府調任揚州者。越日卽牒江都令查辦。故侍御苞苴事。縣符下。勢洶洶。臧獲咸走避。幾辱及閨闈。雙月坦然。謂姑無恐。浼鄰翁稍賂之。俾爲緩頰。無如太守銳意尋仇報復。立限嚴比。役荷校踵門。擲蓋翻几案。舉家搶攘。無寧晷。俄聞堂上人聲鼎沸。若扭結狀。雙月潛身出視。則夢斗捷南宮第一。縣役已紛紛遁。泥金高揭。鄰里喧譁。擠庭下幾滿。喜極入告。額手相慶。已而廷試入詞林。乞假省母南旋。闔家歡樂。乃往見太守。言投案備審。太守慚窘交并。不敢見。挽郡紳數人。出爲排解。俾登堂服罪而後已。雙月以姑急於嗣續。屢屬媼媒物色。麗姝爲納。小星計。媒媼雖銳身自任。而數月稽遲。無以報命。雙月促之再三。媼曰。已爲遠近徧覓。小家女子。非無碧玉。奈索賈殊昂。紅橋有李素媛者。小字星。



娥今年祇十五歲。意態丰神。一時罕儷。夫人見之。不憂不合意也。惟位置自高。玉鏡臺下。娉之後。尙須千金助妝。聞有數家好因緣。均經折拗。卻以大腹賈年。已衰邁。自頂至踵。無雅骨也。若如官人年少科第。容貌又如潘安宋玉。彼姝不憂不首肯。言時夢斗入詢何事。媼曰。特爲官人覓致解語花。供養金屋中。爲一生消遣計。夢斗聞之。愀然不樂。謂雙月曰。我兩人即使百年相聚。亦復歲月幾何。我正恐伉儷之樂。或有所分。又安肯以良辰令節。春月秋花。使與他人消受哉。令媼速去。勿徒爲夫人作蜂蝶。雙月卒使人謂媼曰。貌如佳麗。卽畀以千金。亦所弗吝。但必一覩玉容。所見果逮所聞否。媼曰。謹如命。遂約會於西門準提菴中。且曰。此時覲面相逢。夫人正可飽看。勿作忸怩態也。四月八日。菴中設浴佛大會。香火頗盛。午前雙月肩輿而往。以爲其至獨早。衆尼知爲新翰林眷屬。獻果進茗。倍極殷勤。遙見前廂有一女子。淡妝素服。丰韻娉婷。因問此是何家女子。一尼附耳言曰。此爲四面觀音。夙有艷名。身價千金。尙未擇人而字。其居在虹橋左右。今日亦來了心願也。雙月知爲星娥。囑尼導之。隨戲順來此間。俾



儂一資眼福。尼亦會意去。未須臾。雙雙而至。一見雙月。紅霞暈頰。遽斂衽作禮。雙月見其顧盼生姿。斌媚在骨。心甚愛之。詢以讀書否。曰未。然雖不識字。吐詞雅雋。雙月遂不告於夫。決計納之。由是雙月之旁。明星爛然。夢斗以母畏寒。憚於北行。不欲入都供職。雙月勉之曰。行也。菽水之供。家庭之事。一以委儂。四五年後。急流勇退。未晚也。遂攜星娥行。踰年生子。是秋典試浙江。闈事畢。順道省親。旋里。則太守以墨敗。正銀鐙就道云。

## 金玉蟾

名妓金玉蟾者。吳門人。珠江翹楚也。年甫破瓜。善畫能吟。知音識曲。以故豔聲藉藉。噪徧章臺。花國羣芳。無有出其右者。然所交多名公達卿。尋常俗子。未能一望顏色。鄒生蓼樓。固金閨世家子。工詩文。嫺繪事。以索逋至粵中。盤桓匝歲。久耳姬名。偕友往訪。枇杷花下。一笑相逢。傾談之際。姬極服生才。彼此依依。竟如舊相識。於是兜情溜媚。送客留髻。枕席綢繆。各吐衷曲。始悉姬卽吳人辛某之女。辛某飄泊穗垣。歲杪積逋不能償。擬鬻其女。生憐之。傾囊畀焉。旋夫婦相



繼病逝。女無以自全。爲惡叔所賣。仍墮平康。貌旣冠時。才亦出衆。獵艷者不啻蠅之逐臭。七十鳥遂恃爲錢樹子。姬懷貞抱璞。雖座客常滿。祇許神交。不以身合。雖極知己者。不過竟夕談心。未敢相褻。故在溫柔鄉中。猶然處子也。當日感情報德。分外相親。嚙臂盟心。矢以嫁娶。自此無日不往。兩月餘。阮囊羞澀。垂橐興嗟。顧搗顙所望甚奢。始猶售畫揮金。繼因欲壑難填。乃日從事於長生庫中。以償夜合資。姬知之。潛謂生曰。君以尋常狹邪視兒。則已。如不鄙風塵。欲置之於伉儷之列。則宜早爲之計。勾欄輕薄。樂事難長。好姻緣不可恃也。生戚然曰。僕初日逢卿。本思偕老。然以長卿家徒四壁。子敬座剩一氈。而遽欲鴻案相莊。鳩媒是遣。誰其信之哉。今者旅況艱難。羈愁潦倒。竟半籌之莫展。覺來日之大難。因口二絕吟云。漫嗤孺子竟長貧。手到黃金盡散人。難把惜花心事了。名花無計脫風塵。一心何敢負卿卿。直把相思了此生。填海補天還易事。只愁鑄鐵錯難成。姬聞之泣數行下。旣而曰。吾輩平康生活。大抵貴富賤貧。雖家有銅山。亦不能滿無底之壑。日來知君典鬻旅物。以供花前買笑。特恐難爲持久計。何



生歛歛曰。兒女情長。英雄氣短。倘過此以往。好事多磨。拚一死以殉知己。姬卽掩生口曰。誰令君出此言。不怕旁人愧死耶。君如愛妾。彼此不妨熟圖。媼所欲者。阿堵物耳。君爲妾雖耗費無多。然以寒士視之。不啻腰纏十萬。況當搗母向君喋喋時。極意逢迎。亦許以量十斛之明珠。下一臺之玉鏡。聘棠嫁杏。曾有成言。君試申前說。或不至苛求重價。竟食前言也。生難之。姬曰。君得毋慮妙手空空乎。且試探之。果能允諾。再作商量。君費不足。兒薄有所蓄。可爲同心助一臂。惟允許時。必以言誘之。使不能悔。生如姬言。乘間問媼。且謂嫁娶之盟。姆所親許。天日臨其上。鬼神鑒其旁。口血未乾。想或不負。今小生將作歸計。擬踐前約。聘資如干。望爲明告。自當設計圖之。搗已悉生窘狀。忽聞此言。笑爲夢囈。睨而哂曰。官人欲娶吾女耶。前說誠有之。然妮子入門。老身撫養不易。今欲脫籍。他人必得萬金。念官人貧。且讀書人。願減其七。如得三千金。卽惟命是聽。倘不足此數。無咎老身不情也。搗蓋念三百金。尙非窮措大所易辦。況十倍此數。更何從措置哉。生睢唯。退以告姬。姬問生能籌幾何。曰。質鬻兼營。祇可得三百金。如



媼所言。今世難期好合矣。言已。淚泫泫下。姬亦哽咽不已。但促生姑爲謀之。生悉索所有。得二百金。其餘皆姬任之。急付生攜以送鵠。鵠大驚錯愕。顧語已出口。不能悔。無已。納金署券。命盡褫姬之衣服裙釵。僅留衷袒。逐令速去。姬於篋底出舊衣一襲。泣告曰。此破絮襖。可相贈否。藉禦兒寒。感情豈淺哉。鵠初不之理。繼見其穀觶狀。始曰。汝自著去。勿惺惺作假態也。生攜姬至寓所。旅况艱辛。相對涕泣。途長資短。莫適所從。寓主人憐其孤寒。贈以白金四笏。然後成行。時春早天寒。風淒雨苦。一肩行李。生自負荷。姬韜容披髮。徒步相從。日行十餘里。不及投宿。輒寄人籬下。或宿古剎。如街子之雙棲。風露星霜。迍邐備歷。夏首春餘。始至閩省。資用乏絕。會久雨。黃梅蒸潤。泥淖難行。姬躑躅污淖中。足破膚穿。血流襦韞脫。以示生。生流淚曰。僕飄汨窮途。孽所自取。乃累卿如此。實覺不忍於心。姬曰。是何言也。妾從君出門時。早知今日。但患難亦尋常事。人不能極苦。必不能極甘。不能極貧。必不能極富。祇求立志堅定。便可由塞而通。所慮者。君家夙稱素封。今顛躓歸來。其能免鄰里姍笑乎。生曰。卿意將若何。姬曰。妾意小



作貿易。較跋涉少安。且可稍權什一。異日闔家溫飽。熱鬧還鄉。或不至旁人齒冷。君以爲然否。生曰。卿言良是。顧何從得貨殖貲。姬曰。君果有志容妾圖之。行三日。抵閩之漳浦。既安栖宿。重問曩言。姬笑取舊衣出。寶石一大如椒。付生入市。易五十金。乃於闌闌稅屋數椽。設當墟業。生著犢鼻褌。應客間作一畫。而江城斗大。風雅絕稀。故再世龍眠。絕少知音。問鼎生遂專習買事。瑣細必親。暇惟搔首問天。長呼負負而已。半年許。食用粗給。姬笑問生。君作此不厭乎。生曰。以今視昔。較長途靡定者。相去不啻天淵。雖有壯心。且爲自抑。曰。君言固然。但所操太狹。恐爲冷眼嗤。必稍擴充乃可。生曰。然則何如。姬又笑取舊衣出。鑽石一枚。比前稍巨。付生鬻得三百金。居然設巨肆。持籌握算。生計益宏。能畜傭媼。生大志已淡。至此日親會計。夜擁麗人。以爲人生至樂。無有過於此者。一日相對小飲。酒半酣。姬問生曰。君本讀書。當以顯揚自許。茲甘儕市儈。願終身浮沈耶。生曰。賈道亦佳。得隴何敢望蜀。曰。請問賈與仕孰優。曰。賈賤仕貴。奚可相提並論哉。然賈亦有大小。小者不過負販之流。大者席豐履厚。出入車馬。交結官長。



頤指氣使。人多仰其鼻息。一旦納粟入官。頭銜有耀。列於縉紳。財多者指捐某省。卽日可以赴任。卿豈可輕視夫賈哉。姬曰。然則君其歆慕於此乎。生笑曰。生平讀書。所學何事。少時亦嘗有志於登仕版矣。期於有益乎民生。有裨乎家國。必以實心行實政實事。程實功。庶幾以有用之材而爲世用。卿不觀今時之爲仕者乎。民脂民膏。供吾私橐。雖閭閻之疾苦。家國之安危。有所弗恤。但觀其旄導前。騎卒擁後。出則高車駟馬。入則重茵列座。自以爲一世之雄。此之謂官。我所弗屑也。不謂卿雅人。亦墮世俗之見。遽欲以此動我。淺之乎視丈夫哉。曰。君旣知之。云何不仕。況今當國家求才孔亟之時。何不出而霖雨蒼生。以一展其抱負哉。曰。卿慎耶。僕縱讀書。未經列榜。安能一行作吏。變白屋而青雲。曰。司馬長卿之才。尙以貲郎自顯。安知市廛之宅。不鐫德政之碑乎。況賈可爲官。君曾言之矣。茲曷弗步其後塵哉。曰。卿眞妄矣。區區作賈貲。尙賴卿維持。得有今日。又安能一旦得志哉。曰。君果欲官。妾能謀之。然丞倅府縣。分位太卑。惟監司觀察之尊。豸冠繡衣之榮。或可稍爲吐氣。生曰。計將何出。卿試言之。姬出舊袖。



破以小刀。破絮中所裹粒粒。皆明珠也。盛以雕盤。數之得千餘顆。大者如豆。小亦如椒。更於領際剖得一紙。大僅逾掌。令生持赴省中。向某莊領得三萬餘金。促生赴部。以海防籌餉例銓選。僅兩月。授湘東觀察使。挈眷之任。時土匪未靖。行旅戒途。歷任當道。皆以粉飾因循。致跳梁者益無憚忌。姬謂居官之道。務在除莠安良。因勸生力爲整頓。雷厲風行。檄飭所屬。緝捕從嚴。未一年。境內大治。薦章交上。升任黔中廉訪使。旋升方伯。改授雲南巡撫。攜眷赴滇。首在察吏安民。杜姦去害。時邊徼甫平。強鄰密邇。生一切處之以雍容靜鎮。內消反側。外絕覬覦。遠近晏然。官民咸倚爲長城。在上亦嚮用方殷。生惟以清廉自矢。白水盟心。數政優游。時輿閨中人心。皆相資適境中出一鉅案。牽涉某大僚。生惟一秉至公。絕無瞻徇。某大僚幾以此獲罪。心甚銜之。特指使某侍御論奏。其黨亦復交章彈劾。上不能無疑。特遣大臣按省查辦。生慮禍且不測。姬殊坦然。出囊所得珠。穿成珠花二。配以翠石。光怪陸離。不可逼視。密遣人獻於大臣之寵妾璠娘。求其乘間緩頰。事遂得解。大臣臨行。徧訪境中。知其政治之善。浹洽人心。輿



情愛戴。出自真誠。還朝據實奏聞。上大嘉悅。特賜御書福字。以獎其德政。生至是心乃獲安。姬見宦海風波。無端猝起。勸生及時引退。明年生遂上疏乞骸骨。歸故里。優詔不許。再請而後允。生既罷官。愛光福鄧尉之勝。遂卜居焉。出囊中資。築一小園曰潛園。樓臺亭榭之華。池石花卉之妙。一時無兩。姬之愚叔尙存。勸生收養家中。並不提前事。姬封夫人。生丈夫子二。皆早貴。姬年四十。望之如二十許人。

### 煨芋夢

博山居仲琦。故世家子。少負勇力。偶作時文。亦復驚才絕艷。爲人陰懷。有機智。年二十。遊庠。文名藉甚。慕張道陵之仙術。燒丹鍊汞。卒無所效。自念非得真傳。不能入門徑。因子身遊四方。訪求精詣。遇羽客鍊師。形貌稍異者。必叩求長生術。乞傳衣鉢。乃探其底蘊。非左道旁門。卽畫符施咒。終非上清真諦。聞勞山多神仙跡。矢願訪之。衝露犯霜。手皸足繭。不以爲苦。一日抵山麓。有珣琳仙觀在焉。醺壇月冷。丹竈烟清。祇年長者數輩。霜髯雪貌。鶴骨童顏。垂首閉目。見客不



作一語。居拜之。亦若無覩。自念非涉山巔。斷無奇遇。因鼓興而上。走齒齒亂石。間鳥道。羊腸側身而進。路有磐石。徑可盈丈。蒼苔已滿。鳥跡猶存。暫憩息。足腹餒。掬澗中清泉。和所裹乾糲食之。有頃。賈勇再上。猿啼虎嘯。心爲之悸。凜乎不可久留。遙見巨狼跳舞而來。怖甚。思欲攀援登樹。轉念間已躍而過。日嘯且奔。幸未爲所見。視足跡大如斗。益加悚懼。決計下山。循途而退。抵舊來仙觀。渺無一人。而徑抱修蛇。蜿蜒出林際。心更駭絕。徒步而奔。十里餘始出境。行二日。抵一蘭若。心始定。入寺見羽士二人。年皆五十許。眉宇軒霞。飄然絕俗。團坐圍爐。煨芋競競。居知其異人。拜問至道。且告腹饑。一鶴筆者揮麈言曰。我等乃求道而來。子何人。豈亦勞山至此耶。居告以故。一衣緇者曰。道外無仙。心誠則得。子亦勞苦甚矣。爐芋將熟。且少待之。時居已疲極。適旁有巨石。光潔異常。可坐可臥。坐定。雙眼微錫。卽欲橫身睡去。恍惚間已忘所自。見前路山青水秀。風景絕佳。並忘枵腹。信步前行。杳無人跡。約三四里。峰廻路轉。別有一天。十餘步外。見有二人在石對奕。一少年衣青衣。一老者闊袖黃衫。丰神颯爽。居趨前長揖。并



問姓名。老者曰。世外散仙。飛行絕跡。甲子都忘。又安能記姓氏哉。顧老夫身雖不列於仙班。而情不忘乎下界。甯人負我。我不負人。適從蓬萊小讌歸來。歲月多閑。藉此以供消遣。觀子下方俗器。尙有夙根。今日相逢。亦非偶爾。然求仙跋涉。立志亦殊堅矣。奈道品可期。塵緣未斷。尙須在人世間三十年。了此事業。非忍心強制。不能超登無上乘也。因授以一丸。大如雞卵。堅硬如白石。入口香軟無比。腹頓果。居竊喜。俟其奕畢。叩求方略。老者曰。子俗骨未除。今日尙難證果。然至此亦良不易。當少爲導引。卅年以後。再證心傳也。因授以吐納鍊氣之法。指點一過。頗能了了。令試演符籙。則電霆風雨。應念而來。二仙拊其背曰。孺子可教。請從此行。居曰。弟子濁世庸流。向慕方丈蓬壺之勝。無奈肉身凡骨。難近神霄。今旣遇仙師。願畧示神通。以開眼界。老者笑曰。四大神洲。凡人莫到。幸子尙有一見緣。請問願游於方之內。抑游於方之外。居曰。請問作方內游如何。曰。南赴華陽。東瞻魯岱。西臨天竺。北極窮溟。瞬息數萬里。可御風而行也。居曰。方外游如何。曰。朝眞離恨之天。訪豔清虛之府。瑤池顧曲。瓊島看雲。或驂子晉之



鸞或控琴高之鯉。洪崖拍肩。浮邱挹袖。黃石進履。赤松餐霞。徘徊瞻眺。送往迎來。居曰。願作方外游。少年笑諾。令居閉目。戒勿開。因以兩指掇其身起。但覺身輕於葉。如墮雲霧中。耳畔作風濤澎湃聲。約炊許。腳踏實地。老者呼令啓眸。則貝闕琳宮。輝金燦碧。兩足所履。軟若堆綿。蓋已乘雲而行。飛游迅絕。舉動自如。而駕鶴仙真。時復相遇。既而至一處。一水盈盈。岸旁老屋數椽。景頗幽寂。老者曰。此爲天孫織室。言次相引入門。一女身衣文錦。五彩相鮮。年可二十許。停梭起問老者曰。此人間修士探勝而來。混擾仙塵。願乞垂諒。女揖居曰。記得前時有張姓名騫者。曾到此一游。今不知此老尙在人間否。居曰。此漢時事。距今將二千年。張騫自天河回。親詣成都問卜於君平。旋感寒疾而殞。今其子孫尙夥。所藏支磯片石。不知流落何人手。遙遙華胄。佳話空留矣。居因詢牛郎踪跡。女他顧不答一言。紅潮上頰。微有慍色。老者曰。我等片刻話。妨卻織仙幾許工夫。玉闕聞之。又將示罰。可速去。無太不情也。又乘雲他往。須臾至一山下。臨一池。澄波萬頃。蓮花殆滿。池旁桃樹數十株。開巨花。若芙蓉。均作淺紅色。有結實者。



纍纍大如斗。少年指謂居曰。此名瑤池。樹上之果。卽蟠桃也。今逢玉帝萬壽節。王母特往祝釐。故宮禁稍疏。然守宮女子。多憎生客。吾輩勿久流連。恐覲面逢其呵斥也。遂偕居出。未幾又至一處。仙官數輩。列坐繙書。亦有執筆揮寫者。上座一官爲監督。衆吏警欬不聞。老者曰。此歷劫造冊也。不可往視。少年曰。昨日恍聞諸仙曹會議。人間將有小劫。最便宜者。入黑芙蓉籍中。老者急止之曰。天機祕密。勿得輕洩。去休。無與天庭事。致干咎戾。旋又至一處。瓊闥珠樓。光明如晝。地上琪花瑤草。入眼迷離。門前牌坊。以晶玉爲之。雕繪絕工。上有一匾曰。廣寒清虛之府。少年曰。此月宮也。姮娥久耐高寒。終歲無所事事。吾等可往一訪。比入坊。覺冷不能禁。如入冰窖。老者出紅丸食之。漸無苦。既見高髻靚妝諸女子。霓裳羽衣。翩翩然迎風高舉。遂各相對而舞。庭中桂子錯落交墮。其香濃郁。透徹遠近。舞畢。老者向前殷勤問訊。白欲一見。姮娥答曰。往赴許飛瓊彈箏會矣。下午集讌於妙鬘宮。必至夕始歸也。老者乃揖而退。出謂少年曰。姮娥他適。無爲東道主人者。下方人初至天曹。不可不一飲仙醴。瓊漿玉液。自古所豔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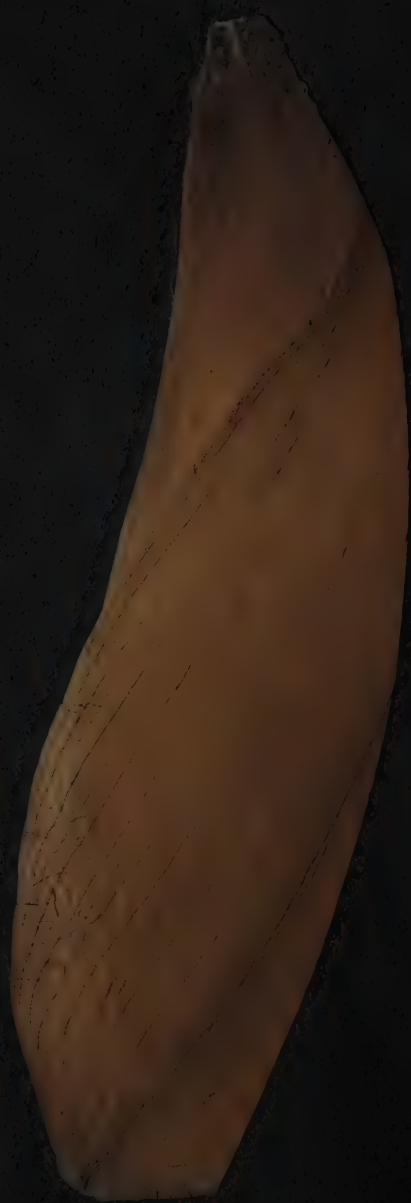
不獨祛疾蠲憂。兼可延年益壽。乃相將至一肆。珊柯瑤樹。目所未經。甫入室。酒香已溢戶外。躡級登樓。境界頓闢。錦幔香簾。碧窗紅檻。倍極幽雅。書畫鼎彝。率皆入古。坐定呼酒共酌。覺入口芳冽。直入丹田。自當壚以至執壺。觴供七箸。奔走趨承者。皆女子也。少年指一垂髻者曰。此杜蘭香之妹蕙香也。以宋玉一日朝參倒持手版。蕙香顧之一笑。王母謂其情動於中。故罰至此。俾執賤役。今來甫三日耳。居量頗豪。飲數杯後。少年曰。悶飲寡歡。可招旋娟來。飛紅箋去。良久。見一仙女。姍姍其來。霧鬢風鬟。丰姿豔絕。老者笑曰。旋娟久不見。已出落得精神別樣的風流矣。招之使坐。使令歌曲。娟彈瑤瑟。令少年和雲璈。曼聲歌曰。境茫茫兮天空。霜淒淒兮晨風。情無盡兮離別身。無定兮飄蓬。又歌曰。絕代紅妝。竟化烟。釵聲花影。總堪憐。愁腸瀝盡相思淚。難補人生缺陷天。歌已若不勝憂。老者曰。一人向隅。衆人爲之不懌。吾等且飲。勿作此斷腸聲。乃各飛一爵。彼此立盡。旋娟正欲展撥攏絃。復歌一曲。突有偉丈夫從空而下。怒目向旋娟曰。吾何處不尋。汝乃在此狐媚他少年。情何可恕。遽拔劍一揮。首殊而不落。頸血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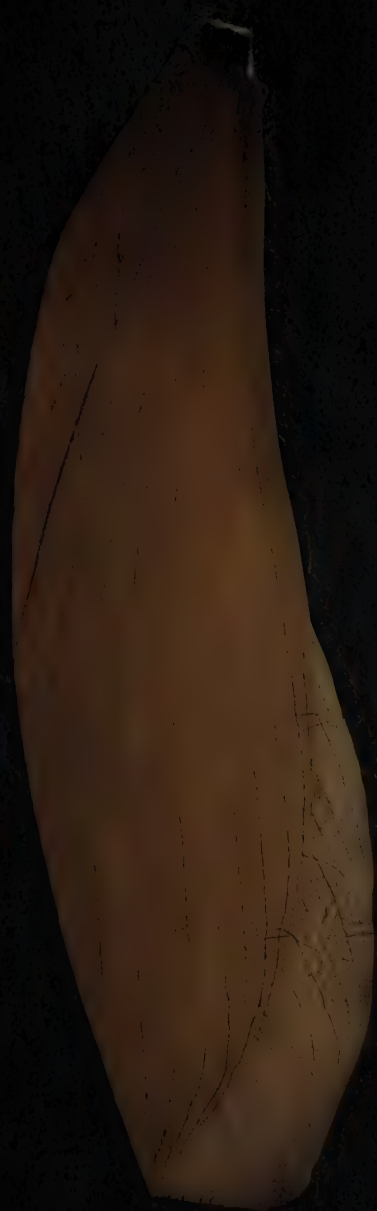


注當筵。杯中酒皆作琥珀色。老者與少已年先遁去。居驟觀此變。初甚駭。繼而忿火中燒。舉椅投之。偉丈夫格之以劍。梓居髮向空擲之。自分必死。及墜地。身夾兩山中。上懸千仞之峽。壁下臨百丈之深溪。命雖未絕。決難自出。爰高呼救人。空山杳冥。卒無應者。自午至暮。哭極聲嘶。面目盡腫。深悔入山求仙之誤。忽來一鼠。嚙其膚。痛不可忍。徹於心髓。不覺大慟。但聞耳畔呼曰。道友醒來。居驚汗徧體。啓眸微視。則身仍臥古蘭若中。巨石上。見二羽士從爐中取熟芋置几上。熱氣蒸騰。香參鼻觀。向居笑曰。幻境如何。喫驚不淺哉。居呆若木偶。細思前夢。歷歷不忘。而愉悅迷離。心頭猶鹿撞不止。知二人爲有道士。叩求方畧。伏地不興。鶴氅者曳之起。食以芋而語之曰。妖由人興。堅持卽息。世上悲歡離合。大抵如斯。慎無謂偶爾遭逢。不由心召也。居願皈作弟子。遂攜居入山修養。茅廬如斗大。僅蔽風雨。中惟置竹几一蒲團。一所食桃梨棗栗。渴則掬澗泉飲之。屋後甕內儲百花釀。取之不竭。饑食倦眠。盡忘歲月。居至此一念不生。堅持黃庭玉樞諸經。晨夕百遍。一日有仙真自天而降。雲綃霧縠。薄若五銖。麗質妍容。

殆無其匹。謂居曰。子尙識我乎。我卽前日酒樓中侑觴之旋娟也。當時雖殞於劍鋒。幸爲西王母侍女所救。以神膏續骨。得以復全。子視我頸四周猶繞紅痕一匝也。感君仗義。頗具俠腸。時刻弗忘。今知君不日道成。故來一見。以了前緣。居問偉丈夫何人。彼心有殺機。何猶得廁於神仙班列也。曰。彼爲荆卿。我本燕宮姬侍太子丹。特以賜彼奉巾櫛。彼爲劍仙後。久已棄捐。是日乘雲偶過。不料爲鶴童攝至。致遭此劫。亦由前定也。言訖。歔歔弗置。爰解胸前一鏡。贈居曰。子持此以照四大洲。織悉畢。見大地山河。頃刻一轉。雖在一室。可作臥游。此所以報也。遂與居別。躡雲遽去。後約百年。二羽士至。偕居跨鶴朝真。遂不復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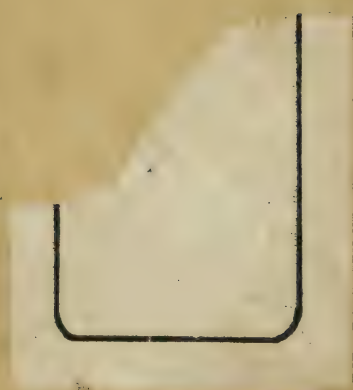
















香艷叢書

十二集卷八

湘煙小錄

余曩時曾於友人處得見錢唐陳小雲司馬香畹樓憶語鈔本一種愛不忍釋。亟向假歸。手錄展玩。迨乙酉冬。武林假旋。適膠城廣平明經寓申。晨夕過從。縱談藝事。偶及憶語一書。以未窺全豹爲憾。越日明經手出一編見示。題曰湘煙小錄。亟讀之。蓋卽向所手錄之憶語在焉。此外尙有夢玉詞百餘闋。并諸名流題辭。證諸原序。湘煙小錄其總名也。神往十年。願償一旦。快何如之。因念原板早燬。勢將湮沒。戴祝三大令亦酷嗜此書。乃相與籌資重付手民。書旣成。細加校對。悉與原板無異。至欲論作者情文之妙。題辭具在。先得我心。可不復贅。時光緒十二年丙戌仲夏海上王維鋆旣堂氏誌於月圓人壽室。





湘煙小錄序

湘煙小錄者。陳孟楷司馬悼其亡姬紫湘。薈其堂上家人所撰誄傳哀詞。同人所製題詠。洎司馬自著香畹樓憶語。并舊作夢玉詞。輯爲一編。阮芸臺宮保。取明凌忠介公所輯湘煙錄之意爲題。今名紅瀟弔影。紫玉成煙。奮史金荃。未容擅美。余識司馬久矣。居忠孝心。行仁義事。深以其奉檄致親。未得一第爲恨。然審自筮仕以來。南城節使。彭城都轉。諸公激揚嘆賞。超倫軼羣。且閣部孫寄圃先生。有國士無雙之目。河帥黎襄勤公。有天下奇才之譽。飛章交薦。屢荷

特知。當代柱臣。不妄期許。顧皆傾心契重若此。司馬之立身行政。不于此可見哉。是編爲追悼紫姬而作。夫姬以閨中弱質。病不永年。乃其賢孝淑慎。人不間於重闈大婦之言。翰墨詠歌。斐滿吳會。身後之名。直軼諸朝雲絡秀而上。苟非至性至情凝結感動。亦斷不能享此文勳。獨有千古。昔琴牧子謂非董宛君之奇女。不足以匹冒辟疆之奇男。今以余觀孟楷紫湘之事。遇奇而法。事正而葩。鄭重分明。風槩既遠。軼冒董。卽就香畹樓憶語。與夢玉詞。筆墨而論。尤非雉臯

所及。按湘煙錄原序。所謂隻字豔千載。單帙綱四部。按之有聲。拂之有香者。精  
冶淒豔。庶幾匹之。宮保巨眼。題品獨真。世既有藝苑之張華。余又何辭爲。隍引  
之聲。叟乎。若如入瓊逸客。贊嘆曼翁雜記。謂須用冷金箋。畫烏絲闌。寫洛神賦  
小楷。裝以雲鸞縹帶。貯以蛟龍篋中。薰以沉水迷迭。于風清月白。紅豆花開。看  
之。余謂移品斯編。庶不褻彼俊語。質諸宮保。當亦以爲知言也。道光甲申七月  
秋。藥老人馬履泰書。



廣平居士以梅垞生新譜影梅庵傳奇乞雲公子題詞。俾紓折玉之感。公子讀之。益增悽恨。時距紫妹之仙去者十日矣。閨湘請於公子曰。影梅庵憶語。世豔稱之。然以公子之才品。遠過叅軍紫妹之賢孝。亦踰小宛。且此段因緣。作合之奇。名分之正。堂上之慈。夫人之惠。皆千古所罕有。前日讀君家大人慈訓。有曰。惜身心而報以筆墨。俾與朝雲菡桃並傳。公子其有意乎。公子乃坐碧梧庭院。滴淚濡毫。文不加點。隨時授余讀之。情文相生。悽豔萬狀。猶記紫妹未字時。余嘗與豔雪翹雲韻秋。贈香小燕諸人私語曰。箇儂吹氣如蘭。奉身如玉。除是侍香金童。甫能消受耳。既見公子爭慶得人。飲餞之夕。芳菲滿堂。旨曰。十妹此行何異登仙。掛釵拂袖。多有感羨。泣下者。迨妹今夏歸省。語及公子恩誼。輒頻蹙曰。薄命人。惟恐消受不起。嗚呼。銘心刻骨之言。孰料爲撒手離塵之讖哉。妹之病也。姊姊姨姨。曾被調恤者。皆願以百身贖之。于其逝也。相向而哭。皆失聲。況以公子憐香惜玉。情之所鍾。其纏綿激楚。自有大難爲懷者。然自有此作。紫妹既在所必傳。村拙如閨湘輩。亦得廁名簡末。此如淮南拔宅雞犬皆仙。公子之

心○盡○矣○紫○妹○之○靈○慰○矣○題○曰○香○畹○樓○憶○語○仍○影○梅○庵○例○也○世○有○牙○曠○譜○入○宮○商○  
烏○紗○鈿○鬢○登○場○學○步○之○時○吾○不○知○此○後○賺○人○清○淚○又○將○幾○許○爾○甲○申○七○月○扶○風○  
閨○湘○居○士○揮○淚○謹○書○



余家同懷十人。惟紫妹最幼最美最才最賢。而難得者爲最孝。其居我生母之喪也。哀毀骨立。徒以老父在堂。未卽身殉。嫡母旣撫如所生。妹亦曲盡恭順。惟於背鐙倚枕。感念亡親。淚漬衾裯。歷數年如一日也。余聞其將有所適。歸叩其詳。妹曰。雲公子人品學問有目共賞。母俟鄙言聞其傳家孝友天性過人。此尤妹所怵怵心動者耳。余曰。門高族大。契洽良難。以吾妹淑性處之。自無不宜。家宜室惟是同母手足。目前僅我兩人。一旦睽離。深縈我念。今與妹約。別後如不暇搦管覓一花一草寄我。卽可知妹近狀矣。妹頷之。畫楫渡江。積旬往返。發函伸紙。蛺蝶雙飛。弄翠眠香。栩栩欲活。靈心飛動。喜可知已。今夏歸省。養疴歡然握手。備述堂上之慈。夫人之賢。並聞雅孃龍媪云。此來舉室送行。潛然出涕。饋問之使。不絕於道。余方欣感交集。以爲吾妹之賢孝。旣有以上契親心。雖金鎗馬麥定業難逃。然人定勝天。造化或容默挽耳。不虞曇花現影。落葉歸根。遽折連枝。使人痛絕。夫就妹生平論之。蕙心紈質。燕寢承歡。月滿花芳。玉郎專寵。家山重到。骨肉全逢。旣親二老之顏。復告生身之墓。薤露素車之弔。備極哀榮。梨

雲○總○帳○之○悲○靡○間○存○歿○無○毫○髮○之○遺○憾○無○父○母○之○貽○罹○蘭○緣○既○盡○撒○手○以○去○也○  
固○宜○惟○聞○父○母○告○余○云○公○子○以○老○親○在○上○力○抑○哀○情○然○浹○旬○以○來○惟○見○以○眼○淚○  
洗○面○逝○者○如○斯○生○者○如○之○何○垂○垂○鶴○髮○感○激○涕○零○嗚○呼○吾○妹○縱○脫○愛○緣○鑒○此○芳○  
情○亦○當○似○玉○簫○再○世○矣○余○多○愁○善○病○蕉○萃○中○年○既○痛○逝○者○行○自○念○也○一○燈○如○豆○  
三○復○斯○編○感○公○子○之○情○多○惜○佳○人○之○命○薄○幽○窗○冷○雨○撲○筆○泣○然○甲○申○巧○月○太○原○  
瑞○蘭○雪○涕○拜○題○



紫湘誄

紫湘秣陵王氏女。年十九。歸余子裴之爲側室。婉孌淑慎。門無間言。道光甲申七月四日。以疾卒。其生平言行。既見於余室人所爲小傳矣。余憫其有柔嘉之德而早逝也。爲此誄以哀之。頤道居士記。

嗚呼紫湘。秉德淳貞。淮水之秀。鍾山之英。嘒彼小星。以事君子。大婦心怡。高堂色喜。吾家族大。食指逾千。同聲稱嫩。惟爾之賢。重親致歡。善承色笑。侍膳問安。惟爾之孝。佐餽調藥。以事小君。夙興夜寐。惟爾之勤。言罔愆禮。行知飾性。無違夫子。惟爾之敬。姬侍備此。令德克宣。允宜獲福。奚不永年。剪紙招魂。采蘅設祭。我作此辭。潛焉出涕。





紫姬哀詞 并序

錢唐汪 端允莊

紫姬碧玉韶顏。綠珠慧性。家近青楊之巷。門臨白鷺之洲。姊妹十人。姬其季也。畫徧十眉。舊名花蕊。綰來雙髻。小字桃根。其歸我朗玉夫子也。春江打槳。官閣飄鐙。璧月凝輝。前身定呼明月。瓊花照影。幾生修到梅花。姬復性厭鉛華。夙耽詞翰。蘭羞佐餞。燕寢怡顏。椒頌流馨。鸞臺浴德。潁川之門。無歧譽焉。客冬余臥病殊劇。姬佇苦哺糜。含辛調藥。中宵結帶。竟月罷妝。余疾既瘳。姬顏始解。嗚呼賢矣。豈知瑤華萎雨。瓊屑銷塵。扶病歸省。卒於母氏萱幃。雪涕蘭閣。招魂羌渺。渺兮予懷。佇珊珊之入夢。瑤情玉色。誰撰館陶仙子之銘。霞袂雲輶。待續寶誌夫人之傳。詩成八律。淚綆千絲。

淚灑西風黯碧紗。鈿蟬零落弔明霞。雲中紫鳳長離鳥。池上天桃薄命花。夜月空林呼妙子。曉鐘殘夢見瑤華。疎星三五光初掩。愁看銀河絡角斜。

見形如平生  
出抱朴子

葳結同心九畹芳。渡江桃葉美人雲。畫眉菱鏡花雙笑。記曲珠簾月二分。篆玉



鴛鴦猶賸字泥金。蛺蝶尙留裙。早梅官閣經行處。蓮屨蒼苔印碧紋。  
月照香嬰畫閣虛。謝娘新詠麗芙蕖。棗花簾箔調鸚鵡。芸葉窗紗辟蠹魚。  
道人。工寫韻。白雲仙子最知書。蘭膏翠羽留遺跡。奩豔重繙恨有餘。  
婦人集陸  
姬孟珠號

紅衲道人何白雲史  
忠妾奩豔董小宛輯

寒閨侍疾夜遲眠。藥裏勞君細意煎。彩勝倦簪挑菜節。羅屏靜掩試燈天。  
解歌芳草朝雲慧。潔奉蘭羞絡秀賢。猶記江城砧杵動。春纖疊雪擘吳綿。  
太夫人及  
余夫婦禦

寒襦褐頻年  
皆姬手製

瓊肌病怯杏羅輕。眉翠顰多畫未成。虛幌藥烟愁擁髻。小窗花影罷吹笙。  
金猊火冷香慵炷。玉馬風馳夢易驚。惆悵紅冰凝別淚。滿天梅雨闔閭城。  
皂莢橋邊問故家。晚烏啼斷六朝花。女牆靜夜潮初上。水榭新涼月正華。  
銜到玉魚愁豆蔻。撥殘金鳳怨琵琶。退紅衫子空裁製。白蝶飛灰散曉霞。  
新月蛾眉憶晚妝。淒風總帳泣歸航。哀蟬落葉秋如水。早雁明河夜漸涼。  
錦瑟驚絃懷夢草。玉簫舊約返生香。畫簾微雨黃昏後。誰念檀奴鬢欲霜。



女墳湖冷殯宮。遙舊日妝樓鎖寂寥。露砌碧苔吟蟋蟀。風廊翠竹網蟪蛄。秋雲羅帕溫香漬。明月瓊杯豔影消。留得玉梅遺掛在亭亭。素質帶愁描。秋雲羅帕見麗情集

明月杯見神仙傳

同作

管筠靜初

秦淮烟柳石城潮。問訊青溪第幾橋。仙子髻眉春黛染。美人衫袖落花嬌。方期洛水霞長映。何事嶠山雪易消。惆悵罡風吹太急。一株玉樹隕南朝。金燈照夜月初圓。往事分明在眼前。香雪梅花曉妝閣。烟波桃葉渡江船。相看大婦憐中婦。豈料今年異去年。蘭語纏綿桃骨瘦。憶來一度一潸然。江上青山隔翠微。白門楊柳夢依稀。空憐聽雨瀟瀟去。不見看花緩緩歸。四載玉顏成永訣。全家珠淚惜分飛。夜闌簾外天如墨。愁絕篝鐙製殮衣。黯澹文窗韻字紗。歸帆盼斷曲江涯。虎山尋夢烟初暝。鶴市招魂月正華。暫寄玉棺吳苑寺。待營香塚宋宮斜。舊桃坏土芳隣在天竺峰前。弔落花。

又

陳華姬夢仙

我弟才華小鳳皇。

余舊題弟婦允莊明湖飲餞圖句

得君亦復似鴛鴦。香名謝氏烏衣巷。春色

盧家白玉堂。一樹瓊花留豔影。滿庭璧月照明妝。如何絕代嬋娟子。零落嬌紅

隕曉霜。

消息傳來掩淚聽。落花如雨葬傾城。青山會見營新塚。翠水應知理舊盟。瑤瑟前塵悲曉夢。玉簫後約望來生。一編憶語從頭讀。香碗樓頭碧漢橫。

又

陳麗姬茗仙

楊柳南朝樹。芙蓉北苑妝。衣裳雕玉珮。樓閣鬱金堂。桃葉春波穩。瓊花夜月涼。當年嫁張碩。親見杜蘭香。

隋苑通吳苑。頻年數往還。含香吳寸趾。識曲謝雙鬟。纖柳銷春黛。夭桃瘦玉顏。可憐扶病去。淒絕汝南灣。

滴淚空如水。傷心欲問天。魂歸殘月影。夢短落花煙。鸚鵡三生石。鴛鴦兩度船。玉簫情不斷。應結再生緣。



紫姬小傳

姬王氏。名子蘭。字紫湘。一字畹君。秣陵人。余子裴之側室也。初子婦汪端來歸。生子孝如。彌月殤。逾年又生孝先。晚後失調。體孱多疾。又因夫子頤道先生病劇。端誓願長齋。繡佛三年。繼以選明代人詩初二集。聚書盈屋。晨書暝寫。心勞神疲。恒數晝夜不得寐。因請於余及頤道先生曰。作配高門。質沐慈愛。有逾顧復。比得醒疾。終夜不寢。醫云疾在心神。不加靜攝。將成怔忡。自問幼耽墳籍。疎曠鍼砭。十饋五漿。尤非所諳。雖重親高堂。矜其不逮。夙夜循省。心何以安。且堂上膝下。僅止公子一人。飴含抱孫。亦止孝先一人。螽斯蕃衍。宜求淑儷。以主中饋。俾端得安心優游文史。以延孱弱之軀。並於祖翁先奉政公。祖姑查太宜人前。再三言之。雖未即許。未嘗不鑒其心之苦情之摯也。嗣夫子以公至秣陵。聞姬賢。歸言之。端聞請曰。端之前言。實本肺腑。即不爲公子求佳偶。獨不可置簏室乎。且紫姬詞翰。端曾一見之。尤非尋常金粉可比也。夫子乃稟命堂上。介同歲生侯君青甫。暨歐陽大令棣之爲蹇修。諏吉迎歸。端先期營香畹。



樓以居之。故又字畹君也。初至之夕。賓客雲集。姻眷夾侍。姬端秀靜穆。神光離合。若瓊花之照春。而華月之白夜也。余以久病。辟穀十稔。裴之嘗與端言。苟謀置。遑必得能侍余疾者。姬至。逾月。輒屏鉛華。佐治內政。侍余尤盡心力。朝夕不離。余性畏雷。每頑雲屯空。驚電掣影。裴之夫婦。輒在側。姬既至。裴之或以事他出。或在家。雖深夜。姬必先侍余側也。上年春。余在揚病亟。姬焚香籲天。請以身代。並代裴之持觀音齋客冬端病。頭風手不能持匕箸。醫者云。易傳染。語甚危。姬黎明起。不梳洗。不進飲食。先爲大婦敷藥。鋪糜撫摩。抑搔恒至深夜。衣不解帶者數月。端疾竟賴以愈。孝先自離乳哺。卽隨余寢食。雖孩提性方。執行坐有常所。不多言。言輒喜。作模稜語。婢媼不能通其意。姬喜愛若所生。佐余撫視。余因得晏息焉。余家世代寒素。服食樸簡。姬荆布粗糲。安之若素。以是尤得先奉政公歡心。去春奉政公病。姬發願持淡齋。不食鹽豉。姬生母早卒。老父嫡母在堂。乞於上年十月歸省。並爲生母掃墓。嗣遭奉政公大故。舉室南還。不克踐約。旣痛奉政公之見背。又感念生母。每夜分。輒悲泣。遂成嗽疾。中間侍大婦之病。



已輒諱疾不言。泊余知之。延醫調理。甫少瘥。會余疾作。扶病侍余坐窗前。適當風處。嗽疾復作。遂不可止。裴之始以治文案。濬河渠。襄鹽筴。獲巨臬。受知於節相孫公黎襄勤公。爰會中丞韓公。奏請以通判留江南補用。已奉特旨准行矣。嗣以部駁。將赴都請分發。姬謂裴之曰。君之冀留江南者。爲近侍堂上計也。今分發則遠近不可知。慈闈多病。勢不能往。妾當在家代君侍奉。至夫人之不能往者。亦勢也。君宜別求淑質代佐內政。並言之。余以閨中人材難得。余病年來亦漸輕減。且有姬人管筠。次女麗姬侍余。勸慰之。屬勿萌是念。裴之先蒙聖諭。更屬緝捕勤能。感効馳驅。疊擒梟盜。去冬今夏。歷荷節相甄勞。復奏。又奉特旨。以始終奮勉。敕部先選。仰邀異數。舉室銜恩。孰知裴之將得官。而姬已先逝耶。方病之亟也。裴之馳書秣陵。招翁媼至蘇。存問慰藉。喜見顏色。疾以漸瘳。既病復作。自知不起。恐余之憂悸也。強自支勵。言翁媼雖得見而掃墓之願未遂。心恒耿耿。思力疾一行。以畢所懷。且藉養疴。泣請數四。乃令裴之送之秣陵。將逾月。會余以感冒撻疾。姬聞信。促裴之歸。泊有書來。輒言病少。



愈以安。裴之心。裴之于六月二十二日至吳門。爲余禱于元化先生祠。余病就痊。夢中恒恍惚。幼穉言見姬歸。乃於七月初三日促裴之行。而七夕秣陵人至。則姬已於初四戌刻逝矣。其歸也。若恐余之不任哀痛。而故遠之。其逝也。若恐裴之親視。永訣之傷神也。而遽先之。臨終神氣湛然。聞雷聲隱隱。猶念余不置。裴之本以初二日行。因家中人爲製湖綿殮具。乃先遣僕星夜馳報以慰之。適有以水蜜桃餉者。余知其所嗜。命齎往。初五日至。而姬已逝。桃實無恙。僅充靈座之供。裴之初六日至。則一棺長掩。殮具已不及用。與芻靈冥楮同付焚如而已。信至太宜人以下。無不痛哭失聲。大婦尤哭之慟。夫子與余請於太宜人。命裴之攜柩至蘇。厝虎邱禪寺奉政公靈輻側。俟奉政公歸葬。同至西泠卜厝焉。姬數年來不易一衣不製一釵。不私蓄一錢。裴之衣服玩好。圖繪書籍。付收掌者。輒爲篋衍小字記之。部別居分。不失累黍。性耽文翰。從裴之夫婦受詩法有寄公子揚州詩。自秣陵寄大婦吳門詩二篇。餘則斷楮殘編。與零膏冷翠同盡矣。嗚呼。姬之未至也。知其美麗。不知其淑慎也。旣至。知其淑慎。不知其勤儉也。



久之。知其勤儉。不知其賢孝也。乃閱數年之久而其賢孝之實蹟。以自晦而愈明。覺無事不入人心。脾矧余沉疴。委頓十餘年。需人娛侍。得此賢孝之媛。而復失之。每一憶及。不知涕之何從也。因制淚和墨。作爲此文。俾後之覽者。知其概焉。姬生于嘉慶八年癸亥七月十四日。卒于道光四年甲申七月初四日。生年二十有二。其卒也。夫子爲誄。裴之爲香畹樓憶語。大婦端管姬筠。余大女華姬。次女麗姬。皆有詩。

論曰。古稱姬妾之賢者。若蒨桃朝雲。皆以得侍文人。獲留姓氏。柔嘉之則。傳者勿詳。姬家金陵。六朝舊都。碧玉桃葉。豔蹟在焉。而姬之柔嘉。遠過蒨桃朝雲。揆之載籍。殆絡秀之流亞。而惜其不永年也。悲夫。

道光四年歲次甲申七月中錢唐龔玉晨羽卿撰

卷二

十一  
二  
集



香晚樓憶語

丁丑冬朔。家大人自崇疆受代歸。籌海積勞。抱恙甚劇。太夫人扶病侍疾。自冬徂春。衣不解帶。參朮無靈。羣醫束手。余時新病甫起。乃泣禱於白蓮橋華元化先生祠。願減已算。以益親年。閨人允莊復於慈雲大士前。誓願長齋繡佛。並偕余日持觀音經若干卷。奉行衆善。乃荷元化先生賜方四十九劑。服之。病始次第愈。自此夫婦異處者四年。允莊方選明詩。復得不寐之疾。左鐙右茗。夜手一編。每至晨雞喔喔。猶未就枕。自慮心耗體孱。不克仰事俯育。常致書其姨母高陽太君。嫂氏中山夫人。爲余訪置適室。余堅卻之。嗣知吳中湘雨佇雲蘭語樓諸姬。皆有願爲夫子妾之意。歷請堂上爲余納之。余固以爲不可。蓋大人乞祿養親。懷冰服政。十年之久。未得眞除。相依爲命者千餘指。待以舉火者數十家。重親在堂。年逾七秩。恒有世途荆棘。宦海波瀾之感。余四謁槐花。輒成康了。方思投筆以替仔肩。滿堂兮美人。獨與余兮目成。射工伺余。固不欲冒此不韙。且綠珠碧玉。徒侈豔情。溫清定省。孰能奉吾老母者。采蘭樹蕙。此事固未容草草。



也。

金陵有停雲主人者。紅妝之季布也。珍其弱息。不異掌珠。謬采虛聲。願言倚玉。申丈白甫。暨晴梁太史。爲宣芳慤。余復賦詩謝之。曰。肯向天涯托掌珠。含光佳俠意。何如桃花扇底人。如玉珍重侯生一紙書。新柳雛鶯最可憐。怕成薄倖杜樊川。重來縱踐看花約。拋擲春光已十年。生平知己屬明妝。爭訝吳兒木石腸。孤負畫蘭年十五。又傳消息到王昌。催我空江打槳迎。誤人從古是浮名。當筵一唱琴河曲。不解梅邨負玉京。白門楊柳暗棲鴉。別夢何嘗到謝家。惆悵鬱金堂外路。西風吹冷白蓮花。此詩流傳爲紫姬見之。激揚贊歎。絮果蘭因。於茲始茁矣。

孟陬下泮。將游淮左。道出秣陵。初見紫姬於綰秋水榭。時停雲嬌女幼香。將有所適。仲瀾騎尉招與偕來。余與紫姬相見之次。畫燭流輝。玉梅交映。四目融視。不發一言。仲瀾回顧幼香。笑述董青蓮傳中語曰。主賓雙玉。有光所謂月流堂戶者。非耶。余量不勝蕉姬。偕坐碧梧庭院。飲以佳茗。絮絮述余家事甚悉。余訝



詰之低鬟微笑曰識之久矣前讀君寄幼香之作纏綿悱惻如不勝情今將遠嫁此君誤之也宜賦詩以志君過時幼香甫歌牡丹亭尋夢一齣姬獨含毫蘸墨拂楮授余余亦怦然心動振管疾書曰休問冰華舊鏡臺碧雲日暮一徘徊錦書白下傳芳訊翠袖朱家解愛才春水已催人早別桃花空怨我遲來閒繙張泌妝樓記孤負鸞期第幾回卻月橫雲畫未成低鬟攏髻見分明枇杷門巷飄鐙箔楊柳簾櫳送笛聲照水花繁禁著眼臨風絮弱怕關情如何墨會靈簫侶卻遣匆匆唱渭城如花美眷水流年拍到紅牙共黯然不奈閒情酬淺盞重煩纖手語香絃墮懷明月三生夢入畫春風半面緣消受珠櫳還小坐秋潮漫寄鯉魚箋一翦孤芳豔楚雲初從香國拜湘君侍兒解捧紅絲研年少休歌白練裙桃葉微波王大令杏花疎雨杜司勛關心明鏡團欒約不信揚州月二分姬讀至末章慨然曰夙聞君家重親之慈夫人之賢君輒有否無可人或疑爲薄倖此皆非能知君者堂上閨中終年抱恙闕君鄭重之意欲得人以奉慈闈耳因卽餞余詩曰煙柳空江拂畫橈石城潮接廣陵潮幾生修到人如玉同聽



簫聲廿四橋。月落烏啼霜濃。馬滑搖鞭徑去。黯然魂銷。

湖陰獨游新綠。如夢啜茗看花。殊有春風人面之感。忽從申丈處得姬芳訊。倚

闌循誦紀之以詩。曰二月春情水不如玉人消息。托雙魚眼中。翠嶂三生石袖

底。金陵一紙書。寄向江船迴棹後。寫從妝閣上。鐙初櫻桃花澹。宵寒淺。莫遣銀

屏鬢影疏。嗣是重親惜韓香之遇。閨人契勝璫之才。奉芳結纈。促踐佳約。余曰

一面之緣。三生之諾。必秉慈命而行。庶免唐突西子。允莊曰。昨聞諸堂上云。紫

姬深明大義。非尋常金粉可比。申年丈不獲與偕。蹇脩之事。六一令君可任也。

季秋八夕。迺挂霜颿。重陽渡江。風日清美白。下諸山皆整黛。鬟迎楫矣。

六一令君將赴之江。新任聞姬父母言。姬雅意屬余。倩傳冰語。因先訪余於丁

簾水榭。詫曰。從來名士悅傾城。今傾城亦悅名士。聯珠合璧。洵非偶然。余滯燕

臺久矣。今自三千里外。捧檄而歸。端爲成此一段佳話。爾余袖出申丈書示之。

令君掀髯曰。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足爲蘼蕪媚香。一輩人揚眉生色矣。既以姬

素性端重。不欲余打漿親迎。令君迺屬其夫人與姬母伴姬乘虹月舟。連檣西



下小泊瓜洲。重親更遣以香車畫鷁迎歸焉。

姬同懷十人。長歸鐵嶺方伯。次歸天水司馬。次歸汝南太守。次歸清河觀察。次歸隴西叅軍。次歸樂安氏。次歸清河氏。次未字而卒。次歸鴛湖大尹。姬則含苞最小枝也。蕙綢居士序余夢玉詞曰。聞紫姬初歸君時。秦淮諸女郎皆激揚歎羨。以姬得所歸爲之喜極淚下。如董青蓮故事。渤海生高陽臺詞句有曰。素娥青女遙相妬。妬嬋娟最小。福慧雙脩。論者皆以爲實錄。姬亦語余云。飲餞之期。嫋姬咸集。綠窗私語。僉有後來居上之歎。其姊歸清河氏者。爲人尤放誕風流。偶與其嫂氏閨湘玉眞論及身後名。輒述李笠翁秦淮健兒傳中語曰。此事須讓十弟。我九人無能爲也。兩行紅粉服其詼諧吐屬之妙。

吳中女郎明珠。偶有相屬之說。安定考功戲語申丈曰。雲生朗如玉山。所謂仙露明珠者。詎能方斯朗潤耶。告以姬事。考功笑曰。十全上工。庶療相如之渴耳。蓋亦知姬行十故。以此相戲云。

余朗玉山房瓶蘭。先茁同心並蒂花一枝。允莊曰。此國香之徵也。因爲姬營新



室署曰香畹樓。字曰畹君。余因賦國香詞曰。悄指冰甌。道繪來倩影。浣盡離愁。回身抱成雙。笑竟體香收。擁髻離騷倦。讀勸牽芳人下西洲。琴心逗眉語。葉樣娉婷。花樣溫柔。比肩商畧處。是蘭金小篆。翠墨初鉤。幾番孤負。贏得薄倖紅樓。紫鳳嬌銜楚佩。惹蓮鴻爭妬。雙脩雙脩漫相妬。織錦移春。倚玉紉秋。一時詞場耆雋。如平陽太守。延陵學士。珠湖主人。桐月居士。皆有和作。畹君極賞余詞。曰。君特叔夏。此爲兼美。余素不工詞。吹花嚼蕊。嗣作遂多。閨人請以夢玉名詞。且笑曰。桃李宗師。合讓掃眉才子矣。

閨中之戲。恒以指上螺紋。驗人巧拙。俗有一螺巧之說。余左手食指。僅有一螺。紫姬歸余匝月。坐綠梅窗下。對鏡理妝。閨人姊妹。戲驗其左手食指。亦僅一螺也。粉痕脂印。傳以爲奇。重聞之笑曰。此真可謂巧合矣。

蓮因女士雅慕姬名。背撫惜花小影。見貽衣退紅衫子。立玉梅花下。珊珊秀影。髣髴似之。時廣寒外史有香畹樓院本之作。余因興懷本事。紀之以詞曰。省識春風面。憶飄鐙瓊枝照夜。翠禽啼倦。豔雪生香。花解語。不負山溫水軟。況密字。



珍珠難換。同聽簫聲催打槳。寄回文大婦。憐才慣。消盡了。紫釵怨。歌場豔賭。桃花扇。買燕支閒摹妝額。更煩嬌腕。拋卻鴛衾。兜鳳鳥。髻子積雲乍綰。只冰透鸞綃。誰管。記否。吹笙蟾月底。勸添衣。悄向迴廊轉。香影外。那庭院。姬讀之笑。授畫冊。曰。君視此影。頗得神似否。乃馬月嬌畫闌十二幀。懷風抱月。秀絕塵寰。幀首題紫君小影四字。則其嫂氏閨湘手筆。是冊固閨湘所藏。以姬歸余爲慶。臨別欣然染翰。納之女兒箱中者。余欲壽之貞珉。姬愀然曰。香閨韻事。恒慮爲俗口描畫。余乃止。

蕊香閣狂香浩態。品爲花中芍藥。嘗語芳波大令曰。姊妹花中如紫夫人者。空谷之幽芳也。色香品格。斷推第一天生一雲公子。非紫夫人不娶。而紫夫人亦非雲公子不屬。奇緣仙耦。鄭重分明。實爲天下銀屏間人吐氣。我輩飄花零葉。墮於藩溷也。宜哉。芳波每稱其言。輒爲歎息不置。

捧花生撰秦淮畫舫錄。以倚雲閣主人爲花首。此外事多失實。人咸譏之。余以公羈秣陵。仲瀾招訪倚雲。一見輒呼余字曰。此服媚國香者也。仲瀾與余皆愕。



然時一大僚震余名。遇事頗爲所厄。後歸以語姬。姬笑曰。大僚震君之名而擠君。倚雲識君之字而企君。彼錄定爲花首也。固宜。

余受知於彭城都轉。請於閣部節使。檄理眞州水利。並以庫藏三十七萬。責余司其出納。余固辭不可。公慍曰。我知子猷守兼優。故以相托。有所避就。未免蹈取巧之習矣。余曰。不司出納。誠蹈取巧之習。苟司出納。必蒙不肖之名。事必於私。無染而後於公。有裨此固由素性之迂拘。亦所以報明公知己之感也。公察其無他。乃止。時自戟門歸。已深夜。閨人方與姬坐香晚樓翫月。閨人詰知歸遲之故。喜曰。君處脂膏而不潤。足以報彭城矣。姬曰。人濁我清。必撓衆忌。嚴以持已。寬以容物。庶免牛渚之警乎。余夫婦歎爲要言。不煩。

余舊撰秦淮畫舫錄序曰。仲瀾屬爲捧花生。秦淮畫舫錄弁言。倉卒未有以應也。延秋之夕。蕊君招集蘭語樓。焚香讀畫。垂簾鼓琴。相與低徊者久之。蕊君叩余曰。媚香往矣。桃花扇樂府。世豔稱之。如侯生者。君以爲佳偶耶。抑怨偶耶。余曰。媚香郤聘。不負侯生生之出處。有愧媚香者多矣。然則固非佳耦也。蕊君頷



之復曰。薜蘿以妹喜衣冠。爲湘眞所距。苟矢之曰。風塵弱質。見屏清流。願蹈泖湖以終爾。湘眞感之。或不忍其爲虞山所浼乎。余曰。此薜蘿之不幸。亦湘眞之不幸也。橫波侍讌。心識石翁。後亦卒爲定山所誤。坐讓葛嫩武功。獨標大節。彌可悲已。卿不見九畹之蘭乎。湘人佩之而益芳。羣螳趨之而卽敗。所遇殊也。如卿淨洗鉛華。獨耽詞翰。塵棄軒冕。屣視金銀。騶儉下材。齒冷久矣。然而文人無行。亦可寒心。卽如虞山定山。壯悔當日。主持風雅。名重黨魁。已非涉獵詞章。聊浪花月。號爲名士者可比。卒至晚節頽唐。負慙紅袖。何如杜書記青樓薄倖。尙不致誤彼嬋媛也。僕也古懷鬱結。疇與爲懽。未及中年。已傷哀樂。悉卿懷抱。曠世秀羣。竊慮知己晨星。前盟散雪。毋驕錢樹郎。冒璧人。弦絕陽春之音。金迷長夜之飲。而木石吳兒。且將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勉。曰。使卿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嗟乎。薰蕕合器。臭味差池。鵜鰾同羣。蹉跎不狎。語以古今。能無河漢哉。蕊君沾巾擁髻。殆不勝情。余亦移就鐙花。黯然罷酒。維時仲瀾索序甚殷。蕊君然脂拂楮。請并記今夕之語。夫白門柳枝。青谿桃葉。辰樓顧曲。丁簾醉花。江



南佳麗。繇來尙已。迨至故宮禾黍。舊苑滄桑。名士白頭。美人黃土。此余澹心板橋雜記所繇作也。今捧花生際承平之盛。聯裙屐之游。跌宕湖山。甄綜花葉。華燈替月。抽觴擲筵。之天。畫舫淩波。拾翠眠香之地。南朝金粉。北里煙花。品豔柔鄉。攄懷瑤翰。澹心雜記。自難專美於前。竊謂輕烟澹粉間。當有如蕊君其人者。兩君試以斯文示之。并語以薜蘿媚香往事。不知有感于蕊君之言。而爲之結眉破粉否也。此一時佇興之作。忽忽不甚記憶。迨姬歸余後。允莊談次戲余曰。君當日以他人酒盃。澆自己傀儡。興酣落筆。慨乎言之。苟至今日。敢謂秦無人耶。苕妹曰。兄生平佳遇雖多。然皆申禮防以自持。不肯稍涉苟且輕薄之行。今得紫君天之報。兄者亦至矣。閨侶咸爲首肯。

秋影主人。中年卻掃。鑪熏茗盃。擁髻微吟。花社靈光。出塵不染。後來之秀。羸崇禮焉。先是香霓閣有隨鴉之舉。主人苦口箴之。聞姬屬余。慶得所歸。恒求識面。申丈介余脩相見禮。笑曰。十君玉骨珊珊。邇應益饒豐豔耶。蘊珠抱璞。早審不凡。具此識英雄眼。尤爲掃眉人生色矣。歸宣其言。姬爲莞爾。



升當要衝冠蓋雲集。余自趨庭間。緝日鮮寧暑。堂上於奇寒深夜。命姬假寐。俟余姬仍剪燈溫茗。圍鑪端坐。以待詰晨復辨色理妝。次第詣長者起居。夙興夜寐。歷數年如一日焉。

姬將適余。偶與倚紅聽春輩評次青容院本。或香祖樓警句。或賞四弦秋關目。姬獨舉雪中人可人。夫婿是秦嘉風也。憐他月也。憐他數語吟。諷不輟。唐甥桂僊侍鬟改子笑曰。十姑此時固應心契。此語金釵四座賞爲知言。余前年于役彭城。寄姬詞有曰。蹋冰瘦馬投荒驛。負了卿憐惜。累卿風雪憶天涯。休說可人夫婿是秦嘉。蓋指此也。嗣于下相道中寄姬詞曰。霜月當頭圓復缺。躍馬彎弓。那怪常離別。約了歸期今又不。關山只認無啼鵲。何事沾膺雙淚熱。帳下悲歌。竟未生同穴。忍與歸時鐙畔說。五更一騎衝風雪。南州朱夫人爲寫行看子。晚翠庵主卽書原詞于上。姬每一捧誦。感歎彌衿。淒咽之音如聽柳絲芳草矣。余幼涉韜鈴。長延豪俊。然如清河君之忠義廉立者。頗不易覲。長白尙衣銳欲治梟。禁暴除害。致書閣部。謂燕趙壯士。江淮異人。恩威部勒。非余莫任。余啟閣部。



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雞鳴狗盜之雄。爲饑所驅。不知擇業。鋌而走險。患莫大焉。廣庇博施。知有不逮。然能儲一有用之材。即可弭一無形之禍。閣部深嘉是言。且曰。卽以禽臬而論。以毒攻毒。兵法亦當如是也。忠信所格。景嚮孔殷。姬曰。鷹飛好殺。龍性難馴。膽大心細。願味斯言。且以余馭下少嚴淵魚廩鼠。察詰不祥。怡詞異語。皆得韋絃之助云。

淮南以濬河停運。余請于堂上。創爲移捆之議。節使與彭城公。咸慶安枕。眞州賢士歌詩以侈美之。歸逼歲除。頗形悶損。姬曰。儲課久民頌聲洋溢。殘年風雪。不負此行。那有辜負香衾之憾。

蕪城綺節。慈命設讌。璧月樓前。姬偕閨侶。香堦俠拜。更解綰臂。憐愛縷。遣鬟密置鴟吻。吾杭謂芻尼。嚙以成梁。可渡星河。靈匹也。萼姊戲裁冰縠。繪並頭蘭桂。畀姬向月。繡之鏤金。錯采巧奪。鍼神余巾箱。檢翫珍逾。蔡氏金梭矣。癸未仲春。太夫人患病危亟。姬輒焚香告天。願以身代。余時奉檄駐工。星夜馳歸。禱于太平橋元化先生祠。賜方三劑而愈。姬因代余持觀音齋。以報春暉。至



歿不替。

姬與余情愛甚摯。而恥爲伎嫉之行。是以香影閣贈余鬟花綃帕。香霏閣贈余冰紈雜佩。秋雲閣贈余瓜瓞繡縷。姬皆什襲藏之。又香霏閣寄余雕籠蠹蛸一枚。姬尤愛不釋。曰。闌牆擲果。皆屬人情。苟非粉郎香掾。又誰過而問之者。余取次花叢。屢爲摩登所攝。爰賦柳梢青詞以謝之。曰。曳雪牽雲。玉籠鸚鵡。喚掩重門。曲曲回闌。疎疎簾影。也够銷魂。愁看照眼濃春。添多少香痕淚痕。默默尋思。生生孤負。無數黃昏。休蹙雙蛾。鬢華倩影。好伴維摩。嬌倚香篝。話殘銀燭。閒煞衾窩。更無人唱回波。只怕惹情多。恨多。葉葉花花。鵲鵲鰈鰈。此願難麼。允莊曰。風流道學。不觸不背。當是衆香國中。無上妙法。姬曰。飄藩墮溷。千古傷心。君能現身接引。亦是情天善果。余曰。安得金屋千萬間。大庇天下美人。皆歡顏耶。姬亦爲之驪然。

余以烏鳥之私。懼官遠域。牛馬之走。歷著微勞。黃扉辱國士之知。丹詔沐勤能之諭。綸音甫逮。吏議隨之。絜養銜恩。未甘廢棄。長途冰雪。小隊弓刀。



急景凋年。重嘗艱險。維時允莊。忽染奇疾。淹篤積旬。姬乃鷄鳴而起。卽詣環花閣。褰帷問夜來安否。親爲塗藥。進匕後始理膏沐。扶持調護。寢饋俱忘。語余世母譙國太君曰。夫人賢孝。閨中之曾閱也。設有不諱。必重傷堂上心。而貽夫子憂。稽首慈雲。妾願以身先之。爾余時寄蹟於東陽參軍絳雲僊館。曾附書尾。寄以近詞曰。年來飽識江湖味。今番怎添淒惋。遠樹蘊煙。殘鴉警雪。人在黃昏孤館。更長夢短。便夢到紅樓也。防驚轉。雁唳霜空。故鄉何事。尺書斷。書來倍縈別恨。道閨人小病。羅帶新緩。茗火煎愁。蘭煙抱影。不是卿卿誰伴。憐卿可慣。況一口紅霞。黛蛾慵展。漫憶揚州。斷腸人更遠。姬時已得咯血症。諱疾不言。漸致沈篤。余以定省久睽。勾當牘畢。醉司命夕。風雪遄歸。而姬已骨瘦香桃。懨懨牀蓐矣。

余自吏議不得留江後。姬曰。君此後江湖載酒。宜豫留心一契合之人。余詰其故曰。君爲尊親所屈。奉檄色喜。自斷不忍遠離膝下。但今既有此中沮。或者改官遠省。太夫人旣憚長途。不能就養。夫人又以多病不去。我何忍侍君獨行。且



寒暑抑搔。晨昏侍奉。留我替君之職。卽以攄君之憂。至君之起居寒暖。必得一解事者。悉心護君。雖千山萬水。吾心慰矣。此姬自上年十月以來。屢屢爲余言之者。孰知黃花續命之言。卽爲紫玉成煙之讖哉。

蓉湖施生。隱於闌闌。擲六木以決禍福。聞有奇驗。余就卜流年休咎。生曰。他事甚利。惟不免破鏡之戚。問能解否。曰。小星替月可解也。更請其他。曰。嚙彼三五。或免遞及之禍。時平陽中瀚自淮南來。爲姬推算。亦如生言。爰就隣覲隴西氏。占之曰。前身是香界。司花僊史。金玉之緣。遂爲法華所轉。愛緣將盡。會當御風以歸。爾允莊聞之。亟請於堂上。爲余量珠購艷。以應施生之說。余曰。新人苟可移情。輒使桃僵李代。拊心自問。已覺不情。設令膠先續斷。香不返魂。長留薄倖之名。莫雪向隅之恨。更非我之所願。又豈卿之所安哉。允莊曰。然則如何。而後可。余曰。姬素戀切所生。恒見望雲興歎。還珠益算。此誠日者無聊之極思。然其徙倚縣延。屢煩慈顧。每與言及涕泗不安。曷以歸省之計。爲伊卻病之方乎。允莊領之。迺爲請於重闈。整裝以定歸計焉。



四月下泮五日。太夫人雪涕命余曰。紫姬以歸省之計。爲郤病之方。果如所言。實爲至願。惟值江風暑雨。實勞我心。汝可禱之於神。以決行止。余因禱於武帝廟。其籤詩曰。貴人相遇水雲鄉。冷淡交情滋味長。黃閣開時延故客。驊騮應得騁康莊。太夫人見有驊騮康莊之語。以爲道路平安。乃許歸省。孰知三槐堂中。西偏楹帖大書深刻曰。康莊驥足躡青雲。而姬歿後。櫟停適當其處。開我西閣門。坐我綠陰牀。事後追思。如夢如幻。神能知之。而不能拯之。豈蒼蒼定數。竟屬萬難挽回哉。

紫姬行後。允莊寄以詩曰。梅雨絲絲暗畫樓。玉人扶病上扁舟。釧鬆皓腕香桃瘦。帶緩纖腰弱柳柔。五月江聲流短夢。六朝山色送新愁。勤調藥裏刪離恨。好寄平安水閣頭。紫姬依韻和之。並呈太夫人詩曰。風雨經春怯倚樓。空江如夢送歸舟。綿綿遠道花箋寄。黯黯臨歧絮語柔。閨福難消悲薄命。慈恩未報動深愁。望雲更識郎心苦。月子彎彎繫兩頭。允莊又寄余詩曰。問君雙槳載桃根。殘月空江第幾邨。淡墨似烟書有淚。遠天如水夢無痕。晚風橫遠青谿閣。新柳藏



鴉白下門更憶嬋。嬌支病骨背鐙擁。髻話黃昏。余依韻和之曰。情根種處卽愁根。紗澣青溪別有邨。伴影帶餘前剩眼。捧心鏡。浥舊啼痕。江城楊柳。宵聞笛水閣。枇杷畫掩門。回首重闌心。百結合歡卿獨奉。晨昏曹小琴。女史讀之歎曰。此二百二十四字。是君家三人淚珠凝結而成者。始知別賦恨賦。未是傷心透骨之作。

余于嚴慈抱恙。每禱元化先生祠。輒應。蓋父母之疾。可以身代。愚誠所結。先生其許我也。姬人之恙。或言客感未清。積勤成瘵。蚤投峻補。誤于凡醫之手。然求方之事。余又遲迴不敢行。六月十三日夜。姬忽堅握余手曰。君素愛戀慈帷。苟不畏此簡書。從無浪蹟。久羈之事。今來省垣者匝月矣。閣部敘勳之奏。昨日已奉恩綸。指日北行。亟宜歸省。妾病已深。難期向愈。支離呻楚。徒愴君心。願他日一紙書來。好收吾骨。以歸爾。余時甫得大人安報。因慰之曰。子之賢孝。上契親心。來諭命爲加意調治。以期痊可。偕歸。明日當爲子禱於小桃源元化先生。祠冀得一當。以紓慈厪。姬泣曰。拜佛求仙。累君僕僕。吾未知所以報也。次日禱



之未荷賜藥。次日又以姬之生平具疏上達。願減微秩。以丐餘生。俾侍吾親。謂先生其亦許我耶。始荷賜以五色豆等味。自此遂旦旦求之。至十八日晚。得大人急遞書。知太夫人客感臥牀。姬亟呼鄭李兩姬盡力扶倚。隱囊喘息良久。甫言曰。妾病已可起。坐君宜遄歸省親。勿更以妾爲念。言際清淚棲睫。更無一言反面貼席。若恐重傷余心者。余時心曲已亂。連泣頷之。晨光熹微。策單騎出朝陽門。傷哉。此日遂爲永訣之日矣。

余於二十二日抵蘇。太夫人之恙幸季父治少痊。惟頭目岑岑。迷眩五色。余急禱于西米巷元化先生祠。賜服黃菊花十朶。遂無所苦。太夫人詢姬病狀。知在死生呼吸之際。命余即行。余以慈恙甫愈。請少留。至二十六夜。姬恩撫女桂生。驚啼曰。孃歸矣。詢之曰。上香晚樓去矣。太夫人疑爲離魂之徵也。隕涕不止。余再四勸慰。太夫人曰。紫姬厭棄紈綺。宛然有林下風。湖綿如雪。則其所心愛也。年來侍我學製寒衣縫紉。熨貼宵分不倦。我每顧而憐之。因屬世母譙國太君庶母靜初夫人萼姊茗妹輩爲姬急製湖絛衣履。顧余曰。俗有冲喜之說。汝可



攜去能如俗說留姬侍我此如天之福也至七月朔日得姬二十八日寄書殷  
念北堂病狀並遍詢長幼起居舉室傳觀方以無恙爲慰初三製衣甫畢堂上  
促余遄行伏雨闌風征途迢滯初六觸炎登陸噍黑入門家人兮悼惶嫂姪兮  
含悲易錦茵以牀垂兮代羅幃以素帷魂飛越而足趨起兮心震駭而肝腸擢  
撫玉琴之在御兮瞻遺挂之在壁懟瓊葢之無徵兮恨朝霞之難挹萃湫風以  
酸滴兮涉遐想兮髣髴太原翁姥流涕告余曰兒子初四戌刻不及待公子而  
遽去矣嗚呼遲到兩朝緣慳一面撫棺長慟痛如之何

姬之逝也太原翁姥專僦至蘇余於中途相左至十二日僦自蘇歸齎奉大人  
慈諭曰七夕得三槐書知紫姬遽然化去重闈以次無不悲悼且屈指汝到相  
距兩日未必及視其斂尤爲傷心之事攜去衣履想已不及附棺汝母云是所  
心愛可焚與之汝一切料量安妥後卽載其櫬回蘇暫厝虎山後院俾依汝祖  
靈以居今冬恭建先塋當并挈之以歸爾渠四年中賢孝盡職羣無間言去冬  
侍汝婦之疾尤屬不辭況瘁至其淡泊甯靜夙爲汝祖所稱賞今得首從先人



於九京在渠當亦無憾汝母方爲作小傳靜初允莊等皆有哀詞汝宜愛惜身心報以筆墨俾與蒨桃朝雲並傳當亦逝者之心也嗚呼我堂上慈愛之心無微不至開函捧誦感激涕零昇太原舉家讀之莫不淒感萬狀余因恭錄一通并衣履焚之靈次嗚呼紫姬魂魄有知雙目其可長瞑矣

姬髮長委地光可鑒人指爪皆長數寸最自珍惜每有操作必以金羈護之彌留之際鄭媼爲理遺髮令勿輕棄更倩閨湘盡剪長爪并藏翠桃香盒中閨湘曰留以遺公子耶含淚點首者再叩其遺言曰太夫人愛我甚至起居既安必命公子復來惜我緣已盡不能少待爲恨爾

太夫人素性畏雷余與允莊紫姬每逢夏夜風雨輒急起整衣履先後至太夫人房中圍侍達旦今年七月三夕姬病臥碧梧庭院隱聞雷聲輒顧李媼等曰恨我遠離不能與主人同侍太夫人爾未及周辰遽爾化去病至綿惓而其愛戀吾親若此悲哉痛哉

允莊聞姬凶耗寄余書曰姬之撫恩女桂生已奉慈命爲持三年之服至其平



日愛撫孝先。無異所生。業爲持服。如有弔者。應報素束。亦已請命堂上。可書嫡子孝先稽顙云云。并寄挽聯曰。四年來孝恭無忝。偏教玉碎香銷。愚夫婦觸境心酸。遺憾千秋。豈獨佳人難再得。兩月中消息雖通。只恨山遙水遠。慈舅姑倚閨望切。芳魂一縷。願偕公子蚤同歸。同人歎爲情文相生。面面俱到。芳波大令曰。素束以嫡子署名。吾家庶大母之喪。先大父太守公會一行之。今君家出自堂上。及大婦之意。尤爲毫髮無憾。

金沙延陵女史。工詩善畫。秀筆軼倫。所得潤筆之資。以贍老母幼弟。尤工劍術。韜晦不言。人以黃皆令楊雲友。一流目之。不知爲紅線隱孃之亞也。病中聞紫姬之耗。厲書於余。發函伸紙。上書萼綠華來無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一聯跋曰。紫湘仁妹。蕙心紉質。曠世秀羣。余每見於蕪城官舍。愛不忍去。曾仿月嬌遺蹟。畫蘭十二幀。以作美人小影。今聞彩雲化去。不覺清淚彌襟。以妹之孝恭無忝。具詳允莊大妹所撰挽聯。人不間於高堂大婦之言。無俟再下轉語。爰書玉溪生句。俾知慧業生天。以攄雲弟梨雲之感。此於香祖樓後。又添一重公案矣。



又一行曰。姊以病中腕怯。不得縱筆作書。可覓一善書者。捉刀爲幸。余因倩汝南探花。仿簪花妙格。書之。吳綾張諸座右。此與昭雲夫人篆書林顰卿葬花詩。以當薤露者。可稱雙絕。

詞壇耆雋。羸錫哀詞。攄余愴情。美不勝屈。至挽聯之佳者。猶記扶風觀察云。別夢竟千秋。金屋曇花逢小劫。招魂剛七夕。玉簫明月認前身。巢湖太守云。司馬濕青衫。蓋世奇才。那識恩情還獨至。脩蛾歸碧落。畢生寵遇從知福。慧已雙脩。高平都轉云。玉帳佩璽符。曾見潞州傳記室。蘭臺拋鳳管。空教司馬憶清娛。清河觀察云。倚玉攀芳記。伊人瓊樹雁行花。葉江東推獨秀。叱鸞靡鳳送吾弟。金閨鶚薦風沙。冀北歎孤征。渤海令君云。迎來鸞扇女。美前程。月滿花芳奈銀屏。月缺花殘憔悴煞。鏡裏情郎畫中愛。寵歸去。鵲橋仙生別離。山迢水遞。賴錦字。山溫水軟。圓成了。人間艷福。天上奇緣。渤海清河兩君有。蹇脩葭莩之誼。撫今悼昔。故所言尤爲親切。及見申丈挽聯云。公子固多情也。爲伊四載賢勞。不辭拜佛求仙。欲把精虔迴造化。佳人真有福堪羨。爾一堂寵愛都作香。憐玉惜足。



將榮遇補年華。僉曰離恨天中發此眞實具足語。白甫此筆眞有鍊石補天之妙。又鵝湖居士用余丙子年題鐵雲山人無題舊作。曇花妙諦參居士香艸離騷弔美人之句。書作挽聯。既見會心。又添詩識。釵光釧響。觸撥潸然。

姬疾革夜語其季嫂繆玉眞曰。我仗佛力歸去。當無所苦。公子悼我第請以堂上爲念。扶持調護。宜覓替人。公子必義不忘我。皈向者要不乏人耳。玉眞泣陳如此。余方淒感欲絕。鴻消鯉息。洵有如姬所云者。於乎紫姬來去湛然解脫。愛緣逍遙極樂。幸勿以鄙人爲念。所悲吾親無人侍奉。所喜吾兒漸已長成。承重蔭之孔長。冀門祚之可寄。余則心芽不茁。性海無波。且願生生世世弗作有情之物矣。

余自姬逝後。仍下榻碧梧庭院。翠桃香盒。泣置枕函。空牀長簾。翼以精誠。致之然顰目炯炯。恒至嚮晨。雖有鴻都少君之術。似亦未易措置也。猶憶七月四日蘭陵舟夜。夢姬笑語如平昔。寤後紀以詞曰。喜見桃花面。似年昔招涼待月。竹西池館。豆蔻香生新浴後。茉莉釵梁暗顫。恰小試玉羅衫軟。照水芙蓉迷艷影。



問鴛鴦甚日雙飛慣。低首弄白團扇。星河欲曙天鷄喚。乍驚心蘭舟聽雨。翠衾孤展。重翦銀燈溫昔夢。夢比蓬山更遠。怎醒後蓮籌偏緩。謾訝青衫容易濕。料紅綃早印。曉痕滿。荒驛外。五更轉。時堂上屬瑯琊生偕行。讀之歎曰。此種筆墨。無論識與不識。皆知佳絕。惟覺淒惋太甚耳。余亦嗒然。孰知蘭陵入夢之期。卽秣陵離塵之夕。帳中環珮。是耶非耶。其來也有自其去也又何歸耶。腸迴目極。心酸淚枯。姬儻有知。亦當嗚咽。

姬素豢狸奴名瑤臺兒。玉雪可念。余初訪碧梧庭院。輒依余。宛轉不去。姬酒半。偶作諧語。閨湘紀以小詞曰。解事雪狸。都愛你眠香。要在郎懷裡者是也。泊姬歸省。閨湘猶引前事相戲。姬逝後。瑤臺兒繞棺悲鳴。夜臥茵次。噫嘻物猶如此。余何以堪。

姬冰雪聰明。靡不淹悟。類多韜匿不言。先大父奉政公夙精音律。藻夏蘭宵。季父恒約僚客于玉樹堂。坐花觴月。按譜徵歌。奉政公北牕跂脚。顧而樂之。芙蓉小苑。花影如潮。一抹銀牆。遂聲隱隱。姬遙度爲某闋。某誤按之不爽。累黍。邗江。



樂部。夙隸尙衣。歲費金錢億萬計。以儲鈞天之選。吳伶負盛名者咸驚焉。試燈風裏。選客稱觴。火樹星橋。魚龍曼衍。五音繁會。芳菲滿堂。余於深宵就舍。詢姬今日搬演佳否。姬輒微笑不言。蓋太夫人素厭喧囂。圍鑪獨酌。姬虞孤寂。捲袖侍旁。雖慈命往觀。低徊不去。以是徹夜笙歌。未嘗傾耳。厲日余今後聞樂。拊心哀過山陽。隣笛矣。

姬如出水芙蓉。不假雕飾。當春楊柳。自得風流。太夫人恒太息曰。韶顏穉齒。素服澹妝。秀矣雅矣。然終非所宜也。壬午初夏。婪尾嬌春。將侍祖太君爲紅橋之游。萼姊苕妹輩爭爲開奩助妝。璧月流輝。朝霞麗彩。珠襦玉立。豔若天人。隴西郡侯眷屬。時亦乘鈿車來游。遇於篠園花際。爭訝曰。西池會耶。南海游耶。彼奇服曠世骨象。應圖者當是采珠神女步。蘅薄而流芳也。計姬歸余四年。見其新粧炫服。祇此一朝而已。羅襟賸粉。繡襪餘香。金翠叢殘。覽之隕涕。

姬最愛月。尤最愛雨。嘗曰。董青蓮謂月之氣靜。不知雨之聲尤靜。籠袖熏香。垂簾晏坐。簷花落處。萬念俱忘。余因賦香曉樓坐雨詩曰。剪燭聽春雨。開簾照海



棠玉壺銷淺酌。翠被褰餘香。惻惻新寒重。沉沉夜漏長。宛疑臨水閣。無那近斜廊。清福艷福此際消。受爲多。今春香畹樓坐月。詞則曰。蟾漪潄玉人。影天涯。獨鏡檻妝成。調鈿粟。應減舊時蛾綠。歸來夢斷關山。卷簾暝怯春寒。誰信黛鬟雙照。一般孤負闌干。又香畹樓聽雨。詞曰。夢回鴛瓦疎疎響。鐙影明虛幌。爭禁此夜客天涯。細數番風。況近玉梅花。比肩笑向巡檐索。怕見簷花落。傷春人又病。慙慙拚與一春風。雨不開簾。蕭黯之音。自然流露。雲搖雨散。邈若山河。從此雨晨月夕。倚枕憑闌。無非斷腸之聲。傷心之色矣。

余以樗散之材。受知于閣部河帥節使都轉暨瑯琊延陵兩觀察。河渠戎旅不敢告勞。然出門一步。惘惘有可憐之色。迨過香巢。益繁別緒。淒懷釀結。發爲商音。猶憶壬午初秋。下榻碧梧庭院。寄姬蕪城。詞曰。新漲石城東。雪聚花濃。迴潮瓜步動寒鐘。應向秋江彈別淚。長徧芙蓉。金翠好房櫳。燕去梁空。開窗偏又近梧桐。葉葉聲聲聽不得。錯怪西風。又于紉秋水榭對月寄詞曰。深閨未識家山路。淒淒夜殘風曉。霧濕湘鬟。寒禁翠袖。曾照銀屏雙笑。紅樓樹杪。怕隱隱迢迢。



夢雲難到。萬一歸來。屋梁霜霽。畫簾悄。憑闌愁見雁字。問書空寄恨。能寄多少。  
水驛燈昏。江城笛脆。絲鬢催人先老。團欒最好。況冷到波心。竹西秋早。待寫脩  
蛾二分休瘦了。香影閣主人讀之。憮然有問曰。此時此際。月滿花芳。偶爾分襟。  
愴懷如許。陽關三疊。河滿一聲。惻惻動人聲。聲入破。用心良苦。其如淒絕。何余  
初出於不自覺。聞此乃深悔之。頻年斷梗。轉眼空花。影事如塵。愁心欲碎。玉溪  
句云。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霜紈印月。錦瑟凝塵。斷墨叢烟。益增  
碎琴焚研之恨。

余去秋留江。姬喜動顏色。曰。妾積思一見老親。並掃生母之墓。君今晉省應官。  
堂上命妾侍行。得副夙懷。雖死無憾。余訝其不祥。亂以他語。會先大父奉政公  
病。余侍側。不忍遽離。慕僚僉言。既受節相。河帥厚恩。亟宜謁謝。姬曰。兩公當代  
大賢。以君爲天下奇才。登之薦牘。此其儲才報國之心。非欲識面臺官。拜恩私  
室者。且君以侍重親之疾。遲遲吾行。又何歎焉。嗣奉政公以江淮苦澇。宜效馳  
驅。促余挂帆。溯江西上。閣部審知奉政公寢疾。仍允告歸。姬曰。吾聞聖人以孝。



治。天。下。閣。部。錫。類。之。心。洵。非。他。人。所。及。也。嗣。此。半。月。姬。與。余。隨。同。諸。大。人。侍。奉。湯。藥。姬。獨。持。澹。齋。不。食。鹽。豉。焚。香。禱。佛。奉。政。公。卒。以。不。起。然。此。半。月。中。余。得。隨。侍。湯。藥。稍。展。烏。私。皆。閣。部。之。所。賜。也。八。月。下。泮。余。遽。被。議。九。月。中。旬。舉。室。南。還。而。姬。歸。省。掃。墓。之。願。知。不。克。踐。既。痛。奉。政。公。之。見。背。又。復。感。念。生。母。人。前。強。爲。歡。笑。夜。分。輒。鳴。咽。不。已。十。月。中。余。又。奉。檄。涉。江。歷。淮。姬。獨。侍。大。婦。之。疾。半。載。以。來。幾。于。茹。冰。食。藥。嗚。呼。傷。心。刺。骨。之。事。庸。詘。者。尙。難。禁。受。況。茲。裊。裊。亭。亭。又。何。能。當。此。煎。迫。哉。

七。月。二。十。日。與。客。坐。紉。秋。水。榭。恭。奉。太。夫。人。慈。訓。曰。紫。姬。之。逝。使。人。痛。絕。傷。心。弔。影。汝。更。可。知。以。汝。素。性。仁。孝。於。悲。從。中。來。之。際。想。自。能。以。重。慈。與。我。兩。老。人。爲。念。寄。去。姬。傳。一。篇。據。事。直。書。不。計。工。拙。聊。攄。吾。痛。無。侈。無。飾。當。之。者。亦。無。愧。色。也。謹。展。另。冊。祝。之。洋。洋。將。二。千。言。淚。眼。迷。離。不。忍。卒。讀。時。玉。山。主。人。鵝。湖。居。士。在。座。歎。曰。紫。君。賢。孝。宜。家。不。知。者。或。疑。君。抱。過。情。之。痛。今。讀。太。夫。人。此。傳。始。知。君。之。待。姬。洵。屬。天。經。地。義。實。姬。之。嫺。行。有。以。致。之。爾。蕙。綢。居。士。曰。紫。姬。之。賢。



孝。堂。上。之。慈。愛。至。性。凝。結。發。爲。至。文。是。宇。宙。間。有。數。文。字。紫。君。得。此。可。以。無。死。  
國。朝。以。來。姬。侍。中。一。人。而。已。嗚。呼。紫。姬。余。撰。憶。語。千。言。萬。語。不。如。太。夫。人。此。  
作。實。足。俾。汝。不。朽。郁。烈。之。芳。出。于。委。灰。繁。會。之。音。生。于。絕。絃。彤。管。補。靜。女。之。徽。  
黃。絹。銘。幼。婦。之。石。嗚。呼。紫。姬。魂。其。慰。而。而。今。而。後。余。其。無。作。可。也。





客讀香畹樓憶語。或謂過情。或疑踰禮。余憮然有間。曰。此非深知朗玉之言。且非至性至情人語也。凡人篤于一倫者。五倫皆厚。漓于一倫者。五倫皆薄。余識朗玉久矣。見其髫齡承歡。重親頤養。孝友之譽。門無間言。且覲堂上疾劇。齋心涕泣。焚香告天。誓請身代。以故每禱華元化先生祠。賜藥療疾如響。斯應弱冠投筆。仰承仔肩。淮泗近遊。亦有嚙指心痛之感。其篤于事親者。如此。淑儷允莊夫人。閨中之秀也。弦詩鼓瑟。靜好孔嘉。嗣以侍堂上之疾。長齋繡佛。與君別居。宏願既畢。編選明人詩集。復得心耗不寐之疾。屢爲君訪置遶室。君皆堅卻之。四年異處。怡悅相莊。其篤于梱內者。又如此。哲弟小英。早慧而殤。君悼之甚哀。集中哭荀弟詩。及哭從弟仲華諸詩。潘芝軒尙書嘆曰。斯人性情獨摯。故其理學獨醇。顧君以同懷早世。獨抱四海蒼茫之痛。恒曰。惟朋友足以補昆弟之闕。故其友誼爲尤篤。尊人頤道先生。爲當代龍門。憐才下士。清宦廿年。室嘗屢空。而君解衣指困。赴義若渴。憶余自己巳冬。因婁東蕭君晉卿識君。時君方從蕭丈子山遊。明年晉卿死。君念蕭丈之無嗣也。請于堂上。爲置側室。未幾生一女。



而蕭丈遽下世。遺腹復生一子。送死養生。力肩其任。呱呱遺孤。賴君成立。同時以父執而訂忘年交者。曰大興舒丈鐵雲。曰嘉興王丈仲瞿。舒丈有三子。長孟皋。次仲舒。最幼卬角者。余始不知其字。乙亥冬。舒丈居母喪。柴毀骨立。除夕漏四下。君猶手煎參湯以飲之。而丈終以哀毀卒。君爲理其喪。輯其稿。月卹其家。迄今十年矣。其間孟皋仲舒先後居頤道先生幕中。復先後以疾卒。君日以舒氏嗣續爲慮。凌芝泉明經者。金陵之詩人也。病廢廣陵。與君喬梓。素無一面交。頤道先生宰江都。調其家者三年。泊先生以憂去官。明經遂矢志以死。適君以今秋蒞揚。阮梅叔明經語凌凶耗。君往唁其家。全家哭拜于地。君慨然曰。存歿之事在吾。無憂。購地葬芝泉于平山之麓。且爲封樹。題其碣曰清故白門詩人凌芝泉先生之墓。請命于頤道先生。挈其全家來吳。並爲舒氏營新居。卽以凌氏幼女配舒氏少子侍萱。君母龔太夫人。以次各撤衣珥助妝。汪劍潭資政文中。有云。憫詩人之薄祚。冰上傳言。遷壽母以同居。橋邊賃廡。佳兒佳婦。互承二老晨昏。江北江南。并作一家眷屬。讀者皆爲感嘆泣下。所謂舒子侍萱者。卽余



昔見其鼎角無字者也。舒于王爲中表親。仲瞿丈與鐵雲丈。才旣相匹。遇亦相同。丁丑新秋。仲瞿丈病于吳中。華嚴庵君日往視其疾。丈固曠逸不羈。有宇宙蘧廬之意。君毅然曰。君有眷屬在杭。使君生後。猶抱羈旅天涯之感。吾他日何以對君嗣哉。專僦飛棹。送丈歸里。并豫爲料量身後事。丈竟得遂首邱。遺孤善才。迄今提掖不少倦。距王丈之歿。蓋亦九年于茲矣。吾吳人才輩出多。與君交善。咸以所學就正于頤道先生。先生獎成後學。惟恐不及。始有吳門七子之目。繼有後七子。續七子之稱。就所見先後爲序。不以年位學問相軒輊。耄昧如余。因亦得廁名其間。而此二十一人中。英年碩學。以王君井未爲巨擘。今秋遽以疾卒。君爲籌其後事。甚至王母曹太夫人。流涕語人曰。吾兒交多賢豪長者。死友惟陳司馬一人而已。余攷范文正忠宣父子。麥舟助葬。千古傳爲美談。今君喬梓助人營葬。就余所知者。舒蕭諸丈而外。余舅氏彭甘亭先生。秀州吳丈澹川。并葬其全家五棺。王柳村徵君賦詩以記其事。此外待君舉火者。有婁東桂氏。吳中許氏。秀州陳氏。金陵翁氏。蓋亦指不勝屈。君初無德色。無情容。曰。吾少



承庭誥。出事友生。第視吾力之當盡。以求吾心之所安。恩怨升沉。非所計也。夫君子綱紀倫彝之際。皆出以纏綿悱惻之恩。既已頑懦可立。豪傑可興。況乎紫姬之歸君也。以姬姜而備令德賢孝淑慎。百喙同聲。積勤成瘵。猝然化去。仰事俯育。失此良佐。親悼于堂。婦痛于室。而謂君能漠然置之。匪特無是情。亦必無是理也。且聞君之蹇修爲侯外翰歐陽大令。外翰年逾五旬。無子。君爲置筵。舉雄。外翰賦詩誌喜。今襁褓者三齡。而外翰年亦六十一歲矣。大令去冬因公事。幾被吏議去官。舉室倉皇。乞援于卅年之舊雨某觀察。某置不答。君爲借箸而籌。大令始得無恙。報蹇修者如此。其待姬者可知。然苟非姬之至性至情。天欲玉女。又何以見兩美之必合哉。且夫移孝作忠。理無二致。齊家治國。教本同原。是故朗玉致親奉檄。雖屈資郎。其議駱馬湖之租地也。吳省庵觀察嘆爲能持大局。能識大體。其論淮南北之鹽筴也。錢子壽都轉稱爲公輔之器。王佐之才。其佐理眞州水利。暨擒治梟盜也。曾賓谷節使顧謂王簣山觀察曰。如陳丞者。可謂材兼文武矣。相國孫寄圃先生。旣以國士無雙待之。河帥黎勤襄公。又以



天下奇才目之。連銜入告。屢荷恩綸。始諭緝捕勤能。繼諭始終奮勉。一介書生。傳家忠孝。而果受特知。若此。聖經所謂治民必獲乎上者。非卽誠身明善。順親信友之所推暨哉。書有之云。王道本乎人情。夫非人情者有二。不爲至愚。陋卽爲大奸慝。彼爲過情踰禮之說者。既不樂成人之美。而其自待。亦正復不厚。是非公論所在。余不欲默爾而息也。爰走筆書于簡末。以告後之讀是編者。

道光甲申孟冬吳沈秉鈺跋于吳中懷雲亭





紫湘主人哀詞即題朗玉司馬自撰香畹樓憶語夢玉詞後

儀徵阮亨梅叔

翠墨檀郎苦費才。桂旗蘭旆渡江來。可憐香畹樓前月。還照淒涼玉鏡臺。  
香名賢孝說全家。贏得慈闈淚似麻。雪盃冰桃靈座供。西池開出斷腸花。  
曾識羞蘭詠絮來。梨雲仙夢返瑤臺。珮環留得珊珊影。應種香墳萬樹梅。  
傳家忠孝挹清芳。紫玉成煙豔紫雲。重見湘烟編小錄。楚天瑤瑟弔湘君。  
湘煙傳錄為  
明凌忠介公所輯裔孫鳴啗重刊乞雲臺兄為撰弁言今司馬以憶語小傳暨  
自著夢玉詞刊成一編雲臺兄題曰湘煙小錄此于金荃舊史之間又添一重  
翰墨緣矣

香畹樓主人哀詞

太原女史辛絲瑟嫺

掃眉才子是名姝。骨應相知豔應圖。雲海仙山長恨傳。金堂蘭室莫愁湖。搗衣  
砧杵憐中婦。盤石筌篨憶小姑。何處潛英少君石。餘香紫帳浥蘅蕪。  
蕪城新秋驚聞畹君妹金陵之訃寄此奉輓並慰朗玉弟吳中

嶺南女史黃之淑耕畹

記從官閣見瑤華。玉鏡新妝麗曉霞。畫出蛾眉二分月。簪來蟬鬢六朝花。薜蘿  
隋苑遲春燕。楊柳蘇臺隔暮鴉。江北江南成小別。經年消息望天涯。  
豈料長離逝女牀。瓊枝消息斷金堂。紫釵入夢銀鐙暗。鈿篋回波水檻涼。翦爪  
心堅來世約。招魂詩燕返生香。玉簫再見尋常事。好念高堂兩鬢霜。

奉題朗玉弟香碗樓憶語後

溧陽宋 鑽北臺

經世才名杜牧之。焚香趺坐寫烏絲。梨雲影事分明在。一卷淒涼夢玉詞。  
捧檄關河雪滿裾。朝雲珍重數行書。影梅庵裏論前事。忠孝文章恐不如。  
一家眷屬同僊佛。妙語都從慧業成。留得千秋佳話在。優曇小現已長生。

奉輓紫湘主人卽慰朗玉兄悼懷

元和 蔣志凝 澹懷

上蒼浪天下泉壑。佳俠含光宅冥漠。神仙眷屬蘭蕙叢。一點蛾眉月吹落。瑤姬  
淪謫顏如霞。作媵名閨儀柔嘉。藥鑪經卷不駐影。展如之媛悲舜華。金閨夫婿  
才奇俊。鳳靡鸞叱畢生恨。錦瑟華年去莫追。玉簫再世緣難問。忉利光音攤妙  
鬢。銀河耿耿佩珊珊。嬋娟自有千秋在。可奈情天補石難。



紫湘主人仙逝金陵行館茲當歸旌製此奉輓以摅朗玉弟愴情

南城陶焜午香泉

梁州新郎。湘波千尺。湘花一逕。摹出傷心人影。竹風梧雨。幾番淒切。曾聽見說歸帆催去。急騎飛來。總是無慘境。問新詞誰唱。斷腸聲。吹送瑤天紫鳳笙。秋蕭瑟。人孤另。可憐宵記。照花枝並。思鄭重。忒分明。

前腔。一丸螺墨。一甌新茗。博得蘭閨心肯。香君去後。幾人能飲。香名只有河東末路。小宛中年。一樣憐才症。記紅橋同聽玉簫聲。寵柳嬌花列畫屏。藍橋約。黃姑聘。笑他家錯守溫郎鏡。千載遇。一時情。

前腔。換頭伴幽蘭素影。娉婷。照明蟾一天。淒警。佳人不壽。天公原算多情。況有高堂愛篤。夫壻緣深。大婦生同命。趁黃楊先厄。足了平生。到七夕秋河別恨成。冬郎憊。秋娘病甚。楊枝婀娜紅綃。調錦瑟。怨湘靈。

節節高。熒熒曙後星。夢郎醒。算他生未卜。今生定。朝雲誅。絡秀名。看宜稱鸞箋。留得檀奴詠。鴛情更向蓮臺證。落葉哀蟬不須聽。紅牙代譜相思令。



尾聲因緣不隔人天信。把一炷名香禱玉京。還指仗此去江神。保護悄魂影。

讀朗玉弟湘煙小錄綴成韻語代寫哀思

吳縣葉廷琯茗生

紫玉西風遽化煙。霜禽情海恨難填。誰知香草靈均感。詩讖先成十載前。  
定情本事最風華。傳遍青溪姊妹家。醉倚玉梅聽俊語。可人夫壻是秦嘉。  
煙江催放木蘭舟。到及蕪城正晚秋。一樹瓊花摹豔影。美人端合住揚州。  
澹掃修蛾月二分。孤芳那用異香熏。篠園春讌歸來後。疊損泥金簇蝶裙。  
寒衣鍼綫及秋忙。小隊弓刀送玉郎。風雪天涯能報國。幾曾翠黛怨凝妝。  
問疾晨昏侍祖庭。齋心禱佛乞延齡。千秋賢孝多名媛。至性尤難是小星。  
寒閨大婦病纏綿。藥裹深宵手自煎。甘作東風桃李代。心香一瓣祝瑤天。  
翦蝶殷勤寄故鄉。翩翩自喜勝鴛鴦。那知易醒梨雲夢。雙宿雙飛命不長。  
願佐蘭閨奉老親。報郎豈在侍征輪。綠窗記取殷勤語。要覓清娛作替人。  
春來小病學維摩。骨瘦香桃冷翠蛾。蕉萃檀奴相伴處。玉簫淒咽洞仙歌。  
歸省親闈強自寬。人天從此路漫漫。石頭城下無情水。送過明妝送玉棺。



玉女投壺紫電輝。房櫳永夜侍萱幃。晨憐病榻聞雷際。夢裏還思化鶴歸。  
 粉盞脂奩浥淚痕。妝樓深鎖月黃昏。盈盈素旆空江外。縹緲先歸倩女魂。  
 江國新涼雨又風。待郎來已掩殘紅。更無通替能相見。落葉哀蟬一哭中。  
 愁見蘇臺拂柳絲。歌離弔夢早秋時。雙鬟掩淚瑤笙咽。怕唱淒涼夢玉詞。  
 妝臺愛聽雨瀟瀟。更翫涼蟾倚綺寮。此後弦秋孤館夜。翦鐙何忍種芭蕉。  
 昨歲吳門畫舫回。虎山清梵暮雲開。前身香界司花史。環珮還依古佛來。  
 香曉樓頭月自明。蕭郎孤影坐殘更。一編寫就傷心史。便抵奇香爇返生。  
 玉色瑤情絕妙詞。江南詞客弔蛾眉。哀言別創千秋例。二老文章大婦詩。  
 秋榭微波冷翠屏。歸舟重泊短長亭。銀牋拈出傷心句。遠笛哀秋可耐聽。  
紀事詩云總帳銀鑑閣畫紗香魂猶幸共天涯傷心五月初三夜曾訪蘭陵孝  
 女花又虎山即目詩云親拓羅屏拂暗塵勞卿替我侍重親昨宵香曉樓前月  
 恨少凭闌擁髻人荒寮誰拾紫蘅香鶴澗酸風起白楊紅淚紙灰飛茜  
 雪乞卿殘茗酌真孃哀豔淒戾不忍卒讀附記于此以補憶語之缺

奉慰朗玉弟即題香曉樓憶語後

太倉顧晞元意秋

聞指星橋訂會期。如何小別即長離。魂銷梨苑停雲夜。夢斷蘭陵聽雨時。遺挂



珊珊人似玉。迴腸曲曲鬢將絲。鸞箋贏得傷心語。勝勒梅花墓上碑。

仲兄書來知朗玉兄有清娛之悼譜寄解連環一闋以抒哀思

長洲王嘉祿井叔

渡江桃葉。頓傷心望斷。一作眉殘月。料夜深水榭。新秋對明鏡。無言素娥初別。

綠。一作閃流螢。悄凝想畫羅衣褶。更紅衾浸水。翠燭。一作飄煙。抱。一作去影淒絕。丁簾

暮潮恨咽。問丁孃十。一作索。前事休說。記倚闌同翫雙星。正竹。一作去。揮瓜分露涼時

節。一作去。雲人間。但怨指銀河痕滅。定空房暗塵墜響。夢疑繡屨。

朗玉兄自京江舟次郵示近作悼香畹樓主人臺城路詞四闋。絲纏往復

悱惻。芬芳讀之。使人心骨俱當。與飲水諸作並有千古紫君得此。可以無

憾。爰依原調再題二解。寄以奉慰。長州王嘉祿井叔

板橋誰分絲絲柳。重來但牽秋怨。柱雁凋金。屏蛾墜粉。總作今生腸斷。羅幃夜  
短。恨瀟碧如烟。夢噉難喚。不耐紅鸚。畫簾風悄。尙催卷。紅樓空記送別。甚樓  
高在望。人竟天遠。玉冷消肌。珠枯瑩睫。莫是郎歸猶盼。蘭舟又返。料怯怯香魂。



背燈尋遍。欲認愁痕。海綃清淚淺。

最消魂事無過別。人天況成長恨。瑣屑眠餐。殷勤冷燠。一種傷心誰問。尋思更忍。儘子夜歡聞。變歌淒緊。暝寫蠶眠。翠牋重疊。去作怨難盡。空江孤夢易醒。正紅闌采伴。頻寄芳訊。月瘦琴心。烟寒鏡約。莫遣華年愁損。歸帆盼準。好同話相思。夜償秋閨。更與銘香。彩鸞傳韻本。

題朗玉司馬所撰香畹樓憶語後卽寄汪允莊女甥

錢塘張 襲裘示

一夕罡風悵落花。檀奴揮淚哭天涯。香銷蘭畹吳宮月。夢冷楓林楚岫霞。碧漢殘星愁駕鵲。白門疎柳怨啼鴉。眞靈位業知誰是。翠水西頭萼綠華。傳來憶語護靈芸。卻扇曾看月二分。南國愁過桃葉渡。西湖待築菊香墳。塵封鈿盒拋銀甲。燭暗羅帷冷畫裙。多病枕書憐謝女。斷腸新咏弔朝雲。

朗玉弟有朝雲之感。自製臺城路數闋。攄其愁懷。以蘇辛之高亮寫姜張之幽遠。覺文通別恨二賦尙有遜其淒怨處。因復倚聲代寄餘意。

寶山毛嶽生生甫

秦淮幽恨埋無地。垂楊半隄秋水。鏡篋霜飛。簾鉤月冷。多少明眸如此。金釭暖。紫怕消瘦郎腰。墜鬟重理。脉脉香塵。舊歡如夢更餘幾。殘荷珠淨乍洗。記添香夜坐。鈿映花麗。寶帳寒憎。繡梳浣怯。魂小闌昏愁倚。亭亭瘞矣。付篁綠啼禽。亂熒幽隧。暗憶猶憐。洞簫知怨起。

朗玉兄自製臺城路四哀感頑豔一往情深依調卽題香碗樓憶語後以  
攄愴情

吳縣戈載寶士

紫雲修到神仙眷。罡風頓教吹散。璧月凝輝。瓊花照影。合向璇閨長伴。情天夢短。想小別青溪。倩魂先斷。兩日遲來。不堪重對舊庭院。餘香尙留素碗。墜歡收拾起。閒付斑管。金屋三年。玉平簫再世。絮果蘭因都幻。瑤編細展。認字字相思。淚珠彈滿。夜雨空樓。珮環聲未遠。

又集舊玉兄澄懷堂句得七絕十六章桂枝崑玉遠勝鄙人自作也

吳縣戈載寶士

一紙書來墨未乾。送沈式如休文善病帶圍寬。無題之三總帷彈指人何在。夢綠軒試茗錦瑟



憂橫未有端。與仲文夜話

聞道金閨第一流。許周生贈珮環歸去莫山秋。吳蘭雪重返生術少香難炷。舒

鐵雲之三石不能言佛也。愁拂水

滿湖秋雪不開門。同馬秋藥泛洗盡臙脂舊淚痕。白秋海遙見小樓紅一角。梨雲閣題

壁東風吹墮落花魂。琴娘曲和

樓外湘簾卷玉鉤。江碧雲天遠憶靈修。簪花詩之三捧花歸侍如來座。芳苓精舍觀荷又作

紅塵一度遊。歸鶴亭詩

畫檻移牀露氣侵。玉太古霜鴻嘹唳候蟲吟。開南朝舊是傷心地。題倚雲亭萬

種秋酸一寸心。瀟湘夜雨篇

不料傷心事竟真。哭蕭卿牽雲曳雪豈無因。小除夕題蓬山昨夜罡風到。曉山羸

得高歌泣鬼神。虎邱倉聖祠

花月多情杜牧之。題改七清寒况味幾人知。自題供鳳羅紙寫神傷賦。玉

斜之憶到呵花貼髻時。青溪夜雪

乘風有日到蓬萊。無題之四消得清游第幾回。和斌觀察記得去年花外立。題人面桃花院本後海

棠紅向鏡中開。朗玉山房郎事畫檻雕楹半夕陽。重游安園瑣窗今夜夢瀟湘。弦秋館題壁庭前剩有青楊樹。自題胥江折柳

不待攀條已斷腸。江亭圖瓊樓人憶小游仙。白題滄溟月圖竹化啼痕玉化烟。瀟湘夜雨夢斷湘臯風雨夕。湘一花

一葉一因緣。五臺山金蓮花何處秋心逗笛家。香影閣西窗細雨落簷花。春雨掩關九原寂寞倘相憶。朗玉山房對月遙

指銀灣降羽車。夕七簫局熏留昨夜香。香曉樓小病羅衣禁得十分涼。西爽閣夜飲曉鶯啼破游仙夢。春曉萬樹

桃花葬夕陽。孤棕薄醉之四三十工愁鬢已華。花朝與畢子筠畫屏銀燭譜琵琶。簪花詩之二淚珠洗面將終日。病起東仲文

一釭寒泉薦落花。雨風叢鈴碎珮不逢人。閨中四時詞酒醒天寒獨愴神。鷗隱園見梅花勤與扶持雙白髮。病起玉樓



珍重苦吟身。題鐵雲見和無題詩後

珠玉遙天咳唾寒。寄朱環之林鳥淒咽草蟲酸。題遺硯樓詩集一編珍重千秋想。題歸珮鵲

血模糊未忍看。哭仲華弟

笑我年來太瘦生。題香齋館吟鈔東誰按紫鸞笙。聽雨銀牀墜葉邀題句與孫子和涼

入松風竹雨聲。西溪秋泛之三

朗玉弟有畹君之悼寄示臺城路新詞哀豔淒戾殆不自勝因和二解以

寫其哀

長洲王嘉福二波

青谿最數排行小。芳名試掄纖指。翠鈿凝妝。烏衣卜宅。早壓蘭姨瑤姊。亭亭瘦紫。但手折芙蓉。怨彈湘淚。幾切司花。種情香界證前世。秋期曾記俊賞。羨三生豔福。簾訪丁字。碧玉能諧黃衫。許作。信有傾城名士。歸飛燕子。怎重到金堂。夢寒香壘。未抵愁深。莫愁湖上水。

洗車重灑天孫淚。傷心竟逢秋閨。碧漢初涼。黃楊共戾。誰識人間長恨。香蘭翠隕。甚一翦同心。夢中開盡。寂寞妝樓。步虛歸聽佩聲隱。空閨魂斷月。去影又

初三下九。凝望爭忍。小扇辭螢。生衣散蜨。卻怨紅香猶潤。愁腰瘦損。怕濕徧青衫。易消詞鬢。莫倚回闌。早寒風露緊。

題香畹樓憶語調寄虞美人

長洲女史曹佩英小琴

秦淮穉柳嬌無數。第一柔條數。成陰肯向大隄邊。只有玉驄緩緩許搖鞭。秋江雙槳蘋波軟。桃葉迎如願。司花消受福三生。無奈風旛偏聽落花聲。玉鉤望斷穿鍼夕。忍說黃楊厄。人間天上一般秋。只是生離死別兩般愁。十行清淚鸞牋洗。影事從頭記。千秋水繪要同傳。祇恐影梅還遜影蘭緣。

題朗玉兄湘煙小錄調寄菩薩蠻

吳縣徐尚之仲文

簫鸞寫韻傳仙匹。葦宮又見瑤姬謫。鴛牒話蘭因。一時三玉人。嬋娟驚豔福。國色宜金屋。桃葉渡江雲。珠簾月二分。

藥鑪經卷檀奴瘦。傷心語怕難消受。乞護並頭蓮。慈雲大士前。蘭緣何太短。翠旄秋江遠。銀漢待吹笙。乘風返玉京。

淒涼四閨臺城路。銀箋珠淚拋無數。影事淚重彈。定情菩薩蠻。香名賢更孝。



只此人傳了。福慧况雙修。語君休淚流。  
斷腸贏得才人語。曼殊月上都歸去。紅雨舊桃墳。相依倩女魂。  
鈿車人擲果。芳意如何可。么柱覓鸞膠。只應逢玉簫。

陳孟楷通守副室王碩人哀辭

吳縣曹 堵稼山

年月日。吾兄陳孟楷之副室王碩人。卒于秣陵。及是孟楷攜其柩歸厝于虎邱。祖殯之側。重親以下。哭咸失聲。姑彰以傳。婦痛以詩。翼翼矜矜。式瞻清懿。宜孟楷之情過其分。哀逾于禮矣。今以所撰湘烟小錄示余爲辭。余讀之。哀感頑豔。情文相生。攬其經寃。鮮不僂吧。按碩人姓王氏。諱子蘭。字紫湘。別字晚君。上元人也。玉英韞德。蘭性揚芬。孟楷以羊車璧人。拾蘅皋翠羽。渡江畫楫。誤指神仙。卻扇新詩。豔傳吳會。雖坤靈之作合有因。亦窈窕之心神獨契也。大婦允莊夫人。夙擅閨房之秀。金釵奉贄。青綾解圍。璿韞女宗。簫鸞僊侶。碩人則維參一點。愛劬織阿子霞。三年長侍玉局。太原女士辛瑟嬋聞之。歎曰。國香國士。晚君得所歸矣。藝苑侈稱。閨娥旁妬。冒董麗談。不是過也。矧以慧心能佐內政。纖悉手



規中外心服。孝恭淑慎。尤爲太夫人所鍾愛焉。大婦體瘳。忽遭異疾。撒環侍藥。以身籲天。婉婉內傷。美疾外劇。然猶旃磔自諱。恐傷慈懷。省親金陵。逾月遂卒。年二十二也。嗚呼悲哉。孟楷哀絃播音。愛河溢淚。影堂二展。在東不猶。國風兩篇。召南欲廢。撰清娛之行實。屬楚挽于吳蒙。不獲禮辭。藉抒側感。辭曰。

江水源碧。鍾山氣青。珠統瑄朗。玉蘊嫫嫫。變彼嫫嫫。豐容盛鬋。未勝鴉鬟。輒銜雀硯。宛宛明豔。曳曳輕容。薄彼晁采。歸我元龍。車走六萌。星避五角。郎倚玉人。婦營金屋。高堂愉愉。愛憐婉淑。何意嬋媛。獲此奇福。鳴房比德。在公兼師。然脂捧硯。裁紈答詩。焚篤耨香。抽排比卷。臨池花簪。論難鶯囀。妾咏半格。郎手一編。門茶覆掌。弦琴比肩。子京燭後。馬融帳前。趾豸可想。勝趣異焉。豔者既多。妬者亦衆。司化忌才。瑤瑰告夢。婦適疴作。侍疾忘身。婉變素腕。遂罹其屯。美質若金。沉疴若火。以火鑠金。如何而可。省親告墓。偶歸建康。一葉舸送。百里帆張。燕燕有句。迢迢報章。下仰嬪則。上言高堂。卽其至情。允協天相。何圖沉綿。英英雕喪。入帷月白。肅帳風淒。花泣泣露。鳥嘯驚飛。蘭息一絲。藥烟幾縷。含淚波收。斂蛾



魂舉。旃檀滿室。簫管躡虛。生有慧業。歿其仙輿。嗚呼哀哉。歲蕤餘芳。郎旋未歇。通替無棺。遺挂有篋。宜我孟楷。酸瑟愴魂。所撰憶語。琅琅萬言。自非瀝思。何能極筆。影梅瑣瑣。不足稱述。嗚呼哀哉。焚聚窟而不返兮。過姓邱而淚漣。歎陰宮之紂絕兮。沌彤籙之依然。何以慰靈光于三泉兮。有伐石而勒志。播瑤華于千秋兮。尙感興而涕泗。

題湘煙小錄後

華亭 凝香  
女史 王燕生

共惜芳華起暮愁。月華涼照舊妝樓。靈筵吳苑冰桃供。遺恨銀河七夕秋。西風梧葉滿庭前。鶴駕瑤臺玉化烟。賢孝蘭閨名共仰。從來不朽卽神仙。

寄題小雲司馬香畹樓憶語後

汪端先 劍潭

兩代宗工世早傳。鯉庭名播仲華年。一門禮法兼詩教。中婦溫柔大婦賢。傳來消息隕瓊枝。司馬青衫濕可知。好熱瓣香參轉語。玉簫應有再生時。侍宦都門驚聞姨母紫。湘夫人之計雪涕抒哀。謹題香畹樓憶語後。

河東 鳳卿  
女甥 張儀昭

春色烏衣巷。幽芳最小枝。梨雲嬌粉靨。柳黛染修眉。夫子鵷鸞彥。佳人冰雪姿。  
烟江桃葉槳。官閣菊花卮。婉孌瓊枝影。團圓璧月詞。鳳樓賡雅韻。燕寢洽柔儀。  
珠箔飄鐙夜。銀屏賭酒時。隨肩拜金母。奉手侍風姨。蘭室承優誼。香車恨遠辭。  
燕雲牽別夢。湘草寄遐思。忽返瑤清駕。傳來碧落碑。青衫人似玉。錦瑟淚如絲。  
黃閣交章薦。紅塵四牡馳。京華情話處。芳樹有餘悲。

臺城路一闋和孟楷弟哀逝之作

震澤趙函良甫

工愁洗馬吟愁句。空階絮聞蛩怨。水咽秦淮。雲薶白下。一霎曇花易散。靈香裊。  
斷恨不共郎歸。怕教郎見。撒手珠宮。幾番留語玳梁燕。綰秋重到舊館。記迎  
來畫幟。低擁羅扇。寶瑟流年。寒簷待月。鏡裏輕鸞輕換。湘烟夢幻。算負了今生。  
玉清仙眷。寄相思。碧天無早鴈。

題小雲司馬湘煙小錄後調寄如夢令

吳縣石韞玉琢堂

才子又逢才耦。不讓女君獨秀。替月是明星。誰料匆匆分手。希有希有。問勝影  
梅庵否。



小雲司馬兄寄示湘煙小錄情文交摯使人不忍卒讀才華衰減勉題四絕以博破涕之笑

昭文孫原湘子瀟

打槳迎來絕代姝。六朝山色作眉圖。量珠未許論身價。只向郎君索慧珠。匆匆小劫散鴛鴦。贏得全家爲斷腸。天遣文章新樣出。班姬史筆傳丁孃。雙飛烏鵲獨飛回。消息驚從白下來。第一人間難得事。若蘭親哭趙陽臺。一死爭知絡秀賢。情花淚葉滿湘煙。朝雲嫁得才人壻。誅筆何曾有老泉。

寄題小雲司馬香畹樓憶語後

昭文  
女史 席佩蘭 道華

夫壻專城坐上頭。雙鬟清影共銀甌。舊稱才子如何遜。新得佳人字莫愁。小病偶還桃葉渡。離魂先返稻香樓。影梅前夢淒迷甚。忍捲湘簾月一鉤。開到江南陌上花。更誰緩緩度香車。雙飛烏鵲星前誓。一曲清溪夢裡家。緣注玉簫仍眷屬。愁縈錦瑟促年華。鬱金堂小尋行跡。淒淚彈紅上碧紗。

寄題朗玉弟湘煙小錄後

金壇  
女史 吳規臣 香輪

金雁棲塵醉翠缸。玉蟲施蕊黯銀釭。柳絲煙鎖愁凝水。桃葉春寒夢渡江。花落

餘香猶戀樹。月沉殘影尙留窗。碧鈿瑟瑟無消息。惆悵青琴擁鳳雙。

瓊樹經霜隕一枝。青谿殘蘂雨絲絲。簪花小影摹雙鬢。攬鏡新妝憶十眉。萼綠華來無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玉谿讖語分明在。記取湘煙本事詩。事見香畹樓憶語

題小雲夢玉詞後

吳江郭麐頻迦

清潤潘郎玉琢同。新詞如水氣如虹。如何才載松陵道。便對青春葬小紅。  
小劫匆匆八十過。自知綺語夙生多。老來黃九風情減。未要當場鐵秀詞。余自詞集遂失不復作

奉題香畹樓憶語後

吳縣鈕樹玉匪石

空谷香方吐。瓊樓夢已非。柔嘉良不易。婉孌孰能希。竹淚迷湘浦。霜風捲素帷。一編傳憶語。足以表音徽。

題小雲司馬湘烟小錄後

仁和錢枋次軒

驚心錦瑟感長年。司馬情懷倍黯然。淑行應增賢女傳。芳魂合證大羅仙。才工吟咏詞編玉。性淡鉛華佩撒鈿。香畹樓空鸞鏡缺。難教重覓再生緣。



從來慧業種瑤瑛。那識朝華每易傾。千古詩人同此恨。一家哀誄共憐卿。花殘吳苑淒涼曲。潮落秦淮嗚咽聲。莫謂紅顏都命薄。天爲賢孝播嘉名。

題小雲司馬湘烟小錄後

永康熊方受介茲

相隨簫史住秦臺。莫道天公不愛才。三十三番圓月夜。也曾雙照玉人來。耐得閨中子細看。杏花妍麗菊花寒。分明豔福兼清福。怪底詩人消受難。非常賢孝更誰儔。淒絕人間香碗樓。何待徧徵名士筆。一門哀誄足千秋。公子悲秋欲問天。情癡併怕再生緣。此中多少傷心境。我已先嘗廿二年。

奉題朗玉司馬尊兄湘烟小錄後

太倉徐元潤少掖

江芷江蘿悟夢緣。清商彈碎七絃弦。蘼蕪秋影靈均淚。一卷離騷欲化烟。牙管雙花倚玉臺。秋池紅葉感難裁。絕奇錦瑟鍾情話。卻費閨中織錦才。兩槩秦淮送別舟。風風雨雨秣陵秋。吳兒莫道心如石。不待言愁我已愁。佳俠香名滿色絲。江南吟徧誄花詞。翻憐海外朝雲墓。不乞晁黃本事詩。

題小雲司馬兄香碗樓憶語後

江都吳椿退旂

優曇暫現亦因緣。腸斷銀河七夕前。消得全家斑管麗。朝雲才調本如仙。文章經濟早知名。錦瑟華年悵月明。香畹樓頭兒女淚。英雄本色是多情。

奉題則玉兄湘烟小錄後

錢塘張之杲東甫

一編記恨墨縱橫。添得秋人雪鬢生。絕似當年白太傅。結之片石泐芳名。白詩石上鐫三字十五年前陳結之結之香山妾桃葉字也

最是高堂傳一編。寫來至性語纏綿。然脂誰續傷心史。讀向秋窗絕可憐。蛾眉福慧比朝雲。大婦賢柔世罕聞。一自白門鸞信杳。淚痕先漬石榴裙。返魂香少命如何。小劫情天一刹那。花上露偏難耐久。閒愁空自感宜哥。宋黃子思哭愛妾宜哥詩恩同花上露留得不多時

奉題小雲司馬兄湘烟小錄後

江都張鴻書開虞

石頭城畔柳絲絲。夢斷銀灣七夕期。總爲生前太賢淑。全家雪涕寫哀詞。公子秦川對酒豪。江樓愁度可憐宵。侯嬴曾作氤氲使。應爲良緣續玉簫。謂青甫同年



仙山難得返魂香。羽士招魂亦渺茫。只有壯懷銷綺麗。新詞疊賦買陂塘。夢玉詞中

買陂塘二闕極見經綸懷抱

流水沍沍喚不迴。馬蹄蹀躞上金臺。爲君惆悵占君貴。韓偓香奩宰相才。

### 寄題朗玉兄湘烟小錄後

太倉顧登衍春洲

聽雨聽風萬種愁。空江淼淼秣陵舟。蒲帆影待河干卸。環珮魂先月夜游。憶舊事過還剩夢。傷心人總不宜秋。劇憐烏鵲填橋夕。無復憑肩看女牛。記隨徐淑伴秦嘉。同奉蘭羞詠白華。侍疾勤調瓊杵藥。繙書寒鬥玉鑪茶。朝雲慧業由前世。絡秀高風近大家。似此國香偏短命。神傷豈爲六朝花。應是彈璫王子登。暫完小謫便飛昇。二分月冷雲初散。一箭蘭凋露尚凝。翠水何年逢玉女。青山終古黯金陵。弦秋孤館淒涼夜。愁絕眞眞喚未應。詩識無端應楚湘。紅襟夢斷鬱金堂。何堪水國秋先到。從此天涯草不芳。姊妹花殘憐最小。海山路阻恨尤長。檀奴自寫傷心詠。可但芙蓉號斷腸。

舊題影梅庵傳奇金縷曲一詞曾爲閨玉兄所賞今用原調原韻奉題玉

兄香畹樓憶語後

上元歐陽長海藥譜

別有傷心曲。抵多少錦裁千番。珠量十斛。葉葉瑤箋和淚寫。寒透唾壺紅玉。合早付。柔軍蒼鵠。香祖樓深空谷。遠。賸影梅菴裡。悲重續。才子恨。佳人福。零星苦語。何堪讀。況對此風。儼雨。慙斷腸。驚觸。四載璇閨賢。又孝淚灑。一家尊屬。可也。展脩蛾顰綠。待孽生。綃描不盡。疊長歌。聊當樽前哭。哀蟬賦。倩誰錄。

香畹主人于歸玉兄曾填慶春澤慢一闋以紀豔緣茲與玉兄話及舊詞

類多語識石城橋畔重送霓旌感次前韻以當薤露 前人

畫鼓淒烟。總帷霏雪。送伊如此歸舟。君自淒涼。無端觸我閒愁。蘭橈親見迎桃葉。到而今才幾番秋。賸些些綺識。重提燕子空樓。彩雲莫惜輕飛去。便花殘月闕已算香脩。昨夜紅窗有人絮泣。紗幮春風難遣羅敷恨。况頻年羅隱狂遊道。輸伊四載銀屏。百幅銀鈎。昨自緱秋水榭歸過賞心庭院見茗卿讀香畹樓憶語背燈擁髻淒然泣下附記所言于此紫君聞之或當于金闕西箱間破涕一笑也

奉題朗王司馬尊兄湘烟小錄後

上元周開麒石生



優曇容易隕秋風。金屋銀屏昔夢空。添得千秋憑弔處。紛秋水。樹水關東。

空谷幽芳品最幽。青溪花史豔香修。橋邊紅藥誰爲主。零葉飄花我更愁。謂蕊香事

見香晚樓憶語

題朗玉兄香晚樓憶語後調寄一萼紅卽送朗玉之江北

華亭改琦七薌

展雲藍。傷賸心憶語。依約影梅庵。玉樹南朝。粉郎東閣。脩來豔福能兼。算消過。傳紅寫翠。曳湘烟。蘭笑一開奩。脂盞羅紋巾箱爪印。旁有遺簪。愁說落花生。世竟如絲如縷。抽盡春蠶。梵筵鸚提。仙裙蝶散。者番夢雨重簾。積萬點相思清淚。向西風溼了舊青衫。偏又客船聽鴈。回首江南。

又寫同心並蒂花一幀系以此解

前人

貼梅扇底小眉青。露折湘花曉夢醒。心力枉拋愁倚屏。畫難成。一半兒香魂。一半兒影。

題朗玉兄湘烟小錄後調寄國香慢

仁和李堂西齋

寫韻樓深。每佩聲誤聽。屢響追尋。塵簾寂無人倚。晝自惺惺。曲折行穿花徑。怕枝上猶留遺簪。孤懷正多感。斷續鴻過。細碎蛩吟。昔遊渾似夢。記將殘燭影。纔逗琴心。渡江桃葉。傳唱直到如今。不道兼旬小別。早煖消香散羅衾。誰憐沈腰減。倩女魂歸。渾也難禁。

## 奉題朗玉兄湘煙小錄後

吳縣曹楸堅 艮甫

銀雲墜影商絲咽。蘭露宵零桂蟾缺。香冷秋衾弔蟪蛄。一代紅顏竟長別。交枝簇蒂好韶華。長板橋東碧玉家。璫簫吹暖鈿車路。二月垂楊三月花。花鬢嬌驕迎春髻。傾城爲想顙房麗。密字芙蓉錦繡篇。眞靈位業神仙記。神仙豔福本三生。喚得飛瓊下玉京。小院當風羅帶結。畫樓聽雨翠釵聲。妬花風雨催花葬。藥鑪經卷添惆悵。兩槩寒波白下潮。解愁莫問金絲帳。帳掩流蘇冰簟空。人天消息太怱怱。幾時白鷁乘烟去。何處青鸞有信通。沈沈銅漏迢迢夕。一點隄塵淚一滴。嬋娟著述並千秋。可人夫婿眞憐惜。走馬應官去薊門。哀蟬落葉總銷魂。吳王宮裏紅心草。留作人間春夢痕。



朗玉兄香畹樓憶語瓊思瑤想連豔絕倫余既每則僭加評語意有未盡  
復綴此詩以慰清娛之悼

吳縣董國琛琢卿

東坡葬朝雲。香山遣樊素。有情悟無情。要皆在遲暮。如何少年場。乃有感逝賦。  
孟楷佳公子。亭亭而玉樹。禮防申自持。花叢嬾回顧。青溪最小姑。相見眼波注。  
秋槩桃葉迎。春檻蕙花吐。堂上明珠珍。閨中德星聚。葡萄鏡傳神。旃檀篆添霧。  
一螺仙掌紋。十索錦心句。絡秀佐羹忙。小喬知曲誤。福慧信無雙。燕鶯亦旁妬。  
況聞賢且孝。侍疾忘寢寤。色喜動太君。肩行隨大婦。郎既小小憐。妾亦鸛鵲護。  
誰知歸建康。遽爾痛朝露。璧月掩圓輝。瓊枝隕寒跗。憶語千萬言。傷心事如訴。  
畹君倘有靈。應識郎情苦。佇續玉簫緣。再看銀河渡。

又讀臺城路詞四闋依調奉題以紓餘感

前人

人天儘有傷心境。淒淒況傳遺事。墜葉敲簾。餘香賸盒。難挽青門書記。飛仙去  
矣。又舊夢零星。可憐提起。細語喁喁。問君能有幾多淚。言愁吾亦愁絕。剪鐙  
消夜讀。鑪燼心字。墨碾珠塵。編凝粉印。寫盡落花身世。纏絲至此。料悔覓封侯。



斷腸夫壻。曲按朝陽。玉人知也未。

奉題小雲兄湘烟小錄後調寄臺城路

吳縣沈彥曾蘭如

春風曾護雙蘭笑。湘烟化成淒怨。豔豔銷金。盈盈載玉。未是相逢嫌晚。紅閨繡  
緩。爲替織弓衣。贈郎行遠。更揭眉廕。賭吟香語。付筠管。瓊枝容易瘦損。舊歡  
如墜雨。無限悲惋。別緒縈懷。驚魂入夢。消息空江先斷。重來恨滿。剩指爪。嬌紅  
枕函留伴。傳寫朝雲。黯然凝淚眼。

讀朗玉兄湘烟小錄用上下平韻衍成絕句三十首以寫愴情

吳縣陳彬華小松

幾夕秋聲撼井桐。無端紫玉返瑤宮。陳思漫續黃初賦。翠羽明璫一霎空。  
湘水芳枝泣露茸。鉛華淨洗薄芙蓉。六朝婉孌今消歇。仙謫瑤臺第幾重。  
桃葉迎來上畫艘。配將國士本無雙。如何白下春歸去。不共秋潮再渡江。  
名士傾城信有之。紉秋水榭證盟時。幾生修到人如玉。記取鸞綃本事詩。  
明璫翠羽豔珠圍。瓜步重陽畫幟歸。聞道秦淮諸采伴。鬱金堂燕妬雙飛。



金屋妝成畫不如。同心花朵綺窗疏。可憐香碗樓頭月。空照流黃閣已虛。  
家住青溪最小姑。紅妝替寫惜花圖。玉梅香底芳魂杳。贏得檀郎淚眼枯。  
揚州三月草萋萋。春色紅橋畫景迷。恰與瑤花描豔影。篠園環珮盡眉低。  
愛月還輸雨更佳。垂簾晏坐聽空階。慊慊骨損香桃瘦。不是傷心怨紫釵。  
松楸感念雨花臺。一葉凌風江上回。生怕分飛腸欲斷。教郎兩日故遲來。  
玉鏡塵封寂寂春。楚湘煙雨夢前因。傷心最是環花閣。少箇金釵問字人。  
天風吹散美人雲。瘦賸蛾眉月二分。回首綠梅窗下坐。可堪重說驗螺紋。  
縹緲空招倩女魂。碧梧庭院月黃昏。生憐四闋臺城路。半是啼痕半墨痕。  
撫棺一慟劇辛酸。碧海青天恨萬端。聞說隔江書遠寄。尙將好語報平安。  
此日珠難合浦還。空留鈿盒憶風鬟。前身定是司花使。清淺蓬萊水一灣。  
禱疾慈雲大士前。替郎茹素祝延年。慈姑愛悼彰賢孝。小傳琅琅字二千。  
祖庭白髮嘆蕭蕭。曲意承顏藥裏調。難得齋心香一瓣。滿庭風露立中宵。  
閨中大婦愛娥媼。詠絮聯吟翡翠巢。五月江深寒水閣。花牋重疊記傳鈔。



封侯夫壻領弓刀。問疾寒閨不憚勞。相伴藥鑪淒擁髻。曉來懶自沐蘭膏。  
林下風姿謝綺羅。紅牙小拍憶秦娥。每從官閣飄鐙夜。指點霓裳一曲歌。  
璧月瓊枝萼綠華。如雲鬢髮麗盤鴉。癡情綰就來生結。翠盒同裝並蒂花。  
塔影圓空弔夕陽。總帷蕭瑟晚風涼。西冷築就蘼蕪塚。一樹棠梨傍菊香。  
桂旗蘭旆返瑤京。靈鵲填橋控馭迎。夢裏蕭郎成永訣。蘭陵舟夜珮環聲。  
澹月疎星冷畫屏。爲資冥福寫金經。應思蝸蝸雕籠愛。絡緯寒蛩不忍聽。  
征程回首夢觚稜。水驛山村露一鐙。此日燕臺沙撲面。出門應怕說金陵。  
返魂無術憶靈脩。贏得全家珠淚流。茶熟香溫相伴處。珊珊遺挂泣弦秋。  
月缺花殘感慨深。哀言都是四愁吟。纏綿夢玉詞中句。繪出傷秋一寸心。  
杏花春雨夢江南。香火因緣禮佛龕。待譜琵琶傳軼事。香名原勝影梅庵。  
繩牀經案暮垂簾。鸞影淒涼弔鏡奩。只望玉簫來再世。風流佳話定重添。  
西風葉葉挂征帆。香澤留教伴枕函。好慰高堂珍重意。休將紅淚濕青衫。

重讀臺城路四闋蓉愁蕙怨淒豔絕倫依調奉題用周清真韻



前人

淒涼譜出銷魂句。秋心況逢秋晚。楚澤孤芳。湘臯小影。可奈西風催翦。珠匳故掩。正香畹樓頭。夜長銀簾。認是魂歸。繡簾人悄。問誰卷。青溪舊時打槳。指山溫水軟。金粉無限。璧月難圓。瑤華遽隕。只恨輕帆孤轉。梨雲夢遠。賸雪盈冰桃。總幃長薦。畫裏眞眞。尙愁眉翠斂。

題朗玉弟湘煙小錄後

吳縣沈秉鈺式如

紫鳳長離玉化煙。杜蘭香去定生天。愛緣結得全家福。第一尤難大婦憐。淵魚廩鼠察非宜。異語時逢藥石規。情重韋皋勤禮佛。玉簫應有再來時。

奉題小雲司馬尊兄湘煙小錄後

上元張灤子瀾

明珠無價玉無瑕。門掩櫻桃五樹花。樂府紛傳中婦豔。橋梁側近小姑家。坤靈扇早氤氲定。忉利天應笑語譁。何事罡風吹霎過。便營香冢葬琵琶。一角紅樓舊曝衣。闌腰窗眼易斜暉。淑姬每告雙雙至。游女猶歌緩緩歸。無復靈璫重奏曲。可憐片石獨支機。丹青不惜生綃費。翠羽明璫畫窈妃。



螺北香東秀色餐。明明佳月有團圓。刻脂銷得檀奴愛。好粉能教竹母歡。異體連心隨宛轉。雙煙一氣祝平安。吟紅閨裏同懷絕。數到花枝欠晚闌。小劫優曇悟刹那。渡江雙楫奈公何。招魂自打開頭鼓。忍淚孤擎洗面鑼。弔鳥山應移建鄴。愛猫人儻值橫波。可堪老對紅心草。來與西施賦輓歌。

奉題小雲兄湘煙小錄後調寄金縷曲

上元汪度鄴樓

共說神仙侶。記春人眉修蔣黛。日成吳語。璧月瓊枝傳豔影。恰伴臨風玉樹。彈指散梵。大花雨。悄綰情絲成百結。猛罡風吹作愁千縷。紅藥恨。問誰主。黃楊閨厄飄茵絮。怎瑤臺優曇一現也。難留住。應是寒簧真謫降。夢繞清虛玉宇。趁鵲駕星橋歸去。小別人天成永訣。濕青衫望斷青鸞羽。難打漿。再迎汝。嗚咽秦淮水。料從今豔沉金粉。馥銷蘭芷。十二紅樓齊掩泣。轉羨落花身世。應也爲可人夫婿。繡帳燈飄珠箔影。認招魂舊是雙棲地。哀榮福。問誰比。雙修合惹大心思。早翻盡斷腸公案。綠衣黃裏。解脫我爲添轉語。水月鏡花如是。況本是玉清仙子。消受豔緣三載後。更消君一卷傷心史。千古後。定傳矣。



奉題小雲兄湘煙小錄後調寄臺城路

元和朱 綬酉生

冶城一片秋楊柳。黃昏畫簾微雨。笛舫燈圓。釵樓鏡墜。添了淒涼無數。停辛佇苦。算消受年時。翠描眉嫵。打槳歸來。暮潮不動載愁去。江郎漫成恨賦。鉤盟人世感。芳事多阻。綫趺歡稠。弦疏怨柱。寂寂摩香荃土。哀蟬製譜。料蕭寺雲深。薜衣吟楚。璧月環花。此情堪訴與。

奉題朗玉司馬湘煙小錄後

琴河 錢若璞 蓮因  
女史

苧蘿春水浣輕紗。人道青溪勝若耶。明月吹簫曹比玉。夜船橫笛魏無瑕。纖眉翠冷初三月。寶靨紅銷第一花。愁絕彩鸞雲影散。招魂仍傍舊兒家。

錦瑟無端散舞裙。玉簫有約証蘭因。落花生世難銷劫。流水年華易感春。芳樹畫闌閒聽雨。碧紗小榭黯生塵。冰綃重寫崔徽影。生恐離愁易帶顰。余曾背寫曉君惜花

小影今司馬更屬摹  
香曉樓坐月圖故云

奉題朗玉弟湘煙小錄即送入都

琴河 歸懋儀 佩珊  
女史

春帆桃葉渡江雲。官閣梅花月二分。每翫琴書怡翠黛。自安荆布薄紅裙。致歡

顏解承堂上。侍疾身甘替女君。愁見弦孤館裏。鴛幃遺挂異香熏。  
閨閣全才似此難。檀奴那怪淚頻彈。雙修福慧緣偏短。四載繁華夢易殘。歸棹  
豈知成永訣。剪鐙曾記話長安。祇今風雪朝天去。誰與熏衣護曉寒。

題小雲兄湘煙小錄後

元和顧千里澗蘋

紫君萬事足。所少獨年壽。正同優曇花。不許見衰醜。昔者漆園論。寓形無暫久。  
殤彭理且齊。百齡其何有。況乎傳憶語。香名滿人口。詎等泥蓮記。踔越自不朽。  
題詩寄司馬。應更酌卮酒。魂兮儻歸來。亦許斯言否。

題小雲兄湘煙小錄後調寄臺城路

吳縣戴延祔竹友

人間儘有傷心史。香名幸逢才子。銀燭光中。玉梅影外。春占妝樓十四。亞枝最  
麗。記姊妹花開。妬伊連理。打槳迎來。宜顰宜笑。舉家喜。嚴閨幾番侍疾。況封  
侯壻遠。常罷梳洗。扇影分鸞。釵痕蝕鳳。裙挽留仙無計。星河影底。恨天上佳期。  
閨逢今歲。直得思量。楚蘭吟卷裏。

題小雲司馬湘煙小錄後

宋 鎔悅研



乞得裴航玉杵來。藍橋有路卽蓬萊。紅羊小劫偏成夢。翠羽聲聲喚不回。  
曼陀小篆祝深宵。千里慈闈問疾遙。親算已延兒算減。香魂空向秣陵招。  
林下風清禮導師。羅幃玉漏夜敲詩。祇今香晚樓頭月。曾照分牋咏絮時。  
可人夫婿是秦嘉。三十工愁鬢欲華。不耐哀詞歌子夜。藥鑪經卷送生涯。

題朗玉詞丈湘烟小錄後調寄臺城路

南康謝學崇椒石

珠宮多少鴛鴦牒。偏教豔才天妬。蕙晚烟寒。蘭樓玉瘦。賸有淒涼詞賦。芳華細  
數。縱題徧鸞綃。萬千孤負。比似朝雲。鬢鬢空咏散花句。紅橋猶記舊事。星星  
能替月。同聽簫譜。抱影支愁。扶香續夢。早自魂銷秋語。催歸雁牖。頓望斷銀灣。  
縞裙仙去。怪底江潮。近來聲更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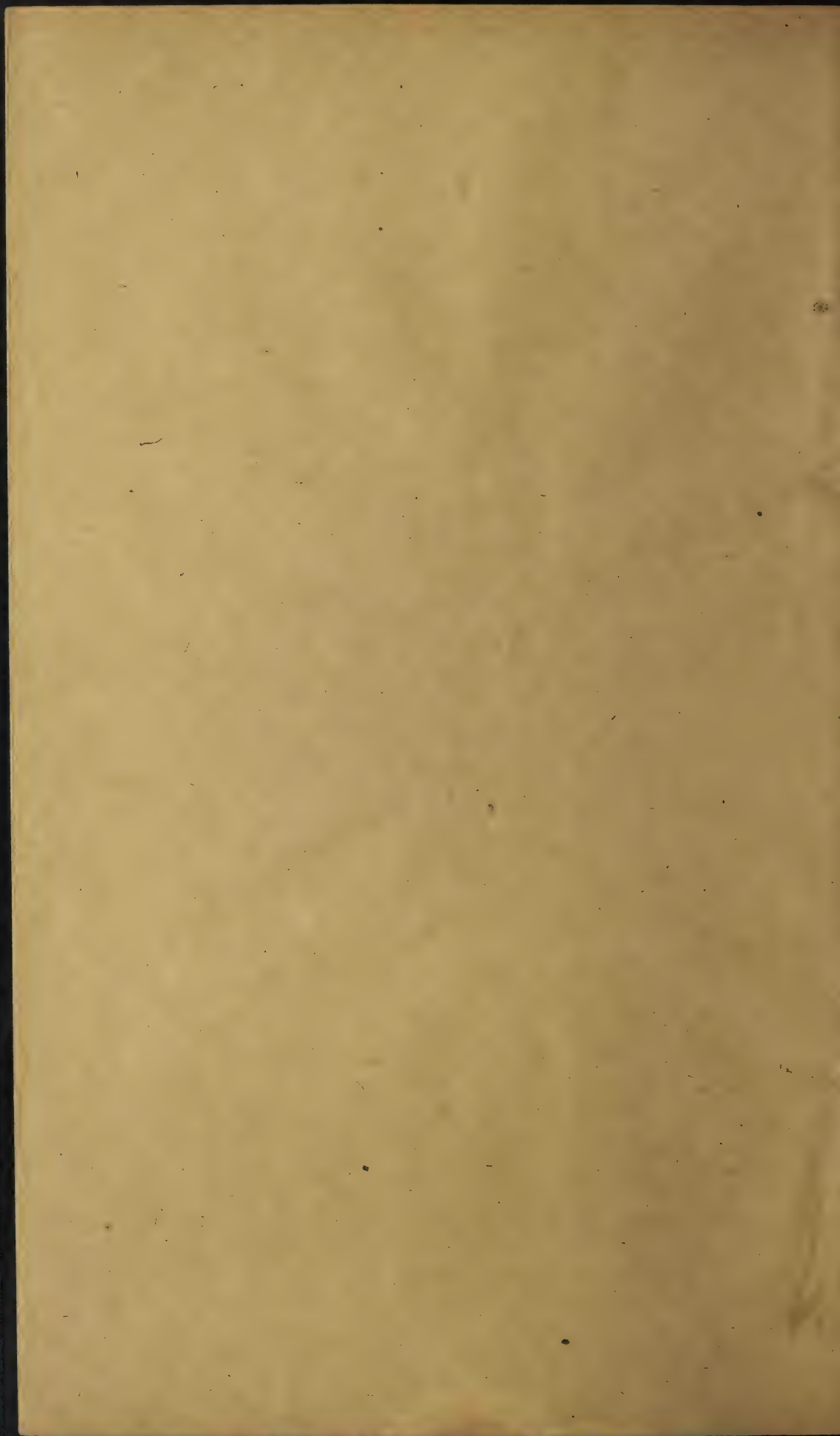
奉題朗玉兄湘烟小錄後

仁和葛景萊蓬山

梨雲夢影柳絲輕。紫玉飛烟返太清。懣盡情根消盡恨。好從香界證前生。  
水軟山溫豔六朝。渡江桃葉話紅橋。只今東閣梅花夜。愁聽珠簾按玉簫。

香豔叢書十二集卷二終









示





112  
1737  
1175  
v. 67

香豔叢書

十一集卷三

竹西花事小錄敘

夫士當得意則登高而嘯人各有懷亦據梧而吟所遇有殊斯所宣各異無二致也僕於生平雅好翰墨緣情綺靡自昔而然亦嘗沈酣花月評量煙柳竊謂雪泥鴻爪良復非偶絮果蘭因不能強致也薄游廣陵地當兵火劫餘滄桑變後人民城郭市肆街衢頓改荆榛尙非繁盛二三知已經過趙李閒作冶遊酒地花天哀絲豪竹亦足娛佳游於客子鳴勝槩於良宵俄而人事不齊翻然命駕櫂歌間作榜唱同謳寂寞道塗今昔增感雖聯再至之約翻恐重來之嗟雨惡漏深酒銷香燼挑鐙倚牕粗爲詮次庶續畫舫之游不讓板橋之記儻謂荒唐端由好事云爾戊辰冬仲泊舟灣頭夕芬利宅行者





# 竹西花事小錄

## 芬利宅行者編

昔余澹心懷作板橋雜記。以識秦淮故蹟。凡冶游麗品軼事。分爲三卷。余游廣陵。非復承平故態。畫舫舊蹤。不堪重問。小秦淮水。旣嗟宿莽。吹簫橋畔。半沒荆榛。寒煙衰草。徒搖蕩於晚風明月間。白石揚州慢詞。殆爲鯁生詠也。第俗尙繁華。風成逐末。陳隋花月。間有遺音。雖不過尋常桃李。門巷枇杷。迥殊竹西歌吹。而興往情來。懽游暇日。有足往來於懷者。楮墨有靈。江山亦爲生色。豈玉人月夜。不足藉題品以流傳邪。因粗變其例。以治游麗品近事錯舉互見。都爲一集。不更分列標題。庶幾展卷如經昔游。畧見一時景物。風雅騷人。或所不廢爾。廣陵爲嵯運所在。雖富商巨賈。迥異從前。而徵歌選色。習爲故常。獵粉漁脂。寢成風氣。閭閻老嫗。畜養女娃。教以箏琶。加之梳裹。粗解謳唱。卽令倚門。說者謂人人盡玉。樹樹皆花。當非虛妄。顧世運變遷。昔皆聚處本鄉。今則散居各郡。間有風流藪澤。復以地方陋習。漸染頹風。營市隸卒。閭左少年。往往垂涎女閭。肆



其毒擾。朱旛莫護。綠樹易凋。轉徙靡常。聚散不一。冶游裙屐。慨歎同深。余遊躅所及。惟新城東南隅。石牌樓爲麇聚之所。數家比櫛。粉黛成羣。盡日看花。如山陰道上。應接不暇。前後左近。亦有花叢。香草礙人。游絲橫路。偶以閑暇。試一過從。頗足怡蕩心目。畧加題品。聊事表章。庶青驄玉勒。猶識音塵。天末斜陽。罔虛結想耳。

女閭極盛。號爲八大家。聚散不一。而皆粉脂薈萃也。粉白黛綠。列屋閒居。盡態極妍。呈能角媚。流連杯斝。評品妍媸。信乎溫柔自有鄉也。舊以高二家爲最。陳四高麻子。蔣和尚次之。小高二。劉三孃。蔣桂珠又次之。更有熊姓。僑寓南河下。道迂且僻。至者頗罕。其他稅屋而居。賣花爲活者。新舊城中。亦復不少耳。目所囿。未遑編蒐。但誌所見。已足怡人。倘續品題。請俟異日。

邗江三鳳。久馳遐邇。余於去夏同鄉席中見之。匆匆行色。不復記憶。迨崔護重來。大金鳳本姓楊已從良爲逆旅主人。友人主其家。遂緣階見。髻絲眉語。人面依然。言詞銛利。刺人心目。笑聲烈烈如梟鳥。聞之心旌輒搖。合歡樹子。不至令



公怒也。琵琶妙臻絕技。瓣蓮貼地。別有婀娜之致。小妹明妍。他日尤當拔萃。惜時無杜牧。莫訂柳枝後約爾。

小金鳳仍在高二家。因有主者。匿不見人。東山生於十二峰人座中。得一邂逅。述其大畧。娟秀宜人。不負盛名。喜鳳貌娟靜。寡言語。澹妝凝坐。竟日默默。粲然啓齒。委婉可聽。翹筍纖細。竟稱少對。蓮步姍屑。情狀袅娜。惜雙耳重聽。遂爲白璧微瑕。時又有大小寶玲者。並僑其家。小寶玲尤端倩。雙眸清朗。秀色撩人。工度曲。善理觴政。連舉巨盃。不致酩酊。余與東山生初見之。卽屈指相許。厥後花鳥流連。眼界日擴。而鑒賞所加。終少倫比。大寶玲豐肌膩理。素面朝天。不假粉飾。天然入畫。引喉按步。宛轉璫筵。雖非楚楚纖腰。政不覺環肥爲累。樸菴生賞愛卿之倩爽。十二峰人稱明珠之工於語言。劉植平視原覺稍異中人。未敢竟升上第爾。

余初至解裝。香草詞人卽盛稱玉紅。以京江晏花小序見眎。知爲京江花叢之冠。與小雲齊名。聞以避人旋邇。知者爭以先覩爲快。而玉洞桃花。未識僊源何



處。令人如望海上神山不可卽也。會予同東山生香草詞人京兆眉史同訪喜鳳小寶玲。譚及玉紅。始知卽在三徑草堂。相去不遠。同人欣躍。挑燈亟訪。時秋月微陰。商飈徐扇。蓮花漏下。已將三滴。披荆履棘。越陌度阡。深巷重門。銅鑲徐叩。老嫗少娃。欸關延客。白已他出。期以翌辰。待曉招攜。重尋莎徑。直造綺窗。玉人初起。倚簾曉裝。鬢髮如雲。髮髻珠額。桃腮含暈。杏靨微渦。嬌逐步來。羞從面起。靡顏韶齒。星眸射人。含笑延坐。寒喧甫畢。一座盡怡。頃之春柳生踵。至女伴屬集合坐。諧譚數刻。始別。從此同人招飲。座無玉紅不樂。玉亦非坐中人不懽也。玉善觴政。拇戰尤工。東山生最喜與角。酒兵亦稱大戶。酒酣耳熱。逸興橫飛。媚態憨情。色飛眉舞。舉坐驪然。顧性特兀傲。脂粉生涯。偏忤權豪。桃李其色。鐵石其心。不免動遭時忌耳。

雙珠年稱十七。舊隸京江爲三徑主人假女。挂籍邗上。肥比玉環。憨如袁寶。固宜長把花枝。傍輦行也。諸語媚詞。百態橫集。而雙蛾微促。若不勝情。十二峰人與有舊歡。旣而脣反。東山生屢思還珠合浦。鴛字重描。竟未易再爲撮合也。性



忼爽遇所不可。不少假借。背人默坐。冷語侵心。令人不能復耐。當其得意。魂飛色授。情態嬌麗。妖語妍詞。百端交作。加以顏如紅玉。光豔瑩然。芳容相對。真個銷魂。倘入漢宮。合德亦當卻步。誠禍水也。無他伎能。而豔幟獨樹。余在白門。卽耳其名。到此始知名不虛得。第其素性。翾輕乳燕。傍門不肯舊巢。戀主恐花暝柳昏。仍未免春泥狼籍耳。喜鳳姓王氏。年祇十四。舉止佻冶。而時復羞澀。娛光妙視。情態天生。宛似大家青衣。蘭香亦王姓。年已不少。貌瘦削。見客依依。移晷不去。盈盈脈脈。若不勝情。妹蘭娟倩爽。齒牙快利。閒以詼諧。時作憨態。工謳北詞。年僅及瓜。當推後來之秀。明珠舊名小如意。齒近老鳳。貌平平而雅。工彈詞。東山生每見。必索其唱小詞。頗覺聽之忘倦也。

寶珠邗上人而新歸自崇川。余初從岑氏齋頭見之。齒類徐孺。而偏饒丰韻。天寒倚竹。翠裏生憐。弱柳晚風。珊珊蓮步。有林下風氣。非復障袖抹肩故態也。雅工詞令。從容酬答。欸曲得宜。酒酣度曲。以瓊代茗。可稱大戶。觴政極嚴。不少假借。東山生嘗與角拇戰。鑒數十合。始不相下。旣而輸服。飲乃極歡。僑高麻子家。



以事杜門。客必踰垣始得相見。同人過訪。偶效西廂。粉牆兒不至高似青天也。瘦如飛燕。弱不勝衣。髣髴花香。別餘清韻。花叢中目爲瘦寶珠。果然人比黃花矣。小雲舊爲京江名下。侑觴者招無虛夕。而色藝平平。名士殆如冠玉耳。小素爲麻子假女。娟楚有致。舉止安詳。久負時名。近爲一武夫以千二百金購去。水底鴛鴦。固較勝溪頭鸕鶿。第聞十二金釵已列其六。滿園春色。恐不免有紅杏出牆之慮也。夏秀蓮金蓮之妹。自京江還。豐碩醲粹。靡顏膩理。體似昭儀。客有挑之者。以鬚鬢有鬚。始多扞格。俄以君以星相之說。屬工芟薙。夜雨池塘。不生春草。東風簾幕。獨對名花。何樂如之。好事者輒綴此相嘲。客亦不諱言之也。姊妹並工度曲。曼聲徐引。聽之忘倦。金蓮字雲僊。尤工琵琶。指音清脆。頗殊俗響。譚話娓娓。舉止嫺雅。珊珊子亟稱之。現亦旋邇。酒闌茶罷。偶一清譚。覺梨花夜月。別有會心。較異芳春桃杏。差堪與南枝倩影。同秀羅浮爾。

陳四家住石牌坊後。敗瓦廢椽。榛蕪極目。曲折始達。姊妹花開六七枝。馳名者巧玲雙玉。余從京兆眉史同訪巧玲。值以玳瑁簪供食。放箸延客。情詞款曲。軟



語呢人。嫣然作態。令人心醉。眉史一見傾倒。屢欲招致。以雙珠故。未能遂意。會雙珠以事他避。始數招侑觴。悄語纏綿。備極兜搭。殆足銷魂也。雙玉年廿許。以謳名。一曲明珠。時稱罕比。惜嗜阿芙蓉。不免消瘦。雙頰畧爲減色。金玉年將及笄。而情態頗足。亦以善謳得名。玉蝠情秀。楚楚可憐。伎藝亦可觀。論者謂勝於二玉。愛香少有時名。大致倩雅。素琴初見。未笄。貌具男相。未幾而雲鬢霧鬢。綽約生姿。睇眄有情。別饒小兒女風味。真後來居上爾。

十二峰人。嘗以秋日招飲小高二家。從入深巷。仄徑徐步。蓬蒿滿目。蛇行紆折。棘刺牽衣。俄而深堂曲室。別有洞天。酒炙紛陳。竹肉競進。觴飲極樂。名花六七。酬答雜沓。情意殷勤。亦一勝也。陳愛珠小字月僊。十二峰人所昵。雙眸頗明秀。善眄睐。顧盼流轉。隱含蕩意。背鐙送目。春色撩人。忽以事忤。所歡大受譏嘲。同席復歌小詞嘲之。粉淚盈盈。珠零粉頰。合座力爲緩頰。乃已。春林妍雅有憨態。喜林其妹。頗似高家喜鳳。而加以儇利善譚諧。不如其凝靜也。如香翠香亦姊妹。如香貌中資。善謳吳歛。清越有節。畧能識字。情詞宛轉。舌妙粲花。國香主人



曾招致之。翠香乏婀娜之態。而眉目偏具姿媚。凝重不喜言語。十二峰人曾泥余招之。侑觴一曲。當筵珠喉宛轉。不寂寞也。聞並工踢歌。能演小劇。引喉按步。畧有可觀。惜過客匆匆。未覩氍毹舞態。蘭英爲懷甯聽月人所青目。極相愛昵。齒雖鵲鳳。而言詞儼黠。齒牙清麗。其餘如玉琴素雲素娟輩。雖少挾所長。而皆魯衛之政。祗堪爲風雅附庸耳。

劉三孃住芝蔴巷。新居未久。花枝十數。文秀小亭爲翹楚。意致明媚。亦頗可取。主人假孫女喜林。年才十四。貌畧似小寶珍。而眉目娟秀過之。雙眉熨貼。意度端凝。倘探以吳姁瓜字含顰。不妨窺見秘隱也。素蘭新到。貌似娟楚。意度溫婉。僅一接譚。不能遂相題品。餘子碌碌。無煩再費楮墨爾。

曲中裝束。盡效蘇臺。匆促不暇。始加髣髴。金泥裙帶。翠袖芙蓉。摹倣未必全工。而規模竟爲粗具。每一過從。差免生遷客之悲。間有工崑山曲子者。渭城楊柳。恍操南音。不致秦聲增人怵怛。三五女郎。類工調謔。儼利便捷。轉若春鶯。能令遊子蕩心。老成醉魄。酒酣耳熱。促坐台尊。香鬢厮磨。蘭言徐歛。斯時非柳下季。



恐不勝坐懷矣。

古人千金買笑。而今則纏頭之贈。有賞其工於哭者。南詞中如哭小郎哭孤孀之類。向爲江北擅場。二八佳麗。往往專能。十二峯人東山生頗喜聽之。每際歡場。輒索此曲。曼聲徐曳。哀音動人。每至轉咽過情。真不止如泣如訴。後庭玉樹。未必如其悲感頑豔。一曲紅綃。亦外篇也。

九月既望。余偕東山生及諸同人爲三徑之遊。日色方中。微雲羃歷。意謂少留。即可命駕。乃秋雨淋漓。自午徹夜。主人殷勤留飲。遂命壺觴。姝玉二妹。先已他往。俄頃旋返。張筵列坐。品酒徵歌。漏下三鼓。始同還廬。街衢積水盈寸。肩輿燈火相從道旁。極盡歡娛。正復不覺其況瘁耳。

余輩聚處讌遊。春柳生柳枝庵中居多。每聚酒炙疊進。珠玉在前。觴政競角。行歌相和。無客不酬。靡飲不懽。香草詞人懸弧日。同人公爲介壽。羣萃庵中。小齋明瑟。張鐙圍坐。飛觴醉月。興會颯舉。備極歡洽。固由主人好事。諸同人興亦不惡也。



春柳生四月間。同月旦客游京口。邂逅小雲玉紅。遂介香草詞人四明珊珊子。同招侑觴。酒盡歌闌。俄而鼓棹。從此頗相系念。小雲適來。舊雨乍逢。遂相招致。花朝月夕。時接清譚。遙見玉紅。翩然絕迹。朋儕讌集。非紅不招。固尤物之移人。亦鍾情之非妄已。月旦客頗有梨渦。玉紅一見心傾。極相顧盼。時共嘲謔。牽裾引袂。別具纏綿。雖春柳生在座。不忌也。同人以此時相擲揄。月旦客輒訥無以對。俯首弄袖。顏如渥丹。政自別饒風趣。

十月中浣。口金總戎奏凱而還。艤舟邗上。合聲色選歌舞以盡其樂。小金鳳寶珍及玉紅諸名豔畢集。酒酣徹晏。獨留金鳳爲夜度計。沛國觀察夫人手爲理粧。勸進鴛鴦隊子。旂鼓一新。鸞棲三宿。贈纏頭錦甚豐。金鳳從此稱病。客或過訪。雲髻惺忪。花容寂寞。居然弱態。孃子軍固不敵金錢。屢奏之大帥哉。坐此情興大減。往往避客。職是故耳。

四明珊珊子舊識玉紅。雅自屬意。未克定情。忽自京江放棹而來。香草詞人喜相告語。同訪玉紅。肆筵命飲。酬答甚謹。俄而招致者至。意拳拳竟不肯赴。鵲耳



諄囑同人勸駕。徘徊不忍。珠淚盈盈。縈繞目睫。再三開導。勉強一往。俄頃卽還。醉顏微酡。散步凝笑。儼如弱柳春風。搖曳作態。翌日重飲柳枝庵中。華鐙夕張。式燕且饗。賭酒論譎。丙夜方罷。珊珊子因有事京江。旋卽返棹。卒未能通款曲。鴻爪雪泥。徒留蹤跡爾。

陸素香。曲子師之女。舊在三徑草堂。貌中人。伎能粗具。楚客暱之。遂別卜居。客以久交。冀成眷屬。素香雅非所願。客乃僞造婚券。詭稱買妾中變。鳴官壓制。會有入賞爲解者。事始寢。居不匝旬。客以賺人釵釧被控。繫請室半月方釋。天道好還。政不必謂野宿鴛鴦。可供魚肉耳。

楚人緜山氏儼。納玉紅。贈遺優渥。無夕不招。冀相鉤餌。玉悟其術。意微却之。客大失望。遂相逼辱。致遭訟累。入金爲解。乃已。而所得已耗七八矣。牙爪耽耽。唇舌時作。草堂杜門。旣而遠颺。春柳生時。訪息耗。若有所失。月旦客尤切至。無日不於春柳生前。殷勤探問。意態可憐。他日重逢。不知箇人何以發付也。

東山生一見瘦君。頗垂青睞。而自守綦嚴。流水行雲。不欲偶着色相。瘦君亦殊



傾倒。紅偎翠倚。依依可憐。東山生。嘗擬徧作朱幡。普護花界。可謂菩薩心腸。未知此種願力。果能償否。

曲中以招致侑觴爲最樂。合尊促坐。對酒當歌。心許目挑。情文交至。不甚唱夜度曲。知音素稔。始克一度尋春。雖粉黛生涯。非盡肉林鷹犬也。女郎稱未破瓜。諱言改裝。有私暱者。銀釭背坐。偷解羅襦。亦情不自禁。惟不肯公然延迷香洞。設神雞枕耳。

綈袍生初自淮壖來。一見玉紅。卽相傾倒。陰市珍物。竊通贈遺。始猶扞却。固請乃受。會玉以他事積忤尊客。生爲排解百端。得以無事。自此感荷。頗加眄睐。生僥倖得當。曲致拳拳。雖水月鏡花。而相賞竟在驪黃之外。適有高湖之役。浦颿旣挂。蘭思猶縈。徧致書函。屬爲鈴護。真可謂名花慧鳥。鑑賞非虛已。

曉風殘月。鏤板紅牙。低唱淺斟。冶游勝事。顧量珠記此。曲間頗屬罕聞。卽有名工。亦非崑山本色。分判合度。良非易言。三月廣陵。竟嗟絕調。學圃客至自淮西。清謳素擅。引宮刻羽。曲盡其妙。柳枝庵小集。酒酣耳熱。引喉高唱。關大王訓子。



趙太祖訪雪濟師伏虎諸劇。兼及生日家門數曲。音節諧和。高下抗墜。各得所宜。四座神王。遂工大有裂破玉龍之懼。是日城北公招春林侑觴。雖勉強數闋。不免顰效爲難。曲高和寡。良有以也。

步步生蓮。美人所必不可少者。石榴裙底。羅襪一鈎。最足令人魂銷。乃徧覽羣姝。雖非白足摩登。大都有湘蘭之病。使楊鍊崖復生。不能更以鞋盃行酒矣。高家喜鳳。極爲纖妍。雙趺貼地。正如出水紅菱。婀娜可愛。餘者間有可取。而彷彿偏麤。衣香鬢影。色色撩人。畢竟葑菲莫采。可稱憾事。

尤物招忌。自昔而然。往往名姝。易遭謗缺。硃硃易屈。眞不妄也。玉紅小寶玲輩。以豔名久享。車馬盈門。酬應少疏。卽忤物議。飲食之訟。時復中之。倘非持護有人。玉碎香消。誠爲可慮。而當官符甫下。追呼滿庭。或蹂躪橫加。舉室搶攘。溫柔鄉中。受此惡境。施之者未知誠出何心。當之者不覺因而裂膽。余在邗時。目擊耳聞。往往眦裂髮指。迄今扁舟雨夜。停泊荒原。猶覺風波可虞。勝於利涉也。翌夕泊舟蒲濤城下書。



火井生蓮。自非虛語。院中本陷人阮塹。況當時世艱難。獻笑倚門。鼠雀時虞。危於燕慕。有何顧戀。不急抽身。第或知己未逢。虛左相待。或父兄逼迫。因循未遑。是亦人情。不妨相亮。若乃齒同房老。春花秋月。暮去朝來。尙貪戀風塵。不思退步。竊恐明眸皓齒。空負花枝。舞扇歌衫。終歸流水。始嘆悔遲。何嗟及矣。冶遊裙屐。往往工製楹聯。贈所賞識。曲中姝麗。亦多喜贈以聯語。藉結翰墨因緣。是以此中竟多佳句。小雲如錢塘蘇小。前因在巫峽。朝雲變態多。明珠如明月。一輪人獨立。珠簾半捲。雙燕飛。玉紅如笑。我重來修玉鏡。問卿何事墮紅塵。欸皆修月主人。竟是一人所撰。不知何許人也。喜鳳如喜從萍水逢知己。鳳集梧桐迴出群。亦尙平穩。月仙如月夜又逢橋廿四。仙山不隔路三千。又如圓相最宜修桂魄。詩心端合製蓉裳。則十二峰人所貽。又有贈玉紅集句一聯云。夜月玉屏巢翡翠。春風紅豆誤鸚哥。跋語亦甚工倩。綈袍生贈聯云。瓊簫月冷人如玉。繡幙春醲花正紅。東山生贈寶珠云。小字瑤釵痕刻燕。清謳瓊管句探驪。皆有四六跋語。清麗有則。余集宋詞爲人贈蘭英云。春入蘭心。嬌含柳眼。花銷



英氣酒祓清愁。亦天然玉合子也。

時流評隲以小金鳳爲最。小寶玲玉紅亞之。以余所見。寶玲端倩。玉紅流麗。各不相下。自具擅場。小金鳳。余知之未詳。不能臆斷也。竊謂風塵本無全美。零珠碎璧。止堪義取斷章。金屋蘭閨。麗人不少。自與東風桃杏。品格不同。未可相提並論。特僅此品題。差異自卽。無譏爾。

濃桃豔李。取勝一時。巷陌東風。僅娛游目。向來色藝並稱。始爲全璧。今則正聲響絕。眞美亦稀。風月平章。祇可畧觀大意。下乘人物。概不以污齒頰。並非惜墨如金也。徐青藤畫蒲桃詩云。半生落魄已成翁。清臥蕭齋對晚風。筆底明珠無處賣。閒拋閒擲野藤中。余以孤舟夜雨。藉遣寒宵。亦猶青藤托興丹青。銷磨歲月。非謂此中有人。果可呼之欲出也。

曲中諸美。均係假女。其姓氏多不可問。卽名字亦往往時爲更易。閱時稍久。不復可尋。名姝稍爲易說。以傳聞既徧。不肯再更也。玉紅本姓陶。其家尙有餘則。或轉徙貿遷。或出自童稚。不復知生我何人。飄茵落溷。故是各具因緣。第如此。

浮生殊爲可憫。不知過去因中。果何脩積。獲此善果爾。

院中締交。謂結線頭。江北裏下河各處皆然。入家大率此中巨擘。謂之清堂名。下此者。謂之渾巢子。凡在渾巢中者。不能汙泥自拔。卽偶爾雞犬昇天。終不爲同儕愛重。流品之分。曲中猶然。固可薰猶一例哉。

余嘗偕香草詞人東山生閒行道左。經一曲巷。倚門女郎。姿態清潔。輾然顧笑。經過數武。試一回首。尤笑不可仰。方擬追蹤。條已含笑進巷。叩門而入。窺其舉動。大是秦樓。他日偶遇。見面卽笑。究竟不知誰何。未暇詳爲蒐訪。大抵此邦花枝不乏。本非客遊人所能徧識。畫樓曲室。徑絕漁賈。誠未能一一問津爾。

招伎侑觴。人不過餅金二三枚。卽勸酒當筵。備極酬答之樂。座客既可盡歡。女郎亦樂於從事。名爲出局。以是爲榮。所費不多。往往非花不醉。第從此竿頭日進。則沈酣花月。所需不貲。竊恐阮藉囊空。未必花枝含笑。不若過眼雲煙。爲不失本來面目耳。必求極樂。母乃太癡。

舊城中有居姓姊妹二人。大畧娟楚。新有營弁某。以三百金易其妹。其姊少遜。



聞尙待質同鄉友人爲言之。水師總戎幕中有東甌氏者。酷喜金玉。往往招携鬚髯如戟。時爲拔去。亦不以爲忤。久而愈篤。可謂愛花成癖者。亦此君爲余言也。

十二峰人嘗同國香主人至徐甯門。訪一姝麗。深巷曲折。數繞始達。小樓清雅。麗人在焉。字曰香儂。錢塘蘇小也。歸爲余言而屢欲往尋。不特路絕桃源。抑且芳蹤幽杳。幾如峽雲無迹。莫可端倪。聞貌甚端妍。而詞藻辯慧。且將有所適。惜乎未能謀面也。

清江陳玉蝠爲曩時花榜殿軍。往在海陵曾見之。工謳崑山曲子。套數極多。言譚斐亹。竟日不倦。故是老宿。後輩所不及也。住蔣家橋。聞有主者。不復可往。學圃客嘗因緣一見。態度猶昔。惜未能重訪爾。

游三徑草堂者。輒以珠玉同稱。余輩初亦等量齊觀。謂未易優劣。會拗蓮生耳珠玉之名。泥余同訪。曉粧初罷。連袂偕來。芙蓉簾幕。接譚未久。生即謂余玉有光豔。差近雉臯金玉二姝。珠則粗才。不過少異尋常脂粉。余深維其語。殊覺大

有會心。自此品題。當無舛錯。

此間有名黃魚者。大率村墅女郎。飾貌修容。僑居城市。茆簾竹舍。作夜度娘。亦間有姝麗。可悅時目。惟蓮船盈尺。湘裙徐啓。滿牀蹣跚。不免令人索然乏味。聞此種率工房中縱送術。是以嗜痴者甘之如飴。斯亦冶遊之外篇。風雅之變境也。

魏晉樂府有巾舞拂舞。遺製久佚。今則二八女郎。曼聲按步。宛轉蹋歌。和以箏琶。每當綠酒微醺。紅燈高挂。尋音按節。心調氣和。翠巾徐拂。衣香襲人。有足神移。日奪者。非知音密席。推獎再三。未肯輕試纖腰。偶施雅步也。其曲有獨上小樓。獨對孤燈諸貝。並皆情致纏綿。雖非白雪陽春。大率昵昵兒女語。加以金蓮貼地。瑤珮飛雲。楚楚腰肢。氍毹迴轉。倍覺情文相生。玉蝠大寶珍王喜鳳最擅勝場。餘亦有專工者。殆亦巾舞之濫觴歟。

小金玲僑高二家。新自崇川歸。未數日也。貌秀倩。意態甚媚。齒猶雛鳳。楚楚生憐。金珠年十八。自京江來。貌豐豔。意態恬適。綺席乍登。時譽大著。寶珍舊在海



陵。曾同游。讌。昨亦返棹崇川。齒雖少長。尙可想昔日規模。譚話頗不枯寂。惜嗜阿芙蓉。不免秋娘漸老耳。

朋儕中十二峰人最豪宕。流連歌席。色舞神揚。雅近吾家橫峴。生氣槩。春夏氣良不可少。東山生和而不流。雖有國風之好。不過香草美人之思。不屑屑求實際也。第用情最深。有所向往。固結纏綿。不能自解。幸防閑有素。不致倡條冶葉。繭裏絮纏耳。香草詞人亦長於情者。惜以楊枝夙約未酬。無暇作章台新夢。所以與花周旋。未著色相。春柳生綺歲多情。而自期甚厚。操守亦嚴。雖心賞有人。終未肯紅樓選夢。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彼君子兮。何日忘之。

夫文生於情。綺懷難懺。醒勝於夢。絮果非誣。自非金臂大人。痛加棒喝。繭纏蛛縛。易種因緣。等藕尋蓮。罔甦結想。根塵孰悟。纏使常深。夢幻泡影。誰如是觀。太空元虛。詎非有境。曷怪丹衷易昧。白業罕修也。僕以妙年。卽生色界。沈綿迷罔。覺岸希求。得失窮通。浮雲等視。獨至契深裙帔。緣締簪裾。弗揆淨因。特生戀境。廼至握手頃刻。挑目須臾。妄謂宿根。匪由勉致。顛倒一念。遲徊寸心。厚自排遣。

莫能強制。是以笠屐所及。每多花旋招尋。時識空花。旋迷智種。迄今孤舟雨夜。  
千于郊原。聽刁斗於高城。聆雞聲於村岸。非不寂寞。是叩羈窮可憐。而窈冥靈  
憺之思。鬪葉儷花之筆。靡所發舒。性靈湮鬱。由是剪燈酒罷。弄筆雨餘。彙記前  
蹤。纂成斯帙。色空胡證。因果甯虛。將使生香活色。悉繪毫端。盡態極妍。都呈腕  
底。其人呼之可出。於事非出無稽。託子虛亡是之辭。爲瑤篴瑤函之閤。雌黃月  
旦。偶厲丹鉛。庶玉人月夜。藉認芳踪。金埒風前。堪尋舊躅。編錄旣歲。闕言復申。  
勿嗤饒舌豐干。當愧辯才非慧爾。嘉平朔日海陵胥泊書。



序

燕臺花事錄何爲而作也明人有言窮措大抱牀頭黃面婆子自云好色豈不羞死此言固也而義未盡人間真色要不當於巾幘中求之不則歷徧青樓亦只得贗物耳京師女閭視臨淄奚翅十倍膏騰過眼尤覺無花而選笑徵歌必推菊部其間不無粉飾亦判嫵妍所謂天然美好者歲要得一二入焉豈西山多白櫻桃花秀氣所鍾故生尤物耶良由人間真色固在此不在彼也燈窗無俚冥想前游一夕成此蓋懼美人遲暮藉以稍留顏色雖然人情無正色悅目卽爲姝香山早經道破遺珠之憾僕也先羣芳而雪涕矣長安道上大半看花各舉所知是望諸寓公之好事者蜀西樵也識

卷三

十二集



燕臺花事錄上

蜀西樵也

品花

朱靄雲。字霞芬。京師人。年十五。丙子花榜狀頭。爲梅主人高弟。娑首如碧桃紅杏。亭亭玉立。秀削可憐。性敏慧而蘊藉。士夫多自視弗如。吐詞尤雋。每發一語。輒傾座人。花晨月夕。景翫門外。車馬喧闐。大都爲郎來。而酬應紛紜。入夏病幾殆。今幸愈。天生此才。所當珍惜護持者。

孟金喜。字如秋。直隸故城人。年十七。甲戌花榜第二人。近信弟子。貌白皙而豐潤。性溫婉。對客殊落落。而與交久。輒有飛鳥依人態。其銷魂蕩魄。尤在星眸斜轉時。花天酒地。久噪芳名。去歲病幾殆。近漸愈。而體多倦。深夜招之來。每倚肩作枕。闔眼朦朧。同人憐之。無怪其不工酬應者。

賈主人桂喜。字露香。京師人。年十七。出聯星。予識之。在癸酉夏。年甫十四。其秀在骨。其媚在神。剛健婀娜。兼擅其勝。所演打灶諸劇。有獨步燕台之譽。乙亥重

晤則非復張緒當年矣。性不諧俗。於同輩亦少許可。時人比之梅花。故門前車馬稍稀云。

絢春姜主人雙喜。字儷雲。直隸河間人。年十七出春馥。亦於癸酉識之。眉目疎秀。雅善修飾。性憖喜諧笑。不與人忤。故人多招之。春馥近有弟子蔣雙鳳。字扶雲。年十四。迴波流媚。貌亦白皙。是爲後起之秀。

錦雯劉主人雙壽。字眉卿。京師人。年二十出文安。予癸酉入都。首識之。姿首娟秀。過於所識諸郎。性溫和。不見喜愠之色。顧不能飲。甫舉杯。則紅潮暈頰矣。近喜閱聊齋紅樓諸說部。學書饒有力。文安見有弟子田雙慶。字雲卿。年十四。顏色如桃花。能演攬諒諸劇。

喬蕙蘭字紉仙。江蘇人。年二十。佩春弟子。知書習史鑑。喜與文士清談。聞其先本宦族。沈淪若此。亦可悲矣。

姚主人寶香。字妙珊。京師人。年十九出瑞春。結束登場。儼然莊婦。而歌喉清婉。尤有繞梁韻。其得名在癸酉前。見人殊落落。近則閱歷世故。每與談。輒如聽柘。



枝兒。聲聲打入心坎中。

謝寶雲。字月珊。年十六。劉寶玉。字碧珊。年相若。俱京師人。瑞春弟子。當癸酉時。謝生劉淨與姚妙珊合演進宮諸劇。令人耳目一快。近則姚謝已不能登場。而劉音益清健。且其軀復偉岸。乍見之如貴介中人。至所繪蘭。亦有譽之者。

王喜雲。字爵卿。京師人。年十七。甲戌花榜第三人。咏秀弟子。顏色如朝霞和雪。是具子房之貌。而兼有魏徵斌媚者。故演攬諒諸劇。不掩其姿。其弟茹福兒。字萊卿。年十三。丙子花榜第二人。面如滿月。酬應如成人。以武劇名。

李玉福。字芙秋。京師人。年十六。丹林弟子。貌白皙。尤善修飾。性聰穎。解作書畫。善演思凡諸劇。燈紅酒綠。尤喜唱大江東去。其亦巾幗中有鬚眉氣者耶。

陳喜鳳。字桐仙。京師人。年十六。本綺春弟子。今歸遇順。貌不逾中人。兼有期艾之病。顧妝束登場。則歌喉清婉。且善琵琶。工琴。與人交。落落大方。無狐媚態。陳嘯雲。字琴芬。京師人。年十五。景畤弟子。音清越以長。對面樓頭。人聲騰沸中。能聞其語。童牙孤露。每演掃雪諸劇。淚隨聲下。性尤誠實。不欺人。以此多之。

艾順兒。字麗琴。京師人。年十五。嘉穎弟子。英爽不羣。音復清越。演乾元山諸劇。令觀者眉飛色舞。近易丈夫爲巾幗。豈硯師欲束其不羈之態耶。

張翠喜。字桐仙。京師人。年十五。聲振弟子。初頗靜默。近稍狡獪。石頑道人謂其姿首足駕如秋而上之。予則感其有愛我之言。

白喜林。字燕芬。直隸人。吳愛林。字燕芳。京師人。年均十三。杏春弟子。眼波含媚。語嚙嚙如新鶯。初不與人洽。偶撫之。輒欲嚙。近則頗工酬應矣。吳俊快解人意。而貌差遜。又其弟燕香。齒尤稚。演冥勸諸劇。名過兩兄。以崑弋腔較勝也。其秀亦在目。

梁亦琴。字倩儂。涿州人。年十四。馥荃弟子。額秀腰纖。語音清脆。歌場一見。殆移我情。中以小隙。往還遂疎。然知予所在。必徑來佐酒。亦復楚楚可憐。且予青衫落拓。感喟良深。其言間有如吾意者。故至今猶爲耿耿也。

梁雙喜。字闌君。京師人。年十四。景福弟子。燈紅酒綠間。星眼迷離。微露玉粲。於當年露香。蓋十得四五焉。無怪鷓鴣君之傾倒。而予亦對新人如覲舊好也。



陸春燕字蕊仙。京師人。年十四。安義弟子。妝束上場。宛如好女。腰肢嫵娜。體態輕盈。只合以香扇墜目之。音尤清脆。隔簾嬌語。殆如去年之霞芬。天地生才。初不稍吝。明歲花榜狀頭。舍此奚屬耶。其同懷兄春蘭。年十六。貌僅中人。歌喉瀏亮。獨出冠時。

都門小住。閱人德好色。其如好德何。暫把彩毫留麗質。落花一任去來波。蜀西樵也。丙子仲冬。臨川寓所書。

### 後錄

范主人芷湘。字亦秋。江蘇人。年十七。名優小金子。出春華。癸酉時正負盛名。予初入歌場。見其作出塞小鬢。手捧紫檀琵琶。侍王嬌側。脂香粉膩。俏眼含波。不禁心醉。迨鳳陽公子招來佐酒。細視雙眸。畧具雌雄。而妖冶之態。蕩婦弗啻也。工絃索。能度湖船諸曲。乙亥重晤。尙詢公子客死况。殆亦若輩中之有情者。雷金福。字蓉仙。京師人。年十八。金樹弟子。癸酉時隸瑞和成部。日日演劇。予往觀最多。貌白皙而笑靨微渦。天然美好。或感微疾。剪銀葉膏。較含桃大。貼兩眉。

角尤增丰致。甲戌花榜定作第七人。蓋亦以色選也。亥子屢宴其所。待人殊拳拳。顧不免徐娘之感。近已脫籍還家。舞衫歌扇。往事如塵。無復登場獻技矣。王主人桂官。字楞仙。京師人。年十八。出聞德。善演武生劇。名久噪。蓋其結束登場。羣以香孩兒目之。近病重。聽其同堂兄桂林貌白晳。嘗演斷橋諸劇。亦有名。近淪落不可問。又寶善陳荔衫。亦以武劇名。近病歿。

劉喜兒。字穉薌。京師人。年十七。保安弟子。貌豐潤。雙瞳剪水。一顧撩人。幾與孟如秋相伯仲。設粉黛登場。必有狂惑失志者。善演醉寫諸劇。又綺春弟子秦鳳寶。字豔仙。貌最豐。時以小和尚呼之。工度曲。亦演生劇。名出劉上。乙亥秋病歿。張菊秋。字憶仙。本名椿。廣西人。年十七。蘊華弟子。少喜憨跳。近善歌。其弟賈蕙秋。姿首過之。演賣藝諸劇。其武技有足多者。

張敬福。字紫仙。郭敬喜。字韻梅。俱京師人。年十七。敬善弟子。張歌喉較勝。與人言溫婉可聽。郭工琵琶。爲近時陳桐仙之亞。有真性情。每語及同輩淪落者。輒泣然泣下。



余錢張顧有時名底用區區月旦評爲惜凡葩易搖落拾將殘瀋續羣英十  
二月立春後二刻蜀西樵也誌於澣灣權局





燕臺花事錄中

蜀西樵也

詠花

諸堂聯帖。佳者殊鮮。必大雅而穩切。斯足尙耳。錄愜心作如左。鄙作亦附焉。  
素香云。素心何如天上月。香意不減春前花。

福雲云。神仙家世傳梅福。京雒才名愧陸雲。雲爲梅主人弟子。

露香云。前身曾飲百花露。小坐能留三日香。蓮溪生贈。

予重入都。贈之云。南國慣生紅豆子。西山多種白櫻桃。

如秋云。如花解語。秋水爲神。予云。如是我聞。聊復爾秋。來客感甚。于卿。

遇順桐仙云。焦桐入聽。有仙則名。

聲振桐仙云。桐雲拂翠迎玄鳳。仙露溥花護曉鶯。蜀青山人贈。

余將出都。贈之云。桐院月明秋擲笛。仙山風結客迴帆。

芙秋云。芙蓉如面柳如眉。秋水爲神玉爲骨。

芙名玉福予云難得玉容如處子。可分福命到書生。

福兒云清福誰堪風月主。是兒生有雪霜姿。隴西君贈

雲卿云雲和雅奏原空。俗卿子英姿合冠軍。湘舟撰讌丞贈

蓉仙予云蕊榜新開芙蓉鏡。下及第雲璈疊奏神仙隊。裏逢君。

倩儂予云曼倩詼諧詞絕妙。吳儂烟水氣都消。

蕊仙予云蕊榜會看新及第。仙人聞說舊吹笙。

諸郎壁上扇頭詩。詞頗有可觀。惜未多爲鈔記。如霞芬扇頭之未應小坐香三日。眞覺無言動四筵。露香扇頭之容易蹉跎聯袂後。最難消遣送鉤時。均忘全首。茲錄其尙堪追憶者。

梅主人處有長沙李君壽容墨蘭並題句云蘭夢低徊感夙因。爲君援筆寫丰神。春風山下薜蘿路。一笑相逢是舊人。

澂江漁子爲眉卿題畫六絕句錄四云層嵐潑翠水拖藍。春影蓬蓬曉澗含。橋上赤闌花上霧。天涯三月夢江南。好山如髻柳如眉。絳樹雙聲酒一卮。天也奈



何應補石。花雖頃刻莫沾泥。花潭千尺去來波。烟雨江干落絮多。雙槳渡將根  
葉去。愛河流盡是香河。西陵松下舊同車。嫋嫋風前小樹花。彷彿櫻桃斜畔路。  
重沿春水覓胡麻。

高陽酒徒出都後。懷諸郎絕句錄尤云。俗世而今無賞音。幾人真箇解琴心。青  
衫贏得多情淚。翻覺琵琶怨恨深。遇順桐仙盈盈十四妙年華。一縷春烟隔絳  
紗。如此嬌憨誰得似。前身合是女兒花。霞芬箇儂生小解溫存。曾爲將離勸玉  
尊。別樣風流天付與。眉梢眼角總銷魂。如秋流鶯清脆轉珠喉。若箇嬌憨未解  
愁。贏得尊前一凝注。盈盈秋水翦雙眸。麗琴衣香新燕。麝蘭膏。酒綠燈紅興自  
豪。縱爲東風開笑口。也應珍重白櫻桃。儂雲一笑嫣然勸玉觴。須臾舉座客如  
狂。銷魂豈竟能真個。不信溫柔別有鄉。朶仙人生能得幾良儔。別後相思未肯  
休。欲把梅花描小影。一般傲骨有風流。露香底事憐卿轉負卿。夙緣豈竟有三  
生。櫻桃館裏花多少。一樣春風忒薄情。芙秋呢喃小語隔窗紗。掌上輕盈未足  
誇。可惜畫堂雙燕子。祇飛隻影入王家。燕芬燕芳多情如此太纏綿。淚溼青衫



我亦憐。却羨周郎時顧曲。醇醪一醉卽神仙。聲振桐仙揮手天涯感不禁。如卿傲骨少知音。祇緣一曲離亭宴。牽惹相思直到今。荔衫

征驂將發且句留。手拂絲桐四座秋。漫向桂堂調彩鳳。有人背燭替花愁。此遜園花隱送曹邱。生出都四絕句之一。蓋有所指。鍾子安寄都門諸友之一云。回首歡場樂事違。翻疑昨是歎今非。酒痕瀉碧留花醉。波影流黃帶月歸。秋老孤鴻嗟獨去。春來雙燕傍誰飛。爲言沈約多情甚。瘦減腰肢尺二圍。春來句。指杏春燕芬燕香也。

高陽酒徒題露郎。淡墨風蘭云。夜月沈沈更漏永。仙人醉臥蓬萊境。撲鼻忽聞空谷香。富頭望見姮娥影。姮娥舊住廣寒宮。天上何年謫輦紅。手拍紫雲歌一曲。滿衣香惹桂花風。風流旖旎真無兩。記得前身金粟相。芸管傳來秋水神。花名書上春明榜。春明榜出長安城。走馬看花劇有情。聞說旗亭曾畫壁。相傳緱嶺愛吹笙。吹笙騎鶴趁清景。天涯聚首飄萍梗。情天未證維摩禪。仙風敢詡旌陽井。翻憐曲罷顧周郎。一笑相逢酒綠場。曾惠好風留畫扇。恰憐清露被微香。



香國瓊姿誰第一。天挺芳蘭誇秀質。豪量吞殘李白杯。彩箋豔過徐陵筆。蘭兮蘭兮謝繁華。梨園無此好奇花。自昔詩標君子格。祇今春在美人家。美人遲暮尋常耳。難得餘芳常竟體。隋苑能爭秋菊名。楚詞合共申椒美。吁嗟乎穠豔天姿鬪靚妝。國香如此合稱王。櫻桃館裏花千樹。輸與秋風桂子芳。

遜園花隱前題云。燕草淒淒冷碧絲。素心從古賞心遲。臨風寫就離披態。愁絕香郎運腕時。如此幽姿未出塵。國香無主歎沈淪。勸渠改畫桃枝豔。應許飛花上錦茵。明童墨蹟寓公留。天壤王郎慣種愁。漫向芳魂歌楚些。護花不力此生休。紉芳我亦悵前因。楚澤迢遙莫問津。欲與同心契蘭臭。展圖何處覓佳人。夢餘倦客前題云。旖旎臨風逞淡妝。自將清夢託瀟湘。笑他桃李誇穠豔。誰向花叢號國香。漫將空谷歎沈淪。荊棘叢中遠俗塵。領取孤芳惟自賞。多應寫照自傳神。

且閒生前題調寄兩同心。自然幽雅淡絕丰神。寫照中銷魂真個。無言處竟體清芬。不爭似錦帳韶華。紫陌香塵。況是畫裏真真。別有人人。抱素心誰憐蕙



質。傍空谷。夙證蘭因。平分取一寸相思。一縷唬痕。

滋葦前題調寄滿江紅。用聊園詞鈔首闋韻。云道種靈芽。又幾萋臨風茁也。各抱幽香。矜品格難分高下。獨與素心人共對。鉛華淨洗。眞瀟灑。想冰壺濯魄。幾多時揮毫者。

香國裏。春歸社。花叢外。風連野。把丰標萬種。一齊傾瀉。寂寞軟紅塵裏客。茜紗窗下。杯同把。爲他年開卷。便相思殷勤寫。

馥森東壁有金鏤曲四闋云。如夢春雲曉。徧天涯。東風院宇。燕鶯唬覺。草長紅心。江南路。留得王孫未老。正綠鬢楊枝俱裊。忽墮明珠金尊側。有車輪乍向腸中繞。休浪說。被花惱。青袍踏徧長安道。最難忘。分花拂柳。烏衣年少。細雨殘

紅飛難定。祇有閒愁待埽。渾不似當年懷抱。鸚鵡母前頭。三生話。便相逢。不分今生早。無一語。玉山倒。落絮翩翩影。任天風參差吹斷。都無憑準。翠翦銖衣神仙侶。玉袖褰回自整。便珍重千言難盡。願得化爲塵與土。且因風吹上卿斜領。勞拂拭。一臨鏡。笙歌草草人初定。賸無多銀屏畫燭。淚花紅凝。題徧人間芳華。



怨彈到瑤琴絃。冷算宛轉留渠應。肯門外香車須早。去怕夜深風露還淒緊。嘶  
遠騎酒纔醒。芳草知時節。忒怱怱流鶯曉後。珍叢消歇。多少花前驚心事。曾與  
斷紅細說。已廿載傷春傷別。碧海青天迢遞夢。照樓臺無恙。今宵月斜漢。畔幾  
圓缺。人閒寶鏡紅錦拂。儘留渠團圓樣子。影兒離覓。紅豆江鄉相思種。無處  
尋消問息。又付與柔腸千結。簾外輕紅階下雨。早花花葉葉無顏色。春正好。未  
須折。沒個銷魂處。最迷離空庭晚照。無人來去。昨日棠梨今日柳。留得春痕幾  
許。恁客子光陰非故。沈水香殘還對鏡。問菱花可解閒言語。雙鬢亂。甚心緒。  
芳塵婉變雕鞍路。不分明脂樵粉悴。鳳城煙雨。十二闌干添幾曲。試把迴腸細  
數者。一片新愁誰訴。萍絮因緣還自笑。我知君不問君知否。聊擷笛。唱金鏤。按  
此乃櫟月樓主爲素芳周郎作。郎即甲戌花榜第一人。見爲馥雲主人者也。  
沅浦癡漁翟家莊旅壁題望江南詞云。情脈脈勞燕各西東。芳草涉江何處碧。  
櫻桃隔巷可憐紅。無計效秦宮。冰雪意卿我。兩心同。吹笛夢飛湘。上月散花  
人。醉小寒風春到又。匆匆風韻頗不對緣細。註有癸酉十月出都眉卿來送云。



云。眉卿時居櫻桃斜。予入都首識之。未免薄倖。故贈聯云。眉心似綰連環結。卿我應修福慧緣。讀此殆難爲懷。丙子詢諸眉卿。則作者已登兩榜矣。

朱西齋爲月珊作牡丹并題浪淘沙云。錦幄護瓊英。過清明。姚黃魏紫鬪傾城。誤信胭脂容易買。却費調停。舊約記三生。試訂香盟。媧皇煉後倍瓏玲。幾度欲描描不得。五日纔成。

且閒生將出都門賦長亭怨慢本意云。看多少鳳城春色。一醉醒來。又成分析。酒裏猜枚。鏡中窺影。更何日斷腸無那。生怕聽宵來笛。笛縱有情時。也只解聲聲悽惻。安得買金鈴十萬。省却落花狼籍。櫻桃樹下。別離後。問誰憐惜。算此去一縷相思。亘千里長空寒碧。歎同是天涯。衫上嘔痕紅溼。其兄高陽酒徒途中賦寄百字令云。碧天空闊。似一行飛雁。無端分折。握手臨歧。纔數語。偏又征車催發。捲地驚沙。參天枯樹。紅透霜林葉。君應輸我。萬山看徧殘雪。最是小鳥依人。雛鶯解語也。惜尊前別。償盡相思無限債。更向阿誰分說。酒綠猜枚。燈紅度曲。風味全消歇。者般離恨。都從情字流出。看花曲本意云。一瞬。把歌揚往。



事都成離恨。斷腸幾時了得。索紅友相邀。青天重問。思量此樂。除却五千年不  
分。今夜裏無限相思淚。和蠟燭。總灰燼。淒絕夢魂難寄頓。半只爲舊家輕俊。  
惆悵黏花繫月。渺渺關山。東風無信。燕臺那邊。歷亂愁絲沒理論。算王昌便爲  
情死。也合和花殉。

桃源客贈蓉仙聯帖云。鄉夢惹蓉城。趁帽影鞭絲。萬里壯懷來日下。秋心託仙  
子。看花團錦簇。一年游興寄天涯。酒閒援筆立成。不愧才人吐屬。客寓都門日  
久。屢散千金。癸酉晤於青城主所。人極溫雅。惟花天酒地中。不免次公狂耳。某  
郎呼爲醉劉。予作歌贈之云。伯倫一去二千載。醉鄉之春今尙在。攫金莫笑劉  
又愚。幾回酒渴思吞海。君家豈其苗裔耶。十年看徧長安花。有時乘興忽大叫。  
青天白日餐流霞。醉來每被青樓笑。得遇王郎作同調。燕臺楊柳無新枝。惟有  
櫻桃花絕妙。勸君更盡酒一尊。隨我闖入羣芳園。金鈴萬箇護不得。芙蓉一朵  
風中翻。置酒中庭爲花惜。祇恐秋容變成白。顰顰春雲出岫來。清歌便布瑤臺  
席。夷甫有癖不言錢。次公之狂母乃顛。佳人親口贈名字。醉劉乃以先生傳。吁



嗟乎男兒三十不稱意。久住都門甚矣憊。牀頭散盡千黃金。到口只期謀一醉。醉中又踏天台山。桃花洞緊拂衣還。我亦青袍苦塵漬。天香枉向蟾宮攀。麴生風味聊復爾。孝廉船上香盈底。破甕知誰作主人。飲糙也合稱名士。人生何者能無愁。呼奴爲我營糟邱。君不見滿天風月正無價。如此清涼有醉劉。

舊爲露郎贊云。身材秀削。語音清脆。落落大方。一笑生媚。更可人憐。盈盈欲淚。微嫌不足。任性負氣。南昌君見之笑曰。其不足處正佳。予首肯者再。朱眉君舍人詩云。慶郎嬌小太憨生。花裏櫻桃換女貞。授色尙能存古意。賞音誰與賦閒情。客愁黯淡期同調。卿輩流連莫殉名。大願有船應共載。笑憑佛鉢保良嬰。與予情事差合。癸酉出都。賦別某郎云。爲底情深爲底癡。櫻桃花下立多時。明知不是春風主。偏學流鶯占一枝。杜牧休辭薄倖名。酒和淚點滴盈盈。朱衣不管青衫溼。斷送西州太瘦生。撲朔迷離太不堪。愛他情性最嬌憨。學書教做平原格。特地撩人共手談。清脆歌喉一串珠。亭亭瘦影怯人扶。下場粉黛渾拋卻。贏得雙眉別樣麤。怕人煩惱愛人憐。一笑迴身恰並肩。親把碧璃盃贈取。醉舒纖



腕叫張拳。畫梁吹過少男風。乳燕含嬌語最工。情急偏生無一語。祇將清淚點雙瞳。任是無情未忍休。本來生小不知愁。太湖烟水牂柯月。別有離人一段秋。謂錢如樹助敝車羸馬別東華。從此天涯更有涯。欲折斷腸花懣懣。慈雲一笑手拈花。追感前事云。見時歡笑語喁喁。忍再當筵唱惱儂。生受玉缸纖手遞芳醪。留不住萍蹤。記占重陽一日先。偶乘風雨話纏綿。怕聽失意將離別。淚點羅襟絕可憐。兩約天街放榜時。過聽帖報莫來遲。明知好事無憑準。耳語相商苦太癡。陶然亭子祀文昌。籤兆都含桂藥香。虔炷旃檀祈一紙。可堪天壤有王郎。教書名字趁宵分。真假從人問轉殷。一落孫山動凡想。仙才都讓沈休文。愁裏聞歌沒奈何。非關塵海有風波。些時歡笑些時惱。累煞纖眉鎖處多。分將蜀錦作纏頭。硯篋楹聯取次留。祇是科名聽不得。怪他偏索狀元籌。道我多時見太非。何曾相愛便相違。生生輕語難禁受。酒盡天寒怕典衣。柔情密意已全諳。難作空花鏡裏含。怪得前宵分橄欖。嘗將苦味好回甘。仲冬六日置酒某堂話別。後二日夜。青城主復餞於此。車中感賦云。雙趺踏徧玉塵沙。除却櫻桃不是花。



日暮寒天江水遠。斷無游子尙天涯。勸我遲留意最長。會逢恩詔出明光。蟾宮  
不織登科記。枉說城西製錦坊。丹砂無術點黃金。賸有蕭郎一片心。置酒要煩  
歌折柳。無端鳩鳥集前林。教裁蜀錦換纏頭。教覓西江碧玉甌。教製蠻韓護織  
體。笑渠原不是蓮鉤。約我閒房話別離。送行應有斷腸時。四牌樓裏新居遠。只  
是搖頭不遣知。纔離一日勝三秋。賴有良朋舉酒籌。情到極時翻淡漠。更無餘  
意強遮留。硬說相拋各一天。自家情事自家憐。師門何計能離却。翻向黃姑乞  
聘錢。埋怨多般未肯言。知從何地解煩冤。癡心苦把離愁說。纔得雙瞳惹淚痕。  
一面緣成百面緣。記渠私語倍愁牽。京華強別休回首。車馬何時賦北旋。再憶  
云帖報驚傳第一聲。喜聞同姓急聞名。怪來說是陽平客。鄉里空煩記得清。豔  
福從知釀禍胎。非關奴輩利吾財。偶因小隙真成惱。親受牽裾屈膝來。靜愛姑  
姑宛轉鳴。花壺纖手笑相擎。教藏懷袖休輕放。候暖時聞一兩聲。阿芙蓉染指  
頭。香火熱輕挑半段槍。清瘦合教憐阮瑀。怪人多事口先嘗。也知時命偶相遭。  
文字何曾若個豪。生怕酒闌愁思起。幾回低勸別牢騷。四更人倦夢無聊。清脆



喚聲聲也。樵一出都門三十里。宵來纔算可憐宵。又見江郎扇頭詩云。官到廣文原太冷。客非騎省却悲秋。多情人固同此浩嘆也。翁覃溪先生有言。夫癡不過招厭。狂則必招忌。若予殆癡而不狂者歟。後見賦別八絕句。爲惜春生登諸申報。並跋云。僕小住燕臺。興耽風月。櫻桃花好。買醉難辭。偶於某某堂上。見也道人留別某郎之作。覺情文之斐亹。更感慨而歎歎。作者其有憂患乎。至作者姓氏。詢諸某郎。笑而不答。殆深於情歟。數千里外。竟獲賞音。附書誌感。

丙子出都誌感三律云。蝶浪蜂狂負好春。秋花合併苦吟身。偶然忍淚談遺墨。纔信深心出美人。文豈能工偏譽我。情如此重轉傷神。憐渠贈別難爲語。含笑從知未是真。別後真成一見難。怪渠生小話無端。差池燕羽驚初見。溜滴琴心却再彈。已隔天涯猶想像。重來人海定盤桓。明知情盡愁難盡。忍與空花比例看。桐陰拂翠月空明。見我時縈惜別情。嬌小何曾識文字。纏綿端不羨科名。竟將遺墨收藏好。却惹歸人感慨生。十四言中無限事。宵深乘醉手揮成。偶與所善某郎忤。既而悔之。填薄倖詞製繡帕遺之云。一聲長歎誰分遣。柔腸



寸斷。便斷也。教人憐惜。忍把負情儂喚。奈罡風吹下梳翎。天涯認作將歸雁。縱酒滿金尊。花飛玉笛。贏得淚珠偷嚥。端怕煞淒涼境。渾不耐些時不見。怪來遲片晌。佯嗔忍笑。寒更數盡重開宴。者般留戀。算鰕生薄倖。櫻桃錯打黃金彈。從今過犯。折卻相思一半。

憶昨蝶戀花。六闌云。天半朱霞驚乍見。旖旎風流。眼角含嬌盼。問姓便將儂姓喚。爭禁得者般溫婉。小坐餘芬都不散。靄靄春雲。慣逐東風轉。只惜芳名生小擅。宵深忍病陪歡宴。

雅俗憐渠都得半。撥盡檀槽。又把絲桐按。彈到仙翁腸欲斷。臨風肯逐霓裳伴。艾艾期期聽總慣。喜遇知音。一鳳當筵喚。莫道登場歌婉轉。青衫濕透紅顏浣。

喜是杏林春日燕。箇甚愁癡。解捧雲郎硯。袖底芬芳渾不辨。偎肩故故防人看。一笑登場妝束換。酒後茶餘。却又清談慣。別樣聰明流到眼。十三年紀今剛滿。



記得歌場剛一見。秀入眉峰。更瘦腰輕倩。儂爲情癡應趁願。宵深強便持箋喚。亦有悶懷難自遣。誰分琴徽。中道鴟絃斷。無限花飛春不管。重歡已是離亭宴。

生怕秋深花事短。漏洩春光。幻作紅衿燕。削額髮垂剛不掩。朱脣小結櫻桃半。道是蕊珠仙被譴。絮語呢喃。妬煞新鶯囀。嬾娜妝成偏汝慣。儘呼醋醋將誰怨。

玉笛悠揚聲不斷。順口歌成。愛個兒清婉。窄袖短衣妝束慣。登樓忽露紅妝面。一體靈狸誰解辨。綺麗叢中。且把胡琴亂。只是從人邀拇戰。當筵依舊豪情見。

卷三

十二集



燕臺花事錄下

蜀西樵也

嘲花

金谿朱春舫戲贈秋芙聯語云。九串空花。春舫依然漆黑。三拳潦草。秋芙到處裝紅。諧語殊堪噴飯。

嘗攜諸郎游天甯禪院。指佛出句云。者和尙長伸手。只想要錢。某郎略解對而不對。爲潤色之云。那相公瞎淘神。不會冤斗。聞者大噱。

十三旦者。秦伶有盛名。京師婦孺皆知之。同鄉某水部子甫數齡。善屬對。人舉此命對。卽應聲曰。六一翁。廬陵有知得無乾笑。京師舊傳一律。中四語云。得意一聲拏紙片。傷心三字點燈籠。資格深時鈔漸短。年光逼處興偏濃。寫事最入妙。

又五言律云。萬古寒滲氣。都歸黑相公。打圍宵寂寂。下館戲館也。晝匆匆。飛眼無專斗。翻身卽輦篷。陡然條子至。開發又成空。孽海中尙有如此苦惱。

都門雜記有云。捐班新到快嬉游。戲旦連宵鬧不休。博得黃金買歌舞。終歸潛夜渡蘆溝。語雖粗率。而予目擊此事。殆非一次矣。

思思復思。走走重走走。問女何所思。問女何處走。女亦無所思。女亦無處走。昨夜見紙條。也樵大擺酒。同行六七人。獨不與我耦。往歲客京華。同年多且有。亦作狹斜游。舞袖大垂手。開筵孰主賓。雄辯傾左右。行樂未及央。棄予如敝帚。獨自冒雨歸。茫茫喪家狗。此青城主調予作也。

予戲寄子周云。爲我殷勤問某郎。年時玉體較前長。樓邊有眼飛新斗。竈下何心怨老王。打扛去莫寬紅結束。上墳應着素衣裳。更饒一齣查關好。十四嬌娃旗下妝。

某溺於珠郎。約偕遁。格於郎傳不果。計無所出。遂就縊。時人悲之。挽以四字云。珠斗高懸。可謂雅切。

京師照相館。近有數家。當以寓且園者爲最。有一紙桐仙危坐鼓琴。萊卿佩洋表。執雕扇聽之。予笑謂人曰。此當名雅俗共賞圖。



中書君語予曰。爵卿熱中有冷。如秋冷中有熱。予笑曰。此何必言冷熱。直謂之炎涼可耳。

有自謂與某郎交厚者。刺刺不休。或厭之。予私爲之解曰。此君不讓古人。怪詰其故。則應曰。子不讀明人文乎。所謂相公厚我。厚我且虛。言狀者也。彼此不禁捧腹。

觀小郎與客作象棋戲。郎局將敗。予戲曰。象過河可免。郎疑不可。因告之曰。他人不可。若則可。客訝問故。曰。佛有云。象馬兔三獸渡河。卽此注脚也。相與軒渠不已。而郎面有愠色。

諸郎間有譚號如霞芬之小表嫂。可對箏秋。鄭麗芳之老同年。最奇者人呼朶仙。楊桂雲爲山查糕詰其故。則笑曰。所爲又紅又甜也。爲之絕倒。

小郎問予曰。狀元幾年一箇。告以故。則遲疑曰。設無其人。奈何。因言方今人才極盛。歲取之不盡。不似若輩花榜狀頭之每艱其選也。郎甫首肯。一醉漢大笑曰。你莫信他哄小孩子話。

或於燈紅酒綠間導予以謁當道之利笑謝曰僕誠愚賤竊謂向達官低首不  
如向相公屈膝



喟菴叢錄三則

休甯戴 坤太素

家妓官妓之分

古有家妓官妓之分。齊策云孟嘗君之舍人與夫人相愛。君曰覩貌而相愛者。人之情也。此夫人蓋家妓美稱耳。湘山野錄云南唐韓熙載縱家妓與賓客生旦雜處。則家妓不能檢也。古於官妓亦不檢。開元天寶遺事云長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俠少萃集於此。每年新進士必以紅箋名紙書謁其中。時人呼此坊爲風流薮澤。唐摭言云裴度狎遊爲兩軍力士十許輩凌轢勢甚危窘。求救於同年胡尚書證。唐語林云牛僧孺謂杜牧曰風聲可畏。婦人若有顧盼者可取置之所居。不可夜中獨遊。或昏夜不虞奈何。言恐人刼之。則官亦不能庇。蓋杜牧之有軍人護之。不致犯官法者以此。溫庭筠上鹽鐵侍郎啓云強將麋鹿之資。欲學鴛鴦之性。使幽蘭九畹。傷謠詠之情。多丹桂一枝。竟攀援之路。斷牛衣有淚。蝸舍無烟。其文悽惋。玉泉子云溫庭筠初客江淮間。揚子留後姚



勗厚遺之。庭筠所得錢帛多爲狹邪所費。勗笞逐之。以故庭筠卒不中第。舊唐書庭筠傳云。乞索揚子院犯夜爲虞侯所擊。敗面折齒。訴之令狐綯。綯捕虞侯。虞侯極言庭筠狹邪醜迹。乃兩釋之。北夢瑣言云。唐乾甯中進士張翽於宿州刺史陳璠席上調妓。竟鞭背而卒。資治通鑑云。天成四年五月李仁矩以詔諭兩川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往。方擁妓酣飲。璋執入驛。欲斬之。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夢溪筆談云。石曼卿爲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爲不逞者所窘。曼卿醉與之校。爲街司所錄。曼卿詭性不羈。乞科決。街司杖遣之。是可鑒矣。能改齋漫錄云。馮京少嘗薄遊里巷。爲街卒所繫。鄂帥王素見而釋之。齊東野語云。浙漕坐唐說仲友與官妓爲濫。笞妓使承。妓曰。賤人與守濫。亦非死罪。不可承。顧實無之。而楊誠齋以教授狎官妓。乃黥面以恥之。山房隨筆言。岳陽教授陳詵與妓江柳狎。守孟之經杖柳。文其鬢以陳詵二字。押隸辰州。此均所謂虐無告也。王彥宏疑雨集左卿阿鎖詩云。饒他二字感皇恩。注云。進士介松年與之狎。奉旨松年除名。左大饒他。蓋法已漸得其中也。古有待人家妓者。南史王



琨傳云琨以男女無親授受。顏師伯內妓傳酒。令置牀上。回面避之。花當閣叢談云。錢同愛使妓從後掣落文太史壁巾。太史不顧。露頂而去。古人待官妓者。道山清話云。蔡襄守福唐於道山亭妓宴。陳烈聞妓發聲。卽越牆攀樹逸去。李觀詩嘲之曰。山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拍板便驚飛。湘山野錄云。王安石過揚州。宴有官妓。安石不肯坐而去。一妓答曰。燒卻車船。延之上坐。鶴林玉露云。楊邦乂少處郡庠。同舍拉出飲。託言友家。實娼館也。娼豔妝出。公愕然疾趨逸歸。劉昌詩蘆浦筆記。司農少卿楊獬曾誓曰。妓女之席。誓不敢入。渝盟受殃。神質於旁。輟耕錄云。倪瓚眷妓趙買兒。令其自洗。從夜渝旦。竟不作巫山之夢。雲林遺事載此事。作趙愛兒。人之性情嗜好。不能強同。彙而誌之。亦風流佳話也。

### 嘌說

程大昌演繁露云。今世歌曲。比古鄭衛汎濫者。名曰嘌唱。周密癸辛雜誌云。高疏寮得何氏女。善小唱。嘌唱五百餘曲。其記諸色伎藝人。俱雜男女。後撥入勾欄弟子。嘌唱賺色十四人。皆女子。耐得翁古杭夢遊錄云。嘌唱謂上鼓面唱令。



曲小謳。驅駕虛聲。縱弄宮調。與叫果子唱耍曲兒爲一體。吳自牧夢梁錄云。唱  
嘌爲引子四句。就入者謂之下引帶。無引帶者曰散曲。以此知挾妓曰嘌。起於  
宋。謂之嘌者。以妓樂籍。嘌俗寫作嫖。貨殖列傳云。設形容。楔鳴琴。揄長袖。躡利  
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說者謂始於管子。女閭實則天地間有此  
一事。機動于天。非由人也。太平廣記云。蔥嶺以東人好淫。故龜茲於闐置女市  
以收錢。魏書龜茲傳云。俗性多淫。置女於市。以收男子錢入官。世說云天城七  
市。第七爲淫女市。

## 守宮狐記

同治間有王生者。雅俊士也。就館晉陽。所居在巍樓之下。王生故豪於酒。嘗儲  
美酒置案上。一夕既寢。篝燈未熄。忽見一美人憑案吸酒。須臾頽然倒地。化爲  
狐。王生乃揭帳徐起。抱之入衾。至四更許。狐醒復化美人。見生大慚。起身欲走。  
王生止之曰。今夕可共爲樂。何必走也。美人曰。我塵心已斷千年。徒以嗜酒爲  
累。致褻于君。令人赧然。然君故風雅士。我與君又比鄰。他日長爲清談良友也。



可因與生談述古事。美人曰：我乃北齊守宮狐也。居此千二百餘年。始居鄴宮。常往來晉陽。後乃定居此。上帝以我舍身護主。已注名仙籍矣。王生曰：吾聞南北朝時。北齊最淫虐無道。汝爲之守宮何也。美人曰：固也。以主德論之。當時南有梁。北有周。皆勝於齊遠甚。以吾所事之主論之。彼乃兜率天宮仙女。偶謫人間。羣仙以其入昏亂之世。選我守宮以護之。伊古以來。自天子至卿相之家。皆有狐守之。人自不見耳。王生曰：汝所事何人也。美人曰：北齊文宣皇后李祖娥也。后爲趙郡李希宗第二女。生於魏孝莊帝二年己酉九月九日。名曰祖娥。卽以爲字焉。年十五。大丞相高歡聞其賢且美。納爲太原公洋之夫人。洋兄澄爲大將軍。見之而驚豔之。乃以其意告洋。願得一近仙姝而已。洋懼禍。以告祖娥。祖娥日夜啼泣。欲自引決。余時爲婢。事至不得已。跪告祖娥。願以身代。祖娥喜。余卽以法易容。態度舉止。儼然李夫人也。是夕。余代夫人伴大將軍寢。大將軍甚喜。初不知爲僞也。趙郡李氏故禮法名家。旣聞祖娥失節。則大訾議之。祖娥亦無以自明也。其後大將軍爲奴所殺。太原公代其任。遂廢魏主。稱號大齊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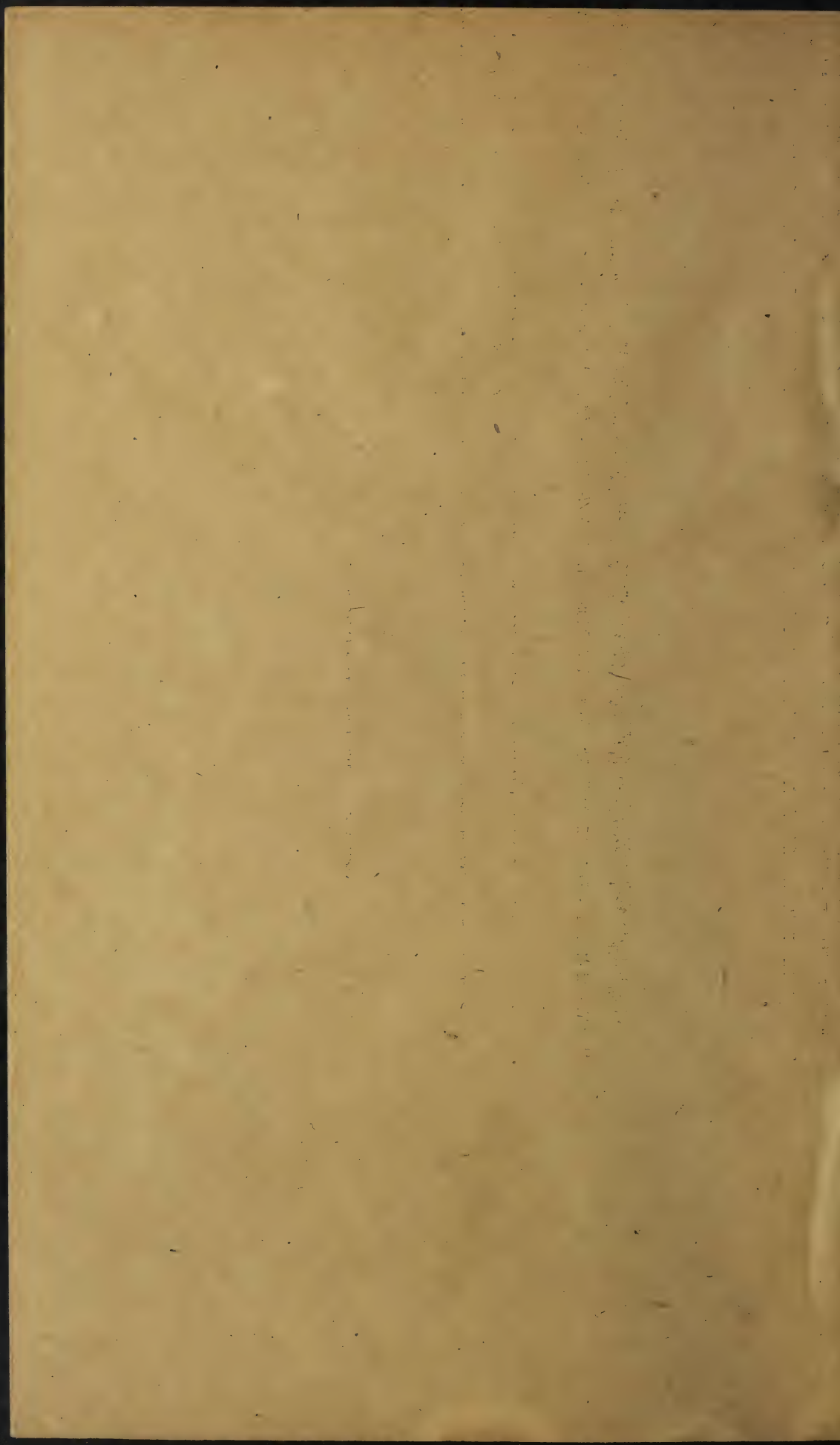
帝立祖娥爲皇后。余亦封爲守宮仙主。祖娥生二子。長曰太子殷。次曰太原王紹德。皆溫雅韶秀。酷肖其母。而齊主昏暴淫酗。殺人如麻。後宮妃嬪。稍不如意。或使左右裸而辱之。惟於皇后則始終敬之。齊主姐諡曰文宣帝。其弟常山王演弒太子殷而自立。逾一年而殂。其弟長廣王湛代立。湛爲王時。見李皇后之美。及卽位。李皇后居昭信宮。湛欲逼淫之不從。乃謂曰。不從將殺爾。子后大懼。欲自殺。余復告祖娥以身代。又如前法爲桃僵之代。於是齊主常入昭信宮。亦以爲李皇后也。甚寵之。如是者半年。每聞齊主入昭信宮。則祖娥倉皇藏匿。懼其久而覺也。乃與余謀。詐稱有身。以卻齊主。齊主果不復入宮。將及一年。齊主怪其不生子。乃掩其不備。微服馳入昭信宮。是時余不在宮。祖娥支頤而坐。齊主怪其不爲禮也。怒曰。汝自稱有身。何至今不育也。左右欲爲解圍。乃詭對曰。昨皇后生女。一日卽死。齊主愈怒。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立命左右將太原王殺之。祖娥大哭。呼天不已。齊主命左右褫其衣袴。撻之流血淋漓而死。余還忽見祖娥已罹酷禍。亟以真丹置其口。閱兩時而蘇。齊主載以犢車。送入妙



勝寺爲尼。祖娥年三十矣。遂終身蔬食。皈依佛教。余亦朝夕調護不離。凡調養半年而愈。其後齊爲北周所滅。后妃皆送入關。而周人慕文宣李后之名。必欲得之。余又隨護西行。以金賄周有司。及宦者。后亦敝衣毀容。竟免入宮。置之安尼寺。而高湛之后胡氏等皆選入周宮。醜聲大播。越二年祖娥謫限滿。還天仙本位。王生與莫子偲先生友。芝同年。曾以此語之。子偲先生曾誌之別集云。

香豔叢書十二集卷三終









香豔叢書

第十三集





香豔叢書

十二集卷四

課婢約

王 暉 木菴著

有婢初來。年方十四。指揮未諳。約法數章。翰墨圖書。只此是吾長物。牙籤玉軸。從令隸汝所司。毋使蠹穴行間。及乎鼠殘側理。閉門讀易。撥爐時起沉烟。遠逕尋詩。擁篲先除落葉。烹茶有候。細驗松濤。洗硯臨流。防侵石眼。三春早起。何妨汲水澆花。五夜眠遲。勿厭開簾引月。煮蘭湯而侍浴。少小無猜。熟艾納以薰衣。經時不散。勤調粉餌。親喂金魚。背誦經文。私教鸚鵡。畫圖常令拂拭。窗几莫不淨明。興至留賓。餚核不呼而具。倦來謝客。枕簟惟命。是從藥裏關心。向日頻移樹影。絲桐在壁。憑絃漸解琴聲。倣鄭氏之通經。我當憐爾。羨石家之擅愛。汝其勉之。

顧梁汾曰風流文雅何減晉人

張山來曰有婢如此主人寵眷可知設閨中生妬其奈之何



婦德四箴

徐士俊野君

德

爲婦之道。在女已見。幽閑貞靜。古人所羨。柔順溫恭。周旋室中。能和能肅。齊家睦族。二南風始。禮法備矣。

言

男唯女僉。禮分內外。長舌階厲。雅詩深戒。林下風清。厥惟應對。不踰閭閻。專警士味。

容

閨房之秀。實惟容儀。非尙妍華。無俾俗嗤。凝粧儼然。可對明鏡。周身雅度。必中以正。豈無膏沐。勿過修飾。豈無衣裳。勿傷輕逸。所貴人重。無取人憐。以此爲容。宜家罔譽。

功

素蠶秋績。纖手勿惜。縫裳綴綻。兼議酒食。錦繡纂組。害于女紅。勤則生善。儉則致豐。用儆四德。以勉三從。

王丹麓曰。先生晚年授經閨閣。儆視聽言動之義。作爲言德容功四條箴。而警之。真堪羽翼聖賢傳。諸久遠。彤管生輝。



桂枝香序

夫黃河引吭揚旗亭之芬青童念世入廣陵之夢知音苟存風塵非汚情感所結因緣斯會從來韻事都在歌場詞人豔稱亶其然矣況乃三生石上別有精魂萬人海中特標奇賞此君小異不撫掌而卽知仙君子何嫌願交魂而羞迭抱泥憶雲而香遠木擇鳥以枝榮方雅爲之解顏鄙薄聞而短氣遂使玉堂金室王夷甫借作清談兼之月扇雲衣劉夢得錄爲嘉話其爲傳播夫豈尋常若夫千紅萬綠之郊小袖禿衿之客僊步紆鬱花貌參差飛上九天鳳皇叫矣坐觀千古丹青杳然惹戲蜨之娟娟繞飛螢之箇箇騁將素練少陵還有纏頭解卻羅襦于髡願聞蕪澤顧乃摧折自守飄飄獨立冰霜扶其弱質雲水洗其清臚尋杜牧於維揚渡頭識馬周在新豐逆旅替舒華幔宵張有味之燈密界烏絲朝課深情之帖果使王唱第一郗策無雙喚作夫人揩漂陽公之老眼論伊內助發隨園叟之清歌嗟乎江山憔悴尙有文人絲管流連都非樂地方其蕭辰偃蹇塵鞅淒涼鬱鬱剛腸茫茫俗物輭裘快馬擁他赤縣官曹妍迹丹脣送

出綺窗歌笑窮巷生魚之地不立王商古原詠草之章罕逢顧況子真褊褊鬼  
亦擲揄遂乃良游寫懷哀弄睦耳安石寄情於吹竹子野叫絕於聞歌寸心歛  
傾兩美適合奪雀虬之秀句紅兒百篇埽白傳之間愁陽陶一曲然而高歌望  
子對青眼以增悲酒杯借人照朱顏而自惜實途窮之隱痛非情累之不遺此  
吾蓬海所爲擲簡哀來搖毫涕下者矣是則情以雙奇義以獨貴塵夢那知鶴  
夢桃花肯逐楊花啓夕秀於長安道旁占春色於少男風裏嚼爲宮徵含雞舌  
以生芳肖就榮華向蟾宮而證果一掬英雄之淚灑徧當場千秋風月之詞助  
誰下酒客有彈成豔曲還應想入雲花惹得名香從此不知蘭麝

同治九年歲次庚午十二月既望長沙王先謙序



自序

秋日新晴閒窗遣興偶閱品花寶鑑摘取桂伶往事填南北曲如干閱十日而成持以示客客滋疑焉以爲填詞院本類多闡揚忠孝節烈寓激勸之意使閱者有所觀感此奇之所由傳也子獨多夫伶人特爲傳之厥旨安在余曰否否桂伶操微賤業能辨天下士一言偶合萬金可捐雖俠丈夫可也是烏可不傳且田君以偉男子乞食長安當時所謂負人倫鑑者未嘗過而問焉卒令乞憐鞠部成豪俠一日之名斯亦足以羞當世矣感憤所積發而爲文豈僅爲梨園子弟浪費筆墨哉客唯而退爰記於簡端

目次

第一齣

拜塵

第二齣

議寶

第三齣

浪酒

第四齣

流觴

第五齣

愍偵

第六齣

酸潑

第七齣

鼎宴

第八齣

離筵



桂枝香

破題

〔蝶戀花〕意蕊情根森桂棟。天上人間好證蟾宮夢。煖氣嚙開冰窖凍。少男風裏春痕重。喚作優伶心骨痛。偶遇名流扶向雲霄送。內助論勳交口頌。誥書合降翩翩鳳。

齷齪賈威收夏楚

諸名士豪洗冬烘

俊優伶貞抱秋心

狀元郎名高春殿

第一齣 拜塵

〔遠地游〕（生巾服上）花時春晝釀熟梨花酒。問才人肯放芳辰閒度。桂香在手。杏嬌挿首。惹心心都念皇州。

（集句）紫薇花對紫薇郎。有志青雲白玉堂。霄漢幾多同學伴。天台桂子爲

誰香、小生姓田名源、字春航、姑蘇人也、名重前盧、才推短李、先父與綠衣之選、慈親享黃髮之齡、年僅二旬、即登一第、計偕北上、便道往大名任所、謁見舅父張公、一路盤桓、臘盡始來京邸、寄居宏濟禪寺、幸遇高卓然史南湘兩位詩人、攜酒評花、消磨歲月、京城梨園之盛、首推聯錦一班、如袁寶珠之待徐子雲、杜琴言之待梅子玉、燕臺花選、早道其詳、小生所特賞者、獨在李桂芳一人、不獨曉風楊柳、貫耳如珠、抑且清露芙蕖、守身似玉、我吟魂一縷、早消於清絲脆管時也、

「二郎神」登場候、小魂靈早飛到舞裙左右、吐出餘香、容細嗅、縱多夢想、敢期非分綢繆、（至其舞腰纖細、款步盈盈、真似天女化身、不能摹擬、）怕愁殺花枝開徧後、逐漸的散花紅瘦、（迨珠簾乍啟、蘭氣初噓、丹鳳一鳴、萬鳥齊默矣、）沒來由、抵多少燕語鶯喉、

我細想桂郎色藝超羣、一時傾倒、若使小家子輩、定露出許多輕狂樣兒、你看他莊重不佻、恂恂如讀書子弟、雖是聰明絕世、也因根蒂不凡、不世之珍、



必是應運而生的呵、

〔前腔〕問。字。宙。這。狡。獪。早。教。人。猜。不。透。〔古今來〕女。孩。兒。〔美質〕生。應。穀。乾。坤。清。氣。又。交。〔與他〕蕙。質。全。收。〔既生此一副花容一腔慧性〕就。該。予。以。富。厚。之。境。不。合。使。淪。落。歌。場。天。乎。天。乎。無。乃。刻。乎。縱。不。延。衛。玠。蘭。陵。壽。不。強。如。這。歌。衫。舞。袖。〔但桂郎雖淪落風塵操此賤業〕究。竟。身。居。日。下。名。震。京。師。這。些。藉。時。文。以。博。科。第。者。雖。然。轟。轟。烈。烈。將。來。與。草。木。同。腐。無。人。識。其。姓。名。問。狀。頭。可。能。敵。鞠。部。班。頭。

只恨我客囊告乏、旅費不充、日在戲園、花費不少、幾件衣服、都付質庫去了、於今手中窘迫、無處張羅、不獨與桂郎握手無由、就想去聽他的戲、也不能、穀好賴氣人也、

〔集賢賓〕莽。書。生。從。不。解。旅。况。羈。愁。只。將。他。怨。尤。〔既不能〕接。膝。清。譚。傾。肺。腑。爲。甚。事。害。〔的我〕金。錢。亂。丟。〔咳〕〔我自繫戀他〕故。用。去。幾。兩。旅。費。也。不。過。今。日。下。館。子。明。日。買。官。廩。何。曾。與。他。通。過。姓。名。這。真。是。未。曾。相。識。已。相。思。了。〕夢。

兒裏曾攜卿手。卿可也。夢尋儂。否纏綿。久把情絲繫與青青柳。

今日天氣晴和。聽得太和園貼了聯錦條子。不免喚田安出來。向他張羅幾百枚大錢。買箇座兒。便可飽看一日。(喚介)田安那裏。(丑扮田安上)惟大肚皮方耐餓。是窮老斗好鑲邊。老爺叫小人何事。(生)我今日要向你借幾百大錢。往戲園逛逛。(丑)小人只賸得一件破衣。昨日當了。今日纔有飯吃。於今一文也弗有。老爺這戲有甚麼看頭。(生)人生行樂耳。(丑)行樂不行樂。餓是捱不得的。(生)手無半文錢。不能看戲。且在戲園門口窺望一番。或能遇我桂郎。也未可料。田安。你看守臥具。我去也。(下丑)你看老爺飯也不吃。車也不套。竟自去了。待我稟知太夫人。倒也合著發憤忘食。安步當車兩句話頭囉。(譚下)

〔梁州新〕(淨扮車夫小旦男裝坐車上)天寒翠袖香塵浣。透珍重卸妝時候。中懷繇繇。無端眉上新愁。憑你舞鬆高髻。唱腫歌喉。慣侑(這一輩)肥癡酒(那裏有)識曲周郎。聰明心性。箏邊回過青眸。微情蕩相思扣。羅綺如山人似。



數尋不出（一個）同心偶。

我李桂芳纔自太和園演戲回來，早則僧樓擂鼓矣，車夫（淨）有（小旦）天氣不早，索須將牲口趕起者（淨）知道的（急下）

〔簇御林〕（生上）坐煖車（的慢騰騰）逗留。跑飛車（的俊翩翩）驕驕。猙獰隊隊。豪門狗。呵叱酸儒落後。（你看園子散戲了，車馬轟逐，如人山人海一般，桂郎爲何尙不出來，令人焦悶也呵）晚烟稠，夕陽一片，須爲（我）玉人留。

（淨推車急上，碰生跌介小旦）好可惡的狗才，爲甚麼不小心，碰跌了人，快去扶起纔是。（淨扶生介生大怒介）大路之中，將我碰跌，難道你也衡過文來，是沒有眼睛的，同我到街道廳去，敲斷這廝狗腿。（淨怕介小旦）這也怪不得他，是我催他走起的，得罪了老爺，我告罪罷。（生見小旦大喜介）不妨不妨，原是我自己失足跌的。（小旦）衣服弄贖了，待我下來拂拭罷。（生）免勞免勞，不敢不敢。（小旦）好個寬洪大量，我就得罪了。（拱手淨推車下生）我好僥倖也。

〔金絡索〕一笑錦紛飛。片語春融透。便拜倒車前也。合生生受。若非青衫狼藉泥塗。乞他一盼。誰能覈。〔那車夫呵〕。〔謝〕壯夫力抖。〔那車兒呵〕。〔恰〕機緣巧湊。三生石可布街頭。涸轍魚〔權〕做攀轅手。可憐我一箇心兒。可憐我一點情兒。怎常共。〔這清脆的〕車鈴訴。

〔尾聲〕泥污的靴兒舊。塵漬的衫兒縐。他心坎中也橫躺著。一介書癡否。

### 第二齣 議寶

〔青玉案〕〔小旦男裝上〕驀地心頭人。一個沒理會。情絲綰。一陣黃昏微雨過。柳意纏綿。桃花命薄。風激紗窗破。

〔集句〕花如羅綺柳如烟。檢點春光又一年。此曲只應天上。有酒旂歌扇舊。因緣。儂李桂芳。字媚香。金陵人也。生長名門。浮沈薊地。行年十七。混迹梨園。昨抵京師。隸聯錦部。雖操賤業。恰抱冰心上。自王公下。迄負販。無不臨場歎賞。暗地揄揚。集朱履之三千。都爲著眼。擲金錢之十萬。廣納纏頭。蓄積頻年。囊中充足。欲得同心之侶。訂以終身。便可跳出火坑。脫離苦海。每演戲至獨



占一齣竊歎彼此鍾情得人而事我輩雖失足優伶亦何不可做出一番事業。慧心隻眼留住話於後人乎。

〔漁燈兒〕猛可的芳春易過怕受的身世蹉跎柳絲飄蕩任風搓平地情波澹沱莽乾坤何處著（一個）工愁我。

〔前腔〕暗傷懷長歌短歌苦糾纏情魔愛魔向人顛倒待如何參不透三生果廣寒宮謫降了秋香一朵。

數月來見有一人衣裳破爛常在車前車後徒步跟隨前日車夫將他碰跌見是我的車一毫聲色也不動我看他舉止不俗容貌端莊必是一位才人流落至此著人打聽纔知道就是春航孝廉此人曾刻靈巖山館詩鈔我曾讀過才名藉甚早已傾心欲學花魁這秦小官就在目前了著人到他下處請來一譚亮必來也。

〔錦漁燈〕（識英雄）慢延俄（遲呵）（便）乘風浪破待登壇始識王孫奈漂母笑人何（不獨此君才貌雙全必能遠到就是他殷殷相待之意也覺可感

（難道是憐香的他不負我偏是憐才的我不如他）

〔錦上花〕（丑隨生上）眼澄澄末路逢他。意孜孜舒暢心窩。驚擔疑怕的是傳命差訛。喜殺人也麼哥。驚殺人也麼哥。比張騫僥倖如何。（被織女）招入銀河。（丑入傳報生小旦相見介生）自覩芳容。便縈寤寐。鄙懷欽慕。只可銘心。乃不加詞譴。反蒙見招。正是巨眼深情。使我田春航有一飯千金之感。（小旦）前日辱在泥塗。深感盛情。原宥。屢蒙青眼。幸及三生。我輩神交。較勝肉朋酒友。但想你名門世宦。又有舅父。可爲將伯之呼。爲何旅況蕭條。一至於此。（生）我初到京師。客囊頗裕。一時孟浪。眼界未清。偶遇冶容。便當傾國。流連忘返。赤仄金消。及瞻仰玉容。纔覺妙住菩薩見身。非凡人所能彷彿。前此盲修瞎拜。徒將歲月虛糜耳。

〔錦中拍〕禁不住犯風魔。指睜睜雙眼。慣隨聲附和。那曾見花韻宜人頗。（迨與卿相見）妙蓮華。寶相仙呵。佛呵。是何處彩雲搥破。彷彿露霓裳翠娥。（我只合）香檀一握。幽蘭一朵。供養著（見男身的）水月盤陀。



幾生修到、纔與卿這樣寶友、得共晨夕、(小旦)寶友二字甚奇、我輩有甚可寶處、(生)花濃雪豔、玉軟香溫、是爲寶色、環肥燕瘦、肉膩骨香、是爲寶體、巧笑工顰、明眸善睐、是爲寶容、千嬌側聚、百媚橫生、是爲寶態、嬌語嗔花、憨哢泣露、是爲寶情、金珮飛霞、珠鈿刻翠、是爲寶妝、再益以清歌妙舞、檀板金樽、宛轉關生、輕盈欲墮、則又謂之寶藝、寶人、(小旦)你這議論、雖覺太高、但我輩一經品題、身價十倍了、

〔錦後拍〕謝玉郎、(將)寶鑑磨、(敢)便唱宏農得寶歌、歎劍沈珠、墮、(抵)多少、荆山泣玉、算傾城名士、一樣蹉跎、(我雖墮落梨園、從不肯隨波逐流、惟以貞潔自守、)塵絲縛、(則)登場哢笑、隨人可、(剩暗地)淚下珍珠、一斛多、

我和你今日訂交、此生勿負、一切旅費、我自任之、如有虛言、有如皎日、我非早卽晚、每日來看一次、你須自己保重、努力前程、幸勿爲我輩喪名、致令外人物議、想我媚香呵、

〔罵玉郎帶上小樓〕十七年。絮雪萍波向熱惱。把〔歲月〕消磨。〔願伴你〕一椽。蕭寺絕塵魔。〔再休提〕酒肉笙歌。〔我手中雖不甚充足〕。便蚊力無多。〔這〕米鹽瑣碎。〔敢〕一肩擔荷。且載酒相過。且載酒相過。趁花露襲衣。和月臥趁松韻。入琴支几坐。倚紅腔唱答吟哦。〔縱不能〕倚紅腔唱答吟哦。〔也學那〕小紅侍硯。〔夜讀〕添香。〔炷〕麝螺。抖青衫。籠舞袖。不羨綺羅。則一輪。〔淡淡〕如霜。月照見了。〔素心人〕兩個。

〔生〕知遇之恩。道義之交。似此俠骨柔情。竟是古今所僅見。媚香乃我之畏友。再不敢以寶友相待矣。〔小旦〕天氣不早。就在我宅子裏下榻罷。〔生〕我此時轉愛爲敬。惟有感激涕零而已。

〔尾聲〕東風吹入花關。臥索醉狂。傾金叵羅。〔尊前款語之時〕。你試看座中泣下誰最多。

第三齣 浪酒

〔丑巾服上〕一表人物不粗陋。二分才情休淺露。三斤酒量莫嘔吐。四季衣



服怕破、舊五聲音律要譜、度六品頂戴、誰查、究七言詩句、聞屁臭、八股文章、難句讀、九流雜技、盡通透、十成張羅、戒疏漏、區區魏聘才、生長京師、有名箋片、胸中搢紳一部、京官外吏、升除最是關心、腳下胡同千條、喪祭冠婚、按戶必須親到、身段矮而又矮、言語圓而又圓、一班窮鬼腐儒、何曾掛眼、幾位優伶娼妓、可訂同心、嫖賭逍遙、鴉片烟、本是行家、屬吾總管、侍郎尙書大學士、非稱故舊、卽我老師、如此生涯、實爲快活、這也不在話下、今日早刻、起盛銀號潘老三、著人叫我同到桂芳下處吃酒、須早去伺候者、咳、桂芳桂芳、你的財運亨通了呵、(下)(淨禿鬚華服上)闊名早已徧京師、士庶官商誰不知、藍襪皂袍金手鐲、請來看我老西兒、我潘其觀、開了一箇銀號、掙來十萬家私、年紀五旬有零、平日一錢如命、只是天生一箇毛病、不好女色、酷愛男風、若遇了好孩子、就花了整千整萬的銀錢、我也不惜、中年續娶了一位石奶奶、閨教森嚴、輕易不敢外出、所以這幾年、與相公們疏闊了些、今日老婆回娘家去了、約了老魏、同到桂芳下處吃酒、若相與了桂芳、就算京城第一箇



闊老斗了、(雜上)魏爺到、(淨)快請、

〔點絳脣〕(丑上)酒肉醺肥。金銀寶氣。財神鞭虎逞神威。打破風流壘。

(見淨足恭介)呀、三老爺、你這幾天臉上光彩了些、只怕又是紅鸞星到宮了、(淨)老魏、我們有話、且到車上去講、小子們、(雜)有、(淨)快快套車、(雜)應介推車上淨丑同坐介淨)聽得你在京多年、相交最廣、且把這些朋友說與我聽者、

(混江龍)(丑)說不盡榮華富貴。長安車馬日紛馳。逐熱腦。蟻癩自附趨捷徑。狗寶曾窺闊公子。肯下交。譜訂金蘭誼。老恩師。求上達。春從桃李歸。儘奉承。(口一張)花羅錦。繡圖鋪。餒(狗一般)情。饜甘肥。(有肝膽)狎優攜妓。將牽帶。(共患難)吮癰。嘗糞。把人醫。(願賤名)達鈞聽。(要津獻箇)癡肥婢。(借官銜)添光耀。(集中附刻)大僚詩。(真外行)論詩文。宋唐漢魏。(假古董)漁重利。禹鼎秦碑。(淨)你結交的這些富貴朋友、我有好些不認得、就想花些銀錢、也巴結不上、(丑)有那本來富貴的、任中外、(他的)履歷、(我可)從頭背、繼簪



纓（他的）世系（全憑）衆口推氣。燄薰烝是貴介弟。渾身俗骨（是）富家兒。  
（有那陡然富貴的）老封翁（硬錚錚）一雙擔水臂。大財主（黑漆漆）滿臉  
市儉皮。靠銀山（不）畏天公忌。鑽金穴（好）把子孫遺（更有那由富而貴的  
呵）算八字（由正財）偏官發迹。送千金（買古賦）文字居奇（至由貴而富  
的更多了）（這其間）圖快活。移體移氣（那管他）盡剝喪民膏。民脂（淨）了  
不得了。不得好闊的朋友（丑）（我且學）蟋蟀（悄悄向）豆花籬（下）寄（我  
且學）燕子（款款向）烏衣門（巷）飛（驕妻妾我）合唱一部。播間記（習身  
段我）合唱幾句。鳴鳳詞（這是我）做清客的傳心祕（普天下沒本錢的經  
紀）除著了我。更找誰。

（雜）到了吉祥胡同、秋水堂是李桂官的下處呀、（淨丑下車介丑）媚香在  
家麼、（小旦上）鶯花三月暮、（見介）魑魅一班人、潘三老爺、魏老爺、請坐、貴  
人降臨、光生蓬壁、（淨）好兒子、更標致了些、（丑）小子可造也、（小旦大怒  
強笑介）今日和暖、且飲一杯何如、（淨）妙極、（小旦送酒介）

〔鵲踢枝〕（丑）手擎著酒一卮。身伴著花一枝。（淨調小旦介丑）逞動了風懷。左祕混了雄雌。（淨摟小旦被推脫介丑）你可識萬丈銅山堪傍倚。何必要（一半兒）就（一半兒）推。

（淨）聽得你彈的好琵琶、唱的好小曲兒、你唱來醒醒酒罷。（小旦彈琵琶唱介）

三月三日花兒開。花開呀。引動了蝶兒來。那蝶兒有意將花采。玉美人恰好是看花兒來。見蝶兒忙把扇兒帶。扇兒呀。撲下沒安排。戲籤著蝶兒和花戴。這痛的實難捱。可是活欠下風流債。

（淨）唱的好、唱的好。（小旦）既承賞鑑、更敬十大碗、何如。（丑）快拿來、快拿來。三老爺是必賞臉的。（連飲作醉態介）

〔哪吒令〕（丑）（一霎時）似風馳馬馳。拚酩酊不辭引大卮。小卮恨淺量不支。圖腸肥肚肥。吃鑲邊不虧。（三老爺呵）挺著箇大肚皮紅上了老面皮。（今夜與媚香呵）猛五丁合費著開山力。



〔小旦〕承三老爺擡舉、何等體面、只是有一句話兒、不便啓齒、〔淨〕有甚話兒、只管說來、〔小旦〕這幾天手頭不活、欠了一筆帳、那人十分逼著、不知三老爺可生方否、〔淨〕別人想我一箇大錢、是不能穀的、你要我不好駁回、這裏有大錢票四百弔、你拿去使用、〔小旦〕多謝了、〔丑〕妙哉、

〔寄生草〕白鏹將花買、黃金是色媒、踞銅山、不把邪心改、〔媚香〕你得了這位乾爺呵、受不盡終身富貴、〔比那些甚麼名士〕詩云、子曰、寒酸氣、〔那像他〕這爽快勁兒、喝燒刀助著狠心腸、暮暮朝朝、纏穀你。

我再敬三老爺喜酒十碗、〔淨〕我們對喝、〔連飲醉倒介〕〔小旦〕兩個浪酒的鄙夫、已不省人事了、人來、〔雜應介〕〔小旦〕把他二人扶上車去、送到起盛銀號便了、〔小旦〕下淨、丑攬坐介、淨親丑嘴丑吐介、

〔尾聲〕衝喉吐出芝蘭味、〔丑抱淨背淨打介〕〔丑〕認不得懷中抱著誰、我可比鬼兒爺混了、蟾宮桂、〔譚下〕

第四齣 流觴

（丑扮家童上）滿地梨花春寂寂、錦城絲管日紛紛、俺乃吏部員外郎徐子雲、老爺家院子是也、今日三月初三、老爺吩咐、要在陶然亭置酒、邀翰林梅老爺、作個甚麼修禊會、並聞有兩個相公、同去逛逛、只得收拾齊整、等候便了、（暫下場上掛陶然亭匾）

〔北新水令〕（末冠帶小生冠帶上）趁芳辰、遣悶啟新醅、攜玉人、休分主客、（末）我徐子雲、今日天朗氣清、不可孤負、所以邀子玉兄、同在陶然亭一樂、怎麼寶珠琴言、還不見來、是何緣故、（小生）昨已約定、想必來者、（貼男裝扮寶珠上）粉嬌。遭。燕。妒。色。膩。被。花。猜。下。車。介。翠。碾。莓。苔。望。不。盡。芳。草。連。天。外。

（相見介小生）寶珠你來了、怎麼我的琴郎、還不見到、（末）既已得隴、何須望蜀、子玉兄未免偏好了、（貼）琴言原說同來、因遇桂芳、拉去看田春航的詩去了、大約少刻就到的、（末）泡開芥片、設下行厨、待他便了、

〔南步步嬌〕（旦男裝扮琴言上）古今一片烟花寨、鬧裏藏身、在花邊、著眼來、（儂姓杜、名琴言、生長世家、浮沈翰部、冷淡原於天性、繁華任諸世緣、對此春



光倍增愁緒。綠水青山。觀桃花顏色。來此是陶然亭了。相見入席介。  
(合)燒筍宴新開。訴幽情。不用笙歌一派。

(小生)你纔看春航甚麼詩。耽擱許久。旦會場近了。桂芳每日偏著他要作詩文。儻若功課偷閒。桂芳就不舒服。末如此相待。真是嚴師畏友了。茫茫塵海中。得此豪俠。便是我徐子雲也。感激涕零矣。貼但願春航今科會了。方不負桂芳一片深情。旦寶珠也太俗了。區區科第。得之不足爲榮。不得亦何足爲辱。桂芳見他胸襟開闊。氣宇不凡。想他作個奇男子。立千古之功名。豈僅爲中一進士乎。小生妙哉此論。當浮大白。末乍聆妙論。又遇良辰。小集山亭。也算千載一時之盛。傳之後世。豈非佳話乎。

〔北折桂令〕(合)蠹棕亭水曲山隈。三月春風。拾翠初來。望西山晴黛。屏開荻芽白。吐柳線青纔。雜扮賣花郎繞場介。聽紅腔杏花巷隘。雜扮農夫扶犁繞場介。叱鳥犍繡壤風迴。一壁是詩懷酒懷。二壁是風懷月懷。恨天涯鳳泊鸞飄。同淪落。豔質清才。

〔南江兒水〕（副淨扮俗老斗丑豔服扮二喜上）慕雅探春去。胞胎帶俗來。理財。財。阜。借。南。薰。解。〔副淨作驕態介〕風流。靠。著。金。銀。買。〔丑作媚態介〕金銀。靠。著。風流。賣。餽。餽。燒。刀。都。帶。酒。後。顛。狂。逞。左。祕。風。魔。無。賴。

〔繞場下貼〕前面走的是一個老西兒、後面卻是二喜、〔旦〕二喜專好銀錢、忘了廉恥、是替我們打臉的、

〔北鴈兒落帶德勝令〕〔合〕笑西商。利藪絆阿猷。向南部。樂府尋渠帥。〔那商人呵〕學黃蜂。任意把花摧。〔二喜呵〕爲青蚨。假意將恩戴。唱妖詞。污穢鳳凰臺。獻詭技。工絕狐狸態。似鳥紗。趨奉達官來。似青樓。沒點良心在花魁。活冤孽。生前債。罪魁狠泥犁。死後該。

〔老旦巾服上〕水浮碧玉山浮黛。〔副末冠帶上〕花有清香月有陰。〔老旦〕我高卓然。〔副末〕我史南湘。纔從衙門回來。遇著卓然兄。邀在春郊修禊。若非他一言提醒。幾忘了是上巳良辰。這纔分箇高人之高。俗吏之俗。〔老旦〕前面是陶然亭。我們且去逛逛。〔行介〕



〔南僥僥令〕（老旦副末）蟻熟金樽載。鸞嬌玉瑄諧。（會場已近了）杏花紅。貼東風外更誰人奪得錦標回。

（小生）來的好似高卓然史南湘二位（末）待我叫來。（叫介相見入席介貼）適從何來、遽集於此（老旦副末）真妙謔也（笑介）

〔北收江南〕（合）恰花明柳暗引人來。喜素心蘭友證莓苔。閉花關俗客敢輕開。算西園雅集風流在。歎春花易擢怕秋風漸衰。忽地地中年絲竹暗傷懷。

（小生）那邊來了兩匹牲口、不知是何人在此試馬（旦）馬上好像聯錦部的張翠官朱慶官兩人（老旦）他們怎知騎馬（貼）他二人原是武旦、所以知道騎射（末）待他來時邀他入席坐坐（副末）他二人心性最高皮氣最傲殘杯冷炙未必肯來（旦）這真是他的知己（貼）話猶未了、這馬已飛到亭前矣（小旦貼俱男裝腰弓箭策馬上小旦）慶官、你敢再賭射麼（貼）屢敗之將、尙敢對我言勇乎、

〔南園林好〕（合）束輕裝。掌上飛來。映粉頰。汗珠撲腮。是兒女英雄態。（射

箭介) 餓鷗叫。勁風催。(鞭馬介) 怒馬蹴。錦塵開。(繞場下)

〔北沽美酒帶太平令〕(合) 這雄武美人猜。這雄武美人猜。整金鞍。提玉勒。弱腕雄風一箭開。束芙蓉錦帶。巧妝飾。好安排。抵多少。白婆紅艾。渾不識。梨園新派。只數問。(是何處) 少年豪客。(同望介) 恁呵。(似) 風催雨催。望滾塵不定。斜陽影裏飛翎快。

(末) 天色將晚。我們且回去罷。(同上車介)

〔尾聲〕年華似水人相代。(似這樣) 文酒流連得幾回。願明年三月初三。游迹再

第五齣 愁偵

(小旦男裝上) (集句) 射策天門路。簪纓踵世科。文章千古事。數問夜如何。儂李桂芳。自遇田君。久稱莫逆。詩文動相勸戒。朝夕未嘗稍離。昨因會試文章。準可入彀。一時榜下。花費必多。爲此預往通州。搜羅舊債。一臂効些須之力。千秋博豪俠之名。不憚星馳。倏當日暮。今日是四月十一。正是放榜之期。不料禁城已關。只得在屯子裏借宿一夜。科名動念。得失榮懷。就是我局外



之人今夜怎能睡得著呀（內起更介）（小旦）你看這月兒十分清朗照見寫榜之時我的春航若是中了你何不早些把個信來

〔紫蘇丸〕嫦娥若與人方便躡蹤兒悄來鎖院姓和名暗地偷傳（不枉你）蟾宮桂籍稱仙眷

（內打二更介小旦）此時棘闈將撤華燭高燒填榜之人非常熱鬧若春航果然中了姓名寫出房考傳觀萬文文光頓成異彩煞是仙凡界別矣

〔醉羅歌〕九天雷雨魚龍變萬道光華姓氏鮮生來自恨優伶賤也應頂謝（向）朱衣殿（春航從前寫字雖工尙嫌不入時樣我曾向詞林諸公借得殿試大卷每日飯後偈他摹寫幾行虧他天性聰明筆姿秀麗寫得來如時花美女獨出擅場將來大廷對策之時定能問鼎）墨丸揉碎筆鋒舒展手披黃詔春生紅硯（不負我）簪毫拂紙殷殷勸金作馬玉爲鞭（我親見他作）五百名中第一仙

（內打三更介小旦）我想科名得失最難預定劉蕢下第韓昶登科今古才

人同聲一哭、春航雖然文章新雋、經策湛深、若遇了瞎眼房官、未必不珠沈海底、

〔醉歸花月渡〕金銀眯了。青盲眼。教人何處代鳴冤。文章自古不操權。別夫曾泣荆山。卞心牽惹。旁人一般宵不眠。歎霎時得失升沈判。〔怕春風〕孤負三年。看人赴曲江宴。〔儻若春航失意。就枉費我一片柔情了。〕同淪落天涯。恨應難免。青衫淚濺。〔若這樣文字。尙落孫山。〕〔免不得〕劉蛻埋文哭向天。〔我也不幹這生涯了。〕〔拋棄卻〕舞扇歌裙舊翠鈿。

〔內打四更小旦剔燈介〕你看這鐙花結的可愛。想是報春航的喜信也。

〔羅袍歌〕卜佳兆。芙蓉鏡面慰宵來。魂夢且疊金錢。若非瑞彩。燦金蓮鐙花。何事開雙瓣。〔此時鈔榜題名錄。紛紛叫賣矣。願春航〕姓名喧嚷。文章傳徧。門閭喜溢。旁人苦羨。〔只恨我〕不曾件件當場見。〔這些走報的人。必然擁擠滿屋的呀。〕飛駿馬。報紅箋。泥金帖子杏花前。〔那些知道我的。必說是桂芳桂芳。你的賞識不錯呀。〕有熟腸。具隻眼。向長安。人海把才憐。



千回萬轉、觸緒紛來、怎得天就放明、好去進城看榜、

〔前腔〕小住誰家庭院。怪惱人天氣。夜永如年。〔內打五更介〕。茆檐斜月射寒烟。城頭蓮漏丁東轉。〔想這些聽榜的、也有〕孜孜意切。家人眼穿。紛紛傳說。故人問徧。〔那知更有我一個〕。情兒更熱心兒亂。明月下。榜臺邊。神魂徹夜與周旋。〔內發擗介〕。曉鐘遲。仙仗遠。天雞曉。出日輪圓。

待我喚起車夫、趕進城去、打聽他的消息便了、

〔尾聲〕千卿甚事、意懸懸、怪不得、局中得失、心難遣。〔春航呵〕、但願他同詠霓裳會衆仙。

### 第六齣 酸潑

〔丑上〕童半通、會足恭、巴結內東、奴才拜弟兄、拉門面靠祖宗、鑽頭覓縫、打抽風、在下魏聘才、自那日在桂芳下處吃酒回來、打聽得潘其觀的石奶奶大發雷霆、一捆數十棍、將鼻子碰個稀爛、有了數日、石奶奶的氣也平了、潘其觀的傷也好了、不免去探望探望、或可圖些飲食、來此已是、三老爺在家、

麼（淨扮爛鼻病容上）誤走邪路，冒觸壺威，只因小子不才，不怪老婆吃醋。  
（丑）石奶奶威風甚大，令人可驚，管教丈夫得法，又令人可敬。

〔漁家傲〕（淨）（哀哀的）四畏堂前墮劫人，河東一吼地暗天昏。（想我潘其觀原是一條好漢，豈是懼內的人，只因他見識比我高些，議論比我正些，不得不低下頭去。）王法天條皆不畏，只畏雌霓威震。（應該受夫人的管束，此中有個道理。）（占八卦）乾伏於坤（玩四時）陽後於陰（普）天下男人遭了瘟。我想那日被桂芳作弄，灌得大醉，騙去許多銀錢，把我送回，又受此一場訓教，越想越恨，定要把這小雜種，送到街道廳，打他一頓板子。（丑）桂芳相與個甚麼田春航，於今中了進士，住在他宅子裏，好不熱鬧，快不要去惹他。（淨）我總放他不下，定要想個法兒收拾他。（丑）你不要生氣，等我去磨著他，作成了好事兒。

〔舞霓裳〕（向）枇杷庭院酒千巡，快沾唇。貴人大度莫相嗔，且開樽。（唱）後庭一曲堪排悶，待碧紗幮裏解歌裙。（淨）前日石奶奶生氣之時，硬對我說，我若



再頑小旦。他就要養漢子。這回到桂芳處走走。須要機密些。屏風後屬耳有佳人。尋外嬖。還須謹慎。(丑)(如此說。須要小心些。我先向)櫻桃巷。黃昏時候。潛蹤等。

(內大叫。潘三滾進來。)(淨急奔下。丑懼伏桌下。徐起介。)

〔山花子〕牝雞一叫。山搖地震。霎時天外飛魂。(淨內叫痛介。)(風流棒。雨點飛來。俏麻姑。伸爪傷人。)(這位石奶奶呵。)(天仙女。)(是。)(羅刹化身。萬派波翻。妒女津。一陣功。收娘子軍。)(潘三老爺呵。)(擗斷吟髭。搥破朱脣。)

(內大叫。這都是老魏帶壞的。吃老娘一棒。飛一棒。傷丑頭。丑抱頭急奔介。)(尾聲)當頭一棒。雌風振。這醋海汪洋。莫問津。(我也是)胭脂虎口。過來人。(內大叫。丑滾地下。)

### 第七齣 鼎宴

(末冠帶上。)(集句)傳柑歸遺滿朝衣。西閣珠簾捲落暉。紅杏枝頭春意鬧。狀元歸去馬如飛。老夫張召義。內官翰苑外作監司。不惠不夷。漸推排而成。

老物此甥此舅、幸相繼而掇巍科、昨因展覲入京、恰喜田甥名高黃甲、老朽面上藉有光輝、爲此備有酒筵、與他作賀、並邀得高卓然選拔、史南湘水部前來作陪、此時想必都來也、(老旦巾服上集句)乞與佳名到處傳、此花原是桂堂仙、(副末冠帶上)旁人莫道登科早、笑問誰家美少年、(老旦)我高卓然、(副末)我史南湘、(老旦)春航手釣六鼈、名高一鶚、張觀察備筵作賀、邀去作陪、須早去者、(副末)此是張觀察下處了、(雜通報入見介)老旦副末、賢甥赤手屠龍、酷似其舅、(末)老朽白頭伏驥、壯不如人、(各坐介)

〔忒忒令〕(生狀元冠帶上)喜孜孜雲梯乍登、豔生生杏林交映、名經千佛、好把前因證、手曳起輕宮袍、聽鶯催摩鵠起、蓬山淩絕頂。

(作下車相見介)(生)既蒙舅父盛招、又與良朋促膝、話雖一夕、幸本三生、(老旦副末)紅綾赴宴、君占龍頭、綠蠟開樽、我慙驥尾、實千古科名之盛、增一門宅相之光、(末)天色不早、我們且入席暢談、樽酒論文、勿拘俗套、(安席各坐介)



〔沈醉東風〕（合）捲湘簾午曦正晴。啟華筵惠風初定。紅杏發。日邊生。笑拈來相贈。錦袍裁。體兒剛稱。沂國科名才子聲。名回頭細瞧。冷書鐙影尙明。

（末）春航進京以來。虧了李媚香十分周濟。此事顛末。你且說來。（生）此平生第一知己也。想初進京之時呵。

〔園林好〕薄行裝。黯。然。啟。程。苦。支。持。旅。况。飄。零。寄。禪。楊。篝。鐙。孤。影。流。落。恨。帶。秋。聲。流。落。恨。帶。秋。聲。

客邸窮愁。無可消遣。聯錦一部。名重京師。每日聽戲消閒。纔與媚香相識。〔嘉慶子〕聽仙音吹入瓊簫韻。（看他）玉貌冰心。別有情各把衷腸剖證。剛一笑悟三生。剛一笑悟三生。

（末）一見傾心。終身不負。小小年紀。便知賞識奇才。真難得也。

〔尹令〕（合）念他飄零萍梗。愛他聰明心性。敬他鬚眉行徑。青眼憐才。（愧殺那）金盡論交。陌路情。

（生）自與媚香相遇。倏忽年餘。薪桂米珠。一肩獨任。花晨月夕。雙手同攜。暢。

好是患難之交也。

〔品令〕茶時。針時。他去費經營。鏝窗月窗同。捱短長。更（想我的朋友，不爲不多）人情兀冷。那兒些親朋影。（幸有媚香照拂）得免饑寒。微幸（似這般）俠骨柔腸。（古來亦所罕見）休向詞場浪品評。

媚香原是世家子弟。流落京城。故爾卓犖不羣。有此一番舉動。

〔豆葉黃〕聽歌聲。宛轉猶帶讀書聲。（我亦衆人中一人耳）破青衫。一領飄零。俊兒雙眸。注定恁般相遇。恁般定情。牢守著窮途阮籍。牢守著窮途阮籍。抵多少。鸞鳳泊月誓花盟。

〔兩蝴蝶〕（媚香偁我寫字之時呵）記得拂毫霜。滌硯冰。（偁我作文之時呵）記得費推敲。持評（將我接往他寓。怕人擾亂清課）記得閉花關。絕俗塵。（至於相待殷殷。更難縷述了）記得藥壚旁。扶持薄病。記得抖春寒。解豐貂。相贈記得檢考囊。逐件精。

媚香常對我說。長安人海。賞識他的甚多。十萬纏頭。了不在意。不知與我田。



春航、有何夙因、纏繇莫解、此中作合、幾生方得修來、這些從酒肉中物色名  
花者、徒尋苦惱耳、

〔六么姐兒〕大海萍逢雲粘雪。聚因果分明。不知今世有來生。最鍾情者。情重  
更珍情。〔漫道〕情長情短。沒把情根說清。

〔江兒水〕（老旦副末）貧賤論交事。樽邊細說明。〔雖然是〕歌伶薄了桃花命。  
（幸）清幽秉著蘭花性。污泥不染蓮花淨。〔於今春航貴矣〕天上瓊花交映。  
這桂花（不負你）天香獨冷。

（末）始則米鹽瑣碎、周旅客之飢寒、繼則勸勉殷勤、任父兄之職事、較之斷  
機勸學、尤覺難能、這狀元夫人的誥封、應讓與媚香去矣、

〔玉胞肚〕雲霄風定。應回思塵容蹭蹬。是誰人推解周旋。纔得上萬丈蓬瀛。〔  
咳〕五花鳳誥。讓卿卿愧殺夫人坐享成。

（雜上）有緊要朝報、請狀元觀看、（生立起看介）奉上諭、田源殿試策中、言  
西陲武備、甚爲周摯、方今西師甫捷、一切善後事宜、需人辦理、翰林院修撰

田源著補授陝西巡撫馳驛前往欽此聖主鴻恩不遺微末明早入朝叩謝  
隨卽啓程（各賀介仍入席坐介）

〔玉交枝〕（合）新叨寵命任封圻冰銜乍更（老旦副末）（媚香是必同去  
者）雖然日遠長安近怕塵浣翠眉綠鬢（末）（超遷甚速聚散不常更盡一  
杯聊代陽關三疊）何處是楊柳青青更休問今宵酒醒（合）嫩書生也解談  
兵嫩書生也解談兵

（生）行色匆匆就此告別罷（下席各拜介）

〔尾聲〕（合）西天一柱仗誰撐（生）朝廷大事須公等（合）這真是江湖廊廟  
兩關情

第八齣 離筵

（生行裝引衆卒上集句）三十登壇衆所尊年來相繼亦乘軒胸中別有安  
邊計已報生禽吐谷渾下官田源甫入詞垣卽膺重寄丞相切南來之望朝  
廷紓西顧之憂管界北門身離東觀陞辭之際天顏甚怡聖主之澤方新書



生之榮已極爲此飛輶西指、不憚辛勞、令媚香妥押行囊、一同前往、大小人役、就此啓程者、（衆擁生下）

〔粉孩兒〕（小旦行裝坐車上）忙忙的下歌樓、辭舞闌、倩疲驢、駛夢蘆溝橋、下看沙堤楊柳、夕陽斜、猛西風吹冷宮鴉、（內叫媚香慢行、我等趕來作餞）（小旦）（呀、我纔）別六街市、闌塵喧、（誰來）說一句郵亭情話、

（小旦下車介、旦男裝扮琴言上、集句）雲海相望寄此身、歌衫舞扇總生塵、（貼男裝扮寶珠上）別離不慣無窮憶、西出陽關無故人、（下車相見介、小旦）適已拜辭、又勞遠餞、情深潭水、永矢勿諼、（旦貼）媚香獨占歌場、名高日下、今又得隨使節、幸將苦海脫離、我輩視之、竟有天上人間之別、

〔紅芍藥〕莽碧海、參透風花、鬧笙歌、漸老年華、（你呵）伴天使星、輶渡清灞、（可也）顧塵寰、淚珠同瀉、（我二人久思脫籍、只恨無家可歸、薄命如斯、無復加矣）堪嗟、四海竟無家、少弟妹、誰爲兄姐、沒親娘、莫問親爺、（骨肉之交、惟媚香一人耳）（不是）熱腸人、肯來提拔、

（同泣介小旦）二君各宜自愛、豈無超脫之期、我雖幸識春航、得隨節鉞、究竟寄人籬下、舉動不能自如、視唱戲雖高一籌、而我李媚香的終身、尙無定業、二君如此相託、恐力有不能耳、

〔耍孩兒〕一樣天涯淪落者、慕燕依官閣、鈍男兒何地爲家、（既承重託、豈肯相忘）照肝膽、古劍寒芒、下問平生一片心兒也、敢忘卻臨歧話、

（旦貼）備有薄酒、略表寸衷、痛飲幾杯、不可愬然而別、（送酒介）

〔會河陽〕攜手河梁、寒日將斜、問今宵何處聽悲笳、（旦貼）（媚香此去呵）放衙有漢代河山、唐人宮闈、弔今古添悲咤、（我輩交非泛泛、尙求臨別贈言、）（小旦）（我生不幸、誤託歌伶、七尺之身、守之似玉、豈無狂且宵小、不存好心、誘之以虛詞、餌之以重利、一朝失足、千古傷心、二君早具貞操、無須贅誦、此不過爲下愚說法耳、）處世放眼、孔須當大擇、交託心腹、須防詐、

（旦貼）敬佩良箴、永銘肺腑、如此議論、就是紗帽場中朋友、亦當座右書之、（小旦）太過獎了、（內吹角介旦貼）想是春航大隊來也、且在橋頭一看、



（立高處介儀從引生繞場下）

〔縷縷金〕（旦貼）初開府乍建牙（春航呵）英雄堪數你（媚香呵）俠客豈忘他（小旦）（西陲甫捷撫字良難春航之才或可勝任）籌白筆任專閫書生戎馬怕疾風捲地起塵沙鼓鼙徧中夏鼓鼙徧中夏

（旦貼）洗盞更酌再飲幾杯何如（小旦）天色將晚不敢久留矣

〔越恁好〕汪淪送客汪淪送客千尺溢桃花從今夜夜依南斗望京華（旦貼）何年燕市月酒人家再傾情話（拜介）（合）離別感未免大家牽掛歌舞地但願大家丟罷（各上車介）

〔尾聲〕笙歌歲月如流也似這樣名士名花兩足誇試看月府輪囷只桂花

後印

十

二

集



夢梁錄

錢塘吳有牧著

嫁娶

婚娶之禮。先憑媒氏。以草帖子通於男家。男家以草帖問卜。或禱籤得吉無剋。方回草帖。亦卜吉。媒氏通音。然後過細帖。又謂定帖。帖中序男家三代官品職位名諱。議親第幾位男。及官職年甲月日吉時生。父母或在堂。或不在堂。或書主婚何位尊長。或入贅。明開將帶金銀田土財產宅舍房廊山園。俱列帖子內。女家回定帖。亦如前開寫。及議親第幾位娘子年甲月日吉時生。具列房奩首飾金銀珠翠寶器動用帳幔等物。及隨嫁田土屋業山園等。其伐柯人兩家通報。擇日過帖。各以色綵襯盤安定帖送過。方爲定論。然後男家擇日備酒禮。詣女家。或借園圃。或湖舫內。兩親相見。謂之相親。男以酒四盃。女則添備雙盃。此禮取男強女弱之意。如新人中意。卽以金釵挿於冠髻中。名曰挿釵。若不如意。則送綵緞二匹。謂之壓驚。則姻事不諧矣。旣已挿釵。則伐柯人通好。議定禮往。



來兩家報定。若豐富之家。以珠翠首飾。金器。銷金裙褶。及段匹茶餅。加以雙羊牽送。以金瓶酒四罇。或八罇。裝以大花銀方勝。紅綠銷金酒衣。簇蓋酒上。或以羅帛貼套花爲酒衣。酒擔以紅綵繖之。男家用銷金色紙四幅爲三啟。一禮物狀。其兩封名爲雙緘。仍以紅綠銷金書袋盛之。或以羅帛貼套五男二女緣盃。盛禮書爲頭合。共轆十合。或八合。用綵袱蓋上。送往女家。接定禮合。於宅堂中備香燭酒果。告盟三界。然後請女親家夫婦雙全者開合。其女氏卽於當日備回定禮物。以紫羅及顏色段匹。珠翠鬢掠。阜羅巾段。金玉帕。銀七寶金銀篋。帕鞋襪。女工答之。更以元送茶餅果物。以四方回送。羊酒亦以一半回之。更以空酒罇一雙投入清水。盛四金魚。以筴一雙。葱兩株。安于罇內。謂之回魚筴。若富家官戶。多用金銀打造魚筴各一雙。並以綵帛造像。生葱雙株挂於魚水罇外。答之。自送定之後。全憑媒氏往來。朔望傳語。遇節序亦以冠花綵段。合物酒果遺送。謂之追節。女家以巧作女工。金寶帕環答之。次後擇日。則送聘。預令媒氏以鵝酒。重則羊酒。道日方行送聘之禮。且論聘禮。富貴之家。當備三金送之。則



金釵金銀金帔墜者是也。若鋪席宅舍。或無金器。以銀鍍代之。否則貧富不同。亦從其便。此無定法耳。更言仕宦亦送銷金大袖黃羅銷金裙段紅長裙。或紅素羅大袖段。亦得珠翠特髻珠翠團冠四時冠花珠翠排環等首飾。及上細雜色綵段匹帛。加以花茶果物團圓餅羊酒等物。又送官會銀錠。謂之下財禮。亦用雙緘聘啟禮狀。或下等人家。所送一二匹。官會一二封。加以鵝酒茶餅而已。名下財禮。則女氏得以助其虛費爾。又有一等貧窮父母兄嫂所倚者。惟色可取。而匱具茫然。在議親者。以首飾衣帛。加以楮物送往。謂之兜裹。今富家女氏既受聘送。亦以禮物答回。以綠紫羅雙匹綵色段匹金玉文房玩具珠翠鬚掠女工等。如前禮物。更有媒氏媒箱段匹盤盞官楮花紅禮合惠之。自聘送之後。節序不送。禮成擇吉日。再行導日禮報女氏親迎日。先二日。男家催送妝花髻銷金蓋頭五男二女花扇花粉盞洗項畫綵錢果之類。女家答以金銀雙勝御羅花幘頭綠袍靴笏等物。前一日女家先往男家鋪挂帳幔。鋪設房奩器具珠寶首飾動用等物。以至親壓鋪房備禮前來煖房。又以親信婦人與從嫁女。



使看守房中。不令外人入房。須待新人方敢縱步往來。至親迎日。男家刻定時辰。預令行郎各以執色。如花瓶花燭香毬沙羅洗漱粧合照台裙箱衣匣百結青涼傘交椅授事街司等人。及顧借官私妓女乘馬。及和倩樂官鼓吹引迎花檐子或輦檐子藤轎前往女家。迎取新人。其女家以酒禮款待。行郎散花紅銀櫟利市錢會訖。然後樂官作樂催妝。尅擇官報時辰。催促登車茶酒。互念詩詞。催請新人出閣登車。既已登車。擎檐從人未肯起步。仍念詩詞求利市錢。酒畢。方行起檐作樂。迎至男家門首。時辰將正。樂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詩詞。攔門求利市錢。紅尅擇官執花斟盛五穀豆錢綵果望門而撒。小兒爭拾之。謂之撒穀豆。以壓青陽煞耳。方請新人下車。一妓女倒朝車行捧鏡。又以數妓女執蓮炬花燭導前迎引。遂以二親信女使左右扶持而行。踏青錦褥。或青氈花席上行。先跨馬鞍。背平秤。過入中門。至一室中少歇。當中懸帳。謂之坐虛帳。或徑迎入房室內。坐于牀上。謂之坐牀。富貴之家。委親戚接待女氏親家。及親送客。會湯次拂備酒四盞款待。若論浙東。以親送客急飲三盃。或四五盞。名曰走送。



向者迎新郎。禮其婿服綠裳花幘頭于中堂升一高坐。先以媒氏或親戚互斟酒請下高座歸房。至外姑致請。方下座回房坐富貴。今此禮久不用矣。止用妓樂花燭迎引入房。房門前先以綵帛一段橫掛於楣上。碎裂其下。婿入門。衆手爭扯而去。謂之利市繳門。爭求利市也。婿登牀右首坐。新婦坐於左首。正坐富貴禮也。其禮官請兩新人出房詣中堂參堂。男執槐簡挂紅綠綵綰雙同心結。倒行。女挂于手面相向而行。謂之牽巾。並立堂前。遂請男家雙全女親以秤或用機杼挑蓋頭。方露花容。參拜堂次諸家神及家廟。行參諸親之禮畢。女復倒行。執同心結牽新郎回房。講交拜禮。再坐牀。禮官以金銀盤盛金銀錢綵錢雜果撒帳。次命妓女執雙盃以紅綠同心結綰蓋底。行交番禮畢。以盞一仰一覆。安於牀下。取大吉利意。次男左女右結髮。名曰合髻。又男以手摘女之花。女以手解郎綠拋鈕。次擲花髻於牀下。然後請掩帳。新人換妝畢。禮官迎請兩人詣中堂行參謝之禮。次親朋講慶賀。及參謁外舅姑已畢。則兩親家行新親之好。然後入禮筵。行前筵五盞禮畢。別室歇坐。數盃勸飲以叙親義。仍行上賀賞花。



節。次仍復再入公筵。飲後筵四盞以終其儀。三日女家送冠花綵段鵝蛋。以金銀缸兒盛油蜜頓於盤中。四圍撒貼套丁膠于上。並以茶餅鵝羊果物等合送去壻家。謂之送三朝禮也。其兩新人於三日或七朝九日往女家行拜門禮。女親家廣設華筵款待新壻。名曰會郎。亦以上賀禮物與其壻禮畢。女家備鼓吹送壻回宅第。女家或於九朝內移厨往壻家致酒。謂之煥女會。自後迎女回家。以冠花段匹合食之類。送歸壻家。謂之洗頭。至一月女家送彌月禮。合壻家開筵延款親家及親眷。謂之賀滿月會親。自此禮儀可簡。遇節序兩親互送節儀。若士庶百姓之家。貧富不等。亦宜隨家豐儉。却不拘此禮。若果無所措。則已之。

## 育子

杭州人家育子。如孕婦入月期將屆。外舅姑家以銀盆或綵盆盛粟稗一束。上以錦或紙蓋之。上簇花朵通草貼套五男二女意思。及眠羊臥鹿。併以綵畫鴨蛋一百二十枚。膳食羊生棗栗果。及孩兒繡綳綵衣。送至壻家。名催生禮。足月



既坐蓐分娩。親朋爭送細米炭醋。三朝與兒落臍炙顙。七日名一臘。十四日謂之二臘。廿一日名曰三臘。女家與親朋俱送膳食。如猪腰肚蹄脚之物。至滿月則外家以綵畫錢。或金銀錢雜果。及以綵段珠翠顙角兒食物等送往其家。大展洗兒會。親朋俱集。煎香湯于銀盆內。下洗兒果綵錢等。仍用色綵繞盆。謂之圍盆紅。尊長以金銀釵攪水。名曰攪盆釵。親賓亦以金銀釵撒於盆中。謂之添盆。盆內有立棗兒。少年婦爭取而食之。以爲生來之徵。浴兒落胎髮畢。以髮入金銀小合盛。以色線結綵絡之。抱兒偏謝諸親坐客。及抱入嬸母房中。謂之移窠。若富室宦家。則用此禮。貧下之家。則隨其儉法。生子百時卽一百日。亦開筵作慶。至來歲得周。名曰周晬。其家羅列錦席於中堂。燒香燭。頓果兒飲食。及父祖誥敕金銀七寶玩具文房書籍道釋經卷秤尺刀剪升斗等子綵段花朵官楮錢陌女工針線應用物件。并兒戲物。却置得周小兒于中座。觀其先拈者何物。以爲佳讖。謂之拈周試晬。其日諸親餽送開筵。以待親朋。

妓樂



散樂傳樂教坊三十部。唯以雜劇爲正色。舊教坊有箏箏部。大鼓部。拍板部。色有歌板色。琵琶色。箏色。方響色。笙色。龍笛色。頭管色。舞旋色。雜劇色。參軍等色。但色有色長。部有部頭。上有教坊使。副鈴轄都管。掌儀。掌範。皆是雜流命官。其諸部諸色分服紫緋綠三色寬衫。兩下各垂黃義欄。雜劇部皆譚裏。餘皆幞頭帽子。更有小兒隊。女童採蓮隊。其外別有鈞容班。人四。孟乘馬。從駕後動樂者是也。御馬院使臣凡有宣喚。或御教入內承應奏樂。紹興年間廢教坊職名。如遇大朝會聖節。御前排當及駕前導引奏曲。並撥臨安府衙門樂人屬修內司教樂所集定姓名。以奉御前供應。向者汴京教坊大使孟角毬。曾做雜劇本子。葛守誠撰四十大曲。丁仙現捷才知音。南渡以後。教坊有丁漢彌。楊國祥等。景定年間。至咸淳歲。衙前樂撥充教樂所都管。部頭色長等人員。如陸恩顯。時和王見喜。何雁喜。王吉。趙和金寶。范宗茂。傅昌祖。張文貴。侯端朱堯卿。周國保。王榮顯等。且謂雜劇中末泥爲長。每一場四人或五人。先做尋常熟事一段。名曰豔段。次做正雜劇。通名兩段。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色發喬。副末。色打



譚或添一人。名曰裝孤。先吹曲破斷送。謂之把色。大抵全以故事。務在滑稽。唱念應對通徧。此本是鑒戒。又隱於諷諍。故從便跳露。謂之無過虫耳。若欲駕前承應。亦無責罰。一時取聖顏笑。凡有諷諍。或諫官陳事。上不從。則此輩妝做故事。隱其情而諫之。於上顏亦無怒也。又有雜扮。或曰雜班。又名經元子。又謂之拔和。卽雜劇之後散段也。頃在汴京時。村落野夫。罕得入城。遂撰此端。多是借裝爲山東河北村叟。以資笑端。今士庶多以從省筵會。或社會。皆用融和坊新街及下瓦子等處散樂家女童裝末。加以弦索賺曲。祇應而已。大凡動細樂比之大樂。則不用大鼓杖鼓。羯鼓頭管琵琶等。每只以簫笙篳篥琴方響。其音韻清且美也。若合動小樂器。只三二人合動尤佳。如雙韻合阮咸嵇琴合簫管。瑟琴合葫蘆琴。或彈撥十四弦。獨打方響。吹賺動鼓。渤海樂。一拍子至十拍子。又有拍番鼓兒。敲水盞打鑼板。和鼓兒皆是也。街市有樂人三五爲隊。擊一二女童舞旋。唱小詞。專沿街趕趁。元夕放燈。三春園館賞玩。及遊湖看潮之時。或於酒樓。或花衢柳巷。妓館家祇應。但犒錢亦不多。謂之荒鼓板。若論動音。比



馬後樂。加方響笙與龍笛用小提鼓。其聲音亦清細輕雅。殊可人聽。更有小唱。唱叫執板慢曲。曲破。大率輕起重殺。正謂之淺斟低唱。若舞四十六大曲。皆爲一體。但唱令曲小詞。須是聲音軟美。與叫果子唱。要令不犯腔一同也。朝廷御宴。是歌板色承應。如府第富戶。多於邪街等處。擇其能謳妓女。顧倩祇應。或官府公筵。及三學齋會。縉紳同年會鄉會。皆官差諸庫角妓祇直。自景定以來。諸酒庫設法賣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數內揀擇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臉櫻唇。玉指纖纖。秋波滴溜。歌喉宛轉。道得字真韻正。令人側耳聽之。不厭官妓如金賽蘭、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稱心、梅醜兒、錢保奴、呂作娘、康三娘、桃師姑、沈三如等。及私名妓女如蘇州錢三姐、七姐、文字季惜惜、鼓板朱一姐、媳婦朱三姐、呂雙雙、十般大、胡憐憐、婺州張七姐、蠻王二姐、搭羅邱三姐、一丈白楊三媽、舊司馬二娘、婁背陳三媽、展片張三娘、半把繖朱七姐、轎番王四姐、大臂胡三媽、浴堂徐六媽、沈盼盼、普安安、徐雙雙、彭新等。後輩雖有歌唱者。比之前輩終不如也。說唱終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今杭城有



女流熊保保。及後輩女童皆效此說唱。亦精於上鼓板無二也。蓋嘌唱爲引子四句就入者謂之下影帶。無影帶名爲散呼。若不上鼓而止敲盞兒。謂之打拍唱賺。在京時只有躔令纏達。有引子尾聲爲纏令引子。後只有兩腔。迎合循環。間有纏達。紹興年間有張五牛大夫。因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或賺鼓板。即令拍板大節揚處是也。遂撰爲賺。賺者悞賺之之義也。正堪美聽。中不覺已至尾聲。是不宜爲片序也。又有覆賺。其中變花前月下之情及鉄騎之類。今杭城老成能唱賺者。如寶四官人。離七官人。周竹牕。東西兩陳九郎。包都事。香沈二郎。雕花揚一郎。招六郎。沈媽媽等。況唱賺最難兼優。曲曲破大曲。嘌唱耍令。今者如路歧人王雙蓮。呂大夫。唱得音律端正耳。今街市與宅院往往效京師叫聲。以市井諸色歌叫賣物之聲。採合宮商。成其詞也。

卷四

十二集



金釧記

天曆己巳建康。有寶時雍者。家素寒微而驟富。一女名羞花。年已及笄。風流儒雅。尤長于詩。漂水土人章文煥與寶爲中表親。亦才兒相類。人以聰俊稱之。每過寶家。時雍甚愛重之。嘗戲指女曰。長必以妹配汝。生女亦各留意。乃私爲之詩曰。春江連理兩枝梅。曾向羅浮夢裏來。分付東君好調護。莫教移傍別人開。羞花踵韻答之曰。庾嶺清香一樹梅。凌寒不許蝶蜂來。料應一點春消息。曾向孤山處士開。生女情好甚勤。或與之對酌燈下。或與之吟眺花前。時雍不之禁也。一日文煥羞花會於迎暉軒下。相與奕棋。煥吟曰。紛紛車馬渡河津。黑白分明月下真。羞花續曰。莫使機關爭勝負。兩家人是一家人。生女大笑。又鋪紫氍毹于中庭。攤牌較勝。煥笑曰。但要合着油瓶蓋。羞花笑曰。凡恐貪花不滿三十耳。文煥興濃。求與之合。羞花變色曰。旣爲正配。豈效鶉奔。妾雖至愚。決非見金夫而不有躬。兄何忽略如此。文煥跪而言曰。人心翻覆。勢若波瀾。倘他日以兄妹爲辭。將如之何。羞花語塞。遂相交會。旣而柳眉半蹙。玉笋微寒。有體弱不勝。



之狀。兩情繾綣。極盡淫樂。文煥低吟曰。鸞鳳相交顛倒顛。武林春色會神仙。輕回杏臉金釵墜。淺蹙娥眉雲鬢偏。羞花續曰。衣惹粉花香。雪散帕沾桃。浪嫩紅鮮。迎暉軒下情無限。絕勝人間一洞天。兩情歡足。羞花脫臂上金釧。一雙與生曰。好賞此釧。是即主盟。文煥拜而受之。未幾時。雍知覺。恐終敗露。召生謂曰。汝宜速回。倩媒求聘也。文煥拜謝將行。羞花私貽餽。且叮嚀蚤來。飲泣而別。文煥回見父母。備陳其情。父母悅。從卜。日下禮。羞花因念生之故。尋命家人致緘與煥。啟視乃集古絕句十首。其一繡戶紗窗北里深。燈昏焰燼擁寒衾。故園書動經年別。滿地月明何處砧。其二嗟君此別意如何。閑看江雲思有餘。愁傍翠娥分八字。酒醒孤枕鴈來初。其三風帶潮聲枕簟涼。江流曲似九迴腸。朱門深閉煙霞暮。一點殘燈伴夜長。其四亂愁依舊鎖眉峯。爲想年來顛顛容。離別幾宵魂耿耿。碧霄何路得相逢。其五雙垂別淚越江邊。待月東林月正圓。雲鬢罷梳還對鏡。恐驚顛顛入新年。其六欲于何處寄相思。懶對粧台拂畫眉。咫尺烟江幾多地。好風偏自送佳期。其七強拂愁眉下小樓。感時傷別思悠悠。同來不



得同歸去。幾度高吟寄水流。其八百憂如草雨中生。十指寬摧玉筍輕。惆悵溪頭從此別。子規枝上月三更。其九寒窗燈盡月斜輝。桃李陰陰柳絮飛。春色惱人眠不得。香樓獨上思依依。其十綠楊紅杏滿城春。不見當時勸酒人。聞說鶯啼卻惆悵。帶圍寬盡小腰身。文煥得詩不勝欣悅。隨即備禮倩媒求聘。擇期入贅。合卺之夕。時雍欲試生才。即席上宣言曰。門闌撒帳。不必舊套。今要新人口占爲之。母容思索可也。文煥作催粧詩二絕云。紅搖花燭二更過。粧就風流體態多。織女莫教郎待久。速乘鶴駕渡銀河。又笙歌鼎沸滿華堂。深院佳人尙晏粧。懶得早乘雲馭降。張郎久待杜蘭香。時雍賀客大奇其才。贊之不容口。生女會晤。重整新歡。而佳人才子之願遂矣。好事者皆作詩記之。哀而成帙。號金釧集。行于世云。





俠女希光傳

申屠氏。宋時長樂人。美而豔。申屠虔之女也。少名以冀。既長。慕孟光之爲人。更名希光。十歲能屬文。讀書一過輒能成誦。其兄漁釣海上。作詩送之曰。生計持竿二十年。茫茫此去水連天。往來酒灑臨江廟。晝夜燈明過海船。霧裡鳴螺分港釣。浪中拋纜枕霜眠。莫辭一棹風波險。平地風波更可憐。其父常奇之。不妄許人。年二十。侯官有董昌。以秀才異等爲學官弟子。虔既見之。學宮遂以希光予昌。希光臨行。紀別詩曰。女伴門前望風帆。不可留岸鳴焦葉。雨江醉蓼花。秋百歲身爲累。孤雲世共浮。淚隨流水去。一夜到閩州。入門絕不復吟。食貧作苦。晏如也。居久之。當靖康二年。郡中大豪方六一者。虎而冠者也。聞希光美。心悅而好之。乃使人誣昌陰重罪。罪至族。六一復陽爲居間。得輕比。獨昌報殺。幸妻子母死。因使侍者通殷勤。強委禽焉。希光具知其謀。謬許之。密寄其孤于昌之友人。乃求利匕首。懷之以往。謂六一曰。妾自分身首異處矣。賴君高誼。生死而骨肉之妾之餘。君之身也。敢不奉承。君命但亡人未歸。淺土心竊傷之。惟君

哀憐。既克葬。乃成禮。六一大喜。立使人以禮葬之。於是希光僞爲色喜。裝入室。六一既至。卽以匕首刺之帳中。六一立死。因殺其侍者二人。其夜中詐謂六一卒病委篤。以次呼其家人。家人皆愕。卒起不意。先後奔入。希光皆殺之。盡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馳至董昌葬所。以其頭祭之。明旦悉召山下人告之曰。吾以此報董君。吾死不媿魂魄矣。遂以衣帶自縊而終。



百花園夢記

合州之成紀縣。有富家者。闢一圃。植四時奇花于其內。名曰百花園。方圓計里許。州邑之簪纓貴客。罔不遊樂其中。宣德七年春仲時。范生名微者。詩人也。亦聞百花園之名。至而遊賞焉。見百花爭秀。萬卉競妍。微心悅懌。乃吟詩二律。其一曰。九十春光似酒濃。裁紅剪翠費天工。清香噴破臙脂國。麗色粧成錦繡叢。富貴昔歸金谷裏。繁華又勝洛陽中。一年一見東風面。回首那堪夢幻同。其二曰。春園春色正相宜。少婦同行少婦隨。竹裏登樓人不見。花間覓路鳥先知。櫻桃解結垂簷子。楊柳能低入戶枝。山間醉來歌一曲。參差笑殺合州兒。詩成酒興愈狂。豪飲自放。不覺盛醉。曲肱而臥于花棚之下。芳魄隨花香以馥郁。遊魂逐蝶翅以飄揚。彷彿杳冥中。忽夢五美人嬉嬉然攜手而入。色皆殊絕。芳馨襲人。微見而奇之。揖而問其所自來。且歷懇其名氏。五美人各自陳。一曰陶氏。二曰李氏。三曰杏氏。四曰唐氏。五曰杜氏。復自言見才郎在此。故來相探詢耳。微喜甚。因以褻狎動。五美人不之拒。遂與交會于棚之下。其春心蕩漾。逸興遄飛。



倍常品矣。樂極各爲賦詩自表。陶氏吟曰。仙姿綽約絕纖埃。曾是劉郎去後栽。一種天公惟我愛。十分春色爲誰開。玉皇殿上紅雲合。金谷園中絳錦堆。好看化成三汲浪。蛟龍乘此起風雷。李氏吟曰。玉蕊銀英貯澹香。不隨紅紫競芬芳。冰霜骨格籠春色。水月精神縞夜光。魏武臺前含粉淚。漢皇宮內作梅粧。幽人雅性眞清素。吟對瓊林逸興長。杏氏吟曰。二月東皇醉豔陽。靚妝倚遍午橋莊。紅光照滿珊瑚樹。紫豔薰成錦繡裳。幾度晚香來野店。一枝春色出鄰牆。書生對此多高興。題品新詩入錦囊。唐氏吟曰。江南二月好韶光。一種芳菲迥異常。色豔春風薰醉臉。淚凝曉露濕啼妝。絕憐西子偏貪睡。却恨東君不與香。何事當年杜工部。懶吟詩句入奚囊。杜氏吟曰。落盡殘紅始吐芳。佳名號作百花王。競誇天下無雙豔。獨占人間第一香。醉態迎風嬌欲語。奇姿含露濕啼妝。閑花浪蕊君休看。足稱栽培對錦堂。五美人吟畢。共爲懽躍。彼此牽紐。作携手聯行之態。夢遂覺然。舉目四顧。依然獨臥于花棚之下。乃始知其身幻于花境矣。



宣統二年十一月出版

香豔叢書十二集

(四冊定價大洋一元)

校輯者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國學扶輪社

印刷所

上海六馬路吉慶坊內  
國光活版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平和里內  
國學扶輪社



版權所有

外埠分發行所

北京 各書坊  
天津 各書坊  
保定 各書坊  
成都 粹記書局  
成都 源記書莊  
山西 文元書局

廣東 會文學社  
漢口 廣益書局  
長沙 鴻文書局  
南京 啓新書局  
杭州 德記書莊

蘇州 振新書莊  
湖北 羣益書局  
蕪湖 匯海書局  
寧波 汲綆齋  
安慶 神州報分報

# 國學扶輪社出版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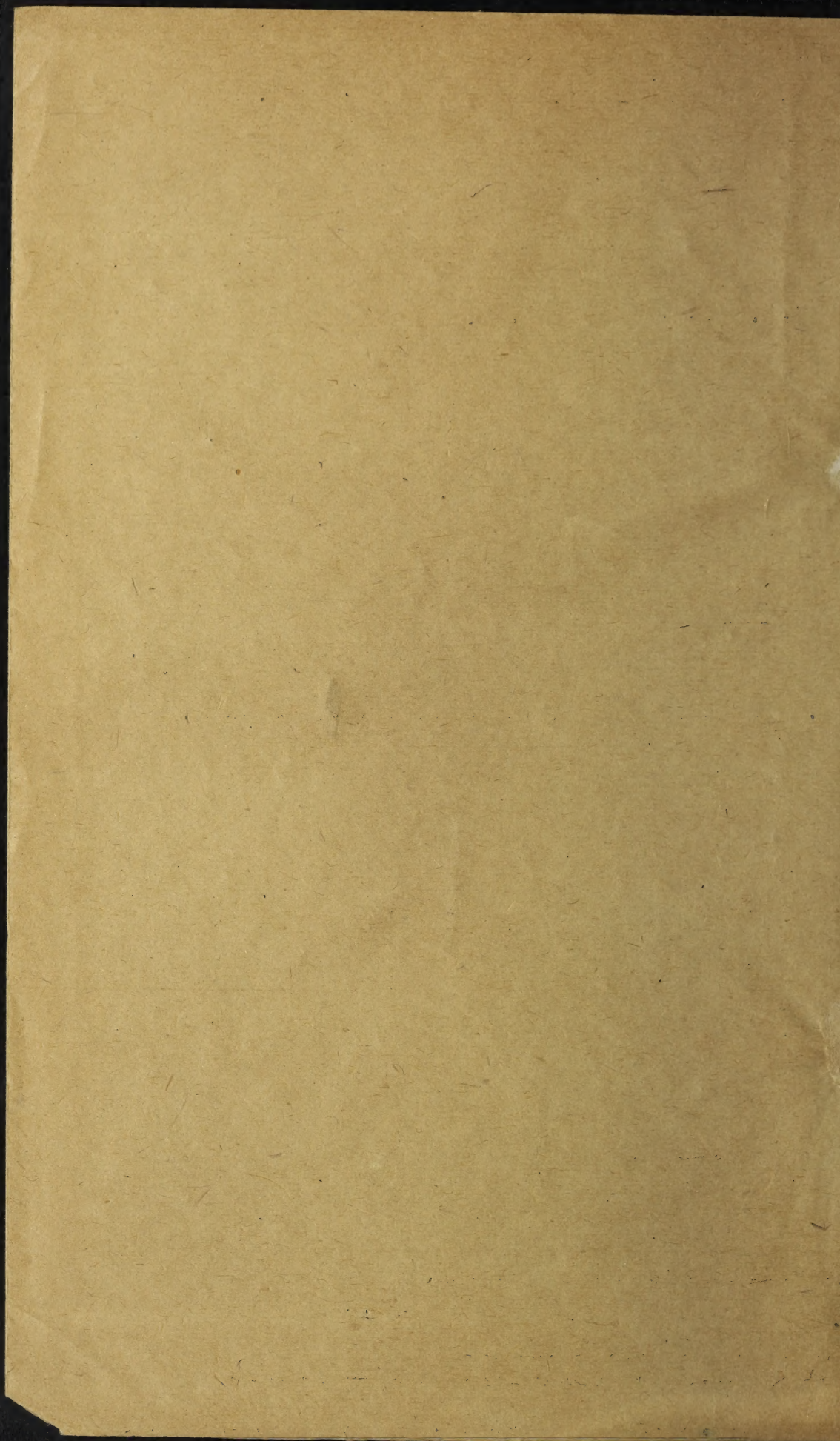
全謝山文鈔	春酒堂文集	戴南山 方望溪 合鈔	聊齋文集	胡天游文集	魏默深文集	龔定齋全集	張雋西廬文集	願仲恭文集	錢牧齋文鈔	王壬秋全集	翁山詩外	翁山文外	國朝文匯
八冊	一冊	八冊	二冊	四冊	六冊	七冊	二冊	二冊	四冊	十二冊	十二冊	五冊	壹百冊
洋三元	洋八角	洋二元	洋六角	洋一元五角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一元	洋一元	洋二元	洋二元	洋五元	洋三元	洋三十二元
古今說部叢書	香艷叢書	青樓小名錄	明宮史	佛爾雅	嚴幾道 合鈔	林琴南	譚復生 合鈔	章太炎 合鈔	吳摯甫尺牘	吳摯甫詩集	吳摯甫文集	隨園文鈔	汪大紳 羅臺山 彭尺木 薛家三 合鈔
六十冊	八十冊	四十冊	二冊	二冊	四冊	四冊	五冊	十二冊	一冊	五冊	二冊	二冊	六冊
洋十六元	洋二十元	洋一元	洋一元	洋六角	洋一元二角	洋一元五角	洋三元	洋五角	洋一元	洋四角	洋一元	洋二元	洋二元













特  
廉  
價  
部  
設

不  
後  
還  
換  
概